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四九 新52期）

紙終於包不住火了！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四九期(新52)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七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老毛痼疾在身談起

華盛頓「明星晚報」記者布拉歇發自香港的消息說：上月在北平會見毛澤東的三十八名外國人中，有些發現他的健康極差。他說訪問者可靠的報導很多，再也不能否定毛已痼疾在身的說法。布氏還報導說：有些外國訪客發現毛的口齒已經不清，他的英文翻譯唐聞生，顯然不瞭解他說的是什麼話。在這種情況下，坐在毛身後的姪女王海容，會用中國話告訴唐聞生，毛講的是什麼。

該「明星晚報」記者布氏還用疑問的口吻說：中國大陸的政治混亂情況，引起了一些問題，就是毛澤東是否有能力行使他的權力？他的親信如他的妻子江青以他的名義行使權力到何種程度？

毛澤東出生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今年末就是足八十一歲，以這樣的年齡，行動不便，口齒不清並不稀奇。就因爲他和靠他「聲望」吃飯的以江青爲首的中共左派，爲了趕着在毛死前打出一個局面，所以於今年一月末在大陸全面掀起了「二次文革」運動。這次運動相信是毛澤東有生之年最後的一次派系鬬爭，在這次鬬爭中必須把江青及其嘍囉扶植起來，掌握一定的權力；不然，毛死後由「國民黨特務」陳伯達「發明創造」的「毛澤東思想」不僅不能繼續成爲中共政權的「指導思想」和作爲路線、政策、方針的依據，復必將於毛被鞭屍後，成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那個時候的江青一伙必和今日的林彪反黨集團一樣，殺的殺、關的關，一時必然出現「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斯大林和馬林科夫的殷鑑不遠，老毛心裏以至江青一伙的心裏那能會不多作考慮呢？「二次文革」就是這麼掀起的。毛江企圖在「二次文革」中解決毛死不被鞭屍，江青一小撮人活着不受整肅等等重大問題；所以，可以一點不含混地說：中共「二次文革」必將繼續進行，同時，還必然是上演「正本戲」——全面進行派系鬬爭和血腥的整肅運動。就是毛已不能行使權力，而江青必要「假傳聖旨」發號施令，對「二次文革」一定是深入展開，絕不會半途而廢草率收兵。

可能就因爲毛已來日無多，所以，於五月中旬強迫周恩來交出在他手中的部份權力，開始其等待挨整的「半退休」生涯。在以周恩來爲首的右傾官僚集團的山頭被江青一伙本着「擒賊先擒王」的手法予以初步壓制後，江青一派的勢力立見高漲。在五月間大陸各地舉辦的「革命樣板戲影片滙映」期間，中共由中央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到地方報紙、電台無不大捧「江青同志」。說她在領導「文藝革命」中「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取得的「成就」是大得不得了。同時，通過她的親信康生、王洪文等人，既發展黨、軍方面的特務組織，復以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爲藉口，積極發展擴大以工人爲主體的城市民兵。

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曾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雖然當時曾因此而引起大規模的流血武鬬，但因「毛主席永遠正確」，「毛太」當然也不會「犯錯誤」。這個口號——應該說是「江青思想」，經過改頭換面後又得到了發揚光大。「普及革命樣板戲」是新的「文攻」，發展城市民兵是新的「武衛」。

陳毅生前在紅衛兵圍攻他的時候，會忿恨地說：「江青是什麼東西」？中共「半生革命」的老幹部，相信多數不滿驕橫跋扈的江青，然權力就是「眞理」，今日江青有權，「眞理」就掌握在她的手裏。心裏不滿還可以，若是公開攻擊江青，那就是「誣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偉大領袖毛主席」，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毛澤東快死了，江青急於安排接班，所以，把「右」的象徵周恩來壓下去後，開始了整肅活動。近數個月來，中共高幹受大字報攻擊的有李德生、會思玉、韓先楚、華國鋒、吳德和汪家道等人。相信，其中有的人是因「羣眾」未會「受命」而予以「攻擊」，已在江青的「紅保護傘」下安全「過關」，華國鋒就是一例。像「四野」出身的韓先楚離開福州到蘭州今年元旦一度露面後再無消息，相信他已垮台。其他的人可能正在「交待問題」，是否垮台要看江青對他的相信程度而定。各地「羣眾」利用「上京告狀」形式集中在北平貼大字報，這個辦法倒不錯，一來可以避免地方發生更大的混亂，二來可以利用這個手法公開江青一伙所要打擊的對象。

看來，大陸派系鬬爭的形勢，必隨着老毛的健康日壞而益趨激烈。在目前看，江青派似已佔上風，問題是所謂「毛澤東思想」和他的什麼「革命路線」根本不爲大陸同胞所接受，將來誰勝誰負都是一樣完蛋。





王敬義大爆星島內幕目的何在？

「政治」「人事」因素各居其半

萬人傑

王敬義和星島報拉不上任何關係，近來撰文大爆星島「內幕」，這位撈家無實不落，此舉必然有因。目的何在？照老萬分析，半爲「政治」；半爲「人事」。他寫這兩篇文章，除了向老八丑表功外，對他本身原沒多大好處。然則誰人得益？思至此，則幕後人呼之欲出矣！

徹頭徹尾的投機分子

六月份的「南北極」發表了有關星島和胡仙的兩篇文章：一篇是「胡仙小姐訪問記」；一篇是「香港最有財勢的女人——胡仙」。這兩篇文章據說都是由王敬義老弟執筆。對王敬義其人，老萬早已認識，而且對他的爲人、底子，相當熟悉。

大約是四年前的事，老萬曾用棍尾碰過他，弄到這位老弟要出苦肉計，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主任徐晴嵐遞交「悔過書」。

王敬義這傢伙徹頭徹尾是投機分子，因爲台灣把文星出版的柏楊、李敖著作，一律列爲禁書，他動了腦筋，拿到香港大事翻印，向海外推銷。此舉可達到兩個目的：一方面是一條財路；二方面，把反政府言論推廣到海外。此舉，可說是見利忘義！

老萬說他見利忘義是有事實根據的。王敬義一九五六年以僑生身份在台灣師範學院（後改爲師範大學）唸英語系，四年間花掉公費達十萬新台幣，政府花了這麼多公帑培養他，他卻不肯好好唸書，只知滾紅滾綠，無法畢業，要不是小楊捱義氣，那張紗紙也拿不到手；之後，他和高他一屆，唸藝術系的劉秉松結了婚，藉這段婚姻獲得安定生活。

和聶華苓的不愉快事件

一九六五年，經由同路人戴天介紹，到美國投入「國際寫作中心」受訓，這是美國一個民間組織，由美國人捐錢創辦，一位美國學者主持，目的在訓練國際有寫作天才的人，使他們在國際文化交流上有更大貢獻。

台灣一位著名女作家聶華苓在這機構裏負了很大責任，她是主持者得力助手。這位嚴肅而工作能力很強的女人，看不過王敬義那種「新潮」作風，勸告他應該檢點一下，以免美國朋友瞧不起中國人。他卻輕佻地說：「拿美國人的錢，玩美國女人，有什麼不對？」因爲在這「中心」裏受訓，還可拿到美金津貼，他把這些津貼，支付在另一用途上，聶華苓忠言逆耳，還惹來極大困惱。

聶華苓已經結婚，丈夫在美，只因意見不合，分居兩地。丈夫忽然接到一封「第三者」的信，內容是供給情報，打他太太的小報告。他一怒之下，立即打長途電話跟太太吵架，結果，由分居而離婚。

這事使聶華苓十分痛心，她也曉得是誰給她打小報告的，因而恨之刺骨。

事情糟到無可收拾，王敬義在美國只獃了五個月，便悄然回港，一籌莫展之餘，動腦筋翻印李敖、柏楊禁書，混兩頓飯吃。

雖有「悔過書」實無悔意

當年他要到台灣參加中國筆會會議，老萬寫了一篇文章，問國府爲什麼容許在香港大印禁書的人大搖大擺去開會？他看了這篇文章，不敢動身，後來寫了一封悔過書給徐晴嵐，「保證」不再翻印柏、李的書，並對過去的行徑，表示悔意。

其實這封悔過書的眞正目的不在「悔過」，而是表示：好罷，現在我不再印對政府不利的書了，那麼，政府將如何補償我這「損失」呢？

可是，政府沒有表示，大概他們認爲，你不印是應該的，政府不會給予「補償」。這希望落空後，雖然悔過，仍然翻印如故。

這份「南北極」本來由八位同道中人合辦的，大家拿鈔票出來，走「中立」路線，所謂中立路線是投機路線。當時八位股東中，司馬長風也是其中之一，他通過已故老編張贛萍兄向老萬打個招呼，希望有不對眼的地方，不可罵，因爲他明知那「中立」路線會被老萬揭穿；同時，老萬指斥過王敬義的翻印禁書，一定不會放過。

不過，後來他們自己走不通中立路線，結果由八位股東而只剩一位，就是揸錢的王敬義。大家不願再出錢，「南北極」也由週刊變爲月刊，由王敬義一人控制。

台北置業卻又大力反台

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王敬義老弟驚到熬骨，和太太劉秉松商量結果，認爲暫時雖無「狡兔三窟」的能力，至少也該多營一窟，如果香港站不住腳，往台灣撤退，也有條後路。於是由劉秉松到台，物色房子，結果在信義路買了一個單位。當時，王敬義是睇好台灣的，認爲即使香港有事，台灣也不受影响。

可是買了房子後，香港情形和緩下來，他們又覺得留在香港較上算，台灣的房子，租了給李敖的弟弟居住，劉秉松每月到台灣收租。

但中共進入聯合國，接着尼克遜訪問大陸，王敬羲認爲形勢大變，彷彿台灣馬上就要完蛋，於是立刻叫老婆到台灣，把信義路的房子抛售，以免將來台灣完蛋，他也蒙受損失。

可是李敖的弟弟一口咬定：「賣不得！」他說：「你拿我哥哥的書到香港翻印，賺了很多錢，說不定買這房子的錢也是從那裏得來，除非把歷年應付的版稅全部付清，否則房子一於不准賣。」

王敬羲老弟這幾年對八叔十分賣力，翻開他那本東西，簡直篇篇有毒，篇篇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自然「胡仙小姐訪問記」與「香港最有財勢的女人——胡仙」兩篇也不例外。

訪問者的圈套

王敬羲不懂新聞學，因此他的「訪問記」獨創一格，他不是去「訪問」人家，而是對被訪問的人發表他的「偉論」。如果把整篇「訪問記」的「答話」抽出，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他自己在發表，佈下陷阱，讓被訪問的人「附和」他。

更可笑的是他「訪問」後，把被訪問者不同意發表的兩段，不特發表了，還認爲「相當精彩」，「附錄」刋出。其實他的所謂「精彩」，是指他的問話，如果老萬也來一個訪問，會有更精彩的「附錄」。

問：聽講話你近來好發，不但有人出錢同你印雜誌，而且畀埋個老婆你去拍拖，你可謂財色兼收，得其所哉咯。

即使被訪問者說：完全係謠言，冇的咁嘅事。但要誑諉別人的目的已達。所以，老萬認爲這種問多過答的訪問記，完全是圈套，被訪問者答他，無論怎樣答，也會墮入他的圈套。

可能被訪問者不提防對方有這樣的詭計，因此，不只胡仙小姐，他如邵逸夫、鄒文懷等。同樣上當，個個給他的圈套輕輕套上；唯有他的同路人狄娜肉彈，才沒有給裝彈弓。

林霭民式的「中立」

王敬羲談星島的「政治立場」，恐怕就是發表這兩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他由頭到尾認爲星島應該走「中立路線」，什麼是中立路線，照他文中所說：

「林霭民出任星島報社長期間，星島報（尤其是晚報）的政治立場比較中立，曹聚仁等是當時撰稿人的中堅分子。林氏把這批人拉去辦循環日報後，星島編輯部空出來的職位立刻由另一批人塡入；這形成另一股勢力——政治勢力——的滋長和蔓延。」

照文義是說星島應該走林霭民式的「中立」，可是，林霭民的政治立場是「中立」嗎？循環日報的老板是什麼人？王老弟是門外漢，也許曚查查，但今天這幢大厦仍是左派報紙的大本營。在林霭民「走馬上任」前，循環日報的大老板之一紅色肥貓高卓雄，通過一位梁先生，不只一次和老萬接頭，要老萬做「攪手」，復刋「循環日報」。如果老萬當時接受，林霭民便連這「中立」地盤也沒有。其實林霭民不是「把這批人拉去」辦循環日報，而是他的愛將覃家濂的大字標題「廣州天亮了」出了毛病，使林霭民保不住「社長」之位而被炒魷魚。

曹聚仁不是「中立」人士，在他後期作品中，全港人士皆知，只有王老弟曚查查。

編輯中有共產黨員

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採取「中立」立場，外國人可以，中國人絕難辦到。如果我取得加拿大移民資格，進而成爲公民；或有了美國綠咭，等候入籍；或已申請及批准「歸化英籍」，自己的一張黃面孔、黑眼珠還改變不了，可以侈言中立；但我仍然是中國人，一定要在這兩個政權中選擇其一。

星島報不論日報或晚報，報頭上都有「中華民國」字樣，表示這報紙已選擇了他擁護的政府，既屬這個政府，當然站在這政府的立場。星島言論不違背這立場是合理的；違反這立場才是不對！

王敬羲認爲星島「龍蛇混雜，各擁山頭」，這說法是對的，星島是個龐大組織，工作人員的背景各有不同，要使他們統一在一個立場上，須有很大決心和努力才可辦到。

過去，星島報編輯中甚至有正式共產黨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天，這黨員雖已「退休」，其中仍然有不少與王敬羲同一板樣，因此星島版面的表現，時時可臭到一點點「八路」氣息。在一般讀者心目中的「山頭」「禁區」，應是這些，他們不會厭倦「血淚史」「脫胎換骨」一類有血有淚的報導。

兩職虛懸有註脚

還有一事老萬要替王文下註解。他說：「任何一個大機構都有類似的權力鬬爭的好戲在上演，星島報本身即是一個實例。我們都知道中國（共）國家主席一職，自劉少奇垮台便虛懸至今，但我們是否知道，星島報的兩個職位——星島報業總編輯與總經理已空懸頗久嗎？原任星島報業總編輯是施祖賢，本爲新加坡南洋商報總編輯，來港履新後一直鬱鬱不得歡，原因不僅是手下無兵那麼簡單。可能時代變得太快，他當初靠之起家的本領，今天施展出來，已收不到預期的效果了。星島報經理一職，根據星島報業股票上市的報告書，自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開始，『聘袁倫仁先生爲總經理（任期三年）……袁君於一九二九年爲上海大美晚報新聞編輯，戰後爲合眾社上海分社經理。一九四九年爲香港英文虎報首任總編輯，後兼任總經理。』袁君資歷如此羨人，與胡家又極有淵源，何以只做了一年多便急急求去呢？」

王老弟特別提出這兩位頭頭之去職，頗有惋惜之意，當然有理由。王敬羲辦文藝書屋，出版台灣禁書，是得到美國人的「自由亞洲基金」資助的，袁倫仁先生就是「自由亞洲基金」的主持人。星島報業總編輯原無此職，施祖賢來了才因人設事；現在這職位「虛懸」，自然吸引不少有資望的人覬覦。

不過，既可因人設事，亦可因人廢事，其實日報、晚報都有總編輯，這總總編輯豈不是多餘的？

含血噴人·別有用心

「南北極」兩篇文章的讀後感

柯武韶

編者按：本文作者柯武韶君，畢業燕京大學新聞系，服務新聞界三十多年，現任星島日報編輯。近年甚少執筆爲文，本文義正詞嚴，定爲投機分子的小爬蟲當頭棒喝。

偶讀「南北極」第四十九期，其中的兩篇文章——「胡仙小姐訪問記」和「香港最有財勢的女人——胡仙」——使身爲星島日報編輯的我，讀後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簡單來說，我的讀後感是：「含血噴人」、「別有用心」！

先談「訪問記」，若干問題之提出，是相當幼稚而不切實際的。我可以指出，其中一個問話，才是整篇「訪問記」的重心，這就是「你認爲政治現實的改變，對星島會有什麼影響嗎？例如：有一天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很可能不在香港降落了，中共在香港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那時，星島的發展是不是受影響呢？」明眼人一看，這句話的作用是什麼了。他們雖然頗費工夫，婉轉提出這個問題，但卻露出狐狸的尾巴。最後一句：「星島的發展是不是受影響呢？」應該改爲「星島的立場（或者編輯方針）會不會改變呢？」才對，何必轉彎抹角？

至於「應胡小姐之請而抽出」的兩段對話，竟然見諸稿末之「附錄」，實屬有違新聞道德，對被訪問者的絕大不敬！不過，這也難怪，如果把它們刪去，一方面難以交待，另一方面也就喪失整篇「訪問記」的意義了。這是「掛羊頭賣狗肉」之流的悲哀！「附錄一」：「問：我們的看法是：星島在處理中國問題時，態度是欠公正的。例如大陸上苛待知識分子的報導，刊登得很多，什麼血淚史啦，脫胎換骨記啦，但當台灣有類似情形發生時（例如柏揚和李敖的寃獄），卻隻字不提。站在讀者的立場，我們想要問一問這個問題」。作爲星島一個電訊編輯，我願意答覆你們這個問題。國際電訊是根據各通訊社發來的稿件，加以處理然後刊出的，換句話說，就是「有什麼菜就煑什麼」，「柏揚和李敖的寃獄」，各通訊社沒有電訊報導，叫我們憑什麼來源加以發表呢？這是顯淺的原則，可惜戴了有色眼鏡的後進者，竟不明新聞處理之過程，而認爲「有欠公正」。說到這裏，我不禁要反問「南北極」，貴刊的內容是否一面倒，若謂「中立」，也不過是「林靄民式的中立」而已，「掛羊頭賣狗肉」豈能掩人耳目？可以休矣！

「附錄二」：「問：不久前有位名流，名字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走私販毒，鬧到政治部要去查問他的銀行戶口……爲什麼沒有一個報紙根查這個事呢？……」。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個法治之區，什麼作奸犯科的事，欲加之罪，必須要有絕對把握的眞憑實據，否則就會受到「誹謗」罪名的反控訴。這說明了「南北極」編輯部人員何無常識乃爾。你們找錯對象了，報館並不是司法部門，記者也不是大偵探，這個問題似乎應該向香港有關當局提出吧！再說，「南北極」有的是從事新聞事業的「高手」，何不把這件事情和盤托出，保證你們名聞世界，不讓你們所羡慕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專美於前。說到華盛頓郵報揭發水門事件這個問題，胡仙小姐已給予正確的解答了。這顯然是美國國內政治鬪爭所攪出來的，與不偏不倚的新聞報導原則，相去何止千里！

「南北極」既未徵求胡小姐的同意，而擅自刊出這兩個「附錄」，固然是大不敬，更謂這些可視作「『滿足於她（指胡小姐）已擁有的社會的地位』這句話的最好證明」，這無異說明胡小姐只求「社會的地位」，而對報務因循苟且，實在是對胡小姐一個莫大侮辱！

最後說到王敬羲先生的一篇大作：「香港最有財勢的女人——胡仙」，其中兩段是畫龍點睛，別有用心的「得意之作」，兹將原文抄錄如下：

「林靄民出任星島報社長期間，星島報（尤其是晚報）的政治立場是比較中立的，曹聚仁是當時撰稿人的中堅分子。林氏把這批人拉去辦循環日報後，星島編輯部空出來的職位，立刻由另一批人塡入，這就形成另一股勢力——政治勢力——的滋長和蔓延。

「如果說香港的左派的確會以七百萬低息貸欵使新加坡的胡蛟接受了他們的三項條件，那麼，來自台灣的所謂右派勢力，或者只消使用七百萬的百

分之一，便已足夠收買香港一些有「山頭」在握的人士了。這樣做，所費不貲，但效果宏大，是遠比向整間報舘動腦經（原文）為高明的策畧。而被受購（原文）者，從此有恃無恐，既然受人之賄，免不了時時要替主人家撐門面，消消災禍。」

這兩段話的用意何在呢？王敬羲先生顯然㈠強指星島報受到右派政治勢力所左右，㈡誣譭所謂「山頭」在握的人受到台灣金錢收買，㈢希望星島報回復林靄民時代之所謂中立政治立場。

林靄民的政治立場是中立嗎？曹聚仁是個中立作家嗎？這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爭論。林氏離開星島後去辦循環日報，他的資本來自何方？該報的政治立場有何表現？皆足以證明王君所謂「中立」，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猶憶林氏主持星島報務的時候，一則標題：「廣州天亮了」引起讀者反感而使一段時期銷紙大跌。在商言商，星島報會重蹈覆轍嗎？相信王君也不會否認，每間報社都具有其個別的立場的，其實星島報目前所採取的政治立場是它有史以來最具中立性的，但並非如別有用心的人所企望的「林靄民式的中立」。這恐非編輯部人員所能左右，或外來勢力所能影響於萬一。

以我本人來說，也可算是「與本公司有悠長之歷史及關係」的一員了，從來看不到所謂「另一股政治勢力」的滋長和蔓延，未知王君何所指而云？星島日報總編輯雖然數易。但編輯部同寅都各緊守崗位，合作無間，絕非如王君所想像的「龍蛇混雜」與「遇事因循」；我想，這是星島報業務蒸蒸日上的主要因素之一。

至於王君所謂：「來自台灣的所謂右派勢力或者只消使用七百萬的百分之一（即七萬元），即已足夠收買香港一些有『山頭』在握的人士」。又謂「受人之賄，替人消災」，簡直是含血噴人，胡說八道，也許是王君「夫子自道」吧！

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但有澄清之必要，我和王德馨兄是負責星島日報電訊版的，這些是在報紙中最具政治敏感的「山頭」，德馨兄為人如何？政治感如何？王敬羲君同是來自台灣的人，當知之素稔，毋庸贅言。我本人呢，學的是新聞學，一直以報紙為終身職業，數十年如一日，吃這行飯完全為了興趣，政治上無黨無派，我現年已逾花甲，不吃這碗飯，也可以過活，區區之數，豈可被人收買，就算如王君所構想，把全部七萬元送給我，我也無動於衷呢！

我願在這裏公開一個我已保持卄年的秘密：台灣方面從沒有人與我接觸過，反之，左派卻曾向我打過主意，這是一九五四年間的事，林靄民的「愛將」林日貞（他是星島的舊同事，多年前不幸因癌症逝世了）曾和我接觸過，舊同事間的敍舊，本屬尋常，但後來他與「週末報」的××同來茶敍，旁敲側擊，探取我對大陸的意見，經過大約兩個月的「統戰」茶敍後，林日貞終於徵求我到大陸一行，除負責旅費外，還可領取「津貼」。由於政治見解格格不入，而且大陸行的要求已被拒絕，此後再沒有會面了。

這說明了中共的「統戰」無孔不入，香港中立的報紙，很容易受到左派分子的滲透。過去，由已故港澳名流劉某主持之「中國廣告公司」就是「掛羊頭買狗肉」的對香港報人「統戰」的機關，相信不少非共黨報紙的報人不少已「受惠」呢。不過，立場堅定的報舘，在政策上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說到星島報本身，我不否認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也不否認有如王君所說的權利之爭，誠如王君所說，在大機構中，是在所難免的。不過，我總希望外人對星島加以善意批評，不要戴着有色眼鏡來看事物，甚至妄圖以外來勢力干預或滲入這個在發展中的新聞機構。

最後，我得要聲明，上述一大堆話，都是我私人的意見，與報舘當局無關。

讀史隨筆

駁腳教師

史為記事的書，自然所記為往事，書法用過去式或過去繼續，固不待言。而執筆者為掌文書的官，體裁編年和紀傳，更精細的維月日也敍出，如鄭伯克段于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是。

有說史記不外帝王家譜，沒錯，篇幅所佔多敍述王事，不過目標在於一「鑑」，是以杜牧阿房宮賦有「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句。的確，自從黃帝戰爭序幕揭開，那個王者易位不是征誅而得，用英雄本色說江山是打來的，而禪讓只有堯舜，可是堯舜或疑為「無是公」，「烏有先生」，更疑為由孔子所虛構，因為他作（承）春秋實出於不得已纔僭禮犯分，又是以說：「知我者，其為春秋乎？罪我者，其為春秋乎？」特別他刪訂六經（詩、書、易、禮、春秋、樂），刪書斷自唐虞，假禪讓刺霸業。然則孔子說謊嗎？即使眞有其事，也不算誑騙，反而是好不藝術？但卻禹傳子，這麼一來，便造成「父傳子，家天下」局面。

在老百姓方面，所謂「良民者」只求生活安定，正如農夫農婦認為誰做王帝，一樣納糧？不過英雄豪傑，奇才異智和激烈分子，他們是有反叛性的，一碰着當權派可有懈之擊，便要打倒取代，於是「湯放桀，武王伐紂」先後兩幕演出。嗣此以後，局面更不穩定，「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還好當時社會人心總是「口誅筆伐」不敢太過。

既而西周而入東周各抱地勢爭雄爭霸，直至秦政統一兼併，秦亡漢興以及於建立中華民國，其中正統與否，可有那個？如三國時代該當蜀漢劉備為正統，但卻備崩，蜀相諸葛亮（孔明）身死，後主禪「樂不思蜀」，曹魏得捷，史家稱正統。又後周給禁軍趙匡胤攫奪，史家也稱正統，豈不「勝王敗寇」？元清兩代異族入主，在昔時可說亡國，實則亡朝，況且五族共和，誰作主可以。「非我同族，其心必異」，另一說法吧!?

看宋滅唐，元滅宋，明滅元，清滅明，全沒正統。要是中華民國不能反攻復土，後世史家憑物議，或許以紅朝為正云。

朴正熙與共黨誓不兩立

岳騫

六月二十五日是韓戰發生二十四週年紀念日，韓國總統朴正熙在漢城對着十七名學生代表，說出一些名言，朴正熙說：「我們不能與共產黨同生存。」「甚至雖如我們具有同一血統，但是我們不能原諒北韓共產黨，如果我們想要生存，我們就必須戰鬪，直到打敗他們。」

「共產黨蔑視人類尊嚴，企圖破壞現有的秩序，根本否認韓國的五千年歷史，我們尊重人類的本性，共產黨則視人類為生產的工具。」

「共產黨只向強者妥協，而併吞弱者。如果我們希望逐步地統一我們的國家，我們自己就必須強壯起來。」

看了報紙報導了朴正熙這些片段言論，覺得這位總統確實迷途知返了。可惜是他一步走錯，已為韓國埋下了很難掃清的地雷。

筆者一直認為與共黨鬪爭，絕對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誰勝誰敗且不說，最後只能剩下一方面卻是絕對的。共產黨之無法相處，大家皆指共產黨言而無信，實在言而無信，尚不是最大問題，根據個人經驗，覺得共產黨最壞的是沒有一個「最後的條件」。何以叫做「最後的條件」，就是共產黨自己所提的條件，經雙方協議成立後，墨瀋未乾，馬上就變。這是任何與共產黨談判過的人，共同具有的經驗。

韓國自從獨立之後，就受到國際共黨侵畧，北部國土建立了共黨政權，不久，這一「政權」竟然在國際共黨指使下南侵，成為二次大戰後，最大的一次戰爭——韓戰。韓戰對大韓民國的損害，甚於二次大戰時，所以終李承晚之世，從未考慮過與共黨談和的事，對內部則大力鎮壓共黨活動，對外則時刻備戰，北韓共黨始終無力向南韓發動攻擊，皆得力於李承晚總統的堅定政策。

朴正熙發動政變，取得韓國統治權後，即進行修改李承晚的反日反共政策。李朴兩人對外政策所以不同，主因在於兩人身世背景有異。李承晚畢生為韓國獨立奔走，正面與日本鬪爭，屢次被捕入獄，身受毒刑，十指皆為日本憲兵打傷，全無指甲。加之，日本統治韓國時期之暴虐恣肆，李承晚親眼目睹，對日本種下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李承晚當政時，一切措施，大半以日本為對象，例如李承晚在韓國海岸劃出十二浬領海線，不准日本漁民越界捕魚，違者重懲。甚至日本佛教徒可以娶妻生子，在正宗佛教徒看來，自是邪魔外道，但由於日本統治韓國，這種邪道佛教，竟然傳入韓國，所佔比例較之正宗佛教徒還大。李承晚總統突然下令，凡是日本式的佛教僧人，必須二十四小時滾出漢城，過了限期即扣留法辦，一聲令下，這些和尚携妻抱子離逃，一日之間邪道全部廓清，漢城城內皆是眞正清修的僧人，李承晚此一功德，實在無量。

但朴正熙是在日本統治下長大，受日本教育，以後入日本軍校。朴正熙縱不親日，也沒有反日意識，所以朴正熙一上台，就同日本談和，正式成立和約。此一行動是否正確，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可以看出朴正熙確實想自己打出新的局面，於是乃有和共之舉。

李承晚當政時，因為受到共黨不宣而戰的進攻，國土大半淪喪，韓國最危急時，完整城市只剩下釜山，據傳曾向我政府接洽，準備萬不得已時，遷來台灣。後來雖藉聯軍之力，驅共軍過三八線以北，但已創鉅深痛，所以李承晚恨共黨刺骨，終身不肯與共產黨和。對共黨的鎮壓，更採取大刀濶斧手段，故終李承晚之世，南韓內部異常安定。

朴正熙上台之初，也還沒有和共之意，以後由於西德的東進政策，引起了朴正熙的興趣，朴正熙在韓戰時當師長，除去在前方作戰，其他情況一無所知，因此，對共產黨認識就比較淺，仍以為共產黨也是人，既然是人、又是知識分子，按理自然可以談判解決，因此，朴正熙乃決定與北韓談判，以和平方式促成國家統一。

由於朴正熙是日本軍事學校出身，日本人最崇拜德國，日文德國是「獨乙」，表示這是一個偉大民族，除日本外只有德國才夠強國條件，朴正熙自小便受日本教育，對德國之崇拜，到了入迷程度。朴正熙曾一度訪問西德，求取援助，並與西德總理布蘭德會談。當時正值西德推行東進政策，要與東德和解，朴正熙也跟着有樣學樣，回去就推行北進政策，與北韓共黨政權和解。雙方當時曾認眞談判過，各派出代表團，輪流在漢城、平壤談判，談判經年，終於決裂。決裂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有一項卻是朴正熙失策。當南北韓進行談判之初，目標原是以統一韓國為主，能不能統一是一回事，向此目標邁進，仍是正確的。但朴正熙看見東西德簽訂和約，互相承認對方為獨立國，同時加入聯合國，朴正熙又想向西德「學習」，正式向北韓提出建議，各自保持現有政治形態，加入聯合國，為金日成所拒絕，此一情況，無論局內人與局外人，都有一種感覺，金日成似乎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雖然西德承認了東德，在世界上並未引起不良反應，但東方民族不同於西方民族，韓國人到底不是德國人，朴正熙這一步棋，無形中提高了金日成的威望，卻是不容諱言的。

由於南北韓公開和談，南韓原來厲行的反共政策便如廢紙，共黨大量向南韓滲透，第一個目標仍

是學生，在漢城有一個時期，學生日日鬧事，逼得政府下令解散兩間著名大學。

接着又有北韓武裝人員混入漢城企圖暗殺朴正熙，雖然未成功，但也相當危險。韓共在南韓的行動，經過幾次失敗之後，又改弦更張大力支持在野黨派與朴正熙鬪爭，以推翻獨裁爲號召，對朴正熙的威脅，較之暗殺更爲嚴重，此事一直發展到在日本掠金大中回國而形成最高潮。金大中是韓國在野黨領袖，因反朴正熙流亡日本，但在日本竟被幾名韓國人綁架同國。日本政府對毛幫千依百順，不敢說半個不字。但除去對毛之外，日本自以爲是個大國，也要講國際公法，對南韓此舉大爲反感，幾致絕交。此事眞象如何，迄今仍然成謎，南韓當局不承認派人去日本綁架金大中回國，但既然如此，何以又不准金大中出國，此又進退失據之一事。

目前在宣傳上，朴正熙有兩點據於下風。

第一，北韓要促進國家統一，南韓卻要分別加入聯合國，導致國家分裂。假使南韓開始不自動與北韓和談，維持李承晚所訂下的「漢賊不兩立」之策，要統一，必須北韓解散僞組織，將統治權交還在漢城的大韓民國政府，再談其他。則主動權至今仍在朴正熙一邊，惜乎朴正熙一步走錯，目前宣傳上已讓金日成佔進上風。

南韓自從韓戰之後，李承晚總統訂下反共國策，在軍民心目中已植下根基，此是反共的防波堤，朴正熙卻無緣無故要同北韓談和，使反共人心爲之一變，覺得政府既然要談和，我們又何必反共。此一反共信念，建立起需時二十年，破壞則不需兩年。據台灣日報駐漢城記者訪問前駐華大使金弘一將軍，談起韓國情況，金將軍發言十分謹慎，恐怕消息傳出觸怒朴正熙會有不測之禍，但他卻說了一句前所未有的話，就是南韓尤其漢城知識分子，皆以去中國大陸爲時髦，如果人人都這麼想，還談什麼反共。

第二，共黨煽動的學生暴動，在野人士對政府的攻擊，朴正熙不用武力不能鎭壓下去，用武力鎭壓學生，對付反對黨，又使人留下一種印象，朴正熙確實是獨裁不民主，南韓在國際上建立的信譽，也受到相當的破壞。更嚴重的是南韓今日在經濟上依靠美日，軍事上全依靠美國，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多少要聽命於國會，日本國會左派力量已佔優勢，美國國會雖然沒有共產黨議員，但有許多好事議員，自以代表民主，實則是共產黨應聲蟲，他們一定會起而攻擊朴正熙政府，要求斷絕對朴正熙的援助，事情雖然未必能成功，但也爲南韓政府帶來無限困擾。

由南韓所受到的困擾，益堅定我們對共黨鬪爭的信心，除非消滅共黨，否則就是我們滅亡，這是一場誓不兩立的鬪爭，決沒有和解之可能。這三來年，國際形勢逆轉，不必說國際方面的敵人，就是國際上的朋友，有些也希望我們與毛幫舉行談判，以解決爭端。如果我們當初接受了這項建議，與毛幫不怕舉行一次象徵式的談判，今日恐怕已無中華民國了。毛幫千方百計就是造成這種形勢，但毛幫雖然編好了圈套，我們不向裏跳，他依然無可奈何。三年的演變，我們未能倒下去，反而更爲堅強，毛幫卻越亂越糟，已呈魚爛土崩之勢。彼此消長十分顯然，所以有此成功，得力於上於堅強的領導，下有萬衆一心的鬪爭到底決心，始能扭轉危局，走向勝利，看見韓國的形勢，益增加我們的信心。

老婆加價

春聲

通貨澎漲，幣制貶值，加上來源缺乏，物罕爲奇，於是求過於供，更或「有賤丈夫焉壟斷而登」，自然加價。就以香港而論，十年光景加價幅度倍蓰者不算不大，雙十百也有，如地皮是也！

最近更爲了石油問題，刺激百物騰貴加價，物價一加，工資雖加追不上，最苦爲受薪階級，但「男大思婚」，除卻一小部份有「特別慾」，總不甘爲王老五，特別過新年時，會感到「人皆有拖渡，我獨無」！而從前的人多愛說「娶妻容易養妻難」一語，二十世紀男女平等，夫妻彼此合作負擔家庭，可以「公一份，婆一份」，要是求得淑女，大抵問題「迎刃而解」。不過老婆本，好不傷腦筋啊！坤家索重聘嗎？不會，酒食是議，在所難免，禮餅一擔若干？或西餅一打若干，酒筵一席又若干？總之普普通通非萬塊錢不行，還得佈置新房呢！除非集團結婚，或只在婚姻註冊處註冊登段結婚啓事，旅行蜜月，經濟實惠。讀者將必爲筆者「老婆加價」一文原來如此！實在其次。

原來一夫一妻制度，這個是天造地設的原則，但後來男權發達，不光以「妻子如衣服」，且以女人爲貨，男人三妻四妾，並不稀罕，孟子齊人章那個齊人叫化子之類，也有一妻一妾！有支持多妻主義者強調謂男寡女衆，要不然怨女多着。在舊社會似乎生男多於生女，重男輕女，也是原因之一。

據說香港自從實行响應家庭計劃節制生育，是否「節欲生男」，讓社會學家解答。又據說曾作出統計，現在青年女寡男衆，初生嬰兒一樣如青年女寡男衆，那麼，要娶老婆，豈不是供不應求，聲（身）價驟增？男士物色老婆的要求條件減低，而女士物色老公要求條件加價啦！

認識中國

「蒙藥」「毒汁」與「畫皮」

柳以青

最近，在大陸的「批孔批林」運動中，突然掀起了批判「三字經」。以之爲「三字經」是「騙人經」。而且，首先發動這一批判的是來自「上海第五鋼鐵廠二車間工人理論學習小組」，接着是「北京市北新橋街道的黨委與居民」。前者，把對三字經的批判，「寫成了大字報，張貼在車間，還油印分發給各工段班組，徵求廣大工人羣眾的意見，一面批判，一面修改，對三字經的批判，正在推動着全車間批林批孔運動的深入展開。」後者，「爲了進一步發動羣眾批判孔孟之道，北新橋街道黨委已經油印了一百份『三字經』，發給二十四個街道黨支部的理論隊伍，以便在街道居民中廣泛地進行批判，推動批林批孔運動深入展開。」

而「人民日報」也在六月二十日刊出「短評」，以鼓勵這一批判「三字經」運動的展開。首先，指出「三字經」是宣揚孔孟之道，無孔不入的「通俗讀物」，向「勞動人民甚至兒童灌輸」的「封建道德倫理」，一向被目爲「袖裏通鑑綱目」和「小型百科全書」。其次，主張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思想陣地」，最後稱聲：「要相信羣眾、依靠羣眾，及時總結羣眾的經驗，再回到羣眾中去，使批林批孔運動深入、普及、持久地展開下去」。

劉子健教授是否跌了眼鏡

「三字經」本來是我國以前所流行的啓蒙的書，相信目前四、五十歲的人們，大多數並沒有整本的讀過。然而，任何一位中國人，雖然沒有整本的讀過「三字經」，但是，流傳在民間的「三字經」中的散句，卻是盡人皆知的，已經作成了民間流行的中心思想的一部份。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像「首孝悌，次見聞」，或是「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或是「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等。這些語句，已經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中，而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着大多數的中國人。

這方面，一九七二年八九月間，曾經到大陸訪問的劉子健教授，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二日，在華盛頓所召開的美國東方學會的年會上，就曾以「三字經和大眾教育」爲題，大讚三字經是「一種很好的教育方式，易於記憶，易於背誦，也易於傳播」的方式。

然而，劉教授卻沒有想到，在事隔年餘，他所稱道的宋王應麟所編纂的「三字經」，卻正遭受到惡毒的批判呢！如果他再重新地閱讀一下，他在「祖國訪問」前後興奮之餘，所做的那兩首詩句的話，不知道他該有怎樣的感想與心情呢！劉子健的詩云：「半生破萬卷，游子望雲邊，眾力勝千載，紅旗立世顛。」另一首是：「黃浦江邊多恥辱，翻天覆地拔陳思；爲民針刺驚全世，自力更生植斷肢；故國誰云輕學術，公論應識創新時；蘆溝曉月如能語，定謝農工日夜馳。」

難道說，「故國」的「學術」，竟只是以陳舊的馬列與毛思的注入與批判？難道說，這「三字經」不是「通人心」的嗎？難道三字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普及教育上，不是更能發生「三字編成便學童，天人包括在其中，若能問句知詮解，子史經書一貫通」的平民教育的功能嗎？

「三字經」的內涵，由於宋代編纂者的年代久遠，固然有許多與現代的思潮與情況，有不少脫節的地方，然而，「三字經」中所肯定的人性、人倫與人事的原則，卻是萬古不移的。可以說是含有了中國傳統文化某部份的「佳釀」，而目前中共之發動對「三字經」批判，卻要爲之注入「毒汁」呢！

相信劉子健教授在宣讀「三字經和大眾教育」論文時，在他的心目中是強調了我國民智之所以不開發，端是由於「教育方式」不平民化和普及化所致。因此，如想在提高中國人們的知識水準，而使每一個中國人知道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中國寶貴的文化傳統與思想智慧的話，非要大力推廣像「三字經」這一類的平民化而通俗化的出版物不成。

我相信，劉子健教授對馬列與毛思並沒有什麼厚愛的地方，在參觀了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後，他就覺得既然中共如此熱中於推行「貧下中農」的教育，因

此，在「大衆教育」的「方法」上，觸起他想起了「三字經」。値得注意的，劉教授到大陸觀光時是「一九七二」年。那時的中共，在剛剛結束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而新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沒有掀起，同時，又是尼克遜前往大陸之後，在美國的華裔學人們，正是「揚眉吐氣」的日子，於是，在美國的華裔人士們，特別是學人們，都正在以自己的「主觀意志來看好中國大陸上的中共政權的。然而，曾幾何時，美國的華裔學者們，在「批林批孔」的運動展開後，都是在大跌其眼鏡呢！劉子健教授，當然該是其中的一位！究竟這一「毒汁」的注入方式將如何展開與加深入，我是無法給予預測的。不過，誠如「人民日報」所說的：「相信羣衆」的呼籲，我卻覺得有幾分可疑。

從批判「三字經」中所透露的

根據中共所節錄出來的「三字經」語句，而加以批判的，到現在爲止，共有以下的幾句：

一、「人之初，性本善」。二、「昔孟母，擇隣處」。三、「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四、「首孝悌，次見聞」。五、「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兄則恭。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六、「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七、「昔仲尼，師項槖。古聖賢，尚勤學」。

姑勿論中共在對以上的「三字經」語句所批判的是什麽，我們可以清晰地了解，目前中共所實行的政策，卻是遭受到來自社會羣衆、家庭和個人方面的反對。這反對雖然並不都是公開、激烈的，但卻是普遍的、消極地和廣泛的抗拒着。因此，我也就想到，何以大陸上的「毛語錄」中，總是在強調着：「歷史潮流不可抗拒」；同時，又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鬬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到這種鬬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既然是「不可抗拒」了，那麽何以總是會有「階級」、「復辟」、「矛盾」和「兩條路線」呢？那分明證明「歷史潮流」也者是「逆流」，「歷史階段」也者，是暫時的「過渡」而已。

來自社會羣衆的抗拒，「人民日報」就有自白稱：「三字經……通篇皆是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心史觀和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之類的封建道德倫理，正因爲它太通俗所以流毒更廣。……只有這樣才能蕩滌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和一切反動沒落階級的意識形態在各角落的影響。」「新華社」也承認：「這樣一批，角角落落裏的孔孟之道都給掃出來了。」

事實上，「三字經」的智慧內涵，早已從書本上通到了人們的心裏，這種有形的批判——貼大字報與印發傳單，不但於事無補，反顯出中共對解決社會羣衆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唯心」抗拒，是僵化了的方式與低能。中共既以「唯物」起家，配糧監工，在肉體上奴隸人民還能湊其專制惡毒之效，但對解決「唯心」方面的事項，馬列毛是無法得逞的。因爲，人心是向人性眞理的。馬列毛反人性的謬論，如何能夠「佔領一切思想陣地」呢？

其次，談論中共政策所遭到的來自家庭中的抗拒。早些時，中共在企圖完全破壞家庭制度，而掀起的「三面紅旗」一一的倒下來後，已經知道：中國家庭的傳統性與拠久性，共產思想是無法加以摧毀的了。於是反口辯稱：中共不但不破壞家庭，反而保護家庭呢！這就是中共的翻手翻口的慣技表現，本來不足爲奇。然而，中國大陸上的家庭，卻仍然是反對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行的堅強堡壘，而就連中共黨員們的家庭，由於家庭關係，父子情深與兄弟手足之情，一再地反抗着中共所推行的「上山下鄉」和「工農兵子弟入大學」的政策。出名的「走後門」事件就是透露這一秘密的大揭發。中共在很多次向前去大陸觀光的人士們吐露：子女們的「上山下鄉」主意，還是多受父母家人們的意見左右的。事實上，如果不是中國大陸家庭中人對中共「下放」政策的反對，也決不會寧願負擔自己的子女生活費用，而有偌多「黑戶」存在呢！

最後，談談來自大陸上個人的抗拒。

每次，讀到中共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了一個「前進分子」或是「一位敢於反潮流者」的個人經歷與選擇的報告，我就知道：大陸上的每個個人，都不是「前進分子」和「敢於反潮流者」的這一類。意思是：中共愈是標榜着「個人」的「經歷」與「事件」，那就愈證明大陸上中共所統治下的其他偌多的「個人」，都是反對或抗拒着這一特訂了的「個人樣板」呢！

這方面的原因很多。

我不否認在初時，大陸上的不少人士們，惑於中共的「甜言蜜語」的宣傳，以爲中共所說的什麽「思想」、「主義」、「紅旗」、「翻身」、「做主人」之類的東西，以之爲「救星」、「希望」、「前途」等。然而，在他們深深體驗之後，已經知道了箇中底蘊，於是就產生出不少的反應。有的已經是掌握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便任其逍遙地走着「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道路；有的則是抱着逆來順受的態度，得其且過，遇事就「靠邊站」，免得捲入鬬爭漩渦。最可惜的是：還是那些單純正直的青年們，不停地「貼大字報」，仍對中共的統治階層，做着「充滿希望」的行徑。到頭來，還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千萬「紅衛兵」的下場。

不過，有一點値得原諒的是：起碼，這些貼大字報的青年們，卻能發洩了一下他們積在胸中的怨恨。

事實上，中共所掀起的「三字經」批判，除了想爲中國大陸上的人民思想中注入毒汁之外，基本上是一個加「蒙藥」的「畫皮」而已。

在中共所大量表現出的「批判現象」，像是萬馬千軍般的「聲勢浩蕩」，然而，如果能從這「表面現象」去揭發其「實質」和「本質」的話，那就會發現了這一加上「蒙藥」的「畫皮」的「現象」，卻是有着其難以言狀的「本質」的。

知識青年下放政策的由來和目的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表揚了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鄉（後來改稱「廣濶天地大有作爲公社」）的一篇「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的文章中所提倡的知識青年回鄉參加農業生產這件事，毛澤東在該文上親筆批示說「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濶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爲的。」毛澤東這份批示立即被中共制定制度加以執行，這就是大陸知識青年下放勞動政策的開始。據中共供稱，到一九五七年止，共下放了八百萬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失敗，加上蘇聯撤退專家停止對中共經濟援助，造成大部份工廠和基本建設停工，和嚴重的糧食危機。中共爲了疏散城市的失業人口和支援生產，從一九六〇年七月到一九六一年五月，又下放了兩千多萬城市各行各界人員，包括相當數目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

後來，知識青年下放勞動的政策逐步加強，「中國青年報」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的社論說：歷年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參加勞動生產的約有四千萬人。

「文革」時，下放的知識青年大部分都「殺回城市，大造資產階級安置路線的反」紛紛成立了造反組織。他們爭戶口，爭人權，控訴他們在農村所受的迫害和非人生活。後來中共強迫他們回到農村，但績效有限，有些抓回去就再跑回來，這個城市呆不下去就流竄到另一城市。

到一九六八年，大陸的混亂局面恢復控制後，中共必須解決數量龐大的不聽命令互相武鬬的「紅衛兵」的問題，和「文革」以來一連三年大、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就業問題。只有全面下放農村，別無它途。當年毛澤東爲此事又發表了「最新指示」說：「知識青年到農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市幹部或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勞動的城鎮居民，熱烈響應這個號召，到農業生產的第一線去」。一九七三年初，安徽省委書記宋佩璋透露，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大陸各地下放青年人數已達七百萬人。今年初「新華社」報導爲八百萬人。但是這個數字顯然是不確的。因爲另一篇新華社報導，僅上海一地幾年來就下放了知識青年約一百萬人。估計「文革」後中共下放的「紅衛兵」和大、中、小學畢業生，可能達兩千萬人。連同以前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共約達六千萬人。

中共堅持這項不得人心的政策，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主要是：

第一、要解決日益嚴重的青年失學、失業問題，和城市人口過剩問題。因爲中共教育和工業發展遲緩，容納不了越來越多的各級學校畢業生。同時因共軍共幹們一人得道，鷄犬升天，大批從農村接自己的親屬進城。農村青年也「大批」盲流進城市找工作，企圖改變自己成份，造成城市很大的困難。

第二、在政治上，由於大陸社會工農待遇差距很大，影響共黨「工農聯盟」的政治基礎很不穩定。強迫共幹和工人的子女下鄉務農，可以在政治上緩和農民的情緒。

第三、當然，各個時期也有其不同的原因。如「三面紅旗」失敗後，因工業「下馬」，收縮基本建設和生產規模，急需解決大量失業人口問題。「紅衛兵」暴亂後，又需要解決他們的安置善後問題。同時農業的改造也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城市青年下鄉參加開荒墾田也有助於解決糧食緊張問題。

知識青年下放後遭遇的一些問題

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後，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有如下述：

㈠雖然中共一再改善對待下鄉知識青年的政策，但是農民反對和受幹部歧視、迫害、虐待的情況仍然存在。如去年八月五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前後判處犯有強姦下放女知識青年的廿九名農村共幹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期。

㈡如果知識青年不服從下放分配，或下放後又逃亡等，其父母就要受到包括停職處分等迫害。另外知識青年下放也影響了低收入父母的生活。如「一九七三年中發廿一號文件」透露福建莆田縣教師李慶林就曾寫信給毛澤東，指出由於其子下放邊疆，每月須要他滙錢去維持其子生活，使其生活幾頻絕境。

㈢舊思想影響知識青年走下鄉道路的決心。如有些人「煽陰風，說鬼話」，說「下鄉種田沒出息」。（本年二月廿五日黑龍江電台廣播）「去年學校一度出現了什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惜了等的錯誤論調」。（本年五月廿八日北平中央台廣播）

㈣下鄉知識青年在生活苦和工作累的情況下，自己也發生動搖。如本年四月廿六日浙江電台廣播浙江生產建設兵團某部的文章，說：「我連建立不久，就投入了緊張的圍墾海埔的戰鬬，由於新圍的海埔條件比較艱苦，喝的碱水，住的是茅草棚，而且風沙大，這時有部分同志産生怕苦怕累的思想，認爲搞農業太辛苦，沒有出息，讀了幾年書，還是做農民，吃虧了」。

㈤父母親多數不願自己的子女下鄉務農，也影響知識青年的決心。如新華社石家莊本年五月廿九日電稱：「出身幹部家庭的劉淑英，當她高中畢業後就下放到武營大隊，兩天她同社員一塊戰鬬；兩夜，同貧下中農滾一身泥巴，立志在農村奮鬬一生。但是，父親來信說，給她在城市找到了工作；母親來信說，給她找到了一個大學生的結婚對象。」

㈥共幹子弟「走後門」也響影知識青年在農村安心務農，並刺激他們對中共政權的憤恨和反感。自從本年一月廿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南京大學政治系二年級學生鍾志民因自己是依靠父親的人事關係「走後門」進入大學的，所以他響應毛澤東「反潮流的」號召申請退學下鄉務

中共「批林批孔」

農以來，共報上又連續發表了十餘個同樣的事例。相信實際自動和被迫退學的當不止此數。本年二月廿八日海南瓊東縣在縣城召開全縣知青代表大會，動員作好春耕準備。當日下午與會的大路公社知青代表陳偉雄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揭露這次會議只是為了安撫知青思想。他舉出歷年下放到大路的幹部子弟已先後離開農村，調到城市工作，有的參加了共軍，目前只剩下他們這批沒有後台的青年在農村，如果眞的要革命，幹部子女為什麼要優先調走？這就是「父是英雄兒好漢」的翻版。可見當時的震動很大。後來中共已禁止再在報刊上公開報導「走後門」的事例，並指示有關走後門問題將移到「批林批孔」後期處理。這恐怕是共黨怕由此導發下放知識青年反共的暴動所致。

(七)「上山下鄉的女知識青年，在如何解決戀愛結婚問題？如何解決家庭問題？特別是結婚之後還能不能繼續在三大革命運動中發揮作用？」等問題上，還存在着矛盾。本年四月十七日吉林日報曾刊登文章討論過這一問題。但是除掉空喊一些政治口號外，沒有什麼結論。

中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想要解決的有關知識青年下放政策問題

這次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主要是想通過羣眾運動的壓力，打擊那些反對知識青年下放政策的思想和人，藉以鞏固它這項「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牽涉到這一問題的除知識青年家長和教師外，主要就是知識青年本身，通過「批林批孔」。壓迫知識青年表示樂於被下放終生做農民的決心。

如本年五月十六日北平中央台廣播稱：河南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公社的八百四十名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憤怒揭發劉少奇、林彪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罪行，深刻批判了孔老二、劉少奇和林彪的反動謬論，經過兩個多月批林批孔的鬭爭，青年們堅決表示我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在廣濶天地裏鍛鍊成長，在農村裏幹一輩子革命。」本年五月廿八日中央台廣播稱：一個下放大陳島共軍某部軍馬場的女知識青年，經過「批林批孔」後，表示決心「接受老工人的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觀，要從怕苦怕累到以苦為樂，爭挑重擔，從一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市姑娘，成長為一個風裏來雨裏去的草原女牧工。」這明明是一種違心之論，但是在「批林批孔」的壓力下，她們不能不作這種表示。

中共還把「批林批孔」運動推展到尚未下放到農村去的學生中間，如本年五月廿六日安徽電台廣播，南陵中學經過「批林批孔」運動後，「畢業班學生紛紛表示，堅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上山下鄉幹革命，決不作像孔子那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寄生蟲」。二月廿四日江蘇電台廣播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鎮江市一批初、高中畢業生，堅決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要求上

知識青年問題

項楚

山下鄉，猛烈的衝擊了鄙視勞動，看不起農民，不願去農村的陳腐觀念。」

這裏所說的「鄙視勞動」「看不起農民」「不願去農村」是大陸現存的普遍現象，打擊這些觀念是中共在這次「批林批孔」運動中所要解決的問題。

在「批林批孔」中，主要批判的是下述四個方面：

(一)「誣蔑孔子，鄙視勞動」。本年二月九日北平中央電台廣播河南縣公社下鄉知識青年，批評「孔子用『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來教育他的弟子，以便把他們培養成復辟奴隸制的工具。林彪這個孔老二的忠實信徒，極力破壞毛主席為知識青年指引的與工農相結合的光明大道，惡毒攻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挑撥知識青年和貧下中農的關係，妄圖把知識青年培養成脫離政治、脫離實際、脫離工農的精神貴族，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充當馬前卒」。並批評孔子對樊遲說：「焉用稼」，也是「輕視農民，鄙視勞動」的思想。

(二)批評孔子主張人子應盡孝道，「父母在不遠遊」的思想。如本年二月二日甘肅電台廣播：蘭州市第卅二中學應屆畢業生李信，「批判了孔老二的父母在不遠遊」的反動觀點，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父母和兒女的關係，應該建立在共同為共產主義奮鬭的基礎上，父母在不遠遊是統治階級企圖套在我們青年頭上的精神枷鎖」。「林彪也想把青年束縛在家庭的小圈子裏，脫離工農，脫離三大革命的實際。」

批判孔子的「上智下愚」「生而知之」的思想。說林彪繼承孔孟之道，鼓吹「天才論」，鼓吹「唯心論的先驗論」，否定羣眾創造歷史，否定實踐出眞知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這主要是反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本年五月卅一日北平中央台廣播）

(四)批判孔子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前述的資料中還說：「兩千多年來，一切反動派都把『學而優則仕』奉為至寶，使它成為培養精神貴族、維護反動統治的精神武器。

「一九五七年，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偷偷溜進武昌，召開學生座談會，大肆鼓吹讀書做官的反革命謬論，毒害青年，妄圖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對抗。林彪一類騙子繼承他們老祖宗孔子的反動衣鉢，惡毒咒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在這些傢伙看來青年人讀了書，有了文化，再去參加勞動當農民是最沒有出息的，只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高置於勞動人民之上的精神貴族，才是高貴的」。

「從孔子到林彪都是一丘之貉，他們的反動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中共對孔子思想的批判，實際上是對孔子思想的歪曲和詆譭。上述四點，在人們思想中確已根深蒂固，形成一種強大的習慣勢力。這種勢力正是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的死對頭。所以要堅持毛澤東的下放政策，就必須對孔子這幾點思想進行歪曲和批判。

分析郭沫若與田漢

胡養之

根據一項內幕資料顯示：在中共進行批林批孔的運動期間，投機的文丑郭沫若已遭受到巨大影響，他雖然不像田漢、陸定一之流被紅衛兵拖出去遊街後加以公審，但郭亦有許久未曾露面，停止其活動的消息，表示他已凶多吉少！其實，這傢伙早就應該被整肅的了。

關於郭沫若是否遭到中共批鬥的問題？那是北平內部的賊殺賊，還沒有充實的證據，暫勿置論；本文要想藉此談談，郭沫若與田漢兩人的事。由於過去嘗因好些人所寫有關郭與田漢的文章，多半把他們與中共文化界相提並論；然而對於他兩的個性、處境，尤其是人格方面，卻很少加以分析。以故，這兩個在近數十年來同撈同煲的傢伙，經過了幾次的洪流沖擊之後，已使他們終歸於同一悲慘的道路！

本來郭沫若與田漢原是一對老搭檔，他們在民國初年，便已有了密切的關係，及其深厚的交往；且他們經常處在一起。據徐志摩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十月十一日，在上海所寫的日記中就已有了如下的一段記載：「今與適之（胡適博士）、經農步行至民厚里一二一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跣足、敝服，狀殊憔悴；然廣額寬頤，怡和可識。入門時，尚有客在，中有田漢，亦抱小兒，轉瞬已出門引去，僅記其面狹長。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羼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華語，廚下木屐聲卓卓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坐定寒暄……主客似有冰結，移時不渙。……」

從徐志摩這段日記看來，充分顯示郭、田等人當時的環境都不好，請不起女傭，老婆入廚工作，自己則抱孩子；甚至形容他們的服裝也很破舊的。大抵當時他們還未得到中共津貼——因爲中國共產黨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七月始告成立，而郭沫若、田漢等人則早已勾結在一起，其後加入了中共組織，同爲毛老大效力。抗戰期間，當國共合作的時候，郭、田等人都跟着周恩來、董必武到了重慶；其時周恩來做了國府的政治部副部長（部長爲陳誠，後爲張治中），郭沫若擔任軍委會第三廳廳長時，田漢便任該廳的藝術宣傳處長。至一九四二年國共合作破裂後，田漢又跟郭沫若一夥人，離開了重慶的國府部門，分別潛到大後方各城市去，從事宣傳他們的共產主義。到毛澤東竊據大陸後，他們也是有着歷史淵源的老朋友，郭沫若做了中共的所謂「科技學院院長」，田漢則當上了中共的「戲劇協會主席」，兼「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等要職；並且兩人同爲中共「全國人民政協會議代表」，紅極一時，佔中共科技、文藝戲劇界的重要地位。所以，郭沫若、田漢二人，在中共所謂「解放」初期都算得意。可是，他倆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遭遇，則截然不同！由於一九六六年二月間，當「文革」的初期，田漢已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一個署名爲「雪松」的人，在中共「人民日報」，首先發表一篇關於田漢與吳晗相提並論的文章，指責田漢所編寫上演的歷史劇「謝瑤環」，是一棵大毒草，認爲田漢這部戲除了與吳晗的「海瑞罷官」相呼應之外，他更利用了這齣歷史劇中的武則天，來影射和譏諷中共內部的腐敗、殘暴及對人民的壓迫，從而樹起這枝「爲民請命」的旗幟。這是「資本階級同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階級鬥爭的反映，是一種反動社會的思潮，在戲劇舞台上的表現，也就是對整個社會主義的否定。」

這文章並肯定地說：「田漢企圖煽動大陸人民起來推翻無產階級的政權！」特別是到了同年十月間，田漢更遭毛派的紅衛兵所拘捕，與前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眞、前中共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一起被拖出去遊街，隨後舉行公審。

回頭來看看文丑郭沫若吧，他在「文革」初期，雖曾一度做過「自我批評」，但文革小組則始終未嘗影響到他的地位。直到批林批孔運動前，郭不僅未會遭受到任何劇烈的攻擊、清算和鬥爭，並依然兼任中共「科技學院院長」；中共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九全大會」主席團中，也有郭沫若的名字；更被選爲中共下屆「中央委員」的新「候補中委」，其後一直以「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對外活動，如悼唁胡志明之喪、賀蘇聯十月革命等，西方觀察家一度認爲郭可當選爲中共「國家主席」呢！實際上，在一九七三年以前，郭沫若確會比董必武活躍得多。就郭沫若與田漢兩人的品德、人格以及對毛的貢獻而論，簡直有小人與君子之別——前者不但過多於功，甚至罪大惡極！假如讀者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二十二年前，丟盡了中共面子的大笑話：高呼史達林爲「爺爺」的口號，便是郭沫若對毛的一大「貢獻」！根據中共「新華社」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的電訊報導如下：「四月九日下午二時，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授予『加強國際和平』的史達林國際獎金典禮，郭沫若得到十萬盧布，一塊刻有史達林像的金質獎章和一張獎狀後，他便在熱鬧的掌聲中謝恩道：『我今天接受了紀念史達林元帥七十壽辰的國際和平獎。……史達林是全人類的太陽，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從心裏慶祝他萬壽無疆。史達林的光輝所照耀着的地方，便有了光榮，有了生命，有了和平。……』

接着他又當眾朗誦他自己所寫的一首詩，題目是：「光榮與使命」，詩中的警句說：「有一位十二歲的朝鮮少年，給了他一封，寄自平壤，要求他送他一張照片，是他佩着史達林獎章的。那少年說：要郭多謝史達林爺爺，和蘇聯大伯伯們，把他們都解放了。……」

以上這一堆恬不知恥的鬼話，已令人作嘔！而所謂「有個十二歲的朝鮮少

年」云云，則根本沒有這回事，顯然是他揑造的。因爲在那次舉行的所謂「受獎典禮」之前，誰也不知道郭沫若於十萬盧布之外，還能得到一塊刻有史達林肖像的金章，而那朝鮮少年又怎麼來得及自平壤寄信給他呢？這無疑是那些「謝恩」詩，顯然是毛澤東假郭沫若的咀，向史達林說出來的。由於中共統治下的新聞是絕對的黨化，凡與中共政策不符的消息，一律禁止發表。而郭沫若的「謝恩」詩，如果未獲得毛的贊賞，怎能由中共喉舌「新華社」去發表？換句話說，郭沫若那「謝恩」詩中所稱的「爺爺」和「伯伯」等詞句，實屬出自毛澤東的心意，而由郭沫若代他傳聲罷了。因此後來儘管毛澤東與蘇聯的「大伯伯」們鬧翻，郭沫若也逍遙法外，而未嘗遭到毛的淸算鬬爭。要不然，「蘇修代理人」的大帽子，則非郭沫若莫屬！由是證實郭沫若當年做了毛的代理人，而與張洪範、汪精衛之流無分軒輊，亦爲毛澤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又一個小註釋。郭沫若係四川「袍哥」的後裔，他祖父便是掌握碼頭的大袍哥。他能講會說，擺龍門陣是他的拿手，且具有女性化，在日本留學時，會以女性化的「柔道」戀上一個日本女人，隨即同居，對他死心塌地！當郭臨到出走時，她仍多方掩護，使老郭在從日本回到中國的船上，大爲感動而稱她爲「聖母」的。但當老郭一旦得志，有了抗戰夫人之後，他卻把那「聖母」像爛鞋似的隨手丟棄了！實際來說，郭對愛情是很浪漫的，猶之乎中共「一杯水主義」也。他在四川第一次結婚，老婆是小腳，郭沫若曾罵她爲「黑貓」。其後同居的日籍太太，離開後則罵她爲「敵人」！後來的妻子于立羣，還未被加上「封號」。郭稍具才氣，能寫一點詩詞，風度不算好，額濶頤寬，即帶女性化，故魯迅稱他爲「才子佳人加流氓」！

談到田漢之所以遭到毛澤東的毒手，因爲他是具有騾子性格的湖南佬（湘省漢壽人），他不像狡猾的郭沫若那樣不要臉，去做漢奸國賊的代理人！照一般客觀的分析：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的一班新文人當中，田漢算得上一個天資很高，個性特別強而且對工作最熱忱，最努力的文藝工作者。就事論事，在抗戰以前，中國的話劇運動之能夠表現出一種蓬勃的生氣，田漢的功勞很大。據說：當田漢十七歲還在長沙師範唸書的時候，即偏重於文藝方面；他曾經在「長沙日報」的副刊上，寫過一齣著名的湘劇「三娘教子」（這在湘劇中很流行），連載了好幾個月，從此便引起了田漢對於編寫戲劇的興趣。

田漢的別號壽昌，大抵是以他的出生地漢壽爲名者。他的早期作品甚多，包括着：「咖啡店之夜」、「獲虎之後」、「古潭裏的聲音」、「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江村小景」、「月光曲」、「名優之死」、「南歸」、「回春之曲」、「秋聲賦」、「麗人行」、「盧溝橋」、「亂鐘」等等。……而由他所編寫的京劇，則有：「江漢漁歌」、「新雁門關」、「梁紅玉」、「新兒女英雄傳」、「新四進士」及「天下第一橋」等等。此外，他並且譯有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王爾德的「莎樂美」，和「菊地寬戲曲集」等。上列作品在那些死守教條主義，和堅持着黨八股的中共幹部看來，認爲其中至少有大部尚未脫離封建思想。然則田漢爲什麼會加入中共組織呢？大家都知道：田漢和毛澤東同爲湖南老鄉；且一度同是「中國少年學會」的會員。打從那時起，他便跟毛澤東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年）寧漢分裂前後，中共在上海籌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時，田漢正居住在上海，於是乃成爲這個左翼組織中的主要分子。雖然在抗戰期間，田漢隨郭沫若到了重慶任職，但在一九四二年他們離開重慶後，田漢又以大後方的各地爲據點，並把他所編的話劇，作爲國共政治鬬爭的武器；尤其於一九四九年，當中共成立「人民政府」之後，田漢更爲大陸戲劇工作的領導者，他一身所兼的職務，計有：中共「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中共「戲劇協會主席」、中共「戲劇協會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要職，負責全國的戲劇、話劇、和地方戲曲的整理，以及主持各演員、導演、劇作家、戲劇理論批評家、舞台美術設計者的思想改造等等工作，眞正成了一個大忙人。

在中共當時極爲重視下的戲曲方面而論，田漢顯然成爲中國大陸上共黨戲劇界的權威。他的聲望不獨壓倒了專門搞戲劇起家的歐陽山、歐陽予倩及陽翰笙之流；即以中共操縱下的文藝工作羣中的幾個大壁壘來說，田壽昌雖是屬於夏衍的「華東系」旗下，可是就實際情形而言，田漢與柯仲平都是這一系中最出風頭的主要骨幹，在北平先後由中共「文化部」（中央宣傳部）主持召開的幾次所謂「文藝代表大會」，田漢在主席團的名單中，總是被列在五名之前的。一九六四年秋間，歐陽山的「三家巷」與「苦鬬」兩本著作，曾被中共鬬爭的時候，中共的「中國青年」雜誌，也有一段文字批評歐陽山的，說他對於戲劇的思想領域，絕對趕不上田漢和歐陽予倩等。那麼，毛澤東爲什麼要公審田漢，企圖置諸死地呢？其主要因素大致有如下各點。

(一)是中共過去以甜言蜜語來誘騙一般文藝工作者，利用他們爲共黨搖旗吶喊，作爲毛老大政治鬬爭的工具；到了竊據大陸以後，陰謀已經得逞，目的達成，對於這些附屬工具再也用不着了，於是將那些曾經「立過功」的文藝工作大員，逐漸加以整肅，自「武訓」思想被抨擊爲「小資產階級思想」以後，不少的文藝工作者已消聲匿跡；許多明哲保身的人便已封筆大吉，少寫爲妙。田漢在一九五八年所編寫的話劇「關漢卿」，和「十三陵水庫暢想曲」，都未有遭到批判。可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所寫的「謝瑤環」，卻被中派加上了一連串的反動罪名，指他描寫武則天的一些暴政，如重用子姪近臣，魚肉人民，徵用民間銅鐵，連犂耙炊具都沒收從而安排謝瑤環爲民請命的情節，顯然影射了毛的「大躍進」時期的景象，企圖煽動人民起來推翻中共政權，實爲「莫須有」的欲加之罪。(二)是田漢個人的不幸遭遇，他一生結婚四次，第一任太太易漱瑜，早死；其後與黃大琳、林菲莎分別結合；最後又與安娥同居。這對於他的工作情緒來說，不無影響；加上中共態度的改變，思想難免失去了重心。

(三)是田漢的最大缺點：既不長於恭維別人，又不願埋沒自己的個性；更不像郭沫若那樣不要臉地去高呼「史達林爺爺」、「蘇聯大伯伯」、「毛主席萬壽無疆」的肉麻口號，怎能不落得悲慘的下場！時至今日、爺爺和大伯伯們也保不住郭沫若，將可能步爲田漢的後塵！

陳永貴與農業學大寨

黎明華

從陳永貴「傳經」說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從去（一九七三）年開始，奔走於大陸各省區，「傳經送寶」，介紹傳授大寨大隊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經驗，爲開展全大陸「農業學大寨」運動打氣。陳永貴走過的地方有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份，有的是去參加當地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有的是出席參加當地貧下中農成立大會。不論那一種會，陳永貴都是爲「傳經送寶」而來。他講的都是大寨發展社會主義農業和昔陽縣全縣「農業學大寨」的經驗。

陳永貴是昔陽縣大寨的一個農民，中共全面叛亂時就是一個積極分子，後來入了共黨。「土地改革」時期領導貧僱農搞「土改」。「土改」完成後，一九五二年組織互助組，開始被共黨中央注意，作爲典型、標兵在報上宣傳。後來共黨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陳永貴又趕在前頭，成立了大寨農業合作社，「公社化」後改爲大寨公社大寨大隊。陳永貴自互助組時代起就已是大寨黨支部書記，後來隨着大寨的聲名大噪，黨內地位節節上升。除始終是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以外，還是「大寨公社」黨委書記，「昔陽縣委」書記，「山西省委」書記。「九大」時選爲共黨中央委員，「十大」續選爲「中央委員」，並經十屆一中全會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現在陳永貴和大寨名字已不可分，同毛澤東社會主義發展農業的道路也已不可分。

大寨的經驗是真抑假？

陳永貴到各地傳的「經」，送的「寶」，講的就是大寨大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階級鬭爭、路線鬭爭，不斷提高貧下中農和社員社會主義積極性、發揚自力更生精神、發展社會主義農業和改變自然面貌的經驗。簡括地說，就是堅持毛澤東所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一原則的經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羣眾，戰天鬭地鬭階級敵人的經驗。

據說，由於政治掛帥，提高了社員的積極性才能貫徹執行自力更生的方針，才能把社員的勞動力變成「資本積累」，進行農田基本建設，改變大寨的自然面貌。所謂「勞動力變成資本積累」，就是社員出工參加農田基本建設，列爲「投資」，不計入當年的「報酬」（分配）。中共大力宣傳：大寨大隊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堅持自力更生。首戰白駝溝，三戰狼窩掌，虎頭山上苦戰十年，使自然面貌大改變。十年中把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四千七百多塊土地合併成兩千九百塊水平梯田，七條大溝和十數條小溝築壩壘堰，塡土造地，修成一塊塊「人造地」。十年中農田基本建設投工達十一萬個，平均每個社員投工一百二十個。他們完全靠雙手同窮山惡水搏鬭，改造了自然面貌，生產節節上升。糧食早已自給，副業生產興旺，社員生活大爲改善，到一九七〇年，「新的石窯洞，磚瓦房，排列在寬濶的街道兩旁，除社員的住宅外，有米麵加工廠、水泵房、郵電所、供銷社、信用社、農業中學、小學、托兒所、醫療站、招待所。全村白天紅旗招展，夜晚電燈通明。兩道電纜車，首尾相接，從虎頭山坡插入大寨村」。除此以外，共報還不時宣傳大寨機械水平的不斷提高。有了多少拖拉機、脫粒機、大車、抵水機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基本建設投工制」之外，還實行「三不固定一服從」的勞動組織管理制度，卽不固定作業組的人數，不固定作業組的組長，完全服從農活的需要，機動編組作戰。

還有：以大隊爲基本核算單位，不以生產隊爲核算單位；實而標兵工分制，自報公議，大隊評定，取消評工和逐日記工分制度；取消自留地、飼料地和墾荒地；社員不經營家庭副業，由大隊統一經營集體副業；鐵、木、泥、石、縫等五匠及其他手工業者不單獨外出做工。

總之，大寨大隊是全體社會一條心向着社會主義集體，全心全意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能發揮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依循自力更生的原則，發展社會主義農業。也就是說，陳永貴宣傳大寨經驗的精髓是「自力更生」，不要上級或外來的援助、救濟，甚至不要貸欵，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但是，大寨的經驗究竟是眞抑是假，卻沒有人敢直接向陳永貴「求教」。

昔陽學大寨真學到手嗎？

陳永貴傳經送寶的另一項議題，就是昔陽怎樣學大寨以及學大寨的成果。

陳永貴說，昔陽全縣「農業學大寨」是學大寨的根本：抓階級鬭爭、路線鬭爭、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羣眾，促發羣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這個根本抓住了，就能人變、地變、產量變、不抓根本，爲生產抓生產，就一切都落空。

據陳永貴說，昔陽縣也和大寨一樣，是一個山多、河多、土地少的縣份。一九六七年以前，由於受到修正主義的流毒，學大寨沒有學好。「文革」以後，批判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從一九六七年起，掀起了全縣的「農業學大寨」運動，抓住了學大寨的根本，發動全縣人力物力改山造河，大幹特幹，五年下來，昔陽面貌全變。一九六六年全縣賣餘糧七〇〇萬斤，一九七一年賣八、〇〇〇萬斤，這個數字相等於一九六六年全縣糧食產量。比一比的結果，一九七一年總產量比一九六六年翻了兩倍，卽二億四千萬斤，全縣二十萬人，賣了餘糧後，

平均每人仍有糧食八百斤。這是敢與天地鬥，敢與階級敵人鬥的結果。陳永貴說階級敵人總是要破壞「農業學大寨」的，他不是要你在窮山惡水之前低頭，畏難，就是要你做伸手派，等待「國家」的援助或救濟，要不，就在國難面前戰慄哭泣。這樣，人不會變，地也不會變，產量也不會變。「農業學大寨」也就永遠學不到手。也就是說，不狠抓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不狠狠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不克復修正主義和舊思想意識的干擾，就不能把大寨的經驗學到手。照陳永貴這樣的說法，似乎昔陽眞把大寨的「經驗」學到了手，但它眞是學到手嗎？

現在把話說回來

陳永貴是毛澤東有意培植的一面「紅旗」，這面「紅旗」就插在大寨這塊土地上。搞「土改」，搞「互助組」，攪「合作化」，攪「公社化」而至「改天換地」，大寨都走在前面，陳永貴就是大寨，大寨就是陳永貴，大寨和陳永貴就是毛澤東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方向，就是體現「毛澤東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具體標兵；發展社會主義農業，靠社員的積極性，靠自力更生，靠敢於戰天鬥地的革命氣概，靠無休止的勞動，靠無償勞動——靠基本投工制，靠社會羣眾全心全意爲社會主義集體。簡括來說，就是靠「爲革命種田」的思想和精神而「忘我勞動」，這就是毛澤東的方針和路線。

陳永貴於一九六四年被毛澤東指定爲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是年冬到北平參加三屆人代會。十二月廿六日毛親自接見了陳永貴。就在這次接見會上，毛澤東公開號召全大陸「農業學大寨」。在這之前，毛澤東已提出過「工業學大慶」號召。從此「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就成爲掛在中共宣傳機關口頭上的「戰鬥口號」。要各級共黨領導機關照毛澤東的一套——大寨經驗去領導億萬農民，戰天鬥地，改變農業的落後面貌。

「農業學大寨」的口號發出以後，共黨中央農村工作部，各省級黨委農村工作部，各縣，市公社黨委，當然也應應景去「大力」推動學大寨運動，但就是難做具體的都署規劃。當時，劉少奇的老婆王光美也在河北撫寧的桃園大隊攪了一個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另一個典型樣板，取名叫做「桃園經驗」。桃園和大寨打起對台戲來了。那一個經驗好，共幹們誰也心裏無數，廣大農民更是不着邊際。

後來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桃園經驗」隨着它的倒霉主子劉少奇，王光美的倒台而被批判得一塌糊塗。「桃園經驗」乃告不疾而終。但大寨精神這時候也不比「桃園經驗」好多少，在「文革」期間，沒有人要去理會。

毛澤東似乎急了。乃於一九六七年要陳永貴在昔陽全縣大幹，要創造一個全縣「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同時在大陸各地也大力推動。果然，昔陽全縣眞轟轟烈烈幹開了。眞是「不抓不靈，一抓就靈」。抓到了學大寨的根本，三年產量翻一番，五年產量翻兩番。不知道昔陽有沒有說謊？陳永貴有沒有說謊？但參觀大寨的人，參觀昔陽的人，以及流傳在外的許多照片、圖片，又確確實實可以作見證！大寨大變，昔陽也大變。昔陽同附近各縣不一樣，同山西各縣不一樣，同華北廣大農村不一樣。它們那裏有很好的住宅，很好的田園，很好的水利設施，有不少的農業機械，有抽水機，電氣化的程度也很高，等等，但同時大力學大寨的卻不止一個昔陽，它有幾千個公社，幾萬個大隊在「文革」後期即規劃學大寨，它們也出了不少力，它們也靠自力更生，但就是沒有那個公社、那個大隊學好了大寨，更沒有那個縣能比得上昔陽，出力不小效果卻不好，是什麼原因呢？眞是它們沒有像大寨、像昔陽一樣抓根嗎？問題的關鍵眞是在這裏嗎？乃就是說，學大寨如果眞是這麼簡單就可以學好，眞是這麼簡單就能取得成效。那麼，勤勞勇敢刻苦耐勞的大陸農民，早就把它學到手了。大陸也早已是遍地寶了。安東尼奧尼也就不可能刻意污辱「中國」了。

大寨胡不學？秘密在何處？

毛澤東號召農業學大寨，許多人就是不願意學，有些人先學了學不好而不學了，這是什麼原因呢？說起來，它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比較有經驗的農村幹部，包括縣委以下公社大隊的幹部，它們明知道學大寨的所謂「根本」是啥玩意，那是絕對學不得、碰不得的。攪有勞無獲的基本投工制，取消自留地，取消家庭副業等豈是等閒的事。「大躍進、公社化」初期不是來過這一套。創鉅痛深，他們那敢再嘗試。所以講到學大寨就「有人搖頭」，他們寧願「只守舊攤，不創新業」，強調「領導要穩」，這是最大多數。

第二種情況是迷信大寨那一套，以爲眞能攪出點名堂來。但一碰到具體問題，才發現「困難像地上的茅草一樣多」。才知道不是「用黨的基本路線」就能「統帥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因而對學大寨也「領導不力」了。

第三種情況是幹部和農民都存在「不騎馬、不騎牛、騎着毛驢當中走」的思想。他們說「步子不大年年走，貢獻不大年年有」，「先要肚皮吃得飽」，「保住現狀」最要緊。叫他們冒險學大寨是不幹的。

幸好大陸的農民和同農民有實際接觸的幹部不上毛澤東的當，不然「大躍進」全面失敗的災難就會重演，餓死窮百姓。

但是，說來說去，大寨爲什麼會做出成績，昔陽又何能學出成效？它們是假的嗎？揭穿了，說它假不假，說它不假又假。怎麼回事？那是大寨、昔陽擺出來的成果不假，水平梯田不假，新蓋房子不假，有抽水機有電燈有其他什麼不假。但說它靠自力更生搞出這些成果是假。它如際上是靠貸欵、贈欵，送各種物資設置起來的櫥窗。但它對外絕不承認有這麼一回事。不僅不承認有這種事，而且還要另外設置一套說詞。這套說詞就是陳永貴所傳的「經」，所送的「寶」。上面已介紹過了。大陸的農村幹部和農民都知道這麼一回事，否則大寨辦得到的事，他們難道就辦不到？他們眞不如大寨人？大家心裏有數，不好揭穿而已。

那些外來的學者、記者、部長、總理、總統們，到了大寨，不知道他們心裏眞正想的是什麼？

大寨會是毛澤東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嗎？如果說是，那麼客觀事實告訴人們：「此路不通」。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香港物價能否下跌？

乙人

經多月來瘋狂上升的物價，在購買力大爲削弱的今日，貪暴利者雖沒放下屠刀，但消費者的膏脂已頻於刮盡，其中有好多項不得不由穩定而稍微下跌。例如，火水每罐平了九毫，麵粉、油糖也平到九五折，米價最高仍在二元五毫一斤，據說如產地收成好，可能跌到二元。這似乎是民生的一個喜訊，使普羅大眾在生活重壓下可以得到一點喘息。不過，如果天公不作美，稻米歉收時，這期望仍會變成一場幻夢。

其實，物價的漲跌，除了靠天以外，在目前來說，似乎是在人爲因素較多；即使生產充足，人仍然會造成供求的不平衡現象。除了像阿拉伯國家利用石油作武器，進行禁運，故意加價減產，搞種種花樣以外，有些資本雄厚的商人，用囤積居奇方法，做市操縱，隨意漲落；還有些大財團，用買賣黃金及外幣等辦法，使幣值根本就不穩定，物價當然不得不隨之波動，這類情形時常見

第三是產品的競爭和市場。競爭當然以質量決定其價格，例如台灣香蕉最佳，別處價格則以其若干成爲原則，否則是自絕銷路。因這種情形，有些國家爲保護其本身產品，或則禁止外貨輸入，或課以重稅，使外貨成本奇昂，失去競銷優勢。現在有些地方對香港貨品已經採取若干限制了。多數地方對奢侈品及烟酒收稅較重，民生必需品或免，或極其輕微。工業製品更容易比較，例如電器、西藥、機器之類；香港有歐美，日本、大陸及本地、台灣等貨，香港工展會過去常高呼「香港人用香港貨」這個口號，我不是不愛香港，乃是說價廉物美才是最有力的宣傳，各地貨品如何，用戶皆會作公正的批評。

像歐美人所適用的服飾及傢俱，在香港則不如中國貨；而中國人所習慣的中藥等類，非華僑區銷場也小。

第四是社會的情形和一般人的信心。這很容易造成人的投機，尤其是股市及地產物業。抗戰勝利後上海的樓價，無論是租、買、頂，討價還價常以金條爲基數，十兩一條，一兩的小黃魚只看作零錢而已，但是在大陸陷共前，好多人聽憑別人隨意給價，就雙手奉上。香港在一九六七年大暴動時，樓價有跌過成本拋售；前兩年也有許多人瘋狂炒股票。去年又有好多次（不知是不是商人故意造出謠言），傳說日本人來香港買厠紙、買魚，以及其他日用品，似乎因他們一買，把香港存貨買光了，於是一般居民紛紛跟風搶購。現在日本遊客一樣常來，有些貨價則趨回跌。除時局所影響以外，用戶對其所喜愛之貨品的信心，常較新產品爲大，所以新產品即使成本高，爲宣傳及打開市場銷路起

價（這種熱度不會長久）。香港人在二十年前購電視機者，可能不及目前的十分之一。

店舖房租、水電、人工、倉租、保險、運費、銀行利率等，皆會成爲貨品成本的間接因素。例如旺市大酒樓一席菜可能等於偏僻地區雙倍，而品質則完全一樣。香港尤其是旅遊區，因房租奇昂，貨品售價令本地人不敢問津，有的把雜項算起來，竟佔到成本之半，令人咋舌。還有像廣告宣傳，推銷技術等類，因素眾多，不及細述。總之，物價的漲落，如果非出於以上原則就屬特殊。

香港在貿易上雖入超，依靠旅遊等類，幣值仍極其穩定；雖以英鎊爲儲備，與之成爲子母幣，卻不應受其動搖。至於供求，按理說既然是自由貿易爲原則，就應當鼓勵商人競爭，大量入口，儲存有餘，並且以安定民生爲目的，不應當讓炒房地產等類，使居民捱世界最貴之租金；政府在這方面不加以限制，反在民以食爲天的米糧上只准三十八家入口商包辦。其他像交通，電燈電話等公共事業，又給予少數在服務上令人大爲不滿的機構專利，副食品除大陸以外，似乎無意廣闢貨源。這雖不是包庇某些商人魚肉居民，卻未盡平抑物價，安定民生的應盡與可盡的責任。假使九月米糧豐收，產地價格下跌，入口商說存糧還未賣完，正如外地剛報漲，新貨未到以前，他們已跟着漲一樣，批發及零售者以舖租人工爲理由（還可以搬出其他好多理由），不肯下跌，居民又有什麼辦法？

世界性通貨膨脹下，加上大陸貨物不斷漲價，香港雖無法抵擋這個洪流，本地的人爲因素卻不是不能消除。現在居民所舉報的暴利者，可能是零售或批發商人，在他們上頭的大商家也一樣的須加以抑制，除非廣闢貨源，讓物價在競爭中下跌以外，否則就極宜限價或實施普遍配給。

三不管的「人妖」

南方望

過去在我們大陸的西南山區，有所謂三不管地段，那兒有土匪，有強盜，有不三不四的人。「三不管」的意思，可能是：天不管，地不管，皇帝老子也管不着。乾脆一句話，那是個不乾淨的地方。

我們寶島台灣，本來是個好地方。不論是山地，是平地，可保證沒有三不管的地段。提到某些風化區，儘管有綠燈戶，有黑咖啡館，也是有得管的，老鴇、保鏢暗的是管定了，有時警察先生明的還得管。這些地方雖然不能說怎麼乾淨，卻不能說沒有人

「台北市街頭，到處可見奇裝異服的青年，男人燙長髮，穿花衫，穿高跟鞋，甚至揹女用手提包；而女人則留短髮，一身緊身衣服，有時從背後看，幾乎分不出男女性別。過去市警局嚴加取締，這陣子似乎又鬆懈了」。

這位議員先生提出的問題，市長先生答的很妙。他說：「在外國，男女不太容易分清楚，只有在海濱浴場時，才看得出來，因爲『女人三點，男人一點』」他這話，曾引起市議會議場鬨堂大笑。市長先生眞會說話！不過他所指的國外，我不知道是國外

第一是本地的貨幣之值，這在入超極大，收支不平衡的國家，常常藉貸欵和將自己貨幣貶值，以扶植實業，並促成出口之優勢。相反的，工商業發達國家則有時升值；這種貶和升又分對黃金和外幣兩種。例如：戰後美金三十五元一盎司黃金，以後改爲四十二美元，又改爲雙價制。現在國際市場更升到一百六、七十元。還有就像英鎊對美元跌過價，美元對西德馬克也跌過，其他小國常跟着自貶，在香港常看到的是港幣對大陸人民幣的牌價更換。不過這種貶值有時不合實際價格的，例如日本在石油危機前，日元兌美元的官價就低，所以他們的貨物暢銷。另一方面一個國家常有戰爭或政治腐敗，儲備耗用過多時，其幣值也會下跌，這屬於通貨膨脹的現象。

第二是供求現象，最顯著的是農產品及其製成品，稻穀豐收的時候，多餘的糧食不得不賤價推出，香港米價就隨着泰國及中國大陸轉移，菜蔬等副食更大部受大陸控制。除此以外，主要的礦產、煤、鐵、石油；工業原料、樹膠、木材及塑膠等類，也會因需要的增加而使其價格高漲，但是如果使成本高過時，其產品也難以銷售，會使工業受嚴重打擊而衰退——這不像農產品屬於必需。

在資源缺乏的地方或國家，常注意這個問題，尤其是糧食，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許多國家和日本都大量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現在這時代已成過去，各國多以交易性質，以其所產，易人所餘，例如阿拉伯國家的食糧，有百分之五十三以上是由美國輸入，否則就化錢購買。

西窗隨筆

美女如雲的酒家

寒梅

美女如雲的台灣酒家，是觀光遊客的銷金窟，是有錢之人的交際場所，去台灣旅遊不上酒家消受美人恩，等於虛了此行。

從城市到鄉鎮，不必借問酒家何處有。而以台北市的酒家最講究、最靚、最夠氣派！

台北市的酒家以延平北路、南京西路、圓環夜市一帶最多。每當華燈初上時，五彩繽紛的霓虹燈色齊明，來自四方八面的富商巨賈豪客雲集，眞是車水馬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酒國佳麗，已開始「上班」候駕了。

台北市的酒家是以「秀色可餐」爲號召，所謂酒席名菜不過是聊備一格而已。因爲上酒家的豪客，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台灣的酒家，靚女比酒多！

酒家的設備極盡富麗堂皇的設計，配上變幻無窮的五彩燈光，醉人的音樂，迷人的女兒香，環繞皆美的情趣，縱有千愁萬恨，步上酒家樓頭，就會忘得一乾二淨了。

酒國佳麗是經過千挑百選的，除了姿色的先天條件外，風度氣質的培養，交際手腕的靈活，識多見廣的應付口才，不夠一流水準就很難在豪客雲集的酒家企得穩，而且還要具備能歌善舞的本錢，才能週旋在杯光交錯中，呼風喚雨，飲酒應酬，又要有千杯不醉的容量，在豪客面前才夠威水，給豪客爭了臉子，許多生意交易，就在乾杯聲中，「閑話一句」了。這也就是做生意的有錢之人，要利用酒家交際，要借重酒女來促進公共關係的大條道理之一。

花能解語，酒女在交際場中週旋，似乎是比較容易將距離縮短，將關係拉緊的。怪不得台灣的酒家，從日據時代盛行迄今，始終是工商人士用作交際應酬的場所，在燈紅酒綠下，是歷久彌新的一門行業。

酒女出身並不全是寒苦的家庭，其中還有不少是受過良好教育，出污泥而不染的「佳家女」。因此，台灣的酒家女，有許多是賣笑不賣身的。別以爲台灣酒家就全是色情的「架步」，只有在招牌上加上「特種」兩個字的酒家，才是眞箇消魂處。不是「特種」的酒家女，只是投懷送抱，點到爲止。

在台灣上酒家，可醉擁美人婆娑起舞，可對酒當歌盡情狂歡，可在交際場中左右逢源。當然，說不定也會在歌聲淚影的背後，碰上一位風塵知己，而永留回味！

者，男不男，女不女，陰陽怪氣之謂也。某些人妖，究不知是誰家的孽種？又不知和那些院校結了不解的孽緣？提到「妖」「孽」，在我這個不是青年才俊的老朽來看，可眞不得了！因爲我國聖人說過：「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說妖孽可以亡國，這問題可就大了！

歸結到什麼是三不管的問題。某些家庭有此孽種，爲父的只顧掙錢，做娘的只顧搓麻將，讓孩子們因首垢面招搖過市，是一不管。某些院校和某些人妖結了孽緣，打開大門讓不三不四的人登堂入室，而且又任他（她）們大模大樣四處遊蕩，是二不管。至於在街頭巷尾，在酒家茶室，有妖孽呼朋引類，警察大爺該管的也不管，是三不管。

我在這兒敢大聲疾呼：某些老爺太太，某些校長教師，你們爲了下一代，爲了國家，也不妨管管罷！至於警察大爺們，也許會有他的頂頭上司叫他們多管管，我何必多管閒事？

古調今彈

（破陣子）　鄭秀堂

中共所謂「國貨」，各樣帶頭起價，「八〇三」線（製衣針織必需品）由原價三元六角一磅輾轉增至九元六毫，無異趁火打刼，應予彈之：

本港年來物價，恰如矮仔登樓，通貨世間澎湃也；遭殃厯刼遍寰球，一發怎生收？

照顧同胞音調，唱來韻味悠悠！商品帶頭提價格，堂皇名目更「揩油」，「博亂」最高籌！

斷絃 續絃 斷又續

蕭瑜

算命先生常說我的妻宮甚好，我一定要結婚兩次。但兩次結婚。也不能到頭。果然，四五十年來，自結婚後，我是斷絃續絃而又斷，斷而不能再續，或不願再續！

民三正月，我已晉入二十一歲，第一次新婚，配康夫人，名寧，號詠余，她的叔祖父，是我曾祖父任漣濱書院山長時的門生，我父親看重這種世交關係，所以，媒妁來言，容易拍合，那時我對自己婚配問題，並未多加注意，對於女方對象，也無何理想的條件，既無一面之雅，也不索看照片，只聽說這康小姐生在湘鄉潭市康家，從小就長在南京，知書識禮，天性極其孝順，我沒多加考慮，父親母親也沒正式徵求我的同意，他們提起康家親事，看我無何反抗表示，認爲我已同意，就如此決定了。這個十分之七八，是舊式婚姻，結婚禮儀也十分之八是舊式的。不過新娘子沒坐花轎，沒戴紅綾蓋頭，也沒有拜天地祖宗家長這一幕，只不跪拜，改行鞠躬，那時，我是一個書呆子，把娶妻這件事，看作無何關係，只要女的不是麻面或跛腳斷臂的殘廢，（實則小有麻面或是殘廢，我想也會忍受而對她表同情的。）只要她和母親相處得好，和我的姐妹們親愛和睦，我就沒有其他的希望了。康夫人初生一女夭了，生第二女即明黎，再生一男爲歐兒，在舊京殤亡了。在舊京再生一男名矛聿，陷在大陸，未能逃出，康夫人死於民國十七年暮春，那時我兼任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副院長代理院長，博物院在西直門外萬牲園（俗名三貝子花園），她隨我住在園內院長公館。（原名場長公館）凡六七年，園內水木清華，極林泉之勝，她病在大便水洩，（醫生們用盡了鹿茸阿膠許多珍貴補品都不奏效，也有學西醫的來看過，（如留法同學朱廣相君自動來看她的病。）但均無藥救治她。她日形消瘦，卒至亡身，事後我細想她的病必是腸癆即腸內有微生物侵蝕，我想殺腸內微生物必有靈藥，我未將她送到德國醫院求醫，是一大恨事？

我第二次結婚是完全新式的凌夫人孝隱女士，在留美學成歸國之後又受聘任國立南京中央大學講席。且有美人之名，我因自己在政學界已有點地位，而且和她父親在舊京學界原是同事友好，（京華美專他是教授，我是校董，華北大學藝術系他是教授，我是校長。）我實不敢涉於輕薄，或猥褻，致被她輕視，我們相見，只是談論文藝，亦曾合作繪畫，看電影與跳舞，兩人都不喜，倒是同看過一次舊劇，她雖外行而我是戲迷，另一原因使我不敢輕率求愛者，是我不深知她的性情，而我有前妻所生的兒女，她是來做後娘，我要愛護我的兒女，我必先知她確是很好的後娘，才是我兒我女之福，即我家庭之幸，所以那時追她的達官貴人名商巨賈，眞如過江之鯽，而我並不急進，我與她始終是君子之交淡如也，她也是很有經驗精通世故的人。所以我們敍談或兩人「密談」，從未超出文藝範圍，我與他的婚姻，確是十分圓滿的。婚後居巴黎，她對繪畫，日夜手不停揮，終則改寫詩文，與我唱和或聯句，（台北正中書局出版之孝隱詩文選，及美哉中華畫刊所登之凌直支先生父女畫輯一題內，所登她的中西繪畫及石膏雕刻等，不及她生平作品十分之一。）與我相處二十四年，我們從無一言相爭執，確是伉儷的理想生活，她亭亭玉立，而時有病，一九四四年在里昂開刀，醫生說是善性的子宮瘤，一九五五年大腸出血，（我也同時大便見血，但結果全異。）醫生動手術，說是腸瘤，一九五七年一月，忽患嘔吐，醫生秘密告我是肝癌，對她本人說是胃病，我私問醫生，是否絕無救藥，醫生說救藥至今在全世界還沒發明，我問尚有多少歲月生命，醫生說至多一年少則半載，於是我在外表鎮靜內中藏傷感，從一月起，悉心照她，侍奉她，也欺騙她，並許願她所極願意要做的事，第刊印父親的畫專集，並及詩集，盡力贊助她極親愛的大姐，並運印她本人的詩文繪畫，她對她自己的詩文繪畫，認爲還不夠成熟，要我再等她五年！（豈她知五年之後，她的墓木將拱矣！）我買她所喜的菜食，我自己烹飪，爲她奉食，她也讚美我的手藝高明，她的生活一切，我無不體貼入微。只有一事，是一遺恨，當她病重時，我見她在床上輾轉不安，我爲使她舒服，乃在她大床之旁，置一小床，爲我睡眠之用，她忽說一句笑話：「我們就如此『生離』了麼？」死後我想她這句笑話，含義頗深，我竟未當時立即撤去那張小床！我至今還悔恨這個！恨我那時麻木，何以未曾想到這個！

若是我迷信的話，所有的算命先生們異口同聲的說我的妻宮甚好，是很靈驗的，我與元配康夫人結婚以前，沒和任何女子有過往來，婚後同居十四五年，我覺得她天性孝順溫柔，我很滿意她以爲嫁得留學生，大學教授，政府高官，生男育女，她也很滿意。我續絃娶得凌夫人，同居歐美二十四年，是文藝夫妻，互爲師友，我從她學畫，她從我學詩文，我們所學的，各都進步甚快，所痛恨的兩個都不到頭，我至今孤老異域，她們墓木已拱，骨灰已朽，這也眞是命上註定的麼？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25 何平和許克昌

在鬭爭張經畧之前，「珠江專署」曾召開鬭爭何平大會，因爲何平被囚禁時，「領導上」要她「檢討」，她卻在「檢討」中寫道：「昨晚我又夢見錸主任猙獰的臉孔……」

這是公開的反抗。在共區，很少人敢於這樣反抗的。何平的結局怎樣，我不清楚，但她這敢於反抗的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腦海中。

和何平相反的一個小人物，便是許克昌。當中共侵入石岐時，便將石岐的報社「接管」了，並易名爲「珠江人民報」，許克昌大概是「留用人員」。他在報社的地位是一個採購員之類。

到了「三反運動」展開時，許克昌已被調到「珠江專署工商科」，其職務大概是「總務」。

在「三反」時，鄺煥球、鍾霖章、鍾正速和我等，常常被派到許克昌家中「調查」，向他的妻子問話，並鼓勵他的妻子「坦白」，鼓勵她「幫助許克昌獲得寬大處理」。

有一次，鍾正速在許家發現了一個舊麥皮罐。這種鐵罐，根本就不值得重視的。然而，鍾正速是一個土頭土腦的「積極分子」，是「青年團員」，他便把這舊麥皮罐作爲許克昌貪汙的「證據」。

事實上，在大陸淪共前，這種麥皮的售價只是港幣幾角錢一罐，在「解放」以後，不要說沒有這種麥皮，連這種鐵罐也被大陸人民視作珍寶了。

最近應中共邀約到大陸訪問的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州長摩爾返回美國後，說：「相信我，返回美國眞好。」摩爾又說：「這是我一生經歷中，最具教育性的事情。我的確開了眼界，我對中共有另一種感覺。」摩爾還說：「中共比世界上任何地方更貧窮，中共的社會主義和幹部嚴厲的束縛九億人。」

摩爾說得對，要不然，鍾正速怎會把一個舊麥皮罐作爲許克昌「貪汙」的罪證之一，並把這事向上級彙報？在「鬭爭」許克昌時，這個舊麥皮罐便成爲一顆「子彈」！

在自由世界，一定會把這種現象視爲笑話，視作「天方夜譚」，然而，在可憐的中國大陸，在毛澤東統治下的「解放區」，卻因一筒固齡王牙膏而鬭爭張經畧！因一個舊麥皮罐而苦鬭許克昌！

張經畧根本就沒有半點貪汙，他雖然是共產黨員，但我佩服他。

過去，我曾嚮往於共產主義，我認爲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是相同的，這最高的理想便是「世界大同」。

現在，我清楚地認識了共產主義的眞面目，我決意爲反共大業而奮鬭，直至勝利，直至死亡。

然而，對於有人性的共產主義信徒，我還是尊敬的。我反對的，以那些掛着共產主義招牌，幹着禍國殃民勾當的國賊！

很多參加共產黨的人，他們以爲共產主義便是「人道主義」，誰知剛剛相反！

共產哲學是仇恨，是鬭爭，是欺騙。

要救國，要救人類，只有愛，只有互助，只有眞誠。寫到這裏，應該回過頭來談談許克昌了。許克昌在共黨的威迫利誘下，在不停的「鬭爭」中，他被迫「坦白」、「坦白」、又「坦白」！

他被「鬭爭」一次，坦白一些，他被「積極分子」打一次，招供一些。……

羣眾以虐待「老虎」爲樂，以虐待「敵人」爲「積極」，以逼供爲「立功」。

有時許克昌被「鬭」或被打得太厲害了，便負氣地閉口不言。於是，「領導上」便叫小鄺和我去找他的妻子，叫他的妻子帶着許家小孩一同到「專署」，誘迫許克昌「坦白」。

許克昌終於供認「貪汙」了人民幣一千多萬元（舊共幣）。

許的「貪汙」，包括石岐淪共前的數字，據說他的貪汙方式是收「回佣」。

共黨迫許克昌「坦白」了，是否「坦白」了便可以獲得「寬大處理」呢？不。還要「退贓」！

許克昌無法「退贓」，在威迫利誘之下，許妻把一切衣物、首飾都變賣了，仍不夠「退贓」之用。最後，中共逼許妻寫信到澳門，在澳門親友處「取回貪汙欵項」，於是許克昌獲得「寬大處理」了，「恢復工作」了，但降級減薪。

在鬭爭「張經畧」、「許克昌」等「貪汚犯」時，中共常常押着他們去看「公審貪汚犯」的「樣板」，記得有一位叫做魏秋明的工程師便被控爲「大貪汚犯」，是要「槍決」的「大老虎」。

到了「處理階段」，許克昌的「貪汚數字」「核實」了，比他「坦白」的數字少了幾百萬元。

許克昌後來有沒有被送入「新生訓練班」？我不敢肯定，大概是有的。然而，當「胡風反革命集團」牽涉到我身上，我被囚禁在佛山郊區的譚氏大宗祠的時候，魏秋明和許克昌都在「譚大」受「勞教」！

在「譚大」中，還有前「珠江人民報」營業部副主任「黃蜂」，他在離開「珠江報」時，是和許克昌一同到「工商科」工作。「黃蜂」告訴我說：

「解放以來，每一個運動都降臨到許克昌身上。他被鬭爭的時間還多於工作的時間。在這次反胡風運動開始時，他已知道鬭爭一定降臨到他身上。他一聽到集中學習的消息，馬上跑回家中，他的老婆正在煮飯，他卻拖了她入房中去，關上房門，吃另一種飯。『吃飯』後，許妻懷孕了。」

當我「光榮地恢復了工作」以後，聽說許克昌也被釋放了，可是他回到家中時，他的老婆已因憂傷過度及生活時無人照顧而死。

許妻死時，許克昌還未獲釋，他家中的小孩子是否有「人民政府」照顧？我不清楚。

在一九七一年，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發表「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草菅人命」這文件，估計中共在大陸殺害了六千三百七十萬人，這估計當然未包括和許克昌太太相似的死亡者在內！

父親又說：

「你告訴他們，如果台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

父親當時所以說出這些沉痛的話，是自己早已準備與這一塊最後的國土共存亡了；故而勉勵西昌的守軍將領，也應該抱「殺身成仁」的決心，與西昌共存亡。我的任務完畢，就由西昌飛經海南島，回台灣覆命。

這一年，也就是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的一年。當該項文件發表時，很多人主張請父親對「白皮書」裏所說的話，根據事實加以答辯，可是，父親很安然地說：「不必了！」並於當天晚上在日記中記道：

「耶穌被審判的時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

沉默是最好的答覆。今天俄帝在世界上的橫行霸道，共黨在大陸的殘暴屠殺，自由世界反共意志的加強；一切一切的鐵的事實，還不都是替我們作「義務的辯護」嗎？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父親復職了，這正是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說的「受命於危難之間。」到了五月，國軍自舟山撤退，事前很多人都深怕放棄舟山，會引起台灣人心的不安，並使大陸同胞失望，所以紛紛向父親表示反對的意見；我當時也不贊成舟山撤退計劃，後來，父親向大家說：「你們恐怕因爲舟山撤退，就會使得台灣人心不安，但是如果這支兵力在舟山被共匪消滅了，台灣的人心又會不安到什麼程度呢？你們又恐怕因爲舟山撤退而使大陸同胞失望，但是如果爲了要守舟山而台灣不保，大陸同胞又將失望到什麼程度呢？」第二天，父親就毅然下令撤退舟山的部隊。我們想起來，如果不是父親力排眾議，當機立斷，當時駐守舟山的部隊，恐怕早已不存在了。所以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說：

「中國人應該有堅偉的氣魄。」

又說：

「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是要向大處看，向遠處看，從高處看。」

父親這種壯士斷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永久學習和效法！

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爲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渡過了。自此之後，我們又看出革命前途新的曙光，又走上「中興」的道路。父親說：

「『中興』比任何創業更難，因爲『中興』不僅是要從敗亡中從頭做起，而且是要從腐爛中刷新重生，從廢墟中奠基再造；尤其是要從自信的喪失之中，來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從被擊敗者的敵人手中，回轉頭來擊敗敵人。」

古人說：「殷憂啓聖，多難興邦。」我們應該抱着「乘長風

風雨中的

五、反共奮鬥三十年

父親在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道：

「像我們這樣四億五千萬人口，一千二百萬方公里土地的國家，無論是跌下去，或是站起來，對於世界人類總是一番大震動。無論是敵人或是友人，都要先看他自己所受的影響，才敢確立他對我們中國的方針。」

今天全部大陸被共黨佔領了，這不但對我們中國是第一件大事，就是對全世界的安危禍福也息息相關；這一事實，現在全世界有識之士，沒有不深刻地體認到了！

一世紀來，我們中國的積弱，固然由於大多數人民失卻了「民族自信心」，但重要的，也還是由於列強帝國主義對於我們不斷侵略和壓迫——尤其是比鄰的日、俄兩國，更迭爲害。日本沒有力量的時候，俄國就來了；俄國打敗了，日本又起來；現在日本倒下去了，又成了俄國人的天下，眞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日本的田中義一說：「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日本的野心，已由日本人自己的口中說出，這是容易明白的。而俄國人則不同，他們口口聲聲是「扶植弱小民族」，幫助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援助中國革命；其實絕對沒有這麼一回事，那只是口是心非，變相的侵略主義而已。

目前最重要的敵人，是攫取我們整個大陸的俄國——赤色帝國主義了。林則徐說：「亡中國者，終爲俄羅斯乎！」這是金石之言！我們在反共抗俄的革命運動中，應當時時刻刻引爲警戒！

俄國侵華，遠自清初，但是全部的事實，只好讓歷史家去敘述。我這裏應該說的，僅是與我的父親有關的部份。我們知道，最近三十年來，俄人對我侵略的行動和方法，不外運用如下三種方式：一、組織中國共產黨爲其第五縱隊，製造內亂。二、破壞我國與友邦的關係，使我處於孤立。三、直接明目張膽運用武力來侵略。

關於第一點，開始自民國九年，共產國際特派維丁斯基到中國來活動。維丁斯基在上海勾結了陳獨秀，創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作爲共產主義，也就是蘇俄的宣傳機關的代理人。民國十年初，又派了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特洛斯克及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秘書長馬林爲代表來華，協助陳獨秀籌劃黨務工作。同年七月一日，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佈了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積極進行蘇俄在中國第五縱隊的活動，一面馬林又到桂林晉謁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表示蘇俄政府同情中國革命運動，希望與本黨合作。並建議：一、改組中國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二、創辦軍官學校，以

年八月，父親奉派到莫斯科去考察、經過四個月的考察之後，對於蘇俄內部的情況，瞭如指掌。回國的時候，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一、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一定要為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的「敵人」。當時為着避免和俄國分裂，所以這個報告，沒有公佈。父親的慧眼，至早就發覺了俄帝的陰謀。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共黨員李之龍，以當時海軍局局長的地位，率領中山艦，實行武裝叛亂。父親於先期得到報告之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中共在廣州所有的機關，有關工會、農會、乃至蘇聯顧問住宅，均予派兵監視；共黨的陰謀立歸失敗，馬上對本黨表示讓步。同年四月初，父親建議中央：「整軍肅黨，準期北伐，」就是為廓清共黨分子的潛伏活動。以後全國相繼實行清黨，幾次剿共，直到將共黨趕入地下活動為止。沒有一役不是父親領導進行的。

此外，蘇聯共產黨除原有的東方大學，列寧學院及一般軍事學校，收容中國左傾青年入學，受布爾塞維克的思想訓練之外；並特別在莫斯科創設中山大學，專收中國學生，希圖大量地訓練和製造各種各式的第五縱隊。俄帝對我的陰謀，可說是無孔不入的。

俄國對於我們的侵略，到了史大林時代，登峯造極。史大林的侵略主義，是繼承俄國的歷史傳統：他的政策，也可以說，就是執行彼得大帝的政策。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族自決」等等的口號，不過是欺人的幌子罷了。我可以舉出一個實例：當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到莫斯科去看史大林，談話完畢出來的時候，他的秘書順便問我：「你有幾年沒有到莫斯科來了，你有什麼新的發現？」我對他說：「我今天下午才到莫斯科，晚上就來看你們；所以我還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請教你，一九三一年，我也在這個地方看見過史大林，現在辦公室的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只有一點不同；從前史大林的書桌背後，是掛一張列寧站在坦克車上面，號召人民暴動的油畫，這次卻不見了，換了另外一幅彼得大帝的畫像；這就是我今天所發現的新事物。」這個秘書聽了笑一笑地說：「當然是新的，此一時，彼一時。」史大林從前跟了列寧從事「革命」，把彼得大帝的餘孽沙皇尼古拉打倒了；現在，他卻用尼古拉的祖宗──彼得大帝的畫像，取他自己所崇拜的列寧的畫像而代之。這就是正宗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真實內容，這對於他們的馬克斯主義是何等諷刺！

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還是我們北伐時期，也是國共尚在「合作」和本黨「聯俄」的時期。張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蘇俄大使館，在搜出的秘密

靜

蔣經國

讓南方軍隊佔領全國；我們的目的，是要用這一個軍事行動，來牽制其他帝國主義的力量，使他們不能從東方來打蘇聯。」這就是蘇聯「同情」中國革命和「援助弱小民族自決」的鐵證！

抗戰時間，蘇聯也有飛機和「志願軍」派到中國來助戰。有一天，駐蘭州的俄國飛行隊裏一個隊員，因為多喝了幾杯酒，對我露出真言說：「我們到中國來打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一點日本的新式武器做對象，來練習練習。」他們對我們流血爭取獨立生存的戰爭，當作他們練習武器的試驗場所。所以經過「練習」之後，飛機不來了，坦克也不來了。最後，更把東北接收來的日本的武器交給共黨，來打倒我們的政府了。俄帝這種狡詐猙獰的面目，誰都認識得清楚的。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美國因為要蘇聯參戰，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羅斯福總統與史大林訂了雅爾達協定。我們當時為着要打退壓境的強敵──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據雅爾達協定，和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中蘇條約。在談判的時候，美國方面有人主張：「要結束戰爭，必須蘇聯參加，要蘇聯參加，他當然要提出對他有利的條件，等到他提出之後，中國政府應該考慮給他好處。」，到了今天外蒙古、中東鐵路、旅順、大連的軍港，乃至整個大陸，蘇聯都攫取去了；然而他究竟用來對付誰呢？

民國三十四年，美國還沒有把雅爾達協定公佈以前，我們政府已經派員到莫斯科去進行中蘇談判，我也參加。這次的交涉，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領導的。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史大林見面，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的猙獰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史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着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史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們談判了。

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後來，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持決不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

【八】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朱紹良在廸化與盛世才作了一次長談，盛世才雖然決心內附，但自知罪孽深重，世間事，罪莫大於賣國，惡莫大於殺人，盛世才二者俱犯，而且所賣的是國家膏腴之區，咽喉之地，所殺者皆是於國家有功，部份且是與盛世才有恩的人，因此，盛世才心裏總是放不下。朱紹良絕頂聰明，看透盛世才的心事，當時也不便說破。停了兩日飛回蘭州，寫了一個詳細報告呈給蔣委員長，說明盛世才確有心內附，但其人因惡跡太重，不能自安，必須中央能有辦法使其安心，否則新疆內附，倘非一言可定。

中間過了幾個月，蔣委員長偕夫人宋美齡及董顯光到了蘭州，向朱紹良說明預備由蘭州飛廸化，與盛世才當面一談，朱紹良吃了一驚，再三勸阻，認爲盛世才爲人比張學良更靠不住，委員長一身繫世界安危，不可輕身涉險，最後決定蔣委員長駐節嘉峪關，朱紹良、董顯光陪同蔣夫人飛廸化，勸盛世才內附。

盛世才並不出身黃埔，未受過蔣委員長之教，但盛世才當初去日本留學是受到蔣委員長資助，十分感戴，終身以師禮事蔣委員長，私人通信皆稱師座，雖然盛世才的爲人未必眞會感恩戴德，但對蔣委員長的威嚴，盛世才永遠敬畏，此時聽說蔣委員長駐節嘉峪關，蔣夫人親來廸化當面開導，內心疑慮渙然冰釋，見到蔣夫人之後，指天矢日效忠國家，並宣誓加入國民黨，新疆問題大致算是告一段落。

新疆內附之後，盛世才想到過去所作的事，內心終不能自安，就想立功贖罪，目標就轉到共產黨人身上。由於新疆容共已久，共產黨人的滲透，正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所有各區專署縣政府職員均有共產黨人，而且多位居要津，盛世才第一步先把這批人從各區各縣調回廸化，集中一起便於一網打盡。

中共幾個大頭目也看出情形不妙，尤其蔣夫人去廸化之後，盛世才與共產黨合作的日子非常有限了，如何應付大費腦筋。陳潭秋乃召集重要幹部開會，指定在自己同毛澤民被捕之後，由馬明方、張子意負責領導。特別告訴各級頭目要堅持鬬爭，要脅盛世才送大家回延安。

盛世才決定要對共產黨開刀，就開始找線索，當時新疆學院畢業學生分發到各廳處工作的，皆是共產黨員，直接受陳潭秋、毛澤民的領導，盛世才把手下特工首領李英奇找來，要他負責在所有共產黨員中先抓出一個人，然後再波及到各方面。

李英奇專替盛世才作調查、逮捕、審訊、殺人的工作，過去的對象是反共的國民黨人，此時掉轉鋒頭對着共產黨人。經過了調查之後，李英奇去向盛世才報告，新疆學院政治經濟系畢業學生喬國仁，現在民政廳任科員，是新疆學院畢業同學領導人，也是一個共產黨員，直接受陳潭秋、毛澤民的領導。

盛世才根據李英奇的報告，下令逮捕了喬國仁，先交給李英奇審訊，事先擬好供詞，要喬國仁承認，喬國仁不肯承認，被打昏過去，李英奇就乘喬國仁昏過去，拿着喬國仁的手，在供詞上蓋上了指模。

李英奇拿了喬國仁的供詞去見盛世才，報告審訊經過。

盛世才看了之後，問道：「這些供詞，都是喬國仁同意的。」

李英奇說道：「當然是他同意。」

盛世才說道：「是不是事實，我不管，但是一定要喬國仁同意才可以。」

李英奇說道：「確實是喬國仁同意供認的。」

盛世才說道：「既然這樣，定期再舉行一次公審。」

李英奇不禁吃了一驚，問道：「爲什麼要公審。」

盛世才說道：「這裏面牽涉到了中共幾個負責人，如果不將全部事實公之於眾，共產黨可能反咬一口說我們栽贓，我雖然不怕他們，總不太好，還是要他們心服口服才對。」

李英奇暗暗叫苦，但話已說出又不能更改，只得唯唯諾諾而退。回來之後，喚來幾個心腹打手，面授機宜，要他們去警告喬國仁，公審時必須合作

，可免其一死，否則一定全家處死。

喬國仁被捕，對中共頭目無異丟下一顆炸彈。

陳潭秋召開緊急會議，先由毛澤民報告喬國仁被捕及被捕後的嚴刑迫供一切經過。

陳潭秋問道：「喬國仁同志目前情況如何？」

毛澤民說道：「沒有辦法，他目前被監禁在李英奇辦事處，誰也進不去。」

陳潭秋問道：「另外有沒有其他消息。」

毛澤民說道：「據陳秀英同志得到消息，盛世才準備進行公審。」

陳潭秋說道：「盛世才要進行公審，主要目的是為了對付我們，不能不小心。」

毛澤民說道：「我們也無從小心起。」

陳潭秋說道：「想法通知喬國仁，要他在公審時翻案，推翻原來口供，不要株連到我們身上。」

毛澤民問道：「怎樣通知喬國仁呢？」

陳潭秋說道：「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你可以問問陳秀英，也許她能想到辦法。」

毛澤民點點頭。

陳潭秋又接着說道：「就算喬國仁翻口供，但問題並不能解決，相信不久之後，盛世才還會出花樣，我們一定不能幸免，各位同志要先存下必死決心，準備鬬爭。」

馬明方問道：「盛世才原來對我們很友好，為什麼突然變了呢？」

陳潭秋說道：「據我們潛伏在盛世才手下的同志報告，禍根種在黨中央指示在新疆奪取軍權，招了盛世才之忌，朋友變了仇敵。」

毛澤民說道：「我們要在新疆奪軍權，消息異常秘密，盛世才怎會知道。」

陳潭秋說道：「我們這邊也許能守住秘密，延安就未必能守住秘密，尤其令兄那張嘴吧，信口開河成了習慣，他以為在延安隨便亂說沒人知道，但很快就會傳到廸化，你說害不害死人。」

毛澤民不敢多說，散會後去找陳秀英，請她設法與喬國仁帶一句口信。

中間過了半月，正式舉行公審喬國仁，盛世麒、李英奇都是審判官，誰知喬國仁一上堂，把以前的口供完全推翻，絕口不認，李英奇取出上次供詞扔給喬國仁，問道：「這是不是你的供詞。」

喬國仁說道：「我是被你們打昏之後，拿着我的手指按上指印的。」

李英奇罵道：「你無恥翻供。」

喬國仁說道：「眼前現在例子，如果是我的供詞，我為什麼不簽字要蓋手印，我又不是不識字的。」

李英奇未料喬國仁這麼說，頓時語塞。

盛世麒看見再說下去，李英奇更無法下台，當時下令退堂，結束了這次公審。

退堂後，盛世麒趕去督辦公署，見到盛世才說道：「大哥，你太信任李英奇是不成的，他會給你帶來麻煩。」

盛世才瞪起眼睛問道：「有什麼麻煩？」

盛世麒說道：「今天公審喬國仁，當場被喬國仁指出是打昏之後，硬拿他的手蓋印，這算是什麼話。」

盛世才問道：「你為什麼信喬國仁的話。」

盛世麒說道：「我沒有信喬國仁，但是喬國仁的話有道理，我不能不信。」

盛世才問道：「喬國仁講能使你信服。」

盛世麒說道：「喬國仁說如果是他同意，他可以簽名，何必蓋手印，他又不是不認識字。」

盛世才也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但事已至此，也不能回頭。當時轉過話題問道：「你是我的親弟弟，怎麼同外人一氣。」

盛世麒說道：「大哥，你的話真怪了，正如你自己所說，我是你的親弟弟，怎麼會同別人一氣對付你。」

盛世才問道：「聽說你同毛澤民私交很厚。」

盛世麒說道：「談不到什麼私交，不過，彼此都有相當地位，有所不能不應酬，並未談過正經事。」

盛世才說道：「毛澤民是奉了他哥哥之命，來作工作，你卻背着哥哥，與別人一鼻孔出氣。」

盛世麒說道：「大哥，你不要疑心生暗鬼，我是你的親弟弟，又當了機械化旅的旅長，我同別人一鼻孔出氣，別人得了勢，對我有什麼好處，你想一想。」

盛世才說道：「你也許沒有異心，但你的老婆就靠不住。」

盛世騏說道：「大哥，你太看得起秀英了，她實在什麼都不懂。」

盛世才冷笑一聲：「就憑聯共青年團團員，竟然會什麼都不懂，真是笑談。」

盛世騏說道：「大哥，如果不相信我們，可以派人實地調查，但千萬不能聽李英奇的小話。」

盛世才說道：「我不會隨便聽小話，你的事我自有分寸，你回去不要多管閒事，免得火頭燒到你身上。」

盛世麒說道：「我死都不怕，就是不能受冤屈，李英奇如果敢造我的謠，我就同他拚了。」

盛世才說道：「你這樣任性，對你沒有好處的。」

盛世麒說道：「大哥，你這樣固執，對你也沒有好處。」說過一跺腳轉身出去。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一）

史補之

中共淹有大陸後，自詡井崗山爲其發祥地，其實，該處不過是湘贛邊境匪盜出沒之所。當民國十六年，朱、毛走頭無路時，被迫逃上井崗山，落草爲寇，打家刼舍，無所不爲，與一般土匪並無兩樣。嗣經國軍五度圍剿，終於立腳不住，輾轉流竄陝北。讀者欲知毛澤東當年盤踞井崗山詳情，及國軍痛勦經過，請看本文細細道來。——編者

盜匪出沒的巢窟

毛澤東落草井崗山，是在他領導湘南「秋收暴動」失敗之後。當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中共湖南省委會決定在「秋收」中，掀起農民暴動來進行流血的土地革命，成立「前敵委員會」，並以毛澤東爲書記，負責領導這一暴動，結果，暴動失敗了，許多無辜的人民被屠殺了，前敵委員會也就此撤銷，這時，毛不但失去了黨的地位而且受到嚴切責難。可是毛澤東是個富於英雄主義思想又加上湖南辣椒性格的人，雖然已搞到焦頭爛額，卻也不甘雌伏，便於這年冬間，逕自帶着那批殘兵敗將和地痞流氓約六七百人，經湖南茶陵、攸縣，流竄到江西寧湘，建立湘贛邊區的游擊區，並選定了井崗山爲他的軍事根據地。

井崗山位於羅霄山脈中部，介於湘贛兩省邊區交界之處。山上有無數的嵯峨峻嶺，高聳入雲，峭壁巉岩，絕壑深澗，縱橫交錯，構成着井崗山的險要形勢，山徑崎嶇，瘦石嶙峋，步行艱難，有如蜀道，憑險固守，極難進攻，眞不愧爲藏龍臥虎的巢窟。

與井崗山毗連的各縣計：北有寧岡、蓮花、永新；南有崇義、大庾；東爲遂州、萬安；西爲湖南酃縣、桂東、汝城。毛澤東卽在這些地區進行他的赤化政策。山腰原有大小五處村落，卽大井、小井、茨坪等村，多者五六十戶，小者亦有二三十戶人家，荒僻山居，務農爲業，民俗淳樸，有太古風，自被毛澤東盤據後，經過一段時期，這些純良村民，已一變而爲刁蠻無人性之共產黨徒矣。井崗山上通路有三：一由永新經龍源口而抵山腰的小井；一由寧岡經汪洋界，行十五里亦抵小井；一由遂州經黃坳直達井崗山。抗戰中期，筆者于役遂川，曾由當地士紳鍾士桓君陪登井崗山，曲折盤紆，攀緣而上，一弔此馳名中外的紅軍巢穴，觀覽形勢，俯仰今古，深感造化狡獪，蘊此險區，釀成亘古慘劇，無怪湘贛國軍在前三次會剿中，均遭敗績，而毛澤東之選此爲根據地，亦是奸險了。

其實，井崗山之富有軍事價値，並不自毛澤東才有此創見，早在明代武宗時，宸濠在南昌叛亂，敗後卽遁登井崗山，依險死守，旋經王陽明率兵戡定，因伐石勒碑，記載平亂本末。筆者往遊時，此碑已不可復見，可能因碑中文字，對於紅軍發祥地存有若干諷刺之意，已加以毀損。中共據有大陸後，曾封井崗山爲紅軍「發祥地」，恐斷碣殘碑亦無處可覓了。

一虎一猿遭火併

當毛澤東未落草前，井崗山原由當地土匪盤據，匪首爲王佐與袁文才兩人，據說：王佐爲遂川縣的積匪，擁有人槍近百，刼掠附近富戶和商旅，近地人民，稱之爲「王老虎」而不名。王佐既內憑險要，更外結奧援，因和寧岡的土豪而兼劣紳的袁文才暗通聲氣，互爲羽翼。袁文才亦擁有人槍百餘，在實力上還較王佐爲強，但他並不登山，卻在縣裏掛着紳士的招牌做掩護，魚肉鄉民，狡獪百出，人們因此也給他一個綽號曰「猿猴精」。在豪紳積匪勾結下，地利、人和，得天獨厚，地方武力輕易不敢動他們一根毫毛。於是，井崗山一帶，便成爲他們二人的天下了。

毛澤東深知自己的武力有限，而對井崗山的軍事實況和價値卻瞭解得十分清楚。所以他一到寧岡，便運用結交綠林好漢的一套手法，首先送了兩枝手槍和一些禮物去巴結袁文才，表示「拜山」之意，袁本是土豪劣紳的本質，在受寵若驚下，馬上介紹王佐和他相見。王佐更是個頭腦簡單的土包子，王袁兩人經過毛澤東一番江湖道義的打話，居然被毛說得服服貼貼，都願意受他的領導，並誠心誠意的歡迎老毛上山合夥落草。從此，井崗山上便豎起了蘇維埃紅軍的旗幟，打土豪、刼糧食、搞流血革命，這是民十七年二月的事。後來這一「虎」一「猿」，因野性難馴，終於被毛澤東反客爲主的將之清除了。

毛澤東在井崗山起家的資本，除他自己率領的農村流民和雜爛的槍枝六七百外，在初，便是王佐、袁文才的二百餘人槍，合起來不到一千之數，其後朱德率領「紅四軍」來與毛澤東會合，朱擁有人員一千八百餘人，步槍八百多枝，另有迫擊砲四門，機槍八挺，手槍數十枝，至是，井崗山上的聲勢大振起來。最後，贛湘國軍會剿之際，何鍵部旅長彭德懷、羅炳輝率領所部叛變，又携了一批槍枝來投。從此，井崗山上野火熊熊不可嚮邇了。

當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澤東正式成立湘贛邊區特委會，並當選爲書記（按這時朱德、彭德懷尙未會合），但中共湖南省委會對於這個「邊區」領導權，卻始終不肯放手，先後派出楊開明、譚震林來主持，毛澤東慘澹經營的一副本錢，至此又被人攫去，爲誰辛苦爲誰忙？此情此景，毛澤東自是很難堪的。

後來朱德來會合，邊區組織擴大，中共湘贛邊區特委會選有十九名委員，毛的名次列在第十五，而譚震林與朱德卻高踞第一、第二兩席。同時，在軍事領導方面，也是以朱德爲首，當時一般人對於井崗山的「紅軍」，通稱爲「朱毛紅軍」，甚至以後稱紅軍首領，也總以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畧）相並稱，這是當年紅軍中毛澤東名位的具體說明。

南昌暴動前奏曲

提起朱德，應該從「八一」的「南昌暴動」說起：朱德初期的歷史，是蹭蹬曲折、潦倒不堪的，但自「南昌暴動」後，居然一舉聞名，這卻要拜滇軍領袖朱培德之賜。事緣當時北伐軍攻下南昌，首先入城的本是程潛的部隊（第六軍），但因朱培德的滇軍與江西革命元老李烈鈞有着深厚的關係，由李烈鈞建議以朱培德爲江西省主席，實行對程潛來個鵲巢鳩佔。這時朱德剛由川軍楊森部下解職歸來，無所事事，不得已而投奔江西，朱培德基於舊日袍澤的關係，遂派他擔任第三軍教導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局長兩個要職，這在朱德來說，該是意外遭逢了。

當時朱培德的第三軍轄有第七（王均）、第八（朱世貴）、第九（金漢鼎）三個師，王均因兼南昌衛戍司令，全師駐在省城，其餘皆駐在外圍，朱德的教導團，因朱兼公安局長駐在城內。王均這人，雖然是國民黨員，但其行徑，卻是十足道地的軍閥。自寧漢分裂，局面紊亂，他便抱着渾水摸魚的態度，對於國民黨實行清共的決策，不但陽奉陰違，而且多方面掩護卵翼共黨，藉以自重。這時中共在江西的軍、政、工會各方面，潛伏滲透的人數不少，而且多屬負有相當責任的，如第三軍的黨代表朱克靖、省政府民政廳長姜濟寰、南昌市黨部常委賀益譽等，和南昌公安局長朱德等皆是。

當時在江西的共黨分子，既有王均暗中勾結，又有朱德從中掩護，朱培德則經常往來於九江、南京之間，不暇過問，等於眼開眼閉，聽其自然。中共黨徒見有此良機，陰謀暴動遂日益積極。是時，江西的軍、政、黨務已大部份操在共黨手中，而那次發動暴動的大本營，則是南昌市黨部。其主要份子，除周恩來、郭沫若諸人高高在上領導外，其表現最激烈的，有南昌市黨部常委賀益譽、汪功宏、馮惠中等；工會方面則有蕭努鋒，農會方面則有方志敏、邵式平（現任中共江西省長）等。

當時國民黨的江西省執委會，在此情勢下，雖然勢力單薄，但對共黨也不肯就此屈服，於是，在黨政機關、學校、工會、農會中，發動黨員起而與共黨對抗，每一單位都有兩個組織，名稱相同，立場各異，成爲戲劇化的「雙包案」。共黨方面經常派出黨員、工人、農人、糾察隊等，三五成羣，持槍執棍，到處大街小巷搗亂，如果鬧出了糾紛，又有朱德公安局的警察出面，名爲彈壓調解，實則左袒掩護，國民黨自然處處居於劣勢了。

民十七年四月二日南昌共黨奉到武漢方面的密令，發動一次廣泛的暴動，於是由賀益譽、蕭努鋒、邵式平等率領着工人、學生，和各公團的糾察隊近千人，持槍執棍，於是日上午十時，由市黨部出發，蜂擁着直衝國民黨省黨部，一面高叫：「打倒國民黨」，「打倒×××走狗」……一面逢人便打，見物便毁，直如瘋狂了一般。

這時省黨部人員一見情勢不妙，跑的跑，逃的逃，有逃跑不及的，便在石塊木棍飛擲亂搗之下，弄得頭破血流。省黨部常委段錫朋、周利生、王鎭寰、王禮錫諸人，乘着紛亂中離開南昌，星夜秘密搭船，經鄱陽逕奔南京，就中惟有程天放、羅時實諸人沒有走脫，竟被共產黨逮捕，禁閉總工會中，施以毒打。此外，還有女子職業學校校長曾華英，因她是國民黨的激烈分子，也竟被捉了去。

次日，共黨們便將這批被捕的人，一個個反綁着兩手，戴着高帽，簇擁着沿途遊街，而那位「女職」校長曾華英正是大腹便便，竟在遊街中，倉卒臨盆，產下一個男嬰，原因是她被拘禁於總工會中，也遭到毒打，令到胎兒受傷，以致未滿月便先期產下來了。這一幕算是「南昌暴動」的前奏曲，而這時在南昌的國民黨人，凡是地位較重要或激烈的，已避匿一空了。

張發奎倉皇跳車

自「四二」事件發生後，朱培德不但無力恢復這一紊亂的秩序，而且擅自改組省政府，索性將省府所屬的委員廳長，全部委派共黨分子或親共分子，因此，事實上，南昌已不待「八一」暴動，已由朱培德雙手交給共產黨了。在這情形下，朱德的暴動原不須遲至「八一」的，但朱德手中所掌握的武力，只有一個教導團和一部份警察，力量單薄，不敢妄動。迨至七月卅日，葉挺的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的第二十軍的一、二兩師，葉挺的第二十四師，蔡廷鍇的第十師，和龔楚的一個團，陸續自九江方面抵達南昌，這四師人馬便是「南昌暴動」的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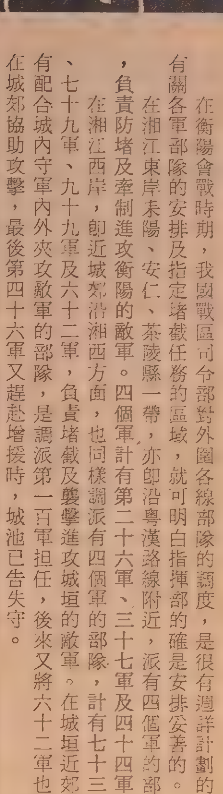
當時張發奎原係共黨心目中最迫切爭取的對象，因爲寧漢分裂時期，國民黨左派首腦人物汪精衛，始終留在武漢與共黨合作，反對南京政府，張素唯汪的馬首是瞻，對於共產黨人態度，也是若即若離的。後來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計劃，被汪精衛發覺了，汪一見到那計劃，直如洪水猛獸，立即幡然改圖，放棄與共黨合作，並勸諭張發奎不要輕信共黨的煽動。那計劃的決策是：

「拉攏國民黨左派分子，武裝二萬五千中共黨員及五萬農民，以暴力鬬爭解決土地問題。……」

張發奎經這番提醒後，特別提高警覺，對於所屬的不穩部隊（當時張部潛伏共黨甚多），已時加戒備。及至賀龍、葉挺等部隊，秘密由九江開赴南昌，張氏即毅然將其主力屯駐於九江至德安一帶，並向南潯鐵路線佈防，監視賀、葉兩部的行動。卅一日，張親率隨從人員和衛士搭乘南潯路車由九江赴馬廻嶺，巡視李漢魂部第二十五師，當火車經馬廻嶺繼續開赴德安時，發覺所乘列車，已被二十五師的一連兵力所控制，乃不顧危險，無法通知隨從和衛士，倉皇一人跳下火車，徒步跑回馬廻嶺，那些隨從衛士在火車開到德安時，即被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周士第全部繳械，剝光衣服，驅逐他們步回馬廻嶺。張氏經這一幕捉放怪劇，可謂險絕。周士第之所以出此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其目的在刧持張氏附共，並無死張之意了。

抗戰武術談

大軍駐境形同虛設　小民遭殃受盡磨折



在衡陽會戰時期，我國戰區司令部對外圍各線部隊的調度，是很有週詳計劃的，有關各軍部隊的安排及指定堵截任務的區域，就可明白指揮部的確是安排妥善的。

在湘江東岸耒陽、安仁、茶陵縣一帶，亦卽沿粵漢路線附近，派有四個軍的部隊，負責防堵及牽制進攻衡陽的敵軍。四個軍計有第二十六軍、三十七軍及四十四軍。

在湘江西岸，卽近城郊沿湘西方面，也同樣調派有四個軍的部隊，計有七十三軍、七十九軍、九十九軍及六十二軍，負責堵截及襲擊進攻城垣的敵軍。在城垣近郊另有配合城內守軍內外夾攻敵軍的部隊，是調派第一百軍担任，後來又將六十二軍也調在城郊協助攻擊，最後第四十六軍又趕赴增援時，城池已告失守。

還有兩個軍的部隊，他們在湘贛邊區的萍鄉、醴陵一帶專擾自己百姓，卻不去打敵人的有七十二軍和五十八軍。以上這許多軍隊，除第四軍防守長沙不幸潰敗外，計有完整無缺的十一二個軍的部隊，人數約四十萬左右；同時在衡陽城後面湘桂路線的祁陽，和邵陽一帶尚有王耀武的第三方面軍駐防；在零陵、東安、黃沙河二線則有夏威兵團駐紮。

我國當局對整條湘衡線戰區各路的安排，是用了幾十萬的重大兵力，應該是固若金湯，陣線堅強如鋼鐵，如能萬眾同心協力對付敵人，是可穩操勝算的。但看以上參加戰團各部隊的陣容，當年敵我形勢相對比，我軍並不曾弱過寇軍；且看各軍氣勢雄壯，裝備精良，兵力是相當強盛，難道會打不過日寇的什麼關東生力軍！然而戰局的發展卻出人意外的不順利。長沙守軍的疏忽，造成了第一線的潰敗，這一座歷史名城失陷後，自此影响了在外圍的各路部隊，那時節他們對上峯的命令，好似陰奉陽違，對敵人均不作堅強抵抗，偶然與敵軍接觸，虛晃一招，卽向安全地區撤退，這些軍隊好像在作捉迷藏一般。

派遣在湘江東岸負責防堵的四個軍，加上湘贛邊區的兩個軍，綜合有二十萬人馬的大兵團，不論進攻退守，均有很好的人力地勢，該區是在粵漢路左側，地勢有高山河流，還有可守可攻的險要關隘，是殲滅深入腹地寇軍的大好時機及形勢；可惜的是我軍不知利用，他們不但未曾與敵硬拚一次，並且不去救援受攻擊的衡陽守軍，連株州、湘潭這些重要的交通轉運地區，也無發動一次襲擊敵人的行動，怎能希望他們發動將敵後交通切斷的行動呢！

至於調派在湘江西岸的四個軍，完全是精銳部隊，是應該完成他們堵截的使命的，誰不知情形也是一樣，並無打硬仗的現象，這難道眞是到處烏鴉一般黑嗎？他們既不去城郊夾攻敵軍，又不派部隊切斷日寇後路的糧道；在城內守軍對敵人猛烈的攻擊下，曾堅強血戰有四五十天之久，從六月下旬起至八月八日止，自始至終沒有援軍相助，可憐守軍眞是孤軍獨戰；外圍部隊數十萬，居然採取觀望態度，在安全的地區開來開去，見有敵人避之則吉，不惜繞道以免和敵軍接觸，這種貪生怕死的軍隊，爲當地老百姓所見慣，因此均對他們無一點好感。明知衡陽守軍困守挨打，而外圍友軍，竟各懷私念，不顧大局，毫無共同抵禦強敵的意志，至造成失敗的結果。最值得人敬佩及同情的當然是衡陽守軍，然而在當時他們的壯烈犧牲未免太過悲慘。雖然因外圍軍隊的不合作，至造成守軍的全軍盡墨，可是在其中還是有一部份好軍人的。那時在湘江西岸四個軍之中，獨有六十二軍很恪盡軍人職守，並且勇敢善戰，可是在增援衡陽途中，卻遇到了可悲的命運；該軍官兵上下一心，奮勇突進追擊日寇，當他們在一處河邊正在渡江之時，敵軍突然出現，而且腹背兩面均有敵人，因此遭遇前後夾擊，當時陷入了危急的處境，而側翼的友軍停滯不前進，又不合作及時救援，致令該軍傷亡慘重，損失重大。

在左翼線負責堵截敵軍的部隊，可以說是從頭至尾沒有盡到他們所負的任務，這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記得有一次戰報記述：「六月六日敵軍進犯瀏陽，有我國四十四軍，在該處堵截與敵喋血奮戰九晝夜。」當年保衛國土的抗日戰爭，竟然有此錯誤的報導，此種不實際的消息，眞令我們瀏陽、萍鄉，當地的人民感到莫名其妙，因瀏陽距離萍鄉第六區上栗市鎮只有九十華里，兩地有密切的商業關係，瀏陽出產有棉布、豆豉等，上栗市出產鞭爆、硝、紙、材料等，因有貨物的互相交換，每天來往兩地的商賈絡繹不絕，因此消息十分靈通；同時在瀏陽的大瑤舖還設立有情報聯絡站，我聯絡站同志並無此情報給我，如果眞有國軍奮勇抗敵實情，當地人民怎會不知情呢！所以這種憑空捏造的消息，只能欺瞞後方的百姓，卻不能使當地的人民相信。

前文曾記述過，有四十四軍一個團的部隊，駐守我鄉鄰村的碉堡附近，等到敵軍來到時，團長在電話裏下命令：「對準目標射擊後，卽向指定地點撤退。」該團長命令部隊所講的說話，其用意已顯明的表示，這是避開正面對敵開戰。試想當地有這樣好的地形，還有碉堡可作掩護，正好給敵軍一個迎頭痛擊！但該團長竟輕易放棄機會，弄得當地居民睜大眼睛，滿懷悲憤看着國軍走，敵軍來，好似走馬燈一般。自後吾鄉將該團長下命令的兩句話，傳流了一段很長時間，一班鄉人在閒談間，往往提出這兩句話，作爲左翼國軍不抵抗的嘲笑語錄。抗戰時湘贛廣大農村人民，他們雖世代居住深鄉僻壤，因交通方便之故，子弟很多在省城求學及在軍政界服務，並且與外界也常有商業往來，因此大部份居民都思想開明，對於國軍駐防本村，父老們都表示敬仰和歡迎的。這次駐軍見到敵人來不打仗就撤退，當然令他們失望萬分，可是除開自我解嘲外，也只有眼白白的看着他們離開。

張仲仁

萬人意見

偷渡來港越南人 未盡國民責任不值得同情 長毛青年藉此生事殊可鄙

編輯先生：

一百一十八名越南籍華裔人偷渡來港被解出境事，爲本港一小撮新潮長毛搗亂份子推波助瀾，大事渲染，企圖加以擴大。

本來此事純爲偷渡之越南人（雖爲華裔，但既已歸化越南，並放棄中國國籍，應屬越南人）與其親屬之事。但該等長毛青年與「學生」以爲又可抓到話題大攪一頓而加入「行列」，在螢光幕所見，當晚最落力演出者，例如向機場禁區「闖關」及大力搖撼閂柵者，均爲熟口熟面「意氣瘋發」的長髮青年。而帶同該等越南公民親屬前赴「新華社」「請願」者及翌日在機場外派宣傳刊物者，亦爲一向熟口熟面之「學生」與「工人」。此事與「學聯」及某「刋」之長髮青年何關？社會人士對此頗感詫異。而「學聯」及某「刋」插手攪此事，如非昧於法律，對國際公法一無所知，平日只顧攪活動而不讀書，以致修養貧乏，不能分辨是非；卽爲故意生事，擾亂社會秩序，以圖遂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且不談本港人口擠逼，社會環境、衞生、教育等一切事務的負擔目前已極感吃力，而港府在這許多方面之設施，一向被該等長毛青年強烈指責爲「不足」；現該等長髮仔又意圖強使港府以「不足」之設施，負擔更多之人口，於情於理，如何說通？且不論此點，單從法理上談論此事，偷渡之越南籍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年男子），在其選擇越南國籍時，應考慮到自己是否願意歸屬此一國家，既經選擇其國籍，則應服從此國家之法律，並對此國家盡其國民之責任與義務。若只爲「做生意」或其他之方便而歸化於先，當歸化後面臨要盡國民責任與義務時，卽行逃避，則此等人實不值得同情。以「服兵役」爲例；共黨極權國家固然要人當兵不容不當，在民主國家內，服兵役乃國民之一項神聖義務，例如美國之牙擦拳王奇利，卽因拒絕服兵役而被取消拳王資格，且受刑責。在和平時期而又極度民主與重視人權（包括個人權利）之美國尙且如此，在動亂之國家如越南，其需要國民爲國效忠與盡其國民責任，當更逼切。在國家需要之時，國民竟相率逃避責任，在理如何說得過去？在法亦罪有應得。「學聯」之「學生」竟替此悖情背理違法之行爲謬加吶喊贊許，並在本港機場大事搗亂，其用心如何？是眞無知抑故意又再一次衝擊本港法律？不問可知。

氣節爲中國人獨有之哲學思想，自東漢以來，我華人社會均提倡節氣，古來幾許爲國盡忠，不臨危苟且之人，均能「留取丹心照汗靑」。今「學聯」之「學生」及長髮份子竟稱許越南籍之人逃避其國民責任，是否讀得「批孔」宣傳文字過多而反對我華人之優良「氣節」傳流？

長髮靑年生活腐化，形態墮落，口裏喊「前進」，行動追新潮；在香港享受言論自由，呼吸民主空氣，卻企圖以被絕大部份港人唾棄之勢力爲其撐腰，到「新華社」「請願」，要求「干預」，希望借「國際流氓」之力，欺壓香港政府，其能博取同情乎？毋乃過份天眞。長髮靑年既然如此「前進」，何不回「祖國」過其「幸福生活」。而要老賴於香港，度其新潮頹廢的生活？該等越南籍人，既然如此憎恨「美帝」，如此不滿其原先千方百計以求歸化之越南政府，則何

不「起義」投奔越共統治區，以享受共「自由」？蓋投奔越共區域比偷渡來港更為便捷，前赴北越亦比來港更近，現既向「新華社」求援，則何不直接前赴大陸？赴越共？北越以及大陸均不必花達一萬元港元之偷渡費用，何樂而不為？最妙者，港府透露：沒有一個國家肯收容這批偷渡者，當然包括中共在內，長毛仔前赴「新華社」「請願」，何其矇查查乃爾？

由上述所論，可見港府為本港之能力所限，無法無限量容納各方之偷渡到來搵食者。本人請專攪事不讀書之「學生」指出，世界各地有何國家無限容納偷渡入境者？又由於此批越南籍人士偷渡來港之目的為逃避兵役，則其受本國政府之逃避兵役刑責乃應當者。本人又請不讀書專攪事之「學生」列舉有何國家歡迎其國民不盡國民義務者？若不能列舉事實，則可見長髮青年之借題活動，實乃缺乏理由之搗亂行動。本人連帶而想及，某女議員會就此事發表毫無意義之談話，實乃不智，因在英國，國民亦有服役義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亦有服役義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適齡男女全部服役，若逃避兵役，亦屬有罪。至今日，英國亦不容許偷渡者進入其境內變為「合法移民」，則現在之某女議員之昧於事實，喋喋而言，毋乃多餘乎？本人無法不加譴斥。

本人最後指出：來自西貢之越南籍偷渡者，並非政治上受迫害者，彼等以前為賺錢方便而歸化越南國籍，則有盡國民義務之責。而現竟為逃避服役而偷渡，行為欠乎光明，不值得同情。至竟企圖藉「新華社」對港府施政有所干預，更為全港絕大部份市民不齒，港府為港民的利益，不收容這批為逃避其本身責任的越南人，實乃合情合理合法的措施，當為全港市民支持。長髮滋事者企圖煽風點火，喧嚷生事，衝擊本港法律，實乃又一次暴露其豺狼野心，當為全港絕大多數自由人士一致聲討，本人特嚴加譴斥！

讀者正義青年敬上

冷嘲熱諷毋介懷 人異禽獸有愛心

萬人傑先生：

連日讀到先生在報上列出有人挖苦先生之文章，引起我極大傷懷，小婦人不幸，青年孀守，夫喪數年，凄苦之情，不下於先生喪明之痛。人類若是萬物之靈，自應對鰥寡孤獨，寄予同情。但可惜人類之智慧，雖然發展到登上月球，但對於美德如「愛與同情」，則反為隨着科學進展而退化。

我因夫喪，生活無依，自應謀生以養育孤苦，而同事間竟有此狗男女，因蒜頭小事，無意開罪一八婆，某日，有人問八婆曰：「今日忙嗎？」八婆竟回答曰：「未亡人呀！」

萬人傑先生，試想我當時之感受，其悲憤之情，是否一如先生對低級播音一樣憤慨？我已不幸，但人竟利用我之不幸而挖苦我，我為此事，亦如先生之怔忡不能忘懷者逾月。

不過時間最能治療不幸者之創傷，亦最能考驗幸福者之「福氣」。曾幾何時，八婆之境況，較「鰥寡孤獨」為更不堪。故奉勸先生，愛子雖死不能復生，但以先生之正義及助學之精神，則又可與日月而長存。

至於弱女子之引以自豪者，則以一弱女之力，不偷不搶，無諂無媚，撫育遺孤，上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下不愧對亡夫弱子，則「未亡人」亦命蹇時乖而已，無損我之人格及松柏之貞也。女中豪傑，亦可受之無愧，未

亡人之哉，又何損譏？

人並非有眼耳口鼻、有手有足，就可謂之人，除智慧外，更需要有異於禽獸者，此乃「愛與同情」「哀鰥寡，恤孤獨」之美德。不然，人與禽獸何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此等人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

況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之過程。有生必有死，遲早問題而已，生也何足喜，死也何足悲？請先生勿以禽獸之音記於心懷，小女子倘能將「未亡人」之譏，淡然置之，則以先生之豁達，對嘷桀之音，亦當爲狗吠可也。當對方是人，還須置喙一辯，倘當對方是犬豕，則不值一哂矣。

未亡人上

電台變色蟲
是肅清的時候了！

萬會長：

承蒙惠賜「永不死亡的愛」一書，閱讀後深感哀傷。讀者寫作能力有限，更想不出最佳詞句，發揮安慰力量，令你傷感全消，恢復正常快樂生活。

看到萬人週刊已登載不少安慰文章，全屬一流佳作，但未必能達到將哀傷情懷一掃而空之效。由於不幸的日子消逝甚暫，強烈記憶猶新，內心愴傷，只有讓時間逐漸冲淡吧！這種滋味我是深深領受過，感受與會長相同！

看到星晚「牛馬集」，居然有人幸災樂禍，將牛馬集評論食米政策的短文，湊編廣播劇，存心諷刺，這是變色蟲的惡作劇。幕後受人操縱，思想靈魂失掉主動，言不由衷。一個人到了這田地，生不如死，活下去亦失掉人生意義！實在太可憐了。

本港生活日用必需品大都來自一個地區，本港市場受其控制，帶頭起價搜刮暴利，這是人所共知的。美其名曰照顧僑胞；這是多麼動人的口號。再因政府食米管制政策失當，本港各報刊物讀者作家評論亦多，有關這一民生重要問題之爭論，直到目前尚未結束。

六月十八日各報刊載工商署長麥理覺邀請黃篤修辯論食米專利問題，黃氏特別聲明請麥署長以粵語對答，俾令絕大多數居民獲得直接聆聽判斷內容，避免翻譯麻煩及誤解。這些別有用心的變色蟲，爲何不把尺度放寬對已經發表過食米評論的人及各報社論主筆刊物與及包括黃篤修在內，一律點名揪出，來個集體大諷制，如此則更加顯得電台的節目主持人至高無上的威風，又可達到專門詆譭人的目的。爲何捨整體而不爲，卻集中一點，針對萬人傑呢？這就是十足的低能太小兒科的表現，分明是以立場爲焦點，絕非以食米文章爲主題。

除此外，電台每日節目之編排已到了塘乾見底，不堪入耳的程度，貧乏落後到了極點。還不自我檢討如何做到日新之途徑；爲何不研究極富教育意義針對每日刦殺強姦案件去製訂感化社會不良風氣的節目以正人心呢？這才是從事廣播工作者目前刻不容緩的大事。

若是捨本逐末，利用廣播工具專詆譭他人，倒無損於被詆譭者之毫末，乃是自暴其醜而給聽眾留下極惡劣之印象，自毀聲譽，對整個電台亦蒙不利。

萬人傑是輿論界的一份子，有關食米政策的評論，是代表全港勞苦大眾的心聲，並非其個人賣弄文字上的技巧，本港食米政策的是與非，瞞不過市民的耳目，不過普羅大眾也會看也會說，但不能提筆將個人意見寫在紙上公告社會。各報發表的社論與萬先生的牛馬集，凡看過的人，都覺得代表了個人的意見而有親切感。如有疑問，不妨舉行民意測驗，或投票表決，是否如此即可明瞭究竟。若將食米評論作爲話題而向原作者冷嘲熱諷，則談食米政策的專論豈止萬人傑一人，這很明顯是別有用心，針對一人是不公平的。且廣大勞苦市民對該項詆人的拙劣節目，並不歡迎，反令人生厭。好像瘋狗一樣狂吠亂咬，乏味無聊。同時不應該將大眾傳播工具作爲詆譭他人的武器，大陸貨在近幾年年來，屢次帶頭起價，漫無標準，這正是播導工作者應該講的話題，爲什麼粒聲不出，若無其事，這就值得懷疑了。

更有甚者，萬先生公子在美學有所成，噩耗驚聞！天何不仁，妬此英才！所有讀者合感悲切！由於父子情深，特出「永不死亡的愛」一書，贈送知己，只不過是紀念性質，是私人問題，不料別有用心的人加以諷刺，絕非有良知的人所樂爲，簡直埋沒人性，所有電台聽眾，亦不會原諒。孟子有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超乎這界線，就是獸性的表現。同時這本書並非公開發售，或強行勸銷，謀取暴利，是賠本兼捱罵，連私人問題都受到干擾，眞是紅太陽的妖光籠罩全港，問香港人怕未。我倒不懂這些變色蟲究以什麼身份干涉別人，確令人費解。萬先生以窮文人身份，美國紐約大學亦爲設立紀念孝昌助學金，造就未來優良學生，凡屬中國學生均有接受支助機會，這偉大榮譽香港能有幾人得之？要是有良心的人，很自然地懷着無限欽佩。教育爲百年的大計，助學金的設立，極具深遠意義，唯無知的人才會加以諷刺。

讀者王成敬上

商人向老萬報米價
曼谷零售價 每公斤六毫

萬老兄：

當我看完五月三十日星晚牛馬集「查帳漏洞多多」後，我和您有相同的看法。我是一個商人，當然對於「造帳」有所了解，萬老兄說得對，單從「帳面」是查不出什麼名堂和暴利來的，所謂「查帳」，尤其是在一個特定時期來查，只不過是一個藉口來

暫時平息一下眾怒而已。

萬老兄回答那位議員一點也沒有錯，台灣的泰米是比香港便宜得多，因生意我最近在東南亞跑了一趟回來，也順爲老兄收集了一點關於白米的資料。

台灣的泰國白米最近仍然是零售台幣九至十元一斤，折合港幣一元三角不到。至於泰國那就更加不用說了，我在曼谷停留了五天，據自己在市面的觀察，最好的白米是每公斤不到4.5銖，折合市斤則約港幣六角餘，每斤六角餘是零售價，已經包括各級商人合理利潤在內了。由曼谷至台灣的船費是美金十六元左右一公噸，那當然在台灣能以一元三角買到泰國白米。

以六角零售之白米而以四倍價錢在香港賣給市民，還不算「暴利」，那就請萬老兄再請教那些議員了。在曼谷停留時，順便剪下曼谷英文「國民日報」五月十五日白米期貨價格，作爲萬老兄爲市民請命的一點資料。期貨買賣雖含有投機性，但也能反映出一種貨物的需要、供應和價格。

希望萬老兄能以此資料，來問問有關當局，解救一些收入低微的同胞。

弟梁晃上

萬人協會夏日暢遊團

㈠日　期：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七日。

㈡出發時間：正午十二時十五分在香港灣仔碼頭西翼集合，準十二時三十分登專船啓航，七時回航。

㈢目的地：梅窩銀礦灣、貝澳、長沙等地。

㈣節　目：①學術講座——敬請萬人傑、岳騫兩位先生主講，利用啓航與回航時間進行，講座內容由學術部決定。

②海浴——在銀礦灣稍作停留後，登車前往貝澳，以便會友海浴。

③集體遊戲，利用貝澳美麗沙灘進行，由康樂部負責安排。

④遊覽名勝——前往長沙遊覽各名勝古廟。

⑤聚餐——遊畢集中貝澳聚餐。

㈤費　用：每位收費二十元，包括專船費用、車費、聚餐費及攝影費等。

㈥參加辦法：凡萬人協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均可參加，並歡迎携眷參加。

㈦購券地點：①萬人協會——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

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③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〇〇號B。

㈧截止購券日期：七月五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各方捐款

葉迅中先生	二百元
李楚先生（美國）	一百元
無名氏	五十元
莊家倫先生	五十元
卓漢濤先生	五十元
郭家麟先生	五十元
姓陳讀者	二十元
吳文志先生	二十元
劉葆田先生（台灣）	二十元
蒙傳銘先生	二十元
鄺榮深先生	二十元

小結：六百三十元

連前共五萬六千三百零七元四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算在內。）

舉辦助學金
獲廣泛支持

萬人傑先生：

拜讀大作，紀念令郎，一字一淚，不勝同情之至。今附上支票一紙一十五元五角，祈撥入助學基金。渺小之數，以期聚沙成塔之意也。

弟昔年在高中求學時期，一國文教員某次在黑板上寫出一副輓聯爲其所作，上聯：鬼伯何不仁，慣摧謝玉王珠獨我喪明舊痛。下聯我早已遺忘，弔輓一有爲青年而彼本人觸景生情者也。

古今中外，英才青年，壯志未酬逝世者，不祗先生公子也。祈請節哀順變爲幸！

弟吳唯一上

萬人傑兄：

蒙贈書，閱讀一過，得知爲籌募紀念孝昌助學基金，弟甚表同情。助人爲快樂之本，弟係一名工人，所收入無多，經濟能力有限。今付上支票一百元，以表寸心。區區少數，望祈收納，俾得集腋成裘，以助後來之好學生。

弟陳頌安頓

人傑先生：

我們總算見過了一面，去年你到三藩市時，我匆匆，你也匆匆，想請你飲杯茶都不行。

雖然如此，你的形象已深印我腦海，因爲自有「萬人雜誌」以來，我一直看，並無一期遺漏。

我很佩服你的硬作風，經常和馬森亮閒談時，也知你爲人如何。

近得悉你有喪子之痛，很爲你難過。特托森亮寄上十元，作爲紀念基金。別的話我不說了，祗望你保重，繼續擔起反共大旗。

旅美老華僑鄺邦顯上

萬人傑先生：

早想寫信給你問候，拖至今天，是希望在你心境稍爲平靜時，給你開

解一下。孝昌兄確是人中俊傑，我倆相隔不遠，可惜錯過與他結交的機會。人生如夢，你我也不知明日事。有時以為天涯相隔，焉知不是近在咫尺？萬先生還是珍惜貴體，領導「萬人協會」，作革命的明燈。孝昌兄在冥冥中定當在祝福先生。

美國讀者李文浩謹上

萬先生：

看了你的「牛馬集」不少日子，也拜讀了悼念少君的文章；其他的說話和安慰語。別人也說得多了，我不再講，但可想像得到失落的滋味是如何。

久溺於庸碌的商業俗塵之中，本無意索取書本，（雖然心裏知道它是一份真摯的情感），但今日父親卻提出，囑我來函向閣下索取乙本，才引發我的動機。希望能趕得及獲取一冊。

最後，你承認「愛是一切的原動力」嗎？

讀者梁仲邦上

萬人傑先生：

當我執筆寫這封信已是深夜，在我未看先生的「牛馬集」之前，根本不知你是何人。數月前，偶然間聽到一位同事她談起最喜歡閱讀閣下之作品和讚許時，我才開始注意到，雖然我近期才看先生的著作，但不期然使我漸漸的喜歡了它。關於你贈閱「永不死亡的愛」冊子，使我覺得十分遺憾未能索取到。但很幸運能夠從朋友中借得閱讀，本人是在工廠做事，晚上進修夜校，當讀這本書在巴士上，看到三四頁時已不知是在公共場所，我熱淚盈眶，這不是虛偽的淚，而是覺得太不公平和替孝昌先生不值。為什麼？好的人這樣快便離開世界，而壞的人卻偏偏不滅亡。我只有在心中替先生難過和默默的追悼孝昌先生不幸的遭遇。在此，希望萬先生能寫更多警世和教導年青人的作品。

一女讀者

萬人傑先生大鑒：

本人是星島晚報長期讀者，更是「牛馬集」的擁護者。當我知道你所作的「永不死亡的愛」贈閱完畢，我非常失望。我曾經向所有的同學，朋友打聽，看看他們有沒有這本來。我得到的答覆是零。我的心裏忐忑不安。決定不惜任何代價都要得到它。

今日當我放工回家，看到「牛馬集」知道你再重印三千份，我當時雀躍萬分，簡直是一個喜訊，我夢寐以求的東西，終於可以獲得哩！對於商台「十八樓C座」所諷刺你派書仔，我感到很痛惜，但我亦要謝他們，因為這樣我可以得到一樣珍貴的東西——「永不死亡的愛」。

讀者：馬璇英

陳先生：

我是一個學生，沒有太多的金錢捐作助學金。不過，我支持你的計劃。現付上五十元的滙票一張，希望你能夠接納。書及收據都不用寄給我了。

最後，希望你的計劃能夠成功！

讀者王秀雲敬上

萬人傑先生：

讀到「星島晚報」六月五日「牛馬集」內之「今回要講錢了」一篇大文，又在朋友處借閱「永不死亡的愛」後，不僅對閣下的遭遇萬分同情，也贏得了我們無數的同情眼淚，更對「天妒英才」抱有極度不平。惟生死皆是夢，文字是千秋！先生既願那本一字一淚，句句珠玉「永不死亡的愛」作為象徵式義賣，籌備助學金，這是最有價值之舉動。以令郎一個英才之喪，來培植無數的英才，這種愛更是至大至剛，堪與日月爭輝，河山並壽。至於那些幸災樂禍之輩，可毋需介意。茲表贊助起見，用特檢上美金支票四十元，請以下列姓名簽寄兩本，以作留念。

讀者黃筱華、范世珍仝上
（六月七日於美國三藩市）

萬人協會 金城旅運社 聯合舉辦旅遊團

本會為了方便會員旅遊渡假起見，決定與本港聲譽卓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經常性世界各地遊覽團。由於本會旨在專誠為會員服務，且「金城旅運社」亦保證大力支持，故收費較一般旅遊團低，且遊覽時間短。同時為了擴大我們的旅遊隊伍，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今經雙方決定，先行舉辦暑假遊覽團。

㈠台灣六天遊覽團。

（甲）行程：

第一天：香港——台北，乘豪華噴射客機飛抵松山機場，夜宿於汎亞大飯店或中國大飯店。

第二天：台北——蘇花公路——花蓮，參觀大理石工廠，觀賞歌舞表演，夜宿亞士都大飯店。

第三天：花蓮——橫貫公路——梨山——台中，夜宿國寶大飯店。

第四天：台中——日月潭，夜宿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五天：日月潭——台北，參觀故宮博物館。

第六天：台北——香港。

（乙）費用：每位港幣九百八十元。

（丙）出發日期八月十七日。

（丁）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截止。

㈡曼谷四天遊覽團。

（甲）行程：

第一天：香港——曼谷，由金城旅運公司派專員負責導遊。

第二天：曼谷——佛統——玫瑰花園，七彩繽紛之玫瑰花園內有游泳池、保齡球場、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繼遊泰國村，欣賞多采多姿之泰國舞蹈、劍擊、鬪鷄及和尚出家等儀式。

第三天：曼谷——水上市場——曼谷皇宮——寺院，遊覽巍峩壯麗之皇宮，參觀泰國國寶玉佛寺，及五噸半重金佛、蛇園。

第四天：曼谷——香港。

（乙）費用：每位港幣九百九十五元。

（丙）出發日期：八月十一日。

（丁）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二十七日截止。

㈢報名處：金城旅運社。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67—71號萬宜大厦一〇三三室；

詩詞二壇

壇主董力行

香江竹枝詞（續前）

劍琴樓主

㊵ 毒霧深深苦衆生，青蚨不惜化煙輕！沉迷酒色樗蒲外，痲醉還添海洛英！

㊶ 澆漓世道問誰攙？瀉地黃流似毒癟！腦汁信知非海水，災梨滲出竟多鹹！

㊷ 山染蠻煙分外青，奇才蔚起地鍾靈；文章別有專家筆，狗馬爲經又股經。

㊸ 誰道登山是望夫？郎君野性惱奴奴！新潮兒女都違命，那有心機向海隅？

㊹ 沙田古寺訪西林，鳥語泉聲草木深；滿眼新潮名利客，禪門萬丈俗塵侵！

㊺ 禪林惟見老僧人，世上難尋物外身；六慾七情忘不了，少年誰肯棄紅塵？

㊻ 閒遊新界米魚鄉，村女村男半學洋；一例夷風吹僻壤，兒童名字用雞腸。

㊼ 躬耕隴畝近荃灣，一叟龍鍾意自閒；笑住高樓都市客，家家深鎖幾重關！

㊽ 流浮人尙怕東風，小飲灣頭夕照紅；悲劇當年君莫問，刼痕深印入蠔中！

㊾ 偸渡人從文錦渡，尋源客向武陵源；不辭九死爭亡命，竹幕應疑是樂園！

㊿ 羅湖邊界限華夷，隔岸神馳米字旗；一水中分生死域，亡魂多少有誰知？

劍琴樓主佳作，在竹枝詞中，是爲高級手筆，竹枝詞是爲古代歌唱之曲調，將土俗瑣屑之事，用七絕詩諷詠之。譜入絲管，針對時事，只求易解，不必艱深。用爲演唱，名曰竹枝，雖瑣俗之詞，而含有深意。

唐朝元和年間，四川省大興此道，劉禹錫貶官巴渝，更作新詞，其風遂至盛行，普及全國。爲其通俗易解，婦孺能知，以後採入樂府。樂府爲政府審查歌曲之機關，漢武帝時，卽已設立，所選曲詞，均是高等作品，不似今日糊塗亂唱，低級下品也。

查今日所唱之流行時代歌曲，既無聲韻，又無平仄，造句笨拙，不明諧韻協音之旨，牛鳴鬼叫，聒耳難聽，其毛病出在作詞者文化低淺，學問不高，不懂平仄音韻也。李太白所作清平調，卽是唐朝時代曲，例如：

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以上爲清平調三首中之一，李龜年作曲譜，由楊貴妃演唱，配以舞態姿式，李太白作歌詞，雅洽宮商，絲竹並奏，柔和靜美，飛韻飄香，「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蓋詩詞與歌調，並無區別，能寫好詩詞，卽能作出好歌調，劍琴樓主之竹枝詞，如將之用作歌譜，配以高低長短音，用山東大鼓之腔調唱出，可以壓倒歌壇，爲最佳之時代曲也，壇主評。

足球鏖戰感賦

粵雁

其一

彊場芳艸碧成茵　對壘兩軍倍守神
足擊全球奔射的　手揮袍澤挫強秦
衝鋒身似騰雲馬　撼陣力如暴虎人
一躍龍門聲價重　是眞名將出風塵

其二

不分畛域與華夷　訪問爲名實誓師
劍拔弩張鏖戰壘　足蹈手舞奪旌旗
沙場滾滾飛球將　殺氣騰騰捋虎鬚
今古人生一惡鬬　看誰得勝大名垂

足球原爲中國游戲。秦漢之時，卽已盛行，名曰「蹴踘」。圓囊內裝羽毛，又曰「毛丸」。唐明皇最喜玩之，歐西胡人，於唐朝自中國學去。汪雲程著有「蹴踘圖譜」所列規則，與今日相同。證明其學自中國也。壇主。

敬和一帆兄「客中偶感」原韻

泰國　龍軌

㊀ 萬里關山春似秋　人隨日月苦追求
殷勤白首家何在　言道鄉音事更憂

㊁ 浮雲遊子爲何求　異地偸生事可哀
路遠鄉書何處達　寂寥境外數殘梅

敬和一帆兄「高樓遠眺」原韻

泰國　龍軌

㊀ 夕陽斜照鳥歸歌　訊步層樓霞彩多
裊裊吹烟天接地　繽紛落盡懶吟哦

㊁ 再上樓台數落霞　牧童驅犢返誰家
蒼茫日暮知何處　迴首西園月已斜

敬和一帆兄「暮春卽事」原韻

泰國　龍軌

㊀ 踏青有意路相留　燕語呢喃遶野流
每屆清明心倍苦　總爲寒食動離愁

㊁ 他鄉積鬱終成恨　客地尋歡奈假優
獨盼神州光復口　時將舉盞樂蓮舟

澳洲選舉總理感賦

澳洲　蘇伯楷

㊀ 天下爲公大道行，賢能選任法修明；邦畿千里金甌固，神器萬年玉燭呈；民貴當然民主貴，君輕自是君權輕；從來日月歸仁者，天命無私擁戴情。

㊁ 五權運用選賢能，吏治澄清政日新；衆望依時恒擁戴，唐虞推位古明君；躬行道義邦家慶，交外懷柔四海親；天下歸仁趨下就，萬方員子作新民。

退休感賦二律

傳　裕

㊀ 七六行年鏡裏花，飄零萍梗別途賒，求名逐利都無分，借酒澆愁未必差，陂角舊居成賊舍，石籬新廈卽吾家，浮生多少興亡事，盡是黃粱一夢耶。

㊁ 病骨支離且退休，石籬新廈任居留，壁間電視堪消遣，枱上音機可解愁，多報多書隨意讀，有魚有肉復何求，人生知足心常樂，莫把身軀作馬牛。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贈康晉上人并序

董力行

大嶼山寶蓮寺，康晉大師，法號「天堂行腳僧」，來函附詩五首，「詠某長老退隱」，並述長老有背佛祖戒規，言詞犀利，屬於批鬬性質，並云「自負文責」，希予刊登，藉以公諸社會，等語。

鄙人職掌吟壇，來詩未便拒絕，爲因涉及是非，自當審愼將事，乃召集本壇老將，加以斟酌，「對此究當如何處理」。決議：詩可緩期刊載，先由曹公文錫出馬，査淸事實，最好採「基辛格」方式，奔走和平，化干戈爲玉帛，結方外之文緣，亦詩壇之佳話，康晉法師，詩文造詣均深，本壇主將以「佛印」待之，善哉合十，贈詩四首。

㈠
褒善揚賢貶惡邪　詩人淸議勝官衙
曹公文錫龍圖閣　學士遺風付調查

㈡
四大山來佛最尊　豈輕月旦到空門
維摩不管渾閑事　我輩人間正義存

㈢
立論施評要大公　禪宗八戒勿言空
于今長老眞如此　鳴鼓興詞一例攻

㈣
歷歷言來似有憑　瑤章佳作例刋登
九州三教皆兄弟　寄語天堂行腳僧

遣懷

李懷蒼

了無罣礙葛天民　不識凡間有苦辛
心似行雲懶出岫　身如野鶴不愁貧
繁華場裏無吾輩　寂寞林中有此人
待作他年勾漏尹　不辭暫住軟紅塵

秋雲

李懷蒼

低抹楓林遠障空　無心出岫懶從龍
身離故國三千里　夢繞巫山十二峰
失意難爲天下雨　及時還作夕陽紅
且看運轉春雷動　沛澤方知造化功

萬人刊並呈諸君子

雪梨 林康

萬人刊與萬人看　黑夜明燈照險灘
盡撰讜言陳利弊　激揚民氣伐邪奸
危邦幸有忠良在　末世原知吾道難
藏貯名山光事業　濟時報國挽狂瀾

偶作（詩謎每句射本壇壇友名）

高鸞賜

㈠
著意揮狐筆，（董壇主力行）
乘風渡海涯；（一　帆）
蹄聲廻碧落，（馬　天）
樹色援丹霞；（林參天）
白麗隨園日，（袁暘照）
紅迷御苑花；（王棠華）
伊人秋水外，（尹望卿）
舉案伯鸞家。（梁　莊）（梁鴻字伯鸞）

㈡
燮遺眞絕品，（鄭維珍）（鄭板橋名燮）
逋駐不衰顏；（林　康）（林和靖名逋）
逸韻吟靈運，（謝詩法）
虛懷抱義山。（李常謙）
綠垂滄溟外，（楊海天）
靑發樹林間；（葉開榮）
飛將龍泉壯，（李劍平）（李廣號飛將）
公孫出塞還。（馮萬里）（馮異字公孫征匈奴建奇功）

㈢
中土驚朱說，（楊震寰）
西方懾廣名；（李震歐）
愈爲進學解，（韓雨化）
操贈短歌行。（曹文錫）
天子循孤道，（龍　軌）
世民念眾生；（李懷蒼）
風騷容結客，（許友文）
蕉雨沐耆英。（南溟叟）

高先生詩迷大作。隱人名於詩句之中，既要有典，且須對仗，奇思逸想，敬佩殊深，壇主評。

感時

山打根 吳湯禮

捨本歸蠻族，捫膚髮鬢侵，
聯防談合縱，貿易適方針，
中土狼煙耗，東南豈陸沉，
君風草必偃，四海待淸湾。

甲寅歲首書懷

山打根 吳湯禮

歲月難留在野濱，韶光鬢改漢兒身，
揚秦暴政行公社，批孔欺人化外民，
陽生景色逢初暖，臘盡梅開著早春，
故國風雲常變幻，相期歸里拂征塵！

敬步董壇主除夕感懷元玉

椰加達 吳應麟

㈠
曾將慧劍斬情絲，昨死今生正適時，
萬里征程舒健翮，一肩行李雜新詩，
萍踪獨喜交吟侶，業賈堪云漸發枝，
數到眼前家國事，遣懷贏得酒盈卮。

㈡
心地晶瑩映太清，風波無礙我長行，
城狐社鼠終潛跡，赤膽忠肝早見傾，
鉛槧當年鋤暴虐，神州何日放光明，
同胞久受煎熬苦，渴望王師克兩京。

㈢
俯仰乾坤本渺濛，台澎鞏固未成空，
自強莊敬充民氣，力戒驕奢挽國風，
奸醜肅淸宜早早，糊漿簞食應匆匆，
犁庭掃穴當非遠，收拾河山建大同。

㈣
故園消息問君平，眞假端憑細認淸，
冒險良民偷渡出，落鄉學子迫遷行，
深羈鐵幕嗟垂斃，安得慈航拯眾生，
寄語毛幫愚妄輩，從今睜眼看虛盈。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〇期 新53期）



「好手工！」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五〇(新53)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〇(新53)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七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大時代的新渣滓

商人無恥，不講究商德，那是爲了多賺幾個錢，受騙者下次不來光顧他；妓女無恥，如果不是環境所迫，也只能受人恥笑。可是文人無恥那就「大件事」了。因爲，他那枝原子筆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既能騙人、販毒，更能顚倒是非，無中生有，可使千千萬萬讀者中毒，爲害之大眞是莫此爲甚。本刊三四九期刊出的萬人傑、柯武韶和七月五日星晚會憲光三位先生的文章所揭露的各點就是證明。

在香港這個地方眞是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這是因爲這裏有自由，政治方面各色人等都有，偶爾到一個大點的報攤瀏覽一下，就會發現那裏既像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會，各黨各派聚集一堂，又像海德公園各申「偉論」，吹噓自己好，別人什麼都不好。其實，如果是公正的讀物，並不一定得到任何方面的補助，它們還是會對共產黨採取否定的態度，這是對的。因爲中共摧殘中國傳統文化，不給老百姓起碼的自由，張口「人民」閉口「人民」，可就不給人民飽飯吃。而左派的東西，包括受北平政權支持的報刊，是凡提到共黨和毛澤東勢必冠以「偉大」的字樣，對中國大陸什麼都說「好」，談到反共國家特別是台灣什麼都「壞」。是不是事實呢？這是盡人皆知的撒謊。靠「人民幣」出賣靈魂搖筆桿兒，寫文章有讚有彈，其中，有的是共產黨員，爲了「忠於黨忠於領袖」，搞慣了那一套，習慣自然也就成了自然。最令人噁心的是那種投機分子，明知中共不好，可他爲了他的自私目的，還照樣顚倒黑白，出賣靈魂，已死的曹聚仁、史誠之和活着的王某，都屬於這一類。在香港這種人可不少，對這種人只能說是大時代產生的新渣滓。無恥、無聊加上沒有良心。

在香港公正報刊上寫文章的作者，基本立場是堅定反共的，所以，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一定說這些作者是「國民黨特務」或「拿台灣津貼」。其實，他們的文章，一方面反共，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批評台北當局。

拿本刊來說，是反共的刊物，但也經常發表批評中華民國執政人上的文章，還有一點，必須鄭重告訴本刊讀者：我們的刊物並不能內銷台灣。只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香港的公正報刊與左派及準左派以至投機分子所辦的騙人報刊的立場，是有其基本上的區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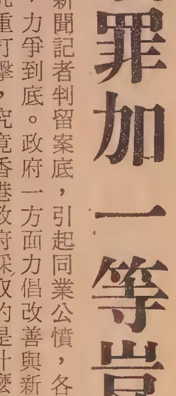
如果是眞正的共產黨人，由於他們受毒過深，正處在迷途而不知道的階段，寫其對共黨和老毛歌功頌德的文章還情有可原，因爲他們的脖子上套着一條無形的枷鎖，在擺脫中共魔掌前繼續寫那種「鬼文章」是無可奈何的事。乞人憎的是那種投機分子，用文章向北平吊膀子，希望打開一條財路。這類「兩頭蛇」，是「三傾分子」——爲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思想就想左傾，可是生活卻完全右傾，甚至「西式化」，但其內心則打定一個主意，那就是北平方面不給錢還是有得傾。奉勸這種人還是死了閣下的妄想吧！

投機分子最後到了中共手裏連一個都沒有好下場。大陸陷共前的國民黨的要人如李宗仁、張治中、衛立煌等等，最後又有那一個不是落得個可悲復可恥的下場？至於寫文章的所謂「作家」，不論是中共自己的作家和投共的作家，今日說起來眞可用廣東話的「冚家剷」來形容。前者如陳伯達、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等，那一個今天還有下落？後者如蕭軍、老舍和大陸變色後由香港回大陸參加「革命」的端木蕻良等人，時至今日連一個也沒有了！這些事實，難道某些投機分子一點也不知道嗎？其實，他們也知道回大陸是死路一條，但爲什麼又不時向北平拋媚眼呢？目的很明顯，就是一個「錢」字。但不可忽畧，中共是騙人能手，你想騙它一時還有可能，問題是當你拿了它的錢後，這個手尾如何了結？

不要看電視台、電台突然表示「進步」就財源廣進，那是它們有較大的利用價値，其實，能長久嗎？可以肯定地說：它們都將有後悔不及的一天，因爲，觀眾和聽眾早已對它們的「洋相」不滿了。奉勸投機的「單幹戶」，還是早日改邪歸正好，不然，等你的「花樣」耍完了，也就是閣下走頭無路的末日。

新聞以外

香港政府敵視新聞記者
同樣罪名罪加一等豈得謂平



萬人傑

十一名誤闖禁區的新聞記者判留案底，引起同業公憤，各界同情。新聞界準備為職業尊嚴，力爭到底。政府一方面力倡改善與新聞界關係；一方面又予新聞記者沉重打擊，究竟香港政府採取的是什麼政策，眞耐人尋味。不過，得不到新聞界的「合作」，最後吃虧的還是政府。

尼克遜尚且被整蠱何況記者

十一名新聞記者闖入啓德機場禁區採訪新聞，遭到檢控，除罰款外，還要留下案底。如所週知，在香港留有案底之人，今後會遭遇到許多困難。如果他要到外地旅行，會受到移民局特別注意；同時，你要去的地方，他們也會對你懷疑。你留在香港，許多高級的社團會對你不歡迎，你不可能加入馬會爲會員，不可能加入鄉村俱樂部，你要競選議員，也沒有資格。

被判罪的十一位記者之力爭不留案底，當然不是一樁小事情。最使他們條氣唔順，是被控同樣罪名的二十二名南越難民親屬，只判簽保、不留案底。法界有地位人士大部分認爲，對新聞記者的懲處，與二十二名家屬對調便差不多，因爲，他們並無破壞秩序的存心，只是爲了職務上的需要而犯法，他們若不進入禁區，就無法採訪新聞，確實情有可原。

法官之嚴懲記者，當然有其特別意義，可惜司法當局對此未加說明。雖然，政府新聞處處長霍德會發表談話，極力否認如此判決並非受了政府任何部門的影響，並強調司法是獨立的。

不過，所有的民主國家雖都說是司法獨立，但世界上不會有絕對不受影響的司法。相信霍德也不否認美國司法界之整蠱尼克遜，也是一種政治鬭爭的手段，所謂司法獨立，不能使人無所懷疑。連堂堂總統也被整蠱，何況微不足道的新聞記者？

我們有理用相信新聞記者的「罪加一等」，可能是被敵視的原故。什麼人敵視新聞記者？這不難找出線索。不過，敵視新聞記者而得不到他們的合作，在長遠來看，不一定是有利。

六七年香港能渡過難關，得力於新聞界的合作，過去的經驗，值得香港政府記取，今天的做法，實不智之極。

「法治」精神的一大諷刺

許多人說過新聞記者是「無冕皇帝」，如果從這一宗案件看來，新聞記者不但不是無冕皇帝，而且是最乞人憎的職業。

許多人對新聞記者非常掉忌，別的人受了欺負，往往當死貓吞了便算；可是新聞記者有他們的武器，受了欺負，可以在報紙上還擊，這一擊，就擊出大禍來，今同的「罪名成立」，可說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警察大顯威風，在機場上抓記者、打記者的猙獰鏡頭，竟在虎報上大幅大幅刊登出來，作爲「官方」，看了當然不是味道！何況，全香港的報紙，對香港政府「遣返」偷渡者之舉，都予以批評，這一來，更注定十一名記者要定罪的命運了。

官要定罪，無話可說，不過，二十二名親屬與十一名新聞記者作出不同的判決，卻成爲香港「法治」精神的一大諷刺。

英國人向來以「法治」自豪，認爲，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守法精神值得人人尊重。不過，今回的判決，卻使人對香港的「法律」產生極大懷疑，眞的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嗎？

不過，老萬還是相信這話。法律是死的，如果依書直判，當然人人平等。但法官大人是活的，他腦子裏有他的想法，死板板的法律，可以作出許多種不同的解釋，因此就有不同的判決了。

霍德的「官話」

政府新聞處長霍德就新聞記者誤闖機場禁區事，談到香港「新聞自由」問題。他是「新聞官」，不是「新聞記者」自然是替「官方」說話。他的談話完全避開問題核心，只強調在「新聞自由」下，新聞記者也應遵守法律。話是一點不錯，但新聞記者並未要求豁免守法的義務，只是不滿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已。

同是一個法庭，同是一個法官，同是一樣控罪，爲什麼二十二名南越難民的家屬只判簽保，不留案底，而十一名新聞記者不但判罰款二百元，而且留案底。留案底者，就是有了犯罪的紀錄，這十一位同業，以後是新聞「罪犯」了。爲什麼新聞記者受到歧視？爲什麼不可以新聞記者和首先發難衝入禁區的家屬作平等的懲處？當然我們不敢奢望調轉過來，新聞記者簽保不留案底，而家屬則罰款兼留案底。

霍德的談話，全是責怪新聞記者不守法，「但我亦相信市民同時希望記者在法律範圍內行使這種自由。」……「假如本港記者破壞法律，而他們認為他們有豁免被起訴的特權的話，恐怕他們必會失去市民的同情。」……「如果要維持公道的話，我認為記者的行動所帶來的連串事件，必難免成為一宗法庭案件。」

一向，政府新聞處是嘴巴，霍德說的話，當然也是政府說的話。新聞記者並沒有要求做「特權階級」，但要求受到平等待遇。政府沒有使新聞記者與難民家屬同等待遇，因此我們認為香港記者協會的抨擊是對的——當局故意抑制新聞自由。

冰封七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政府「懲治」新聞記者，是多少日子積纍下來的結果，尤其警方的不滿，使到這十一位同業成為代罪羔羊。同業給予他們支持是義不容辭的。

這是什麼法律？

新蒲崗法庭既作如此判決於前，霍德又發表如此談話於後，使我們同業直覺到，新聞記者是政府的眼中釘，似乎「不給點厲害你們瞧瞧不成」！

新聞記者犯的「罪行」果是如此嚴重嗎？他們此舉會影響香港治安，造成社會混亂嗎？如果認為「是」，那簡直小題大做。而政府如此對付十一名新聞記者，也是小題大做而已。

我們曾經見過許多先例，保釣分子的維園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這樣大的事情，騷動者亦未留案底。甚至有些犯搶刼嫌疑的，也不留案底。新聞記者因忠於工作而偶犯過失，法官便要他們成為「罪犯」，我們不禁要問：「這是什麼法律？」

新聞界團體香港記者協會、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外國記者俱樂部，都表示支持十一名被判罪的新聞記者，看來，這事有鬧大的可能了。

香港政府的「懲處」新聞記者，可能使一些執政的人滿足於一時，但此事所種下的禍根，會在將來才被發現。一個政府得不到新聞界的「合作」，往往遭遇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日本佐藤政府以及美國尼克遜政府，都因為得不到新聞界合作而遭到種種困難，甚至連首相都要下台。警方曾致力於改善與新聞界的關係是明智之舉，但這次不愉快事件，已把過去所作的種種努力消滅於無形。

只知刮龍那能解決交通問題？

有位朋友問：養一部汽車，最大的負擔是什麼？老萬毫不遲疑的回答，是對政府的奉獻。

換句話說，香港政府簡直無孔不入，處處向「有車階級」打主意。首先，當你買車的時候，先要付出一大筆稅欵，然後，要領一個千多元一年的牌照，你買的保險，政府又分掉保險公司一部分。

買了車以後，每次加油，付出的汽油錢，幾乎有一半是給政府的，那是一加再加的汽油稅。不過，這還不是可怕的開銷，最慘是泊車費。如果你不願露宿街頭，找個汽車客棧，私人的停車場有貴到五百元月租的，最便宜也二三百。政府停車場由最初六十元漲到二百元，打算進一步以五百元為目標。

不要以為付了五百元，泊車問題就解決，你的車子不會永遠停在車場裏不動，開了出來，就得另付泊車費。有合法車位雖然不算貴，一元幾角可以攪掂，可是分分鐘要看錶，過了五分鐘也有吃牛肉乾之虞。當你上氣不接下氣跑到停車處一看，警察剛剛把牛肉乾放在你的水撥之下，三十元定額罰欵就飛出你的口袋，如果泊在非法車位，更是難逃厄運。因為警察大佬個個限額交案，他們到處虎視眈眈，違例泊車，總是難逃法網。有些人每星期起碼接三四張告票，即是說，罰欵四五百，也得打在皮費之內。

據說，由於各界反對，律政司何伯勵將宣佈取消定額罰欵法案，提出另一新辦法取代。

所謂定額罰欵法案是用記分法吊銷及停止駕駛人的資格。這法案今年一月在憲報公佈後，原定二月十三日在立法局通過執行，但遭到非官守議員一致反對，所以宣佈撤銷。

取代的「新方法」其實也萬變不離其宗，仍然是鈔票掛帥，刮龍第一。過去的「車牌」費漲價很多人反對，結果「俯順民意」不少人卻因減得加。這一套魔術是政府的拿手好戲，老萬認為，政府的無孔不入，只知刮龍，並不是眞正解決香港交通問題的有效方法。

綠皮書是一堆攪搔

花了香港納稅人不少金錢，從外地聘來「專家」，幾經研究，擬具交通綠皮書。可是，交通綠皮書是否可以眞正解決本港的嚴重交通問題？各界人士閱讀過綠皮書後，大部分認為「不切實際」。這是意料中事，外地的「專家」，怎會比香港人更熟悉香港情形？他們想出來的辦法，在別的地方或者可行，但在香港卻行不通，難怪各方對綠皮書有彈有讚，看來交通綠皮書不過是徒耗納稅人金錢的攪搔，最後還是沒法執行的。

譬如說，綠皮書建議增發的士牌，減少使用私家車。其實，在馬路上兜來兜去，空車使用道路的的士為數最多，他們要兜生意，所以必須在馬路上到處鑽。私家車若沒有事就不使用，那有工夫在馬路上兜圈子？除非找地方停車。如果專家們肯站在馬路邊，點數經過的車輛，算一算各類車輛的數目，除小巴外，最多是的士和紅牌，私家車遠遠比不上。的士紅牌有客者只佔一部分，大都是等生意的空車。增發的士牌，未必能減少私家車，只是使在馬路上兜圈子的空車更多而已。

一位汽車商說得對，香港是自由社會，對私家車的諸多限制是不公平的。其實香港馬路的擠塞，私家車所佔數量最少，如果政府供應較多停車場，問題便可解決。有私家車的人，為減少本身煩惱，早已減少盡量使用汽車，如有足夠停車位，在馬路上行駛的私家車會更為減少。

據統計資料，使用道路的架次，在目前的士已高出私家車數十倍，有什麼理由認為私家車比的士更阻路而要限制私家車，增發的士牌呢？

一般意見認為在交通方面，政府不願放棄從各種交通工具所得的利益；一方面又不願意做賠本生意，多建停車場，多建行人隧道，減少紅綠燈位等，才是交通問題癥結所在。

畧論一句話

——縉山——

一句話，包括口號、意識（思想）形態在內，「言爲心聲」，在發言前，腦中必先蘊藏着一種意識，經過三思之後，認爲成熟了，才把它發出。故重要的一句話，往往能夠決定一切，所謂「一言九鼎」。當然像某些妄人，經常胡言亂語，不足以語此。嘗想歷史上不是有很多「一句話」，是值得重溫的嗎，因集成此文。

「多行不義必自斃」

鄭武公夫人武姜，初生莊公，後生共叔段，因莊公是在武姜夢中驚醒而產生（寤生），故惡之，而愛共叔段。因此她屢次向武公請求廢莊公，而另立共叔段爲太子，武公不應，立長是古制，況莊公並無不當。於是武姜退一步乃要求武公封其次子於制邑，這是一重要地區，武公又不肯。因此武姜再請封於京邑，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當中有大夫提出理由反對。莊公說，姜氏願意這樣做，有什麼辦法。大夫說，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想對付辦法。莊公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不久，共叔段竟多方擴張勢力，又有大夫諫道，不得了，共叔段要想造反了，還不趕快除之。莊公說，不必除之，看他造反好了。不久，共叔段果然造反了，莊公遂派大軍圍剿，公叔段大敗於鄢邑。

對這件事，左傳只用「鄭伯克段於鄢」六字，但穀梁傳批評得卻較詳，對莊公有大段酷評，謂莊公「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後世讀史者，也多不責武姜、共叔段，而批莊公，因中國人，重倫常，尙忠厚，然如依孟子邏輯，卻也有原諒處，母不母，則子不子，弟不弟，則兄可以不友。責任不能全讓莊公一方面負擔。

「彼可取而代也」

項羽本紀：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項梁與項籍（羽）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知其有大志、野心，後來卒爲「西楚霸王」。推翻秦室，可分三大幕：一是陳涉、吳廣首先揭序幕，二是項梁、項籍叔侄展開正幕，先把秦勁旅摧毀，三是由劉邦收場。項羽最後雖失敗自殺，但推翻秦室之功，卻不可湮沒。

這個人雖有功，但實不足法，最缺德的有兩點：㈠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殷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逃亡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殷通坐曰：「請召籍，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以眼色示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會稽守殷通，本想與項梁、項籍合力舉大事的革命英雄，孰料竟被項氏叔侄殺害，眞是死得寃枉，項氏太不義了，宜其後來，皆不得善終，豈非因果報應。

㈡是劉邦先入咸陽，因過去任過秦室泗上亭長，既不肯接受秦王投降，更不忍殺降秦王子嬰，燒秦宮室。但項羽大不然，一入咸陽，便實行屠城，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去。事怕比較，從這件事看來，已足證劉邦、項羽兩人的高下。

「勞動、儉約、紀律」

今日世界通稱美蘇爲超級大國，其實是名不符實，因美國內部既有黑人問題，而自由民主主義又出了軌。蘇聯呢，內部也有猶太人、烏克蘭人問題，而馬列主義只是新沙皇的統制工具，而對一般人民（知識分子、農、工、商人）卻早已失掉吸引力，把它當做「臭爛衫」（參蘇贊尼辛的陳情書）。故皆不足以稱「超級大國」，照實際說，今日西德仍是眞正強國，它的面積雖僅與美國華盛頓州畧相等，但世界統以「經濟強國」稱之，馬克的信用遠駕美元之上。德國何以能一再仆而復起？原因是由於立國基礎堅固。堅固原因，則是民族優秀，每個分子皆可視爲金剛石，決非沙土。德國建築在金剛石上，國家那有不強之理。德國民族由來天生就如此嗎？那也不是的，當拿破崙稱霸歐洲時，德國前身普魯士幾被貶爲法國殖民地，人民已幾無自信心，一切皆惟巴黎是從，如說法語以爲榮，而輕視本國語文，着法國裝，住法國式樓房等等。就在這種情勢下，普王宮鋭德里克・威廉一世覺醒了，他想如照此下去，普國豈不眞要亡國了，再無獨立自主希望，因此，威廉一世下了決心，必須改造這個民族，他改造民族的途徑，就立下以下的口號：「勤勞、儉約、紀律」。

普王威廉一世是一位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英主，決不是說完便算，每日先從他本身做起，就腳踏實地的去實踐這個目標。在他本身外，最接近他的，就是他的兒子，做太子的一向養尊處優慣了，那肯勤勞、儉約、紀律，改造民族，決非短時間事，總要數代才能完成，身爲太子的，如不能以身作則，怎能教導全國人民。故普王每見其子違反以上原則時，往往加以嚴重體罰。王后知之雖心痛，但也不敢講情，只好暗中流淚。普國人民見王、太子皆如此認眞勤勞、儉約、紀律，本已大受影響，自知檢束，再加之政府從上督導，組街坊會

、清潔街道，並實行保甲制度。一般人習性，多是三日心，五分鐘熱誠，過了一陣子便洩了氣，但普國人民不同，因在國王、太子自親督導下，規定為永久性新生活，是決不能懈怠的。

一個民族的優劣，也不必過深研究，只從這三種生活上，就可以決定。當日：剛佔據北平時，陷如無政府狀態，但德國僑民卻很快的組織成為一自治團體，以解決一般生活問題，這就是一個顯明見證。

德國的強盛，威廉一世固應居首功，然哲學家菲希特的貢獻也不可沒。在法軍佔領下，他還毅然敢在公開場所講演，呼籲全國人民，「獨立自尊，團結禦侮」，讀者必定奇怪，法軍何以會允許他這樣做？原因有二，一是法軍根本未看起一個書生講演會起什麼作用，另一是法軍多不懂德語，根本不知菲希特講的什麼話，再說縱然有人懂德語，也聽不出是什麼意思。例如菲希特說：「文化已把野蠻的流動的民眾，聚合於社會的約束之下，而他們又以法律與組織功能賦以權力，國與國互相攻伐，不顧困苦與隔絕，他們的軍隊，穿過和平的原林，他們相遇，見到同類，即動殺機。利用知識的發明，互相仇視的艦隊，海上航行，衝風破浪，遇其同類於寂寞無情的海中。他們相遇，不顧風濤的惡險，便會互相殺戮」。像這些話，明明是在控訴法國，但他是用哲學家抽象名詞表達，像法師講經，而非潑婦罵街，法軍實在也無理由干涉。

菲希特在法軍刺刀監視下，曾公開講演好多月，對普國人民印像自然極深。普國人民對菲希特思想，雖至今日德國人民仍然照常信仰，希特勒即其中之一。

「自由、平等、博愛」

法國革命爆發於路易十六，實際早在路易十四已埋伏下革命種子。這個種子，若細講，非一本鉅著不能盡，但如簡言之，兩個字可以說明，就是「不平」，統治階級（第一、第二階級）日日在尋歡作樂，窮奢極慾，而被統治階級（三、四等階級），卻常年納重稅，不得溫飽。人若是豬也無話說，不，人是智慧的動物，見統治者如此享受，內心自然不甘情願。再加之，當時有一批哲人如盧騷、孟德斯鳩、伏爾泰等著書立說，鼓吹之，在乾燥天氣下，本易起火，今既有人點燃，遂一發不可收拾，法國大革命以起。

據心理學家說，概念有力量，可以鼓動人。人有時懸想於腦海中之概念，就是行動之開始，在喚想起此概念的同時，人必須實現此概念，此時感情即伴之而生，因此感情能夠移動人的意志。共產黨就善於利用貼標語，喊口號而發展起來的。法國革命鬧得那麼大，激烈，其最大動力，就是靠「自由、平等、博愛」口號。

不僅法國，日本明治維新也是一樣，它靠「尊王攘夷」口號而成功，日本明治維新前情勢，正如我清末，處處受西方強國壓迫，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故要「攘夷」，又因皇權旁落，受幕府控制，故要「尊王」。這兩種概念，是當時全日本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故一經提出，便足以打動人心。

「皇國興亡，在此一戰」

甲午中日之戰，對日本影响並不太大，因那時大清帝國已經變成貧弱國家了，雖然也鬧過洋務運動，效法西洋，開新兵工廠，且購買西洋新武器，但皆學的是一種外表，有一日本調查團來華訪問，見我軍艦大砲上竟曬着婦女粉紅色內衣，就斷定不堪一擊。

然俄國不同，它當時在歐洲也是強國，日本居然也把它打敗，在國內遂有了信心，由弱眞轉強了，在國際上也有了地位，入於強國之林，且與英國簽定軍事同盟，好像窮小子一旦封爵，那樣驕傲起來。但「福兮禍所伏」，從此它變成軍國主義國家，橫行霸道，幻想征服中國，且與美英法為敵，結局挨上兩顆原子彈，幾乎亡國。

日本是怎樣打敗俄國的，簡單說，那全靠全國上下「萬眾一心」，這種精神團結力量，指揮對俄作戰統帥東鄉元帥，當時提出一個口號：「皇國興亡，在此一戰！」因當時日俄爭奪我東北及朝鮮半島，如勝不僅可佔有東北、朝鮮且可以侵略我大陸，這是日本人苦心積慮以求的事。反之，便一切皆落空了，且有受俄國南北包圍的威脅，故曰「皇國興亡，在此一戰！」這是一塊白布招，也許還是東鄉的親筆，多年我在東京一博物館中，曾親眼看見過，故至今尚能記憶。日本之獲勝，犧牲至大，單東京成城中學，就戰死二千多學生。雙方共打了一年零三個月二十日，陸上大戰三次，海上大戰五次，日方用去軍費二十億日圓，死傷共二十餘萬人。

「驅逐韃虜，還我中華」

滿清政府，不僅是異族主政，而且非常腐敗，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因此國父孫中山先生不忍同胞遭受無限痛苦，乃糾合同志，實行革命，其口號就是「驅逐韃虜，還我中華！」因滿清是胡人韃靼，故稱「韃虜」，中華即指我漢族，這是一種民族革命。

民國成立後，五族共和，皆成為中華民族，但在此以前，滿清政府卻非常歧視、虐待我漢族，故革命初起，此口號一提出，立刻贏得全國人民歡心，故無數愛國志士、青年為此一目的，犧牲一切。總計為此目的，革命流血竟達十次以上之多，時間四十餘年，可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這一國號得來的如何艱苦。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到底」

這是最近的事，但二十歲的青年，也許還有點糊模，故仍須有簡介必要。

日本軍閥久已幻想吞併中國，得寸進尺，貪得無厭，我政府忍無可忍，從盧溝橋（蘆溝橋誤）事件起，遂展開八年長期抗戰，日寇對我西北夾攻，北方侵略我平津，南方則攻佔上海，以飛機疲勞轟炸我首都南京，中央政府乃實行大疏散，我無事可做，把門一鎖，只提小皮箱，遠奔西北，經徐州、開封、洛

陽而抵西安，又由西安南下到漢口武昌，再入九江抵南昌、南城，而東入福建，經建甌、南屏而至福州。至福州，知南京已失陷，遂再往回返，經閩北蒲城入江山到長沙轉入漢口，當時漢口爲臨時國都，奉命南下經廣州而來香港。迨香港淪陷，又經廣州灣經廣西貝田至鬱林，然後北上入柳州而桂林，經金城江、獨山、貴陽到了陪都重慶。這是抗戰時，我逃難經過大要，我在沿途所見，有兩件事頗值得一記，一是見各城市街道上，往往有十歲左右兒竟成羣結隊，肩扛竹竿，口喊抗戰歌：「打倒日本鬼子，前進前進……。」這些兒童似無組織，也無人領導，像是象徵抗戰，也像遊戲。另一是，重要路口，豎立着蔣委員長的佈告，及兩道標語，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到底！」事已過三十餘年，可是此兩事，至今猶縈繞於我的腦海中，永不會泯滅。足證一種適當口號，對社會人心，影响如何之深。

「再北伐、再統一」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對象是各省軍閥。他們各自成一小王國，無政治理想，無統一意識，只一味養軍隊，壓榨百姓，可是軍閥時代，百姓雖苦，但比今日大陸百姓，仍有其優點。一是人身自由，不僅可以自由行動，也不懼鬬爭、抄家，另一是生活相當舒適，決非「世界最貧苦地區」，因日常用品甚少漲價，而貨幣也從未見貶值，比港、日幣價值皆高。又因他們的部隊皆是地方人、子弟兵，這和曾國藩所練湘軍有相同處，所以很能打仗，軍械多是從外洋購入，故也相當精良。

國民革命軍，人數既少，經濟、軍械也未必優於北洋軍閥，但有其特點，那就是有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這種理想，頗足以震撼全國愛國軍民的心絃，古人云「攻心爲上」，一種思想，既然震撼了全國人民軍民的心絃，就等於解除了敵人精神武裝，可以不戰而勝，故國民革命軍，雖有其弱點，但只有此一長處，故也卒能制敵人於死命，北伐成功了，且多是不戰而勝，如最大軍閥張、閻，根本就未與北伐革命軍交戰過。

現在國軍如再北伐，從表面看來，對手似乎比北洋軍閥不同，因爲思想上他們有了馬列主義裝備，但事實上今非昔比，所謂馬列主義正如蘇名作家所說，對軍民只是一件「爛臭衫」，早已不視爲神聖的意識形態了，此一法寶既失效用，軍民心分崩離析，況日日搞鬬爭，且百姓生活又極度悲慘，一心一意準備逃亡。從目前情勢分析，中共力量，恐怕還比不上當年的北洋軍閥。然從另一方面說，今日國府政治、經濟、軍事的突飛猛進，確在一般人想像之外，與共方正成反比，與第一次北伐時固然不可同日而語，即與二十年前相較，也大有天壤之別，已列入「經濟強國」之林，相反的共方民心叛離，士氣低落，卻與二十年前絕對不能相比，更重要的，是國府外無外患，而內部又上下一心，精誠團結。反之，共方則正相反，外有蘇聯大敵，陳兵邊境，而內部各派權力鬬爭，卻日益加劇中。故一到時機成熟，國軍實行「再北伐、再統一」，自非難事，一定可以成功。

從周恩來之病看毛幫內鬬

岳騫

周恩來從五月三十日與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會面之後，整個六月份未見露面，因此，西方記者首先傳出消息，指周恩來已死，最低限度也入於彌留狀態，毛幫發言人爲此不得不作一次史無前例的闢謠。到了七月五日，美國參議員傑克遜夫婦在醫院會見了周恩來，證明周恩來確實尚未死，但這次的會見，卻也引起了一連串的問題，有待解答。

第一、周恩來究竟患了什麼病，傑克遜對此避而不言，如果周恩來的病只是傷風、感冒，甚至老年人習慣害的攝護腺肥大，也沒有難言之隱。由於傑克遜不肯透露病情，再從照片上看周來的臉色，周恩來十之八九是患上了癌症，癌症之發現，也許很久，毛江是否因周恩來患了癌症而起用鄧小平，也值得研究。

自從林彪死後，周恩來已成爲江青「接班」的唯一障礙，周恩來也許眞的效忠江青，在江青手下當一名宰相，但是，毛澤東與江青絕對不能相信周恩來，此中因素甚多，有歷史恩怨，也由於周恩來的爲人太狡猾，毛澤東不敢托妻寄女，當然還有毛幫黨內形勢，使毛澤東不敢留下周恩來這個禍根。

十大以後的周恩來，雖然無力推翻毛江，但也確實在努力自保，有許多地方顯然與江青針鋒相對，這一種形勢維持甚久，毛澤東似無意干涉，一任周、江互鬬，正合於毛澤東的一分爲二「哲學」。這其間，屬於毛派的宣傳品，對周恩來的攻擊，雖未點名但已呼之欲出，例如周恩來善哭善笑的特性，加油加醋的描寫，後期批孔所指的孔子罪狀，顯然都是對周恩來而發。周恩來本身沒有私人的宣傳報刊，無法還手，「人民日報」與「紅旗」雖然比較中立，但還是「中立偏江」，再說周恩來也不可

能在「人民日報」與「紅旗」上面去反擊江派的攻擊，變成了只能挨罵，不能還口，宣傳上便落了下風。毛澤東常說發動政變之前，要先造成輿論，而此時的周恩來在輿論完全失敗，鬬爭自然也難逃失敗命運。

不過，毛江眞正擊倒周恩來，關鍵性在於去年底毛軍各「大軍區」「司令員」的大調動，這一調動使毛澤東、江青完成了中央集權之夢，人們所推想的一旦毛澤東死後，紅色軍閥割據稱雄的局面將不會出現，毛江對此有了信心，整肅異己的政策，又向前推進一步。

各省紅色軍閥未必擁護周恩來，也未有那一個「司令員」與周恩來有密切關係，因為周恩來畢竟脫離軍職太久，而且周恩來深知毛澤東視槍桿子如性命，眞正握有軍權的彭德懷、林彪皆是毛澤東的心腹，這批人未必肯聽自己的，如果插手軍隊可能畫虎不成，禍及自身。所以各紅色軍閥同周恩來有較密切關係的只有一個陳毅，最多算上聶榮臻，至於現任「軍區司令員」，都是二三級頭目，他們同周恩來之間本有一段距離，彼此完全拉不上關係，因此，可以說周恩來在軍人中，沒有眞正的力量。

但今天毛幫形勢，毛江希望中央集權，此時毛澤東能一把抓，毛澤東死後江青才可以抓得住，反過來如果毛澤東抓不住，江青還有什麼好談的。毛澤東一貫喜歡鼓吹「天下大亂」，「越亂越好」，但毛澤東此時倒希望定下來

反之，周恩來倒是希望亂，即使不能大亂，但能維持目前小亂的局面也好，最低限度各省軍閥繼續割據，毛江夫婦要全力對付軍閥，改變槍指揮黨的局面，當然就不能對周下殺手，不但不能整周，還要利周去和稀泥，像一九六七年武漢發生的「百萬雄師」事件，如果不是周恩來去巧言令色，施行一套騙術，那次就可能會發生大事。所以說毛幫內部愈亂，周的地位愈鞏固，目前毛幫還在亂，但槍指揮黨的威脅逐漸解除，毛幫又掉回頭來對付周恩來了。毛澤東所以非在生前整垮周恩來不可，有私有公，私的方面，毛澤東明白，一旦自己閉了眼，周恩來必然變成接班人，不僅因為周恩來是毛黨第一副主席，即以聲望而論，所有毛軍毛幹也只聽周恩來的命令，不會聽江青的話，如果大權落入周恩來之手，論私，毛氏將無子遺矣，論公，「毛澤東思想」也要扔進厕坑，所以毛澤東有生之年，決不放過周恩來。

但毛澤東對付周恩來，又與對付劉少奇、林彪不同，周恩來表面沒有野心，決不會反對毛澤東的措施，不像劉少奇公然與毛澤東作對，逼毛澤東辭去「政府主席」，退守第二線，周恩來與林彪也不同，不會用全武行的辦法，動眞刀眞槍，周恩來完全是用的道家陰柔之策，對毛澤東絕對服從，不但服從毛澤東領導，還服從江青的領導。至於毛幫現行的媚美政策，周恩來更逢人便告是毛澤東自己決定的，所以毛澤東對周恩來雖然恨在心裏，表面上卻眞是無可如何。

但毛澤東一身以鬬爭起家，害人本領冠絕古今，毛澤東看透周恩來的棋路之後，也改了方法，以陰柔對陰柔，與周恩來大鬬法。毛澤東目前對付周恩來的辦法，是在精神方面造成威脅，如不准周恩來出北平，甚至平常未必走得出中南海，如起用鄧小平，準備代替周恩來。江青則發動大小能提筆桿的嘍囉，向周恩來射冷箭，所發表的文字千奇百怪，有的使人笑，有的使人嘆息，周恩來身處樊籠之中，日日有無數人前來戟指怒罵，時間一久，精神自然支持不住，於是就只得告病，最初是逃避，後來則變成了眞病，毛江則乘此機會，把周恩來向醫院內一送。

未進醫院之前，毛江要謀害周恩來還不太容易，因為在中南海不能派刺客，又不能騙周恩來乘三叉戟出走。但進了醫院便不同了，不病自不進醫院，進了醫院自會死亡，到了毛江認為周恩來需要死時，只要命令醫生打一針就完了。

其實就算毛江不予以謀害，周恩來既然患了癌症，也不會太久，照最樂觀的估計，周恩來的一生，也不會有一九七五年了。

周恩來死在毛澤東之前，對江青自是一大喜訊，但對毛幫而言，則促使其提前滅亡，因為如果毛死周前，周即使無力控制全局，總還可以苟延一個短期，現在周死毛前，毛的壽命也是論日計的，一旦毛也死去，整個毛幫大權就由江青一群女子小人承當，不必說各省紅色軍閥不服，全國老百姓更要起而反抗，大家都認為江青「算老幾」，沒有一個人會服她，看情形最後斷送毛澤東天下的，要是這位明星了。

也談「克己復禮」

駁腳教師

「克己」——克制自己；「復禮」——恢復理智。原來這話出於論語「顏淵問仁」而孔子以「恕道」誘掖云。至於所謂「天下歸仁」，「仁」為種籽核心，亦即「本立道生」道理，純粹針對修身方面，並沒涉及政治色彩，那麼，批林連帶批孔，而批孔引用此語，眞的「上無禮，下無學」啊！雖然修、齊、治、平是以修身為本，但「克己復禮」的「復」卻分明着重教育立場，因為孔孟同一鼻孔出氣，「孟子道性善」，自然孔子所主張。不曰守禮而曰「復禮」，失而復得，特別不容再失，而且孔子設教先德行後文學，天才與不天才，更「風牛馬不相及」。人畢竟是人，總有弱點的，要做好很不容易，是以該當克制自私，好約束身心，務必循規蹈矩，使三司五官都能去惡向善「希賢希聖」，萬世師表啊，萬世師表！

又一切罪行，無論有關色情好，暴力也好，要是道德得到修養，外界誘惑，大可自我抑壓「止於至善」，那會有妄聽、妄言、妄思和妄動發生？

總之，「克己復禮」對任何場合是有利無害，除非自己想做壞事，這才批判它！

認識中國

從「悼念盧漢」所了解的

柳以青

中共的宣傳與統戰機構，借死人來做宣傳與統戰工具的事，層出不窮，這已經是盡人皆知，司空見慣的事了。這些，並不會發生什麼作用。然而，從事宣傳和統戰的「領導人士」，由於僵化了的思想與方法，結果是在不斷地製造這方面的文章，專訪與特寫。或許，這就是表示响應了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在宣傳與統戰上向海外發展的一種動向，以表示他們的努力成績。

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公報」刋出了盧國梅所寫的「回憶和悼念我的父親盧漢」文章，就是屬於這一類文章的一篇。這裏，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或許從中更了解一下大陸的情形，以及大陸中國人民的心態。

肉麻的「黨」和「主席」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幾句話：「我懷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我的父親。每當我想起他幾次患病時，黨和政府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激動的心情總是久久難以平靜」。很明顯地，這篇文章已經從骨肉親情的關係，立刻「突出於政治」領域了。何以會在第一段中，盧國梅以「孝女」的身份立刻突出於政治之中呢？這可以看出，一個降將，一個投棄者的本身和他家庭成員的那份悲哀與可嘆性。也唯有會讀文章的人，才能刻劃出降將與投棄者這一份可憐相來。

也就是由於當年「赫赫有功」盧漢的這一身份，於是，在盧國梅這一篇文章中，就得不時的表現這一種「感謝皇恩」和「感激涕零」的寄人籬下，失掉堂堂正正的自立自主的精神，不僅是「階下囚」，同時又是「家中犬」呢！不信的話，我們可以看看出自盧國梅筆下的「盧漢面貌」。

「父親每當提起這次手術，總是感慨地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這樣有效地組織起來各科醫生……協調地進行手術，這是黨和毛主席又給了我新的生命，我要在這有生之年，多爲人民做些事情。」此其一。

當盧漢於臨終前見到了從美國回來的大小兒子盧國良和盧國成之後，「熱淚盈眶」地說：「由於黨和政府的幫助，我們才能見面。沒有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團聚」，此其二。

盧國梅說：「記得他以懇切的心情，在給毛主席的最後一封信上寫道：『在你的英明領導下，我國在短短二十五年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能夠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祖國由……變爲一個……，這實屬我平生最大的幸福，經常感到無比的振奮。……我慶幸自己當年選擇了歸向中國人民的正確道路，我堅決擁護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永遠沿着你的革命路線從勝利走向新的更大勝利。」此其三。

在盧漢生前「經常到全國各地去參觀」，「中共中央統戰部和政協全國委員會爲他們老年人在交通和食宿等方面都作了妥善的安排」，結果，盧漢感嘆的說：「在我有生之年能夠親眼看到這一切，實在是最大的幸福。二十幾年前，當我毅然選擇了跟毛主席走這條路時，感到是自己一生中做得最正確的事，現在事實更證實了這一點。」此其四。

盧國梅在最後，寫出了「父親生前經常跟我說：『黨和毛主席把你培養成人，你一定要永遠聽毛主席的話，絕不能辜負黨的培養，當好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此其五。

從以上五段的紀錄中，任何讀者都會很清晰地看到一個「降將」和「投棄者」的面貌。

把自己的生命，說成了「黨和毛主席所給的」，但是，盧漢最後卻是與世長辭了。那一定在證明着，「黨和毛主席」對「生命」的「新生」是無能爲力的。

除了「黨和毛主席」殺害「生命」之外，爲救「生命」，給「生命」以「新生」卻是無能爲力的。由此，我們知道：盧漢之大談「黨和毛主席又給了我新的生命」，很顯明地是爲了避免「黨和毛主席」殺戮「生命」而已，可悲！

親友的團聚與見面，本是人類家庭的天倫之樂。也是每一個家庭和家庭成員的自然權利，然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竟成了「黨和政府」的「恩賜」，難怪盧漢要「熱淚盈眶」了。可惜的是：早知要「熱淚盈眶」，何必當初呢？世界上，就有這麼多的人上，總是會「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呢。可哀！

對一個「降將」和「投棄者」來看，總是要在不停地宣佈：自己的「投降」與「投棄」是「正確的」和「引以爲最大幸福的」，所有以前的國民政府中的要員們，都是一無例外地要不停地宣佈、「宣誓」着。既然是十幾、二十多年前已經用「行動」表示了這一「選擇」的「正確」與「幸福」，何以會在以後的日子裏，要不斷地的「宣佈」和「宣誓」呢？從「正確」和「幸福」而演變成「最正確」和「最大幸福」呢？

我對這些「投降」和「投棄」的人士，本來沒有好感，但有時還會有些同

情，特別是看他們在「偷生」的二十幾年中，總是要作賤自己，言不由衷地在「宣佈」着，「宣誓」着，那些聽來很肉麻的話。可嘆！

最可悲可哀的是那些「投降」與「投靠」人士後代的命運。盧國梅的這篇文章的寫作，就可以證明這一類型的典型「樣板」。同時也是政治投靠者的悲劇延長。

不相信的話，我們可以慢慢地讀一下盧國梅最後的一段話：「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我在雲南讀完小學後，就來到北京繼續學習，直到大學畢業，現在冶金燃化設計院工作。父親生前經常跟我說：『黨和毛主席把你培養成人，你一定要永遠聽毛主席的話，……』臨終前又囑咐我說：『你不要難過，要化悲痛為力量，永遠要聽毛主席的話，堅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努力為人民多做一些好事。』現在父親和我們永別了，我一定記住父親的話，刻苦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積極投入批林批孔的鬬爭，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為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努力。……」

「永遠聽毛主席的話」出現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可見大陸上的鐵幕情形，是多麼的落伍了。「聽毛主席的話」而且強調要「永遠」的，這該是多麼的不合乎時代潮流！然而，身為一個降將和投靠者的身份，卻是預先註定了這份悲哀的。我卻甚原諒着無辜的下一代的悲慘處境的！

「社會主義」是甚麼貨色？

在盧國梅的這篇文章中，還有另外一種向台灣國民政府統戰的作用。也就是達成宣傳上的「解放台灣」。

首先，一定要把中國大陸共產黨的統治，說成「天上有，地下無」，意即唯有共產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才是「唯一」救中國之路。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盧國梅文章中的強調部份：

在談醫治盧漢的「膽病」時，就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這樣有效的……。」此其一。

在盧國長、盧國成探望盧漢的病時，他總是說：「你們都是生活在舊中國，拿今天的新中國與舊中國對比一下，自己就會得出正確結論：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這樣蓬勃發展……。」此其二。

在盧漢寫給毛澤東的最後一封信中稱：「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更加欣欣向榮、蒸蒸日上。二十五年來的歷史發展，使我愈來愈服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偉大眞理。」此其三。

在盧漢參觀了大陸的各地後，就說：「解放後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一個貧窮落後，受人欺侮的舊中國一躍而成為生產蓬勃的社會主義國家。」此其四。

在盧漢經常參加開會、學習後，說：「生活在新社會精神爽朗，心情舒暢，人老不覺老。」此其五。

甚至，盧國梅在她父親死後，她卻表達說：「父親雖然離開了我們，但生活在這個溫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我們全家並不感到孤獨。」此其六。

究竟大陸上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是如何呢？是否是那麼「有效」，那麼「蓬勃」，那麼「舒暢」，那麼「溫暖」呢？是否「社會主義」為救中國是唯一「正確結論」和「偉大眞理」呢？

生活在「社會主義祖國」的人們，大概都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只有生活在自由的海外地區的人士不清楚。就是前往觀光、參觀的人士們，也不清楚。當然，所有報章、雜誌上的介紹或鼓吹文章，更不清楚。唯一最清楚的人士，是那些旣「享受」了「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實質的人，而又能自由自主地說出或寫出他們的感受的人士，最清楚。或是，由於嚮往「社會主義祖國」，而曾前往「祖國」生活的東南亞各國的中國華僑子弟們，而又能從「社會主義祖國」中出來後，說出和講出他們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感受者，最清楚。那末，如果我們要想了解「社會主義的祖國」的眞相的話，他們的意見是最值得參考的。有的是一點一滴的報導，有的已經收集成了專書，我手上就有幾種這類的集子，像牧羊君著的「如此社會主義」；蘇武君著的「大陸共產暴政憶苦錄」；還有列入美國國會記錄的吳樹仁君對中共政策的控訴等。另外，在香港隨時隨處就可以聽到來自大陸難民們的指控與報導。最近，又可以從大陸的「大字報」的張貼上，雖然是受到限制的公開指訴，我們又可以從中知道一下「社會主義祖國」的內部情形。

「社會主義」實行的大陸，旣然是那麼「無效」、「蕭條」、「愁苦」和「冷酷」，反而證明救中國的「正確結論」和「偉大眞理」，一定不是社會主義。那麼，又如何能以此「社會主義」來做成向台灣統戰的「解放」呢？

因此，盧國梅的文章中，為了配合中共對台灣的統戰所寫的那段話，不但無效，而且淺薄。她說：「父親生前十分關心台灣的早日解放。……父親……談到台灣尙未解放，台灣省一千六百萬骨肉同胞尙處在苦難之中，未能與全國各族人民共享社會主義的幸福。」這裏卻出現「骨肉」了，但是盧國梅與盧漢的關係，在盧國梅的「追悼」文章中，卻是沒有「骨肉」兩個字的。

又說：「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撓不了的。」「統一祖國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撓不了的」，但，決不是「解放台灣」式的統一！

又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地，只有回到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才是唯一出路。」恐怕這「社會主義」的招牌的拆下，才是「祖國統一」的「唯一出路」呢！假如中共眞的「以國家、民族為重」的話，恐怕該是少談「共產黨」和「毛主席」才對。因為國家是所有中國人的，民族也是屬於所有中國人的。

至於說，讓人們「回來探親、訪友和參觀」，而一定要「黨和政府一定會保證他們的安全和來去自由」的話，這算是什麼「以國家、民族為重」，算什麼「黨和政府」？在這裏，充份表現了獨裁、專制和自私呢！難道明眼人不會看出這不會是一個大圈套嗎？

休矣夫，這一類以死人來做宣傳和統戰工具的策略！死人如果地下有知的話，也會立刻的復活起來呢！

毛澤東爲何鬬死李達？

胡養之

中共自民國十年（西元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成立共黨組織以來，到今年七月已是整整地五十三年頭了。在這五十多年中，老一輩的中共黨員——特別是那一羣「元老」派如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等人，幾無一不被毛澤東趕走的趕走了，整肅的整肅了，殺的殺了，全部沒有好下場！在毛派推行「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活活打死的前「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便是中國共產黨的「元老」派之一。

在中國共產黨組織裏面，原本有兩個李達——他們不僅是同姓同名；而且同爲湖南人。因此，多年以來，曾經令到許多人把這兩個李達的身份，往往混淆不清，甚至有不少記述中發生張冠李戴的現象呢！其實，這兩個李達的不同之點頗多。其中一個是年達八十多歲的「大學」校長，中共的老前輩，已於七年之前便被毛派分子殘酷的鬬死了！另一個則是年僅六十多歲的中共軍人，所謂「解散軍」中的高級頭目，現時仍可能苟延殘存，卻已好久沒有消息，而對於後者的歷史及其現在的處境不太清楚，故此本文僅介紹前者。

李達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出身如何？經歷怎樣？犯過什麼罪？毛派分子爲什麼要把這些風燭殘年的老傢伙活活鬬死？這一連串的問題，可以從李達本人的著作如「沿着革命的道路前進」、「五四運動在上海」；和他許多要好朋友的著作，如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陳鶴琴的「五十回憶錄」；馮玉祥的「我的讀書生活」；又「鐵幕人物」以及中共的報章雜誌等等，去找到圓滿的答案了。

李達，別號鶴鳴，湖南省零陵縣人（零陵漢置，在今衡陽以南約三百里；東漢移治泉陵，晉至南齊因之，故城在今零陵縣北。隋初置永州，後改零陵郡，唐復改永州，宋曰永州零陵郡。清爲永州府治，地當湘瀟二水的會口。列峯擁其北，重江繞其前，北接衡陽，南連桂林，湘桂邊要，莫過於此。唐柳宗元曾宰是邑，伐木開徑，窮山水之勝）。一八九〇年出生於該縣城北三十餘華里的一個佃農（湘南方面的佃農很普遍，俗稱半耕農家——每年秋收時與業主各佔一半）。因此，李達幼時，只在鄉間唸過幾年私塾，後來獲有機會，考取了一所享有公費的「船山中學」（即以明末王夫之的名命名者）。他那年剛才十五歲，便已逐漸知道一些國家大事，對於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如英、德、法、日、俄等國——尤其是憎恨日本。他當時與徐立特等人聯合發出「斷指血書」，以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從事反日救國運動，並且馬上採取了行動：一方面集合同學，舉行遊行示威，以抵制日貨，燒毀日貨；另方面則進行軍事操練，暗中購置若干步槍，學習射擊。

「船山」中學畢業後，李達已十九歲（當時的舊制中學爲四年制），以家貧不能自費升學，乃千辛萬苦地才考取了北京「京師優級師範」（即後來北京師範大學）。他從此雖然離開了湖南那偏僻的農村，但當他經過武漢、上海、天津等大都市的時候，沿途都看到有外國租界；特別是在許多租界的公園門口，竟掛着「華人與犬不准入內」的牌子，更刺激了血氣方剛的青年李達。所以，他對於「反帝」運動，非常熱烈。

李達在「京師優級師範」還沒有畢業，卻又轉到湖南工科專門學校去了。其時正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發生，推翻了滿清政府之後，李達便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費生，去到日本留學，由於不服水土，旋又返國，就讀於「清華」學校；並與李權時、張道宏、姚永勵、汪心渠等人，組織了一個所謂「仁友同志會」。其後他又離開了「清華」，從而獨自經營一間藥材舖。又因資金不足，加以經營不佳，使其藥舖不久宣告停業。

一九一七年，李達第二次東渡日本留學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袁世凱稱帝及張勳復辟的前後，令到國內造成軍閥割據的局面，日本人對中國也加強其侵略的野心。而當時年僅二十六歲的李鶴鳴，一方面看到了辛亥革命所要求的目標已告流產；另方面在日本的留學生，又經常被人譏爲「亡國奴」！「豬尾巴」（即滿清時男人所留的髮辮子）！這樣更使李達的思想有了激劇的變化。就在這一個時期裏面，所謂「蘇俄十月革命」已告發生，引起了一般中國青年——尤其是在彷徨無主的留日學生，都對「馬克思主義」更爲嚮往！李達跟其他大部份的留日學生，就已形成一種參加政治活動的動機。例如：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八月，當北洋政府段祺瑞與日本訂立所謂「中日軍事協定」時，約有三千名中國留日學生，即組織了「救國團」，一面實行罷課抗議；一面則分別返國活動；加以共產黨分子的乘虛而入，鑽進入這些空隙，煽風點火，以致成千成萬的大好青年爲它們所吸收，李達輩也不例外。故此，在第二年的「五四」運動之後，便使共產主義在中國境內普遍地萌芽了。

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俄國共產主義政權聲明放棄其在華的一切權利之後，便更加強鼓勵了一班中國青年學生進一步地相信共產主義。於是乃有陳獨秀等人，即在上海成立了所謂「馬克思主義

研究會」；同時，李達也以「中國留日學生總會」的代表身份返國，毅然參加發起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他並擔任由該組織出版的「新青年」編輯，作爲「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公開宣傳刋物。在這一階段的毛澤東之流，還是寂寂無名的小卒。

經過陳獨秀、李達等人一年的努力工作之後，使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終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的七月一日便宣告成立。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人計有：李達、張國燾、董必武、鄧恩銘、周佛海、王盡美、陳潭秋、陳公博、包惠僧、劉仁靜及毛澤東等共十二人。而負有中共「書記」名義的陳獨秀，以當時羈留於廣州教育委員長的職務，而未能前往上海參加那次會議。因之，當時出席會議的實際上只有十一人而已。可是以上這十二人之中，現在絕大部份已經作古，陳獨秀早爲毛澤東反「右傾機會主義」而趕走，隨後死去；周佛海、陳公博做了漢奸，勝利後已被判罪；張國燾早被毛澤東驅逐來港，輾轉到了加拿大；李達又被毛澤東的爪牙活活打死！而死了半截的「老骨董」董必武，也曾一度遭到毛妻江青的清算、抨擊；目前他雖然被加上了一個「代主席」的空銜頭，卻是毛澤東於無政府狀態的混亂情況之下，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實則等於一尊毫無作用的泥菩薩，根本沒有權力可言。充分顯示毛澤東的獨裁手段之毒辣，誠所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就李達個人的出身及其經歷來看，他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貧農子弟，更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而且他後來又未嘗做過什麼黨官，也不像黨老爺。事實上，李達的中年和晩年，一直埋頭於教育和著作方面，由於中共成立不久，黨內逐漸變質的緣故，他便與組織漸漸疏遠起來，從而追求其「教育救國」的理想，實際上是不願與毛澤東爭名奪利的。故此，李達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至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間，除了主編「新青年」及擔任「中華書局」的編輯工作外，並先後著有「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現代社會學」、「中國產業革命概觀」、「民族問題」、「社會學基礎理論」、「法理學大綱」、「社會大綱」、「矛盾論解說」……等作品，在翻譯方面的，則有俄人可夫的「辯正法唯物論教程」，日以河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以及德人塔爾海瑪的「現代世界觀」等等。

尤其是到了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當毛澤東清算陳獨秀爲「右傾機會主義者」以後，李達更對中共的組織灰心了！他一怒之下，曾經在漢口的「國民日報」，及「武漢民報」上，分別發表聲明，公開宣佈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他曾先後擔任過「湖南大學」、「武昌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北平大學法學院」、「法商學院」等教授。抗戰期間，李達又歷任「廣西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教授。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之後，李達於一九五〇年即被中共任命爲「湖南大學」校長；一九五三年起改任「武漢大學」校長，迄至一九六六年，毛澤東集團推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毛派鬬垮鬬臭鬬死爲止。

然則毛澤東爲什麼要將李達活活鬬死呢？其主要原因是李達研究馬列主義達五十年之久，他一向以客觀的立場認爲：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情況跟現代已截然不同，許多地方都有修正的必要；更認爲毛澤東思想比不上馬克思、列寧等人的思想於萬一，而且絕對落後的。因此，便構成了李達捱鬬、捱打、死有餘辜的罪名。據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二日，廣州的「羊城晩報」轉載「武漢大學戰鬬報」，題爲「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的文章內容如下：

㈠李達於一九一五年離開了清華之後，即在他的故鄉零陵蔡家埠開設了一間藥材舖，曾經僱用了兩名工人，以供他奴役和壓榨勞力。

㈡李達一九五六年起，就一直在欣賞蘇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同志的污衊！他曾公開地和赫魯曉夫唱同一個調子，惡毒地攻擊斯大林同志根本不懂得哲學。一九五七年他又說：「自斯大林的小冊子出來後，蘇聯的哲學因而倒退了！」他常在課堂上恣意攻擊或醜化斯大林；而對叛徒赫魯曉夫則極力地吹捧，說什麼：「赫魯曉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已達到最高峯」，並且在很多文章中，都曾引用叛徒赫魯曉夫的話來作例證。

㈢李達越老越糊塗，他於一九五八年間在一次公開的「歷史唯物主義」講座中，曾經惡毒地攻擊毛澤東關於階級鬬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進而大事宣揚現代修正主義「三和兩全」的謬論。李達竟否定了國家是階級鬬爭的工具而胡說：「國家是由人口、土地、主權構成的！」

㈣李達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間，曾寫過不少的文章，論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中，作了極端不滿的說：「這也發展、那也發展，那裏有那麼多的發展呢？其實，有些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早已說過了。有的東西，蘇聯哲學界早就解釋過了。而中國共產黨員則把這些東西，都說成是毛主席的發展，簡直對不起祖宗，是無知，反而把發展庸俗化了！」一九六〇年起，李達把持「武大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作爲反毛澤東思想的山頭據點，成了反動透頂的人物。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李達仍堅決反對林彪所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峯」。同年七月毛澤東慫恿他的爪牙首先把他那個「武漢大學」校長的職位搞垮，隨後由毛派「紅衞兵」，連同「武大」和「湖大」的親毛學生，分別張貼「大字報」或在各報紙上發表文章，瘋狂地進行批判、攻擊、鬬爭李達而表示要大打落水狗；甚至於一度將這位其時已達八十歲的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達拖出去遊街、毆辱、跪玻璃、跪鐵釘、關在「禁閉室」裏，不准他上廁大小便，病得很重時也不准他看醫生。

就這樣經過了幾個月的殘酷刑罰後，意志堅強的李達終於被鬬死了！但這項死訊，直至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始由莫斯科電台播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達，已被毛派紅衞兵鬬死了！成爲毛澤東文化革命的犧牲者，與千萬老共產黨員遭遇同樣的命運！」慘哉！毛澤東已喪盡天良！

談中共出口貨品的質量

一兵

近來本港物價飛漲，最大原因之一，是中共乘機把大陸出產各種貨品價格抬高。無他，這是經濟掛帥，也是高唱「照顧同胞、爲人民服務」一曲的破產。中共落井下石提高物價，本已令香港市民生活苦上加苦；但其中有不少副食品、藥品假冒正貨滲雜質，不單欺騙全港市民，且使市民的健康受到莫大的影响。玆舉例如下：

生抽

「珠×牌生抽」——曾在本港左報登廣告大力吹噓說是「純正黃豆製造」的醬油。此「珠×牌生抽」原是佛山鎮昇平路一間頗大規模「天海醬油廠」出產，原爲只供出口，在十年前運來港時，品質是保持一定，無論色香味及價錢都比港產品勝一籌。但後來銷路打開了，中共便露出了眞面目，實行滲雜提價，由原來零售港幣七角一瓶提至一元五角。據他們稱，這是提高產量減低成本，爲國家多賺外滙。眞是呃神騙鬼的共產黨理論！一般醬油是將黃豆煑熟加入麵粉，經發酵加入鹽水灑晒，再抽出汁液而成醬油。用這正統方法製出來的醬油，都有原始的色、香、味，不單能增加人的食慾，對人的身體也有好處。但中共由於連年的政治運動、鬬爭兼共產制度與生產關係的不適應，各種農產品減產，嚴重缺乏豆類及麵粉，故只有用化學方法製造醬油。中共用化學方法製造出口醬油是非常秘密的，除了幾個領導及直接參加生產的工人外，一律不准入生產車間，故其他職工也是懵然不知。初期製造化學抽油是用豆餅（榨過油的豆餅）、花生米加入鹽酸加熱水解而成，後來因豆餅與花生米也短缺了，於是就改用人髮（短髮）、豬毛、牛毛等加酸水解而成。「珠×牌」生抽就有百分之七十是用這種毛髮原料製造而成，只百分之三十是加入天然醬油混合而成。由於毛髮含蛋白質量甚高，故水解後胺基酸的含量也高，製成的醬油亦較天然黃豆醬油好味道，成本也輕得多，（以「珠×牌」的成份來講原料成本每斤不過港幣一角多。）但雜質也不少。一方面所用的鹽酸及鹼類大都以土方法製造，故含有多量對人體有害的雜質。另一方面毛髮加酸水解後得到多種胺基酸，而其中有些胺基酸對人體排泄系統有一定不良反應。據中共秘密的研究所得，長期食用會使人容易產生結石症，如膽結石、腎結石等。這是在廣州一間研究機構長期研究的結果，但爲了避免影响出口聲譽，故此研究報告以極度機密處理而不發表。其實想分出是否化學醬油，方法很簡單，只要購一瓶「珠×牌」生抽，一瓶本港出品生抽（是正式用黃豆製造的），同時揭開瓶蓋，用鼻分別嗅一下，就可分出眞僞了。「珠×牌」因是用毛髮爲原料製造的化學醬油，故有一種令人發悶難聞氣味，而本港出品的生抽則有一種黃豆的香氣，一嗅便知眞僞。中共整天在那些電視及左報宣傳，說什麼用純正黃豆製造的鬼話便不攻自破了。除此「珠×牌」醬油外，其他幾種大陸出產的醬油也是用毛髮爲原料製造。

花生油

中共在港售賣的花生油有數種牌子，以「青×牌」、「×燈」、「豐×牌」、「東×牌」等牌子爲最暢銷。這幾種牌子，數年前在品質方面是較少雜質，但近年中共爲了多賺外滙，降低售價爭取銷路，也不惜用一切卑鄙手段，將出口的生油加入大量雜質。以「青×牌」爲例，則有百分之五十是混和雜油。目前純正生油批發價每斤約三元左右，而「青×牌」零售也不過約三元一斤，故爲了賺錢只有加入平價雜油。雜油有非洲及大陸的菜籽油與白交油等，這些雜油每百斤約八十元至一百八十元不等，這些雜油都是未經提純，一般都不適人食用的，長期食用對眼睛及心臟有不良反應。這些所謂純正「花生油」，一部份是從大陸原桶運來，一部份是向非洲購來的雜油，在港加工混合及入罐在市面發售。若想分出那些花生油混有雜油是很容易，你可用中共出產的「花生油」傾些入燒紅的鍋內，則有一陣腥味撲鼻及一種刺眼氣味，很少花生的香味。而本港一些有名牌子花生油傾下鍋後則有一種清香的花生氣味，尤其用來炸食品立即分明，唔怕唔識貨，最怕貨比貨。

酒類

中共曾發白日夢吹噓出產的酒類已趕上國際水平，也許這所謂「國際水平」是中共欽定的吧。大陸來港的酒類除藥酒外可分爲：㈠白酒——以「珠××牌」的九江雙蒸或三蒸最通行，較烈的有貴州的茅台酒、山西的汾酒等。㈡色酒——有天津五加皮酒、烟台的白蘭地、通化葡萄酒等。這些酒在大陸未陷共前都是私人酒廠依傳統方法製造，無論在色、香、味都保存傳統的品質及獨特的風格。如烟台的張裕釀酒廠出品的白蘭地，創辦人張裕先生對自己產品要求甚嚴，不單原料嚴格選擇，且釀好的酒一定要存放十年八年以上才出售，故在四十年前曾獲巴拿馬世界博覽會的金像獎。貴州的茅台酒以往製造都是父傳子家族式傳統方法，一絲不苟的製造，酒雖烈但飲下亦無燒喉感覺。自陷共後那些酒廠全收歸爲中共所控制，經不斷所謂「合理化建議」、「技術革新」亂改製造過程，原料又不經嚴格挑選，追求產量，還把儲酒時間由十年八年縮短爲三個月，在存酒時把儲酒地方的溫度提高，及加入化學原料，據

稍是使泄的酶化時間縮短，爲國家節約大量金錢，但其實這樣製造則把我國的傳統名酒品質及風格破壞無遺。中共出產的普通白酒如「珠××牌」，所含的雜醇量極高，不單飲時有燒喉感覺，飲後對眼睛有很大的損害。貴州所出產的茅台酒，素來均以傳統方法製造，曾獲得國際上不少聲譽。但中共爲了賺取外滙，窮兵黷武，不惜用一切卑鄙手段，竟在招待尼克遜時，到貴州民間搜刮了百餘瓶陳年的茅台舊酒，換過新瓶裝，說是中共政權下製造的茅台酒。一班美國懵佬喝到我國名酒後，竟中計義務爲中共宣傳，因此茅台酒就在海外風魔一時，十多元港幣一瓶漲至百餘元一瓶。但不要忘記運往美國售賣的茅台酒，並不是尼克遜喝的陳年眞正茅台酒，而是中共親手泡製的「茅台酒」。這些所謂茅台酒並不是眞正在貴州茅台所製造，而是在天津及廣州幾間釀酒廠所製造。（因自尼克遜訪大陸後茅台酒銷路突增百倍，貴州那間茅台由數間設備簡陋的舊式酒坊合併而成的「茅台人民釀酒廠」怎能應付突增百倍的產量呢？）由於製法及水質不同，故此這些出口茅台酒當然品質與原來正式茅台酒有別。這樣，不久便爲飲者所揭破，銷量大減，由百餘元港幣一瓶跌回數十元一瓶。但中共此時已括了不少外滙，大陸的中國人民又多一分痛苦了。

香煙

大陸未赤化前我國的烟草工業在亞洲可算爲最發達的國家，一般上等捲烟品質都達到國際水平。在中共席捲哈爾濱、天津、上海時，當時執我國烟草工業牛耳的「英美烟草公司」來不及撤走，遺下大量的烟葉，這些烟葉都是經三年起碼的儲存，已自然發酵成爲香醇的舊烟葉，故在大陸陷共初期，中共大量用此遺下的烟葉製造捲烟，此時的大陸香烟在質量上都有一定水平。但中共只用不儲備，又學蘇聯什麼高溫發酵方法。一般製造捲烟用的烟葉，都是要經過儲存，在乾燥通風的地方數年，使它自然長時間發酵，使烟葉的雜氣味除去，及使烟味轉醇。而此法則需要大量烟葉週轉，及大幅地方儲存。但蘇聯的所謂先進方法，是把烟葉三年的自然發酵改爲高溫發酵，而時間只需一星期，其方法是把烟葉放入高溫潮濕的房間，一星期便完成了，所製造出來的烟葉品質奇劣，不但雜味未除且香醇之味亦差，這是自欺欺人的方法。中共因以前遺下的烟葉已差不多用盡，故只有盲目的學蘇聯人工發酵，爲此中共出產的香烟品質每下愈況，兼產烟區連年失收，上加所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接二連三的大浩刼，烟草工業更爲破壞不堪。運來港銷售之中共香烟因烟葉大都是「人工發酵」而成，所以缺乏香氣，只有在製造過程中不理人民死活，加入糖、染料、甘油及考姆林（一種香料）以補香味及醇度不足。但這些東西經燃燒後一部份產生的氣體對人體相當有害，故在自由國家中嚴格規定只能在下級香烟加入微量而已。最近中共運了兩種所謂香烟新產品來港，一是「人參烟」、二是所謂「平喘鎭咳烟」，這兩種烟根本並不是什麼新產品，遠在二、三十年前日本及美國已經有人製造過類似的產品，但卻不爲烟民所歡迎。而有些文獻則紀錄了這些資料，中共一些烟草技術人員看了這種過時文獻後卽照辦煑碗，因而製造出此兩種烟來。且吹噓在「毛澤東思想」下發明的新品種，眞使人啼笑皆非。其實所謂「人參烟」是一大堆下級烟葉加入小許人參鬚及大量香料。就算眞的含有大量人參也是對人體絕無好處的，因人參本身主要是含有人參晶體，而這些晶體當捲烟燃燒時產生高溫亦隨之炭化放出一種令人有害的氣味，人參晶體絕不會吸入人體內，只有將人參泡在沸水使人參晶體溶解於水中時，喝下人體才能吸收。另一種所謂「平喘鎭咳烟」更荒天下之大謬，它是在下級烟葉中加入小量中藥如薄荷葉、麻黃草、桂枝、紫蘇等等。這些中藥本身若以傳統用法，卽粉碎做丸，或泡水服用對平喘鎭咳還有小功用。稍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哮喘及咳嗽絕大部份與氣管有關，而氣管則不能有所受刺激，這些下級烟葉含尼古丁及氮化合物特高，對氣管的刺激很利害，加上那些中藥燃燒高溫分解出來的刺激性氣體，對氣管及肺部刺激更爲利害。患有哮喘及咳嗽吸食了「平喘鎭咳烟」，其病只有急劇惡化。

蜜糖

我國西南及華南所出產的蜜糖是馳名世界，自大陸陷共後養蜂事業日漸衰退，首先浩刼是大鍊鋼鐵帶來的災害，爲了鍊鋼用炭就差不多把前人種下的果樹都砍光，蜜蜂缺乏了花菓食物，不少蜜蜂餓死，蜜糖的產量及品質也隨之而下降。禍不單行，近年中共爲了窮兵黷武，要核子不要褲子，經常在低空及地面進行核爆，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七日已進行了十六次核爆，由於在低空試驗產生了大量幅射線，使接近核試區的西北，西南一帶人民，不少染上幅射病，中共對患有嚴重幅射病的人多是秘密處死毁滅，筆者有一友人曾在西北做醫生，據他說，若有患上嚴重幅射病的人都要集中在秘密醫院裏，一概不予醫治，而注射藥物「人道毁滅」，據說這是避免傳了出來影响中共聲譽。原子分裂的幅射對蜜蜂很敏感，蜜蜂受了原子幅射不單大量減少做蜜，且會成羣的死去。故此西南及華南一帶受不斷核試大量產生幅射塵影响，近年蜜蜂的死亡一年比一年大增，蜜糖的產量因而大減，在四川及廣東淸遠一些養蜂場蜜蜂竟全部死去。中共爲了賺取外滙，不擇手段下令各蜂場利用蔗糖喂蜜蜂及在蜜糖內大量加入蔗糖與香料，以補產量不足，故此近年中共出產的蜜糖品質每下愈況，且對患病的人並不適宜飲用。

藥丸散

膏、丹、丸、散是我國固有珍貴的醫學遺產，在大陸未陷共前，一般老牌的膏、丹、丸、散都是由老字號藥舖以傳統的方法，一絲不苟製造。如北平的「同人堂」、上海的「誦芬堂」、廣州的「位元堂」、「陳李濟」等，都出有獨特的傳統藥品，無論在國內外，都有一定的信譽及市場。

自中共陷大陸後把一些私人企業收爲己有，把以前有聲譽暢銷的傳統藥品都集中在一間工廠生產，只有招牌紙還印着以前的欵式及名稱，而其成份一方面因原料缺乏，二因所謂「技術革新」、「合理化建議」把傳統製法及成份改到面目全非。如雲南的白藥、上海的六神丸其效力較以前的大爲差勁。中共爲了爭取外滙，大量產生多品種的膏、丹、丸、散出門銷售，但很多是成份不合規格及亂配成份的。

（本文曾獲在大陸數友人冒着生命危險來信，供給中共內幕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在此謹致以衷心的謝意。）



此爲繆將軍於一九三九年（四十五歲）所攝，時任六十五軍軍長

風格獨特的名將繆培南

廖淑倫

所謂風格獨特，含義似乎很抽象，要換確實一點的話來說，我以爲如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孔子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些話就是我所謂風格獨特的正確含義了。

中國現代芸芸名將中，在港逝世不久的繆培南將軍，確有其獨特的風格，現在就言歸正傳地來述評繆將軍其人其事吧。

繆培南字經成，別號育羣，係廣東省五華縣（清代原名長樂民國改今名）周潭鄉雷公塘村人。生於公曆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卒於一九七〇年（民國五十九年），享壽七十六歲。他出生於山僻的農家，兄弟五人，雁行居末，稍早年就讀私塾，稍長則於課餘參加父兄們耕種畜牧的行列。到了十八歲那年正是民國元年（公曆一九一二年），跟隨二兄漢洲從窮鄉僻壤的農村走出，跋涉六七十里，行到有民船可搭的棉湖，然後由棉湖乘小篷船在呀呀乞乞地搖櫓聲中經過揭陽縣各碼頭而至華南出海的大埠——汕頭，在汕頭再搭大火輪船，在驚濤駭浪中經過兩日兩夜，才能經香港進珠江而抵達廣東省會的羊城。那個時候的交通，比現在是困難多了，所以與繆培南同時的農家子，到過省城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若非抱負不凡的青年，決不會輕舉動而離鄉晉省的。

繆培南抵廣州時，恰逢黃埔陸軍小學第六期招考新生，這在他心目中是難得的好機會，自然不肯放過了，投考之後不久，看榜時，他見自己的名字列在榜首第四名，興奮得如同往日鄉間士子考中了秀才一樣，他的漢洲哥更喜得眉飛色舞地對他說道：「是祖宗風水發了吧，以後揚名顯親光前裕後，都靠你自己努力奮發了！」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冬他畢業於陸小，奉遣升學於湖北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預備學校學科術科的課程，自然就是陸軍中學的課程了，繆在受訓過程中，異常勤奮，因之很順利地讀到畢業。

繆培南二十三歲那年是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抵河北省之保定，即入保定軍官學校入伍生隊當兵，當了六個月兵便考升學試了，他考試的成績，全部合格，因獲順利地升學，成爲保定軍官學校的正式軍官學生了。當時的校長爲楊祖德，是期與繆同窗的，後來有很多都成了名將，爲國人所共知而且至今尚健在的如張發奎、薛岳、錢大鈞、余漢謀、李漢魂、顧祝同、李揚敬、鄧龍光、黃鎮球、徐景棠等都是。

身經百戰出生入死從微末幹部變爲一代名將

繆培南於民國八年（即一九一九年）春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之後，夏初奉北京政府陸軍部令，派往山東濟南段祺瑞所屬之邊防軍第二師第五團第三營第九連見習。至次年二月，升充原團第二營第五連排長。數月後，直皖戰爭爆發，於是他便踏入戰場開始了嘗到打仗滋味了。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春，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在廣州成立軍官教育班調訓幹部，以鄧演達爲主任，繆培南應邀爲教官；教育班第一期於是年五月間結束，適師部成立機關槍連，以薛岳爲連長，調繆爲副連長，不久，連擴爲營，繆便升爲第一連長。

是年（民十）五月五日廣東舊國會在廣州開非常會議，選舉國父孫中山先生爲非常大總統後，跟着成立了大本營警衛團，第一師機關槍營，受編隸屬該

團，於是繆培南的連長就成爲大本營警衛團的連長，與普通部隊的連長就大不相同了。是年十一月孫大總統出師北伐，警衛團跟隨出發，由梧州入桂林。

民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孫大元帥在桂林得悉第一師師長鄧鏗在廣州遇刺後，恐後方不穩，於六月初率警衛團回廣州鎮壓，繆培南常隨侍孫公左右；迨是月十五子夜，陳烱明叛軍圍攻觀音山總統府時，繆培南率隊拚命抗戰，戰至翌日正午，敵勢益兇，好在那時團長陳可鈺獲悉大元帥已脫險登永豐艦了，乃迅即下令部隊突圍。繆培南率所部出前門，衝至第一公園時，既與所部散失，而各通衢要道，到處都是叛軍，不得已入蓮花井橫巷人家，化裝出險；嗣以省垣不能逗留，只得落荒而走，暫回家鄉。

孫大元帥見陳烱明勢兇，控制了粵局，不得不暫時離永豐艦而往上海，時第一師隊部，已由師長梁鴻楷率領向陳烱明靠攏了，該師輜重營營長張發奎，函邀繆培南出廣州，重新幹起，結果繆應允了，遂任張營的連長。到了是年十二月，孫大元帥令在桂之滇軍桂軍，東下討伐陳烱明，陳發兵抗拒，張營即屬陳烱明指揮下的部隊，惟西上抵封川時，張營長發奎，認爲陳背叛革命領袖，實爲國人所共棄，忠貞革命同志，應把握此一時機，反戈而打倒之，因而說服本團團長卓仁機，並聯絡陳團長濟棠，繆營長培堃，鄧營長演達，聯名發電討陳，並即攻打逆軍，逆軍措手不及，無法抵當，繆培南部於蟠龍墟及三水附近，協同友軍，殲敵甚多，迫得陳烱明退守惠州，使華南重鎮的廣州，在革命勢力控制下，恢復定安。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五月，張發奎營擴爲師獨立團，即升任張爲團長，繆培南則任中校團附。到了七月則調任原團第二營營長。

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九月，張發奎團擴編爲第四軍第一獨立旅，張升充旅長，擬升繆培南爲團長，但繆以資歷尚淺爲辭，後奉令升充軍部上校副官兼軍部駐肇慶辦事處主任。迨是年十一月改任第十二師副長官。——因獨立第一旅已擴編爲第十二師，張發奎改任副師長（師長陳可鈺）之故。——迨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月張發奎升任第十二師師長時，要繆接任第三十五團團長，他又謙辭，後來軍部命令下來了，再也不能辭了，乃於五月初赴海口防地接任。六月奉部回廣州，參加北伐，跟大軍向湖南出發；是月二十六日攻克汀泗橋，連成第四軍震動全國的光榮戰績；隔兩天（即二十九日）又攻破楊柳當，佔領賀勝橋，於是第四軍就贏得鐵軍的榮譽了！

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月繆培南奉令升任第十二師副師長，月之十八日更奉令代理師長職權，師長名義是由第四軍副軍長黃琪翔兼任的。到了是年七月初，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已升爲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副軍長黃琪翔則升任軍長，而繆培南就水漲船高地眞除第十二師師長了。

民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午夜，共黨潛伏分子葉劍英（時任第四軍參謀長），領導葉挺、彭湃等共幹，利用軍官教導團及軍部警衛團爲基幹，號稱紅軍，在廣州暴動起來，焚燒殺掠，四出擾亂，全市騷然！過了三天，始由第四軍外調部隊，將暴徒敉平。其時葉劍英等已鼠竄，而軍長黃琪翔（亦共黨）亦不知所踪；事後，張總指揮發奎，以職責所在，未能察覺共黨分子潛伏軍中，且高居要職，致釀成此次大禍亂，深自內咎，乃決心將所部第四軍交繆培南統率，離粵北上，繼續參加北伐，以謝廣州父老；在那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情勢之下，繆培南只好遵命接任第四軍軍長了。旋即率部隊開往山東，參加第二次北伐，泊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八月，第四軍奉令縮編爲第四師（按：縮編軍隊乃全國性的），繆培南仍任師長，至次年三月，他則因胃病辭職，回滬療養了。

民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繆受任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部的中將參總議，迨次年三月則遷第八路軍總部參謀長。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五月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奉令改稱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仍爲陳濟棠，繆培南仍擔任他的參謀長。九月間復兼任第一教導師師長。迨民國二十五年五月，陳濟棠宣佈西南獨立脫離中央時，繆培南不肯同流，毅然辭掉本兼各職，改任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第五軍軍長。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受任第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的參謀長，助余處理西南軍務，還兼任廣州警備司令，在倭寇飛機朝夕肆虐之下，責任相當繁重！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曲江接任第六十五軍軍長，六月擢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但仍兼任原軍軍長。民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一月，繆軍位置在青塘附近，配合友軍部署反攻，自五日起由黃坭塘出擊，向倭寇施鉗形攻勢，至十日於牛肚灣一役大破敵軍，造成抗日戰史上有名之第一次粵北大捷。是年六月五日，繆奉命升任閩粵贛邊區總司令，繆以病體正待休養，不堪再負重責，堅決懇辭，但未能邀准，延至月之二十四日，在萬不得已情形之下，他就採取「掛印辭官」的一着，回鄉小休去了。當局無如之何，至七月間，乃批准他辭職，但仍保留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名銜，並准他在鄉養疴。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繆培南就任廣東綏靖公署副主任，贊助主任余漢謀主持全省綏靖工作；次年一月復受命兼任廣東綏靖公署東江行署主任，一方面剿滅搗亂治安的土共，一方面又指揮部隊對抗侵犯的倭寇；至同年八月一日，改任第七戰區東江指揮所主任，迨月之十五日日本天皇向盟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繆培南則奉中樞命令代表政府接受原駐東江之日軍第一〇四師團投降。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繆培南受任爲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駐廣州的第三補給區司令，任務至爲繁重，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一月，第三補給區司令部奉令結束，繆亦解除司令職務，至是年五月，受任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中將副主任，勷助前任主任張發奎及後任主任宋子文處理西南軍政要務。直至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六月，繆培南始辭職退休；其時，恰值大陸變色，廣州亦不可居，乃攜眷避難海隅，料不到轟轟烈烈的一代名將，竟爾寂寞地病歿異鄉！陸游詩云：「一死原知萬事空，但恨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奠無忘祭乃翁！」繆將軍臨謝世時，想有此同感罷！

（下轉18頁）

批孔與裸跑

李文浩

中國過去的歷史，充滿着奇妙變化。無論哲學或科技，皆是在變，知識分子是促成這變的因素之一。

中國不乏學富五車之士，但亦多不學無術之輩，在前進的潮流中弄出一個個的漩渦。不過，他們多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很快便消失於無形之中。這等不良分子，現正充斥我國文壇，大小漩渦，一個續一個，前有「五四」，今有「批孔」。

不論中外文化，變化及改革乃一定不易之過程，而欲改革一傳統文化或倫理，都必須爲國家文化前途着想，決不能滲有私人情感或任何目的在內。蓋文人每多感情豐富之動物，此弱點，便每每被九流政治家及文化奸商利用，作爲其工具而不知曉。

任何人若想批評、推翻或改革某一學說，就必須立其論，正其身，樹其威，方能使其學說卓立於天地之間。而朝三暮四之言論，決不能久存。何謂立其論？立者，建立也。自己必須建立一套理論體系，有其獨特見解。既能批評他人，也容他人批判。至於正其身，就是自己一切行爲操守，皆要符合自己的學說。樹其威者，就是有錯必承認，建立個人信譽。但世人每好揭人瘡疤，忽視自己的痲瘋，在文壇上一副潑婦姿態，何能批評他人的論說？

觀乎我國文壇，每多混水摸魚之輩，文不能引鷄入籠，武不能擔水上山，更不自量力，左彈右吹，前批後闢，實無異於文壇上裸跑。須知世上，今人能服三日已算不錯了。但孔子宣揚孝道，難道這也是錯嗎？我眞希望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將來統統生了忤逆子女，那時便要學毛澤東吟一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而身處海外的軟體動物，也學人批孔，簡直使我毛管豎太空。難道孔夫子眞的踩着他們的尾巴嗎？

文醜郭沫若正代表了大陸現時的文化界。但老郭既不能立其論，又不能正其身，其人言論之價值，當不值一哂。至於大陸的批孔，根本就是江青一手搞出來的把戲，最可笑是海外的懵佬竟盲從附和。江青何德何能，竟敢批孔？叫小學生去批孔，猶如叫他們去製氫彈，批得成才怪呢！江青如此做，簡直當中國文化爲糞土。批孔而不持有學者應有態度，妄然利用批孔來達其政治目的，不顧後果。然而孔子學說眞不及馬列主義嗎？賣國至此，中國人之不幸也。

無疑，我們要反封建制度，更要反奴隸制度，但家庭制度決不能反。有人反孔以至反家庭制度，這些人心一套口一套志在混飯吃，我們故且名之文化老千。

毛江反孔，是因爲孔子提倡「奴隸」制度，嗚呼，然則毛氏又如何？在美國，我曾目擊五百多人焚燒尼克遜紙人來抗議，而未有一人被入罪，在中國大陸，貼一張反毛大字報就是「詆毀偉大領袖」，要判死刑。這既無階級平等，更無自由，毛澤東何德何能，竟將自己神化至不准人批評？

人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於春節談話記要中說：「孔子出身貧農，……他自小由羣眾中來，了解一些羣眾的痛苦，……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掉。」曾幾何時，竟來一次反孔，這正是歪其身，反其論，散其威，偉大領袖，經去菁存蕪後，所餘無幾了。

批孔運動自始至終就是一幕裸跑活劇。看那一條條肉蟲，在文壇上飛奔而過。他們還自鳴得意，其實他們的尺寸，眞是可憐，如此不文，還向人炫耀。海外更有春末蟾蜍，爲討毛氏歡心，也學蛙鳴，充滿淫蕩色彩。如此怪物，千百年難得一見，能不珍而藏之，刻青而記之哉？

批孔運動必滿疾而終。批不下去當是意料中的事。別以爲中國人個個是傻瓜，中國人豈怕事哉，時機未至也。正是人不處患時不成材，不患己不成器。毛氏只批人不批己，亦不許人批己，小器中之小器也。孔夫子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至聖也。毛氏以其蝴頭猛撞長城而欲倒之，能不嗚呼哀哉？（自美國）

斧山道與陳一新

——對一個同鄉的懷念

胡漢陽

這個題目在我的心坎中很久了！

每逢我在巴士上，道經龍翔道至斧山道路口時，我心裏不期然就這樣想着、唸着。

陳一新先生是江西省東鄉縣人，正名陳逝，號一新，與我和胞弟等相交，僅十年前的時間，因那一年刮大風，颶風雨打得很厲害，我等搬入一個新配的新區大厦裏，他在附近一間建築工場工作，工篷是木板膠紙的，打得稀爛，就近搬來避風雨，才相識是自己同鄉人，雖然同省不同縣，但在因與友人飲茶，那怕身上只有十元八塊，埋單付賬，必爭先恐後。與胞弟交情愈厚，倘或到身上個錢不名了，他便向他問借十元二十元……，那時大家都比較困難，有時我弟不免表示躊躇時，他仗着有一份濃厚的感情，都總是嬉皮笑臉地，非要到不可，長期工作未找到，短期的工作也去做，一出到糧，就將全部糧欵拿給我弟弟看，喜不自勝的，將借欠還清後，又天南地北的聊得一大堆！

做人很樂觀，不以存錢爲人生唯一的目的，生活細節，無關大雅，順筆走及，或援帶說一二？

大概是一九六五年，陳一新找到了工作，那又是駕輕車就熟路的事，爲一間某某建築公司打理工場，當會計兼買辦。一位經理，是上海人，很信任他，以其年約四十餘，既精明幹鍊，而又勤於工作，可以爲主人分勞

，就是五四運動之發起人。這批人士要打倒文言，推翻孔家店，結果將「馬列」這條狼，從後門引進來了。

今時裸跑之風又盛。第二批中，文醜郭沫若是其一也。其人口沒遮攔，脊無腰骨，看其六七年前的妙語：

「……到了孟子，更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從歷史發展上看，是相當大膽的革新主張。」

又：「主張『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這是一種平等觀念，把天子與庶人都扯平了。」

當初，郭沫若還能把握儒家學說的中心來立論，上述這兩點，亦正是階級平等，民主民權民治的最崇高理想，又怎能說孔子是奴隸主義的支持者？

後來，江青要鬬孔老二，大肆反孔，「北京四大不要臉」之一的郭沫若，馬上就說：「他（孔子）也講『泛愛眾』，好像是要普遍地愛大眾。其實當時的『眾』字，因為社會變革，已經不是殷周和西周初期那樣，還有奴隸的含義」（見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

老郭憑空捏造西周後社會已是奴隸社會，故「眾」是指「奴隸」。簡直荒天下之大謬。「眾」字被解作「奴隸」，猶如指虎為蛇，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什麼邏輯？若果如此照樣曲解老子、墨子等學說，不難將「兼愛」解成「愛毛主席及人家老婆」，把「無為」說成「坐在家裏等餓死」一樣。混帳混帳！

孔夫子並不十分對，此因時代不同，不合時宜而已。古人要服三年喪

無此能力，批評「毛思」，惟有留待有才幹的人，撻而伐之。）就看看其

人，即是說「江湖賺錢江湖用」，愛交朋友，似乎用錢無彼此之分，每每

連的心腸，乃排闥直入，一面保駕救主，一面排難解紛，意即有話講得清，大家不要打呀！

不料這班失了理智的工人，竟把長柴短棍水喉鐵等，往和事佬陳一新身上打去，於是陳一新受傷了，手足身背受了傷，而尤其頭部更鮮血直射！在一場混亂情況下，陳一新更無任何親人在場，再為他止血裹傷，於是只有自己負傷奔往黃大仙警署報案，意想由警署幫他送往醫院，以失血過多，再加猛氣直奔，因之到警署即倒地，送醫院已不治斃命！

當時由同鄉人等為他料理喪事，組織陳一新先生治喪委員會，安葬柴灣華人永遠墳場，一個好人，從此千古！記得當時經理人夫婦，都為陳的喪事拿出錢不少，盡心力而為之。

千千萬萬的不幸的中國人，大陸失陷，丟井離鄉，到港後，地窄人稠，多少文官武將，多少身經剿共抗日的那時的青年壯年，在家父母依門望，不見兒女返回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哀哉！

每過斧山道，總念陳一新！他的無妄之災，去世已八年了，好人實值得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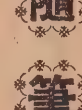










西窗隨筆

導遊小姐

寒梅

隨着觀光事業的飛快發展，為了提供外來遊客的最佳服務，台北市的導遊小姐，夠得上世界第一流的水準。

導遊小姐是由每一個旅遊事業公司考選後，經過講習訓練成績及格後，才能正式就業的。

台北市的導遊小姐，多具備高中畢業以上的教育程度，精通多種語言，夠得上才貌雙全，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職業尊嚴的「自律」。

如果你是一個外來的遊客，需要一位旅途的良伴，可以向任何一家有牌照的旅遊公司連絡，接通電話後，說明你的旅遊日程，旅遊公司就會為你推荐一位善解人意的導遊小姐，作你旅遊的伴侶。

導遊小姐服務的酬勞，分時鐘計算及按日計算或按週計算。如果是環島旅遊，就得加上包吃包住的費用。有一點必需說明，導遊小姐和顧客之間，在服務公約上是規定同吃同行同遊，不可以同房共宿的。這是她們職業的「自律」。

事實上，也有不少的導遊小姐和顧客之間，由相識相敬日久生情，而同墮愛河，進一步雙宿雙飛，共結連理的，也大有人在，但這與色情交易又是另外一回事。

當地的觀光事業機構，為了提高旅遊服務人員的水準，曾舉辦過「觀光小姐」的選美大會。集寶島佳麗於一堂，在千嬌百媚中，選出了三位才貌雙絕，壓倒羣芳艷影的名媛閨秀，披着「觀光小姐」的彩帶，環遊世界，週遊列國去從事親善外交的活動，國色天香，到處受到狂熱的歡迎。她們戴譽榮歸之後，「觀光小姐」的儀表風範，給國際人士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也成為寶島佳麗樂於從事的一門清高的職業。

由於「觀光小姐」深受人們的敬愛，職業的「導遊小姐」也更加自愛和自律，經不起自律考驗的，多自我淘汰了。目前站在工作崗位上的「導遊小姐」，可作為追求的對象，卻不是逢場作戲的目標。如果隨便開口就「斟盤」直落，一定會撞板多過食飯！

古調今彈

（減字木蘭花） 鄭秀堂

赦免死刑，殺人不須填命，因而盜賊如毛，殺人劫財，治安日壞，良可悲也：

治安大亂，盜賊猖狂人共見
刧殺狠凶，刀槍無忌血腥紅
皇恩特赦，兇手逍遙不道謝
目怵心驚，沉冤家屬眼都擎

（上接19頁）

與眾不同的風格

本文一開頭我就想到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孔子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我所以會想起孔孟這些話，皆因我深知繆培南將軍正是這樣的一位偉大人物的緣故。空言不足爲憑，以下讓筆者寫些事實出來。

說「富貴不能淫」吧，繆將軍微賤時對於男女之事，固然潔身自愛，不敢蕩檢踰閑，就是飛黃騰達之後，一樣是一妻之外不二色，數十年攬轡大江南北，從未聞其涉足秦樓楚館；他的夫人鍾少英，是於七歲時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他成親的，那時他本人才只十一歲，這當然是百分之百的盲婚，但他對他那位目不識丁的村姑田婦，始終恩恩愛愛，眞正「從一而終」，鍾夫人先後爲他生了五位公子和四位小姐，（按：繆子有六，惟長公子澤民，乃其長兄過房的，非鍾夫人所出。）像這樣富貴不淫的名將，自古以來，都屬少見！鍾夫人於繆將軍歸道山後第三年（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逝世港寓，得年亦七十有四，不愧爲福壽雙全的賢妻良母也。

所謂「貧賤不能移」，是言大丈夫有堅貞廉潔的操守，繆培南將軍生平最令人敬佩的就是：「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孟子語）舉些事實來談談吧：

一九二〇年（卽民國九年）夏直皖戰爭，繆培南時在皖軍中當小排長，迨部隊戰敗潰散後，他不得不垂頭喪氣默念「歸去來兮」！但鄉居數月之後，又覺男兒當志在四方，不能久作雌伏，蹉跎歲月；於是又束裝晉省，找尋出路；不過那時的他置身在人海茫茫的大城市中，簡直是滄海一粟，誰也不認識他，而他相識的人也不過幾個無名小子的同鄉而已，所以在惠愛路古家祠一位同鄉處搭住了兩三個月，終找不到出路，阮囊羞澀，他又不願向人呼庚呼癸，最後，他改變了主意，決心放棄仕途，要習一種謀生技藝；其時他的二哥正在韶關開鑲牙店，於是他便離穗赴韶，專事學習鑲牙了，如果不是後來有他的堂兄培堃勸說他，和爲他作曹丘之推荐的話，那恐怕他一生都會只作個牙醫了。

在微時他這樣安分守己，算不得什麼奇異；惟顯達之後，仍不失我行我素的英雄本色，這就令人不能不欽佩了！他有如下一個傳奇故事：

他治軍第一個原則是經濟公開，官兵同甘共苦，這是他確能做到的，例如每月伙食費每人規定六元（民十七、八年）士兵如此，各級官佐也不多加一文——除了這樣之外，有時他還能夠特別克己，譬如：民國十七年三月，他領到蔣總司令犒賞金銀圓十萬元，他把全數發給第四軍全軍官兵，自己是軍長，卻不肯留下多少；他的一位跟隨多年的副官，覺得他這樣做實在不太合情理，乃私自替他留下五百元，擬待他需用時再對他說明而奉上給他。這事沒有別人知道，一直至第四軍駐軍在山東泰安的時候，繆培南向上峯請准了病假，（職務交副軍長薛岳代理）並對部屬宣佈了將往上海醫治胃病之後，那位副官認爲其時應將代存的五百元交出給他了，繆培南根本不知道有此一筆存欵，驟聞之不免錯愕起來，及經該副官解說後，他雖明白這筆錢不算是「非義非道」，但他還是埋怨該副官多事，令他在「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間，感到尷尬！不料這事一經傳了出去，就把本來的眞像變了，很多人都在竊竊私語，謂軍長明的對部屬說經濟公開，暗中卻有親信替他存「私己」云云。這話給繆本人聽到了，使他氣得七竅生烟！但啞子吃黃蓮，又不能對那一個部下發脾氣，當一班高級幹部送他首途赴滬時，大家衆口一辭地希望他早日康復，返回防地，他一時抑制不住滿懷的憤氣說：「老實告訴你們，我已厭惡當這勞什子軍官了，以後決意改行了！」說時隨將身上軍服脫下並用力撕破，抛出車外，以示決心。後來他回到上海，先在福隆醫院養了一段時間的病，病癒之後，他眞的悄悄地到一家工廠去學製洋燭，直至給人發覺他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繆培南將軍，令他感到許多困擾，然後罷休，不敢再往工廠。

在滬不久，他便南下，暫隱居於香港，因念多年于役軍旅，對高堂有虧晨昏定省之子職，乃設法迎接雙親來港奉養，雖宦囊羞澀，亦樂於菽水承歡；住平民逆旅中，亦不雇男傭或女工，凡炊洗洒掃及一切瑣務，都由他自己親自操作，唯一的助手，自然是他的夫人了。

那時廣東省政府主席爲陳銘樞，第八路軍總指揮爲陳濟棠，可以說都是他的老友記，知他「毛屯」（註）海隅，生活淸苦，同時也想借重他，故各有專使抵港相邀，但「君子固窮」的繆培南，畢竟都把他們婉言辭謝了。

再說「威武不能屈」，繆培南也有過一次明顯的表現：就是民國二十五年，陳濟棠稱霸南天的時候，四月間，黨國元老胡漢民病故廣州，各方失意政客，藉弔喪爲名，蝟集羊城，遂於是時煽起兩廣獨立風潮，宣佈脫離南京中央政府，以破壞國家統一的妄舉，繆培南雖身處漩渦之中，但絕不同意地方鬧分裂，因此極力向當局者諫諍，迨諫諍無效時，卽毅然決然卸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及第一教導師師長等職務，誰也不能強他跟着逆流走。（註）「毛屯」：俗稱失業閒居爲「毛屯」。（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脫稿於九龍油塘）

26 「司法改革運動」

由於陳碧玲事件，陳海天遷怒於我，我被調到南海縣九江中學教書了。本來離開那汚濁的「法院」是我的願望，然而，在這情況下離開，實在……。每天對着那些少年男女，實在勝於在法院殺人和鬭人！

當然，在大陸教書也是有苦惱的，因爲「區政府」的「文教助理員」往往召集全校的師生去聽他「講話」。老實說：那些「文教助理員」的文化程度，甚至「政治水平」都只配做我的學生！而我們一接到「區政府」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我想：「司法改革運動」是適時的，濫殺的現象必須糾正！陳海天、徐翼球等司法界的敗類，必須肅清！

我的信發出後不久，突然九江中學通知我說：「區府通知，你應立卽返回珠江法院！」學校還寫了一張路條給我，同事們簡直把我當作犯人似的。當時身邊的錢很少，孩子剛剛學行，接到這通知，陳玲簡直嚇呆了。我當然也有點不安，但不能不回石岐去，於是獨自跑回石岐。臨行時，我對陳玲說：「倘有不測，可寫信到黨中央去！」

學校雖然通知我回「法院」，可是我不願回「法院」，我先到「專署」去見鄭少康，可是鄭少康出差去了，於是我去見鍊鐵。鍊鐵卻叫我去見陳海天。在這情形下，我只有硬着頭皮回到「法院」，陳海天告訴我說：「遲兩天我們一同上廣州學習，你必須好好地檢查自己！」

我想：「應該檢查的是你，你包庇非禮小鄭和強姦陳碧玲未遂的徐翼球！」跟着，我便返回月山里十五號，這時陳碧玲還獨自住在這小屋中。她告訴我，她將返回她的故鄉。

在「珠江法院」，還有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他就是張洪。張洪的文化程度很低，但人很正直。在陳碧玲事件發生時，他恰巧出差去了。一見到我，他便向我瞭解陳碧玲事件，我便將詳細的情形告訴了他。張洪充滿信心地對我說：「你放心，共產黨一定公正地處理這件事的。」

我想：事不離實，眞理是在我們這邊的，陳海天決不能難爲我。要證人麼？小鄭就在廣州，陳碧玲也在石岐。——陳碧玲還是徐翼球的親戚呢！

會計鄒博夫雖然不會挺身爲我作證，但他是暗中同情我的。

到了廣州，我們被安置在旅店中，原來全廣東省的「司法幹部」都集中在廣州「學習」。我們聽古大存的「報告」，聽周楠的「報告」，徐明也在廣州，可是我始終沒有見到他！

周楠的報告，我已記不清楚了，但古大存的報告，我卻記得。古大存首先強調「法律是爲政治服務的」，並且強調「階級觀點」，批評「舊法觀點」。關於司徒美堂要求赦免其惡霸親戚，毛澤東爲了「統戰」之故而免除惡霸死刑一事，便是古大存在「報告」中告訴我們的。

在聽「報告」以後，便分組「討論」，並「聯繫實際」。

在「討論」時，陳海天竟然是我們這一組的「組長」！更使人奇怪的是：張洪突然被調到別處去了！聽說張洪曾在黨組內批評陳海天。

在這情況下，「珠江法院」中瞭解實情，參加「司改」的人只有陳海天、陳惠冰、徐翼球、鄒博夫和我。老鄒是老好人，但決不會公然支持我。陳海天在徐明支持下，身爲組長，加以陳惠冰和徐翼球的輔翼，確可將我打入十八層地獄！

石岐，可以調查。在我發言後，羣眾大嘩，徐翼球怪急已極。[illegible]組長陳海天起立發言道：「這件事，在這裏是搞不清楚的；將來返回珠江區再行處理。現在要討論的只是『舊法觀點』。」

陳海天剛坐下，陳惠冰便起立發言，攻擊我的「舊法觀點」。原來陳海天已找到了幾件我經辦的案件，交給陳惠冰來「揭發」。那些案件的人名我大都忘記了，但案情還記得：

第一件案，那「犯人」的年齡和「犯罪」的時間有矛盾，因爲案卷指「犯人」在一九二七年殺人，而在一九二七年時，「犯人」是一個嬰孩！第二件案，「判決書」說「犯人直認不諱」，而我覆核該案時，並無「犯人」認罪的口供。第三件案，「犯人」實在沒有「罪」，若果說有「罪」，那只是他父親的事，與「犯人」無涉。對於第三件案，我的意見是：查明處理。我這些意見，當然是正確。

可是，陳惠冰卻說這是「舊法觀點」。——全小組，百多人都跟着向我辱罵。

陳惠冰還指出：「古鶴翔和特務簡長風、張明文、梁鑑波等有特殊關係！」——這三人，全都是「三反」時，陳海天叫我和他們一起出外「調查」的，這時卻成爲我的「罪狀」了！

陳惠冰還說：「古鶴翔和已送入現新生訓練班的梁頌平、李尙拔來往！」——這兩人都是「珠江法院」的「同志」，我確和他們相處得很好，這竟然是「罪行」麼？

陳惠冰更說：「古鶴翔和天主教的神甫許兆福、楊安道有關係，與特務陳啓潛來往，與惡霸陳楚鏡相識！」

許兆福、楊安道兩神甫是先兄公欣的朋友，我們在澳門時確是相識的，但這是「罪」麼？陳啓潛是老同學，他雖然做過廣州警備司令部的秘書，但與我何涉？陳楚鏡確是惡霸，我曾在他鄉中教過書，但我平日頗鄙視其人，亦無來往。

這些「社會關係」都是我自動向共黨「坦白交代」的，否則共黨決不知道。誰知在「司改」中，竟然成爲我的大「罪」！

羣眾紛紛向我辱罵，「大字報」和「司改特刊」中，均將我作爲鬪爭的中心，大字報上還寫着：「舊人員古鶴翔趕快交代問題！」「舊人員」，我是「舊人員」？

有罪的徐翼球安然無恙，包庇他的陳海天竟然「領導改革」，陳海天的老婆陳惠冰向我開火，全省「司法幹部」一同狂吠！

後來陳海天找我「談話」，他表示只要求我「認識錯誤」，並無意「加以處分」。

如果他向我進迫，我一定會把事情鬧大的，但他既有妥協的表示，我也就不願惹火焚身了。——我控告他，共產黨卻把我交在他手中玩弄，對於共產黨，我的認識加深了。

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同史大林談判；要我以個人資格去看史大林，轉告他爲什麽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資格去見史大林，史大林問我：

「你們對外蒙古爲什麽堅持不讓他『獨立』？」

我說：

「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爲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着說：

「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說時態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現帝國主義者的眞面目。我也就開門見山地問他說：

「你爲什麽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麽出產。」

他乾脆地說：

「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

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着說：

「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我又對他說：

「現在你用不着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作爲侵略蘇聯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二十五年，我們再加五年，則三十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史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

「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佔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

風雨中的

「爲什麽呢？」

他答道：

「天下什麽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

我又問他：

「德國投降了，你佔領了一部份；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

他說：

「當然也要起來的。」

我又接着說：

「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

他說：

「快也好，慢也好，終究總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後就會起來。」

我說：

「給美國人管，五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

他說：

「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

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截地表示：

「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這的確是史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接下去，他說：「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佔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這個力量是誰？他先故意不說。我就反問他：「是不是美國？」他回答說：「當然！」我心裏暗暗地想，美國人訂下了雅爾達協定，給他這許多便宜和好處，而在史大林眼中，還忘不了美國是他的敵人！

最後，經過許多次的談判，「中蘇友好條約」終於簽訂了。不過，父親當時對於簽訂這個條約，有個原則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許『獨立』，但一定要註明，必要經過公民投票；並且要根

能發奮圖強，有了力量，反共抗俄能夠勝利，外蒙古還不是仍舊可以歸還到我們的版圖嗎？而且，「中蘇友好條約」，經俄帝澈底破壞之後，我們已經明白宣佈其「無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

我還記得，在簽訂友好條約時，蘇方代表，又節外生枝。他的外交部遠東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條約上附上一張地圖；並在旅順港沿海一帶區域，劃了一條黑線，大概離港口有二十浬的距離，在這線內，要歸旅順港管轄。照國際法的觀點，公海範圍是有一定的規定，就是離開陸地有一定的距離；俄方此一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這一問題，爭執了半天，從下午四點半到晚上兩點鐘，還沒有解決。

我很不耐煩的說：

「你要劃線，你劃你的，我是不能劃的。」

他說：

「不劃這個線，條約就訂不成！」

我說：

「訂不成，我不能負責；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

他說：

「我是有根據的。」

我說：

「你有什麼根據？」

他拿出一張地圖，就是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的舊圖，在這張地圖的上面是劃了一條黑線的。並且指着說：

「根據這張圖，所以我要劃這一條線。」

我覺得非常滑稽，因此譏諷他們說：

「這是你們沙皇時代的東西，你們不是早已宣佈，把沙皇時代所有一切的條約都廢止了嗎？一切權利都全部放棄了嗎？你現在還要拿出這個古董來，不是等於承認為你們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嗎？」

他有點着急說：

「你不能侮辱我們的蘇聯政府！」

我說：

「你為什麼要根據這個東西來談判呢？不是等於告訴全世界說：你們還是同沙皇政府一樣的嗎？」

他說：

「你不要吵鬧，你的火氣太大。」

我說：

「你要訂約可以，但無論如何這一個線是不能劃下的！」

靜

蔣經國

線始終沒有劃出。

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完全了解，史大林原來就是沙皇的再世或化身。

在雅爾達協定中，規定東北的行政權及一切主權，都歸中華民國政府。可是，蘇聯的軍隊來了，一切都等於廢紙了。他用一切力量來掩護和培植林彪的部隊，直到林彪的部隊的力量可以支配整個東北的時候，才開始撤退。他們向我政府口口聲聲稱道「友好關係」，可是，日本關東軍繳來的武器，就不肯交給我們。經根據條約一再向他們交涉，到他們沒有辦法抵賴的時候，答覆我們說：「應該照辦，不過，你們過一個星期再來。」過了一個星期，再去交涉時，他們說：「等過兩天再來。」又過了兩天，他們說：「對不起！關東軍的武器原來是放在火車站，因為裝車裝錯，運到莫斯科去了。」後來，我們去了一個公文，質問他們說：「這麼多的東西，怎麼會不曉得而裝錯了呢？又不是一兩個箱子，怎樣會搬錯？」他們滿不在乎地回一個公文來說：「你們的信，我們收到了，現在根據同盟友好的關係，我們把關東軍的武器，交給你們。共計步槍三千枝，馬刀一百四十八把，東西現存哈爾濱，你們自己去取回。」這眞是和我們開玩笑！其實，他們是把武器交給林彪，用以打擊我們的政府了。

俄國不但要侵畧我們，並且時時刻刻企圖離間中、美兩國的關係。我且舉出兩個事實，來證明俄帝的這種陰謀：第一件事，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東北交涉發生最後一次困難的時候。父親為了要解決東北和中、蘇有關的許多問題，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資格再去訪問史大林。當時史大林曾經對我說：

「你們中國人要明白：美國人想要利用中國作為滿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時候，是會犧牲你們的！蘇聯願意把本國的生產機器、汽車，以及中國所沒有的東西供給中國，同時，也希望中國能把自己出產的鑛物、農產品供給蘇聯。蘇聯又可以幫助中國在東北建立重工業，並發展新疆的經濟；但是，我再三聲明，也是我最大的一個要求：你們決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只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我的經濟顧問最近會到長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見面；我並且告訴他：只要國民政府能保證今後美國不在東北得到利益，我們蘇聯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讓步。」

「蘇聯並不反對中國和美國建立關係，因為美國也可能幫助中國作經濟上的建設；但是，希望你們千萬不要信賴他。」

【九】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九日，新疆機械化旅旅長盛世麒在督署南花園被暗殺，很快就破了案，原來是盛世麒之妻陳秀英謀殺親夫，經審訊後全部招認，法庭公佈了供詞。

民國卅一年蘇俄誘惑威脅聯共CY陳秀英謀殺其夫盛世麒事件，是紅色謀殺策畧的傑作。茲將陳秀英親筆供詞錄後，以供自由世界反共人士，研究和理解紅色謀殺策畧的參考。

盛旅長世麒之妻，聯共CY陳秀英親筆供詞：

盛旅長由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後，原擬一同回國，因爲盛旅長在短期內不能動身，乃教我帶着小孩們先回廸化。到廸化後，因爲過去在莫斯科與拉托夫（按：俄籍軍事總顧問）夫婦認識，並且感情很好，所以常與拉托夫有往還。

盛旅長留在蘇俄二三個月沒有回來，有一次拉托夫向我說：「聽說你的丈夫盛世麒不回廸化的原因，是因爲愛上一個蘇俄的姑娘。」我當時很生氣。後來聽說督辦去電催促他回來，他仍然未回來，我乃認爲他眞愛上了蘇俄的姑娘留連忘返了，因此我不但生氣，並且很懷恨他。

又有一次拉托夫向我說：「你的丈夫既然另有所愛，你的前途是毫無希望，因爲你的丈夫是紅軍大學畢業，你在中學還沒有畢業，顯然是學識不平等，他就是不把愛上的蘇俄姑娘帶回新疆來，他將來也一定要娶一個大學畢業的太太，決不要你了，因此你自己要有個打算。」

當時我聽了拉托夫的話，不覺心灰意冷，認爲我的前途是眞黑暗無希望了。我回來之後哭了一天，睡了兩天。

又有一次拉托夫對我說：「現在外邊的事情你一點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什麼事情，我說你聽說有什麼事情？他說不便對你說，恐怕你向外人說，或報告政府。我說我決不向外人說，也不報告政府，請你說吧！他說你眞能守秘密，我可以對你說。我說我既是聯共CY，蘇俄人向我說的話，我當然要保守秘密的。拉托夫笑了，他說：「你既然能保守秘密，我就對你說吧。聽說目前在內部，新疆的各民族人民，及各族軍政公務員，都反對盛督辦；在外部蘇聯和中共亦不滿意盛督辦，現在打算內外聯合起來，組織力量，推翻盛督辦。因此，我對於你是關心的。盛督辦和你的丈夫前途好了，你也無希望，因爲他們的前途愈好，你的丈夫地位就愈高，就一定愈想娶一個有學識的太太，這樣看來，盛家的事好了與你無關；如果盛家的事壞了，就一定要牽連到你的身上，因爲你是盛家的人，反對政府的人們是絕對不能夠原諒你的。因此，我勸你應該早作一個打算。」

我聽了這些話，回家之後在夜間是睡不着覺，也不願照顧小孩，每天只打算吃喝玩樂。正在煩悶的期間，盛旅長由莫斯科回廸化了，他並未帶回來一個蘇俄的太太，對待我的感情仍同過去一樣並無變化，因此我的精神又恢復常態，每天好好的照顧小孩。過了一個時期，盛旅長聽姑小姐世同說些閒話，盛旅長就說我好出外遊玩，不在家中照顧小孩，時常與我生氣，把我的情緒又弄壞了，我以爲他認爲我無學識，想不要我，打算另娶一個大學畢業的太太。

盛旅長回國之後，我見拉托夫時，他看見我的情緒很好，並未再向我說些什麼壞話，我說盛旅長並未把蘇俄的姑娘帶回來，他說蘇俄不准他帶回來，並不是他不帶。有一次他看見我情緒不好，他又乘機向我說壞話，他說：「現在的情形很不好，你應當有一個打算，否則你要同盛家一同白犧牲了。」我說你又聽說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嗎？他說不能對你說，恐怕你向盛旅長說。我說，我現在與盛旅長的感情不好，絕對不對他說，請你說吧！他說：「現在反對盛督辦的革命組織，打算在四月革命時刺殺盛督辦，奪取政權，省內外的各軍政要人都已參加了，力量非常的大。同時在暴動的時候，哈密紅軍第八團和飛機製造廠的紅軍，以及臨時由阿拉木圖飛來的飛機均參加暴動，估計革命情形，革命是一定會成功的。到那時恐盛督辦的家族一個也活不了。」當時我說照你這樣說，我眞害怕，那麼我是一個聯共CY，你和巴庫林總領事不能救我嗎？他說：「救你也不能說沒有法子，不過很困難的，因爲你是盛督辦弟弟的太太，關係太深了，你就是說你不贊成盛督辦也沒有人信。」當時我說，那麼怎麼

辦呢？他說：「你若是能夠服從聯共黨的命令，爲革命立功，或者到時候總領事館會替你說話和幫忙。」我說立點什麼功呢？他說：「恐怕你無決心、無膽子。」我說爲了我的生命安全起見，我當然要有決心和膽子，請你向我說吧！他把肩膀一端說：「我說了恐怕你們女人家靠不住，如果向你的丈夫報告，那可不得了。」我說我現在只顧我的生命有保障，我決不向盛旅長報告，請你說吧！他說：「假若是黨有命令，教你刺殺盛督辦和盛旅長，你能辦到嗎？」我說這個事情我可不能辦，一我不敢做，二我不忍心。他說既是這樣，你不僅沒有自救之道，也不算是聯共黨員，因爲黨有命令教你刺殺你的父母兄弟，你也應當遵命，那才算是眞正信仰主義的黨員。他說你回去好好想想我們再談，今天我們談的話，你可不要報告盛旅長，你若是晚上報告，明天白天你的命就沒有了。我說我決不說，請你放心！請你再想一想有什麼救我的好辦法。

我回去之後，我的孩子克莫有病臥在床上哭，使我的情緒更加不好。有一天吃完早飯，盛旅長去旅部辦公後，拉托夫派蕭作鑫找我到他公館去。我到他公館之後，我說：「你還沒有到督署顧問辦公廳去辦公嗎？」他說：「爲了你的生命安全起見，我想不出救你的好辦法，現在聯共黨爲了救你的生命，給你一個命令，命你先把盛旅長刺殺死，以便立功保命！」我說：「我不能接受這個命令，我沒有這個膽子刺殺他，要是我把盛旅長刺殺死，他的哥哥盛督辦也不會饒我的，一定要把我處死的，這不是等於爲了保全生命，反而送命嗎？」當時拉托夫表示不高興的樣子，他說：「你不肯這樣做，我們是無法救你的生命，同時不服從黨的命令，今後黨也就不管你的事情了。」他看我有點害怕沒主意了，他又向我說：「黨爲了你的事情是經過再三的考慮，並不是犧牲你，是想要挽救你，你與盛家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你要不爲革命立功是決難保命的。同時黨認爲作這件事，只要你肯按照黨的指示辦法辦理的話，是沒有危險的，第一，因爲你刺殺盛旅長後，盛督辦及你們的家族決不能懷疑你是刺殺自己丈夫的兇手；第二，就是萬一盛督辦懷疑你有刺殺盛旅長的嫌疑，也不能當時把你處死，當然要把你送交審判委員會審訊，在審訊你的期間，廸化暴動起來了，那時候首先要把所有被管押的政治犯完全救出來；第三，命你行刺的時間是要配合四一二革命暴動的時間，就是不幸你被逮捕審訊，也是在開始審訊你的時候，就接近暴動的時期了。同時，你的公婆和姑小姐以及家族人等，認爲你的丈夫已死，有可能保留你的生命，好使你給他們照料你的小孩，決不能立刻把你處死。這樣看來是決無危險的，還請你接受黨的命令，至刺殺辦法我再詳細教給你。你能接受黨的命令，黨就負責保全你的生命安全，不然，黨就不管你的事了。」

我在拉托夫的誘惑和威脅下，我先接受了刺殺盛旅長的命令，我接受這個命令之後，拉托夫說：「我將你接受黨的命令之事報告黨方。」我回家之後就有些悔悟，不願做這件事，心中難過的很。盛旅長回來吃飯時向我說：「我看你像沒有魂似的，你心中想些什麼事情？」我說：「沒有什麼事情因爲克莫的病不好，我的精神也隨之不好。」到晚間他又問我白天上那裏去了？我說上拉顧問公館去一次，他說要在家照顧小孩子的病，少到拉顧問那邊去。我到了夜間想起這件可怕的任務，還是睡不着覺。每天精神是異常的壞，並且好打罵小孩，有一個星期未出門。蕭作鑫又來見我說：「拉顧問有要緊事找你。」我說：「我今天身體有病，明天吃完早飯後去看他。」第二天我看見了拉托夫，他說：「現在是時局更加緊張，再有一個月就到四一二革命紀念節了，關於你的任務，就要開始作準備工作。」我說這個任務是否可以請男子來作？我是一個女子不適宜做這個工作，萬一膽小不成功，犧牲我不要緊，恐怕把黨的大事躭誤了，拉托夫當時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他說：「你接受擔任這個任務的事情，我已經報告了黨方，如果你不執行黨的命令的話，黨就要開除你的黨籍，並且要把開除你的黨籍的事，通知你的丈夫盛旅長。你加入聯共黨ＣＹ的事，你的丈夫和盛督辦均不知道，這樣一來你的前途要立刻黑暗了，因爲加入聯共組織，事前未得你的丈夫允許，同時，你的丈夫並不是聯共黨員。」我說：「這個問題並不這樣的嚴重，我不是不服從黨的命令，乃是請你將我不適宜擔任刺殺盛旅長的任務的意見報告於黨，如果黨一定要我做的時候，我仍然去做，不過達不到圓滿的任務我不負責。」拉托夫說：「你的意見用不着再報告黨，因爲黨認爲你適宜做這件事才命令教你做，你既是仍然願意擔任這件事，請你就決心去做不要害怕。」他又說：「你打過手槍沒有？」我說沒有打過。他說：「我想你是沒有打過，你可託故說你的小孩克莫有病怕鬼，向盛旅長要一枝手槍，放在小孩的枕頭底下免掉害怕。」我說不知道他肯不肯給我？他說：「他不給你時可以由我這邊給你準備一枝槍。如果盛旅長給你手槍，你以試放一、二粒子彈，試驗好使不好使。你回去就要做這些準備工作。同時，你在表面上要表示出來對盛旅長感情特別的好，對他特別的殷勤，事事要聽他的話，以便使他和你們的家人不懷疑你。」他又說：「你的哥哥陳玉璋亦加入了聯共組織，並且參加了巴庫林和徐杰、周彬等的革命組織，革命的力量是異常的大，你可以問一問你哥哥就知道了。」

我回家之後，就到我娘家去向我哥哥小聲說這些事。他說：「我早就知道這件事，過去巴庫林總領事向我說過，要給你這個任務，我當時是不贊成的，恐怕你害怕不敢擔任；你現在既然擔任，你就決心去做吧！」我說：「我要被捕入獄，他們能不能把我救出來呢？」他說：「革命組織的力量是異常的大，四一二革命紀念節的暴動是一定會成功的，你就是不幸入獄，也一定能夠把你救出來的。」經我哥哥說了這些話之後，我的膽子又大起來了。我就按照拉托夫顧問指示我的話進行準備工作。

過幾天蕭作鑫來問我，你的準備工作做的順利不順利？我說什麼準備工作？他說你不要瞞我，你的事我全知道，我同你的二哥均是參加了革命的組織。我說誰派你來問這件事？他小聲的說是巴庫林教我來的。

我說我應該準備的工作均已順利的完成了。他說很好，希望你成功。同時，他又說：「你的工作需要在四月革命紀念節前兩個星期完成！」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二）

史補之

朱培德誤敵爲友

賀龍與葉挺所部抵達南昌後，當卽部署，葉挺部分佈於牛行車站一帶，以迎拒北面張發奎追來之兵；賀龍部卽分佈於進賢門外城郊，以防南面國軍之夾擊，龔楚團和周士第團，則駐於城內新營房，與朱德教導團共同負責解決王均第七師，及控制南昌城內。部署已定，卽於七月三十一日午夜，城內城外的槍聲，如迎年爆竹般響起來，接着是輕重機槍聲，衝鋒喊殺聲，在靜寂的黑夜中，使南昌市民驚惶失措，走頭無路，只好緊閉門戶，躲在黑暗中，等待命運之神的主宰。

城內城外的槍聲，一陣密、一陣稀的响了一夜，人們在驚擾中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是兵凶戰危，誰也不敢冒險探望，王均第七師的城防部隊，事前毫無戒備，一經共產黨武裝襲擊，倉卒從夢中驚醒，待要抵抗已來不及，竟全部繳械了。到了次日清晨，城外都有疏疏落落的槍聲，城內已是靜悄悄的有如一座死城，街頭巷尾所見到的，除了共黨武裝站崗外，便是五顏六色的標語，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實行土地革命」、「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的土地」、「建立鄉村工農政權」、「鞏固革命陣線」、「保障人民言論、信仰、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等一類好聽的口號，原來南昌這個古老的名城，就在這幕怪劇中一夜斷送給共黨去了。當時南昌城內外流傳着這麼一個民謠：「朱培德，培朱德，缺德。」從這個民謠，可知江西人民對於朱培德養癰貽患的反感如何了。

事前潛伏在南昌市區內的譚平山、鄧演達、周恩來、張國燾等，這時突然出現在江西大旅社集會，並即宣佈成立「中華革命委員會」，以譚平山爲主席，鄧演達、張國燾、周恩來、宋慶齡、何香凝、林祖涵、李立三等爲委員，吳玉章爲秘書長，另設工農運動委員會，參謀團、財務委員會、政治保密局，而以張國燾、林祖涵、李立三等任主任和局長。

在這張名單中，最特別的是宋慶齡、何香凝二人，她倆既非共產黨，而且人在武漢，居然發表她倆爲委員，外間自然覺得奇怪，其實，這就是共黨一貫的爭取國民黨左派，藉以分裂國民黨的手法。至於軍事方面，亦成立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兼第二十軍軍長，葉挺爲副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劉伯承任參謀長，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只有蔡廷鍇、朱德在「新貴錄」上反而沒有他們的大名，「入關不封」的故事，引起了蔡廷鍇的反感，終於在南昌的三四天中，採取了單獨行動，逕自脫離賀、葉部，奔往廣東去了。蔡於行前將十一師內部的共黨籍的團、營長，以及政治指導員等星夜捕殺，予共黨以巨大的打擊。

「南昌暴動」成功得容易，失得也更容易，「中華革命委員會」那塊赤色招牌，只短短的掛了三天便捲走了。原來第二方面軍張發奎已率着第四軍繆培南、李漢魂、許志銳三個師的兵力，由南潯線直追牛行站，在實力懸殊之下，共黨要員們只好率同朱德的教導團、警察、工會、農會糾察隊共約三萬餘人，在八月五日黎明，全部離開南昌，向臨川、宜黃、廣昌一帶逃竄，沿途搶刼擄掠，人民逃避一空，使到沿途連茶水也找不到，可說是自作自受了。

敗竄潮汕遭擊潰

[illegible]和工會的糾察隊等殘餘，全部人槍不到九百人，隨同賀龍等逃竄，到達臨川，便奉着中共革命委員會的命令，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九軍，於是朱德便憑這八九百殘餘人槍起家，雖然還受着總指揮賀龍、葉挺的節制，但自後來潮汕潰散另成一軍後，便一直成爲紅軍偶像式的統帥，追溯根源，自然當以第九軍始。中共這時還要假冒國軍番號，並不是還留戀着國民革命，目的只是魚目混珠，企圖騙取人民的同情合作，可是他們流竄所至，依然是沿途刼掠，人民逃避一空，給養更發生了困難，於是賀龍便拿出他在湘西做寨主的看家本領，一面逃，一面變本加厲的擄掠刼殺。

這時在南昌的革命委員會的中共高級人員，如譚平山、周恩來、張國燾、吳玉章、惲代英、郭沫若、徐特立、劉伯承等人也隨同部隊前進，在臨川逗留了兩天，便向宜黃、廣昌、瑞金一帶流竄。他們本來計劃由會昌、潯鄔取道平遠、梅縣、五華、惠陽直竄廣州，不料途中遭遇着錢大鈞、黃紹竑兩師的截擊，後面張發奎的部隊，也已由吉安、泰和漸漸追近，客觀形勢已變，迫得將這計劃放棄了。

當賀龍等竄至瑞金、會昌之間，錢大鈞的第三師已由粵贛邊境前來截擊，這是流竄途中遭遇堵擊的第一次，突如其來，初次接戰，便使他們受了一次重創，接着黃紹竑的一個師也趕到了，雙方便在會昌五里排展開激戰，經過了四度拉鋸式的肉搏爭奪，雙方傷亡極慘重，屍積如山，在兩次重創之下，迫得落荒而逃，這時福建方面比較空虛，遂繞道福建長汀、上杭，轉竄廣東潮安、汕頭。

九月廿二日，賀龍等部竄佔潮汕後，滿以爲從此可以建立基地，獲得蘇聯接濟，再向廣州進軍，[illegible]

在汕頭市掛起招牌來了，一面由賀、葉兵力攻陷豐順、揭陽等縣。那知潮汕是屬濱海地區，在作戰地理上已陷於不利，再加上本身沒有海軍，隨時可能遭受海上來的襲擊。果不其然，九月二十九日，正當中共高級人員在汕頭市嘉應州會館開會時，國軍方面的飛鳶艦竟突如其來進攻汕頭，並強行登陸展開巷戰。同時廣東的大軍和黃紹竑部也互相呼應，分向豐順進攻，這一海陸夾擊，頓使共軍張皇失措，便在這晚上倉皇地向普寧、海陸豐方面狼狽而逃。次日，豐順方面的賀、葉部，在廣東國軍及黃紹竑部聯合進攻下，也全線被擊潰了。

周恩來帶病逃命

中共革命委員會黨政高級人員由普寧退竄到流沙後，由於情勢險惡，喘息未定，便在流沙基督教堂召集黨政軍高級人員開緊急會議，決定了黨與軍的分頭奔命，軍隊方面，由賀龍、葉挺、彭湃三人收集殘兵敗卒竄入海陸豐一帶去打游擊，黨政高級人員，即在就近沿海覓取帆船投奔香港各自逃命。迨至緊急會議完畢，離開流沙不遠，國軍余漢謀率着所部一旅預伏在左右兩旁山地，待至他們過到半數時，突然出擊截斷去路，這一來，直把革命委員會那批高級人員嚇得心驚膽落，大家只顧逃命，不但行李輜重顧不得了，連那沿途刼掠來的幾十擔銀元也拋下了，尤其最狼狽的便是參謀團主任周恩來，這時正在病中，先前原是強拉民伕坐着擔架（滑槓）的，在這驚惶混亂中，兩個擔架民伕眼見千載一時的機會已到，突然堅強起來，不約而同的連人帶架扔在路旁，周恩來經這一摔，既痛且驚，山上的槍聲又密密地響着，無可奈何，只得由兩個隨從挾着他從小溪澗中半爬半伏艱險地潛行過去。在秋涼的深夜，海風淒厲，寒氣逼人，他一面發着高熱，一面呻吟着奔命，這樣驚險狼狽的情形，比之「曹孟德割鬚棄袍」，還要慘上若干倍呢！

只是這役發生在夜間，余漢謀部沒有瞭解到敵人全部虛實，不然的話，周縱不爲亂槍射死，也難免生俘了。到了次日早晨，他們一行才零零落落的到達甲子地方，僱得了幾只小帆船，於是譚平山、吳玉章、郭沫若、張國燾、劉伯承等人，分批乘着小帆船渡海逃往香港。周恩來卻因身任參謀團主任，還想帶病留下來，可是經這一番驚險與煎熬，病更沉重起來，但在流亡途中，沒有醫藥，於是，也僱了一只帆船，帶着病赴香港去了。剩下的黨政軍幹部和殘兵敗卒一百餘人，逃到陸豐時，由於他們都帶有手槍，結果，全被當地的農民當作「肥豬」宰了。

范與朱原有密約

這時，賀龍帶着二十軍的一二兩師，也竄抵陸豐，在粵軍四面八方包圍下，走頭無路，最後，被粵軍全部繳械，同時賀龍也被俘了，師長以下的官兵全部投降，其後不久，賀龍終得粵軍將領將他釋放，也化裝逃到了香港。

此外，朱德第九軍原擔任潮汕以北的防務，這時眼見賀龍等部全軍瓦解，他便各奔前程的回向贛南的上饒、崇義一帶崇山峻嶺逃竄，苟延殘喘，轉眼到了冬天，雖然糧食還可以向農村去搜刮刼掠，但是冬衣卻無法解決，這一來，他們便連流寇式的生活也過不下去了。也許是朱德命不該絕，正在飢寒交迫的時候，忽然有了一線生機。原來國軍第十六軍范石生這時正駐在韶關，范石生和朱德，不但是雲南講武堂的同學，而且是拜把的兄弟，兩人的私交極厚，因此，對於朱德的情況極爲關懷，這時便派一個親信，帶着親筆書信來見朱德，轉達了范軍長對老兄弟的關懷，再邀朱率部來歸，暫解目前的困難。

這個意外的佳音，眼是喜從天降，朱德滿懷興奮答應馬上考慮，一面殷勤欵待來人，一面即召集陳毅等高級幹部開會，對於率部投降的問題，作一個商討和決定，朱德首先說明他與范石生的交誼，可以同生死、共患難，決不致相負。其次，更透露出他們一段臨機應變、見風使舵的秘密約定。原來當朱德等由南昌竄抵上杭時，范石生就曾與他信使往來，秘密約定：如賀、葉部能攻下廣州時，范即在韶關起而響應，如果失敗時，則率部來投，藉此保存實力。陳毅等聽了朱德這番透露後，覺得這是唯一的生路，至於其他的顧慮，也因這個秘密的約定而全部袪除了，於是一致決定暫時的假投降。不到幾天，范又派人解來五千銀元的開拔費，將朱德這一軍改編爲國軍第十六軍第一百四十團，朱德化名爲王楷任團長，陳毅任政治指導員，林彪任第一營第三連連長，並奉命調駐韶北三十里地的犂市整訓，而且還補充了許多武器械彈，本來一個奄奄一息的部隊，至此又士飽馬騰起來了。這是范石生當年卵翼朱德的情形。

朱德全團在十一月下旬開抵指定地後，不久即得到廣東省委會秘密通知，要他開往廣州，參加廣州暴動。他因爲喘息甫定，不敢輕易移動，只在就地秣馬厲兵的加緊訓練。也許冥冥中自有主宰，如果這次他去廣州的話，必然又遭到又一次的慘敗，原來廣州暴動事變，終於在那年十二月十三日失敗了。這時粵局又有了巨大的變動，本來張發奎第四軍揭起護黨運動的旗幟與南京中央政府分裂，但經廣州事變發生後，張發奎放棄軍隊出國考察，廣東政局由李濟深主持。

李濟深原知范石生收容朱德之一段秘密，內心極不以爲然，在一次會議中，李便明白指出並要范石生將朱德全團繳械，加以逮捕，范不得已，一面佯爲奉命，一面密派專人送了一封密函給朱德。要他立刻離開犂市自謀出路。這天正是民國十七年元旦，朱德恰在他的頂頭上司趙超師長家中飮酒打牌，驚聞此訊，立即跑回團部，召集親信幹部密商，準備下一步的行動，結果，決定轉入湖南去打游擊，於是率領全團官兵，假託說「野外演習」，悄悄地由犂市經樂昌、乳源一帶山區，行行止止的竄入湖南宜章。

宜章原是湘南一個山僻小縣，交通梗滯，消息閉塞，對於朱德這番秘密勾當的來龍去脈，毫不知情，又見他們打着國軍旗號，覺得他們遠道光降，倍感榮幸。於是沿街燃放爆竹，與高采烈的歡迎他們大羣兒入城，任誰也未想到「錯把大王當國軍」，演成開門揖盜的怪劇！



抗戰武術談

老師傅好心反累己　小徒弟學功爲害人

吾鄉因練武風氣興盛，所以對武術界的各種比武趣事，是人人所樂意聽聞的。但鍛練武術的人，要練成功一位有相當造詣的武術大師，是很不易的，體質和恒心及種種原因的妨礙，因此傑出的武林人物，眞少如鳳毛麟角。學習拳腳功夫，是需要有十載面壁的苦練精神，再如上天資好悟性高，就會有很好的成就。若論到要再進一步學習軟功、氣功，則更爲難練了，這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一個練武術的人，一定希望能更上一層樓，學到軟硬俱齊的，同時更望能有氣功護體。眞所謂學無止境，學完一門，又想學一門。可是在武術門中，最難的莫如名師難求，要有莫大的機緣，才能遇到名師指點，然後自己有恒心加上毅力，用上數十年的功夫，或許可以達到得心應手，爐火純青的境界。請看武林中已臻化境的人物，大都是童顏鶴髮的長者，而令人五體投地的老前輩，眞如曉天晨星，寥寥可數。

練武術的人數一多，難免良莠不齊，尤其青年人好勝心重，他們都想練到登峯造極，傲視同輩。此種好強心理，當然在所難免，故此學習到相當階段，練過幾年的拳掌功夫，自己認爲已有很好的武功根基，就想趨向學軟功的門路，（即點穴推拿手法）再進一步又想學氣功。雖然當時他們曾推說學穴道功夫主要是防身，實際是見到別人學會了此種功夫，而自己未學到，顯然是落了下風，而且心裏還存着偌大的威脅，如遇到有穴道功夫的人，要來找麻煩，將如何去對付他？自己外行不懂此中奧秘，給別人做了手腳還不知道，這不是吃大虧！因此一班練武的人，千方百計想找師傅學習穴道功夫。

但是一位眞正有修養有名望的大師傅，他是不隨便收徒弟的，還有些師傅，他的授徒條件太高，又非普通人能負擔得起；在名師難求，學子殷切需要之時，就出現了一班畧知半識的軟功師傅，居然公開授徒，只要有學費，來者不拒，分別教授一招半手，就以爲是神技了，據教師對徒弟云：此乃絕招，練會了令你享受不盡。那些出錢學功夫的人，深信不疑，愼之重之，習之練之的認爲自己已學會了絕招，以後與人較量，定會所向無敵，排列爲武林高手之一。此種錯誤的觀念，以致造成不少的笑話。在抗戰中的後期，在贛西一帶繼「五里還陽」之後，又流傳兩手最出名的功夫，曾使到當地人民爲之惶恐終日，鬧得四鄉不安，再加上那班別有所圖的穴道師傅，在旁信口雌黃，故作宣揚，至令各處傳聞得更加有聲有色，膾炙人口。

第一手功夫名叫「五百錢」，又名「五爪擒龍」、「梅花釘」、「狗腳印」，名稱竟有四個之多；第二手名叫「霸王接客」，兩手均係穴道功夫。

現在先談談第一手「五百錢」，它來源出自宜春縣境，在一處小市鎭隱居一位武林前輩，「五百錢」就是他所傳授出來的。據說他傳授此手功夫的動機，是因爲他收留一位流落異鄉的青年人；該青年家鄉已淪陷，因不願做敵人統治的順民，故此單身逃亡走向後方，道經浙贛路沿宜春縣境的一處山窩地方，不幸遭遇匪徒攔路搶刧，當時匪徒用手在他乳旁用力撞了一下，他就當場暈倒地上不省人事，湊巧這位武林前輩經過當地，看見他躺在地上不動，就上前查看，見他雖然暈死，但還有氣息，又見衣物散落路旁，就明白是被打刧受傷。前輩頓起惻隱之心，替他解開衣服檢查，知道傷在乳邊穴道，立即使用推拿手法將該青年救醒，隨後並扶着他走回家中，暫時住下療養；經過幾天的治療，已將他的傷痛醫好，該青年當然非常感激這位武林前輩的救命之恩，同時更佩服他的武功及醫治手術，因此苦苦哀求老師傅傳授他這手令他暈倒地上不醒的功夫，老師傅經不起他再三誠懇哀求，就傳授了他這手「五百錢」功夫。一手功夫有四種不同的名稱，但含義是同樣的，這功夫出手是用五隻手指頭，彎成梅花瓣形，也像狗腳印形，中指在上，食指和無名指，大拇指和小指並排成爲骨牌的雙板櫈四點形，加上中指在上高頭，即成爲五花瓣狀；出手攻擊時又似五爪擒龍法，部位是在胸前乳旁；該處有五個要穴，用此五指同時點中五個穴道，恰逢氣血正由此處流過，就會立時阻住全身氣血的運行，因此傷害身體是十分厲害的。

該青年得到老師傅悉心教導，將穴道記得清楚，鍛練時要將五隻手指頭併成狗腳印形練插沙包，插沙包由軟至硬，然後「五百錢」的功夫才算學會。他雖然學會了這一手，可是別的武功及其他的招數，卻一竅不通，他卻不知厲害。當他沾沾自喜的離開老師傅獨自闖江湖時，就打算將這一手絕招來試試自己的身手，故此在僻靜的山路上等待機會，有單身商賈經過時，他就迎上前去藉口問路，乘對方不防備，立即出手，居然一擊成功，客商受傷倒地，他將匪徒曾經對付他的故技，加在別人身上，將客商的財物搶掠一空，然後逃走。

他第一次搶刧成功，覺得賺錢容易，以後就以此爲生，然而上得山多終遇虎，作得惡多必有報，終於有一次遇到剋星，不但這手「五百錢」擊不到對方，反而被反手捉住，然後捆住送到縣政府受審，這青年毫不隱瞞將過往一段學技經過供出，因此牽累老師傅也被傳訊，這位前輩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被控傳授匪徒功夫打刧行商，危害地方治安，判罰一筆欵項，作爲捐獻前方將士募寒衣之用。老師傅受此打擊，吃官司又破財，後悔不該傳授武功給青年，此後即發誓再不教徒弟，以免害人累己。想不到此青年人，用如此好的穴道功夫來搶刧害人，不但辜負了老師傅教導的苦心，更違背了做人的天良心理！（上期湘江東岸派有四個軍的部隊，漏排第二十軍，特此更正。）

張仲仁

萬人意見

讀者有疑問

基督思想害了我國

萬先生：

茲有個大問題，想提出來大家討論。

歷年來閱「萬人雜誌」綜合所得，我國偉大人物如——國父、蔣總統，所持的不完全是祖國固有文化，國父孫中山靠基督精神來「聯俄容共」，結果伏下現在的赤禍根源。蔣總統靠基督思想，從民國四十幾年至今，堅持守枯約腐條（許多束縛我國反共復國的條約），放棄反攻良機，導致被迫退出聯合國。

從「萬人」第三四二期蔣經國先生的「風雨中的寧靜」，得到個疑問：我國是否全無好過像基督教的「荒漠甘泉」那樣勉勵人前進奮鬪的文章呢？

偶讀得舊的「春秋」半月刊第七十三期（一九六〇七月十六日）中一篇文章，是東海的「官運亨通躊躇志滿的沈昌煥」，得到個概念，我國古今領袖從不改革到的是「太過相信表面化、口頭上、書面上的忠貞」。這從「沈昌煥做官的技巧，長喊蔣委員長萬歲、蔣夫人萬歲的投共張治中」可見一斑。

據我認為，基督教所恃的能力是心理操縱術（高級的心理學使用法）以及宣傳術（隨街隨地大派福音小冊子，如果我國的「王道主義」能得如此宣傳法的話，中國早幾十年就能統一而富強超過美國了。）以上淺見，您認為如何？

越南讀者陳慧上

（六月十六日）

讀者仰慕渴欲一面

萬先生道鑒：

由來立功不如立德，立德不如立言，誠哉斯言。

文章見稱於世，雖美而不彰，必俱道德及文章並駕齊驅，始能專美宇內，留芳萬世不朽。惟目前道德之說日非，孰令聽之，孰令從之？古道人心，能欲文章之美及道德之隆，再具正義，始為社會推崇與愛戴。古有「筆掃千軍」之語，目前來說，以筆誅奸詐、欺世盜名之輩，或伸張人類之正義，惟受人崇拜之偶像，唯閣下鮮無一人矣！

余平生傲骨，決不歌德頌功於他人，違心之論，以事論實，我僅是千百萬讀者中海沙一粒，名不見經傳，一位忠誠的讀者，非讀閣下大作，既是我精神食糧，是我每日必讀之刊物，每日必以捷足先登為快。今僅書寸箋，略感輕舉與冒昧，作毛遂自荐，必有所求。想閣下能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相拒於千里。老實說，並非為錢而求助，因閣下閣事既多，交游甚篤，設或閣下不棄菲才，能以不辱而教我，示我以指南，公暇之餘，撥出少少寶貴時間賜予一叙而教我為快，翹首迫切待命之至。

愚之上（六月廿六日）

以精忠報國慰孝昌世姪在天之靈

袁照暘

本來這篇久存內心的抑鬱之作早該公佈，以表我對孝昌世姪的追思，使萬協同人也知道身為世伯的內心，蘊藏何等的悲痛。由於不願意令萬會長伉儷感觸，更增他們的傷心，所以遲遲未有發表。

最近有些中道變節之徒，對萬會長忠貞愛國，不與他們同流合污，乃走媚毛之路，同生嫉妒，由幸災樂禍而至播放讒言，譭謗忠良，希圖洩恨，掩飾他們潛到北平「朝聖」的醜惡面目，企圖遮蓋他們稱毛共集團為「中國」為「主席」的羞慚，立心打擊反共人士，博取其對北平主子之歡心，以為由此可以中傷吾人之立傷，從此大開迎接毛幫「告白」之財路，國

家民族與人格，就在其次了。

回憶我第一次參加萬人協會慶典，承萬會長之引，得晤世姪丰姿，覺世姪英俊超人，天資聰慧，溫文樸素，品行純良，此子並非夭折之人，竟皇天不祐，使此生於忠貞人士之家，辛勢好學之士，中道長辭，國家痛失良才，好人痛失骨肉，善良的萬人讀友，無不傷心。但想不到有親痛仇快的怪事，滿湛蒼天、具瞶瞶乎？

因孝昌世姪的不幸，引致變節之人的快慰，由是聯想起林彬烈士的含寃。

林烈士爲了香港四百萬居民的安危，發出莊嚴怒吼，置生死於度外，爲正義而呼聲，結果遭左仔陷害。六年半來，黃土長埋，墓草已縮，雖則寃仇莫雪，但他的精神，永遠存在香港市民心中。他的功勞，早列載在中華民國青史之內，並未因其當日之主子潛到北平「朝聖」而損失他的忠貞，更不能因此脅迫吾人相隨而變節。

萬會長失去愛兒，雖然愴痛，但從未放棄對國家民族，對英明領袖的效忠，更從無希圖殘民禍國的毛幫給與民脂民膏的補助而變節，實足以值得萬人讀者們之欽佩。與那些唯利是圖而變節的千萬富翁，實不可同日而語。

家貧顯孝子，世亂識忠臣。今天國家處於危難之秋，正是世人辨別忠奸之日，吾人既非求功，也非求利，但求無愧於心，無負於國家，無忝汚名於後世，於願已足。爲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國脉，同情大陸同胞的疾苦，軫念先烈創造國家的艱難，我們萬會長與萬協同人，萬人讀友，更堅定其初衷，加強其意志，用我們的精神和筆管，與殘民賣國的毛幫搏鬭，永不變節，永不懼怕艱危。立定步隨林彬烈士的後塵，擁護總統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以慰孝昌世姪在天之靈，使他知道出生於忠貞之家，九泉之下，亦堪自慰。

人類可貴者同情心 幸災樂禍滅絕人性

萬人傑先生：

數月前我自報紙上獲悉令公子陳孝昌夭折事，爲之擲筆而嘆，惋惜不已。自後每在星島晚報見到有關令公子之事，無不爲黯然不樂者久之。我並非與貴喬梓有什麼深厚的朋情感誼，存有偏愛於其中，不過一本人類之同情心而已。

先生晚年喪子，而所喪者，尤是長大成人，教育成材，行將出爲社會服務之獨子，其心情之悲傷痛苦，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此等事變，相信不論發生在任何爲父母者身上，其心情必與先生夫婦一樣。即對社會樹人而言，何嘗不是一個損失？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狐死兔尚悲，物猶如此，何況人類？天下無不愛子女之父母，先賢有哭子喪明之事，古人有「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之詩，便是一例。

先生在報上發表悼念文章，印發紀念冊子，以抒心中之悲痛，是乃人之常情，苟非涼血動物，讀之當爲一洒同情之淚，奚肯冷嘲熱諷，落井下石？今竟有人幸災樂禍，編成譏諷資料，在商台播出，何其滅絕人性，不近人情乃爾。他（她）們未之深思耳，假使易地而處，其心情將如之何？我平生對世間不平事，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謹書數言，以洩積懣。

梁孟海頓

「萬人協會」簡訊（六十）

六月三十晚上七時半，本會土瓜灣油麻地尖沙咀旺角等分區舉行了聯合座談會，地點設在彌敦道中山大學同學會處，由執委陳澤棠、梁伯中、吳少雄等主持，同時執委洪銓林、鄭秀棠、譚昇、蔡瑛等都到來列席參加，盈盈濟濟，氣氛極其融洽，首先由主席陳澤棠首先介紹各人認識，正如張靜安會員說；這次他還是第一次參加協會的會議，以前對各人都不大熟識，可見分區會議很具重要性。討論題要廣泛而又集中，對購置會所問題尤為熱烈，覺得目前本會假座萬人雜誌社址辦公，地方顯得狹窄又覺不便，目今購置樓宇手續簡便，首期交一萬元便能着手，用分期付款方式，並由大眾會員信任萬會長，用他私人名義購置，再發動協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來個二十元以上捐款運動必能成事，總之，一致贊同從速購置會所，以上意見，供籌建委員會妥善參詳。袁暘照執委即席認交永遠會員一次過繳交的會費三百元，以利協會各方面順利進行云，熱情之至。

談到如何進行會務事宜，也一致認為：為了加強今後互相聯繫，各人多在彌敦道瓊華酒家二樓，每天晚上八時至十時，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到來品茗，並歡迎其他地區的會員也能趁得閒時間前來工餘飲飲茶，俾得大家能時常撞頭，互通訊息，對繳交會費也方便，這做法也很好，有品茗習慣的會員盍興乎來！

七月七日旅遊事項，即席購券三十張，爽快兼熱烈，對會刊也討論過一番，認為今後會刊不應再訂期出版，而應改為有紀念性節日才出版特刊，一來顯得更有意義些，二來也符合節約經濟的宗旨，提供給會刊編委會研究。

最後討論到福利問題，覺得本會已積累了一筆福利基金，是否可設會員（包括會員直系親屬）醫療津貼，或包起醫藥費用（指一般疾病）由袁暘照及張仲仁兩醫生統一記賬，協會彙付之，此提案供執委會討論決定。

會後，每人科銀十元聚餐，聊盡地主之誼，之執委吳少雄先生親自選點佳餚美饌，人人讚許質量數量俱佳，原來並由會務主任私人掏了腰包一百元作津貼，難怪如此豐富，執委葉俊文笑說：「呢次我最精，不吃內飯，否則後來幾味好菜無法嘗試哩，哈哈！」令各人忍俊不禁。

時過十點有多，青年會員們如郭嚴芳、馮韶梁等數人還在娓娓暢談不倦呢！

（秘書處供稿）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人傑先生：

鄙人早已得到你的贈書，謝謝。但為了表示「永不死亡的愛」是有價值的書，決不是「垃圾」，我情願寄上支票十元，再買一本。假如星島晚報的讀者們大家各買一本，而使以前已得了贈書的人，多留一點紀念品，也是值得的。那末，星島晚報日出十幾萬份，以半數計，也有五六萬本，讓商台這位糊塗先生看看清楚，以事實來答覆，究竟誰是「垃圾」，誰在胡說八道。

讀者徐以平敬上

萬先生：

您一定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因為您的「牛馬集」篇篇精彩，「永不死亡的愛」更達到頂點。我不知賠了多少眼淚，但不能不承認我非常欣賞，獲益良多。寄上十元，希望能獲得一本您親手簽名的書永遠保留在我的書庫，一方面也增加一點點力量，給商業電台胡沙先生看看多少人愛戴您。

我個人的意思是：

①您這本書一定要將成本費收回，如果令郎泉下有知，他決不願意您一再化錢印這本書（您自己大概也不知道還要化多少），他在美時煞費苦心研讀經濟學，希望能在生前賺一點錢給您享受，此志未成，還要在死後使您一再花錢印這本書，與他的願望相違太多，所以我覺得您一定要在獎學金下扣除成本費。

②您選出的安慰您的信都是極其感人的，如「工人大佬的一封信」，我看了又陪了一次眼淚。這些信我想像您都可以將他們出版，但千萬不要再貼成本費了。

我順便告訴您，我是一個很幸運的受過高等教育，也是有高職的人，讓您知道我這階層也有很多人愛看您的文章。很抱歉我因負擔很重，不能多寄一些錢給您。

馬太敬上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名中五學生，因為會考，我雖想看「永不死亡的愛」，因沒時間，遲遲沒寫信索取。六月五日星島晚報中你說「今回要講錢」，我希望這回拿到這本書，表示對你同情，亦幫你反擊無知的人。現付上十元，再見！

陳識強上

萬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立言公正，橫掃三軍之神筆，正義感人肺腑。

五月二十日那天，適逢敝親陳惠英來電話，問我在家何事，告之正看「萬人週刊」，她囑咐看完寄給她一閱，而不知道我看後還要寄給我在美的兩位兒女。在思索中立刻寫張支票逕寄貴社，再訂三十冊「萬人週刊」推薦先生大作，不料匆忙中，在支票上寫錯了，現隨函補奉上港幣四十五元支票，另奉上意義深長的紀念陳孝昌君的助學基金五十元支票一張，僅以集腋成裘之意，共勸善舉。

讀者陳潔心敬上

陳先生及尊夫人：

我雖然沒有寫信來慰問，但我在默祝您們保重身體，節哀順變，上帝不會離棄您，您的家人和您底離世的兒子。

我懷着無比哀痛的心情看完了您的小冊子，還是對您們說：謹致無限慰問之意，尚祈珍重節哀。

我有一個小弟，他眞像您小冊子

上姊弟情深四個字下面站着的一張相的令郎，他小小年紀，眞是聰明過人，在四歲時竟對父親說：「我雖喚您爸爸，但我們是朋友。」七歲時已被病魔帶去，媽傷心得死去活來。

再則我看到您的慰信中有一位黃少憐女士的孩子，我想盡我力給她孩子些幫助，（我是一個普通公司職員）請您給我們連絡，因爲我不知她的地址，最後我還是祝您們保重身體。

沈娣敬上

萬人傑先生：

你好！客套語恕我不多說了。

首先，我要在此衷心向你說致謝，當我收到你贈閱我「永不死亡的愛」，歡喜若狂。但當我慢慢細閱，心裏湧起了不少悲哀與惆悵。我眞希望死神若在我與你公子任擇其一，我希望被召去的是我！我是一個無用之人，令公子的英才，可作世人模範。無奈何，天意安排，惟望老先生和尊夫人多多珍重。我想在天的孝昌兄也會保佑你倆。

我本想很早便給信多謝你的贈書，惟因家務繁瑣，寫得詞不達意，恐有誤先生寶貴光陰。但我心裏早已許了願，寄上港幣三十元，以贊助「紀念陳孝昌助學金」經費。我知這小小數目不大中用，這祇是藉表寸心。不多寫了，再在此謝你的贈書。

忠誠讀者王昭琪

萬人傑先生：

日前投函索書，經已收妥。

本想早把這信寄出，因本人學識太淺，沒有勇氣，直至在報上看到你把書再印而要付欵，又不好意思白白的拿了書，所以現把零用五元付上，雖然這筆欵項不夠你現在索書的價錢，不過我想你也希望人家沒白白的拿了書吧？

正如你的書後頁的那一句：「積沙成塔」！願主佑你籌足你所需的「助學基金」。

你的讀者海輝上

萬先生：

坦白說，降臨塵世已二十載，從沒認識你，偶然看到一篇「牛馬集」，內容是指你出版一本書「永不死亡的愛」，是描述你失去兒子的悲哀，使這個失去父親多年之我，也希望能購買這本書，看看能否使這個涼血動物的我感動。

晚生上

萬人傑兄大鑒：

鄙人是第一批獲免費贈書者，第一口氣把書用完後，就借親友看，他們把書看完，弟會問他們感想如何？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是一本最能感動人的書。這是愛的共鳴！

弟還勸親友們不論能力如何，不妨捐出多少助學基金。現附上二十元支票，以畧盡棉力。

弟黃仁駿敬上

萬人傑尊鑒：

客氣言語不會落筆，銘謝致贈「永不死亡的愛」書兩本。六月五日閱星島晚報知再、三版加印，且破例收費賣，附上港幣二十元，作爲書欵。收到大作後，即行披閱，雖未流淚，內心感覺黯然。每張照片像放映機，重現慢鏡放大，再轉另一張，我實不知想講什麼話，自感深深難忘！

萬人傑先生，請諒我這封太長的信，沒有怪您忘記親筆簽名，只覺自己太貪心，要了兩本，現在唯有將未拆開的一本珍重保留，期望能親自轉贈我認爲最佳的朋友。講價賣十元一本「永不死亡的愛」，不但不貴，且適合各界人士搶購。

弟何焯才上

萬先生大鑒：

我是年逾五秩家庭主婦，既無學識，更無特長，惟對閱讀書報興趣濃厚，尤以「萬人雜誌」「牛馬集」，揮毫如鋼，氣魄如虹，爲大衆呼喚之文章爲最！

我會爲讀「悼亡兒」而流淚，更爲「永不死亡的愛」而痛哭。我爲老天忌英才而鳴不平，奈呼天搶地又如何？

你的贈書——「永不死亡的愛」雖爲紀念亡兒而不收分文，但我說你錯了，你應該以低價出售——（每本一、二元），把所得之欵作爲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這樣不但可增長助學金，也可免那些無知之徒亂取。更希望你再添印數千本以每本五或十元出售，假使香港人是擁護你的，決不會因要有代價而不買，何況所得之書欵，不是袋袋平安，而撥作學者之助學金。

一個家庭主婦吳儆上

敬愛的萬先生：

抱歉我不會說客氣話，看到你「悼亡兒」一文及再看一看「我看美加」的遊記，不禁淚如雨下。爲你的兒仙逝的慘事同哭一聲，哀天奪英才，惜祖國反共戰線上少了一個優秀的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各方捐款

捐款人	金額
鄔輝堂	五百元
南洋一讀者（大馬）	二百元
釋安慧法師	一百五十元
馬偉能先生（美國）	一百元
陳明相先生（澳洲）	一百元
高太太	一百元
楊寶蓮女士（美國）	五十元
陳振基先生	五十元
吳炳華先生	五十元
黎嘉潮先生	五十元
賴先鈿先生	五十元
程德智小姐	三十元
羅黎清堂女士	三十元 角正
林閩先生（美國）	廿五元二角
伍先生	二十元
Miss Annie Lo	二十元
Mr. Wong Sun Wing	廿元
梁　枝先生	二十元
孫廷華先生	十二元
劉淑賢女士	十元
黃仲賢先生	十元
劉仲麟先生	十元
定　寰先生	十元
小結：一千六百一十七元二角	
連前共五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元六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算在內。）

的人。

萬先生，對不起，可惜我在加拿大分身不暇，不能親自向先生致萬二分同情和慰問，望萬先生及夫人節哀順變，保重身體爲要。至於陳孝吕紀念獎學金，我一出糧便會寄來。

加拿大多大一同學陳少峯

萬先生：

五月中旬，我已收到萬先生寄來的「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在供不應求下，我實在很幸運，能得到這部感人的作品，它給我很大的鼓勵及信心，故來函以表謝意及道出自己一點感想。

我是中文中學生，在基督學校讀書，今年七月便畢業。雖然對宗教的認識不算深，但可歸納各健康宗教的共同點，以導人去惡從善爲最終目標，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關係。

然而，善良的人往往常遭困厄不幸；喪德敗行的卻能作威作福，毒害人群。大抵天下間不公平的事就是這樣，屢見不鮮。如萬先生的愛兒，一位勤奮向學，謙恭有禮的有爲青年，卻遭病魔摧殘，不幸在英年逝世，如此好青年，世間幾何？實在令人惋惜。

我曾這樣想：假如眞有一位大公無私，仁慈偉大的神存在，那祂何以如此殘酷，把這位堅毅的好青年召去？爲何不保佑他，讓他有機會獻身社會，造福人群？實在令人大惑不解。可能這是神安排的「奧秘」，非人所能「理解」吧！

看過贈書後，極羨慕你有一個康樂的，我似乎從中感到到一點家庭溫暖——父慈子孝，姊幼弟恭，一家人能互相了解、關懷，沒有代溝的隔膜，享受着天倫之樂。或許人家會取笑我幼稚，然而，這是心底由衷之言。

我更敬佩令郎的奮發、自潔的操守，尤以書中敍述他的慨嘆：「身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連起碼的禮貌也不懂，叫人家怎會瞧得起我們中國人呢？」道出修養與學問是並重，我們必須自己尊重自己，別人才會尊重我們。中華民族優美的文化，民風才得以發揚光大。他在患病期間，仍能意志堅強，面對現實的挑戰，雖然終敗於病魔手中，但其自愛、奮發堅毅的精神，卻深深扣入青年人心弦，成爲鼓勵的力量及信心。

我覺得萬先生大破慳囊，印製這部免費書刊，並沒有白費心血，雖然曾受到失德的人冷嘲熱諷，認爲是自我炫耀，但我認爲（許多讀者亦認爲）它的價值並不受「免費贈閱」影响，因它有着流露之性摯愛的內容，情感躍然紙上，每段敍事，簡潔細膩，彷彿一幕一幕活現在眼前，感人至深。

這書最有價値之處，在能刻畫出人類誠摯的「愛」。令人往往受私慾迷惑，以利爲義，藐視道德，且不惜損人以利己，一切紛爭，皆可言是缺乏「愛」所致。這「愛」是發自人性的良知，誠摯的、偉大的，非金錢、物質所能衡量，代替的。

萬先生在書中曾言：願愛兒的愛意永留人間；我深信這「愛」必永恒的充塞在宇宙中，永遠都不會死亡。

忠誠讀者A．Y．上

萬人傑先生、夫人：

我是一個女性，當然也有慈母心腸。從「悼亡兒」再閱「永不死亡的愛」，使人黯然傷神，久久不能平靜。您們作爲父母者，那能不肝腸寸斷！我找不出什麼話安慰您們，也不懂得有什麼事能補償您們於萬一……。

「永不死亡的愛」能在孝昌先生離開人世不久卽發行，可以想像到萬先生執筆之時，眞是一字一淚，悲傷之情，無法比擬。萬先生這種堅強的氣質眞令人敬佩。令郎與病魔搏鬪的歲月中所表現的意志，亦不是沒有原因的。

「永不死亡的愛」很有誘導和啓發甚至鼓勵青年一代上進的作用，這本書一到手，一口氣看完，曾借給幾位青年人閱讀，今天總算取了回來，今寄上請萬先生簽字，並付支票一張，區區之款，略表心意，望代捐「紀念陳孝昌助學金」，謝謝您！

李曦謹上

萬人傑先生：

我希望獲得「永不死亡的愛」，在書內可以看到新一代的中國青年，他的發奮向上，雖然天妬英才，但我們中國曾有過這樣的英才，告訴我們中國的新希望，中國前途是光明的。令郎雖早逝，但他留下的榜樣，卻未隨他而逝，我盼望我自己能學令郎。

站在文學立場看，「永不死亡的愛」是一本有深情與至誠的好書。傅庚生曾說：「以深情感人之深，來衡量作品的得失，十九得之。」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充滿了愛，多方面的愛，若一天萬先生逝世，遺下來的作品能夠流芳百世的，不是其他，乃是「永不死亡的愛」一書。

我祇是一名學生，可供使用的金錢不多，未能捐助較多金錢，請諒。

讀者錢淑明上

萬人傑先生：

「永不死亡的愛」是熱血人的所愛，尤其骨肉之愛，任何事物都比不上。你的讀者我，由友人借來該書閱讀一次，眞是不可多得的書。今付上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衆，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卽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吕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支票一張，該銀二十元，請祈查收，懇請親筆簽名，以茲留念。

你的讀者羅寶卿、謝維同啓

萬先生：

閱牛馬集獲悉我們渴望之書「永不死亡的愛」再出版了，興奮過中頭獎，因上次我不夠「手快」落空了，有點求書若渴之感。希望這次先生不會再令我和朋友們失望，尤其是我，如讀不到那本書，今生好像是白活了。

讀者張振和

陳先生：

本人雖遠居南美，卻是「萬人」的長期讀者。茲隨函寄上十五元，作郵購「永不死亡的愛」，請先生簽名後擲下，因本人可能在一星期內離港飛台。本人可能日內往貴書局購點書，希望能幸運地一睹我們反共英雄的英姿。（我會在「聯合報」見過先生與尊夫人的相片）。

讀者張學騫上

萬人傑先生暨夫人：

爲响應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特交郵局付上港幣五十元，敬秉查收。杯水車薪，不成敬意，不過千里送鵝毛，聊表助人爲快樂之本而已。

泰國鄺家麟敬上

萬人協會通告

駐會文書王倫言會員，因擬赴台久居請辭，從七月一日起，遺缺由一貫熱愛母會之尖鋒執委接替，特此通告。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一日

通　告

萬人協會雙十回國致慶團
從七月一日開始接受報名

萬人協會爲擴大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十月慶典，決定組織回國致慶團，凡萬人協會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㊀ 全部行程共十四天（詳情見行程表）。
㊁ 全部費用：每人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包證）。
㊂ 報名日期：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四日止。
㊃ 報名時需交上：定金二百元，二寸半身照片十二張，身份證正反面影印副本二張。
㊄ 報名地點：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會會所。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萬人協會——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觀光團行程表

第幾天	日期	目的地	遊程及節目	夜宿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一天	十月五日	香港一台北	中午或下午搭中華班機赴台北抵松山機場，專車送酒店休息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豪華夜總會
第二天	十月六日	台北一花蓮	經蘇花公路，參觀大理石工廠，夜賞阿眉族歌舞	花蓮亞士都飯店	台北		阿眉族文化村餐廳
第三天	十月七日	花蓮、天祥梨山、台中	經橫貫公路遊太魯閣各項名勝至天祥	台中國賓或寶島大飯店		梨山賓館	
第四天	十月八日	台中日月潭	經台中省議會、中興新村，下午遊日月潭湖畔文武廟、孔雀園、玄奘寺等名勝	日月潭涵碧樓		涵碧樓	涵碧樓
第五天	十月九日	日月潭台中一台北	上午經台中返台北、下午政府安排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涵碧樓		
第六天	十月十日	台北	是日國慶日，上午及晚上政府安排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七天	十月11日	台北	上午團長政府節目，團員往野柳參觀奇石，下午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八天	十月12日	台北	全日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九天	十月13日	台北	全日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十天	十月14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店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一天	十月15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二天	十月16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	十月17日	南下回台北	政府安排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四天	十月18日	台北一香港	上午自由活動，購物，下午返港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日本廠家來客，對中國文學，造詣極高，詩以贈之

柳　正

敢效韓康蓋厥躬，漫圖功利有無中。
能源貨殖交相擾，搜句吟哦興未窮。
靜且賣刀容市犢，動方賫犛秣青驄。
星移物換尋常事，肯與高風作附庸。

柳先生贈日本藥廠友人之詩，是爲佳作。平仄既好，對仗亦工。詩貴寫實，最難得者，是符合實際，行雲流水，一氣呵成，而又言之得體也。據來函所云，「經營日本藥物」，所以第一句即用「韓康」之典，表示賣藥盡心竭力，口不二價。賺錢與否，漫不計較。收尾兩句更好，「星移物換尋常事，肯與高風作附庸」，「星移物換」四字，含意云現在時世變化，今非昔比。不談當年，雖作附庸是指願爲代理，「星移物換」四字，含意云現在時世變化，今非昔比。不談當年，雖充代理亦所樂爲。

詩中五六兩句，對仗極好，用字頗新，表示在無事做時，不妨將刀劍賣去，買牛從事生產，動時，將犛車上油，喂飽青驄馬，而可任重致遠，典出「漢書」。

詩人之偉大者，是用有限之文字，說無窮之衷懷。更能「口難形容，用詩反可達意」，含蓄而有回味，文學之中，具有藝術也。

日本與中國，同種同文，唐朝即有留學生到長安入「國子監」肄業，（唐代國立大學）清末又派學生留學日本，文化交流，禮俗相等，中國自五四運動，放棄固有文化，五十年來，漸走下坡，青年學生。對詩文書法，一落千丈，不如日本遠甚。爲政者，教育不知保存國粹，任由洋博士胡鬧下去，將來大學國文老師必須請日本教授前來擔任矣。唐詩：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以上爲，「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日本小學生人人皆懂，個個能誦，中國高中學生，莫名其妙，漁火愁眠，不能解釋。而且不知詩意云何？五四文妖之文學革命，誤盡蒼生，其罪大矣哉！

柳正先生，是爲高人雅士，寄跡陶朱，且與鄙人同業，效法韓康。所別者，製造與代理之分耳，藥商業務，全部仰仗附庸，附庸者，自謙也。日本藥商，竟有詩人附庸，亦堪自豪矣，壇主云。

紀念詩人節疊韻酬馬天先生

鄭六豐

㊀
榴花照眼一年違，莫笑老身垢滿衣；
何計清流堪棄穢，故鄉奇刼未安歸。
詩人海外傳忠愛，逋客壇前識是非。
屈子沉湘多少恨，楚王死去虎秦肥。

㊁
燈下吟哦惠我詩，方家有道合時宜。
毋忘在莒丹忱固，記取亡秦赤禍移。
暴政由來如朽木，貞臣到處見豐碑。
千門萬戶端陽日，爭說靈均不說誰。

紅杏

袁暘照

珍重嬌姿愼出牆　留將貞節傲群芳
枝澆橘井花猶艷　譽播丘壇葉帶香
祇惜柔情思北闕　化成幽恨怨東皇
春風少度江南雨　泛濫洪流掩故鄉

其二

飄絮殘花帶刼灰　痴心名士枉栽培
迷人有術稱三絕❶　流水無情倘一杯❷
曩昔踰牆親伯達❸　如今嫉妒恨恩來❹
毛幃穢亂春宮事　楊賀如知更可哀❺

（註一）江青淫潑蕩稱三絕
（註二）共產黨一杯水主義
（註三）江青曾與陳伯達勾結
（註四）周恩來
（註五）楊開慧賀士珍二都毛澤東前妻

秋日郊居

雪梨　林　康

㊀
春風綠北岸　秋色返南沂
寂寂川原曠　蕭蕭木葉飛
潭清寒落影　嵐滴上人衣
濯足披襟爽　悠然坐釣磯

㊁
天高雲海立　平楚鎖烟霞
江冷魚羣伏　風橫鴉陣斜
形神鎔夕照　商籟動胡（笳）琶
忽向北方望　塵昏那是家

㊂
披衣深夜起　戶外逐秋聲
酒醉狂偏甚　氣清照倍明
拾枝當巨闕　曼舞步空坪
髣髴王師渡　傳聞復舊京

㊃
行行浥露行　蟋蟀肆宵征
神朗清輝浴　魂銷奏和鳴
高松疎碧影　叢菊孕金英
劍立雞三唱　青天白日迎

敬和壇主除夕感懷原韻

泰國　龍　軌

㊀
握髮悲鄉播斷絲　南行五載未逢時
羞無呂望匡扶計　愧對陸游學寫詩
幾處流民能報國　誰予野老賜栖枝
長年絆此空餘恨　自是頻頻獻酒巵

㊁
黃河想望幾時清　痛切妖魔野獸行
處處鬪爭姦眾意　重重反算罪相傾
能忘老病淒辛苦　不許奸妄辱聖明
聚義成城興漢室　齊心揭竿掃平京

㊂
竹鎖中原宇宙濛　人間變化太虛空
利堅美帝懸痴夢　格里英倫逐臭風
蘿蔔田中生毒計　蘭蓬皮度死亡匆
誰爲助逆天遙殛　報應須知一樣同

㊃
華夏狂歌飾太平　腥風血雨數難淸
關門惟恐飛橫禍　睜眼猶須往側行
舵手河山成墓地　紅旗里巷陷蒼生
王師不替民誅惡　自有神人伐罪盈

蘭蓬皮度——指法蘭西龐畢度是也

香港 陳李濟藥廠

商標註冊

TRADE MARK

歷史悠久

古方正藥

理中丸	蘇合丸	牛黃丸	烏金丸	衛生丸
理咳療肺	驅風辟寒	清心除痰	去瘀生新	補血養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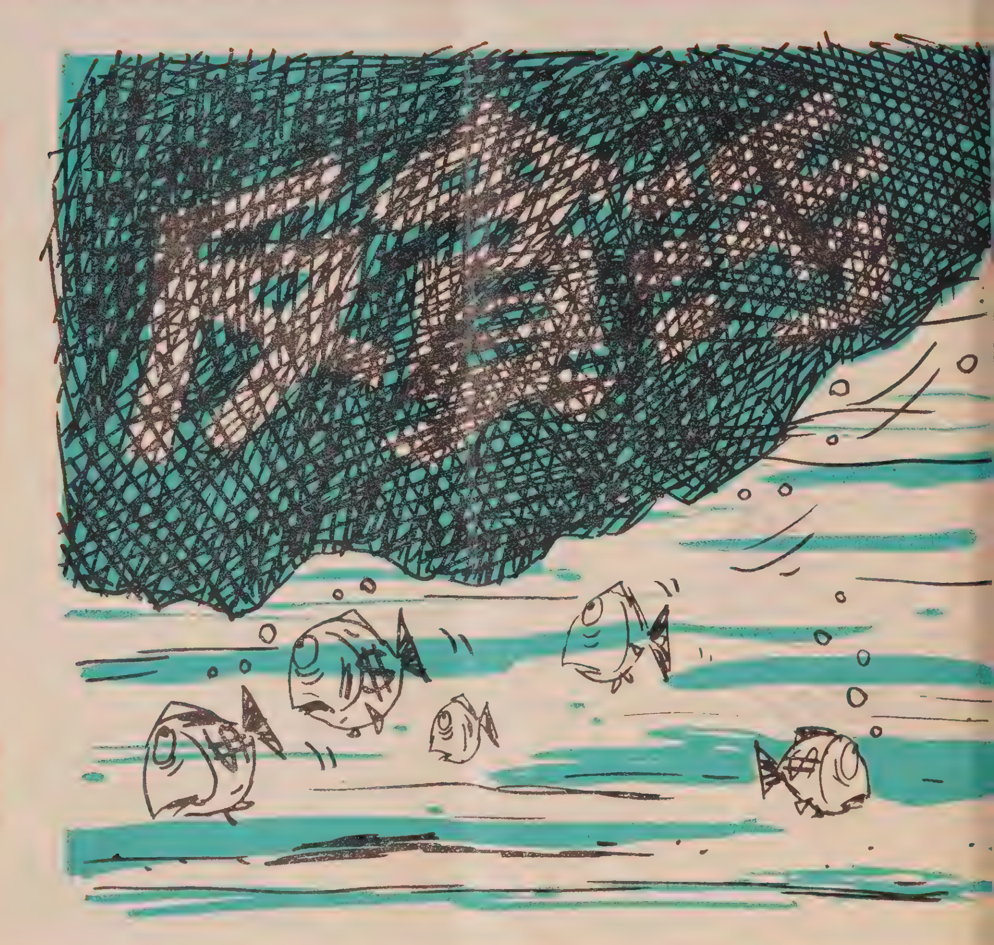
七厘散	白鳳丸	寧神丸	正氣丸	保和丸
定驚除痰	婦科良藥	固氣提神	疴嘔肚痛	外感發熱

發行所：香港大道中弍〇六號
電話：H四三六三〇壹

製造廠：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壹五九號
電話：H四六一四一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一 新54期）



澈底一點，別讓有漏網之魚！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五一(新54)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一(新54)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七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周恩來快要完了

日前，在世界上有兩個走背運的傢伙，一個是美國總統尼克遜，一個是中共政權的「總理」周恩來。這兩個人本來思想不同，又不是一個國家的人，但他們卻都是騙子和壞蛋，如果前者一旦滾出白宮，美國政壇以至國際間勢必掀起一陣騷動，其政策——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政策，必有一番更見莫名其妙的改變，對國際局勢必然產生影響。本刊的讀者是中國人，都是關心中共的動態，所以，我們還是擱開尼克遜，專來談談周恩來。

毛江集團繼「批林整風」後，又掀起「二次文革」（所謂「批林批孔」只是烟幕，目的在於清除異己分子）。這個政治運動於今年一月末在大陸上全面展開後，控制在「毛太」江青手裏的中共重要宣傳工具，如「人民日報」和「紅旗」以及上海出版的「學習與批判」等報刊，連續刊出江派文化打手初瀾、羅思鼎、康立等人「借古諷今」文章，以「孔老二」影射周恩來，對他進行無情地揭露和攻擊。如指周恩來講究吃穿，是口是心非的「巧僞人」，動輒「擠出幾滴眼淚」等等，眞是呼之欲出，只差沒有「點名」。

至於其罪名，不僅是「搞復辟倒退」，甚至指他曾參加林彪流產政變。一時，眞如萬砲齊發，攻擊焦點完全集中在周恩來身上。

毛江集團如果僅是爲了「教育」、「挽救」周恩來，實不用做這麼大的手腳，可以看出其最終目的在於搞垮周恩來。周恩來於被「轟」得暈頭轉向招架不住之餘，乃被迫於五月九日開始以年老健康不佳爲理由，減少活動。旋在國際間傳出他的「病訊」。接着，在六月一個月中，他沒有在北平出現。七月五日中共喉舌「新華社」發佈一則消息稱，周恩來曾於當日上午「在醫院會見了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和夫人」。

翌日北平「人民日報」以第一版地位予以刊載。這是中共首次公開周恩來入院治病，並係藉一個「美帝」分子來訪的機會作此宣佈，其事顯有特殊意義。

周恩來在醫院會見傑克遜爲時僅三十分鐘，只是一種禮貌上應酬，本來無此必要。另據七月四日「新華社」報導稱：鄧小平會見傑克遜並作了「坦率的談話」，爲時共四小時。可見，中共勾搭傑克遜係以鄧小平爲要角，而周恩來在醫院會見他，相信這不是周恩來的主動，乃是在別人安排下目的在於證實周確實有「病」。生老病死這「四步曲」，周已走完了三步，下一步當然是死。由有病接着死亡，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不會再有人懷疑周未來的死含有「加工」的成份。毛澤東眞夠「英明」，江青也確有她的兩手，就從他們對周恩來的「出路」上看，就可看出他們兩公婆在派系鬪爭上都有一套。

爲什麼說周恩來的下一步必是死亡呢？在這裏可以舉出兩點理由：其一，周恩來太滑頭，毛澤東根本不相信他。因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如果不在毛死前把他幹掉，那麼老毛一旦死亡周必接班，接着必是右傾官僚集團掌權，於殘酷打擊以江青爲首的中共左派同時，對毛澤東鞭屍，隨之所謂「毛澤東思想」必成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江都不傻，他們考慮到這些問題，周恩來怎能還活下去呢？

其次，在一九七一、七二兩年中，以周恩來爲首的右傾官僚集團，藉批判極左思潮的機會，完全否定了上次「文革」，扼殺了什麼樣板戲、赤腳醫生等所謂「新生事物」。

目前，大陸各地正在對這個所謂「右傾復辟思潮」進行清算，但因周恩來還未徹底垮台，所以，在地方掌權的右傾分子仍在負隅頑抗，致使「二次文革」陷於當前的膠着狀態。毛江爲了把「二次文革」進行下去，並清除被他們認爲不可靠分子，爲江青未來上台掃清道路，本着「擒賊先擒王」這句老話，也非把周恩來幹掉不可。

周恩來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下一步必是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總統尼克遜，又在計劃於基辛格這個王八羔子訪問北平後再次往朝中共。誰知道他們與中共特別是和周恩來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結？中國人對於這些問題實應充份注意。

新聞以外

政府新聞處長霍德一再為官方講話令人反感

梁人傑

自從十一名新聞記者被拘、受審、定罪後，報界沸騰，群情憤激，堅決力爭到底。政府新聞處長霍德曾為此事發表了兩次談話，為了他完全站在官方立場講話，新聞界對他非常反感。尤其他避重就輕，不談判罪不公，只責成記者要「守法」，他只是政府的傳聲筒，他的談話毫無價值。

罪加一等・豈得謂平

政府新聞處長霍德發了一篇文稿到報社，附有短柬，寫道：「歡迎各報將新聞處長的談話發表。」

大多數報紙都發表了，雖然全香港報紙和新聞從業員都不同意他的意見，仍然全文照錄，可見敝行對事都大方公正，要堂堂皇皇的和政府「鬪爭」。

霍德一而再的發表談話，無非是政府傳聲筒，代表政府的態度。

他首先說新聞記者沒有特權豁免被提控，又說新聞記者如不守法，將難獲得市民同情。現在又說，把十一名新聞記者定罪及留案底，並非受到政府影響，而是司法當局決定。

那是說：新聞記者在法律之下是「罪有應得」。

這就是政府對此事件的態度。是否公正，四百萬香港市民自有公論，霍德的談話即使在報上發表，也不可能改變市民的觀感。

近年新聞記者採訪時時遭到阻擾，也捱過警棍滋味。老萬有位同事看跌打醫生看了三四個月才痊癒，以這次事件而論，同一的控罪，而新聞記者「罪加一等」，豈能說對新聞記者沒有成見？

老萬不敢說霍德的談話是「此地無銀三百両」，但，何以會作出如此判決？相信四百萬市民都極想知道。

當然我們也不敢說誰會影響到這判決，通常一個法治的國家或地方，司法是獨立的，在美國，連總統也要受到法律制裁，小小一個記者，怎能希望豁免被起訴？

不過，相信霍德也不會否認，尼克遜之受到司法部門整蠱，其實是受到一種政治力量所影響。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界可以完全不受政治影響，如果香港能辦得到，它大可成為世界「法治」的模範。

香港政府因遣返一一八名難民，正遭受世界抨擊，這「決策」難道也是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嗎？

左右為難・可憐可憐

政府新聞處長霍德無可奈何的聲明，老萬非常可憐他，他之值得可憐，因為他在這事件中，成為三文治當中的夾肉。一方面，他要盡力替政府講話；一方面，他希望能令新聞界繼續維持友好關係。他的聲明措詞非常為難，看看以下這幾段便可知道。

「在此案中，警方會徵詢律政司之意見，而律政司決定進行控告，並且安排政府檢察官代表政府出庭。（佈局）

「一旦該案交由法庭審判時，當然係由裁判司負責判決，而只有裁判司始有權決定如何處罰，絕不會有任何政府部門人員從中左右此等判決。如有任何作相反論調之意見，本人定必對之深感不滿。（官腔）

「有些報導謂今次的事件的結果，反映政府若干部門對新聞界的態度，我對此等報導感到非常困擾。（可憐）

「這項報導完全不正確，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明白報導自由權及與報界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我想大多數人都會同意近年來政府與報界的關係，無論在提供消息或給予便利方面，均有重要改善。（左右做人難）

「倘若讓這件完全在政府影響力範圍以外的事件，破壞新聞界與政府一向協力謀求的改善，這實是十分可惜的。（破壞者是誰）」

作為政府新聞處處長，他的言論不過是政府的傳聲筒、代言人，兩次的聲明，顯然都是政府的意見，未必是霍德由衷之言。而且他兩次都避免觸及事件的癥結所在，即：何以一項控罪，卻有兩種不同的判決？何以新聞記者遭到歧視？

希望霍德如果發表第三次聲明，對這主要問題，應有所解答。

封鎖新聞·政府吃虧

一名工務司署人員，和報界接觸，討論新界新城市計劃阻延問題，被上司勸諭保持緘默。因此他表示：不能再對報界談話，希望記者能向其他方面找尋資料。

這件事發生政府與新聞界關係惡化的時候，使人相信與十一名記者被判罪的事件有關。

老萬早分析過，十一名記者判罪事件，是反映香港政府對新聞記者的態度，尤其警察部門。

工務局人員奉上司諭不向報界提供資料，也同樣是政府對報界態度的反映。其實這種態度將會使他們本身受到不利。

政府部門對報界「不合作」，報界也可以對政府「不合作」，報界需要政府提供資料，政府亦需要報界傳達消息，報界不合作，難道政府到處貼街招？

工務局的上司諭其下屬對報界「保持緘默」太不夠風度。新聞記者要採訪一項消息，必然向多方面進行，他們所需要的資料，未必不可以向別的方面獲得，沒有經過工務局，他們要搭單宣傳，就沒有機會了。

誰都知道，由政府發出的新聞稿，或多或少總有點宣傳性質。什麽是宣傳性質？他們的工作成就往往被誇張。以前沒有政府新聞處，報紙也有足夠的資料，可見政府供給不供給，對報界影响不大，反而是政府本身吃虧，所以，工務局的上司是個蠢才！

不過，他的「勸諭」未必是他的意思，很可能他這樣做是受到他的上級「勸諭」的。也許香港政府以爲不提供資料，就可以制裁報界。其實，這是太幼稚的想法，沒有工務局的消息，報紙的銷路不會少一份。

不過，此時發生這椿不愉快事情，恐怕是政府一系列行動的開端，同樣事情可能發生於其他政府機關，甚至是政府新聞處。

新聞封鎖，並不能使報界屈服，也不能使新聞界知難而退，只有更加強我們鬥爭的意志！

幫辦無罪·少女蒙恩

警察幫辦梅道登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爲一案，已判決幫辦無條件釋放。一家英文報幽了警方一默。他們問警方，那名少女是否會被控？因爲她在警署作供時，曾說她已二十一歲，其實她只有十五歲四個月，她作了假口供。

英文報把這項消息發表後，警方發言人連忙發表鄭重聲明，予以澄清。據說：當時公共關係科所作的答覆是：按照法律來說，她可能被檢控，但鄭重的指出，警方並沒有採取行動。該西報竟忽畧所鄭重的一點，說警方正採取行動對付該女子，又說警方正等候檢察官的意見。警察公共關係科爲此鄭重聲明，警方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亦不打算採取任何行動將該女子檢控。

看這一則聲明，警方對此事確是十分認眞，而且一再使用「鄭重」的字眼，可見他們對此事並不等閒視之。根據法律，可以控告這少女，但警方不打算控告她。如此而已，值得這麼「鄭重」聲明嗎？

也許因爲警方不容易辦一件案，遇到可以辦的案就不會放過，表現警方的工作。現在有案拿到在手上可以辦的，居然放棄不辦，的確是一件值得大事宣傳的事，聲明也鄭重一點了。

也有人認爲不檢控這女子是有利而無害的，放過這麼一個可憐女子不算是什麼回事，但如果一定要檢控她，誰能保證她在法庭上不會說出許多警方不愛聽的話？廣東有句俗語說：臭屎密冚。臭屎一定要密冚，如果外洩，會臭氣薰天，要人不知道也不成了。

再說，梅道登幫辦已無條件釋放，投桃報李，警方還怎好意思檢控這位少女？再說，從整個故事來說，梅道登幫辦既然無罪，少女也應無罪，這種事，不是一個人做的，要有對手才做得成嘛。

定額罰款·目的刮龍

交通定額罰欵辦法修訂後，果不出所料，除了扣分辦法因不太合理，爲所有非官守議員反對不能不撤銷外，七十二項定額罰欵辦法，仍然是一個以刮龍爲目的之辦法。罰欵額由五十元到二百元，有些人認爲「尙屬合理」，但如果細看這七十二條，當你把車子開到馬路上，分分鐘可能被檢控三幾項罪名。

假如嚴厲檢查及執行的話，相信香港有半數以上的車輛有資格要繳定額罰欵。比方你的水撥忽然不靈，事頭車尾的燈膽忽然斷綫，除非你停下來不走，待明天買到新燈膽換上，否則你便要繳付定額罰欵。

而停在馬路邊也一樣逃不過被罰的厄運，因爲你是在非合法的車位停車。

不要小看了五十元到二百元這一筆罰欵，如果你是私家車的車主還好一點，如果靠揸車搵食，很可能你的薪水有一半或一半以上要分給香港政府，偶一疏忽就會破財。

不錯，香港的交通太過混亂，如果不加以嚴格管制，便會越來越壞，交通上多點法例，雖然稍苛，如果能把交通納入正軌，倒也值得。不過，這七十二條罰欵則對整頓交通秩序有多大的幫助，卻不敢說了。

交通當局只知道用刮龍的方法「改善」交通，卻不願在交通上多付出點錢，也不願考慮別的方法。比方說，如果香港所有的道路都是作爲「交通」之用，一定對擠塞的疏導大有辦助，可惜不少「路」被移作別用。

許多繁衝的地方，馬路成爲大眾食堂，大牌檔林立，除了他們的檔口外，還在馬路上擺設許多座位，食客如雲，這些馬路，沒有汽車敢開進去。又有馬路經常成爲菜市場，根本不容車輛通過，如果你不識趣駛入，會被人敲得鎮天價响，令你肉痛。也有一些馬路小販雲集，水洩不通，別說車輛，連人都走不過。他們恃着派了鬼，大晒，誰也不會干預。

這種情形，對香港的交通的影响，大過汽車水撥失靈多多了。

由池田勇人到田中角榮

陳懷璞

十一年前，本文作者曾爲日本維尼龍工廠資共及周鴻慶投奔自由事件到日本進行交涉，瞭解池田勇人當時的親共媚共勾當甚多；田中角榮當政後，積極進行與中共建交，作者亦曾赴日，與日本各方接觸，深感此二人在政策與作爲上，前後遙遙貫通，以至演成今日情勢。

作者就其實際所見，引據具體資料，寫成此文，極富參考價值。

日本的親共與媚共

日本與中國，是所謂「同文同種」，而又在地理上最接近的鄰邦。中日之間本應友好親善，密切合作，共同促進亞洲的安全與繁榮。尤其中國對日本，向持睦鄰政策，從無侵畧與報復的存心。日本之於中國，則一貫採取不友好態度，除政治經濟的侵畧之外，更幾次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使中日關係的歷史，血污斑斑，充滿了日本的獸行，掠奪、殘殺、欺凌、背信，各種滔天罪惡。論理中國應對日採取嚴格的懲罰，可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投降後，蔣總統則一本寬大政策，不但不究既往，並在各方面扶持日本，使其迅速復興。

日本一般人民對於中國此種以德報怨的大恩大德，雖亦念念不忘，但由於日本民族的現實性，和當政者的眼光短淺，缺乏遠見，並加戰後日本的思想紛歧，黨派之間的複雜鬬爭，左傾勢力的日益抬頭，若干政客早即偷偷摸摸，暗中與大陸共黨進行勾搭。自一九五二年金山和約，日本正式解除管制後，前後經過吉田茂、鳩山一郎、石橋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以至佐藤榮作幾任內閣，雖然表面上都能維持中日兩國的正常邦交。但是「兩個中國」的論調，卻一直都在滋長，遠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岸內閣的通產大臣池田勇人，就曾向報界發表談話，認爲「日美安保新約簽訂以後，日本應即與中共進行復交商談。」不久，池田勇人接任日本首相，更公開表示日本對大陸有「親切感」，希望以漸進方式與中共接近。同時首先採取各種措施，對中共展開貿易活動。因之由一九六一年起，日毛之間的貿易額便提高到四千七百萬美元，較一九六〇年增加了一倍。一九六二年九月十日，日本執政的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正式銜命訪問大陸，與共黨商談擴大貿易。同年十月，日本前通產大臣高崎達之助又率團到大陸，十一月九日並與中共簽訂了一項五年長期的綜合備忘錄，計劃將日毛間每年的貿易額，增加爲一億零八十萬美元。機械設備的交易，還不包括在內。這是由池田政府起，日毛關係的重大突破。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三日，池田政府更進一步明目張膽，經由內閣會議批准，以分期付欵的方式，售予中共維尼龍工廠全部設備，並由日本政府銀行給予擔保，等於實際對中共進行經濟支援，助長中共侵畧力量，以致引起我政府的嚴重抗議。池田政府不但未停止其上項對我損害措施，且於同年九月十八日，對美國記者發表荒謬言論稱：他「看不出中華民國有光復大陸的希望」，「也看不出在未來三五年內，中國大陸上的中共政權會發生任何改變。」公開替中共宣傳，打擊我民心士氣。隨之，日本與中共之間的往還，便完全公開。據當時的統計，僅一九六三年八月底至十二月中旬，三個多月，雙方重要互訪，即達五十九次之多。十月五日，日本且在大阪舉辦了一次工業展覽，展品中並包括有許多國際禁運品在內。且經震動一時的「周鴻慶事件」，也是那時發生。當日負責執行池田親共政策的外務大臣，正是今日幫同田中角榮，達成與中共「邦交正常化」，撕毁中日和約，以及簽訂日毛「民航協定」的大平正芳。後來由於吉田茂的訪華，和池田勇人病逝，佐藤榮作繼起當政，才阻止了彼時日本的親共熱潮，稍爲改正池田的政策。但田中角榮組閣後，形勢乃完全改變，大平正芳再度出任外務大臣，非特重活已死的池田路線，且以中共進入聯合國，及美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爲藉口，唯恐「搭不上巴士」，而盲目的投入中共懷抱，使戰後中日兩國人民所艱難締造的友好關係，再度遭受最大損害，檢討這一段歷史，由池田到田中，可說是兩個最大的罪魁禍首，其中主要的負責者，當然是在兩次內閣中主持外交政策與實務的大平正芳。

維尼龍工廠與周鴻慶事件

基於以上的史實，在我們檢討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日關係，特別是日本與中共的勾搭中，便不能不重視池田與田中的這兩個時期。更不能忽畧發生在池田執政時代的維尼龍工廠與周鴻慶兩大事件。以此也可以使我們了解歷史回顧的重要。

「維尼龍工廠」，表面上是日毛貿易的突進，實際亦即日本對中共大量經援的開始。「周鴻慶事件」，看起來是一個共幹投奔自由的處理，眞正的意義可說是日本在政治上對中共的屈膝。由此而使日毛間門戶洞開，由所謂「政經分離」，逐漸走上經濟政治的並進。

周案發生與距今十一年前（一九六三）的十月，與維尼龍工廠資共可以說是連貫而來。因爲日本要大量經援中共，所以中共便派遣了不少的工業考察團到日本，其中之一便是所謂「油壓機器考察團」，出生在山東的周鴻慶擔任團員兼翻譯，因不滿共黨暴政，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該團考察一月，返回大陸之清晨，乘同住共幹在洗手間的空隙，從他們寄宿的東京丸之內區皇宮附近的「宮廷旅館」逃出，搭乘計程車赴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不幸錯投蘇聯大使館，又轉到日本警署。據周鴻慶當時的供述：他早即決意逃離共區，投奔中華民國，但苦無機會，參加共黨「油壓機器考察團」訪問一月，那一天（十月七日）是最後一日，如再被帶回鐵幕，以後就插翅難飛了。因此冒險逃離，清晨五時左右，潛出旅館房間，以司機路線不熟，在途中奔駛了一個多小時，卻誤達蘇聯使館，蘇方工作人員不能與我國使館連繫，乃爲其轉向日警，請求「政治庇護」。詎料日本政府則依親共的「日中貿易促進會」、「日本油壓工業會」與「華僑總會」等左傾團體的要求，用「不法居留」爲口實，由蘇聯大使館將周鴻慶提署於「東京麻布警察署」，前後經過日警及法院地檢處等機關四十餘小時的審訊，周均強調願往台灣，決不再回大陸，並要求與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人員見面，同時先後幾次致函我方僑領周祥賡和薛本貴等人。十月十六日上午，我駐日使館秘書吳玉良獲准與周鴻慶會唔，東京移民局局長猿渡孝及副局長與該局單位主管都在場。周鴻慶在談話中，仍然一再申述：「在我不返回中國大陸的前提下，我希望第一個選擇台灣作爲今後的居留地。」又說：「如果不能去台灣，那末我希望能夠獲准留在日本。」「如果不能獲准在日本，我希望中華民國爲我安排前往和中華民國具有外交關係的第三個國家。」這些談話，當時都由東京移民局副局長在旁筆錄。且當着日本出入國管理局職員和日籍律師藤井面前，由周鴻慶親筆書寫委託書：「請吳秘書代辦入台灣手續。」證明周鴻慶的投奔自由到台灣，確實是他眞正的意願。可是由於共黨在日大事活動，並有組織有計劃的包圍池田、大平等人，日毛「貿易協進會」，日毛「友好協會」，及親共的松村謙三、高崎達之助、宇都宮德馬等，還組織了援助周案的「對策委員會」，日本社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也通過決議，要求政府立即將周遣回大陸。在周鴻慶正式會見我大使館人員之後，立即通過共特吳普文與日本共黨黨部的[illegible]，對周進行洗腦，並移寄於左派分子所把持的東京紅十字病院，使其生活行動完全置於吳普文等共特的控制之下。共黨並自北平派遣倪斐君携帶已被監禁之周鴻慶妻子兒女的錄音，以「人質」刼持方式，迫使周鴻慶否認原來投奔自由及要求到台灣的事實，（並經中共安排在日本「每日新聞」與「朝日周刊」在十二月四日刊出。）於是日本池田政府不顧一切，與中共相互勾結，最後對周採取強制政策，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晚，竟將之押交共黨「華僑協會」，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由大批共特與日警嚴密防護，從大阪搭乘日本「玄海丸」（爲中共所僱運送貨物），武裝押送大陸。在大陸登陸後，便即送往共黨秘密法庭，進行審訊，據說以後已予處死。這是日本與共黨勾結下所造成的慘案之一。我政府本於人道立場，曾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廿九日，由中國駐日大使館正式向日本外務省提出書面抗議，指責日本政府將周鴻慶遣返北平，是一項「違反國際慣例的最不人道的殘忍行動」。十一月初旬，日本駐華大使木村雖專程前往東京，向其政府報告我朝野的嚴正態度，但池田、大平等仍固執成見，堅持將周鴻慶遣返大陸，並派外務省亞洲局後宮虎郎來台，向我解釋。我外交部沈部長於鄭重警告之外，在十二月廿八日凌晨獲悉日方將周移交共方，準備遣返大陸時，便即提出嚴重抗議。在聲明中特別指出：

「中國政府……認爲此一惡例，將杜絕鐵幕內反共人士在外國尋求政治庇護的道路，對人類自由與奴役的鬬爭實爲一嚴重之打擊。……日本政府不顧我方友好合理之要求，而竟容許一個威脅亞洲和平之共黨政權所派去的特務人員在獨立主權的日本領土上，對日本政府認爲違反日本法律的周鴻慶，進行長期的包圍、恐嚇、洗腦活動，使其無法達成爭自由來台之初衷。日本政府此一措施，實已完全背棄其作爲民主自由國家應持之立場。

「……日本政府此種助長共黨氣燄，漠視中日友誼之措施，使中國政府和人民深感憤慨。中華民國政府鄭重聲明：中日友好關係已因日本政府此種不友好的行爲而受到重大損害，對今後可能產生的任何後果，日本政府應負完全責任。」

繼此聲明，並即召回駐日使館高級官員，（准許張大使厲生辭職）。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周鴻慶被押送離日後，外交部再度發表嚴正聲明，特別強調：「中日關係發展至目前嚴重階段，其基本原因係日本政府昧於利害，不顧是非，採取親共政策，並縱容共黨在日展開滲透活動，而未警覺其本身之危險……嚴重損害中日關係，且已助長共黨對外滲透侵畧之氣燄，使整個亞洲之反共形勢蒙受極端不利之影響」。這顯示日本今日的形勢，我們在十一年以前，周案發生時，早已指明，並對日本提出了警告。

日本將何去何從？

歷史的教訓，業經證明：日本背棄信義的作爲，已造成對自己嚴重的災禍。由池田的親共、媚共，到田中的澈底一邊倒向中共，結果引狼入室，導致共黨大量滲透，不僅日本內部政爭尖銳，危機四伏，更因「民航協定」的簽訂，

貿易、文化等交流，使東瀛三島成爲中共對外統戰侵畧的政治基地，自民黨政權事實上已陷於岌岌可危。根據日本中央學院大學西內雅教授所發表的一篇「日本解放綱領」爲題的專文，曾引述中共對日「共產化」——「和平解放」的三個步驟是：

第一階段，與中共「國交正常化」。

第二階段，組織日本的民主聯合政府。

第三階段，建立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國。

如果上項情報來源正確，顯然已由田中政府，協同中共在日本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現在是進入第二階段的準備時期，而未來的日本參議院中期選舉，即將成爲一個最重要關鍵。社會黨、公明黨等左派勢力，也已公開提出組織「聯合戰線」的口號，企圖滙合各方面的力量，推翻自民黨政權，爲未來的親共「聯合政府」進行舖路。所以日本許多遠見之士，均對目前的發展表示憂慮，而中共的攻勢則自各種戰線，不斷加強，如：

在政治上，通過各左傾黨派，以及自民黨內的親共政客，無形中形成一個不可忽視的聲勢。加以新聞輿論的顚倒是非，爲共黨張目，於是整個日本，皆陷於混沌複雜的分裂鬭爭之中。

在經濟上，由於日本商人的唯利是圖，造成共黨許多利用機會，爭取日本經濟與技術援助，用以解救共黨的財經危困。尤其最近日毛「民航協定」的簽訂，更爲助長了共黨對外的侵畧擴張，使其一切陰謀活動愈益便利猖獗。

在文化上，日本思想本極混亂，復加「毛澤東思想」——「造反有理」等影響，使日本思想文化戰線更爲紛歧，特別是靑年及學生團體，新聞文化機構，多爲左傾勢力滲透，報紙刋物……處處唯見共黨宣傳，人民聽不到公正的輿論，看不見眞確的新聞報導，此種情勢的發展，當然會使日本的情勢一天比一天嚴重。

所有這一切演變，雖已由來甚久，但池田與田中的政策錯誤，無疑的乃係重要因素之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政府，能憑藉背信棄義，唯利是圖可以永久存在；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與共黨勾搭，相互利用，而最後不受其毒害。日本現已面臨赤禍最大威脅，擺在日本眼前的只有兩條道路——一是繼續與共黨合作，聽任其在日本擴展，最後使日本完全「共產化」。一是有識之士迅速團結，號召日本反共人民，共同努力，挽危圖存，阻遏赤禍蔓延。同時堅決追隨世界自由民主陣線，保持與反共鄰邦（尤其中、韓各國）的友好關係，繼續爲維持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而奮鬭。也唯有如此日本才有前途。

田中與日本

岳騫

今年七月七日是日本侵畧我國的三十七周年紀念日，日本參議院卻在此日舉行大選。約在半年之前，日本自民黨聲望正陷於低潮時，一般人預料參議院改選，自民黨將失去多數席位。因爲自民黨在參議院只有七席多數，如果失去八席便不能控制過半數。參議院本身並無決策權力，但卻有力量否決衆議院通過的議案，所以如果自民黨在參議院失去多數，則今後在衆議院通過的議案，到參議院仍然會受到阻撓，而且一旦自民黨在參院失掉多數席次，則衆議院改選時，亦可能失去過半數席位，如此，則戰後一直統治日本的保守黨將失去政權，而由在野黨組織新政府。基於此一情況，在野黨派興高采烈，高呼「保革逆轉」，此語若譯成中文，即是說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要換位了。

黨看好，認爲執政黨起碼可以保持原有席次，「保革逆轉」只是虛幻的口號。輿論所以看好執政黨，是因爲執政黨在地方選舉中已一挽頹風，得票遠遠超過在野黨，而在野四黨大聯合更不可能實現，四黨不能全力與自民黨角逐，仍然各自爲戰，當然對自民黨有利。由於輿論看好自民黨，身爲自民黨總裁的田中角榮更加起勁，準備在本屆參院改選中，自民黨要能保持原有議席，他本身派系更要大幅度增加，田中所恃者爲何，既非政綱，亦非人望，而是金錢。

田中這個人，即使撇下他對中國人的仇恨不說，我們純以外國人的立場論日本首相，田中也是日本「睦仁（日本人稱爲明治天皇）維新」，實行憲政體制以來，品格最壞的一個。

」，一八八五年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起，到田中爲止，曾任首相的整整四十人，除去犬養毅與幣原喜重郎之外，可以說沒有一個好東西，人人都同中國有一筆或大或小的債務。不過，若不談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畧，就人論人，其中也不乏端方君子，尤其老一輩日本人，受中國漢學薰陶，作人作事也有一種有所不爲的精神。就是戰後的日本人，品性已墮落到極點，但保守政權的幾任首相由吉田茂而鳩山一郎，而岸信介，而池田勇人而佐藤榮作，都還能守住一點起碼的原則，不敢隕越，只有田中上了台，才無所不爲。他對外的荒謬行爲都不談，只說其人在內政方面的措施，也非人所能爲。

田中上台之後，高唱「列島改造論」，聲言要把集中在東京、大坂一些大城市的工廠及住民，疏散到其他小城市去，使人口能平均發展。就理論，自不失爲一個解決東京人口擁塞的辦法。但實際上田中說了未行，導使各島地價飛漲，田中本人就經營地產，他從這項口號中究竟賺了多少錢，沒人知道，但田中內閣聲望從此一落千丈，降爲歷屆內閣最低點。

，日本喧騰「五當四落」之說，即五億日元當選，四億日元落選，五億日元折港幣九百五十萬元，始能當選參議員，若用了四億日元（港幣七百二十萬）仍然要落選，此一數字，相信香港人看了都會大吃一驚，不談在野黨，即以自民黨而論，此次當選者六十四人，港幣要用掉六億，落選者六十六人，港幣也要用掉五億。日本雖然有錢，像這樣選舉法，如果我們是日本選民，會不會心驚肉跳。

民國十二年曹錕在北京（當時仍名北京）進行賄選時，梁啓超馳書勸阻，曾有這樣兩句話：「吾儕不反對任何人之欲爲總統，但不能不反對任何人之用武力金錢威逼利誘以爭總統。」田中今天在日本尚不敢用威逼，但公開利誘，且恬不知耻，津津樂道，使政客們僅有的一點羞惡之心，掃地無餘。

不過，田中花錢到確實是大手筆，前年與福田赳夫爭奪自己黨總裁時，田中本居劣勢，全靠金錢收買議員，始湊足票數。不但用錢個別收買議員，而且收買整個派系。當時自民黨共計五大派，福田、田中兩派之外，尚有大平、三木、中曾根三派，大平、三木均表示支持田中，只有中曾根一派態度未定，中曾根本人與福田是小同鄉，許多人都以爲中曾根會支持福田，使本縣出一位首相總是好的，而且中曾根當時如果支持福田當選，則下任總裁，中曾根的可能性就相當大，誰知中曾根受了田中收買，倒向田中，福田因而失敗。田中究竟用多少錢收買了中曾根，至今尚無人查出，中曾根本人更矢口否認，但日本各界均言之鑿鑿，事實上若無巨大金錢引誘，中曾根不可能支持田中。

田中表現在過去者如此，到了本屆參議員選舉時，更是變本加厲，田中毫不隱諱以金錢競選，表示用多少錢有多少錢，一定要能達到目的，使本系人數增加，自民黨總數起碼可保持原來形勢。由於田中肆無忌憚宣傳金錢競選，福田赳夫都覺得難堪，在一次會議上發言，慨嘆此次選舉是錢選。

誰知選舉結果田中目的只達到一半，田中一系參議院大爲澎漲，共計四十五席，成爲自民黨在參院最大派系；對田中競選下屆黨總裁，自有很大幫助，但是自民黨卻敗得很難看，恰恰比過半數多一席。選舉揭曉後，報章雜誌皆感意外，自民黨內反田中人士乘機發起倒田中運動，副首相三木武夫首先辭職，聲明要着手改造自民黨，福田也在內閣聲援三木，要求田中召開自民黨黨大會，解決問題。

三木是田中支持者，何以突然發難反對田中，說來其曲全在田中。三木在自民黨內是一個異端派系，目前自民黨的派系田中、福田、大平皆出自吉田茂一系，中曾根則出於鳩山一郎——河野一郎系，只有三木原屬改進黨，與松村謙三共同領導一個派系，松村在自民黨中最左，日毛「建交」前，年年要去朝毛一次，成爲毛幫在自民黨內代理人，三木立場雖不似松村，但在自民黨巨頭中，立場要算最左。日毛「建交」前，也會去北平訪問，三木當初擁田中，可能未受賄，而是由於田中放出口氣，一旦當政，即與毛幫「建交」，三木一貫左傾，自然擁護親毛的田中。

田中上台後，親毛諾言雖然實現，但對三木的酬庸卻遠不如大平與中曾根，田中內閣，三木系佔了兩名皆是無足輕重的閣員，以後又加了三木一個有名無實的副首相，三木雖然不滿，但在各派系中，力量最小，也只得忍了。

促成三木、田中決裂的導火線，是由於這次參議員選舉，三木是德島縣人，德島縣選出的參議員久米健次，屬於三木派，且當選多屆，這次任期屆滿，於情於理，黨中央都應當提名久米再競選，但田中爲了要擴展勢力，竟然在中央夾硬提名另一人競選，排除久米，三木身爲副首相，眼見自己名下議員受排擠，自不甘心，在中央苦爭不得，乃返回德島縣支持久米以無黨派人士身份競選，田中更不惜不錢，並命令德島縣知事助陣，務期要擊敗久米健次，此種行爲，實在說日本四十名首相，只有田中一人做得出。不意選舉結果，久米竟然當選，更不料自民黨在參議院只有一半席次，必須久米這一票始能過半數，田中又低首拉久米再入黨，世間事有如此之巧，田中又如此無耻，眞是難得。

由於久米當選，增加了三木的信心，決計要同田中攤牌，毅然辭去副首相職位，聲言要全力改造自民黨，田中固留不得，只得允許，但副首相一缺未補人，三木兼任的環境廳長官（等於部長）改派三木派毛利松平繼任，以見好三木。但問題自不會就此結束。上次敗於田中之手的福田赳夫，一直在何機反擊，三木同田中鬧翻，使田中政權變成了三條腿的桌子，福田自不肯放過機會，聲言支持三木，並要求田中召開全黨大會，追究選舉失敗責任，田中雖未接納，但在宣傳上，福田卻搶了上風。

福田是否辭去藏相職位，正式與田中對抗，目前尚未可知，但自民黨元老已出面疏解，希望暫時不要決裂，即使暫時不發生風波，明年總裁任期屆滿，也將有一場惡鬭。就目前形勢而言，福田與三木合作，已成必然之勢，但福田、三木兩系聯合一起，力量仍然不及田中、大平、中曾根三派，除非中曾根能倒戈，田中的首相還能幹下去，至於民眾反對，與論譏笑，田中完全不在乎，橫豎是不要臉了，你笑罵皆無可如何。

田中其人不足論，但就日本政局而言，確實如一座火山，隨時在醞釀爆發。因爲日本這個國家與英法加澳不同，西方國家人民不滿政府，大選時就可推翻，所以英國工黨與保守黨似是走馬燈一樣變換，但日本不是，日本人擁護田中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但自民黨在國會仍擁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席次，此中關鍵非片言可盡。但擁護自民黨者皆屬保守性農民及大資本家，反對自民黨者皆屬於城市青年及工人，反對者在人數上雖居於劣勢，但都在都市，而且長於鬭爭煽動，尤其是一羣不滿現狀的青年，皆隨時準備拚命，只看南韓、以色列隨處皆發現日本人在鬧事，便可見一斑。

田中政權不孚民望，又不能藉選舉推倒，其情況與毛澤東差不多，最後除非發生一次激烈的革命，都不能推翻田中的統治，如果因此引起日本內部的叛亂，無論成與不成都將影響到世界，尤其是東南亞各國。

中日是世仇，此仇至今未解，我們決不希望日本會好，最好首相永遠讓田中幹下去。但爲了整個自由世界着想，目前實在少不了日本，日本的混亂將導致世界不安，因此，希望田中還是早點下台，對日本對世界都有好處。

認識中國

「摘」與「不摘」所透出的消息

柳以青

左派某晚報，最近每週增添了一個「文摘」欄，以配合目前在大陸所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爲一個執行中共海外與統戰宣傳工作的機構，這方面的安排是無可厚非的，原因是在「食君之祿，擔君之憂」的啊！

五月十九日的「文摘」，分別選擇了楊榮國、商承祚、朱光潛和楊晦等四人對孔子及中國文化的評論及意見。其中楊榮國及商承祚兩人，是選自五月十四日的「大公報」的一篇「通訊」，我手頭上就有這篇文章，因此就想拿來與「文摘」的內容加以比較，看看「摘」與「不摘」之間，有着什麼分別。

當然，所謂「文摘」，決不能「搬字過紙」地照摘不誤，一定要經過「主觀選擇」和「客觀環境配各」的。因此，我這篇東西，就是想從「文摘」主編的「主觀意識」與「客觀條件」上加以分析。並且由此可以獲知一些「透出」的「消息」。

「文摘」編者的「條件限制」

在選出的楊榮國兩大段的文章中，基本上是解答兩個問題：一是「爲什麼要批判孔孟之道？」一是「對海外人士的反對給予答覆」。可是，很顯明的這位「文摘」主編人，卻「摘」出另一個問題：「爲什麼說廣大工農兵羣眾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軍？」但是，卻沒有把這一問題的答案「摘」進來。這當然是「文摘」者的疏忽，既然預備「不摘」後面的答案，那麼何必把前面的「問題」摘了進去呢？

這種「不摘」的「答案」，大概是因爲「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吧！也就是因此，爲解答「爲什麼要批判孔孟之道？」的答案，這位「文摘」者，也漏下了一段暢述這一運動意義的話，那就是：「在談到批林批孔的意義時，楊榮國教授表示，批林批孔運動對於鞏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見五月十四日大公報記者所寫的「廣州通訊」——「訪楊榮國、商承祚兩位教授」）

這「鞏固」與「防止」的「現實意義」的「重大」和「歷史意義」的「深遠」，在「文摘」者的眼中，不但不「重大」和「深遠」，而且確實是「渺小」和「疏遠」呢！因爲在香港的實際環境裏，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所謂「無產階級」只是奪得政權的一小撮人，生安白造出的一個專有名詞，表面上是用了經濟學上的「有產」與「無產」的名詞，實質上已經轉成了政治學上的「有權」與「無權」；或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否則的話，「人民日報」的「七一社論」，就不能不再一次的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了。不信的話，我們可以用下面的這段話，來揭開所謂「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畫皮：「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七一社論）

我們知道，在香港有共產黨，也有同情共產黨的人士。但是，不少的共產黨員，卻是大有資產者，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又是「資本主義」化的，因此，楊榮國教授的那段暢論「批判孔孟之道」目的的「鞏固」與「防止」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話，也就是由於「現實」意義和「無歷史」根據，便只得割愛了。餘下來的，只是強調了所以要批判孔孟之道，「是因爲孔孟之道對中國歷史起着的不是促進作用，而是起了促退作用。」

什麼叫做「促進作用」和「促進作用」呢？如果我們連着楊榮國教授所說的話，這段話又爲「文摘」者所省畧「不摘」者來看，那便是所謂「促進作用」者，乃是在思想上接受「馬、列、毛」的「共產思想」，在實際上接受「共產黨」的統治；所謂「促退作用」也者，乃是在思想上不接受「馬、列、毛」的「共產思想」，在實際上根本反對「共產黨」的統治。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大陸上的「批林批孔」所表達的意義之一，卻正是楊榮國教授所說的那段話：「孔子的反動思想經過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和反動思想家的宣傳，在中國社會中起了很大的壞影響，成爲了一種習慣勢力，我們必須將之批深批透。」反而證明了中共統治二十多年來的大陸，宣傳「馬、列、毛」不遺餘力，可是，在中國人民的思想中，仍是在排斥「馬、列、毛」的。至於被共產黨統治一節，那只是「口服心不服」悲慘現實。

楊榮國教授發現了孔孟之道在中國社會中有「很大影響」，而且已成了「習慣勢力」，但是，他卻誤認爲是「統治階級」與「思想家」的「宣傳」所致，因此，現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意圖借重「反動統治階級」和「反動思想家」來從事「批深批透」的「宣傳」，以爲就可以「以毒攻『毒』」了。事實上，這是楊榮國教授的了解錯誤。孔孟之道之所以能在中國社會中生根和發展，不是來自「統治階級」和「思想家」的「宣傳」，而實是來自「反動統治階級」——像秦始皇；和「反動思想家」——像法家學派的人的壓抑與批判孔孟之道之故。這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真相——孔孟之學如何到達中國社會的經過，

相信眞正了解和研究歷史的人，都會淸楚這一點的。如果我能借用「共產黨」的「辯證唯物史觀」來解釋孔孟之道之所以到達中國社會，而成了「很大影響」和「習慣勢力」的話，那就是「廣大人民羣眾所創造的」，或者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沒有勞動人民的創造，沒有他們的反抗鬬爭，我們孔孟之道在中國社會上的生根與發展是不可能的。

因爲孔孟之道，給了他們做人的勇氣，因爲大家都是人，是平等的。從人來的等差，不是「統治者」的高位，「被統治者」的卑下，而是來自有無做人之道的「君子」與「小人」。在高位的「統治者」如果在做人上差勁的話，他便是「小人」，並不因爲他是高位的「統治者」就高；在卑位的「被統治者」，如果他在做人上很好，他便是「君子」，並不因爲他是卑位的「被統治者」就卑；到了孟子，更強調了「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廣大的勞動人民該是多麼的歡迎着的，來自勞動人民內心的心聲的傾吐與描述呢？

敬告有心於創造中國文化，面對將來的中國歷史發展的人士，特別是這一代的靑年人們，要透過目前重重的政治宣傳烟幕，靜心地來硏究一下傳統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本眞，相信該是對個人，對國家，對民族，對世界是有莫大利益與好處的。

楊榮國的閱讀能力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確實「文摘」沒有「摘」進去的兩段話，一是從「中國近代史」看的情形；一是從大陸「歷次機會主義」抬頭來看的情形。

對於共產黨成立五十三年以來的黨爭與權爭的經過，雖然到現在已經指明爲「十次路線鬬爭」，這與我無涉，這裏姑且不論。最大的原因是：像中共這一以「不斷革命與鬬爭」爲基礎的政黨，「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將來的中共黨史上不但還會增添「路線鬬爭」的次數，同時，又可能重新洗刷一下所謂「歷次路線鬬爭」的記錄的。

但就楊榮國教授「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這一段上，我們還可以討論討論。「文摘」者之「不摘」的原因，除了因「文摘」的體裁不能全部搬字過紙之外，我當然不知道眞正的原因，不過，有一點我可以推想而知的，是爲楊榮國教授來遮醜和避諱呢！這遮醜與避諱是來自「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大陸，像楊榮國教授的地位，能夠「自去年八月開始便到我國各地去，與當地工農兵羣眾一道，積極參加批林批孔運動。他的足跡遍及我國十七個省、市，最遠到東北瀋陽，也曾到過孔老二的老家山東曲阜，與當地羣眾一起批判孔孟流毒，直至今年春節前始返回廣州。」（見「訪楊榮國、商承祚兩位教授」一文，當然是「紅得發紫」的人物，因此，在「中山大學」的學園中，當然可以「威風凜凜」「一言爍金」的。

所以「大公報」的記者，也只有把所聽到的東西，照錄不誤地，用「廣州通訊」的方式寄出來在「大公報」發表了。事前，恐怕也是得到楊國榮先過目批准的。因此，不能改變內容。然而，到了幾天後的「文摘」裏，就可以「上下其手」，來爲楊榮國教授遮醜和掩飾了。

原因是楊榮國教授只是屬於「哲學教授」，而不是「歷史教授」所致。但是，很多哲學教授也是懂歷史的，怕的是不懂歷史而硬要講歷史，用「主觀意識」來混淆「客觀歷史」，那問題就大，就嚴重了。

我的意見是：旣然楊榮國教授膽敢以「主觀意識」來混淆「客觀歷史」，「文摘」者又何必爲之諱，爲之飾呢？現在我們看看楊榮國教授所談的「中國近代史」。

「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反動統治階級都要維護孔孟之道，利用孔孟之道跟革命勢力對抗。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反孔，鎭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劊子手曾國藩就是拚命維護孔子；至於後來的辛亥革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精神就是與孔老二的倫帶道德相對抗的。隨着政權被袁世凱簒奪，袁爲了要達到做皇帝的反動目的，大肆尊孔。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亦大肆尊孔，而革命派就是反孔。大革命時代，毛主席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提出反『四權』，農民運動就是反對這些孔孟之道。」

平太天國運動是反孔嗎？楊榮國可以翻一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叢書」——「太平天國革命」（一九七三年六月第一版）第二十一頁上所刋出的「三篇檄文」的大綱所載的「四個重點」。爲何中共的歷史學家們不說太平天國「反孔」，而中共的「哲學教授」卻肯定太平天國是「反孔」的呢？這樣「矛盾」，不知該如何的「統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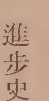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沒有硏究過，但是卻大畧地翻過，然而，我並沒有發現「其精神就是與孔老二的倫常道德相對抗的」，反而，我卻樂得「其精神」是上承孔孟之道，下融中西文化於一爐的。

在這裏，我在奇怪着：在楊榮國的腦袋裏，恐怕就在肯定着：自由與民主是「與孔老二的倫常道德相對抗的」呢！這裏我不能不用魯迅的一詩句說：「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呢！

至於楊榮國所謂的「毛主席」的反「四權」，就是反對「孔孟之道」。對毛澤東的「選集」、「語錄」我也沒有硏究過，但也翻閱過。像楊榮國教授所指出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四權」，相信楊榮國教授沒有好好的讀過。「四權」的原文是這樣的：「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到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卽：㈠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㈡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㈢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爲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支配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毛選集，第一卷第卅一頁，一九六九年三月北京第十次版）

很明顯地，其中所謂的「神權」，斷定決不是孔孟之道呢！同時，從中國近代史來看，毛澤東想在打倒這「四權」後，而只建立一「黨權」呢？或者，更好說是建立「毛個人」之權呢？無怪乎中共要反孔孟之道了。

進步？還是退步？



進步史

人自脫離野蠻時代，便有進步意識。如石器時代，人能使用石器，以後進入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乃至工業時代。同時發明了符號的記事到完整文字，以及繪畫、雕刻。

另一方面，也懂得政治，由圖騰部落而國家，酋長改成帝王。由於人智的發達，覺得帝王專制，騎在人民頭上不合理，於是孟子就唱出君輕民貴思想，這就是民主主義的萌芽。

民主一般人皆以爲起自歐洲哲人，其實，是我明末西方耶穌會士把孔孟思想傳入歐洲後才發生的。孔孟的民主，只是一種萌芽，當然非後日西方哲人所謂的民主。不過，其原意是相通的。民主源淵於自由平等，既然發現了民主，自由平等意識自在其中。中國經典雖尙未找出相當於自由平等字句，但這種思想一定是存在的。

周代哲人信天，有一種「天人合一」思想，天即自然，也是有意志的神，所以早就有天、人、君三權分立思想（見「政治哲學」），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也許因讀儒書而來。

到十六世紀，培根、卡笛兒出，這是歐洲兩大科學家、哲學家，他們認爲要改變人類生活，必須設法控制自然。今日所謂科技，就是沿培根、笛卡兒思想演進而來。控制自然雖然只能做到一小部分，然對文物卻是一極大幫助。

中國哲人用力於治人，西方哲人則用力於治物。治人是要「正心誠意」、「修齊治平」，治物即在控制、利用自然。

治人難，治物易，故結果治物的科技跑在治人的前頭。世界文化成爲西方文化的獨佔文化。

進步的價値

自十六世紀以來，物文進步，眞可說是日新月異，快得驚人。先從醫藥上說，嬰兒一出生，就注射許多防疫針，使死亡率大大減低。婦女常患的子宮病，過去是無法醫治的，現在一經動手術，便無事了。男人常患的高血壓、胃病及其他各症，差不多已皆有特效藥或割治可癒，至今除癌症外，可以說沒有不可治的病了。

其次是交通，古代人交通工具，陸上只有騎馬，水上則使木舟。元代以驛道馳名，每日也只能約行六七十華里。百年前，若從香港到三藩市，約需時三個月，今則有了飛機，從香港到美加，僅需十餘小時。噴射機快於螺旋機，可是現在又發明了合協式機，比噴射機更快，每小時能飛一千六百哩。

戰爭武器的進步，更嚇人。過去是用刀箭，人與人戰，今則使用大砲飛機，機器與機器戰。過去數日或數月一次戰爭，殺人最多不過二三十萬，今則只幾分鐘內，投下一枚原子彈，便可殺死三四十萬或百萬人。

社會最普遍使用的，是電、無線電，古人鑽木取火、囊螢、映雪，今則只要一按電鈕，全市登時通明。古人夜行要燃火把或提燈籠，今則只要口袋裝一水筆大的手電筒便得。過去托人捎書，是如何困難，今則坐在家中，便可與世界各都市通電話，過去造餐，是如何煩瑣，今則使用電爐、石油汽又是如何簡便。

總之，生活上一切一切便利、快捷，皆不能不說拜文物進步之賜。

進步的弊害

老子說「福兮禍所伏」，也就是說有利必有弊。因醫藥進步，嬰兒死亡率減低，成年人壽命延長，固是好事，但世界人口膨脹，糧食、土地缺乏，卻會造成飢荒、戰爭、餓斃、戰死，何如自然代謝。西方人一向講動物生存率平衡，但人卻不甚注意節育。

古代甚少有交通失事死亡記載，今則都市每日有之。至於輪船火災，飛機爆炸，每次死人更慘，動輒百餘、千餘人。

過去無電，火災事件終年不見一次，今則都市每時皆有之。樓房越築越高，普通皆二三十層，到處皆是電，只要一處現生火災，轉瞬會波及全幢。著名的「芝加哥大火」，就是由電引起的。

原子粒收音機、電視的發明，固然給人帶來耳目的娛樂、消遣，但日夜開放吵雜聲響，不是給人以煩囂痛苦嗎？何況還有爆炸可能危險。老子說得對，「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以上這段話，是老子推想出來的，在兩千年前，當然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但到了今日，卻完全成爲事實。如現代兒童、靑年患近視者日多，神經病院到處滿盈，賊匪橫行，旅遊狂熱卽明顯特徵。一剛出獄賊匪說：「我最初行刼，只在找刺激，但日久便成習慣，欲罷不能，看見婦女的燦爛首飾，男人手錶金筆，不期然而然，就會發生垂涎」。這就是「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賊匪心理既如此，而市民卻歡喜炫耀裝飾，同時法律又那麼輕，殺人可以免死，所以罪行愈來愈嚴重。

物文進步人文退步

人文本是主，應領先才對。今則不然，物文卻飛躍前進，而人文則顯然落伍了。物文卽物質主義，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講財富。過去中國讀書人，是恥於談錢的，且以貧爲高尙，如顏回、黔婁子、陶淵明。不得已非講錢不可時，而以「阿堵物」來

作者。今則不然，人的思想完全變了，人人在談如何賺錢，只求目的，不擇手段。西方教育，一到七八歲時，父母即鼓勵子女出門賺錢，如送報、拾蚌殼之類，而學校更甚，不僅貧人如此，富人也一樣，賺錢方法，五花八門，使人不能想像，為了耶誕節買禮物，居然賣淫。華盛頓包括良家婦女，女公務員，為了外快或找刺激，也有不少賣淫之事發生。「笑貧不笑娼」，原是指都市中的下流社會，今則歐美上流社會也是一樣，如換妻亂交之類把戲，即其明證。中國過去社會等級，是士農工商，今則反轉為商工農士。過去是講禮義廉恥，今則要加上一「不」字，不禮不義不廉不恥。人是由野蠻人進化為文明人，今則是又由文明人退化為野蠻人了。

物質主義進步，是無止境的，人慾遂隨之橫流。奢華享受，過去只限於極少數人，今則不然，連最下層貧民學會了如何享樂、着美服。得不到怎辦？只有搶刼、偷盜，並不以為恥，似有榮焉。像這樣「新潮」，世界焉得不亂。

在物質主義下，發展了科技，自不免令人嘆服，殊不知今日科技產物，有的是屬於浪費，如二百年來發明無用物，竟達數百種之多。有的發明雖有用處，但由於助長人類生活過份享受，反而消失了人身固有的抵抗力，使一部分官能退化，甚至失掉作用。還有，由於人類過份濫用發明，如火藥、電、飛機、原子能等，顯然有造成人類滅亡的危險。

過去人追求最高目標，是希聖希賢，聖賢所追求的，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今人則是欺世盜名，禍害社會，個個人皆在追求生活向上，所謂向上爬，並非道德學問，而是財富豪華。生活向上，自然品格向下，故凡富有豪華之家，其醜聞、穢行，皆不堪聞問，就中尤以不義之財為甚。然如愛廸生、福特等人那又不同，他們的財富皆是自己血汗賺來，故生活皆節儉，而對社會公益事業，皆非常熱心。

政治思想開倒車

以上所談是現代的潮流、風格。那麼，它是怎樣來的呢？首先是培根開其端，他把科學硬與道德學分了家，完全違反了古中華，希臘傳統文化。他認為，為了科學可以不理道德。照這樣說，核爆應是合理的了。

其次是馬克思揚其波，馬氏有三種思想影響後世最大：㈠是性惡說，既然承認人性惡，那麼，人有罪行，便是應該的了。故共產黨徒，皆不講人性、理性、仁義，而無不尙暴力，認殺人像是應該應分的事。他們也講愛，說是只愛同階級的人，事實上他們殘殺同志，也和殺階級敵人同樣的殘酷。㈡是他把社會分為上下兩層建築，下層建築（基本建築）是物文，主張唯物論。上層建築是人文，認人文應受物文指導，也就是輕視道德。㈢是反對自由民主，而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也即共產黨專政，前三點不談，以下專談共產黨專政。

社會進步，應該向自由、平等、民主光明方面發展，世界文化發展就是如此。但馬克思不然，他卻開倒車，把歷史推向十六世紀以前的道路。共產黨成為新沙皇，無產階級成為特權「新階級」，共酋、共幹皆成特權階級、新貴族，而其統治手法的殘暴，比昔日專制暴君為尤過。

他們常罵法西斯，其實墨索里尼的一套統治術，就全是學自共產黨，因他原來是共產黨徒。

共產黨也罵納粹，但希特勒卻學的是法西斯。

顯然地，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共產主義，原是一丘之貉，一種絕對的反動政治思想。由於以上反動政治思想的大力鼓吹、宣傳，以及組織上的陰謀推動，公然高唱「越亂越好」，像這樣世界焉能和平、康寧。四十年前，一般無知青少年，差不多皆以參加CP為「前進」，事實上他們根本不知CP為何物。不僅無知青少年，就說胡適、陳獨秀罷，也不是同樣接受CP的宣傳欺騙，直到六十歲以後，他倆才反悔，陳獨秀寫一本「最後的意見」，承認馬克思主義錯誤，西歐民主政治才合理。胡適寫過一篇文章，一反其以前反傳統反孔孟的論調，讚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尊重孔孟學說偉大。已經幫了CP大忙，後悔又有什麼用處，可惜皆已遲了。還有數十年前，一美國醫生寫過一本書，竭力鼓吹青少年不宜太過管束，應該讓他們放任自由，但這位醫生今日看到這般青少年的無法無天，也後悔了，和胡陳犯同樣錯誤：胡亂發言，遺禍後世！

復興人文主義

歐洲中古的人文主義（文藝復興運動），是把人從神秘的觀念控制下解放出來，推動了學術與藝術的偉大成就。今日的人文主義，是把人應從一面倒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下解放出來。不談一元、二元或多元，總之宇宙之間，人最重要，古中希哲人皆主張此說，近代歐洲人如康德、笛卡兒、菲希特等也不例外，因我們究竟是人，所以要絕對擁護。

神秘觀念把人束縛住，眞理、智慧不能自由發展，致阻礙了文化前進。同樣，一面倒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更阻礙了天賦人權、自由、平等，人固不應成為物質主義的奴隸，也不應做馬克思主義的祭品。所以，今日我們應該是再復興人文主義的時候了。

復興人文，並非反對物文，只是求其並進，在人最重要原則上，人文應駕御物文。復興人文主義最大目的，就是在使人與人能和平相處，不再有戰爭、刼殺、陰謀。

道理誰也懂，問題是如何復興呢？這很簡單，只把「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擴大的為世界人文主義運動就夠了。因中國文化的主要價值，就是「仁」，人與人和平共處。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說：「損有餘而補不足」主張創造，而反對佔有。今日政客皆想各自成一勢力集團，這種思想根本就是自私、卑鄙的，何如把全世界組成一「大同世界」、「君子國」好呢。

有些人中了邪惡思想毒素，一提起孔、老、釋、耶、布克曼，就說開倒車。然事實上，如想達成人與人和平相處境界，卻非仰賴於上述聖人遺教不可。釋、耶、布克曼的遺教，世界各地皆有各種文字譯本，惟孔、老學說譯本則較少，我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如在這方面多下功夫，相信對世界和平貢獻，當然會發生巨大作用。

繒山

談北平廣東等地大字報浪潮

項楚

中共全面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以後，大陸各地社會情勢緊張，城鄉亂象日顯，所謂大字報充斥，地方當權頭目紛遭指名批判。最近以來，各地大字報更見泛濫，其內容紛被傳播於大陸以外地區，已引起各方重視，其原因有三：

(一)地方的大字報相繼在北平貼出。

(二)大字報由限制於機關、學校、工廠內部而出現於街頭。

共黨已准許駐平外籍人士與遊客閱讀大字報，並拍攝照片。

大字報反映的有關重要情況

根據有關機關及外電報導，大陸二十九個省、市、區，普遍均已掀起新的大字報浪潮，其中以北平市、廣東、湖南、江西、福建等省最爲突出，內容大致可歸納爲：

(一)清算地方當權頭頭過去大力鎭壓「革命左派」，而目前對「批林批孔」運動又冷淡消極，推動不力；

(二)攻擊彼等爲「林彪死黨」與「追隨者」，或當年參與策劃反毛政變；

揭露地方城市出現流血武鬬事件。張貼者身份以署名工人爲多，次爲農民及過去之「造反派」。

茲就有關資料，簡述如次：

北平市

六月十三日下午，「北京市革委會」對面牆上出現激烈攻擊該革委會領導者之大字報多張：

①指責彼等過去嚴厲鎭壓「革命造反派」，而對現時「批林批孔」運動則過於消極，違反去年八月中共「十大」王洪文「修改黨章報告」精神；

②揭露市革委會停開全體會議已四年，必須儘早恢復舉行；

③攻擊彼等會圖使彭眞、劉少奇復職。張貼者爲一羣青年男女，第一張大字報六名署名者中，有五名爲該「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舊委員，與此同時，另有大字報贊揚周恩來、江青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功績；指出呼籲必須「警惕一小撮階級敵人」，必須「懲前瑟後、治病救人」、「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羣衆」。

該批大字報出現後，卽吸引大批人羣閱讀，以青年爲多，入晚後彼等以燈光照耀，仔細閱讀並抄錄內容。當晚並出現支持上項大字報的新大字報，由「北京運輸公司」職工署名。

十六日，在同一地點出現新大字報，攻擊共黨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前湖南省革委會主任，現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內容之一是指責其「鎭壓革命派」，此一公開點名的大字報，於當晚卽隨其他大字報同被撕去。十七日，原處再出現由十名湖南邵陽工人署名寫給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揭露湖南共黨領導者右傾復辟現象嚴重，呼籲毛澤東及共黨中央處理。該大字報雖用「×××」符號可能代替華國鋒姓名，但另指名卜占亞（共黨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楊大易（湖南省軍區司令員），罪名同爲「鎭壓羣衆」。楊更受攻擊曾經逮捕「革命羣衆」，且按個人意圖歪曲「批林批孔」運動。大字報聽說「克服了萬千困難」才來到北京告狀，因爲湖南省共黨當局拒絕聽取羣衆的申訴。

從此時起，北平街頭大字報突然增多。除繼續指責「北京市革委會」鎭壓羣衆外，亦續有外地工人農民名義攻擊地方當權共幹的，如十八日，有四川一工人貼出致毛澤東函一件，申訴個人遭歷迫犧牲經過（二十日，此人再貼大字報，控訴北京警察因其貼大字報而被扣一夜。）二十日，有黑龍江牡丹江某人民公社某農民貼出大字報，控訴地方共幹壓制羣衆、「走後門」徇私；將行賄者子女由農村調回城市安排好的工作；將公社超額農產品如蛋、油料等貪污自肥；要求首先由中央級幹部改正錯誤，其次是省級，最後才是地方基層。

同日晚，「北京外國語學院」共產黨員李東（音）在市革委會對面貼出大字報，題爲「實行改革的時候到了」，內容向毛澤東建議三點：

①從中央到基層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由羣衆根據毛澤東定下黨員五項標準選舉，登明不稱職的予以罷免。

⑵所有領導同志的待遇，不論職位高低，都不應高過工人的所得；所有特權都應廢除。

⑶全力加強民兵地位，使與工人農民組成爲一支主力軍。並建議共黨中央委員會，應將整個黨及「國家」作爲一個整體，就「批林批孔」運動，舉行討論。

二十一日，北海城牆出現個人署名的大字報，題爲「致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公開抗議信」，攻擊共軍總政治部鎭壓革命同志，控訴其個人在以往所遭遇的毆打，私人物品被損毀沒收及不獲平反的寃情。

江西省及南昌市

六月廿二日，署名爲五名「來自江西南昌市工人」，在北平張貼大字報，題爲「致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同志的公開信」，指名批判共黨前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西省革委會主任、江西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是「効忠林彪的死黨」，圖謀利用一部份勞動力及生產設備來「製造武器，實行政變」。並揭露他們工廠由於派系之間的內部鬭爭，一直只能完成「國家」分配生產指標的百分之三點六。

二十三日，續出現署名「南昌市工人」的大字報，揭露南昌已於本月十九日爆發流血武鬭事件，指右派工人以石塊鐵條爲武器，組成「武裝巡邏部」，刦持十輛卡車，作爲宣傳車輛，打鬭發生，血花四濺，有多人被捕。

二十四日，仍出現該「南昌市工人」的大字報，謂流血事件是六月十日、十八日兩次，有二百人喪生。屠殺事件是程世清一手造成。

武漢、長沙兩市

武漢自去年底以來，卽連續發生武鬭，街道貼滿大字報；本年二月上旬，外籍人士曾在市內聽到散亂槍聲。五月上旬，張貼於武漢車站之大字報，內容有「打倒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賊。」「打倒李德生！」「曾思玉是扼殺文革成果的劊子手！」「打倒林彪死黨劉豐一伙！」等。

同一時期，長沙車站之大字報，內容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誰？究竟應該打倒誰？」等字樣，並指名攻擊華國鋒、楊大易，與最近在北平市出現者相同，另涉及任景林（湖南省軍區副政委）、李振軍（湖南省軍區負責人）等。

閩、粵兩省及福州、廣州兩市

福建省及福州市，全省均出現指名清算韓先楚的大字報。廣東全省及廣州市最近張貼之大字報，集中於指名批判「林彪集團在廣東的成員及其同伙」，已被指名者有黃永勝、白相國、卜占亞及丁盛、劉興元、黃榮海、焦林義等。汕頭大字報指白相國是「汕頭武鬭的挑起者」，是「海豐一九六七年八月大屠殺的劊子手」，如林彪政變成功，白是「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惠陽大字報指卜占亞「一手挑起惠陽武鬭」，以後是「林彪安插在湖南的一員悍將」

。其餘多被批判於林彪事件後企圖掩蓋林彪集團的罪行。

地方當權派對抗宮廷派

大陸所謂「大字報」，係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鳴大放」運動時，由北平反共學生所首先使用，其形式介於大型標語與壁報之間。「文革」期間，復爲青年學生用爲鼓動「造反」的工具。毛澤東本人亦曾於共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會中親自貼出題爲「砲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共黨中央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明定「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羣眾實行「四大民主」的形式，共黨十屆新黨章亦繼續如此規定。分析現時大陸大字報的性質，一是羣眾用於發洩喊寃；一是共黨用於鼓動羣眾製造輿論；一是所謂積極分子用以響應共黨號召從事政治投機。

現時大陸的大字報，在某種程度上足以反映大陸的政治氣候。張貼大字報者，不僅是羣眾，亦有共黨黨員與幹部。其發動往往出於共黨組織的授意，以配合共黨一個時期政治運動的需要，故多藉數量之眾多以增強聲勢。在共黨組織授意之下，寫貼大字報者，其動機與心情各亦有不同：

⑴如「階級成份」不好者，每戰戰兢兢，對大字報內容輕不得重不得，顧慮甚多；

⑵一般羣眾或黨員明知係共黨藉此逼人交代表態者，故只好在無可奈何之下，敷衍行事；

⑶所謂「紅五類」分子，在「左比右好」規律之下，正好藉機鬭倒他人，達成自己向上爬目的。故如謂大字報眞正反映了羣眾意見，自亦屬欺人之說。對此次「批林批孔」運動中出現之大字報，必須本批判眼光，審愼對待。

在中共一面號召「放手發動羣眾」，一面力加控制以防動亂的矛盾心情之下，其對大字報的態度，亦極矛盾；如地方頭頭高唱「深入批林批孔」，但卻壓制羣眾以大字報批判共幹，以致地方羣眾被迫至北平採取「告狀」手段張貼；而在北平，表面准許張貼，而又於晚間予以清除，甚至暗中警告張貼者，同時，儘管遭到大字報的批判攻擊，共幹的權位並不一定受到影響。如此，適足以促使人民認淸所謂「四大民主」的虛僞性，激發爭取眞正自由的覺悟。

當前的大陸大字報浪潮，雖然內容大部集中於揭發與批判林彪集團的殘存組織勢力，但對共黨官僚制度的腐敗，共幹特權思想的醜惡，亦同樣不斷擴大暴露。

中共本來禁止點名批判，但指名攻擊愈來愈多；本來禁止煽動串連，但地方大字報，紛紛轉移至北平張貼，實等於串連的變相恢復；本來亦禁止煽動武鬭，但武鬭業已開始，且由於大字報而傳播各地。雖然，當前張貼大字報的主力，明顯地是宮廷派在各地策動的左派工農羣眾，但地方當權共幹尤其是地方軍人實力派對宮廷派與「批林批孔」運動的抗拒，亦極頑強。顯示兩種勢力的鬭爭，已更趨白熱化，大陸情勢隨時有突破可能值得重視。

重振抗戰精神



乙人

自從盧溝橋的砲火，揭開對日抗戰序幕，全國上下，萬衆一心，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前仆後繼，不屈不撓，與敵人血戰。我們雖以劣勢裝備，內亂未靖，國際情勢未見明朗，仍能艱苦堅持八年，終於與世界反侵畧洪流滙合，獲得最後勝利。

想不到因共黨的叛逆，使光復的神州，在國力疲憊，百姓受其巧言誘騙下，又告陸沉。所以現在無論在台灣或香港，都有拯救淪陷區同胞，戡亂建國的重任。

憂勞興國，逸豫亡身，這不僅是我國古賢的明訓，也是我們必需時加警惕的一件事；唯有重振抗戰精神，才能爭取反攻復國的成功。

記得在抗戰的時候，我軍士氣固屬旺盛，而民情也異常激昂，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大家根本就不知死亡是什麼一回事，把自己生命貢獻給國家。由於這種情形太普遍了，所以報上沒有篇幅詳細報導，現就記憶所及，約畧提出幾項感人的事蹟。

在「八一三」滬戰爆發的時候，上海華界裏面的富戶，多逃進租界。由閘北過蘇州河橋就可以進入，好像由文錦渡來到新界一樣。最繁華的是英租界，其次像法租界，公共租界，都受到外國勢力庇護。

環境差一點的則往西去，經南京、蕪湖等地，前往武漢或深入四川。因爲日本飛機轟炸，難民多在夜晚搭車；西行車常擠滿乘客和行李，東行的除軍用以外，差不多沒有搭客。但是生活在富庶地區的江南青年們，儘管學校已經停學了，自己又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更沒有作戰的常識和經驗，卻紛紛的組織前線慰問團，自己化錢買大批的罐頭食品、藥品、日用品等類，叫不到人力車，背幾十斤重的大包袱，搭夜車趕去上海。

火車不能開到北站，他們只好在很遠的地方下車，步行幾十里，經過防區的時候，軍隊告訴他們前線危險，但同學們有的堅持要把慰問品送給最前線殺敵的弟兄們，有的甚至因不

虎辮子

近期的電影，所有影評文章都熱烈地認爲幾部西片、國語片是被冷了。張徹的「朋友」靜悄悄的上畫靜悄悄的落畫，除了廣告與宣傳文字之外，難得發現什麼影評文章。丁善璽編導、鄭佩佩主演的「虎辮子」情形亦一樣。我以爲「虎辮子」是值得一談的，值得談的不是電影本身，而是從電影中發現國片改編文學名著時，對其中的藝術魅力分析功力的欠缺。

「虎辮子」這故事，正是原原本本脫胎自十九世紀英作家史蒂文生的浪漫作品「金銀島」。「金」故事寫幾班兇惡的海盜，爲了一宗大寶藏，在荒僻的海島，殺得惡狠狠，殺到你死我活。人物不只是粗獷，簡直是反覆無常的魔鬼化身。「金」故事的神秘魅力，是將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放入這班殺人不眨目的惡漢羣中去。讓他受盡懼怕、折磨，使讀者替他擔心。整個故事魅力，就是從讀者對一個柔弱孩子歷險上建立起來的。而且亦從這個孩子身上，反映出不論任何失掉理性的環境，人性的光芒，在緊急關頭，都隨時有閃耀的可能。其中所有死裏逃生的奇蹟，都不是巧合的，是人性光芒的突然出現。

「虎辮子」中的鄭佩佩，顯然是由「金銀島」中那位孩子的代替性人物。將「金銀島」改編成打鬪片，不但風格上或形式上都容易發揮。不過，如果編導有巧想的話，將鄭佩佩寫成不懂打鬬的鄉村姑娘，那一定是好戲。可惜編導將她寫成一位武功高強的人，鄭佩佩的武功高強，觀衆是可信的，就因爲觀衆的可信，整個故事的危機便被沖淡了。

鄭佩佩如果是一個弱女，她能終於不受損害，除了因

點也不害怕。官兵拿着槍，伏在沙包堆成的掩體和戰壕裏，目光烱烱的注視前面，不敢和他們大聲談話，他們把包袱打開來，有的像餵孩子似的，將餅乾等類送進他們的嘴裏。有一個兵士中了兩顆子彈，救傷隊還未趕到時，五六個學生立刻把他抬到後方，滿面緊得通紅的，那位傷兵受感之餘，只向他們要點布，自己裹紮起來，又跑回前線去！

學生對軍人雖極其愛護，在前線卻不能久留，並且大多數都去不到最前方，去得到的更巴望自己能拿起刺刀和鬼子拚一拚。那時上海租界也是畸形的繁榮，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歌廳舞榭裏顯出一片昇平景象。雖聽見砲聲、炸彈聲，但那裏的人仍然若無其事地盡情享樂。做生意的當然能賺大錢，和現在的香港差不多。不過青年同學們卻一點也沒有受那花花世界的吸引，既不趁這機會去那裏安享歡樂，也從不想發財這件事。男同學和官兵談談打仗的技術，大多不久轉往內地，有的考進軍校，有的後來響應蔣委員長號召，參加青年軍，大有荆軻赴秦庭的氣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蘇北有一個貧苦的學生，聽到老師說要捐錢給政府購買飛機，充實國防，每天把早餐的錢省下來，一直餓到中午，才回家吃飯。政府在淮陰招考抗日青年團的時候（南京已經淪陷），他實足年齡還不到十四歲，就虛報十七歲想去參加，雖然沒有被錄取，還是竭盡一切所能，協助軍中政治工作。後來也加入了青年軍。

那時戰區裏分三種軍隊，日本兵是正牌敵人；汪政府的僞軍之中，有自己人的共軍。那時，老百姓對敵僞恨之入骨，對共軍還不太清楚，直到吃過他們的苦頭以後，才知道他們的眞面目。

在後方，物資非常缺乏，生活異常窮苦，一點也比不上現在的香港。但是大家皆能咬緊牙關，毫不計較，雖也有奸商屯積居奇，發了大財，但大多數人均不爲所動，不想從中分取一杯羹，只專注於軍政大業。

前方的戰事節節失利時，大家都抱着拚到底的決心，決不屈服，決不妥協；這種精神不僅國際人士，就連強暴驕虐的日本軍閥，也感到震驚。我國軍隊在戰場上能打過好多次勝仗，實在並不出人意外。

抗戰的勝利雖由於我們的戰畧運用，以空間拖延時間，軍民合作，和其他許多因素所造成，但高度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的發揮，也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

抗戰初期，可說沒有人想到四年以後會有珍珠港事件，八年以後會有原子彈轟炸日本本土，成爲他們投降的催生劑。那時我們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抵抗強敵，情勢還比不上今日；今日台灣的經濟建設，民生安定，三軍強大，各方面的條件都比過去的四川良好。儘管中共闖入聯合國，更顯出國際上道義的沒落，使一些患恐共病者向他們大送秋波，但是經得起苦難試煉的中華民族，爲維護正義，不惜任何代價以赴的精神，卻是他們所沒有看得到足以消滅一切暴力的因由。中共使用欺騙起家，手法和日寇雖異，意圖卻完全一樣，以達到奴役中國人民。現在是全民覺醒的時候了，我們要重振抗戰精神！

·眞實感

林巽

瓶好酒。……」在「虎」片中將它改成「虎骨酒」，這首歌拍得相當有氣勢，只除了每一個刼匪唱一句「虎骨酒」後醉倒的鏡頭，失掉眞實感外，這一段可說是全片比較有韻味的一段，其餘都覺得重覆，因爲打鬪過多，人性的刻劃便不夠。

因此，可以這麼說：改編自「金銀島」的「虎辮子」最不聰明的地方，便是將其中能發生藝術魅力的人物的戲路改掉。

電影的藝術魅力，最好是用「危而不危」、「不危卻又危」的變化來反映人性。譬如「巴比龍」中，巴比龍逃到一個痲瘋島去向長大痲瘋的人求助，那一段戲，氣氛很可怕，在幽暗而閃爍不定的燈光下，那些面貌醜惡可怕的痲瘋漢，大可以將三個逃犯傷害的，但電影從那外貌可怕的痲瘋漢心靈中發掘出了人性。他們竟無私的幫助了三個逃犯。但當「巴比龍」後來向修院的修女求助時。修女卻將他出賣了。原因只是痲瘋漢知道黑獄的可怕而修女不知道。電影卻交錯地運用「危而不危」、「不危卻危」的戲劇效果去反映人性。這種經驗，不一定是來自電影，它應該是來自現實世界的人生體驗。

戲劇的表現形式，有時就如捉迷藏，但那種迷藏，並不只是要求到強烈的效果就得，它應該是有內涵的，那內涵就是要對眞實的人生有所回應。今日國片的所謂動作，所謂功夫，就只由武術指導搞出一些打鬪招式。我敢說：在武術指導中，很難得有從打鬪中突出人物氣質的。大多數只要求強烈的打鬪效果。這是動作片所以使人覺得空洞的原因。

我們的電影，很難表達一個「眞」字，我想要詳細分析它的原因大可以寫一本書，但最常見的原因，就是製片編導處處堅持演員過去的成就。鄭佩佩過去是武俠影后，如果不用她大打幾十回合，製片、編導當然不願意。且看「巴比龍」中的史提夫麥昆，過去何嘗不是飾演英雄人物的明星偶像。但在「巴比龍」中他完全服從戲劇效果的安排去再塑造自己。這種安排我們的電影是做得到的。但要它眞的做到並不容易。因爲編導要利用演員的長處去修改劇情，拍出來的電影，可能很夠刺激性，但沒法有眞實感，缺之了眞實感當然難得有藝術價值可言了。雖然電影中的眞與現實的眞是有距離的，這門學問，可能必夾些邪門功夫。譬如「巴比龍」中，史提夫麥昆的唱高調氣質與德斯汀荷夫曼的唱低調作風。編導將這兩個奇妙人物安排在一起，在觀眾心理上就有讓其互相烘托的妙用。一如畫家用不同顏色來襯托他要表達的主體一樣。回頭說，「虎辮子」中的鄭佩佩要是完全不懂武功的，那麼環繞在她身邊那班殺人像打麻將那麼輕鬆的惡漢，成爲襯托鄭佩佩的主體，「虎」片的眞實感一定大大提升出來。雖然它仍是邪門功夫。可惜我們的藝術匠人，連這類邪門功夫也沒法摸中門路。

有關周恩來的傳說

江楓

美國情報機構內部正作一項高度秘密的分析工作，其結果可能使未來美國與中共之關係受到很大影響。

這是對周恩來個人，周恩來目前在共黨領導階層中所任角色，以及周對北平政權的忠誠性所作之一種評估。中央情報局的一小羣注意「中國」問題的人士正對周恩來的立場提出疑問。這些專家多年來點點滴滴蒐集的資料，顯示周可能是中共領導層中為克里姆林宮工作的蘇聯間諜。

該批人士所持理論認為目前周在等待毛澤東死亡，以使表明他眞正的共黨色彩。這些專家相信，當繼承問題危機發生時，周將設法使此世界人口最衆之「國家」重新倒向蘇聯。

假如此一令人吃驚的評估是正確的，則尼克遜總統和基辛格國務卿所採取與莫斯科、北平進行大規模貿易和提供信用貸款之政策，將導致美國歷史上多次最大外交政策中災禍的又一次出現。

周恩來被認為擔任雙重間諜角色，這對非共產世界面的全面安全有驚人的關係，舉例說，由於周恩來是基辛格與中共交往之頭號人物，因此基辛格與中共之關係實際上是與蘇共領導人的關係。

周恩來經由「第三方面」與蘇共領導人進行秘密高階層交往，這種說法表示周恩來擔任共黨雙重間諜角色一事並非無中生有。美國情報機構的一些重要人物對周經由「第三方面」與蘇共領導人進行秘密交往一事均有所聞。這種秘密接觸是由周恩來經常向克里姆林宮遞送消息，其中大部份是交給蘇聯掌權人物之一的蘇共書記蘇斯洛夫。

自史達林政權以來，蘇共領袖時有變動，唯有蘇斯洛夫始終留在最高統治階層。中央情報局的一羣專家稱，克里姆林宮的眞正權力人物是蘇斯洛夫。

周恩來親蘇傾向的另一跡象是他領導消除孔子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影響的運動。假如要以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行於中國大陸，就不得不這樣做。

此項情報評估對尼克遜政府之中共和蘇聯政策將產生一種引起爭論的影響，因為在製定此項政策中基辛格擔任了主要角色。

當中央情報局在以前的報告中引證周恩來與蘇聯領導人的秘密關係時，基辛格曾以周在中共十大的演講，反駁那些人的說話。

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的那篇講詞中曾攻擊蘇聯總理布里茲尼夫的政權是「法西斯獨裁」。基辛格對周在同一篇演講中指責美國一事略而不提。

基辛格並未將他和周恩來的秘密工作關係，以及自一九七一年北平之行以來他們之間無數次會談的內容，告知情報當局。在嚴密控制政府內部情報報告流動之情形下，基辛格能決定何種情報資料可提供尼克遜總統及其軍事顧問。

鑒於這些發展，國會可以公益為由，要求尼克遜總統運用中央情報局有關周恩來之新評估，對周恩來的眞貌，周的可能趨向，以及這對美國國家安全能產生之影響，作一決斷。

（譯自五月廿三日華盛頓天主教週報）

八年回歸夢

27 言不由衷

在「司法改革」期間，小鄺已離職了，我在廣州見到她；她告訴我正準備升學。談起「珠江法院」的情況，她仍然忿忿不平，並表示必要時可以為我作證。

然而，現實教訓了我。我揭發陳海天包庇徐翼球的不法行為，而共黨卻把我交到陳海天手中玩弄，全省的「司法幹部」都盲目地責罵我，抨擊我，指我為「舊人員」，說我「包庇放縱反革命」，要我「交代問題。」

在這情況下，我想起張經略。他明明沒有貪污，但我和小鄺、鄧博夫等都被迫對他辱罵。……

在大陸，「權力」就是「眞理」，就是「正義」。如果我堅持下去，對自己和對流落在九江的陳玲和孩子都沒有好處。

在這情形下，我便「批判自己的舊法觀點」了，我說：「由於自己的出身不好，立場不穩，對敵人的仇恨不深，所以犯了錯誤。」

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檢討」，因為我事實上並沒有錯誤

年投稿到大公報的關係，另一方面由郭君的介紹。郭君是一個思想左傾的人，目前仍在香港教書，對他的正直，我至今還是相信的。如果當年我們不是「志同道合」，自然不會成為朋友了。可惜的是，在事實的教訓下，我清楚地認識共產黨的眞面目了。然而，郭君至今仍是執迷不悟。

有一次，我和郭君又發生爭論了，郭君卻拿出何KC的信出來。在信中，何KC的言論，絕不同於和我在廣州時所談的。為什麼何KC在廣州時對我大吐苦水，而寄來香港的信卻「歌功頌德」呢？是何君被洗腦後，「認識提高了一步」，還是在「毛思」的壓力下，「言不由衷」呢？我不願責備何君，因為在「毛思」的壓力下，我也曾辱罵過自己，並且辱罵過張經略、許克昌他們。

現在，我和何君已完全沒有聯繫了，因為不想給他麻煩。凡和港澳有聯繫的人，在共黨心目中便有多少「特務嫌疑」，何必給苦難中的朋友以麻煩呢？而且，我每提起筆寫信時，便想表達自己的眞實思想，說眞話，罵共黨。

有時勉強提筆，想給在大陸的親友寫信，但寫了兩三行便把它撕掉。因為這種信，必將累死親友！

有一次，我給一個在「文革」時被送入「牛欄」，現已「解放」的朋友寫了一封這樣的信，我說：「回想起一九五五年時，我被帝國主義囚禁的情形，至今猶有餘悸！你在社會主義祖國，實在太幸福了，我也想回來祖國，參加建

在一九四九年底，我歡欣鼓舞地返回石岐，歡呼「廣州天亮了！」

我返回大陸以後，何君也在一位姓郭的同學鼓勵下返回廣州。何君返回廣州以後，曾經掛起「中醫」招牌行醫，頗得病人歡迎。可是，後來他受到逼害了。在「司改」期間，我曾和何君一敍。由於太忙，我和何君只談了很短時間的話，但他告訴我：「錯了，我錯了，早知這樣，我決不回來！」

在學校時，何君、郭君和我是好朋友，我和黃秋雲的認識，一方面由於當



「企堂」與「靚女」

寒梅

在鐵幕低垂下的大陸共區，民窮財盡，「食在廣州」的往事，只能在記憶中去回味了。

在自由的台灣寶島上，家家戶戶豐衣足食，尤其「食在台北」，更是旅遊人士「一樂也」的享受。

台北市不但滙集了全國各方面的人才精華，各省風味的名廚師傅，更是共冶一爐，各顯拿手的好菜，包君滿意，大飽口福。

以家鄉風味號召食客的菜館，台北市最夠派頭的，包括有著名的粵菜館、川菜館、江浙菜館、湘菜館、山東菜館、山西菜館、福州菜館、回教清眞館、蒙古烤肉、北平菜館、上海菜館、也有豪華的西餐館、日本料理店、韓國烤肉，可說應有盡有，高貴的山珍海味，經濟實惠的青菜豆腐快餐，都可以自由選擇，充分供應，是一個非常富足的社會。

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台北市的粵菜館，多是早年來自省港的名厨「掌鑊」，名菜美點比起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企堂」的「靚女」，在香港的茶樓酒館，更是難得一見了。

星期天在香港上茶樓酒館，爲了塡肚充飢，已養成霸位搶攞來食的習慣。有些茶樓，打雜「阿嬸」晚娘面孔的服務態度，「同佢有仇」一樣的「侍仔」面色，眞是唔睇好過睇了。

台北的粵菜館，又別有情調了。「企堂」上菜，送點心淸一色是年輕貌美的「靚女」，在客人面前常帶笑容，穿着整潔劃一的制服，侍候客人彬彬有禮，如同當年廣州市的茶國名花一樣，秀色美不勝收，就足使客人不醉無歸了。

香港茶樓酒館的「阿嬸」，雖然早已春去也，一樣是高竇不讓人。如果這些「阿嬸」在台北，想搵份洗碗揸「掃」嘅工都幾難，因爲台北市的飲食業者，是以服務態度去爭取顧客的。

東北製片廠

約翰·勃恩茲

中共的電影製作中心設在東北的長春。儘管可以好幾年不拍一部片子，但是一千六百名員工都照領薪水。裏面的高級負責人之一，每週的薪水才相當於二十一美元。一部二十五萬美元的片子，可以完全廢掉，因爲有人認爲片子裏的「英雄」造型太老。

當然，中共的電影事業完全是黨控制的，它只是另一種動員羣眾的宣傳工具，上其事者根本不認爲一部好的電影應該是廣受歡迎的片子。長春電影公司的「革委會副主任」劉某，曾向我（John Burns）表示，「過去追求票房紀錄的作法，是悖離革命路線的作法，現在我們已不再追求票房的成功，因爲我們了解，我們的首要責任是爲工、農、兵服務的。」

要想參觀設在長春的攝影棚也是不易辦到的。就像所有的獨裁政權一樣，中共的電影製作受宣傳機構的嚴密控制，而負責宣傳人到處都是一樣，不歡迎外國記者去參觀。

我難得有機會隨同英屬哥倫比亞曲棍球隊訪問了東北。當我要求參觀攝影廠時，中共的人員告訴我不可能。因爲工作人員已經就位，影棚已經關閉。但是當曲棍球隊也提出這個要求時，中共才勉強同意，表示爲了接待貴賓，而特爲他們安排重新開放。

一九五九年，中共在這裏拍了二十多部劇情片。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這裏的製作人、導演、劇本寫作者和演員，都被下放勞動。留下的人員除了保養工作之外，就是開政治學習會議。當下放勞動的人員回復工作，在新的「無產階級指導綱領」之下，才逐漸恢復正常工作。但是中共的負責人承認，經過了三年之餘，這裏的工作，仍未完全恢復正常。「文革」前平均每年可拍十二部劇情片，現在每年才拍三部。

雖然據說這三部片子已大部份完成，但是當我們參觀時，工作人員仍在作一部份重拍的工作。我曾在影棚和試映室裏看了二十分鐘的片子，發現和過去幾年來所表現的單調無產階級內容並無太大的不同。

重拍的部份，是一部一百分鐘劇情片「青松嶺」中的一段，一名退役軍人，被派到鄉下組織年青人，打敗了將自己利益放在集體前面的兇惡資本主義牛車主人。

在另一個攝影棚裏，工作人員正在拍製兩個農民的討論。隔壁影棚裏，是一名要使自己熟悉拉卓馬匹女英雄故事。

「青松嶺」的導演劉國全（譯音），連這部片子在內，拍了五十九部影片，但是其中有一部使他在「文革」期間受了十八個月農村勞動。事後我們聽說，劉國全在一九六〇年代初，因爲拍了一部敍述宋朝宮廷生活，更糟的是「反動」英雄——的影片，成爲「紅衛兵」猛烈攻擊的對象。

現在他雖然又開始了導演的生活，但生活仍然困苦。每週的薪水才相當於二十一美元。夫婦兩人，和六個子女中的四個，住在一幢兩間臥室的宿舍裏。

他對自己的工作，已不存任何想法，他說，「我們的工作不是取悅人民，而是教育人民。」

中共助日向蘇索領土

胡蓑之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最近再度要求蘇聯政府歸還日本的北方領土，中共也在一旁幫腔，指控「蘇聯利用欺騙手段，企圖把日本納入它的霸權主義軌道。」中共往時站在蘇聯「老大哥」立場，不斷大罵日本帝國主義；現已掉過頭來，協助日帝對付老大哥。其目的在挑撥日本仇視俄人，對抗莫斯科，分散蘇聯對中共大陸的威脅力。

同時，敏感的日本人，也希望利用這些矛盾，而達成它們的目的。日本與蘇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未有締結和約的原因，多半是爲了這項領土爭執之所使然。由於一九五四年以來，日、蘇兩國使不斷地舉行了連串的談判，地點曾在倫敦；始終因爲歸還日本北部若干島嶼的問題，以致令到談判毫無進展。當然日本人對於領土的觀念也特別濃厚，大有非收復它們的失地誓不甘休！在最初的日俄會談中，東京當局曾訓令前日本外相重光葵，要求必獲得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的一切主權；並強烈要求收回北海道以北傳統的日本領土：齒舞、色丹、擇捉、國後等島嶼，亦即所謂北部四島是也。但銳意覬覦別國領土的俄人，則一概予以拒絕。當時蘇方對於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以雅爾達協定爲根據，曾堅持要求保有這個島嶼的主權，而表示沒有討論的餘地。惟對齒舞、色丹、擇捉及國後等四小島的交還問題，則曾經提出如下幾項條件：

㈠是必須撤退在日本領土內一切外國駐軍——這一條件的目標是單指駐日的美軍而言，與日美所訂立的互相安全保障條約發生正面衝突，其用意顯然是在離間美日的感情，而使日本陷於孤立狀態。

㈡是限制日本重整軍備，當時日本正計劃在建立中的海、陸、空軍的一般水準下，裝備方面也須加以限制，使它僅能協助警察維持地方的治安，而絕對不准有對外作戰的能力。

㈢是要求日本將宗谷海峽、根寶海峽、日本全海岸、津輕海峽、對馬海峽等區域加以開放爲非武裝區。日、蘇兩國一經簽署和平條約後，則須立卽簽訂魚業協定、商業協定及通訊協定等等。

㈣是蘇聯對日本不作任何賠償要求，而日方必須承認庫頁島以南的蘇聯所有一切領土主權，並須連帶承認附近之各小島與千島羣島。

其實，所謂南庫頁島附近之各小島，卽包括着齒舞、色丹、擇捉、國後、樺太等原來日本所屬島嶼在內。是故，日人認爲蘇聯太過於狡猾，對談判毫無誠意。蘇聯在第二次大戰結束的前夕，僅出兵到中國的東北參戰幾天，而所佔領日本領土，竟達數十個島嶼之多；其餘所提出的先決條件，簡直視日本爲衛星國！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二日，日本前內閣舉行緊急會議後表示：從蘇聯所提的條件看來，已是水火不能相容，無法繼續會談下去；政府卽將其訓令前外相重光葵，停止進行對蘇談判。甚至於一向主張與蘇聯締結和約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也曾贊成其政府的舉措。

不過嚴格地說起來，日本與蘇聯戰後所爭執的各島，在一百幾十年前，並非完全屬於日本；也不是屬於俄國的。而其各島的主權問題，曾數度更易，雙方爭執，也不知有了多少次？其中大部份的島嶼，爲蘇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始乘機攫奪的。

大家都知道：在百多年以前，日本還是在閉關自守的時候，領土面積僅限於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其附近的一些小島，全面積不過一四二·二三二方里罷了。到了一八六七年促成其明治維新，方始向外侵畧，乃與俄國爭奪千島羣島及庫頁島等主權。一八七五年，日、俄兩國訂約，規定俄國放棄對千島羣島的主權，轉而取得庫頁島的全部，日本這時則已實際取得了千島羣島的主權了。

原來庫頁島最早係屬於中國的，根據「中華喪失地畧誌」指出：「庫頁島在黑龍江口外，俄人稱爲薩哈連島，日以稱曰樺太島。面積約三十餘萬方里，人口未加統計。當滿清尙未入關之前，卽已收入版圖；惟未列入滿洲八旗之內，僅視同荒蕪偏僻之海島而已。

「迨至清乾隆初年，俄人東侵，獲此島北部，輸送囚徒於其間，使事漁礦諸業；適日人亦巡行至其南部，逐漸向北發展，遂與俄人發生爭端，屢議劃界而未果。直到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日俄協約，俄以千島交換其南部，故該島全部屬俄，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帝俄復割此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給予日本，自是該島復爲日俄瓜分。但我國政府始終未嘗過問，一任彼等侵佔而已。……」

至於蘇聯繼續控制千島羣島的原因是，由於第二次大戰末期，一九四五年夏間，英美爲了促成蘇聯出兵對日作戰，以減輕美英在亞洲方面的損失，乃不惜慷他人之慨！除了出賣中國東北領土之外，蘇聯以恢復帝俄時在遠東的利益，要求割取千島羣島的條件，也畢竟得到英美的允許。因此，到日本投降後，遂在其簽訂和約中的第三項，規定日本須放棄千島羣島和庫頁島的南部，其主權則由蘇聯所取得；由是千島羣島和庫頁島南部乃全部歸蘇聯所有。

千島位於堪察加與北海道之間，全部包括有：

十二個大小島嶼，蘇聯佔有千島羣島這一半島嶼，頓使鄂霍次克海成爲它的內海，而日本則遭受到蘇聯海軍的嚴重威脅！

本來齒舞、色丹、擇捉、國後等四小島，都包括在千島羣島各小島之內，就地理形勢上言，這些島嶼是北海道根實半島餘脈的伸展，包括水晶、永留、志發、多樂、色丹等五個大小島嶼，距北海道僅四哩至十哩之間，而尤以水晶島距北海島更近，與根實半島遙遙相對，無異是北海道的屏藩。該島在第二次大戰前，在日本的行政區中，原也不屬於千島羣島的範圍，不過，蘇聯侵佔了千島羣島時，恃其爲戰勝國，乃強行將之佔據。因之，遂成爲已成事實，故日本之提出要求蘇聯交還，實在是應該的。

假如說齒舞、色丹、擇捉、國後及千島羣島等大小島嶼，長此地被蘇聯佔據下去，那末，北海道的未來遭遇——北對庫頁島、東有千島羣島，南有海參威，在蘇聯的包圍之下，使這一地區早已失去了防衞價值，而蘇軍則隨時可以長驅直入，甚至可以向日本的本土進攻呢！

這些島嶼對於日本既如此重要，而俄人又視這一羣島爲將來進攻日本的橋樑。所以，戰後二十多年以來，日俄因此而爭持不下。據一般觀察家的看法，認爲蘇聯很可能會繼續霸佔日本這些北部島嶼，原因是這些島嶼確實具有重大的戰畧價值。從軍事、地理上看來，正如日本前海軍上將，曾任日本駐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所說：「南千島羣島恰像一柄尖刀，對正了北日本的咽喉；尤其是南庫頁島更像一把魚义對正北海道，只要俄人一天不撤退，則日人將是無法安枕的！」

以純粹的軍事觀點，將千島羣島來作個評估吧，對蘇聯的國防而論，該島有着極重要的價值，因而蘇聯不肯放手。蘇聯控制着這些島嶼，將無疑可確保它對海洋的出口，前克里姆林宮大頭子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所發表的文告，也曾強調這一點，他說：「日、俄戰爭，因爲俄國敗北，日本便由俄國手裏奪取了南庫頁島、千島羣島之後，因而鞏固其地盤，而把俄國在東方的海洋封鎖了起來。……」事實上，由於當年日本的確封鎖了堪察加與支可茲加（白令海峽北方）各海港的出路，便無形中使到帝俄崩潰！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庫頁島與千島羣島已移歸蘇聯，所以，莫斯科當局認定今後這兩塊土地，將使蘇聯與大洋隔離的危機已告消除，而成爲蘇聯前往大洋的直接聯絡路線。對於千島羣島及其他各小島的佔領，可說是滿足要求獲得向大洋出口的俄人的最大希望。

其次，蘇聯所以要求霸佔這些島嶼，正如本文前段所說：可以使鄂霍次克海變爲蘇聯的內海。因爲，從堪察加半島至日本北海道之間，有着一連串的細長的千島羣島相連繫，這一帶是撤蒙魚、鱒魚、大蟹的漁場，水深在二百米突以上，其大陸邊緣的淺海裝置音響機雷、磁器機雷，這是極其理想的地方。若蘇聯海軍在千島羣島敷設各種機雷，則優秀的美海軍機動部隊要想進入鄂霍次克海，亦非常困難。

當時蘇聯海軍因無航空母艦，故曾經依賴千島羣島爲航空基地。如果蘇聯海軍飛機以千島爲立足點，則可控制周圍一千基羅以上的海面。不過，千島羣島的地質與環境適合建築飛機場的地方不多；尤其是要想建築多量飛機場以供使用更爲困難。

從蘇聯的國防措施上看，千島羣島及齒舞、色丹、擇捉等大小島嶼，都是理想的雷達基地。據說蘇軍早已把千島羣島建成第一線雷達網，一連串的大小島嶼上，也都有了雷達時刻在警戒中。第二線雷達網則設在庫頁島；第三線在日本海西岸，高射砲、戰鬬機等防空部隊，也隨着雷達網而配置。假如蘇聯將齒舞、色丹、擇捉、國後等四島，交還日本的話，那末，連蘇聯的防空體制亦將隨之削弱。

蘇聯控制這些島嶼早就遮斷了美日間的交通線。經由北太平洋自美國往日本，不斷海空交通，都比經夏威夷的距離縮短。過去日本曾利用北太平洋上高空的噴射氣流施放氣球炸彈，大約噴射氣流每小時速率二百基羅，若以飛機本身速率再加上氣流速率，自然更快。噴射氣流係沿千島推向東北，經阿拉斯加南部朝向美國，一旦爆發戰爭事，將無疑對蘇聯有利。

除了軍事價值之外，經濟價值也相當重大。由於過去日俄漁業爭端，即國際關係上一件終年不息的糾紛。大致說來是這樣：日本魚民歷代以來在庫頁島及堪察加之俄國領海中，捕獲大量魚類。兩國政府曾於一九二八年批准一個公約，確定這些漁民的權利；並劃某一部份領海給日本，但此約至一九三六年便已滿期。當時日方則與德國簽訂防共條約，即大遭蘇俄之忌！因此，關於漁率的規定，漁場的拍賣等，蘇方竟拒絕日本再延長協定至若干年的要求，而只准逐年延長。日本認爲：俄人想把它們的漁民逐出這一區域；俄方則指控日本要侵畧其領海主權，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由於漁業對日本非常重要，其捕獲量超過了世界任何國家；同時，魚類又是日本出口貨的大宗（在二次大戰前平均每年約值日金三萬萬元）；特別是日本人在食料方面差堪自給者，多賴魚介的挹注。故日人對北海道、千島羣島及齒舞、色丹等島的重視，實無以復加。而且這些島嶼上的居民全爲日本人，被俄人侵佔後，逃亡北海道的難民共達三萬七千餘人，無家可歸又不能出海捕魚，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因而日夜叫囔：「要收復失地，打回老家去……」

蘇聯以往所提的條件如：必須美國先將小粒原及沖繩歸還日本後，蘇聯也馬上退還齒舞、色丹等島。現在琉球羣島已整個交還日方接管，一般認爲蘇聯可能讓步；尤其是當此中共與美國密切勾結的時候，日本成爲蘇聯爭取的對象，如領土爭執不能解決，其他則無任何條件可談。誠如前日外相福田所說，日方立場是以歸還北方島嶼爲先決條件。但於一九七二年一月，最後一次在東京進行談判時，莫斯科方面曾透露：日方要求歸還北方領土問題，蘇外長葛羅米柯未作任何承諾；並否認蘇聯對此北方領土問題已作讓步之說。

中共不僅給日本幫腔向蘇聯索取領土，同時也對美國挑撥。其實，中共此舉反而加強了蘇聯對日北方領土控制的決心，蓋蘇聯最怕日本與中共聯合來對付它，故觀察家認爲日本這回弄錯了。

史大林這種惺惺作態的話，初聽起來好像「仁言利溥」；而在本質上則是「做賊的，喊叫捉賊」罷了。我看史大林講的這一段話，不是別的，正是俄帝征服中國和壟斷整個東亞市場的最重要的輪廓。我的父親更早已經看出，這是史大林的狡猾陰謀；如果我們上了當，就會亡國滅種，中華民族永無翻身的日子。所以，我們對史大林這種中、蘇經濟關係的建議，及其離間中、美關係的陰謀，澈底地予以拒絕了。

第二件事，是民國三十五年，赫爾利突然接到美國駐俄大使的來電，前來探詢父親說：「委員長要與史大林見面，究爲何事？」父親答道：「俄員非正式先來問余，有否與史會晤之意？余答以目前無暇，余亦無意出國。」此事據父親推測，必係俄國事先故意告訴美國，謂父親要求與史大林會晤；使美方對父親發生疑忌，以期達到其離間中、美兩國邦交的狡計。後來俄方或因恐怕以前向我非正式接洽要求父親與史大林會晤一事，由我方告訴美國；或因美國已將父親告訴赫爾利的話，向俄國提出詢問；於是惱羞成怒，發動佔領新疆的伊寧。

俄方洽請父親與史大林會晤一事，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三十五年五月中旬，一位蘇聯駐華使館的武官，名叫羅遜的，聲言有事，到處找我。我當時就約期同他會面，一見面，他就說：「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說：「到北平去的。」他說：「這幾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到處找你，都沒有找到。」他同時拿出一個電報來給我看，內容是說：「蘇聯政府歡迎蔣委員長到莫斯科去，同史大林元帥見面；倘使蔣委員長認爲在莫斯科見面不妥當，史大林同意指定蘇聯國境以內的任何地方見面。」我立即回答他說：「我要當面報告委員長。」他說：「你報告以後，委員長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答覆，請你馬上告訴！」他說話時態度非常焦急。我回來報告父親之後，父親說：「慢慢答覆他。」當天羅遜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竟一連打了七次電話給我，催問這事，當他打第七次的電話時，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輕鬆的口吻推託說：「朋友！我要睡覺了，明天再談好不好？」他說：「到底委員長怎樣說？」我說：「委員長還沒有說什麼。」到了第二天，父親召我去，並指示我說：「你去告訴羅遜，幾個月之內，我很忙，不能離開自己的國土。」父親又指示我說：「關於這件事，你就答覆他這幾句話好了，不必多說。」我奉命後，就直接去找羅遜，遵照父親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幾句話，告訴了他。他說：「還有什麼話要說的沒有？」我回答他說：「再沒有別的話。」事實的經過，就是如此。不料史大林卻轉回頭來，利用這點資料，作爲離間中、美兩國邦交的詭計。父親對於此事，在日記上寫道：

風雨中的

率性所能應付。惟余矢以誠實篤敬，不懼不詐，中道而行；所謂以誠制僞，以拙制巧，則一時雖受冤曲，而終久必能了解。蓋余在國際外交所恃者，惟精誠與道義。」

俄國這樣挑撥離間的卑劣手段，並沒有成功；史大林「心勞日拙」，不過白費一番心機罷了。

總之，史大林的最後目的，就是要我們離開美國，與美國澈底分家！可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是一貫地維持國際道義，不但沒有和美國分開，反而更進一步的合作無間；我們是始終對得起美國友人的。

至於俄人用武力來侵擾我們的邊境，自滿淸入關以後，就開始了；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伊寧事件爲止，不知若干次。因爲，軍事的侵畧，是公開的刼掠，衆目睽睽，沒有人不知道是強盜行爲：只要稍微涉獵中、俄關係歷史的人，都會明白，用不着詳細加以解說。我們統計，自一六四四年起，到大陸淪陷爲止，俄國掠奪我們邊疆的土地，先後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國領土被佔的面積，包括外蒙古在內，共有六百五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約爲我原有領土的三分之一；而與我們現有領土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比較，則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國佔領去了。這樣大的仇恨，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

父親說：

「俄帝本是我們中國世仇大敵！」

我們要挽救國家的危亡，要爭取民族的生存，要維護我國數千年的歷史文化於不墜；我們除了毫不猶豫地、而且貫徹到底地從事「反共抗俄」的革命工作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父親反共奮鬭三十年，是爲着民族國家的生存，亦是爲着維護眞理而努力。只要我們在領袖領導之下，臥薪嘗膽，雪恥圖強，一德一心，奮鬭到底，一定可以完成國民革命的第三任務。「漢奸必亡，侵畧必敗。」是父親昭示我們的歷史鐵則，俄寇共黨總逃不出最後敗亡的命運的。

六、我所受的庭訓（附家書三十六件）

父親對於我們兄弟的教育，是非常嚴格和認眞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經常來信指示我們寫字、讀書和做事、做人的道理。父親這樣愛護和教養我們兄弟，實在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父親對我的教育，在我幼年時代，卽已非常認眞。關於認字方面，記得在民國九年的時候，父親就要我讀說文解字，寄給我一部段玉裁註解的說文，並且指示說：

「此書每日識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讀書第一要當心聽講，認識一字，須要曉得一字之解說，不可

我的信中有塗抹錯字的地方，就立刻來信糾正說：

「你五月一日來信，我已經收到了。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但「五」字寫錯至「五」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後遇有寫錯的字，雖落筆已發覺，亦應寫個完全，再爲抹去。」

這種訓示，雖是教我寫字，其實也是在教導我們做事不可苟且，不可虎頭蛇尾，定要有始有終。一個人如果沒有毅力，是不會成功的；父親對我的這種啓示，在我的腦海中極爲深刻。民國十三年，父親在黃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當時那麼繁忙，仍借寫信指示我關於寫字的方法說：

「寫字筆劃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糊塗。寫信的字，亦要像我寫的一樣大，不可太小。」

不久又給我一信說：

「你的字已稍有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書寫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橫、直、鈎、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只就寫字一事，一直到我回國後，還是十分關心的，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父親來信說：

「初學字體，應學習譚字爲宜，最好學帖，蘇字或趙字均好，以其易學也。」

又說：

「至於中文讀書寫字之法，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言之甚詳。如你們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於『國學』有心得，必於精神道德皆可成爲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

父親不問什麼事，教導我們時，總是希望我們於日常生活之間潛移默化，以達到踐履篤實的地步；亦即是於日常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習慣和能力，這當然是受了王陽明哲學的影響。

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爲重視。後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等。民國十一年，父親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還寫信告訴我說：

「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總要以澈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爲止。你於中文如能懂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

不久又來信叮嚀地說：

「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

父親所以特別提示我要熟讀孟子，不但要我學會他的筆調，能做好文章；同時更教我從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幾段文字：

寧靜……

蔣經國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㈡「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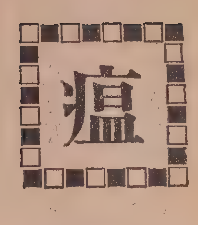
㈢「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現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這裏，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個革命救國的遠景和藍圖。也就是說，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爲着人民安樂和國家富強，力求達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棄，定要居仁由義。第三段指出革命事業及人格的完成，並非一蹴而就；必須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環境，和各種難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汚辱譭謗，亦當逆來順受，然後可以達到。寫到這裏，我想父親一生的遭遇和堅苦奮鬭，而有今日這樣的成就，與這一段話所說的完全相同。古人說：「能受天磨方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確爲經驗有得之言。

父親有時教我讀伊索寓言，並且喜歡講其中有意義的故事，來啓示我們。如講龜、兎賽跑，爲什麼跑得慢的烏龜會走到前頭，跑得快的兎子反而落後呢？這就是告訴我們做事要有恆心。又如講一犬啣肉過橋，見水裏另有一犬啣肉，不曉得是自己的影子，想一併取得，終於把原來所啣的一肉塊也丟下去了。這就是諷刺得隴望蜀，貪得無厭的人，結果反而得不到好處。父親講時娓娓動人，使我們百聽不厭。

我回國以後，父親又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意。父親認爲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爲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偶或因我報告身體有病，父親回信就說是我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因爲那書裏面對於如何保持健康，是說得很詳盡的。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書交給我讀，書中不但有父親親筆的圈點、批語和心得，並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號提示出來！由此可以想見父親教我讀書，是如何煞費苦心啊！

【十】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我完成了準備工作後，就去拉托夫處向他報告，拉托夫表示很滿意，他說要在三月底，四月初，就要相機實行，打槍時要對準盛旅長的頭部打，待你們的家人發覺了，就說小孩玩耍槍走了火，把自己打了。倘不幸被捕了，應該堅決的不承認，到不得已非說不可時，要用其他的理由說，千萬不要供出來革命組織的事，及說我指使的。能夠拖延到四一二紀念節，暴動一起來就把你救出來了。他又說：「你再考慮一個問題，就是盛督辦到南花園來，如有機會你可以把他先打死。」

我說：「我不敢打他。」

我回家之家，就準備在月底相機行刺，盛旅長對我毫不懷疑，因爲我對待他特別好，一切的事均聽他的話，不過有一天，我偸聽姑小姐向老太太說：「很奇怪！陳秀英這半月不像從前了，言行同過去像兩個人了，對待我四哥特別的好。」老太太說：「年青人一定性就好了，我也看四媳婦不像從前那樣癖氣壞了。」

在三月廿九日那天蕭作鑫又來了，他小聲的說：「關於你的工作，巴庫林總領事和拉托夫顧問命我告知你，必須在三天內實行。」因此我在三月廿九日晚八時左右就做出來這樣不逆不道的謀殺親夫的事情了。

我係一個無知的婦女，被蘇俄拉托夫顧問愚弄、誘惑和壓迫、威脅，做出這樣罪該萬死的事來，眞是追悔無及。倘能蒙政府及督辦姑念我是受人欺騙、壓迫而做出殺害親夫之事，能夠免處死刑，我當能夠好好照料子女，孝順公婆。一俟子女長大成人，我當偕他們決心刺殺拉托夫和巴庫林，以報仇恨，使我的丈夫瞑目。倘政府和督辦不能夠原諒，將我處死的時候，乃是罪該應得，我亦毫無怨恨。不過請督辦將我親筆供狀，要給我的子女抄錄一份，使他們知道我被蘇俄聯共黨人拉托夫和巴庫林愚弄、欺騙、威脅和壓迫我謀害親夫的經過情形，使他們成人後設法刺殺死我們夫婦的仇人拉托夫和巴庫林，好使我們瞑目在九泉之下。同時，我的原始錯誤，是在莫斯科私自加入聯共黨CY，信仰共產主義，使他們憑藉我私自加入聯共組織的事實，從事威脅和壓迫我不能不接受他們的無人性的命令。因此我希望我的子女要反對共產主義，消滅共產黨。罪犯陳秀英親筆供。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四日。

陳英秀這篇供詞前言不符後語，始終說不出爲何以要謀殺親夫，而且謀殺丈夫之後還一定會被捕，被捕之後又受命不得供出任何人，要等候蘇俄在新疆「革命成功」救她出獄，這一套離奇怪誕的說法，實在難以令人入信，但盛世才卻根據陳秀英的供詞大舉捕人。

牽涉入這件陰謀案的新疆軍政大員計有財政廳長臧谷峰、教育廳長李一歐，和闐警備司令潘柏南，和闐行政長盧毓麟，喀什行政長陳方伯，焉耆行政長于德一，塔城行政長趙劍峰，哈密行政長劉西屛，新疆日報社長王寶乾，編譯委員會委員長王一鳴，財政監察委員會委員長王齊助，軍官學校參謀長郭德祺，土產公司副經理馬郊、蕭作鑫，機械化旅參謀長彭煥書，團長趙景當。所有政軍幹部被盛世才一網打盡，共產黨人最初被捕的只有四個人。

盛世騏被刺消息傳出後，新疆省政軍官員除去機械化旅的官佐感到不安，其他的人並未想到盛世騏之死會扯到自己頭上，所以在被捕之前，都十分坦然。

只有共產黨頭目心裏有數，毛澤民聽說盛世騏被刺死，陳秀英被捕，眞是魂飛天外，向朱丹華說道：「這回我們是死定了。」

朱丹華問道：「到底盛世騏是誰刺的呢？」

毛澤民說道：「第一，不是我們。」

朱丹華點頭道：「這個我當然知道，我們正出全力拉攏盛世騏爲什麼要刺他？」

毛澤民說道：「第二，不是國民黨。」

朱丹華點頭道：「當然不是，從重慶來的國民黨人，被盛世才殺的殺，囚的囚，已經沒有人了，怎能刺死盛世騏。」

毛澤民說道：「剩個只有兩方面了，不是蘇聯，便是盛世才自己。」

朱丹華沉吟一下，問道：「照你看，那一方面可能性大。」

毛澤民說道：「要叫我猜，一定是盛世才。」

朱丹華問道：「盛世才怎麼會殺親弟弟呢？」

毛澤民苦笑道：「盛世才爲人與我哥哥一樣，他腦子裏沒有任何人存在，他要是認定誰妨礙了他的統治，老子也會殺，何況弟弟。」

朱丹華問道：「盛世騏又什麼地方妨礙了盛世才的統治呢？」

毛澤民說道：「照我推想，可能因爲盛世騏夫婦與我們交往過密，引起了盛世才的疑心。」

朱丹華當時打個冷戰，說道：「你的推測若是不錯，我們一定沒有命，你要趕快去找徐先生商量商量。」

毛澤民說道：「他還不是跟我一樣，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朱丹華說道：「無論怎麼樣，人多辦法總是多些，走！我同你去見徐先生。」說過拖着毛澤民到了陳潭秋的房間。

兩人進去，只見陳潭秋捧着一份名單發呆，看見毛澤民，說道：「澤民同志，我正要找你，這個問題可鬧大了。」

毛澤民說道：「怎麼樣？」

陳潭秋說道：「因爲盛世騏之死，盛世才把所有的高級軍政人員一網打盡，被捕的已經六百多人，你們省政府四個廳長、民教兩廳長已被捕。」

毛澤民覺得腿一軟，當時坐在地下。

朱丹華急得哭起來，說道：「徐先生，照這樣看，澤民一定不能幸免了，請你想辦法救他。」

陳潭秋嘆口氣：「我眞能救他，何待你說，因爲救他就是救我自己，他如果被捕，我也決不能無事。」

毛澤民定定神，問道：「徐先生，事情何以搞得這麼糟。」

陳潭秋說道：「你問我，我要問你哩！到底你同盛世騏之間交往，有沒有談到具體問題，例如勸他加入我黨，舉兵叛他哥哥。」

毛澤民搖頭道：「沒有，完全沒有，這樣重大的事，怎能隨便提出，我們只是聯絡感情，成爲好朋友，慢慢再談大事，不想他突然被刺。」

陳潭秋說道：「就這樣害死了盛世騏，也害了我們，你說冤枉不冤枉。」

朱丹華問道：「徐先生，你以爲盛世騏眞是他哥哥殺的嗎？」

陳潭秋說道：「這是一定的，盛世才爲人同毛澤東同志一樣，都靠槍桿子起家，視槍桿子如性命，任何人碰了他的槍桿子，他是決不留情的。本來他最相信盛世騏，才把新疆精銳部隊機械化旅交給他，誰知我們黨中央不知那個狗頭軍師出的這種怪主意，要奪盛世才的武力，觸了盛世才的大忌，顧不得兄弟手足，先下手爲強，幹掉了了事。」

毛澤民說道：「其實盛世騏死的眞冤枉。」

陳潭秋冷冷說道：「其實咱們死的更冤枉。」

朱丹華忍不住哇的一聲哭出來。

陳潭秋說道：「丹華同志，不要哭，我想盛世才還不致於害死你。」

朱丹華說道：「如果盛世才眞把你們殺了，我倒希望把我也帶上了。」

陳潭秋說道：「這樣說法是不對的，我們能活出一個是一個，尤其是你，更死不得。」

朱丹華擦擦眼淚，問道：「爲什麼？」

毛澤民說道：「徐先生的意思是因爲你要照顧兩個孩子。」

陳潭秋說道：「這是一個原因，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原因，你要記住替我們報仇。」

朱丹華愕然道：「徐先生，我怎樣替你們報仇，要我去暗殺盛世才嗎？」

陳潭秋搖頭道：「你有什麼辦法暗殺盛世才，再說我們的仇人也不是盛世才。」

毛澤民大爲詫異，問道：「徐先生，我們的仇人不是盛世才，是誰？」

陳潭秋說道：「盛世才誠然是個殺人魔王，但是，如果我黨中央不打主意奪盛世才的兵權，就不會引起這場衝突。」

毛澤民點點頭，不由得想起毛澤東。

陳潭秋說道：「盛世才這次行動，可以稱之爲自衛，因爲我們眞的奪得了兵權，控制了新疆，也不會留下盛世才，所以我不把盛世才當作仇人，我只恨我黨中央出主意要在新疆搞軍隊的人，這人才是我們眞正的仇人，丹華同志將來回到延安，查明是誰在黨中央提的這項建議，你就向黨中央提出控訴，把這個壞蛋殺了，替我們報仇。」

毛澤民此時眞恨透了毛澤東，想想自己從有記憶就受他的欺侮，結果一條命還是送在他的手上，如果不死，回到延安決不干休，但此時說也無益，只有死在心裏了。

陳潭秋停了一時，又說道：「如果盛世才要捕人，不會只捕我們兩個，林基路同志肯定在內，因爲喬國仁是新疆學院的學生，盛世才從喬國仁身上作文章，我就覺得不妙，但是，他居然間能殺死盛世騏栽贓，倒是想不到。」

毛澤民問道：「要不要召集大家開一次會。」

陳潭秋說道：「不必了，也來不及了，我已經指定由馬明方、張子意兩同志負責，丹華同志再面告他們一聲，無論如何要爭取回延安。如果到時我們還沒有死，你們回到延安之後，通過重慶，莫斯科兩條路來救我們。」

朱丹華含淚答應，與毛澤民回到自己房內，看見一兒一女都睡得正甜，朱丹華又哭起來，毛澤民也忍不住了，兩人抱頭痛哭一陣，直到天光。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三）

史補之

胡少海假扮團長

這一幕滑稽怪劇，說來眞令人啼笑皆非，由於朱德等人進入宜章縣城那天，正是農曆除夕（民國十六年），宜章的官紳們，爲了表示特別歡迎與敬意，除一面宰豬送酒，犒賞全團官兵外，一面又約定這晚假座縣政府，聯合歡宴營長以上的官長。雖知朱德和陳毅等，心中早已懷着詭計，打算等候機會奪取宜章，做爲他們的根據地。現在接到除夕歡宴的邀請，城內各機關與普通市民，大家都在忙着過新年，正是送上門的好機會，只要小施詭計，便可毫不費力的將宜章賺奪過來。同時，這次歡宴既是官商聯合做東，更不難將他們一網成擒，那些官紳都是有體面的人，屆時自可憑票勒贖，不愁他們不拿出錢來，這確是一舉數利的上策。

密議既定，便派胡少海冒充一四〇團的朱團長，叫他不動聲色地帶着兩個營長和十幾名精幹的槍手，前去赴宴，朱德和陳毅等幾個重要人物，則秘密留在團部準備時機一到，發號施令，刼奪縣城。

正當眾官紳們熱情洋溢的敬酒敬肴之際，突然間，縣政府大堂外面槍聲拍拍响起來了，在座的官紳們還以爲是鬧年的爆竹，不以爲意，可是那隨來的十幾名槍兵，一聞槍聲便已作了準備，立刻將縣府各門衛控制着，隨卽繳下武器。在座的官紳眼見變生肘腋，驚惶莫名，起身欲逃，一見前後左右的門統被把守住了，只得重復坐下，其中有個膽大的便顫怯怯的問：「朱團長，敝縣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嗎？……」胡少海站起來答道：「大家不要驚慌，這次的事變，係爲民團局而發，和各位不相干，只是今晚請各位委屈一宵，明天再說……」各人聞言，心情雖稍安定一些，只是兀自摸不着頭腦，心想：你們是客軍初到，民團局何事開罪了呢？……但誰也不敢出頭再問，只是面面相覷尷尬的對着。

就這樣靜悄悄的僵坐到夜深，門外的槍聲代替了迎年的爆竹，就中又有人出來要求放他們回家度歲，如果有什麼開罪之處，明晨親到團部拜年並謝過，但胡少海的答覆是：「對不起，這是公事，我們不能允許各位的要求……」一面說着，一面吩咐眾槍兵將這羣官紳，一個個扣留起來，各人只有毫無抵抗地任他們擺佈着，前爲東道主，後爲階下囚，眾官紳做夢也未想到這一番勝會盛筵，竟演成一幕啼笑皆非的滑稽怪劇。

新年成立紅四軍

朱德導演的這次城市暴動，結果，宜章縣城的警察和民團的所有武器，全部繳去了，計繳獲長槍三百餘支，俘虜警察和民團團丁三百多人，這一來，人旣多了，地盤也有了，於是，大張旗鼓的成立「中國紅軍第四軍」，並連夜趕製一面鐮刀斧頭的紅軍旗幟，所謂共產黨的革命武力——中國紅軍，便自串演上述一幕滑稽怪劇賺來的本錢，而正式成立，時爲民國十七年農曆新年初一。紅四軍軍長由朱德自任，原來的一四〇團改編爲紅軍第二十八團，由王爾卓任團長，陳毅任黨代表，其餘粵北、湘南沿途參加的工農和宜章縣部份的民團警察，合編爲第廿九團，由那位「冒牌將軍」胡少海任團長。

自是之後，他們一面成立地方組織（各級的蘇維埃政權），展開農工運動，特別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來策動農民鬬爭，收繳地方武力和民間槍枝，再加入工會農會組織的壯丁——十九歲至三十歲的編爲赤衛隊，十四歲至十八歲的編爲少年先鋒隊——以生長在這個古老山縣的人民，經這套新鮮的、富於煽動性的蠱惑，那殘酷的血腥鬬爭，自然更是如火如荼了。

朱毛在郴縣會合

朱德率領的紅四軍，自在宜章立定腳跟後，便繼續向附近的郴縣、永興、耒陽等縣推展，同時也如法泡製的成立各級蘇維埃政權，組織工會、農會、赤衛隊、少年先鋒隊等，展開「打土豪分田地」的所謂流血革命鬬爭，而且更瘋狂地進行着，他們捉到了地主，地主的生命財產，便任由他們生殺予奪的擺佈，許多無知農民被紅軍慫慂着藉此發洩仇恨，同時也藉此解決衣食，這種打家刼舍的強盜行爲，和大家拖到精光的落後政策，直到他們佔領大陸後進行土改鬬爭，還沒有多大改變，甚至他們黨中的老人，也直切承認着這一血的事實太過殘酷。

這樣洪水猛獸般的行爲，糜爛了湘南數縣，聲勢漸大，警報頻聞，一方面引起了井崗山上毛澤東的重視，打算率部前來會合；另一方面也驚動了湘粵兩省地方當局。於是，湖南的國軍由衡陽向耒陽進剿，廣東的國軍范石生部也由坪石向宜章進剿，這一南北的夾擊，使紅四軍遭遇到第一次的鉅大挫敗，結果，放棄宜章，退守郴縣。恰在這時，毛澤東親率着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前來會合，接着朱德也由耒陽方面敗退下來，朱、毛二人便在此時此地作第一次的會晃，大家在交換兩軍的情況後，使到毛澤東格外感到興奮。因爲毛澤東雖佔有井崗山的根據地，但他所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全部人槍不過六百人，而朱德紅四軍第二八、二九兩個團的武力，迫擊砲、重機槍、手槍和各式步槍總數不下兩千，人數則超過三千以上，那些赤衛隊、少年先鋒隊還不在內。他們一經會合，便平添了六倍的武力，毛澤東滿懷高興，自是可想而知的了。

朱、毛二人在幾度會商後，便決定放棄湘南宜、郴、永、耒四縣，退向江西寧岡，整編部隊，安頓非戰鬬員及老弱婦孺，然後伺機再求發展。寧岡原是個偏僻狹小而又貧瘠的山城，位於井崗山的西北麓，全縣人口不到十五萬人，城區市面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市鎮，農產貧乏，市面蕭條，毛澤東選擇這個地方駐搭，一方面便與井崗山聯成犄角之勢，一方面利用這三不管的地形，使於休養整訓，就在

這個期間，中共中央仍秘密遷回上海，而逃往香港的譚平山、張國燾、周恩來諸人，也已先後潛回上海從事活動，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已因領導各地暴動，犯了嚴重的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被第三國際調往莫斯科接受檢討，由向忠發代理總書記，決定停止以往暴動奪城市的錯誤政策，改爲發展紅軍組織，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加強農村武裝鬥爭等新的鬥爭路線，這一新路線，便成爲朱毛會合後的政畧。

此外，爲了配合政畧，對於戰畧和戰術方面，也有着新的決定，戰畧是：一、運用廣大的運動，以襲擊、伏擊、突擊等方式，消滅對方的一部或全部。二、展開廣泛的游擊戰，從而消滅地方武力的挨戶團、自衛團、守望隊等，並進行民衆武裝組織，建立地方革命武力。三、摧毀國民黨鄉村政府，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配合政畧，由鄉村的控制再進而爲城市的奪取。

棄湘消退據寧岡

上述的戰畧，除了「由鄉村的控制進爲城市的奪取」一項，不僅成爲中共以後政畧戰畧配合運用的最高原則，而且發揮過高的效能，最顯明的例子，如東北的長春、瀋陽等大城市陷於全面孤立，終於在鄉村的控制下被吞噬了，便是這一戰畧運用的最高表現，這且不說，更精巧而狡猾的，便是紅軍在戰術上確能做到奇正虛實，變幻無方，盡古今未有之奇，毛澤東一生以搞軍隊起家，從烏合之衆而席捲大陸，其最得力處，還是在戰術的成功，他的戰術原則是：

一、敵進我退：當敵軍向我進攻時，其兵力必優於我，銳氣正盛，我軍應主動的撤退，以保存實力，待機轉移攻勢。

二、敵退我追：敵軍撤退時，其銳氣已滅，我軍應主動的追擊，相機消滅其一部份，以打擊其士氣，並可積小勝爲大勝，以補充自己，壯大自己。

三、敵駐我擾：敵軍宿營時，我軍應以小部隊實行夜間輪番襲擊，使敵軍無法休息，以癱瘓敵人神經，疲勞敵人，造成於我有利形勢。

四、敵疲我打：當敵軍被我擾亂，陷於疲勞狀態，我軍有可乘之機時，應即集中力量，主動進攻，以殲滅敵人。

五、化整爲零，集零爲整：當敵軍大舉向我圍剿，我無法脫離敵人時，應即運用優越的民衆條件，及複雜的山林河川地形，將部隊匿於山林河谷，或分散潛伏於民間，使敵軍迷失攻擊目標，以待其撤退。又當敵軍分散駐紮，有利於我進攻時，或有集中行動的需要時，應將分散的單人或小部隊迅速集中，一致行動。

六、旋磨打轉、脫離敵人：敵人向我追擊，我即利用民衆條件、地形條件，敵向西，我即轉南；敵向東，我轉北，任我盤旋，以迷惑敵人，脫離敵人。

七、猛打猛追，速戰速決：我軍投入戰鬥，進攻敵人時，必須以勇猛堅決的精神，施行衝鋒，發揮最高的威力以壓倒敵人，迅速解決戰鬥。

敵人退卻時，無論是戰場內或戰場外，必須毫不猶豫的猛烈追擊，使敵軍無集中喘息機會，一鼓而殲滅之。

八、飄忽無常，乘虛避實：我軍爲求得主動，無論進攻或避開敵軍來攻，均行踪飄忽，出敵意表，乘敵之虛，避敵之實，處處尋敵弱點，而施以堅強之攻擊，以短促之時間解決戰鬥，旋即迅速撤退，以保持已得之勝利。要做到飄忽無常，便須瞭解敵情——番號、數量、裝備、動態、主官姓名及其特性等，比據敵情，決定自己的行動與計劃，更需絕對的機密與迅速。

這八項戰術，成爲紅軍一切軍事行動和訓練官兵的原則，由於這八項原則，主要偏重在游擊方面，所以中共後來的游擊戰確是神出鬼沒，表現得特別精彩，自然與此有着密切的關係。

朱德隨着毛澤東雙雙到達井崗山後，便商量將所有紅四軍、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以及從宜章、郴縣、耒陽等縣裹脅來的赤衛隊，來一個全部整編，整編的情形是這樣的：

㈠朱德原統率的紅四軍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仍保留原有的番號和組織，又將水口山的工人赤衛隊，改組爲第三十團，合編爲紅四軍第十師。

將宜章、郴縣、耒陽三縣的赤衛隊，改組爲第三十一團、三十二團、三十三團，合編爲紅四軍第十一師。

㈢以毛澤東的基本部隊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改編爲第三十四團；王佐、袁文才的兩股嘍囉，編爲第三十五團；永興的赤衛隊編爲第三十六團；合編爲紅四軍第十二師。朱德任紅軍四軍師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這是當年「朱毛」紅軍的基本，照當時國軍龐大兵力來說，只能算是「星星之火」，又誰知若干年後，這「星星之火」，竟成燎原，寖且將整個中國大陸，埋葬在火海中呢！

這時「朱毛」軍隊有了，盤據的地盤也有了，便使一面忙着訓練擴充，一面忙着打土豪分田地，以奪金錢糧食物資，儲存井崗山，正是鬧得如火如荼。這時國軍也忙於北伐，無暇南顧，但眼見這星星之火，愈燃愈烈，不能不加以撲滅，於是，一面繼續北伐，一面令湖南何鍵派出兵力，會同駐江西的金漢鼎部分進合擊，相機進剿。

何鍵部的一個師進駐安仁，向酃縣進攻，以取井崗山之西；金漢鼎部兩個師，由吉安攻永新，以趨井崗山之東北面。「朱毛」打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分配朱德率二十八、二十九兩團人採主力攻勢，先行佔領七級嶺，以迎擊由永新來攻之部隊；毛澤東親率三十四團以禦湖南方面的進攻，採守勢以確保井崗山的巢穴，一面又派附近各縣的游擊隊（這時原有的赤衛隊又改稱游擊隊）分頭游擊，以迷惑我軍，阻滯我軍的進攻，並掩護七級嶺方面我主力作戰。

那知金漢鼎部的楊池生及楊如軒兩個師，進抵七級嶺附近與紅軍展開戰鬥，戰事進行激烈時，湖南會攻的一個師，竟始終徘徊於安仁酃縣之間，彳亍不進，毛澤東得知這一情報後，無異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立即抽調三十四團投入戰鬥，夾擊金漢鼎部，這一來，使到楊池生、楊如軒兩個師大敗，不但死傷枕藉，而且被俘去了四五百人。這是湘贛國軍會剿井崗山第一次的失敗。時爲民國十七年農曆端午節日的事。

抗戰武術談

大軍駐境形同虛設　小民遭殃受盡折磨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間，正是敵軍進攻衡陽最緊急的時期，突然有一師不明翻號的我國軍隊，（在前線多數軍隊將肩章符號取下不戴）由前線撤退來湘贛邊區醴陵東鄉的轎嶺陸家村，（轎嶺和我家鄉祇隔一座分水嶺）該師師長帶領部隊不向粵漢路線狙擊敵軍，竟朝反方向走來沿邊區高山地帶，在湘衡會戰正激烈拚鬬的此時，左翼線的防守和側面襲擊是如何的重要，怎能夠脫離了陣線來到後方呢！該師數千官兵有此反常行動，當然是無處領取給養的，因此在陸家村強徵民間糧食，軍紀蕩然，百姓怨憤！在轎嶺駐紮了六七天，將該處民間食物強搶一空後，竟翻過分水嶺移師來我家鄉，師部駐在我家鄰村的馬良村黃氏大屋，師長下令各團、營、連、單位可自行向居民強徵食物，如此一來，我們這邊的老百姓也遭殃，同樣的災禍，吾鄉橫直一二十里內的各村莊，無一能免此大浩刼！空手的老百姓又怎能和有武器的丘八反抗，何況該師官兵，個個身強體健，武器優良，在吾鄉駐紮有七天之久，在此一星期中，對鄉民如同洪水猛獸一般，毫無顧忌，川流不息，日夜不停的名爲徵糧，實則強搶，並且夜晚不准居民關門，要任由軍隊自由出進，如見到那家關上門，即將大門打破；而且在各十字路口設立哨兵，阻止居民不准通過，百姓成了他們的俘虜，毫無自由，這是自己軍隊的傑作。

強搶百姓的「抗日部隊」

戰地軍隊徵糧還情有可原，但他們竟將民間衣物商店貨品搬運一空，是何道理呢？還有更慘的是鄉保長因無力負擔大量糧食遭受毒打，有的戶主不及走避，爲逼糧綁起挨打。

一個師的部隊計有三團九營二十七戰鬬連，加上通訊、輜重、工兵、砲兵，還有師團營部及各直屬機構等，約五六十個單位之多。這班如狼似虎的丘八，奉到師長的命令強徵民糧，還有不聽命的道理！當即露出他們的本像，憑着手上有槍，將善良的鄉民作搶刼的對象。第一天和第二天百姓盡量把存糧交給他們，誰知到第三天第四天，他們還是不走，並且貪得無厭的要了又要；那時候家家戶戶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應付這班名爲軍隊，實則土匪的威脅者！更可恨的是，如你開口說沒有糧食，他們竟然把你吊起來打。記得這班軍隊在我家中已經過兩天半的輪流要索，到第三天下午，有個排長帶了十幾名士兵又來我家要糧，但我家存糧已被他們徵光，我就帶他去查看穀倉米桶，誰知該排長看後，並不相信已無米糧，對我兇神惡煞的一耳光朝打過來，我起手一捲已抓住了他的手腕，我本想趁機教訓他一頓，然而當時情況他們人多又有槍，我是不能因一時的沉不住氣而丟掉性命的，在那時期他們隨便殺一個人又算得什麼呢！因此我強忍火氣和他們說：「自己本國的軍隊，應該講道理，要糧怎可動粗打人呢！」爲了解釋大家都是自己人，就將聯絡站的證件給他看，誰知這大老粗的排長一看證件居然高聲大叫說：「你這裏是漢奸組織，帶你去見團長！」不由分說就叫士兵將我綑綁，我在眾寡懸殊之下，反抗無效，逼住隨他們擺佈，去到鄰村見團長，幸好團長尚明道理，問了幾句話之後，就放我回家。

民間財物被搜刮殆盡

到第四天這班東西還是不走，眞好似一羣貪婪的野狼，去了一批又來一批，將各村莊存糧搜刮得乾乾淨淨，並且行動更爲兇惡無理，一面吊打戶主逼糧，並屠殺猪羊雞鴨牲口，在僻靜點的地方，還任意強姦婦女。那天我家又來了一班，在無糧可刮之下，竟然將我綑綁吊上屋樑放飛機，並口出惡言，聲言不交糧食出來，不放我下來！當時處此境地，氣憤惱怒已到了極點！爲了抗日救國，我多少都已盡到了自己一份責任，到如今竟要受本國軍隊的侮辱刑罰，這口怨氣叫我如何忍受得下，當時眞恨不得和他們拚了算數，可是肉在砧板上，除開任由宰割，又有何法呢！我受此酷刑約二十分鐘左右才得放下來。

我家在以前鬧土共時，曾做了幾處夾牆秘室及地窖，以便收藏物品，這次經過他們搜索，所有秘室和地窖均被搜刼一空，他們好似受過特別訓練，對找尋秘室夾牆，經驗豐富得很，他們用鎚仔擊打牆壁，貼着耳朵去聽擊打的回音，就可知道是實質的牆壁，或是空心的夾牆；用步槍柄撞打地上，就可知道下面有無地窖，閣樓上是黑暗看不清的，他們將屋面上的瓦片撥開，光線充滿閣樓，將收藏着的一切物品，完全搶光後，又將一批食鹽和商品顏料等全部搜出搬走，我家這次的損失，眞是無可估計，我父親又氣又急，可憐他一生未遭此大刼，氣得渾身發抖，差點暈倒。

悲慘的人民無處訴怨

我知道這批毫無人心不守紀律的軍人是不可理喻的，祇得收起自己的憤怒，勸慰父親放寬胸懷，保重身體要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財產的損失，以後再賺回來，目前避開爲要。我就陪同父親和三弟趕快去附近山地親友家避居，至於家中一切祇有任由搶掠，臨行並囑工人躲在屋後山上，留心夜晚兵匪遺下火種將房屋燒燬，其他可不必去理他了。

這次的兵禍損失，各鄰里鄉居均同遭大難，就我家來說，衣物被單均一掃而光，祇剩棉胎不要，牲口祇剩下一條耕牛，六隻三百斤重的肥猪殺光。

張仲仁



港府倒行逆施
不合理之事縱容存在
包伙食却予大力取締

編輯先生：

浪費寶貴篇幅，我要為數十萬藍白領食飯問題及包伙食行業數萬工人不平而發言。

市政局三月間聲言要在一年內執行鐵腕政策，取締包伙食行業。最近報章報導，與論界一致譴責政府，說取締包伙食政策是擾民。楊勵賢議員曾為包伙食行業請命，遭市政局否決。

楊議員不怕困難，修改動議，再呈市政局。

七月二日市政局常會，認為有理由拒絕楊議員動議，市民看到市政局之決定，佛都有火！我建議楊議員發動全港九市民簽名運動，廣徵民意，到底有冇容許包伙食行業存在必要。以大多數市民意見為依歸，再向市政局開炮。

有正義感，合情合理的事，不怕為市民服務，肯定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老百姓云：人工錢，皇帝殿，食飯大過皇帝。再不見店鋪午膳時掛着一條橫遮，繫上一個牌仔：「午膳暫停營業」，即是食飯時有錢都唔聽，你話食飯幾大件事。

做完工，唔畀錢，鬧上官府都有份。食飯時做乜做物，佛都撞火，所以食飯是民生不可忽視一件大事。

中環區有寫字樓就有包伙食，數十年來都如此，相安無事，香港近今十年八年，工業發展迅速，包伙食已擴展至藍領的工廠區。

無可否認，這一行業的確方便了數十萬藍白領階級午晚膳。不可忽視一個事實，此行業包括家屬成員有十多萬人，政府堅決取締，無異製造數萬工人失業，連帶家屬有十多萬人生活頓成問題。

另一方面，數十萬藍白領於午間放工午膳時，必定打困籠，肯定中環區食物店不能解決一小時間數以萬計的白領放工午膳。

五十層樓高的康樂大厦，有過一天禁止包伙食工人進入，工人當堂怨聲載道，白領這天中午無飯食，群情洶湧，結果禁令在第二天便取銷。這反映什麼？食飯大過皇帝。也是民意。

政府認為不合衛生，數十年未有人食了包伙食而中毒。講到容易發生火警，也未曾發生過。講到影响大厦居民，不及小舞院。講到認為是食品製造工場，座座大厦不少大廚房，政府機構、工會、私人社團，這些大廚大伙房是否又是食品製造工場？

包伙食行業數十年如一日，平安無事，市政局這些大官可能太平過頭，忽然發狗頭瘋，取締包伙食。這等政策，唔係擾民又是什麼？

再講到衛生，市區大厦的大檔，一層樓數十人屈埋烏烟瘴氣，這合衛生嗎？

再講影响大厦居民，每逢星期六、日，新區裏的狗馬檔，派彩擴音器，大聲程度有如做神功戲，這難道就唔影响居民？

市政局的廢柴好理唔理。有人提出，下屆市政局選舉我們杯葛，看來這提議不無理由。

筆者認為，此次楊勵賢的動議如被接納，准許包伙食存在，下屆就選舉；如政府死牛一便頸，忽視民意，堅決取締包伙食，我們不祗杯葛選舉，一切不和政府合作。

六七年政府對付左派所爭取來的人心，如今輕輕給市政局這班飯桶破壞無遺！看來香港政府無需民心、民意，要不然，市政局何事妄動。

香港地，很多合情合理的事未必合法，很多不合情理之事，政府卻容許存在，甚至冇眼睇。

本人不是空口講白話，麻雀館的存在，教人去賭，工人拿了一份糧去麻雀學校交了學費，妻子無米煮，兒女無學費。一個小康之家，本來清茶淡飯可以過活，為了一個賭字，害到全家愁雲慘霧，甚至發生更大不幸，妻子出走，家散人亡，也是為了賭字。

香港政府發牌給麻雀學校，無異縱容人們去賭，這種害人之事，政府認為合法。「包伙食」方便和得益數十萬人，政府認為不合法。

還有害人之大檔和狗馬檔，這等沒有牌的，政府合埋雙眼，任它存在，你話這個地方幾咁唔合理？

唉！處在香港中國人，有國不能投，有家不能歸，前無去路，後退不能，迫於困在這彈丸之地，有乜辦法唔受人家的寃氣？愿他年黃龍有日，與父老把酒言歡，重整家園，共享昇平，不再受人家閉氣！

流浪漢

（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四日）

一位塑膠工友
對英國佬看法

傑叔尊鑒：

弟是你的讀者，看到你致商台老板公開信，我看後有感。為什麼商台以前是正派，現在一變為左派，我料想是中共走狗的力量。要知道英國是不談禮義廉恥的，更不知什麼叫道義，見強就怕，見弱就欺，與我國道德傳統完全相反，英國人是鋤弱扶強，從何見得？在香港常有殺人唔使填命，欠債唔使還錢。殺了人之後可以內部攪掂，攪掂之後放人。車死人五十

完攬掂，英國人認為人既死了，幫他無用，不如幫那殺人者，希望在殺人者身上取得一點利。欠債無需還錢，認為借錢的人既已用了，是窮中之兇，沒力去逼他。有錢借給人的是弱者，替他追還如不熟性，根本無益於他，就此算了吧！英國民族性是如此，見到強者就怕！正如見到的士司機不掛相片行車，一點不敢動他們；但見到拿筆的記者，要拉則拉，要鎖則鎖，毫無顧忌。他認為記者祇有枝筆、不能以直接武力反抗。中共的走狗不但幫助中共入聯合國，還縱容他的走狗國家承認中共，到處助中共與自由國家打關係。

好了，如傑叔認為我說得對，再來信一談，弟是塑膠工友，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極忙，本應早就來信，但太倦，不能執筆。

讀者周福祥上

中共曲解克己復禮 胡說復辟奴隸制度

孔子設教杏壇，旨在宣揚禮義道德，遜讓行仁。使諸侯息爭，以惠蒸民。孔子提倡循儀禮，遵禮制，使上下相安，行仁親，由近而遠，以趨世界大同。故「世界大同」之說，在孔子時代已提出。

孫中山曾將此學說發揚光大。今中共所說的「世界大同」，則是以階級鬬爭，顛覆活動來達到，與孔子的德懷遠人，服膺禮讓，互相尊重，「列國自有疆」，互不侵犯的大同宗旨，相去可止一萬八千里！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說：秦始皇完成封建，廢止奴隸制，林彪的「克己復禮」是同情孔子復辟西周奴隸主制。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我相信他未讀過民國教育部審定之新制國文教科書。該教科書註明：……廢封建，設郡、縣，燒詩書坑儒生，禁民偶語，君主專制之威，至秦而極，……下從略。

楊榮國說始皇完成封建，是胡言，因秦未封兄弟宗室，故三戶亡秦，無人為宗室勤王，二世即亡。漢高得天下，有鑑秦之速亡，故大封宗室親王為藩國帝基，劉邦則是復完成封建。

楊榮國說秦廢奴隸主，也是胡言。他不知阿房宮裏的婢僕成群，奴役人民，修築萬里長城、蜀山兀、阿房出。役使多少人民當奴役。

楊榮國批判林彪「克己復禮」。其實全句為「克己復禮之謂仁」。他卻將「復」字單單解釋為「復辟」。其實，中國文字，一詞多義，「復」可解釋復興中華，如孫中山的努力恢復中華國勢，洗卻積弱，（見孫文學說）。又復字可解收復邦疆失地，復振國威，復興民族，如岳武穆所說的恢復中原，偏安難保。

今日中共將釣魚臺送給日本，楊榮國為何不說「復」是收復釣魚臺？就算將「復」解釋復周禮，這也沒有不妥的。周公作周禮定綱紀。若能守禮制，政事不亂，綱紀不墮。林彪僅寫「克己復禮」，亦不能定罪而受批，更不能強詞奪理的說是復辟奴隸制度。

根據歷史，由散宜生當上大夫相文王（當時為西伯侯名姬昌）未有奴隸定制，周武王克商，封國數百，同姓為多，周公制禮，定倫，也並未規定奴隸的例律。傳至今日都未出現奴隸制度，所謂奴隸者：是國君、士大夫及富人的侍婢小厮，他們用錢購回來，稱為婢僕，供使役。家道中落，也可以將其賣出。有些富貴官員，尊重人權，很少使喚家奴，凡事自己親自動手，如庭筠之「為親滌溺器，不欲喚家人」。陶侃之寄子書曰：你年少，自治維艱，今使此人助汝，此亦人子耶，汝其善待之。意思不欲其子呼喝奴僕也。從周、秦、漢代以降，歷朝至今，都有平民欲虛飾門面者，買置婢、僕出入。其出賣自身者，或因家境困苦，或賣身葬父母，為奴期滿時，得復自由身。因此前朝富人對婢、僕，並不十分虐待苛刻，且有些能尊重人性、人權。

今日的毛澤東，將大陸的人民當成牛馬般驅使。中共所施行的共產體制，是真正的奴隸制社會。

禮儀敦睦國魂甦
詩詞叢裏滋氣和
行仁立德循道義
四維重振興中華

雪梨林哲齋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身為公務員 却反對公務員加薪

何解？因加薪只益了高級人員

編輯先生：

今天飲了兩杯，忽發奇想。日前報載政府公務員不久加薪，公務員皆大歡喜，筆者也是公務員之一，但極力反對公務員加薪。是何道理？有錢落自己荷包都唔要？非也。我們勞工階級係人都希望加薪，彌補已高漲了的物價。今天物價和工資似乎暫得穩定，市民驚恐之心也暫獲喘息。報載加薪消息，不會空穴來風。加薪一定會刺激物價上漲，再引起私人工商業再起加薪潮，物價上漲，好像前些時期，寧不叫人担心？肯定一句，工資與物價幾時都係龜兔賽跑，加了工資追不上物價，因此唔加好過加。政府加薪消息，最好在憲報公佈不是事實，好讓現時物價得以平定，使市民心理安靜。政府千祈唔好帶頭提起加字，市民就阿彌陀佛。政府若有慈悲心腸，改善公務員生活，有兩條良好辦法：第一條發放年獎（即雙糧），效私人工商業一樣。第二條，發放房屋津貼，凡政府公務員都有份，一律平等，無分彼此，好過加薪，刺激物價上漲。

加薪是最高薪者借公務員的名義，何解？四千元以上者加百分之十五，低薪者加百分之五都唔夠，這樣加法，不是解決低薪者實際生活，是飽了高薪者私囊，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談到房屋津貼，四千元以上的公務員，有四千至六千元的房屋津貼，換句話說，房屋津貼多過薪金。低薪者沒有房屋津貼，難道高薪者需要住屋，低薪者不用，是何道理？是否公平？不可忽視的事實：政府長時期歧視低級公務員。自由世界給共產主義腐蝕，這不平是最大因素。這裏不能不牽涉到政治，政治却來問你。目前香港政府所做一切，雖有建設，但有一事極為破壞民心，是治安問題。免除死刑違背民心。最近十一名記者問題、包伙食問題、低薪員工不合理問題是明顯的民間離心問題。香港政治地位微妙，大陸政權動盪不安。說良心話，我們寧可受外人二分四，也不希望受大陸極權統治。我衷誠希望香港政府不要利用我們香港市民這種思想弱點而迫逼離心，否則民族感情會寧為玉碎。

最後，望政府公平處理房屋津貼，否則把這條例取銷，好讓低級人員情緒不至太激憤。

一公務員敬上（七月九日）

萬人意見好 不應該縮水

編者先生：

我以為沈懇於反共報刊雜誌的人，必定是反共意志很堅強的人，同理反共意志很堅強的人，必然是手不釋卷對反共報刊雜誌的人。這個人若是年青力壯，必然坐而言，起而行；若是年逾五十，雖不能起而戰鬪，赴湯蹈火，而思想亦必在動員。此中義理，孔子勞心與勞力的分野，雖不見得十分適合，孫總理論革命力量，「物質力量居其一而精神力量居其九」，類似其意，以寫作放之精神兩字，其力量是無與倫比的。

本人本次投「萬人意見」稿，自比是萬頃波濤中的一枚針，汪洋大海萬頃波濤，其力量是多麼大，一枚針作用和價值是多麼小！

六月二十四日端午節，收到萬人協會寄給我第七期的萬人會刊，「建議與來鴻」欄，看到會員而又是新執委梁昶基先生一封信，議論很有價值，例如其中之一，「在康樂方面而言，可增設圖書室，以便會員在閒暇時多到協會坐立及參考或借閱書籍，亦可藉此互相交換意見。」而在會副會長的研導與答覆中：有關會方增設圖書室一事，我們有此心久矣，惜因經濟所限耳……梁先生這一建議多麼有價值，凡我會員，都心然慕之，惜乎、無水不行舟，會所問題尚未解決，附設圖書室，目前更談不到。只可以此為目標而力赴之。

惟例如其中之二，梁執委推論到萬人週刊，「該刊之銷量與吸收會員的關連性，相信一定是存在的，而內容是否受讀者歡迎……如以讀者身份來立論的話，我以為……減少一些讀者來書，以節省寶貴篇幅為佳，代入多些日常生活有關的文章和世界性的時事評論。要知除了反共外，我們讀者也要吃飯和娛樂。……」這些意見，所謂一本雜誌，「有嚴肅的一面，也應該有輕鬆的一面」，我們亦有此同感。但至說「減少一些讀者來書」，我則不太同意。蓋近時周刊，萬人意見欄，讀者來書，已經不似以前之踴躍，我以為所有各階層讀者，假如真的沈懇其中，而愛護本刊——萬人週刊的發揚光大，必有提供意見，不會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漠不關心，因此認為「萬人意見」欄的設置，而收羅讀者的來書，是很適合需要的。況且本刊作者有作者的園地佔大部份，讀者也有讀者的園地佔小部份。讀者的寫作，多數沒有作家的豐富知識、文筆天才與政治遠見，假如一本雜誌只有大作家的文章，過於縮減讀者的園地，又何異只見高山大川，而少見閒花野草，宇宙山川，黯然失色！一枝軍隊，不能全靠幾個將官打仗，一場戲劇，也不能剛有幾個花臉武生而沒一個丫頭和滑稽丑角。因此，江山多嬌，必然面面兼到。梁執委文中說到，「我們也需要其他方面的知識，有嚴肅的一面，也應該有輕鬆的一面」，梁執委這話是對的。要萬雜再

減少讀者來書，我實不同意。在七期萬人會刊上，梁先生這次「建議與來鴻」，很有價値，不是說我不會寫大塊文章，而斤斤計較保留或擴大讀者園地——「萬人意見」欄也。

（胡漢陽）

萬人協會 金城旅運社 聯合舉辦旅遊團

本會爲了方便會員旅遊渡假起見，決定與本港聲譽卓著之金城旅運貿易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經常性世界各地遊覽團。由於本會旨在專誠爲會員服務，且「金城旅運社」亦保證大力支持，故收費較一般旅遊團低，且遊覽時間短。同時爲了擴大我們的旅遊隊伍，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參加。

今經雙方決定，先行舉辦暑假遊覽團。

㈠台灣六天遊覽團。

（甲）行程：

第一天：香港——台北，乘豪華噴射客機飛抵松山機場，夜宿於汎亞大飯店或中國大飯店。

第二天：台北——蘇花公路——花蓮，參觀大理石工廠，觀賞歌舞表演，夜宿亞士都大飯店。

第三天：花蓮——橫貫公路——梨山——台中，夜宿國寶大飯店。

第四天：台中——日月潭，夜宿涵碧樓或教師會館。

第五天：日月潭——台北，參觀故宮博物館。

第六天：台北——香港。

（乙）費用：每位港幣九百八十元。

（丙）出發日期八月十七日。

（丁）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截止。

㈡曼谷四天遊覽團。

（甲）行程：

第一天：香港——曼谷，由金城旅運公司派專員負責導遊。

第二天：曼谷——佛統——玫瑰花園，七彩繽紛之玫瑰花園內有游泳池、保齡球場、划艇等設備，可盡情享用，繼遊泰國村，欣賞多采多姿之泰國舞蹈、劍擊、鬬鷄及和尚出家等儀式。

第三天：曼谷——水上市場——曼谷皇宮——寺院，遊覽巍峩壯麗之皇宮，參觀泰國國寶玉佛寺，及五噸半重金佛、蛇園。

第四天：曼谷——香港。

（乙）費用：每位港幣九百九十五元。

（丙）出發日期：八月十一日。

（丁）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二十七日截止。

㈢報名處：金城旅運社。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67—71號萬宜大廈一〇三三室；

電話：H二二八八一四 二二八八七五

九龍：漢口道何鴻卿大廈二二一室。

電話：K六七〇二壹一 六六八六九五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衆，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尙有部分存書，爲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善意來自千里外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續收到海外讀者捐欵

徐藹城先生（西德） 五百元
Mr. K. T. Ho 五百元
老記先生 二百元
何麗仙小姐 一百元
沈錫堅先生 一百元
林發波先生（日本） 一百元
吳孤鴻先生 一百元
加拿大一讀者 一百元
劉忠先生（西德） 五十五元
周榮光先生 五十元
葉海倫小姐 五十元
鄧漢興先生 五十元
彭秀璠先生 五十元
曾 業先生 二十元
張廷安先生 二十元
葉倩萍小姐 二十元
黃廣裕先生 二十元

小結：二千零三十五元

連前共五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元六角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所得尙未列入）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萬先生：

我不知用什麼言詞才能道出對你及尊夫人的敬意。天下父母心、孝心，都在「永」書中流露無遺。而不敢存奢望獲得此書，料不到未及一星期，即獲賜贈，感謝之情，禿筆難書一二。我眞難想像你處此苦痛之時，仍能過着有條不紊的生活，如常寫稿、工作，這份堅強的意志，大大超乎常人。語云：「未嘗長夜痛哭，不足以語人生。」天下間還有什麼比這更慘痛的呢？請化哀傷爲力量，祝福你及尊夫人，千萬讀者以你倆爲精神榜樣。

我不忍卒讀，掩卷三嘆，想起一句：「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時，孝昌君不愧稱爲前者，他的求生慾，他的鬪志，足令我這個活着的人愧死。誰個身爲子女的，他年不爲人父母？誰個爲人父母的不愛子女？

先生不是爲要使全港四百多萬人同聲一哭才出這書的，我相信，只要是人，都會感動得自然而然地眞情流露，同感悲痛。爲先生、爲社會、爲一個如此有爲的青年！我實在不能再寫了，我的手在發抖，心情非常悲痛！

先生籌募「助學基金」，意義重大，用心良苦。我乃一女一子的家庭主婦，在家料理家務，携帶子女，入息有賴外子一人，每月給少許母親作零用，可謂「月月淸」，愧無盈餘捐助。現將集郵部內的郵票，全抽出來寄奉，聊表微誠，請接納。日後如能節省多少便折郵票寄奉，以表我對此基金的愛護。數字雖微，心意無限，更盼望讀者們皆盡力爲此基金籌募，那怕力量是一點點，誠如萬先生所言，積沙成塔，集腋成裘。

你的讀者何碧雲手上

萬人傑先生：

月前拜讀「牛馬集」，得悉萬先生愛子孝昌君不幸英年早逝，客死異鄉，使我非常難過。本欲致書問候，惟我當時忙於應付會考，未如所願，故只好等待考試完畢。後知萬先生爲紀念愛子，寫成「永不死亡的愛」一書，我欲索取一册，以爲紀念，可惜轉瞬間便爲讀者索完，只好自歎遲來一步。

今得聞先生再印，使向隅朋友有最後機會，使我非常高興。此書底價十元，我認爲此「永不死亡的愛」何止此數？何況所得欵項，撥作助學基金。我因未出來工作，沒有入息，只有些少零用錢，今寄上十五元郵票，希望萬先生能給我此書。如此書已送完，此少許欵項請代爲撥入助學基金。

讀者黃潔儀上

萬人傑先生：

付上百元支票，作爲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區區之數，畧表支持之意。先生此次突生劇變，愴痛之餘，猶能惠及窮困，莘莘學子，足見先生人格偉大，深信此極有意義之壯舉，定必成功，可爲預卜，並向先生及尊夫人致慰問之忱。

弟王成勳拜上

萬人傑文長雅鑒：

隨函寄上郵票代金十元，請惠寄「永不死亡的愛」一本。成之自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前夕，返回原居留地非律濱，旋即棄商從教，先後任長碧瑤愛國中學及馬尼拉尙一中學凡二十餘年，於前年來港定居，賦閒中喜歡閱讀，偶亦吟吟新舊詩，寫寫獨幕劇自娛。約兩年前曾由郵寄星島報社轉呈三十餘年前以自己身歷日敵集中營五閱月之經驗而寫的單行本「碧瑤集中營」一本，惟尙未知該書有無寄失耳。

弟李成之手啓

萬先生：

「永不死亡的愛」的內容雖已從雜誌上精讀，充滿父慈子孝、母淑女賢的事實，尤其對年青人有良好的影響，實有保存留給子孫一看的價值，雖然小兒現僅幾個月大。

茲付上支票五十元認購小册子一本，其餘現金十元，購買任何俊人小說。

我們不難了解閣下對孝昌兄最大的期望是待他學成後，於適當時間返回祖國，把科技知識貢獻祖國。造福國民。可惜這理想未能實現，而孝昌兄先去了，能不令人一掬同情之淚！

目前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亡，「永不死亡的愛」面世，或多或少對日後社會有良好影響。但願爲非作歹的青年看到這本小册子，天良未泯，改邪歸正，則功德無量。

萬先生以大智、大勇之心，去幹大仁、大德的事，這份慈悲，決非那些自私自利的大人物可比。你對家庭、社會、國家都可俯仰無愧。

讀者江中水

可敬的萬人傑先生：

看了你的專欄，知道你把你「永不死亡的愛」再版一次，心中感到無限喜悅，我想今次怎也不會錯過了拜讀的機會了，所以馬上執筆，希望能買一本書，並請簽上你的名字，以作

商台重播悼亡文章 下流賤格使人噁心

萬先生：

自五月十三日商業電台「十八樓C座」節目「悼亡文章」對萬先生譏諷、侮辱和對萬先生的不幸給予打擊後。

又在七月五日晚上八時三十分「聽眾點播小說」重播「悼亡文章」。二次收聽下流賤格的廣播劇。

自從商台作出媚共行爲後，我已很少收聽。如狄娜之流，我很少收看。今次商台這種污糟辣撻、下流賤格的行爲，使人萬二分痛心和極度失望。林彬先生，你犧牲太不值了！

讀者漢雲上

紀念。附上支票港幣二十元，數目雖少，聊表心願，盡一點點力量，捐助學金，將來我有能力時，當會再捐助，以響應你爲時下有心向學的青年而作的努力。

我是你長期讀者，很佩服你的膽識和見義勇爲的氣概。我很久沒有執筆寫作，寫來錯漏不通，希請原諒。

你的讀者李浣華敬上

萬人傑先生：

今晚閱讀「牛馬集」，對於「十八樓C座」所說，十分憤慨。一向懶散和忽略父母的，承蒙先生寄那本「永不死亡的愛」，看後內心有很多感想，雖然孝昌兄病魔纏身，但還是這樣奮發、堅強，先生和尊夫人偉大父母之愛，使我不覺慚愧對雙親的無禮。「永不死亡的愛」帶給我指引、效法，笨拙筆墨難以形容我對那本書的感情，誠懇說一句，先生你的書是沒白印的。

長期讀者上

子儁先生：

昨偶訪馬森亮兄，驚悉令郎在美病逝，惜悼莫名。又悉台端爲紀念亡兒，擬募集專欵，設助學基金。茲隨函附來港幣支票二百元正，以響應此一意義深遠之善舉，並請台端順變節哀爲盼。

曹周敏華寄自舊金山

子儁兄大鑒：

拜讀日前寄贈「永不死亡的愛」，欣悉台端發起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一則紀念世兄在生前長期與病魔搏鬭，用功不懈，在學業上有卓越之表現；二則藉以幫助其他有志向學而經濟環境欠佳之青年，用意至善。爲支持此項富有意義之善舉，現特奉上支票港幣二百元，聊表微忱，尚祈警收。

弟葉迅中拜啓

通　告

萬人協會雙十回國致慶團
從七月一日開始接受報名

萬人協會爲擴大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十月慶典，決定組織回國致慶團，凡萬人協會會員均可報名參加，亦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㊀ 全部行程共十四天（詳情見行程表）。

㊁ 全部費用：每人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包證）。

㊂ 報名日期：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四日止。

㊃ 報名時需交上：定金二百元，二寸半身照片十二張，身份證正反面影印副本二張。

㊄ 報名地點：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會會所。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萬人協會——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觀光團行程表

第幾天	日期	目的地	遊程及節目	夜宿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一天	十月五日	香港一台北	中午或下午搭中華班機赴台北抵松山機場，專車送酒店休息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豪華夜總會
第二天	十月六日	台北一花蓮	經蘇花公路，參觀大理石工廠，夜賞阿眉族歌舞	花蓮亞士都飯店	台北		阿眉族文化村餐廳
第三天	十月七日	花蓮、天祥梨山、台中	經橫貫公路遊太魯閣各項名勝至天祥	台中國寶或寶島大飯店		梨山賓館	
第四天	十月八日	台中日月潭	經台中省議會、中興新村，下午遊日月潭湖畔文武廟、孔雀園、玄奘寺等名勝	日月潭涵碧樓		涵碧樓	涵碧樓
第五天	十月九日	日月潭台中一台北	上午經台中返台北、下午政府安排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涵碧樓		
第六天	十月十日	台北	是日國慶日，上午及晚上政府安排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七天	十月11日	台北	上午團長政府節目，團員往野柳參觀奇石，下午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八天	十月12日	台北	全日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九天	十月13日	台北	全日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十天	十月14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店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一天	十月15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二天	十月16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	十月17日	南下回台北	政府安排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四天	十月18日	台北一香港	上午自由活動，購物，下午返港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懷妻吟

何少川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避秦逃逋客何少川書上。

萬人詩壇主席董力行先生：毛某竊踞大陸，多少人亡家散，不逃走外方，必屍塡溝壑，虐政甚於猛虎也，弟於壓迫恐怖氣氛中，內子強促先行，以避賊目，臨歧泣別，重言海外團聚，當時有歌易水之感，別後兩相懷念，初則魚雁寄意，後旋音絕絃斷，多方偵訊，悉其不堪凌辱，自殺身亡，香消玉碎矣，嗚呼！毛某不亡家家苦，中原滿地皆淚人，悼哀期中寫「懷妻吟」一則藉吐苦衷，敢煩我　壇主勞神郢正。公之社會。洞燭毛某罪行。感甚！感甚！（內子名字葉瑞芬）

瑞芬音渺萬懷空，斯世難尋再與同！
問暖噓寒猶慈母，加衣添飯撫兒童。
閨中恣意娛夫壻，席上又有嚴師風！
賢妻且兼良友職，隣居盛讚好鴛盟。
鴛鴦常遭造物妒，共黨拆散各西東，
臨歧送抱頻揾淚，默禱重圓長相從？
生離死別苦難訴！夜夜睡求夢中逢，
訪盡天涯遍海角，茫茫大地無芳蹤，
所遇鄉親纏問訊，旁人指笑痴情公。

董力行曰：自盤古三皇以來，朝代鼎革，未聞罪及平民者，毛某竊國，迄今二十餘年，秩序久亂，社會騷然，其原因，愚昧無能，不知自創規模。發明良好制度。治國之方，組黨之術，全部抄襲俄國，認馬列爲祖先，奉謬論如經典，鬬爭淸算，有背中國人情道理，胡作妄爲，製造無窮罪惡，凡衣食粗具者，即加地主之罪名，稍有文化程度者，必罰勞改之苦役，昔日在政府曾任微職者，多以反動論罪。百畝之田，其罪在於不赦，苛求若此，天下尙有完人哉！

最不妥者，放任無知共幹，威福亂施，生殺予奪，並無法令，三人商議，名曰「通過組織」，即可任意殺人，如此行爲，與盜匪又有[illegible]內殺幹部。外殺人民。終非良好辦法。人民生存於刀俎之下，尚有噍類者乎？

何先生懷妻吟。寫自身之慘痛。表大眾之心聲。大陸類此者實不知凡幾。天道好還。所以毛某斷絕子孫。將來共黨滅亡之時，必有果報也。

短暫人生

雪梨　蘇伯楷

一粟滄江渺小身，無邊廣土眾生民；
悲歡端似山溪水，聚散渾如嶺外雲；
蟜氏春秋同逝影，蜉蝣旦暮若流塵，
巍峩華嶽千年壽，短暫人生數十春。

山居言志

雪梨　蘇伯楷

俗緣未了入山居，半帶修行半帶儒；
茶後窓前常讀易，睡餘林下又觀書；
池臨追寫鍾張帖，詩學猶摹李杜模，
六十雄心仍展卷，小園四季帶經鋤。

寄內

雪梨　蘇伯楷

結髮夫妻兩不疑，姻緣合也有天知；
鴛鴦美夢乖吾願，兒女成行侍爾時；
鴈訊久疎慙義薄，廻文遙遞感情痴，
眼前聚散休多慮，一點靈犀左右馳！

端午感賦

前　人

年年海外弔忠魂，萬里天涯作客身；
五月江邊觀競渡，千秋史料事猶新；
榴花紅似詩人血，蒲劍難戕社稷臣，
艾洒化成悲壯淚，不勝痛恨楚昏君！

蘇先生注意。以後來稿，詩歸詩，信歸信，二者分開，詩用工楷正字，排成行列。筆劃分明，更不能寫草字簡體，因稿件繁多，無法另爲抄正，均是原稿交排，字房先生，容易弄錯，校對亦感困難。蓋詩與文不同，錯一字即變成不通。

近來字體，新文學家多有發明，只有他自己能識，別人無從辨認，按行文語氣，連猜帶想，勉強猜中十之八九，青年人多犯此病。教[illegible]長有責也。應通令各學校，校長教師注意，學生寫字不清者，扣除分數，即可糾正矣，壇主愚見。

笑話一則

寫字除不能潦草之外，尚須句段分明，最好於每句之末，加上圈點。否則易生錯誤。

昔人有開酒廠者，兼做酸醋及養猪，廠中老鼠頗多，十分頭痛。新年習慣，用紅紙寫「吉利」語，貼於廠中，曰：

做酒缸缸好。做醋滴滴酸。
養猪大似象。老鼠個個瘟。

書寫之時，未分段落，亦無圈點，長條直寫到底，讀之是爲：

做酒缸缸好做醋。滴滴酸。
養猪大似象老鼠。個個瘟。

酒酸如醋，猪大如鼠，而且個個發瘟，「吉利」適得其反，所以文字之段落圈點，十分重要也。壇主。

端午觀龍舟

李文弢

㈠
紅巒疊疊襯殘霞，把酒江頭日影斜；
競渡同報端午節，聯歡邀叙飲黃花，
吟詩鏖對君行令，徵角唱和我吹笳。
堪恨汨羅江變色，借問公子落誰家。

㈡
臨江驟雨落銀星，爭看賽龍倚竹屏；
鼓若奔雷旗若翅，人如潮湧傘如萍，
楊枝帶病還飛舞，荷葉含愁倍艷馨。
但願君恩能永久，離騷不使付穹溟。

第一首第三句「競渡同（報）端午節」，報字是仄聲，不能用，因叙字是仄聲，均在第四字，二四六，上下句平仄不可相同也。

第五句第三字，金旁加三個（又）字，應避免使用，第二首第八句第六字，（空）（穹）（雲）皆相類，不知何字。以人比之，等於長髮花衫大腳褲，口上又有鬍鬚，望之迷離，壇主不識。排字房先生亦難以分辨之苦。

商標註冊

TRADE MARK

香港

陳李濟藥廠

歷史悠久

古方正藥

理中丸 理肺療咳

蘇合丸 驅風辟寒

牛黃丸 清心除痰

烏金丸 去瘀生新

衛生丸 補血養顏

七厘散 定驚除痰

白鳳丸 婦科良藥

寧神丸 固氣提神

正氣丸 疴嘔肚痛

保和丸 外感發熱

發行所：香港大道中弍〇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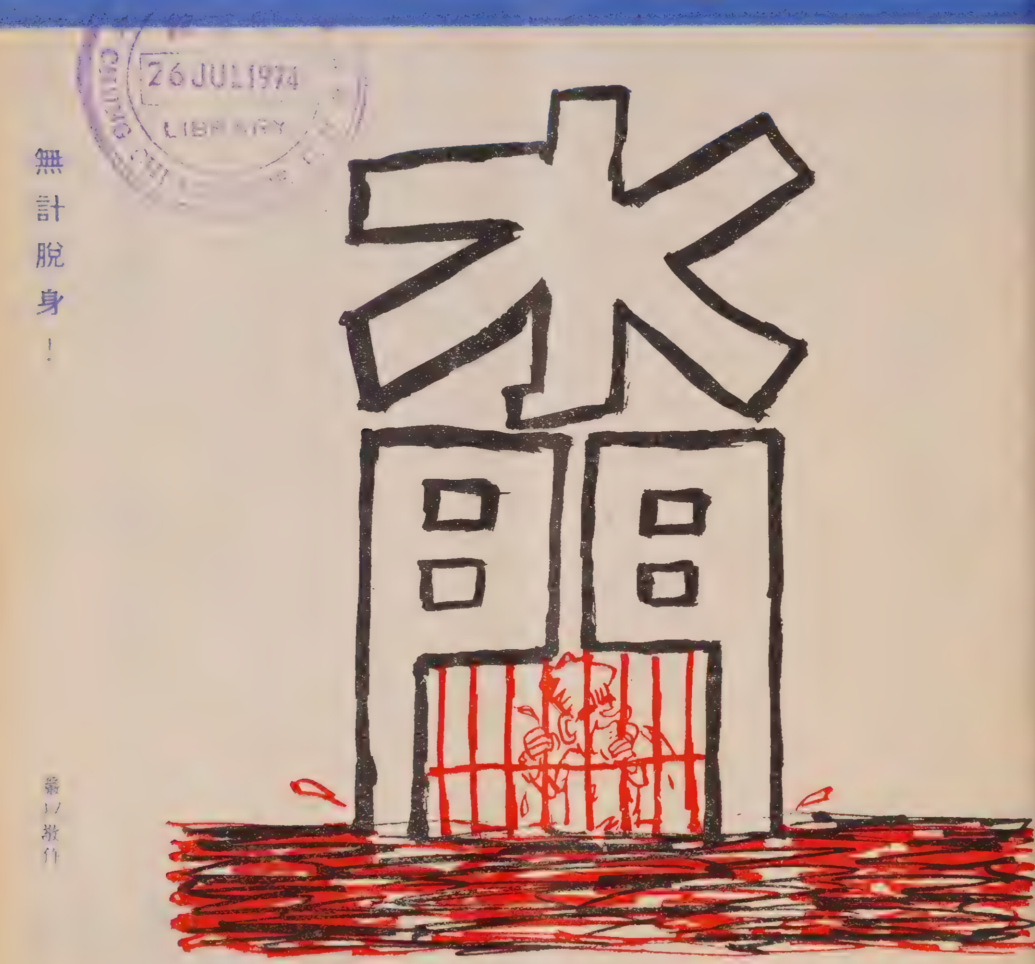
電話：H四三六三〇壹

製造廠：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壹五九號

電話：H四六一四一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二期 新55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五二期(新55)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二期(新55)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七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周恩來失脚談到江青得勢

在今日大陸上，於周恩來勢力消退的同時，江青的勢力卻正在急遽地增長。關於江青發展壯大她的權勢，是從「文」和「武」兩方面齊頭並進的。

遠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江青以「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身份，在河南造反組織代表團於北平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說：「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作『文攻武衞』，這個口號是對的」。由於「文攻武衞」是江青提倡的，所以，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間，大陸不少城市如上海、合肥、鄭州、長沙和江蘇的無錫等地，先後成立了「文攻武衞指揮部」。雖然因「文攻武衞」引起了大陸全面性的流血武鬥，但並未因此而使這個「江青思想」「壽終內寢」的。

後來在大陸各城市組織的以產業工人爲主體的城市民兵就是江青提倡的「文攻武衞」口號的延續。據今年六月十九日上海電台報導：「上海廣大民兵繼承了『文攻武衞』的革命傳統，積極參加社會階級鬥爭和『批林批孔』運動」。

這證明：中共發展城市工人民兵，是「繼承」了江青提出的「文攻武衞」的「傳統」，是「江青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而掌握城市工人民兵領導權的是中共省、市、自治區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主任王洪文，現在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因他有軍人身份，必又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相信他是替江青負責擔任中共全國工人民兵的「總指揮」。試想想，如北平、上海、武漢等大城市，正式工廠工人均在一百萬以上，如果都武裝起來，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數字？今日世人都矚目中共的所謂「解放軍」和一些紅色軍閥，錯誤地認爲這些紅色軍閥是江青未來上台的阻力，其實，在今天實沒有一個人能與江青手中掌握的「槍桿子」勢力相提並論。

組織城市工人民兵只能說是江青的「武衞」，另一方面「普及」江青所搞的「革命樣板戲」才是「文攻」。

江青從一九六四年開始插手所謂「京劇革命」，並豢養大批文化打手。城市民兵可以在「參加社會階級鬥爭」叫囂下，對「階級敵人」特別是抗拒江青一伙「革命」的「林彪死黨」進行打擊。她手下的文化打手，可以用批判「孔老二」的名義影射攻擊右傾官僚集團。周恩來由減少活動而患上「心臟病」，可以說都是這批文化打手的「輝煌戰果」。

另一方面，這批文化打手也是「文化捧手」，爲江青大造其所謂「革命輿論」。今年七期「紅旗」雜誌刊出「初瀾」的一篇以「京劇革命十年」爲題的文章，概述了十年來江青搞樣板戲的經驗，對江青個人和她炮製的樣板戲作了肉麻的吹捧，復抨擊其反對者，以抬高江青的政治地位。

這篇文章說：「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同志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發表了『談京劇革命』。這一重要講話充滿着馬克思主義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宣戰的檄文，它一直鼓舞着革命文藝戰士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的勝利進軍」。這一段話的主旨，在於紀念江青發表前述「談京劇革命」這篇「重要談話」十週年。中共官方刊物，除了對毛澤東外，從未對任何人作過這樣肉麻的吹捧。江青的這個「講話」，且已成爲中共的「文件」。東京已翻譯兩種版本「江青同志論文藝革命」，而書名又是毛澤東親筆寫的。

江青通過她的「文攻」，已將周恩來攻倒。進一步必是凡屬左派所要攻擊的目標頭頭均在圍剿之列。今日江青手中，既有「槍桿子」又有「筆桿子」，眞是既能「打文仗」，又可以「打武仗」。中共的「二次文革」已進入整肅階段，以江青爲首的左派及其大小打手必在「文」「武」兩條戰線上全面出擊，目標放在於毛澤東死後「接班」這個焦點上。問題是能否如願以償呢？看來不大容易，因爲江青在各方面的條件實在太差了。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交通新例換湯不換藥
定額罰欵大幅度增加旨在刮龍

萬人傑

九十九條交通違例罰則，因受各方反對，政府為表示順應輿情，迫得有所修改，由九十九減為七十三。雖然取消了扣分制，但七十三條罰則，罰欵分為五十、一百、二百，數目雖說不大，但有七十三項可能破財，政府刮龍目的，已可達到。希望政府不要只求發財，不肯花錢做一些應做的事。

滿佈陷阱・隨時破財

職業司機一致認為「七三新例」不切實際，如果政府嚴格執行，馬路上無異滿佈陷阱，簡直避無可避，隨時觸犯法例，受到罰欵處分。簡直可使一名職業司機罰到無以為生。這不是誇張的話，如果你有駕駛執照，開車經過繁衝地區，就可以體驗到，你明明不想犯法，有時也迫得非犯不可。

舉出三個實例：第一、照交通規例，必須駛近路邊停車，方能上落，但有許多街道兩旁路邊泊滿汽車，要駛近路邊上落，根本沒有可能。如香港的洛克道、波斯富街；九龍的砵蘭街，都是如此。多數駕車人士，只靠近路旁所泊汽車的邊頭便停車落客，但這是「違法」的，給警察見到，便要罰欵。第二、規定司機在斑馬綫前應讓行人優先通過。在行人稀疏的地方可以辦到，鬧市中的汽車會大擺長龍。因為大部分斑馬綫沒有適當燈號，也沒專人指揮，行人「沿步路過」連接不斷，車輛只有停下等候，否則又會破財。如西環的皐路乍街、觀塘物華街、荃灣的沙咀道、深水埗青山道近紗廠處的斑馬綫，若讓行人先過，車輛便大排長龍。第三、在黃色標誌路口，更易觸犯規例。因為黃色陷阱太大，燈號轉變太速，在轉燈之間，即使最有經驗的司機，也難免墮入陷阱。土瓜灣馬頭角道與馬頭涌道交界處，大埔道南昌街交界處、港島的大道中雪廠街

香港政府訂的法例，很多不實際體察現實情況，隨便在冷氣辦公室裏定下來執行。這七十三條也是如此，難怪職業司機們一致反對。

鈔票掛帥・刮龍第一

摩總代表訪問兩局議員辦事處，對七十三條加強罰欵條例加以指責。摩總是左派工會，在「摩」業中有相當影响力。他們的行動雖然往往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這一次的指責，卻中肯合理。政府的七十三條罰則，直接影响到他們的行業，他們表示意見很應該。摩總代表指出：新訂的條例，實則是從九十九條脫胎而來，九十九條雖遭否決，通過了七十三新例，其實換湯不換藥。

新例對駕車人士及職業司機極為不利，因此他們要求當局認眞修改。雖然議員先生已答應將他們的意見轉達當局研究，後事如何，現在尚難逆料。

議員解釋，七十三項違例定額罰欵，目的在改善交通，減少車輛擠塞。其實，目前的車輛擠塞，決不是罰欵可以解決，主要因車與人多而道路少，因此，要交通暢順，唯一的辦法只有盡可能把馬路擴寬，興建行人隧道，行人天橋等，使到人車不致爭路，那才是有效的辦法。

認為這是沒辦法的唯一辦法。老萬認為，香港政府最令人反感的地方是不認為交通擠塞是他們的責任，只把責任加在車輛身上。只懂得開源而不懂節流，立法的人，一直苦思焦慮，看如何能在車輛上刮龍，而不想辦法在解決他們的困難。

誠如摩總代表所說：目前交通擠塞的癥結在於車多路少和人車爭路，因此，即使加重罰欵，也不能疏導，除非行人在隧道或天橋，同時盡量減少紅綠燈位，才可以使車輛有較多的路可走。不過，不增加天橋、隧道，也不擴寬馬路，而增設罰欵，政府便可減少支出，增加收入，在鈔票掛帥，刮龍第一的原則下，這是十分化算的，政府行此政策，當然也是大有道理的。

影响生意・抗議修路

銅鑼灣一家服裝公司，在門前掛了一塊布條，大書「抗議修路」。一般讀者看到這則新聞和圖片，會認為是服裝公司大題小做，或故意作為宣傳。其實，老萬認為他的抗議，代表了附近許多商店住宅的意見，老萬雖沒有掛出布條，但在心中早已提出這項抗議。

香港可以說是全世界修路最勤的城市。其實，用「修路」的字眼並不適當，他們的實際行動是「破壞」馬路，然後才將之修復。老萬舉出一個眞實事例，由此可知香港「修路」之繁密，在我家門前

了對地盤打樁吵到無法安寧外，也受到鑿地嘈聲的滋擾，兩面夾攻，十分難受。好容易捱過十多天，由鑿路而補路，以爲可以稍爲寧靜。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補路的水泥未乾，另一批工人又把路鑿開，整條行人道都給泥土堆滿，還有一大批鋼管放在路邊，使路人幾乎無路可走。

抗議修路的服裝店就在這兒附近，他們的生意，顯然大受修路影響，抗議是由衷之言，絕不是宣傳性質。交通當局常怪車輛擠塞，他們應該知道，擠塞的原因之一是修路，修路使到三排車拼爲一排走，有什麼辦法不擠？路壞了當然要修，但香港的路，壞了的也許許久不會有人修，好的卻時時要鑿，不是水管便是電綫，不是電綫便是煤氣，又或者是電話綫，需要鑿路的很多很多，因此許多路面顯得千瘡百孔，影响香港觀瞻甚大。

作爲一家商店的老板，如門前經常修路，影响生意，一定非常激氣，他們的「抗議修路」，十分有理，不過要鑿路的人，絕不會理會他的抗議。

隧道巴士．可作樣板

兩巴專利權到明年二月十四日屆滿，新的專利權條件在談判，政府打算收購百分之十股權，以便派員擔任兩巴董事，使兩家公司的經營方式能符合大眾的利益。

多少年來，關於兩巴服務惡劣的投訴非常多，從設備、調配以至員工工作態度，無一不受到批評。因此，大家認爲要把公共交通攪好，必須是兩巴來個大改革，把過去不良積習，一律剷除，重新建立理想的制度，這也是市民大眾的要求。不過，自從有了隧道巴士，情況有點不同。巴士再沒有不等客的情事，你歡喜隨時可擠上巴士，多多益善。司機也很和氣，常常聽到「阿婆，小心呀」這一類關心話，好似上車的阿婆是他母親。如果一般巴士的服務態度都如此，市民絕不會有怨言。一位朋友告訴老萬，兩巴最賺錢的是海底隧道綫，收費一元，並不太貴，如果搭船過海，加上兩邊巴士費也差不多，但不必轉來轉去，時間上節省許多。

至於巴士方面，一來在隧道直行直過，不必停站，二來路綫不太長，收費多過普通巴士，除了付過海費，仍然十分化算。而且隧道巴士乘客特別多，連企位百多人，一輪一百，十輪一千，百輪一萬，這條數十分和味。同時，隧道巴士兩巴都有派車行駛，無形中有了競爭。據聞隧道巴士司機有獎勵辦法，所以多多益善，乘客越多，他們越有利，絕無逐客之事，也不會飛站不上客，減少了很多很多陋習。因此，老萬以爲要改善兩巴服務，不必收購、派董事等等，只要條條綫效法隧道巴士，有所獎勵，自然大爲改善。正所謂和氣生財，個個司機售票員笑臉迎人，和和氣氣，他們的荷包也增加進帳，何樂而不爲？

保釣分子．接近收檔

近來本港以至世界都沒有什麼「大事」發生，保釣青年無所事事，十分無聊，日前他們又抓到一個題目，那就是「反南韓殘殺學生」。他們組織了「國際反南韓殘殺學生委員會」，跑到南韓領事館「示威」。其實，因學生示威，發生衝突而致流血的事件，並不單只發生在南韓，南韓事件已經過時，倒不如組織「國際反泰國殘殺學生及華僑委員會」較爲新鮮熱辣。過去，這班激進青年每次都抓到好題目。比方，反越戰，至少有美國激進青年做後盾。又如保衛釣魚台，更好到無以復加。因爲牽涉到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凡是黑髮黃膚的中國人都不會反對，一定得到廣大羣眾支持。等而下之，甚至反對加水費，也是大部份市民所贊同的。

不過，這次的「反南韓殘殺學生」，可說每下愈況，最難得到人們同情的運動。老實說，當今之世，所謂「學生」，已不如過去那麼單純，許多學生目的不在讀書求智識，換句話說，他們是職業學生，攪的每一種運動，都有目的。今回卻可能攪無可攪，才攪這個。講到「殘殺學生」，相信在大陸文化大革命中殺得最多的是中共，如果要抗議，本該向毛伯伯抗議。當然，保釣分子吃珠江牌奶長大，不會吃碗底反碗面，因此他們只好反南韓，甚至連最近極力討好中共的泰國也不反。

看來，這些保釣分子已經沒什麼好攪，如果他們要攪，最有意義應該是反中共、法國、英國核試。不過，諒他們不夠膽，這很容易激怒米飯班主。那麼，老萬建議還是跟着大陸走，實行「批林批孔」好了，兩個都是死人，大批特批，包冇手尾，這比反南韓不是有意義得多嗎？可憐的保釣分子，看來開到荼薇，接近尾聲，非收檔不可了。

金錢萬能．毒梟出柙

百萬毒案在逃女疑犯楊燕卿，有些報紙稱之爲「毒玫瑰」，這稱謂頗爲別緻。據說，這潮州籍女子，這次突然落在警方人員手上，使販毒集團內部大爲震驚，必須出盡全力使她逃脫。

現在，她始終順利「越柙」，不用說，大毒梟有的是辦法，在「不惜代價」下，目的一定可以達到。根據「內幕消息」，販毒集團爲了營救楊燕卿，安排逃脫，花掉六十萬元之鉅。對一個龐大販毒集團來說，六十萬不算一回事，但對一般人，六十萬是個了不起的數目，肯花這筆錢，當然無往而不利。據說：爲了楊燕卿的逃亡，廉政專員公署決定進行調查，要查明爲什麼楊燕卿能順利逃脫？

如果她是花了六十萬安排逃出的，當然有人收受了大筆金錢。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既得厚酬，必須想辦法達到她逃亡目的，儘管廉政專員公署大叫拍蒼蠅打老虎，楊燕卿花六十萬，就可逍遙法外，警方也奈何她不得。這事的演變如何，現在還不曉得。不過，楊燕卿能順利從警署逃出，倒不是簡單的事。當然不可能一兩個人可助她達此目的，必是每一個關都打開，才可這麼順利。

這事牽涉的人可能很多，廉政專員公署要進行調查，更爲容易。在這事件中，會有多少人和案子有過關係？這些人，都可能受嫌。只要抽絲剝繭地，一層一層加以研究，便很容易找出安排毒玫瑰逃脫的人。有關販毒的電影和電視片，看過不少，尤其以眞實檔案紀錄改編的ＦＢＩ，更是精彩。像楊燕卿逃脫這樣的情節，也看過了，但眞實故事，使人有點難以相信。金錢萬能，從這案子可以找到現成的實例！

中共尾巴黨「民主同盟」

胡蓑之

直到現在，海外還有少數對中共存着幻想的傢伙，希望那個充滿血腥的中共政權給他們一點殘羹冷飯或分享其他的一點好處。我認爲這種人不僅是無知，委實可憐極了！咱們必須了解毛澤東是一個最工於利用別人，而過橋抽板的陰謀家！滿面橫肉，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往昔跟他同撈同煲的雞鳴狗盜如朱德、彭德懷、賀龍、劉少奇、林彪之徒，起初個個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隨後分別加以烹掉！過去替它搖旗吶喊的尾巴黨，亦早已趕盡殺絕！正如莫斯科電台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一日的華語廣播中所指出：「中共頭子們已由人民選出的政府、政治團體及工會全部予以解體，而由純粹的毛派爪牙來接替。……」

所謂「政治團體」也者，顯然係指大陸上過去的八個尾巴黨派而言吧。由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毛澤東已令北平紅衛兵發出了一項通牒，勒令八個非共黨派，於七十二小時內必須自動關閉設在北平市區的總部。因此，「中國民主同盟」即於同年八月廿五日那天，便在其總部門前貼出了一張啓事說：「本同盟已經遵守紅衛兵的通牒，自動解散。」其餘七個尾巴黨——包括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會」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它們接到上列警告（通牒）之後，也都分別於兩天之內自動宣佈解散無遺。

上列八個尾巴黨派，曾經替毛澤東搖旗吶喊，開路呵道；也曾替毛皇朝裝飾過門面，稱之爲「人民民主共和國」。然則老毛爲什麼要把這些裝飾品加以斬掉呢？因爲又紅又專的毛頭，反正給人看穿其醜惡的面目，再也用不着什麼門面了。他認爲在這些尾巴黨派之中，以「民主同盟」的歷史爲較長，而其黨內的分子也較爲複雜，所以，首先強迫該黨帶頭關閉，其餘各黨派則隨之作鳥獸散！在幾天之內都銷聲匿跡了。

按「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是一九四一年在重慶時發起組織的。而所以要組織該同盟的直接動機，則因爲前國民黨政府把若干參政員除名的緣故，他們認爲這樣與進行民主政治和團結抗日的宗旨不符；尤其是國共之間，更需要一個緩衝的力量，以維持對外陣營的一致。因之，便發起組織了「民主同盟」。但是，最初參加這個團體的人數不多，只有張君勱、梁漱溟、黃炎培、章伯鈞等人。其中以黃炎培、梁漱溟爲最熱心，他們對這個團體的奔走、籌劃，捐欵以及其他事務，可以說不遺餘力。是故，黃炎培便做了「民主同盟」的第一屆主席，並先後出版其機關雜誌「國訊」與「民憲」等刋物，儼然要以第三勢力自居。

一九四二年，「民主同盟」改推張瀾爲主席，救國會分子沈鈞儒、史良、羅隆基、張申府等加入了「民盟」；且在成都、昆明、貴陽等若干大後方的都市，均分別成立了支部，活動範圍日益廣濶，盟員也逐漸增多，不獨成爲一個政治力量，同時也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中共的董必武、周恩來、王若飛、秦邦憲之流，當時在重慶都跟「民盟」方面發生過極密切的接觸，而「民盟」分子，當時亦顯然有意挾共黨以自重。

一九四五年七月，當重慶方面的民意機構，聯合各民主黨派組織一個「延安訪問團」的時候，「民盟」分子異常活躍。由於那次的所謂「延安訪問團」組織成員，多是由各少數黨如「青年」、「民社」、「民盟」及社會賢達所組成。其中以「民盟」的人馬最多，如黃炎培、冷禦秋、章伯鈞等佔全體人數的二分之一；而沈鈞儒、張申府也曾要求同去，卻未得到國府的同意而作罷。當時躲在延安窰洞裏的毛澤東，對於「民盟」人士也特別表示歡迎，目的莫非在利用他們，從此「民盟」便淪爲中共的工具；而青年、民社兩黨分子，則紛紛宣佈脫離了「民盟」，使到它只有一面倒向中共了。

另一方面，國府當時對「民盟」的態度是：起初懷疑，繼而冷淡；中共則乘機暗中拉攏「民盟」。雖然梁漱溟、章伯鈞、張東蓀等仍希望以第三者自居，但是有了救國會分子參加「民盟」後，僞裝的中共分子混進去的亦日多，令到「民盟」內部意見分歧。故戰後馬歇爾特使來華調停，並由各黨派組織了「政治協商會議」時，梁漱溟便以「民盟」秘書長身份周旋於國共之間，惟其態度則偏向中共；美特使馬歇爾返國後，向白宮提出對調停國、共經過的報告書，即多半根據「民盟」的意見。後來美國宣佈對華關係的一筆勾銷，而給予中共以竊據中國大陸的機會，「民盟」的功勞實在不小。

中共開府北平之後，因該政權初時尚未有基礎——特別是中華民國退守台灣而形成了對峙局面之下，便認爲投靠它的「民盟」，還有被利用的殘餘價值。因之，在一九五〇年至五二年間，可說是「民盟」在大陸上發展的最高峯。因爲有許多投共或靠攏分子雖對中共看好，卻不容易加入共產黨之內去分一杯羹，於是紛紛加入「民盟」；同時，「民盟」爲了推展其勢力，也乘機大量吸收。可是，這樣一來，則無意中已遭到中共的嫉忌，從而限制它的發展，甚至對於「民盟」的組織，也不斷地予以破壞，致令該尾巴黨遭受挫折！

自一九五二年起，中共曾經規定：「民盟」是一個以知識分子——特別是以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爲主體——包括着文化、教育工作者（中、小學教師）、大學生、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工商界、華僑中的「愛國民主人士」等。在各種職業界中，則以文化、教育界爲主；但絕對不得在「人民解放軍」（包括公安部隊、軍事機關、學校和軍事企業）、情報機關、革命大學及外交部門發展盟員，或進行其他組織活動，也絕對不准在少數民族中發展其組織。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共進一步對「民盟」的組織加以限制是：不許它爲擴大組織而亂收盟員，規定已被中共列爲所謂「清洗標準者」，一概不得與「民盟」發生關係。例如：㈠過去和現在的特務分子；㈡有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反土改的言論和行動者；㈢凡是過去在「反動」機關、團體罪惡昭彰而無立功贖罪表現者；㈣過去作惡多端而爲人民所痛恨所唾棄者；㈤貪汚腐化分子，都不得入盟，即使已經加入的盟員而事後查獲亦將按法論處。

在地區上，也限制它不得普遍地發表，而應該在大、中城市——在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地區發展其組織。至於小城市、小鎭、鄉村，尤其是邊區，更絕對禁止發展；並且還要不斷地清洗其內部分子，使每一個盟員都以待罪之身，等候中共清算、鬬爭，即使不合清算標準的，但在中共獨裁政權下，超小資產階級就根本有罪。經過中共如此嚴格地限制和破壞之後，若干年來的「民盟」，便在消沉慘淡的環境中渡過，除了在北平的「民盟」頭目替中共裝飾一番「民主的招牌」，有時出現公共場所爲中共搖旗吶喊外，在共基層的組織工作方面，早於十多年前已陷於癱瘓狀態了；特別是在「三反」、「五反」、「反右」之後，令到「民盟」損兵折將，情形更爲悲慘！

本來「民盟」原是中共附庸黨派裏面的主要分子，無論任何非共黨國家的代表訪問北平時，「民盟」頭目都被「中共搬出充作門面，點綴其「民主」；但對於政治方面，「民盟」及其他各尾巴黨派，不獨未能享有絲毫權利，像這樣大的尾巴黨——「民主同盟」，近二十年中始終沒有召開過一次正正式式的所謂「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充分反映其業務一直都在不生不死和自生自滅的狀態之中！原因是在中共的嚴格規定和限制之下，使到號稱除中共以外第二大黨的「民主同盟」，終於變成了一副令人十分討厭的爛攤子，所以，希望參加這個共黨以外組織的人固然望而卻步，就是已經加入了很久的盟員，爲着避免許多麻煩也逐漸地宣佈退出了。

儘管「民盟」於一九五五年間，執拾了一些破銅爛鐵的殘餘分子，在北平開過一次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大會」，提出「中央委員」七十七人，候補委員三十人，加上了地方組織代表九十七人，特邀代表五十二人，共計二百四十六人，由張瀾、章伯鈞、馬敍倫等人主持。但據中共「新華社」於同年五月卅日的消息透露說：「民盟那次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大會，純粹是由中共幕後指示它們召開的。」所以，當時「民盟」的「中央委員大會」中所發表和討論的四項議題內容，都暗示了「民盟」分子在修正其該同盟的「章程」之後，必須擁護中共的「人民政府」，藉以加強中共的領導地位，俾執行國家的三大任務，及協助國家文化、經濟、教育的建設。

然而，章伯鈞在同年五月廿九日的「民盟中央大會」中的總結報告書，中共卻不准許他作公開地發表，幾經乞求，受盡曲折才獲准於同年七月廿五日，將其刪改過的一部份在北平「人民日報」上刊登出來。這項報告書裏面，對「民主同盟」的組織情況如下：「到一九五五年四月爲止，民主同盟在大陸上有總支部四個，省、市等支部共卅一個，縣市分支部共六十五個，分佈在全國八十六個大城市中。但這些機構自一九五二年以來，就已遵照中共規定而一直未嘗作任何活動。在一九五三年爲辦理選舉，而成立正式組織的只有總支部一個，省市支部十七個，縣市分支部卅一個；此外，在一百個小城市中，則完全沒有組織。……」又說：「民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爲其主要成份的有百分之十九點三，在中等學校的有百分之廿六點七，在小學校的有百分之廿點七，在其他文教部門的有百分之二點三。」

這就是說「民盟」絕不敢干犯法紀，而向其他方面去發展的。章伯鈞當時並且在中共面前，故意承認錯誤地說：「我盟在領導上與工作上，確實犯了不少的嚴重錯誤，比方說我盟的政治思想領導很薄弱，原則性也不夠強。……盟員與盟員之間，多數還不習慣於思想見面，還不習慣於互相批評教育，以致常常引起無原則性的糾紛。……因此，我盟所有盟員，都應該絕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向羣衆學習……」

所謂「羣衆」也者，當然是屬於中共的，「民盟」只好由中共領導，並向中共黨員們學習，自暴自棄地甘願成爲尾巴。但在理論上，中共則早已不許有尾巴黨派的存在了；何況被認爲以「小資產階級知識成份的階級聯盟性的新民主主義政黨」，正是中共所消滅的主要對象。

唯其如此，所以，「民盟」從成立、發展、沒落，以至於一九六六年秋間之被消滅的命運，實際上，早於一九四九年當「民盟」剛剛投向中共做尾巴時便已註定的了。在此十多年中，「民盟」分子曾經飽受折磨，它們在毛澤東實行「大烹功狗」的政策之下，於一九五七年「鳴放」時，章伯鈞、羅隆基成爲大右派份子，個性比較古怪的黃炎培，早就已經抱恨死去，而苟存的一塊招牌似的「民盟」總部，也被強迫除掉。

像「民主同盟」這樣較大的尾巴黨，尙且已經被中共消滅得一乾二淨趕盡殺絕！其餘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更可想而知！就拿那個還有殘餘價值利用的所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來說，自李濟深死後，「主任委員」一席便一直不准遞補，一度盛傳一九六五年投共的李宗仁可能暫充其缺，但後來卻沒有了下文。該「委會」裏面的成員如宋慶齡，曾一度被紅衞兵抄家！程潛、張治中一羣老狗，只給中共牽着玩些猴把戲，死而後已！據說黃紹竑、黃琪翔等人，都是被清算後鬬死的！充分顯示中共蓄意使這些投機分子沒有好下場！奇怪的是現在海外還有不少的冒失鬼，仍企圖向中共撈點油水，眞是粵諺所說：「壽星公吊頸嫌命長」吧！

參院改選後的日本政局

岳騫

日本參議院改選後，筆者上期曾撰文評述，最近見到日本方面有關報刊，所述各事均爲本港報紙所未載。我們由於痛恨日本，對日本政情更不可漠視，茲就日本方面材料，加以整理，以告讀者。

一、各黨當選人數統計

日本參院選舉結果，自民黨改選七〇名僅當選六十三名，減少七議席；社會黨改選二五名當選二八名，增三席；公明黨改選十三名當選十四名，增一席；日共改選四名當選十三名，增九席；民社黨改選六名當選五名，減少一席。

二、自民黨各派閥的得失

此次參院選舉因與明年夏季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有關聯，派閥選舉的色彩至爲濃厚。選舉結果田中、大平派稍有斬獲，此兩派將在參院自民黨內佔很大的比率。

田中派參院議員人數未能趕上選舉前的席數，可是，總共亦有四十五名；大平派改選議員十名，當選十二名，總共二十三名；田中、大平兩派參議員共有六十八名。反之，福田派因不再參加競選的議員較多，總共才有二十九名，縱令與三木派合作，只達三十七票，與田中、大平派閥之間有一大截距離。

如果與眾議院議員人數合計計算，則田中派有九十二名，福田派八十四名、大平派六十五名、三木派四十六名、中曾根派四十一名。換言之，田中、大平搭擋共有一百五十七名議席，福田卽使與三木携手也只有一百二十七名。福田如果要射中自民[illegible]寶座，除非與三木、中曾根聯合（三派總共一百六十八名，較田中、大平派多十一席），無能爲力。由此可見，中曾根派雖然是自民黨內最小的派閥，今後在自民黨內卻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是根據過去該派的作風判斷，中曾根派與福田派的聯合非常微妙，附着於主流派的可能性甚大，果爾，則田中政權蟬聯不但不受影響，反而相當穩定。

附自民黨五大派閥現況

派閥名	當選	未改選	參院合計	眾院	眾參合計
田　中	22	23	45	47	92
福　田	15	14	29	55	84
大　平	12	11	23	42	65
三　木	3	5	8	37	45
中曾根	2	2	4	37	41

三、中曾根派的立場

自民黨中曾根派在十一日舉行了日本參院選舉後第一次大會，會中對自民黨透過企業爭取選票的競選方式，嚴加責難。

中曾根派的議員們指出，自民黨必須持有今後內參院中，不再是多數黨的觀念。因爲必須和在野黨妥協，國會將很難順利地進行。

這些議員們認爲，這次選舉，自民黨使用銀彈和企業助選，是一種錯誤，他們強調，依賴銀彈，自民黨就不會有明天！

這是中曾根派，第一次公開攻擊自民黨領導階層。

由於中曾根派和三木武夫一樣，是支持田中內閣的四大派系之一，中曾根派十一日大會的言論，顯示田中角榮內閣的四根支柱，有一根已經動搖。

四、福田、三木能否合作

日本參院共有議員二百五十二席，任期六年，三年改選一半，此次選舉，自民黨田中派採取金錢攻勢，引起黨內外的批評，黨外有在野黨與輿論界的批評，黨內則有福田、三木的批評。無可諱言，福、三的批評箭頭均指向田中角榮。按此次選舉，自民黨候選人有全國區「十當七落」（卽十億日元可以當選，七億日元將落選）、地方區「五當三落」之語，對此金錢選舉首先加以抨擊的是大藏大臣福田赳夫，福田曾於五月八日的閣僚會議上提出警告之後，一直保持批評態度。

自民黨在三木武夫的家鄉德島縣提名的候選人竟是田中派的後藤田正晴，三木派的久次米健太郎未被提名，三木乃竭力支持久次米競選，三木派的德島縣知事也脫離自民黨而支持久次米，勢在必得，三木於五月二十五日對警察當局提出警告：「必須保障久次米候選人及其助選員的競選活動之自由」，三木公開支持久次米這件事就是對「田中金錢政治」的正面的挑戰。開票結果，久次米獲一九三九二八票當選，後藤田得一五一一〇四票而落選。

田中本人所支持的人未能當選，其聲望大減，而三木、田中間的鴻溝也因此更深。

一般認爲三木與福田的關係如何發展，對於今後日本政局頗具影響。三、福田派雖然在此次選舉中一致抨擊田中派的金錢選舉作風，選舉後是否會合作，耐人尋味。因爲兩派的關係從來並不很好。福田是岸信介的直系，佐藤榮作對福田亦頗爲信賴；三木則是反岸、反佐藤的先鋒。如所周知，去年田中內閣所以能成立，也是由於田中、三木、大平、中曾根四派聯合對付福田派所致。然而，三木派與福田派之間也有若干相似處，例如打破金錢政治的陋習是三木與福田共同的政治信念。其次，就內政而言，三木與福田對於所謂「高度成長，列島改造」的田中路線均採取批評的立場；在外交方面，三木派以「鴿派」自居，福田派則被視爲「鷹派」，也未必相容，只是在內政的基本政策上一致。

五、田中的幹勁

田中角榮在佐藤內閣內大臣時期，即有推土機之稱，其人心術雖壞，精力亦不可及。在助選期間爲爭取自民黨候選人的勝利當選，鞏固自己的政權。在全國十六都縣府（除枋木縣外）縣奔跑了二十三天。行程超過四萬里。街頭演說一四七次。聽眾達一百五十萬人。田中角榮此舉，創下歷任首相參加助選的最高紀錄。同時爲爭取時效，竟不惜鉅資，租下巨型直升機，飛遍全國各地。可說爲競選中空前之舉。直升機租費每日一百萬日元，折合港幣一百九十萬元，二十三天直升機租費亦大爲可觀。

六、自民黨大臣紛紛落選

此次參院改選自民黨曾任大臣級之大人物，竟有塚田十一郎（新瀉選區，曾任郵政大臣、行政管理廳長官）、松平勇雄（福島選區，曾任行管廳長官）、郡祐一（茨城選區，曾任法務大臣、郵政大臣）、西鄉吉之助（鹿兒島選區，曾任法務大臣）、後藤田正晴（德島選區，曾任警察廳長官、內閣官房副長官）等人落選。

此等處亦可視爲新陳代謝現象，後藤田正晴即爲田中、三木衝突導火線。田中欲把後藤田塞去其故鄉德島縣競選，排斥三木派之原任參議員久米健次郎，久米在三木支持下脫黨競選，德島縣知事亦脫黨助選，久米終於當選，後藤田以曾任大臣資格而落選。

七、兩位特殊落選人

此次參議員選舉，有兩個特別競選人同時落選，頗值得注意。

六十六歲無黨派全國區候選人河野孔明，以不要忘記二次大戰後蔣總統對日本人的大恩爲政見，以一〇七七二票落選。

在戰後隱匿關島叢林二十七年，前年元月被發現獲救的前日本陸軍伍長（中士）橫井庄一，以生活評論家身份參加全國區競選，結果得二六二五四七票而落選。

兩人同時落選，但河野得票僅及橫井二十六分之一，此等處足見日本人對我總統之大恩大德已經忘卻，我們不可自我陶醉，以爲大部份日本人眞的親中華民國。反之橫井以少數之差落選，亦可看出日本人之軍國主義思想又在萌芽，故「皇軍」橫井能得如此高的票數。

八、選舉後各黨黨魁談話

七月八日下午，各地開票大致完畢，大勢已定後，各黨黨魁分別發表談話如下：

甲：自民黨總裁田中角榮

本黨擔當政權三十年間，不斷受三黨四黨的攻擊，因此認爲能夠維持現狀即可。雖然在地方區減少若干議席，希望能夠得到國民的理解與評價。

雖然在議席上發生一、二變動，但對今後的國會審議，法案審議等國會營運不發生變化。自民黨一向承認在眾院執政及野黨一致的法案，在參院曾成廢案的情形，維護民主性的國會活動。

乙：社會黨委員長成田知已

在選舉期間本黨提倡爲打倒田中內閣及全野黨之共鬪，舉行黨首會談或繼承政權之野黨間共同綱領之制作，這在選舉形勢上成爲有迫力的成果。關於黨首會談，希望能夠儘速召開，會談的具體內容將在十一日的中央執行會議討論決定。從這一次的選舉結果，在臨時國會中，將在野黨主動之下壓迫田中內閣解散眾院。

丙：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務

在這一次的參院選舉達成擴大黨的勢力，因此在下次總選舉，再強力擴大勢力。

如不加強社會黨與公明黨之合作，雖高唱反民主，繼承自民黨政權，也難有實際轉換政治之展望，故今後決加強社公合作方針。在下次總選時與社會黨實施選舉合作必能成功。

丁：日共委員長宮本顯治

在地方區本黨已獲得很大成果，在參院議席已增加三倍。上次僅在長野縣獲得十萬票以上，這次在秋田，宮城等七縣各得到十萬票以上。

在政權鬪爭上，社會黨的四野黨共鬪論完全無實現希望。吾人之目標在包含社會黨在內的統一戰線。在高知地區的社共共鬪具有重大意義。社公共鬪含有阻碍革命統一戰線之要素。公明黨的憲法爭論爲反共主義的僞裝。

戊：民社黨委員長春日一幸

在全國區及地方區，得票數均超過上次，尤其是在愛知的勝利，加強本黨可以戰勝的信念。

對左右兩翼的衝突，國民已提高批判，要求從對立的政治轉向國民合意的政治，確信在期待民社黨的政治路線。

在國會內對於危及國家存立基礎的問題，或與國民生活直接有關的問題，得與日共採取共同步調，但不與日共採取「院內共鬪」。

在野四黨黨魁的發言，可以看出四黨聯合「共鬪」根本談不到，即使三黨聯合也難，最多只能作到社會與公明兩黨聯合。故在可見將來，日本政權仍握在自民黨之手，至於下任總裁是不是田中，依目前情況估計，田中勝利的希望不會到百分之五十。但無論誰任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對我國關係也不會有好的轉變，我們也不必一廂情願，只有努力自強，始能衝破危局，外交方面得失，在目前而言，已不似三年前的重要。

讀「對中國的認識」後之發現

認識中國

柳以青

在「七十年代」上讀到了一篇由盧遂現執筆的「對中國的認識」文章。根據該刊編者指出：盧遂現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博士，現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物理系任教，今年年初，曾到中國大陸旅行，然後寫出了這篇東西。

對這篇文章的作者，我不認識，由於我不認識，所以可能更客觀地，根據他所寫出的東西，來了解他的心態和大陸的情況。不過，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盧遂現的一家人之所以能夠到大陸旅行，更好說大膽地到大陸旅行，端是由於在大陸上起碼有一個家庭——林福孫和麥賢慧夫婦是他們所信任和熟習的，所以，在盧遂現的筆下，就有「我們從香港一到廣州，愛人國琪便急不及待要見她久未重逢而又極親密的麥賢慧、林福孫一家人了」。

因此，盧遂現對大陸的多數了解，都是由林福孫、麥賢慧夫婦，放下了「在四川一所大學任教英語」的工作，在盧遂現夫婦「發了一個電報」後，林氏夫婦就從四川到「北京相會」了。所以，在盧遂現文章的前半部，大多是由林福孫及麥賢慧兩人的口中所道出的情形，做爲盧遂現夫婦了解大陸中國的情況一斑。並不是盧遂現親眼見到的。那麼我們看看他們說了什麼，同時，盧遂現的感受又是什麼。

是唯物呢？還是唯心？

盧遂現夫婦的第一個問題，自然是他的第一個大疑問，就是身爲「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怎麼會在學非所用的大陸工廠中，「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呢？林福孫很快地就把盧先生的問題，突出政治宣傳了。他說：「要了解辯證唯物和西方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學的區別，可要先了解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的一句話：『哲學家們只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列主義和其他哲學不同，其他哲學可以講得很深刻複雜，一個人學了就能講，馬列主義則不只學了就算數，而是學了來改變世界和改變自己。」接着，林博士說：「一般工人在了解哲學方面，自然沒有知識分子那麼容易。但在實行方面，則比較容易。例如：大公無私、名利心小，鬪私較好。」

盧遂現是物理博士，對哲學大概是門外漢，因此，在林哲學博士的一陣「哲學」的解釋後，就以爲眞的接受了，所以，就很自然地把這哲學的解釋，以及所舉的例子寫了出來。

如果我們深想一層：哲學所提出的解釋世界的方式，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的話，那麼，世界事物之大且多，是否所以只用一套或是唯一的一套方式來解決世界問題呢？而大陸所採取的馬列主義，是不是解決世界或大陸問題的金科玉律呢？這種把馬列主義教條化的後果，一方面必會把「談得玄而又玄，聽者半懂不懂，許多名詞的解釋，似眞似假，似對似不對，才是深奧」的東西，到了大陸就成了口頭語和護身符。另方面卻又做成了驅使大陸上的工農兵的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壓迫工具。所以才有工人們了解哲學不容易，「實行方面比較容易」了。這是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

盧遂現仍然覺得林氏夫婦的作爲，「會不會覺得浪費了你的專長」呢？對這一問題，林福孫沒有回答，而林太太的答覆，也是「文不對題」的。無怪乎以前在工廠中工作的「萬能博士」林福孫，現在已是調到「四川某大學教英語」了。以一個「哲學博士」教「英語」是不是「浪費了專長」呢？讀者們可以去想。但是，在英國牛津大學學哲學，能否學以致用，那卻是更成問題的了。不信的話，我們可以聽聽林博士所形容的「辯證唯物」：「辯證唯物的核心觀念是矛盾。精神和物質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唯物是指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上的發展，物質是主要的，所謂『存在決定意識』。但辯證唯物則承認精神亦有反作用。」這一段解釋，起碼使我看出了：林福孫博士對辯證唯物還只能在「口頭語與護身符」的階段，這眞是「存在決定意識」的具體見證呢！

在談到「工人」問題時，林（福孫）麥（賢慧）二位在「閒談」時，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消息，那就是「青年工人」的問題。他們說：「解放前工人們受盡壓迫，從過去的苦，知道現在的甜，幹勁大，是因爲知道爲什麼幹。」可是，對目前的青年工人們，他們說：「他們缺乏過去痛苦的經驗，沒有新舊的對比，所以強調老工人培養新工人，不僅是技術上的傳授，而且是思想上的教育。此外還有各種間接教育，比較深刻的有連環圖冊、電影等。」由此可以看到：所謂由「毛澤東哺養大的接班人」，反而對大陸共產黨的壓迫政策，感

到莫大的反感呢！

也就是因此，「在中國是不搞物質刺激，不把人當猴子辦，而是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提高」，原來主張「唯物辯證」的中共，這次卻要借重「唯心辯證」呢！所謂的唯物辯證，在遭到實際的問題上，也只有證明是無能爲力了。我固然不滿意資本主義的「極端唯物」傾向，但是「共產主義」把人視做「物」，則更是不妥的。在大陸上處理工「人」的實際問題時，已經把工「人」看成物了。這不是很明顯的證明嗎？讀者們仔細想想！

幾件小事意義特殊

在盧遂現的文章中，出現了一些爲遠離家鄉的海外游子的特殊感覺，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件中，現發一些更重要的消息。

「我們在杭州要乘飛機回廣州，飛機是由上海飛來的，由於天氣不好，原定上午九時起飛，遲了。國琪便到市場去買一件皮衣，那知飛機忽然間到，旅行社的接待員便和我一起到市場裏把國琪找回來，飛機等待我們到了，才起飛到廣州。」

這一件小小的事，可以使我了解很多的情形。一、在大陸的飛機航行中，根本不是爲「人民服務」的，只是爲官員幹部，或是海外華人和外國人服務的，因此，可以不按正常的起落時間；我記得「差不多先生傳」中的乘火車的情形，現在，遠較比「差不多先生傳」中所形容的更差，在這「時間」觀念上，顯然反映了大陸上的共幹更爲落伍！二、爲了等一個乘客而使飛機延遲起飛，一方面可以看到「旅行社」負責人員的「權力」之大，另方面又可知所謂「旅行社」的設置與背景了。無怪乎盧遂現說：「在中國，每個人都屬於一個單位。我想，我們入國境後，便屬華僑旅行社照顧了，照顧是指一切的活動，不單只是買機票。會見什麼人，參觀工廠，農村……都全由他們負責。我以爲旅行社服務的週到，固然由於服務人員熱誠的工作，但也是優越制度使然的。」不錯，確是「優越制度」呢！三、相信盧遂現博士在受到如此的「優待」後，一方面固然滿足了他那「海外華人」的優越感，同時，另一方面，他一定會很納悶呢？爲什麼會飛機等人，創造了全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聞呢！

另外一次的特殊感覺是在廣州。

「有一天我們到廣州動物園去遊玩，回來的時候，在大門口等候機動三輪車，但在那兒已先有一位婦女在等了，按理該跟着她的。賣票的微微的昂高頭輕聲的對婦女說：他們是華僑。那個婦女就笑笑地點點頭，讓我們坐上了第一架三輪車。原來國家特別照顧海外華人，我們是不用排除的。」

「華僑」、「海外華人」是「不用排隊的」。這難道就是大陸上的中共所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嗎？盧遂現的這一感受，不是中共的統戰政策的強調下，故意對「華僑」和「海外華人」大施殷勤，以使讓他們在海外爲中共宣傳之外，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破產而已。事實上，中共所強調的統戰政策，只是爲了「統治」而已，所有的說辭，只不過是騙人的口號而已。

盧遂現所遇到的情形算是很幸運的，因爲有不少的海外華人，在廣州所遇到的情形，就不是如此的。同時，很多海外華人，在接受了「不用排隊」的優待後，內心裏都吐出了不愉快的感覺，因爲他們覺得：這才是證明了中共對待大陸「人民」的歧視政策呢！盧博士有沒有這樣想過呢？很可惜，在他這篇「對中國的認識」的文章中，並沒有這一份的「良心」發現。

在這方面，我是頗爲重視的。像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對待大陸上的人民，竟採用次於「海外華人」的待遇的話，所表示的意義就不同凡響呢！因爲中共強調了「社會主義制度」、強調了「人民」、強調了「無產階級」，難道這一切都是用來欺騙他們所統治的人民嗎？事實上，確是一個騙局，問題是究竟有多少人，特別是生活在海外的人士們能夠發現而已。

當林氏夫婦從四川到北京見到了盧遂現夫婦時，「麥見到我們，便笑着說：『一定有人教過你們打電報，否則你們是不會用單位這一名詞的。』她自然說得對，在中國，單位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單位就是一個人工作的地方。在工廠工作時，工廠便是工作單位，在大學教書時，大學便是工作單位。一個工作單位對一個人來說是全面性的關係。……中國的工廠是工人生活全部生活的單位。……此外，……選派代表，交流技術等都是以工廠而不是以個人爲單位的。」

「單位」這一名詞，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有，但是，盧遂現的文章中，特別指出來，以爲是一個「新奇」的名詞，那是另有所指的。也可以說是指的「最嚴密的組織」。而這組織的嚴密程度，已經包括了一個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的全部了。個人在大陸是受到排斥與壓抑的。

然而，對這以「單位」爲準的「最嚴密的組織」，我們不必太過憧憬，因爲目前所出現的問題，在大陸上一次次的具體證明，單位也者，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而個人與個體卻是不斷地抬頭呢！否則的話，林福孫博士不會特別指出：大陸工人階級的努力是對住：「大公無私、名利心小，鬪私較好」呢，事實上，這也正是人性的很自然的發展呢！中共的理論與壓抑政策，總會有一天是抵不過人性自然發展的趨勢呢！

純粹的「私」，固然也是人性所不容，但是，完全的把「私」去掉，根本是戕害人性本身呢！然而，在我所了解的中共，所強調的「無私」與「鬪私」，只是有權力的人們，用來借以控制人民的手段而已。他們要別人無私和鬪私，其實只是爲了他們本身的自私和大私而已。否則的話，在目前所出現的大字報上，怎樣都是指名道姓的只是屬於地方或中央的幹部和高級幹部呢？

有人說，這種大字報運動，是受到中共當權者的控制的，這個我倒相信有可能，不然的話，大字報的內容恐怕更多采多姿呢！然而，又有人說，這種大字報運動，不啻是第二次文革的序幕，我也相信是對的，因爲中共所造作的「紙」，永遠是包不住來自人民的怒「火」的。只是等待着這「星星之火」，幾時就開始「燎原」吧！下次談盧遂現所談的大陸上的「優點與缺點」。

傅作義「死有餘辜」

臧一勺

傅作義於本年四月十九日在北平逝世，得年七十九歲。投靠紅朝的貳臣叛將，希圖苟活偸生者，又去了一個，固大可鼓掌稱快！

當民國二十七年，傅作義身膺重寄，任華北勦共總司令，掌握五省市軍政大權，其時共黨尙僅據有東北，華北局勢並非全無可爲，而彼竟然心存携貳，首倡所謂「局部和平」，一舉乃將華北斷送，遂使整個大局，急轉直下，一瀉千里！

假定傅作義早死二十六年，華北不至拱手讓人，大陸決不至惡化到後來那種地步。所以，現在傅作義之死，可謂「死有餘辜」，猶恨其死得太晚了。

死守涿州

在北伐進展以前，國內戰爭以守城著稱者，得三人焉：一爲劉培緒之守信陽；一爲劉玉春之守武昌；又其一則傅作義之守涿州是也。劉培緒無所建樹，湮沒不彰。劉玉春雖羅掘雀鼠，慷慨城闉，終無救於曹（錕）吳（佩孚）之頽勢，而且以疽發背歿於津門。惟傅作義自守涿州喪敗而後，獨能飛黃騰達，由天津警備司令，而綏遠主席，而戰區副長官，勝利後，因緣時會，以張家口之役，兼察哈爾主席；更進而洊升華北勦共總司令。傅氏勢位之隆，與中樞倚畀之殷，可謂至矣。乃竟於東北垂危、中原未定、江南無恙之時，妄倡「局部和平」之說，一舉而斷送華北，嗣以「水利部長」承色笑於紅朝，可鄙亦復可憐矣！

傅作義字宜生，籍隸晉南，保定軍官第五期畢業，爲山西閻錫山部屬，由排連長升至營團長。以偏裨之材，鎭牧蒙疆，鷹揚華北，閻之栽植，蔣之拔擢，本人之努力，而時勢之所造也。山西自民初鎭總吳祿禎被刺於石家莊；巡撫陸鍾琦被刺於太原撫署；即由閻百川氏任督軍。前後三十八年間，雖一度以泰安之敗，出走大連；一度以抗日之役，隔河退守。而始終隨政潮之動盪擁有督軍、省長、巡按使、將軍、督理、主席、總司令、綏靖主任、司令長官等名號，百變不離山西。一貫作風，惟以閉關自守，沈機觀變，爲不二法門。其命傅作義襲取涿州，蓋自辛亥以還，參加國民革命，有志中原之始也。

當北伐進展初期，寧漢分裂之時，鄧演達、唐生智、張發奎等由京漢路（即後之平漢路）北進至河南之西平、遂平一帶。其時吳佩孚所部已完全失敗，靳雲鶚亦受命改編，自許昌、鄭州以北直至北平之線，爲奉軍張學良所統之三四方面軍駐守。馮玉祥既欲畧取陝豫，閻百川亦志在幽燕，故利用張部之側面薄弱，出以奇兵，佔領涿州，傅作義即此役之主將。

涿州在保定之北，盧溝橋迤南，爲入北京之孔道。當時奉軍鑑於革命軍之銳進，閻馮之側擊，及第三軍在河南方面之失利，正在縮短西路，掩護東路，自不能任令涿州陷於他人之手，以妨碍其歸路。故而晉軍亦正由涿州截斷鐵道，爲東進之支點。一方圍攻，一方死守，然守城而不出擊，而又外無援兵，傅遂於城破時爲奉軍所俘。此初試寶刀之第一回合，雖遭敗衂，而以報紙宣傳，傅作義三字，翻以此得稍稍顯名於當世。

當時張漢卿之參謀長鮑文樾，適爲傅之保定同學，先後期也。傅以此得優待，羈留未幾，即縱之至津，這恰予傅氏以莫大機會，而天津乃爲其發祥地焉！

雄據津門

當民十七孫傳芳在龍潭偸渡失敗後，津浦路戰局急轉直下，直魯聯軍張宗昌、褚玉璞所部，殘敗北歸，勢甚混亂。北伐軍追奔逐北，雖成破竹之勢，而途沿掃清殘敵，稽延時日，加以日人包藏禍心，製造濟南慘案，冀阻南軍之北進。於是號稱「北方革命軍」之山西部隊，乃得順利佔領河北平津一帶，而傅作義即在閻百川先生旗幟之下，以地下姿態出現，不費一兵，不折一矢，而爲天津警備司令，亦倖矣哉！

其時張宗昌所部之徐源泉一軍，已撤至天津，且早已輸誠。南軍誠未到達，徐源泉即於褚玉璞離去督署之俄頃，前往接收，然竟被阻於官銀號（官銀號爲天津日租界與華界交界處，督署在河北，過此渡金鋼橋始達）駐守之日軍。而傅卻已於此時先到督署矣。說者謂此亦日人阻止南軍侵入華北之預

定政策也。蓋傅於涿州釋出之後，即潛匿於天津日租界，由曲同豐與天津日本當局疏通（曲氏曾任保定軍校校長，為傅之老師，又係留日士官三期生），而日人居心製造南北分歧之局，故傅乃得於中取利，坐享其成。厥後未久，曲氏為人闖入日租界寓所刺死，同時並傷及家人，時在黑夜，兇手逸去，案終未白。曲氏本庸人，早已息影津門，與人無爭，如此凶死，頗耐人尋味也。

坐大塞外

與傅同時任北平警備司令之李服膺，亦為閻氏部下，彼此分掌平津軍權。李性忠實而欠開展，始終「服膺」閻氏，傅則貌似誠懇而心多譎詐。自居析津之要衝，即已輸欵中央，隱脫閻氏掌握，爾後屢膺寵命，實肇基於此。閻馮反中央之役，閻氏出駐平原，指揮泰安作戰，傅能以騎牆態度，巧為運用，閻敗，傅乃陞任綏遠省主席，可覘其巧宦之一斑。獨惜李服膺調守大同，抗日初期，以撤守為閻氏揮淚槍斃，闇此中另有隱情，愚忠可憫。

傅在津所部，僅陳長恒一旅。及任綏遠省主席，於抗戰期間，兼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文武兼資，更多發展。綏遠雖由蒙旗改建，僻居塞外，然地處河套，渠道縱橫，良田萬頃，牛羊馬匹，腴壯成羣，並非荒寒貧瘠之壤。傅利用邊陲，生聚訓練，成立兩個軍，八年抗戰，安處於甌脫之中，其有所成就，勢也！亦運也！

掌握華北

民卅五年克服張家口之役，本係中央軍出居庸關，取宣化、懷來，苦戰所得之戰果。而傅以近水樓台，由歸綏利用平綏鐵路，直追張北，遂以克復張家口聞，誠所謂貪天之功。然更以此得兼察哈爾主席。察綏兩省，為內蒙全部之精華，至此而傅之聲威益懋。迨東北局面，日益緊張，瀋陽錦州之連絡，始終未能打通，平津學生，又紛紛以反饑餓等口號遊行請願，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既無掌握之部隊，形同虛設。傅既襲張北先登之盛名，中央薄采虛聲，遂特派為華北剿共總司令。蓋已將華北全責，付諸傅一人，傅於此時，不特可與老長官閻百公分庭抗禮，且視閻之踽踽危城，艱難困守，尤為志得意滿也。

華北剿總時期之傅宜生，可算是中天日麗，也可算是日薄西山。因為他對國府的功名，將至此結束，而對紅朝的扮演，將自此開張。他在包頭，與西北宿將鄧寶珊，隔河相望，聲氣早通。而鄧以鬱處窮邊，久不得志於國府，適逢天外飛來一班人馬，以延安為發跡之地，空谷佳人，結廬鄰左，枯僧入定，春色惱人，其一拍即合，實本天緣，固無待後之瑣瑣姻婭為也（鄧女為毛之兒媳，這是偶然的另一結合）。因為鄧與毛之交親，傅與鄧之聯繫，故毛之於傅，早已下了功夫；而傅之於毛，亦早存有案底。此即後來所謂「局部和平」之張本也。

蓄意變節

憶傅就任華北剿總之始，以張家口為本部，綏遠為後方，而以北平為前進陣地，時來往於平張之間，其辦法原欲肅清河北，自固吾圉，以平、津、冀、察、綏三省兩市之地盤，看最後之成敗，為投資之本錢，其狡謀野心，固至深遠。是以下車伊始，會出動部隊，清剿冀西太行山麓易縣之共區。但出師不利，陣亡師長一員，軍長魯××亦殉職自戕。這一役予傅氏以莫大警惕，決心保存實力，不再與共軍對壘。故對於抽派兩師，增援東北，打通錦州瀋陽之線，則託故推諉；對於濟南之撤守，德州之危急，則視同秦越；對於太原之田橫五百，壯烈犧牲，雖桑梓袍澤之親，亦復無動於中。至對於最後率部南下之建議，則更視為迂濶難行，目笑存之。蓋其所謂平津之「局部和平」，與華北之整個靠攏，固已成竹在胸矣！

傅蓄意變節，原期保其勢位，蔚為新國勳臣。但這種天真的想法，在歷史上曾不能得之於恢廓大度的開國之君，更何能望之於刻薄寡恩的猜疑之主？且其嫡系百戰功臣，尚以震主之嫌，有削藩之舉，更何論於一降將！故「解放」之後，跟即解除傅氏兵柄，所部亦分別改編。據個中來人談及：其碩果僅存之兩個師，及其最精銳之騎兵部隊，均於抗美援朝時犧牲殆盡，餘部則發往蒙邊，集體墾荒。傅對此多年訓練患難相從之部屬，猿鶴蟲沙，風消雲散，能無兔死狐悲藏弓烹狗之感耶！

外行治水

記得大陸變色前夕，友邦人士，震於傅治兵之名，頗有主張直接予以軍援者。由今觀之，總算省了一次輸送隊，孟子曰：「亦運而已矣」。誠哉其「運」也（運輸意）。

至傅之任「水利部長」，不獨用非所學而滑稽可笑，亦似針對其能吃苦耐勞，作一絕大諷刺。試想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大陸水災，最著者如：長江、黃河、淮河、松花江，到處出毛病，水利部駸且變為「水害部」，請問這外行「部長」，其痛苦懊喪為何如？且以數十年軍籍，上將威儀，杯酒釋兵，改行治水，看人家封元帥，佩勳章，神氣活現，還要曳尾泥塗，追隨恐後，回念生平，能無遺憾！

山西將領，因三晉風氣之淳厚，與閻百川先生多年之領導，類皆樸實無華，忠誠不貳，如楊愛源、孫楚、王靖國等，無論其存其歿，皆不愧為模範軍人。尤其當太原陷落，五百烈士，堪與日月爭輝！但自抗戰以來，名城撤守，例皆美其名曰「戰畧撤退」，故但聞撤退之聲，不見殉難之士，風氣所關，浸成頹喪，又何怪靠攏者與降將軍之多也！

宜生離開山西最早，脫去閻之控制最久，故其作風別創一格，不同於晉軍。其為人：誠浮於偽，實短於名，貌似恭順，而胸多城府，外示謙飭，而內懷鴟張，善偽裝，善買信用，善看風頭，善盜虛聲，善騙長官，善籠絡部下。餖飣瑣末，事必躬親，可謂得閻百川之皮毛，至於老布軍衣，粗茶淡飯，則堪傳馮煥章之衣砵。然北平西四大醬坊衚衕之花園洋房，巍然巨第，固不足以言其菲宮室惡衣食也。蓋其人乃小有才而富模倣性，急功利而富投機性者。政治安定未嘗非治世之能臣，惜乎處兀臬危疑之局，不能艱貞自守，而以斷送華北，貽譏當世。視彼太原諸守將，位不高於傅，名不重於傅，責不專於傅，而支柱殘局，苦守經年，遠勝於傅。然猶赴陣爭先，成仁恐後，相形之下，為愧多矣！

從「人民日報」七・一社論看中共「批林批孔」運動

項楚

「人民日報」七・一社論顯示「批林批孔」運動進入新階段

中共「人民日報」在「七・一」共黨建黨五十三週年紀念日發表題爲「黨是領導一切的」社論，顯示共黨的「批林批孔」運動已經進入一新的階段。一九七〇年七月號「紅旗」曾發表題爲「爲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而鬪爭」的社論，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暴露了毛、林的權力鬪爭已經白熱化。「人民日報」這篇社論與「紅旗」那篇社論，在性質上有很多相似之點。

「人民日報」這篇社論主要有三個內容：

(一)強調「黨委內部展開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鬪爭，正確思想對錯誤思想的鬪爭，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生活的正常現象」。這顯示「批林批孔」的初期階段已經完成，一場全面的黨內鬪爭（或者說「黨內整肅」）卽將展開。

(二)強調既要「加強黨的領導」，又要「放手發動羣眾」。對於「羣眾運動」與「黨的領導」之間的矛盾，「凡屬人民羣眾的正確的意見，黨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羣眾加以實現；而對於人民羣眾中發生的不正確意見，則必須教育羣眾，加以改正」。這顯示這場全面的黨內鬪爭仍將以羣眾運動爲主要手段。

(三)強調「要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各級革命委員會的作用，工、農、婦、青等革命羣眾組織，也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發揮自己的作用，努力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羣眾和幹部。」

「紅旗」雜誌今年第六期文章「鞏固和發展全國人民的大團結」

在不久前，「紅旗」雜誌本年第六期發表了一篇題爲「鞏固和發展全國人民的大團結」的文章，與上述「人民日報」七・一社論互爲表裏，都是現階段中共「批林批孔」運動和黨內鬪爭的指示性文件。該文章的內容重點是：

(一)強調「統一」，暗示反毛就是搞「分裂割據」。該文中說：「兩千多年來，反動階級儘管尊儒反法，攻擊秦始皇，製造割踞和分裂，但是由於國家的統一，符合歷史發明的方向，統一的局面仍然是歷史的主流。」

(二)強調「團結」。該文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決定了無產階級必須而且也能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羣眾」。「無產階級團結的人越多，力量就越大，專政就越鞏固。」

(三)對這場黨內鬪爭提出的一些限制：

(1)該文章說：「在羣眾沒有發動起來的時候，要強調放手發動羣眾，澈底揭開階級鬪爭的蓋子；把羣眾發動起來以前，就要會加注意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和羣眾」。「團結搞得好不好，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能不能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只有嚴格區分敵我，才能團結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孤立打擊眞正的敵人。」

(2)「思想上右傾麻痺，把敵人當朋友，這是錯

誤的；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矛盾也看做敵我矛盾，也是錯誤的。」

⑶「在任何時都要愛護羣眾的積極性，不要破壞這種積極性。」

⑷「不但要團結願意參加批林批孔的同志，而且要團結那些在鬭爭中犯了錯誤而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

⑸「對於羣眾聯繫本地區、本單位實際所提出的批評和意見要熱情歡迎，正確對待。凡是犯了錯誤的同志，要從羣眾的揭發批判中記取經驗教訓，勇於承認錯誤，同錯誤劃清界限，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將功補過。」

⑹不要「為小團體、小派別或者個人的利益而糾纏不休，離間批林批孔的大方向。」

最近有關的報導

根據最近的報導，周恩來在今年四月曾經對當前「批林批孔」運動總結經驗，提出新的十八字的「總結指示」，即：「不准串連，不准武鬭，地方找證據，中央作決定」。但毛澤東認為會限制羣眾的積極性，在十八字之後又加上「鼓勵貼大字報」、「不阻撓貼大字報」兩句。因為受到上面的鼓勵和支持，這可能就最近以來大陸「大字報」氾濫的主要原因，與當前的公開資料與大陸情報所反映的情況完全吻合。這樣，情況就越來越清楚了。

分裂和武鬭不可避免

中共「批林批孔」的目的，就是通過羣眾運動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再用此壓力去解決思想路線問題（也就是強行建立「文革」中產生的所謂「新生事物」），和在人事上整肅一切異己分子，並打爛一切「小團體」「小派系」，剷除地方割據勢力，為加強「中央黨權」建立基礎。現在資料顯示，發動羣眾階級已經成熟，即將進入鏊人階段。並且其主要對象是地方當權派，尤其是地方軍人實力派。

毛澤東鼓勵貼「大字報」是想建立經常性的「羣眾監督」制度。七·一社論中說：「要歡迎羣眾的積極監督，這是我們黨和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去年「十大」通過的共黨黨章中，也規定共黨幹部要接受羣眾監督。這種制度，使被整的和未被整的共幹，當權和非當權的共幹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背離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是毛澤東維持其統治，防止幹部造反，預防死後因其路線被否定而遭鞭屍的一種手段和部署。

但是各地「大字報」越來越多；並且已經發生「串連」「派系」「武鬭」；尤其是對地方共幹的人身攻擊，地方共幹或許很難控制自己，與羣眾形成對立面，而造成大規模的分裂和武鬭，其時必將出現新的更大的難以控制的混亂。

附錄：「人民日報」七·一社論「黨是領導一切的」

今天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三週年。我們的黨，是在階級鬭爭和兩條路線鬭爭的風浪中成長壯大的。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各級黨委和廣大黨員又經受了新的考驗和鍛鍊。鬭爭的實踐進一步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經過八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黨的九大和十大，我們黨更加堅強，更加團結，更加朝氣蓬勃。

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必須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只有加強黨的領導，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組織起來，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基礎上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

在運動中，根據「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原則，黨委內部開展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鬭爭，正確思想對錯誤思想的鬭爭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內生活的正常現象。它使我們黨的組織更富有戰鬭力，能夠更有力地來領導運動，而決不意味着可以削弱黨的領導。

加強黨的領導，最根本的，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

要相信羣眾，依靠羣眾，放手發動羣眾，善於把黨的政策變為羣眾的行動。要堅決支持羣眾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歡迎羣眾的批評監督。這是我們黨和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要深入到羣眾中去，及時總結羣眾鬭爭的經驗，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對於羣眾運動中出現的某些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要堅持原則，加以引導。

毛主席指出，關於黨和羣眾的關係問題，應當是：「凡屬人民羣眾的正確意見，黨必須依據情況，領導羣眾，加以實現；而對於人民羣眾中發生的不正確的意見，則必須教育羣眾，加以改正。」我們應當這樣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各級黨委要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始終站在鬭爭的前列，牢牢掌握批林批孔的鬭爭大方向，大膽地領導運動。要在鬭爭中，使自己成為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羣眾，用馬克思主義佔領上層建築領域的戰鬭堡壘。現在，批林批孔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要把這個運動深入、普及、持久地進行下去，還需要全黨做極大的努力。許多地方的工農兵理論隊伍和專業理論工作者，已經積極行動起來，研究兩千多年來不同歷史時期儒法兩家兩條路線的鬭爭歷史，吸取歷史上階級鬭爭的經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搞好當前反修防修的鬭爭。這是運動走向深入的表現。

各級黨委要掌握新情況，研究新問題，取得領導運動的主動權。要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各級革命委員會的作用。工、農、婦、青等革命羣眾組織，也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發揮自己的作用，努力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羣眾和幹部。「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談白景瑞與佐治萊希路的喜劇手法

林巽

這個暑期有兩部喜劇電影上映，座上觀眾，都能由電影引起惹笑效果。這兩部電影：一是佐治萊希路導演的「老千計狀元才」。一是白景瑞導演的國語片「好女十八變」。這兩部片同樣不依靠滑稽動作或者是「將錯就錯」式烏龍情節取勝。在技巧方面：「老」片一直循一條「假戲眞作」的方向發展。「好」片卻一直循着一條「假對立」的方向發展，這類電影戲劇魅力，全在乎刻劃人物的功力上。人物刻劃得成功便取到一定效果，否則便失敗。

在「好」片中，由甄珍飾演的李詩詩與傅碧輝飾演的李太是一個性格上的對立體。李太與她的丈夫又是一個對立體，另一邊，兩個性格相反的兄弟岳豪與岳傑以及他們的父親，這其中就有三個對立體。從人物氣質說：他們是互不相容的，但從人倫關係說：他們是母女、父子、兄弟、表親。由於親情的關係，使他們既然對立，但又不得不在一起。但性格上的不協調使他們又不得不時刻在對立中，由這便迫出了喜劇效果。

「好」片故事很簡單。在李家，李母是一個不信任男人的女人，她的女兒已念到大學，但她們仍不准許女兒交男朋友。岳家是一個富家，有二兄弟，都讀到了大學，哥哥岳豪是個花花公子。弟弟岳傑卻是個書獃子。父親喜歡那勤讀書的岳傑，時時痛責岳豪。岳傑愛上女同學李詩詩，請哥哥教他追求。不料他的哥哥卻因此愛上了詩詩，奪了弟弟之愛。整個故事重心是放在由秦祥林飾演的岳豪，去把那個不近人情的李母將她管束很嚴的女兒奪去的過程。母女、父子、兄弟之間，雖然是對立，但因彼此有愛心的連繫着，所以不論他們之間對立得如何嚴重，總不敢鬧到眞正分裂。編導大可以放心將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大大誇張。最後仍自然使他們交合還原。絕對不會使觀眾不服氣的。要是「假對立」的矛盾，運用在非親情的情節裏，可能會弄巧反拙的。

白景瑞是留學意大利的導演，有時你會發現他塑造的角色，像脫韁之馬那樣走向意大利化。譬如「好」片中的花花公子秦祥林，這個人物，可以從多少意大利喜劇中發現。花花公子每個國家都有，意大利花花公子的特色是「急色鬼」型。譬如秦祥林被父親送去倫敦讀書，誰知在機上看到來自夏威夷的水仙皇后湯蘭花，就私自溜走回來追求湯蘭花。他雖然犧牲那麼大，但第一次發現了甄珍就改變主意。這類「急色鬼」只有意大利電影才常見。雖然後段不少喜劇效果卻是從這一段「急色」情節演化出來的。不過個人認為搞中國社會的喜劇，這種人物塑造，頗有重新商榷餘地。

白景瑞使影壇側目的作品是「新娘與我」，「新」片同樣是由「假對立」概念組成的喜劇故事。「新」片中父女矛盾與「好」片中的母女矛盾。可說是同一典型的。白景瑞過去的片子，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終究是成功多於失敗，但走重覆道路這似乎是第一次。

與「假對立」意圖相反的「老千計狀元才」的戲劇效果可說是由「眞對立」搞出來的，老千與老千的互相鬬法，這其中沒有什麼親情可言，失敗的自然會被吃掉。「眞對立」的情節本來是屬於悲劇的。「老」片編導卻在電影情節中運用「假戲眞作」的魅力，將它喜劇化起來。換句話說：我相信如果用「假戲眞作」的概念去重寫「教父」，也可以將它改成一部像「老」片那樣的喜劇。

「老」片中的保羅紐曼、羅拔烈福、羅拔蕭三個人都是老千，編導將三條相同的「鱷魚」塑造成三個不同氣質的角色。並且戲劇效果，完全由三個不同氣質的人的性格衝突搞出喜劇效果，可見其功力是不尋常的。雖然，我得承認，「老」片是一部意識極不健康的電影。

「老」片的故事很簡單，主要重心是保羅紐曼如何設計並且利用羅拔烈福這一能幹的老千助手，通過賭博方式，將比他勢力更大的羅拔蕭吃掉。編導除了加重羅拔蕭被謀殺的危機一條線將之留到最後才揭開之外，處理保羅紐曼如何將羅拔蕭這隻大「鱷魚」吃掉，全部計劃是公開的。因此喜劇效果

便從他的表演一個騙大老千的計劃中產生。編導設定的是三十年代的故事，這個時代的襯托相當妙，因為三十年代的老千，比我們七十年代的老千是容易上鈞，亦容易使人入信，這便是編導的聰明處。

喜劇應該屬於心理遊戲玩藝之一，因此，從人物氣質的矛盾中產生戲味應是上乘手法。不過人是有思想的動物。我不同意一般人將一些娛樂性電影看作喝白開水的道理，觀眾看了一齣喜劇，笑了一個多鐘頭後，不必再去思索什麼。這彷彿是一般觀眾的真實體驗。不過像「好」片中的花花公子秦祥林及「老」片中的保羅紐曼、羅拔烈福這種人物在現實社會中是存在的。因此當你看電影時，可能不知不覺留下一個錯覺印象。影響你在現實社會中對同樣角色的批判，那樣便不妥了。因此筆者認為凡應該批判的人物，我們的藝術匠人，除了利用他來逗觀眾發笑之外，同時應通過電影情節，明確是盡一份批判的責任才行。當反面人物只作浪漫角色來處理，總是有問題的。

台北・台北

馥憶

整整二十年了，但並沒有增加我對台北的了解。時間的累積，也只有帶來熟悉中的陌生。至少我所曉得的，那只是一個繁華、熱鬧、吵雜、污穢的都市。除此之外，我絲毫找不出它的美麗、幽靜之處，也許我正是「身緣此市中」，當然不容易發現台北市的真面目。

我不否認，在都市裏長大的人，都是很實現，很冷淡的，至少他們沒有鄉村居民的純樸、幽閒和一般濃厚的人情味。

為了生活，使他們忙碌於工作；為了生存，使他們趨向於現實，雖然他們也知道時節的變遷，看見葉子落了，知道是秋天，看見天氣冷了，知道是歲暮。可是他們卻沒有這份閒情逸緻去欣賞它，去接近它。他們的生長，雖不受着環境的支配，但是卻深深受着環境的影響，人既無力改變現實，那也只好在現實的潮流中打滾，在現實的漩渦中翻騰了。

自我懂事以後，我可以說是眼看着台北長大。十餘年來，台北進步很多，這是可喜的；但也是可悲的。因為都市的進步，正和人們的現實、冷淡成了正比，我隨着台北長大；但也隨着台北的長大而變了現實、冷淡。鄉村和都市到底是兩個不同國度的人，居住在鄉下，真可以說是「萬里猶比鄰」；可是住在城市，住了幾十年，就連對面的鄰居，叫什麼姓什麼，都不知道，這點卻是真的。

因此，有時我實在好希望能舉家遷往鄉村去住，那該是多麼美的事情，雖然不一定能夠得到自然之趣。但至少也能沾上幾滴鄉村淳樸的氣息，找回已被現實斲喪殆盡的性靈；可是我又眷念着台北，不單是它給了我一切生活的方便，一切物質的享受，而是我對它有着一片很深厚的情感，因為人懷念鄉土，是與生俱來，儘管我厭惡它的繁雜，討厭它的……

提起台北，我們若暫時撇開它的吵、髒和亂，那所剩下能夠代表台北的事情，可能已經不多了。如果有的話，那可能就是台北的稅金高得嚇人，稅金是文明的產物，也是人民生活水準的象徵，在台北不管你從事那一門的事兒，幾乎都要繳稅，能逃此稅者，大概就只有所謂「自由業」吧！

還有台北學生的就學率也是高得驚人，如果說台北是一個「學生城」，也不算為過。每天清晨，若不見來來往往的公共「氣」車，幾乎每輛都像載滿了沙丁魚似的擠滿了上學的學生，因此應時而生的「學店」，也是多得可怕。

在台北擠公共「氣」車，也是一門頗不容易的大學問。儘管台北多的是公共「氣」車；但也多的是受「氣」的機會。一個擠公共「氣」車的勇士，必須要有橄欖球員的勇猛，籃球隊員的靈活，還必須加上戰士赴湯蹈火的精神，學者爭先恐後的修養，方能勝任。否則，擠到最後，只有漏掉了你這隻沙丁魚，只好背靠着站牌，大蹬雙腳，徒呼奈何奈何；即使擠上去，被壓在車門邊，也只好使勁力氣，來個「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萬一不幸掉出車門，那也只好算你倒霉。

此外，台北的行業，也是多得嚇人，就只怕你身無數技，口無三寸不爛之舌。否則，包你一帆風順，不愁吃穿。君不見每天自外縣市來台北淘「金」的，人潮擁擁，便可見一斑。

台北的計程車，不但速度快，也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如果你不甘心去擠那公共「氣」車，只要你抬頭挺胸，站在路邊，輕舉貴手，馬上有一輛計「錢」車停在你的身旁，車門自動為君開，何等方便。有時雖是無心栽柳，卻綠蔭映道。你雖無意搭計「錢」車；可是卻無意站在路邊搔了幾下臉頰，照例有車為君停，有門為君開，台北的計「乘」車服務真正週到。而且司機個個都是勇猛如虎，膽大如天，不怕你撞傷，就怕你安然無恙。駕起車來，其速度和氣魄，真是一「鳴」驚人，因此對於那些急性子、愛刺激的乘客，倒是正中下懷，風馳電掣，稍刻便到。可是遇到那些膽子小、惜生命的乘客，這回可遇到陰府君，大叫大鬧，頻添趣事。

或許台北就是這麼可愛，即使當你走過大馬路時，你就得加速步子，而且還得左盼右顧，看看路邊的紅綠燈是否要改變了顏色；否則正當你在馬路中央，那缺德的警察，好像是要捉弄你似的，右手輕輕一撥。霎時，對面數不清的車子、摩托車便立刻像表演賽車似的，萬車奔騰，使得你「進退維車」，孤立在羣車之中，又得左右閃避，深怕被那些笑你「市姥姥」的「飛天奇士」撞倒了。

十餘年來，我一直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習以為常，倒覺有趣，因此若將來有一天，能夠到鄉村去逍遙，那一定會不習慣，因為到底是不同國度的人。而且，我對我的故鄉，有一片濃濃的情感和倚賴……

中共的新敵人

江楓

由於尼克遜及基辛格之訪問，西方國家於長久漠不關心之後似乎業已對中國這個古老國家的人民、生活藝術、風俗、津津樂道，而在此以前中國僅於稀有之傳奇故事或優美之磁器中被人記憶。

約翰嘉爾勃來茲（John Kenneth Galbraith）於其所著有關訪問「中國」之一書中，面對北京風光，竟一反其往常之冷靜客觀立場，樂不思蜀，隨聲附和，針灸、孔子思想、長城、團體操、大廣場，無不被用來大作文章。

而今，毛澤東思想之傳聲筒「紅旗」雜誌又耍出了新花樣（指當前之批孔及排斥西方古典音樂等等）相信這些新中國通們必不再如同以往對之欽佩嚮往了。巴哈、莫扎特、貝多芬、以及德布西之作品，統已由中國家庭及音樂廳被清算出去，因為它們是「資產階級的音樂」，腐化而有顛覆性的，紅旗雜誌更稱那些相信「音樂可超越階級而未具社會性」的人們已犯大錯，凡欣賞此類音樂者不是笨拙天眞就是黨的敵人，而德布西之作品尤其反映上世紀末的腐朽頹廢，故需嚴禁。

此事說來不足為奇，西方藝術文化在「中國」被禁由來已久，即使中

，使世運游泳選手自嘆弗如時，當然無論在那一方面絕不容許有任何對手存在的餘地。此外，極權主義者的心理本身就相信藝術創作會形成莫大危險，蓋控制思想與藝術創作，表達自由以及對美的感受，本來就背道而馳兩不相容。

使人更莫名其妙的是：一些西方學者的自相矛盾作風，一面堅持維護自由創作，一面卻又嚮往所謂「新中國」而心蕩神馳，對這些所謂自由衞士而言，「新中國」的價值，在乎其地理上的存在，「新中國」的思考邏輯遭受控制，其思想只允許一種觀念，而在書架上也許有一種書籍，在此情形下，這些學者無法覺察諸如針灸之神效，毛澤東的游泳本領，北平各大廣場以及恭奉饗客的茗茶等，不過是一層屏風——當然不是有名的中國漆屏風——而在屏風之後卻隱藏着一個愚劣殘忍政權的腐臭及稱霸世界的狂夢。

毛語錄，紅旗雜誌以及所有在「中國」編行之資料，暴露了一切極權主義的卑鄙，各種思想都要濃縮為一，人民貶為一種統計數字資料，在這種但丁（Dante）都沒能想像到的境界中，巴哈、莫扎特、貝多芬、德布西的音樂中所包含的美境與自由，以及所有其他具有鼓舞性而富於人性的一切事物當然都是危險的。

騙了大財方「回歸」大陸的內幕，企圖偷渡的實據，……直到她的三代，歷年演出的粵劇、電影，以及她「腐朽靡爛」的私生活與情史……。

如同「牛欄」中的「牛、鬼、蛇、神」一樣，紅線女在飽嘗「落實政策」和「解放」滋味中，正如廣州軍區政工組所說，紅線女的「解放」與否，省級單位無權過問，一定要「中央」批准，因其「黑手」既長，聯繫又廣，影響奇大。

六月一日，紅線女已在北平演「粵劇沙家濱」，貢獻其「革命的殘餘價值」，為江青的「樣板戲」試演。

最近，香港左派戲院，也乘機放映她主演的影片，收番一筆。

珠江客



雜感二則

尖鋒

三千萬發糖衣砲彈

據說中共為了要逐步控制香港，使香港變成澳門第二，特撥出三千萬港元，進行收賣本港的自由團體，企圖達到分化、瓦解本港反共勢力。

在香港這個花花世界、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一切以銀紙掛帥的社會裏，三千萬花花綠綠的鈔票，確具有很大誘惑力，難免使一些軟骨動物飄飄然，無法站穩腳踭。事實上，有些變色蟲在喊着「大勢所趨」的當兒，現出了原形。

有人對中共這種收賣手段，稱為「銀彈攻勢」或「銀彈政策」。其實這一叫法並不貼切，共產黨決不浪費銀紙去收賣一條走狗，老八根本不將這些軟骨頭放在眼內，它的目的是要把他們消滅。這不

一旦這塊自由地區變了色，試問共黨對你又將是如何呢？不防墊高枕頭，好好地思索一下，免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時就已經太晚了。

武俠片替中共開闢財路

近年香港武俠片在西歐放映，引起西方人士視覺上的新奇，竟然轟動一時。形成對中國功夫的狂熱。

一些畧諳武功的華僑，把握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紛紛設館授徒，於是在歐美國家中的中國武館，有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

武術在我國有着悠久歷史，分有各門各派，較有名的如少林、白眉等，是一種良好的健身術。在沒有槍砲的時代，是抵外侮、保疆土的堅強國防力量。

大陸赤化後，中共害怕人民造反，將所有民間武館列為不法的封建結社，不論城市或鄉村，絕對不准私人

遭到同樣命運，西方之部份醫藥亦被限禁，取代的是在「永無錯誤瑕疵」之「毛語錄」中所啓示的毛澤東思想中，倖存的一些中國傳統醫藥。

這種思想清算運動的背後究竟隱藏了些什麼，耐人尋味，說穿眞相，紅色中國領導人狂妄盲信及不容異己，他們對所有最可能逃脫他們嚴格控制的一切事物，當然予以排斥，都自然深懷恐懼，然而各種藝術表現，發軔於自由，孕育於斯，生長於斯，倘一個地方其千萬人的生活須受唯一作者所著的唯一小書「毛語錄」所規範時，莫扎特、貝多芬及巴哈的偉大，當然構成一項危險。一個國家如果只有其最高首領才是唯一的知識分子，唯一的哲學家，唯一的軍事權威，唯一的聖賢，甚至是唯一的全能運動員

的「剩餘價值」

跪在砂礫上，沿街掃垃圾，批打、毒鬬。三年後，「清除運動」又在「軍工宣」的領導下，對紅線女再度進行了數不清的批鬬與磨折，並隨同所有的文藝界，被押去廣東「英德農場」勞改、寫「檢查報告」。

粵共「革命組織」，曾將所有批判紅線女的「資料」編撰成册，在港九發售，撈進一筆爲數可觀的洋財。其內容計有：劉、鄧對她的讚揚、垂青；勾結周揚、夏衍、齊燕銘……的罪證；與陶鑄、林李明的勾勾搭搭；和馬師曾的悲歡離合；與李飛龍的通姦，企圖和羅品超結婚的始末；在香港

廣州大字報

穗人

廣州的「批林批孔」運動，自五月下旬以來卽進入空前的緊張與混亂，由局部公開批鬬而進入「公審」，由小集團的衝突而進入大規模的武鬬。六月中旬開始，各式各樣的「大字報」、「傳單」、「標語」、「漫畫」遍地飄飛，滿街張貼，指名攻擊，並稱是「指名捉妖」，省高級頭頭如「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革委會主任」趙紫陽，「革委會副主任」林李明等，均被稱爲「新妖孽」、「老狐狸」，並以大字體標題及公開喊出打倒周恩來、江青、鄧小平和姚文元等共黨「中央」重要頭頭口號。

在「大字報」和「標語」中，形容周恩來是「劉派復辟的反動頭子」、「九尾狐」、「多頭鳥」，指鄧小平是「劉少奇殭屍復活」、「臭人渣精」，指江青是「現代武則天」、「妖皇后」、「瘋瘋女」、「巫婆」、「掃帚精」、「歷史倒轉的女妖精」，指姚文元是「驢頭太監」、「郭槐化身」。由於混淆不清派別不明的工人、學生，四處遊行打鬬破壞，廣州各重要街道與交通要道，日夜軍警林立，時而封鎖時而開放，交通工具被嚴格控制。

驅使，它爲何會那樣好死，送錢給你買洋樓、養番狗、上舞廳、玩女人呢？只不過因爲你目前生活在自由地區，在民主制度庇護下有發言權。因此共產不得不用金錢收買你的口，替它說好話，以達到「統戰」目的。假若

個四十四人的「中國武術團」到西歐去表演，使海外不明眞相的華僑產生錯覺，認爲大陸還保留、發揚國粹呢？其實中共捧出這一國術團，除了對西歐國家作「笑面外交」的政治作用外，也是一條爭取外滙的好財路呢！






茶花女

寒梅

香港遊客到台灣，如果要「嘆茶」，一定要到粵式的茶樓去「嘆」。如果是走入「公共茶室」或者是新潮的「音樂茶室」，那就誤入花叢了。

「公共茶室」的設備如同香港的音樂廳「架步」，「音樂茶室」就十足新潮而且講究氣派了。

不管是「公共茶室」或者是「音樂茶室」，都有年青貌美的「茶花女」任君選擇，顧客之意也不在茶。因此，這些茶室的茶，是淡而無味的，而是全靠情比茶濃的無限風光，引得客似雲來，如痴如醉的樂在其中。

「茶花女」的酬勞是按「杯」計數的，絕大多數是賣笑不賣身。她們善解人意，與君情話綿綿，傾談肺腑時，總會細訴一段哀怨的遭遇，激發心聲共鳴，而寄予無限的同情。或作幸會一位風塵知己狀，如獲至寶的投懷送抱，萬種柔情，雖是疑眞疑假，卻能使得對方心甘情願的「飲得杯落」，而回味無窮！

「茶花女」也可以陪同客人「拍拖」上街，只要是兩廂情願還可以安排多姿多彩的直落節目哩！

「音樂茶室」的茶花女，比「公共茶室」的女郎高一流。爲了迎合客人的心意，陪坐飲茶的時光，可做到百依百順，陪客「拍拖」時，言談舉止也很有分寸。也絕不像香港的「撈女」那樣，開口就是「咪咪」聲。

「公共茶室」的女郎，過去因作風太開放，在暗淡的燈光下，經常傳出利用鴛鴦卡座作色情交易的緋聞，被人當作黃色的「架步」，而存有太亂太雜的看法，許多外來的遊客，多止步不前，生意一落千丈。這門行業的老板爲了重振雄風，目前除了在內部設備方面不斷的改進更新外，對茶花女郎也提出了「自律」的約束，在陪客座上只能點到爲止，「直落」交易一定要請到外面去！

想享受一吓「情」比茶濃的樂趣，步入花叢的茶室，是不會掃興而歸的！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28 在江門的遭遇

「司法改革」運動結束了，我只被恐嚇辱罵了一頓，沒有坐牢，但卻有不少曾在國民政府時期工作過的「舊人員」被送入監牢中。——他們有「罪」麼？如果有，大概是「歷史問題」罷。筆者自幼即左傾，從沒有參加過國民政府的工作，也沒有加入過國民黨或三青團，尚且被指為「舊人員」，何況那些曾加入過國民黨或三青團的人？更何況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公職的人？在中共心目中，這些人全都是「反革命」，只由於大陸淪共初期，這些人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暫准他們苟延殘喘，而且還被稱為「同志」。

然而，當環境許可時，在條件成熟後，這些人當然要逐一收拾。筆者認識兩位軍醫，他們都是抗戰時期參加抗日的愛國同胞。在抗戰時，要抗的軍隊啊，不過它「打着中國旗，行反中國的活動」罷了。

這兩位軍醫因為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曾對日本作戰，結果在大陸淪共後，竟被共黨拘捕入獄。中共之蠻不講理，豈「回歸」分子所能明白？這兩位軍醫之一，便是常在本刊發表反共文章的袁暘照醫生，另一位便是鄧學而醫生！袁、鄧兩位，本非反共者，可是由於中共之禍國殃民，目前他們都是堅決的反共鬪士！

那些受港英教育的「愛國同胞」，那些在港英庇護下的「左傾」分子，那些在「帝國主義」地區工作的「墮子」，他們自以為「進步」，大叫「回歸」。我眞的希望他們言行一致，眞的「回歸」。

如果他們眞的「回歸」了，共黨在他們的利用價值消失以後，不把他們打入地獄才怪！

我是早期的「回歸」者，讓我繼續把親身的經歷寫下去罷。

「司改」以後，我以為將被調回九江教書，因為我已自承「不適宜於司法工作」了。誰知我卻要回到「法院」去！

在「司改」後，「珠江專區」和「西江專區」合併了。這兩個「專區」合併以後，稱為「粵中專區」，這「專區」的行政中心設立在江門。由於「專區」設立在江門，「珠江法院」和「西江法院」也合併為「粵中法院」了。

在「粵中法院」，徐明已不再掛着「院長」的招牌了，這時的「院長」是譚丕桓，該院的組織已擴大了。雖然這樣，陳海天仍然在該院擔任「秘書」，仍然在事實上控制着該院，但比起「珠江法院」時期，陳的權力似乎沒有從前那樣大。在「粵中法院」，陳惠冰已成為「助審員」了，徐冀球也是「助審員」。我的名義始終是「文印員」，但根本就沒有工作。

我對陳海天說道：「我希望返回教書崗位。」我清楚知道：留在「法院」，我是肯定沒有前途的，而且隨時會遭受陳海天的陷害。

陳海天說：「你必須深入檢查自己，不要為個人打算！」

這時我的妻兒正在九江等候我的消息，我怎能

很多時與一羣台灣回來的同學閒談，往往會聽到一些嘲諷台灣政府的話，說台灣政府怎樣怎樣懦弱，外交上怎樣怎樣失敗，說的人說時似乎很痛快，好像自己就是漢朝太學中的清士一般，滿有格似的，殊不知這些對台灣嘲諷的言辭，不但不切實際，而且，出自一位從台灣受高深教育歸來者之口，實在很不應該。

這些言辭，不但不負責任，而且很足以造成外界對今日台灣的錯誤認識，就我所知，通常這類同學，並無政治立場，只是隨意亂說，也不含什麼惡意，然而，見諸這些同學的表現，可見台灣的自由教育，其在政治效果上，實在不如中共的箝制、強化、統制等手段，來得有實效。但兩政權的統治手法不同，其一是標榜「王道」，另一則實行「霸道」，於取捨之間，自然各異了。

話是如此說，對於這些隨意嘲諷台灣政府的同學，我是深表不滿的。我之所以不滿的理由，有如下幾點：

天爲個人打算！」

這也是「爲個人打算嗎？」譚丕桓夫婦和一個小孩，佔住了一間差不多二千多方呎的房子，陳海天夫婦和孩子，也愉快地住在一間寬敞的房中，他們都有「保姆」照顧孩子，而我卻要夫妻分散，父子別離。本來暫時分離也沒大問題，可是誰知要分離多久？而且月入四十元共幣，如何支持兩頭家？

我對譚丕桓說：「法院既不能安置我的家人，讓我在外面租地方住罷！」譚丕桓說：「你是法院的幹部，怎可以在外面住？」

對這蠻不講理的人，我實在沒有辦法，於是在江門租了一間房子，去函陳玲，叫她帶孩子到江門。我想：「陳玲和孩子住在租來的房中，我自己住在法院，他們是不能禁止我的。」

我在「午睡」時，便到租來的房中看看妻兒。我這樣做，以爲一定沒有問題了。可是陳海天發覺了這事，向我質問，我便照實告訴他。誰知他將這事報告給譚丕桓便批評我說：「這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爲。」共產黨的「組織和紀律」，竟是這樣的麼？

這時候，我的一個老同學楊琨正在江門市的一間中學做「教務主任」，我和他是培正同學。過去，我們相處得很好，彼此以誠相待。

我去找他，一方面希望敍舊，講講眞心話，另一方面想看看能否轉入教書崗位。

誰知在毛澤東的「教育」下，老朋友竟然十分「前進」，滿口「馬列」，滿口「立場」，我被他批評爲「出身不好」，他叫我「安心工作，服從組織」。

在這情況下，我便不再找他了。

在澳門培正中學讀書時，楊琨和我都是左傾分子，我們曾組織過「新文學研究會」。楊琨的表兄金應熙，在「文革」時期是廣州中大的歷史系教授，是「紅衞兵」的頭子。後來金應熙被打作「反革命」了。楊琨的現況怎樣？我不知道。不過在抗戰時期，他是中正大學的學生，他曾對我讚揚過蔣經國。單單這「學歷」，不要說「言行」，楊琨便斷難逃脫「文革」的厄運！

的責任

陳逸南

灣妄發議論，說這不是，說那不是。而一點也沒有想到個人的責任。譬如說：台灣政府不好，那裏不好？怎樣不好？如果這樣不好？那麼怎樣才好？如果只有破壞的言辭，而沒有建設性的理論，這樣的話，不說比說了還好。

第三，我們既然在台灣會經受過四年的高等教育，那麼，對於我們自己的政府的處境，應該有所認識和諒解，尤其對於一些不是本國能力所能左右的外交事件，更不應過份深責。因爲外交是要用國力支持的。在生存的過程中，任何人有時都會向環境低頭。個人生活在現社會中難道不會有過類似的痛苦經歷麼？明乎此，我們還好意思對一手把我們栽培出來的政府，惡意醜詆？退一萬步說：「就算今日的台

庸懦的高明者，一定很不庸懦了，處於此時此際，我們應該怎麼做才對？」在台灣政府積極求賢的今日，如果我們還以三、四十年前的尺度去衡量它，那我們實在太不了解今日的台灣了。

雖然我對於一羣隨意輕蔑台灣的同學，深表不滿，然而，對於他們的心境，我是同情的。從政治的透視鏡看他們，他們彷彿是一羣游離分子，像無主孤魂的存在着，他們對政治沒有深刻的認識，也不肯下決心去研究，也不能確定自己的立場，那一種由空虛而失落的情緒，很容易會演變成埋怨其出身的情緒。像這樣無主孤魂的游離分子，可謂所在多着，他們不了解個人的責任，尤其沒有足夠的自信，和鬪爭的力量。這情景，尤之乎一個出身於破落家庭的孩子，自己不肯奮鬪，對家庭一點責任也不負，卻反埋怨父親無能，庸懦的可笑。此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自己瞧不起自己，而想要求別人對你另眼相看麼？天下間那有如此貧宜事！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國家，而任何國家也必然有一政府，代表此國家人民的意旨，爲全體人民服務，謀幸福。因此，凡是一個好的政府，它最少是一個能代表全民意旨的，能給全體人民帶來幸福的。我們要擁護，當然只有擁護如此這般的一個政府，相反的，自然在擯棄之列。

今天，我們有幸生活在海外，可以冷眼旁觀的看到兩個政府的一切，我們可以自由抉擇，認同我們心目中所認爲理想的中國政府，拿我們自己與台灣的中國人民，或者留在大陸的中國人民相比，可說是幸運，是中國人中的「天之驕子」。別的人我暫且不說，然就台灣港生來說，他們有膽量到台灣念書，卻沒有膽量回歸大陸，不要說居留，即使是參觀也不敢，其對中國大陸不信任程度如此，致於說到擁護這一層，更不用說了。既然我們已經否定了中國大陸，那麼我們該怎辦？認同台灣？還是繼續做無主孤魂？自然，我們也可以放棄責任，不問政治，做一個逸民，既然要做逸民，也就好壞由他，何以又咄咄其談，說這說那？如果我們自己不爭氣，不做自己命運的主人，終有一日，我們會被磨折而死，凌辱而死，即使你從來不曾過問政治，也沒有你逍遙的地方。說不定，到那時你想要做和尙的自由都沒有呢！

事實上，我們今日的處境，是沒有抉擇的餘地的。橫在前面的路就只有一條，這一根扁擔原是該我們挑的，我們不檢拾起來，由誰去檢拾，作爲這時代的「士」的一分子，而不明白自己的責任和存在的意義，竟然俯仰由人，過其搖尾乞憐的生活，而不敢昂起頭來，面對時代的艱難，這實在是我們自己的羞恥。

同學們，撥開眼前的雲霧吧！看清楚「青天白日」和那染滿鮮血的「五星紅旗」底下，到底包藏着些什麼意義？

父親因爲我童年就已出國，而在外國時間又太久，怕我對於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別指示我研讀國父遺教。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來信說：

「你以後看書，應多注重中國哲學與其哲學。孫文學說一書，實爲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爲中國哲學之具體之表現，建國精神與其精神。俄文譯本更將其中之精華捨棄未譯，故你應將孫文學說看完二遍之後，即看三民主義中民族、民生與民權各講之原書全文；並應將其心得批評之點摘記另錄，以備呈閱。民生主義中，批評馬克斯主義各節，尤爲重要，應切實用客觀態度，悉心研究。看完主義之後，再看軍人精神教育一書，亦在中山全書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書，則中國之政治、社會、經濟與哲學，皆可得其基礎矣。」

除了研究三民主義書籍之外，父親又要我廣泛的閱讀經、史、子、集，使我了解中國的史地和哲學。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來信說：

「此時你應在家安心練習漢文，研究歷史與哲學，使爲他日國家與社會服務；不愧爲蔣氏之子，爲最要。你的學問、經歷，以及到俄後至今回國之間，十餘年來，每年每月個人生活之經過，可先作一具體有系統之報告；再述你以後個人所抱負之志願，以及能力所及與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備考驗。總之，中國人必須先知中國歷史哲學與政治社會以及經濟之實情，方得爲中國良善之國民；此乃你應澈底覺悟者。近閱你的文字甚生硬，應速練習行書與楷字。大凡中國之經、史、子、集各種書籍，武嶺學校圖書館皆備有也。」

不但如此，父親更一再要我把已讀過的書本，加以溫習，並要把精選過的古文讀得爛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六日來信說：

「現在要文章進步，第一還是要多讀古文，並須讀得爛熟，背之再背；大約每篇古文至少要讀一百遍以上，到月底並須將從前所讀者全部理習一遍，如尚生疏，則再誦讀，必須再能背誦，毫無阻隔，然後方休。如此則三個月之後，約可有三十篇長文可以背誦，則文筆必暢順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爛熟於胸中，則能成文豪矣。習字尤爲要緊！」

父親這樣諄諄不倦的訓示，於今我的記憶猶新；只因爲後來工作太忙，沒有好好照預定的計劃，澈底做到，委實有負父親期望，深覺慚愧！

此外，父親還指導我研究英文，數學的方法，和讀書的次第。我任贛州專員時，曾奉到父親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的來信說：

「你來稟稱，每日學習英文與算學約佔六小時之時間，此欲

風雨中

代數之方程式，幾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種學問時與應用數學時，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必求其精進，亦不必牢記熟習；故每星期有六小時學數學，爲最多，如事務太忙，則減至三小時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時至六小時之學習，每星期繼續不斷，則兩年之內，凡普通之代數、幾何、三角等數學，皆可畢業；故不必過急求速也。至學英文，則每星期亦以六小時爲限，先注重文法與生字，然後再進一步，注重會話；總以先能看其文字爲主，再進一步則習會話。你俄文已有基礎，則學習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國語文之進步，只要有恆無間，而不在貪多務得耳。總之，你年已過三十，記憶力已退，而悟力增強，若持之以恆，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腦太過，致蹈揠苗助長之害。故各種學問，不必強求不忘，但求其領悟學理與了解其應用方法可也。」

同月二十四日，又告訴我研讀易經和明儒學案的道理；並鼓勵我先看曾文正和胡林翼的書牘。來信說：

「余近來，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與看明儒學案，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惟此書非到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此時兒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有時能選古文觀止中二三十篇，使之熟讀成誦，能隨時默識背誦；則提筆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

以上是父親教導我讀書的方法和次第。

父親對我的教育，很注意接近環境。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記得我小時候住在家鄉，父親認爲鄉下的風氣太閉塞，見識不廣，要我到上海去住。後來又覺得上海是繁華的世界，罪惡淵藪，少年人住久了，將有不良的影响，故又送我到北平去。有時我寄住在親戚家裏，父親對這些親戚的家庭生活或習氣，也十分注意。古人說：「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因爲耳濡目染，移人最深；所以父親爲我擇師，教我交友，都是極端嚴格和審愼！

父親對我的教訓極嚴，特別注重修齊的道理；因爲父親秉性純孝，而又繼承中國數千年文化的傳統，認爲治國始於齊家的。民國九年曾寫信給我說：

「汝在家，對親須要孝順，對長上須要恭敬。」

民國十一年在桂林，於清明節前，曾寫信指示說：

「清明節近，我大約不能回到家中來拜掃祖母的新墓，心甚不快。到清明一日，你要托才火伯伯，到祖母墳上多種幾百株樹。」

助的精神。民國十二年十月有信指示我說：

「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就是自己『道德高尚』。這個道德，並不是拘謹束縛不動的，只要守着一切規則，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自然要盡力去幫；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

父親不但要我養成公德心，不可侵犯人家的自由，同時還要我發揮「同情心」，儘力去幫助人家。我自少至今，一舉一動，幾乎都受這種教訓的影响和約束。

父親生平很討厭人們有倚賴的心理，尤其厭惡托庇他人以貪圖富貴的人們。這種夤緣勢利的心理，就是貶低人格，自我卑污的來源。

有了自立自強的抱負，便不至爲惡劣環境所包圍，所同化，所支配；反而能夠克服環境。這樣才不至於頹廢和墮落，才能免於失足的危險。

父親經常告訴我，要誠懇待人，要一生把「誠」字看得最重，當做立身處世的根本和秘訣，永遠保持；縱使別人有錯誤，或對自己不起的地方，我也不必管他，還是要盡到自己的誠心。父親說過：

「能公必能『誠』。」

又說：

「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我的所作所爲，皆要本乎『至誠』。」

譬如：過去新疆督辦盛世才，很多人都反對他。抗戰期間，他到重慶出席六全大會，許多人更要求中央懲辦他，還有人向政府請願。父親答覆他們說：

「盛世才今天來重慶，是我要他來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負責。」

散會之後，又有許多人對我說：「盛世才這樣的人，爲什麼還要替他負責？」我當時也很懷疑，但心裏總想一定有其他的理由。後來，到了民國三十四年，要處理雲南問題時，父親叫龍雲到重慶，他當時打電報給中央，須父親保證他的安全，他才肯來重慶。經過父親的剴切曉諭，龍雲來了，雲南的問題乃得到了解決。這時我才想到：當時盛世才來到重慶，如果我的父親不保障他的安全，現在龍雲還敢來嗎？這正是「誠之所至，金石爲開」了；父親常常告訴我們說：

「我自己的心，無論對人對事，如有半點私意和不公的地方，我不會有今日。」

可見「誠」之一字，不但可爲立身處世的張本，同時也是事業成功的

靜

蔣經國

自己要虛心。書經說：「滿招損，謙受益。」就是警戒我們不要自驕自滿，做人求學都是如此。論語說：「不恥下問。」又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父親不但教我要尊師重道，向長輩、老師、朋友學習，同時還要請教有學問、有經驗、有專長的人；只有謙虛的態度，才能得到人家尊重和益處。

父親最忌風頭主義，時常告誡我們，不可「出風頭」，不可妄自批評別人。因爲父親看清了今天社會的病根所在，就是一般人總是喜歡背後造謠，暗箭中傷，明爭暗鬪，你搶我奪；這是損人利己的最不道德的行爲。同時，一般人總是喜歡責駡別人，好像國家興亡，自己完全沒有責任；而不知這種心理，就是自己進步的最大阻礙。我們要常常檢點自己，以洗刷自己的缺點；少說別人閒話，以減少無謂的是非。

父親又常常告誡我們：不要輕浮，誇張，假裝門面，招搖撞騙。因爲浮躁輕薄，是青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頭腦不能冷靜，就會容易糊塗，輕舉妄動，陷於錯誤。尤其是裝腔作勢，誇大炫耀，固不能使人心服；招搖撞騙，虛僞掩飾，亦只能騙人於一時；結果，雖然害了別人，也更害了自己。所以父親時時告誡我，要做實際工作，切忌虛僞浮躁，亦不要自我宣揚，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來信說：

「作事應注意當地實際工作，不必施以對外宣傳；以吾家子弟，愈能隱藏，則愈不受世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積德種福，亦即所以報答祖先之福澤，爲後世子孫多留餘蔭也。此乃壯年人，尤其汝等，不可不知也。」

因此我無時無地莫不以父親的訓誡作爲自己的「座右銘」，隨時隨地自加警惕！

父親除教我如何做人之外，還教我做事的道理。我也經常遵循父親的教導去做。

父親教我們做事，要提綱挈領，大大小小的事情擺在面前，首先要理清頭緒，把握要點、重點。記得我在十一歲的時候，父親把長衫解下，要我去掛起來，同時說：

「我們解下衣服，應當先把衣領提起，然後掛在架上，才能使全件衣服安置妥當；否則，漫無頭緒，零亂放置，再穿起來，一定不會整齊。」

還有一次，父親指着一只凳子對我說：

「一個人坐的時候，一定要坐在凳子的中間，不可偏坐一端；因爲重心在中間，偏坐就會翻倒。」

【十一】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盛世才雖然歸順中央，但仍想留後路，不願馬上與中共翻臉。盛世才覺得留下中共的一條線，就可以牽制中央，不怕中央不優容自己。因此雖然在廸化展大逮捕，將非共黨官員幾乎一網打盡，但對於共產黨人並未動手。

一連過了半月沒有動靜，中共頭目都放下心，陳潭秋就向毛澤民說道：「目前情況雖然較為平靖，但問題並未完全解決，我們在這裏遲早要出事，但撤走又不能，必須想個辦法。」

毛澤民問道：「徐先生意思應當怎麼辦！」

陳潭秋說道：「我們在此地，完全不了解黨中央的政策，黨中央則不了解此間情況，造成一種隔閡，我想回去延安一趟，同黨中央把情況說明白，這樣黨中央就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不會再亂下命令，破壞我們在新疆的工作。」

毛澤民恐怕陳潭秋一回去，就把毛澤東假借黨中央的命令，自作主張要他們在新疆奪兵權的事講出來，到時毛澤東一定不認賬，把責任全部推給自己，說不定連命都沒有。毛澤民考慮清楚利弊之後

緊急，徐先生突然離開，恐怕盛世才會起疑心。」

陳潭秋說道：「盛世才也許會有所懷疑，但我和你們不同，我不是新疆省政府的官吏，我是十八集團軍駐新辦事處處長，我回到十八集團軍總部述職，是順理成章的事，盛世才也許不滿，但是，他沒有辦法干涉。」

毛澤民說道：「他不一定要干涉，只是不供給交通工具，你怎麼走。」

陳潭秋想想確實如此，當卽放棄回延安打算，留在廸化繼續與盛世才鬭爭。

盛世才最初也以為盛世麒被殺，陳秀英被捕，中共在新人員一定寢食不安，打算脫身，如果陳潭秋、毛澤民向盛世才提出要求，願回延安，盛世才十之八九會批准，派專機送他們回延安，誰知中共人員並無公開表示態度，依然每日上班、開會，不改常態。盛世才感到奇怪，就把公安局長李英奇、副局長曹天爵喊到督辦公署，問道：「這批共產黨每天幹什麼？有沒有走的打算？」

李英奇說道：「看不出有什麼打算，好似有恃

盛世才問道：「他們所恃什麼呢？」

曹天爵說道：「是不是恃的延安方面。」

盛世才冷笑道：「史大林都嚇不倒我，何況毛澤東。」

李英奇說道：「中共比聯共更難對付，留着這批人在廸化，遲早會出事。」

盛世才說道：「慢慢地來，這事急不得，你密切注意他們有什麼活動，又出什麼壞主意。」

中共大小頭目困在廸化無策可施，同延安的聯絡也告中斷，過去拍電報是由新疆電報局拍發，此時新疆電報局自不會再替中共拍發電報，陳潭秋也不敢交新疆電報局拍發電報，想請蘇聯機構代發，蘇聯此時還不願同盛世才鬧翻，自不肯惹意外麻煩。最後沒有辦法，只有利由古老辦法寄信，信並不直接寄到延安，寄西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由西安再轉延安，但這些手法自瞞不了盛世才，結果所有的信全被盛世才收去。

陳潭秋的信自然不敢寫太露骨的事，只是向中共中央要求准代表團撤回延安，或者假道莫斯科回國，如果兩者均不成，就請求蘇聯在新駐軍紅八團保護中共人員安全。

這封信到了盛世才手上，被盛世才抓到了把柄，把李英奇、曹天爵喊來，說道：「中共代表團要求蘇聯保護，顯然是勾結外國，破壞本國內政，根據這項罪名，就可以逮捕他們。」

李英奇問道：「捕多少人呢？是不是全部提起

盛世才考慮一下，總不願意同中共澈底鬧翻，斷了回頭之路，當時說道：「你先揀幾個重要的抓起來，其餘的繼續監視。」

李英奇從身上取出一份名單，說道：「中共重要幹部名單在此，請督辦圈一圈。」

盛世才提筆在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陳振亞四人頭上畫個圈，交給李英奇。李英奇順手交給曹天爵，說道：「你照督辦圈的名字，馬上就捉，不要讓他跑掉了。」

盛世才說道：「逮捕以後暫時予以優待，不要同其他犯人住在一起，看看中共如何反應，再定下一步。」

曹文爵當時回到公安局，帶了一班衛兵，荷槍實彈坐卡車去到高樓，到門首，就有中共徒手警衛過來詢問找誰？曹天爵說道：「盛督辦請周廳長、徐處長、林教務長、陳振亞先生到督辦公署開會。」嘴裏說着就上了樓。中共人員卻認識曹副局長，誰也不敢阻攔。

樓上的人已經聽到樓下說話聲音，當時亂成一團，就在這時曹天爵帶人已經衝上樓。

陳潭秋畢竟久經大敵，態度鎮靜，問道：「曹副局長，有什麼事？」

曹天爵因為奉到盛世才面諭，暫時要對他們優待，當時也就客客氣氣說道：「督辦請徐處長、周廳長、林教務長，還有一位陳振亞先生，一起到督辦公署開會。」

毛澤民問道：「有沒有督辦的信？」

曹天爵笑道：「督辦請廳長開會，幾時寫過信。」

陳潭秋知道不去是不成了，說道：「既然是督辦請開會，我要換換衣服，請你等一等。」說過就取出刮鬚刀，刮好臉，穿上西服，打好領帶，說道：「好了，走吧！」

毛澤民看見陳潭秋的態度反常，以為這次出去可能就會槍決，當時抱起三歲女兒軟新，親了一下，向朱丹華說道：「我們去了，恐怕回來的希望少，你好好照顧孩子。」說過也就同陳潭秋下了樓，從此沒有了消息。

這四人被捉去之後，中共在新疆人員便由馬明方、張子意、方志純三人領導。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剛收到，活曹操闖進來，兩人商量之後，決計不理會陳潭秋、毛澤民死活，要求史大林出兵佔新疆。

狄米諾夫回到莫斯科之後，曾經見史大林幾次，每次都談到毛澤東與中共，狄米諾夫在延安雖然同毛澤東拉的很緊，但是回到莫斯科見到史大林仍然要站在聯共立場上說話。

史大林對於毛澤東發起整風，整垮了國際派一批人大為不滿，就詢問狄米諾夫。

狄米諾夫說道：「毛澤東這個人，仍然有中國帝王思想，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不容任何人有不同意見。」

史大林說道：「如果本身一貫正確，當然不必理會別人的意見，但毛澤東的立場未必正確，再不接納別人意見，就不成了。」

狄米諾夫明白史大林的意思，當時嚇得脊樑骨冒冷氣，連忙陪笑說道：「像大元帥永遠正確的領導，也沒有人會有不同意見。但毛澤東不同，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只懂得中國幾部舊小說，就想定於一尊，自稱毛澤東思想，又不准別人反對，實在太過份了。」

史大林說道：「王明，博古雖然少不更事，但對馬列主義研究要比毛澤東精深，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硬要領導馬列主義的共產黨員，已經荒唐。最最要不得的，他在鬪爭王明、博古時，竟然說他們是欽差大臣，且列為罪狀之一，這話是什麼意思。」

狄米諾夫不敢接腔，所以毛澤東鬪爭陳紹禹、秦邦憲的經過，皆是自己報上來的，自不能代毛澤東解釋。

史大林說道：「毛澤東是一頭野牛，無法改變成家畜，遲早一定要想辦法整垮他，此人如得志，將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不幸。」

狄米諾夫聽到史大林這麼講，那還敢替毛澤東說好話，當即順着史大林的話說道：「毛澤東這個人太反覆，凡是領導過他的人，都吃過他的虧，所以在中國提到毛澤東，無論任何黨派都搖頭。但是，他目前掌握了中共軍，躲在延安山洞裏不外出，對付他真不容易。」

史大林說道：「你放心吧！遲早他會落在我手上，到時再說，現在不必急，急也急不來。」

狄米諾夫回莫斯科本是為毛澤東作說客，勸史大林向新疆用兵，與毛澤東裏應外合，迫國民政府讓步，此時也只好暫時不談。

毛澤東當然不曉得莫斯科方面情況，仍以為聖眷正隆，史大林既然欽定自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當然要全力支持，所以仍然眼巴巴望等候莫斯科的好消息，狄米諾夫雖有信來，卻隻字不談正事，時間一久，毛澤東也就只好擱下了。

誰知活曹操與政府舉行的談判，遭到國民黨中常會一致拒絕，雖有邵力子從中出謀定計，張治中旁敲側擊，但力量太薄弱，不能改變形勢。新疆方面盛世才又逮捕了陳潭秋、毛澤民等。原來蘇聯可以獨佔的獨山子石油開採權，盛世才也推給中央政府，聲明地方省政府無權對外訂立協定，言外之意，連「新錫協定」也否定了。史大林一怒之下，撤走了駐在哈密的紅八團，命令在新疆省的蘇聯顧問回國，蘇聯與盛世才之間全面決裂，史大林自以為一手扶植盛世才據有新疆，盛世才又是聯共黨員，竟然背叛了聯共，這口氣如何能出，就要想辦法打垮盛世才，但史大林也顧慮到中國目前國勢蒸蒸日上，與英美並駕齊驅，蘇聯與德軍戰爭雖然形勢好轉，莫斯科不致失守，但仍在苦戰中也不願正面與中國衝突，所以對當前局勢，一時遲遲也不能下決定。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四）

史補之

刧永新賀女投懷

這一戰役，國軍失敗的原因，無疑是敗於不能協同作戰，本來預計使紅軍兩面作戰的，結果，卻使自己陷於兩面受敵，而遭到慘敗。但「朱毛」獲得這一意外的勝仗後，紅軍的聲勢大振，同時井崗山的根基也大大的鞏固了。天相紅軍呢？人謀不臧呢？說來也眞是可嘆！後來不久，金漢鼎收拾殘部，重整旗鼓，攻下永新縣，但因永新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可說是全面赤化了，因此，縣城已陷於孤立中——四鄉的糧食、蔬菜、肉類等來源完全被截斷，結果，只好自動放棄，退守吉安之線了。

金漢鼎撤出永新的第三天，毛澤東便帶着工作人員和一連紅軍來了。永新原有中共的黨、團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永新支部書記，便是賀士珍（按：若干記載中，多誤爲志珍），她有兄妹三人，長兄賀敏學也是共產黨員。她畢業於吉安所屬的吉州中學，生得嬌小玲瓏，宜嗔宜喜，平日在學校時就很活躍，說話也很有條理，那一副嬌滴滴的聲音，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端麗之外，還有一種甜蜜的媚態。

當民國十七年初夏紅軍第一次攻陷永新時，賀士珍才十八九歲，在紅軍工作人員誘騙之下，她就秘密地參加了中共蘇維埃運動工作，等到毛澤東二次進入永新，她便以團支部書記的身份來見毛澤東，毛澤東一見她那副宜嗔宜喜的面容，和活潑輕盈的體態，頓時笑顏逐開，滿懷高興，問長問短，那小妮子卻也能對答如流，毫不羞怯，兩人談得很投機。

到了黃昏，她又親自送來兩只雞，兩瓶酒，毛[illegible]悅不勝，事實上，這些年來，毛澤東確也枯寂得有如乾煎，一旦有了年青貌美的女子來親近他，簡直有如枯木逢春，涸鮒得水，於是馬上留着賀士珍吃飯，兩人吃吃喝喝，談談笑笑，自然更親密起來。

第二天晚上，毛澤東召開永新黨、團會議，商討展開蘇維埃運動等問題，賀士珍在會議上發言最多，表現得特別積極，毛澤東一面聽，一面頻頻點首，笑容始終沒有收起過，會議開到深夜一點多鐘才散，毛澤東笑瞇瞇的說道：「夜深了，賀士珍同志不便回去，就在這邊睡罷，我還有要事和你談談。」賀士珍果然留下來，這一晚，他們兩人便開始了前生的孽緣。

次日早晨，毛澤東春風滿面喜洋洋地對大眾宣佈：「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由同志之愛進而爲夫婦之愛，這是我們革命鬪爭生活的起點。」毛澤東說畢，打了一個大哈哈，賀士珍站在毛的左邊，帶着羞人答答的笑容，和大家打着無言的招呼。

大喬小喬嗟薄命

毛澤東原是個充滿了英雄主義和封建思想本質的人，對於一個生長在山城中學畢業的女子賀士珍，作爲配偶，應該有着不平衡之感的，但因這時毛澤東正處於惡劣境遇中，在政治上飽受着黨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打擊，軍事上又隨時有被俘的危險，精神上充滿了寂寞苦悶的心情，從來英雄末路，處在逆境中，總喜以醇酒婦人來排遣自己的苦悶，何況井崗山上，平時總是一片亢陽，輕易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女人，一旦遇上了賀士珍這麼個俏麗活潑的少女，在性饑渴迫切需要的情形下，自然是急不暇擇的草草求得性解放爲滿足，至於相配不相配，都不[illegible]

賀士珍做了井崗山的押寨夫人，她還有一個妹妹賀怡，不但同是吉州中學的同學，而且她的姿色性格，愛好虛榮和浪漫，恰是無獨有偶的一對姐妹花，姐姐既然有了革命伴侶，妹妹便也成爲寨中大小頭目爭相獵取的對象了。恰好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這時也已上了井崗山，毛澤東自命是前進的「風流人物」，毛澤覃當然也就不肯落後讓乃兄獨佔風流，他眼見大喬既然已屬乃兄，竟也毫不猶豫的進行攫取小喬了，他一面利用乃兄的權勢地位，一面又利用嫂嫂做好做歹的撮合，終於這對姐妹花，成爲難兄難弟所佔有了。

兄弟姐妹，一雙兩好，名花有主，福慧雙修，原該是値得慶幸的一件事，無如造化弄人，紅顏薄命，她們姐妹倆都先後遭遇到不幸。賀士珍後來被打入冷宮，長門寂寂，過着度日如年的活寡生活，這是眾所周知的事。賀怡竟也成了孤鸞寡鵠，隳溷飄茵，終且不幸遭到橫死，當年的歡笑，變成了一場噩夢，說來也確是悽惋。當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間，毛澤東已領着江西蘇區的紅軍分路西竄，毛澤覃也奉到中央的命令，隨同瞿秋白自贛閩邊區突圍西奔，由於國軍的攔截追擊，瞿秋白當場被俘，毛澤覃也就在這一役中陣亡了，從此時起，賀怡頓成了新寡文君，度着寂寂空幃的獨居生活，但她性格是近於浪漫慣了的，在共幹們互相爭奪文君的場合中，她終於又下嫁了涂振農（江西籍共產黨員），一個浪漫性格的女人，在心情破碎之下，往往流於荒淫放縱，何況在中共黨中，對於性的需求，性的解放，認爲是進步的行爲，當她嫁了涂振農後，又遇上了風流寃家的陳毅中途糾纏，於是，她同時周旋於涂陳之間，正如無主落花，輕狂柳絮，花嬌蝶浪，來者便佈施一番，終於一九五〇年，在江西途中發生翻車慘劇，香消玉殞了。

鋒鏑難保小兒女

至於賀怡的再醮丈夫——毛澤東的連襟涂振農，卻早在她翻車慘死前，爲了毛澤東遺棄賀士珍的事而遭到不幸。這話又得說回來，賀士珍當年參加蘇維埃運動，雖然是以浪漫前進的姿態，被老毛看上了，但她終是農村出身，脫不了所謂舊社會的氣質，自從下嫁老毛後，終身有了歸宿，竟收拾起那一套浪漫派的作風，一變而爲賢妻良母型了。當老毛屢遭黨內黨外的打擊，處在極度逆境時，她確能以三從四德的柔順婦道，給予老毛的安慰與鼓舞不少，自做押寨夫人到西竄一段時期中，她替老毛生養了幾個兒女，據說在「長征」途中，大人已成了鋒鏑餘生的亡命客，小孩更自無法携帶，只好秘密地安頓在農家，至今事隔多年，滄桑幾變，已無法追尋下落。

賀士珍隨着老毛萬里迢遙，流離轉徙，已是艱苦備嘗，逃抵陝北窰洞時，她還能以患難夫妻的身份，做其洞主的押寨夫人，那知正當老毛的政權漸漸穩固，滿以爲苦盡甘來的時候，毛澤東卻移情別向，另結新歡，愛上了藍蘋了。

此時毛、賀夫妻間爲了藍蘋，由最初的勃谿，終至越鬧越決裂，這位書獃子氣質特別濃厚的涂振農，居然擺出他與老毛襟兄襟弟的親情，替大姨賀士珍打抱不平，向毛澤東直言諍諫，這時老毛得於藍蘋，正是意亂情迷之候，那肯聽他這些迂腐的逆耳諍言，無如這位襟弟涂振農眞也忒不識趣，儘管老毛不理不睬，他還是一味的嘮叨不休，這一來，惹得老毛火起，一怒之下，便將他外調華東地區去幹地下工作，不久便因失事斷送了一條生命，想不到涂振農竟做了窰洞中宮闈鬭爭的犧牲品了。

無情寧負天下人

再說賀士珍自從做了押寨夫人後，毛澤東在山中枯寂生活，固然得到了雨露的沾溉，使他的心情和精神，有如枯木逢春的生氣，但另一方面，卻又使他頭痛了。原來紅軍第一次擊退金漢鼎的部隊後，不久，金部又奉命捲土重來，聯同湘軍仍採取夾擊會剿之勢，紅軍爲了鞏固井崗山的巢穴，不敢將兵力過於分散，乃將山之周圍赤化了的縣區放棄了大部份，這一來，力量是集中了，可是紅軍的給養，從此發生問題。因爲以往紅軍的給養，全部依賴向附近縣份以「打土豪」的方式，搜刮刧掠而來，經過兩次進退血戰後，地區縮小了，農村破產了，富有的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此時紅軍的財源、糧源自然限於枯竭的境界了。那些被裹脅、蠱惑雜湊而來的紅軍，不但嘍囉們個個發生怨望，便是中下級的頭目，也一樣發生動搖，因此，在紅軍二十八團中，就會發生槍殺團長王爾卓及全營叛變的事件，可惜那時國軍完全昧於井崗上的實情，否則以湘贛兩地的兵力，一面合力會剿，一面運用政治、宣傳等力量，自不難瓦解共軍的軍心，直搗山寨，一鼓盪平的！

毛澤東最初將馬克思主義搬上井崗山的目的，原希望在山區建立根據地，現在眼看這坐以待斃的險惡形勢，乃決定奪取湘南，將蘇維埃政府由山區再搬到城市中去。當時駐防湘南郴縣的國軍，就是朱德的救命恩人范石生部——第十六軍，但這時朱德早已辜恩負德，忘到九霄雲外去了。范石生部原極腐敗，戰鬭力甚差，共軍以回湘求生路的必死決心，自然不是敵手，經過了一天的激烈戰鬭，國軍又受到重大傷亡，范的軍部也被朱德攻陷了。

朱德以勝利者的姿態，巡視刼後的范軍部，而在一年多前，由范派往送信給朱德勸降的那個副官長，也已陳屍血泊中，死狀絕慘，其時朱德有個老幹部也不知是否有些不忍，還是另有別意，突然問朱德道：

「范軍今天被我們打得大敗，軍長還記得在曲江犂市時，曾和這位副官長打過好多次牌呢？」

朱德卻稀鬆地答道：「革命是沒有恩德和私情的，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他的命，其他更談不到了！」

從上面的一問一答，便可想到共產黨人的本質，直是三國演義中所描寫的奸雄曹操，「寧可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

美人計彭德懷投共

寫到這裏，不能不將共四軍的情形暫且擱住，另補敍一番其他地區的共軍，以便明瞭當時整個共軍燎原的情勢。原來與毛澤東落草井崗山前後，中共已有八個蘇區，卽所謂豫鄂皖蘇區、閩北蘇區、洪湖蘇區、湘西蘇區、右江蘇區、潮汕蘇區、閩北蘇區等等。

豫鄂皖蘇區：包括豫南、鄂東、皖西三個地區，以湖北黃陂、黃安等縣爲中心，這三地區，各成立一個共軍師，後來這三個師，合併成立「紅一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派徐向前爲總指揮，更後遂發展爲紅四方面軍，改由張國燾負該地區黨政軍的領導全責。

湘西蘇區：賀龍自潮汕失敗後，輾轉逃回他的老巢湘西的桑植、鶴峯等地區，就他妹妹賀三姑領導的土匪爲基本，吸收綠林草　，地痞流氓，成立「紅二軍」，由賀龍任軍長。

洪湖蘇區：包括鄂南的監利、石首等縣（位於長江北岸），於民國十九年成立「紅六軍」，由段德昌任軍長。

閩北區：包括長汀、上杭等縣，成立了「紅十二軍」，由羅炳輝任軍長。

潮汕蘇區：葉挺自潮汕戰敗，全軍瓦解，乃由彭湃收集他的殘部，出入於海豐一帶，其後葉挺與彭湃會合，不久，復發動廣州暴動失敗，這一部份雖散，但北江地區的特委會，仍秘密繼續活動。

右江蘇區：包括廣西的百色、東蘭、奉議、田東、思林等縣，由兪作柏主廣西省政時，被共黨滲透並勾結兪作柏的弟弟兪作預，內外培養而成，後卽成立「紅七軍」、「紅八軍」，分別由李明瑞、兪作預任軍長。

此外，還有陝西的渭南蘇區：由劉子丹、高崗領導，但在秋收暴動一役，卽全部瓦解，這是唯一壽命短促的蘇區，後來雖然死灰復燃，再在陝北建立據點，而且成爲毛澤東逃到窰洞時的恩人，那是以後的另一件事，這裏暫且不論。

抗戰武術談

大軍駐境形同虛設　小民遭殃受盡折磨

我在五月底往醴陵縣城購買了五十五擔食鹽，及買進一批顏料，這次全被搶光。那時期因戰爭影响，我家鄉食鹽缺之，因此市價大漲，每斤要賣銀洋二元八角；我零售給鄉民，特別平價，初時祇賣八毫至一元一斤。但我不賣給商店轉手圖利，祇要鄉里自己食用，不管現錢賒數一概賣給他們。

好彩事前我不貪厚利，平賣給鄉里，可惜祇賣到八百多斤鹽，餘下的就全被搶光了！後來鹽價會漲到銀洋三元多一斤，還無貨買，那時稻穀每擔祇值二元四毫，一百斤鹽可換百數十擔稻穀，可見食鹽的貴重；而顏料也因交通阻塞，價錢也飛漲，我的財產損失當不少數，如今竟弄得我四壁清光，家無長物，要從新添置起來，談何容易？想到那時好在年青力壯，並不氣餒，一面安慰雙親，一面自己又振作起來，從頭再做起。

這是我親身所受的磨折，因此一生也不會忘記，一點一滴都在我心頭！我當時並非不願供糧食給他們，本來可將存在佃農家的餘糧運回，祇是不願供養這班不抗敵專擾民的無聊軍人！這是抗戰後期我國軍人風紀之壞，已到了這種可惡的地步，尤使老百姓苦上加苦。有兵權有勢力的軍人，就可隨意魚肉鄉民，政府遠在重慶，人民有怨無處訴，祇有任其宰割！老百姓在此種處境下，個個成了光桿一條，還有什麼可怕，不給他們打死，也會餓死，因此就什麼也不懼怕了！他們從山窩之處走回來，站在自家門口指着來往的軍人大叫：「老總！來搬運糧食呀！我家還有滿倉穀米，有滿箱衣物，怎麼不要了？」這班軍人聽到老百姓這種叫聲，不知是內心有愧？抑或是已搶得心滿意足了，他們不聲不响，在第二天清早起身已不見軍隊的踪影，他們終於走了！可是該師長帶領部隊又開去萍鄉西區的下坪圳及前坤上村一帶，又重施擾民故技，並不以自己所做的，爲對不起同胞的錯事。這種不良的軍人，不但對神聖的抗戰毫無貢獻，並違背了自己的良心，令所有軍人因他們的汚跡而蒙羞。

有關湘衡戰役的經過，在報章雜誌早有詳盡的報導及論述，可是筆者當年身居左翼地帶，曾親身經歷當時的一切實情，據我所見所聞所知的種種戰地實況，雖事隔三十年的無情歲月，還歷歷如在目前，我所最難忘懷的就是守衛衡陽的將士，壯烈犧牲在衡陽城中，同時內心懷有一種守軍犧牲得寃枉的憤慨之情！我覺得當年的外圍各軍隊，實在太缺乏軍人的正義感！固然有部份忠於國家的將領們，且有不少戰死沙場的勇敢將士，我們不能一筆抹煞，對忠勇的當然應該崇敬！但也要責備那些昧着良心的軍人，他們不救援友軍於水深火熱之中，卻來欺侮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見到自己國家的軍人這種壞情形，眞令人萬分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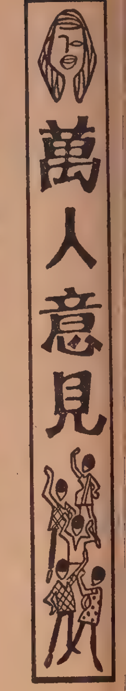
談完戰事，再講述一招武功，前文所述「五百錢」功夫的五個穴位，穴道部位是相當複雜的，因爲在乳房四圍似黃蜂巢一般，大小穴道不知其數。穴道最難分清楚的有點穴的一百〇八穴，及針灸治療的神經線三四百個穴位，此兩種一正一反的穴道，正是救人和害人相反的地位。這些佈滿在全身四肢的穴道，有些兩穴相差祇相隔絲毫，使用時如不細心觀摩，很容易混亂正反兩種穴位的正確位置。

筆者當年會研究過「五百錢」功夫，深覺此功夫確是危害人生命的穴道軟功。人類的乳房是全身神經筋脈滙集四大處之一，而且是心肺內臟所在之處，雖有胸骨和肋骨保護週全，然骨隙縫的穴道是暴露在外，「五百錢」功夫的攻擊手法，就針對此弱點，五指並進，穴位準確，是傷人要害之處，那有不暈死之理。可是一般所謂自稱懂穴道之流，也祇懂得一招半式，他們多數又祇學會出手傷人的手法，並不知道回手救人的醫術。還有些學會軟功的人，總想找機會試一試身手，一試之下在不知不覺中傷害了對方的身體，又不知道如何救治，弄得驚惶失措，祇得另找名手醫治。

在那段時期，吾鄉大部份青年人都有此情形，因此鬧得鷄犬不寧，全村不安。所以此種穴道功夫，如果學會了，是決不可輕易出手在別人身上去試試看的，否則傷害了無辜的人，或是弄出人命，就不可收拾了。去年本港新聞，港島某社團的健身院，有一位青年武術教師，想來在拳腳功夫上當然有相當的造詣，才能設館授徒，拳術上一定要有馬步、氣力、勁道、拳鋒配合整齊，使出來要叫人看得佩服，然後才能有人交學金拜師學技。可見這位青年教師，武功是相當不錯的了，但可惜的是也許他忽畧了軟功的穴道要害。當時報章上指出他要徒弟當場出拳擊打他的胸部，他能挨得住拳打，不會受傷的。當徒弟一拳打去時，可能無意中一拳擊中要害的穴道，恰逢氣血剛好循此部位經過，一位年輕力壯的拳師，被徒弟一拳打中，立刻暈倒地上。當時他如不勉強支撐站起身，睡在地上不動，趕快請醫急救，也許還可有救。但他起身後再又倒下去，就永遠也不能起來了！我看了這段新聞，內心很是難過，可惜一位好拳師，金剛似的體魄，竟然一拳喪命，所以武功能夠強身，也能夠害人，應該愼之重之。再說當時如有一位會穴道功夫的好手在場，立卽用推拿按摩手法急救，循經按穴疏通被阻塞的血脈，使之恢復氣血，照常循環流入心臟，也許可以救回一條活潑潑的生命。

我相信該拳師的武術已有相當火候，否則他不會令徒弟擊打胸部的，雖然他前胸已練成不怕拳打，但他不知還有那能置人死地的要命穴道功夫。那徒弟雖不知死穴所在，但湊巧一拳擊中，無意中擊殺了他的師傅，眞不知如何來解釋所犯的錯誤，可能終身抱恨也說不定，因此練武術切不可輕舉妄動，才可避免一切危險的後果。

張仲仁



山泥傾瀉泥工慘死 工程人員憤憤不平 認爲當局太不負責

萬先生：

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卽爲「牛馬集」長期讀者。最近拜讀先生對當局長期特准三十八家米商專利控制港九四百餘萬人必需糧食之批論，尤其「共鳴」不已。

奇怪自上週末半山區干德道三十九號A山泥傾瀉活埋兩工人之事卻遲遲未見先生畧置評語，深以爲異，本人忝屬工程人員，哀憤鷄寮之血漬未乾，旭和大廈冤情未雪之際，仍見當局似仍爲保障少數人利益而繼續蔑視以服從刻苦見稱之港九工人生命安全之事實，不得不向先生一抒憤怨。

據七月十五日星島晚報第十六版「本報專訊」標題「山泥傾瀉活埋技工，當局要求建築師，呈交原因報告書」，內云：

①有關當局要求負責干德道三十九號A「建築師呈交」日前該地盤發生山泥傾瀉活埋兩泥工的原因報告書；

②當局希望從該「報告書中找出」意外發生是否由於「工人」建築公司的疏忽所引致；

③工務局發言人稱：「我相信」這次「意外」只限於「這個建築地盤」；

④興建工作將可「在數日內繼續」。

萬先生，上文所給予本人的印象是：

①當局完全不提建築師對地盤負完全監管責任，亦不提及是否由當局正當批准該地點之興建工程及方法，理論上該建築師應負「疏忽致人於死」的刑事責任，何以當局只需要一份由「罪嫌多方文飾」之報告書？假如死者非富則貴，則當局「可能」多做一點事？

②當局無意（或恐懼）親自研查命案發生的前因後果，搜集鐵證，繩「疏忽殺人」者於法，而僅研究「罪嫌」自撰之所謂報告書，似乎企圖「證明」該「死無對證」的兩位勞動者的「死亡」是由於他們自己太服從，太無知而造成的疏忽，乃屬「死有餘辜」，與當局無尤，與建築師更無尤。死者亦無法去「證明」當局主動「忘記」建築師或無能工程官員應負的工程或法律責任也。

③工務局「我相信」這個不負責任的口吻已經造成了不少泥下冤魂，他們可否拿出負責任的調查，分析及計算以正確不移的資料及結論來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以每年工務政費的支出，這一點應可辦到。萬先生，每次我看到官方對人民生命財產有關問題用「我相信（I believe）」這個極端不負責任的滑頭字句時，免不了憤火中燒。

④「興建工作將可於數日內繼續」是表示官方又準備趕速「忘記」泥下兩位新冤鬼，還是快一點使少數人獲得利益「保證」建築師可絕對置身事外？這句話也似乎是「官商互惠」手法之一。如果廉政署諸公不太賤視工人生命的話，本人希望他們體味這句話的另一方面意義，功德無量！

萬先生，假如你同情死者的遺屬，又假如本人上面的申訴可能令你獲得稿費的話，我希望你能把它移贈給死者林佳遺下的幾口婦孺，聊表慰問之意，想令郎英魂亦必贊同也。

再者，本人願直接捐助林佳遺屬，如方便，請見示地址，使她們知道這個社會上除了當局，建築師及炒業家之外，還有不是冷血的人類存在。假如她們的一家之主有機會飽讀工程學、建築學當不會犯「疏忽之罪」而「死有餘辜」（阻延別人的利潤收割時間）了。

一名土木工程人員上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夜

（從字裏行間我看得出你的憤慨

之情，我和你有同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我並未從你的提供賺到稿費，不過，不賺稿費也可做善事。而每個人做善事的意志不一樣，目標也有分別。我非常贊成你直接捐贈，星島日報可以代辦，他們直接交給受難者，決不會揩油，可以信任他們。萬人傑）

民以食為天
港府對包伙食不應趕盡殺絕

許多人都說本港政策近乎顛倒，不惜摧殘自己經濟命脉的大好工商業美景前途，正如老毛話頭：「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眞作孽云云，我聽了不禁莞爾一笑，文雅而懇切地說：「君等何所見而云！」

甲是一名老粗，有名叫做「霹靂頸」，一開腔便來了一句三字經，然後說：「遠在尖沙咀地王投價之日起，緊接着的就是物價連鎖反應，暴漲不已，本港工商業開始『縮窒縮窒』，就以日中飲茶吃飯來說，飯菜點心不斷起價，薪水依然不多，死唔死？連同飲食業老板也有怨言，說道表面好看，其實生意萎縮，事實也是如此。」

乙是一個小市民，平時中規中矩，不愧好好先生，他接口說：「我最慘啦！做了大閘蟹，郁不得其正，其實外商大老細的股市期貨公司存心搵笨，政府財政部門應有先覺先知，然而，卻忍心平添讓本港市民給刮去過百億元，以至本港銀根短缺，民生疲弊，百業凋零，若非財政部門與其互相串同扯其貓尾，那就難怪人們有所疑惑，本港所行的政策是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脚了。」

丙緊接着幫腔說：「可不是嗎？記得燈飾實施管制，市面蕭條，商業不景，難為我們的潘老爺還尚得意洋洋地宣稱；一年可節省一天能源，呵！何其有價值！幹麼不索性一年之中放其一天大假，使工人老板都皆大歡喜，大嘆『偷得浮生整日閒』？而偏偏實施這嬲的管制，使商業界人民飽嘗那『乾煎石斑』之苦。」

丁是中區白領階級的商行文員，平時文縐縐的一表斯文，待人也頂和氣，此刻卻氣呼呼地說：「政府最近管制包伙食措施就該打屁股，我們中區的白領，照最保守的估計數字總有六七十萬人，一向我們的吃飯問題最感頭痛，人所共知，若不是靠包伙食之一行業來幫助解決，眞是不敢想像，這些包伙食的小商人們，自己親力親為，勞碌奔波，藉以博取蠅頭小利，庶幾有利商業繁榮，予人方便，作為一個賢明的當政者，自應額手稱慶，予以鼓勵協助盡力扶持，詎料反而不此之圖，偏偏阻梗諸多，落井下石，聲明嚴厲取締，趕盡殺絕，試想幾十萬人同時同地排隊候車趕往別處解決午餐問題，多花車錢，廢時失事，怎不教人頭痛？」

阿乙一向認為本港政策倒行逆施已極不滿，今回逢了可謂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友儕，替他發洩了不少肚中的侷促悶氣，那有不趁此機會而一唱一和，只見他慢條斯理地正像澳門開白鴿票唱彩神情，一聲一字，清清楚楚地附和着：「哼，哼，交通阻塞這筆爛賬，相應列入大不列顛帝國皇家香港政府市政事務署的大官員們才對，哈，哈」，一派幸災樂禍而又極帶尖酸刻薄底神態表露無遺。

我本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守法市民，一向對香港當局極盡依附信賴，認定此間是我底安樂窩，避難桃花源，現在聽了他們對本港政府的冷嘲熱諷，禁不住情緒激動，反感諸多，幸而我還有點兒修養，於是隨即解釋並加之代辯曰：「喂喂，老友記們，飯可以隨便吃，話不能隨便講者，對包伙食之商人，在衛生設備，環境條件底情況下加以管制者，亦屬無可非議也。」

性情暴燥的甲隨即用手指着我底額角，咆哮地道：「匹，你懂個屁，滿口之乎者也，正式『百無一用是書生』，給官字兩個口的似是而非底道理和轉彎抹角的官樣文章騙得矇查查，枉你讀了十多年書，到頭來『一舊飯』咁樣。」

我平時恃着有點兒懶聰明，最惱人家罵我一舊飯的了，加上給他一連串的無理取鬧，羞憤交加，面紅耳赤，端的是滿身熱血沸騰，另方面卻又被罵得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委實有點兒矇查查，倒是阿丁夠斯文擔定，只見他和顏悅色地向我作圓解：「老弟，你為人也太老實了，難怪撈了十年八載總不出頭，當局對包伙食商人的要求必須要領有『食物製造廠』之[illegible]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為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樓宇經營」外，還得裝修，設備等規定，限制多多，這樣一來，豈不夠晒大陣仗？規模既比一般酒館茶樓還要龐大，支出無比開銷，就供應廉價膳食給我們以賺取蠅頭小利的包伙食商來言，根本就無法負擔，因爲一般包伙食者，多數是家庭式的小商業，一家大小，或三五知己合夥經營，在住家樓上做，租金便宜，成本較輕，才可以收費廉價，適合大衆需要，如果要像店鋪廠房負擔一樣，怎樣張羅？」

阿丙一直像在旁聽般很少發言，這回也接腔了：「其實法律不外人情，難道終不能按實際環境以予變通一些？唉！我的天呀！攪到白領階級和包伙食的小商人們惶惶終日，寢食難安，倒使人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粗魯的甲像習慣了的口頭禪一樣又噴了一句三字經，接着說：「法官判了殺人兇犯的死刑，卻常來媽的皇恩赦免，絕不理會千夫所指，萬民生怨，沉冤家屬悲咽哭啼，這是什麼法律？這難道不是變通？照我說，簡直和我們開玩笑，專門與市民百姓頂槓是眞。」

阿丙接着又說：「是呀！目前如小販啦，木屋和所有新區居民啦，那個不怨聲載道，憤慨萬分，杳實左仔從中挑撥，蓄意拉攏，禍心包藏，此際盜賊如毛，治安日壞的香港社會，實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其後果……其後果……噫！我眞不敢想像了。」

提起別有居心的人底恣意挑撥離間，逢迎拉攏底卑污手段，和那陰險惡毒底蛇蝎心腸，頓使我腦海中浮湧起此生永不磨滅底意氣風發，鬭垮鬭臭港英的暴動事件和遍地菠蘿，市民血肉橫飛底恐怖情景來，心裏禁不住不寒而慄了，轉覺方才友儕們底怨懟，雖說某些地方未免過於偏激，然而，其中總包括不少道理存在，甚至警民關係，安民關係這一些大問題，政府是應該愼重從事的，香港的環境實在太特殊、太複雜、而又太玄奧了。……（鄭秀堂）

七七之旅

大嶼山紀行

魯侯

萬人協會選擇七月七日旅遊大嶼山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是紀念盧溝橋燃起抗日戰火的「大日子」。第二個中國舊曆七月七日爲牛郎織女相會之日。原訂三百座位，結果一部份牛郎被迫耕田，沒空會那織布婆；而織女們也就改踏雀橋，去踏青衣大橋。因配合萬會長時間，所以到午後十二點半才由灣仔碼頭開船。由碼頭至梅窩約需一小時上下，不讓大家寂寞，由萬會長和幾位會友講述香港會不會刮大北風，給會友們一服鎮靜劑。

到梅窩後，捨舟登陸，再乘車沿彎曲的山路直達貝澳。本來與和平旅行社訂明，由灣仔碼頭至梅窩，梅窩乘車至貝澳，再乘車去長沙考察古跡。到了貝澳，一般牛仔牛女看到美麗的沙灘，晶明的海水，就急不及待，跳進水裏去，演鴛鴦嬉水，載沉載浮，與波浪共上下。另外一部份老骨頭的牛郎織女，改腳踏雀橋，而用手來打麻雀，劈拍之聲，聲聲刺耳。牛郎織女應是不計較「你的我的」，應是「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現在織女袋裏的紅底綠底拿出一張來要收兩張，與牛郎分毫必爭。

除「嬉水」「竹戰」外，還有一部份附庸風雅的想考下古，誰知旅行社不履行合約，想斬掉由貝澳去長沙這段節目，不肯派車。後經萬人協會公關先生梁伯中據理力爭，卒之派一架車走兩轉。這考古隊見這條山村（長沙頭）並無古跡可考，旅行社看這計不能再扭，只好派人領路讓團員跟住行路至長沙尾。但他不走正路，連羊腸小路都不走，領着走在綠野叢中。這班少爺小姐們，雖暫充牛郎，但並未耕過田，每日坐在有冷氣房間，那裏見過這荒漠之地，滿地有刺的海灘植物，三尺多高，細沙底，腳壓下去就有個深窩，進一步退半步，頭上太陽又晒得火熱，眞是行不得也哥哥。抗議不往前行，正中旅行社下懷，這是用「妓女除掉褲子，還要勒三勒」的手法，害得考古隊蹲在樹陰下白浪費了四十分鐘。

有時間限制，考古隊不能蹲在這裏考這條山村，山村無大古屋，亦無小古屋，只有數十間不大不小，不新也不舊的石屋，前面靠海有幾間兩層石屋，建在浮沙之上，除此之外，可愛處是這裏的沙灘，細膩如綿，腳踏上去很是舒服，看形勢長沙頭和貝澳形同姊妹灣，確實是泳者的好去處。考古隊回到貝澳時，已過了聚飱時間，嬉水的牛仔織女與大牛郎大織女，個個抖擻精神，在據案大嚼，豪飲啤酒。考古隊「陀背佬仰面瞓覺，兩頭不着地」，眼睜睜的看着人家吃，自己等着捱尾飱。

大家未等收拾妥當檯面上的渣漬，就先行坐下，筷子、碗、茶杯，拿在手上粘糊糊的一層油漬，菜是與頭飱一同大鍋大鍋煑好的，很快的一盤一碟的端上，因爲肚子早已「鳴不平」，這時也不管冷熱，大塊小塊的塞進肚子裏，否則可能起而抗議。上來一盤古魯肉，有位先生說是油炸排骨，在座諸位，並不求甚解，古魯肉與排骨的來源，有何分別，反正「肉」是長在骨上面，沒有骨亦沒有肉。

七點鐘已乘車回到梅窩，棄陸登舟，回程途中，首先由作家岳騫先生講述七七的「歷史」，惜因言語關係，很多人聽不明白。岳騫先生講「歷史」兩字，後面有人聽成「律師」。雖然岳先生講得口沫橫飛，佛口苦心，能聽懂的人，還是不多，只有草草的結束講座節目。希望岳先生將這篇稿載於萬人雜誌或萬人會刊，讓大家明白這篇講稿的歷史價值。

跟住唱歌節目開始，青年部的小妹妹、小弟弟們開始唱滿江紅來激勵起國人的愛國熱心。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四七至三五一）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萬人傑先生：

　你好嗎？我經常會看你在報紙上牛馬集和萬人雜誌上的文章，非常有趣味。在幾個月前，聞聽萬先生的唯一兒子陳孝昌兄魂歸天國，我也覺得非常之難過。又聞萬先生爲陳孝昌兄辦了一個助學基金，我很同意。偶然之間，我在同鄉會、宗親會主辦第十三屆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中，得了小學西洋畫組冠軍獎獎學金一百元，我乘這機會，把這獎學金送作爲紀念陳孝昌兄爲獎學基金。

　　　小學生黃復仇敬上

萬先生：

　我一直很佩服閣下的勇氣，正如佩服我父母一樣，他們亦中年喪女，我大家姐情形與令郎相同。但，她運氣差，比令郎更差。家姐於一九五七年赴歐深造，她亦文亦武，甚至戲劇、音樂（她深造音樂）、語文無不有超卓成績。身材健碩，赴西班牙四年，唸完了七年課程（音樂要十一年畢業），於一九六〇年九月腎病發作，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客死異鄉，臨終時無一親人在旁（因經濟環境問題，她病了數月，我們這班遙遠的焦急者，無一能渡過太平洋的彼岸）。她渴望見父母而不可得，並未留下親筆書，只托友人轉告弟妹，代報劬勞之恩，並同意用天主教儀式安葬。十多年來，她屍骨不能還鄉（也是經濟問題），從未有親人到她柩前拜祭，她死時僅二十一歲。所以我說，她比

我一直希望再次親近她，甚至替她掃一掃墓前落葉，撫摸一下她碑上的號碼（她碑名甚至沒有名字，不知爲什麼，因爲到去年我們才幾經辛苦拜托到友人攝到她停柩的地點和碑石）而不可得。但我總要辦到。到歐洲恐怕萬元左右港幣可以了吧？我就是要積到這筆旅費，我相信，如沒有一人能去拜祭過家姐回來，我父母將死亦不瞑目。

　我寫了許多家事，字跡又潦草，就擱了你不少寶貴光陰。不過羅曼羅蘭說過：「……當你知道受苦的，不只你一個人時，你的痛苦必然減輕，而你的希望也將在絕望中重生……」我十分誠懇的希望這信能減輕你一些痛苦。當家姐去世後，她在死的摯友曾寫信給父母，說及「……她在的勤學不懈，用心用力，令她在世的短短二十一載所發的光，遠比庸碌一生的人所發的更、更長、更久……」以上的話，我願轉贈令郎，他將永遠的活在愛他的人心中。我請一位朋友（現在是外子了）在她唯一的放大相片下面，題上五個大字（她甚至連相底也沒有了）——「人不忘者壽」，望這話也能令你感到絲兒安慰。

　　　讀者梁美坤敬上

萬會長大鑒：

　看到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四篇牛馬集，實難容忍，令人烈火直冒，氣憤之餘，不知從何下筆。以讀書有限，不常寫作，提筆忘字，這是寫作上一大苦惱。爲了兩餐，內外皆忙，還擔任家庭主婦的工作，照顧幼小，由於不常寫，思索頗吃力，這篇針對變色蟲的拙文（另錄），實在太不像話，因爲我氣憤，自我不能控制，措詞欠斯文，仍請會長予以大力斧正刊登，即引發了導火線，在所不惜，公理正義，不容抹煞。

　　　片場工人王成上

萬人傑先生：

　十分感謝你寄給我「永不死亡的愛」一書，我一口氣讀完，深深體會你痛苦的心情。我是一個十七歲F•5畢業生，閱世不深，世途艱險也不知，但隨時願意分擔你的哀愁。

　多天來看到閣下在星晚提出「給商台老板公開信」中，由於我沒有聽到十八樓C座所述有關的話，不敢妄下評語，只是一談我看牛馬集的感受。大文極具煽動性，姑勿論不知詳情的人或已知詳情的人，閱閣下之文，不自覺的都會同情你。這是指我這年紀的人而言。我寫此段，目的是希望以無知小子「鼓勵」老前輩，不畏壓力和冷嘲熱諷，更知道你文章的效力。

　先生送贈之書，我已轉借給我的國文老師，希望不致有負你的宗旨。而你寫此書是爲紀念亡兒，是爲我及所有有同情心的人所支持的！

　　　讀者陳漢華敬上

敬啓者：付上港幣五十元，捐作陳孝昌助學基金，希爲查收。對於萬會長這次所受的痛苦，除洒同情淚外，謹錄數言，以予慰問。

　永不死亡愛，讀後倍堪嗟！
　人生誰無死？時間久暫罷。
　先生雖慘痛，精神實可嘉！
　倡設助學金，全心爲人家。
　遺憾無恥者；商台一胡沙。
　[illegible]人悲慘事，作爲笑話夸。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已•破•六•萬•大•關

距十萬目標不遠請大力贊助

姓名	金額
吳志強先生（加拿大）	一百元
呂賢新先生	一百元
梁宛菖小姐	一百元
陳煥明先生	五十元
楊佩貞小姐	五十元
Mr. Au Sik Yeu	五十元
劉玉剛先生	二十元
馮耀芬先生	二十元
黎金漩先生	二十元
許滿卿女士	十五元

小結：五百四十五元

連前共六萬零五百零四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

這些缺德輩，簡直是人渣！
廿作牆頭草，隨風龍變蛇。
先生須反擊；切莫放鬆它。
希續持健筆，維護我中華！

流浪書生上

萬會長：

首先祝禱你和尊夫人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楚是貴刊長期讀者，在紐約工作，休息時間最短，每在深夜一時還拿着寶貴的「萬維」一閱，作爲每日精神食糧。想台端曾遊過紐約，畧知概況，毋須贅述。

茲爲响應陳孝昌先生助學基金，隨函夾上美仄二十元，區區寸忱，倘祈哂納，更望廣大讀者，踴躍支持。

紐約讀者李楚謹上

毛澤東的人格顯然大有問題

一個人的人格是不能跟一個人的成就來定的。一個人強迫全國大部份人支持他，對他進行個人崇拜，他的人格極有問題。

歷史上名人如凱薩、希特拉、黃巢、秦始皇都是一些有成就，但沒有人格，沒有人性的人。且談談近代中國最聞名的人物毛澤東吧。

無可置疑，毛澤東在中國是受共產黨人支持的領袖。無可置疑他的成就也是很顯著的。但他的人性及人格方面，值得檢討。

我們就在階級及腐化享受方面來觀察毛澤東。

毛澤東領導批林批孔運動，說此兩人的階級思想是人民大敵。但毛澤東本人在中國的階級地位又怎樣？他高高騎在大陸人民頭上，成爲中國之王、中國之神，中國人崇拜偶像萬能者。人民絕不能有階級，他自己則唯我獨尊，這便是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我可作一個結論：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第一號階級敵人，不准人民有物質享受，只有他個人的私家雪茄，住皇宮，進補品。的確毛澤東是中國大陸最大的物質腐化享受者。

從上幾點可以知道毛澤東要階級要享受，他對自己來說不是反對階級，反對享受，只是反對別人的階級，別人的享受。他的人格方面是顯然有問題。可要明眼者自己判斷吧。

（余雲生）

萬人傑先生：

你好，連日來拜讀先生的「牛馬集」，知道先生曾遭困擾，我是先生的擁護者，決定提起筆桿，說說我對此事的意見，希望能對先生在心理上有所幫助。

一件事做了出來，一是有褒有貶的，視乎他以什麼觀、什麼角度來看這件事。記得老師曾對我們解釋「自由」這兩個字，他說：「祇要你沒有影響別人的自由，你便有自由。」我覺他說得很對，我敢肯定先生贈書的事一點也沒有影響別人的自由，而「十八樓C座」的諷刺劇卻影響了老萬的自由。但請萬先生不要再爲此事而難過，這祇不過是告訴老萬的作風，他不敢恭維吧了！

至於萬先生贈書，我雖然並不怎樣欣賞，但卻覺得此舉極有意義。其實如果能將自己心裏想說的話告訴朋友，或是寫於文章之上，對於自己心境是極有效的「去惱劑」。萬先生，以我來說，贈書之事，極具意義，希望不要後悔。要是用錢來買你的「書」，亦即是你的感情，對紀念孝昌簡直失卻意義。記得「書」寄到我手中，曾一口氣地讀了一遍，數幀照片，更是看完又看。後來借給同學，問他觀後感如何，他們說文字感情方面寫得很好，但對兒子的描述有點誇張，這點我亦有同感。但我們後來異口同聲地說，不過很難說，所謂父母心，有誰不愛護兒女哩！請先生勿誤會我們說你說兒子的描述是假的，因爲我相信老萬的爲人才看「老萬的書」，要不，看來何用？所以說老萬「唔收錢」比「收錢」有意義。好了，就擱你太久，謝謝你的書，但你也要謝謝我，因爲我曾經用心地看過「老萬的書」。再見，拜拜！祝愉快！

讀者魏瑞瓊上

萬人傑先生：

你好！現寄上二十元，撥入孝昌兒助學基金。

不用寄書給我，因我在上次已收到你的贈閱。看後，我受到書中「愛」的感染，將我改變。我本來很消極，因經過多次的被騙及失業折磨，我對所有人失去信心。但現在我明白到世上還有眞愛存在，我會從頭做起，希望這社會能接納我。

陸靄賢上

萬先生：

看完「永不死亡的愛」後，心中無限感慨！既然命運作這殘酷之安排，祇有逆來順受。

爲了表示一點點心意，本人寄上港幣五十元銀行禮券一張，敬希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作永恒懷念！祝你及夫人永遠幸福愉快！

讀者Y. C. To.上

萬人傑先生：

我乃政府醫院一個男護士，雖不是閣下長期讀者，但六七年暴動後，除非我沒買星晚，否則一定看「牛馬集」。

我在醫院工作多年，對病人的痛苦，絕症病人等死的心情，一向寄以最大同情。最令我痛心的是，看到病人的親屬，得悉親人死訊時，那種搶地呼天的情形，眞是令人聞者心酸，見者落淚。

這幾個月來，我從「牛馬集」得知你痛失愛兒，更知閣下的兒子乃一好青年，閣下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因爲我也有二個小小兒子，和一位能幹賢慧的太太，倘若有任何不幸降臨的話，我眞希望一切不幸全落在我身上，讓我所心愛的人能得到快樂。何況閣下的兒子已長大成人，從牙牙學語至中學畢業，心血之大，實在無可言喻。

我並沒聽「十八樓C座」，並不知胡沙乃何方神聖，不過我認爲拿別人最心痛的事來嘲諷最可鄙。我受教育不多，便是和閣下有大恨深仇，也不會拿你這種痛苦來嘲笑，生離死別乃人生最痛苦，亦不能避免的事。我

和胡沙沒有仇，雖然我不值他的所爲，但希望他能免除和遠離這四大惡魔，祝胡沙好運！

閣下「印書仔通街派」此招出自至情至性，閣下心情，我深深理解，不認爲可笑，可笑者乃那些無知的人，爲取題材，低莊至此，可嘆！可嘆！

萬先生，我認爲公道自在人心，不必再爲胡沙這等人勞神，算了吧！

黃占上

萬先生：

你是「硬漢」，但我不是。我再也不能忍受別人對你的譏諷。他們簡直瘋了，竟把你的心意當作廢物，用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爲此氣極了，如果我是你，簡直變瘋了。

我雖不是爲人父母，但卻知道你現在的心情。直正的讀者，不會這樣對待你，希望你不要氣餒，你是年青人心目中的偶像！

一讀者上

萬先生：

弟一向欽佩閣下文采。

弟也有孩子在加拿大讀書，見到閣下不幸遭遇，形同己受，曾數次握筆，就孝昌弟事抒發己見，但一提筆就想起自己孩子，泣不成文。

那些幸災樂禍的無耻者，不是青山貨就是喪心病狂，終有一天會被雷轟?!

弟武夫曼敬上

陳先生：

寄上不成話的二十元，因本人任職工廠，位卑薪微，又面臨裁員倒閉，將來環境較寬裕，定然再對助學基金會盡力。

孝昌英年早逝，而像我這種人，掃埋都有幾十籮，卻壯碩如牛，唉！

一姓伍讀者上

通告

萬人協會雙十回國致慶團
從七月一日開始接受報名

萬人協會爲擴大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十月慶典，決定組織回國致慶團，凡萬人協會會員均可報名參加，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會員親友參加。

㊀ 全部行程共十四天（詳情見行程表）。

㊁ 全部費用：每人港幣一千四百五十元（包證）。

㊂ 報名日期：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四日止。

㊃ 報名時需交上：定金二百元，二寸半身照片十二張，身份證正反面影印副本二張。

㊄ 報名地點：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會會所。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萬人協會——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度十月慶典回國致敬觀光團行程表

第幾天	日期	目的地	遊程及節目	夜宿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一天	十月五日	香港—台北	中午或下午搭中華班機赴台北抵松山機場，專車送酒店休息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豪華夜總會
第二天	十月六日	台北—花蓮	經蘇花公路，參觀大理石工廠，夜賞阿眉族歌舞	花蓮亞士都飯店	台北		阿眉族文化村餐廳
第三天	十月七日	花蓮、天祥梨山、台中	經橫貫公路遊太魯閣各項名勝至天祥	台中國寶或寶島大飯店		梨山賓館	
第四天	十月八日	台中日月潭	經台中省議會、中興新村，下午遊日月潭湖畔文武廟、孔雀園、玄奘寺等名勝	日月潭涵碧樓		涵碧樓	涵碧樓
第五天	十月九日	日月潭台中—台北	上午經台中返台北、下午政府安排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涵碧樓		
第六天	十月十日	台北	是日國慶日，上午及晚上政府安排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七天	十月11日	台北	上午團長政府節目，團員往野柳參觀奇石，下午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八天	十月12日	台北	全日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九天	十月13日	台北	全日政府節目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第十天	十月14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店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一天	十月15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二天	十月16日	南下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三天	十月17日	南下回台北	政府安排	台北汎亞或太平洋大飯店	政府安排	政府安排	
第十四天	十月18日	台北—香港	上午自由活動，購物，下午返港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客邸懸壺最入神　辛勞汗濕劫餘身
家無冷氣能消夏　胸有牢騷不困人
把盞樓頭閑滌暑　凭欄窗外望回春
蹁躚戲問花間蝶　汝亦高飛不帝秦

梁　莊

六三生朝感懷

歷盡艱危百劫身　忍看華冑入胡塵
馬恩狂暴邪非正　孔孟摧殘偽亂眞
老去更傷淪國土　生來無學儕賢臣
哀猿夜切悲江冷　哭叫遺民苦在陳

袁暘照

和梁莊先生

六秩逢三百煉身　操持潔己不沾塵
敢誇氣節超凡輩　誓把丹心抗暴秦
勵志有期收國土　匡時無計自憐貧
還將晚節明忠孝　欲挽山河再復新

鄭秀堂

初夏述懷

家園緬憶意淒淇　夏日驚涼訝雨霏
雲樹遠蒼人遠別　江萍翻白燕翻飛
心中朋侶叢千草　客裏梅花少一枝
杜宇隔窗啼不歇　聲聲泣訴怨遙遲

鄭六豐

咏史

㈠
姊妹携歌赤鳳來，當年宮事最堪哀！
美人此日更淫賤，濮上桑間復月台。

㈡
梁家太監字秦宮，竟與夫人曖昧通。
巫雨巫山腸欲斷，分明一對可憐蟲。

註：飛燕外傳載趙皇后與妹昭儀二人，私通太監燕赤鳳，時挽手唱「赤鳳來」歌曲。梁冀夫人孫壽與太監秦宮私通，李商隱有「梁家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名句。

美國　李　楚

寄紅朝

㈠
恨難食肉寢毛皮。覆雨翻雲暴政施。
道德淪亡批孔聖。衰微養孽效秦夷。
支離破碎親臣叛。冷落凋零百姓飢。
國難方殷逢此日。憂懷傷淚濕襟期。

㈡
人生七十古來稀。猶復爭權繼小姨。
莫道中原歸赤化。應知寶島奏還師。
山河收拾風雲會。社稷維新雨露施。
寄語澤東須謹記。前車可鑑誓鞭屍。

美國　李　楚

首夏大陸卽事

首夏清和節。難炊無米訣。
哀號斷續聲。洒淚如飛雪。

美國　李　楚

四月由紐約經長島偶吟口占

黃梅釀酒麥秋天。長島清流可濯沿。
半裸小鶯歌且泳。鴛鴦只羡不神仙。

泰國　一　帆

無題

碧血黃花志未沉　毋忘在莒恨盈襟
山河破碎憑誰補　猶賴賢儒壯士心

泰國　龍　軏

敬和一帆兄原韻

一曩屠夫躁陸沉　三親六戚斷連襟
當今歧路腸穿日　共作龍吟俠義心

泰國　一　帆

敬和甲寅年詩人節中華民國駐泰全權大使馬紀壯上將元玉：

墨客騷人聚雅堂　年年此日慶端陽
珠江曩昔龍舟競　文化今朝海外揚
力挽狂瀾驚赤夢　提倡正義保家莊
炎黃漢冑登高喚　收復河山載錦章

馬　天

敬賀自由青年協會成立

民生多病象　陰影百年投
悉力攻愚弱　修身正逆流
虛心存赤膽　大志復神州
天地一仁貫　臨流壯士舟

世情看乏味　拔俗欠扶搖
悶局空靈惡　丹心烈上燒
乾坤悲舊患　人類喜新潮
愛國憂民痛　相期國運饒

泰國　李敬安

香港回憶

香港俗云不夜天　山靑水綠百花妍
馳名世界繁榮地　顯譽全球寶島仙
大海波濤遠望濶　龍山氣象近觀鮮
良辰美景難言盡　怪象奇形有萬千

韓粹然

端午節七絕三首

㈠
投詩奚用向汨羅，十年光景屈原多，
屈原放過幫兇抓，解送回歸受折磨。

㈡
湘水無情溺屈平，斯疏死諫見忠貞，
河婆休替呼寃孽，纔得千秋萬世名。

㈢
端陽競渡此風開，擊鼓其鏜踴躍來，
咫尺天涯湘水邇，逐波抗日見還台。

韓粹然

父親節七絕三首

㈠
父親佳節孝偏多，多少青年誦蓼莪，
但爲科場漏夜趕，之乎者也口簧過。

㈡
父親過節笑呵呵，溫厲音容轉善和，
左右持父文是也，恩威並濟愛憐多。

㈢
父親有節孝無多，不讀經書可若何，
生我胚胎機器喻，激湍躍進不盈科。

韓雨化

春遊有感

荒郊農業盼豐收　春到人間去不留
港地風光撩客醉　河山景色感人愁
池塘喜見浮沉鴨　林野欣逢逐放牛
我欲及時行樂去　故邀良友趁春遊

諸位先生佳章，寄來頗久，欄小詩多，未能全部付印，凡無時間性者，祗有次第刊登，幸勿見怪，迫不得已也。

來稿務請排列成行，加以圈點，千祈勿寫草字，祗求詩工，不在字好。壇主。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三期 新56期）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梁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五三(新56)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三(新56)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一九七四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投機媚共者的下場！

中共「茅台酒推銷員」尼克遜，因在水門案中搞鬼，他之受彈劾，如無奇蹟出現大概已成定局。當然，受彈劾後尼克遜不一定滾出白宮，然政治聲望弄得灰突突地一落千丈則是必然的結果。抵！投機媚共者應有此下場。

美國眾議院法律委員會對彈劾案的聆詢，已於七月十七日結束，從二十日起每天三次進行辯論，並對彈劾條文逐條進行表決。如獲該委員會半數以上通過即將推舉檢控小組，向眾議院全體大會提出彈劾條款，要求表決通過。美眾議院法律委員會共有三十八名委員，其中屬於在野民主黨二十一名，執政的共和黨十七名。以人數論，民主黨已超過半數，加上共和黨議員中也有人支持彈劾，則通過之可能性非常大。至於在眾院全體大會中，也是民主黨議員佔多數，故通過彈劾案之成立可能性亦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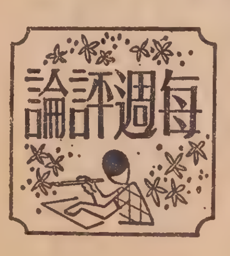
尼克遜總統癮極大，可他又不是一個政治家，好點說他是個投機政客，實際上他是個十足的騙子。對於此點，有關水門案的錄音帶「唔交又交」就是證明。調查水門案的特別檢查官賈華斯基向白宮要求交出有關六十四卷錄音帶時，尼克遜以「行政特權」爲護身符一口拒絕。後當這個問題提到最高法院時，由九名法官中的八個（一個法官因在尼克遜任內在總檢察署任職，依例迴避）聽取雙方的證供，於七月廿四日，最高法院裁決，認爲尼克遜必須交出錄音帶。在美國凡是一個案件，提到最高法院，已經顯示出案件已涉及憲法問題，其裁決對本案影響極大。結果是裁決尼克遜要交出錄音帶，在最高法院裁決後，尼克又改變主張願意交出。姑不論這批錄音帶有無對尼克遜不利之處，但他之對法院抗爭之失敗，對他的已經低得不能再低的聲望，實降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在另一方面則助長了主張彈劾分子的聲勢。

尼克遜今日的處境，已完全失去主動，只能靠個「拖」字。如果眾議院通過了對尼克遜進行彈劾，進而將由參議院進行審判。到那個時候，要由最高法院院長主持，須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通過，才能決定尼克遜有罪或去職。在目前看，參議院的裁決結果很難預測，但尼克遜即或能過關，其政治生命宣告終結是必然的後果。

尼克遜由「反共」起家，但入主白宮後，他竟在中共大罵「美帝」聲中，居然在北平「乒乓外交」的攻勢下，經過他的「蠶蟲師爺」基辛格的秘密安排，竟以自由世界「盟主」的身份往訪北平，這對他自己來說，可能平抑一下美國內部的反對勢力，但卻給自由世界特別是給長期陷於水深火熱中的中國大陸同胞帶來極大的危害。中國大陸同胞渴望恢復自由民主的希望，被尼克遜的不智行動所粉碎了。中共由於尼克遜的訪問北平，助長了它抗蘇的聲勢，更可以振振有詞地警告大陸反毛反共的同胞：「看！美帝頭子都到北京來向毛主席輸誠，台灣也快解放了；你們如果再敢於亂說亂動，人民政府一定堅決鎮壓！」

因尼克遜訪平，中共擠進了聯合國，跟着不少國家先後與中共建交。而尼克遜卻是「殺人只賺兩手血」，終於還是過不了「水門關」。當然，美國這個國家，近年在政界只出些投機分子，根本沒有一個稍具眼光的政治家。眞是「一代不如一代」，繼尼克遜入主白宮者，可能很快地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然有一點則是不變的，那就是在政治上的投機者不會成功！

未來的美國，必將進入多事之秋，不管其發展如何，看來對中華民國和反共的海外華僑，必是害多於利。在這方面，台北當局和所有愛國華僑，都必須有足夠的重視，起碼在心理上應早作準備。



新聞以外

兩巴經營不善是誰之過？

惠柳新嚴於責人不知責己

萬人傑

最近，運輸署長惠柳新大罵兩巴經營不善，還慫恿乘客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檢舉兩巴。兩巴缺點甚多，這是事實，但造成這些缺點的原因，有部分是由於運輸署失職。惠柳新只知罵兩巴，不肯檢討自己。如果他自我檢討一番，相信該罵的地方，比兩巴還要多！

無非為了・收購鋪路

運輸署長惠柳新對兩巴嚴厲指責，說他們多年來仍未改善其「惡劣水準」的服務，指出兩巴擠迫、不準時、設備欠佳，使市民因搭巴士而大受其苦。惠柳新的指責完全是對的，這種情形，每天搭巴士的市民比惠柳新更清楚。不過小市民的指責，決沒運輸署長那麼有力，同時也沒有罵得那麼徹底。

惠柳新的指責有許多地方，或者可以說全部是對的，不過他勇於指責他人，卻忘記本身責任。如果他有辦法攪好港九的交通，行車順暢不阻，則他所指責的，一定有很多可獲改善。

不過，為什麼惠柳新會在此時大挖兩巴瘡疤？值得研究。不久前已有消息透露，香港政府要收購兩巴百分之十股權，然後派員當公司董事，從而監督改善兩巴服務。惠柳新的指責，顯然為收購鋪路。同時，兩巴專利權快到期，新約在談判中，惠柳新的指責，有促使兩巴改善服務的作用。

凡此，都是市民大眾所歡迎的，大部分人對兩巴的服務都表不滿，惠柳新的指責，自然也有「嘩眾取寵」的作用。他的說話，必然得到市民喝采。

不過，如果我們冷靜的研究一下，兩巴服務之未如理想，香港政府，尤其該管機關的運輸署，也有極大責任。為什麼巴士會造成擠迫、行車不準時？多半因為塞車之故。在塞車情況下，巴士不能變成直升機，越過前車，到達終點，因此便造成「不準時」。擠迫的成因，雖可說是車輛不足，或調派不當，但與塞車也大有關係。政府未有辦法將車輛疏導，對兩巴的指責，似有不公。又比方，政府聘來專家，設計半山區巴士專綫，理論上專家認為一輛巴士可以抵得上五十輛私家車。但巴士專綫實行後成績如何，有目共睹。這個「惡劣」後果，政府

走白牌車・好過收規

不久前，兩名現役警員穿上制服搶刦。如在別的地方，犯上這麼嚴重的罪行，早已槍決。在仁慈的香港法官審判下，「姑念初犯」，係咁意判吓監而已。當然這兩名警員幸運地逃過鬼門關，但由此事而帶來的後果，卻鼓勵更多現役警員作奸犯科，因此又有一宗「有趣」的新聞發生。那就是：現役警員走白牌，接着乘客警察沙展。

老萬記得曾看過鳴槍追捕白牌車的新聞。「開槍追捕」，當然因為對方犯的罪行嚴重，否則殺鷄焉用牛刀？警員不會那麼大陣仗。既然走白牌在警員眼中是那麼嚴重的罪行，他們本該什麼罪都可以犯，卻切不可走白牌。可是卻有這麼一名現役警員，居然知法犯法，可謂膽大包天！

幸而他兜客卻兜着自己上司，否則他的罪行可能永遠不被揭發，永遠以此為副業。

其實，走白牌不算是「無本堂」，買一輛二手

個半」，實在沒什麼撈頭。

到處兜客的白牌車，太放肆了；有些專做熟客生意的白牌卻很受顧客歡迎，他們以一些住客眾多的大厦為基地，載的都是大厦住客，不會有眼不識泰山，兜錯沙展的情事。更有些白牌可以月結，專門送人上班，雖然比小巴貴一點，卻安全得多。

嚴格的說，白牌車對市民是一種方便，不是「危害」或「損失」，所以市民對白牌車是歡迎的。不過，因為私家車的「牌費」和公共車有所不同，私家車載客，便無形中使政府的收入受到影響。

警方視白牌車為仇敵，警員要開槍拘捕，大概就為了這原故。不過，如果自己夥記走白牌聽點外快，老萬認為好過去收規。

恢復死刑・應付炸彈

四百萬香港市民希望恢復死刑，他們相信「治亂世用重典」的中國古話。香港治安太壞，殺人打刦的嚴重罪案，日有發生，如果不加重刑罰，很難嚇阻。作奸犯科之徒，知道即使犯了最嚴重的罪行，也不會因而送命，因此肆無忌憚。

港督麥理浩也曾為本港市民請命，一再要求倫敦方面接納香港市民意願。不過，英國早已廢除死刑，有許多頑固的議員，認為如果香港繼續執行，將會使到英國尷尬，因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麥理浩港督在倫敦雖然接洽已有頭緒，可是他回來後，又有八名宣判死刑的囚徒，等他來決定命運。這一批死囚是否能逃過鬼門關，整個香港市民都關心。[illegible]

港督麥理浩回港後，英國若干議員會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一部分仍認為死囚應該赦免，因為這是英國既經決定的政策，似不宜加以改變。

不過，現在已有幾名英國議員呼籲恢復死刑了，但他們並不為了香港不斷增加的罪案，而是為了應付愛爾蘭共和軍的暴行。北愛在英本土潛伏的地下分子不時在倫敦繁衛地區放炸彈，造成極大死傷；但英國是廢除死刑的，即使抓到放炸彈的人，他也可以避免一死，因此愛爾蘭共和軍地下分子更肆無忌憚，可以說，他們在倫敦的活動，是受到這些法律條文所鼓勵的。

為了愛爾蘭共和軍的困擾，他們也想到要恢復死刑來遏止他；為什麼他們會不了解香港市民被匪徒困擾的苦況，同情地使香港能恢復執行死刑，減少罪案的發生？不過，如果英國為了對付愛爾蘭共和軍而恢復了死刑，那麼，香港也會「實受其惠」，隨之而恢復死刑，似乎不會再有什麼問題。

亂拍膊頭·誤為箍頸

提到箍頸，係人都怕。在香港，談箍色變！有關箍頸的新聞，每天報上都可看到，也有不少讀者可能身受其苦。不過，最近看到一則箍頸新聞，卻令人捧腹。一對情侶在永安公司對面電車站等車，突有兩男子走近他們身邊，其中一人將手搭在男的膊頭上，這可以視為老友親熱狀，也可視為匪徒箍頸行刧狀。恰巧兩名警員經過，以為發生刧案。於是上前向該兩男子採取行動，其中一人嚇得拔足飛奔，警員更認為他們是賊，於是拔槍先後鳴放兩響，可幸他槍法不準，這男子未被擊中。一彈打中華昌超級市場門口的鐵閘，一彈打中干諾道中行人路的路牌。

事後查明，他們並非打刧，不過跟兩位老友記打招呼而已。如果不是警員槍法水皮，子彈正中目標的話，這兩個老友便無辜了。

有人認為這兩名警員不應在行人如鯽的鬧市中動不動開槍，尤其他應有自知之明，槍法不濟，更不可亂射，幸而射中鐵閘、路牌，如果射中路人，更

們對箍頸太敏感，杯弓蛇影，見到人攬頭攬頸，很容易誤為匪徒。因為匪徒的手法也如此，在人面前箍頸也作老友狀，因此寧可信其是，不可信其非。

警察見刧案躲起來受人責難；警察見箍頸而鳴槍追捕，擺了烏龍，也受人責難，豈不是捉亦難不捉亦難？警察槍法不如理想，誤射路牌，不能太苛責。他們沒機有經常練槍，不容易變成百發百中的神槍手。現在有機會捉賊，練練槍法，未可厚非。大概他們在警察學校時以圓牌作靶，所以他射中路牌，是習慣使然。兩個男子既非犯罪，無端端亂跑，難怪被警察開槍窮追！

大陸醫生·何必歧視

公立醫院醫生短缺情況嚴重，香港醫藥協會及英國醫藥協會曾向港督建議，本港應錄用大陸醫生，並批准他們註冊。

目前在政府醫療機構工作的大陸醫生四百名，仍有三百至五百名希望得到工作。英國醫藥協會發言人認為，只要他們能符合下面三個條件，就該獲得承認，准許在公立醫院或私家診所執業。

㈠請他們提交資格證明；

㈡參與一個由港大編訂的英文或中文考試；

㈢他們得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年，薪酬和於本地及外地醫生一樣。

英國醫藥協會這建議非常有價值，雖然這並不是新的意見，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過。不過未為當局採納。有醫療技能的人沒有工作崗位，政府的醫療機構卻一直鬧着人手不足，這是很不合理的現象。但這現象長期以來就存在着。這個不合理現象的存在，不外由於資格問題形成。香港的醫生，必須在英聯邦畢業，才有資格執業，不問他是否有足夠的醫學知識和技能。即使醫術精湛的專家，在香港也不可以擔任濟世活人的工作。

如果因為香港已有足夠人才，怕這些人奪去本地醫生的工作，因而採取這制度保護本地訓練出來的人才，倒未可厚非；但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如此限制，無異製造困難。

加以考慮採納。老萬更認為，不但大陸醫生，世界任何地方訓練出來的醫生，都應錄用，只要經過考試，證明他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就可以勝任政府醫療工作，解決了香港當前的困難，不應再死抱着過去排外觀念，不許非聯邦醫生在香港執業。

太平山下·老襯多多

話說太平山下老襯多，搵之無窮，取之不竭。

據報載，在上一個財政年度，經警方破獲的騙案共有一千多宗，這數目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不過，證明太平山下老襯的確多籮籮。據說：騙案所運用的手法，變化萬端，而以虛設行號騙貨轉賣為最普遍。但這種方法雖經常被人使用，仍然不斷有人上釣。世界上任何大都市有都騙案發生，都市越大，騙案越多，而且規模也越大。使你身入彀中，自己也不知道，直到最後，才發覺受騙，那時後悔已來不及了。

「老千計狀元才」雖只是一部電影，倒包含了很多很妙的騙術。這部電影妙在連觀眾也騙了，到最後才知道導演是一流高手的騙徒。警方商業罪案調查偵緝主任祈立說：「以往法律沒有怎樣嚴厲對付這些棍騙。在一九七〇年的盜竊條例中，棍騙犯判刑甚輕，不是和偷竊犯一樣，判以重刑。事實上無論什麼形式的棍騙，多少是帶有點愚昧、粗心大意或存有僥倖之心，希望從對方身上取得利益。在表面上看，似乎沒有竊賊那麼立心不良。」

他這解釋，對騙案說得相當明白。事實上騙案是需要了解人們心理的高級學問，否則，很可能偷雞不着蝕了把米。

有一個退休的老千對老萬說：一般騙案，不外利用的是同情心理：一種是同情心，一種是貪念。更值得利用的是同情心。要是兩者一併運用，更是無往而不利。比方說：一個貌似鄉愚的女人，在街頭徬徨無計，因為她的家姑病了，需要錢送她入醫院，手頭上只有一隻金鐲，求借二十元，以金鐲抵押。不少人會上當，其實金鐲是假貨。

這就是同情心與貪念的雙重利用。

大陸與香港

去年中東以阿之戰，阿拉伯以石油爲武器，使世界經濟陷於混亂，物價不斷飛升。香港自然亦被波及，投機商人趁火打刧，使升斗小民不勝其苦，遂有反加價集會示威，到處張貼大字報。繼而有消費者委員會之設，呼籲市民如發現有奸商謀取暴利，則向該委員會投訴，一旦證據充足，則繩之於法。希望因此而使物價下降，並懲治奸商。此舉是否收效，依筆者愚見，端視乎供求的問題而已。

眾所周知，物以罕爲貴，又所謂賤物闗窮人，供過於求，想唔平都幾難；求過於供，一定吊起來賣。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並非香港一地爲然。如果筆者說，除了租金之外，大陸的物價貴過香港，相信很多人都不以爲然，尤其是左仔，一定憤憤不平，請你少安勿燥，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生活在共黨的統治下，主要的用品都要配給，這些東西的價格，稱爲「國家牌價」。在香港人的眼中，實在很廉宜。例如食米每市擔「人民幣」十四元二角，豬肉每市斤一元一角，鮮魚（鯪魚、大魚、鯿魚、鯇魚等，其他魚類則沒有供應。）四角至六角一市斤，清油每市斤約一元，蔬菜瓜菓不用憑證，蔬菜每市斤由五分至一角六分，生菓本省出產售價低，如由外省運來或出口退回，如蘋菓雪梨等則比香港較貴。看了上列數字而不深入了解，很多人便受了蒙蔽。那麼，有什麼證據？且看下面的比較。

先說食米，絲苗米在香港賣到二百多元一擔，大陸賣十四元二角一市擔，（大陸所用的都是市秤，一市斤等於司秤十三両三，故此應將價錢加二計算，十四元二角加二即十七元零四分，下同。）大陸售賣的食米很粗糙，質劣，很難入口，靚米不容易配到。在廣州，港澳同胞或外來貴賓，才有機會在食肆吃到靚米，但這情況並不普遍。按照中共所配售給人民的食米品質，香港只需一百七、八十元之間便可買到一擔，（香港根本沒有大陸同胞所吃的那種糙米出售。）我們試試比較，由於幣值不同，收入各異，最佳的辦法是以收入比對物價。筆者不是專家，也不是聯合國的調查員。就個人所知，相信亦深具說服力。在香港一個寫字樓小厮，技工學徒，各行業的練習生，工廠養成工，什工，餐廳的送外賣員，理髮店的洗頭工等等，每月的工資不會少過三百元，他們發覺收入不理想時，可自然轉業。所以，香港一個最普通的工人，月薪當在五百元以上。而大陸的情形又怎樣呢？除主要的大城市，工資較高外，鄉鎮的工人收入，一般都在三至四十多元之間。而農民所佔的人口最多，但收入則參差不齊，大隊之中又中隊，同大隊而不同中隊，收入便有差別，耕地肥沃，收成好，人口少，評分高，農民的收入和分配一定較好。耕地瘦瘠，收成少，如再加上人口多，農民的收入和分配一定少。個中情況，詳細寫來，自然是一頁血淚史。（這些不在本文範圍內，畧。）試舉一例，筆者有一同鄉，是生產隊的中隊長，日間出勤，闗好兩扇大門，夜間睡覺，除下兩扇大門作爲睡板。這種生活，嚮往「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同胞」，

青年反抗「上山下鄉」的政策了。因此，筆者就拿大陸最吃香的工人階級作一比較吧。

自「文革」後，大陸內能保留高薪職位的已減少很多，中共的字彙沒有同工同酬，原有高薪空缺，改由新人接替，收入便少很多，現在能得到高薪的除中共的特權人物外，便是在國府時代享有高薪而被認爲對中共無碍者，城市的工人，有六十元月薪已很難得。鄉鎮的工人，能得到每月四十元，已相當滿意。普遍的工人每月收入，介於三十至五十元之間，其中亦有收入較高者：如建築隊的工人，每月約有八十元至一百一十元。此外，如出海取沙，或每日有八千斤以上過肩的一級勞動力，每月的收入亦達到這個數字。在香港有這樣體力的人或三行工人，收入亦不止五百元之數。因此，筆者以香港工人每月的收入五百元，和大陸的工人每月收入五十元來作比較，讀者當無異議。以數字來看，香港工人的收入是大陸工人的收入之十倍。那麼，物價是不是香港高於大陸十倍，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上文說過，來價大陸每擔十七元零四分，香港一百七、八十元之間的食米，品質便較大陸的好很多。請讀者留意，筆者所舉出的數字，是大陸的所謂「國家牌價」，至於高價物品，下文自有交待，來價兩地比較，在伯仲之間。我們再看看其他副食品及日用品，大陸猪肉每斤「人民幣」一元三角二分，香港每斤七元；鮮魚每斤四角八分至七角二分，香港四元八角至七元二角，這個價錢應可買到，因爲香港的魚類實在太多，我們當然不能拿牙帶和老鼠斑來比較。生油每斤一元二角，香港三、四元之間；蔬菜每斤六分至一角八分，香港有個時期，曾賣到四至五元一斤，但普遍在八角至二元之間，無可否認比大陸較貴。但有一點應注意，由大陸出口的蔬菜，經過挑選，品質最佳，不能出口的蔬菜，除頭截尾，最多只能吃到百分之七十。況且我們不能每一頓飯只吃蔬菜而不吃肉類。好了，看以上一連串數字，不過各有千秋，這豈不是反映了筆者所說大陸的物價比香港還貴的論調，站不住腳，這且不辯。筆者再舉一些事實，讓各位讀者看看：一個成年人（男性），所得的配糧額，食米每月三十市斤，（包括麵粉、麵、米粉等在內。）食量大者，不足之數，要自己想辦法，有一級勞動力的可配到四十二市斤，三十市斤食米的價錢是四元二角六分，豬肉每月所得一元至一元五角（肉票每票限買五角），鮮魚每月一元，食油三市両，柴十五斤，肥皂兩件，蔬菜沒有限制，棉布一年一丈三尺六（市尺）。如果不買高價物品，每月每人的伙食費約十二元，便可解決。在香港，不到外邊酒樓吃飯，在家吃普通飯菜，（當然不是餐餐魚翅）每月一百二十元，雖不算豐盛，但最低限度，不會每月只能得到三市両（四司両）的食油供應吧。

好了，我們才知道原來大陸的「國家牌價」物品，諸多限制，並不是「任買唔嫐」。因此，筆者便可振振有詞了，除了食米之外，每月只能配到一斤多點豬肉和二斤鮮魚，那麼少的肉類，香港人怎能渡過悠長

——所謂「自由市場」的高價物品吧。

顧名思義，自由市場所售出的東西，價錢是沒有標準的，但有一點是不能貴到離譜。不過，最主要的還是看供求情況怎樣，一般情形，賣者不能將貨價提得太過，因爲有時（不會經常）遇到工人糾察隊的干涉和限價，於是便發生類似香港小販走鬼的場面，所差別的是他們不會被捕。在節前或者是婚嫁旺月，三鳥的需求一定多，（廿餘年來，除出口外，中共沒法供應三鳥，出售的都是私人飼養。）於是乘機將售價提高，如果遇到「工糾」干涉，他們便遷地爲宜，就算遠在郊區，也不愁無人問津。那麼，三鳥的售價究竟多少？近期的售價普遍提高，雌雞每市斤二元一二，雄雞二元，鵝鴨一元四五，有時鴨稍平。我們不用加二計算，就拿這個價目和香港比較，各位讀者應該心裏有數。牌價豬肉這個月已經配售完，想吃嗎，只有買高價豬肉，二元三角一市斤，貴嗎？你嫌貴不買，有人買。牌價鮮魚也吃完了，到市場看看，鯽魚每市斤（下同）八角至元二，鯪魚九角至元四，大魚一斤以下七至九角，一斤以上一元至元六，鯇魚和鯿魚及大魚無大差別，生魚二元四角至三元，雞旦每個一角三分至一角五分，除豬肉外，鮮魚類不是天天都有供應，就算有供應，也不容易買到。普通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不夠買二十斤高價豬肉。試想想，大陸的物價是不是比香港貴。誠然，在大陸生活的同胞，可以不買高價物品。每人每月只得三斤多點的肉類，讀者之中，（吃素者除外）有誰能忍受得了！有人會問：爲什麼豬肉會那麼貴？因爲每人每月只配到三市両食油。再告訴你，用來榨油的豬膏，更賣到三元多一斤哩。而且還不容易買到，且看看香港代寄生油的商號，這不是最佳的答案嗎？每月三市両食油，其實，說它是食油，還不恰當，因爲三市両油之中，只得「市両是生油，另外二市両一是菜油，一是雜油，雜油色黑像偈油，任何人見了，也會拒絕作爲食油。若一個家庭裏，大部份都是精壯的青年人，食量大，所配的米不夠吃，便要買高價米，每市擔在三十五元至五十元之間。看了上面列舉的一連串事實，已足夠證明生活在大陸的廣大中國同胞，所過的是怎樣的人生。以上所指的不過是有關食的問題，尚有人生不可少的衣着又怎樣呢？看我細訴吧。

在「文革」期間，各地武鬬迭起，紅衛兵大串連，生產停頓，其中一年沒有發布證，另外一年只得七市尺，後來局勢稍爲平定，每人每年才獲配一丈三呎六（市尺），如果你是身高六尺以上，那就造得衫來沒褲穿。看到廣大同胞鶉衣百結，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君不見疋頭公司代客寄布的大招牌嗎？中共所發給的布票是限於棉布，毛絨和絲綢質的衣料，不用布票可以買到，但價錢驚人，一套的確涼衣服，大概要花去一個月的工資。一套斜布的「民裝」或「解放裝」，約十五元可以縫製，同等質料，在香港五十元可以買到一套。除了一年一丈三尺六的定額布票外，也有黑市布票出售，一市尺五角。在「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裏，分分鐘講錢。但生活在大陸的同胞，想

價比較

勤務員

，而人民想在工餘出賣勞力，博取微薄報酬，以助生計，如此便有被列爲受批鬬之對象，這究竟是什麼世界？

中國老百姓生於斯，長於斯，聚族而居，沒有戰亂，不會顚沛流離，居室都是世代相傳，雖然是貧苦人家，亦有片瓦存身。身爲中國人，在自己廣大的國土上，解決住的問題，自比香港容易，香港彈丸之地，擠上四百多萬人口，屋租昂貴，勢所難免。但依然有很多很多可愛的青年人，捨棄美好的家園，冒死逃到這個被認爲世界上最貴租金的地區來謀求生存呢？那是爲了什麼？俗語有謂，雞食放光蟲，各位應心知肚明了。

上文提到每人每月配柴十五斤，眞是匪夷所思。以前是五十斤柴一樂也，現在是十五斤柴一苦（箍）也。拿起一把柴，燃起了一把火，究竟用來煲茶還燒飯好？巧婦難爲無米炊，現在是雖有青山在，卻怕沒柴燒。於是有人質問：這簡直是胡說，那麼七億多同胞，豈不是要斷炊？問得好，問得對，事實上，除了柴之外，還有其他燃料，如蔗殼、禾桿、木糠、樹葉、竹葉、桑枝、煤碎、火水等，也可作爲燃料。由於木材缺乏，不然，就沒有大門作床板的現象出現了。在我國平原多山區少的地方，找燃料殊不容易，在大陸普遍燒柴，因爲缺乏火水爐，燃火水的甚少，火水的售價是每市斤三角八分，近來取消限制，但多數老百姓都作爲照明之用，如用作燃料，對收入微薄的工農同胞，實在負擔不起。

以上各節，所列舉的分配額，是一般居民和工人階級才能享有，至於農民，是由生產隊配給，定量不同，而黑人黑戶，或半黑人黑戶，都不在本文範疇內。廿多年來，香港由燒柴而火水，而石油氣，而煤氣，家家都有電飯煲。

再看看由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尚停留在燒柴時代。他們的宣傳機構，向外宣傳，電力已能供應到每一村落，但中國南方第一大城廣州市，除長堤能保持有電力供應，近郊和西關一帶，晚上漆黑一片。在廣東各地農村，要支援農業，民居的電力供應，時斷時續，有電力供應的時間，也只限於晚上七時至十時，而電費每度收四角，每戶每月不能超過三度。

大陸陷共不覺已近廿五年，生活在大陸的同胞，至今仍過着艱苦生活，居領導地位的中共頭目們，終日爭權奪利，不顧民生，雖然物價（公價）尚算穩定，但高價物品則不斷上漲，而人民的收入一直未得改善，供應的物品越來越縮，塑料拖鞋每對二元三角起，番梘（憑證）每件六角，單車每部一百五十元至一百八十元（抽籤分配），衣車一百三十元，收音機四十元起，手表廣州出品的也要一百元以上，風扇也在百元以上，電視機更高達千元，一個單位或大隊才能購買。雪柜爲特殊物品，只有科學研究機構、醫院和大學才有。這些被列爲奢侈的物品，是今日大陸同胞所夢想也不能得到的物品，除非他們能得到海外和香港僑胞的資助，否則便過着穿破衣、食無肉、睡無床、出無車的悲慘生活而已。



從尼克遜被劾論中美關係

岳騫

美國鬧了經年的水門事件，到了最近已經圖窮匕現，二月二十二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以二十七票對十一票通過了對尼克遜總統的彈劾，這次通過的只是許多項罪狀之一，將有其他罪名會繼續提出辯論、表決、通過。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由三十八名眾議員組成，其中民主黨二十一人，共和黨十七人，此次投票，民主黨二十一人全部投了贊成彈劾票，有六名共和黨議員也倒向民主黨一邊，投了彈劾票，於是彈劾尼克遜集團，輕易度過了第一關，第二關是眾議院四百五十五位議員投票，如果再獲二分之一以上的多數通過，彈劾案便算成立，送交參議院審議，參議院經過審議之後，再舉行表決，要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始能確定總統罪名成立，予以罷免。

本來按照美國憲法程序，罷免總統實非易事，美國立國將近兩百年中，只有一八六八年的詹森總統被彈劾，提到參議院表決時，僅以一票多數未遭罷免。

就水門案本身而言，決非了不起的大事，民主黨所以掀起這場案件，用意只在醜化共和黨，為本年度的中期選舉及兩年後的總統大選舖路，並未想到把事情鬧得這麼大，水門事件所以鬧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尼克遜本人要負很大責任。

尼克遜本是律師出身，由當選議員而副總統，而總統，前後浮沉宦海將近三十年，對美國的憲法及政治習慣應當比任何人都了解，但這次處理水門案，卻犯下了重大的錯誤，造成今天不易收拾的場面。

站在旁觀者立場看水門事件演變，覺得尼克遜似乎犯了兩項錯誤。第一，過於自信，尼克遜可能自恃在外交上的成就如結束越戰，與毛幫打交道，同蘇聯關係日漸友好，去年中東之戰，雖然引起了全世界的經濟恐慌，但卻使美國獲得外交突破。由於基辛格一力調解中東戰事，尼克遜乘勢訪問中東，與埃及、敍利亞恢復外交關係，這也是巨大的成就，尤其敍利亞左傾過甚，反美已久，一旦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美國在中東便少了一個死敵。尼克遜這項成就，羅斯福以後歷任總統均不及。

第二，未能堅持原則，當水門案件春雲乍展時，尼克遜應該決定一項基本戰略，但尼克遜卻沒有一個最後防線，受到對方威脅時就讓一步，以用兵而言，正犯了將兵力逐次使用之誤，未能集中全力迎敵攻擊。如果在水門案事件發生之初，尼克遜會想到此一小題大作事件，不能輕視，就將有關水門案件之人與檔案，全部交與法院處理，雖然其中有些不利於尼克遜的文件，錄音帶也一定有尼克遜指示如何掩飾水門事件的談話。但只要尼克遜不是水門事件的主使人，法院也會顧到總統顏面，不必硬將責任追到他的頭上。但尼克遜計不出此，開始便以行政特權對抗，不肯交出有關文件，開始時甚至拒絕法院傳訊某些有關係人應訊，因此，與法院起了衝突，變成行政與司法兩權的對抗，司法權自不可能侵犯行政權力，而是尼克遜以行政特權破壞了司法獨立精神。觀乎此案由檢查官上訴到最高法院時，八位法官一致投票通過，要白宮交出全部錄音帶，可知尼克遜所為已犯眾怒。同樣情況，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提付表決時，共和黨有六人投票贊成彈劾尚不奇，奇在二十一名民主黨議員居然採取同一步驟，投了贊成票。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雖然歷史悠久，規模巨大

，但對黨員並無約束力，屬於兩黨國會議員，在重大問題投票時，經常與黨首腦的意見相反，尤其民立黨，有南北之爭，任何問題皆難取得一致，只有這次投票，二十一名民主黨員居然全部投票贊成彈劾尼克遜。一葉知秋，對尼克遜的前途，實在不能樂觀。

目前尼克遜及其擁護者相信眾議院全體會議將否決司法委員會的提案。此一說法未免有夜行人吹口哨之嫌，因爲眾議院四百三十五席，民主黨佔了二百五十五席，共和黨只有一百八十席，不必說民主黨全體一致投贊成票，即使南方民主黨不肯與北方同一步驟，但加上少數背離共和黨員，此案也可以多數通過。何況根據司法委員會投票情形看，絕大多數民主黨員的立場均一致，則此案通過眾議院，殆成定局，眞成問題在於第三關，參議院投票時，尼克遜容或有希望。

美國參議員每州選出二人，以五十州計，參議員共計一百人，根據憲法，通過彈劾總統案，必須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始能成立。即通過罷免尼克遜的參議員票數，最低要有六十七票，若是共和黨參議員團結一致，此案便肯定通不過，但共和黨議員不會全數擁護尼克遜，由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投票經過可以看出，相信到了參議院投票時，仍有部份議員會背離尼克遜，只是人數多寡，尚難預料。故參議院這一關仍爲未知數，鑒於一八六八年詹森總統曾被彈劾，到參議院投票表決時，終以一票多數未被罷免，尼克遜仍有這樣的機會。

根據美國民意測驗，尼克遜支持者降到百分之二十六，除去韓戰時期罷免了麥克阿瑟的杜魯門總統，尙無任何總統受到支持如此之低，以尼克遜任總統的成就而言，要算是二次大戰後相當能幹的總統，不僅勝過杜魯門，即較之艾森豪威爾、甘廼廸、詹森皆勝一籌，何以人望如此之低，實在由於對水門事件的處理錯誤所致，如果被參議院通過罷免，眞有些冤枉。

尼克遜會不會被罷免，屬於美國的內政，原不必外人操心，但由於美國仍然是自由世界盟主，就連鐵幕以內國家，也與美國息息相關，尤其尼克遜又特別重視外交活動，當今世界各國當政人物，不認識尼克遜的很少，對尼克遜的前途自然關懷。

美國人是否希望尼克遜倒台，不得而知，但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大部份都希望尼克遜能渡過難關。

以中國而論，三年來，尼克遜給我的傷害實在太大，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表面上似乎與美國無關，但骨子裏卻是爲美國所賣，此是尼克遜與其蠶蟲師爺基辛格之「傑作」，大家已經心照不宣。但此時一看到尼克遜可能被罷免，中國人反而感到不安，覺得還是尼克遜留任好些。

目前形勢很明顯，尼克遜出賣中國，自有其限度，即犧牲中國到了可以打開美毛僵局爲止，尼克遜並不希望中華民國滅亡，因此，尼克遜一方面對毛幫駐華府的「辦事處」毛幹給以外交官待遇，對黃鎮分外客氣，但另一方面卻按照成規派出駐華大使，信誓旦旦堅守對華承諾。由尼克遜的手法看來，他眞正致力的是建立世界均衡，尼克遜既不會助我光復大陸，更不會助毛進攻台灣。同樣情形，尼克遜既不會助毛反俄，也不會助俄整毛，在中東表現也是如此。許多國家當政人物常常侈言中立，而實際並不中立，尼克遜、基辛格這一對拍檔，決不聲言中立，但所表現出來的卻是眞正的中立，而且是基於息事寧人的立場出發。尼克遜這一種外交方式，逐漸爲各國所認識，所以埃及總統沙達並不因爲美國派出飛機及武器援助以色列而反美，反而把美國當作最好朋友，只看尼克遜訪開羅所受歡迎，可知埃及人不再以美國爲敵，甚至最左傾反美的敍利亞，也同美國恢復了邦交。我們中國人喜不喜歡尼克遜是一回事，但外交能作到如此地步，倒也確實不易。

以中國人觀點，尼克遜誠然對中國不夠友好，但若比起傑克遜、愛德華・甘廼廸之流總好得多。傑克遜主張承認中共政權，但卻聲明不能背棄中華民國，其態度已較尼克遜爲左，至於愛德華少不更事，而且甘氏家族一向對我國存有敵意，小甘如果當選了美國總統，中美關係將會出現何種情況，實難預料。因此，眾害相權取其輕，目前仍以尼克遜任總統，對中國危害較小。

最妙的是俄毛雙方也有同一觀點，俄國深恐尼克遜倒台，心情較毛幫更急切。布列日涅夫已不止一次聲明願與美國解決歧見，決不乘尼克遜之危。在表面上，布列日涅夫確實「言而有信」，兩年來蘇俄很少在國際問題上與美國爲難，其他不說，即以中東停火而論，基辛格斡旋以色列、敍利亞停火，瀕於失敗者多次，直到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抵大馬士革始解決，可見蘇俄對美國推行的中東和平政策予以支持，儘管是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但也等於支持尼克遜。

至於毛幫，自從尼克遜到北平之後，接着毛政權又進入聯合國，美毛互設代辦處，又傳說蘇俄曾有意用核子武器突襲毛幫，爲尼克遜所阻，於是毛幫把尼克遜當作了衣食父母，救命菩薩，對美國的吹拍，尙在昔日的「老大哥」、「爺爺」之上。不說別的，美國駐北平「辦事處」，可以由美國海軍陸戰隊派出士兵在門首站崗，即使在俄毛友誼「萬古長青」時，蘇俄也未受到此種待遇，最近可能由於共產國家嘖有煩言，毛幫也自覺媚美過甚，請求美國撤回在平海軍陸戰隊。

自從水門事件發生，毛幫未曾作過一句落井下石之言，若在五年前還得了，說不定又要發動四億人簽名，「支援」美國人民趕尼克遜下台了。

毛幫自不相信美國會援毛抗俄，但毛幫確實明白美國想維持世界均衡，就以目前的形勢爲準，誰也不要用武力打誰，這一政策最受益者還是毛幫，因爲毛幫敵人來自兩方，皆是勢不兩立的敵人。我們勝在民心士氣，以有道伐無道，本身又是合法政府討伐叛逆，在聲勢上已奪毛幫之膽，蘇俄勝在兵力，除非不動，一動就要擊中毛幫要害。雖然中國政府與蘇俄決不會攜手攻毛，但任何一方發動，都會影響到另一方的行動。而美國目前的外交政策，卻爲毛幫提供了安全的保證，毛幫安得不感激尼克遜。

尼克遜在國內的措置雖然不如人意，但在國際上成就確實相當輝煌，如不論人而只論事，其人確是美國戰後最能幹的總統。

中外比較與優劣重點

柳以青

很多久居外國的人士，只要一到大陸去觀光的話，就很容易把大陸的情形，與他們在外國的情形來做比較。所謂比較，最主要的是來自不同點，這方面在原則上是一個很自然的傾向，我不反對。可是，在比較中，一定要把外國與大陸上的不同點指出時，清一色地說成大陸上的不同是美好的話，這方面不但不客觀，同時又不忠厚。有時，更顯出了自己固執的偏見。或是一廂情願的「歌德派」而已。

當然，我決不是「外國月亮特別圓」之類的人，然而，凡事總要「憑事實，講道理」的。盧遂現博士在他的「對中國的認識」報導中，就有幾段是談「中外比較」的。我們可以看看他的論調，究竟是如何比較的。

蜂窩爐·電腦·絕對機密

在廣州的一位親戚家裏吃飯，盧遂現博士發現了在厨房裏用的是「蜂窩爐」，同時，所用的煤塊是與普通的煤不同的，是「用煤粉和泥壓成的。……中間充滿的是圓圓的小孔，有點像鐵絲網」，同時，「整個爐售價人民幣一元，煤塊一個兩分半，一家四口人，一天約用四塊，只不過一角而已。」

接着盧博士說：「在今天，西方能源短缺，天然氣快要燒光，石油一天比一天漲價，這種便宜而極有效的煤爐，便越顯得優越性了。或許幾十年後，世界大部份人用的爐便是由蜂窩爐化出來的！」

用「窩蜂爐」與「天然氣」和「石油」等燃料來相比，已經是不倫不類的不可同日而語了，反而希望幾十年後世界大部份的用「蜂窩爐」的「演化品」呢？我在懷疑着盧遂現的「物理博士」，是怎麼得到的，對燃料進化的過程，怎麼這樣的無知？他卻忘記了麥賢慧對他說的那段話了：「麥後來還告訴我蜂窩爐的一個社會影響：以前很多人爲了節省燃料，不肯燒開水，故此喝的是生水，疾病較多。但蜂窩爐不煮飯時，還是熱的，燒開水是不多花錢，故此蜂窩爐廣泛的應用後，人民的疾病也減少了。」這已經很清楚地反映了大陸中國人民一向秉承民族節儉性，和大陸物質缺乏的一斑。

石油短缺固然是整個世界能源的危機，但是，大陸的共幹們，卻沒有把大陸所蘊藏的石油分給所有中國的老百姓用，反而以高價出賣給外國，這是否是一個眞正愛護中國老百姓的政權，所應該做的事？既然，在蜂窩爐的運用下，老百姓們的疾病減少了，那麼，如果廣泛地運用自己出產的石油的話，老百姓的身體不是更健康了嗎？而盧遂現不但不在這方面尋思，反而退而求其次呢？事實上，在世界能源危機出現後，外國人士，不但沒有像盧博士那麼天眞地要回復燃料運用的原始階段，而卻要以核子來發電呢！我眞不知道在燃料上的中外比較裏，盧博士是在告訴我們什麼想法！我，我的物理學博士，我不好說盧遂現博士幼稚，我只覺得他太「受寵若驚」情感化了。情感得沒有一點理智！

事有湊巧，盧遂現雖然是一位屬於「科學方面」的博士，但是，他卻是反科學的，特別是在西方運用電腦上。事緣林福孫告訴他：在天安門的廣場，如有集會，召集幾十萬人站在這廣場上，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爲只要透過各地的組織，很快地就分配、派遣完畢了。因此，這點又引起了盧博士的「中外比較」了。他說：「在西方，要在全國範圍內抽幾十萬有代表性的人在一個地方集合，便有點困難了。我們可以設想美國辦同樣的事（徵兵便有點類似），便先要一件價錢昂貴的大電子計算機，把所有合格的人的各種數據打在卡片（IBM Card）上，送到電子計算機，然後由計算機分門別類，那些先抽，那些後抽，那些不抽，最後還要隨意的抽。這樣做法有兩個不好處；第一，以人爲物，人變了一張卡片上的幾個數據。……第二，抽到還是抽不到，幸運還是不幸運，以前聽命由天，現在卻聽從於電子計算機上。中國的做法有兩個好處，第一，上面容易辦事；第二，到基層單位時，經羣眾討論，選拔代表，那個適合，那個不適合，可以把每個人的一切因素都考慮到，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像電子計算機只考慮一個人的幾個數據而已。」

電腦與人力，各有其特長與特點。不能一概而論。用電腦來分析資料，卻是事半功倍的，絕非人力所可比擬。同時，盧遂現博士一定要以爲電腦的工作是「以人爲物」，這如果不是來自他的無知，便是有意說假話，他卻忘了，電腦內所用的「數據資料」，還得是由人放置進去的，電腦只是人類運用分析資料的工具而已。

大陸上不了解電腦，不能運用電腦，那是技術上的落伍，不要對住落伍的事，反讚其「美好」吧！盧博士不要忘記了：根據電腦的資料分析，還有其客觀性，根據單位指派的話，那只有是一個人的主觀愛惡的取捨了。

盧博士由於一位廣州的婦女，由於「旅行社」人員說他是「華僑」，讓他們先坐了「機動三輪車」，於是也就突然發生奇想：「一個不很重要的國家改

策，[illegible]了解」了，對於國家所有的政策，[illegible]每一個人都清楚，而且用自己的言語說出來，及解釋國家訂立政策的理由」，因此，盧博士說：「在今天的中國，全國人民對國家政策都了解，並能說出來，這是我此行最深刻印象之一。」——當然這是他的大膽假設，因爲他不可能去見過「全國人民」的每一個人。

反過來，盧博士卻又要做「中外比較」了。他說：「在外國很多屬國家高度秘密的文件，上面打了個大印「Top Secret」，鎖在保險箱內，外面派專人守着。在中國卻廣泛地傳播着，國家安全便依靠人們的自覺的遵守革命紀律。」（對於蓋上「絕密」兩字，只准省委書記閱讀的「中共中央中發××號」文件，不知盧先生的看法又如何？）從這「比較」中，我就會意到：何以中共最歡迎學科學的人們前往大陸旅行和觀光，原來這些人都是政治頭腦簡單的一羣，容易被哄騙，而騙得時間也長呢！不信的話，只要大家讀了盧博士上面的那段「比較」的話，就證明我的話不虛了。

寫到這裏，我覺得對盧博士在大陸所見的，硬要與外國來做比較的話，所發表的文字該是多麼幼稚！無怪乎偌多的「海外學人」們爲中共說辭了，原來這些人中竟是如此單純得可怕！幼稚得可憐！愚蠢得可笑！我只有把這一類人士的可怕、可憐、可笑寫出來供讀者解頤吧！

缺點——表面的，實際的與實質的

在盧遂現博士的文章最後，卻大談大陸上的「缺點」。他把大陸的缺點分爲兩大類。一是表面的，一是實際的。妙的是：盧博士對於「表面上」的四個缺點——㈠普通人民家庭沒有水厠。㈡公共汽車還是擠；㈢城市新建設雖多，舊的並沒有拆去；㈣糧食、棉花要配給——都給予解釋和答覆。這些答覆，又牽涉到「中外比較」上，當然是大錯特錯，只不過證明他是在爲中共的頭上戴花而已。表現了「高級知識分子」軟骨與投靠相。

不過，有一點我絕對不能同意的是：盧博士在「糧食、棉布要配給」上，解釋稱：「配給的原因是要人民節儉，不要浪費，中國是沒有飢餓和受寒的人了」。事實上，除了一些特權階級外，全大陸的老百姓都是在缺乏營養和不夠保暖蔽身的情況中。至於說到投資，盧博士卻以爲「這些單純追求表面市容的事，中國是不幹的」，可是，中共卻把大量的金錢送給外國，從事支援人家的造反，而置自己的家國與人民的生活而不顧呢？盧博士還怎再用「外交詞令」來掩飾和解釋嗎？

至於盧博士所說的「實際的缺點」，其實更都是陷於抽象的理念中。他說：「㈠覺得政策對，但要不要實行？實行後有實際困難怎樣辦？……㈡政策是對，但執行時有偏差……㈢錯誤的政策。……中國認爲錯誤的政策產生的根源主要是由於錯誤的路線，錯誤的路線是由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爭奪，在鬪爭。……」

實際上，所謂錯誤政策，或錯誤路線也者，只不過是中共爭權奪利的藉口[illegible]些；對於「共產主義」之「理」，或是無理取鬧，可說是一竅不通呢！否則的話，他不會在「錯誤路線」的解釋中，提出了下面的一段話：「如五十年代劉少奇要拆掉合作社；六十年代初大寨這一面農村優秀的紅旗也會被斬；文化大革命後，林彪表面上大讚文化大革命，背後則反對之。」等等的一段話。因爲盧遂現博士對劉少奇、林彪和毛澤東等知道得太少、太有限了。不必在此重複大陸中共所說過的唾涎。因此，我覺得盧博士對「認識中國」上，還是一個幼稚園低班的學童呢！不寫出來這篇文章的話，人們或許還會惑於他那「博士」的名銜，以爲是深不可測呢！然而，從他的文章裏，我們就不難看出他對中共所統治的大陸，該是多麼的隔膜了，隔膜得使人震驚。

事實上，這也難怪盧遂現的。因爲他太缺少了解、認識中國大陸的條件。

因此，在他提到「回國服務」的問題時，他並沒有好好地思索一下「幾年來先後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們所提出來的意見。——

「㈠回國時要比較喜歡新事物，和接受新事物。㈡在國內和國外也一樣能爲國家服務。㈢在外面多學一些，回來後更有用。」

這三點的意思是：㈠如果要回來的話，首先要知道會接受那些不願接受，不能喜歡那些不能喜歡的「新事物」。同時要與這些「不願接受，不能喜歡」的「新事物」同流合污。㈡很清楚地在暗示着海外華人們，最好不要像他們一樣冒冒然地就回來了，其實，不回來是最好的選擇，然而，他們的冒然「回歸」，使得他們再也無法逃出生天了，因此他們就排拒着要回來的人士，在國外「也一樣」的「爲國服務」呢！㈢這點說得更清楚，「在外面多學一些」，眞的，像盧遂現博士以及像他一類的人士，眞的要「在外面」「學多一些」才行，他們由於「在外面」時，學得太少，知得太少，認識中共的太少，現在已經有苦難言了。

至於「回來後更有用」這句話，任何人都知道是一種門面話。因爲，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既是「以階級矛盾——特別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爲基礎的，那麼，在大陸上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中，還會不時有「資產階級」復辟的傾向與事實，那麼，生活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海外人士，恐怕在「回歸」後，單單要弄清楚海外人士「階級身份」已經是剪不斷，離還亂呢？愈是多學了東西，恐怕並不是更有用，而是更有麻煩呢！盧遂現大概也覺得這個問題嚴重了，於是，他也不自覺在「對中國的認識」一文的結尾裏，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在國內工作……單憑愛國心是不夠的，應該要最低限度了解和同情社會主義」。

事實上，我愈了解中共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我不但不同情，反而更增加反感呢！不要用美麗的「社會主義」的名詞，來期待於中共！那是共產式、專制式、獨裁式的社會主義，與眞的社會主義，相差的太大太遠了！

認識中國

薄一波與毛澤東的幕後交易

胡蓁之

曾經爲中共「立功」，而與毛澤東有過「幕後交易」的前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三年前被整肅後已生死不明！由於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二日，北平中共電台引述「本溪」鋼鐵廠的一項報告，指控薄一波當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時，在國家經濟計劃上施行修正主義路線，反對毛澤東，同時發展海岸內陸工業的計劃，做了劉少奇集團工業陣營的特務。

其實，薄一波遠在一九五三年十月杪，還擔任中共「財政部長」時，就曾一度遭到毛澤東的整肅！其後，劉少奇當權時又再復用他搞經濟部門。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五日起，北平「紅衛兵」曾連續貼出「大字報」，猛烈攻擊薄一波，罪名被指爲公開派出一個工作小組前往清華大學，推行鎭壓革命羣眾的運動。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更被「北京大學紅衛兵雜誌」列舉薄一波十項大罪。其中計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對研究毛語錄，要求工業優先權，並企圖維護利潤掛帥，他做官的生活豪華，他的家庭甚至連小狗也有特別的享受。……」等等，從此以後，薄一波就一直沒有公開露過面。而北平電台後來再度提出類似的抨擊，未免多餘。

不過令人覺得注意的是：當時北平電台引述本溪鋼鐵廠那項報告中，還稱薄一波爲「國務院副總理」，看來老薄似乎尚未完全失勢。由於過去被鬭倒或遭整肅的中共頭頭，大陸報紙和電台不僅矢口不提他們原有的官銜，並且還要加上一些所謂「牛鬼蛇神」等極不好聽的比喻！然則北平電台爲什麼獨對薄一波「優待」，原因他與毛澤東曾經有過「幕後交易」的秘密，而且這項秘密的幕後交易的協定，還有蘇聯老大哥伊凡諾夫作證人呢。

在毛林推行「文革」之前，薄一波是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及中共「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他現年已六十七歲，一九〇七年出生於山西省，而與徐向前、彭眞等人爲同鄉；因之，薄一波在中共陣營裏面，向有「山西幫人馬」之稱。論資歷，薄是中共的後起人物，即在「山西幫」裏，也不及彭眞、徐向前的資格老；但他卻是儀表出眾，口才最佳的一個，尤其跟老毛的密切關係，更非徐、彭所能及的。

薄一波與毛澤東之間發生秘密關係的來龍去脈，說起說是頗爲有趣的。由於一九二八年間，當薄一波還在太原師範學校唸書時，他跟同學韓鈞、戎伍勝、雷任民、張文昂、牛蔭貫、候峻岩等人，便受中共的煽動，而一起加入了共

大，顯然還不知道有薄一波這批人。一九三〇年，薄一波曾到平津地區從事地下工作活動，卻無任何成績。因而於一九三二年黯然返回太原潛伏，不久被國民黨山西支部所査獲，便一網成擒，過着鐵窗生活。幸好前山西省主席閻錫山，對這一批誤入歧途的青年表示愛護；他並且經常親到獄中去對他們分析馬列主義學說的錯誤，希望他們覺悟過來；同時，薄一波也曾向閻錫山作過鄭重的宣誓，願意悔過自新，決心拋棄共產主義，於是獲致釋放出獄。

他們出獄後表示積極擁護閻老錫，於是薄便做了山西省府的秘書。從此中共對薄一波就另眼相看了，認爲他已深深地滲入了國民黨的政府機構；而閻老錫則已蒙在鼓裏，一直被他們所利用。當抗戰初期，山西省府退出太原時，薄一波與韓鈞等七人，請求留在後方打游擊，亦爲閻錫山所批准，他們乘機先後組織了四個「決死縱隊」，由薄一波、張文昂、韓鈞、雷任民、候峻岩、戎伍勝等六人，分任縱隊司令或政委，而牛蔭貫則任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於是他們取得了一部份的軍事和政治實力。

又由於他們對抗日戰爭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度，因此，深獲閻老錫的信任，從而把他們的四個游擊縱隊都改編爲新軍，歸梁敦厚中將指揮。當時閻錫山對外甥梁敦厚很信任，差不多任何問題都言聽計從，將所有武器、彈藥等裝備，均儘先補充這些新軍，使薄一波等人的實力日益壯大起來，最後竟擴充至五十個團的正規部隊；並進一步地設法脫離開梁敦厚的掌握，而由韓鈞取代了梁的總司令職位，達成其初步目的。

薄一波等人掌握了山西的新軍實力之後，便不斷地造謠攻訐，排斥山西舊軍，陰謀分化閻錫山與舊將領間的感情。當時山西有許多資深望重的高級將領如楚溪春、王靖國、孫楚、郭家淸等，都曾屢次向閻錫山建議：「我們一面對日本鬼子作戰，一面要防止內部的奸細，否則不堪設想！」

可是閻錫山對薄一波等人，好像懷有深厚好感似的，而對舊將領的建議則一一加以拒絕，更促成了薄一波等人的囂張、跋扈，無所顧忌地一方面加強其內部的組織；另方面則暗中跟獨眼龍劉伯承，互通聲氣。其時閻錫山是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長官部駐在陝西的秋林地方，有蘇聯顧問伊凡諾夫也駐在那裏。他即利用種種的方便，擔任了薄一波與毛澤東之間的聯繫與指揮工作，使薄一波在第二戰區的這股實力，就更進一步地跟延安方面搭上了

毛澤東之所以要積極拉攏薄一波這批人的原因是，於由一九三九年期間中共兵力還不足十萬人，而他們所盤據的地方，也只限於陝北的延安新區、山西太行山內的太岳區、晉、冀、察三不管的小片土地，及蘇北方面的一部份罷了。中共爲了要擴展勢力，以遂其陰謀的緣故，毛澤東便通過伊凡諾夫的關係，而向薄一波等徵求意見，並希望他們乘此機會立即倒向中共；老毛更暗示：如果薄一波等人有誠意同中共合作，那末，他很願意與薄一波等人將來「平分秋色」！

但當薄一波等人接受毛澤東的條件，正準備密謀行動時，卻被孫楚集團軍司令部的情報人員所偵悉，逕向閻錫山告密，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王靖國預備把薄一波這批傢伙，全部扣留送交軍事法庭去處理。而狡猾的薄一波則當堂向閻錫山痛哭流涕！指山西舊將領對他們往往不加諒解，表示決意辭去新軍職務，而願追隨閻氏左右，以效犬馬之勞。閻老錫經不起薄一波花言巧語的迷湯，仍讓他們返回其原來防區的𥡴山、寧鄉、大寧一帶，彷彿放虎歸山從而發出通電，實行正式叛變，把新軍的五十個團拉走了二十八個，並與劉伯承合夥建立起中共在山西的強固基地。同時，毛澤東也立即派人前往劉伯承部，對薄一波等人的「壯舉」，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據第二戰區當時打給重慶方面的電報指出：如果不是王靖國的部隊劍及履及的話，其餘二十二團新軍也可能被薄一波拉走了。

從上述的經過情形看來，閻錫山固然是年老糊塗，誤了大事！咎不可辭。也充分顯示薄一波爲人現實，刻薄寡情，他不僅背叛了一手提拔他們的閻老錫，當中共老黨員陳紹禹（王明不久前死於蘇聯），在延安一度得勢時，薄對他會極盡巴結的能事，企圖一躍而登上高位；但至一九四三年當老毛推行整肅運動，清算陳紹禹期間，薄亦發動幹部對陳進行猛烈鬪爭，卒使陳紹禹被整肅後加以軟禁。而看風駛舵的薄一波，見到從莫斯科回來的劉少奇神氣十足，於是跟中共特務頭子康生作裏應外合，大捧這個新貴。故於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建立之初，據說「財政部長」一職，本來屬意於周恩來親信陳雲的，但由於劉少奇的大力支持薄一波，並說服了中共「政治局」裏的幾個頭頭們，將財政寶座讓給了薄一波。

另一方面，更由於當年毛曾答允一半江山分給薄一波等人的緣故，因此，他們七人無時不恃功驕矜，對中共的若干老黨員也不瞧在眼裏；可是這批傢伙並沒有想到比他們更現實、更刻薄、更陰險的毛澤東，會過橋抽板的！一項非常恐怖的事件，卽發生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間，當時毛澤東剛從石家莊抵達北平不到幾天，因爲發表了國民黨「降將」傅作義爲「水利部長」之故，曾經遭到與薄一波一起投共的韓鈞所反對，表示不應該起用投機分子（其實他自己也是投機分子），卻被認爲大大地損害了毛澤東的尊嚴，於是老毛勃然大怒，給他們一個下馬威！指斥韓鈞無權干涉他的決策。而韓鈞的個性也剛強，自恃對中共立過功，便毫不示弱地與毛澤東發生了正面衝突！這樣一來，薄一波這一班人，自此跟中共之間便發生了一道裂痕。毒辣的毛老大認爲一不做二不休，把心一橫，立刻通知他那特務組織中的劊子手，馬上採取行動，趁韓鈞當晚在「北京飯店」進餐的時候，就將他暗殺了！這是蘇聯顧問們於一九六〇年返國後，才把這項恐怖的內幕消息透露出來的。

中共當局對韓鈞橫死於北京飯店的死因，一直沒有公佈，只有薄一波肚裏明白。然而熱中名利的薄一波，對義兄韓鈞——他們七人曾拜他結爲兄弟，韓年長於薄兩歲——之死，不獨無動於中，且仍拚命地運用其手法去鑽營，終於獲得了毛澤東寵信，以及劉少奇的支持。所以，他和戎伍勝後來分任了中共「財政部」的正副部長。他的班底除了原有的幾個把兄弟之外，其餘多半是閻錫山的舊部，如前山西省府經濟局長王謙、前山西大學經濟系教授李陶達、前山西立委楊恩誠、劉慕貞（女）等人，完全掌握了中共「財政部」的各部門，確實做到了青一色的「山西班」，連彭眞、徐向前等人也望塵莫及！

由於中共在北平建立政權之初，非常重視其財政經濟，及外交等政策，因此，新上台的薄一波藉此時機，對於自己的聲望和地位，也希望奠定一個強固的基礎。

如所週知：一九五一年度那項著名的所謂「政府預算」，便是薄一波與陳雲兩人在一個星期內搞出來的。雖然那一本「賬簿」並不完全切合實際，可是大部份的內容，都已成爲中共一九五二年度財政收支的標準。所以，薄一波便進一步地獲得老毛的信任。然則薄一波到一九五三年爲何突遭整肅呢？其中有如下兩大內幕因素：

㈠是薄一波在一九五一——五三年間，曾一度發展其私人的經濟力量。例如：由他的同鄉祁恩芸（又說是他的親戚），利用公私合營的招牌，分別組織了「利華企業公司」及「裕豐泰行」等等。——這也是他有恃無恐的表現，但毛澤東獲悉薄一波私自經營之後，則指使其嘍囉對薄一波展開攻擊，批評薄一波爲封建主義、英雄主義及小圈子主義者，並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中旬，便藉口撤免了薄一波的「財政部長」職位。

㈡是「國務院」裏的內部鬪爭，因爲另有兩個「副總理」陳雲與李富春，都是周恩來的親信，也是中共所稱的「經濟專家」。特別是陳雲與周恩來的關係，更爲密切。他的地位僅次於董必武，而其實際權力則比董必武重要得多。當周恩來兼任中共「外長」時，因經常出國訪問，而陳雲則成爲「國務院」裏的「管家婆」。加以當時中共的財經政策，又純粹是以蘇聯的經濟政策爲藍本的。陳雲不惜犧牲三千萬中國人命，而搞出一份財經計劃，深獲蘇聯的老大哥顧問的欣賞，曾一度被稱爲「中國的米高揚」，而這項計劃則是針對薄一波的，故迫使他垮台。

一九五八年杪，劉少奇繼毛澤東後任中共「政府主席」，薄一波才被恢復其「國務院副總理」及中共「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職。一九六六年九月，薄遭紅衛兵攻擊，因劉尚未完全倒台，故能苟延殘喘。但至六七年一月再遭清算後，薄在中共陣營中已告完蛋！而老毛三十多年前應允一半江山給薄一波的幕後交易，也顯然是一個大騙局！

談馮友蘭「批孔」

博鼎遺孫

「批林」何以要「批孔」？說穿了，就是中共所謂「上層建築領域」自相殘殺的一種卑鄙掩蓋手法。

「批林批孔」，是一句不倫不類的政治術語。如果要說林彪與儒家有什麼關係，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然，這裏我們絕對不是爲林彪洗脫罪名，其實凡是共產黨徒，都是殘忍成性，一丘之貉，林彪自無例外。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思想，有如水火不相容，孔子如果生於這時代，也要敬鬼神而遠之。

中共內部鬭爭，不管過去和現在層出不窮，將來，鬭到同歸於盡，也是很自然的發展規律。共黨不是自認還有十次，廿次，卅次的鬭爭嗎？因此，對於此類報導文字，也就不甚注意。

最近看到馮友蘭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這從篇文章中，我以爲馮友蘭所謂的「歷史哲學家」這榮銜，非另行估價不可。

爲了確保中國文化精華，生於這苦難時代的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眼見五千年傳統文化，受到無理摧殘、歪曲，不站出來表示一點意見，正如文天祥所說：「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馮友蘭是有名的哲學家，對儒家學說很有研究，著有「中國哲學史」。他會承認：「過去我是尊孔的，在蔣介石統治中國的時候，大事發揚」。可是，馮友蘭在中共極權統治下，一反過去尊孔常態，無恥地歪曲孔子學說。難道馮友蘭研究孔子學說，研究了半個世紀，直到現在才弄懂了嗎？事實並不是這麼回事，問題正如馮友蘭自己所說：「我已年近八十」，其內心定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胡適之先生在世時，有句名言意思是：「在大陸上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事實的確如此。由於中共這場上層內部鬭爭，牽涉到歷史問題，像馮友蘭這樣的人，當然不能三緘其口置身事外，何況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都要給捲進這殘酷的政治漩渦哩，而且作無謂犧牲！因此馮友蘭爲了要苟延殘命，不得不違背天理良心，替毛澤東寫一點應景捧場文章，博取一些歡心，否則，無法通過這一關，所帶來的惡果，像馮友蘭這把年紀如何熬得住？我以爲此乃馮之所以要批孔動機。

孔子是我國二千五百多年前，一位傑出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發表的言論學說，很有獨特創見，包羅萬有，站在當時的社會情勢，純粹以平民知識分子自況，有的針對當時朝政而發的，有的是孔子教育學生言論。孔子清高人格並不受朝政所支配，從不肯向朝政諂媚，更沒有做官癮，請看「論語」記載：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家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孔子既不求功名侯爵，自甘淡薄，不妄想發財，又說：子曰：「富而可求者，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而不可求，從吾所好」，這種安貧樂道的人生觀念，何等高風亮節！

馮友蘭所攻擊焦點是孔子思想核心——「仁」，是採用共產黨徒狹隘偏激的階級觀點。不過用這種歷史「辯證法」，戳穿了就是依據馬克思憑空臆測的人類歷史進化論，把中國歷史演變劃分五個階段：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樣生吞活剝把馬克思鬭爭哲學方式，無理強加於中國歷史社會各個時期，根本就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規律。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憑什麼事實肯定是奴隸社會？除了「北京四大不要臉」之一的郭沫若，相信中外歷史學家沒有一個敢下定論，就算馮友蘭也沒把握提出具體歷史事實支持他的論點。

馮友蘭把春秋戰國時代，硬說是處於沒落奴隸主貴族和新興地主階級社會之間，進一步醜詆孔子學說完全爲奴隸主貴族服務，同時將這奴隸主貴族和新興地主階級，說是儒學和法學在意識形態中，是一條思想鬭爭和路線鬭爭。從馮友蘭之「辯證法」去分析當時之社會形態，恐怕就是最「有力」的根據了，其實這是共產黨徒一貫階級仇恨老調，怎能令人誠服。至於孔子所處時代是否出現過儒學與法學的論爭，無關重要，何況儒法兩者就字義而言都很好，只是共產黨徒掩人耳目恬不知恥，處處要以唯法者自居，那就非爭不可。

「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千百年來經得時代的考驗，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爲了把問題分辯得透澈，破例作一次文抄公，現將馮友蘭歪曲孔子學說摘錄如下：

㈠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㈠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㈢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㈣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從一二四條看起來，孔子所講的「仁」主要就是「君子」說的，他說如果能夠克己復禮，天下的人都要歸順這種有「仁德」的人，這當然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說的，一個「小人」無論怎樣，也不能得到天下的歸順。

第二條說：使民是一種很嚴肅的事情，要像大祭祀那樣的嚴肅，這當然也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說的。「小人」本身是民，他只能被「使」，沒有「使人」的資格。

在第四條中孔子講，如果待人民寬厚，就可以爭取羣衆，如果待人民有恩惠，就可以更好地使喚羣衆，這也是就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說的，「小人」本身就是衆，他不要得衆，也無謂得衆，他本身就是被使的，根本沒有使人的資格。

從孔子在這裏所說的「寬」和「惠」看起來，他所謂「愛人」，至多也就給勞動人民一些小恩小惠，爲的是要爭取羣衆，叫勞動人民容易被使喚。可見孔子所說的「仁」，是他所說的「君子」的道德。所謂「小人」是排除在外的。

以上就是馮友蘭從「論語」中，斷章取義歪曲批判孔子學說。在大陸上他這樣的胡里胡塗批判，當然可以痲痺青年，因爲言論學術沒有討論的餘地，甚至達到窒息狀態，誰還敢冒生命危險提出反駁？儘管這樣做可以欺騙大陸上的人，卻不能欺騙流落海外的中國人。在大陸上一切線裝書不許翻印，可是在海外還有出版的自由。「四書」、「五經」，只要有興趣去鑽研，誰都可以買得到。對於孔學有多少涉獵的人，就曉得馮友蘭這樣的「哲學家」墮落到怎樣的地步。這裏爲了節省篇幅，只好依照馮文上面指出的，逐條作一正確解釋。

㈠孔子說：「制勝自己的私欲，回復到天理的禮節上，就能保持本心的全德，便是「仁」，果能切實做到了的一天，則天下的人都會來契合這仁道的」。這一條是孔子教育顏淵爲「仁」的大綱。

㈡孔子說：走到外面要像接見尊貴賓客那樣地恭敬，使人民要像奉承大祭那樣鄭重，自己心裏所不願的，不要加到別人身上去。這是孔子教育仲弓在修養上用功。

㈢孔子曰：「愛人」。這裏所說的愛人，並不是馮友蘭所說的，至多也就給勞動人民一點小恩小惠那樣狹隘，其實孔子所說的「愛人」內容是廣泛性的，他不是說過「汎愛衆」、「而親仁」。這不是一視同仁的「愛人」表現嗎？

㈣孔子說：「能做到五種美德在天下，就算得「仁人」。子張又問那五種美德。子曰：「就是恭敬、寬厚、信實、敏捷、恩惠這五種。能恭敬便不會受夠人家的欺侮，能寬厚便會得到大衆的愛護，能信實便會受到人家的信任，能敏捷做事便有成功希望，能把恩惠施給人家，便足以叫人家心悅誠服，供你使用，這是孔子指示子張爲「仁」的實功。

這樣根據「論語」白話解釋，完全和孔子原意脗合。

現在我們再把馮友蘭將孔子所說的「君子」與「小人」的解說，「君子」在當時之社會，就是一定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小人」便是「民」被人使用的，沒有使人的資格？然而孔子在這向「仁」的對答中，並沒有提到「君子」和「小人」而劃出界限，只是馮友蘭假設的一種理解，根本已超越孔子原意十萬八千里，在「論語」一書，孔子提到「君子」和「小人」這句名詞很多的，有的是孔子自己說的，有的是孔子的學生所發問的，意思當然有多方面的解釋，現在請看怎麼說法。

㈠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把心裏想說的話，實行以後再表示出來。這是孔子勉勵子貢勇於行善。

㈡子渭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告訴子夏說，你要做一個有道德的讀書人，不要做一個沒有道德的讀書人。反之一個「小人」儒，不做損人利己的事情，肯從「仁」字下功夫，作爲有道德的讀書人，當然可以變爲君子儒。

㈢「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子說君子的心是對人公正親厚，小人的心是對人自私而且偏私少數人，這是論君子和小人的分別。

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從這一條中，很淸楚看出，孔子所謂的「君子」，並不是一定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就是一個君子，還怕違背天定的正理，怕在上有德位的人，怕違背聖人的話。「小人」在孔子意識中，只是沒有道德修養，凡事爲非作歹的人，也不是指廣大的人民而言。

馮友蘭不顧歷史事實，硬把「君子」說是統治階級，「小人」就是被統治階級，完全爲共產黨的滿口「爲人民服務」，塗脂抹粉作辯護而已。

「君子」和「小人」這句辭語，伴隨着歷史流傳了二千五百多年，直到今天，在我們這個現實社會，還可以用得着，而且爲人們樂意接受採用。例如：某甲待人忠厚老實，謙恭有禮，對事秉公處理，盡力而爲，我們一定稱讚他有「君子」風度，又例如：某乙對人陰謀奸詐，狡猾橫蠻，凡事只顧自己利益，不知他人痛苦，我們當然認爲這種人是「小人」行徑。如果照馮友蘭戴上階級有色眼鏡的分析，不是很謊謬嗎？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孔子學說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而立論的。由於歷史事實是靜的，社會演變發展是動的，要批評一個人或一件事，不能夠因爲某些缺點、或錯誤，就全盤否定抹煞。退一萬步而言，就算孔子有某些言論不適合今天的社會潮流，我們還可以採取棄蕪存菁的辦法去解決。何況孔子整個思想體系，不管爲人處世和治國爲政，都以忠恕仁愛寬順謙恭爲規範，很適應中國人的民性生活和風俗習慣。我們在二千多年前有這樣的一位高超卓著政治思想家，應該感到驕傲自豪。一切所謂「反孔」者可以休矣。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29 「立場」與「是非」

譚丕桓「院長」不准幹部外宿，而又不為小幹部解決妻兒的居住問題，自己卻霸着大大的房間，一家團聚。

本來在「階級社會」中，這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這實在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在香港的公務員，有不少是住「公家屋」的，也有更多沒有「公家屋」住。沒有「公家屋」住的，誰都可以在外面租地方給妻兒居住。

可是，在「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我因在外面租了房子安置妻兒，（自己仍住在「法院」）卻被指責為「無組織無紀律」！

我把這件事寫出來，「回歸熱」的患者，應該知道「社會主義祖國」是否「優越」於殖民地了。

我在江門租給妻兒安身的地方，是一座舊式大屋中的一個小房間。房東是黃師奶。黃師奶是一可憐的女人，她的丈夫本是江門市一間商店的東主。

在大陸淪共前多年，黃先生看見一個小乞丐，於是收養了他，並且供他讀書。抗戰勝利後，這「小乞丐」已長大了，於是在黃先生的商店中幫手。黃先生對這「小乞丐」已視同家人，這「小乞丐」還和黃先生的女兒相戀，快要結婚了。

就在這時候，江門淪共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是的，「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小乞丐」也就成為「工人階級」了。

在「五反」一時期，是「資本家」遭殃的日子。

「鬥爭」黃先生時，「小乞丐」是一個「積極分子」，他不但辱罵黃先生，而且還用木屐把黃先生的牙齒也擊落了，他「控訴」黃先生「虐待」和「剝削」他。

在這情形下，黃先生的眼淚只能往肚裏流，黃師奶的苦也只有自家知。那時候，中共對大陸的控制仍不很嚴密，黃先生逃跑了，甚至黃師奶也不知道黃先生逃到那裏去。

黃先生逃跑以後，「小乞丐」依舊到黃家去找黃姑娘。黃姑娘當然不理睬他，並且質問他為什麼誣捏和毆打黃先生。

「小乞丐」答得很妙：「黃先生自小便收養我，撫育我，供我讀書，我當然感激他。他一貫來把我當作自己人，從來都沒有剝削和壓迫我，這自然是事實。這些事，我和你都很清楚。……」

「那麼，為什麼你控訴爸，說爸『虐待』和『剝削』你？為什麼你捏造這許多事實來控告他？」

「小娟，不要再提這些事了。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是『工人階級』，我不能不『站穩立場』啊！」

住在自由世界的人，自然不會瞭解「站穩立場」的意義。所以，大資本家的代言人，美國參議員傑克遜會說中共「誠實守信」，因為美國人沒有被「立場」所限制，可以自由發言，雖然傑克遜的話剛剛與事實相反，也與自由及美國的利益相反。

可是在中國大陸，除了毛澤東，誰都沒有表達自己眞實思想的自由和權利。

在中國大陸，誰都要按着毛澤東的「樣板」發言，按照「毛思」辦事。毛澤東高喊「中蘇友好」，誰都要說「倒向蘇聯！」毛澤東咒罵「美帝」，誰都痛斥「美帝」。毛澤東鼓動「大躍進」，誰都要跟着跳入深淵中。毛澤東要「鳴」，人們便「放」；毛澤東要「反右」，人們便要痛罵自己。

毛澤東讚美「範模黨員」時，人們便要學習劉少奇的「修養」；毛澤東斥責「黑幫」時，「黑修養」便成為「罪證」。

毛澤東指定林彪做「接班人」，林彪使「永遠健康！」毛澤東要打倒林彪，林彪便只能「粉身碎骨」了！

「綽頭狀元」

一連看了兩齣國片喜劇；一是黃霑編導的「天堂」，一是羅維導演的「綽頭狀元」。要是只認導演資歷，羅維從影幾十年，導過幾十部片子。黃霑的「天堂」只是一個新手導演第一部作品。但要是從電影藝術功力看，不必問個人資歷，黃霑的「天堂」比羅維的「綽頭狀元」的確高得多。由此可見，電影這門學問，可說是無歷史、無資歷，甚至無權威的。要是你幹了幾十年，老是循「取決乎中，僅得乎下」的格局走，幾十年時光只化在編織連環圖工作而已，工作經驗沒有使你贏得更高的藝術成就。反之，一冒出來拍第一部就強過你。這其中的秘訣，就是藝術匠人「對現實人生的愛勝於對藝術的愛」的問題。

雖然筆者談起羅維，只要聯想起這幾年的國片一直跟日本、歐洲投機風氣走，品的某些賤格藝術匠人時，對於羅維，我還得保留一份敬意，至少他比那些出賣良心的投機者能自律，也能屹立不倒。

「綽頭狀元」雖然是羣戲，但主要表現仍是為了展覽許冠傑的多才多藝多鬼馬而來。許冠文與許冠傑兄弟，在「雙星報喜」電視劇中，自我塑造成兩種喜劇型人物，許冠文是「面懵心精」型。這一形象

活虎似的活躍，毛澤東感到不放心時，周恩來只好「入院休養」。

到了「黑幫第二號頭子」鄧小平可以支撐危局時，周恩來必將「因心臟病發」而「息勞歸馬」，跟着鄧小平也必然會「魂歸赤土」。

在順德縣，便有一個「惡霸」，他被控告殺害了「某甲」。在「公審」時，「某甲」卻站在「公審台」下，他要說明自己並無「被殺」，可是被幹部制止發言，並被驅離「公審」場所。

張經客、古鶴翔無罪被鬬，人們也跟着鬬張、鬬古，把古張視作大壞蛋！

在大陸，實在沒有「是非」的標準。今日之「是」，忽成明日之「非」；今日之「非」，忽成明日之「是」！「立場」云云，只是騙人的鬼話。

眞實的情形是：「是非」的標準操於毛澤東手中。凡對毛澤東有利的，那便是「是」；凡對毛澤東有害的，那便是「非」！倘若有誰不明白這「是非」的標準，妄想「站穩工人階級立場」來處理問題，那便要「粉身碎骨」！

秦始皇之所以「尊」，孔孟之所以「批」，卽以毛澤東之利益爲依歸之故。

這樣說，只要站在對毛有利的「立場」來處理問題，便不會「犯錯誤」了吧？

答案依然是：「否！」

爲什麼？理由很簡單：毛澤東是「金猴」，牠有七十二變化。當牠需要賀子珍的時候，賀子珍便是「無產階級的女戰士」；但牠需要江青時，賀子珍便要送入蘇聯的「精神病院」了。

誰猜得透「金猴」的心呢？當「金猴」高呼「反美」時，人們便會跟着「反美」；誰知「金猴」突然勾結「美帝」、對抗「蘇修」呢？一跟不上「金猴」，便會變作「白骨精」！

在毛劉、毛林的蜜月期間，誰不跟着他們的「指示」跑？一旦劉、林垮台，當年跟着跑的人便成爲「黑幫」。

可以說，在大陸生活，全無「是非」的標準。「立場」也者，並無眞正的意義，不過是騙人的幌子而已。

演過了。許冠傑自我塑造的角色，與他的哥哥相反，是「面精心懵」型。這一形象，在羅維處理下，並沒有像他哥哥那樣用盡。反而在「綽頭狀元」中，他原原本本以與許冠文同樣氣質出現，又是另一個「面懵心精」型。

看了「綽」片，使我聯想起某些名廚喜歡弄什麼「雞三味」或「鴨三味」的手法。許冠傑在「綽」片中，表演唱歌是一味，出綽頭騙人可有好多花樣，給一個文靜女子征服是一味，與一個儍子畫家結成患難之交又是一味。你看電影，則以爲這人物的生命氣息在現實社會中有幾分深入

「天堂」

林巽

多了。不過，我仍得承認，「綽」片比近期獲七項金像獎的「老千計狀元才」高格。因可在「綽」片中，許冠傑雖然騙人，但都遺下手尾，觀衆哈哈大笑時並不完全肯定這騙子是完全成功的。譬如去騙外國馬老板一場，就顯出他行險僥倖的缺點，並不如「老千計」那樣有把握。加上這個人物在電影中胸無大志，就像給觀衆上幾道菜，讓觀衆吃完了就離開戲院，所以在意識上，它的反作用不會如「老千計狀元才」大。

黃霑的「天堂」是一部喜劇，但卻是一部沒有喜劇演員，也不用誇張表演的喜劇，甚至說對白也沒有誇張引觀衆發笑的主觀意圖在內。可是當你坐在戲院聽觀衆反應，它的喜劇效果可比「綽」片強得多。可以這麼說：「綽」片的構思只是誇張出來的現實，有形無質的現實。「天堂」片卻是很深刻的現實。從「天」片中唐菁與張瑛兩個企業巨子鬬法的手法上，一個專用「銀彈政策」，一個喜歡找人家的危險，先佈置迷陣，時機一到就乘人之危。看電影時，立即使我聯想起電影界有過種種卑劣的競爭故事，當然這並不一定是電影界，它可以概括了整個企業界。看電影時，你會很快有一種「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之感。

「天」片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它包括了許多人物的故事，許多故事都有獨立性的，編導只着意將每一個人物的故事作連寫式的勾劃，並不着意將人物與人物的關係編織在一起。「天」片只有鄧光榮飾演由大陸逃亡到香港後，與李影成爲患難之交的部份有一點浪漫色彩外，許多人物故事看來都是很紮實的。

譬如販賣粥品的梁醒波在導演處理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人物。電影先寫一班的士司機正停車在檔口吃粥，粥還沒有遞上，的士司機與粥販的互相爲加價問題挖苦，接着從對白中說出粥販夥計辭工了，這時警察出現要抄車牌，十幾架的士一窩蜂開走，粥販白白跌掉了一筆生意，接着警察叫他送粥到後巷，他憤怒地在粥中加些鼻涕，座上觀衆雖然大笑，但這種處理所以不損及人物氣質就因爲在警察出現前給這粥販營造了不少煩惱。所以看來既不誇張，亦不覺得挑剔，在煩惱壓力下做小壞事，這本來是平常人的缺點。

胡燕妮與曾江雖然演過不少電影，個人認爲「天」片是他們兩人演得最好的一部，在電影裏，像感覺到他們不是在演戲。這除了演員自己的氣質好，導演處處運用生活化的小動作來表演故事，這對角色的自我創造可幫助不少。

多年前在邵氏看到三個認爲很有特殊氣質的演員，胡燕妮、鄭佩佩、凌雲，三個人中，胡燕妮運氣最好，鄭佩佩雖有機會表現，但用着她特殊氣質的電影很少。

至於凌雲，可說是最沒際遇的一位，我想他如果早些日子，能與李行拍檔，可能創出一位像歐威那樣，比歐威更強烈的一型人物。在邵氏，通常當他作一個憂鬱小生處理，那是只看外型不研究人物氣質的錯誤造成的。



撲滅罪行與戶籍制度

在警方大聲疾呼「撲滅罪行」的高調聲中，想不到撲而不滅的「罪行」，居然、竟然、顯然有反而撲向警署大門的「感受」。

不至於構成「造謠」的印證：例如武裝警員有份「做世界」，獄警警棍藏毒，西籍幫辦「闖入」未成年少女的「禁區」、，多少大員因被「約談」而寢食不安，都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暗示」！

更令人拍案驚奇的，公然有「好嘢之人」，膽敢在警署升旗台奪取警槍，如入無人之境。最近又有一名大毒案的女疑犯，在女警「睇水」之下，絕裙「拜拜」而去，這又顯示出「罪行」之「威水」，而對方又太「水皮」了，眞是妙不可言！

如果根據以上「毋庸否認」的案情，以「泥菩薩過河……」來形容撲滅罪行的「褓姆」，又讚行彈」。

也有因公殉職的實際行動，更有爲了克盡職責而流血流汗的好警員，這都是值得拍腫手掌喝采的！但，爲什麼還是「罪行」如毛呢？

筆者是剛剛休退不久的「撈到化」，根據三十年的工作體驗，深深感受到，欲求撲滅罪行，在一個完善的戶籍制度未建立之前，談何容易？

這篇文字只是有感而發，小小意見不敢說是這個「大陣仗」題目的整個關鍵，也許只是大關鍵中的一個環節，但這個環節是不容忽視的！

香港究竟有多少人？又有多少是「黑籍居民」？到今天爲止，還沒有一個比較正確的統計。由於人多雜處，龍蛇難分，對罪行的偵查和防止，好似大海撈針，十之八九是碰運氣。

以大毒案的女疑犯絕裙而去一事爲例，能將她的丈夫抓到，是有她的戶口可查，而她能找到藏身的處所，既不是上天堂，也不是下地獄，必然是可以棲身一時的人家，警方卻無處覓芳踪，就是缺乏人事背景資料的掌握，如果有關她的親朋戚友，社會交往關係，在健全的戶籍制度下追尋線索，就不難發現蛛絲馬跡了。

任何一座大樓的看更人，如能對整座大樓的住戶人家，除了熟口熟面之外，還能了解他們的行業背景，來往人客的交遊，有點形跡可疑，就容易心裏有數了。

區內有多少樓房單位？多少住戶人家，有多少三山五嶽的人馬？有多少是一級良民？試問能找出多少警員心裏有數呢？

台灣的警員，根據戶籍的人口資料，不但可以替管區內的人和事，提供最佳的服務，就連管區的公私車輛號碼，也能對答如流，好人或壞人出入管區，是很難逃過慧眼的。

爲了加強撲滅罪行的績效，建立完整的戶籍制度，充實人口登記的資料，應該是迫切而且是刻不容緩的措施。

台灣地區的戶籍制度，做得最徹底的，就是戶戶都有一份戶籍名簿，人人都有一張身份證，當地政府認爲：正確的人事登記資料，是管理眾人之事，爲眾人服務不可或缺的依據。因此，沒有黑籍黑戶，更難找出一個沒有身份證的居民，安份守己，蔚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形成了遏止罪行的無比潛力。

香港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根據報紙的報導，香港目前擁有將近二十萬的黑籍居民，這爲數不少的黑籍居民，他們的生活狀況，顯然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黑籍居民是沒有身份證的，沒有身份證就很難謀職就業，就算僱主破例錄用，人工也大打折扣。還要逆來順受，才可免受飢寒的威脅，找不到工作，又沒有親友依靠的，就只好被迫鋌而走險了，反正自己是黑籍居民，又沒有案底可查，做了再說，過一天算一天，慢慢養成游手好閒的墮性，做一天黑籍居民，就無法務一天正業，這種見不得光的黑籍生涯，個中既悲且苦的辛酸，有誰能了解呢？

基於戶籍制度的需要，配合撲滅罪行的要求，香港政府對黑籍居民的處理，應該採取積極的措施。

政府是管理眾人之事，建立完整的戶籍，充實人口資料的登記，確有助於香港眾人事狀況的了解和掌握，設立戶籍使人人歸戶，應該是阻止「罪行」漏洞關鍵的一環！

西窗隨筆

純喫茶

寒梅

台北有一種「純喫茶」的茶室，初來遊客一定想知道純喫茶和不純喫茶有什麼分別呢？

根據當地一位老行尊說：過去市區的一些茶室，在沒有加多一個「純」字之前，千眞萬確是「純喫茶」的茶室，隨着社會的繁榮，觀光事業的飛躍發展，一些情人愛侶約會談心的茶室，慢慢的被「公共茶室」、「特約茶室」、「音樂茶室」魚目混珠了。

身上，也還是有失公平的，甚至涉及「惡意誹謗」警譽之嫌，為的是：樹大有枯枝，十隻手指有長短，不應該以偏概全也！

就事論事，香港政府為了撲滅罪行，確也曾集思廣益，聽取過許多學者專家，社會賢達的高明意見，警方也有不斷改進革新的萬丈雄心，有關紙上談兵的計劃擬訂，都夠得上「有

，沒有「黑籍黑戶」容許不法之徒混跡，有過案底則列入線眼的名單，來龍去脈分分鐘都可以研判得出方向。一個「八號分機」的電話，就可以收網捉魚。有案破案，有案防案，對撲滅罪行，自然是事半功倍了。

香港究竟有多少人？是四百多萬？還是五百多萬？連政府也提不出一個具體的數字來，一個管區警員對管

招牌上，加多一個「純」字，使與一些魚目混珠的茶室有所分別。除了沒有茶花侍候客人外，在內部的佈置方面，更顧及羅曼蒂克的情調。果然客似雲來，成為「情人約會」的好地方。其他的「純喫茶」茶室，也就如雨後春筍，成為一門新興的行業了。

目前的「純喫茶」茶室，確是「情人約會」的好地方，也是純粹交際應酬的場所。有西點飲料供應，也有醉人的音樂欣賞，三五良朋細語傾談，所費無多，卻有高尚情調的享受，這就是「純喫茶」的情趣！

「純喫茶」的地方，雖然沒有陪坐的小姐應君召，卻有春風滿面的服務小姐，為客人提供親切的服務。座位四週，鮮花盆景，一樣春意盎然！

從「土地政策」的比較說起

陳逸南

陳誠的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給台灣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由台灣的「耕者有其田」使我聯想到中共的「土改」，這兩種處理土地的政策，在表面上似乎並沒有很大的差別，其實，中間的分別，可謂有天壤之別哩！

先說台灣的「耕者有其田」，其大概情形是先由政府發行公債，收購了原有地主之農地，分發給耕農，此後，這些農地便為耕者所有。耕農承受了這些田，以後分期歸還政府所發的公債。

這種土地政策，其一固可以使耕農不致為地主剝削，無窮盡的被地主利用作馬牛。其二，有田地的地主階級，不管其土地之來源怎樣，政府並不追查其過往，一律給予公平合理價格收購。政府居間只是一個公正人的性質。如此耕農與地主各得其所。藉耕田為生者，可因此而自力更生，發展農務；而有田地而不藉務農為生之地主，其田產亦受政府保障，得回合理代價。這種公平民主的土地政策，可說是國文「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的實踐，是值得表揚的。

其次說到中國大陸的「土改」，中共用暴力把地主鬪垮，然後將田地充公。即土地國有。大陸人民都不許有私田，農民耕田所得，全部歸公。人民只是替國家耕田，完全沒有私人產業。這樣的「土地政策」，從表面上看來，可以說是一種富國的政治措施。國固富矣，但人民卻異常窮困。而中間有一項極其不公平之現象就是，政府用強制的力量，霸佔了人民的私產。這便成了小賊偸竊有罪，大盜霸佔合法的現象。

我們試想：每個人只有一生，假設某人畢生辛勞，窮年累月的茹苦含辛，到了晚年，頗有積蓄，指望大半生的辛勞，可以享受一下晚年的清福，而就在此期間「中共」來一個「全吃」，把某人的積蓄全部沒收了。

任何人，身處其境，會有什麼感想？而天下間強橫無理之事，有甚於此乎？某人用一生的血汗，窮年累月的捱飢抵餓，用生命換來的果實，結果，中共只輕輕的用了幾個字：「我們要為國家」，便攫奪去了。

把這人的一生底功勞，全部抹煞了。這是何等的殘忍的剝奪啊？過去的地主階級、土豪、惡棍、貪官汚吏有甚於是乎？這一章，這一節，相信查遍中國歷史也無法查出來呢！政府的創制，其原意是要為老百姓謀幸福，中共不但要田，而且要命，何以竟妄顧人性若此？強橫霸道若此？

從以上所述有關土地政策一節，我們不難窺測中共與台灣政府，其施政方針和對民態度。一以寬柔，一以剛猛，一以德化，一以嚴酷。一講人理，一則完全不講人理。把「滅親」說成「大義」，把「假理」說成「眞理」。然而，就在這似是而非中，偏偏卻有很多人受騙。

雖然中共也標榜民主，也有「人代會」。然而，說穿了何嘗不是徒具虛名。所謂國家主席云乎哉！是「黨」指定為眞，人民代表實假。觀看中共「批林批孔」的權力鬪爭，及「人代會」一直「開不成」，便知「中共」內部矛盾，和慌忙失措。說「中國」強大可以，而「中共」，只是內弛外張，空有其表而已。

孟子說：「民猶水也，水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中共暴力統治中國大陸，二十幾年來，人民飽受其害，人民的憤怒早就到了「與爾皆亡」的地步，說不定有什麼風吹草動，大的暴亂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的。

中共因為不講「人性」，自然恐怕面對「人性」，尤其是對於專講「人性」的儒家思想，怕得要死。觀乎此，我們對於中共的大力批儒，也可以得到一點結論呢！

方外之情

曾燕萍

手揮五絃·目送飛鴻

精神分析學家，在治療病人時，經常能深入心理病患者的情慾世界中，而獲得深刻的印象。

有時他也會注意到，或聽人說過，某些健康正常，馴至德智高超的人中，也有着相似的情形。如果機會好，可以悉心去觀察，廣泛的蒐集這類資料，在潛心的剔析研究中，腦海裏可能浮現出，某些確切而明晰的印象，將人們的戀愛方式，歸納出許多型式來。

關於戀愛對象的選擇，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型式。那些長期抑制情慾者，或無從機會表現追求投巧者，以及戀愛與婚姻的失敗者，這一型人的「愛情條件」，顯得十分怪異，常令旁觀的人，甚或他自己，都大惑不解，如果應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當可提要鈎玄的解釋出來。

這一型人的愛情條件中，首要的是不會愛上無所屬的女子，如寡婦、妓女、尼道、修女，或和他遭遇相同的一類女性，也可以說是，多少已被其他男性佔有過的。

一個無所繫屬的女性，是會被其忽略、鄙視的。一旦她與其他男性有了關係，卻像由幽谷出於喬木般，變得十分可愛起來。

另外一個條件，是那些貞靜的女性，對他們沒有愛的魅力。誘惑永遠來自節操和忠貞有問題的，或私生活不甚檢點的女子。這有如大眾情人的女性，他們對這種浪漫人物，頗為喜愛，這也就是屬於一種所謂「青樓之戀」。

唐代詩人李商隱，可稱為此一類的典型，他的旖旎情懷，都將之寫入詩篇。

他的詩，一向被人視為「隱僻」，尤其是「無題詩」諸作。唐詩品彙說：「晚唐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麗，李義山（商隱）之隱僻，許用晦之對偶，晚唐變態之極也。」這幾句話中，已將「隱僻」二字，作為李商隱詩的特色。

其實那些「隱僻」而費解的無題詩，正是些壓抑在心堪的、苦悶、浪漫情懷的發抒。

李商隱所眷愛的對象，是女道士、宮人，和娼妓。除了娼妓外。女道士為方外之物，宮人又為帝王禁臠。他的詩意如果不隱僻，如果很明顯的寫出來，說不定要招來不測之禍。

要寫，只有若明若晦的，以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的手法，隱隱約約的，烘托出一種朦朧之美，此情有如元遺山所說：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人都具有好奇心理，李商隱的詩，表面上，雖有許多隱僻的典故，和晦澀的辭句，其中卻有些瑰麗的事物，呼之欲出，此因有心人，莫不想一窮究竟。

四庫提要中說：「義山集中無題之作，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踪』之類是也。有戲為豔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中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為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為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可是，李商隱詩中，究竟隱藏着些什麼事物，始終沒說來出。

鄂君悵望·繡被獨眠

李商隱的青年時代，曾在王屋之玉陽山上學仙，因此認識了沈道士。後來到了長安，參加天下士人的考試，中了進士，這是他生命中，最輝煌的日子，瞻望事業前途，一片錦繡。

私生活方面，由沈道士介紹女道士宋華陽相識，他倆的熱戀羨煞長安許多青年士子。

原來唐朝自從高宗尊老聃為玄元皇帝後，道教便成了唐朝的國教。不僅當時的帝王、士大夫、學士、文人沉迷於修道煉丹。連女性們也受了道教的影響，楊貴妃也曾作過女道士，宮女出家的，更是司空見慣之事。

她們耐不住宮闈的冷寂，借出家修行之便，以尋求異性的慰藉。她們大多通曉文墨，喜與文人雅士交遊，像這種方外之緣的不正常戀愛，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宋華陽在當時的女冠子中，名列班頭，她和兩個妹妹，同居在山上道觀裏，過着飽暖思淫的生活。李商隱作了她知心識趣的情夫，經常寫詩讚美她，「論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識蕊珠人」。帝宸為君王之居，可見宋華陽乃是宮女出身。又有寄華陽姊妹的詩說：

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
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晶簾。

詩中用「偷桃竊藥」，來代表仙家的竊玉偷香，「事難兼」是說女道士必須守清規，不能同男子來往，「十二城中鎖彩蟾」，是說觀中晚間不許外出彩蟾春心，有牢鎖之苦。

後來李商隱知道這三位風流的女道士失和了，失和的原因是她們三姊妹移情別戀了，另外一個風流的女道士，李商隱在失戀之餘，寫了下面三首七律的碧城詩以記恨云：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
閬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
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已田田；
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
紫鳳放嬌銜楚珮，赤鱗狂舞撥湘絃；
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

「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簾箔至今垂；
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
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
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清朱竹垞爲了研究這難解的三首詩，廢寢忘餐，可惜解出來的，都是不相干的，可稱笑談。事實上，完全是些失戀的廢話與呻吟。

「不逢簫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是女道士不理他了，只好說些酸氣沖天的無聊話。「鄂君悵望」，「繡被獨眠」是活該了。此時再約人家，當然不來，「七夕來時先有約，洞房簾箔至今垂」，當然是空等一場。「鐵網」空張，「珊瑚」盡失，借鳳紙寫相思，又有什麼用呢？這一段失落的情，不久就被新的歡愛沖淡了。

畫樓西畔·昨夜星辰

唐代宮禁雖嚴，宮人仍可與外人互通聲氣，由於道士的穿針引線，商隱又和宮中人發生了情愫。

因爲當時的道觀和宮廷時有往來，外人也往往藉宮中設壇祭醮之便，混入宮中。李商隱是化裝成道士，跟着一羣道士朋友進去的。當時情景，頗有點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一樣，下面的一首詩，就是他描寫宮中氣象所作：

「一片非烟隔九枝，蓬萊仙仗儼雲旗；
天泉日暖龍吟細，露畹春多鳳舞遲。
榆莢散來星斗轉，桂花尋去月輪移；
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後期。」

出宮後，追憶宮中情景，和好朋友談起來，不敢直言，只好託之於虛無縹緲的夢境，他的「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云：

「初醒龍宮寶燄然，端霞明麗滿晴天；
旋成醉倚蓬萊樹，有個仙人拍我肩。
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非烟；
逡巡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絃。
瞥見馮夷殊悵望，鮫綃休賣海爲田；
亦逢毛女無憀極，龍伯擘將華嶽蓮。
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
覺來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

商隱僅入宮二次，他的豔福不淺，居然認識了宮中的歌姬，盧氏姊妹，飛鸞輕鳳二人，彼此一見如故，頗有相逢恨晚之感。從此，便經常以曲江附近的行宮，作爲幽會之地，他有一首五言無題的律詩，來紀念這一段歡情說：

「含情春晼晚，暫見夜闌干；
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
多羞釵上燕，眞愧鏡中鸞；
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

宮嬪返回內苑後，他常至幽會之地，低徊詠歎，下面兩首無題詩，就是此時寫的：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秋宵細細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淸狂。」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臘燈紅；
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飛鸞輕鳳置身於重門深鎖的禁宮，難以和商隱經常見面，他在「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悲哀中，寫下了：

「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度繡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不久，因爲宮廷發生了鬬爭，飛鸞輕鳳被捲入了漩渦，她們雙雙畏罪，投井而死。商隱護花無力，痛苦萬分，在異常悲悼中，寫了那有名的千古絕唱無題詩說：

「相見時難別亦難，春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李商隱的詩，無論是傷春悲秋，或驚才絕豔，無非是表現其生命力，表現個性的內在要求。從靈與慾兩方面，從追歡覓愛中，表現出來。

客觀看來，是本能的生活，也是遊戲的衝動；有時成爲強烈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因道德的樊籬，雖十分周密；習俗的壓力，也非常強大。當生命力發展時，往往離開不道德的評價，擺脫了法則的批判，超出了傳統的束縛，和利害觀念。

人類的生活，本不單純，內在企圖達成個性的要求，外在的社會生活，必加以強制與壓抑，換句話說，從這兩種力量，衝突而來的苦悶與煩惱，也就形成爲，人羣社會的生活。

至今那種反抗傳統，反抗權威和尊重自我個性的近代思想勢力，日益熾盛，無論「性的渴想」，「自我衝動」，以及一切涵義廣泛的生命力的飛揚躍進，都應被尊重。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的眞實意義，就是「唯生」，受盡情慾壓抑者的所謂「生之歡樂」，也就唯有從發抒情慾的創作中，表現出來。

白雪遺音連環扣中說：

「解不開的連環扣，蜜裏調油。
放不下的掛心鈎，常在心頭。
快刀兒割不斷的連心肉，無盡無休。
俗二人恩情，到比天還厚，天然配就。
俗誓山盟直到白頭，誰肯分手。
魂靈兒不離你的身左右，情意兒相投。
顯結下來生姻緣，再成就，燕侶鶯儔。」

這是壓抑下的呻吟，也是反抗的怒吼。那種爲了愛，生死以之之情，是何等的感人，我們能忽視人類的，這種生命力的創造性嗎？

其次，父親教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有始有終。普通人做事，開始時總是十分起勁，往後逐漸志趣遞減；遇有困難和阻礙，就半途而廢，放棄不做，甚至功敗垂成。世上本來有許多不容易的事情，須要有耐心和有毅力的人，才可做成；如果不能夠貫澈始終，排除萬難，是不會有結果的。

父親常指示我，做事時要不斷地「反省」，我也遵照父親的意旨去做。我們做事，總不免時常有過失，最要緊的是勇於改過，不致再錯；而改過必須知道，要知過，就需要不斷「反省」。曾子一日三省，我每天的反省也有三個要點：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對得住父母嗎？對得起國家民族嗎？這樣天天「反省」，天天檢查自己的日記，對於自己的行爲，確有很大的益處。

父親生平做事，最重實踐。不務空談。常常指示我們，對於當前救國復國的工作，千頭萬緒，非常艱鉅；須要踐履篤實，埋頭苦幹，使一點一滴的血汗，都成爲將來成功的果實。須知空言無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因爲父親注重實踐，所以告誡我們，不要貪慕虛名，存心做官。這也就是國父所說：「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道理。現在許多人都存陞官的觀念，奔競勢利，毫無事業心；而社會上對於人的衡量，亦多不以他的學問、道德、人格、事業爲標準；而只是以官階的高下爲標準。因此，科學、實業便很少有人去注意；這樣，社會又怎樣能夠進步？我們怎樣能夠和科學先進的國家競爭？怎樣能夠脫離他人的支配呢？

總之，父親對我教養的方式，在我自己所能夠體會到的，是着重在實踐生活中，予我以種種磨鍊；要把我放入最困難和最惡劣的環境中，使我領畧人生艱苦的滋味，體悟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有了父親不斷的薰陶，我的思想受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歸國以後，更認識了中國固有的道德、政治、文化、哲學思想之偉大。於是完全接受了父親所信仰的革命的人生觀和宇宙觀。爲了國家的獨立自由，爲了民族的生存發展，我們只有準備犧牲一切；個人的得失、毀譽、利害、生死，均可置諸度外。古人有言：「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憂乎髮膚。」一切只求俯仰無愧，便自心安理得。

附　言

我雖然受到優良嚴謹的庭訓，但在爲人做事方面，還是有很大和很多的缺點與錯處。至今一事無成，流光虛度，實在太辜負了我父親四十餘年來的苦心教誨，午夜思維，自愧無已

風雨中的

釋手。或摘錄警句，以作個人修省的箴言，俾能盡忠職守，無忝所生；期能報答父親教養之恩與黨國培育之德於萬一。

茲特選輯父親手諭三十六篇，恭附於本文之後，其中皆進德修業的訓詞。至指示實際工作的手諭，尙有百餘件；未及整理列入。儻讀者能由此對家父的志節與事業，獲得更進一層的體認，青年朋友由此對於行己立身和處世的道理，獲得南針；則「聖神功化」的教育，就不限於我個人身受了！

蔣經國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卅日

父親手諭

一

經兒知之：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爾雅讀完時，小學書，可認許氏說文；或後讀爾雅亦可，隨爾先生定奪，余不遙制也。汝父在此甚忙，戰事已得勝，並聞。

父示　五月二十三日正午。（中華民國十年）

二

經兒知之：來信已經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映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以增長知識並爲你弟定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各半年。定書方法，只消告訴他郵寄的地方，叫書坊直接送達便了，不要忘記。

父示　八月四日。（中華民國十一年）

三

經兒知之：我明日由甬上起程，要到福建去了，你在上海，須要勤奮讀書；你的字還沒有什麼進步，每日早起，須要學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聞你所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了，爲什麼這樣不當心呢？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總要以澈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爲止。你於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讀熟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除如英文最爲重要，必須將每日教過的生字，在自習時，

難問題，務求澈底了解；須知目今的學問，以中文、英文、算學三者為最要，你只要能夠精通這三者，亦自易漸漸長進了。你上半年沒有脫課，是最好的好處，我很喜歡，以後還要這樣才好。如果從現在到畢業，不脫一課，則你的學問品行，自然而然會好了；學生最要緊的，就是上課時候，不顧閒野，教員所說的話，句句聽得明明白白；則功課自然容易精專，學業亦自然容易進步了。寄我獎狀附還，望你檢收。

父示　十月十三日。（中華民國十一年）

四

經兒知之：你託世和帶來的信，我已接到看過了，你每逢星期日，沒有功課的時候，應把讀過的孟子讀一章；挨次理完，使不忘記。其餘英文、算學，均應隨時熟習，對師長要敬重，對同學要和氣。每月可於果夫哥哥處，挪零用銀三元，如想買各種書籍，並與果夫兄商定為要。

父示　二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

經兒知之：你五月一日來信，我已經收到了。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但如「五」字寫錯至「丆」就抹去，是不可以的；凡後遇有寫錯的字，雖落筆已發覺，亦應寫個完全，再為抹去。你的英文，既然有進步，更要當心學習。此次運動會，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歡，體育是最要緊的，以後還須常常練習才好。你每星期日，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個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了出來告訴我；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習文字，實在是很有益處，切記切記！我寫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存儲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挪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的。再囑你請果夫哥哥寄陳舜畊銀二十元，給其做學費為要。

父示　五月十三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

經兒知之：我現在已經到了莫斯科，路上很平安，你可勿念。你近來讀書，自己覺得有無進步，須常常禀我知道。如有信件，可託果夫哥哥寫個封面寄出，你弟處亦應常常通函問候為要。

父示　九月四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七

經兒知之：我上次託果夫轉交你的信，想必已經接到了，我在這裏很

靜

蔣經國

繫念。要文章做得好，總須名詞記得多；尤其雙個字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着，做文章的時候，就隨筆可以寫出來；無論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時名詞記得不多，臨時作起文來，就覺得無從下筆；這是讀書為文最要緊的秘訣，你試學之，自有領悟。我在此不能常寫信與你，你隨時到環龍路四十四號林煥廷伯伯處去問我電報消息，就知道了。如得到電報消息，便須寫信轉告你弟緯國。

父示　九月十四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八

經兒知之：我接到你九月二十四日晚間所寫的信，非常喜歡。你說你的身體比上年不好，又覺很是愁悶。我前次寫信給你，要你身體自己當心，並且要勤習體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時候，可以自習柔軟體操，或啞鈴體操；亦可叫銑夫同練，必於身體有很大的益處。你出鼻血同頭暈，是十五六歲的人身體發育時候必有的象徵，但是你要時常自己當心，看書到一個鐘頭的時候，必定要休息遊戲十分鐘；因為用功讀書，總是低下頭來的，低頭的時候太久了，自然就要頭暈的，就是出鼻血，也是這個緣故。你以後可以買一個看書的書架子，就是像從前你祖母看經的經架一樣的東西，所看的書或學字的帖，擺在那架子的上面；那麼頭腦不用低垂，頭昏鼻血這類的病，都不會發生了。如上海買不到這種書架，託守梅伯伯向奉化習藝所去做一個來，也是很便的。

父示　十月十五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九

近來兩個星期，沒有接着你的回信，心裏非常記掛，不曉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麼？你要知道，我費了許多工夫，及許多心思，寫信給你的意思，就是要聽這信裏的話，可以增進你的學問及知識；亦可使你照信裏的話，學些寫信的文字及格式。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就是要自己「道德高尚」，這個道德，並不是拘拘謹謹束縛不動的，只要守着一切規則，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自然要盡力去幫，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除了依循道德以外，總要時時活動，使得心裏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覺得苦了，就放下書本去遊玩一刻，再來求學，那腦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時候，可以託果夫哥哥揀選幾本小說來看看，但是小說不能作正項功課，只可算是解心鬱發性靈的讀物罷咧。

父示　十月三十一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十二】

聰明自誤周佛海

胡樂翁

年來，見到有關周佛海的紀述，大都屬於他自己的手筆；也許「掩飾」多於「表白」。根觸往事；就我所「認識」的周佛海，寫一寫周佛海其人。

祖籍浙江．湖南長大

當傳聞周佛海和汪精衛竟然會沆瀣一氣的搞偽組織，一些和周有友誼的，或者熟悉他近數十年來政治淵源的人，都驚訝詫異的不相信有其事。誰不知道，周佛海自民十六夏由武漢投奔南京而後，頗邪當軸器重，眞可算得是「一帆風順」；而且，照當時的政治路線推測，周是絕對的不會和汪拉在一起；我不便自承是周佛海的「知己」，但由於兩人有一段堪稱「密友」的時期；我摸清他的「生性」；我卻認爲周佛海這個人，只要認爲是可以利用的對象，又有什麼路線可言。

周佛海，祖籍原爲浙江，佛海的父親，在沅陵縣做司法官（即承審員），佛海自小即隨父在沅陵，所以他可算是湖南人。他和我一樣，我是在常德長大的安徽涇縣的人，許多朋友，也把我當做湖南人。他家在沅陵時，由於法曹俸薄，他家的境遇，頗爲艱苦，他能在沅陵讀中學，是深得當地一個叫做呂賢英（鶴立）的紳士，也就是沅陵中學校長資助，後來他在江蘇做教育廳長，曾爲呂謀得一個縣長缺，後以貪黷去職；我亦識其人，佛海爲此快快了好幾天。不過，常德的黃紹箕，在周的江蘇教育廳任內，翊贊良多；是著名的賢能幹才之一。

邂逅淑慧．私奔日本

佛海，是中共組織創始人之一，那時他正在日本讀書，他回到上海，參與了共黨的初度會議，同時，也就締結了他和楊淑慧小姐的良緣。

楊小姐是湘潭人，佛海到上海後，住在戴季陶曾經住過的地方？好像是在法租界寶昌路明德里（？），寶昌路就是後來改做霞飛路又再改做林森路的那條馬路（他自己寫的資料，說是住在貝勒路博文女校），楊家也住在那個弄堂裏和戴家是望衡對宇，佛海一天上陽台閒眺，恰巧楊小姐也在陽台上晒手帕，兩個人的眼光直射處，便郎既多情妾亦有意，加上鄉音的親切，一日兩日的朝朝暮暮，藉擲紙團傳達「心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終於約定時地雙雙出遊，久而久之，消息洩漏，楊老頭怒不可遏地把他小姐的閨房門上下鍵加鎖，禁不得愛女的嬌啼婉囀，只有裝痴裝聾的聽之任之，不過卻不肯鬆口答應婚事。

佛海待會議事畢，懷着「悵望」可並不「失望」當然更不至「絕望」的心情轉回日本，幸虧楊小如情深意摯，復得到李鶴鳴（達）夫婦協助，楊小姐便「私奔」式的隨佛海去了日本，生米已成熟飯，楊老頭兒無可奈何的聽之任之。其實，佛海在沅陵早已娶妻，並且生有一個女孩子。

後來他倆結婚後，佛海由於深感楊小姐的垂青推愛，不得不退讓幾分，楊小姐（當然這時要稱周夫人）的閫威，在我們友儕中是頗聞名的，以佛海那樣一個深具「寡人有疾」之癖好的人，結婚以後，只有背地裏暗自偷偷摸摸，絕不敢公然「荒唐」。他在日本時，不拘嫫母東施，有「女」便狂，直到他兒女成行，仍然有此習慣。淑慧漸漸也睜隻眼開隻眼閉的「網開一面」。

我去南京時，常常去他家玩玩馬將，淑慧打牌甚小器，她輸了，甚至不招待客人吃飯，就出門去了，招呼也不打一聲，我爲此會經發過一次脾氣。

脫離共黨．著書立說

民十六年，佛海在武漢，這時他已不是共產黨員，是退出還是被開除，我們局外人無從得知，他自己也是諱莫如深。那時他是在中央軍校第三分校（亦即武漢分校）任政治總教官，住在武昌，我住在漢口的中央日報宿舍，他常過我那裏閒聊，偶爾也發發牢騷，忽然神鬼難測的失踪了，後來才知道他預先寫好一篇「逃出了赤都的武漢」，搭上長江船，投向南京去了。不料船到南京，便給軍警扣留，幸而有那篇預先寫好的東西，沒有受到牢獄之災。不過仍然被「優待」在南京，難得自由行動到外地去。「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便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似乎不久就轉到總政治部任職，就過一個相當時期，大約是機構改組，便又閒散下來。因此，他去上海搞「新生命」書店出版「新生命」月刊，接着出任江蘇省教育廳長，從此，佛海的政治願望，固然勉強達成了幾許，可見他的爲學之事，不免日見荒蕪。

有次我和他談起他那本「社會問題」和李達的那本「社會問題」的異同，我說了幾句既極扼要復頗中肯的批評話，他竟瞠目結舌的莫知所對，半晌，才浩嘆着說：「我眞個給這廳長毀了。」其實呢，佛海是一個閒不得的熱中漢，著書立說，只是把它當做鑽入政治場中的敲門磚而已。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對我，也承他的不棄，說是「知己」；

他也常和我作「心腹之談」？他說他決不「心口」一致的走「單一路線」。顯見的，趙孟蕭固然可以貴賤他，卻無法改變他的聰明所「懸想」，老實說，佛海是一個慣於「二三其德」的人，要他忠於某一個人，是絕對的不可能，什麼叫忠，什麼叫奸，在像佛海那樣絕頂聰明的人，根本是沒有定論的。

重慶出走・貽羞妻兒

「七七」盧溝橋變作，「八一三」後，南京時有轟炸，南京第一次遭轟炸好像是八月十四日的午飯後不久，在佛海的私寓裏，築有一個頗稱堅固的防空洞，我們幾個好朋友，常常過他那裏聊天，縱有警報也就不必出走，那「見機而作，入土爲安」的妙對，就是某君在周寓說出來的。佛海那時深具「畏日」的自卑心理，亦即他日後跟隨汪精衛去做漢奸的潛在主因，他常說他不敢如一般人的唱高調，他只能唱唱低調，他所指的高調，便是我們大家所深信不疑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那句話，所以，他把他的寓所稱做「低調俱樂部」。

從他自重慶出走以至在南京，當下我將這些「前塵往事」循環的思索一下；周佛海，憑着他那份「絕頂聰明」，他也許是早已扯上了日本路線，自可仰仗日本人的撐持，對汪精衛那干人，自無須「另眼相待」，過去的路線什麼，更不必考慮了。僞朝中串演醜戲那幾年間，我們斷絕了音訊，直待勝利到來，那時我正悼亡，索寞寡歡，日惟共兒女輩向亡妻遺像注視，頂禮空王，默禱伊人安居於極樂世界而已。

一日，原爲佛海經理其「佛慧堂」出產的吳×光臨寒舍，閒談中道及周夫人方在南京，照料佛海獄中事，既共富貴，應同患難，自亦人之常情；不過，當此人慾橫流，世風日下之際，周夫人能夠如此的盡其「妻」道，總算是難能而可貴了。

佛海有二子二女，回念曩遊，不免「既傷逝者，行自念也」，哀樂人生，徒自煩惱。

佛海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熱情奔放的人，是所謂才智不羈之士，可惜的是，不能善用其才其智，結果反爲才智所累，貽羞妻兒。

老虎橋獄・沉疴不起

三十六年春，我去南京，爲着友情難忘，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清晨，由楊淑慧和趙慧明（丁默邨妻），還有一位姓蕭的伴着我去老虎橋探監，佛海默村倔臥在一間小房子裏，和他同房的有羅君強和淑慧的弟弟楊惺華，多承典獄官的破格優待，讓我在工作房的會客間和他們談了約莫半小時，羅君強亦舊相識，所以便將羅邀請會談。他們兩位論才智，論學識，當然推佛海爲冠首，兩人全屬湘籍，凡皆屬湘西籍，論年歲佛海最長，君強與默邨相伯仲，佛海比我大好幾歲；現在當已年近八十？君強默邨都比我小，大概也快七十？三人體格則以君強最健強，佛海時已身攖不起之疾，默邨早已是肺病嚴重的人，惺惺相惜，因此，我也只是和佛海默邨多聊幾句。

這時周丁已判死刑，三十年老友，不免相對黯然，多虧淑慧多方奔走，聽說全仗陳布雷懇切陳情？大約不久，佛海邀得特赦，饒其不死；丁則飲彈畢命，了此一生。

佛海似在三十六年秋病死於獄內。羅君強與楊惺華罪減一等；幸免一死，聽說似乎還留在人間？慧淑生有二子一女？大兒子該已是半百的老人了。

聰明自誤・遺臭萬年

寫周佛海，當然，在念舊的心情裏，不禁太息：此公一生在弄玩聰明，俗語說得好，「聰明反被聰明誤」，周佛海之於得個漢奸下場，果眞是聰明自誤嗎？平心而論，如果不是適逢其會在鬧黨派、鬧組織；在不計名節，但冀利祿的風氣裏，從而奔競成習。像周佛海這樣絕頂聰明的人，難免不安本份，走上投機取巧的邪路，鬧共產黨，玩政治花招，幹漢奸勾當。他預見到共產黨的不易相與；他又感覺政治上給與的不過爾爾；終於走上替日本人當走狗，以爲這是他「有所作爲」的一着絕招。

這，全仗他那過人的絕頂聰明的「聰明想法」，結果，卻葬送了他一生，留下永久難除的惡名「漢奸」，可嘆可嘆。亂世亂世，做亂世的人，尤其是小有聰明而身得其位的人；流芳？遺臭？戒之哉，戒之哉！時乎，時乎！毀掉了幾許聰明人！

（瘟君夢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奴隸惡病

珠江客

本港英籍醫生杜道爾近自大陸訪問歸來透露：中國大陸人民普遍患有腳氣病、水腫（都和營養不良、勞動過度的心臟病有關）肺炎、壞血、血吸蟲病。最嚴重的是「精神病」，它與長期憂鬱、恐怖有關。大陸人民連小小孩童，都有一副永遠不能信任任何人的「心和眼」。杜道爾醫生解答了不久以前，非律賓外科醫生諾曼伊貝的疑問，根據諾曼伊貝的說法，他曾率領了六位醫生還有一位漂亮的小姐訪問大陸，所接觸的中國人，都是用「死魚眼」相看，沒有一個年輕人用口哨或自願對漂亮小姐打招呼；他們衣着相同，也是千篇一律的淺藍色粗布，建築物都非常古老破舊，沒有人具有天賦遺傳的笑容，彷彿他（她）們早就失落了笑的表情精神系統。難道大陸中國人已完全失去笑的機能嗎？這是一種什麼病？眞叫我們這羣醫生束手不解。杜道爾醫生的答案是：「長期奴役，持續憂患」，自然形成的「恐鬱症」——「奴隸惡病」。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五）

史補之

敢死隊攻陷井崗山

民國十七年冬，正是「朱毛」在井崗山上作困獸的時候，國軍何鍵部旅長彭德懷突然在湖南平江率着全旅人，勾結黃公畧同時叛變，投奔井崗山與「朱毛」合流，這一來，使「朱毛」紅軍平添了兩股新生力量，而聲勢大振。本來彭德懷是不懂什麼「馬克思」、「牛克思」的，他自幼失去了母愛，賴祖母爲活，做着牧童、學徒的苦工，而又爲不得祖母歡心的忤逆兒，每當他做工回家時，祖母還要迫他做這做那，把他當着奴隸般看待，他恨祖母恨到極點，便一腳踢翻了祖母的鴉片烟缸，從此投軍吃糧當起「丘八」來。他由雜兵當起，到了北伐時期，經過幾次戰役的苦鬬，升到魯滌平部下的營長，繼之又由團長而洊升爲何鍵部的旅長，始終沒有離開湘軍的圈子。至於促成他的叛變原因，只是由於過份的「英雄思想」，希望出人頭地，另打天下；而促成他的投共，卻是由於中共的美人計，原來毛澤東爲了要壯大自己，瓦解國軍，便秘密利用許多有姿色的青年女學生黨員，不惜犧牲色相，分頭對那批雜牌軍人進行誘惑，最初挑之以色，繼之則施以離間挑撥，彭德懷做了旅長後，一方面有其英雄意識，另一方面又憧憬着英雄美人幻想，他一接觸那位年輕貌美的平江中學的校花，便神魂顚倒的很快上鈎，在婚姻的第二年，便叛變投共了。

彭德懷與黃公畧的投共，確是那時中共與毛澤東一個極重要的關鍵，第一是：加強了中共蘇區的軍事力量與聲勢；第二是：充實了毛澤東在政軍方面的本錢；第三是：打擊了國軍的士氣，同時也導致了以後國軍整個部隊投共的先例。其後繼續發生的朱培德部的羅炳輝，孫連仲部的董振堂、趙博生的先後叛變，便是受到彭、黃影響的結果。彭、黃自加入井崗山後，黃公畧部即改編爲「紅三軍」，彭德懷改爲「紅五軍」，聲勢一天天浩大，但也加重了當時政府的注意，乃於是年十二月間，動員了湘贛兩省國軍五六師人的兵力，計劃對井崗山來一個「第三次」的大會剿，「朱毛」得到這個情報後，立即在萬安、遂川交界的白露墟召開緊急的前敵軍事會議，討論如何對抗國軍的會剿，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爲這次國軍出動強大兵力，非以前兩次可比，應一面先向贛閩邊區創立新根據地，發展新蘇區；一面化整爲零，就井崗山區附近縣份以游擊戰術，來對抗國軍的會剿，並保衛井崗山的根據地，而且決定朱德的「紅四軍」擔任前一任務，彭德懷的「紅五軍」擔任後一任務，朱德和毛澤東趁着湘贛兩軍尚未會齊，便帶着「紅四軍」偷渡贛江，向瑞金，長汀進發。

等到湘贛兩省的會剿軍開始向井崗山進攻時，已是天寒歲暮的臘月底了，那時井崗山上守軍雖不多，但以山勢處處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雖然在環攻下，一時卻也難以攻破，江西方面的國軍，乃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方法，徵集勇敢善戰的官兵二百人，組成「敢死隊」，由井崗山的鄉民嚮導，從人跡罕到的山谷深澗中，披荆斬棘，附葛攀籐，爬上井崗山，向小井進擊，同時各路國軍也猛烈環攻，井崗山這座天塹般的險區，終於民國十八年二月十日（農曆正月初一日）攻下來。彭德懷與黃公畧取得聯絡後，便也偷渡過贛江，向閩贛邊區東進，再與「朱毛」會合。

國軍佔領井崗山後，由於山路崎嶇，交通運輸極不便，軍隊餉糈難以接濟，因此無法久駐重兵，於是採取了一個澈底的清剿政策，一面將山上居民徙置山下，一面成立挨戶團，舉行五戶連保連坐。在這次清剿中，北自江西永新的小江山區起，經寧岡、井崗山的大小上中下五井、荆竹山；南至湖南酃縣的大院爲止，這一廣袤數百里的山村，全經過一次清查搜剿。可是，當國軍退出山區後，中共邊區的秘密武裝游擊隊，又化零爲整的集中起來，再盤據這一山區，繼續其赤化工作，眞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了。

圍長沙施用火牛陣

中共中央在瞿秋白領導時，是堅決執行武裝暴動，企圖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國際路線，他先後策動了廣東海陸豐暴動、廣州暴動，湘、鄂的秋收暴動、陝西的渭南暴動，但結果，完全失敗了。此時共產黨第三國際認爲瞿秋白這一軍事冒險政策，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而且這一錯誤，導致了中國共產革命走向低潮，於是調瞿去莫斯科檢討。至民十七年秋，中共即在莫斯科召集了「六全大會」，撤換了瞿秋白的總書記職務，另派向忠發繼任，周恩來任組織部長，李立三任宣傳部長。

向忠發是一個武漢船伕出身的人，對於所謂「革命」，除了死記教條外，其他根本就不懂，於是中共一切政策的擬訂和支配處理的大權，便完全落於李立三之手。

其時，李立三認爲由一九二八年秋至一九三〇年終，鑑於朱德、毛澤東在贛閩邊區游擊戰爭的發展，和廣西蘇區的建立，認爲中國革命的高潮已將到來，於是，提出「中國革命鬬爭，應即由控制鄉村小城市，轉變爲佔領大城市，並應集中紅軍一切武力，以奪取武漢爲中心，進而爭取全國的勝利」的策畧。

李立三挾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權力，以泰山壓卵之勢，加之於毛澤東，老毛雖明知自己的紅軍係由裹脅雜湊而成的，武器彈藥都有問題，竄擾破壞

還可以，攻堅打硬仗則萬不濟事。然而在李立三的高壓下，他無法不服從，只有硬着頭皮分派共軍，四面出擊，先將贛州、大庾、南康等縣攻下，以減少粵軍會攻的威脅。一面又發動閩西、贛東的羅炳輝部攻陷上杭、上饒等縣，以扼斷浙贛通路。卻將主力分向湖南、江西兩省會，以進攻長沙、南昌。

那時江西省主席魯滌平，湖南省主席何鍵，都屬於湘軍範圍，同時，彭德懷原是何鍵部叛變投共的，因此，長沙一路便由彭德懷負責，南昌一路則由「朱毛」親自指揮。這時國軍正忙於對付馮、閻劇烈的內戰，無暇兼顧，湘贛兩省只有防軍留守，異常空虛。彭德懷一路在攻陷岳州後，包圍沙市，經何鍵部擊退，便退據他原來叛變的平江，接着「朱毛」紅軍又加派孔荷寵部來會師，合計兵力三萬餘人，於民十九年七月廿四日攻陷長沙，焚擄燒殺，慘酷異常，並襲擊外僑和領事館，引致外交上嚴重事件。中央卽派何鍵爲湘鄂贛三省剿共總指揮，在全力反攻下，始將長沙克復。

「朱毛」這一路，從永新、寧岡向興國、吉安、吉水、水豐、新淦、樟樹鎮、豐城，連下七八縣，前軍直迫南昌對江的生米鎮，當於南昌守軍僅有路孝忱部一旅人，連魯滌平直接掌握的部隊十八師張輝瓚部也外調了，一時大爲震動，魯滌平面對這聲勢浩大的紅軍，覺得據守毫無抵擋可能，主張放棄南昌，退守九江，以待中央援軍。卻幸路孝忱這關西軍人堅持主張固守，一面積極構築守城工事，恰好這時長沙已經何鍵克復，「朱毛」爲了應援長沙方面，乃放棄攻取南昌企圖，自行退卻，南昌才得轉危爲安。

中央鑒於紅軍勢力猖獗，乃派何應欽督辦湘鄂贛三省剿共事宜，成爲中央派駐大員督剿紅軍的開始。何應欽於抵達南昌後，一面召開三省綏靖會議，一面部署軍事準備進擊時，「朱毛」已親率彭德懷、黃公畧、林彪等部，分成七路，於八月三十一日再度圍攻長沙，經過了三天的猛撲，長沙仍在守軍固守中，屹然未動，最後「朱毛」眼見這樣曠日持久不是辦法，竟妙想天開，做用二千年前田單火牛衝鋒的老方法，四出向農村擄索壯大耕牛數百頭，將松脂紮着牛尾上，燃着趕向城頭，牛尾被燃燒負痛，拚命向前狂衝，可是在長沙守軍堅強抵抗下，依然毫無辦法，直至九月四日，國軍增援部隊到來，內外夾擊，紅軍大敗，遂向瀏陽和贛南各地回竄，紅軍主力復攻陷寧都，據爲集結之處。

張輝瓚死得可憐

這時馮閻之役軍事已告一段落，蔣先生以今後可以全力剿紅軍，乃由南京西上，赴江西視察，並於是年十二月四日在南昌召集湘鄂贛粵閩五省剿共軍事會議，楊永泰、熊式輝由滬奉召赴贛，協辦政治軍事，搭乘水上飛機，那知剛起飛時，機翼誤撞着停泊在江心的船桅上，遂致失事，二人均受重傷，經送入醫院救治，結果，楊永泰完全康復，熊式輝則已損一腳，以後行起路來，還是一顚一跛的，便是這次飛機失事所致。

蔣先生於剿共軍事會議中，對於各省防軍歷次剿共之役多屬陽奉陰違，怠忽軍事，不能協同圍剿，嚴加斥責。張輝瓚以防守的駐軍師長兼南昌衛戍司令，出席會議，在一次單獨召見中，對於張的清剿軍事衛戍省垣的情形，嚴詞詰問，並責成張以戴罪圖功的心情去補過，張於懍懍危懼中受命後，立卽趕赴前線龍岡去督戰。龍岡原是一個羣峯環抱、千壑錯綜的山區地帶，形勢非常險要，張輝瓚對於地形陌生，只是感於最高當局的責難，一時憤激衝動，一進陣地後，彭德懷的部隊卽從深山窮谷中爬出來，四面重重加以包圍，混戰了一晝夜，整個的十八師全部被殲，師長也俘擄了。

共軍把張輝瓚俘擄後，最初是夜以繼日的疲勞審問，希望從張的口供中，獲得國軍的清剿計劃，和南昌的虛實，繼之便加以酷刑，先用火水澆遍全身，施以火攻，然後再把張的頭割下，因此，張輝瓚死時，全身已無一根毛髮了。更惡作劇的是：共軍不但要了張的命，而且蓄意還要丟張氏祖宗的體面，也不知共軍從何處找到一爿「張氏家廟」木製的匾額，便將張輝瓚的頭，用長釘釘在這爿木板上，另外，更插上一枝木片，上寫着「故國民革命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首級」，放於贛江沿邊，順流而下，一直飄到南昌章江門外，大家才知到張已被害了。

張輝瓚原是魯滌平的舊部，當魯滌平主湘時，張以十八師師長兼長沙衛戍司令，其時長沙城內有個綽號劉痲子的女人，神通廣大，手段高明，任何名媛閨秀、豪門少婦，只要你看上了託她玉成，她總有方法使這些女人入彀，供你發洩。這時長沙駐軍除湘軍外，還有外省部隊駐在長沙協防，當時的風氣，無論是軍事首長駐防，卽使是行政首長或親民之官，公餘之暇，也相率徵歌選色，習爲故常，何況有此好去處，自然大家趨之若鶩，經常流連於劉痲子處，胡天胡帝，盡情歡樂。

這邊需求的愈眾，那邊供應便愈顯神通，劉痲子這時被銅臭薰瞎了眼，在得意忘形之下，竟將張輝瓚的三姨太弄上鈎了，久而久之，外間已有了風聲，張便悄悄帶着衛隊，喬裝改扮成一夥富商模樣，登門造訪劉痲子，託她物色淫娃艷婦，劉問他有無日中美人，張乃指索他自己的三姨太，果不其然，沒到兩個鐘頭，他的艷妾已嬝嬝婷婷走進房來了，四目相投，彼此驚愕。張的驚，是驚於果有此事，帶上了綠頭巾；妾的驚，是驚於醜事敗露，禍機卽在眼前。這時張更不打話，只用手一揮，那些同來的商人，一個個如狼似虎，將那淫娃和鴇婦押回司令部去了。

新作預告

本刊特邀現居泰緬邊境的封侯先生撰寫「滇緬邊區游擊風雲」，記敍盧漢投共內幕；李彌逃脫虎口、及率部在滇緬邊境與共軍展開生死鬭，過程曲折離奇。

封先生當年曾親歷滇緬游擊戰，所獲資料豐富翔實，且多爲外人所不知的內幕，不日連載，敬希讀者留意。

抗戰武術談

團結自衛保家園　同仇敵愾抗暴力

吾鄉被國軍洗刼後約半月左右，衡陽淪陷的消息就傳遍各處，人民心情的沉重，精神的不安，更是百上加斤，一片憂鬱悲憤的氣氛籠罩着邊區一帶，眼見本國軍隊抱着不抵抗主義，對堵擊敵軍的責任敷衍了事。看此情形，粵漢路祇剩曲江、樂昌一小段，遲早也被日寇打通佔領；另一方面衡陽失守後，敵人必然會向桂林進攻，這樣一來，後果眞不堪設想。而在我們家鄉也祇剩下贛西數縣，雖暫時無日寇踪跡，但遭自己軍隊蹂躪騷擾，已弄得民不聊生，還要擔心着佔據南昌和湖南兩方面的敵軍，如果敵人沿浙贛路最終的一小段上下一擠，不難被全部侵佔。如此則華中、華南各省佔據的敵軍，均可暢通無阻的進攻我們西南大後方桂、黔、川各省。那時原本很平靜的大後方，已變得戰雲瀰漫，風聲鶴唳，令人日夕驚恐。在此種形勢下，身居在眞空地帶的人民，對時局與國運，確不能抱樂觀。

最令人灰心的是人民親眼見到我軍的倒行逆施，抗敵無意，擾民有功。那時日寇祇有少數部隊駐守醴陵縣城，防衛淥口及株州的水陸運輸路線。但我軍駐紮在萍鄉、醴陵邊境有七十二軍，及五十八軍兩軍部隊，雖然兵力強大過敵軍，卻從不向敵軍進擊，他們一於好少理，抱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觀念。祇見該兩軍部隊在邊區各地開來調去，凡所駐紮之處，以擾民爲主要目的，在萍鄉東南各區，被他們鬧得雞犬不寧，當地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因此出自內心的有兩句口號叫出：「寧可日本人殺，不願五八軍紮！」在西北各區也同樣有兩句口號：「寧願家中火燒光！不讓七二軍駐防！」這四句口號，可代表當時人民心中的怨憤之深，已至何種程度！更可以想像到萍鄉的百姓遭受兵禍的痛苦是如何的深切難忍！

我家自遭軍隊洗刼後，流動資金已一文無存，我預先將賣食鹽的現款，交了小部份給母親帶去避難的地方使用，其餘用旅行袋裝滿一袋，軍隊到村莊時，忽忙間將此旅行袋塞在床頂黑暗處，事後就找不到那旅行袋，也不知道是那一天，那批兵匪搶走的。至此我的心情苦悶已極！佃農家還有存穀，全家可以不挨餓，造紙原料池中還留有原料，此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家自設有製造編爆紙張工場，是以南竹笋做原料）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食鹽，市面有錢無貨，現在是錢也沒有了！我家是大家庭，連紙廠工人一共有三桌多人吃飯，無現金的困難，如何去解決？

以前存資金週轉，經營的生意順手，親友均讚我老成，經營有方。現在弄得四壁蕭條，眞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而且還要菽水承歡，強忍心中痛苦，安慰堂上雙親，另方面要督導弟妹們讀書，此情此景，內心的煩惱和痛苦是難爲人言的。

家庭經濟突陷絕境，祇好將聯絡站的工作立即結束，一切人員遣散。我怎肯再協助這種亂七八糟的軍隊，自己化錢化精神竟得到如此的代價！眞非我當初所預想得到的。吾鄉到此地步，各長輩均認爲要趕快組織自衛軍，祇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衛桑梓，在全鄉同心一致下，我也和大家參加籌劃工作。

成立自衛軍之事，一切均很順利，因一班鄉紳父老自經過我軍搶刼虐待後，都明白以後的局勢會更混亂，不團結決不能生存，不捨棄目前的利益，則無法保護自己家園；亦不可能再有以前的安居樂業生活。故此各族姓一致贊同，組織的經費由各祠會負擔，人員以本鄉青年子弟爲骨幹，並邀請在鄉軍官多人帶領集訓；槍械是分兩部份收集，吾鄉有不少人民均有私家槍，就是我家的槍械，除自己和工人備用外，還有幾枝多餘，可暫借給公用。像我家情形有很多家，因此槍械並不缺多少，一面還向各地收購，就不成問題了。大家同心合力，武器人員都齊全，很快就成立了自衛軍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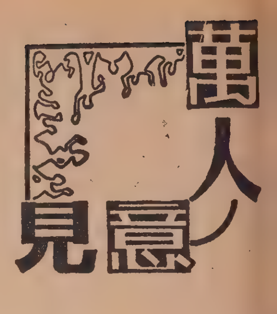
人員是分兩批，專職隊員有九十名，負責情報的有十二名，編成三個分隊。另行輔助隊員二百五六十人，這種輔助隊員是由地方各階層人士所自動參加的，他們自己携帶槍枝子彈乾糧，無須公家負擔分文，輔助隊員年齡有十八九歲的青少年，也有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更有父子叔侄全家動員者亦不少。均預先編好分隊，一旦有事集合，負責通訊人員立即各家通知，緊急時鳴鑼召集歸隊，很快均能依時報到，各歸各隊，連站立的位置均預先有規定，陣容整齊，並不輸於正式軍隊。

在開始成立時，已由各族長及鄉紳授權給自衛軍隊長，這種集體組織行動，決無長輩晚輩之分，一切按照軍事編制統一指揮，如有違令者依規章處罰，同時訂有因公傷亡的家屬撫卹，有功則獎勵等條例。正式隊員每天要操練，輔助隊員則每星期有兩晚集合操練及訓話，並灌輸上陣抗敵的知識。器械是步槍、輕機槍、擲彈筒、手槍等。

講到隊員個個年青力壯，多數均有武術根基，手握一枝步槍外，每人還携帶一把大刀，隨時準備劈蘿蔔頭，全鄉同人志高氣昂，一於爲保鄉而赴難，矢志自立，不作他求。這班人眞是躍躍欲試，希望能爲自己的家園，獻出一份力量，就心滿意足了！這種如一家人的子弟兵自衛軍，集合有三四個戰鬪連人員的力量，他們都有一種強烈的赴難抗敵精神，可惜的是沒有重武器的配合，打陣地戰不夠份量的，可是對偷襲狙擊均能勝任有餘。

因本鄉青年地形熟悉，集散動作迅速，尤其在夜間進軍，分批分路包抄前進，限時到達指定目標地區，會合襲擊敵人後，能以快捷的行動撤退離開，然後退回安全區。因此自衛軍也可稱爲游擊隊。

張仲仁



一位記者竟然唱反調 老萬認爲忠於職業 應當受到別人尊重

萬先生：

十一名記者因採訪新聞誤闖機場禁區，致被法庭處罰及留案底，本人亦是新聞記者之一，但對他們的遭遇，卻認爲不值得同情，此非幸災樂禍，而是有大條理由在。

在本港的新聞記者，不管他是「新雀」或「老雀」，都會知道機場的機坪及跑道範圍，是列爲禁區的，當晚他們明知而故犯，隨着那羣越南難胞在港的親屬盲目闖進禁區，被拘控是活該的，實與人無尤，須知那些人當時已憤恨塡胸，如瘋如狂，四處亂闖，但求有路可進便衝去，而身爲記者的又怎能以採訪爲理由隨他們去冒險呢！

此次被法庭處罰，有人認爲是抑制採訪新聞自由，但他們已遺忘本港是法治之區，樣樣講求法律，試舉一比喻，例如有位記者去採訪一宗謀殺案，在未得事主同意前，他擅自破門入屋，拆毀相架，擬把死者的照片拿回報館刊載，假如剛巧他當場被警方拘獲，他是否又可以用抑制採訪新聞自由爲理由而認爲不是犯法呢？明乎此便知機場的事件是不值得同情的。他們闖進機場禁區遭判罰，所博的是什麼？博紮職嗎！博加人工嗎！純是自取其咎。

香港一般的報館老板，都不會因你拍攝得一張機場機坪的照片而對你加薪的，至多讚你一句而已，反之如果你採訪低能或「蛇王」或「乾回報」，則可能捱罵甚至「炒鱿魚」，同時香港一般新聞記者的待遇是可恥的，有些甚至連一個女傭的月薪也不如，據所知本港某報，終年招聘記者，但它要求高待遇低，應徵者要具備中文或英文中學畢業證書，又要寫得、譯得、影得、跑得的萬能老倌，最好還有駕駛執照，可隨時駕駛報館專車去採訪，但待遇呢！試用期內月薪約五百元，三個月後認爲工作滿意，則增至五百五十至六百元，試問這不是可恥的待遇嗎，由於待遇低，故新聘的記者，任職未及數月，便藉故辭職，又有些明知月薪太低，仍忍痛在報館學習一兩年，學熟了便高飛遠颺，投過別枝，該報館便成「記者訓練所」。

據所知目前本港很多中文報的記者，有些工作已超逾十年之久，其月薪亦不過千一二百元，有些更低過一千元，以此的待遇，爲甚麼還要冒留案底之險去博。若以本港新聞記者的待遇與外國記者相比，眞有霄壤之別，外國記者除有優裕的月薪外，每年還有一兩個月大假，可出外度假，但本港的記者，除一兩間西報外，所有中文報館的記者均無此享受，要不是勞工條例硬性規定，則每週連一天假期也沒有，以往本港的記者，一年做足三百六十五天，較幸運的有些報館在西曆新年或農曆新年不出紙，放一兩天假，僅此而已。

俗說「一分工錢一分力」，記者的待遇欠佳，生活時刻在彷徨中，他又怎能竭力以赴呢！一般報館老板，只知把記者們看做一頭馬，既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不可能的，試看外國的戰地記者，由於報館或通訊社對他們肯付出優厚的待遇，故他們甘冒生命危險，在槍林彈雨下採訪或攝影，此無它，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同一道理。萬先生是報界老行尊，對一般報館的情況及記者的苦況，當知得清楚，現時一般記者的待遇是否比一個女傭人或酒樓企堂不如呢？又應否爲此一份牛工而甘冒觸法之險去博呢？罰二百元事小，但要留案底終身抱憾，便不值得去博了。

雖然作爲一個新聞記者，他應厥盡報人之天職，向讀者作詳盡報導，但也應嚴守法律，不應恃着採訪而藐

視法律，樣樣以為自己「大晒」，這是本人對十一名記者不予以同情的觀點，萬先生以為然否？

記者之一（七月六日）

（我們彼此是行家，我也不喜歡老板剝削員工，我同你一樣拿可恥待遇。

不過，一個人忠於自己的職業，忠於自己的工作，不應因為待遇是否滿意而有所改變。如果大家走精便，誰去採訪那些「有危險性」的新聞？我的觀點和你不同，我認為十一位被判罪的記者非常盡責，值得我們支持。六七年暴動，老萬拚着老命，寫別人不願寫的文章，不過十數一篇，如果照你的想法，我是個大笨瓜了，但我不覺得自己笨，而且認為值得冒這個險的。 萬人傑）

為食米政策上工商署長公開請願書

署長大人：

前閱報載，閣下在答覆黃篤修先生之指摘，提及食米政策不變一事，蟻民閱知，實無限欽佩。因政府對此重要事項立場極其堅定，不受任何人士所轉移，全港人士，尤其是以白米為主食品之華人，知今後米價在此種政策下，不致暴跌，對家庭預算則知所準備，以免多有餘錢，被劫匪所乘，既破財，又受驚嚇，甚至連身體都會遭到傷害，並可能至一命嗚呼之地步。閣下之功德大矣；蟻民認為血汗換取之錢，被忠實執行政府政策之米商合法合理且合情的賺去，遠勝過被不法之徒所搶奪，何況此錢又換得足以活命之食米乎？

不過，在民主社會，一切決策似乎也有蟻民發言之餘地；除非在秧歌王朝，不頌毛蟲皆會被懸首天安門示眾，「朕即民主」之鐵幕內，必須一切緘口以外，香港則有極多受不起這種「繁榮」之人，常想借報紙或雜誌據陳愚見，請問，政策究竟以何事為原則?!以官員一己之定意，抑或為某些人之利益，並美其名為維持民食，或真正為大眾之生活？香港出產不足供應雖是事實，是不是改變現行政策，就會有匱乏之虞呢？除主要食品以外，油、糖、鹽、菜蔬、魚類、肉食等民生必需品，皆非按食米政策，（其中有幾項受毛記操縱，有時被任意抬價），而經常皆源源供應，多家商行從多處採購，政府雖無限價，但在供求正常，爭取顧客的原則下，並沒有獲得如食米之厚利；商店既未虧本關門大吉，顧客也無怨聲載道。不知那些貨品應否按閣下之政策，交由三十八家入口商辦理？還是宜乎改變食米政策，開放讓所有人士自由經營。

如果秉承政府旨意經辦食米之價格確係廉宜，相信不要說三十八家，就是三家、八家，也會受大眾歡迎，但香港之泰國米貴過台灣，大陸米價貴過新加坡，路程皆比該兩地近，這實在令人費解；商人以賺錢為目的雖不算貪污，商人依政府包庇之政策而賺取鉅額利潤，愛民之官員當怎樣澄清事態真相，洗脫官商勾結，魚肉百姓的嫌疑呢？百姓所反對的，既不是政府的維持民食之政策，也不是享受特權的少數商人，而是那種政策保護了少數商人，賺取太多的利潤，希望它能降到合理的程度。這政策並不是始於今年、去年，最低限度在大陸淪陷以後已行了二十年以上，過去並沒有多人反對，因為很早以前，米價和隣近的澳門差不多，五、六毫一斤的售價，決賺不到七毫的毛利。現在以二元一斤來說，三重剝削共賺六毫的話，則近於三分之一，相信其他日用品盈利不會有如此之多，在消費者來說，這種政策實在是殘害百姓。

閣下本土不列顛也是大島，雖不像香港人口擠迫，糧食也不能自給，蟻民從未聽聞無論是工黨或保守黨政府，把糧食委派少數入口商辦理之事。香港在有死刑不去執行這件事上師承英倫，對解決民食的入口卻標新立異，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似屬未聞，我們雖不一定事事效法別人，但其效果不佳之政策，或實行時受到阻力，也宜乎以別處作借鏡，加以改善，才不致在一意孤行之中更多的碰壁。從善如流的官員，多注意輿論的反應，順從輿論，即使朝令夕改，也勝過錯到底的維繫個人的尊嚴。

還有一項就是商場如戰場；有勝有負，決無只賺不蝕之事，（相信專利也有虧本的），但是依據食米政策則不然，它似乎保障入口商不僅賺，並且賺到「合理」的利潤。在產地食米價格下跌，跌破百分之二十的時候，香港的公訂價格只將上等米每斤由二元五毫減去五分，那只是百分之二，同時又以存米充足，削減進口數額，使米商有恃無恐的無需隨產地削價，總可以出清存貨。這是明明使消費者挨貴米的政策。如果不是那少數特權者可以進口的話，一定有更多的商人趁新穀登場的時候大量上市，一定可以隨產地的價格調整。如不經少數入口商之手，大多消費者必喜歡在米價回順時購入，但由於未經閣下特許，私運入口乃屬「犯法」，所以明知其售價高得極不合理，也不得不默默無聲的聽其宰割，何況報紙也登過曾有私運（少量）食米來港，被查出受罰之事，蟻民愚拙，想不出白米竟如白粉一樣違法之理由。前兩月當輿論譁然之際，承閣下德政，准許若干大社團向閣下申請，由貴處批准後，可以直接向入口商購入，比市面零售約平到八折。但這既只是四百萬人之中的一小部份，並且仍未聽到有入口商哀叫虧本之事，其所蒙豁免者，只是零售商與批發商人之雙重剝削，由此觀察，倘閣下肯大施慈悲，網開一面，讓大社團（蟻民並非其中一份子）直接向外地採購，予其成員及家屬以分配而不轉售，亦未嘗不可，閣下可

如此行而不行，是否怕得罪了入口商，使其得不到「合理」利潤，而影响食米政策？倘政府堅持既定之政策而罔顧民生，外地食米跌至五毫成本之時，本港售價仍可站在兩元以上，這種行情登在世界經濟新聞內，豈不令別國之人都大感驚奇——因被厚利吸引，可能有許多無知者將之運入，明知其不可者，也會設法走私，香港則變成法律陷阱，犯法之事既多，使普世知悉，豈不貽笑大方？假使被控者自辯，所運之米，係爲減輕在港親友之生活負擔，於情理有何不合——唯獨與法令及閣之政策不合！

在產地米價報漲以及出口量削減之時，本港存米雖多，許多家立刻在一週以內，由一元三毫升至一元七、八毫一斤之零售價。政府在報界敦促之下雖作限價，而許多米店突然在一兩日之內粒米不見——不知是不是香港人飯量漲了數倍，很快的使將數萬噸存米吃完，這樣的拖了三兩個禮拜以後，「新米」到了，售價不斷上升到二元五毫高峯。現在各產地報跌，閣下以存量仍豐之理由，批准入口量減少；所以減去斗零一斤之數，德莫大焉。

此種政策究竟是爲民生着想，抑或爲經營者着想？現在運入之米應按新價出售，還是照二元四毫五之舊售價？若照新價，應訂多少，照舊價是否公平？身爲香港納稅人，供養政府公務員者對食米竟受到不能享受購買平米之權利，內心是何等失望，何等痛苦，未悉別處居民在食米上是否受此政策嘉惠？

蟻民自知卑微，不敢與享有特權諸公在閣下面前爭辯，更不敢作分其一杯羹之妄想，只求垂憐，將食米價格及其利潤定爲與蟻民求生之泣血同樣合理。

蟻民群謹上

「茶烟主義」遭批判 大陸知識分子可悲

對於許多知識分子來說，茶和烟是提神和解悶的玩意兒，品一小杯茶，吸幾口烟，簡直是悠然自得的樂事了。而在大陸，那玩意兒又往往可望而不可卽。簡直只有神仙才配享受，所以就有了「一杯茶，一枝烟，勝過當神仙」的「無名氏作品」的廣泛流傳。而越批判，也就流傳越廣泛。

「茶烟主義」的產生，也反映了大陸廣大知識分子精神上的苦悶情況，「反右鬬爭」以後，毛澤東成了「反面教員」，他的「陽謀」深深地「教育」了廣大知識分子，人們都學聰明了。除了一些「右派分子」被打進了十八層地獄以外，其他廣大知識分子都採取了「少說爲佳」「旁觀世態」的消極反抗的態度，那無名氏的作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經過一場「文革」，整個大陸籠罩着「路綫鬬爭不可知論」，這對確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絕對權威」是有嚴重不良影响的，因此毛澤東的喉舌手忙脚亂地來了一場「革命大批判」，但是越批就越「不可知」，副作用就越大，中共的「中央」就不敢再批判下去了。是啊，昨天的「香花」，今天成了「毒草」；去年的非，今年成了是；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怎麼不是「路綫鬬爭不可知」呢？政治上敏感的廣大知識分子，曉得毛澤東的「路綫」是什麼玩意兒，大都冷眼看待大陸的「路綫鬬爭」。

有位教授說：「……看兩派武鬬，就像看鬬蟋蟀一樣，孩提時很感興趣，那一隻鬬贏，那一隻打輸，就像關係到自己一樣……兩派要團結，不要讓人家看鬬蟋蟀了……」他是在某大學「大聯合」，「三結合」的時候談的「心得體會」，表面上是在「反對派性」，「促進聯合」，實際上是在講「燕山夜話」式的「黑話」。而這「黑話」確實形像地反映了大陸的「路綫鬬爭」，當時就引起了筆者的共鳴，政治上敏感的廣大知識分子，對於中共爭權奪利的「路綫鬬爭」，不是「不可知」，而是不願也不敢多過問，反正「蟋蟀打架」，那隻勝、那隻負，不理它！只圖日子過得清閒一點就滿足了。目前，大陸知識分子的座右銘不外兩條：「不求業務有功，但求政治無過」；「政治上過得去，業務上過得硬，生活上過得好」。兩種情況，表現不一，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毛澤東的「路綫鬬爭」、「政治掛帥」已經深惡痛絕了。前者採取消極怠工、得過且過的態度，並力求「在政治上不出問題」；後者爲了追求物質享受，還想在業務上露一手，這類人以周培源、華羅庚、錢偉長等人爲「活樣板」，周、華、錢等人在政治上是被「攪臭」的了，但因爲他們有一技之長，中共又不得不利用他們，採取所謂「高價贖買」政策，爲此，北平知識界給他們取了個「美名」，叫做「臭豆腐」，其註解是：聞起來臭，吃起來香。有些知識分子就把「臭豆腐」作爲終身奮鬬的目標。

總之，不管表現形式如何，大陸廣大知識分子有一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盡力擺脫「路綫鬬爭」、「政治掛帥」的束縛，讓日子過得清閒一點。這種精神狀態，是毛澤東怎麼改造過去的。毛澤東斥之爲「好逸惡勞」，其實是好逸不可得，勞而挨批鬬。

（唐山伯）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你贈閱的「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先生出版並沒有錯，在今日的社會，能夠有一本內容如此正確的書，或多或少能爲現今青年留下良好影响，指引年青一輩應走的途徑。文內述及孝昌兄雖面臨生命最後時刻，仍堅強不屈，努力求進的精神，對我們年青人確能產生激勵鼓舞作用。同時孝昌兄無論在何時何地，待人接物總是彬彬有禮，因而獲得師長、友人等一致讚譽，此點亦間接說明我中華文化的精粹，並不受人任何空間、時間影響，仍具不朽的價值。此書出版於宣揚中華文化的現今，更合時宜，想其他讀者亦有同感。

我只接受完小學階段便離開校門，深知失學心境，對先生爲紀念令公子而設立的助學基金，極表贊同，但能力有限，謹畧盡棉力，隨函附上港幣五十元，作爲支持該基金，期收聚沙成塔之效。

一姓陳讀者敬上

萬先生：

您是勇敢、公正、有學識、富有正義感的新聞從業人士。您供應不但無毒，而且健康，富有營養價值的精神食糧給讀者。對於中（指中華民國）英政府，常有建設性的善意批評，對於社會敗類，不惜無情打擊，不怕權貴。我讀西文多過華文，所以找不到適當的、好的形容詞來表達我內心對您的敬意。茲付來港幣二百元，作爲孝昌君助學基金，物輕人意重，祝您健康！

南洋一讀者（六月廿四）

萬人傑先生：

小妹拜讀星島晚報「牛馬集」已有數載，雖然小妹剛進大學的小女子，中文修養有限，然經常得從萬先生自稱之「半桶水」文章中，獲得極多書本上所未能學到的理論。萬先生文筆之鋒利，對事物之確然的判斷，實令人衷心佩服！

今年回港渡春假之際，並未間斷細看「牛馬集」，從而得知令郎孝昌君不幸逝世。萬先生以沉痛之心情，辛酸之筆桿，寫出你們父子之間的愛，其中親情感人處，無不令人讀者流淚。天何殘忍，強奪萬先生愛兒之寶貴生命！令人頓覺命運有時實在太可怕了！還望萬先生能節哀順變，上帝將會賜福與你的一家！

三月匆匆趕回日本開學後，間中只有朋友寄來幾份星島晚報，妹覺未得日日閱看而心有所遺落，終於上月得家人同意，直向星島晚報社訂閱一份，由於海郵關係，未能如時收到，直至前幾天才得悉萬先生出版了一本爲令郎所寫的「永不死亡的愛」一書，深覺消息來得太遲，恐怕再版的二萬冊也未能分享一份，然仍衷心盼望萬先生能設法寄贈一冊，時間上絕無問題，小妹願意耐心的等。雖然萬先生說此乃不收費的書，但數目多成本也就跟着增加，當是件吃力之事。小妹沒有什麼值得拿出來的，只有附上一張日幣一百元的鈔票，此面額之紙幣，現日本已絕用多年，妹得存數張，謹寄上一張作爲紀念，盼萬先生不要見笑，並希接納。日後望能和萬先生有通信，指導做人方法及應行之道路。

葉瑪琍謹上

人傑先生：

閱萬人第三三四期，得知先生欲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此誠極有意義之舉。

今附上美金一百元，雖云滄海一滴，亦可聊表寸心也。但願大家都能出力，聚沙成塔。造福莘莘學子，先生亦堪稱偉人矣。

吳文廸自三藩市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美加讀者大力支持

文美芬小姐（美國）	五百元
冼永就先生	二百元
李愛群老師（美國）	一百元
伍千萬先生（加拿大）	五十元
張卓然先生	五十元
司、葉、阮司人	三十元
文美虹小姐	十元

小結九百四十元

連前共陸萬一千四百四十四元陸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萬先生：

你好。我看見報紙，有一部電影「巴比龍」，即是令郎喜歡那部「蝴蝶」，不知你有沒有看見過，希望你能抽一些時間和尊夫人一齊看。

當你收到我這信時，我已到香港來看這部電影。

澳門讀者美美上

萬人傑叔叔：

你好，這是第二次給的信。第一次是向你索書。

萬叔叔，我除了欣賞你的文章時，更重要是你的愛國心。在這逆流中，你還是口手不停，像代表我們在香港同胞，把那些牛鬼蛇神罵得片甲不留，使他無所施其技，比大義犧牲的林彬兄弟有過之而不及。雖然前者被害成仁，可是現在有你代替他，令我佩服。

今天，看你的文章，知悉被胡沙小「蝌蚪」嘲笑，心裏也替你難過。我想他是被「臭錢」驅使，才幹這全無人性的行爲。希望有一天他也遭到同樣不幸，眞是天公有靈！希望萬叔叔不要難過，努力下去，爲未完成的革命再求取重大勝利！

附上二十元，希望能幫萬叔叔一小點忙。

讀者梁枝上

陳先生：

我是一個正要考大學的學生，結果不知如何，但無論成敗，我都希望

能有更多人獲得求學深造的機會。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數目，但裏面包含着我的誠意，請查收撥入紀念陳孝昌先生的助學基金中。

讀者何麗仙

萬人傑先生：

月前曾奉函，到現在仍無下文，可能書已贈完，但不要緊，先生所提出之助學金計劃，我仍是希望能盡綿力。茲附上支票五十元，希查收。關於商台對先生譏諷，我認為極之無聊，因為這麼多年來先生在星晚所寫的牛馬集，我認為對讀者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在文字中可看出先生為人正直，不同於其他兩邊擺的人，也可以說先生所寫的文章是「人生喉舌」，當之無愧。從最近提出的食米入口問題，便可見一斑。

讀者葉海倫上

萬人傑先生：

為响應先生舉辦「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謹付上支票港幣五十五元，請查收，並乞請先生惠賜大作「永不死亡的愛」乙書，不勝感謝。

月前閱讀先生大作「我看美加」，知先生有意於明年遠遊歐洲，相信屆時定會光臨德國。如蒙不棄，本人願以「萬人雜誌」第一期至今的讀者身份「毛遂自薦」，屆時招待先生與夫人在德國旅遊，未知先生意下如何？

讀者劉忠上（七月四日）

人傑兄：

蒙惠大作「永不死亡的愛」，閱後始知我兄痛失麟兒，不勝惋惜。我兄才華卓越，名馳四海，舉世同欽，不期遭此巨變，寧不令人痛心！所奉讀者朋輩，函電交馳，慰解有加，茲亦事過景遷，諒毋需乎弟之贅述矣。茲付呈區區，用作助兒玉成獎學之意，自知微薄不濟，唯聊表寸心於萬一耳。

弟吳孤鴻上

萬人傑先生：

弟離港定居加拿大已有兩年，在未來加前，已是「牛馬集」的忠誠讀者。頃閱友人自港寄來的星島晚報，知道閣下贈閱大作「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弟亟欲得一本閱讀，諒不卻我。現隨函附上一九六七年在加「滿地可」舉行之世運會紀念郵票乙套留念，尚祈笑納。

讀者李沛恩敬上
（六月廿九日於加拿大渥太華）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忠誠讀者，對先生的崇高正義感，無任欽佩。拜閱「永不死亡的愛」，令人同深哀痛。今由東京銀行神戶支店滙上港幣一百五十元，以至誠之心，响應籌募助學金善舉。

神戶華僑林發波謹上
（七月六日）

「萬人協會」簡訊（六十）

本會自從七一年九月成立至今已三年，但由於本會是一種聯誼性質，是大家具於共同思想而自願的聚集在一起，並沒有什麼後台老板支持，而會的一切開支俱靠每個會員每月五元會費（學生只收二元）來維持，所以經濟上是非常脆弱，因此長期來不得不寄用萬人雜誌社作為棲息之所。由於自己連一個家（會所）都沒有，對於各項會員福利娛樂工作等都無法開展。

今年一月一日各會員紛紛要求自己設法籌建會所，當時在執委會及各區代表擴大會議中決定成立一個籌建會所委員會，並選出萬人傑為主任委員，曾憲光為副主任委員，委員有洪益林、陳達科、梁伯中、余雲義、何錦庭、鄭秀堂、葉俊文、廖柱天、楊仁志、張玉鶯等。

但由於經濟沒有基礎因而又拖了下來，最近萬人雜誌社租約在九月份期滿，經商討後雖可續約但要加租。執委會認為長期寄用萬人雜誌社並非辦法，我們需要有自己一個永久的家以便利會員的聚首，更需要有個會所來開展各種福利與娛樂工作。

因而籌建委員會在七月二十三日召開了一次會議，提出了籌建會所的目標與做法，目標是二十萬元，籌捐時間分為二年，本年度的指標是五萬元。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假座梅江飯店二樓召開執委暨各區代表聯席會議，會議由籌建會所主任委員萬人傑與曾憲光報告籌建會所的目標與要求，並將申請將本會改為有限公司，以使財務工作更健全地配合會務的發展，因而得到與會者一致贊成通過。執委梁中立即响應，當場提出捐獻籌建會所基金五千元。對於會所籌建具體進行辦法決定由籌建委員會負責籌劃。

另外許多會員為了支持會務工作開展申請改為永久會員的有葉其真、陳定生、莊家倫、王英傑、孫一專、丘陵、何錦煥、余雲義、陳澤棠、黃志、王淦華、陳愛民、袁暘照、李立本、葉國森等。另陳振基、劉玉剛兩會員各捐福利基金十元。

對於本會組團參加雙十國慶觀光報名日期，定於八月五日截止，決不延期。如要參加者，希迅速到會辦理登記手續。

（秘書處供稿）

民族自尊無貽誤下代
電視播歪曲抗日長片

編輯先生：

我們經常觀看電視，並相信和廣大讀者一樣，對其每一個節目，均不會放過欣賞的機會。我們都是以旁觀者的冷靜心情去細賞的，其中偶有微不足道之處，因而給觀眾非議者，我們也感不快。我們愛護電視，多於其他電台，故不願它稍有污點！

當然，其中有因觀點與立場之異，也有着其利害之分，但以傳播媒介

大業，應有較正確之觀點與自己之立場，更應取其廉潔之利，播其正義節目，以維持自己之正義立場，以啓發廣大觀眾，導青少年入於正途，享堂堂正正之美譽有何不可？不為奸偽勢力所困，不容歪風亂吹，正如對某鎮之貪官等，以浩浩正氣之趣劇加以伐撻，大快人心，足見此乃正義自在人心。

但是，最使人費解的，卻間中有為共黨虛偽者推波助瀾之怪現象，使其成為毒害傳播工具，使之欺騙無知純真青少年，以遂共黨陰謀荼毒後人，過去在內陸，一小撮為貪圖共黨小利，甘被利用的人，他們早已沒好的下場，而且彼等之子女後代，正是過着如牛馬般的生活。

今天在深圳河邊，君不見大陸同胞冒死而來嗎？

舉例而言，七月七日電視中播出了歪曲抗日的一部長片，此明知不能把事實歪曲的也要去歪曲的愚蠢行為，難道節目主持人是真的如此無知不成？

要知道廣大觀眾不盡是瞎子、聾夫，切勿昧於現實，難補無窮後患，

正視民族自尊，勿毒害公眾，貽誤自己的後一代！

謀殺警長七名死囚
不處死刑難平衆憤

萬人傑先生：

一讀者上

您好嗎？客氣的話小弟不說了，現來信有點新聞近事，希望得知先生您的看法，我想有很多人也想知道您的評論，望能在「牛馬集」裏看到您對此事的見解。

今天看報，得知昨夜高院挑燈夜審行刼渣打銀行及槍殺警長張天林一案的其中七名犯罪者，全部判死刑，您認應該對他們施以死刑嗎？小弟愚見認為極應該施以死刑，從這一個開端，不失為一個殺一儆百的良方，倘若對他們仁慈寬赦，就是對殉職的法律維護者張天林警長殘忍。

如他有知，定會說：為誰辛苦為誰忙？我捨己所換來的價值，是什麼？若不判死刑，則會大大打擊警察的信念，辛辛苦苦擒獲謀殺同胞的犯罪者，卻給他逃過了應有的處罰，他們的心情，我想大家也不難想像。

現在小弟說一句：「法律，現在是您維護自己的尊嚴，職責的時候了！」

讀者李國連

（六月廿一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汨羅江憑弔屈原舊作

㈠ 策計難從志已違，何須戀闕苦依依！
遭逢兩代非明主，應步夷齊採蕨薇！

㈡ 懷沙沉水屬愚行，魚鱉深江豈有情？
若解興亡天定理，何如遁迹學長生！

㈢ 不可為時便不為，不須留戀與遲疑！
滿朝讒佞無明主，國勢垂危去及時！

㈣ 不可為時強欲為，將移國祚復難期！
楚疆至竟歸秦併，只賸哀時一楚辭。

贛南山區夜行軍

前人

征途碌碌馬蹄驕，踏過荒郊與野橋；
夜裏行軍山寂寂，子規啼月隔林遙。

紀贛南亂區

前人

水郭山村盡廢墟，妻南子北各離居；
哀鴻遍野誰堪聽！鄭俠流圖畫不如！

追悼一二八淞滬抗日陣亡將士

前人

禦侮勇氣貫長虹，黃浦灘頭立戰功；
史冊勳名傳後世，吳淞江上仰英風！

莊先生弔屈原詩，辭新意好，並無陳腔舊調，言人之所未言，「滿朝讒佞無明主，不可為時便不為」，是為名句，儒家處世精神，即是如此。昔年余由陝甘來港時，路經湖南，往遊汨羅，有詩弔之云：

遊汨羅江弔屈原

董力行

㈠ 大夫徒死快奸仇，何不將身當退休！
畢竟陶朱高一着，西施携去散扁舟。

㈡ 文藻才華百代欽，褒賢史冊紀忠忱，
先生若使生今世，組黨愚民不自沉。

㈢ 哀郢同深去國情，借君共有不平鳴，
年來隨俗身添濁，愧對先生抱獨清。

㈣ 一片丹忱付碧波，行吟澤畔意如何，
投荒我尚懷匡復，未許較身跳汨羅。

該詩題於屈子祠大殿之壁，彈指計之，二十三年矣，所云匡復者，不勝其慚愧耳！

步壇主除夕感懷元玉之一

萬端愁緒總如絲，猶是紅朝泛濫時；
破淚空懷宗慤志，還鄉最喜少陵詩；
離離芳草迷來路，剪剪春風上舊枝；
信美江南非故土，無情人對有情巵。

葉先生引杜甫「青春結伴好還鄉」之意，鄙人離開大陸，二十三年矣，查當年魯連去國，時並不久。王粲登樓，也是短時。蘇武牧羊，平貴別窰，其時間皆為十八年，王莽，武則天之亂，亦為十八年，黃巢朱溫，洪秀全，以及對日抗戰，明末大亂，李自成，張獻忠等，其時間均未超出十八年。惟有共黨之亂，時間最久。今人壽長，否則未待還鄉，早經辭世，言念及此，實深痛心，吾人所寄望者，在於台灣反攻，只要決心去做，反攻必成，以日前情勢，成功多，失敗少。抽出一部兵力，台灣照舊可以安全。不反攻則坐以待死，何不轟轟烈烈，為歷史爭光。聞總統老人對反攻之事，每有垂詢，而文武百官，皆云不可。並無一人，敢挺身而出，力排眾議者，是膽小而無判斷之力也。長期困守海島，自保求安，於百年以後，對歷史如何交代？

目前大陸毛共，眾叛親離，女人參政，已近滅亡邊緣。乘總統老人健在，藉其威望，只須十個師登陸，不攻堅，不打硬仗，採流動戰術，到處點火，即可燎原，大陸人民，流涕迎接王師，香港人最知此情。鄙人是職業軍人，廿年戎馬，由排長而至司令，微有戰爭知識。當年剿共抗日，是從經驗所知，並非書生迂闊之論，紙上談兵者可比。目前揚秦批孔，機會又來，忠藎之忱，幸勿視作胡言，而加罪責，實為幸甚。壇主云。

年宵夜夢身居家鄉

姚學詩

老馬窮途猶着鞭，風塵淚跡已忘年；
夜來忽夢居閭里，猶共鄰兒賭壁錢。

外出拜年途次經墳場憶亡友

姚學詩

海島春寒蕭瑟天，荒郊落木斷人烟；
音容偶憶君猶在，不在塵寰已一年。

期到港者，約百餘萬人，一部去台灣及外國，香港所留，當在百萬以上，今尚生存無恙者，確數雖然不知，但查考所知，半數均歸道山，含恨而歿矣。

鄙人見此情形，十分可怕。思有補救，而得長生。是以勤練氣功。二十年不輟。自鼻吸氣入丹田，下行入湧泉，自背後督脈上行至百會頭頂，循環一周，徐徐放出，道家名「小周天」，任督相通。故至今身無疾病，一日不食不飢，飲高粱酒一斤不醉，體力超人，依然勝過士兵。在香港用氣功救世救人，門牆滿天下，除本港之外，外國洋人，均執弟子之禮。鄙人現在金剛之身，半仙之體，涉水登山，追及奔馬。吟詩對酒，著作等身。以年齡作武器，對抗毛朝。將來大陸諸酋首全部死光，余則無恙，長生不老，衣食無愁。上帝憐余苦心，賜以幸福。落魂而不貧窮，潦倒而依然體健。體驗所知。張三丰、呂洞賓，長生之術，在於吐納。余均得其奧秘，丹鼎派則不可信也。壇主云。

和董壇主除夕感懷一首

劉訪忠

由他兩鬢白如絲，莫把雄心減舊時；
際會風雲功畫閣，扶搖霄漢史傳詩；
先生得意中原日，不佞還期借一枝；
再造河山當易易，黃龍痛飲且乾巵。

赦免死刑戲詠（粵語體）

鄭秀堂

治安混亂冇時停，動輒刀槍染血腥；
估話殺人應抵命，點知法令枉通情；
耗多幾擔皇家米，赦盡千頭害世精；
忍看沉寃家屬淚，流乾流淨眼都掹。

殺人不須抵命，最不公平，糊塗洋人，用糊塗辦法，治糊塗社會，是為「胡為」。「胡」字在中國書中，是指洋人。最可笑者，若千年來，糊塗中國人，用糊塗法學博士，抄來糊塗洋法律，訓練糊塗法官，用以統治中國，愈治則愈糊塗，壇主云。

香港

註冊商標

TRADE MARK

陳李濟藥廠

歷史悠久

古方正藥

理中丸 理咳療肺

蘇合丸 驅風辟寒

牛黃丸 清心除痰

烏金丸 去瘀生新

衛生丸 補血養顏

七厘散 定驚除痰

白鳳丸 婦科良藥

寧神丸 固氣提神

正氣丸 疴嘔肚痛

保和丸 外感發熱

發行所：香港大道中弍〇六號
電話：H四三六三〇壹

製造廠：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壹五九號
電話：H四六一四一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四期 新57期）



批人者人亦批之！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馬森亮的創作

「珠江水猶寒」已出版

本書以「土改」到「大放大鳴」的悲慘時代爲背景，眞實地描繪大陸人民在共黨迫害下，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作者以高度藝術技巧，刻劃大陸知識分子的痛苦內心世界：「忍痛接受，含淚恭維」。全書共分四部：㈠天翻地覆；㈡呼天搶地；㈢昏天黑地；㈣飛天撲地。在本刊連載發表時，引起廣大讀者共鳴，一掬同情之淚。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港幣七元，美金一元五角。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五四期(新57)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四期(新57)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八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江青與槍桿子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北平政權國防部舉行招待會，慶祝共軍建軍四十七週年。

在出席招待會的名單中，「病號」周恩來走出醫院，「娘娘」江青走出毛宮，都參加了招待會。特別是如楊成武、王尚榮、余立金、吳克華、黃新廷等人也「解放」出來，在招待會上亮相。用中共的調調說：這倒眞像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其實，這只是表面的團結，純粹是一個拼湊的集會。

如果內部問題解決得差不多了，虛懸已久的總參謀長、國防部長和李德生的遺缺總政治部主任，就是「牌位」似乎也應該立那麼一個，不然成啥體統呢？

目前的中國大陸政治形勢，如對以周恩來爲首右傾官僚集團與以江青爲首的中共左派加以比較，無疑江青派實佔上風。特別是江青及其文化打手，霸佔了中共的報刊和廣播等宣傳工具，可以用「動員」的方式對她的敵對勢力進行圍剿。

周恩來於五月初稱病，雖然他在政治上還有一點資本，但只因手中沒有掌握選手的宣傳工具，所以，敗了下來。說來很奇怪，自周恩來減少活動後，左派的攻周聲勢馬上也就收斂下來。本來，江青集團可以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對周進行「決戰」，不把周恩來批深批臭，鬪倒鬪臭決不收兵。可是，江青到底不是糊塗人，如果不是有毛澤東在背後支持她，正是陳毅生前被紅衛兵娃娃揪鬪時的那句話：「江青是個什麼東西」？再說，右傾官僚勢力本來就不小，加上還有槍桿子人物不動聲色地在那裏冷眼旁觀，弄不好了，就連毛澤東都會尾大不掉難以收場，又何況江青？

這是當前中共批林批孔運動呈現膠着狀態的主因，也是「八一」北平出現一個「團結」集會的原因所在。雖然江青掌握了宣傳大權，復通過康生、王洪文、張春橋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掌握了大部份特務、羣眾組織（包括工會和民兵等組織）等方面的權力，可是軍權在今日江青來說，雖不能說完全沒有，但那是一個薄弱環節則爲盡人皆知的事實。可能就因爲這樣，毛江宮廷集團利用批林批孔叫喊「加強中央集權，反對分裂」聲中，正在向軍隊方面某些頭頭施加又拉又打的手法。

在中共十一個大軍區中，多數司令員和政委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和攻擊。只有北平軍區，福州軍區和新疆軍區的頭頭尚未受到公開的攻擊或批判。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武漢軍區第一政委王六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杜平，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政委孔石泉、任思忠，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劉興元，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等人，有的受到了「紅旗」雜誌文章側面的批判，有的受到大字報的攻擊，雖然其中如孔石泉、王六生等人還偶爾在任地露面，但已可看出他們的地位不穩。

特別是李德生、韓先楚二人「錯誤」較嚴重，前者雖曾於五月一日在瀋陽露面，韓先楚於七月間給甘肅省委書記胡繼宗送了一個花圈，但那只是一種障眼法，都不等於這兩個人已經「過關」。這篇評論執筆時，還不知道「八一」李韓二人出來沒有出來。但不管怎樣，他們「翻案」的機會太微了。韓先楚早已不在蘭州，八月一日又沒在北平出現。李德生的山頭安徽長期無人露面，八月一日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不見，這些事實都證明：李韓二人被整肅似已成定局。北平陳錫聯一方面受嚴密監視，加上沒有自己的部隊，不會有何作爲。福州的皮定均、李志民和新疆的楊勇，都是林彪事件發生後才調去的，在目前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有一個問題很重要，就是目前在大軍區中要任職的已大部份改變態度，開始傾向江青。有問題的，那當然就是和江青間的關係處得不好。毛澤東在軍中由削藩而打破了割據局面，江青則盡量拉攏地位稍低一點的有實力的軍人。同時，大力發展和控制軍中特務和軍中文化工作，此外還積極擴大城市民兵組織，從各方面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

江青一心要當呂后，但她的親信可都不是「諸呂」，不能掌握兵權。在野心大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毛澤東一旦死亡，看來，中國大陸必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英國佬最現實 不會放棄利益

港台斷航似無可能

萬人傑

英國與中共談判民航協定，有些人躭心英國爲了遷就中共的要求，可能禁止中華航空公司航機在香港降落，由此造成港台斷航。但鑒於英國佬最重利益，作風現實，斷航之事，目前似無可能，因在日台、港台航線上，英資航機都賺了大錢，一旦斷航，將蒙受很大損失，在利益上絕不化算。且看英國怎樣運用其老練的外交手腕罷。

日本先例・值得鑒戒

有些人感到憂慮，因爲英文虎報說：英國將與中共通航，屆時中華航空公司不准在香港降落。目前到台灣的航機，最多人搭的是華航，班期最密，也是華航。如果華航飛機不在香港降落，赴台旅客將有若干不便。尤其數以百計的旅行社，他們辦的旅行團，最多人參加的是台灣團，沒有了華航機，對他們的服務，頗有影响。何況，中日斷航後，日航飛機已不再走港台綫，過去，日航在港台航綫擔任重要角色，日航、華航不再飛港台的話，這航綫當然大受影响。

不過，老萬對英文虎報這項報導頗存懷疑，因英國人最講現實，自中日斷航，英國國泰航機業務有更大發展，填補了一部分日本與台灣間的業務。國泰最賺錢的航綫是東京至台北、香港至台北，如因英國與中共通航而使國泰最賺錢的航綫停掉，這損失絕非英國與大陸的新航綫所能彌補，當不是講現實的英國人所願意爲之，更不會主動提出與中共通航而放棄這財源。

日本和英國唯一相同的地方也是講現實，不肯放棄利益。日本本來打了如意算盤，以爲與大陸通航後，仍可維持台灣航綫，料不到台灣毅然斷航，由此帶來日本政治危機。日本首相田中，可謂得不償失。他至今仍死心不息，派出眾議院議長船田中到台灣，希望能挽救這僵局。不過，相信船田中也是徒勞往返，不可能有什麼結果。日本這個先例，英國自然看得清楚。日本執政黨正爲此大感頭痛，英國豈有這麼愚蠢，明知吃虧的事也做？

台灣與日本斷航值得喝采，雖然本身也蒙受損失，但斷航可表示堅強決心，使其他見利忘義的西方國家引爲警惕。當他們準備與大陸通航時，得先考慮和自由中國斷航的損失。

實行加稅・做好準備

爲應付未來赤字，財政司夏鼎基在電視作了一次公開辯論。綜合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也即是說，有四項方法渡過經濟難關。

這四項方法是：㈠加稅；㈡動用儲備金；㈢向內或向外舉債；㈣發行鈔票。

另一項是集合上述三項方法，同時進行。即：作輕微加稅；動用部分儲備金；對內發行公債；監督審核政府各項開支，以求節流。

四項辦法中，最不可行是發行鈔票。如以發行鈔票彌補財政赤字，卽造成通貨膨脹，後果十分惡劣，這是辦法中之下乘者。

市民最不歡迎者相信是加稅，雖然說加稅不過向富有者着手，但一般市民都不免遭池魚之殃，很難免完全不受加稅影响而增重了負擔。

動用部分儲備金本是最合理，絕不應自己有錢不用，向內外舉債，付出利息。不過這方法夏鼎基已暗示「不可行」。爲什麼不可行？也許香港當局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即使全港人民督促政府，政府也無法把錢調回來，這方法得個講字而已。因此，剩下來「可行」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向外向內舉債；二是加稅。

向外舉債，不是易辦的事，如果是一項有收益的建設，可以陸續歸還借欵的還可以，否則不易借到錢。但在香港發行公債，向香港人借錢則一定可以辦到。

加稅和發行公債那一方法較佳？市民當然希望發行公債，雖然同樣要付利息，但自己人賺利息，好過給外人賺去。

不過，市民的願望是一件事，政府政策又是另一回事。據消息說：今年下半年預算案提出時，市民也許會感到震驚，其實政府早有了準備，實行加稅，至於怎樣加法，現在還不知道。

電影新聞・都有壞蛋

在白小曼的喪禮中，把她拉入電影圈的大導演李翰祥也出現，對在場記者說：「不相信白小曼之死和電影有關。如果說影圈的壞人多，新聞界又何嘗沒有壞人？」

李大導的話說得對，敝行的確也有壞人。嚴格的說，不只敝行，任何一行都有壞人，問題多數是好人，抑或多數是壞人。更重要的是該行的風氣。同時，壞也有多種：有些千方百計賺錢，而賺錢的方法不循正道。也有些人不擇手段攪男女關係，正如俗語說，死魚也要過刀。更有些人是貪財好色，兩者俱備。

報界這一行，沙沙滚的人很多，但大部分與錢財有關，男女關係較少。敝行女從業員不多，即使有，也不是「天生麗質」，與最有前途的女星有大段距離，因此報界的壞蛋，多數想多賺點外快，對美色不敢存什麼妄想，財色兼收更沒份兒。

電影圈裏當然不乏正人君子，十年磨一劍，半生不貳色的眞君子，不過，無可否認其中不少是因利乘便，專覓男女關係的壞人。也由於他們的壞，

一樣，把性的問題看得十分平凡，床上戲公開表演，已成家常便飯，不會再把這回事視爲「神聖」或「神秘」。這一點，當非新聞界所長，是電影圈中人環境特殊，日久形成的，相信李大導也不會否認。至於他說，白小曼之死與從影無關，這點老萬也同意。如果從影這麼容易自尋短見，今天還有那麼多女人敢演戲嗎？也許李大導要到半島酒店茶廳發掘新星，不想死的女孩子見了他，會避之則吉。

也許李大導這麼說，是因爲有些報紙報導白小曼死訊的同時，曾提及白小曼之死是電影界的名利害死她，因而激惱了李大導，說出這憤激話是向新聞界反擊。

如此輔警．烟頭傷人

一名輔警搭巴士到黃竹坑，下車後將烟頭彈回車上，正中一名女客臉部，灼傷左眼。這名輔警被控非法傷人，他認了罪，要等候女客痊癒後，看損傷程度如何及感化官調查被告身世，才作出判處。

吸烟之害如患肺癌、引致火災等等都被人提及，唯有這一害處可能連想都沒人想過。這輔警把烟頭彈回車上，不知是有意抑或無意，無意中抛烟頭而傷人的事，老萬也曾目覩。

有次老萬搭電車，隣座一後生仔吸烟，將烟頭從窗口抛出，剛有女客下車，烟頭落在她頭上。當時流行大頭裝，頭髮蓬起，烟頭落在其中而冒烟，她自己竟未發覺。不久電車開動，後生仔哈哈大笑。老萬冒着和他講手的危險，警告他這是危害他人的不道德行爲，十分可耻，他再笑我就馬上報警，願做證人。那後生仔才面懵懵的下車。至於受害的女人後來如何，不得而知。

像這樣不顧公德的事，隨處隨時可見，不要說這名輔警，香港有過很有名的大人物，也因亂抛烟頭而受罰，這一種壞習慣要不得。

抽烟的人往往很自私，只顧自己，不顧他人。在戲院之內，前後左右都是烟客，你就很難看得舒服。其實，在公共場合中抽烟，已是妨碍他人，如果你表示不滿，他們還會故意向你多噴幾口。起各種不同的災害，這非加以懲處不可。

像輔警把烟頭彈回車上的例子很少，老萬所目覩的情形卻非常普遍。用法律去懲治，也檢舉不了那麼多，只有吸烟的人自我檢點，凡是吸烟，不要侵害別人，有教養的人，總是問問附近的人：「想抽烟，你們介意嗎？」

老萬認爲，這是抽烟者必須有的禮貌。

警察匪徒．竟是同行

九龍加拿芬道百利酒樓被刧，行刧的匪徒之一，竟穿上整套警察制服，佯作查案，賺門而入，除刧走四萬多元外，還把兩名職員刺傷。這確是駭人聽聞的刧案，但不是破天荒的新聞，在此之前，已發生過若干宗現役警察行刧的案子，還有穿上制服做世界的。穿警察制服行刧，使人防不勝防。如有武裝警員登門查案，不開門，是阻差辦公；開門卻會變成開門揖盜。香港治安惡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儘管高級警員認爲，比起其他大城市不算嚴重；實際香港匪徒猖獗，比罪惡之城芝加哥也不遑多讓。匪徒穿警察制服打刧已可怕，更可怕的是穿制服的警察打刧。試想想，捉賊要靠警察，否則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鬬得過有武器在手的匪徒？可是警察不捉匪徒，卻參加匪徒行列，你說可怕不可怕？

穿上警察制服行刧，無論眞是警察，抑或冒充警察，都是嚴重的事。不過，穿制服打刧的現役警員卻獲輕判，這使他們覺得，當一名警務人員，如果在外邊打刧，罪名還輕於貪污，受到的麻煩遠不及貪污嚴重，因此警察內部的人都說，同樣犯法，不如到外邊做世界，如果成功，閃電行刧，一百幾十萬是等閑事，貪污十元八塊太小兒科了。

這是非常滑稽的事，但事實卻是如此。穿警察制服的現役警員及匪徒行刧，是同樣嚴重的罪行。市民認爲，司法當局對這些人沒理由「輕判」，他們的罪行，該與一般匪徒不同，不應按照其他判例治罪。現役警員穿制服行刧也獲輕判，自必鼓勵其他匪徒也利用這方法。只要穿上制服，無往而不利，給抓到，也不會罪加一等，何樂而不爲？

當衆毆人．蠻不講理

一個黐綫佬在修頓球場外，以兩塊磚頭襲擊一名警員，一塊擊中頭部，受傷流血；一塊擊中背部，使他仆倒地上。該黐綫佬逃往軒尼詩道時，遇上便裝男女警員，將之逮捕，扣上手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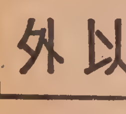
被襲的警員爬了起來，見黐綫佬被捕，立即拔出警棍「教訓」他，圍觀者見到一名武裝警員向扣上手鐐的人大施撻伐，大喝倒采，警員充耳不聞，拚命毆打如故。

在衆目睽睽之下，警員向疑犯動用私刑，且不說他此舉是否合法，起碼給予這班看熱鬧的人極惡劣的印象。別說這襲警的人神經不正常，即使他並不黐綫，既然捕獲，還加上鐐，他已沒可能逃脫或反抗，這名警察饗以警棍，除了洩憤，其實全無必要。人們由此會想到，一個嫌疑者被抓進差館，還有瞧類嗎？其「懲罰」當然更甚於在公眾面前了。

警員被黐綫佬偷襲，當然是無冚之災。但對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以警棍痛毆一頓，也不可能消解自己的痛楚，最多是使對方與你受到同樣痛楚而已。一個人受到無冚之災後，當然很難抑制自己的怒火，向偷襲者報復，事所難免。不過當羣眾大喝倒采之時，他應該醒覺過來，仍繼續棍打黐綫佬，實在於情不合，於法不合！這個無端端襲警的黐綫佬，是因爲神經不正常而亂打人，警員是神經正常的，他不該亂打人，如果羣眾在喝倒采，他還是打人，則他比那個黐綫佬更加黐綫了。

從這件事可看到香港警察的質素。當一個嫌疑犯戴上手鐐後，他沒有逃走的動態，不應該施以夏楚，他沒有反抗能力，任由敲打，何異於行私刑？警察是無權向疑人動用私刑的。可以說，他在羣眾面前大出洋相，丟盡警察的面子。





功名文章秘訣

告新青年書

縉山

功名 從狹義說，功名只是指趕科場考取學位而言，所以通稱「考取功名」。然自廣義說，凡官秩、爵位，更是功名。前者只是名銜、資格如進士，後者始是有實際的利祿功名。古者有了名銜、資格要想入仕途，還得入京師，經過一段奮鬪，才能獲得一官半職。今人只要有大學或博士證書，便可向工商機構、學校、政府應徵了，古人不然，求職位處所，只限官府，粥少僧多，所以特別困難。他們求職的方式，除求託有關權貴外，就是上書，如李白、韓愈那樣大文豪也就走的這條路線。

科考制度，始於唐代，然以前卻也有選拔人材辦法，如秦漢的博士，隋代的九品中正、六朝的孝廉、秀才，也同樣是狹義的功名。

廣義的功名、官秩、爵位歷代不同，而且也太繁，故可畧而不論，現今只談爵位。依孟子說，爵位大致分兩種：一是「天爵」，一是「人爵」。天爵指的是人的品德，如「仁義道德，樂善不倦」，人爵即指的是「公卿大夫」。天爵是本身自有的，人爵則是君王頒賜的，自有的天爵，誰也奪不去，人爵不然，隨時皆有被褫奪可能，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就是此義。

人爵是怎樣獲得？因時代而異。孟子說：「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所指的「古」，即指堯舜時代，舜即因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所謂「今」，當然即指的戰國時代，戰國時代還是也多修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然後棄其天爵。然總比現代人高一籌，他們之所以孳孳求學位，根本是當做敲門磚，好像一出世，張開雙手就是要錢、權，原不知「仁義道德，樂善不倦」爲何物。

次論對功名的態度，自古有三派：一是淡泊派，代表人物，一爲伯夷、叔齊，一般人皆拚命爭王位，但他兩弟兄卻同時逃隱。一爲莊周，楚莊王派使携厚幣迎他，許以爲相。莊子卻答道：「千金重利也，卿相厚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　，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污我！我寧游戲於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覊，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另一是陶潛，做小官者皆願接近大官，但他不肯，督郵來了，他卻走了。陶潛官小，不過縣丞之類，棄之不足惜。但伯夷兄弟、莊子的功名，卻不小，一是王位，一是卿相，然也棄之如敝屣，卻是眞夠淡泊了。

二派是熱中派，凡有機會，如蟻附羶，蒼蠅見血然，寡廉鮮恥，則無所不爲，代表人物有古之蘇秦、張儀、李斯、馮道、張邦昌，今之張治中、郭沫若。以上兩派可說是如南北極，人格極端相反，似乎有些不近人情。於是就有第三派，可稱中庸派，既不太淡泊，也不怎樣熱中，故這派人最多。他們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得到人爵，固佳，反之，也無所謂，仍可以躬耕田野，或教書，賣文爲生，這派代表人物，有孔子、姜太公、諸葛亮、陶侃、朱熹、蒲松齡等皆屬之。

終南山派也屬於中庸派，終南山在陝西南部，唐代讀書人，中進士者，本想入朝做官，但不見得人人如願以償。當時情況，中進士後，還必須經過一番奮鬪，如謁訪在朝故舊，或上書當値權貴，並須獻上所著文章，幸而獲得對方賞識，所謂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如李白、韓愈即皆走的此路。然上述也不是每個進士皆能做得到的。那麼，怎辦呢？於是便生出「終南捷徑」了。這就是凡不得志的士人，以隱居終南山做高賢隱士姿態，在靜候京師親友活動的好消息，一旦被朝廷徵召，便可下山入仕途了。此也求功名秘訣，先有少數人依法成功，後人相繼仿效，知道的人多了，故有「終南捷徑」俗語流傳下來。

求見權貴也非易事，古今如一，居高位者總好擺架子，司閽者莫不勢利眼，不遞門包賄賂，休想見到貴人。明人宗臣有一篇「報劉一丈書」，描寫得最爲淋漓盡致，頗値得一讀。

文章 功名與文章分不開，除武人外，凡有功名的人，未有不會寫文章的，當然優劣另當別論。如李白、韓愈、王安石、司馬光、蘇洵等大文豪，就是先以文名，而後入仕版的。他們的功名（官秩、爵位），且多是由上書而來。讀了他們許多的「上書」，可得到一個結論，即先奉承對方，然後自詡一番。其中以李白「與韓荊州書」，最爲刺目，談起來，覺得太白太好說大話了，且令人有肉麻之感。

求功名難，寫文章也不易，從小學起，便學習作文，十年後大學畢業，也不見得就眞會寫文章。大學畢業生的文章，多數須送入「文章病院」後，始能看。所以凡能寫[illegible]的文章，非經過十年二十年苦修不可。當然中外有天才者

一般說來，要想寫夠格文章，淺見以爲，第一，必須多讀，熟讀中外名著，以資觀摩。第二要長期練習，要請教前輩或師長批評、修改、指點。一般初學作文者，有一通病，一是思想、見解欠正確，孟子說「志、氣之帥也」，志即思想、見解。一篇文章如這點站不住脚，縱然有絢爛的詞藻也沒用。二是要有章法，前後照應，上下相連串，如爲學術論文，更須把引證書名、著者、頁數、出版處註明；如爲一般散文，引證也要有限度，大幅抄襲，不僅讀者厭惡，也是違反出版法的，日本政府對此點特別認眞。

還有，二十年前有一部份人，竭力反對用成語。又有人主張盡量用土語，或粗話。關於前者，今已無人反對，可不必再談。對後者，如果是寫小說，爲求眞實起見，鄉下人對話，當然應用土語，吧女、舞娘，也可用粗話。然如是寫散文或論文，那就不應該了。抗戰勝利前，一般文章中，是絕對不見粗話的。文章中之有粗話，那是受共產黨報刊的影響，那麼寫反共文章應學共黨嗎？

最重要的，是文章內容，無內容的文章，必是空空洞洞，當然無人願看這種文章。如春秋、左傳、史記一類的史書，固然有內容，就如西廂、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諸小說，也決非憑空揑造而來，皆是有根據的，有血有淚的，故雖歷數百年，仍然百讀不厭。

中國文學如此，外國作品亦然。如雨果寫「滑鐵爐戰役」，除詳閱英法普三方面正確史料外，還數次親至滑鐵爐古戰場，採訪當地鄉村各父老，然後始動筆，故寫來能那樣娓娓動聽。李華的「弔古戰場文」，文筆非不美麗、雄壯，但卻無雨果寫的有眞實感。

又「茶花女軼事」一書，描述當時巴黎上流社會的靡爛生活，處處皆十分逼眞。茶花女也非塑造，乃是眞有其人，至今她的墳墓及墳碑，還依然保存着。此書各種譯本甚多，但皆無林琴南所譯的佳妙。林不識法文，何以能譯法著？據閩侯友人王遂徵告，那是他先父王景岐（中國駐比法公使）口述大意，由林琴南筆記之作。一般評論，皆認林譯比原著尤佳，因當時林方喪偶，心情異常悲慟，他即以悲慟亡妻之情，而灌注於茶花女身上，所以出版後，能賺了不少讀者的熱淚。

又「西線無戰事」一書，是記述第一次大戰時，西線（德法邊界）戰爭實錄，出版後立刻轟動全世界，它的對白精句，且灌成唱片，著者雷馬克，只是一德國普通士兵，也許受過大學教育，但非作家，然而卻能寫出那樣名著，因爲他只是把親身經驗事實照實寫出而已。故雷馬克後來再寫第二本、第三本小說，就再無人注意了，因其缺乏眞實故事。

我國八年抗戰，應該有一部名著問世，但等至二十餘年後的今日，仍不見消息，原因是無人肯下苦功，這要親身訪問各戰區長官、士兵，還要訪問各戰區父老。寫墨索里尼的失敗著者，下了數年功夫，訪問了二百餘人所以能夠成功。最近讀「西伯利亞童年回憶」，也是成功的名著，就因著者艾絲特，眞在那塊地方集中營生活了四年之久。通常談寫作，總好說「技巧」，其實最重要的這是內容，內容要從體驗而來。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即此意。

有些青年一談到他們的教師（講師、教授），必口他們「教學法」從美國學來的，是如何如何好，但從未聞青年談及他們教師的道德、學問、著作。教學法非不重要，然而不如實學更重要，這是現代青年的通病，不求本而求末。作文章也是一樣，如無超越思想、體驗的事實，無論怎樣講技巧，也決不會寫出好作品。

秘訣

所謂秘訣，既不是匕匕成功秘訣，也不是致富秘訣，因爲市儈所講的秘訣，不是投機冒險，便是陰謀手段，本文是專談求取功名，撰述文章的正道。宇宙的創造，本就有光明與黑暗兩方面，故有日有夜，前者即代表光明，後者則代表黑暗。

爲了達成以上功名與文章目的，一種人願意走光明的陽關大道，即孔孟之道，只要努力修其天爵，不積極於求物質享受，「君子憂道，不憂貧」，需要你時即出，否則，便應修心養性，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謂伊尹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聖人所關懷的，是世人不是自己，用之則行，即爲社會服務，舍之則藏即退休，故無所謂得志與不得志，統是快樂的。

文章目的，一在發表己見，可以影響大衆；一在求生活興趣，因寫作也是一種腦力勞動，勞動就能產生興趣。

另一種人則嗜好走獨木橋，這是一種心理不正常，行險僥倖的人。文人如黃巢、洪秀全，當科場不如意時，便想造反，流氓如張獻忠、李自成，皆天性嗜殺，心理反常。不錯，這些人皆做到僞皇帝，但僅亘暫短時間，不是被處死，便是自殺，等於全家抄斬，實在得不償失。

至於好文章，無論古今中外，也皆要走光明正途，須從艱難困苦中得來。如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韙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太史公下蠶室，始述史記。陶淵明辭官，文天祥北擄，乃撰歸去辭，正氣歌。還有李密陳情表、韓愈祭十二郞文、袁枚祭妹文。也莫不是至情至性血淚的好文章。

反之，古今文抄公，無論怎樣用心機，始終會被人揭發，一經輾轉傳播，不僅本身有無地自容之感，即其子孫也永難抬頭。文抄公原爲好名好利，殊不料，結果則適相反，弄得走頭無路。這皆因不走光明正路之所致。

最後，用蘇洵高論做結束。他說：「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爲賢」。這是對功名而言。「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爲口實」（按即流傳於社會）。這是對文章而論。如三國演義、紅樓夢、西廂記、水滸、聊齋，就是最顯著例證。

今日青年誤信邪說，多不走正路，好行險僥倖，結果下場皆甚悲慘，非常可惜，故寫此文以告之。

從八一看毛幫

岳騫

每年八月一日，毛幫大頭目照例要在天安門上亮亮相，這兩年天安門的大會已經取銷，只是舉行一次酒會，聊作點綴。

自從林彪被害之後，毛軍變成羣蛇無首，由於今年「空軍司令員」換了馬寧，人們推測「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也許會乘此時機發表，湊湊熱鬧，誰知名單公佈，所有林彪遺下的重要軍職，依然虛懸。

但今年毛幫「八一」酒會所出席名單，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人。照左報公佈名單共分七類：

第一類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周恩來為首，依序是王洪文、葉劍英、朱德、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鄧小平、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吳德（以上均為政治局委員）。以下直到「國防部」兩名「副部長」蕭勁光、粟裕為止。

這一類名單除去夾在裏面的阿沛阿旺晉美、許德珩、滕代遠之外，其餘大體是毛幫目前的當權派。從這一份名單，可以看出幾項問題：

張春橋排名只在毛黨三名副主席及朱德之後，朱德仍是「人代常委會委員長」，張春橋自要讓他一馬，照張春橋排名地位看，各方推測張春橋是毛幫中央總書記，即使無其名，實際是負此項責任，應無疑義。

鄧小平排名在李先念之後，可以看出周恩來一旦死去或被整，如果還有「總理」這個銜頭，毛澤東還願意補上這個缺，不似「政權主席」、「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任其虛懸時，李先念的機會還大過鄧小平，起碼在目前是如此。

第二類是當權軍人，以「副總參謀長」張才千為首，以下是向仲華、彭紹輝至楊俊生、柴成文，最妙的是下面加了五個字「還有董其武」。董其武的身份，毛幫也感到很難位置，他是一個降將，但因為降共後有一個時期仍然帶兵，毛幫發表軍階時，董其武也被封為「上將」，所以他同程潛、傅作義不同，不能列入「民主人士」內，但毛軍幹部又羞與為伍，不肯把他的名混在毛幫當權軍事頭目中，只好另列一行，「還有董其武」了。

第三類是官僚黨棍，人數不多，始於余秋里，終於丁國鈺、廖承志亦在其中。這一類毛幹，有一半與「外交部」有關，當是周系核心幹部。

第四類是從牛欄放出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了，計有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陳奇涵、葉飛、江華、廖志高、江渭清、呂正操。這批人除去陳奇涵與呂正操，都任過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譚震林則任「副總理」，兩人皆是政治局委員。

最引人注意的是第五類，全部名單是：楊成武、張愛萍、王尚榮、梁必業、唐天際、韓振紀、饒正錫、李耀、李雪三、周純全、彭明治、周士第、余立金、吳克華、李壽軒、李聚奎、朱良才、黃新廷。

這一窩蛇鼠，都是被整肅的軍事頭目，有的明令清算鬪爭，有的是多年投閒置散，許久未見過其人之名，以為早已死了，不料又冒出來。以周士第而論，南昌暴動前任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七十三團團長，林彪在其部下任連長，南昌暴動時被共黨提升為二十五師師長。

毛幫以「八一」為「建軍節」，即在紀念南昌暴動，但南昌暴動真正帶兵叛將，賀龍、葉挺之外，就以他的地位最高，朱德雖在次日被任為第九軍「軍長」，但朱德當時並非帶兵官，真正職務是南昌警察局長。

不過，這一項名單中，真正受人注意的倒不是周士第，而是楊成武、余立金與黃新廷。

黃新廷文革前是「成都軍區司令員」，是賀龍留在西南的看家人，黃新廷地位並不高，原軍階只是「中將」，但卻是賀龍一系實力最大的一個頭目，由於李井泉任西南局第一書記，都是賀龍的人，

兩人密切配合，便把西南地區變成賀龍的「獨立王國」。

由於李井泉、黃新廷、廖漢生先後都放出，對於賀龍的情況，更値得注意，賀龍如果未死，不久也定會露面。

眞眞受到舉世注意的是楊成武，楊成武與余立金、傅崇碧同時垮台，毛幫對這一案稱之爲「楊余傅反黨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直到今天還沒有確切的答案。

就楊成武本人而言，對毛澤東曾經出過大力，共幫由江西逃出政府軍封鎖線，狼奔豕突向西北逃跑時，楊成武當時任「團政委」，他領導的一個團，始終打衝鋒，毛幫自誇的「飛奪瀘定橋」、「攻佔臘子口」關乎到毛澤東生死存亡的兩戰，全是楊成武一團打的，沒有前一役，毛澤東及其率領的中央，就要覆滅在金沙江岸，成爲石達開第二，沒有後一役，毛澤東不能進入陝甘，又沒有回頭之路，也要覆滅。

至於長竄途中，楊成武更負責探路，保護一羣大頭目，在過草地時，因爲沒有路，許多沮洳地帶，成連官兵陷下去，塡平道路，以供毛澤東、周恩來睡的擔架通過，這些「功績」，實在也不小。

文革時，毛澤東躲在杭州不敢回北平，是靠楊成武率領毛軍三十八軍開入北平，控制了大局，毛澤東才敢堂而皇之回去，公開鬬爭劉少奇。

楊成武之被鬬，不但我們局外人不明白，就是毛幫當時宣佈楊成武的罪狀，也未說出所以然，除去慣用的一些「野心家」、「反黨分子」之外，最具體的罪狀是楊成武寫了一篇「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思想權威」文章，說楊成武表面要大樹「毛澤東思想」，實際是爲了樹自己，這與後來攻擊林彪口中譽毛澤東是天才，實際上卻是吹捧自己是天才，如出一轍，如果照毛幫替楊成武、林彪定的罪狀，則每一個毛幹只有盡力駡毛澤東，揭露毛澤東的罪狀，才不是野心家了。

楊成武正式垮台是一九六八年三月，距離這次出來，已經六年有多，不是一個短的日子，楊成武這六年多所受的折磨，非我輩所能想像，不必研究，目前要談的是楊成武復出的意義何在？

在楊成武復出之後，在此間所聽到的與看到的，大體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說楊成武當年任「代總參謀長」時，因爲主張削藩，結怨於各軍區司令員，因此被擠下台。日前毛澤東所走的正是楊成武的路線，去年底，今年初紅色軍閥大換班，達到了削藩的目的，因此，又想起了始創削藩的楊成武，所以赦其前罪，可能予以重用。

這一說法似少根據，因爲楊成武任代總參謀長之前，也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應該了解「軍區司令員」當時的情況，絕不是輕易一句話一個計劃就可以「削藩」，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林文革雖然鬬倒了劉少奇，但內部問題正多，也不適於同地方軍閥又起衝突，所以楊成武卽使有削藩之意，也未必便會提出。各軍區紅色軍閥再惡，也不能因爲一兩句傳聞消息，起而逼垮楊成武。

第二種說法，認爲楊成武因反林彪而垮台，目前林彪既然完結，楊成武自當翻身。但毛幫內部情況，不能用常理解釋，毛軍頭目反林最力的是羅瑞卿，如果說凡是反林的軍事頭目皆可翻身，則此日眞正應當翻身的是羅瑞卿，也還輪不到楊成武。

而且楊成武之垮台，是否爲了反林，也不無疑問，就當時情形看，楊成武自恃功高，不是楊成武率「三十八軍」入北平，不但毛江在杭州不敢回去，就是林彪的安全也沒有保障。但毛林獲得勝利後，楊成武始終不能眞除「總參謀長」，一眞「代」下去，楊成武個性本來強悍燥急，難免心懷怨望，浸潤既久，便與毛林形成對立。加之其手下之余立金、傅崇碧又看不起江青，據說余傅率兵衝擊「北京市委會」，江青出面攔阻，他們竟當面駡江青「你算老幾」，因此闖下大禍。所以楊成武之倒台，與林彪衝突的成份較大。

第三種說法認爲是周恩來的勝利，放出這批牛棚內的文武頭目，都是周恩來的主張，這一說法，有些太看好周恩來，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周恩來目前在政治上是否失勢，在海外自然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周恩來染病在身，朝不保夕，似乎全世界皆無疑問。周恩來今天以奄奄待盡之身，但求能善終算了，那還有心拉攏軍人與毛江對抗，而且今日的楊成武也非當年可比，六年前的楊成武所以無往不利，因爲握有軍權，經過六年多之後，楊成武本人被列入了黑七類，任何人皆不敢與之交往，周恩來拉攏楊成武，不是自己背起了包袱。

以上三種說法似乎皆不能成立，筆者看法，覺得此事似乎沒有所想像的嚴重。江青所以在「八一」放出了大批軍事頭目，實由於看出了這批人已無能爲力，樂得博寬厚之名，也實行了毛澤東所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騙人口號。江青的自信心從何而來，當基於兩點：

第一，去年底的紅色軍閥大調動，進行得很順利，最低限度在表面上未遇到反抗，而且調動之後，有幾個人分別受打擊，以韓先楚爲最重，但各紅色軍閥也都帖然就範，因此，更增加了毛江對於黨指揮槍的信心。

第二，由江青自己締造領導的城市民兵，已經日形壯大，這支民兵的裝備訓練皆與正規軍無異，雖然眞有了情況是不是能作戰，沒有人知道。但對一些紅色軍閥也起了制衡作用。

今天看毛幫問題，不必太注意被放出的一批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這批人皆成過去，不可能再翻起浪花，眞正要注意的是江青及其周圍一小撮人，一旦周毛相繼死去，他們必然能控制了毛幫中央，到時地方軍閥是否賓服，如果有一個人起而反抗，就會有連鎖性反應，只要毛幫內部發生武鬬，則下放之六千萬靑年必聞風而起，到時誰也無法控制，非大亂不可，毛政權就在大亂中消失。

認識中國

費孝通的明心與見性

柳以青

每次讀到大陸上眞正學者們的文章或談話，內心裏總有說不出的感受。這感受是超地域、超階級和超意識型態的。

最近在香港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連載七天的文章，是有關「三位中國學者談批林批孔」的，其中包括了費孝通、吳文藻、謝冰心的談話。其中費孝通談得最多。

在沒有把他們三位的談話加以分析時，我想先引一段費孝通在這篇談話裏，所說的一段頗有意義的話：

「最近國外對我有很多說法，對我這個人不大了解。……因爲以前他們看我出的書，都是我三十年代寫的，跟現在一比，好像是兩個人，眞眞假假，很難說，好像裏面大有問題，當然不容易理解，這並不稀奇，是必然的，我也不埋怨人家爲什麼不了解我，因爲這是歷史上面很少的，我們處在這麼一個大變動的時期，我同馮友蘭先生一樣，都覺得這是幸福，我們以前老是念歷史，現在是活在歷史最大的變革裏面，這個機會是很少的。國外的朋友所感到疑問的，就是我現在的話是眞的，還是以前的話是眞的？我的回答是，是兩個時代嘛，都是眞的。當年我是說過這個話，這個有什麼呢？當年的話，是代表當時的一種人，一種想法。這種人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大變革，起了變化，像中國其他一切東西的變化一樣，這個變化很多人都要經過，時間可能有長有短，不但在中國，我們國外的朋友，很多都是我的老同學、同屋……我相信大家也都要經過這個變化，假如我們的生命夠長的話。這個變化的內容也許不同，但是全世界都在那兒變，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說，我們有這個機會在中國這段時期，生活在裏面。投在裏面，從這裏學習很多東西，是過去幾百年所不容易學到的。……」

「兩個時代」一個歷史

有人形容這篇「記費孝通、吳文藻、謝冰心的談話」是標準的「自述的經歷中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過程」，可是，我卻發現這是中共的威逼利誘下如何摧殘着中國知識分子們的獨立人格與人性尊嚴，只是因爲他們的「生命」是「夠長」的。

從上面的一段話中，我們很清晰地抓住幾個很有啓發性的觀念。記得費孝通在前三年接受香港中大學生訪問時，曾經極力地否定他「三十年代的著作」，而這次，卻能很清晰地表示：以前寫的是對的和眞的，現在說的也是眞的，最大的原因是「兩個時代嘛」。

「兩個時代」這是比較不犯忌諱的名詞，事實上是「兩個世界」和「兩個地區」或者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兩個不同的社會」呢！

由於費孝通所生活的地區，環境和政治上的種種不同，這也就難怪他對住很難了解他的人，不但不「埋怨」和「稀奇」，反而以之爲「必然」呢！因爲是「兩個時代嘛」！此其一。

其次，他對念歷史和活於歷史中感到了很大的不同，這也是一個很突出的概念。歷史上的戰亂只是幾個數字，幾個地名；歷史上的政治陰謀與政治壓迫，也只是紙上談兵的幾句話而已，歷史上的文字獄，也只是幾聲哀嘆而已。歷史上的經濟不景，也只是幾個形容詞而已。這些，如果與費孝通所生活中的大陸現況相比，當然沒有那麼眞實、迫切和活生生呢！因此，他就一再重複着「活於歷史中」的感受說：「因爲這是歷史上面很少有的，我們處在這麼一個大變動的時期」，或是「我們有機會在中國這段時期，生活在裏面，投在裏面，從這裏面學習到很多東西，是過去幾百年所不容易學到的」，或是「現在是活在歷史最大的變革裏面，這機會是很少的。」

事實上，每一個人在有生之日，根本是活於歷史中的，然而，何以費孝通竟對念歷史與活於歷史中的分別如此敏感呢？這文字的內涵當然是有不平凡的實質的。此其二。

最後，費孝通又突出了「一種人」和「兩個人」的概念。在他的自述中，他否定自己是「判若兩人」的，這判若兩人，乃是指兩「個」人。但他卻承認他是從「一種人」的「一種想法」，變成另「一種人」的另「一種想法」。何以會如此呢？費孝通坦白的說出：那是「這種人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大變革，起了變化，像中國其他一切東西的變化一樣。」在一個人的「個位」上，他仍然是一「個」，但在外在的表現上，他就不能不多「種」化了。這可以看出中共的壓力，同時，也證明「一個」不是「兩個」的內在堅忍性。此其三。

我覺得，費孝通的上面的那段話，爲我們了解大陸學人的眞正遭遇的逼眞的傾吐，更可以了解到大陸學人們的明心與見性的心態呢！

如果不信的話，我還可以從這篇談話中，找出更具體的證據。

費孝通在這篇「談話」裏，談到「遺老」，也談到「王國維」。他說：「小時候我們在街上看見拖着辮子走的『遺老』，覺得非常討厭，現在人家也這樣看我們，我們覺得非常不舒服。可是『遺老』到老還是『遺老』，像王國維跳進昆明湖去了，我們沒有跳，我們把辮子剪了，倘若我們永遠是革命的對象，結果也像王國維一樣。」

我不知道將來費孝通等會不會再遇到政治迫害方面的風險，雖然他們已經受過了批判，進過「五七幹校」，經過「文化大革命」和這次正在進行着的「批林批孔」。但是，從上面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如果在費孝通等已經「剪了辮子」之後，仍然會成爲「革命對象」的話，那他們都已經下定決心，要步王國維的後塵了。原因是：雖然他們現在已是「站在新的立場和工、農、兵一起來批林批孔」，可是，這「立場」和「一起」該是多麼脆弱，多麼經不起「變動」的。

反動·變動·明心見性

在大陸強調馬列、毛思掛帥，同時更強調矛盾，內部矛盾、階級矛盾、思想路線的矛盾。並且，也強調沒有矛盾，就沒有進步，沒有歷史的。費孝通用了一段很有意義的話，用「矛盾的理論」來反映自己以及與他遭受同樣命運的人，然後提出他那隱藏在心中的抗議。

「現在我要變了，因爲我承認，世界是在變的。這個變是我從倫敦回來以後的二三十年生活裏體驗出來的。中國變了嘛，變好啦，不是變壞啦。因而也改了我對世界的看法和對歷史的看法。這個對歷史的看法的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承認歷史是向前走的，推動這個向前走的規律，因素是在內部的矛盾，而當前人類主要的矛盾是階級的矛盾。在這個變化中，自然有人出來反對它，過去，我就是站在反對的一面，現在呢？贊成孔老二的人，也是站在這一面，這個分水嶺很清楚。孔老二就是叫人『不要動』！要大家『克己』，把自己的要求降低一點，所謂『知足常樂』，這樣人就規規矩矩，就是學生們講的話，教我們服服貼貼，規規矩矩。這個不可能，歷史要動，要變，有一批人就出來想頂住這個歷史，跑到孔家店去找他們的理論了，我也跑去過，林彪跑的更利害了。可是我改了，林彪沒有改，死了。這是我們的區別。……我們很多舊的知識分子，……因此在革命的過程中間，我們成爲不斷去阻擋歷史發展的人，因而叫『反動』。歷史要向前走，我要把它拉慢一點。我們自己也許覺得，我不想害人，只是主觀想法不同，可是其本質，從整個歷史看，這是一個東西，就是一批人要向前走，一批人要拉回來。這是必然的，沒有這個矛盾，歷史也不會往前走。」

從這段「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費孝通等在重重政治壓力下那種心有餘悸的杯弓蛇影的心理的表現。似乎總是要記住自己以前是「反動」的；同時，又把林彪與自己相比較，其中最大的「區別」是：林彪死了，沒有改，而他因爲還活着，所以要改，要變。

最主要的是他運用了中共的「矛盾理論」來從反方向地來加以揭穿和抗議。所謂的矛盾——無論內部矛盾與階級矛盾，如果沒有「反動」的，沒有「反歷史」的；沒有「拉向去的一批人」；沒有「拉慢的一批人」；沒有「站在反對一面」的；沒有「一批人出來想頂住這個歷史」的話，所謂的「歷史前進」在「矛盾」的理論，失掉了「盾」的話，那麼「矛盾理論」如何體現？如何才能算正確呢？

費孝通的這一段話，如果慢慢地，仔細地體味的話，眞是最上乘的反抗呢！趙浩生那能了解，就是連刊出這篇「談話」的報章編輯，也是不會了解的。

也許讀者們會說我望文生義呢！但是，我還可以再抄兩句費孝通接着還說了的話，讓讀者們自己去評品吧！費孝通說：「但是我們現在跟工、農、兵的距離還是很大，可是我們承認，他們對，因爲他們是多數。」

像費孝通這樣的學者，竟能說出：「因爲他們是多數」，所以「他們對」的話來，我們就可以了解到知識分子們在大陸的遭遇了。我們可以把這句話引伸出來，那便是：「他們對」，因爲他們有權；「他們對」；因爲他們夠惡夠狠；「他們對」，因爲他們有「槍桿子」；「他們對」，因爲他們在數量上是龐大的。

請想，整個的世界上，是非對錯的標準，那能只「因爲他們是多數」就可以評定一切呢！然而，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情況卻是如此的，否則的話，「羣衆」、「人民」等多數的名詞，就不會做成每日每時所聽到的聲音了。也就是爲此，「脫離羣衆」是大罪；「人民敵人」更該是死罪了。

當然，站在「少數人」的孤苦伶仃的立場的人，當然就該是「錯」了。因此，在中共的黨史上，就必然會出現偌「多」的「錯」人。

當劉少奇爲「人民中國」主席時，他是「對」的，因爲他是「人民」的「主席」；當林彪站在主席台上手搖「小紅書」的時候，他是「對」的，因爲他是「人民解放軍」的總指揮，有「人民」做後盾。曾幾何時，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只徒擁有「主席」之名，而背叛了「人民」採取「修正主義」後，他當然是「錯」了，錯在沒有了「人民」的「多數」，只是「少數」而已。當林彪「飛機失事，橫死外蒙」之後，林彪的「人」已經「死了」，當然失掉了「人民」的基礎，於是便就得「錯」了。「錯」在他們是「一類騙子」，最近，更「錯」在「克己復禮」的「復辟」！

這「因爲他們是多數」，「他們對」的原則，最近在「批林批孔」中，卻有了反常的現象，做爲孔夫子這「人」，固然是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逝死了，然而，孔夫子的思想，卻是活在所有的中國人心中的，甚至也影響到大多的外國人。從大陸上批判孔孟之道也涉及到三字經、千字文以及許多日常的生活習慣方面的思想。在這一孔子思想全面而廣泛的影響的「多數」情形下，但是，這「多數」卻不是「對」的，而卻要用「少數人」的思想來鬪、批、改。很明顯地，我們就看得出：費孝通所謂的：「他們對」，「因爲他們是多數」，這「多數」是指的其他另外的東西的！也可以證明，我在前面的「引伸」絕不是無的放矢。

無怪乎費孝通在「談話」中，強調變，要變，誠然，不變是不行的。費孝通說：「不要再上當，上孔老二的當，走回頭路希望這個世界不要變，不要變，而發生變的時候，更不得了。我覺得目前是一個機會。」

我也覺得「目前」眞「是一個」大好「機會」呢！要變，要動，要變動！

儒家思想的社會功能

陳逸南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發揮過偉大的社會功能的儒家思想，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卻被認爲是一種落伍的、封建的、腐敗的思想；並且用到最高層的權力，強壓地對儒家思想進行批鬥，並且把這一次「批孔」形容成歷史的鬥爭，指儒家思想爲中共有歷史以來最大的敵人。不但訴諸理論，同時更把中共各階層中的一些幹部，不論高級、低級，凡是被認爲儒家思想的或具有儒家思想成分的，一律進行鬥、批、改。

從中共的乒乓外交，到尼克遜訪問大陸，中共在國際政壇的地位，似乎已稍有好轉，很多國際間的重大問題，說不定可以透過談判解決。奈何文化大革命之後，又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前一次的文革，由於要鬥垮劉少奇，結果利用了一些無知的學生、青少年，組織紅衞兵，大搞其串連，把好好的一個中國大陸，鬧得天翻地覆，最後劉少奇給鬥垮了，而林彪則因此而受其倚重。後來發覺槍桿子的權力太大，老毛恐怕自己的權力給槍桿子奪去，結果，林彪死得不明不白。由此可知，中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並不是要改革什麼「文化」，只不過是借「文化」的名，行其革老幹部之命的實。是「奪權」，是中

這一次的「批林批孔」運動，無可疑問又是一次「奪權」行動的歷史重演。按理，林彪和孔子，本來是拉不上關係的人物，林彪與孔子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極其量只是引用過一些孔子的說話，作爲指導幹部做人處事的南針（像「克己復禮」之類）。如果說引用孔子的說話，則共黨的元老中，所在多着，卽以毛澤東爲例，也何嘗不曾多次引用。

事實上，中共是不理這一套的，他們共產黨員做事都是不擇手段的，他們只求目的，致於合不合情理，外界的看法怎樣，他們是可以完全不管的。爲了要實行「奪權」——打倒黨內儒家思想的人物，及這一撮人中的頭頭——孔子，則不能不先行在文字上實行大張撻伐，鳴鑼擊鼓，先要來一番佈局，宣揚儒家思想怎樣不好，然後到了時機成熟，便把要「打倒」的有關人等，一律指爲儒家思想人物，是國家的蠹蟲，是「我們人民的公敵」，共產黨清算鬥爭的把戲，儘管其花樣千門萬種，但手段與作風，卻是如出一轍，大同小異而已矣！

中共黨內某一撮人，要借儒家思想去鬥垮另一撮，其間最大的困難就是：「找錯了替身」。蓋鬥垮某一撮人也許還容易，要鬥垮儒家思想，實

千多年歷史，在思想上已生了根的「儒家思想」。所以，中共二次文革，其失敗是必然的，因爲鬥儒家思想，卽是革中國人的「良心」，中國人的「良心」是傳統的美善的德性，中國人的「良心」革不掉，「儒家思想」自亦革不掉，這是可以斷言的。

從這一次批林批孔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黨內正產生着極大的歧見，這一次權力鬥爭會不會演成中共內部的權力分裂，或由武鬥而演成內鬨，雖不得而知。然而，中共的極左激進分子，顯然借毛澤東之權力，在其一息尚存之際，統一黨內思想、路線、與權力的矛盾，並進一步加強其絕對核心的，完全屬於毛澤東思想的中央集權體制。在這一個箭頭指示

下，凡是不屬於毛澤東思想的，將會遭受到強烈的攻讦，將會被目爲牛鬼蛇神，被清算、整肅，那是無可置疑的。設若循着這一個方向發展下去，則權力鬥爭、清算、整肅無時不已。中共未來的命運是可悲的，其最後會不會爲中國人民「革他的命」？會不會給八億的中國人民所唾棄？歷史會給我們證明這一個事實的！

老實說，中共如果不是忙於派系鬥爭，重視個人權力、整肅異己，而肯解決民困，致力於國家的太平之業的話，則儒家思想，非但不應該完全揚棄，而實在有大力發揚的必要。儒家思想的宗師，固然是孔子，但儒家思想的整個系統、精神骨髓，卻是經過二千多年的歷史，無數偉大心靈的結合構思提鍊出來的文化結晶。儒家思想成爲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絕不偶然，更不是憑歷史中三兩皇帝的提倡，便可以經歷二千多年而不衰。一種思想所以爲人接受，被目爲「眞理」，一定有其存在的價值，中共革儒家思想的命，無異是革中國歷史的命。以一人之思想，與千千萬萬人智慧之結晶爲敵，說明中共高層人士，對

王

不知是台灣還是香港的專家們，發現王海容是毛澤東的侄女，特別指出是毛澤東二弟毛澤民之女，所以姓王而不姓毛，係從母姓，猶如毛澤東與江青合生的兩個女兒李納（現名蕭力）、李敏不姓毛而姓李，因江青本姓李。當然毛氏後裔不姓毛，是作退步的打算，因爲張獻忠的後人沒有改姓，結果無噍類矣。

區區並非專家，對毛幫情況所知不多，一向十分尊重專家意見，但就王海容而言，與專家意見畧有不同之處。

查毛澤民被盛世才邀去新疆初任財政廳長，後改民政廳長，民國三十一年四月被盛世才逮捕，澤民之妻朱丹華也在廸化，澤民當時一子一女，子名遠新，現任遼寧省委副書記，女軟新，未見提起，專家們大概係指軟新卽王海容。但軟

在中國歷史中，很多馬上得天下的開國君主，當其統一天下，都急不及待地大肆宣揚提倡儒家思想，那是什麼道理呢？無他，只是他們都看準了儒家思想的確有穩定社會的功能。而儒家思想也確曾給一些帝皇假借利用，作為一種愚民的工具。但儒家思想的德化教育，「內聖外王」的思想，應用於國民教育上，對於一個國民的德性質素的培養，是不是可以使其比較接近「人性」？在內在的心性修養上，固可使其保存人性的「良知」，都能「存仁尚義」，並且把這些內在德性，發而為忠厚篤敬，愛己愛人的做人理則。實行可行可守的「中庸之道」，使得整個社會都能在一片和諧氣氛中，洋溢着濃厚的人情氣味。

儒家思想所宣揚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汎愛眾而親仁等思想，儘管與西方社會思想有一段距離，然而，這不同於西方的倫理思想特質，正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優點而不是缺點，是值得我們珍視的。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及「推己及人」的思想，都是根緣着人的情、性、理則，創制出來的。與墨子思想中的兼愛思想：「視人之家若己之家，視人之國若己之國，視人之天下，若己之天下」的無分彼此的想法，顯然是切實可行，是比較容易做到。我們用儒家思想的「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這種處事態度與墨子的「兼愛」思想相比，我們不由得不佩服儒家思想的篤厚。在物質的慾望高漲，人性迷失的現世紀，要想社會能夠安寧，這種思想實在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必要。不但中國社會需要，即西方社會也是需要的。人如能處處以「儒家思想」作為做人的原則，則社會上不間的感情將不會如西方社會或今日的香港那樣互相鬭爭、猜疑、恐懼。我們在今日的工商業社會中，要講「克己」、「復禮」，固然有點近乎迂濶之論，然而，行的實際效果是一問題，應該與不應該又是一問題。我們如果肯定做人應該要保持這樣的一個原則，那麼我們便朝這方向做去，猶之乎基督徒認為，信耶穌可救世，於是便堅持這種信仰一樣。孔子說：「為仁由己，其由人乎哉！」只要我們能朝着這個方向去做，能夠做到怎樣便怎樣，總比完全沒有原則，沒有方向好得多。人人都能照着這原則做去，則社會怎能不和諧？人與人間怎能會毫無感情？儒家是重「感化」的，主張以德化民，而人，是有人性的，所以，應該是可以感化的。

法家思想的社會功能，固然予人一種「嚇阻」的力量，然而，到底不是一種根治的辦法。而儒家的德化思想，是澈底的改變一個人的性情氣質，使人澈底向善。自覺的，自動自發的向善。其對社會所產生的功能，自然比諸於用刑罰為威的法家思想，澈底得多了。了解儒家思想的社會效用，對於這積存了幾千年的優良的文化傳統，是不是還要大力的加以摧毀？或者把這些思想刻意的加以醜詆和胡亂塗抹呢？在我們看得到的文明世界，似乎正在苦心孤詣地，把這種思想發揚傳播，但在文明的彼岸——我們的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卻不惜用盡種種卑劣的手段，企圖重演中國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故事。這些野蠻、無知、惡劣的舉動，的確是使我們生活在海外關心祖國文化的知識分子痛心和憤激的。

的身世

方劍雲

盛世才第一批只逮捕了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三人，其他共幹均未動。他們住在廸化市內最好的房子「高樓」（樓名，如台北嘉新大樓，香港的告羅士打），飽暖之餘，無事可作，方志純便把朱丹華接收了。毛澤東因這件事對方志純恨之入骨，方朱回來延安後，「組織」上一直不承認他們的夫妻關係，拖了好幾年，所以較新可能姓朱，也可能姓方，但沒有理由姓王。

王海容不可能是毛澤民之女，但是，她同毛澤東可能有親戚關係，由於外國記者均咬定王海容是毛澤東的侄女，應該不是空穴來風，那麼王海容究是何方神聖呢？筆者可以提供一點線索。

大約是兩年前，北平死了一個不見經傳的老人王季範，活了九十多歲，「人民日報」居然發表消息，毛澤東送花圈，並提到王季範的家屬，其中就有王海容。

王季範是何許人呢，說來眞的話長。王季範是毛澤東的表叔，是一位教育家，平生很慷慨，樂於助人。毛澤東打主意要去東山小學讀書時，其父毛順生不肯同意，毛順生不但不給錢毛澤東，還要毛澤東找回一個長工的人工（即年薪）始准去，毛澤東無可奈何只得去求王季範，詭稱交學費沒有錢，王季範借給一筆錢，毛澤東留給其父，才能脫身。毛澤東以後同其父結下不解之仇，終身不肯相見，雖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但毛順生也確實沒有盡了為父之道。

以後毛澤東由東山小學出來，混到長沙進了一中，因為英文讀不下去，失學流浪，看看就要挨餓。忽然湖南省在長沙辦了一個第四師範，毛澤東無路可走，去四師報名，到地方遇到王季範，王季範應聘為教務主任，毛澤東當然考取了。由於長沙城內還有一個第一師範，不久，湖南省教育廳重新調整，將第四師範遷去零陵，在長沙的第四師範學生併入第一師範，毛澤東就進了一師。直到今天，還有許多與毛澤東年歲相差不多的老先生，了解一師情況的，都莫名其妙憑毛澤東一肚子學問不過「四部實書」，他當年怎樣考進第一師範，不知其中有如許曲折，如非王季範，毛澤東根本就不能讀書，更不必說進一師了。毛澤東進一師時，校長是符定一，此人後來成了吳佩孚的清客，毛政權成立時，曾任「政協委員」，不久死去。毛澤東在一師認識了兩個關鍵性的人物，即以後任一師校長並兼教育廳長的易培基，一個便是有孔夫子之稱的楊懷中，限於篇幅，此處不談了。

王海容可能是王季範的孫女，自然是毛澤東的表侄女，當然還有一個可能，便是毛澤民在家時與王季範女兒結婚，生了王海容，以後去「革命」把髮妻扔了（毛澤東也是如此）而娶了朱丹華。若果如此，王海容自然是毛澤東的侄女，但照現在所見到的資料，尚難支持此說，眞象究竟如何，只有留待專家確定了。

（原載香港時報）

彭眞與陸定一

胡蓤之

在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便被整肅了的中共領導層人物，計有：羅瑞卿、彭眞、陸定一、周揚、鄧拓、林默涵、田漢等人。其中首遭毛派「紅衛兵」拘捕，並拖出去遊街從而舉行羣眾大會，予以「公審」的則以彭眞爲最早，陸定一次之；羅瑞卿因受不了那種虐待而跳樓自殺未遂，卻已斷腿，故被押後公審；其餘周揚、鄧拓、田漢、吳晗那批次要角色，則稍後分別處理。遠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莫斯科電台的國語廣播就會指出：「毛澤東推行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第一個犧牲者——前北京市長彭眞，已於十二月四日被捕，九日在北京工人運動場舉行的一個羣眾大會上，已被拖出公審。至同月十二日的一次公審大會上，則有陸定一、羅瑞卿、田漢、周揚等人，但是那次以彭眞、陸定一爲首，其他數人多爲陪斬而已。……」

至於彭眞、陸定一、羅瑞卿等人，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至十二日，分別被推進工人運動場的鬬爭大會之後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呢？由於當時在北平的外國記者全部都未獲准進入會場，參觀公審大會的緣故，所以，他們一時無法獲得詳細的資料，以向外界發佈新聞。直到一九六九年底，一個會經參加公審彭眞、陸定一等，而後來轉爲反毛反共的紅衛兵，才把當時的經過情形向外透露，首先告訴一名捷克記者，而這名捷克記者，則於一九七二年離開了中國大陸，返回捷克，因而在歐洲許多報紙上揭發其內幕。但另有一些內幕報導，則指出彭眞、陸定一已遭處決！去年十一月間，曾有一名中共「青年團省委第一書記」，從廣州輾轉逃亡泅水抵達本港，據他說：「前北京市長彭眞已被殺，事前毛澤東曾痛罵他：『犯了四十五天的錯誤，不能抵償他四十五年爲黨鬬爭。』」這項消息還未引起人們注意，直到上月始證實彭眞、陸定一被殺。

據說當彭眞於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整肅後，他還可以住在家裏接見訪客；同時，毛澤東也會打算軟禁彭眞至最後才同劉少奇一班人加以幹掉的。可是急不及待的江青，則於同年十一月廿八日，在一次「文藝工作特別大會」中，向來自各地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兩萬多人，發表一項爆炸性的演說，積極地要求揭發和打倒反毛澤東無產階級路線，及主張資產階級路線的領導人。她的演詞所針對的目標，即爲舊「北京市委會」與中共的「文化宣傳部」——亦是彭眞和陸定一等人。

在江青發表演說之前，不僅是牢牢地掌握了北平的四間藝術學院；而且得到了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同意，因而江青便大膽地決定拘捕彭眞的日期。十二月一日，北平大街上就已出現了擁護江青演說的「大字報」，公開刊載：「我們熱烈歡迎十二月四日抓彭眞的革命行動。」人們起初以爲這是一種口號，到四日晚上，戲劇學校的八十多名紅衛兵，在江青的命令下，乘了一部大卡車直駛彭眞的寓所，越過籬牆，先行剪斷彭眞平日對外間聯絡的電話線；並制服了幾名衛兵，便順利地衝入彭眞的臥室，發現他躺在床上嚇得發抖！連衣服還未會穿上就被紅衛兵拖走了，前後只費了七分鐘的時間。

到了公審那天，並沒有讓他們說話，而事先預備好了的講詞，則是向羣眾公佈他們的罪名的。內容是：「彭眞、陸定一這批黑幫人物，所以很快地爬到那麼高的位置，全靠大頭子劉少奇的卵翼。劉少奇在一九三六年至四二年間，任北方局書記時所羅致黑幫幹部蔣南翔、楊述、齊燕銘、陶魯笳等人在黨內搞派系。後來以彭眞爲首的黑幫更加龐大，企圖擴展至全國各地方黨部，以鞏固劉少奇的地位，使他能成爲中國赫魯曉夫，尤其是在一九六五年舉行「一二、九抗日學生運動三十週年紀念大會」時，彭眞更發表一篇大捧劉少奇的演說，而劉少奇反動路線的黑總部，一向設在北京市委會。」

從以上內幕報導看來，顯示毛江派認定彭眞爲劉少奇的第一個最大幫兇。其實，彭眞幫助毛澤東比幫助劉少奇不知多上若干倍？他原來也成爲老毛最賞識的一個，這可以從彭眞在中共黨內的經歷看得出來！

彭眞被公審時已六十七歲，一八九九年出生於山西一個貧農家裏，當他二十一歲那年才在小學畢業，其後進了中學便與共產黨發生了關係。一九二三年，就參加了中共靑年團，由團員而成爲中共黨員。隨着大革命的潮流，山西省會太原市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繼展開，彭眞又做了學運和工運的領導者。一九二五年他挾着中共黨員的身份，而公開加入了當時的國民黨爲黨員，並在太原獨自擔負國民黨的組織責任，成爲中共滲透國民黨內最得力的分子，而並在區黨部內，暗中散發了「馬列主義」的小冊子。當時不獨影響到許多國民黨員的思想，且使到不少的國民黨黨員，從此逐漸變成共產黨員，這是彭眞早期對毛的最大幫兇。

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不久，彭眞和徐向前等即以中共「山西幫」領袖，組織了所謂「雪耻團」於太原，策動太原師範大批學生加入中共組織，從而擔任了華北共黨的組織工作，足跡遍及華北若干省市。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彭眞終被國民黨當局所逮捕，嘗過五年的鐵窗風味，直至一九三七年，他才出獄並逃抵延安，重投中共新巢，當時頗爲老毛信任。於是便與聶榮臻在晉、察、冀諸省邊區，建立了所謂「抗日根據地」，使當地的地下共黨人員和八路軍，結成了一股強大的游擊力量，名爲對日軍作戰，實則坐大而成爲後來的所謂「華北解放區」。中共「中央黨校」在延安成立後，校長原是毛澤東，而彭眞則

是負實際責任的副校長，專門訓練中共的高級幹部學習整風運動。

一九四九年六月，當中共的「人民政協籌備會議」召開時，彭眞便是中共七名代表之一，進而被選爲「政治協商委員」；中共的所謂「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彭眞卽任中共「國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掌握着全國整肅思想和壓制「反革命」的行動權力；同時兼任了中共「北京市委會書記」，其權勢僅次於周恩來，而與當時負責北京市政的葉劍英相等。特別是所謂「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後，彭眞便當選爲該會會長，兼任了「北京各界協商委員會主席」。由於這一連串的職位，都是最能代表廣大羣衆的關係，因之，彭眞於一九五六年繼聶榮臻後出任了「北京市長」。

此後彭眞官運亨通，除任「北京市委會第一書記」外，並兼有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人代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其所以首遭公審的原因是：相傳彭眞成爲劉少奇的繼承人；所謂「樹大當風」，便做了毛澤東與劉少奇間權力鬪爭的犧牲者。

至於陸定一又是怎樣的人物呢？這也是老毛的幫兇之一。陸定一，江蘇無錫人，他比彭眞年輕幾歲。一九二三年當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學不久，便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C、Y」；旋而被選爲該團「中委」。一九二七年，則由周恩來、康生等人介紹他正式入黨爲中共黨員後，雖一度留學美國，但一九二八年卻已轉赴莫斯科，進入孫逸仙大學「深造」。因此，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和俄語。一九二九年春，陸定一曾就近出席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並曾擔任中共駐莫斯科的「少年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一九三〇年則奉毛澤東之命，從莫斯科潛返江西瑞金蘇區，出任了「青年團中委會書記」及該團宣傳部長等職，卽開始爲毛澤東效命。

到一九三三年，陸定一便深入了中共的核心——在毛澤東的「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負責其宣傳工作。一九三四年至三六年間，當中共「長征」期間，陸定一分別在中共「第一方面軍」及貴州「紅軍」中，從事宣傳工作。抗戰初期，陸定一擔任了「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其後升爲「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一九四〇年間，當毛澤東企圖向史達林拉緊關係的時候，陸定一便成爲延安毛寨大紅大忙的人物；由於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義論」，及「聯合政府論」等「文獻」，都出自陸定一的手筆。因之，後來毛澤東僅握有其著作權，而陸定一則成爲喇叭筒和幕後捉刀人。在一九四一年，毛澤東決定以「新民主主義」爲欺騙的宣傳工具之後，其所標榜的是：「一方面進行大事宣傳新民主主義，一方面則視新民主主義爲過渡，而在一定的時間後予以揚棄。」

這便是陸定一接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所製訂的，甚至中共的所謂「辯正法」，也是陸定一本着莫斯科的命令，而替毛澤東製造出來的。同時，陸定一爲毛澤東捉刀的所謂「新民主主義論」和「聯合政府論」，也就是蘇俄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在西方搞統戰失敗之後而假手於陸定一的。故在北平與莫斯科之間未破裂以前，陸定一不單是毛澤東旗下一名紅得發紫的大員，卽在克里姆林宮的各高級頭子們中，他也有着密切的聯繫。有一個時期，陸定一與周恩來曾被共產黨人認爲延安毛寨的兩個「不倒翁」。

事實上，自一九四二年起，陸定一已嶄露頭角。當毛澤東在延安進行大規模的整肅運動，先後鬪爭了陳紹禹（王明）、秦邦憲等資深黨員時，陸定一、周恩來、康生、薄一波輩，都是毛澤東的啦啦隊，頗受老毛欣賞。因而陸定一自此以後便一帆風順，靑雲直上。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前後，陸定一已實際負責中共的整個宣傳部工作了。一九四六年三月，陸定一曾代表中共出席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直到同年八月，國共談判破裂後，陸定一始自南京經上海而輾轉返抵延安毛巢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北平建立中共政權之初，陸定一曾任中共「國務院」的「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並主持「馬列主義學院」。而當時紛紛前來大陸訪問的蘇聯教授、作家、記者及由莫斯科派來監視毛朝各部門的蘇聯顧問、技術人員等等，也多半都由陸定一代表中共政權出面接待他們；其風頭之健，一時無兩。一九五一年四月，當陸定一患病而入於「人民醫院」留醫時，蘇駐平首任「大使」羅申少將及顧問團長一行，曾經代表克里姆林宮前往慰問，可知陸定一與蘇聯朝野關係的密切，而在當時的毛朝中炙手可熱了，無怪乎毛俄翻臉後，非把他淸除不可的。

陸定一於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正式出任了中共「文化宣傳部部長」時，他曾公開表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眞理報、塔斯社、消息報及新時代雜誌等，都是他每天必須接觸而不可或缺的機關。……」原來他對蘇共所負的最大任務之一是：要把中共的「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必須同莫斯科的宣傳機構聯成一體。他當時的計劃是準備把中共的「人民日報」變成「眞理報」的東方版；而將「新華社」變成「塔斯社」的東方分社。質言之，陸定一打算把中共的文化和宣傳，純粹俄化起來。在他的心目中，恨不得自己的鼻子長高些，變成俄國「老大哥」的樣子就好了。因此，毛派紅衛兵的大字報，曾指責他是「蘇修的特務！」

一九五四年八月，陸定一以江蘇省的代表身份，出席中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他便當選爲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個在中共政權中曾經紅得發紫的領導層人物的眞正失勢，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除了他自己遭受毛江派紅衛兵機關報「戰報」上指摘陸定一爲「包庇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文學的反黨分子。」隨卽被毛派逮捕和舉行公審外，甚至於他所兼任的宣傳、文化等兩個部門，更被連根拔起！如中共「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李默涵、及「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等人，也同時被整肅後加以罷黜。此外，與文化部門有關的如陽翰笙、鄧拓、歐陽山、田漢等，也受到了牽連，而和他作對的最大敵人，則是當時毛江派的所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長」陳伯達。他對周揚恨之入骨！而周揚又是陸定一的第一副部長，亦卽主要助手，陳伯達爲了公報私仇，故遷怒於陸定一。認爲非把他們一網打盡，便不能洩其心頭之憤！但最毒辣的還是毛澤東江靑兩口子，他們利用了陳伯達來鬪死了陸定一等人，而毛江最後又把陳伯達幹掉呢！

30

白沙鄉

當妻和孩子都到了江門後不久，陳海天突然通知我，叫我到「粤中專署」人事部門去，原來我又被調出「法院」了。調到什麼地方呢？人事部門並沒有說明，只叫我到白沙鄉的白沙祠暫住，等候分配工作。人事處的負責人告訴我：「你到了那裏，像住在招待所中一樣，可以隨便出入。喜歡的時候，可到江門逛逛。」

這時候，妻已有孕，自己又不知將調到何處，於是我決定叫她遷回石岐去，因爲在石岐，起碼有一間小屋棲身，同時鄰居比較相熟。

白沙鄉離江門很近，它是明代學者陳獻章先生的故里。白沙祠的建築很有特色，據說「蘇聯專家」也曾經前來瞻仰呢。——當時的「蘇聯專家」，其地位就等於天神，是中共頂禮膜拜的活佛！

白沙祠中有一座「碧玉樓」，傳說樓上一向供奉着「御賜」的碧玉，直至日本侵華時期，這碧玉突然失踪了。

我們便在這「碧玉樓」中睡樓板，樓下是農民們養牛和堆禾桿地方。由於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告訴我：「那兒像招待所一樣」，初時我信以爲眞。誰知一踏進白沙祠中，那兒便有一個「隊長」，他的姓名是「江海」，是一個老粗。他管轄着全隊的人。受他管轄的大部份是由「新生訓練班」釋放出來的「幹部」，也有些是由監房釋放出來的。

當我剛踏入那兒，便覺得「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加以我要到江門寄信回石岐，所以便跑出江門。

誰知我寄信回來的時候，江海卻斥責我，說我擅自離開「隊伍」。我反駁他，我認爲人事部門曾對我說過：「那兒好像招待所一樣。」江海惱火了，他竟然組織大家來「鬪爭」我，我仍然不屈服。後來他到「專署」去，由人事部門派人來通知我：「你要受江海領導。」

在這情形下，我便成爲被江海領導的一員了。江海規定，「隊員」寄出及寄入的信，都要交他和胡昭檢查。胡昭是一個年青的人，他協助江海管理我們。

在白沙祠，我見到「珠江法院」的同事李尙拔。他在「三反結束」時被送入「新生訓練班」，因爲他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中共心目中，曾加入「三青團」的便是壞人，便是歷史上的「反革命」。奇怪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都做過國民黨的官，但他們仍然是「革命」的！

其實徐翼球何嘗不是「三青團員」？但他有陳海天做後

八年

」！

李尙拔告訴我：在「新生訓練班」時，恐怖已極，門外有人拿着機關槍「警衛」的！

經過「新生訓練班」「審查」的人，大都心灰意冷，有少數由監牢釋放出來的，更加

朱　評

邵氏出品「朱門怨」上映之日，又是邵氏影星白小曼服毒自殺之日。「朱門怨」中沒有白小曼，白小曼的新聞卻蓋過了「朱門怨」的宣傳。「朱門怨」是一齣舊式大家庭倫理悲劇。是一個虛構故事，白小曼的悲劇是電影圈的眞實故事。明星自殺，卻是世界性的。它是當事人陷入心理苦惱的困境，無法掙扎出來而幹出來的傻事。可說是電影圈現存的一種心理意外症狀。

「朱門怨」前身是一部話劇，十多年前，曾經給光藝公司改編成電影。最近無線電視又將它改編成電視劇。然後再改編成邵氏出品，楚原導演的電影。

新的「朱門怨」與舊的「朱門怨」已大不相同，除了名字不變之外，它幾乎成爲一部舊家庭倫理大雜碎。楊家老爺與四個少爺，正是家、春、秋的濃縮。二少奶與三少奶，表兄熊其芳，和三少奶的妹妹鳳梅這一大堆妯娌爭寵、勾心鬪角，甚至出至下毒放火等誇張造作又有如不同風格的鬧劇。四少爺帶同學博文回家與大少奶一段恩怨，又有如屠格涅夫筆下的「父與子」。至於大少奶的靈慾掙扎，最後以出來做教師作寄托，又有「查夫人」的影子。

對於重男輕女，用種種法規束縛女人，這不只是中國古代的封建禮教的產物，它差不多是世界各民族中古時代文化的一部份，由西方，以至回教、佛教國家，東方的日本，都是一樣。男人自少就被培養成女人的統治者，具有絕對權威。到了民主時代，女人地位雖然提高了，但經濟權多操在男人手裏，眞正的平等還是不存在的。女人參與社會事務或政治事務，再不會被歧視，那只是少數而已。

「朱」片中，大少奶淑貞、表妹雅彤與三少爺的妾侍王琴的甘願給古禮教約束的悲劇，在今日是不存在的。老太爺的封建家長，那個專橫形象，在今日卻還是變形存在的。至於二少奶三少奶這一大堆人，並沒看出有什麼封建禮教約束的影子，將他們演化成今日在某些大機構中勾心鬪角，大搞陰謀詭計的男男女女，這在現實社會是存在的；與封建禮教無關。三少爺的賭鬼及表兄熊其芳，亦是現實社會可能存在的產物。

至於二少爺這一型人物，也是不存在的，如果眞的存在，亦該將他送進精神病院去休養了。四少爺與他的同學博文，雖不像現代人物，但看來還有多少親切感，大概像民初時期生活在夢想中的覺醒而又彷徨的那一代

青年吧！

「朱」片由於有這麼多不協調的人物，所以使亦難搞出一個統一風格。二少奶與三少奶可說是同一個反面人物的重覆，在氣質上完全無差別。博文與淑貞的彼售感傷以及二少爺與表妹的故

在白沙祠的生活是：上午「學習」，其他時間在鄉中自由活動，星期日可以到江門逛逛，但要江海及胡昭批准。

在白沙祠的「學習」，只是學學「文件」，有時檢查一下「生活」，並不恐怖。

當時唯一令我們不安的是：恐怕不再分配工作。因爲在大陸，一切工作都要由共黨分配的，倘若被「清洗」了，便只有永遠失業。在自由世界，政府不用我，有私人用我；私人不用我，可以做小販。可是在大陸，一被「組織上」「清洗」，那便走頭無路的！

在白沙祠中，我認識了由監倉放出來的麥定唐，他自稱是「人民政府」的老前輩，因爲一九三三年陳銘樞等在福建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時，他會參加呢！

在白沙祠中，有一個綽號「荒謬」的青年，此人好發議論，滔滔不絕。據「荒謬」說：「在東莞解放時，麥定唐自己一個人，拿着一挺輕機，繳獲一船軍火！」

夢

古鶴翔

我們在白沙祠足足呆了半年有多，麥定唐被派出了，他成爲一間公司的「經理」。

我和李尚拔呢，又被派回「粵中法院」去。我們聽見這消息，都相顧黯然。

我們都不願再幹「司法工作」，更不願在陳海天統治下生活！

在白沙鄉，還有一件事要寫的，就是在白沙祠等候分配工作的人，全都到河邊去游泳或沐浴。

李尚拔的泳術相當高明，我卻不懂游水，也不預備學游。然而，我每天都到河邊沐浴，因爲再也沒有地方沐浴了。

有一天，我和一位「隊友」同到河邊沐浴，我循例走下河邊的石級中。通常水浸到膝上的，這天水退，我便再走開一步……誰知直跌入河底！到了河底，我用力向上衝，於是冒出水面，然而又沉下去了。

掙扎了幾次，我想：「想不到今天葬身於此！當人們發現我時，已是浮屍！」

當時我腦海中，想起在港澳的家人，想起在石岐的孩子，想起懷孕的妻。

那和我一起來的「隊友」，初時以爲我潛水，後來見情況不妙，便大聲呼救。——他也不懂游水。

農民們走過，不理，因爲他們迷信，恐怕水鬼找替身。

恰巧有一位善泳的「同志」經過，他把我救上岸來。救我的人是誰？至今我還不知道，只知道他是「隊友」之一。

當我們離開白沙祠以後，聽說胡昭自殺了，自殺的原因，我不知道。詩曰：白沙先生竟何在？冷月空憐碧玉台。人民苦難何時了？大好河山盡可哀！

覆。編導想儘量拍大堆頭戲，給觀衆看多些東西。觀衆看的卻是零亂而沒法統一的一大堆。由此可見，編導如沒有好好掌握一個意念去表現一個故事，拍大堆頭電影並不一定是有號召力的。

「朱」片後段有一幕類似「十五貫」排場，女婢詠蘭的男友阿財夜間來訪詠蘭，在後花園與三少爺發生爭執，打暈三少爺，次日有人發現三少爺被殺，阿財立即走來自首。對於這種安排，

怨

林巽

典劇的缺點，那缺點是一切劇中人都是概念化的，這角色如果被設定爲正面人物，編導便將他（或她）當聖人處理，成爲一個完全沒有缺點的人物。如果編導設定那人物是否定人物，那麼他（或她）必是一切壞事的製造者，絕對不許他（或她）有一點正常人的情感。「朱」片中的角色，可說是完全承接這古老概念產生的。但，現實人物（不論古人或今人）都難得有眞正概念化的人物。好人也有缺點，壞人只是他的人生觀念錯誤，其實他（或她）也只是一種普通人。

當我看了「朱」片中那一幕「十五貫」排場之後，產生一個想法：如將劇情改成四少爺夜間想去找詠蘭談心，發現詠蘭與阿財在一起，大受打擊，回來喝酒。喝了酒後又糊糊塗塗去找詠蘭，忽然聽到爭吵聲，他追上去看，只見阿財由後門走了。次日四少爺發現他的哥哥被殺，於是懷疑是阿財所爲，叫警將阿財捕去（死者到底是他的哥哥），後來眞相大白後才後悔當日粗心大意，以及因暗戀詠蘭而恨阿財。這樣處理，不但很有眞實感，而且亦不損及人物氣質。不過，你要叫我們的編導這樣處理他一定做不到，因爲他對於舊劇中的典型人物觀念，中害太深了。

在近期西片，「巴比龍」中的巴比龍與狄加，「同是天涯淪落人」中的兩個流浪朋友。「驅魔人」中的那位卡瑞神父，我們發現那些人物所以不被觀衆看成概念化，就是因爲他們展示在觀衆面前的言行，有優點也有缺點。觀衆對他們的肯定與否定，只是他們的人生觀與個人的意志，並不是因爲他們好得出奇或壞得出奇。寫到此，我又不禁再想起那位不幸的白小曼，她自殺後，從報章可讀到一些醜化她生前行爲的故事。

我不願研究那些故事的背後隱含些什麼。但我忽然想到，原來對人物的全盤肯定與全盤否定，並不是一定存在在戲劇故事中，而卻是活現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

周恩來目前處境

中央社

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七月廿日會見訪問大陸的尼日政府代表團團長席多，這是周恩來進入七月份以來第二次公開露面。在此以前，周恩來除了今年五月在北平主持歡迎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的宴會，並與之會談外，對其他訪問大陸的各國重要人士的迎送與宴會，都沒有出席，六月份則完全沒有公開活動，到了七月初，中共始透露周恩來曾於七月五日，在醫院接見應邀訪問大陸的美國華盛頓州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遜。

正因為周恩來近來出現活動的情況不正常，一些國際人士對周個人的命運，又作出種種推測，有謂周的健康確有問題，有謂周面臨批鬪，託疾以避打擊，但是，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周在中共內部的權力，正在逐漸削減中。因此，不管周的減少公開活動是基於健康問題居多，還是政治成份居多，周在中共內部權力的逐漸削減，已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

目前值得研究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周會不會離開中共「國務院」；第二個問題是假定毛澤東會先周恩來而死，則毛在未死之前準備怎樣處理周的問題。

就第一個問題說，江青的「文革派」在「文革」期間已奪得「文權」；經過中共「十大」又奪得「黨權」，現在積極需要奪取的是「政權」和「軍權」，而周卻是「文革派」進入中共「國務院」的主要障礙。因此，

毛採取這項對外路線，也只是為了對抗蘇聯的一時權宜性謀畧，絕非基本政策有任何改變。

毛澤東是中共對外路線的制定者的事例很多，例如：

㈠「文革」期間，周恩來曾被「紅衛兵」指名攻訐，其中「外交部外語學院」的「紅衛兵」組織「六一六」，指責周恩來的對外路線錯誤，罵周是「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當時毛對「外交部」發出一項「指示」說：「對外路線是我制定的，『周總理』執行的，你們打擊面太寬，反到我這裏來了。」

㈡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一事，周一再向外國學人和記者聲明：「這是毛主席的決定。」

㈢日本首相田中訪問大陸，對其親信談到他對毛周的印象時說：「周在毛的面前，根本抬不起頭來，周的態度有如侍奉卓越國會議員的笨拙秘書。日本有些『中國通』認為周握有全權，毛是傀儡，但我的印象正相反。」田中的看法，反應了周在毛的面前的僕從地位。

西方少數姑息分子常有一廂情願的幻想，企望周恩來成為「中共的首領」。如果把周的出身、經歷、個性及言行加以分析，這個企望是絕對會落空的。因為周在中共的歷史中，一直是個騎牆派。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中共歷次內訌中，歸納出下列三條：

㈠在每次中共內訌中，周都不把

周留下餘地，不同意開除毛的「黨籍」。此事，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曾予以證實。他說：「寧都會議時，洛甫要開除我，周恩來朱德不同意。」

㈢周缺之自己的一定主張，更沒有自己的政策路線，他也不堅持自己的意見，隨時可以放棄己見而服從別人。當毛瘋狂推行「三面紅旗」（即「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時，他首先擁護這種冒進路線；「三面紅旗」失敗後，他又支持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此外，周恩來不能成為「中共的首領」的另一原因，是他對馬列主義一直沒有素養。如果說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陳紹禹、劉少奇乃至毛澤東，都有自己的一套教條理論與說法，不論其正確與否，都可能成為「中共的首領」，但周恩來恰恰相反，他的言論大都偏重於煽動、統戰、行政等工作問題，缺之對馬列主義的研究，更無闡揚或修正馬列主義的能力。一九七一年七月周恩來會見美國學者時，談到哲學與馬列主義問題，就要姚文元、張春橋答覆，這是最明顯的例證。

總之，作為一個共黨頭目，除了要對馬列邪說有認識外，還要有主張和魄力，周雖然善於辭令，長於肆應，但缺之一定的主張和魄力，這就注定他絕對不能成為「中共的首領」。

「牡丹亭」的感染力

曾燕萍

我國文學文著「牡丹亭」，為明代戲曲家湯顯祖所作，湯顯祖是一個有個性，而又有強烈愛憎心的人，也是一個唯情主義者。他認為禮教能窒息人的眞情，道德最能毀滅人與人的愛慕。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出了嚴重的抗議。

在他的心目中，愛情的力量，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因此他在牡丹亭題辭中，大聲疾呼說：「如麗娘者，乃可謂有情之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眞？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

他的作品，向稱臨川四夢，牡丹

愛詞曲，讀牡丹亭成癖，一天到晚吟誦，愛不釋手。

因為她還待字閨中，就向知心的婢女說：「湯若士（顯祖號）如此多情，一定是天下奇才，可惜不知道他的年齡幾何，容貌寢後？希望能幫助我，採聽一下，我一定留此身等待着他」。

採聽的結果是，若士年雖未壯，已有家室，正待入京會試，聲名四溢，為士林所景仰。她瞭解了這些情形，並不灰心，並致函給湯顯祖，願為「偏房」，信中有「願為才子婦」之句，可見她對他，是何等一往情深！

誰又想到這封信，中途卻被耽誤了，沒有能到達顯祖之手。於是金鳳

就第二個問題說，毛對周是始終不放心的。但是，目前毛在整肅劉少奇、林彪等之後再整肅周，顧忌很多，何況現在周無論對內對外，還有可供利用的價值。因此，台北研究共情人士推測毛的做法，第一步是把周在中共內部孤立起來（這自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中已見端倪）；第二是逐漸削弱周的權力；第三步是加速培養「文革派」的實力。

特別必須一提的是：部份西方人士竟誤認周為中共的「溫和派」或「現實主義」，為當前中共對外路線的制定者，目前周權力的削弱，意味中共政權的對外路線會有改變，因而有支持周的意圖。

其實每一個共產黨徒，他最高的理想為埋葬民主國家，赤化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的世界，他最現實的策略，是利用民主國家矛盾，削弱自由世界力量，壯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論是蘇共或中共，雖都曾高唱「和平共存」、「和平共處」，但在形勢對它有利時，便明目張膽的直接對外軍事侵略（如韓戰），或者間接對外軍事侵略（如中南半島戰爭），再或支援所謂「民族解放戰爭」（如援助巴勒斯坦游擊隊）；當形勢對它不利時，再高唱「和年共處」，展開「笑臉外交」。周雖曾唱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但當中共侵略韓國、支援中南半島共黨和巴勒斯坦游擊隊叛亂時，他卻是主要的發言人。人們必須瞭解，任何時候，周的言行，都是以共黨的對外路線為依據。就目前而言，這種路線都是毛親自制定的，周僅是執行的人，他並沒有自己的路線。而

㈢在中共內訌中，儘可能留有餘地，不趕盡殺絕。例如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時，周、毛曾有鬬爭，結果周勝毛敗，但

西窗隨筆

「綠燈」門戶

寒梅

在香港，有的大厦一三五七樓是住戶人家，二四六八樓又是狂蜂浪蝶的花花世界，說不定還有學店書院做鄰居，也許還有「迷幻宮」的音樂廳，在頂樓通宵營業哩！

遊台人士欲尋花問柳，就一定先要摸清花街柳巷的門徑了。否則的話，就會「撞板」多過食飯！

台北市的鶯燕香巢，是和住戶人家分隔的，門前懸有「綠燈」為標誌，大多是集中在延平北路的江山樓、保安街、歸綏街、萬華寶斗里等幾個地區，通稱風化區。

在「綠燈」門戶過着送往迎來生涯的風塵女子，多是在日據時代遺毒下來的「不幸」養女。她們一入「娼」門深似海，除非是有幸從良跳出火坑外，唯有以自己的青春皮肉，捱到春盡紅顏老的一朝，再設法收一個養女回來，廻光反照自己的晚景。在她們心靈深處，着實是蘊藏有無限的辛酸！

主管單位對「綠燈」門戶的風塵女郎，目前已採取輔導就業，或教以習藝從良的積極措施，而且對「綠燈」門戶的增設，也有了約束的限制，期使一些不幸墮入「娼」門的少女，逐漸減少以至消弭於無形。

在「綠燈」門戶有限制的存在的今日，主管單位對環境衛生及公眾健康的問題，非常重視。

風化區設有公立的衛生機構，還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對有關傳染病的預防及治療，都有妥善的措施。

「綠燈」門戶的賣笑女郎，如以香港的歡場來相比，只能列入「社女」的一流，絕不是旅遊人士尋歡的好對象，也不是「觀光」的好去處，更不是享受有情有調的好地方。

野草閒花，畢竟還是少掂為妙！

歐與茱麗葉」。

那個時候，揚州有一位名叫金鳳鈿的女孩子，父母雙亡，世為鹽商，遺產甚厚。鳳鈿幼慧，喜愛翰墨，更

目。我死，應以牡丹亭曲殉葬」。

顯祖特為她營貧營齋，並為她料理家務，將她的弟弟携帶着，悵然而去。

後來婁江女子俞二娘，也喜歡顯祖的散曲和戲劇，讀牡丹亭斷腸而死。內江也有一個少女因慕顯祖詞曲之名，願嫁他為妻，可是那時，他已是白髮蕭蕭一老翁了，這位少女竟投江而死。

錢塘少女馮小青，嫁為馮生姬妾，諱同姓，僅以字稱，工詩詞，解音律，以不容於大婦，被禁閉於孤山別業，不允與馮生相見。她的情感，在這種極度嚴酷的壓抑之下，養成了一種自愛慾的，自我戀慕的變態心理。

往往獨自竚立在水池之旁，以觀看自己倒映在水中的倩影。當她玉殞香銷之前，曾為自己描繪了三幅畫像，並奬香獻祭，以寄託她不勝自憐之情，卒年僅十八歲。她也是牡丹亭的忠實讀者，為這本名著寫下了一首淒切的詩說：

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讀牡丹亭；人間亦有痴如我，豈獨傷心是小青。

性壓抑在男性，雖較女性為輕；性情感之表達發抒，仍在在受到重大的阻力。凡此除藉端昇華外，夢亦為發洩潛意識之最佳出路。從宋晏小山的一闋「玉樓春」詞中，已將這一段無可奈何之情，春光外洩，同不讓佛洛伊德專美也：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到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腰。夢魂慣慢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我所知道的黃鎮球上將

廖淑倫


黃鎮球將軍攝於民卅六年

黃鎮球與我有袍澤之誼兼摯友之情，從民十七年第二次北伐他任第四軍（軍長繆培南）二十六師師長我則于役師政治部——那個時候起始，迄今四十餘年，我們之間，雖隨世變推移而聚散靡常，但莫逆於心則恆久不渝也。大陸赤化政府遷台之後，我雖違難海隅，對於雲天遠隔的黃將軍，仍不免時切春樹暮雲之思！一九六二年初，閱報見中央社台北電云：『總統一月十六日令：陸軍二級上將黃鎮球晉任為陸軍一級上將。』

我見了這消息，為之衷心欣奮，即走筆為文，題曰：「黃劍靈上將晉級之喜」。開頭一段如下：

「黃鎮球上將，別字劍靈，現任總統府參軍長，他由中將升任二級上將，是一九五一年四月間聯勤總司令任內，屈指算來，足有十年長了。這十年當中，他先任聯勤總司令，次任台北警備總司令，最後則任今職。」

黃將軍係廣東梅縣松源堡寶坑鄉人，年甫十三便離鄉別井到了羊城，考進了黃埔陸軍小學。次年辛亥革命成功，姚雨平在黃埔成立新軍訓練所，黃即聞風而起，毅然偷偷地離開學校，報名入伍。

此事為其父獲悉，立即馳函懇堂侄，時任陸軍小學監督黃慕松勸阻。在黃埔通道張貼尋人字條，要他速回陸小。劍靈見字回校，在黃監督勸導和鼓勵下，不再出走，繼續求學。這就是劍靈一生成敗得失最重要的一個關頭。

歲月如流，光陰易逝，隔了一個時期，劍靈竟當起新兵訓練所的教官來了！這位小教官，還沒步槍豎起那麼高，可是，教練的動作和技術特別使長官們賞識，因此獲保送於湖北陸軍中學升學。

在陸軍中學受訓過程中，更能表現他的優秀品質，所以很順利讀到畢業。他十九歲那年，一離開校門便考進了那全國最高軍事學府的保定軍官學校，與故副總統陳誠，前台灣省主席周至柔，暨張發奎、薛岳、羅卓英、李漢魂、繆培南、顧祝同、鄧龍光等一班名將，都是當年的同學。

劍靈保定畢業時，還不滿二十三歲，正是年青而又英俊的棟樑之材，所以回到廣東就很受鄧仲元、梁鴻楷等一般將領的歡迎，爭相羅致，使他獲得發展長才的機會；於是春風得意，蒸蒸日上，民國十五年便升到上校團長了。十六年又兼任瓊崖警備司令，威鎮一方！為時不久，又擢升新編第二師師長，其升遷之速，儕輩為之羨煞！

民國十七年三月，繆培南統率第四軍參加第二次北伐，當新編第二師與廿六師合編時，劍靈即繼[illegible]漢魂（廿五師）鄧龍光（獨立第一師）吳奇偉（第十二師）。

第四軍由廣州出發，道經惠州、紫金、五華、龍川，與駐東江之陳銘樞部，及桂軍黃紹竑部連同徐景棠之十三師，作了幾次劇烈的戰鬥，許志銳戰死，部隊亦被擊潰。迨全軍抵達老隆時，繆軍長為避免再與那些地方軍糾纏，取道向贛省北上，大軍經安遠、雩都、廣昌、南豐、南城、安仁、樂平、景德鎮，而入安徽之程村碣、祁門、黟縣、石埭、青陽，達長江邊之大通。

筆者查繆培南軍長年譜載有：「十七年三月廿三日在大通領得蔣總司令犒賞金銀幣十萬元，盡以分給全軍各部隊。十五日由大通乘輪赴京，謁蔣總司令。……蔣公令所部經浦口開赴宿州符離集候命。」云云。

大軍集浦口時，繆軍長曾請蔣總司令對官兵訓話，筆者就是於那時候奉派到黃（劍靈）師部政治部于役的。蔣總司令訓話時，我站在近前，訓話中他說到：「你們進山東境後，不但要珍惜彈藥糧食，連飲用的水也要特別珍惜，因為那地方河井都很少，取水不易。」……聽到這話，當時我不以為意，後來到了山東各地，處處受到水的困苦，才知道總司令的任何一句話，都不是隨便說的。

我軍初向魯南攻擊前進，在台兒莊攻打敵毛永恩部，在岔河攻打敵牛得山騎兵團，攻下岔河後，乘勝向嶧縣棗莊挺進，與魯軍許琨及孫伯萬部三四萬人遭遇，卒將之擊潰。

再次進攻滕縣張宗昌衛隊第十六旅，第三軍黃鳳岐，第二支隊張駿，第七軍許琨。敵我兩軍在滕縣外圍展開血戰，北軍張敬堯督師滕縣，張宗昌也親臨界河指揮，但我軍出奇夜襲，鏖兵廿四小時，使又佔下滕縣。

時孫傳芳雖在豐沛小勝，但因滕縣被佔，後路被截，不得不急向泰安、新奉退兵。黃劍靈見機不可失，即揮林祥及陳榮機團啣尾追擊，結果擊潰了敵軍第十一支隊袁家驥全部，俘獲少將參議兼旅長及少將參謀長各一員，官兵五百餘人；跟着又續克

駐宿，筆者即爭取下半天的時間和機會，偕三位要好的同袍徒步往濟南城中洗了一個痛快的澡，並購了一些急需的日用品，有些人笑我們太急性，以爲不怕沒機會進濟南城玩；那知道次日濟南城就爆發了歷史性的「五三慘案」，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給日本軍凌辱及殺害，掀起日我兩國間的大波，我們軍人不但不能再進城玩，而且本軍奉令撤離濟南，以免日軍再借故挑釁云。

部隊撤退路線是：經肥城平陰而渡黃河，是月卅一日止於德州。

是年八月，中央開了編遣會議之後，第四軍奉令縮編爲第四師，師長仍由繆培南擔任，李漢魂任副師長，韓漢英任參謀長，而黃鎮球、吳奇偉、鄧龍光則分任旅長。後來繆培南辭職，由朱暉日承乏，筆者於縮編之前離開部隊返抵南京，旋又進了中央軍官研究班受訓，所以以後第四師師長由朱暉日換了張發奎是何時何地發生的，我就不甚清楚了。

十八年三月，筆者重又奉派於第四師擔任政治部工作，這是由於第四師是廣東軍隊，而我亦係粵人，且與該部隊曾經有過一段因緣的關係。

我到差時，部隊在江西南昌，其時第一椿令我感覺快慰的事，就是與黃劍靈將軍久別重逢，以後又可以常相聚晤或駢馬馳驅了。

不久，部隊由高安、奉新、修水而入湖北省境；在長江邊的郝穴、沙市、宜昌等地，都曾駐防過一些日子，曾後則駐於松滋和枝江。

到了是年九月下浣，張師長突然將部隊開拔他往，並令全師政工人員，一律離開部隊，到了湖南慈利，我即與黃劍靈將軍黯然分手了！別時他堅要我接受一筆川資，且殷殷地說道：「前途珍重，後會有期。」

我帶着十數位同學（黃埔軍校）的同袍，於離開第四師部隊後，即投當地（慈利）縣政府，縣長馬麒廉悉我等的來歷，即客氣地招待，次日更派專員嚮導往常德，其後我們則經長沙返抵首都南京。

據悉，第四師部隊回粵後，黃將軍便辭了軍職出國去了，他在柏林留學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所以黃將軍回國，似在一九三三年，最高當局，另眼相觀，考慮要他擔任一個特別而重要的任務，結果就命他創辦防空學校，即任之爲校長，校址在杭州筧橋。筆者於一九三四年春，由南京中央憲兵學校調職杭州浙江警官學校（校在城內上蒼橋），因之又得時往筧橋防校與黃將軍晤敍，有一次他特約我到他私邸（在西湖「柳浪聞鶯」附近）敍餐。防校那些動人的大字標語，如「萬事莫如防空急！」「無空防即無國防！」等等在我腦中，至今印象猶新！大家都知道：中國的防空，是由黃鎮球將軍創始的，所以國人都推崇他爲防空的鼻祖。

抗戰時期全國各種軍事學校校長，皆由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兼任，防空學校亦不例外，故黃將軍的名義改稱防空學校教育長，而權責則始終一樣，他主持防空教育，繼續了十三年之久；由他造就的防空人材，達數萬之多；同時又兼任全國防空總監，所有防空部隊，均歸其指揮。

抗戰開始時，南京敵我空戰，他指揮下的防空部隊，擊落敵機六架，舉國驚爲奇蹟！厥後抗戰八年中，全國各地防空部隊，更不知擊落了多少敵機，這是人所共知的，因爲功在黨國，所以政府曾頒給青天白日勳章予以褒揚。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還都南京，中央改組國防機構，於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之外，並設聯合後勤總司令，黃將軍便首膺此一要職，爲中央四大天王之一。後來又曾榮任參謀副總長及國防部次長兩要職。民國卅六年四月，筆者奉調晉京入中央訓練團將官班受訓時，晉謁黃將軍，其時他正在聯勤總司令任內，蒙餞我以郇廚，並贈我以玉照（見上頁），桃花潭水，何以過之！

迨宋子文以曾任行政院長之大員身份，自願紓尊降貴蒞粵就任省主席時，欲求一管仲樂毅爲助，施展一番，乃以敬恭桑梓爲言，禮邀黃將軍下喬入幽，屈就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廣東省警保處長。其實「本地羌唔辣」是一句至理名言，所以宋子文回到桑梓，未能有驚人的建樹；迨宋子文去，薛伯陵來，黃將軍樂得讓出實權，而退居綏署副主任閒職。

當廣州陷共前夕，黃將軍匆匆將眷屬安置於本港，然後單人匹馬，由雷州半島而抵海南，最後乃跟在海南的機關部隊轉往寶島去了。

抵台之後，他本想優遊林泉，過過箕山潁水的清閒日子，不料適聯勤總司令郭懺逝世（一九五〇年春）職位需人承乏，蔣總統又要他再作馮婦，復任舊職，黃雖懇辭，卒未邀准，於是只好本軍人服從的精神，重理故業了。

光陰過得飛快，瞬間便過了兩年，任期屆滿，例應調職，惟最高當局因未能物色到適當的繼任人選，不得不破例請黃將軍聯任一次。直到聯任期又屆滿了，才調他改任台北警備總司令要職。這個職責，當然是特別重要的，可惜太吃力了，所以到了他任滿之後，總統即調他任總統府參軍長，讓他輕鬆一下。可是責任雖較輕鬆，地位則極其重要，因爲參軍長眞正是元首的股肱呢。

黃將軍律己甚嚴，每日起居作息，悉依規定時間，除勤勞公務外，即讀書閱報；他記日記也和曾國藩一樣，數十年來未嘗間斷。對於官場應酬，非萬不得已則極力避免，因爲他既怕浪費寶貴時間，又兼生平對烟酒及跳舞看戲均不感興趣，就是在家招待賓客餐敍，也不許酒食。記得當勝利返都之初，筆者被邀在他公館與全家共餐時，曾動問他公餘歡喜什麼消遣？黃將軍莞爾答曰：「我歡喜小孩子，閒時跟孩子們說說笑笑，那也可算是我唯一的消遣之道了。」我聽了爲之作會心的微笑，因爲我也喜與小孩玩的。

那時黃將軍的男女公子已有八九位之多了，以後再添多少子孫，我倒不清楚了。

黃夫人甘幗英女士，美而且慧，待人謙恭親切而大方，不是阿諛，確是一位標準夫人。

民國五十五年，爲參加雙十國慶紀念，筆者加入崇正總會回國僑團行列，到了寶島，又得與睽違多年的黃將軍作一次快晤；黃將軍故人情重，投轄暢敍，又堅邀在其府上與其闔府貴眷，圍座聚餐，親切之情，視同家人，洵令人永鏤心版，不能忘懷也！（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於香港九龍油塘灣）

十

經兒知之：我接到你七日的信，非常快活，你的國文確已有了進步，我更加喜慰。但是你這信裏還有錯字，並且也欠清爽；現在我將你幾個錯字，拿紅筆圈出來，望你自己改正。以後寫字，總要筆畫清楚，而且不可錯落才好。你說遊安樂城記，拿這城裏的快活景況，來譬喻中國政事的不良，這個譬喻，就是不適當的。比方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要得到像這安樂城一樣景況，如此說法或者對些。凡做文章的意思，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如其正面意思說完了，篇幅還覺得太短，就把反面來說，因為反面的意思，能夠顯出正面的文章來。譬如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人民就享幸福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現在政治不良，所以人民不能幸福的反面話；更加可以證明中國政治不良的意思出來。你避暑雪竇寺記中，因山路難走，譬如求學一樣，這就對了；這篇文，必定是好的，將來我要看看，我寫給你的信，你可藏着，時時拿出研究，於你的作文很有益處；但是你信裏的字，要放大些，才好看，如同我寫給你信裏字一樣子大就好了。你英文不知有進步否？英文不但是講究文法，而且要多說話。譬如同學會面的時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說英國話，你就常常同其說英國話，那就容易長進了。凡百學問，總要熟練了以後，才可應付。學英文能常常講話，那就是熟練，後來就可對人家對談，那就是應用了。不但英文如此，就是算學、國文，凡是所學的東西，總要能夠應用才好；如其單是記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應用，那學問也就枉然了。我們家鄉話叫做「書獨頭」，官話叫做「書獃子」，就是這類人的綽號。總之，這些話，是說書讀得多不能應用的人；就是雖多無益，也是越讀越呆；所以讀書求學，總要使得心裏十分明白，拿一句話，實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演說也是要緊的，如遇開講演會的時候，你可以想定一個題目，上去演講，不拘話之長短，只要說得事理透澈，層次井然，臨場不要怕羞，講完從容下台；如此多講幾回，也就不以為難了，切記切記！我二十九日由莫斯科起程，大約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可到上海，並告。

父示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十一

經兒知之：我現在住在黃埔，你有信寄到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可也，你今年功課，須注重英語，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聖約翰學校二年級，否則亦要考入一年級也。寫字筆畫清楚，且要對於功課，有何心得，曾看曾文正家訓否？每日學字幾個，均須一一告我；並把最近所學的字寄我幾張，看有進步否？

父示　五月一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二

經兒知之：你九日來書，我已接到，日前改正之文二篇，即於當時寄還，想可收到。你的字已稍有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摹寫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橫、直、鈎、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父示　五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三

經兒知之：你抄來陳公革命計劃及事畧一篇，其中多有錯字，如「請」字誤寫為「清」字，是太潦草不留心之故也。凡抄東西須先讀一遍，將其意思領解，然後再着手抄寫，如有文意不通之處，即當改正；倘有疑難而不能自決者，即須問人，則抄寫才有益處。如慌慌忙忙，不管正誤，只要抄完就算，有何益處。凡事總要認真實在，不可當作還債看待。曾文正公言：「辦事、讀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時，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齊來，專心一志，方能做好；凡讀書寫字，皆應當作辦事看也，你須記之。

父示　五月三十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四

經兒知之：上月二十八日來稟已接閱，附來文體語體二篇文字，亦批改附還；意思與文法，皆無錯處，欣慰之至。但字體嫌欠大，且欠清楚，以後切須格外留意。你沒有看過曾公家訓嗎？為何來信總未提及？注意英文，只要將學校裏的讀本熟理便得。先要每日讀幾頁，每頁讀幾遍，以暑假日數，與書之頁數對計，必於暑假期內溫得爛熟才好。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切勿視為等閒也。

父示　六月十二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五

經兒、培甥知之：經兒三十日來稟，文字比較皆有進步，若能專心向學，則三個月後必能復舊或較前更有進步也。現在要文

風雨中

暢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爛熟於胸中，則能成文豪矣。習字尤爲緊要，培甥之字較一般青年爲秀麗；但尙須用工練習，以其字僅得之於天性，而未下苦工，故無根底也。我定今明日回滬，約住數日，待補牙完妥，卽赴牯嶺休息，以體未復元也。你們今年避暑可在相量岡廠內，較之他處爲佳，且讀書用工仍可不致間斷也。

父、舅示　五月六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六

經兒知之：八日來稟比三日之稟進步甚大，字體尤然，甚慰。你以後看書應多注意中國固有道德，建國精神與其哲學。孫文學說一書，實爲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爲中國哲學具體之表現，譯文決不能澈底闡明其精神。俄文譯本更將其中之精華舍棄未譯，故你應將孫文學說看了二遍之後，卽看三民主義中民族、民生與民權各主義之原書全文；並應將其心得及批評之點，摘記另錄，以備呈閱。民生主義中批評馬克斯主義各節，尤爲重要，應卽切實用客觀態度悉心研究；看完主義之後，再看軍人精神教育一書，亦在中山全集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書，則中國之政治、社會、經濟、與哲學，皆可得其基礎矣。你信中所說之家譜，是否爲我之年譜，卽「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乎？你看此書與家訓，每日約可看幾篇？你看書目力之快慢如何？可於下次詳稟爲要。牙痛之病，不如拔除爲佳；以寧波牙醫不但無正式之醫師，而且其器具皆污穢不肯切實消毒，故醫牙必被其醫壞也。如果醫鑲，則一切器具必須親見其消毒也。你所寫報告不必等待全部寫完，整個呈閱；可將每一段寫完者，陸續另呈也。體育甚重要，每晨體操，每傍晚可拍球，不必乘騎也。

父、母　五月十二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七

經兒知之：十二日來稟；其文字反不如八日之稟爲佳也。無論寫字、作文、與做事，皆要有始有終，不可先勤後怠，亦不可先正後草；爾所來各稟，皆前正後草，卽是有始無終之象，以後更要當心「精神始終貫注」，不分先後，寫字尤要「平勻」。凡同行與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有左右歪斜，此乃學字初步之基本也。爾現在不必看自反錄，應急看孫文學說與三民主義原文，蓋我之思想與言行，皆本於總理之哲學也；待以上諸書看完之後，再看我近五年來所講授之廬山訓練與峨嵋訓練各集，則

父、母　五月十五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靜

蔣經國

十八

經兒知之：你報告二部皆已閱畢，感慨殊多。回想經過之患難與苦痛，應知以後時時在家在國之難能可貴也。望常自省覽，應將原文寄還寶藏家中，可作寶貴材料也。我身體大好，可問培甥卽知其詳。你今年一年內安心在家讀書，與研究農村利弊，如有餘暇，或可從易處畧加改正，造福鄉人；但不可開始時卽用勁強方式，只可勸導之，使漸能改良，使之信仰，則以後當易爲力也。你身體不甚健康，應於暑期時多注重體育運動，務於此半年內體格使之強壯爲要。其他讀書辦法已述於徐先生信內，你可照辦。暑期將到，應卽上妙高台或相量岡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台或雪竇寺，你們住相量岡，則每日可彼此朝往夕歸，亦健身之法也。

父　六月四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九

經兒知之：近日在廬山頗忙，但見爾等來書文字思想皆有進步時，以此心爲之一慰。倭寇今又來擾亂，令人嫌惡不堪，終必有以制之也。

父示　六月十六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二十

經兒知之：來稟改正寄回，希詳加研究。旅俄報告請人不如自譯，以自己不能自著國文，反要請人來譯國文，亦一恥事也。惟待國文著成後，可請一懂俄文者修正則可也；我正代覓中，將來當介紹來家相見。你此時應專心研究國文與習字著書，不必分心於倭寇之擾華，以我必有以制之也。近日在京雖忙，但精神甚佳，上星期日在赤炎之下，露天演講有二小時之久，尙不覺疲乏；可知身體已完全復元，此則可爲黨國與民族自慰也。

父　七月二十四日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二十一

經兒知之：得電悉已產生孫女平安，甚慰。其命名爲「孝章」可也，望產母保養珍重爲要。

父　二月十六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十三】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到了民國三十二年五月，蘇聯西線漸趨穩定，日軍在太平洋屢次戰敗，不可能再進攻蘇聯，史大林乃改變態度，決計對付盛世才。不過，史大林還不願由蘇俄出頭，只利用少數民族作反盛先鋒，首先起來向盛世才攻擊的是哈薩克人烏思滿，烏思滿是哈薩克頭目，手下有幾百人，一向在新疆外蒙交界的承化遊牧，烏思滿體重二百多磅，身高六尺有餘，是一個典型的邊疆好漢。烏思滿起而抗命，盛世才派兵進剿，烏思滿及部下雖勇，究竟不能抵抗現代武器，而在人數上相差更懸殊，烏思滿一連敗了幾次，根據地盡失，逃到新疆外蒙邊境。

史大林早看出烏思滿是一枚可用棋子，就着外蒙要為安置烏思滿，給予新式武器，將烏思滿部哈薩克騎兵訓練成現代化的隊伍，留待後用。

此時史大林決計對付盛世才，一方面指使外蒙出面支持烏思滿進攻吉木乃、富蘊、福海各城。另一方面則在俄境哈薩克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成立了「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員會」，把過去在新疆活動的幹部全部納入這個組織，有廸化維文版天山日報社長烏孜別克人滿素爾，前任伊犂實業公司總經理白俄人格里別肯及一些退伍軍官，共同主持。在新疆內部蘇俄尚有五處領事館，也成為叛變分子聯絡各族地痞流氓加以組織，一時叛變火頭四起。

盛世才此時尚有決心反共到底，下令將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陳振亞處死，並下令將所有集中在廸化市內幾處宿舍的中共人員一律拘捕。

自從毛澤民被捕後，朱丹華就同方志純同住一起，方志純是江西人，方志敏的弟弟，方志敏原任贛東北蘇維埃主席，民國二十三年江西方面共軍突圍向外逃竄之前，為了牽制國軍兵力，轉移統帥部注意力，就派方志敏與共軍另一股第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合組一股定名為北上抗日先遣隊，進入皖南擾亂，結果尋淮洲一股在皖南全部被消滅，方志敏也在江西被捕，送去南昌處死，方志敏部下大頭目只跑掉了粟裕、邵式平，方志純當時還不受注意，也很容易逃掉。

方志純由江西逃出後，趕上中共中央一起逃去陝北，不久就被派去蘇俄學習，方志純由蘇俄回來經過廸化，由於中共派去的人手不夠用，就被陳潭秋留下。誰知萬事有定，這以來卻成就了他同朱丹華的一段姻緣。

此時盛世才下令把所有共產黨人全部拘捕監禁，但待遇還比一般公教人員要好，因為盛世才始終未對中共忘情，雖然把毛澤民殺了，但盛世才以已和解時，仍然可以和解，所以對這批共產黨人既無加害之意，也就沒有過份迫害，他們住在監獄內，雖不能外出，生活自沒有在高樓舒服，但是還可以活得下去。

史大林雖然對盛世才恨到極點，但也明白盛世才有力控制新疆，如果盛世才背回頭，新疆依然為蘇聯所有，如果逼走了盛世才，由國民政府派來一位大員任省主席，新疆將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故衡輕重，史大林仍然希望盛世才回頭。

盛世才自己也有相同的想法，過去投靠蘇俄，雖然許多問題都唯蘇俄顧問之命是聽，但蘇俄顧問人數畢竟不多，加之言語不通，不可能與一般老百姓交往，一切仍然要通過盛世才，現在中央派來一批人，尤其是黨務人員，到了廸化深入基層，專門搜索盛世才的罪狀。在這批人也許為了了解情況，但在盛世才看來卻是雞蛋裏找骨頭，有意搗蛋，更懷疑他們的行動是中央所授意，蒐集所有罪狀之後，將來一定要呈報中央，作為將來定罪的依據。盛世才性情本來衝動，一怒之下，又將中央派去人員王如心、林伯石全部抓起，送進監牢。盛世才對他們仇恨更深於共產黨，一旦被捕，卻施以非刑，盛世才在新疆建立起的特務機構，是集合了明代的「東廠」，日本的「特高科」，蘇俄的「格別烏」，中共的「政治保衛局」四部份的經驗，合成盛世才的警務處。非刑之慘，不是人的體力所能抗拒，一個正常的人經過盛世才特務機構審訊後，精神一定崩潰。盛世才這次為了要向史大林表示悔過效忠，

，羅家倫本來就膽小過人，此時眞如坐針氈。但在廸化插翅難飛，羅家倫成日苦思焦索，終於想到朱紹良，當即密電重慶報告蔣委員長，請派朱紹良前來，倘可挽萬一。

朱紹良這時仍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駐節蘭州，蔣委員長接到羅家倫報告，即派專機把朱紹良接到重慶，談了兩三個鐘頭，朱紹良即告辭準備由重慶飛廸化，行時蔣委員長握着朱紹良的手，殷殷詢問朱紹良共有兒女幾人，都在什麼學校讀書，每月家庭需要多少開支。朱紹良本沒想到此行有危險，此時也有些黯然。

盛世才接到朱紹良飛廸化的消息，親去飛機場迎接，只有衞隊保護，並無官員民眾迎接。兩人一道驅車去了盛世才公館，休息一時，副官擺上酒菜，兩人對酌，朱紹良與盛世才對飲一杯酒，說道：「晉庸，你目前情形，如同醉漢騎了一匹癲馬，跑到最後必然是馬倒人亡。」

盛世才說道：「參謀長，我也有此感，覺得自己一匹劣馬背上，但是勒不住馬韁了。」

朱紹良說道：「在過去，我請求委員長支持你，強化你在新疆的地位，認爲你的地位穩定了，新疆自可以太平無事，但是到了今天，我覺得你非離開新疆不可了。」

盛世才驚了一下，手舉的杯中酒也潑了少許，問道：「參謀長，我離新疆去何地？」

朱紹良說道：「內調中央任職。」

盛世才說道：「我在新疆手擁重兵，還有人要謀害，一旦內調中央，赤手空拳，能活幾天。」

朱紹良微笑道：「晉庸，你把因果鬧翻了，由於你手握重兵，威福自恣，別人才想謀害你，如果你交卸兵柄到中央供職，與人無仇，誰謀害你幹什麼？」

盛世才說道：「此地的仇人可以跟到重慶去謀害我。」

朱紹良說道：「可能性也是有的，但中央自有力量保護你，你在此地不是僅僅怕行刺，而是怕引起大規模的叛亂，楊增新之倒台，雖是被刺，也還

驟。」

盛世才說道：「參謀長分析的對極了，我最怕就是部下叛變，所以對他們不能不予以嚴厲鎮壓。」

朱紹良搖頭道：「沒有用的，你不能不用人，也無辦法斷定誰會叛變，長期僵持下去，你能撲滅十次叛變，但也許就敗在第十一次。」

盛世才聽的毛骨悚然，問道：「參謀長替我打算，應該怎麼辦！」

朱紹良說道：「我剛才已經說過，請求內調，只有內調始能保全名與身家性命。」

盛世才默然無言。

朱紹良笑道：「晉庸，我此時勸你內調，等於勸一個皇帝遜位，你不可能爽快答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再向深處想想，雖然你在廸化有權有勢，操生殺大權，但日日在提心吊膽中過日子，你今年還不到五十歲，已經滿頭白髮，我大你五歲，近來才找得到一兩根白髮，這不是生理關係，完全受心理影響。」

盛世才長嘆一口氣。

朱紹良又說道：「你看我們兩人在這裏吃飯，許多兵士持着手提機槍在警衞，大門外又有機槍在防守，這種生活就算讓你在新疆稱皇帝，究與囚犯何異。我在蘭州，長官部只有一班衞兵，傳達處只設兩名傳達，客人隨到隨見，不必通傳，只由傳達帶進來就成了，比較起來，是誰的官作有味道。」

盛世才還未接腔，從屏風後轉出一個中年婦人，向朱紹良遠遠鞠一躬，喊聲：「朱長官。」

朱紹良連忙站起，看着盛世才，問道：「晉庸，這是……」

盛世才說道：「這是內人邱毓芳。」

朱紹良連忙伸手說道：「原來是嫂夫人，請坐。」

盛世才自己拉過一張椅子，讓盛世才太太坐下。並向朱紹良說道：「今晚的小菜，都是內人自燒的。」

朱紹良說道：「這就多謝嫂夫人了，請吃杯酒

盛太太說道：「我雖然未見過長官，但對長官的爲人，都欽佩的很。加之又是晉庸的老上司，關係更不同，剛才長官同晉庸談的話，我都聽到了，本來我一個婦人，不該過問國家大事，但現在是我們的家事，全家性命的事，所以不避嫌疑，出來見長官，請長官救我們全家。」

朱紹良皺眉道：「嫂夫人，何致如此。」

盛太太說道：「長官剛才已經說的明白，晉庸目前生活，何異囚犯，實在說連囚犯也不如，囚犯只要不判死刑，還不擔心明天的生死，我們不然，我們一家也許明天，後天，甚至一個鐘頭以後，都會被人殺死。」

朱紹良說道：「嫂夫人，你放寬心，局勢不會壞到如此地步，晉庸目前還有力量控制大局。」

盛太太說道：「長官說的也許不錯，但晉庸能控制今年，未必便能控制明年，到他一天失去控制時，這個院子就是我們全家的墳地。」

朱紹良說道：「嫂夫人別急，我正在同晉庸討論這個問題。」

盛世才說道：「參謀長是我的老長官，我對你絕不說假話，我也想離開這個生死之地，不過，我怎下這個台呢？」

朱紹良說道：「你如果肯內調，據我的看法，可以調任行政院一個部會長官。就權力而言，部會長官是閒曹冷宦，自不能與新疆督辦兼省主席權力相比，但以名義而論，部會首長到底是特任官，風光的多。」

盛世才說道：「參謀長，你雖然深得領袖信任，但到底也是地方官，怎能保荐部會長官。」

朱紹良笑道：「我那會這麼妄，去保荐部會長官，我是聽到委員長的口風，確有此意，不過，你不可提出要求，一切聽其自然。只是去電中央，請求辭職，到時委員長自然有安排的。」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六）

史補之

劉廁了被捕的消息一經傳開，滿城哄動，尤其是那些高級的尋芳獵艷慣家宋××、許××等人，對這更為關心，馬上相約奔赴衛戍司令部向張輝瓚討情，誰知張師長更眼明手快，待他兩人來至傳達室，等候通報時，軍法室內已「拍、拍」兩聲，淫娃妖婦已陳屍血泊中了。張輝瓚見了宋許二人，也不問此來何意，逕引着他們踱到軍法室門口，指問道：「你們二位係想為她們而來？請看……」許宋至此，再也不好說什麼，只得搭訕着彼此敷衍一陣去了。這是張在長沙的逸聞。

其後，張隨魯赴江西任，那時正是「朱毛」共軍漸趨猖獗之際，張又和在長沙一樣，兼任南昌衛戍司令。共產黨地下潛伏分子，遇上了這位張司令，自然難以倖免，但也有些青年學生，無辜牽連，死於非命的。原因是那時的學生承着北伐時代潮流的激盪，一般「學生運動」極為活躍，中共利用這些無知青年，暗中加以收買，於是「學生運動」分為左右兩派對立，明爭暗鬭，各不相讓，而學生與學生間，由於鬭爭接觸頻繁，稱名道姓，彼此熟知，被張逮捕的學生中，自也有眞正的共黨分子，這些分子，一經被捕審訊時，便將平日有為鬭爭仇怨的對方同學，只要能記得起姓名的，便一個個加以誣攀，指為同路人，於是添枝着葉，妄自攀指，有如「瓜蔓抄」故事，不免株連了。

反毛的富田事變

再說毛澤東對於共軍兩次攻略長沙、南昌，受到重大損失，在痛定思痛下，便抓住這個機會實行向李立三攻訐，振振有詞的指責李立三為盲動主義冒險家，但李立三在黨內的勢力，異常強大，對於老毛的攻擊，絲毫沒有發生效果，而且相反地遭到

反了中共中央與第三國際的政策……。」同時，更引起了共軍內部一股「反毛擁李」的狂潮，當這狂潮泛濫激盪的時候，幾乎把老毛淹沒了，這便是中共黨史上和共軍史上一件最重大的「富田事變」。

原來朱毛紅軍在進攻南昌失敗後，即退據贛江中游的吉安，彭德懷的紅五軍便駐在富田墟，這時老毛既沒有鬬倒李立三，心目中已有說不出的憤恨，再料不到自己辛辛苦苦一手搞起的共軍，竟有許多幹部是李立三的同路人，以老毛狹隘的胸襟，豈肯容他人鼾睡在臥榻之旁，於是便積極地秘密進行一個整肅運動，準備假借某一罪名，將那些異己分子，來個全部清除。他思前想後，如果明目張膽的提出整肅「擁李」分子的話，不但會貽對方以口實，甚至可能引致紅軍中的變亂，於是便展開一次「反AB團運動」進行整肅，凡是「反毛擁李」分子，都給他戴上一頂「白帽子」，說他是國民黨的「AB團」（筆者註：一般被指為共黨的同路人，既說是「戴紅帽子」，這裏自然只好說是「戴白帽子」了），次第加以鬬爭或逮捕，這一來，竟激起了第三軍團彭德懷部軍長劉德超率領全軍隊伍，猝然在富田譁變，公開的展開了另一個「反毛擁李」運動，在不安的共軍軍心中，經這股危疑震撼的狂潮衝激，竟整個動搖了。

老毛萬料不到會有這空前鉅變，一時竟張皇失措，驚駭萬分，「反AB團運動」既經展開，要收拾一時也收拾不及，幸虧彭德懷和陳毅諸人，以死力出而支持，劍及履及的迅速地將這叛亂鎮壓下去，才算轉危為安，沒有弄到鼎沸魚爛的地步。否則，這位「風流人物」毛澤東，恐早已不免了。那次事變，對於老毛乃至整個中共關係影響極大，那些老幹部至今提起「富田事變」，還有着「談虎色變

所知，不然的話，趁着共軍軍心動搖之際，施以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的猛攻，「朱毛紅軍」也許早已消滅了。

組織「中央蘇維埃」

等到「反毛」狂潮平靜後，老毛便使出「以血洗血」的手段，對李立三的同路人，盡情瘋狂的報復，單在富田這一地區，從軍事幹部到地方幹部，便殺了好幾千人，有些見機的眼見大勢已去，便趕着寫悔過書，藉保性命。毛澤東心知自己的統治權力，經這次事變後，已更進一步的鞏固起來，也就不為已甚，網開一面，在當時僥倖留得了性命，後來飛黃騰達的，像江西省長邵式平便是其中一個。

毛澤東這場鬭爭獲得了意外的勝利，異己分子全被消除，對共軍樹立了前所未有的領導權力，漸漸對於黨中央的指示，也不肯輕易聽命，大有尾大不掉之勢。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掌權後，認為必須加強黨中央對蘇維埃運動和共軍的領導，即派項英到江西蘇區（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項英任書記，所有贛、閩兩省蘇區與共軍的黨務，統由中央分局領導指揮，並籌備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與此同時，張國燾也奉命由上海到鄂豫皖蘇區，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領導該區的蘇維埃運動和共軍的鬭爭。可是項英能力薄弱，遠不是老奸巨猾的毛澤東對手，中央分局不但沒有分去老毛的權力，反而受到老毛的支配，從此更名正言順的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了。

民國二十年夏，周恩來遵照蘇俄共產國際的命令，將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蘇區，蘇區內黨政軍一切大計，自然該取決於中央，於是周恩來便成為共黨的最高領導者，老毛只好退居次位了。但蘇

包子」的毛澤東，還不十分放心，接着便派來了一大批留俄學生和久受蘇俄訓練的中共老幹部，如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前來，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便由秦邦憲接替，陳紹禹也代替了李立三政治局的地位，從此，中共的領導權，便落到留俄派的手中，老毛的權力又遭到剝奪，不能不俯首聽命了。

中共中央為了配合所謂革命運動的發展，便積極籌劃組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並在瑞金縣城西北方面的沙洲壩，建築了一座「中央政府」大廈。這是國軍攻下井崗山後，朱毛共軍轉移到閩贛邊區，佔領的新根據地，其範圍是福建的長汀、上杭、永定、連城、龍岩，江西的雩都、興國、瑞金、廣昌、石城、會昌、寧都、贛縣、尋鄔。這些地區，都成了蘇維埃政府，統稱為「中央蘇區」。至於所謂「蘇維埃」，原是百分之百的蘇俄產物，其含義是「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意思。中共當時不用中國的字義，而用「蘇維埃」，充分說明中共本質的奴隸性，和任何共產政權，皆當奉蘇俄為祖國了。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一日，中共召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了六天的會議，由黨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員正副主席和各會局首長，毛澤東被定為主席，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朱德為軍事人民委員，張鼎丞為土地人民委員，周一粟為內務人民委員，王稼祥為外交人民委員，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鄧子恢為財務人民委員，張國燾兼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為工農檢查委員，鄧發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會議完畢後，便於十一月七日正式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以瑞金為「國都」，上述這批新貴，便於這大進入了新建築的中央大厦中，粉墨登場，扮演着活劇。

一一二次圍剿遭損折

關於國軍五次圍剿的經過，茲再從頭說起。第一次圍剿，始於民國十九年冬，雖然調集了中央大軍八個師，但以地理的關係，派魯滌平就近擔任剿共總司令，總司令部即設於南昌，張輝瓚又因是魯的親信直屬部隊而兼任前敵總指揮，隨軍進剿。當時參加剿共的國軍，除張輝瓚的十八師外，計尚有：譚道源、公秉藩、毛炳文、許克祥、劉和鼎、羅霖等八個師，總計兵力約十萬人。

當時共軍佔陷的地區，北起江西黎川、南丰、廣昌、石城、樂安、興國、寧都、雩都、瑞金、會昌，以至福建長汀、上杭等，綿亙了十餘縣之廣，而以瑞金中央蘇區為中心。國軍各圍剿部隊，以師為一縱隊單位，由江西吉安、富田、東固、和福建建寧，分進合擊會於廣昌、龍岡墟之線，將蘇區橫截為二，其兵力分配如下：公秉藩由吉水、吉安進佔富田、東固之線為西路；張輝瓚、譚道源進取龍岡、原頭為中路；毛炳文、許克祥進佔廣昌、石城為東路；三路取齊後，再由北而南，齊頭並進，以掃盪蘇區共軍。另由羅霖堵於吉安、泰和之間，以防共軍渡贛江西岸西竄，劉和鼎進駐福建建寧，以防共軍向閩省腹部東竄。

共軍方面，當時只有四萬人，分頭迎擊勢不可能，乃採取誘敵深入之策，同時偵知國軍八個師中，以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兵力最強，且為中路進攻的主力，若將這一路擊破，其餘不攻自退。乃將原據龍岡、原頭的兵力撤出，隱伏於周圍有利地形的山中。是時，張輝瓚志在急取圖功，不防共軍誘敵之計，等到一進入龍岡，朱毛共軍以三倍於張的兵力，四面八方向龍岡包圍，猛烈攻擊，自拂曉至黃昏，不到一日夜的激戰，即將十八師擊潰，除在激戰中傷亡四千人外，其餘自師長以下官兵九千餘人，悉數被俘。

譚道源部得悉張輝瓚全師潰滅的消息後，立即後撤，而共軍已於龍岡得手後，分出一部份兵力，向譚軍追擊，譚師在撤退中，亦略有部份損失，其餘東西兩路國軍，也因中路潰敗而紛紛後撤。是役計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廿七日起，至次年一月一日止，前後僅有五天，國軍對朱毛共軍第一次圍剿計劃，在全部失利的狀態下乃宣告結束。

中央鑑於第一次圍剿計劃失敗，全師被殲，隨即決定進行第二次圍剿計劃，特派何應欽為剿共總司令，除原來進剿的七個師的兵力外，並增調第五路軍王金玉部全部兵力，計王金玉師、郭宗華師、郝夢麟師，連同原來的公秉藩師共四師兵力。其次是調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董振堂、趙博生兩個師。再次是第八路軍朱紹良總部，也移駐江西參加圍剿（該路所轄毛炳文、許克祥兩師，原已調至江西參加第一次圍剿），全部兵力，不下二十萬人。只是由於第一次圍剿的失敗，這次便不能不採取審慎步驟，步步為營，逐漸推進，計劃將朱毛共軍緊縮包圍於寧都、興國、雩都之間，一鼓而殲滅之。其兵力部署及趨向，仍由北而南，分東西中三路進剿。

東路方面，由原第八路軍朱紹良擔任，率毛炳文、許克祥兩個師，集結南豐一線。

中路方面，以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擔任，率董振堂、趙博生兩個師，集結於宜黃一線。西路方面，由第五路軍王金玉擔任，以王金玉自領的一個師，及郭宗華、郝夢麟、公秉藩等，另有蔡廷鍇，共計五個師，集結於吉安、永豐之間一線。此外，福建方面，劉和鼎師仍進駐建寧；湖南方面，何鍵部兩個師，進駐攸縣、耒陽一線；粵軍方面，亦派有兩個師進駐南雄、大庾一線，以遙為犄角。

各路兵力部署定妥後，乃於民國二十年五月中旬開始向共軍蘇區推進。那知第二十六路孫連仲部和第五路王金玉部兩路軍，均係由華北調來的西北軍，既不服南方水土，更不慣山地戰，士氣低落，毫無作戰決心，而王金玉雖擁有直屬部隊四個師，但在戰鬪力方面卻是最弱的一路，朱毛紅軍選取了這路做目標，集中兵力，先予王金玉部以猛烈的迎擊。當王金玉、公秉藩兩個師進至富田時，本來西面數十里處有蔡廷鍇師，東面有郭宗華師，共軍以中央突破的戰術迎擊，實處於左右側背均受夾擊的不利情勢之下，但因國軍對共軍情況不明，兼之彼此相互間，又不能協同配合，直有如聾瞎行軍，各自為戰。同時，這些地區赤化已久，地方民眾都組成赤衛隊，在共軍和蘇區幹部挾持指使下，偵察國軍的消息，隱秘共軍的行動，在在都為紅軍所用，結果在短短半個月內，西路王金玉部和中路孫連仲部，已先後遭到各個擊破的命運了，其中損失最重的，便是王金玉、公秉藩兩個師，幾乎潰不成軍。

抗戰武術談

團結自衛保家園　同仇敵愾抗暴力

吾鄉游擊隊襲擊敵人，曾經有兩次很好的表現。那時駐防在醴陵縣城的日寇，有時會出外離城十幾華里的鄉村，他們的目的是鄉村女同胞，每次出城的敵軍人數二三十人不等。因萍、醴兩縣交界，相距很近，游擊隊經常派有情報人員在敵區附近探消息，因此得知獸軍這種行動均是在夜晚發動，他們乘居民入睡之時，突然而來將村莊包圍，居民毫無反抗能力，祗得任由宰割。

我們游擊隊長接到消息已不止一次，隨後隔不了幾天又有同樣的事件發生，他已忍無可忍，就召集各負責人商量，定要發動隊員襲擊此少數敵軍，先將一切計劃報告給大家參考，與會者一致同意，隊長即策劃進行，將輔助隊員挑選一部份年輕力壯者參加配合出擊，並分批繞道開往分水嶺，預先隱藏在樹林裏，守候偵察敵軍往何處村莊，然後實行夜間襲擊。

日寇利用漢奸探消息當然是靈通的，出城的敵軍專向無中國軍隊駐防的區域找目的物，每到一處村莊，先由漢奸帶路拍門，進到屋內後將男人驅逐在一間房內，將門反扣上，槍枝攏在靠牆角，三五人分成一組，如找到兩三個女人則分開享受，如祗找到一個女人，就幾人合力捉住手腳制伏她不能動彈，然後輪流姦污，可憐婦女們被他們捉住，就已進了鬼門關，被蹂躪得半死不活，就棄置不理，更慘的是事後竟用刺刀插入下身再向上一挑，當場將女人破肚切腸，死於非命！這正是萬惡的倭奴，在中國侵略八年戰爭中，殺戮我國千萬同胞中的一幕悲慘事實！可是這次惡事做得多，也讓我們報復一次。

有一天，日寇於深夜十一時左右，來到邊界分水嶺附近一處村莊強姦婦女，獸軍正在胡作胡為之際，再也想不到有游擊隊隨後跟來要他們的命！游擊隊在山上已等候了一天兩晚才遇到此機會，當情報人員將消息傳遞，報告有鬼子二三十名出城朝某方向村莊走去，游擊隊長即加派人員探聽並跟踪，看鬼子在何處停留，將地點確定後，就將隊員分成四組，兩組隊員負責攻擊，由正副隊長各領一隊，預備衝進屋內襲擊日寇的，另外兩組則由分隊長帶領散佈村莊四圍接應，並截擊由屋內逃出漏網的鬼子。我方隊員是摸黑匍伏前進的，一看屋外並無鬼子的瞭望哨兵，可見日寇的色膽包天，並無防備。隊員們一聽到屋內有婦女的哭叫聲時，便一齊呼嘯一聲向房屋裏面直衝進去，個個身手矯健，好似生龍活虎一般，先將步槍往肩上一掛，雙手握住大刀，一見鬼子就拚力劈去，鬼子正想強佔婦女便宜，任性發洩惡行，誰料會有奪命判官前來索命，獸軍正是惡有惡報了！游擊隊員們義憤填胸，大開殺戒！當場殺得鬼子走頭無路，亂竄亂逃，但他們往那裏跑？

游擊隊員是有計劃的，地形又熟悉，當衝入房屋裏面時，立有專人負責先將日寇的槍枝擄獲，雙手空空的鬼子已無法反抗，逃出屋外的又被埋伏在外面的隊員一輪大刀，見人就殺，所有的鬼子無一人漏網，全部消滅乾淨，這次襲擊成功，大家額手稱慶，隊員個個興高彩烈，立即會合當地居民，將敵人屍體拖去一處秘密地方埋掉，要做毀屍滅跡，一點形跡可疑之處也不能留下。

城裏的敵軍第二天不見昨晚出城的士兵返來，即派軍隊出城來各鄉村搜查找尋，如被敵軍找到了一點蛛絲馬跡，那麼這處村莊就要遭殃，日軍必然屠殺燒屋，要為他們的軍中同袍報復。這種搜索部隊是不能襲擊的，因他們有備而來，槍械優良，人數又多，好在鬼子天未黑卻要趕回城裏去，找尋了兩次，找不到也就算了。

但到過了一段短時期，日寇獸性發作，又會照舊來鄉村騷擾，游擊隊當然不肯輕易放過機會，又來一次照辦煮碗。可惜祗有兩次襲擊這批獸軍的機會，但這兩次都做得乾淨利落，不留痕跡，鬼子無法查得出，真使人痛快之極！擄獲的槍枝、手錶，鬼子身上藏有搶來的金飾等，全部歸公保管。誰知不久七十二軍派了一團軍隊駐紮在分水嶺附近，至使游擊隊不能自由通過該部隊的防線，也就因此而失去偷襲敵軍的機會。

該團國軍並非來攻擊敵人，我看他們太過閒空，竟然查出游擊隊消滅兩次敵軍的事件，原本游擊隊襲擊事件是很保密的，曾囑附全鄉居民等不可洩露半句風聲，以防漢奸敗類向日寇報密，連鄰鄉各地均不知道此襲擊事件，誰知該團已清楚知道，本來這事與他們無關，該團長竟貪婪成性，居然派人來吾鄉索取我們辛苦擄獲來的槍枝，這種不講理的軍隊，竟想不勞而獲，別人拚命得來的東西，要奉送給他，簡直是不要臉的強霸行為！

受國家俸祿的正式軍隊，長長幾個月的時間，不去攻打敵人反來欺壓百姓。我們是自給自養組成的游擊隊，冒生命危險去擄獲的戰利品，怎能白白的送給他們，如今上門來強索，的確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游擊隊長當即召集當地鄉紳，緊急會議中一致通過，決計不顧一切後果，用強硬手段對付強橫。一方面將各村老弱婦孺疏散，並派人送報告至縣政府，請縣府轉至七十二軍軍部，同時用地方名義將詳情寫明報告書，用專人送呈該軍軍長親自審閱，如果軍長不秉公辦理，袒護部下，就要設法向長官部或中央政府控訴該軍隊在地方欺壓人民的惡跡。

當游擊隊長接見來索槍枝的軍人時，以強硬口吻拒絕交槍，着他們返回團部復命。為防備軍隊用武力來對付，即將輔助隊全體動員，分派任務，準備該團惱羞成怒，派大隊開來攻擊我村時，實行以游擊戰術來抵抗。

張仲仁

萬人意見

大陸下放農村青年秘密組織「青衛兵」

進行反毛、反下放等活動

我現年二十七歲，廣東惠州博羅縣人，最近由大陸逃亡香港，下面是鄉情及我的逃亡經過。

東江惠州各縣知識青年，多被迫下放各大山區勞改場奴役，不堪殘酷迫害，普遍掀起反下放、反迫害抗暴活動，最近「惠東縣白花公社革委會」分在白芒花、良井、霞涌、通湖墈、水门、凌坑、西山月等各墟鎮滿貼佈告，指出「白花公社碾米廠」，於六月三十日深夜，被反下放知識青年「青衛兵」爆炸焚燒，並指明破壞碾米廠事件，係林彪殘餘份子所嗾使，並供給炸藥、手榴彈等武器。且支持擴大秘密編組「青衛兵」，作有計劃之行動。目前活動勢力日趨龐大，中共揚言要徹底加以清除。因此，共軍連日濫捕涉嫌青年千餘人，分別押送至青海邊區奴役，下放知識青年對中共更恨之入骨。

我已偷渡兩次都失敗，但仍不氣餒；此次是和下放在白花衛生院做「赤脚醫生」的曾祥、林偉雄三人一同偷渡，晝伏夜行，攀山越嶺，七月一日凌晨，到達大鵬灣小梅沙地方，我們三人準備下海之際，忽有兩响炮聲，繼有稀疏的槍聲，從山崗射落海，我們驚恐萬分，匍匐而行，但被共軍發現，喝令勿走，將我們拘捕帶至小山崗，向一排長報告，該排長見曾祥、林偉雄均穿着衛生院紅十背心，態度變了很和靄，且說：「我排係舉行實彈射擊演習，因野戰炮發生爆炸，有兩名炮兵受重傷，你兩位是醫生，我帶有擦炮用的凡士林，請先紮綳帶止血，再用軍車僱往軍醫院療治」。並鄭重聲明：「我排不是擔任邊境梭巡的任務，你們去什麼地方，我們是不管的」。我三人在那裏耽擱一會，見共軍遠走後，即由大鵬半島望夫石海灘下海，在海浪的不斷衝擊，林偉雄失踪，我和曾祥兩人拚命掙扎，終於泅抵英界吉澳島登岸，僥倖逃出生天。

（謝家邦）

手民誤植鬧出笑話

讀者有如丈八金剛

萬人傑先生：

本人是「牛馬集」的長期讀者，對萬先生的一貫作風萬分欽佩。剛才吃完晚飯，拿起貴報，見牛馬集題目是「逃港一年的世姪」，本人也是於大陸逃港一年多，所以覺得甚合口味。裏面是寫萬先生之世姪到港後，對香港和大陸兩個不同社會，完成大工程後之不同見聞，亦即是說大陸每逢建設好大工程，如長江大橋等以後，電台、報紙一定要大樹特樹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才能有此成就。但香港則不用毛澤東思想，不用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舵手，亦同樣可以完成偉大建設工程。本人對此事亦有同感，很是贊成。牛馬集裏面有一段是這樣寫：「政府向人民徵收稅欵，把地方建設起來，很應該的，任何一個假政府，在共產統治其間者照有所說，這是他們份不着內的事，本用誇大宣傳」。最末兩句『這是他們份不着內的事』及『本用誇大宣傳』之『本』字，不知是萬先生原稿這樣寫，或是排字先生排錯。本人不解其用意何在，望萬先生解釋一下。

（萬按：是手民將「不着」兩字排錯在上面，所以不通，這兩字應在用字之下，即「這是他們份內的事，本用不着誇大宣傳」便對了。）

本人記得在中學時，看了一段小說，是「說唐演義」中的一段，寫李淵要大赦罪犯，寫了一手書：「滿朝罪犯都能赦，不赦南牢李世民」，給當時徐茂公改成「滿朝罪犯都能赦，本赦南牢李世民」，意思則完全相反，李世民無條件釋放，正如貴報今天之本字與不字相同。

陳百中敬上

大陸鬪爭花樣無奇不有
中共竟開批鬪死人大會

記得我在北平時，同單位有個工友名叫林軍祥（與我同組），他母親是個鄉下人，（河北涿縣），常常跑到鄉村城鎮「趕集市」，不外是將自己飼養的鷄生出的蛋拿到市上出售，換取極微的收入以補貼家用。不知怎的，林母在一次出售鷄蛋中多收了對方一角五分錢，被該鎮中共派出所抓去問話，指林母不老實，財迷心竅，甚至扣上「破壞國家統購統銷政策」帽子，除沒收剩餘數十個鷄蛋外，並罰所謂「稅」欵十五元（此數在大陸農村已算大事了），就宣告一段落。

誰知單位共幹還要強迫林軍祥寫檢查，檢查自己爲什麼沒有「幫助」母親學習毛語錄，以至犯了「路綫錯誤」。

中共的傳統習慣，只要共幹對某人有所指責，那怕是鷄毛蒜皮般的事，便有那麼一小撮「積極分子」跟着走子指揮棒起舞，緊接着給被指責者到處散佈謠言。這一來，被指責者不免失去理智，出言謾罵，這就中了圈套了，就會被共幹及小卒們抓到了「把柄」，許多「現刑反革命」就是這樣導致遭殃的。

林軍祥就是在中共積極分子們的謠言和誹謗中，當上了「反革命」，實在寃枉之至。

在批判林軍祥的當兒，林母突然病逝，噩耗傳來，林君悲痛不已，但又不能回家料理後事，只好委託鄉下的堂兄弟代辦。

過了幾天，單位共幹突然變了卦，說是林母畏「罪」自殺，要展開批判林母大會，林軍祥變成陪鬪角色。

對於批鬪的人，中共向來不擇手段，準備工作向來十分迅速，僅半天工夫，單位的「禮堂」（小食堂）已經佈置好了，台上掛一張毛澤東畫像，像前約五尺有張小板櫈，櫈上擺一塊用白紙包裹着，上面寫上「林軍祥之母」的磚頭，象徵林母「已在」台上，林軍祥則低頭站立在「母」旁，周圍寫着一些煽動性「革命」口號，如「林母挖社會主義牆角，罪該萬死」等，會場氣氛顯得十分陰森恐怖。

批鬪死人大會開始了。共幹首先唸了幾段毛咒，然後說：「陳××（林母）一向投機倒把，不是多賣一角五分錢的問題，而是嚴重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兩條路綫的問題，大家不要以爲陳××不是我們單位上的職工，就可以放棄不管，要知道，她的兒子還在我們單位，她雖然死了（指着台上的「林母」），但陰魂不散，時刻在尋找時機反撲，我們要提防，……社會主義我們走定了……陳××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永遠辦不到……打倒陳××！陳××罪該萬死……」。

本來林母已經死了，還要再攪這些無聊之極的批鬪死人大會，大陸同胞都很厭惡，只要少數幾個中共「積極分子」在發言，故往往不了了之。

林軍祥被中共批鬪了幾次，據說爲了「落實」毛澤東的「政策」，不久林君就獲得「解放」了，重新參加工作。

林君後來對筆者說：「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一年才回家探望母親一次，更不知道母親犯了什麼罪，簡直莫名其妙，上次批鬪我母親（死人大會），更加無聊，我母親明明病死，竟被加上個『畏罪自殺』罪名，可能是他們（中共）有批判死人的嗜好吧？」

中共的確是這樣，目前批判兩千多年的孔子，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怪不得「批孔運動」中共老是發動不起羣眾呢？

（裴龍）

食米專利一意孤行
讀者要求再加撻伐

萬人傑先生：

本港食米售價，每斤要比星、台貴出七八毫事，關係本港市民生活最大，早經閣下在牛馬集說了很多。最近又經簡悅強爵士組成的委員會，呈請政府參加辦米入口，以免任那三十八家的專利米商，任意中間剝削，也被政府推翻。

似此市民所希望的米價，能與星、台不至相差太遠事，已至太失望了。還請閣下在牛馬集再爲發揮偉見，替市民作最後的共鳴，好嗎？

弟林復生敬上

（七月十九日）

適應環境
換換口味
有何不好

萬先生：

拜讀（廿一日）星島晚報「街談巷議」的那段對話，如果我是對話人中的「乙」，那麼當「甲」問我：「吃了一個月三文治（午飧）還沒吃厭嗎？」我會回答說：「不會的，吃三文治也可以經常變換口味：雞三文治、火腿蛋三文治、沙甸魚、蟹肉、蛇螺都有；而且要買新鮮熱辣的雞腿、熱狗也十分方便。此外，咖啡奶茶、罐頭啤，隨時可以買到，在公司就地解決，十分慳水慳力。

以弟一得之見：取締包伙食問題

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包伙食行業這多年來對廣大群眾的貢獻與及他們「被取締」的出處：以港九包伙食的普遍，則這「行業」是相當龐大的；就算要取締，也不是一紙命令就可以收到效果。當局如果能夠有「兩全其美」的辦法，逐步將這方面的從業人員吸取，任用在仍舊是解決白領藍領中飯問題的機構中，才算是眞正地解決問題。（先生目前不是市政局議員，這些話向先生提出恐怕不會有作用，但我知道先生是有更好的辦法轉達出去的——假使先生認爲是對的話。）

一味堅持自己「吃」的傳統習慣，連一飧午飯也不能遷就一點；這不錯是目前「大多數」白領藍領的選擇，但我總覺得這是不對的。這「對」與「不對」不是從價值觀點出發，而是就事實要求看問題：在這競爭白熱化的工商業社會，是否有條件如此精打細算來經營中午這一頓？中午一頓而已。

其實我們正宜藉此機會「換換口味」，多光顧一些西方糧產過剩國家的冷藏食物；銷量大了，他們彼此間就會降價競爭。否則我們一日三飧都要倚賴來源唯一的新鮮蔬肉，那邊便高踞壟斷地位，不繼續「調整價格」才怪。

介夫上

（七月廿二日）

半身不遂如何甩手
無烟大砲叶人點信

星島晚報六月二日，街談巷議提及有本「甩手功」書仔，舉出某某工人大佬憑甩手功戰勝癌症，諸如此類例子，多得不可勝數。

又說每一種運動都有好處，玩玩甩手，有益無害，如果寄望於它醫好癌症及其他疑難雜症，必須有「奇跡」出現才成。

日前同幾位友人飲下午茶，其中一位攜出一本「甩手運動」，係商業電台「清晨雅趣」黃思濠編的，該冊子列出甩手治病例證，治癒腦瘤、肝硬化、半身不遂。

話五十三歲沈君，中風不能起牀，大小便失禁，吐流水膿，但甩手之後，已完全解除。

我們其中一位驚奇起來話，一個半身不遂嘅人，不能起牀，佢點能起身有氣力做甩手運動，唔使醫藥？眞係奇跡？

冊子所舉出例子，祇說一位七十六歲朱老伯，四十六歲張君，六十歲工友徐君，有名，有地址，你信唔信呀？

一位笑曰：車，使乜咁認眞呀，走江湖的人，係咁嘅喇。

好，飲完下午茶，將近六點，埋單，大家說聲拜拜。

甩手運動弟子

（六月廿六日）

假博士究竟是假博士
謊言撒了一百次
也不能改變事實

早在二年前，萬先生曾以「苦讀得來學位未得港府承認，花錢買假博士竟蒙港督默許」的題，寫了一篇輕鬆有趣的文章，揭發本港某名流冒充博士的事，港府對此事亦置之罔聞。去年竟變本加厲，在憲報公開用中英文尊稱該名流爲博士，與眞博士一視同仁。

萬先生再用其春秋之筆，在去年十月及十一月間，加以筆伐，港督大人仍然不理，本着錯就錯到底的原則，又一次在去年十二月舉行的第三十一屆工展會開幕禮時恭敬地再三稱呼這位名流莊某爲博士。

有人說英國人最識時務，他們辦外交更有一套手法，那就是：「只要你知道他是老鼠，若他喜歡你稱他爲大笨象，就不妨稱他爲大笨象好了。」

麥理浩爵士出身爲外交官，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到中國廈門任副領事，出任港督前是英國駐丹麥大使。以此豐富經驗之職業外交家，當然懂得上述的那一套外交手法。所以他在萬先生指名道姓地發表了兩篇請他不要稱莊某爲博士的文章後，仍然不予理會。這一切都是意料中的事。

側聞莊某於港督不理萬先生忠告，公開再次恭稱之爲博士後，沾沾自喜。因爲港督如此做，也就等於否定了萬先生說他是假博士的指控。表面看來萬先生似乎枉作小人，莊博士的博士已經是變成如假包換的眞博士了。莊某賤價買來的兩個博士，已發揮了最大的效用。

朋友告訴筆者說：香港中文大學概覽裏，也登有「莊重文博士獎學金」一項。他曾經問過中文大學的一位高級人員，爲何中文大學也那麼胡塗，不知莊某的博士是假的？這位中大人員說：「港督和憲報都稱莊某爲博士，中大爲何要例外？」

今日國際間充滿妖氣，暴力政權普遍獲得承認，但公理自在人心，眞正與暴政爲友的，到底少之又少。同理假博士雖表面上獲當局「承認」，但是港府並非眞正被蒙蔽了。且看莊某的前任「副手」（廠商會副會長）胡文瀚先生，既無博士學位，又屈居假博士之下，但仍受當局所器重，領有勳銜，又奉委爲立法局議員；莊某身爲正會長，卻連「MCC」勳銜或其他「荷蘭水蓋」都沒有一個，可見萬先生的正義之聲，口誅筆伐，並非無效。

此外更有許多讀者對萬先生的文

章極爲讚賞。以下是僑居加拿大的讀者朱君致筆者函的一段：「……付來萬人傑筆伐之作，讀後大快人心，愛不釋手。其中『廉價博士』趣事，使我讀之捧腹不已，拍案叫絕，也教我『重溫舊夢』，記得當年，我與何博士也在場『觀禮』，眞假博士一堂，以茶當酒，朱××假博士有眼不識泰山，還口沫橫飛，賣弄玄虛。朱××現還健在否？此公爲斯文敗類，有辱我們沛國堂，就算樹不大也有枯枝了。莊某此回應是汗顏無恥而無地自容了。來加快滿五年，未嘗有看電影自娛之緻，而今讀萬人傑有如此佳作，對此類欺世盜名之徒作當頭棒喝，值得一讚、再讚、三讚，比看三傻片還惹笑。五年來今天才露出失而復得的笑容，如遇萬人傑，不妨代我說聲好。」

雖然莊某的假博士已經「合法化」了，但是好戲還在後頭呢！月前本港有一宗大錢債案，莊某是此案的主角之一，這案本來預料要審訊多天才能完竣，但是審了兩三天，案情起了急劇變化，結果在法官內庭和解。有知內情者說：此事與莊某爲博士銜有關。聞說在審訊時雙方大律師均尊稱莊某爲博士，這樣莊某的博士豈不是又可得法庭的承認？其實事情並不如此簡單，莊某大概已發覺他的『博士』對他的訴訟有極大阻礙，如再續審下去，莊某勢必上證人台宣誓作供，作供後又必須接受對方大律師的盤問，在盤問時他的『博士』來歷如何，就非得照實供出不可。

筆者也覺得懷疑，以爲大錢債案與博士來歷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那可混爲一談，於是請教一位法律界人士。他說假如莊某被盤問博士來歷時，莊某的律師當然可以請求法官制止問及不關此案的問題，但對方律師可以要查明此證人一向的爲人及品格爲理由，要求繼續問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法官通常是會批准繼續盤問下去的。

這樣莊某似乎不把他的博士來歷照實和盤托出不可，豈不悲哉！莊某到底是個聰明人，知道情勢不妙，不如和解。於是協議在法官內庭和解。和解內容未見公佈，筆者無從獲悉。但是閉上眼睛也可以看得出，不外賠欵了事。莊某這次的損失也可以說是拜『博士』之賜也。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希魔，以及今日極權主義之政權，都以爲謊言撒了一百次，就可以變成眞的。他們大事宣傳，雖然可收一時之效，但是到底紙包不住火，終於有一天要水落石出，人民不再受愚弄。希魔如今安在？他的一切只是成爲歷史陳跡，並爲後世的人所咒駡。暴政雖於目前囂張一時，不久亦必化爲烏有，正如假博士會一時名利兼收，意氣風發，到頭來還是得個「吉」。現在已是垂頭喪氣。「博士」榮銜不但對他無益，反而變爲人家取笑的話柄，辱由自取，活該！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續收到各方捐款

Mr. Ma	一百元
沈　田先生	五十五元
吳紀屏先生	三十元
趙國峰先生	二十元

小結：二百〇五元

連前共六萬一千六百四十九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一書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舉辦助學金·獲廣泛支持

萬先生：

我是星島報美洲航空版的讀者，很欣賞您的「牛馬集」。前一個月很少見到您的大作，料您出外旅行，沒空寫文章。最近又能讀您的大作，但所寫的不甚明白，例如「賠錢捱駡」，「花三萬多元印書」……等，我們相信您忠誠的讀者欣賞您的文章還來不及，那兒還會駡您，希望您有空解釋一下。

美國Sun Jamily

人傑先生大鑒：

先生大作不畏權貴，爲民請命，使令人欽佩。闊美加旅行後，聞孝昌世兄不幸，噩耗傳來，聞之傷感。今先生發行「永不死亡的愛」一書，爲紀念亡兒提倡捐欵贊助清貧子弟獎學金，希望香港社會賢達共襄義舉。弟有五子在德，均靠獎學金求學；尚有五兒靠西德政府獎學金外，半工半讀，要完成牙醫學位。今附上美滙一百元，訂購「永不死亡的愛」一本，盼航空寄下，餘欵請代捐助獎學，畧表寸心。

賢伉儷有西德旅行考察機會，弟可招待食宿，陪往各地參觀數天，請一月前通知，以便迎候。

西德讀者徐藹城拜上

子雋兄：

早就想來看你或寫封信來慰問，但又覺得在那樣的巨痛之下，任何言語都是無補的。弟一生坎坷，雖然沒有經歷過像兄一般的巨變，但十三歲喪父，三十二歲喪相依爲命的兄弟，因此對於你的哀傷，當能身受。不過我平生不注重形式，每當我在殯儀舘見到有弔喪者笑盈盈而來，在座上大談馬經狗經，就覺得追悼只是一種陋規。孝昌的追悼會我沒有前來慰問你，只因我知道有上千上萬的人正在慰問你，我想挨到你的自我勸解之後，再來對你說幾句話。我認爲人來到這個世界，縱整個大自然的現象來看，只是參加氮素循環而已。我們活着靠土地供應衣食，死後什麼也沒有，便以殘軀歸還自然，「來自泥土，還歸泥土」，這道理莊子早就領悟到了。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普通都有一個常軌，就是年長的先死，年輕的後死，如果命運不按常軌，我們就會遭遇到難以忍受的慘痛。像孔子那樣的達人

，到晚年因兒子子無死在他的前頭，也弃到老懷悲愴。可見人是感情動物，無論賢不肖，都難以承受這一類打擊。今兄化悲憤為力蓋，工作不懈，足見是強人中的強人。

黃思騁拜

子儁我兄：

閱萬人週刊，藉知孝昌侄助學基鉅，已收到捐款達五萬以上，足見兄之文與事感人動人之大，難能可貴！弟有家後，又值時艱米貴，經濟不如前鬆動，直至今天，才能奉捐區區二百元，實屬慚愧。

如為統計數字必須發表，請用「老記」名義可也。

老記

四年半被病魔糾纏，仍然奮勇求學，這種勇氣值得今日青年借鏡，人傑兄付出二十多年的心血培養，這種悲痛情懷，實非筆墨所難形容。我苦思無言慰兄台，文兄心底明如鏡，一切隨遇而安吧。人生如朝露如夢幻，請文兄節哀順變。

人傑兄為令公子發起獎助學金給那些有為的青年，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博愛精神，是值得我們表揚和誌念的。

我雖清貧，朝不保夕，但為求「永不死亡的愛」留下一頁永恆的追憶，現付上港幣二十元响應獎助學金。

琴臺冷月知音渺，鏡閣空留殘影照。昨夜夢魂仍有淚，燭蕊燒殘淚未乾……。

胸懷雖抱凌霄志，未許大鵬折桂枝，贊助學金誠可嘉，遺留博愛在人間。

（趙國峰）

萬協給我帶來友情 我生命踏進新境界

萬協旅行團給我帶來的珍貴友情，我抱着：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宗旨，參加社交活動，增廣見聞，並無政治色彩，言論是個人的意見，對與否？給我客觀正確的批評，使我增加廣泛的知識，我是感激不盡哩。

我很榮幸的認識星晚「牛馬集」專欄的名作家——萬人傑先生，他的作品在港所見達二十多年。文章風格獨立，言論理直氣壯，我非常激賞。

從萬人會刊看到萬兄給讀者昭義君的公開信，我才真正知道人傑兄痛失愛子的不幸，即使是情感麻木的人，也不應在別人痛苦之際，落井下石。

我是中國人，誰人做皇帝都一樣，我生長民國，接受的是國民教育，我讀書只求明理，淡薄名利，我的名諱是先人所賜，是一個「符號」而已，沒有什麼意識。

中國幾千年來蒙污受辱，東亞病夫，被外國歧視，由於我們未能徹底為國家、民族效命，大家自私心重，利祿薰心，國家怎興起呢？

萬協給我的友情，帶我踏進一個新的境界，引導我麻木已久的情懷，泛起一絲家國觀念。

對人傑兄令郎委折，頓覺痛惜不已！人傑兄和我雖無姻親之好，但，我感覺四海之內皆兄弟，況且，我對人傑兄認識殊深，一個有為的青年，

萬人傑至情至性之作

永不死亡的愛

本來是「免費贈閱」，因各方索取者眾，兩萬冊早已搶光，現三版三千冊，尚有部分存書，為加限制，索取者須附欵十元或十元以上，即贈萬先生親筆簽名本一冊，所有本利，俱撥入「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函索處：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三十號十樓A座，鈔票、支票、滙票、郵票一律通用。

一位女讀者說 夢中見到孝昌

陳先生暨夫人：

您們身體都好！

我看過「永不死亡的愛」，是朋友借我看的，當時心情與千萬讀者們一樣，本想寫些什麼，但看看日曆，已是六月份了，無論如何都是太遲。

可能印象太深，上月，我竟在夢中與孝昌君見面，他表現得很樂怡，證明他已領會到遠近友人們對他的關切。

奇怪！很少做夢的我，竟做起夢來，真不平凡，所以我認為值得告您們。

女讀者區亦華敬上
（特徵：瘦瘦的）
（七月二十四日）

悼陳孝昌先生

趙國峰

相逢惜恨晚，
天不留英才，
萬人悲落月，
殘影留笑語，
青山綠水斜陽晚。
一別成永袂，
四載病魔纏，
胸懷凌霄志，
斯人痛折萎，
淒風苦雨恨悠悠。

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

讀者譚海鴻上

中共整肅電影界
武訓傳再遭批判

中共最近又把它在二十四年前拍攝的電影「武訓傳」，提出來同「批林批孔」聯繫在一起，進行批判。

這一跡象，顯示大陸文藝界的反毛鬪爭仍在持續，及中共對電影界進行整肅。

這部電影「武訓傳」，是由周揚等主持拍製的。

當一九五〇年底放映時，中共曾大事吹捧宣傳。有關武訓的小說、自傳、連環圖畫等，也紛紛發行，中共譽爲「武訓精神」的表現。

後來，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討論」的「社論」，才被扣上了「反動」罪名。

據中共當時在討論中指出電影所歌頌的武訓，是「死心塌地的封建主義衞道者，是極端卑鄙下流的尊孔派，武訓本人就是孔孟之道培植出來的活標本、武訓通過行乞的途徑來興學，向豪紳地主搖尾乞憐，是便於取得封建的庇護，就在這種庇護之一，向勞動人民敲詐勒索，實際上武訓已成爲殘酷壓搾勞動人民的大地主。」

物價上漲原因何在
讀者另有一套看法

萬人傑叔叔：

我深信每個身居香港的人，都受到物價大幅上升的壓力。爲什麼物價指數會升得比火箭還快？有人說是因爲受到世界性通貨膨脹所影响。不過各人都有一套想法，我的想法是：「物價上升是由中共和英國共同合作幹出來的。」我這想法不是空口講白話，可以舉出實例。

數月前，因泰米失收，大陸米便成爲我們的主要糧食。但大陸不但不降米價，反而帶頭加價。這一來，照

解決重要危機。但他們不但沒做到，且說出風涼話：「儲備金要在最緊急關頭才拿出來調用……」媽的！難道要餓死一半以上的人才動用？中國人有一句話：「民以食爲天」，由這句話應該明白中國人對食很講究，及看得很重要，一個小康之家，本來收入僅夠開銷。突然受物價大幅上升打擊，可能做父母或做兒女的受到這壓力或種種的連帶關係被迫鋌而走險，這豈不間接增加罪案？

照上述實例看，更充實了香港政

到底香港政府爲何和中共「勾搭」？以我分析，因爲大港還有二十三年便要收回新界，到那時香港不會像以前英國佬統治時有那麼多的金錢收入。所有規模較大的商業機關，都會轉移其他自由國家發展，試問那個老板肯和大陸做生意呢？想到這裏，大陸的狗娘們一定想着，何不利用現在有充份時間，大刮一筆！而至於英國狗公們的想法也是大同小異，英國把香港交還大陸，自己也沒好處，大陸收回香港同樣沒好處。所以英國也本着上述的因素，大刮一筆，作晚年時的退休金！

想深一層，就眞希望中華民族能團結一致，消滅現時大陸不速之「獸」，同時也要鞏固我們的國家，再不

代郵

趙國峰先生：寄來剪報，對你有保留價值，請示尊址，以便送還，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殘冬將盡已昭然，大地生靈望變天，
乍見梅花傳訊息，故知春節又回旋。

春燕

鄧學而

紅襟紫領舞簷前，歌唱呢喃態萬千，
秋去春來無爽約，主人貧富亦欣然。

其二

自由擇地作遷居，知否人間竟弗如？
築壘簷前無賦稅，往來千里不乘車。

其三

紫領紅襟衣麗裝，燕兒何事也逃亡？
故鄉是否無溫暖，抑或春來又缺糧？

鄧先生之詩，用字工穩，音節響亮，春燕佳作，意指見諸言外，讀之頗有餘味也，壇主。

除夕感懷敬和董壇主原玉

韓雨化

陽春烟景雨濛濛　回首中原百物空
去日革新懷國事　昔年除舊憶家風
僑胞始見歸鄉急　港地常聞過客匆
萬丈雄心今未老　諸君願望志相同

亂離悼念亡妻三首

台北　戴文復

㈠
往事逾關夢已荒　東來見見海揚湯
生涯恥落爭雞鶩　人事愁看伺雀螳
久濶乍驚頭漸白　聞哀心致淚難量
臨岐一訣零飛雁　無限餘情百感愴

㈡
前宵綺夢杳如烟　塊壘難消百念牽
觸目風雲蕩碧海　驚心梅韻黯蒼天
難修三五年間事　忍證半生石上緣
細想仇仇艱國步　幽明念念意情堅

㈢
分明紫玉竟成烟　已是亡盟枉掛牽
精衛有心塡恨海　媧皇無術補情天
苦海無邊求解脫　愈經顛播愈淒然

戴先生悼亡之詩，至深沉痛，自政府播遷，迄今二十五年矣，千萬家庭，妻離子散，人生最痛苦者，生離與死別耳。此種遺憾，無法補償，凡有家屬在大陸者，讀此詩，必皆痛掬同情之淚也，壇主。

端陽即事

美國　李楚

榴花開遍節端陽。百感交懷憶故鄉。
鐵幕良辰無競渡。毛朝何處覓慈航。
蟬聲如訴流離淚。蜨夢天涯暗自傷。
艾綠蒲香空在望。鵑啼難滌解愁腸。

簡體字

前人

文妖絕滅起鴻儒。唐宋元明難復酥。
「五四」首倡風日下。萬千芸眾入歧途。
毛頭改字瘟君夢。百姓傷心任宰屠。
产叶云华文敗類。嗎呀底地最糊塗。

毛澤東在大陸，發明簡體字，粗淺無知，幼稚可笑，所改之字，荒謬不經，失去原來良好意義，後人不會採用。將來共黨滅亡，必有博學通儒，將之全部掃除，恢復固有字樣。鄙人於三四二期，例舉雲（云）葉（叶）產（产）三字，公正批評，不再重述。

若干年前，中華民國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台灣大學文學院長沈伯剛，二位先生，心血來潮，見中共改字，竟思隔海唱和，欲將台灣文字，隨同更改，等於老毛奏樂，他即跳舞，頭腦不清，至於此極。可能是人老糊塗矣。

當時台灣，有立法委員，廖維藩，李文齋等一百零六人反對之，指其破壞傳統，危及國家命脈，諸委員之高明見解，至堪欽佩。蓋教育制度之好壞，足以影響朝代之興亡。由歷史所知，唐宋明清大一統，能延長至三百年之久者，是因私塾中教材讀本，有傳統優良之選擇，與夫考試制度之得法也，所取翰林進士，皆是實學眞才，毫無半點虛假，做官從政，無不

民國以來，倡言革命，對前朝制度，不問賢瘋，一律打倒，考試院徒存虛名，官員進身，並非由於考試，講關係，不論人才，崇外洋，而卑中國，所用高級文教官員，多半出身外國留學，糊裏糊塗，菽麥不辨，對中國文學，認識膚淺，其所以能做大官而致高位者，並非學問高深，有何特殊本領，原因是，政府有留學者身居要津，標榜門戶，互相介紹，彼此援引，由是物以類聚，一羣糊塗者，不通對不通，造成其派別系統。例如：國內某校出身，國外某種博士，不論賢愚，不必學問，盲目舉薦，委以高職，陳陳相因，形同專利，迨至風氣養成，任何博學通儒，無法參加教育；此種毛病，即古人所稱「朋比」也，昔人引以爲戒者，今人不知，而反認爲合法。欲其不垮，豈可得乎？

自五四運動以後，惡劣風氣，即已形成，所擁臬比，享盛名者，皆是有虛名而無實際，所有作品，俱不足觀，與昔人著作相比，是低級而又低級。是以五十年中，幾無可誦之文。目前文學產品，所稱創作，多半抄書，或將文言，變成白話，而且離經叛道，胡作批評，其唯一妙處，乃將「之乎也者矣焉哉」，變成「嗎呀底地啊喲呢囉的牠嘛」，如此寫法，即是「文學革命」，所以愈革則愈不通。文而無章，詩不知韻，冗辭廢話，白字連篇，造句臭長，難以卒讀，水準之差，是中國兩千年來，未有之奇怪現象。

最可笑者，若干年來，該等不通之人，皆以「新文學家」自命，而且地位崇高，名氣愈大，不通愈深，糊塗也愈甚，所以新文學家之名詞，日久則成「不通者」之代名。鄙人在大陸，凡遇不通之人，即以「新文學家」稱之，其人每洋洋乎自得，而不知爲取笑也。對中共改字，既無能加以批駁，且欲附和之，其愚昧糊塗，可想而知。李楚先生詩，「呀嗎底地最糊塗」，是爲名論，壇主評。

香港

註冊商標
TRADE MARK

陳李濟藥廠

歷史悠久

古方正藥

理中丸	蘇合丸	牛黃丸	烏金丸	衛生丸
理咳療肺	驅風辟寒	清心除痰	去瘀生新	補血養顏

七厘散	白鳳丸	寧神丸	正氣丸	保和丸
定驚除痰	婦科良藥	固氣提神	疴嘔肚痛	外感發熱

發行所：香港大道中弍〇六號
電話：H四三六三〇壹

製造廠：香港西環卑路乍街壹五九號
電話：H四六一四一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五期 新58期）

隨波而去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五五期(新58)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五期(新58)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八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由尼克遜垮台談到「墮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問北平後，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所謂「中國熱」的浪潮，在這個浪潮中一些美籍華人，爲了適應潮流而「改行」，由反共而媚共，到中國大陸走馬觀花地看了一看，回到美國——甚至途經香港，就挖空心思地給奴役中國人的中共政權臉上貼金。這些「墮子」的「應運而生」是尼克遜訪問北平的產物，現在尼克遜已滾出白宮，對這些「墮子」來說，該和北平政權一樣，由靜觀美國政局的動態，而再採取適應的投機活動吧？

「墮子」之不要臉，在於他們的變，變得那麼快，由「右」向「左」一個大轉彎，昨天還寫「反共」文章，曾幾何時，捧毛澤東親爹也沒有那麼親，頌揚中共政權簡直就是人間天堂。周身媚骨，滿嘴噴毒，一副「墮落知識分子」的醜惡嘴臉，丟淨了讀書人的面皮。可憐、可鄙、可恨加上可恥！

近年，美國華人「墮子」中的兩個翹楚人物，一個是史某，一個是趙浩生。這一死一活的兩個「墮子」，是無恥之尤。前者爲在美國某些「研究中共問題」的「權威」，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因爲很多人都知道史某是「大陸問題專家」，所以，他寫的媚共文章更能騙人。另一河南人趙浩生，他寫文章看代價而轉變立場，他的那股臭不要臉勁兒，說起來眞叫人噁心。

就因爲這類無恥「墮子」在美國爲中共大喊大叫，一些入了美籍的華人，特別是一些對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起碼知識都沒有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不少回到大陸去探親。如楊振寧、李政道等人就是。這些人談談他們本身專長那一套科學知識，可能還有他的一套，但訪問大陸後卻專愛談「政治」——爲中共政權說好話，結果，弄得驢唇不對馬咀，完全是胡說八道。譬如，和楊振寧一塊在紐約州立大學教電子科學的張守廉，八月四日本港「文滙報」以「美國籍電子科學家張守廉教授探親記」爲題，特開一個「本報專訪」的框框。

這位張教授在大陸訪問三週，據說中共在農業方面使用「以蟲治蟲」的方法，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這點可以說明，中國的農業與科學配合起來」。乖乖，中共在農業生產上也有「科學」可以「配合」的話，也不會天天喊叫「農業學大寨」了。學大寨主要是爲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鬭」的所謂「革命精神」。北方多數省份連年乾旱，中共就號召學大寨「天大旱，人大幹」和什麼「千里百擔一畝苗」，戰勝乾旱奪豐收。走「千里」路擔一「百擔」水澆一畝苗」，這算是什麼「科學」？簡直是拿人當牛馬。如果中共不將大陸人民血汗錢援助非洲黑鬼，能把少量金錢投資在農業上的話，無論如何用汽車，甚至是馬車牛車驢子車運水，都比單憑人力要收效大一些。

再說，中共的「科學」若是能夠在農業方面多動一點腦筋的話，也不會動不動就批評農民購買化肥是「兩眼向上，依賴國家」的思想。俗語說：「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中共喊了二十多年的農業「四化」——機械化、電氣化、化肥化、水利化，到現在還不是「化」在咀上，紙上，連一「化」也沒有「化」嗎！

張守廉還說：「中國現在有近八億人口，比二十多年前增加了近一倍，但現在的農業不但能養活八億人，而且還有很多餘糧」。就因爲中共有「餘糧」，而農民於秋收後經過「交公糧，賣餘糧」，可就所剩無幾了，如果中共眞能「出色地解決糧食問題」，爲什麼連年大批購進小麥？又爲什麼強迫老百姓「計劃用糧，節省用糧」，不准老百姓吃飽？更爲什麼香港各大小郵局前時常有向大陸寄郵包的長龍？

思親思鄉是人之常性，可千萬別上「墮子」趙浩生一類騙子的當，冒冒失失回去了，出來又毫無根據地替中共瞎吹。這是作孽呀！對誰都可以原諒，但對「墮子」不能原諒，因爲他們比漢奸還下作。



新聞以外

美國歷史上最大政治悲劇
新左派分子鬬垮尼克遜

梁人傑

美國新左派分子利用小小的水門事件，終於把尼克遜鬬得一敗塗地，陣腳大亂之餘，迫得悄然辭職。此事的意義，還不是鬬垮尼克遜一人那麼簡單，它是要毀滅了政府的威信，醜化了所有政治人物。今後，這些人在美國人眼中，只是一班小丑，新左派分子會更趨活躍，這才是美國未來命運的最大悲劇！

半生獻國家·一朝倒下來

以一個中國人立場來說，老萬並不喜歡尼克遜，尤其在人造衛星轉播的螢光幕上，見到他夫婦倆訪問中國大陸時，那一副尷尬的面目，虛偽的笑容，以及以後在那一連串的節目中，看到他的種種演技，都相當使人噁心。

自從水門事件日益惡化後，偶爾在螢光幕上見到他，困擾把他磨折得更難看，他已極度憔悴，面孔拉得長長的，已不再是意氣風發時期的尼克遜了。

不過，對美國人來說，他的能力可說是自羅斯福總統以來最出色的一位美國總統。他在位雖只有五年零八個月，但他實際處理美國國家大事，早已在任職艾森豪的副總統時就開始。艾森豪當了八年美國總統，尼克遜都做他副手。艾森豪在任期內患了嚴重心臟病，他臥病期間，白宮政務，全部由尼克遜處理。因此，他也可說是美國最有工作經驗的總統之一。

尼克遜在一九七二年競選連任時，他獲得的票數之多，是美國歷史上罕見的，他以壓倒多數而獲得全面勝利，得到人民的擁護，於此可見一斑。不過，美國人大多數是天眞而衝動的，在群情洶湧下，尼克遜終於又告倒台；倒台的原因，是爲了水門事件。這是從開始他就沒把它放在眼內的小事情。

罪非無可恕·垮得曚查查

但小事情卻把眾望所歸的總統攪垮了，相信在尼克遜面對電視攝影機，發表辭職聲明時，也有「陰溝裏翻船」的感覺，覺得自己垮得不明不白。

在他宣佈辭職稍前時間，曾發表了一項聲明，坦承掩飾水門事件的過失，但認爲即使犯了此錯，也不應受到彈劾、罷免。

不過，他初時隱瞞，後來坦承，已盡失人民信心，他的後話，反而沒人關心。

其實，他這段話並非沒有理由，一個政治領導者最大的罪行應當是「叛國」、「出賣人民」，但尼克遜並未犯上這麼嚴重的罪行，對他採取彈劾、罷免行動，似乎是懲重於罪了。

同情尼克遜的人不是沒有，法國著名作家莫尼爾說：「美國將來會發現，他們犧牲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位總統。」

可惜美國人的想法有點不同，他們認爲尼克遜的罪行是違背了就職時的誓章，這是無可饒恕的罪行，因此他非下野不可。

當他們發覺總統不忠實，就認爲他已沒有資格當他們的總統，過去他在任內的一切成就，都一筆勾銷，再沒想到他功能補過的問題。

新左派分子·把他打敗了

尼克遜本人雖垮得曚查查，感到不明不白，其實，局外人比他清楚。也許，他和他的幕僚都忽視了新左派分子在美國潛在的力量。美國的學人、學生、知識分子、新聞界、電視界和電影界中人，很大部分是新左派分子。他們思想激進，不滿現實，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反政府，其他分子影响不大，新聞界和電視界的力量無法估計。

水門事件發生，白宮並不重視，但華盛頓郵報兩名屬於新左派的年青記者，卻緊握着這線索，苦苦跟尋，不斷揭發，水門事件便由小化大，到惡化時，白宮要應付已感手足無措，進退失據，處處處於下風。甚至樣樣處在被動地位，事情愈來愈對尼克遜不利。他的助手，一個一個的判罪，延不交出錄音帶事件，是他信用崩潰的致命傷。到最後，連僅有支持他的幾名共和黨參議員也有「被出賣」的感受，聲言反戈。在這樣眾叛親離的情況下，尼克遜除了辭職，無他途可走。

終於，八月九日正午，他面對電視機，向全國廣播，宣佈辭職，由副總統福特繼任，直至一九七六年任期期滿爲止。至此，曾叱咤風雲的尼克遜，已悄然下野。人們只說他在黨爭中犧牲，但實際戰勝他的是美國新左派分子。

鷄胡槓上槓·福特吃爆棚

有人把福特無端端發達，平地一聲雷，當上美國大總統，比喻爲打麻雀的鷄胡槓上槓食爆棚，這比喻十分恰當，妙到毫巔。福特一直鬱鬱不得志，雖然和尼克遜是老友記，不過是個眾議院議員而已

，想不到副總統艾格紐辭職後，尼克遜三顧茅廬，把福特請出來，接替艾格紐，這是他開的第一個槓。

新左派在除掉尼克遜之先，必要除掉艾格紐，也是有計劃的行動。一旦尼克遜下野，艾格紐就是法定的繼任人。但如所週知，艾格紐爲人，比尼克遜死硬得多，如果他當總統，新左派更苦，因此先整艾格紐。艾格紐得不到尼克遜的支持，果然一整便倒。

福特當上副總統後，他雖處處表示擁護尼克遜，但這位好好先生，人所共知，說到扭六壬，絕非新左派對手，新左派樂得由他繼任，全力攪尼克遜。尼克遜也頂晴順而垮台，這是福特開的第二個槓。在槓尾一拿拿了一隻五筒，單吊五筒，剛好是槓上梅花。本來鷄胡，只贏四粒籌碼，料不到無端端發達，槓上槓吃出雙辣，而且自摸，贏一百九十二粒籌碼。如果到一九七六年還有連莊機會，再做四年，六十歲的福特，還有大把機會可以光宗耀祖。不過，國外對他的能力，還多存疑。

全力攪經濟・外交暫不變

水門事件的結果不管如何，長期的噩夢總算過去了，尼克遜辭職，福特上台已成了事實，至少在未來的兩年多當中，是由福特掌舵。他是不是偉大舵手，尚難預知，要看他日後的工作情況，才得分曉。

美國是民主自由世界領導者之一，因此福特是否精明的領袖，不但關係美國，也關係整個世界。從福特過去的行徑言論，以及他就職時的聲明看，一來要維護憲法；二來要對付通貨膨脹，顯示他是個內向型的總統，他就任後，當然會把大部分精神時間花在內政方面。基辛格留任國務卿，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短期內不會有重大改變，但將來是否會改弦易轍則很難說。也許福特在將內政弄上軌道後，會自己來處理外交事務，基辛格留任，無非借助他的成就，暫時將美國外交政策安定下來，以免引起世界若干國家的不安與恐懼。

最耽心的當然是目前正遭遇困難而獲尼克遜支持的國家如阿拉伯、以色列、南越、中華民國等。

我們更注意的是美國對華政策是否可能有所改變。在美國整個外交政策上，台灣問題在他們眼中看或者並不重要，只是鷄毛蒜皮般而已，但對廣大反共的中國人來說，美國態度的改變，會給我們帶來無限災禍。

兩年前參加・大陸訪問團

尼克遜任內，讓中共進入聯合國，及他本人的訪問中國大陸，造成了自由中國一段黑暗日子。福特會不會再給我們製造更暗淡的前景，主動在人，也很難說。不過，老萬始終認爲，自己發奮，堅強起來，任何人也不可以把你出賣。即使是美國，他所謂「不支持」的國家，不見得就會一個一個倒下來。想到這一點，我們便用不着太躭心國際的變化了。

大家知道尼克遜訪問過大陸，卻不是人人知道福特也到過北平。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五日，福特曾隨同美國衆議院訪問團，到北平訪問，當時由民主黨領袖鮑格斯率領，團員一共有十七位。周恩來曾跟他們共進午餐，也曾接受喬冠華宴請。福特參加訪平代表團，是受非官方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而前往的。除北平外，他們曾到過東北的瀋陽、鞍山和南方的廣州。

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他不過是個無名小卒，周恩來、喬冠華也不會想到今天他有登上美國大總統寶座的一天；當然，在兩年前的訪問團中，也不會跟他單獨談到美國和中共間的外交問題。但福特的腦子裏可能有他自己的構想，他的構想如何，可能關係中國人禍福不小。

政策時時變・外交要主動

中華民國外交部經過四小時審愼研究後，發表了一項簡短聲明：我們相信美國在新政府的領導下將繼續保持與中華民國持久性的友好關係，並尊重其條約義務。

這次會議的反應，對福特繼尼克遜出任美國總統表示樂觀。理由是：在福特的二十六年漫長政治生涯中，從未對中華民國國府說過半句壞話。

不過，老萬認爲單憑這一點研究福特的動向未免太過簡單。尼克遜在競選之前，表現得非常親國府，但他的外交政策也會作出大拐彎的改變，可見單看他平日的態度言論是不足爲憑的。

多年來，中華民國一直處於外交逆流中，國府致力經濟外貿的發展，抵消外交上的萎縮。今日，和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雖然愈來愈少；可是和中華民國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卻愈來愈多，而且貿易數額也有加無減。可惜近年因世界貨幣的混亂，再加上能源危機，中華民國的經濟與貿易自然受到一定的影響。

有識之士多建議政府採主動外交政策，不要再長期處在被動地位。雖然，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外交都講現實的，外國字典上沒有道義這兩個字，所以處處跟人家談道義，實在十分吃虧呢！

炒總統魷魚・美國人過癮

尼克遜辭職後，香港有些新聞記者作了「街頭訪問」，看香港人的反應如何。老編把一位陳小姐的意見加上標題，認爲她的論調比較「特別」。所謂「特別」，或者是與衆不同的意思，她說：「尼克遜的辭職眞令人感到可惜！其實美國人往往喜歡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們覺得炒總統魷魚是一件過癮的事，這可能與他們比較膚淺的民族性格有些關係。其實尼克遜任職期間，亦有不少功勞，無須單獨爲了這件事情攪到辭職這麼嚴重。」

本來，陳小姐的論調並不「特別」，也正是老萬和許多同業在水門事件發生時就有的看法。老萬說過，中共盡力「神化」他們的領袖，而美國人則盡力「醜化」他們的領袖。這似乎是各走極端的，但應知神化毛澤東的人，是受了毛思想影響，醜化尼克遜的人，也同樣受了毛思想影響的。

尼克遜垮台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政府威信，今後在美國已蕩然無存，此例一開，國會隨時可憑多數表決而彈劾、罷免總統。總統做事，諸多顧忌，今後美國要找一個大刀濶斧，做事有肩膊、有魄力的總統，恐怕已再沒有可能！



論現階段中共與西歐關係

項楚

中共現階段在歐洲的外交戰略是一方面支持西歐聯合，支持美國改善與西歐各國關係；一方面分化東歐與蘇聯關係，並破壞蘇聯與西歐的接近。

在支持西歐聯合上，中共近年來頻頻向西歐各國大送秋波，曲意交好，以求西歐結成強大力量，使之足以與蘇聯抗衡。去年十月間，中共評西歐九國高階層會議在巴黎召開時：「還說九國高階層會議的召開，顯示西歐國家在聯合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

今年七月間，中共煽動西歐聯合的目的，顯然更着重於反抗蘇聯，七月十五日，中共廣播報導「一些西歐國家領導人主張加強西歐的聯合」的同時，特別廣播一篇題為「美、蘇在激烈爭奪歐洲的形勢下美國改善同西歐國家關係」的報導，支持美國與西歐各國關係的改善。但是中共雖然處心積慮鼓吹西歐聯合，同時也一心想改善與西歐各國的關係，尤其與西歐主要國家：英國、西德、法國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卻並無進展。

莫斯科透露中共對西方政策

先就與英國關係來說，中共與英國關係自工黨執政以來並不融洽，七月初，北平政權突然宣佈取消今年夏季同英國交換學生的節目，使毛、英關係更蒙上了陰影。英外交大臣卡拉漢曾數度發表政策性談話，對於親美、和蘇、重談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條件等均有所說明，惟獨對中共關係，避而不談。

今年五月間，英國在野的保守黨領袖希斯訪問北平，中共卻對他接待特別隆重，故意給工黨政府難堪，當然希斯的對外政策對中共有利是主要原因。

據報導，希斯訪平期間曾告中共稱：蘇聯對西方的策略，目前仍以政治分化着主。至其進行方式則為籠絡法國、離間美國、瓦解北約為目的，但西方國家已擬訂對策。軍事上仍以「北約」為中心充實防禦，政治上則以擬議中的「新大西洋憲章」為基礎，加強歐美間之政治團結。

中共則向希斯提出下列幾點看法：

㈠堅持「美、蘇和解旨在相互勾結，瓜分世界，建立各自之勢力範圍」，至於美、蘇在現階段能「和平共處」之原因，係因蘇聯為應付受毛、蘇爭論之困擾牽制。

㈡促請希斯以英國為首，設法促進西歐國家之超然與獨立，從而擺脫「兩大」之影響與控制，以期建立世界之均衡勢力。認為獨立而繁榮的歐洲將為世界和平之最佳保證。

㈢坦率承認毛、蘇論爭無法解決，原因是蘇聯無解決誠意，且處心積慮欲掠奪「中國」，但中共對此已作長期準備，必要時不惜訴諸武力。

㈣中共不否認對美關係進展頗不順利，對美未能徹底履行「上海公報」協議，及協助解決「台灣問題」深為不滿，尤其美新派安克志（中共認為反共頑固分子）為駐華大使，更嘖有煩言，直率批評美在玩弄兩面外交。

中共希望增進與西德關係

中共與西德雖在去年「建交」，但德前總理布蘭德一直醉心其「東進」政策，不願與中共多所交往，以避免蘇聯之顧忌。今年五月間施密特執政，外國記者認爲這可能是中共加強與西德關係的機會，其中西德法蘭克福廣訊報駐平記者葛魯丁斯基曾報導說：北平從西德高層人事變動中，看出西德與中共關係加強的可能性。而布蘭德政府基於其對莫斯科東進政策的考慮，曾有意抑制這項關係。中共透露：「當西德新總理就任時，這種情形將會改變」。中共長久以來一直注視着，強力支持大西洋公約和鼓吹與美保持密切關係的施密特。中共批評布蘭德「並非永遠頭腦淸晰，有時過於空想」，但認爲施密特較穩重、實際、不易衝動，是談判的夥伴。葛魯丁斯基說：「中共希望施密特能儘早訪問北京，但施密特希望在不太遠將來訪問英國。」

最近訪平而因布蘭德突然辭職提前返回波昂之西德不來梅市長柯西尼克也表示：施密特最近不會去訪問北平。據報導，柯西尼克訪平返國後會應「德國之聲」記者的訪問，就中共對西歐關係作如下說明：

㈠「我們在這次會談（他與「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會談）中看出來，中共非常希望西歐，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防衞上，能夠聯合起來。中共對這一點感到興趣，不僅是因爲他與蘇聯有衝突的緣故，同時也因爲他感到從長遠來看世界，只有兩個超級強國來統治，而無適當的制衡力量，並非好事。這種制衡力量，中國（共）自己並不是一個超級強國，也沒有自認是一個超級強國。但據我個人感覺，總有一天中共將成爲世界權力結構中的一股平衡力量，而在中共人士看來，西歐也是一個重要政治及經濟的力量，可以緩和世界緊張局勢」。

㈡「中共對許多問題的立場上，都帶有反對『超級強國』的色彩，尤其是反蘇色彩。在這一點上，中共和蘇聯間的緊張關係是很明顯的，無法否認。自然她對加強歐洲的地位興趣，也非常濃厚。」

法議員論中共西歐政策

毛、法關係一直非常平淡。去年九月法前總統龐畢度訪平也並無成就，連貿易、文化之類協定都未訂成。中共原欲利用反霸口號挑撥法、蘇關係，但龐畢度未加理睬。今年五月，法新總統戴斯坦上台執政，周恩來破例於五月二十三日接見了訪問大陸的法議員蘇杜歐，因周自五月九日以來，因健康理由未出現公共場所，除外國元首外從未會晤其他外賓。周接見蘇杜歐時特別交給他一封致法新任總統戴斯坦的信，表示對戴斯坦執政後的法、毛關係的重視。

今年六月間，法國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北平，團長貝當古曾先後與鄧小平、喬冠華等會談。貝當古於六月八日在北平表示，他同中共領導人會談後得到一個印象，就是中共領導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地擔心蘇聯會隨時對中共發動軍事進攻。他說，「四年之前，北京說它受到蘇聯的直接威脅，現在卻不同了，中共領導人現在相信蘇聯的威脅基本上是針對西歐的，蘇聯的大部份軍隊都部署在西歐的對面，中共領導人目前不認爲中蘇戰爭有爆發可能」。他說，「北京已相信美國與蘇聯的最後對抗，將在歐洲發生，而不大可能去世界其他地方發生。」

最令中共滿意的是法總理曾表示要同中共「積極合作」。貝當古並指鄧小平向他說明中共渴望歐洲團結，他解釋希斯訪平會受到國家元首式的招待，並不是因爲他在擔任首相期間對毛、英關係作出貢獻，而是因爲他採取了行動使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莫斯科抨擊中共與西方右翼領袖勾結

中共對英、法西德領導人鼓吹西歐團結引起了莫斯科不斷的抨擊。七月九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評論「一股逆流」，抨擊中共同「英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右翼首領們勾結起來，例如北京對保守黨領袖希斯的盛大欵待，邀請狂妄的反共分子——美國參議員傑克遜的訪華，邀請老牌軍國主義者和復仇主義者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史特勞斯訪問都說明了這一點」。指「北京首領們成了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狂熱支持者。」

七月十日，莫斯科廣播談話「在國際舞台上推行的危險方針」，大罵「中共領導人不顧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主張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的組織、周恩來同美國新聞工作者貝爾西伯里談話時說：「北京認爲華沙條約組織已成了侵畧組織，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一個防禦性同盟。」」

七月十一日，莫斯科廣播談話「中國領導人阻撓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企圖必遭失敗」，猛烈指責中共說：「他們主張美國在世界各地保留軍隊，他們公開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侵畧集團和其他軍事壟斷資本組織，六月二十四日，美國合眾國際社報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魯斯不久前去華盛頓私下說，今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最好朋友是中國（共）。這不是對中國作出的唯一評價，英國守衞者報也寫道，中國現在已成了北大西洋公約國的最好朋友。這是帝國主義力量對北京領導人現行政策一致作出的總評價。」

中共拉攏西歐意在防蘇

法國總統戴斯坦上台爲中共所歡迎，施密特接替布蘭德爲西德總理也有利於中共對西德關係的增進。因爲戴斯坦並不如戴高樂、龐畢度之專斷獨行，主張改善與美國關係，增進與西德的聯繫和加強西歐合作；而施密特也不如布蘭德一味專意於與蘇聯、東德、波蘭修好的東進政策。西歐的眞正力量集中在英、法、西德三國，中共謀求增進與西歐關係，當然也以此三國爲對象，預料中共將利用法國和西德政局變動機會，將繼續致力於增進與此等三國之關係。

中共拉攏西歐是共黨當前對外策畧的重要一環。一個強大而團結的西歐，足以對抗蘇聯向西的擴張，西歐越團結則力量越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軍事上保持強大兵力，將使蘇聯不僅無法減少其西線力量，而且必須力謀加強，維持均衡。由於蘇聯在歐洲受到牽制，因此，自然無法加強其東線力量，從而減輕了中共來自北方的壓力。

從水門事件看
毛幫媚美的醜態

岳騫

美國水門事件擾攘了將近兩年，終於告一段落，全世界的人都感覺到鬆一口氣，只有一小撮人卻在憂心忡忡，不能安寧，這批人就是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為副的毛幫中共渠魁。

自從尼克遜去北平之後，毛幫確定了媚美抗俄的方針，三年多以來，毛周施出了渾身解數媚美，小事已不勝枚舉，茲將重大者說一說。

毛幫一貫表示與中華民國誓不兩立，甚至有些承認毛幫政權的國家，在毛幫壓力下不准中華民國代表入境，出席國際性會議及運動，前者有蘇加諾當政時的印尼，後者就不久之前發生在伊朗。甚至周恩來還通知日本商人凡與中華民國有貿易往來者，一律不准去毛管區營業，嚇得許多日本廠商結束在台灣商務，轉而去毛管區發財，結果差點發了棺材（賠了大本，人也幾乎死在毛管區），這批傢伙趕快又掉回頭來，再去台灣作生意。其中一間汽車廠還在台北各報上大登懺悔廣告，好在我政府寬宏大量，去了不留，來也不拒，算是結束了這幕鬧劇。目前周恩來也不談什麼貿易四原則了，談的話，日商也當是放屁，沒有人再予理會了。

按理毛幫既然如此堅持原則，誓不與中華民國並立，當中美邦交依然存在，中華民國大使館屹立於華盛頓，中華民國國旗飄揚在大使館屋頂，毛幫為了要爭一口氣，無論如何，也不能與美國勾搭，以半開門的方式在華盛頓設了一個辦事處，而又同意美國在北平設辦事處，設辦事處尚不算，還同意美國派出海軍陸戰隊自行警衛辦事處，此一優待即在蘇俄尚是老大哥、爺爺時，也未得到，只到最近可能在北平的外國人，人言嘖嘖，毛幫覺得面子下不來，懇求美國自行撤退了海軍陸戰隊。

其次再說水門事件，水門事件擾攘了二十個月，在美國國內鬧得天翻地覆，全世界都當作頭條新聞報導，只有毛幫一次不敢提，此事若發生在十五年前，一定又要鼓動四億人簽名聲討尼克「松」違法欺騙，中國「人民」要堅決站在美國人民一邊。若發生在五年前，即使不至大規模示威，毛幫報刊也要集中火力攻擊尼克遜，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總後台美帝國主義「醜態」。但此時毛幫報刊隻字不提，從頭到尾不敢提及水門事件。也有在北平外國記者，詢問過毛幫主管區宣傳的頭目，何以毛報不報導水門事件，毛幹當時回答此是美國內政，毛幫不干涉別國內政。

西方記者聽了作何感想，我們不知道，但是深悉毛幫行為的自由地區中國人看來，就不能不捧腹大笑了。毛幫不干涉別國內政，眞是奇談，如果就毛幫政權成立二十五年來所有在外國搗亂，破壞的事全部搜集起來，最少也可以舉一百條例證，現在隨便談幾件。

美國總統甘廼廸被刺，是百分之百美國內政吧！干毛幫何事，毛幫竟然在報紙上大為幸災樂禍，並且畫出一幅漫畫，畫了甘廼廸總統中槍倒地情況，旁邊寫上肯尼地（毛幫譯名）、啃泥地，此一下流漫畫就刊於人民日報。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來在北平會見了印尼政府派去慶賀毛幫「國慶」代表團，當握手時，周「總理」一臉奸笑向印尼代表說道：「貴國

明日將有大事發生。」印尼代表一頭霧水，不明白周「總理」這話是什麼意思，誰知次日夜間果然有大事發生，發生了印尼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共產黨發動叛變，六名陸軍將領五死一傷，只幸存一個蘇哈圖，敉平了共黨叛亂。如果毛幫不干涉印尼內政，不從中策劃印尼共黨叛變，周恩來又怎會知道印尼國內將有大事發生，周恩來會掐指疊紋算嗎？眞有這個本領也不必在中南海受熬煎了，大可到香港來混，只要能算得出一個鐘頭以後發生的事，年年一個馬季下來，周恩來就富可敵國，也可向葉劍英學習，在香港開了幾間大型的茶樓酒店，不是可過着神仙的生活嗎！

再說柬埔寨（現名高棉）政變，應該是百分之百的內政吧！又干毛幫何事，毛幫硬把世人共棄的「超齡童子軍」施哈諾留在北平，撥起一間四合院，成立了「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又撮合高棉叛軍與施哈諾合作，公開供給叛軍首領喬森潘武器，這算不算干涉高棉內政。

這些血淋淋、活生生的事實都不是干涉內政，只有報導美國發生的水門事件，便算干涉內政，毛幫的羞惡之心與人不同，因此，他們對國際法的認識也獨創一格。

實際上毛幫報刊不報導水門事件，主要原因是不願惹尼克遜不高興，尼克遜已成了毛幫的「紅後台」，毛周伺候後台老板，都饒有經驗，過去對史大林，五日之前對尼克遜，完全是伺候主子的心情，不敢作出半點使主子不高興的事，至於報刊報不報導，根本不成問題，因為毛報本不是報導新聞的，據趙隮子的說法，大陸同胞不喜歡看新聞。

當尼克遜決定辭職，由福特繼任消息傳出時，毛幫之惶恐，甚於世界任何國家。毛幫因為本身是人治，毛澤東「夜不能寐，浮想連翩」時，想出了一個人民公社，馬上就在整個毛管區推行人民公社，高呼吃飯不要錢，中間不到三個月，變得有錢也買不到飯吃，餓死了幾千萬人，若以毛澤東犯的罪與尼克遜水門事件相比，毛澤東之罪有喜馬拉雅山之重，尼克遜的過失也不過是一個小石子而已，但尼克遜被逼下台，毛澤東依然是「四個偉大」。因此，毛幫不能不擔心美國也如毛幫一樣，一切大計決定於尼克遜的腦子，尼克遜一下台，今後的美國政策將會有變，換了新總統未必再援毛抗俄，毛幫頓失怙恃，蘇俄可能乘機會採取行動。由這種事聯想下去，毛澤東會想到一旦蘇俄發動進攻，內部可能有變，周恩來到時也許又倒向蘇俄一邊，清算自己。相信毛澤東這些日子未必敢住在中南海，一定找一處最深最深的山洞鑽進去。

周恩來內心較毛澤東更恐慌，因為毛幫的媚美外交雖然周恩來屢次聲稱是毛澤東自己決定的，但誰看得出眞正策動者還是周恩來。周恩來所以在林彪被殺之後仍能站住腳，多少是有點托尼克遜的庇蔭，此時尼克遜一下台，毛幫固然失去後台，周恩來更失去了衣食父母。更糟的是一旦美毛關係發生變化，江派打手必定歸罪周恩來，指其裏通外國，出賣國家權利，周恩來的罪就不會比林彪輕。

就當毛幫頭頭惶惶不可終日時，突然華盛頓傳出「喜訊」，福特接見了黃鎮，說明美國外交政策不變，於是毛幫頭頭暫時服下定心丸，「新華社」趕快發新聞，本港毛報也刊在最醒目處，一種焦急情況，躍然紙上。

其實今日的美國政府與二十五年參加韓戰的美國政府，人事雖有更迭，政策並無改變，尼克遜雖然以狡猾出名，變化是比其前總統多些，但萬變不離其宗，美國無論怎麼變，其維護自由世界的政策不會變，所不同者只是手段有異，杜魯門時代是圍堵鐵幕，艾森豪時代一度唱出解放鐵幕，到了甘迺廸倡導以談判代替戰爭，尼克遜繼其後更擴大範圍，甘迺廸的對象是蘇俄，尼克遜更擴及毛幫，但無論如何變，都是表面現象，自從二次大戰美國上了蘇俄惡當之後，美國任何人當總統都不會同共黨結盟，潛在的仍然以共黨為敵人。就以毛幫視為「最親密友人」的尼克遜而言，尼克遜對毛政策的轉變，除去促使毛幫早一年擠入了聯合國，此外毛幫還有何得，我們實在看不出。尼克遜作風大膽，杜魯門以來所未有，但毛幫所得者也只此而已，毛周夢寐以求的美毛建交，仍然是一個仲夏夜之夢。更可笑的是毛幫攻擊美國在亞洲駐軍，攻擊了二十幾年，到今天，美國確有意自亞洲撤退了，但起而阻止美國撤軍的又是毛幫。二十五年毛幫政策決於毛澤東，執行則由周恩來負責，而今毛猶是也，周猶是也，竟然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若在一般政客還有可說，而毛幫是一個黨，是一個世界性的「革命政黨」，竟然與過去敵人携手來對付自己的同黨，此一作風，無論毛澤東怎麼把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化不出理由來。世界上許多極左派的共黨因此同毛幫疏遠，鬧翻，其故就在此。

說到這裏，不能不佩服毛幫過去的「小朋友」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倒眞有硬骨頭，阿爾巴尼亞過去只有一百四十萬人，現在可能稍多些，論人口只及北平城內外四分之一，但霍查的膽量卻較毛澤東大十倍。蘇俄附庸國第一個公開同蘇俄鬧翻，在莫斯科大會上抨擊赫魯曉夫的是霍查，霍查當初公開反俄，無疑是受到毛幫慫恿，但霍查敢打衝鋒，而且身在莫斯科挺身出來罵赫魯曉夫，毛澤東即使吃了豹子膽，也作不出。及至毛幫同蘇俄公開鬧翻之後，自然而然結成毛霍聯合陣線，共同對蘇俄鬬爭，毛澤東自然拍胸替霍查打氣，反「蘇修」，反「美帝」，誓反到底，誰若改變態度就不是人類。

霍查信以為眞，大力反蘇反美，可是正當阿爾巴尼亞大力反美，尼克遜已經去了北平，成了毛幫的救命菩薩，至於霍查同美國的事，毛幫一概不理。外人都以為霍查會追隨毛幫之後，也轉而投靠美國，誰知霍查沒有這樣作，依然繼續實行原來與毛澤東商訂的鬬爭路線，自稱保衛「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如果有思想的話，也被毛幫自己丟進了廁坑，卻要勞動了霍查來保衛，世間無奇不有怪事，全出在共產集團，全是毛澤東一手造成。

毛幫的媚美外交，就現在看似乎頗為有用，無論如何牽制了蘇俄的進攻，但向長遠看，毛幫此一政策若不導致共產黨在毛管區消失，就是一些霍查式的共產黨員，為了保衛毛澤東思想，起而幹掉背叛了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如果走上後面一條路，將來首先發難的可難是江青，這不是說笑話，而是不久就要上場的壓軸戲，大家等着瞧吧！

孔學·儒書與「批孔」

柳以青

「三位中國學者談批林批孔——記費孝通、吳文藻、謝冰心的談話」的長文章中，還給了我另外的一個印象，那便是談論孔子思想和閱讀孔子書籍的問題。

自從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情形急轉直下，由「批修整風」、「批林整風」突然轉成了「批林批孔」。生活在大陸上的人們，不知道大陸上統治階級的中共，在搞一套什麼，同時，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士，也莫名其妙。就是連親中共的趙浩生，也覺得是疑慮重重的，在他乘了參加「耶魯大學教授訪華團」之便，便對大陸上所掀起的「批林批孔」來一個「直接的研究和觀察」。於是在他僅僅三星期的旅程中，他曾與「風頭很健」的楊榮國長談，並且與「最活躍的上海復旦大學以及西安西北大學的文學、歷史、哲學三系的教授和學生」討論，同時，更參加了「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主力之一的工人報告說明」，當然，這篇長文章，也是這次趙氏「直接研究和觀察」後的「錄音紀錄」。

然而，從趙浩生的這麼一問中——「請你先談你自己對孔子的認識，最早是什麼時候發現孔子的思想有問題」——我就發現了以下的事實。

三位學者的「四兩撥千斤」

趙浩生這一問題，不啻是中共「御用」的「政治挑戰性」的尖銳問題，明眼人誰都一視卽破的。這三位當然也不例外。我固然不値趙浩生遠遠地從美國到大陸去協助中共做「內部統戰」，而矛頭又特別指向被壓迫的「三位中國學者」，但是，我卽欣賞這三位學者的應付才能與機智。

費孝通回答這一從海外前來從事「內部統戰」者的問題。首先就指出這個問題太大，其次，就聲明自己「對老的書，過去讀得很少」，而且家庭背景又是「接受新學的人物」，所以，使他「在批林批孔運動的時候想到，我自己受孔子的影響不大，我所受的影響，是西洋資產階級文化爲主的」。這後面的一句，已經暗示趙浩生之「所受西洋資產階級文化爲主的」背景，兩者之間在這「文化影響」上是半斤八兩而已。趙浩生那裏懂得費孝通的這一意義。而且還裝出很前進的投靠相呢！

接着，費孝通又清楚地指出：「我同馮友蘭先生不同，馮先生教中國哲學史，一向都講孔子，我是從他那兒學的孔子，不是從孔子本身學的孔子。」這裏，我在懷疑着：趙浩生這次有無見到馮友蘭先生，而與他討論「批林批孔」呢？如果有的話，我們將會讀到趙氏之「錄音紀錄」的發表，如果沒有的話，那一定是中間出了些問題。特別是趙浩生與馮友蘭之間的，或許是與上次「錄音紀錄」的發表有關。

最後，費孝通對孔子思想表示了他的意見：

「四十年代的時候，我要出國了，才開始翻舊書，看看中國歷史，記得是（一九）四六年，就是解放的前三年，我到英國去了一趟。……我在倫敦學校講過一篇『中國社會變化的文化因素』。在這篇演講中我講到孔子。當時我的看法的確受孔子思想的影響很深。……我那時發表了一個看法，這看法就是，我覺得西洋文化沒有注意到人同人的關係，只看物質發展，就是經濟發展。人對自然界的控制能力很大，可是人同人之間不能相處。我發揮這個理論的時候，就牽涉到孔老二了。我想到孔子所講的『克己復禮』，當時我對這話的解釋是：要定出一套人對人應當遵照的規矩，使大家能夠協調，和平共處。我說這是孔子的一個一直沒有實現的理想，我們今後奮鬪的目標，就是要搞出這套東西來，使人類可以長期和平共處在地球上。」

這是費孝通的眞心話，特別是對「克己復禮」四字的解釋，但是，「克己復禮」四字目前在大陸上報章雜誌的解釋，已經淪爲政治鬪爭狂潮中的「指鹿爲馬」了。

吳文藻對趙浩生的問題，答覆得與費孝通一樣，可以說是異曲同工。他說：「我在『五·四』的時候只有十八歲，我到清華的時候是十六歲，我家裏一本四書都沒有，我從小學開始，沒有進過私塾，所以從小沒有接觸到四書，我父親識字不多，是從農村來的，就是因爲我考上清華，到『五·四』的時候才開始自學了一點四書。因爲那時候梁啓超、胡適之開了一些書單，自己看了一下，就這樣啓蒙。後來到了美國，我們留學生辦了一個學刊，是英文的，就叫『中國留學生月刊』。……因爲要寫一篇『孔子』，所以在國外開始唸孔子的書了。所以我小時候受孔孟之道的影響不深，『五·四』的時候又受到陳獨秀辦的『新青年』雜誌所提的『打倒孔家店』口號影響，後來一回想，我主要的是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這一套，來看儒家思想，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到美國去之後又學社會學，……因此回來之後還繼續這一套。對於資產階級民主、自由這一套是非常嚮往的。之後到了日本，從日本回來開始遇到思想改造。……」

最使我覺得可慰的是，像吳文藻既是生於「五四」時代反孔的浪潮中，可是，也就是爲此他才眞的讀起「四書」來。這不啻是中共所說的「那裏有壓迫，那裏有反抗」呢！特別是思想、學術的自由上。這方面，謝冰心恐怕是最熱辣辣、活生生的例子。

在這篇「談話」中，謝冰心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可是我唸了一部論語，後來就忘了。我也是覺得孔子對我沒有什麼影響。這次倒是因為批林批孔我看了點書，什麼禮記啦，春秋啦，易經啦，我都想法子看，有時候看不懂。孔子當時很不得意，後來就回家著易經，修春秋，在文、史、哲和思想意識上埋了一個定時炸彈。董仲舒以後廢黜百家，把他捧起來啦。後來因為科舉的原故，普天下人都開始唸四書五經，這個影響最大。所以明太祖說：『我恢復科舉，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

前一段是表明愈是「批孔」，愈會讀孔子書；後一段可以把歷史與現實結合，來了解馬列毛思的在大陸「思想領域」統治之實況。

「批孔」云乎哉！哈哈！

謝冰心雖然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閱讀儒家的書，她卻還能謙虛地承認「有時候看不懂」，然而，目前大陸上所強調的「批林批孔」的「領導者毛主席」和「主力軍」的「工、農、兵」等，是否是都能看得懂呢？這方面根本是一個疑問。

在章士釗沒有過世以前，還經常到中南海的「毛室書房」指點一下毛澤東對古籍的解釋，但是，現在就沒有這種人了。毛澤東在這方面卻得承認「痛失良師」的。有人說，以前郭沫若倒是經常陪同章士釗前往「毛室書房」的，但是，以郭沫若的性格，在「紅太陽」旁邊，一切都該是「燦爛奪目，熠熠生輝」的了，早已不起什麼作用了。這個「批林批孔」的「領導者」，在「批林」上卻有一手，但是對「批孔」，也只有「存其精華，棄其糟泊」不着痛癢的意見而已。相信何者為「精華」，何者為「糟泊」根本沒有識別能力。否則的話，中共「批孔」的註解，何以與孔子、儒學的精義相去十萬八千里也。

至於「批林批孔」的主力軍們，更是更糟更濫呢！在這篇「三位中國學者談批林批孔」中，就有很真切的透露。當然，這糟和濫上已經充斥在目前從大陸運來的書報上。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中共當局安排了這三位學者們去參加。原因是「工、農、兵」不了解「古文」和「歷史」。費孝通說：「在批林批孔中，我走到學生中間去，和他們一起搞，一方面向工農兵學習，一方面可以幫助他們，因為很多古文啦，歷史啦，我也知道一點，可以幫助少數民族同學。」

然而，這一參加產生了什麼結果呢？費孝通的透露很好，原來「批孔」在大陸是這樣子的：

「我可以看到工、農、兵眼睛裏面，孔老二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們對孔老二講的話怎樣理解，怎樣反應，同我們有什麼不同？這一對照，那就很清楚，這根本是一個階級情感。」

其實，並不是什麼「階級情感」，而是對孔子的無知無識，或是被中共的政治力量所「蒙在鼓裏」和變成「被利用工具」的信口雌黃。

我們看費孝通的「談話」紀錄：

「我講個具體的事情：關於『克己復禮』，在三十年前，就是（一九）四六、四七年我就講過這個話，我想用這個話來解決當時人的問題，要『克己復禮』，本質上肯定『克己復禮』是對的，要為人類造成一個共同相處的世界。可是一到我們工農兵學生小組的眼裏，那時我參加他們的小組，聽他們講，他們一下就指出來：『克己復禮』是叫我們規規矩矩貼貼服服的接受剝削階級對我們的壓迫。什麼叫做『克己復禮』？就是保存原來一套權威秩序。不管它的內容是什麼，這個東西保存下來對於被壓迫的人怎麼樣呢？就是只有壓迫，這是很清楚嘛！」

「他們之中有幾個是四川涼山的彝族，那個地方解放以前還是奴隸制度，所以他們一聽到孔老二要復辟奴隸制度，他們就想到過去他們所看到的所身受的一切，所以他們批的時候，就把一腔憤怨傾瀉了出來。他們表示，我們不能讓任何人再來恢復奴隸制度，林彪如果得逞，他要在涼山維持舊秩序，就是『克己復禮』，就是回到原來的奴隸制度。」

這是中共對「工、農、兵」絕好的利用機會。借了「批孔」的「胡言亂語」，來再演一幕「玩猴子戲」。然而，要「批孔」的話，還得遭遇必然困難。

七月五日「光明日報」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短評」——「敢想敢幹」，就對「工、農、兵」為主力的「批林批孔」所遭遇到的困難來打氣，聲稱：

「為了深入批林批孔，就要下功夫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真學點歷史，要研究儒法鬬爭的歷史和整個階級鬬爭的歷史，……學習歷史，對於廣大工農兵來說，困難是比較多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是：他們有敢想敢幹，勢如破竹的風格，敢於打破舊框框，敢於同傳統觀念決裂。『非把顛倒的歷史正過來不行！』……讓史學從歷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裏解放出來，變為羣眾手裏的尖銳武器，完全必要，也完全可能。」

中共以為把「孔子」的一切，從「歷史學家」或「哲學家」或是從「學有專長的學者們」的了解奪出「變成羣眾手裏的尖銳武器」確是最最的「完全必要」，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整個的「文化、學術、思想」等「領域」，都會成了中共一廂情願的「變色蟲」和「變形蟲」，任由中共如何想，就悉如其意的「變色」和「變形」，那該是多麼好的一個遠景和綺思。然而，這「完全可能」嗎？

我並沒有「敢想敢幹」的「精神」，有時，任何事情也決不只靠「敢想敢幹」就能成功的。原因是還得要把何者屬於「主觀願望」，何者屬於「客觀條件」呢！

像大陸上目前所掀起的「批孔」運動，事實上並不是「批孔」，而是把中共自己硬加到孔子身上的東西，加以「批判」呢！實際上是自己在批判自己呢！只不過是假借着孔子的名義而已。

哈哈，「批孔云乎哉！」在此多些費孝通等，借了趙浩生的筆，向海外傳播了這一事實。

戰——時——黃——鶴——樓

崔顥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回，白雲千載空悠悠」。

在我來說：武漢是我第三故鄉（第二故鄉是南京），所以黃鶴樓這個名勝古蹟，是我最熟悉而遊玩次數最多的地方。

民廿四年春，我由南京調職杭州，廿五年秋則由杭州調職廣州。迨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我首都南京失守之後，軍政重心就在武漢了，筆者於廿七年六月初再次回到「第三故鄉」去，這時不是「奉旨」，也非調職，而是於廣州「辭官」之後，與兩位死黨兄弟聯袂乘粵漢鐵路火車赴漢，欲覓發展的新途徑也。

抵漢後之次日，我引死黨T、L兩位兄弟謁晉D先生，作曹邱之介，不料D先生一接見我們，首先表示很歡迎我，並請我加入軍×局幫他的忙；這事在別人看來，也許認爲榮幸，但在我倒不以爲然：因爲我以爲我若進軍×局，無非擔任科秘或處長之類的職務，職權有限，而責任則極其繁重，尤其是工作與生活都經常緊張，個人活動的自由，減至最少限度，這是多年前在南京我曾經嘗試過的，所以我不願意再踏進這種特殊的環境裏面去。不過，當面對面的時候，只能含糊以對，不敢故示違抗，好在當時D先生對我輕描淡寫地說過幾句之後，便轉移目標去和T、L兩位周旋去了。一來沒有下條子，二來也沒有叫我尅日到差，所以告辭同逆旅之後，就不再去理會，以爲D先生「要人事忙」，可能不久就會忘記對我說過什麼話了。

在武漢我有很多老友，當然要分別去拜訪，諸如軍委會政治部的賀廳長（君山），戰地幹部訓練團的鄧主任（雪冰），兩湖禁烟督察署的嚴署長（澤元）……他們都是我的同學兼老友。他們和我快晤暢敍後，知我其時是「無官一身輕」的閒雲野鶴，便都以「共赴國難」爲言，誠意延攬，但我都未敢肯定地表示接受美意，只有委婉設詞，推延一時，因爲我有苦衷，不便坦然向他們吐露出來呢！

不料，過了幾天，總政治部有派令下來了（派我爲某集團軍總部的政治部主任），同時賀廳長也有私函通知我，囑從速到第五戰區駐武昌辦事處去去報到或接洽呢！

日復一日，自己拿不定主意，而前方戰訊又一天緊似一天，機關、學校和武漢居民都忙着準備疏散，在在觸目驚心，使我內心越來越焦悶！

兩年前在杭州浙江警官學校有位和我很置腹的同事文浮生兄，其時任安徽屯溪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俞作柏）第一支隊任政訓主任。我在客舍中覺得苦悶，乃修書通問，藉吐衷曲。不料信發出後不久，很快的便有回鴻，展閱之下，函中的語言，使我十分疑惑，內容大意如下：

「手示奉悉，欣慰之至！不過，弟昨於俞總指揮處已獲悉吾兄已奉派爲總部政治處少將處長，亦卽爲我的上司，何以你不早日就職？來信又何故諱莫如深，隻字不提？……」

這些大大出人意外的話，使我看了，眞感覺如墜入五里霧中，百思而不得其解！

一天，在武昌渡江小火輪上邂逅剛由廣東抵漢述職的老同學古旅長（名槐，現居港），寒暄之下，乃盡情將自己猶豫難決的心事向他傾吐，自然有「請敎高明」之意；談了半天，他也不敢「借箸代決」；渡海江輪抵達漢口大家上岸之後，我們在江漢關附近馬路上，仍然從容地且行且談；突然他若有所悟地說道：「那麼，我介紹一位預言家爲你指點迷津好嗎？我記得黃鶴樓頭有位卜者，招牌叫『精一子』，頗能片言決疑，我往時曾領敎過，你若同意的話，明天淸早我就到你寓所和你同去找他。」聽他這樣說，我當然十分同意了。

次日上午，我倆便聯袂往黃鶴樓去找卜者精一子了。

見面客套幾句之後，那位身胖臉圓，約五十來歲，穿着玄色道袍的卜者，首先請我們在案前和他對面坐下，然後請我向案頭盛着一堆像香烟的紙捲的瓷盤中，拈出三條紙捲來；他將那紙捲分別展覷，跟着便安詳地請

「問謀事——卽找工作的事。」我說。

卜者聽了我的話，便似胸有成竹而毫不猶豫地說出如下的話：

「目前你有很多機會，可是，先派的差事你不能不幹，不幹定有麻煩；幹呢，不出三個月，你將奉調離開此地往南方去——就是說，離開武漢往南方一地獨當一面，那個時候就盡善盡美了。」

他說完上面幾句話之後，古兄對我作一會心的微笑，似乎是說：卜者的話，大有道理。

我們告別了卜者之後，邊行邊談，古兄嘖嘖稱奇地說道：「精一子眞是異人！他竟知道你目前有很多機會，而且敢斷然地說：『先派的差事你不能不幹，不幹便有麻煩，』這種肯定不移而又『洞若觀火』的話，除了他誰能這樣說呢？由他這些話看來，你還是趕快去軍×局報到的好。」

與古分手後，我獨自悶悶然行回青年會寓所，心緒混亂極了，目前有不少好機會，但若不先通過D先生的一關，無論就任何方面的職位，將來總不免有麻煩，這不待精一子指點，我早已心知肚明的，不過，如果進軍×局去，是不是不出三個月就可得外調呢？「南方一個地方」，究竟是何處呢？「獨當一面」，究竟又是什麼職務呢？再則他說「那時候就盡善盡美了」，何謂「盡善盡美」？有權、有錢、夫妻團圓？……這是可能的嗎？這些話我不能信以爲眞，多數是「江湖佬」信口開河討人歡喜的吧……？我心中反覆地在縈想。

我捱過了心緒煩亂的兩天兩夜，結果決定依從精一子的指點，以「負荊請罪」的姿態，試往軍×局看看風色。

白白胖胖的人事科李科長（名肖白），也是我的老同學，他一見我便帶笑說道：「怎麼搞的老兄，你到現在才來？」

「怎麼呢，」我也嘻皮笑臉地反問他：「現在來遲了嗎？」

「當然啦，」李說：「你不知道麼？原來委座派給你的工作，現已撤銷，改派別的人去了。」

我問他：「委座派了我什麼工作？我一點不知道呀。」

「你多日不到局裏來，而我們的[illegible]

出那封已註銷的派令向我展視一番，原來那就是派我爲「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政訓處少將處長」的文件，因此我才省起文浮生兄來信所謂我將當他的上司的原因。——公文辦出時，就已有電報告知前方部隊長了。

李科長接着說：「後來周副科長向D先生報告派令未能送達的情形，D先生聞悉便生氣了，叫我不必再送，並另行簽請改派曹勤餘，前天曹已奉令乘機飛前方到差去了。」

我聽完李的話，如夢初覺，同時內心不免發生惶恐，不知D先生將怎樣處分我。

李科長看出我忐忑不安，便問我：「現在你打算怎樣？」

「我知道，這次犯了很大過錯！」我繼續說：「今日我就是負荆請罪而來的，請老兄報告D先生，我願意接受處分。」

稍停一會，李說：「那麼好吧，我替你報告，明天下午你再來聽消息吧。」

我當然表示遵命了，旋卽告退。

次日下午二時，我帶着患得患失的心情，再去見李科長。李一接見我，一分鐘也不就延，爽爽脆脆的說道：「請示過了，D先生要你寫悔過書，並要你明天就來秘書室辦公。」接着又匆匆地告訴我：「我有要事，馬上要出去，就這樣吧，再見。」

我說聲「好，好，多謝！」隨卽告退。出了局本部大門，默默地吁了一口氣，原來胸中一大堆如鉛塊如石礴的疑慮，霎時間便烟消雲散了！

我入了秘書室，只有埋頭辦公，究竟是什麼職分和階級，我全不知道，同時也不好問，不過，我所閱辦的都是主任秘書交下的機密文件。過兩天，軍委會辦公廳頒下一封密令來了，內容是派我爲軍×局中校秘書，這時才知道自己的職務和階級，同時才知道D先生給我的處分——那是降了我兩級。但我內心倒十分泰然，並不介意。

那時候的武漢，幾乎天天都有敵機空襲，而我們辦公的武昌行營，則是敵機投彈的一大目標，由於高空不易命中，故前後左右的民房商店，給炸得瘡痍滿目。後來見那地方實在太危險不能不搬了，我們的辦公處便搬往漢口舊日本租界去。搬後不到

—憶述—

廖淑倫

，於是各文武機關都加緊準備疏散。

一天，第二處處長何芝園拿着一份名冊來和我磋商，本局各科處，應疏散那些人員往湖南長沙去辦公，那時我以開玩笑的態度笑問他：「我的名字你列入疏散名冊內沒有？」

何是老實敬謹的人，不慣與人說笑，聽我說出這麼一句話，楞了一下，接着和氣而認眞地對我說：「你？——」停一會續說：「廖先生，你想同這批人先往長沙去？那不如就請簽出你做領好了。」

這事本是我「固所願也，不敢請耳」的，那個時候在武漢的人，天天受敵機空襲和前方戰事的恐嚇，個個都如在熱鍋的螞蟻，還有誰不希望早點疏散到較遠的安全地方去？

當時軍×局擬定疏散職員的原則，是以「軍人」及「非軍人」來作區處的，前者留下，後者約量疏散，我是屬於前者，不料無意中說句戲言，竟得破例「鬆人」，誠屬幸運！不過想起卜者精一子說過的話：「不出三個月，要離開武漢」，竟然是應當了。這樣看來，根本就是「數定」，不能認爲「偶然」。

我們在長沙的臨時辦事處，離城約莫十華里，郊區地方偏僻一點，但頗覺安靜可喜！

我們抵長沙的第五日（卽民廿七年十月廿一日），廣州便淪陷了。十月廿三晚上，接到人事科李科長由漢口打來的長途電話，要我速回漢口去，使我聽了，如晴天霹靂，不覺頭目暈眩！我問：「究竟是什麼事呀？」他說：「這是密令，我不能在電話中說，回來你自然知道。」

講完電話之後，我坐在一張竹椅上呆着發愁，原來自以爲幸運的人，現在不免有「塞翁得馬」的感念了！慘！慘！眞慘！明知武漢在旦夕之間就將變爲劇烈大會戰的場所了，我再回去，不是等於赴火蹈湯嗎？可是，「法電心駭，威尊命賤」，明知是火是湯，又怎能不赴不蹈呢！

次日中午，帶着簡單行李，搭粵漢路火車北行站就停止了，據說前面路軌被炸，不能前進，到了下午三時，倒開退回長沙。那晚我又回到我們的辦事處。第二天打算找船由水路赴漢口，可是，離開辦事處行二三里時，迎面見架小包車駛來，駛近我時忽然停下，車門開時，出來一位西裝大漢，我定睛一看，原來是我們的主任秘書鄭介民先生。

「你往那裏去？」鄭先生問我。

我將人事科李科長要我回漢口及火車不通擬改乘船等情向他報告一番。

鄭先生馬上用命令的語氣說：「你不用回去了。現在我們和俄國人合作成立了中蘇情報所，我擔任副所長，香港站已決定派你負責，你現在可卽往南嶽市所本部找江科長（玄峯）接頭，準備好一切，便可赴港，我早晚也就會到的。」

我聽了他的話，如重犯奉到恩赦令，也似凡人忽然變了自由快樂的神仙，內心興奮，眞非筆墨所能形容了！

我與鄭先生道別之後，隨卽往火車站搭上南行的班車，當晚深夜趕到了南嶽市。

中蘇情報所，除了所長和他一位助手之外，其餘的科長科員和翻譯等十餘人，多數都是我們軍×局的同事。

我在南嶽逗留了一週，和所長密談過幾次，一切接洽完妥之後，卽帶同兩位男女報務員出發，取道衡陽、桂林、廣州灣，因戰時水陸交通處處非常擠擁，諸多困難，足花了半個多月時間，才到達那時被國人視作「天堂」的香港。

抵埗第一件最重要的私事——與公事實在也大有關係——就是派專員往東江我們的鄉間，把我那濶別多時而夢寐縈念的愛妻，迎接出來，共享安樂，兼協助工作。

回憶卜者精一子對我說預言的時候是七月下旬，我離開漢口到長沙的時候是十月中旬，算來眞不夠三個月。至於到達香港，則是十一月中旬。所謂：「那個時候就盡善盡美了」的話，那時的確是十足兌現了！這個神卜，眞令我畢生難忘！後來，我在港就過了一個頗長時期的「盡善盡美」的生活，迨我回國後三個月，日本皇軍才攻佔香港，可謂僥倖之至了。（一九七四年七月廿日於香港油塘邨）

近年來有人不斷地在鼓吹「回歸」運動，目的在騙人落水！如不相信，則讓我們舉些例子來看看過去投共分子的下場吧。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靠攏分子當推李宗仁。因爲他不獨是桂系軍政界的首領，北伐時爲第五軍軍長，抗戰期間，卽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府主席；勝利初期升爲北平行轅主任；尤其是在行憲後的第一屆選舉中當選爲副總統，後來更一度代理總統職務，地位之高，顯然爲所有投靠分子之冠。但是投共最早，助毛爲虐最大，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自殺的則首推黃紹竑；其次便是前國民黨大員邵力子——前者於一九六七年一月間，遭受毛派「紅衛兵」的猛烈鬬爭而自殺，直到同年四月，始由黃紹竑住在香港的親屬傳出其死訊；後者則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間，因爲受到淸算鬬爭的刺激過度而「蹺辮子」！

不過，據說李宗仁後來的投共，也可能與黃紹竑、邵力子等人的幕後游說有很大的關係。由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當國共內戰至最後關頭，蔣介石總統宣佈辭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位時，黃紹竑、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人，卽以國民政府的代表身份前往北平進行和平談判，而一去不返，做了變節的二臣，向中共「靠攏」。可是這些無恥的傢伙，在毛澤東、周恩來之徒的威脅利誘下，必須爲中共「立功」，才能「贖罪」。因此，黃紹竑搶着「立頭功」，竟於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發出一項致李宗仁的公開信，內容畧謂：「……那些好戰的人們，必要將無數人的生命財產，向戰火裏去送葬，才算是他們的光榮體面。……封建皇帝時代，用生人來陪死人埋葬，已爲人道所不容；而到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更有多數人的生命來殉葬生人的現象！如果這算是革命，我想這革命的領導者，比封建時代的皇帝還不如。……因此，我以最大的誠意，希望我兄（指李宗仁）對於現實的局面，再重新加以考慮，以大智大勇的行動，作救人自救的主張。這不但爲我個人所企望，亦爲愛和平的社會人士所企望也。——黃紹竑」。

同時在同樣的環境之下，而聯名致李宗仁以同樣信件的，則是邵力子與章士釗這兩個老不要臉的靠攏分子。信件內容如下：

「……國民黨面臨此種難局，惟有大膽割棄，始有生命兒存。……某等留滯北平，悚息待命，聞公與何院長（當任行政院長何應欽）敬之兄，屢以中共扣留國府代表宣言於眾，發佈代表團公函，亦復故加刪節，以致要語漏畧，本意不明。試思某等縱至不肖，而以立身釋有本末，見事非無是非，將何至受人拘牵，惟所進退？中共乃一大黨，持政待人，各有規度，亦何至強抑使節，至隳令名？……至於中共是否一黨壟斷，尤國民黨而效之？則有待將來政事，爲之證明。今漫以壓迫、恐怖、陰謀、暴力、欺騙、極權、鐵幕種種醜惡名辭罵倒之，罵誠罵矣，倒乃未必；……且國民黨之失政，國民已裁判而懲罰之。倘中共他日甘蹈南京覆轍，民猶是也，國猶是也，夫何懼先後之不相若乎？公亦何必過於早計乎？……」

黃紹竑

不錯，黃紹竑的確有點小聰明；但聰明不澈底，反而害了他！黃雖出身軍旅，與白崇禧爲保定同期同學。然而，黃紹竑曾被人認爲是中國極少數懂得政治的軍人之一。有一個時期，他對科學和兵器學方面，也作過潛心的研究，並創造出「七七式步槍」、「輕機關槍」及「七七式槍榴彈」；特別是後者，更獲國民政府的嘉獎。這些武器在美式裝備未運到之前，一度成爲全國所有部隊的新式配備。因之，黃紹竑有點自負。

黃紹竑，別號季寬，卒年已七十二歲，廣西人。他在桂系軍政人員中，算是一個外表較好的；且其身材魁梧矯健，體高達六呎！寬濶的肩膊，粗大的腰圍，卻有兩隻秀美的手，而令他覺得沾沾自喜。實際上，他曾少年得志，大約在三十歲左右，卽已掌握了廣西省的政權而自任省長。打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官運亨通；並且由廣西省長而一躍成爲中央大員，除先後分別擔任過內政、交通等部長之外，且一度至鄂，兩次開府浙江，前後任封疆大吏達十五年之久。由於黃紹竑闊修甚專，加上他的實際經驗。因之，他對政治頗有興趣，尤諳治理，實與一般穿二尺半的軍人政治家不可相提併論。在文學方面，他也有點修養，能作詩塡詞，在浙江省主席任內，報紙上經常刊載他與各廳長、各區行政專員及各縣長們的唱和之作。以是，黃紹竑初時甚爲中樞最高當局所重視，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就被調升爲監察院副院長了。

但就另外的一方面而論，黃紹竑的個性是非常古怪的；他對人對事，也跟別人有所不同。抗戰初期，當中央軍風紀巡察團巡視浙江時，曾在各地收到不少的告狀信，其中多半是控告各縣長的，因而巡察團根據這些報告便公開批評浙江的吏治太差。但黃紹竑則在「總理紀念週」上予以反駁說：「被控最多的縣長，往往就是最良好的地方官吏；由於抗戰時期，一個縣長要推行其政令，就難免不開罪於巨室。若一味敷衍的官吏，跟土豪劣紳打成一片；反而不會被人控告了。……」

至於黃紹竑爲什麼要脫離桂系，而傾向於中央呢？中央又爲什麼那樣倚重他？正如前段所說——黃紹竑生長於一個讀書人的家庭，顯然他幼年所處的環境，可能跟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不同，故其個人亦異。例如：他最歡喜的是運動，能打一手好網球，在粵軍中充任排、連長時就曾得過錦標。後來白崇禧不贊成他此種玩藝，白說：「網球運動不值得提倡，因爲中國人實在玩不起。」但是黃紹竑的回答也很幽默：「那麼，我們不能因爲老百姓坐不起汽車，就難道要提倡人力車、牛車、馬車嗎？」在西南之變的時候，黃紹竑曾於砲火中啣命飛到廣州及南寧間，進行調停，卽開始爲中央倚畀。

一九三四年，黃紹竑曾奉中央之命宣慰蒙族及新疆等邊疆地區。他返回南京後曾上萬言書，請纓經營新疆；並列舉左宗棠如何使新疆民族內向的故事，爲當時的中樞所嘉許；命他計劃進行。其時黃紹竑本來已請准派兵五師，經費爲五百萬元，卡車二百四十輛，對交通方

面亦已勘定修築路的線，計劃立即開工。惟於一切準備就緒之際，突然有人向中央供給情報，說黃紹竑此舉可能另有野心，希望審愼將事，於是計劃告吹而予黃以重大打擊！因而對中央開始離心。抗戰期間，他跟邵子力、章士釗等過從甚密；而當年在重慶的中共統戰頭頭周恩來所以拉攏黃紹竑、劉斐一羣人，目的在打擊桂系，而張治中、邵力子等則代表國民黨中央，章士釗、黃炎培則爲少數黨代表。

邵力子的本名叫做聞泰，字仲輝，力子據說是他的筆名；原籍浙江紹興，爲前清舉人，當過學校教師；並歷任「民立報」、「民國日報」、「生活日報」、「覺悟報」等編輯；並先後分任過甘肅、陝西兩省主席、宣傳部長、大學校長及陸軍少將等銜頭；也是被中共開除黨籍的共產黨員，多姿多采。其實，邵力子幼時就有「神童」和「小曹植」的綽號；十二歲那年，他父親的朋友到訪，信口出一聯給他對，上聯是「雨滴花洗面」，他也隨口應道：「風吹柳梳頭。」客人大爲驚嘆，立刻獎他十元。十四歲入庠爲秀才，十六歲中舉。清末，于右任在長安創辦師範學校，邵力子被聘爲教職。民國元年入「民立報」任編輯，那時的「民國日報」經費枯窘，連外電也無力應付，但是堂堂大報，豈可無專電？於是邵力子乃情急智生，每夕必到「新申報」去訪晤該報主筆張東蓀，實則是偸窺該報專電，一一默記在心，告辭返回報社，立即伏案揮毫，改頭換面，照發各地專電，所以當時常有「邵力子偸電訊」的傳說。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當中共成立不久，邵力子即加入了共產黨，並被選爲中共「中央委員」，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則突然被開除黨籍，而邵力子也同時登報脫離共產黨，適蔣中正先生求才若渴，聘邵力子爲秘書，尊敬如待良師益友。據說邵力子在報社時期，鼓吹革命，雖未受到牢獄之災，不料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任黃埔軍校少將政治部主任時，卻嘗過一夜鐵窗風味；原因是邵力子奉委初到黃埔，適値蔣校長出發二次東征，邵力子偕衞隊趕往晤面，行至東莞，因衞隊的槍械執照號碼不符；加以邵力子首次南下，尙寂寂無名，故此，曾遭憲兵拘留了一夜，翌日始由校方保釋。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他出任甘肅省府主席，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改任陝西省府主席，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抗戰期間，曾任駐蘇大使。邵力子在十四年及十七年間，曾兩度赴蘇俄考察，十九年則和他的留蘇的太太傅學文結婚。以是，黃、邵二人反覆無常，背叛中央倒不稀奇，而奇怪的是那個爲國民黨一手栽培起來，曾在中央炙手可熱的張治中，和傅作義，也曾發表過投靠的聲明，實屬恬不知耻！特別是張治中，更不要臉，不獨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並領導高叫「蔣夫人（宋美齡）萬歲！」因此，他升官最快。

當中共竊據大陸之初，確曾一度擺出了一副假民主的面孔。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在北平召開所謂「新政協會議」的代表名單中，投共的國民黨分子會以三種姿態出現，如李濟深、何香凝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譚平山、

子的下場

胡蒼之

陳銘樞的「三民主義聯合會」，及蔡廷鍇、蔣光鼐的「民主促進會」，總共佔了三十四席，初時比中共還多了十八席。曾幾何時，他們卻嘗盡了中共的鹹、酸、苦、辣的滋味！如一九五七年當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鬪爭時，黃紹竑、邵力子等人，曾在那次所謂「大鳴大放」中發表一些不滿中共的言論，而大多被指爲「右派分子」，受到惡烈的鬪爭。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利用林彪的槍桿子推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許多靠攏分子都成爲它們清算鬪爭的對象，並把所有的尾巴黨一律加以斬掉，其中包括有「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及「三民主義聯合會」等。

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當黃紹竑的死訊傳出之後，一般認爲他已經是七十二歲了，並且患病時間甚久，很可能是病故的；而另一部份消息靈通人士則認爲：黃紹竑是被迫自殺的！可是，中共報紙則始終未曾刊出黃紹竑的死因，所以，這問題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謎！至於死時已經八十七歲的邵力子，雖經中共報紙刊出他的病死消息，卻非常簡畧，根本沒有指出他患的是什麼病？總之，這是投靠中共的投機分子的下場！他們投入共黨集團中有十多年乃至二十年不等，不僅是鬱鬱不得志；且個個都受盡了中共的折磨；出賣國家民族，出賣朋友，晚節不保，含恨以終！死者已死，而現時仍苟延殘命於北平毛朝統治下的二臣們，卻難免「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儘管那批投共分子向毛澤東搖尾乞憐，但其悲慘的命運則早已注定的了。試看：歷代的賣國賊、妖孽們誰有好下場呢？當蒙古人征服中國的時候，張弘範執文天祥於五嶺坡，破張世傑、陸秀夫於涯門，滅亡了自己的國還要立石在涯門上，刻有「張弘範滅宋於此」七個大字！陳白沙看了氣不過，乃在石上冠一「宋」字，變成「宋張弘範滅宋於此」！並附上一首詩，末兩句云：「鐫功石上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當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據說天津有不少居民手執「順民」旗招搖過市，未能獲得理睬，反而被洋兵毆打。抗戰時，汪精衞組織傀儡政府於南京，明明做了漢奸，還仰首伸眉地說是「實行中日親善，共存共榮」，但結果，張弘範、汪精衞的下場如何？是衆所週知的。

也許有人以爲毛澤東組織中共，實行獨裁主義，不算是漢奸、國賊，其實，他奉外國人馬恩列史爲師傅，憑着蘇俄的卵翼而長成，更藉蘇共武力以奪取政權，這與石敬塘、吳三桂等人毫無兩樣，做了蘇共的奴隸，而投共者則做奴隸的奴隸，漢奸國賊的走狗，其下場又怎不悲慘！

「人生自古誰無死」？但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黃紹竑、邵力子、張治中、李宗仁、李濟深、蔡廷鍇輩，變節去做二臣，已是恬不知耻之尤！更被毛澤東利用，死得不明不白，所謂「狡兔死，走狗烹」，正是這些靠攏分子的大好寫照。「一失足成千古恨」，投共者的悲慘遭遇，應該爲人所借鏡，而生活在自由環境中的海外人士，怎可去尋死路？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1 鐵筆生涯

我和李尚拔都被調回「粵中法院」了，我們當然一百個不願意，可是若不回去，便會永遠失業，而又不能離開大陸，怎辦？

在這情況下，我們黯然地返回「粵中法院」去，幸而李尚拔和我是可以「互訴衷曲」的朋友。——所謂「互訴心曲」，也只限於對陳海天的不滿，對無理鬬爭自己的反感，而不是對整個共產政權的否定。當時，我們仍以為共產黨的政策本來是對的，只是執行上的「偏差」而已。李尚拔更常常嗟嘆道：「我歷史上的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

返回「法院」以後，陳海天仍然是「秘書」，徐翼球仍然是「助審員」，陳惠冰還是妻憑夫貴。幸而多了一位「行政科長」，她是一個文化水準不高也不低的寡婦，她的地位比陳海天高，性情爽直，有點「人性」。她的姓名是劉展平。

在大陸，特別居於「領導」地位的人，是以「黨性」為重的，「人性」是不應存在的。

陳海天的工作能力比劉強，「黨性」比她強，所以有點瞧不起她。我和李尚拔是屬於「行政科」的，不再直接受陳海天管轄，因此我們的心情比較上沒有那麼沉重。

我說陳海天的「黨性」較強，劉展平較有「人性」，似乎應該舉出明顯的事例為證。

在斯大林逝世的那天，陳海天召集了全「法院」的工作人員，舉行「追悼禮」。在「追悼」時，陳海天一邊報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一邊在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這時，全「法院」的幹部，都靜默無聲；我也拿着手帕作哭泣狀，事實上我暗笑陳海天的「作狀」。我說陳海天「作狀」，一點也沒有冤枉他，因為一散會，我便看見他和陳惠冰打情罵俏，滿臉笑容了。

何謂「黨性」？「黨性」者，虛偽之別名也。由於斯大林之死，全中國大陸都要「追悼」和「帶孝」，臂纏黑紗，停止一切娛樂。這就是「黨性」。

劉展平雖然是老黨員，但她較有「人性」。有一次，她在「學習會」中說：「我批評梁羅生同志不安心工作，說得十分好聽，可是我自己又何嘗安心於工作呢！」

劉展平這些直率的話，使我十分滿意。我最討厭那些說一套，做一套的人！

毛澤東共人之產，奪人之力，要人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自己卻「大私無公」，「江青掛帥」，這便是「黨性」！

我和李尚拔在「行政科」，事實上是沒有工作的，偶然擬擬稿，但主要的工作是抄寫。

負責抄寫的，共有五個人。其中有李尚拔，王錦恩、×××、我和鍾正速。

上述五人，除鍾正速外，都是知識分子。×××是一個大學生，現在忘記了他的名字。

王錦恩後來調到「民事庭」去。

在「行政科」中，我和李尚拔是鄰座，而且，以無「公」可辦的時間居多。有一次，他在「辦公室」中坐立不安，繞室徬徨。

我見了這情況，便用紙寫道：「走來走去究為何？好比鍋上的螞蟻。」李君見了，續寫下去說：「但願早日離苦海，快樂勝如做皇帝！」

我們都不願再在「法院」中工作。李尚拔有「歷史污點」，在「法院」當然沒有前途。我在「司法改革」時被鬬臭了，當然也是如此。

反之，那些「出身好」，沒有工作能力，品行差的人，卻騎在我們頭上。

有一次，我向劉展平要求調出「法院」，她問我為什麼不願留在「法院」，我便把「司法改革」前後的情形全部告訴她。她說：「你的問題，必須等候組織上決定，而且『粵中專區』也將遷往佛山。李尚拔不久便要調職了。」

果然，李尚拔調走了，而且離開江門。

李尚拔走後，我在江門更感到孤寂了。有一次，我寫了幾句東西：

青青古松樹，千載雪花飄，挺立嚴冬裏，永遠不零凋。昔日有伯牙，碎琴絕高調。翱翔尋鶴友，嘆息知音少。手提鐵筆敲鋼板，大笑復狂嘯！

鐵筆和鋼板，膽寫蠟紙所用，蓋實錄也。

我又寫了一首「弔屈原」，說千古一人，悲哀屈子，凄然投水，此時此恨誰知？楚騷雖存，卜居明志。可憐蟬翼千鈞恨，世人尚未得深知！今日弔君，愁望綠水，楚辭未盡哀傷意！

我還寫過一首白話詩，目前只記得幾句：

海天黑墨墨，隨風生毒雨，
直撲冰山上，孤舟難自主！

這幾句中，隱藏着陳海天、徐翼球、陳惠冰的名字。

上面引出來的東西，後來都被查出來，並且成為鬬爭我的材料。

在這苦悶欲絕的時候，突然收到石岐的一封信，那便是妻產下了第二個孩子。她孤零零地帶着孩子在石岐，我卻不能回去看她，又不知何日可以團聚。

從近期國片發掘出來的問題

一連看了三齣國片電影，一是張徹的「洪拳與詠春」，二是高寶樹的「販賣人口」，三是黃楓的「鐵金剛大破紫陽觀」。

張徹的電影，演員是他的固定班底，武打花樣是與他過去的作品差不多，故事也是過去的材料併湊。不論從內涵或娛樂性角度看，也覺得沒有什麼值得的。

高寶樹的「販賣人口」看來與龍剛的「應召女郎」差不多，龍剛的「應召女郎」是從幾個妓女本身故事展開，「販」片則塑造一個荒唐而怪誕的非法組織來控制妓女。「應」片是眞正想反映現實。「販」片卻是掛着反映現實的羊頭，販賣其色情暴力的狗肉。

至於黃楓的「鐵金剛大破紫陽觀」，簡直是李小龍遺作「龍爭虎鬬」的翻版，將原有李小龍的戲路換上了茅瑛，佐治拉辛比的戲等於「龍」片中的尊薩遜。爲了演員份量，茅瑛的戲比李小龍的戲輕了，佐治拉辛比的戲卻大大加重了。反面人物的組織，又同樣是龐大而怪誕神秘機關一類。

我眞不明白今日一些製片家，既然肯花幾十萬元來拍一部電影，卻那樣情於找新故事，不是抄自己過去的，就是抄別人的，或是東拉西併成一個不求格調統一，只求多刺激場面的故事，在這種故事中，演員是沒法表現出深度的眞摯情感的。

作爲一個在香港大公司之一，僅次於邵氏公司的嘉禾，不論製片至導演，都暴露出一個最大的弱點，那就是對捧紅演員毫無辦法，也不熱心。原因是他們的作品只是着重將一堆堆強烈而不調和的公式動作材料擠進故事裏去，硬生生將人物壓抑成生命力很脆弱的活機器。

過去所以有李小龍的作品的成就，還是由於李小龍在童年已是演技優秀的童星，早就自己培養出自己的特殊氣質，加上他多年來獨創的中國武功，的確是別具一格，予人一種眞實英雄的形象。看看王羽上演嘉禾的作品，就差勁得多了。

獨立製片所以難成大器的原因雖多，但唯一的缺點是不願意在他們的電影中捧演員，認爲捧紅一個演員，自己生產不多，沒法養得起，捧來給人用又不値得。嘉禾雖然不是獨立製片，但從它不着重捧演員的作風上看，也許他們以爲自己很聰明，其實是不聰明。譬如許氏二兄弟，許冠文在邵氏，就獨當一面而大紅特紅，許冠傑前二部作品，都給上官靈鳳壓抑在可有可無地位。至於「綽頭狀元」，許冠傑是獨當一面了，但導演只顧併湊綽頭，沒有着意在演員身上製造壓力。

高寶樹與柏文祺這一夫妻檔，也許比不上嘉禾夠規模，但高寶樹對於在主角身上製造壓抑力量，卻很慷慨。表面看來，好像導演有人情味，但事實上利益是均等的。

譬如吳思遠以「蕩寇灘」捧出一個陳星，宋存壽以「窗外」捧出林靑霞。電影賣座了，導演的地位也因此大大提高。苗可秀本來是一個不錯的人才，可是嘉禾沒有爲她像蔣「窗外」捧林靑霞那樣寫過一個劇本，有劇本寧給鄭佩佩；她拍的只是併湊材料，難以放出生命的光芒，即使用着氣質特異的鄭佩佩亦無能爲力。

從「鐵金剛大破紫陽觀」，可以看出茅瑛氣質亦是不錯的，不過我懷疑導演在拍這部電影時，像忘記她是一個女子，沒有給她一次展開笑容的機會，亦沒強調她在男人當中的魅力。譬如她在山洞外買汽水時，不妨使她表演少女的智慧，詐驚慌與痛哭，甚至說謊也好。氣質能放一點，野一點，給觀眾多一點歡樂，總會多留一點難忘的印象，上官靈鳳在「龍門客棧」所以表現出那點少女的靈氣，就是得力於一「野」字。

我以爲一個導演，除了拿着劇本編織連環圖故事外，能對主演的角色，加上一點研究工作，如何使一個演員在觀眾印象中留下深刻而親摯的印象，這應該是做導演的一門最重要的學問。沒有演出成功的演員，也不會有賣座電影，當然也不會有大導演。譬如楊羣在影圈鬱鬱不得志多少年，後來只落在李翰祥手上，不久就紅起來。這與李翰祥的成功是分不開的。

想像中，「鐵」片的開首，電影不妨先來一回專給觀眾爲茅瑛塑造一個特殊印象，可讓她出場在一個女同學的晚會中。女同學正因受過一位可憎的男同學的欺負而憤恨，那男人剛好又過來邀茅瑛跳舞，茅瑛假扮不懂跳舞，巧妙的踢了那男子兩腳，那男子痛得死去活來，一曲告終，她看到女同學開心了，又去拉該男子教她跳舞，該男子不敢再領教，接着又有另一男子請她跳舞，她卻跳得很規矩，而時時回顧那倒霉的男子，作一個會心微笑，然後才接到電話，馬上要她回偵探部去。再接下下面的正戲，在觀眾觀感上的茅瑛，自然就完全不同了。可是眼光短視的製片與導演，多只是爲自己的戲劇效果而編織故事，他們不會爲了塑造一個演員的特殊品質而浪費膠片，自然亦成爲對新人永遠沒信心的製片與導演。

今日的商業電影，很喜歡將好些打鬬動作與色情叫作娛樂性，個人認爲最基本的娛樂性應該是如何建立起演員與觀眾心靈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必須是來自彼此之間情感的共通。

在電影中，即使他處理的角色是一位「超人」，但最好是他（或她）在做「超人」時，亦要做一個有人情味的普通人。否則便沒法建立起與觀眾心靈上的溝通了。

林巽

柳宗元「封建論」對秦始皇的批判

鹿鳴

柳宗元，字子厚（公元七七三年，卽代宗大曆八年生；至八一九年，卽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唐代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是我國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著有「柳河東集」。

「封建論」是柳宗元對秦代郡縣制度的評價，這篇政治論文雖然主要是肯定了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實行中央集權對國家統一的貢獻；但是，柳宗元對於秦始皇的暴政，對於秦始皇殘酷壓迫剝削人民的種種罪惡，是有激烈批判的。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採納大臣李斯的意見，正式廢除封建制度，取消諸侯封國和貴族卿大夫的世祿，把全國分爲三十六郡，後來陸續增爲四十一郡，每一郡都是直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

接着就把全國的兵器收集運到咸陽，銷熔鑄成巨大的銅人和大鐘，又把各國相互間的險要和邊防削平，並將各地的富豪十二萬戶遷居咸陽。秦始皇的目的，是爲了防止人民反抗，不讓封建勢力再有復活的機會。

秦國自商鞅以來，就一直施行嚴酷的法治，秦始皇執政後，更加專任刑罰。他迷信自己應水德而王，必須剝戾深刻，然後才能相配，因此法令

懼各大軍區的割據和獨立；暴露了內部鬬爭的日益危險性。今年二月，雖然各大軍區經過了一次調動，但是，他們只不過是表面忠實於毛家王朝，內心裏時刻都準備一旦毛澤東死亡，就起而奪取政權，或造成軍閥割據的局面。

爲了防止這種現象的發生，這就是中共大捧秦始皇中央集權、大贊柳宗元「封建論」的根本原因。

八年抗戰軼事

向晚

八年抗戰，這是中國史上一件大事，惜至今尙未見一部鉅著問世。各次大戰正史，當然國府必有編印，此所說鉅著，是指有關當時社會實情描寫亦史實亦文藝小說，如「戰爭與和平」之類。今距抗戰結束，也不過三十年間，抗戰未死英雄

』被毛共槍斃的消息，至表哀悼！原

憤的控訴毛共，殺害了她的母親。

「她說：毛共顚倒黑白，說抗戰勝利，是他們的功勞，指她母親反革命，把她抓到漢口槍殺。這位現年三十八歲，原籍浙江寧波的反共義士王天仇，畢業於漢口十七中學。她說：大陸淪陷時，她母親因爲要留在湖北打毛共，又把王八妹改名王拔毛。毛共恨她入骨，終於費盡心機，把王八妹抓到。

「王八妹臨死時，高呼蔣總統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叫兒女記住這血海的深仇，定要血債血償。

「現居台北的抗日和英雄『雙槍王八妹』黃百器，聞悉『雙槍王八妹

，迫他送日軍至某地，司機被迫無奈，不得不從，但又不甘心，於是心一狠遂連車帶人一同開入黃浦江，同歸於盡！只犧牲一人，而淹死敵人二三十人，也是値得的。此事，聞當時上海報紙也有記載，但不敢太張揚，故文字畧而不詳。

安徽一世家合家自殺

這是據友人面告，當日寇侵入皖北時，一詩禮世家，聞國破家將亡，恐全家受辱，遂閉門自殺，以全大節，詳細情形，不甚清楚。寫至此，想起明亡時，秦淮河畔一愛國義丐自殺故事。

秦淮河畔，有一乞丐，聞淸兵南下，金陵不守，這位乞丐，乃打破飯碗，在地下留一七言詩，詩云：「三百年未盛世朝，滿朝文武盡降逃；乞子也知剛常敎，何惜性命這一條！」足見當年滿朝文武大員，簡直不如一乞丐，能不愧死！

大陸笑話

尖鋒

抓着太公高呼毛主席

佛山專區與汕頭專區，在廣州越秀山運動場舉行一場足球友誼賽，兩隊球員爭波時，汕頭隊員一腳踢去，正中佛山隊員的下體，佛山隊員負傷，雙手掩着下體，面色鐵青說不出話來。兩隊球員走去問道：

「怎樣，不要緊吧？」

「矛（毛），矛（毛）……矛（毛）。」負傷隊員雙手抓着太公上氣

對於犯罪的人民，秦始皇經常採用腰斬、車裂、梟首、烹、絞等刑。另外又有夷三族、連坐之法。當時就有四百六十二個儒生被秦始皇活埋而死。

對於秦王朝迅速滅亡的原因，柳宗元正確地指出：

「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役，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

一針見血地抨擊了秦始皇的徭役繁興，人民不堪負荷，如築長城、開河、巡行之外，又大修宮闕、陵墓，勞民傷財，大量浪費勞動力。再加上賦稅奇重，收去人民歲入的大半，弄得海內愁怨，人心思亂。

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各地紛紛響應，統治中國不到十五年的秦王朝，就這樣滅亡。

柳宗元的見解是深刻的、全面的，把秦始皇統治時期的不得人心，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自中共政權成立以來，其所作所為，有許多類似秦朝的地方。正是由於中共所施行的種種暴政，受到了億萬被壓迫、奴役的人民堅決反對，才會有反孔揚秦、批林批孔運動的出現，妄圖挽救其面臨滅亡的命運；看到了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對秦始皇郡縣制度的贊揚，就如獲至寶，好像一個沉溺水中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終救不了的，形勢的發展必將使中共殘暴政權走秦朝滅亡的道路！

中共在這次批林批孔運動中，極力歌頌秦始皇的中央集權，暴露了恐

讀賣新聞」有一條極觸目的新聞，並附有圖片，當即把它剪下。這條新聞，大意說：當日軍進攻到安徽和縣城時，多日攻不入，原因南城門堅持不肯投降。城門樓有兵把守，每次接近南門時，守軍機關槍聲即起，照當時情況說，實不值得動用大砲轟擊，而且也想保存此城門，如是者數日夜，日軍實已等候不耐煩了，乃決計於天亮前派一連敢死隊登城門樓。至則，並未見有中國大軍，只見有一士兵臥地在熟睡中，遂將其捉住，視之乃一十七八歲的女兵，日軍乃大驚訝！問之，不語。語也彼此聽不懂。因拍此照，以證明中國也有抗日女英雄。

這塊剪報，我本想保存的，後因香港淪陷乃與其有關文件，一起燒毀。和縣在南京被敵機轟炸時，我曾到該縣城避難，住過數日，故對該縣城印象甚深。同時，我也發現了不少有關該地古跡，如烏江、項羽、虞姬廟，還有劉禹錫改建了的陋室銘的陋室等等。

這位女英雄，可能還健在，如在海外訪問到她，真可以值得大書特書的。

「雙槍王八妹」有女

上述和縣女英雄，已忘其姓名。但雙槍王八妹卻是人盡皆知的女英雄，她的英雄故事寫的很多，今所要述的，並非故事，而是新聞，因她的女兒也逃出大陸，到台北了。

今依「海外」第一六四期所載，摘述如下：

「王八妹的女兒王天仇，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在台北救總大禮堂，悲

一日一隊日軍抓住一我貨車司機 哭笑不得。









西窗隨筆

居高臨下

寒梅

旅遊台北市期間，正好碰上市議會的會期。市議會是台北市最高的民意機構，代表將近二百萬的市民行使職權，監督市政府管理眾人之事。

市議會設有市民旁聽席，旁聽席是設於「高高在上」的二樓和三樓，居高臨下，可以對每一個「代議士」的言談舉止，一目了然。

感謝親友的陪同，曾在市議會的旁聽席上，耳聞目睹議事的實況。印象最深的，就是議員可以充分的克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職責，站在維護市民權益的立場，凡經議決通過的事項，市政府就得照案執行，如在法令方面有抵觸的困難，也得將來龍去脈把話講明白，甚至還就事實對法令稍加修改，一切以民意為依歸，一切都顯示出民權至上。

以「公僕」自居的市府官員，和議員們為民服務的抱負，是殊途同歸的。所以，市府官員列席議會作施政報告或接受質詢時，都是虛懷若谷，多讓議員講話，多聽議員講話，他們的觀點是：議員的話是來至最基層的民意，是民情的縮影，都足以作為施政的參考和依據。

市議員最重的擔子是替市民管腰包，控制市政府的收支預算，監督市府施政計劃的執行。使市府一定要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事事要替市民着想，如有偏差，就得不到議會的支持，就沒有預算的配合，也就一籌莫展了。

市府官員要施展「公僕」的政治抱負，爭取議會的支持是必要的，因此，市府對議會的職權，官員對議員的意見，在市民權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是非常尊重的。

在議事過程中，有六位先後發言的議員，為了一件拆除違章建築的議案，堅持「先建後拆」的原則，市府主管希望「先拆後建」，以配合一個專案道路計劃的執行，雙方激辯了三個多小時，最後還是市府讓步，作成「先將違建居民設法安置，再行拆除」的結論。

「還是當議員的權威！」我說。

「應該是高高在上的旁聽市民，因為議員的權威，是在市民監督下發揮的！」居台的親友對我這樣說。

政府有能，人民有權，也許這就是台灣地區現行民主政治的特色！



薄倖名存

曾燕萍

芸芸衆生，常將強韌的生命力，及其創造性，對道德、法則、傳統、利害等，作故意及非故意的逆襲，衝突固所難免，嚴格講來，又何嘗不是痛苦的根源？

除了那些得天獨厚的幸運者，以及精力衰退的老人外，誰也免不了每天承受着，這兩種力量的衝突，而發生煩惱與苦悶，時時重複着這種戰鬬的意識形態，這也就是人生！

因爲如此，所受顚躓與挫折，是連綿不斷的，生命力在重大刺激之下，益愈堅強，心靈所受痛苦，也隨之而劇烈。

情慾之火，在壓抑愈強之下，雖屬星星之微，亦可轉瞬燎然。昇華與夢，固屬極佳出路，但非一般人均可循此途徑，以達康衢。那些才俊之士，爲何糊墜了胸中的錦繡；那些紅粉佳人，爲何淹漬了臉上胭脂，這並非個個都是才盡江郎。當虛幻之情，不抵眞實之後，張珙曾寫下了：

相思恨轉添，漫把瑤琴弄；
樂事又逢春，芳心爾亦動。
此情不可違，虛參使須奉；
莫負月華明，且憐花影重！

也就是爲了翠帷錦帳一佳人，甘冒悞了玉堂金馬三學士的蹇厄了。

歌管樓台，金尊檀板，固爲寂寞情懷的出路。但時無分今古，地無分中外，輿論對社會之癌的妓院，都是不能容忍的。每個時代，都曾用各種方法以防止賤業的存在，但無甚成效。

、反對最爲激烈，對這一方面也最有研究的，莫過於六世紀拜占庭皇帝，吉氏丁南之妻，則奧多魯皇后。雖然她自己的出身，非常曖昧，但對那些身世堪憐的人，毫無同情之心。

她曾將君士坦丁五百餘名妓女，送往波斯普魯士，將其監禁，但那些女孩子們，都不願進入這個收容所，投水自殺者甚多。

歐美遊歷家們，曾發表他們的觀感說：在中國，性的抑制，反較西洋爲輕。因爲中國歷代也禁娼，但如以上所述，幽禁數百妓女的情形，還從未發

有人說：「妓女足以使許多中國男子，嘗嘗羅曼斯的戀愛滋味。而中國妻子，則使丈夫享受比較入世的，近乎實際生活的愛情。」無怪宋代浪漫詞人柳永，不願爲了浮名，換卻淺斟低唱。

柳永原名三變，及第後才更名永，他對浮名的爭取，並不比別人淡泊，努力的結果，直到宋仁宗景祐元年，才勉強考取了一名進士，終其一生，只作過一任屯田員外郞，時人稱他爲「柳屯田」，是同情，也是惋惜。

後來，雖然晏殊等人，憐才特薦，可是仁宗讀了他的鶴冲天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後，認爲這位塡詞柳三變，「且去淺斟低唱，何用浮名」！

沒有作官，經濟來源也成問題。具有豐富情感詩人氣質的柳永，仕途既告絕望，只有浪跡天涯，流連於烟花巷陌，楚館秦樓中，去求得精神慰藉！

青樓中人，因常與當時一般大詞人們接近，她們都雅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的技藝。

她們唱詞，能卽景生情，對詞意曲拍，都有深刻的瞭解，所以能琅琅上口，悱惻動人。她們作詞，也能對客揮毫，倚馬可待。

在這些可愛人兒中，柳永欣幸有意中人堪尋訪，將整個功名利祿的心理傾向，轉用他的天才，儘量發揮在詞上，以博坊曲女孩子們的青眼，爲她們服務，是很自然的。

從此，他在詞的創作方面，將當時大宋國的繁榮，和奢侈的生活形態，以及兩性間浪漫之風，和變態心理，加以深邃的刻劃，成爲獨具一格的，北宋詞壇大家。

他的詞，唱出了青樓戀歌，爲那些繡閣嬌娃，寫盡了「怯雨羞雲情意，舉措多嬌媚」的旖旎風光。他的詞，千篇一律的，都是一些「羈旅悲怨之辭，閨幃淫媟之語」；而且大多是在「淺斟低唱」中度成。

他的情感，完全發於「偎紅倚翠」的時候。烟花巷陌中的色授魂與，也都是他詞中的素材。

斜，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後山詩話說：「柳三變遊京都南北兩巷，作新聲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

宋翔鳳樂府館論說：「耆卿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妓人傳習，一時動聽，散播四方……。」又有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從以上所引，可知柳永不但雅善塡詞，而且兼擅音律，這就是「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的原因。女詞人李清照，對於北宋大詞家們，都有極嚴格的批評，但提起柳永來，卻稱他「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協音律」。這就是最佳論據。

其次，他的詞，沒有花間的餘緒，完全是「我手寫我口」的敍述，可稱白描聖手。樂府餘論中說他：「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論，而高處足冠羣流，倚聲家尸而祝之。」這也是他受一般人歡迎的最大原因。

所以「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因此「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拍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者，幾於盈滿天下。

他將仕宦不偶的苦悶，縱情於歌樓酒肆之間，日與儇薄子弟縱游，無復檢約，並自稱奉旨塡詞柳三變，可見他抑鬱難申，憤懣已極的心理，他在「雨霖鈴」詞中說：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悵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濶。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淸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待與何人說！」

好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不僅傳誦於當時，也流傳不衰於千載。像這樣寫行役的淒苦情境，可稱入於化境。下面接敍別後，縱有良辰好景，也無人共賞，風月情懷，向誰訴說，空虛落寞之感，令人讀之興歎。

他的一闋「定風波」詞，因用婦人口吻，說春日的相思，頗爲人所不喜，詞云：

「一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稍，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銷，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早知恁般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咏，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陰虛過。」

這闋詞，格調雖不高，但情景逼眞，詞意妥帖，實在是傳神極了。起句用慘綠愁紅的春景，令人觸目心傷，在此心情之下，難怪對什麼也提不起精神來。

日上三句，寫日高慵起，臉龐兒消瘦了，如雲的髮髻也散了，整天不想梳妝；只因薄情人一去，渺無音信，早知如此，眞恨當初沒有將雕鞍鎖住。在書房中，準備文房四寶，讓他讀書吟詩，伴我女紅，免得像現在這樣，白白的浪費了青春年少。

這眞是一幅大膽的描繪，試想世間上，一定有其人，也必有其事，更當有此情，那末怎能怪他寫入詞章？

獨醒雜志說：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他在佗傺潦倒中一病不起，卒於襄陽，死時一貧如洗，連入棺的錢也沒有，噩耗傳聞襄陽烟花人家，羣妓毫不猶豫的，合金葬於南門外花山。

每年淸明節，襄陽的男女老幼，各部酒肴，憑弔於柳永墓前。襄陽道上，途爲之塞，時人喻此盛況爲「弔柳會」。淸詩人王漁洋有「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的輓詩。襄樊人也有詩，弔他說：

襄陽道上似山陰，來來往往弔柳墳；

誰云死無葬身資，那知身後賽孟津！

兩宋詩人幾乎大多有青樓之戀，他們喜愛藉秦樓楚館，以寄託情懷，也藉那些如花的歌妓們，珠圓玉潤的歌喉，唱出他們的心血結晶——瑰麗的篇章。

有人說：詞在此時——北宋——已達黃金時代了，作家一做好了詞，他便可以授之歌妓，當筵歌唱，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拍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這個情景，豈不是每個文人學士所最羨慕的？凡能做詞的，無論文士武夫，小官大臣，便無不喜做詞。像秦七、像柳三變，像周淸眞諸人，且以詞爲專習。柳三變更沈醉於妓寮歌限之中，以作詞給她們唱爲喜樂。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句，在詞的黃金時代中，詞乃是文人學士的最喜用之文體，詞乃是與文人學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愛唱的歌曲。

宋代士大夫們，大多都是有家妓的，如王安國於海外歸，出歌妓侍東坡酒，東坡作「定風波」。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每乞韻於坐客，即刻成章。

太守閭印公顯致仕，居姑蘇，坡公飲其家，出後房佐酒，有懿親者，善吹笛，公賦「水龍吟」贈之。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個擦粉虞侯，欲來承値。

宋代蓄家妓的風氣，成爲公開的秘密，士大夫之豪俠好義者，亦如唐代以家妓作爲餽贈之物。如故宋駙馬都尉楊震，蓄有十姬皆絕色，名載兒者尤勝，一日，招詹天游飲宴，出諸姬佐觴，天游寓意粉兒，口占「浣溪淡」一詞云：

淡淡青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

一梭兒玉一綹雲。白藕香中見西子，

玉梅花下遇文君，不曾眞個也銷魂。

楊遂之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眞個銷魂！」

唐宋兩代，性道德標準，僅施之於婦女，尙未擴展運用到男人的生活中，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以外，對所有其他性關係，採取放任態度。青樓之戀，使男子無所禁忌。而性的壓制，幾完全爲婦女而設。

由於男人性的畸型發展，社會又覥然的縱容少數婦女的偶或離軌。事實上，等於對兩性，施行了雙重的道德標準。

我們知道，一個容許雙重標準存在的社會，便做不到「熱愛眞理、誠實、和人道」。使社會成員之性倒錯、性變態、性的虐待狂及受虐狂等，一一出現。

性壓抑沒有了，最能影響種族品質，改進性擇也被淹沒了，這不能不說是，社會一項重大的傷害與損失。

二十二

經兒：昨談小組會議之重要，如編著時對於小組會議指導之要領與議案內容及其性質之分析，以及解決議案之講評，皆應述其大概；而會員之在小組會議中之態度精神，對事理之分析，與服從多數之精神及其習慣，亦應詳述。對於總理著作中民權初步一書，亦與此會議規律有密切關係，你可先行參看；將來在序文中可敍述民權初步與小組會議之關係爲要。

中正　七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二十三

敬電刻始接閱，蓮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經理其喪事，但戰時應格外從儉，切莫奢侈，或暫厝殯；待培甥回國，再出喪亦可。

父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二十四

前託蕭王廟孫表卿先生編著周公全集一書，未知其編至如何程度？如有便可到其家一詢，並代候其起居。毛勉爐先生之病如何？亦代訪候。周公全集事本由毛先生託孫代輯，即問毛先生亦可知也。我約日內到重慶。

父　十二月五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二十五

經兒知之：所擬縣政意見，可照余在全會講稿一加研究，即可知其詳。縣政最要的是民政與土地及財政，應設民政與財政各科，而民訓則可歸併於教育科也。你如有志於政治基本工作，則可先任縣政，多得社會經驗，做一番切實工作；則以後對於政治，當更能認識也。敵軍昨晨在九江與星子之間姑塘附近登陸，諒已聞知，望努力爲要。

父　七月二十四日。（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二十六

經兒知之：十三日來禀誤寫爲「三十」，想以事忙所致。建設新赣南提綱草案，大致可用，間有字句不妥之處，已加修改；托俞秘書另函寄還，待收到後酌量改正。惟作事應注重當地實際工作，不必施以對外宣傳；以吾家子弟愈能隱藏，則愈不受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積德種福，亦即所以報答祖先之福澤，爲後世子孫多留餘蔭也。此乃壯年人，尤其汝等不可不知也，日前蒙巴

風雨中

二十七

馬電悉。祖母陽曆忌辰十三日已過，未知陰曆計算忌辰在陽曆何日？查報。望於陰曆忌辰日，在贛遙祭。以後自祁增公以下各先人忌辰，皆應在贛照常設祭，以慰先靈，而盡孝道。

父　五月二十三日。（中華民國三十年）

二十八

贛縣蔣縣長轉姑丈姑母：聞胞姊與姊丈到贛，甚慰。途中勞頓，老年辛苦，思之至爲懸系！尙祈在贛靜養，勿念鄉事；惟望尊體康健，同胞早得團聚，則幸矣。嫂嫂有否同來？安否？甚念。

弟中正　妹美齡。六月二日。（中華民國三十年）

二十九

我等星期一到成都，主持軍校紀念典禮。昨日參觀都江堰水利，甚有心得，惜兒未侍遊耳。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異，自強不息；切勿因譽生驕，蓋善始與實繁，而克終者甚寡，不能不深警惕，勉爲人子也。得電有感，特覆。

父、母　六月十九日。（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

經兒知之：鄉間親友來贛者不論親疏，皆應善爲招待，總使之衣食住經費，皆不致困難；此種費用不可節省，在此患難時期，尤應表示同甘共苦也。兒文句用字頗有進步，惟字體仍須抽暇熟習，最好習寫行書爲宜。余近來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惟此書非到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此時兒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有時能選古文觀止二三十篇，使之熟讀成誦，能隨時默識背誦，則提筆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親族中在鄉不能遠離者，如其生活困難，有法秘密接濟時，亦可設法轉給；但恐被敵奸察覺，反累親友，則不如不寄也，安安之兒孝佐來函求接濟，不知彼在何處？如有便可給其一千元也，餘不一一。

父、母　八月二十四日。（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一

經兒知之：華秀回贛派員陪送，以慰懸念。七日來禀已接閱

，但幼童每餐後只可服一小匙，不可太多，每日服一小匙，以後逐漸增加更好。近日事忙，不能多寫，希自保重！各位親戚均代爲照料，以慰懸慮是盼。

父示，十一月十九日。（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二

此間近日天氣已轉涼，姑母康健甚慰。今春携贛之魚肝丸，壯年人每日可服一粒，則孝文幼孩，每日亦只可服一粒；其實此丸原料爲各種之維他命所製，而魚肝油之分量甚少也。未知姑母服此丸相宜否？不妨一試之。夏令營結業後，緯兒在贛多住幾日亦可，未知其習字工夫，每日能繼續不斷否？

父 八月六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三

經兒：宋姑丈逝世，喪事想已粗畢，思之悲戚不已。你來禀稱，每日學英文與算學約佔六小時之時間，此欲速助長之弊，爲學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則必不達，助長無異揠苗，不僅無益而反有害也。你學數學只要知其基點，例如代數之方程式，幾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種學問與應用數學時，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必求其精進，亦不必牢記熟習，故每星期有六小時學數學爲最多，如事務太忙，則減至三小時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時至六小時之學習，每星期繼續不斷，則兩年之內，凡普通之代數、幾何、三角等數學，皆可畢業，故不必過急求速也。至學英文則每星期亦以六小時爲限，先注重文法與生字，然後再進一步注重會話；總以先能看其文字爲主，再進一步則習會話。你俄文已有基礎，則學習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國語文之進步，只要有恆無間，而不在貪多務得耳。總之你年已過三十，記憶力已退，而悟力增強，若持之以恆，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腦太過，致蹈揠苗助長之害；故各種學問，不必強求不忘，但求其領悟學理與了解其應用方法可也。

父 八月七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四

銑電悉。數學與英文有否繼續學習，望勿間斷爲要。

父 九月二十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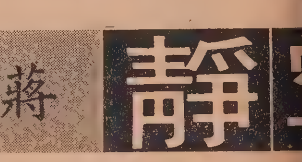
三十五

寢電悉。敵機來時爲何不遠避，而尚在宅後？此應切實改變！孝文微

三十六

經兒知之：昨覆電諒達，你身任專員，此時自不能離職，甚爲欣慰！如果專員已派員替代，而贛州人口亦疏散已畢，則當即日飛渝；以政工班開辦伊始，政治部組織未臻完備，諸待積極進行，以免誤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也。否則爲小事而誤大局，亦非得計，以你主要職務全在於渝也；但專員未交替以前，自當留贛負責也。孝文上星期以喉疾發熱三日，今已復元，勿念。

父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時。（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蔣經國

危急存亡之秋

自序

明朝有一位御史于謙，他曾作一首爲人傳誦的詩，叫做「石灰行」，詞云：「千錘百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一個人如果經得起像磨煉石灰那樣磨煉，我相信他的立身行道，永遠是清白的，他的志事，縱不能即時成功，終必有成功之一日。

民國三十八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這一年之中，國家民族所遭遇的危險困難，以及我父親所處的地位環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惡劣和複雜。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搖震蕩；存續淪亡，決於俄頃。我們身歷其境的，當時也懵懵懵懵，不知不覺，恍如浮光掠影，隨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憶起來，閉目沈思，始覺得當時國脈民命繫於一髮；眞令人動魄驚心，不寒而自慄了。

我中華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上，嚴重的內憂外患，並不是沒有過的。中間有好幾個朝代曾受到外族的侵畧和壓迫；也有過張角、黃巢、張獻忠、李闖，那些殺人放火的土匪流寇，更有過張邦昌、劉豫、洪承疇、吳三桂，那些靦顏事仇的漢奸國賊。但是，從沒有像我們這時代所面對的共俄那樣的陰謀毒辣，殘暴瘋狂。俄帝不僅製造和利用我們的內奸——民族敗類的朱毛共幫，來顚覆自己的政府，殺戮自己的同胞，出賣自己的權益；同時，還動員了全世界的共產集團，從政治到經濟，從心戰到外交，全面地來孤立、分化和打擊我們；非達到奴役我整個民族，摧毀我傳統文化不止。當此存亡絕續之交，危疑震撼之際，我在戰場上的軍心渙散，損兵折將，在政壇上的動搖怕死，變節投降，在經濟上的物資匱乏，金融紊亂，眞是敗象亡徵，江河潰決。

【十四】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經過朱紹良的勸告，盛世才果然呈請辭職，中央政府明令調盛世才任行政院農林部部長，吳忠信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吳忠信到任之前，由朱紹良代理。

命令一發表，新疆全省騰歡，朱紹良小心把盛世才全家送上飛機，回到廸化下令將盛世才所設的幾處監獄大門打開，所有犯人，不必審訊，一律釋放。

新疆民眾被關在監獄內的有二十萬，一日之內，全部放出，所有生還者及家屬，把朱長官看成活菩薩，許多人跑到朱長官門外去膜拜，朱紹良住的還是盛世才的官邸，此時門首的機槍掩體、砲兵陣地全部折毀，只有兩個扛槍的衛兵守衛，行人來往，悉聽尊便，在過去行人若向門內看一眼，衛兵就要開槍射擊。

不久，吳忠信到任，朱紹良又回了蘭州，新疆局勢本來已經定了。但是，史大林卻嗾使一些新疆少數民族中聯共黨員，起而叛變，攻佔新疆北部的伊寧、塔城、阿山三個行政區，中國守軍預備第七師兩個團，在參謀長杜德孚指揮下，堅守伊寧八十三天，終以援軍不能趕到，自杜參謀長以下，兩團官兵全部戰死。

勢，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相繼失守，日軍揚言要進攻重慶，毛澤東認爲機會來臨，就想與日本配合顛覆國民政府。但毛澤東知道只是兩方聯合還不夠，必須拉緊了蘇俄同美國，蘇俄自然沒有問題，毛澤東認定蘇俄進攻伊寧、塔城、阿山三區，公開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邦，是爲了支援自己。剩下的只有美國，要用工夫，當卻命令周恩來在重慶向美國高級人員進行統戰，對象爲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總司令史廸威及駐華大使高思，至於以下的美國人員，則由龔澎、龔普生一對姊妹花，以新聞記者身份去作工夫，果然大收其效。美國一部份外交人員公然主張直接援助中共，一時中美關係大爲緊張。

幸而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覺得中美關係惡化，不問曲在何方，但中國是主，美國是賓，主人不歡迎，客人只有走路，當卽派出赫爾利將軍來華謁見蔣主席，解釋美國國策，不久就正式任命赫爾利爲駐華大使。

此時由於新疆事變及湘桂戰事失利，毛澤東以爲馬上就可配合日軍顛覆國民政府，自不願再談和，和談就停頓下來，但活曹操卻留在重慶未走。

赫爾利到了重慶之後，表示有意斡旋政府與共美國大使出面調停，不敢拒絕，當去電歡迎。

活曹操接到電報，就去通知赫爾利，代表中共中央歡迎，赫爾利乃隨活曹操飛去延安，行時且帶了一批戰時難以得到醫療用品，通信器材贈與中共，抵達延安略事休息，就由周恩來陪同見毛澤東。

誰知毛澤東見到赫爾利就滔滔不絕痛罵政府，攻擊蔣主席，一口氣罵了半個鐘頭。

赫爾利自帶有譯員，靜聽譯述，一言未發。及至毛澤東停止咒罵，燃起了一支茄利克時。赫爾利冷冷問道：「請問毛先生，你是那一國人，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毛澤東未料到赫爾利說話這麼厲害，一支烟氣得放不進口裏去。

赫爾利繼續說道：「我知道毛先生是中國人，但不明白以毛先生這樣地位的中國人，何以說的話與日本人完全相同，究竟是日本人學自毛先生，還是毛先生學自日本人。」

毛澤東氣得張口結舌，一句話說不出。

赫爾利又說道：「照毛先生這種口吻，不僅中國當局不能接受，我恐怕蘇聯友人也不能同意，因爲太像日本人的聲音了。」

毛澤東又急又氣又無言可答。

赫爾利說道：「我到重慶時，經過莫斯科，晤見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先生告訴我，毛先生不是共產黨，與蘇聯沒有半點關係，當時我以爲是莫洛托夫的外交辭令，現在看來眞有點道理。」

毛澤東此時全身似掉進冰窖一樣，心裏急、羞、怒交熾，等於被人打了幾個耳光，從耳根紅到額

之間的爭執，但看了毛先生這種態度，我覺得調停難以着手，除非毛先生澈底反省，我想我的工作可告以段落了。」

毛澤東此時似鬪敗了的公鷄一樣，一句話說不出。

周恩來被毛澤東整風整了一年多，恨毛澤東入骨，現在眼見有人罵毛澤東，心裏痛快極了。但眼見赫爾利脾氣已發過，毛澤東也實在被罵慘了，當即接口說道：「毛澤東先生係共產黨，我們共產黨素來注重自我批評，所以他對赫爾利先生不客氣的批評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先生。這在美國人或認為意外，但在我們共產黨則毫不足奇。這點希望赫爾利先生原諒。」

赫爾利說道：「毛先生對着外國大使，罵自己國家的元首，好似一個小孩子對外人罵自己的父母一樣，對他本身並無好處，對蔣主席也沒有壞處。不過，我擔心的是像毛先生這種態度，怎麼能重開談判。」

周恩來看看毛澤東，說道：「今後對重慶交涉，由我出面，我將隨赫爾利先生去重慶與政府談判。」

赫爾利說道：「這就好了，希望周先生儘快同我去。」說過就起身告辭。

毛澤東把赫爾利送到門首，回到室內把茶杯、茶壺都摔了。

江青出來說道：「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

毛澤東說道：「不趕走赫爾利誓不為人。」

江青說道：「周恩來要去談判，不知安的什麼心。」

毛澤東說道：「我不會讓他成功就是了。」當時猛抽了幾支紙烟，提筆寫下商談草案，作為談判基礎。共計五條：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中國所有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黨代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立即宣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組成之。

三、聯合國民政府擁護孫逸仙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及民主並建立正義，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所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兩種權利（筆者按：後兩種自由為羅斯福所倡導，中共提出以逢迎之）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自外國取得之供應品，應公平分配之。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之合法地位。

赫爾利同周恩來一起去了重慶，將中共提案交給政府，政府認為不能接受，提示三點：

一、國民政府為達成中國境內軍事力量之集中與統一，以期迅速擊潰日本，及戰後建國之目的，允將中國共產黨軍隊加以整編，列為正規國軍，其軍費餉項、軍械及其他補給與其他部隊受同等待遇。國民政府並承認中國共產黨為合法政黨。

二、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政府之抗戰及戰後之建國，應盡全力擁護之，並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轄。國民政府並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事委員會。

三、國民政府之目標，本為中國共產黨所贊同，即為實現孫總理之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國家，並促進民主文化政治之進步及其發展之政策。

除為有效對日作戰之安全所必要者外，將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對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周恩來將政府提示案帶返延安，不久又電覆政府，提出新要求：一、取銷邊區封鎖，二、釋放政治犯，三、取銷限制人民自由法令，四、取銷特務

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杰，針對周恩來提案，發表談話：

中共提出這些要求，在表面上似乎頗有理由，但實際上並不合理。關於第一點，所謂邊區封鎖究竟是政府壓迫中共，還是中共壓迫政府所致，外邊人往往不明白，我當初也不大明白。後來我曾當面詢問軍政部陳誠部長，我軍駐防陝北邊區之軍隊究有若干？陳部長答覆彼曾親往西北巡視，政府用以駐防邊區附近的軍隊只有六個師，餘外均為擔任河防對敵警戒之軍隊，與敵隔河對峙，毫與邊區無關。陳部長對本人談話絕不致有謊言。但據我派往邊區之聯絡參謀先後告稱：中共屯集邊區軍隊有十二萬至十五萬之多（筆者按：此數當包括民兵在內）。眾寡懸殊之情形如此，受威脅者實為國軍。我曾向周恩來氏說過，如中共軍肯開赴前線抗日，國軍必可同時撤往他處殺敵。關於第二點，本人曾當面對周氏說過，你們一再提出這個問題，也只是做片面的宣傳。

我們的公務員、黨員有許多被中共殺害了，或捉去不知下落了，但是自從談判開始以來，我便從來沒有允許我們的報紙作宣傳。至於所謂取消人民自由的限制云云，取消特務警察云云，我也曾對中共代表問過：在中共區域內有國民政府管制下區域內同等的自由嗎？有反對你們政府的報紙嗎？反對黨可以存在嗎？有司法獨立嗎？國民政府派在延安的一兩個軍事聯絡人員是否出入都有暗探緊緊追隨呢？

井岡山朱毛落草記（七）

史補之

蔣先生赴贛督剿

二次圍剿失敗的消息傳至南京後，中央大爲震動，蔣先生乃決定以國府主席的身份，親自赴贛督剿，自任爲湘、鄂、贛、閩、浙、皖、豫七省剿共總司令，駐節南昌，並先後成立武漢行營，南昌行營，以何應欽爲剿共軍前敵總司令，朱紹良爲左翼集團軍總司令官，陳銘樞爲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官。同時，又設立行營黨政委員會，所有剿共地區的黨務，經中央常會決議悉委由蔣先生負責權宜處理。

這時江西省政府主席，在江西地方人士「贛人主贛」的一致要求下，已由熊式輝氏繼任。南昌行營成立後，即以楊永泰任秘書長，熊式輝兼任參謀長，輔助蔣先生處理一切有關剿共軍政大計，熊氏以名位太高，權責太重，恐招致外間的嫉忌，堅決辭去參謀長職位，乃改任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之職，仍負責軍事策劃事宜，因此，名義雖然改了，而主持的工作則仍屬軍務。

此外，行營之下，先後設有第一、二、三廳、黨政委員會、設計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軍法處，以及侍從室等。行營設在南昌百花洲，蔣先生即駐節於百花洲圖書館（即行營內）。

行營這一組織，相當龐大，各單位人事，就現在記憶所及的，除楊、熊分任秘書長、辦公廳主任而外，尚有第三廳廳長賀國光、政治訓練處長周佛海（後來軍事委員會成立，周升總政治部主任，由賀衷寒接替），設計委員會陳布雷、徐慶譽。而侍從室所包括的單位和人員更是包羅萬象，內設四組：第一組警衛、第二組秘書、第三組調查紀錄、第四組總務，另還設有侍從參謀二十餘人，最初侍從下設兩處轄五組，而將調查紀錄組劃出，另成立調查統計科，由侍從秘書鄧文儀擔任。第一處設第一、二、三組，分任總務、參謀、警衛三項工作；第二處設第四、五組，分任秘書和研究工作。

進剿的部隊，除一二兩次圍剿中所調集孫連仲、朱紹良、王金玉等所部的兵力外，另增調主力軍，有陳誠、羅卓英、蔣鼎文、衛立煌、趙觀濤、上官雲相、蔣光鼐、韓德勤等各軍、師，總計兵力三十萬以上，這時南昌眞是冠蓋塞途，大軍雲集，頓形熱鬧起來。

三次圍剿無地用武

蔣先生抵達南昌後，即召集各將領舉行剿共軍事會議，策定第三次進行圍剿軍事計劃，一面發表告「湘、鄂、贛、閩、皖、豫六省將士、縣長、及黨務人員書」，指示剿共的意義與任務，對於剿共將領實行「連坐法」，和共區縣長棄城者，一律以軍法從事。至於軍事部署，仍分三路進剿：中路軍總司令何應欽，出宜黃之線；左翼軍總司令朱紹良，出吉安之線；右翼軍總司令陳銘樞，出南豐之線。三路大軍，由北向南，長驅直入，預擬將朱毛共軍，逼至贛江東岸邊，一舉而聚殲之。

這時共軍經過一二兩次圍剿，艱苦激戰，官兵傷亡也自不少，且紅軍全部不過四萬人，抵禦三十萬大軍，自然不敢迎頭正面接戰，只好運用共軍一貫的流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捨堅攻弱之一途。是年七月一日各路國軍部署已定，即命令前軍向赤區總攻，紅軍的主力，是時已集結在興國，以避國軍主力，並決定由興國竄經萬安，轉趨吉安富田，予以一點突破的猛力攻擊，這一行踪飄忽的急趨疾急行軍趕至富田（吉安距富田六十餘華里）以躡共軍之後。是時，共軍前後受敵，又正在行軍中，倘一接觸，必致全軍覆沒，情勢危殆，間不容髮，詎料朱德、彭德懷是久經戰陣的游擊慣家，一見情勢不利，立即中途改計，從空隙地帶急急撤回興國的縣城西部高興墟集結。

次日，共軍復由興國東部向永豐縣南的良村、寧都縣北的黃陂突進，當晚偷過了蔣鼎文、蔡廷鍇、韓德勤各部四十華里的空隙地帶，第二天即與上官雲相部接觸，混戰了一晝夜，由於敵眾我寡，上官部終於敗退。第四天又與郝夢麟師接戰，上官部於匆匆收集整頓後，立即加入戰鬭。

惟因共軍飄忽無定，無法擊潰或將敵吸住，是時共軍沿途得了兩次小勝，亦不肯戀戰，戰至午夜，突脫出戰場，但不向來路後撤，卻由西而東，穿過國軍後方聯絡線橫掃過去，使國軍主力深入赤區，而置於無用武之地。共軍經三日的行軍，已掩至黃陂毛炳文師背後，毛部猝不及防，亦受到一場損失。

連日來，由於共軍之神出鬼沒，有如狡猾的狐狸，眩惑得國軍無法捉摸，直至黃陂，國軍始發覺共軍主力所在，正趨向南，於是西進的國軍主力，立即折回向東以黃陂爲目標，取大包圍的態勢，分路併進，尋找紅軍主力與之決戰，可是，等到各路國軍逼近黃陂時，共軍已穿過蔣、蔡、韓和陳、羅兩軍間的山區空隙走廊，竄回興國境集中，黃陂的共軍已無影無踪了，這一來，直氣得國軍將領大跳起來。

「九一八」救了中共

迷藏」，蒙着「雙眼」到處摸索去尋找對象，反被對方捉弄得團團轉。事實上造成這幕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國軍彼此間不能做到緊密合作、協同作戰，否則共軍再如何狡猾，在眾寡懸殊之下，也難以施展其伎倆了。

再說共軍由黃陂第二次東竄，經宜黃、南丰、橫穿過國軍後防聯絡線二三百里，等到前線的部隊再回頭時，共軍已趨至南城城下，拚命猛撲，這時蔣主席正在南昌，深恐南城一破，浙閩兩省更將糜爛，乃急急趕到南城坐鎮堵剿，一時軍心大振，共軍在幾次猛撲不下，便又回竄廣昌，另一部份主力則退回興國、寧都。蔣先生即命令胡祖玉、衛立煌兩個師啣尾急追，猛攻廣昌，雙方戰鬪進行極為激烈，結果，廣昌攻下了，但胡祖玉卻在激戰中負傷，旋且因傷重斃命，成為江西剿共戰役中犧牲的第二個師長。

且說此時蔣主席見贛東戰局已趨穩定，乃由南城退駐撫州，一面嚴令中路總司令何應欽，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分向寧都、興國及吉安之東固作總攻擊，遂於七月中下旬，先後克復共軍的老巢寧都和吉安的東固，八月四日再收復興國，十二日又攻克雩都，共軍連失這幾個盤據已久的重要據點，軍心大受打擊，乃退集瑞金，並舉行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在會議中，毛澤東主張仍退回湘贛邊區，以井崗山為據點，依山扼險來固守。周恩來認為把中央蘇區搬回山去，實為不智，堅決主張：以一部份主力固守「赤都」瑞金，另一部份主力進竄福建去拓展蘇區，結果，周恩來的主張勝利了。這時蔣主席見前線軍事進剿漸趨順利，下令各路大軍進圍瑞金併力總攻，終月九月九日由陳誠所率的十八軍將瑞金攻下。於是這幕短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魔術戲，至此遂告搬場了。

本來國軍以二三十萬剿共大軍，乘着戰勝的餘威，對那股殘敗的共軍，儘可追奔逐北，一鼓盪平，無如國民黨內部二三其德，此奪彼爭，剿共軍事正在勝利的中途，兩廣的事件便突告發生了，最高當局為了兼籌並顧，不能不就近抽調一部份正在前線剿共的兵力分駐湖南，以防粵桂兩路的進窺。緊接兩廣事件之後，日本軍閥藉口「中村事件」，又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攻佔瀋陽，企圖席捲東三省，軍民憤慨激動，舉國輿論騷然，蔣先生乃亟亟回京主持，一面分調大軍北上佈防，於是，第三次的軍事圍剿行動，至此暫告停頓了。

善於利用機會的中共，立即發動了一個全面的政治攻勢，號召全國聯合抗日救國，煽動所謂民主人士和北平、上海、南京各大都市學生，激昂慷慨請願抗日，將朝野的剿共視線，移作對日作戰；一方面企求政治上、軍事上的解圍，一方面坐收漁人之利，來壯大自己。這一重大陰謀，包括政治、軍事兩方面，當時中共的策畧內容如下：

政治方面：

一、把握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救國的藉口，爭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公開活動，從抗戰過程中，竭盡一切可能來壯大自己。

二、發動全國各地的中共秘密組織，以及其同路人，利用各階層人民，尤其是所謂各黨派民主人士、工人和學生的反日情緒，展開全國各城市的抗日救國組織和號召，督促國民政府實行對日作戰。

三、掌握全國各地的抗日救國組織，取得其領導地位，以實現抗日行動與主張。

軍事方面：

一、以抗日為號召，發動蘇區工人農民參軍，以充實共軍力量，擴大中共組織。

二、蘇區共軍立即集中採取行動，以「打通抗日之路」為口號，實行攻擊大城市。

三、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來爭取國軍好感，從而進行煽動與滲透，並挑撥中央與地方間，中央軍與別系部隊間的情感，造成「非蔣下野，無以對日」的局勢。

果然，中共這兩項陰謀策畧，不久便發生了神驗的效果，不但第三次圍剿計劃停止了，同時，蔣先生也被迫於是年十二月下野，中央政局人事整個調動，由好好先生林森任國府主席，汪兆銘任行政院長。接着又發生了「一二八」淞滬之戰，中共乘此機會更加復活猖獗起來，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並策動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的徐向前、張國燾部、賀龍部等，互相策應，採取包圍武漢的態勢，一時人心皇皇，社會騷動，於是，蔣先生在這面臨內憂外患雙重危機下，遂又宣告復職，成立軍事委員會，統轄指揮全國海陸空三軍，由蔣任委員長。當時中央決定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一面整軍經武，安定內部，再謀對日，由蔣先生負責；一面以外交途徑，謀求對日的暫時妥協，以謀安內的時間，由汪精衛負責；林森則為象徵式的元首，備位綏衛而已。

孫部戲劇化叛變

從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至二十一年元月這一段時期，國軍對於剿共軍事雖告停頓，可是中共一面高唱「抗日救國」的口號，一面卻依然進行他們既定的陰謀詭計，其間曾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共軍彭德懷進攻贛州，在損兵折將中被俘去了一個師長；另一件是中共滲透了國軍第二十六路孫連仲部，策動了國軍兩萬人叛變，這兩件事雖發生於第三次圍剿告停之後，卻算是兩個具有重大關鍵的插曲。

孫連仲原是西北軍馮玉祥的部隊，在民國十九年「馮閻變亂」失敗後，馮玉祥下野，孫連仲便輸誠中央，為國效力。次年夏全部奉調開赴江西參加剿共之役，配屬於中路宜黃之線，歸何應欽指揮，全部共三個師一個旅的兵力，官兵約五萬人，驟馬極多，由於該部是清一色的北方人，平常只慣於平原作戰，這次調到南方，時值炎夏，不服水土，死亡疾病的很多，對於崎嶇險巇的山地戰，更視為畏途。同時又因為裝備與待遇上，和中央嫡系部隊也有着差別，因此，該部官兵發生極大的反感，怨望畏懼的心理，瀰漫軍中，中共便乘此機會極力向該部滲透，首先成為中共收買目標的便是二十六路總指揮部參謀長趙博生，其次是師長董振堂，最後，又由趙、董二人說動了警衛旅旅長季振同，經過了幾番密商後，遂決定於民國二十一年元旦之夕，實行叛變投共。

抗戰武術談

團結自衛保家園　同仇敵愾抗暴力

果然相隔兩天，該團一個營長帶領兩連戰鬪人員，開入我們村莊，佔據河西岸的中心小學校，並在外面操場沿圍牆架起槍對準兩面山上，他們人多力眾，口出惡言，聲明如不將槍枝交出，即實行對游擊隊進剿。初時地方曾派代表二人，談判交涉，結果談判破裂，竟將兩位代表扣押作爲人質，要另一人帶信回來說：槍枝不交出來，要將人質嚴刑拷打。被扣押的兩位代表，雖然失去了自由，但他們大義凜然，並不畏強暴，對放回來的那位代表說：「不要爲救他們二人的性命而屈服，人生在世遲早有一死，我們已準備犧牲了，要族長下令硬拚！」一班鄉紳得此消息均憤怒莫名，竭力主張開火，下決心要和兵匪決一生死，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在同仇敵愾之下，鄉紳們也武裝起來，携帶私人武器參加戰鬪行列；並鄭重通知游擊隊長，務必將此兩連惡霸軍隊解決掉，以示我們百姓並非是可欺的鄉民，要讓他們知道，不講理強奪強搶的結果是什麼！

游擊隊早已準備好，佈散在兩面山上，及各出入口要道的隱蔽處，地形對我們有利，祇希望拖延到黑夜，就更加方便偷襲進擊的機會。等一切佈置好，就在高處對軍隊大叫：「你們如不釋放談判代表，即開火將你們消滅掉！如今兩面山上，出入口通路均佈滿游擊隊，你們已成甕中之鼈，再也逃不出我們的村莊。」該營長聽到叫聲，即下令對準發出叫聲方向開槍射擊，這下引火線由他們點燃起來「國軍」的停留處密集掃射，打得這班軍隊一籌莫展，因他們的目標顯明，而游擊隊藏在暗處，吃虧的是他們，祇有退到村內房屋裏藉作掩護。游擊隊隱伏在樹林裏，虎視眈眈，祇要發現有軍人的影子，立即一陣機槍掃射，故此該軍隊完全處於挨打地位，他們不但找不到游擊隊的目標所在，相反被游擊隊處處佔先機，由下午一點鐘開火起，相持有四小時之久。

該營長似乎明白如拖到天黑後，他們的處境是更爲不利，因游擊隊四圍監視，不能走出屋外半步。僵持到下午五點鐘左右，終於將兩位人質釋放，並提出停火條件，槍枝是不再要了，但要保證他們安全退出村莊，在途中不可襲擊。游擊隊長本是被迫應戰，既然軍隊自動讓步，知難而退，也就接受和解，讓開一條大路給他們通過，這班人來勢凶凶，去時卻悄然無聲。一場無謂槍戰，子彈銷耗了不少，好彩未有一人死亡，「國軍」有兩人受輕傷，因開走時看見有兩個士兵扶着走路；游擊隊員有一人不愼跌傷頭部，傷勢較嚴重。自軍隊開走後，以後再也不敢來找麻煩。游擊隊自這次強硬對付正式軍隊得到勝利後，居然名聲大噪！遠近皆知。但領隊人更加格外小心，以防備軍隊暗中報復進剿，因此在四圍的情報工作從不鬆懈，並每晚帶領隊員，調換不同的地方警戒及休息。

後來消息傳來，（是吾鄉參訓班的同學，在七十二軍任職的），據他說：軍隊搶刼事件太多，縣政府和縣參議會早已有數報告呈上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及戰區司令部，控告兩軍不守軍紀的一切行爲，軍長接獲報告後，曾大發雷霆，對該師師長和團長均責罵了一頓。到此時兩位祇顧保存勢力的軍長，才知眾怒難犯，地方人民的控告狀，如告到中央政府去，難免會影響自己的軍長地位，故此在桂林失陷後，曾下令部隊不准再騷擾人民！然而此時下令已經太遲，老百姓的財物已被搶刼清光，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逼上梁山，要與軍隊拚命的階段句話的意義。在家園富足，溫飽平安時，人民對軍隊有一種敬畏的心理，到後來被搶光變成了窮光蛋，心中怨憤塡胸，生死已置之度外，就什麼都不怕了！甚至還找機會打軍人的主意，如果湊巧遇到有落單的一兩個士兵，帶着槍枝遊蕩在山區裏，那麼這兩個人就倒霉了，老百姓會集合數人的力量打死他們，然後毀屍滅跡，以報復毀眾的仇恨！獲得一枝好的步槍，還可賣得十二擔稻穀。

這就是戰爭時期的慘劇，人們在飢餓死亡的關口徘徊，腦中所想的就是怎樣生存下去，再也沒有了所謂良心天理，所有的祇是血債和仇恨！這些都是戰爭所帶來的殘酷事實，也就是日本軍閥所施於我們中國人的一筆血債！

吾鄉自組織自衛軍，成立游擊隊工作，籌備的經過是很不簡單的，凡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有許多困難，雖然說祠會負擔經費，但這僅僅是存在各個農家的稻穀，除了負擔各工作人員吃飯外，其他的一切需用品，在在急需現金購買應用，而組織所缺少的就是現金。因各族姓執事人等，均是年高長輩居多數，而游擊隊實際工作者卻是青年的一輩，因兩代之間各有不同的意見，故此必須有一位能融洽雙方見解的聯繫人員。那時筆者承一班長輩的青睞，一致決定要我協助游擊隊的後勤補給事務，爲了維護桑梓的緣故，我當然是義不容辭的，然而我家中自遭兵禍後，弄得經濟已陷入絕境，使得我一時透不過氣來，雖然未臨到絕望的階段，但一個大家庭無分文現金週轉，身爲當家人的我，很難處理得一家週全的，因此我愁懷滿腹，計無所出。在此情況下，眞是自顧不暇，那裏還有精神來協助游擊隊的工作呢！可是在此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卻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一個人處世爲人，有聰明有才華固然人人羨慕，個個欽佩，可是如能存心忠厚也有忠厚的好處，尤其是對長輩的尊敬，定能得到長輩的愛護的。正當我家一籌莫展之際，卻出現了一位大救星，頓使一切困難迎

張仲仁

萬人意見

衛生幫辦打官腔可笑
合唔合衛生冇關係
有銀紙就乜都攪掂

編輯先生：

最近有兩位曾到過外國深造回來之衛生幫辦，大發官腔云：包伙食是原始和不合衛生。

市民認爲衛生幫辦之官腔說對了一半，一半有商榷餘地。一個幫辦起碼要讀十幾年書，此次兩位幫辦又是深造歸來，他的學歷見識，當然比小市民高得多。做了官，官話人人會打，不過要打得其所，打得合理，市民自然會讚好嘢。如打得離譜，連小市民之飯碗都想打爛，這樣，升斗小市民不只有說話，還要談談做官之人了。（有人說這兩位幫辦的官腔盛氣迫人。）

「又有人說香港根本沒有民意，如果要談，就從政府的官員談起。」好吧，打鐵趁熱，從他的「原始」說起。人們之婚姻，由封建時代三書六禮到今天旅行結婚，只是婚姻禮節形式的演變，根本還是婚姻當事人這兩件原始東西來延續後代人類。人們主糧穀米，遠自古代農耕播種、插秧、施肥、除草至收割，人們進步到今天有拖拉機、收割機、打禾機、播種機等，此等機器足可減輕農人強度勞動，也違背不了原始天然自然生長。

再談到食飯問題，舊時洗米下鑊自生火煑熟到今天電飯煲時代，不過更換了燃料方式，也脫離不了熱力蒸熟的原始。以上一系列根據的原始——會同幫辦先生云包伙食的原始，很對。講到衛生，就見仁見智了。高薪水的——大班、經理、達官貴人、大佬細，當然有能力出入大飱廳、大酒樓，嘆其冷氣，食飯有企堂端上，鋸猪扒，食大飱，食畢又有衛生巾奉上，此等大飱廳、大酒樓經常有政府衛生幫辦巡視，你敢說這等高等食府不合衛生嗎？如果你食完後走去廚房後欄看看，如你又到過包伙食場所的話，也會覺得不外如此。只是有牌與無牌之別。

一般食物舖的價格，不是一般藍白領能夠長時期捱得起，這點對鋸慣牛扒之人是沒有感覺的。

談到食物舖自然和衛生幫辦分不開關係，如大幫來巡視這天，照例先由幫辦仔及早通知，把一切衛生條例——由廚房到樓面、冰箱、水箱、消毒箱、肉食櫃和一切用具器皿，全部整理比平時特別清潔，候官員駕臨檢視。大幫來了，賓主禮儀殷殷，侍候巡視完畢，官員照例簽衛生條例，因事前有準備，十條有九條是合格。這是大幫出巡的獨幕劇。還有幫辦仔經常巡視，本人童年不幸，無書讀，初入食物行，見此情景，呆頭呆腦，探詢同事，我問：成哥，一早有定貼上，有乜辦法唔合衛生規格？亞成說：你都係懵嘅，有內幕呀嘛，當時我如丈八金剛。爲了迎接大幫來巡視，我們下人的確做飱懵嘅。不久，中秋佳節期近，老板娘着我做一件事，老板娘云：亞牛？我知你爲人誠實，今着你辦一件事，辦妥另有賞錢給你，不過你做妥後，不要對任何人說起。

受人一份工，當然要聽老細吩咐，老板着我拗他家，她早把一切禮物買妥，着我按址送去，還教我去到人家處要有禮貌，如果人家說多謝你老板，你就有禮地回答：乜說話，小意思啫，老板說你們有空請多來飲茶喎。以上當然是老細的授意。至於禮物，至今還清楚，大肥雞一對，拔蘭地兩枝，生果一大籃，月餅四盒，利是仔兩包，大紅封一包。老細特意交帶，大紅封一定交到主人手裏。

當我送到主人家裏，爲之一愕，原來主人是經常來我們老細食物店檢查的幫辦，當時是他家人接受禮物，至始我才悟到亞成罵我懵嘅的話。奔走了這趟也值得，老板和幫辦家人各給我一封利是，拆開，多過我當時一個月工資，歡喜到自己見牙唔見眼。

話分兩頭，如果這間食物舖是「向東樓」或「向日樓」之左派商人機構，你休想利用衛生條例來揩點油水

，因他後台是共產，沒那麽容易，除非是他射出糖衣炮彈。或曰這間食府董事局有什麽鷄長鴨長之大名，年中慳番好多孝敬費，無需言明，讀者自會明白個中情況。這個世界就是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眾所週知，屠場不只和肉行人士有密切來往，簡直天天有交易。據肉行人士表示：劏一隻豬，除了管理蓋印，屠工課稅政府外，每隻還需打上多少皮費，我們外行不知他們打上皮費是用於那一途徑。還有屠場的豬屎牛屎，唔知又有有交易，這些有待內行人談好了。以上的事項，唔知兩位幫辦先生認為原始抑或唔原始？

異鄉客（七四年八月一日）

遙寄我懷念的難友

張文

一九六七年春，我在太平洋海面被中共炮艦拘捕了，送到香洲「收容站」。我被共軍懷疑是「國特」，獨個兒關在「收容站」的監倉，裏面漆黑潮濕，整天不見陽光，只有從牆上開的小洞透進小小光綫，我才辨出白天和黑夜。在這所人間地獄的監倉裏，我整整居住了五十餘天。

經過了十多個夜間的疲勞審訊，加上吃不飽，我瘦得皮包骨，與一具活殭屍無異。同所的難友見到我枯瘦身子，都長嗟短嘆，但有心無力。

香洲「收容站」的犯人，全是逃亡者，有的在內地被捕；有的是在澳門反解。白天押着工作，每天吃十市両米，有時共幹發慈悲，中午多給一砵粥，這就是中共香洲「收容站」的規律。

有一天，共幹解來兩逃亡犯，是新會人，一個出身地主家庭，父親在香港，不幸在海邊被共軍拘捕了。他見到我獨個兒關在黑房裏，白天避開共幹視綫走來探問我：「你是那裏人，為什麽獨關一室？」初時我以為他是共黨派來的特務，不肯直說。連他天天在中午必將一砵粥分給我一半。肚子餓，不理是否「共特」，照吃可也，這樣有二十天之久。當時我沒有感激他，對他亦無好感，也不問他是什麽人。

一天晚上，他走到我的獨倉來，對我說：「明天我要走了，解回中山縣『收容站』，舊地重遊，情慘慘。望你多保重，後會有期。」這段話是交情至性的，竟有不忍分離，但迫於無奈，不走不行。對他的一番話，現在深印在我腦裏，無法湮滅。

他起解了十餘天，我的審訊亦暫告一段落。要解回中山縣「收容站」註劄了。共幹依然不肯放鬆我，起解時雙手反鎖着，一個共幹押着我，在崎嶇的山坭路上走着。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我才走到車站。

在石岐車站，我看見他被共幹押着解回新會縣去。他蹲在車站的角落裏，面無表情地呆望着行人。他看見我被共幹押着，他面上的表情改換了，似是在說：「我們又再見了。」希望我能堅強地熬過這場災難，重獲自由。他很高興想大聲喊我——同志。一點頭，就狠心地走離車站。

我內心慚愧，初時把他看成敵人，今天親眼看見他和同伴一起被解上路，而且雙手反綁着。行人用鄙視的眼光看着他。以前受過他恩的我，這時有說不出的痛苦。彷彿聽見他在說「再見，有機會東山再起，同志，勇敢地前進吧。」

石岐「收容站」當時是沒有獨倉設立的，我得和大伙兒同宿在木虱滿地的地板上。再經數度疲勞審訊後，證明我不是「國特」，准許和難友們共同勞動。

百餘天的苦工監過去了，我被解回「公社」。在社內我戴高帽遊街示眾。再經數次日夜的鬬爭，最後，共幹鬬爭興趣沒有了。我就在共幹任意的欺侮下獲得假自由。

因為我不顧一切衝破鐵幕，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托福在捍衛自由人士底下七年，這七年來，我時刻都想着在牢中將粥分給我吃的難友。他實在太偉大，他真是一位愛己及人，捨己為人的模範。在那個時候一粒米比黃金萬両還貴上千萬倍，那有人自己餓着肚子，把所得可憐的粥分給一個不相識的人呢？而初時我還以為他是「共特」，我因錯怪了他，才沒問他的姓名地址，他曾問我，但我不告訴他。我實在對不起他，內心上覺得欠下他什麽似的。

我一到自由地區，我就留意有沒他的影子，總是希望能夠巧遇他。同是一條陣綫的同志，除了死去，不會再來，否則一定非闖鐵幕不可，那有半途而廢呢？我默默懷念他，祈望他能衝出鐵幕得新生。

人海茫茫，無處找他，他究竟在那裏呢？我不知道。只有衷心祝福他尚健在人間。

從加拿大來的善意 千里外也有知音人

萬人傑先生：

鄙人雖與先生素未謀面，但對先生之著作，可稱長期讀者，在港在加，一如往昔，從加北南來，讀「萬人雜誌」第三四一期，藉悉哲嗣孝昌逝世，此天命抑人事未盡咎乎？言之痛惜。

先生仍能忍痛站起，為哲嗣孝昌籌募紀念助學基，是難能可貴，以其為社會為國家就造人才之舉也。

力薄弱而中止，拜思誠如先生所云：「積沙成塔，集腋成裘」。以故聊盡敬意，特付上港幣五十元，敬祈查收，希海外僑胞亦有同感焉。

憶六七年左仔造亂於香港，先生口戮筆伐，一時使市民和社團一致擁護政府討伐，乃先生倡導於先，政府集中力量平定於後，先生之功偉矣，亦足以自慰自豪者乎。

伍千萬敬上

讀者閱「抗戰武術談」有感

抗日敗類勾結共黨
誤國害民無一善終

仲仁先生：

閱台「抗戰武術談」，觸起深藏心底之怨憤，宣之於筆，料可借爲鬆弛神經之一助，減少青山醫院一病床。幸勿笑我大發牢騷，幸甚！

古語有云：「寧爲太平犬，莫作亂世民。」信哉斯言。物必先朽，然後蟲生，體必先弱，然後病入，人必自侮，然後人侮。治國又何獨不然，民國肇造之初，南北之爭，局部之戰，自顧不遑，何暇對外，致啓強隣覬覦之心，蠶食鯨吞詭計百出，八年抗戰，勝則勝矣。慘勝也，非眞「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也。

軍人之中，良莠不齊，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浴血抗敵，保國衛疆，視死如歸，壯烈成仁者，大有人在，貪污瀆職，魚肉村民，敵至則逃，逢糧則徵，亦司空見慣。生當斯世，不幸而爲亂世民，更不幸生爲中國人，歷年共患頻仍，巧取豪奪，殺戮成性，兼且官兵恃勢，弱肉強食，欺壓良民。

少時曾閱「今古奇觀」一書，內有將軍奉旨出塞平番，不殺外侮，而殺百姓首級以邀功，文中有詩諷之，雖四十餘年，故事尚依稀記得，詩句是否是「雲中一片虜風高，出塞將軍枉著勞，不斬單于誅百姓，可憐寃血滿霜刀。」聊聊二十八字，道盡奸佞醜態，貴處如斯，敝縣又何獨不然，縣、區、鄉、保，朋比爲奸，綱紀全廢，民怨沸騰，更兼土共煽風點火，一發不可收拾，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有錢則壯丁可請，無財則夜半強捕（不論中籤與否）綁手縛腳，形同押犯，如此徵兵，兵何能戰。愚曾因指責鄉保長，辦事不公，貪污瀆職，發國難財，竟以公報私仇，險遭射殺，山高皇帝遠，世無包文拯，何處可訴寃，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武力就是公理，無勢無槍，良善遭殃。

堂三兄常誡愚曰：「吾弟性剛，嫉惡如仇，不善和光同塵，恐遭人暗算。」臨終遺言，尚以此殷殷告誡，又曰：「政治如漩渦，暗流能殺人，幸勿涉足。」至今思之，金石良言，回憶當時驚險，至今尚有餘怖。時正午餐，突聞村民嘩叫，故衣隊來矣，大家快跑，（原是地方團隊，命名聯防隊，是用來捕捉壯丁的，入村見衣則收，遇財則取，故村民皆呼爲故衣隊搶糧兵），我與堂弟放下碗箸，從城後，奔向山邊樹林深處，暫時躲藏。婦女則忙於收藏衣物貴重物品。無何，堂弟眼快，見故衣隊直向我們躲處而來，情勢危急，以其坐而待斃，何若死裏求生；利用熟悉地形，伏地爬行，從山坑樹林掩蔽處，直上山頂，滾身落山背山腳。雖山草雜樹叢生，割傷在所難免，因故衣隊槍响如串砲，各不顧危險，既下山背，驚魂稍定，俟故衣隊退後。翌日至市鎮購買日常用品，始知開槍原因，原來白日見鬼，藉故擾民，說是有土共游擊隊，擬欲偷襲市鎮，故先追剿云云，實則搶掠物品衣服是真，尚幸村民之中，只有一人葵帽中彈，驚跌於地，人則無傷，亦云幸矣。

似此團隊，視人命如草芥，搶衣刼財，類若貪狼，長此下去，不白衛何能圖存，無武力，安有公理。吾村地形，易守難攻，聚族而居，城墻堅固，高達二丈餘，「司馬尺」建於三世祖瑞伍公時代，以防山賊。前臨大溪，左隣上山，城之四週，建有砲樓即「碉堡」，依照坤卦而築，三街六巷，即八卦中之「乾三連」「坤六斷」。正屋輔屋一百〇八間。曾遭山賊於白日來刼二次，竟能以小數槍械，及獵槍「裝火藥入鐵珠者」，抗拒數百山賊，擊斃二賊，使其潰退，皆賴城高，碉堡爲掩護。於是籌商族長，用祖嘗公租，及富有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集資購置七九排槍，雖屬土製，亦頗精良，足供裝備二排之眾，經濟富裕者兼購手槍；暗至僻靜山谷，訓練射靶。

該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例有擺設丁酒，延請隣人飲宴，添丁之家，不分生男生女，豐儉隨人，頗爲熱鬧。食飽飲醉之餘，常有賭博之舉，習俗相沿，聊慶良宵，雖然於法不合，然法律不外人情，市鎮何常無賭，想必事前疏送攬掮，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准點燈，眾議紛紜，恃城門有放哨，以爲萬無一失；適逢值班是酒醉鬼，竟演出「翼德」失徐州。夜幕低垂，槍聲忽响，人不及甲，馬不及鞍，聚賭之徒，狼奔豕突，狼狽情形，殊堪捧腹，呼娘喚子，叫夫尋爺。愚尚在家中與家人閒話家常，說今年本房迺添男孩最多，突聞槍聲，知有意外，囑咐荊妻迅閉門，急取長槍，三步二跳，到前巷堂三兄家中，令其緊急閉戶。堂三兄對我情逾同胞，義氣博義氣，亦男兒知恩報德之所當爲。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士願效死，得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繼收到美澳捐款

〃謝景林先生（美國）二百五十元
陳錦珍女士（澳洲）一百二十元
小結：三百七十元
連前六萬二千零一十九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算在內）

人心也。

攀登瓦面，沿城墻而登砲樓「即碉堡」已有同村兄弟四人在，詢以賊耶、兵耶，皆口不知，愚以眞相未明，囑勿造次，靜觀其變，嚴守砲樓。通知城外村眾，合力抽起城前大溪木橋，截其援兵，斷其歸路。未及數分鐘，守城門醉洒鬼至，洒醉三分醒，槍雖被繳，人尙機警，俟敵直入城內巷尾，急將城門反鎖，功可補過，「甕中捉鼈」來一個反包圍。假定是山賊刼村，時在夜中，事實無法分辨是兵是賊，敵至巷尾，向天鳴槍示威，表露身份，揚言是聯防隊，奉令緝賭，至此眞相暫明，大聲詢其有無公事手令，請派一人徒手來砲樓面談，不准攜帶武器。如無手令，好人當賊辦，竟無一人應約前來。於是知其私自落村擾民，藉故索賄，限其即刻退走，否則後果自負。這班丘八（事實僅八人）橫行已慣，狐假虎威，再向天明槍示威。我在砲樓內約齊四人，向巷尾稍高處，還以顏色，五槍齊發，劃破黑夜長空，五五二十五彈，一場戲劇性之逼眞演習，壓制對方臥地藏頭。

鄉公所離本村僅五里之遙，卜卜槍聲，清晰可聞，疑爲山賊刼掠，鄉長帶齊所丁來查眞相。（究竟是乘機混水摸魚，抑眞正來援，天曉得），村外守住要道村民，事前未接通傳，更兼積憤已久，不理三七二十一，未及射程之內，因見手電火亮，即舉槍射擊，鄉長所丁，臥下田溝，滿身泥濘，高聲表露身份，至此始讓其入村，廉悉前因後果，自知故衣隊理屈，從中調停，各不追究，不了了之，經

理，信然，信然。

天道好還，否極泰來，反攻號角吹響之日，赴湯蹈火，亦需武器在手，如果無兵無權，不如歸隱林泉，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班害民賊，後皆投共，無一善終，亦現眼報也。心緒如蔴。國運家運，依然黯淡如斯，萍鄉賀歲之約，又成鏡花水月空談，執筆至此，慨然三嘆，俟河之淸，人壽幾何，雪鬢雪侵，知添幾許白髮？節操雖堅，人非金剛不壞之軀。在港淸茶淡飯，兩餐可以無憂，鐵幕家人有病，無藥可治，嗚呼，誰爲爲之，孰令致之！

林自力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二日晚

詞

·劉祖霞·

醉高歌 雪梨聞鴉再步先賢姚燧韻

喧囂雲外鴉聲。搖擺風前樹影。雪梨也起江南興。喚醒當年勝景。

誤佳期 在澳感賦

原爲避秦飄泊。那管天涯海角。桃源翻在海東南，物富人民樂。教化遍兒童，養老兼扶弱。堯天舜日本非奇，善惡由人作。

蝶戀花 雪梨賦感

萬里南來逢夏凍。血弱年高，長夜寒衾擁。雲外鴉聲驚曉夢。窗前樹影迎風動。回首天邊煙霧重。不見歸帆，只見荒波湧。心好閒吟誰與共。當花對月情懷慟。

普樂天

日初長。寒仍旺。鳥啼深翠，人坐朝陽。無緣返故鄉。有客傾蠻釀。萬里飄零情翻暢。況天南，綺麗風光。江帛鬭豔。山茶發帛，風希飄黃。

一位中學女生 聞少棒告捷而喜 爲英共通航而憂

萬人傑先生：

您好！我是一名中學女學生，看完星島晚報，忍不住要寫這封信給您。第一是中華少棒隊在遠東區少棒賽衛冕成功，充份表現中華民族少年的優良氣質，相信您也會感到高興。

另一件是英國政府將與中共成立民航協定，可能禁止中華航機在香港降落，這是中共提出的條件。我發覺中共所提這個條件的確沒理由，要與中共達成民航協定的是英國，不是香港，就算英國硬要實行的話，亦要徵求香港官方及民間的意見，怎可一意孤行？

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我不覺得英國對香港有什麼貢獻，反過來說，弊處卻十分顯著，如禁止執行死刑等，我更不明白英國開一條經香港至上海或北京的航綫有什麼用？

萬先生，您有沒有發覺香港現在有些趨炎附勢的傳播機構，亦親起共來。如香港商業電台，麗的電視等，我眞怕有一天香港會陷入共黨手裏。

可詩上（七月廿八日）

女毒犯應當在台就地處決

萬人傑先生：

小弟聽聞毒販女頭子在台灣落網，希望借助先生在台灣國內輿論力量，請求祖國不必解返此毒販女頭子來港，在國內就地處決，免來港又給她借屍遁，害人不淺。毒販實應以槍斃，若將女毒販槍決，實大快人心，望先生代爲傳達心意，感激不盡。

中共自誇夏糧豐收 實圖藉此超額徵購

到七月下旬，大陸各種麥類、豆類等夏收作物的收割工作已近尾聲，日來中共宣傳工具自吹自擂，揚言今夏糧食產量「比去年大幅度增長」，這是中共一貫的宣傳伎倆，不足為奇。綜合中共已在今年上半年對大陸各種災情的報導，可以發現今春大陸已發生近十年來罕見的旱災，受乾旱侵襲的農田，達到九億六千多萬畝，其中除了棉花約七千萬畝和早稻約一億兩千萬畝之外，多屬夏糧耕地，因此，中共今年的夏收作物減產，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根據中共的報導，大陸三十個「行政區」中，僅西藏、青海、甘肅三地曾有雨雪，其餘二十七個省，特別市和「自治區」的絕大部份地區，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旱象，甚至到了今年七月夏糧收割時，中共「新華社」還在報導北平近郊七縣持續乾旱八個月，石家莊附近十八個縣市遭到七個多月少見的大旱。

除了旱災之外，新疆、青海、西藏、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以及雲南等地區，都受到嚴重春寒的侵襲。

由於乾旱而引起的蟲害也很嚴重，其地區包括山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

在今年上半年大陸農業生產所需的工具及肥料等的供應，會陷於停滯狀態，這是由於中共工商企業單位抽調了大批職工去攪「批林批孔」，而要剩餘的人負責完成原定的工作任務，使生產計劃大受影響；尤其是工商業所謂「支農」工具，肥料的生產與運送，普遍被迫停頓，四月八日的「廣西日報」刊出河池縣「農機修造廠」青年工人的一封信，其中指責說：「農機修造廠在『文革』中建立起來的為農業服務的制度，已被打入冷宮，對『文革』中批判過大利大幹，小利小幹，無利不幹的資本主義傾向，更有人大感興趣：……『支農』吃虧的論調，又死灰復燃。」是具體例證之一。所以今年春季，大陸各地普遍反應肥料缺乏。例如三月九日中共浙江廣播電台會播出「浙江省委」發佈的「命令指示」，其中就指出：「肥料的不足，是今天農業生產的一個突出問題。」又如三月二十九日中共「新華社」招認：「貴州『布衣族自治洲』今年肥料的不足，是備耕中的薄弱環節。」這些不利的條件，更是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五月中旬中共曾在西安市召開「全國地區系統支援抗旱物資調劑會議」和「全國農業生產資料調配工作會議」，其主要原因在此。中共自詡今年夏糧總產量「比去年大幅度增長」，無論就中共自己分析的「增產」原因，或其他各項影響農業的因素觀察，僅能發現對今年夏收作物眞正發生增產作用的原因，只有一項，即今年小麥、大麥、元麥、蠶豆、豌豆等種植面積比去年擴大了四百萬畝；而對今年夏收作物產生不利影響的因素，卻至少有下列兩點：

第一、各種災害嚴重：研究共情人士根據中共自供的資料推估，今年大叫農作物受損害的情形是：冬小麥受影響的面積約三億四千萬畝，春播作物四億多畝，早稻兩千萬畝，油菜超過九億六千萬畝。其中除了早稻、油菜和棉花的兩億二千多萬畝之外，其餘多屬夏收作物，如此廣大面積受災，絕對不可能獲得「豐收」。

第二、受「批林批孔」的影響：自今年春天以來，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正普及，深入和持久地發展到大陸各地，不僅使各級共幹人人自危，時時專心於鬪爭別人，防衛自己，也使廣大農、工人心惶惶，成天開會批判「孔子思想」和「林彪餘毒」，其對生產的不良影響，自不待言。最近大陸各省、市均普遍另開「抓革命，促生產」的會議，要求「正確處理革命和生產的關係」，「攪好工、農業生產」，「對破壞生產的壞分子實行專政」等等，就是「批林批孔運動」妨礙了生產的一項反證。因此，今年大陸的夏收也絕無「比去年大幅度增長」的可能。

中共之所以自誇「夏糧豐收」，除了企圖欺騙世人，並掩蓋「批林批孔運動」所造成的損害，其另一陰謀是意圖藉此超額「徵購夏糧」。如北平郊區，中共自吹夏糧收成「比去年增產兩成以上」，而徵糧量則超過計劃的一倍；河北中共宣傳夏糧收成也比去年增產兩成多，而該省普縣徵購量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

在大陸各處普遍歉收的情況下，中共仍超額搜刮糧食，雖能滿足它的慾望於一時，但是，大陸農民不滿和反抗的情緒，必將因而使中共統治的基層，隨着更加動亂不安。（馬以順）

「萬人協會」簡訊（六二）

本會為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三年雙十國慶，舉辦一年一度回國致敬團。今年雖然由於登記參加日期比較短促，縮短了十天時間（去年是八月十五日截止報名，今年因接僑委會通知最遲不得超過八月五日送具申請表格）但今年參加的人數非常踴躍，總人數達到六十人，在截止報名之後還有許多人要求登記，但由於時間所限無法辦理，只有對不起，明年請早了。

為了使參加回國參加慶典人員，得到更好地照顧，特分作兩團，第一團團長由梁伯中執委負責，第二團團長由吳少雄執委負責。為了使參加慶典人員住得舒適，玩得開心，吸收過往的經驗，預先根據各人的年齡、興趣、職業等作住宿名單安排，以免到時手忙腳亂，另梁昶基與王淦華兩執委也分別擔任第一、二團副團長協助照顧，識途老馬的蔡瑛會員作為顧問，余健謀會員專責處理總務一切工作，各項工作有了具體的分工與安排，以求一切行程達到盡善盡美的原則。

七七貝澳旅遊照片沖洗好，請已登記加印的會員或者到會領取，另越南華僑讀者陳丹妮女士捐贈本會基金港幣三十元，會員區樑捐會刊費用二十元，順此致謝。（秘書處供稿）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一窮二白誇強大

萬人傑先生：

現在把一小則英文剪報新聞寄給你，因為素知你是一個半桶水，所以索性把這則新聞繙譯出來：

「華盛頓訊：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透露：雖然台灣在一九七一年退出了聯合國，他仍和一二八個國家貿易。這份美國新聞雜誌說：（台灣）每年國民所得為港幣三〇三〇元，比中國高三

譯文中「台灣」這兩個字是為了行文方便加進去的，中國這兩個字自然是指中國大陸了，這是外國人的寫法，當然，也有些本地的報刊把中國大陸或中共寫做中國的，這且不表。以上這則新聞刊登在七月三十日的中國郵報上，中文報紙沒有刊登，也許他們以為這種報導已經不是新聞，也許故意迴避，以免有攞景之嫌，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的原因。因為看了

問：為什麼一個八億人口的大陸，給中共統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而國民所得卻比不上祇有一千五百多萬人口的小小台灣？到底錯在那裏？

有一小撮所謂海外學者，到大陸轉了一趟，回到海外就忙不迭大放厥詞，高談大陸人民的精神面貌，大喊祖國強大。其實生活在一窮二白的國家中的人民，還有什麼精神面貌可言？還有什麼強大可吹？在國際舞台上，窮癟三一名而已，先生亦有說乎？

一讀者敬上（七月三十日）

紅朝外史

岳騫先生著「紅朝外史」以搜集資料豐富，考證詳確見稱，在本刊發表以來，極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經作者重新整理編印，第二冊業已出版，嚴以敬先生精心繪製漫畫封面，如錦上添花。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總經售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湘劇園丁之歌 否定共黨領導

中共批鬬的矛頭，現指向文藝界，湘劇「園丁之歌」，近又遭惡毒的批判。

這是在四個月中繼晉劇「三上桃峯」之後，第二部被江青「文革派」鬬爭的戲劇。

據中共「人民日報」二日說：「園丁之歌」是在毛澤東家鄉湖南省一九七二年的「專業文藝調演」中出籠的。

「人民日報」在咆哮中給「園丁之歌」扣上如下罪名：「它否定黨對教育事務的領導，宣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它歪曲黨的教育方針，兜售『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黑貨；它反對『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鼓吹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它的要害是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對此，我們必須予以徹底批判。」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詠某寺退隱長老

曹文錫

萬人雜誌第三四九期，詩壇內載，大嶼山寶蓮寺康晉法師有詩詠某寺退隱之長老，語多指摘，董壇主爲愼重起見，將該詩緩期發表，並贈康晉四詩，詩中所云，由鄙人出馬晤談，以明事實，因天熱路遠，未能卽往，因作詩四首歸之。

㊀ 一衣一鉢屬僧人　無樹無花見性眞
何必貪癡求厚積　出家那比在家論

㊁ 空諸色相現曇華　俗累沉淪類鎖枷
昔日東坡有妙語　大師煩惱應辭家

㊂ 龍圖正直著京畿　下走無能那敢希
諸法由來都是妄　多財長老應知機

㊃ 善男信女捨金銀　施佈如山屬上人
今日哀鴻遍海嶼　楊枝餘露救斯民

曹先生原註：蘇東坡在杭州時，有某法師求見，自言與富貴人應酬甚忙。備極煩惱云。東坡曰：「何不出家了之」，蓋嘲之也。

前題步曹先生原韻

丁亦盦

董壇主前贈康晉上人詩。文錫先生。賦詩致意。法師嫉惡，居士解紛，均屬善知識者。因步原韻。

㊀ 山林寄跡亦忙人，明鏡台前見本眞。
日聽梵音增妙悟，菩提共證挽沉淪。

㊁ 掃清罪獄改栽花，地藏慈悲願負枷。
亦病菩薩緣眾病，藥囊手挽訪貧家。

（維摩詰經載「菩薩本無病。眾生病，菩薩亦病」。）

㊂ [illegible]
萬法歸宗情與理，塵心拭淨見禪機。

㊃ 積功消孽解囊銀，來自十方轉利人。
興學贈醫增慧業，大乘救世在新民。

頃接大嶼山寶蓮寺，「天堂行腳僧」康晉上人來函，畧稱：

壇主董先生大鑒，拜閱第三四九期詩壇，首見壇主贈詩四首，已使鄙人吃驚，讀罷全文，益增皇恐，不瞞長者，我是貧寒子弟，少年失學，家貧靠佛偷生，詩文如何會好？蒙長者之垂愛，勞師動眾，請出曹長者文錫先生調查，能不愧悔交幷乎！

且今日中國佛教，正如今日之國家，政權落入邪魔鬼怪之手，向何處去查？大都同氣相求，還不是你爲我遮，我爲你蓋，欲從時流高僧之口，以求水落石出，須待驢年矣。

但鄙人感激壇主此種辦事態度，以及曹先生之不辭煩瑣，特此致謝，鄙人堆砌之詩，全由萬人詩壇學來，據此。壇主及曹先生，等是老師，貧僧乃是弟子，老師對弟子，有教誡責任，無服勞之義務，何敢曹先生作「基辛格」，況鄙人之意。以事實伸慨歎之懷，兼警愚頑，非有所求也。只不過揭發醜惡，藉告世人，莫被神棍所混耳。

前呈七律五首，因已寄去台灣「海潮音」月刊，現已發表，每詩附有敘言，事實詳盡，茲寄上該刊一份，以作參考，前蒙贈詩，茲依韻奉和。方外學詩弟子康晉合掌。

和董壇主力行先生贈詩原韻

釋康晉

㊀ 佛祖傳燈爲破邪，法流千古似官衙。
機謀顯盡傷時會，眾口同聲豈待查。

㊁ 詞壇淸議萬人尊，褒貶文章不二門，
今日蘇黃渾少見，世間道義孰圖存。

㊂ [illegible]
狂愚手段如毛共，元白胸懷未忍攻。

㊃ 從無隻字不根澀，破格投詩大雅登，
四海雖然稱兄弟，已傷病廢一孤僧。

康晉法師所指之退隱長老，爲九龍荃灣「鹿野苑」「明常」當家師，退隱之後，挾重資又從新組成董事會，而踞董事長之寶座。關於明常大師生平事跡，康晉有詳細敘述，文長數萬言，本壇無法全載，台灣「海潮音」月刊，經已發表，所述各節，似非虛妄，本詩壇爲文人雅士酬唱之所，不欲參加是非之論，康晉法師七律五首，義正詞嚴。頗具風格。既經投寄前來，又未便不予刊登，乃先贈以四詩，以作安慰，而表同情，爲愼重起見。復請曹先生加以調查，果係眞情，擬將全稿移交萬社長向香港各報發表，使善男信女對布施對象，有所選擇，對佛門之功，亦莫大焉。

又據曹先生云，爲因路遠天熱，大嶼山坐船方可前往，故至今尙未前去，又云前有友赴大嶼山，托帶卡片，致候康晉法師，因耳有重聽，漫無表情等語，康晉法師注意：我有方術，使你復聽，㊀如係病後耳聾，是聽覺神經阻塞，氣不能通，吃藥無效也，用氣功打通，卽可復聽，㊁香港閩人鄒殿邦先生。七三高齡，年老重聽，托人求教與我。余教其氣入丹田，四十五日。直貫雙耳卽已痊癒，近日能接電話矣，鄒現在港。你耳聾大約一百日，可以恢復聽覺，不必灰心，自稱廢人。你是好人，我願度你，我不妄言，不妨一試。我對你，等於東坡之對佛印也。不識路，可請「安慧」法師帶你到西環別墅見我，安慧文學很好，方外之友。亦詩僧也。來時先打電話，安慧無暇，你卽自來，耳聾可以筆談。見到諸犬，不必心驚，受有良好訓練。專咬長髮有鬚青年。不咬僧人。狗學校高中畢業。頗知禮貌。遙立曰：「我是壇主貴賓」，立刻搖尾歡迎矣。他們均通人語、國語、粵語、英語均曉，壇主云。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六 新59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六期(新59)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八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illegible]調換

每週評論

美國不會永遠是我們的盟友

美國總統尼克遜下台，副總統福特「扶正」入主白宮。照目前的情況看，福特對外政策仍不會有大的變動，特別是與蘇聯及中共的關係，短期大概不會有什麼「突破」。

不過，值得注意的倒是猶太後裔的基辛格，有他當一天美國國務卿，隨時都會給自由世界——特別是中華民國帶來危害。因爲這個善於投機的傢伙，並不是按照正當的途徑搞外交，而是專弄一些邪魔歪道，以迎合美國人喜歡刺激的胃口。加上，這塊活寶對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共產黨的統戰把戲沒有深切的瞭解，隨時都會上當。

但上當可能吃虧的不是美國人，而是拿別人送禮。中共在目前對外雖不斷推進笑臉外交，然它卻從未說過放棄暴力革命。此項暴力革命手法的運用，對外就是支持其豢養或「走毛澤東路線」的非共國家的共產黨，按照「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原則，進行武裝鬪爭，最後目的在於奪取政權。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泰國，中共一方面與泰國政府拉交情，另一方面卻全力支持泰共進行武裝叛亂。前者是國際統戰手法的運用，後者才是它們的「原則」，據說那是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支援無產階級進行世界革命」。泰國當局夢想與中共建交後，希望北平政權能放棄支持泰共，這眞是天眞夢想，愚蠢得可笑。中共在內部強調暴力革命，就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進行血腥的極權統治，不給老百姓以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任何自由。

尼克遜滾出白宮前，他有一句「名言」，說是要「以談判代替對抗」。他還毫無根據地說什麼當前已經是「以談判取代對抗時代」的開始。過去數年的事實證明，尼克遜這個政棍對時代的瞭解完全是錯誤的。尼克遜雖已下台，但他的陰魂還沒散，極有可能已附在基辛格身上，繼續胡搞下去。其實，美國正在朝着這個方向走，撤回駐台F四型幽靈式噴射戰鬬機就是證明。美國暢銷的「紐約日報」於八月十三日在社論中就明確指出此項措施的不當。

它說：在美國撤退駐守台灣F四型幽靈式飛機的同時，「中華民國的頭號敵人和不是美國朋友的中共，最近派遣一批攻擊力甚強的火箭砲艇，停泊在台灣海峽附近，較過去駐守的砲艇更爲接近台灣海峽」。該「紐約日報」社論針對美國退一步中共進一步的做法，復着重指出：「這兩則新聞，對於瞭解中華民國成爲美國的長期盟友的重大價值的美國人，閱讀起來深感不安」。

「紐約日報」的正確言論，代表一些有遠見的美國人的主張。應該瞭解，今日中共之與美國「友好」，並沒有放棄它「世界革命」的野心，而是在蘇聯百萬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企圖勾結美國以增強它的抗俄的聲勢。假如毛澤東一旦死亡，誰能保證毛俄不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上再度携手？從而，北平政權態度一變，轉過頭來仍視「美帝」是它的「最兇惡的敵人」。到那個時候，美國豈止枉作小人，更將對自由世界犯下不可原諒的罪行，進而必是人類的一場浩刼。

在美國有尼克遜那樣短視總統，復有供其驅策的政治掮客像基辛格那樣混帳透頂的國務卿。

在美國國會內，更有不少像亨利・傑克遜那樣的政治哈吧狗。今年七月五日亨利・傑克遜夫婦在北平一間醫院會見周恩來後，好像是已摸準了中共的對外意向，回國就一直叫囂在外交上承認中共，與中共「眞正和解」。

八月十一日這位華盛頓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發表了他訪問北平六天的「特別報告」。他說北平希望北約強大，以阻止莫斯科的擴張，更謂：「中共認爲蘇聯是最不遵守協定的國家，同莫斯科很難達成協定，到了蘇聯覺得違反協定是有用處的時候，他們便破壞協定」。亨利・傑克遜發表這些觀點，目的在於勾結中共聯合對付蘇聯。其短視無知眞是到可笑的程度。如果毛澤東正在壯年，這個夢可能還可以維持一個時間，事實又不是如此，美國若眞這樣作，嘗其惡果的日子必如影隨形接踵而至。

因美國這個國家已毫無道義可言，根本不可能作爲我們的永遠的盟友，中華民國當局實應本着自己的國策認眞地早作自己的打算。

羊毛出在羊身上

公務員加薪市民要加稅

萬人傑

彌補預算赤字的方法，港府似已選定「加稅」一途，即使在一片反對聲中，看來也事在必行。雖然大部分人主張動用倫敦儲備金，可是政府彷彿借了聾耳陳的耳朵，看來當有不得已的苦衷。借債沒有把握，加稅便是唯一可走的路。何況物價高漲，公務員加薪已無法再拖延，更迫得港府非加稅不可。

對市民來說並非喜訊

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批准全體公務員加薪，受紀律約束及低級人員一律包括在內，有效日期追溯到今年四月一日開始，加薪率爲百分之十一至二十一點五，這項消息對公務員來說該是「皆大歡喜」的喜訊。

不過，在一般市民來說，公務員加薪，不但無喜可言，且對我們顯然不利。公務員加薪使人產生的第一個反應是：通貨又告膨脹了！

在官方正研究增稅聲中，表示香港政府已入不敷支，爲彌補赤字，政府在㈠動用儲備金，㈡加稅，㈢發行公債或向外舉債三項辦法中，似以決定選擇加稅一項。把公務員加薪、加稅兩件事合在一起，表示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務員加的薪，出在納稅人身上。因此，公務員加薪，對一般市民並非喜訊，除非你有若干成員打皇家工。

入息稅的起稅額未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予以調整，因此納稅人按年遞增，似乎香港人生活大爲改善，可是，他們的收入，實際購買力反而減低，也等如把起稅額降低。政府實際稅收自然大爲增加，市民多負擔稅項，公務員則獲得大舉加薪，幸與不幸，於此可見之。

不久前，在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中，可看到工業工人收入比前減少，因爲工業不景，到八月份還接不到什麼新訂單，因此許多工人不能每月開足三十天，更沒有夜班加工，所以大部份工人入息減少了。其實，何只工業工人，許多行業人員即使收入不減，也極難獲得加薪。以敝行論，如果以報紙售價爲調整薪水標準，大家會心滿意足，可惜成了龜兔競走之局。工業不景，商業冷淡，股市狂跌，樓價下挫，這種種情形下，工商界人員獲加薪者少之又少，公務員說要向工商界看齊，其實工商界員工，無不羨慕公務人員。

籌措政費此法最佳

一名退休考牌官因擁有逾百萬家財，未能解釋來源，被廉政署檢控，判決入獄兩年外，還把他九十一萬財產充公。

簡平的職位不高，只是個考牌官，他的權力也不大，不過發給駕駛執照而已。除職業司機外，駕駛執照不是非要不可的，如果過少少水而可得到無所謂，要三幾千不會有人答應。因此，講到貪污，考牌官不知數到第幾。有不少東西比駕駛執照重要。比方說：一幢大厦建好了，等驗樓，拿入伙紙，遲一些，早一些，大有關係。又如，一家大酒樓裝修好了，衞生局、消防局以及許多有關機關的批准，也是時者金也。或者，一個從外地偸渡入港的人，要拿到一張身份證等等，都比駕駛執照重要得多，當然，要付出代價，也比駕駛執照爲貴。

一個考牌官擁有一百幾十萬身家，地位比他高、權力比他大的人，不知凡幾，他們也應受到廉政署注意。把偌大一筆財產充公，這是大快人心的事，相信許多市民都大表歡迎。

老萬忽然由此發出奇想，香港正爲未來的若干建設大傷腦筋之際，有人主張加稅，有人要求動用儲備金，有人提議舉債。由簡平一案引起的靈感，老萬認爲任何籌款辦法，都不如檢舉貪污。

收入與財產不相稱就可以沒收財產，因此，只要當局在香港能有權作弊的機關，進行普遍深入檢查，只要找到擁有較多財產的，要他解釋，他解釋不來，就予以沒收，這一來，籌十億八億是等閒事。區區一個考牌官便有九十一萬，更重要的人物，會有較大的貢獻。如果此法行得通，既可免加稅，增重人們的負擔，也不必調用儲備金，弄急了大老細，更不用向外地借債，擔負利息，何樂而不爲！

得來不容易食水要節省

香港已多年沒聽過「樓下閂水喉」厲的呼聲，這是香港政府值得一讚的地方。

四百多萬人口，水源全靠天上來，這麼多年能做到二十四小時供水，不是簡單的事，香港政府花了很多錢興建水塘，更有力的是興建淡水湖，因爲淡水湖儲水量比水塘大得多。有了船灣淡水湖，供水情形大爲改善；現在再建萬宜淡水湖，完成後香港食水供應壓力更會大減。

當船灣淡水湖初使用時，食水帶有鹹味，有些唱反調的人，大力攻擊政府要鹹死香港人，與其飲鹹水，爲什麼不多用些珠江水？雖經專家解釋，淡水湖初期的儲水難免帶有鹹味，過一個時期，自然消失，他們仍然哇哇叫。目前香港的水不再鹹了，事實上也沒有任何香港人給鹹水毒死，更由此證明，香港人的食水問題，只有倚賴淡水湖最爲有效。

不過，淡水湖的興建，只爲了多儲雨水，到底還是要靠天雨才可以解決。如果天旱不雨，無水可儲，也是枉然。香港人的食水，到底是望天打卦。

據水務局官員透露：如果在今後兩個月內香港沒有足夠雨水，有可能限制用水。是否限制用水，

水，當然使大家都感到不方便。

雖然，兩個月是不短的時間，這段期間內會不會有大雨，還在未知之數，早爲準備，該是明智之舉。目前，香港各水塘存水約爲百分之六十，總存水量爲四百一十五億加侖，比去年同期的五百一十八億加侖少了一百〇三億加侖。

如果想避免制水，唯一方法是從今天起大家節約用水。無可否認，香港因長期全日供水，許多人早已不再記得有制水這回事，因此用水不免流於浪費。一人浪費一加侖，一天就少了四百萬加侖；一人節省一加侖，一天就省四百萬加侖。大家齊心節約，兩個月可以節省二億四千萬加侖，對水荒不無小補。

近乎人口爆炸的城市

每逢假日，市面上總是萬頭鑽動，到處人潮，擠得水洩不通。一位住慣紐約的朋友同香港渡假，也認爲香港人口擠迫，使他無法忍受，因此未到假期屆滿便要走。紐約是世界上有名擠迫的城市，比起香港，還瞠乎其後，是因爲香港地方小，紐約範疇廣大，雖有香港差不多三倍的人口，也不見得比香港擠迫。

香港人節育近年已十分收效，天然增長率並不太高。香港人口危機主要是大陸非法移民不斷流入。十一年來，每年從大陸逃來的難民越超十萬人，十一年來便有百多萬人，這百多萬難民並不是停留不動，他們來到香港站定腳跟後，即使在大陸有了配偶，也有在這裏娶妻生子，人口蕃衍，使香港成爲最旺丁的城市。

人口膨脹的壓力，造成香港未來的命運一大隱憂，據報載，香港當局爲對付這不利情勢，決定將移民局職權擴大，其步驟是先把人口登記局歸併，增設一專責對付非法入境者的調查科，賦有權力是：可以拘留任何非法的入境者。

今後，移民局將會密切注意香港人口增加情況，加強控制人口增加。過去，大部分非法移民都可獲得居留，今後是否仍然保持一貫政策，與人口增

果將之遣回，又會造成許多悲劇，被指責爲不人道。不過，如果眞能加強戶籍管理，起碼對香港的治安有幫助。許多地區之能控制罪案及迅速尋到犯人，主要是有嚴密戶籍。香港如果也加強控制戶籍，犯罪的人將較難逃出法網，從大陸或其他地區非法移民香港，也會馬上查出，叫他們無所遁形。

烏龍常有惠柳新何必責人

有人因違例泊車，繳交了定額罰欵後又接到運輸署票控，被告在新蒲崗法庭出示罰欵收據，結果，法官將控罪撤銷，下令被告可獲得二百元堂費以補償其損失。

據說，處理這種案件是要利用電腦的，人腦用得多會黐綫，電腦也會出毛病，因而害得運輸署偷鷄不到蝕了把米，要我們納稅人白花了兩百大元。

三十元一塊牛肉乾，兩百元只要多放七塊牛肉乾便可以賺回來。

不久，七三罰例要實行，除違例泊車外，還有許多項要付罰欵，將來電腦的運用，更加繁忙，出毛病的機會也更多。希望這樣的烏龍不要時時擺，雖然多的來，密的手，抄牌是無本生意，不過，烏龍擺得多，便難免見財化水，原本可以進賬幾十萬，因烏龍而損失一橛，無形中增加了運輸署的經費。不久前，惠柳新署長會大力抨擊兩巴辦理不善，署長的話，沒人敢駁，但其中有許多指責，確是太監講經，有×道理。例如講話不準時，其實，係人都知道港九許多地方經常塞車，一旦塞車，巴士就沒可能依時到站，即使用電腦計算，也難得準確。即如運輸署發財工具的電腦，也有出毛病之時，又怎可以對九巴調節車輛的電腦太過苛求呢？

還有一椿事可證明電腦容易黐綫，一天晚上看電視，窩打老道電腦控制的交通燈黐了綫，紅、黃、綠三盞一齊亮了，使車輛無所適從。無綫電視拍它搬上螢光幕，諷刺了交通當局一番。

既然烏龍常有，電腦也不能免，則惠柳新對巴士不準時埋站的指責，未免過苛。如人們也拿運輸署的烏龍來加以指責，惠柳新會有怎麼樣的感覺？

香港是個野蠻地方

香港捉到在街頭流浪的黑熊，不知如何處理，每天供給牠食糧，牠的食量很大，吃到香港政府肉痛，因而準備開投，如果沒有人落票，賣不出去，就要將牠人道毀滅。許多人很替黑熊躭心，因爲政府也養到肉痛，誰會有瓜搵個茄來夾？投到這頭黑熊，既要付出代價，更要負擔伙食費，不會有人願要。那麼，當黑熊的最後命運一定「人道毀滅」。所謂人道毀滅，不過是人類掩飾罪行的一個好聽的名詞。一隻動物，既無疾病，也無侵害任何人，將之處死，卻名之爲人道毀滅，簡直自欺欺人。

香港是個「野蠻」地方，犯了殺人罪的人，可獲赦免；這頭黑熊並無犯罪，只因牠不是人，卻召來殺身之禍，而名之爲「人道」，可見「人道」是何等「野蠻」。

也許當局覺得無辜將之毀滅，實非人道，因而決定了將之送往台北圓山動物園。那裏已有三頭黑熊，兩頭公的，一頭母的，再來一頭母的，就剛好配成兩對，香港這頭黑熊，恰好是雌性，因此台灣十分歡迎。不過，香港連一頭黑熊都養不了，實在使香港人丟盡面。黑熊雖大食，用政府的能力來養牠，不算是一回事。

可是香港請專家不嫌浪費金錢，養黑熊卻十分孤寒。攪到要隣人收留，這會使隣人覺得，香港人太沒人情味。這頭來自喜馬拉雅山的黑熊，可謂投錯門戶，也許她見到那麼多人游水逃來香港，以爲香港一定是個好地方，怎知這裏只收留人，不收留熊，牠便變得無主孤魂一樣。不過，送到圓山動物園後，這頭黑熊也可放心，牠在那裏不但找到對象，而且從此可過安定生活，香港政府總算替牠找到好的歸宿。




中共批判三字經等民間通俗讀物

項楚

批判標兵──「上海五鋼二車間」

最近中共在「深入、普及、持久」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要求下，對我國流傳民間的一些讀物，大肆批判，它們特地介紹「上海第五鋼鐵廠二車間」「批林批孔」的經驗，以資推廣。

該車間擁有一千一百多個職工，是大陸較大型的一個；其設有一個共黨總支部，下轄六個工段部門的支部，由總支書華國瑞，帶領黨組第一把手「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鬬爭」。其做法：一是抓調查、抓典型、抓交流；二是抓一般人；三是抓充分發動羣眾。使全車間的運動，搞得「有聲有色」。其中「原材料工段」支部書記喬嘉樓，就因「抓」對三字經的批判，一舉而成了「名」。之後全大陸各地，就掀起了批判三字經，以及千字文、女兒經、朱子治家格言和增廣賢文等我國流傳民間的舊讀物。

現在，各省召開「批林批孔經驗交流大會」中，都特別把「發動羣眾，批判宣揚孔孟之道的通俗讀物」，作為重要的「經驗交流」，藉求「推動批林批孔運動，不斷深入」。

三字經等書簡介

三字經

是十三世紀中葉或末葉、南宋時期問世的作品。世傳為宋理宗時名學者王應麟所著。他是理宗淳祐年間進士，後來當上主管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的禮部尚書。其著述甚豐，三字經名著即屬其中之一。

另有傳說這本書的作者，為南宋末年的區適子。中共也認係王應麟所作，這本書歷宋至民國，代有修訂，現版本內容較初版增加三分之一，修改了百分之三、四；其每句均為三字，因以書名；現全書計三百八十四句，共一千零五十二字；在這簡約易讀的文句中，卻能寫出表現中華民族倫理道德、文化教育、歷史過程和博物知識的內容，眞是能難可貴。其能成為我國將近八百年來，兒童啓蒙的普及課本，不是偶然的。

千字文

是六世紀中葉、南朝梁武帝命令散騎常侍周興嗣所撰。該書每句均四字，由二百二十八句，共九百一十二字組合而成；其特點要求通篇無重複之字，故稱「千字文」。該書內容與三字經相似，因避免用字重複，因之語句有艱澀之處，遠不如三字經的流暢易讀；但將近一千四百年來，至少已普及成為兒童習字臨帖的範本。

女兒經

作者為誰已無可考。其組句為三言、五言的韻文，其內容乃修養婦德的語詞。寫舊時女子修身讀物。民國之後，習誦漸少。

朱子治家格言

一稱朱柏廬家訓。是十七世紀、明末學者朱用純所作。朱字柏廬，其學生尊此格言為「朱子治家格言」。格言採散文體，計一百三十句，共五百一十六字。其內容乃我國傳統修身、齊家、處世之守則，三百年來風行國內。

增廣賢文

成書於何年代，作者為誰，均不可考。該書輯錄我國通俗成語，作立身處世之言，以三至七言對句結構而成。其內容堆砌不少俚句，雜亂無章，實非佳作；但以通俗順口，在我國農村，長期風行，且有作為兒童啓蒙讀物之用，故農村人民對於此書，多有口能成誦。該書現版本三千八百一十四字，有人淨化其七言、五言及四言等詞句，易名為「人生必讀」，其內容較原書為佳；另有人假宋初宰相呂蒙之名「作呂蒙正勸世文」，性質略似前兩書，均流行於世。

上列三字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及增廣賢文等小册，自民國成立之後，實施現代教育，學校已不採用作為兒童教材；但在民間仍頗流行。至於女兒經，在提倡女權運動之下，傳誦已少。此等書籍自中共赤化大陸後，已漸絕跡

中共有計劃地進行批判我國民間通俗讀物，開始於本年六月中旬。它們除以「上海第五鋼鐵廠二車間」爲標兵外，並選擇北平「北新橋街道黨委」來助陣，批判的第一砲，卽對準三字經。

這兩個典型組織，各有其特點：上海方面由「工人理論小組」，帶動一羣幼年沒有讀過三字經的工人；北平方面選擇年齡比較大，大多讀過孔孟的書和三字經的居民。作兩種「試點」方式的批判，「新華社」於六月十九日，同時由上海和北平予以報導，翌（廿）日「人民日報」，特發表短評「一個創造」，加以贊揚。該短評稱：「總結廣大羣眾在批林批孔鬬爭中創造的各種典型經驗，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批判販賣孔孟之道的『三字經』，就是革命羣眾創造的推動批林批孔運動，深入和普及的好經驗之一」。因之這「一個創造」，應予標榜和推廣。該短評全文，於前一天（十九日）已由「新華社」先發出，經各地共報（包括海外左報）與「人民日報」，同（廿）日刊出。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大陸各地現在不但羣起批判三字經，卽連千字文、女兒經、朱子治家格言和增廣賢文等書也都一起被批判，以「蘭州熱水廠」爲例，在六七月之交的一個月中，該廠對三字經展開了羣眾性大批判，已召開大小批判會四十餘次，並寫出大批判稿、小評論和批判材料一百二十九篇。中共認爲這樣才能「同舊的傳統觀念進行決裂，從各個角落澈底清除林彪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流毒和影響。」

對各書內容的批判論點

中共指出：「林彪爲了復辟資本主義，極力鼓吹『孔孟之道』；因此要把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批深批透，就必須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三字經等民間通俗讀物，是普及『孔孟之道』的騙人經，所以就必須加以批判。」茲就共報、電台，所透露批判論點分述如次。

對「三字經」的批判

綜合「上海第五鋼鐵廠二車間」和北平「北新橋街道黨委」的批判，其要點如次：

㈠批判的必要性：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宣揚『孔孟之道』是無孔不入的。他們泡製了各種『通俗讀物』，向勞動人民甚至兒童灌輸。『三字經』就是其中一種。因爲「通篇皆是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心史觀和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之類的封建道德倫理。」「正因爲它通俗，所以流毒更廣，把這些東西拿出來，用馬克思主義的武器，加以分析批判，清除其流毒，很有好處，很有必要」。

㈡批判的重要性：「深入批林批孔，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革命大批判普及到廣大羣眾中去」。批判「三字經」，是這一方面的「一個創造」。

北平一個鋼工業局工人理論小組」和「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部份師生，剖析三字經所包藏的貨色，計有四個方面：

㈠宣揚了地主階級的人性論；

㈡宣揚了反動的封建道德；

㈢宣揚了唯心的先驗論和唯心論；

㈣宣揚學而優則仕的反動教育思想。

歸結以上，清楚看到「孔孟之道」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思想根源。

對「朱子治家格言」的批判

河北「唐山火車站」共黨委指出。該格言「從頭到尾貫穿了一條唯心主義『天命論』的黑條，字裏行間貫穿着復辟倒退的夢想。」「它把『孔孟之道』寫成通俗讀物，企圖以此蒙蔽人民羣眾，控制人民的思想，使勞動人民世世代代受剝削統治。」

對「增廣賢文」的批判

湖北「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共黨組織召開座談會，對「增廣賢文」的幾個「反動」觀點，諸如「人性論」、「天命論」、「三綱五常」和「反動的處事哲學」等大加批判。

至於千字文和女兒經批判的內容中共尙未有具體的報導

人性與反人性鬬爭

中共當前批判我國民間通俗讀物，其作用在求「深入、普及、持久」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把這些讀物作爲政治草靶，供羣眾射擊之用，因中共自去年八月開始「批孔」以來，各方反應孔孟之道過於深奧，無從批起；現將大眾讀過聽過有關孔孟之道的通俗讀物，拿來供「批孔」之用，並以之結合「批林」，依中共想像，其效果當較可觀；此外如是花樣翻新的做法，對於批判題材的來源，亦不虞其匱乏。

可是此等民間通俗讀物，均以我國倫理道德精神爲骨幹，誠如中共所說，是在傳播「孔孟之道」的。如此與中國人精神生活打成一片的通俗讀物，用馬克思主義的武器加以分析批判，實有如以狗啃骨的標準，來罵人吃肉的荒謬是一樣的。此爲中共企圖摧毁我國文化的最大困難。今天中共批判三字經等，所產生的反效果，正是如此羣眾批判這些讀物，越批越認其中說得極有道理。這是一場人性與反人性之爭，中共反人性的妄想，是永遠無法達到的。

共產主義不能見容於中國，中國人要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中共竭其九牛二虎之力，以外國馬列主義來批判我國民間通俗讀物，是其「批孔」另一回合失敗的表現，這可斷言的。

為毛幫清算新老沙皇侵華一文補遺（二）

毛幫報刊最近發表了一篇「新老沙皇尊孔的險惡用心」文章，清算俄國人之侵華，也舉出了許多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俄國人欠下了中國人的血債，毛幫居然知道俄國人曾侵華，敢公開撰文說明，總是好事，不是壞事。可惜的是毛幫所反的是帝俄時代——老沙皇及赫魯曉夫到布列日涅夫時代——新沙皇。而介於新老沙皇之間的列寧、史大林時代，仍是爺爺、是祖宗，不敢有隻字冒犯，實際上俄帝侵華最兇惡的階段，對中國損害最大的事件，就出在這一個「特級沙皇」時代，尤其是「斯大林大元帥」（襲用毛幫名詞）的時代。筆者不敏，願將此一時期俄帝侵華幾件大事舉出，至於俄帝的卵翼中國共黨竊據大陸荼毒生靈的事，暫且不提。

一、中俄中東路戰爭與蘇俄出賣中東路

中東鐵路原名東清鐵路，又名東省鐵路，幹線自蘇俄赤塔起，東南行穿過中國黑龍江省西南部，吉林省東北部，出穆稜縣東入俄境東海濱省雙城子。支線有二：一自哈爾濱起西南行至長春止，一自哈爾濱北至松花江岸。中東路本來經長春穿過遼寧至旅大，日俄戰後，俄將長春以南至旅大一段讓與日本，改名南滿鐵路，直到抗戰勝利，南滿路均在日本手中。

俄國大革命後，民國九年間，我國與道勝銀行所訂「接收暫管續訂合同」中便說明：中東路只是商業性質，同時道勝銀行且鄭重申明：「對於俄國各政黨無牽聯之關係」，「中東路除華俄兩國外，並無第三者之關係」。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和中山先生發表共同宣言，其中第三項也宣稱：「中東路之管理應由中俄兩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眞實權利及特別利益」。其後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第九條，更明白規定：「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國決定，不許第三者干涉」；同時並簽訂「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議定該各管理及理事會，由中俄各派五人組織之，華理事一人為理事長，即督辦，俄理事一人為副理事長，即會辦，督會辦共同管理事務，並簽定文書；又路局設局長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長二人，華俄各一，均由理事會委派，至鐵路各級職員中俄平均分配任用。（同年九月的奉俄協定內容大體與中俄協定同，不過縮短該路無償退還中國之年限為六十年）。而最重要的是這一中俄協定中明白載明：「締約國政府互相擔任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為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為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

按照中俄協定：東路理事會應在最短期內將前俄政府時代的中東鐵路章程按照新協定從速修訂，但理事會每次開會時，俄籍理事都藉詞推延，不予討論，致使兩國共管東路之初，即遭遇一項無法解決的重大障碍：因為管理中東路暫行協定：總攬全路政權的最高機構——理事會中理事十人，中俄各五人，而議案發生效力，必須得六人以上的同意；於是苟有爭執，雙方以五對五，勢均力敵，議案絕無通過可能，蘇俄理事即利用這一規定，以鉗制中[illegible]局長，按照舊日路局章程賦予的權力施行無碍，遂使理事會只為徒擁虛名的傀儡，蘇俄局長形成總攬全路主權的無上權威者，而蘇俄政府即利用這一情勢，假手俄局長將路局舊有人員逐漸更動，另由莫斯科派遣有訓練的俄共黨員擔任，（如東路軍事運輸主任即係由莫斯科選派陸軍大學畢業並在軍事特務處系統下的人員充任。甚致對於路局所屬印刷局及東省文物研究會等機關重要職員，亦換以俄共之特務密探人員）。藉中東鐵路之機關而為有利俄國的工作，同時俄局長更公然憑藉其權勢給予實際由俄共操縱的中東路職工會以有力的援助，使其為一聲勢浩大的政治組合，與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俄共在中東路設立的「東鐵附屬地黨事務局」，協力同為共產宣傳組織工作。

自民國十六年以來，我國東三省地方當局及我政府委派的中東鐵路督辦，面對蘇俄人員種種違法擅權事實，即力圖用和平方法糾正補救，達到保護本國權益目的，曾經再三與俄人協商切實履行中俄有關管理中東路協定的辦法，尤其着重在修訂路局章程限制局長權限，但俄人始終用狡獪的態度拖延時間，絕不願問題的解決，如民國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東路督辦呂榮寰通電所說的：

「俄方始則口頭大體承認，繼則書面陰示推翻；迨據理駁詰，則又願開談判，表示接近；及經促其實現，忽又枝節橫生，差以千里。揆其經過情形，可謂毫無誠意……我依協定為根據，奉公理以周旋……而俄人始終支吾，悍然不顧，近且變本加厲，局長違法侵權之事，層見疊出，不勝枚舉」。

中國政府經過這種的經驗，既已證實俄人絲毫沒有履行中俄協定字面與精神的誠意，而鐵路地區的共產宣傳陰謀組織又與日俱增，民國十八年（一[illegible]

搜獲俄共黨的哈爾濱機關報「新生活報」刊載文字完全係利用中東路電訊，自海參威赤塔傳遞而來的確證後，又得到俄共利用哈爾濱領事館集會的情報；這一切都是違犯國際公法及中俄協定的，因此，五月二十七日，我警察局即斷然採取行動，進入哈埠俄領事館搜查，當場捕獲華俄共黨十人，其首要分子竟爲蘇俄遠東國家貿易局總經理次目巴力，蘇俄商船監查員打拉洛夫，中東路局商事處委員斯達吉維赤等，並當場檢獲圖謀擾亂中國秘密文件多種，其關係重要的如下：

一、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十六日，由哈爾濱經海參威致莫斯科第三國際電報（原註續上年七月二十七日報告）其要點有云：甲、在南京奉天瀋陽間及其他要埠實行暗殺主義，至中東路一帶以後斟酌情形。乙、即使鐵路讓渡，而電報可由吾國可靠之人保護。

二、同年同月十八日，第三國際自莫斯科經海參威致哈埠東鐵電務處轉SIP（第三國際代表）電令：①如實行暗殺時以何種中國共產團體爲最可靠，此項團體在東三省內約有若干？需要何種材料，及經費如何？②炸爆物是否適用？利用氯氣之計劃如何？③按照報告可否及何時將所有暗殺材料供給暗殺南京政府人物？設使將中東路沿線加算在內，何處可以集中錢欵？並請將華籍實際工作人員審愼具報。④所有共產機關之文件，亟應改編妥存於機密處所，特別命令未到之前，暫守秘密，機關舊存及新購之文藝書籍發往蒙古沿邊各處。

三、同年二月二十日，莫斯科經海參威拍至哈埠電報：中東路中俄平均用人一節，宜加以阻碍，其無正式蘇聯國籍之人亦須予以開除，以便儘量補充黨員。

四、同年一月二十日，自哈埠向莫斯科第三國際發出電報：奉天與南京妥協後，吾人應具秘密強固之戰線，反抗南京與奉天妥協，蓋彼等聯絡，勢須對各黨各團體組織實行追究，請追加經費金盧布三十萬元爲施行暗殺工作之費。至吾黨嗣後如有不順利時，第三國際應組織秘密破壞軍以實行毀壞東省鐵路各計劃。

長期協商既無結果，擾亂陰謀確證又已獲得，但東路督辦呂榮寰仍於七月十日與俄籍會辦協商，作解決懸案的最後要求，而俄人絕無讓步表示，於是我政府決心採取行動以實行中俄協定所規定的條欵，當日呂榮寰即以鐵路督辦名義命令路局局長：自即日起所有路局局長名義發佈文件，均應會同華副局長簽字，否則不生效力，又卓務、機務、商務、財務、電務，各處均交由華籍處長管理；但俄局長竟抗不遵命，於是呂榮寰下令在理事會未解決前，暫停俄籍局長職權，委任華副局長范其光代理局長，旋由范代局長遵照督辦命令調動車機等處俄籍處長職務，另派華員繼任。

其時，哈爾濱地方負責長官，見解決路局局長職權及一切懸案的必要手續，已付實行，而自哈埠俄領館搜獲文件後，當地蘇維埃職工會及號稱商業團體的俄籍各種機關，如遠東貿易局等，含有極端危險的破壞性已昭然若揭，因亦於七月十一日下令分別封閉，但封閉而不作進一步的防範，危險益甚，故又將陽作中東路職員陰爲上述團體最有勢力的俄員數十人遣送回俄。

蘇俄於七月十三日向我提出最後通牒限期三日答復後，十七日即宣佈對中國絕交，召回其駐華外交領事人員商務代表，及中東路蘇俄政府委任的職員，並明令斷絕中俄間一切鐵路交通，要求中國外交領事人員速離俄境。

而十九日俄國飛機坦克軍艦就開始向我綏芬河、滿洲里及拉哈斯（松花江黑龍江合流點）黑河沿岸轟擊挑衅，同時又嗾使中東路沿線俄籍職工總罷工，並使用爆炸，拔釘，拆軌等手段以破壞鐵道全線的運轉及擾亂哈爾濱的秩序。

當時在遠東的俄軍原約三萬人，爲着加強侵畧，蘇俄又由西伯利亞居民徵召壯丁十五萬人入伍，並自其本土遣派秘密警察隊七千人，及坦克飛機等由加倫（Galens）擔任遠東特別軍總軍團長，設總部於赤塔，指揮赤塔、大烏里、黑河、伯力、海參威，伊爾庫次克等處俄軍分途推進。八月八日、九日，俄軍遂大舉侵襲我國邊境，十一日，自東線綏芬河亘西線滿洲里中俄國境線若干要點都遭受俄軍陸空軍的猛烈轟擊，公然破壞非戰公約侵襲中國疆土。

因爲我國邊防軍的奮勇迎戰，使俄軍擾亂我邊疆的計劃未能大逞。在蘇俄拒絕非戰公約簽字國美英法等的調停後，史大林爲玩弄國際外交，竟表示願接受德國的撮合，與我試行和平協商。但初步接觸甫行開始，九月六日，俄軍又大舉向我滿洲里綏芬河進攻，且聲勢較前更爲猛烈，同時莫斯科以及海參威各地均有大規模民眾示威運動，狂聲叫囂，主張對中國宣戰。

九月十九日，我吉林綏濱城被俄艦砲火及飛機轟炸，縣府民房焚燬一空，全城化爲灰燼，十月二日晨，俄軍騎砲兵萬餘人又大規模向我國境攻擊，經我軍高雲鵬團長所部奮勇擊退，同時東線俄軍亦全力攻擊我三江口、同江，十四日，同江失而復得，三十日、三十一日，俄海陸軍又突攻我富錦、綏寧各縣，十一月二日，且縱火焚燬兩縣公私建築，十七日俄軍又大舉猛攻滿洲里、札蘭諾爾、密山、穆陵、綏芬河，致我東西國境防務，均見緊張。

滿洲里、札蘭諾爾，是中國國境的門戶，我國守軍曾幾次奮勇擊退俄軍的攻擊，東北軍十七旅旅長韓光第死守札蘭諾爾，最後全旅殉國。

「掌故月刊」廿七期曾刊出全部經過，茲錄其中一節於下：

十一月十六夜，赤敵以重砲掩護兩師之眾，突襲我第十四團第一營所佔之禿尾巴山，及第三營所佔之三十里小站，砲火轟騰，山川慘裂，又復圍以騎兵，肉搏而至，我軍數只一千二百，當此數萬之眾，而軍器又復不良，於是苦戰之餘，全數殉焉，及黎明，敵復用飛機二十一架，每架挾炸彈四枚，飛翔低空，擲我陣地，我軍以無高射砲故，無術抵禦，而敵砲五十餘門，復以彈落烟起之處爲目標。同時射擊，彈丸雨注，血肉橫飛，其步兵又以機槍百餘架，向我掃射，我軍於槍林彈雨烟霧迷濛之中，奮力抵禦，不稍退卻，然戰壕之內，已積屍纍纍矣。

岳騫

認識中國

來自大陸學者的心聲

柳以青

從「三位中國學者談批林批孔」，我已經寫了兩篇了解性的文章，這了解只要細細讀了那篇文章的人，都會發現。只不過我把它寫了出來而已。

這裏，我再想根據那篇長文的三段文字，來談一個更使人注目的問題，那是有關海外人士的願望與中共的態度的；或是，有關中國大陸學人的心聲與中共的統治的。在這幾年中，偌多的海外人士已經去過大陸訪問、觀光和旅行，同時，也發表了不少的意見。一面倒的「歌德派」，對此我是不齒多說了。然而，也有不少的批評意見——即使這批評的意見是——小罵大捧吧，我們都可以在這「三位中國學者談批林批孔」中，找到一些線索，來了解一下，中共統治者的態度與嘴臉。這態度與嘴臉是由「三位中國學者」所透露的。

何炳棣再成「風雲人物」

以前，我曾在此討論過何炳棣教授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由於他前幾年回大陸後，所做的一篇演講，他就把那篇演講修改成文字，寄到香港發表。從何炳棣那篇文章中，我們固然知道了他要說的話，但是，還有一部份想說的話，我們沒有看到，然而，這次在「三位中國學者談批林批孔」中，起碼有幾段文字是有關何炳棣的。

謝冰心說：「去年那位歷史學家何炳棣回來就說，我現在看中國什麼都好，但是將來怎樣辦？將來會不會像蘇聯一樣，變成一個修正主義，變成一個社會帝國主義？我說，因此，我們才有文化大革命，繼續的革命。」

為什麼何炳棣在旅行了大陸後，他的印象是「現在看中國什麼都好」，而立刻提出了「將來怎樣辦」呢？根據何炳棣所能看到的「樣板」，當然會有「什麼都好」的印象。曾經有一位年青的留美學人到大陸旅行後，我就問過他對大陸的觀感，他的回答很幽默。他說：「毛澤東的朋友史諾曾經寫了一本書，書名是：**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青按：意譯是河的那一邊，目前左派給的譯名是「大河彼岸」），我可以這麼說，大陸上讓我們看的是河的這一邊，當然是好的和少的，河的那一邊，是醜的，大的和多的，我們就沒有看到，然而，我們很肯定那確是千真萬確存在的。」這位學人的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

姑無論何炳棣如何強調「現在看中國什麼都好」吧，然而，「將來怎樣辦」呢？這卻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相信，何炳棣所指的將來，不只包括「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變成，而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否則的話，何炳棣不會在前面的一句話裏說：現在看「什麼」都好，想必對於「將來」的含義裏，一定包括了很多方面怎樣辦？

謝冰心的答覆，其實不是她自己的答覆，而是重複中共當權派在這一時期的宣傳——政治的宣傳。在這裏我不加評論。因為，我覺得確是謝冰心所說的：「**Too bad, So sad**」的。

事實上，何炳棣卻忘記了，他那「資產階級」的「身份」與「意識」。任憑何教授再寫上幾十篇「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中共」的文章，同時也可大贊特贊中共目前的「成就」，或是更要從傳統的中國歷史上為中共「接枝」和「移木」，中共的基本本質與政治理念，仍然還是一成不變的。從偌多的海外學人觀光大陸後，所得的印象來看，恐怕他們每一位的內心裏，都會有着這一份「傷感」呢？不過，也有幾個例外，像趙浩生之流卻在打邊鼓呢！從海外打到海內，又從大陸打到海外，當然這是他的自由。

一位從事研究中共的學者，曾經不斷地想研究：那些海外的知識分子，何以回大陸觀光之後，就在思想和態度上左轉了。因為他是一位忠厚的長者，所以他說，他就想看看這些人士，何以左轉的原因——真正的原因。遂對這些人士所寫、所說、所談的話，加以分析。到現在，這篇分析性的文章還沒有做完，可是，我知道，這位忠厚長者要對這一時期海外知識分子轉變經過研究的原因所在，大概是為將來的歷史做檔案呢！原因是：在他所接觸的偌多去過大陸的海外知識分子中，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文章與說辭，與他們私底下的知心傾吐，卻有着天壤之別。這恐怕要在中國歷史中立「兩面人」傳呢！

他以為，如果有人「覺今是而昨非」的話，他的轉變也真是內外如一的話，還有值得可欽佩的地方。然而，對於外裏不一，公開與私下判若兩人的態度，這方面就值得研究了。特別是生活在海外自由地區的學人。

海內外學人希望會落空

現在，再轉過來談何炳棣。

在這篇「三位中國學者談批林批孔」中，還有兩段是談到何炳棣的。問題的起因，是由於趙浩生的一段話：

「趙（浩生）：何炳棣還跟我談起他另外一個心情，就是他感到，中國的天然資源很多，為什麼不儘快的吸收外國的科學技術，儘快的來開發，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的速度提高，你們幾位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何了

像何炳棣先生一樣的想法，現在慢慢的轉變過來了。主要的是因爲看到自力更生這個方針放鬆不得，因爲牽涉到整個百年大計。你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眞正保穩社會主義江山，在這點上不能夠軟一點。現在批林批孔的作法，就是要調動廣大羣眾的積極性在技術革新方面舖開……。」

任何一位中國人，無論他的政治傾向是什麼，大概都願意看到中國在各方面的成功。很自然的，何炳棣教授，這裏除去他的政治傾向、政治恩怨和政治利用各點，就會面對了「中國的天然資源很多」，就會提出「爲什麼不儘快的吸收外國的科學技術，儘快的來開發，使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現代化的速度提高」了。

從何炳棣的這一「想法」或「心情」中，我們可以體驗到：何炳棣前面的「現在看的什麼都好」的話眞正含意了。

如果中共，整天價响叫嚷着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與「成果」，眞的要「建設」而走「現代化」路子的話，何炳棣等留美學人的忠告，早就該實行了。然而，何炳棣的一類，卻自討沒趣。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清楚的了解過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質。他們最怕的是「外國的科學技術」、「開發」和「現代化」等字句和這字句所代表的精神。

如果講「科學技術」的話，中共的幹部們，那還能在人修人、人治人，人奴役人方面滿足他們的統治慾？

如果講「開發」的話，偌多的天然資源，不是會使所有的中國人們豐衣足食嗎？那麼，中共的享受特權不是被剝削了嗎？更重要的是：現在的節食縮衣的實況，實質上是對大陸人民政治統治的辦法之一。

如果講「現代化」的話，所牽連的東西就多了。中共怎敢輕易言「現代化」呢？

思想自由是「現代化」的內涵之一，君不見現在的大陸，二十多年來都在努力使大陸人民的思想「一元化」和「教條化」，實質上來說，還是全盤（馬克思）西化呢！

生活多采多姿也是「現代化」的內涵之一，君不見現在的大陸上的情形，二十多年來都在推行生活奴役化、刻板化與控制化嗎！

「現代化」對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有其相當內容的，然而，任何一個人，如果到大陸旅行的話，很快的就會發現，如何能將「現代化」這一概念放置於大陸人民生活上的衣、食、住、行上去呢！

無怪乎吳文藻也有同感的說：「我曾經也有過像何炳棣先生一樣想法」。然而，吳文藻何以會「慢慢地轉變過來」了呢？很多人以爲這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成果」，其實，這一解釋是中共的政治宣傳，或是爲中共的「無能」、「無才」、「無德」、「無識見」等的缺點來找藉口而已。反而打出了堂堂正正的「自力更生」的旗號，這在某一種意義上是騙人的勾當。而吳文藻之所以這麼說，乃是對中共的「國家建設」大失所望吧。

事實上，用外國的一種「科學技術」，不正是毛澤東所說的「洋爲中用」嗎？這不僅是知識分子們的意識形態的要求，也是全中國老百姓的要求，根本與思想改造與否無關，否則的話，第一個該改造思想的應是滿腦「洋爲中用」的毛澤東。

「開發」遠比「土法革命」好。無論中共如何的維護目前當權派的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路線的地位，但是「三面紅旗」的「土法革命」卻是遺害了偌多的中國老百姓的，這點是無法再加以強辯的了。爲此，在目前，爲了不敢「開發」或不夠能力「開發」，而一定要說成這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眞正保穩社會主義江山」的話，又是阻擋「開發」的藉口。這難道又是「思想改造」與否的分野嗎？

思想改造與否的標準，就是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眞正保穩社會主義江山」了。那麼，我可以立刻找出吳文藻這一句話的「自相矛盾」來。

「眞正『保穩』社會主義『江山』」這句話的「保穩江山」，吳文藻曾在前四段的對答中，說了一段這樣的話：

「還有我們的看法也變了。就是『穩定』這個觀念本身就要不得，『穩定』本身就代表你不想前進。我們現在講技術革命，就是永遠保有這種朝氣。」

「保穩」與「穩定」的觀念相較，「保穩」是更「保守」的一個。既然「穩定」的觀念，「本身就要不得」了，那麼「保穩」本身更要不得了。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得出：大陸上所謂「思想改造」的樣板知識分子的改造結果的一斑。

我以爲，在大陸上所謂的「思想改造」也者，不是什麼「錦囊妙計」，而是赤裸裸地政治迫害、思想迫害而已。這不僅是對知識分子而言，乃是對所有的中國老百姓而言，更也是對中共的多數幹部而言呢！否則的話，就不會在大陸上流行一句「打着紅旗反紅旗」了。

最後，在談到大陸的石油工業發展後，吳文藻再一次提到了何炳棣，他說：「照現在這樣的做法，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何炳棣先生這麼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要是不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的話，容易倒退。……」

「容易倒退」，並不是「一定倒退」或「必然倒退」呢！吳文藻這句話說得好。也就是證明：所謂「馬克思主義」也者，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眼中，也絕不是「全部眞理」呢！最多也只是「一個觀點」而已。

妙就妙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們，還在不停地大叫大陸施行「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與「可歌可頌」呢！這些人不是有心「投靠」「媚共」，就是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統治滋味呢！

從「三位中國學者批林批孔」中，如果仔細地讀一下，就必然會發現大陸中國學者的心聲呢！

至於這篇文章的最後，所談到的台灣與中國統一問題，宣傳多過實質，這裏也就不願再費筆墨了。

雷夫人訪大陸記

江楓

本文係美國愛阿華州州長夫人 Mrs. Robert D. Ray 最近隨美國六位州長訪問中國大陸十一天所作之部分日記，原文分五部分，以下爲第二和第五部分，有關在北平和上海活動訪問之情形，茲譯供參考。

第二部分

五月十七日：北平—與北平某區「豐盛居民委員會」委員晤談

委員會辦公室一邊有張長桌，幾把椅子，一張大的毛像，另一邊有一首裝入鏡框的毛詩。室內無廚房設施。開水是用熱水瓶盛裝，沒有人喝未經煮沸的水。

我們去過兩家人家，第一家住九個人，有四間小房間，房間周圍是空地（庭院）。不同的家庭配有相當間數的房屋，房間非常小，床是硬板床，人們說，這種生活比以往要好。

從年老婦女包裹的小腳可以看出古老的習俗。

我們參觀了一所托兒所，那兒的兒童曾爲我們歌唱。有些是抒情曲，歌詞內容是：「我們在毛主席領導的時代中出生是多麼幸運啊，因爲我們年老時將獲得優厚的養老金。」整個節目都是集中在這個主題，另外的主題是他們希望「友誼」。

我們又參觀了一個醫療中心；那兒三位被稱爲「赤腳醫生」的志願工作家庭主婦曾告訴我們她們擔負的職責。她們大多是做急救工作，分發保健資料和免費避孕用具，並提供家庭計劃協助。

在州長們與「副外長」喬冠華進行會談時，美國駐平連絡處官員安德遜的太太曾帶我們到商店購物。

外國訪客購物大部份是到「友誼商店」，該店出售手工藝品工廠製品，另外有食品，衣服傢俱。

製作電線工作的婦女，強調每一個人如何快樂地工作；另一部多與農業生產有關。對我們來說，片中顯示的都是非常原始的方法。我們了解他們農業生產的缺點，可是他們對其已有之進步引以爲榮。

五月十八日：北平

我們離開「北京飯店」到有十線道的「長安街」漫遊。街上擠滿了腳踏車，手拉車。每一、兩個街區就有一名交通警察。這些交通警察似乎工作很清閒，我猜測這種活動無非是提供人民工作機會。

我們走進「北京大學」，迎面見到的是一塊上書「爲人民服務」的大標語牌。「北大」建於一八九八年，不過，在我看起來似乎年代要更久。在一九六六——六九「文革」動亂期間，像所有大學一樣，「北大」亦曾關閉。在目前二千七百名註冊的學生中，我們要談的只是所訪問的一個英文班中的學生。學生們以對話向我們表示，他們在班上兩個月之後可以講多麼好的英語。「對話」談的是有關家庭生活，結尾是句標準式的老話：「感謝毛主席，我們過着快樂的生活。」不在校區的學生回到田間工作，那是學生們必定要從事的訓練。

「北大」是致力於實行「毛澤東主義」。學校到處是毛的照片，毛寫的詩和毛的雕像。學生於中學畢業，允許進入大學前，必須在田間工作兩年，只有極少數經過選擇的人才能進大學。

隨後驅車前往「夏宮」，自一七三四年開始，那兒曾一度是皇太后的住處。後來「夏宮」被燬，一九〇二年才重建。目前人們利用其壯麗雄偉之處

當晚我們觀賞了五場乒乓球錦標決賽，人們再度以驚奇的眼光注視我們。比賽場內設有爆米花和熱狗，沒有汽水，只有通常的桔子水。

該次比賽女子部分由北韓獲勝，男子部分日本獲勝，無疑的，在「國內」觀眾面前失敗，這對這個「乒乓球壇盟主」是件失望的事。

人們是乘巴士和腳踏車去看比賽。我很驚奇，成千上萬看起來相似的腳踏車他們卻不會弄錯。所有的人穿着都是一樣。不論男、女、老、幼都是穿解放裝，有灰的、深藍的，或是淡綠的。

五月十九日：北平

晨七時，鮑勃和我至天安門散步，時間雖早，可是街上已經有成千成百的人了。雖然有人告訴我們有少數教堂存在，但我們卻見不到。顯然絕大部份人都不相信來世。百姓很友善，不過我們仍是惹人注意的目標。晨九時，我們前往「明陵」。

汽車在擠滿腳踏車，滿裝蔬菜、石子、磚頭和各種東西的手拉車的街上開了四十分鐘，才抵達明陵，自我抵中國大陸以來，我仍是連一個加油站都沒有見到。沿途我們大部份是向譯員詢問有關人民生活的情形。

住家中沒有冰箱冷凍設備或室內自來水設備，人們每天至露天市場買一次菜。有澡盆設備的公共浴室，水是提進去的。在冬天每星期洗一次或兩次澡，夏天每天都洗。

大部份農村的家庭是向「政府」租屋住，不過有些人的房子是他們自己建造的。城市的家庭都是租「政府」的房子。房子還說得過去，只是所得的絕不會超過所付的代價。

我們抵達「明陵」墓地，那是由大理石做成，很龐大。過去有很多珠寶與皇帝陪葬，這些珠寶現已移存博物館。我們和中國遊客一起進入墓穴，據說此墓是由三萬人，化六年時間造成的。那位皇帝是在他二十四歲那年建造此墓，他活到四十七歲。由於我們的旅程安排受到嚴格限制，穿越墓穴之後，我們即前往長城。

不多，但我們車子的駕駛們不斷按車上的喇叭，以免在轉彎處和常有行人，板車及自行車來往的狹路上出毛病。

長城眞是令人驚奇，景色亦很壯麗。我們曾走至它的最高點，那是要經過堅苦和不屈不撓的攀登才能到達的地方，假如路濕的話，我想是不可能到達的。這兒的城牆是修整過的，不過兩端目光所及，可以看出城牆的根基維護得很好。

長城約是在紀元前二百二十一年開始興建，其寬度足可容納五匹馬或十個人，不過，在我們所在之處馬是無法攀登的。

遊畢長城歸來，州長們曾和「副外長」舉行會談，州長太太們則各自休息。

當天夜晚，我們宴請中共東主、譯員，布魯斯夫婦和連絡處人員，其中包括派駐北平連絡處的一對年輕夫婦，即巴斯柯先生和夫人。

巴斯柯夫婦和他們兩個小孩暫時住在我們所住的旅社。即使沒有小孩，那旅社亦難以長久作爲住家之處。房間很小，並且什麼都沒有。水必須煮沸才能用以刷牙或飲用。

對在北平停留的最後一天我有些一般的評論：鮑勃無法獲准和住在北平的一位愛阿華州立大學教授的母親見面：爲什麼不行？沒有說明原因。我對各種不同高度的男人和女人覺得很驚奇。「中國」的街道相當淸潔，不過空氣汚染是很明顯的。

第五部分

五月廿四日：星期五—上海

州長們前往參觀一個鋼廠，太太們則去參觀上海博物館。那兒有些夏朝以前的藝術品。很多學生正在模仿那精細的設計。

爾後我們獲得允許至南京路逛街和參觀商店。我們從未單獨到任何地方，而且所到之處我們仍是羣眾注意的目標。

我們走進一家百貨公司，內部光線很暗，人很多，我們要看櫥窗中的東西時他們才開燈。有很多人在等着乘電梯，我們亦決定乘電梯上去。但當電梯一來，我們走進電梯時，所有的人都避開了，沒有人與我們一起乘電梯。

當天下午參觀了一個公社。我們所見到的唯一農具是用手操作的工具和用牛拉的犂。

像往常一樣，由十一輛汽車組成的車隊將我們送到該公社。我們的車隊似乎隨時有佔有道路的權利，這可能是因爲車隊沿途不停按喇叭之故。很多次我們要費盡氣力聽前座譯員說話。

我們參觀是馬度（譯音）公社。該公社有六千戶人家。二萬八千一百三十一個居民，七千畝地。

他們告訴我們，百分之九十五的是採用機器耕作。這樣的百分比一定是少有的例外情形。我們曾去稻田看插秧人的工作。先是用手將秧苗拔出，分開，然後插入田中。隣接的稻田中有人在用手插秧，他們另外有一些擱置未用的機器。由三個人操作的機器可以做四十七個人用手做的工作。機械化在「中國」實施過度迅速的話，無疑地會使人民沒有工作可做。我們曾參觀他們養鴨、鷄、豬和一些乳牛的地方。亦曾注意到地方很淸潔，亦有新粉刷過的房子。可是除了主人和田間及機器房的工作人員外，其他的人我們都沒有見到。

此外我們見到一些打穀的古老方法。除了一架看起來很舊的打穀機之外，農民並用手篩穀子。看起來他們似乎從稻草上取下了百分之百的穀子。

接着訪問了公社的一家人家。一家五口住在一棟兩層樓的建築中，小小的房間，空空的，亦沒有自來水設備。這棟房子是他們化了一千七百五十元人民幣（二塊錢人民幣相等於一塊錢美金），現在這家人家夫婦兩人一起工作，每年有一千元人民幣（美金五百元）的收入。他們說，除了所有的開銷外，每年尙能儲蓄一些。

晚間我們飛往杭州，經過三十分鐘才到達。從機場到我們住的賓館車子要開四十分鐘，沿途只見到一部卡車，其他車輛一部都沒有，此刻我才知道沒有一個人擁有私有的車輛。

以我們的標準來說，杭州是個相當大的城市，有七十萬人口。「中國」有五十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可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住在鄉間。

五月廿五日：星期六—杭州

杭州是有很多賓館和湖的避暑地方。早晨簡報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坐船遊西湖。這是我們在中國大陸所見到的最可愛的地方。

離船上岸後即往一公園區遊覽。見到「中國遊客」以及與他們在一起是件愉快的事。我們亦很高興見到有些遊客意圖替我們拍照。早先即有人告訴我們，在沒有獲得許可之前，我們不可以拍他們的照片。接着前往一個絲織工廠參觀，他們做的有些精細工作眞是令人難以相信。錦緞的紡織是用機器，但花式和圖案紙的工作很複雜，那要集中注意力和極好的眼力才行。

午飯後，我們開車入山參觀梅佳湖（譯音）茶葉生產大隊。這是一個公社的茶葉生產組，有二百五十一家住戶，一千二百四十個居民，他們在一間佈置有雕刻桌椅的可愛的舊房間裏以茶招待我們，並告訴我們這是「革命」前地主住的房子。

茶田長得很茂盛，田中有採茶的少女，男孩子在搖動和烘乾加熱容器中的上等茶葉。他們用手將茶葉搞十分鐘，然後將溫度減低，再搞十分鐘。

離開那兒後即至機場搭飛機回上海。天氣很熱，飛機座位上都放有一把扇子。回到上海住的旅社，他們以冰淇淋和烤麵包、鷄肉三文治招待我們。他們已發現我們喜愛的食物了！

在前往觀賞特技團表演時，我們碰見了兩名我們乘坐的美國飛機的機員。特技團表演的場地很大，可以容納一萬五千人，多姿多彩和巧妙的表演令人驚奇。節目類似一種雜耍，不過變戲法和演特技人的才幹和熟練的表演很好。在這麼多人擠在一堂的時候，我們再度注意到他們的衣着顏色千篇一律，而且不敢將他們對任何一個演員的熱情表現於形式，而我們對於某些壯觀表演所油然而生的讚賞是一看就能知道的。

五月廿六日：星期日—上海

今天我們離開上海返國，此次訪問轉瞬即告結束，不過回家總是件好事。

宋慶齡曾被抄家

胡蒼之

當美總統尼克遜被迫下台，黯然離開白宮的時候，不禁令人聯想起他偕同隨員一行，於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北平的那番景象，還歷歷如在目前。由於當時的中共頭頭（除毛澤東兩公婆外）們，傾巢而出，因此，尼克遜夫人曾暗中問尼克遜：「爲什麽不見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呢？」大概尼克遜後來轉問周恩來，從而獲得如下答覆：「因爲天氣太寒冷，而宋慶齡女士和董必武等人都已超過八十歲，所以不能前來機場迎接。」

可是，尼克遜夫婦在北平曾先後逗留過兩三天，卻始終都未曾見到過宋慶齡、董必武等人的影子。就實際情形而言，宋慶齡不僅是在尼克遜夫婦訪北平時未曾露面，凡是於「文化大革命後」前往大陸訪問的世界若干個國家的高級領袖，也沒有誰發現過她的踪跡；甚至於「文革」以來，她也極少極少在公眾場合露面的。充份顯示她早已失勢！

大家都知道，一九七一年四月，當前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在美國逝世後，曾一度盛傳宋慶齡，可能赴紐約參加其弟（子文）的葬禮，因而使到蔣夫人宋美齡臨時取銷其前往美國的計劃，目的在不願碰見這個投共的二姐吧。當時一般觀察家認爲：假定中共在那個時候果眞讓宋慶齡前往美國，對所謂參加其弟宋子文的葬禮，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另有目的：誠如東京「美聯社」同年五月一日的電訊所說：『倘若台北國府發言人週五所言屬實，中共國家副主席宋慶齡眞的前赴美國的話，則目前北京與華盛頓間關係的解凍，又將出現大躍進。」

然則毛澤東當時爲什麽不實施那項最有力的統戰陰謀呢？一般覺得：在宋子文逝世的消息傳出後，北平方面可能有此預謀，以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原係留美學生，與美國朝野都有深厚的淵源，由她藉着參加其弟的葬禮爲名去美活動，自有事半功倍之效。但中共後來改變初衷的原因，很可能有如下幾點：㈠是宋子文在毛心目中，一向被視爲四大豪門之一，而它竟派「國家副主席

專家鍾時進，因冒死投奔自由而逼得中共特務在巴黎上演醜劇，難免給北平一大警惕！萬一宋慶齡去到美國，也來一個投奔自由，請由美國予以政治庇護，那豈不更糟糕嗎？唯其如此，所以，狡猾的毛澤東想到這一層，便冷了半截，對宋慶齡赴美之舉怎敢嘗試？

實際上，宋慶齡在毛幫中雖有「國家副主席」之一的名義，但這把交椅卻是一張冷板櫈；一九七〇年她曾經代表毛朝接受過保加利亞「新大使呈遞國書」，也只是暫時被利用的傀儡而已。其實，她的處境非常惡劣，特別是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僅一再遭受抨擊，更曾遭到「紅衛兵」抄家呢！

由於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派「紅衛兵」的大字報便已開始抨擊宋慶齡，指控她是來自一個剝削階級的家庭，舊社會的官僚派，應在被打倒之列！」據南斯拉夫通訊社同年九月廿四日的報導說：「當孫中山先生遺孀被攻擊的時候，正是在南京孫中山先生的銅像被移去之際。當時周恩來曾經要求紅衛兵停止攻擊宋慶齡，說她在中共革命過程中，曾是一位英雄人物。所以，中共對她一向重視，並早就委任她爲政府副主席，不可隨便對她批判。……」

但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天，當紅衛兵造反活躍得難以控制時，加上毛澤東一項所謂最新指示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及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羣眾，對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鬬爭的繼續；也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鬬爭的繼續。」因之，毛派分子即把它們的鬬爭矛頭，變本加厲地指向過去曾在國民黨政府做過官的人——包括那些靠攏分子在內。紅衛兵「井崗山組織」曾指控宋慶齡的「投靠中共是出於投機。」並且說「她一直過着資本主義式的奢華生活，成爲舊當權派中應該被首先打倒的對象。」

當時毛派紅衛兵是準備揪鬬宋慶齡的，將她拖出門來，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於遊街示眾後，再罰她站立在跪在紅衛兵的包圍圈中，係由小將們指着她的鼻子臭罵凌辱！幸而這消息傳給周恩來知道了，立即下令駐守在宋慶齡寓所的武裝共軍嚴加保護，她才逃過被揪鬬的命運！但宋慶齡卻沒有逃過被抄家的刼難。她在北平位於什刹海後海之畔，雖然是一幢平房，卻異常古雅，風景不錯，且有園林之勝。平時中共給她派有兩名武裝共軍守衛，而數以千計的造反派紅衛兵，終於衝進了她的住宅，恣意破壞，所有客廳中懸掛着照片——包括着孫中山先生個人的，她們夫婦合影的，以及宋慶齡後來與外國領袖如前印度總理尼赫魯、前高棉王子，現亡命於北平的施漢諾等人合攝的照片，都被擲碎焚毀無遺！同時又開來兩部貨車，將她的傢俬、書籍、甚至牀舖等等，也被搬走一空。後來經周恩來、陳伯達等人的斡旋，才勉強責成「井崗山」造反派頭頭，將宋的一部份財物送還，可是許多富有歷史性的照片，卻已永遠消逝了，而宋老太婆亦因此一怒病倒，以致很少露面；而這也是投機靠攏者下場。

不過，宋慶齡跟其他投靠分子有所不同，她不獨是中共拿來標榜統戰政策的有力人物；即對中共過去的幫助，也有着很長遠的歷史；尤其是貢獻更大。

閥鬭爭及影響，及共產黨奪得政權的政府，宣告成立，導致國民黨內部發生劇烈分裂的時候，宋慶齡就已經站在共產黨的一邊，並且毅然參加了武漢的左翼政府，而不惜與孫中山先生一手創造起來的國民黨分家。因此，她根本不能算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而是孫中山先生的叛徒；況且孫中山先生的原配盧太夫人，亦即孫科的母親，那才算眞正的，而宋慶齡據說是沒有正式結婚的姨太太，所以，她的影響力還不大。

宋慶齡那樣做，起初還有一部份人以爲她可能是紀念丈夫孫中山先生的唯一貢獻；但到武漢的左翼政府垮台之後，宋慶齡卻於同年七月間悄悄地出國，先後到過歐洲及蘇俄各地，其中以在柏林和莫斯科兩地逗留的時間最長。直至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六月間，她才從莫斯科返國，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在南京的奉安典禮呢。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正是國民黨加緊進行勦共戰爭的時期，而宋慶齡則企圖緩和國軍對中共進迫的行動起見，於是發起所謂「救國運動」；並與前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聯合發起組織所謂「民權保障大同盟」，接着又與世界各國名流學者們，共同倡導「反侵畧運動」，從而形成爲世界性的反侵畧大會。她曾經被選爲該會的執行委員，其目的在轉移國人的視線——對付日本鬼子——而讓當時落草於井崗山的朱毛，免遭淸勦。

抗戰初期，宋慶齡曾經一度領導全國婦女界，成立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戰士總會」。當時她們姊妹和兄弟（包括孔祥熙夫人宋靄齡、蔣夫人宋美齡及宋子文等），都在戰時陪都重慶，且曾經常歡聚。另一方面則認爲中日戰爭爆發，中共當可乘機坐大，私心竊喜，故她樂於籌劃。可是，到了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她卻以健康問題爲理由，而突然赴美休養，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她又才從美返國；卻住在香港，與何香凝一批人，實行對中共作密切勾結。一九四九年秋，當中共政權在北平宣佈開鑼時，宋慶齡等便正式北上靠攏，隨後被任爲中共政權的「副主席」。

照中國人的推算，宋慶齡現年已屆八十五歲高齡，一八九〇年出生於江蘇，而其原籍則爲廣東海南島。她排行第二，宋靄齡居長，宋子文爲第三，再次爲宋美齡及子良、子安等共六人。其父名宋查禮，曾在江蘇各地傳教，母倪氏則爲江蘇籍。因此，她們兄弟姊妹都在上海長大；而且都會留學美國，都曾「喧赫」一時！特別是在半個世紀以來，宋氏家人對於中國的影響力，更是不可否定的。雖然婦女參政是中國的舊俗——從西曆紀元前一五五〇年的商朝以來，便獻身於中國的政治舞台，滿淸最後的一個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也是個女性，卻仍沒有任何一家人可與宋氏一門相匹敵的。但時至今日，除了宋美齡猶卓然獨立，其餘聲勢早已烟消雲散，其中尤以宋慶齡賣黨投共，危害了國家，有辱名節，不獨對不起丈夫且將遺臭萬年！

宋慶齡幼時的家庭環境並不好，全靠教會培植，她在上海就讀於教會學校，其後便得教會的資助留學美國；一九一二年即畢業於韋斯蘭大學。根據文孫・塞安所著的「世界人物誌」一書中指出：

「當宋慶齡學成返國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軍在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先生當選爲第一任大總統，宋慶齡及其姊姊宋靄齡，都在這個臨時政府中擔任秘書工作。旋因國內的政治形勢所迫，孫氏便不得不辭去其臨時大總統職；並偕宋慶齡東渡日本避居；同時，他們之間的愛情亦已告成熟，終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十一月在東京結婚。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六月十五日那天的午夜，孫氏夫婦正在酣睡中，陳烱民的叛軍突然把他的住宅包圍起來！好在宋慶齡沉着應變，首先勸丈夫單獨地悄悄出走，而她自己則率領幾名衛士躲藏在其住宅的後面；到十六日淸晨，她才戴上副官的草帽及披上丈夫的雨衣，經過一段危險的地帶，逃到附近的農民家裏，再行化裝村婦的樣子，手提着菜籃，輾轉抵達安全的沙面地帶，即奔赴白鵝潭登上軍艦，才和孫氏於大難中重逢。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當國民黨改組時，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先生取道日本，經天津抵達北平，參加國民黨組織。然而不幸得很，孫中山先生於同年三月因患肝病而逝世於北平協和醫院！他的遺囑中只說明他將所有的衣物、書籍，及住宅等，贈給他夫人宋慶齡留作紀念。

由於孫中山先生之死，國民黨內的元老們對宋慶齡都有一種同情的觀念，也像文孫・塞安筆下所描述：「她是一個既美麗而又英姿颯爽的人物，像一株幽谷的芳蘭，一件光彩動人的磁器，卻是一個瘦小文雅的女性，音調異常婉轉；她的溫柔和天生麗質，使人懷疑她並非經過革命風潮的人物，而是一個純粹的少婦。……」所以，國民黨人對她的一切言行，絕少過問。

不過，一些外國記者對宋慶齡的印象，則不大相同。他們認爲：「她不像維多利亞女皇一流退隱的人物，穿着遺孀的喪服，而是一個有毅力、有野心的少婦。」實際上，當孫中山先生病故時，她還不到三十五歲，正是開始創業的時候。她爲了要實現其丈夫「容共聯俄」的意志，則不惜與中共勾結，而出賣了國家民族！因之，有人說她誤解了孫中山先生的意思，所謂「容共聯俄」也者，實則並非要自己去投共，而只是利用罷了。

至於宋慶齡是否生長於一個剝削階級的家庭呢？據英文「中國名人錄」中指出：宋慶齡的家庭原非富有，她父親宋查禮，本名耀如，曾經畢業於美國凡特比爾大學，後來改信基督教，成爲美以美會的信徒。回國後在上海一帶充任傳教士，出版聖經，並組成上海第一個青年會。但無疑地是自宋慶齡跟孫中山先生結婚後，宋氏兄弟姐妹便與中國政治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她們自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便對中國開始產生一種影響力，直到中國大陸變色爲止。因而毛派「紅衛兵」指她爲「舊社會的官僚派，一直過着資本主義式的奢華生活。」也未嘗沒有根據，要揪鬬宋慶齡的理由亦在此。而她被紅衛兵抄家以後，便極少露面。其實，宋慶齡和董必武名爲中共「國家副主席」，根本變成了兩尊菩薩；表面上雖然沒有將她們整肅，實則等於囚犯，甚至像墳中骷髏！何況中共所謂「國家副主席」一職，簡直已作廢，又那有「副主席」的存在？

請製片家、「大導演」救救孩子

兆華

影劇從來文化事，
「大導」許是讀書人；
打鬪脫衣床上戲，
撈錢曾否問天君。

上面的幾句，是筆者去年在萬人雜誌所寫「香港頌」裏面對一些影劇界人士的諷詞。現在相隔差不多一年，香港出品的影片，可說每下愈況，越出越糟。報紙的電影廣告欄，十家有八家標明「兒童不宜觀看」（西片不談）。影院門口的巨型廣告畫，不是女人豪乳的暴露，就是男女調情做愛的鏡頭。更將女角性行爲時的怪面孔表露無遺，以爲吸引。新紮的新星以此爲登龍捷徑，已紅的紅星就不知作何解釋。但歸根結底，製片家和「大導演」要負絕大的責任。

無可否認，香港這地方，說好聽一點是個自由法治的社會，但實際是個特殊而光怪陸離、競爭不擇手段的社會。你有膽可以去打刼、販毒、販賣人口。最卑汚，最骯髒的事，你都可以幹，只要手段利落，會走法律罅，就能夠過骨，盤滿砵滿。這裏是「笑貧不笑娼」，「先敬羅衣後敬人」的地方，沒有善惡好壞之分，更遑論拍打鬪、脫衣與床上戲呢？

實相符的，所做的當然是骯髒、罪惡、遺害社會的勾當。但見不得光，一切要在暗中進行，要通過「派片」行賄的手法，才可達到目的，有時各方面拉攏得不夠，還會事敗而入獄。

但有一種標榜「文化人」，他們是一些製片家和「大導演」，照說文化人是讀書人吧！讀書人應有知識與情操，讀書人應存正義、別善惡。可惜得很，他們也像黑社會一樣，只識得「撈」，變成另一種「文化撈家」（印翻版書等是一種）。他們不憑良心去移風易俗，改良社會，竟腐化隨俗去荼毒社會。他們爲了賺錢，不理社會亂不亂，盡力訓練打仔明星，在影片中表現暴力打殺；他們不斷去發掘肉彈女星，要她們去演脫衣、床上戲，美其名曰「社會現實存在的反映」。近年香港社會暴力罪行之多，色情悲劇不斷出現，製片家和「大導演」們不能辭其咎！

黑社會撈家遺害社會，是明顯的、有形的、盡人皆知的；「文化撈家」遺害社會，是隱晦的、無形的、誘人敗壞而不自知的。兩相比較，很難分高下。

或曰影劇是反映社會的現實，將社會存在好與醜，反映出來，有何不可？這話一點不錯，但試問整個社會

影評責任

幾個朋友坐着聊天，有人談起某導演因近年作品受影評抨擊而對影評家有微詞。據說這位導演認爲香港寫影評的人只有一位夠資格寫影評，大家都會心微笑。個人以爲本港寫影評的人未必個個夠格，但以爲幾十份報刊只有一人夠格，配得評他的電影，也未免太言過其實了。

有一位「萬人雜誌」的讀者朋友最近又讀到我再爲「萬人」寫影評時打趣說：「寫下去，當心你變成百彈先生了。」老實說：任何一個寫影評的朋友，如果人人都抱着不看試片招待，不買交情，不與影人作任何連絡，筆下的話，完全出自自己的藝術批評標準，而且每片必彈，那的確爲難的。報刊讀者，憤世嫉俗的人不多，近年電影內容，卻是該重打三十大板的多過該讚美的。而一個寫影評的人，寫成了「百彈先生」，當然是不正常的。

記得有一位悲觀的朋友曾經這樣說：從電影給電視威脅之後，過去的職業影評家，如果不想做「百彈先生」，最好在一九六五年之後，就應該改成業餘影評家。到一九七〇年之後，最好連業餘影評家也不必做。否則，非變成「百彈影評家」不可。做百彈影評家當然屬於悲劇角色。

不過作爲文化工作者，看到變態色情電影的泛濫，深恐彈不勝彈，因此對電影界抱絕望主義。實行逃避，像將頭埋在沙漠中的鴕鳥，任憑某些大導演圈定一個御用影評家出來，將他的作品介紹給觀眾與讀者說：本港報刊雖有幾十份，但只有這人眞正有料，他才是眞正影評家，其餘的都不配。這樣子下去，眞擔心不知電影藝術要墮落到什麼田地了。所以個人以爲，卽使自己變成「百彈先生」，也不必懼怕，至少表示我們比那些墮落藝術家有做人的尊嚴。

其實，除了寫影評之外，卽使寫雜文，寫社論，面對這個充滿世紀末情調的現實社會，該彈的事情儘管那麼多，凡見到壞人壞事，就盡我們一份責任彈它，那有什麼不對？我個人沒有那麼悲觀；我覺得今日世界上，有良心有抱負的電影藝術工作者，不論歐美或國片影圈中，値得影評人尊敬的還大有人在。雖然同時亦夾雜着不少藝術界的渣滓人物。個人以爲要做一個眞正影評家，如果只選値得罵的百分之二十拿來罵。至於那些連罵也不値得的，可不必理會他。依目前估計値得讚美的，至少還有百分之二十，餘下的百分之六十，不妨用在作爲藝術技巧上的研究及分析工作，那是很値得的，也很有意義的。

會的行爲了。其實打殺、做愛，在人類行爲中是微不足道的，尤其不適宜於誇張。「文化撈家」何以獨着重此而大事渲染，眞的接受西風與所謂新潮嗎？不擇手段的隨俗，不理死活的撈一把而已。

中國幾千年文化歷史，戲劇內容與題材，簡直恒河沙數。大而國破家亡，忠烈事蹟；小而個人奮鬪，造福人羣，他如社會人文事物之演變，好人好事示範的讚揚，可以編成良好劇本。可是，硬要將打殺加上色情，始能「反映現實」，「文化撈家」其心是可誅的。

筆者並非衞道之士，不過覺得目前此地的電影，確實作辱了大人而苦了孩子，一家人去看絕難適合。而戲劇又確是傳播與教育最有效的工具，如果加上趣味性與娛樂性，怎能抹煞孩子們。但每套都是「兒童不宜觀看」，我們下一代對此豈不是空白，如果他們也一樣溜入去看，（不宜不是不准）幼嫩純潔的心靈會怎樣？因爲它是教育最有效的工具呢！其結果還堪想像嗎？青年暴力罪行與色情罪惡之越來越多，還不是這個原因嗎！

筆者這裏請求救救的孩子，是兩方面的：第一要救一般天眞無邪的孩子（包括製片家「大導演」的子女）。因爲他們有強烈的求知慾，很容易中毒，中了毒就會遺害社會，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社會人士非合力對付這批「文化撈家」不可，通過輿論力量與杯葛，迫使他們自己放下屠刀。如果希望政府運用法律力量，番鬼佬似乎志不在此，結果只有等其自生自滅，但毒害程度就不堪設想。

」的無知少女。她們盲目崇拜明星，以爲一登明星寶座，就可以榮華富貴。殊不知她們一旦搭上「文化撈家」，便要犧牲色相替他們賺錢，合約一簽定，就動彈不得了。

再看近十年來的影劇界人士，由初入行的新星，以至紅透半天的大明星，因搞不正常的男女關係，由愛、恨、怨、妒，或受欺騙，或受侮辱，或受愚弄。其中更有被「文化撈家」牽着鼻子走，在「要紅就鬆，不鬆不紅」的原則下，色相犧牲了，到頭來發覺是大騙局，從而羞愧交併，以自殺結束生命，何止十人以上。自殺不死的花邊新聞，亦時有所聞，何以電影界人士特易輕生，其中內在黑幕自不問可知矣。有志這行事業的青少年男女，希望認眞當心，貪慕虛榮的少女，更應千萬警覺。這個名堂美麗的行業，其實是醜惡的大染缸。

製片家和「大導演」們！你們的事業不是已經很燦爛嗎？你們的企業遍佈東南亞，你們已是名利雙收了，你們又都是半百以上的人，下半世的享受，儘不虞匱乏，拿出良心，救救兩方面的孩子吧！「人無百歲壽，枉作千年計」，何不做點有益社會，有益世道人心的事。天天打鬪、脫衣、床上戲，把握社會的弱點來賺大錢，有何光彩，番鬼佬統治不會制裁你，但千萬良善的人心都憎恨你。相信你們有時也會感受良心譴責吧！請你們改變作風，變更戲路，多拍砥礪人生，激揚奮鬪的劇作，並爲孩子們着想，多爲他們拍些清鮮脫俗健康活潑的電影，我相信錢一樣可以從快活中賺過來的。

舞孃・聯想……

林巽

文學獎金的作家川端康成的名氣。該片男主角黑澤男，女主角團令子，導演恩地日出夫在香港觀眾印象中都很生疏。筆者在沒有看電影前，因爲曾經閱讀過原著，對於這作品搬上銀幕後是否仍具有魅力，甚表疑惑。及看過之後，我覺得電影的藝術魅力，原來不一定要從濃中去表現，從淡中去表現也可以的。好的藝術家，既可以將平凡的油彩，併湊成不朽作品，當然也可以將淡淡的水，化成濃濃的醇酒。「伊豆舞孃」的確有這種魅力。

一個沉默的青年川崎，只因爲他頭上戴了一頂學生戴的帽子，他便到處受到別人尊敬。當他邂逅一隊巡迴賣藝的一家人，對楚楚動人的藝女阿薰發生淡淡的情愫，便和她的哥哥榮吉、嫂嫂等一家人成爲摯友。從川端的小說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日本典型的儒者，他的文字風格與三島由紀夫完全不同。他筆下的人物沒有大壞人和大好人，只有一種背負着古老文化創傷的沉重心靈的人物。川崎因爲對阿薰滋生憐愛之情，便與榮吉成爲朋友，榮吉不願傷害他純潔的心靈，便一路耐心對他默默地做開導工作。於是我們看到文藝電影的魅力，也可以從靜默中展開，可以將兩組背負着文化創傷，絕對難以調和的生命，因爲一點憐愛，一點友情，便迫着他們去努力嘗試建構彼此之間的調和。

在我國淸代以前，演戲的人被看成文化社會以外的低層人物，一個讀書人如娶女伶爲妻，很難考取功名，未知日本以前的社會是否也一樣。

不過，「伊」故事明顯的指出他們因社會地位不同，註定不能結合，於是彼此間的情感，只容許抑制在純潔的友誼上。於是我們看到，所謂那純潔友誼的背後，正隱含一個傳統文化的陰影。於是它的美，亦卽等於它的悲。

這一次重溫了「伊豆舞孃」之後，離開了戲院，在歸家途中，不知怎的，忽然使我聯想起李翰祥的「江山美人」。想像中如果「江」片中的正德皇帝，是一個很有節制的青年皇帝，當他以書生身份，邂逅了李鳳與大牛之後（假定李鳳與大牛是一個巡迴演出的戲班之一分子），彼此很愛慕，但爲了身份，他們只得做純潔的朋友，最後依依不捨，終於分手。這樣也許沒有「江山美人」那樣強烈，但相信藝術意境會相當高。它表現出文化表層，顯示出種種彼此互相節制的功能之後，正說明出它的美，原來就隱含着它的悲。這種故事內涵，不只是日本式的，可說是包含了全世界所有古老文化同樣的典型。這種典型的陰影，在現代社會，還是若隱若現存在着的。

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

孟繼淇

在漫長的八年抗戰期中，在日本軍閥鐵蹄蹂躪過的半壁河山上，流盡了多少中國人的斑斑血淚，喪失了多少中國人的寶貴生命，多少人流離失所，多少人痛苦哀號，然而，毛澤東卻最稱心快意，一再表示感謝日本「皇軍」的侵略，這種喪心無恥的言論，就是中共禍國陰謀的總暴露，就是中共篡改抗戰史的眞面目。

中共是篡改歷史，曲解歷史的專家，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這整整三十年的現代史內容，被中共任意編造和歪曲，其陰謀只是要把它說成是歷史的動力與革命的主流，在大陸上，如果有人敢說蔣委員長領導抗戰或國民黨領導抗戰，那就是反共、反黨、反革命、反人民，一定會扣上「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現行犯」的帽子，被蹂得「永世不得翻身」。

劉少奇在抗戰時說「中國革命，如果能在這個很好的旗幟下——國民黨、三民主義——進行，我們不曉得能夠討多少便宜」。便被指責爲「公開向國民黨投降，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可是毛澤東似乎忘記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時，對蔣委員長和國民黨領導抗

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說：「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一九七〇年，蘇聯歷史學家克林諾夫在其論文「毛澤東怎樣抗日」中說：「毛澤東利用他生活在延安十多年時間，來完成他獨霸中國共產黨的大權，力圖保全力量，以便對國民黨繼續戰爭，因而他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佔領中國，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數的犧牲。破壞了那個時候迫切需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今年七月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在一篇題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三十七週年」的廣播中說：「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堅持繼續內戰，推翻南京政府的有害方針」。「毛澤東口頭上說必須同國民黨進行親密的合作，兩黨必須眞誠團結，以便同心協力的抗日救國。但是，每當需要實際進行具體合作的時候，毛澤東故意提出國民黨不能接受的條件，進而使統一戰線範圍內的國共合作，變爲不可能的事情」。

又說：「毛澤東因爲保存武裝力量，以便反對國民黨的政治計劃，一九三七年九月，提出所謂獨立進行游擊戰鬪的原則，這一原則，實際上意味着不參與反對日本的大型戰鬪，不妨礙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主要任務是把八路軍轉移到作戰地區較偏僻山區。……每當日軍挑起戰鬪，八路軍就撤回山區，以防同日軍衝突。……毛澤東的計謀，摒棄了爭取中國獨立的鬬爭，從而在當時的條件下，直接出賣了中國的民族利益」。

欣聞設置國

今（六十三）年「五四」文藝節前夕，有一件值得文藝界歡欣鼓舞的大事，此即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並由政府編列五千萬元的預算，作爲文藝基金。基金的用途，亦經明定爲文藝創作、文藝作品翻譯、文藝活動、文藝人才、文藝事業、國家文藝交流工作之獎助。

早經有人指出：在當前處境下，促致經濟發展升格，使由開發中國家轉變爲開發國家，推行九行建設，固然無化建設，眞是經緯萬端，可能一時不知從何做起。按照外行如我者的看法，至少有下列三事，是值得先做，不容或緩的，此即：

統一多頭的公營出版機構，不以

以及在深厚文化基礎孕育下的進步實況，向全世界作廣泛介紹。

他如改善作家生活、輔導出版事業、獎助文藝活動、提倡讀書風氣亦屬「應有之義」，但看做法如何了。

大陸笑話

·尖鋒·

好個龜（歸）公

一農村共幹生了兒子，鄰居向他道賀：

「恭喜你，×同志。」鄰居說。

「謝謝，不過這是毛主席戰無不勝的偉大功績，是毛主席光輝成果。」共幹得意地說。

「你確是一位好黨員，生兒子都忘不了毛主席的恩情，好個龜（歸）公。」鄰居諷刺地說。

黃皮膚的黑人

留產院護士拿着登記表問孕婦：

「這是第幾胎啦？」

「第四胎。」

「怎麼，人民政府規定生兩個，你們只顧快活不顧法令。」護士帶着教訓的口吻說。

「同志，誰想多生呢？」

「那就要避孕啦！」

「怎麼不避呢，但避不了呀。」孕婦委屈地說。

「那就不要同你愛人在一塊啦。」護上不耐煩說。

「同志，一個人除了開會、生產，沒有一點娛樂也不行啊！」

「但是超額的，人民政府是不准

長的統一領導之下，發出了神聖的正義的砲聲，全中國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毛澤東特別強調「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國民黨有光榮的歷史……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從毛澤東這些言論中，究竟是誰領導抗戰，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可是，現在中共爲了篡改歷史，在「毛澤東選集」中「論新階段」全文八部份僅收載第七部份「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樣一來，毛澤東歌頌蔣委員長和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反動」文字被隱蔽了，這種醜惡的行徑，是顯得多麼虛僞，怯懦和可鄙。

然而，狐狸尾巴終究是掩蓋不住的，毛澤東雖然長於僞造歷史，但在得意忘形時也往往會露出馬腳，而曾經一手扶持他的「蘇聯老大哥」，更常常揭它的底牌。

一九六一年初，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等訪問大陸時，毛澤東對他們說：「過去日本軍閥曾佔領中國一半以上的土地，如果不是這樣，今天我們怎能在北京欣賞京戲？恐怕仍在陝北窰洞中，因爲有日本軍國壓住了國民黨軍隊，我們才能重新建立無數的游擊根據地，這是後來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我們應感謝日本軍閥」。毛澤東這項談話，由黑田壽男紀錄，刋登於一九六一年日本「世界雜誌」四月號。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澤東接見日

藝基金

應未遲

的。在今後五年之內，我們預定投入九項建設的資金，約爲新台幣二千億元；倘能以千分之一的數目，亦即兩億元用於文化建設，也就相當可觀，能做不少事情了。現在政府從善如流，決定以五千萬元設置國家文化基金，雖然與一般人的希望尚有距離但這已經是政府多年以來獎掖輔導文藝發展所從未有的大手筆，具見重視文化建設，關懷文藝工作，已有事實表現，不能不算是國家之福。

加強文化建設的重要性究竟如何？遠者不論，僅就大陸淪於赤禍一事而言，我們之敗，與其說是敗於共產黨，還不如說是敗於爲共黨所一手操縱的文藝運動；與其說是敗於朱毛，還不如說是敗於爲朱毛所豢養利用的文化敗類。凡對共黨竊據大陸前夕，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學生之被共黨蠱惑煽動，以致盲從附和而不自覺之情形尚未健忘者，當知此非誇張過份之詞。政府退處台灣，於茲二十餘年，整軍經武，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戮力建設，凡所成就，昭昭在人耳目。唯獨對於關係重大的文化運動，未能記取過去的教訓，從而充分提倡，善爲運用，實在是亟待彌縫的一大缺憾。但「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當此國際姑息逆流彌漫未已，共黨統戰攻勢變本加厲之際，致力加強文化建設，以補外交戰線之不足，以助經濟戰線之擴展，仍不失爲適時之舉。以言文

活動，將我國古典文化、現代文化，

非洲籍做個黃皮膚的黑人囉。」









人才登場

寒梅

台灣的省市議員，是普選產生的，凡是合法公民，都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台灣的地方選舉，競選活動是非常熱烈的，尤其是已升格爲院轄的台北市，藏龍臥虎，羣英畢集，在「人才登場」的趨勢下，欲登上議壇寶座，必須具備有足以號召的學識才幹，雄厚的羣眾的基礎，良好的聲譽，才能在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戰場上，一展抱負。

台北市議員任期四年，四年改選一次，可是有志問鼎議壇的地方才俊，無時無日不爲競選舖路而預作佈置，對在任內的議員，尤其是有意參加下一屆競選連任的議員，無形中產生了一種鞭策的力量，行差踏錯一步，就會「成鑊都蹺起！」

躍躍欲試的有心人，要爲選票耕耘，他們多在平時下功夫，凡是選區的公益事業，地方福利，都要奉獻出「我爲人人」的熱忱服務，以服務去結合羣眾，厚植下「人人爲我」神聖一票的本錢！如果「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就時不我與了。

任內的議員要生根，在野的有心人要播種，手上握有神聖一票的市民，自然會有更多人的關心和照顧了。

市議員承受市民的重託，就要設法兌現競選時的政見諾言，出席大會議事或是草擬提案的時候，必須掌握住「講市民要講的話，做市民要做的事」的原則，於是乎民意可以表達，民情可以反映，民隱可以發現，使得民間無積怨，有怨也不愁無路訴。也許，這也是社會安定因素之一！

台北市的議員並不光是在議事大廳行使職權，每一個市議員還設有一個服務中心，無條件的接受市民委任：代勞、代步、代言，調解民間糾紛，敦親睦隣，任勞任怨的奉獻出服務地方的熱誠。

香港的各行各業，包括政府的文員，教員在內，有了解決不了的難題，唯一「絕招」是請願，以工業行動示威，似乎是捨此就有寃無路訴了，是不是「關心眾人之事」的人太少了？

香港的民選議員正在密鑼緊鼓，官方曾表示市民對此的反應「冷淡」。問題在那裏呢？可能是市民對市政局的議員，能有多少的話爲？還沒有太深的感受！

南宗大師張大千

鍾克豪

大千世界大千畫，照耀寰球人共話；
健筆凌雲格局奇，光芒四射萬流拜。
筆者贈大千先生詩

提到張大千三個字，可以說婦孺皆知，盛名震中外，如果提到張爰，則要內行人才知道是大千先生的本名。在大千先生題畫的署欵：「大千張爰」的爰字往往都是草寫，一般人多不認識，有的人誤認作「壽」字，甚至有人以爲是畫的一個符號。

黑猨轉世．九歲能畫

如果說到「張猨」，所知更寥無幾人，據大千先生說「張猨（猿）是他的老師曾農髯（熙）替他取的名字。

筆者曾親見大千先生爲曾農髯所書泰度山金剛經墨跡題辭署名「張猨」，以示紀念乃師，今省猨字之「犭」旁而作爲「爰」。此外並有一說云：「大千先生乃爲黑猨轉世，故名之爲猨。」「大千」是其出家爲僧之法號，沿用至今，人都以張大千稱之，先生作畫寫字則署「大千爰」，或「爰」。如署「張爰」，則寓恭敬之意。

大千先生爲四川內江縣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其母親、大姐、二哥善仔先生皆善畫，此所謂家學淵源也，善仔先生以畫虎名於世。

張先生七歲始啓蒙就學，九歲其姐瓊枝教之學畫，十二歲即能以畫賣錢，十五歲赴重慶就讀於求精中學，時詩古文辭已具根柢。十八歲偕二哥善仔赴日留學，以民族自尊心強烈，不說日語。民國十年時二十三歲至上海，拜於清道人李瑞清門下，學習書法，並與上海名士交遊。從此潛心繪事，致力於清初四僧石濤、八大、石谿、漸江，而上窺董、巨，旁獵倪，黃，二十五歲遂以秋英會一舉成名。

民廿五年時三十五歲，任國立中央大學國畫教授，三十年赴甘肅敦煌藝術寶庫，遠涉流沙歷盡艱辛，留居石室歷時兩年六月，處此荒野，生活艱苦，將石洞編號臨摹，高不可攀者搭架仰臥其上，一手執燭，一手摸描，共成畫二百餘幅，因此其繪事大爲進步，此亦其奠定爲世界傑出大藝術家之主要原因之一。而敦煌佛像藝術亦得以因之揚名世界。

性情豪放．氣象非凡

大千先生性情豪放，氣象非凡，變化猶龍，此非一般畫家所能比擬，有人說：「其富可甲天下，其貧則無立錐，」誠不虛也。馬壽華先生說大千先生一幅畫可賣十幾萬美金，他提高了藝術品的價值。但他也可隨便把畫送人，往往向其求畫的無不給予，凡是有人作詩文送他亦無不酬之以畫，一如于右老之風範，有求必應，其能克享盛名，領袖羣倫，亦不無因也。不像一般畫家，斤斤計較。例如於五十七年將在敦煌所臨摹精品六十二幅，以其心血之結晶藝品，悉數贈予故宮博物院，因獲總統「藝粹報國」匾額表彰。並敍云：「張大千先生於抗戰期間赴敦煌，留石室三年，歷經艱辛，臨摹壁畫，共黨竊據大陸，大部被刼，茲以其刼餘僅存巴西僑居之六十二幅，寄贈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國粹報效國家，詢屬可風，特予題字，以彰懿行。」並曾先後贈國立歷史博物館畫大小一百七十四幅，其出手若此，恐古今中外所僅有者。先生之視天下之大，直若一室之中，時而歐洲，時而美國，時而東瀛，時而台灣，眞有「大千世界在吾掌中」之慨。

詩人李宣倜云：「南張北溥。」並有詩云：「王孫今溥儒，大千石濤侶。」自此無不以「南張北溥」爲畫壇泰斗譽之。

在此不能不談談繪藝南北分宗的情形，據明莫是龍「繪說」云：「禪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始分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遠、夏珪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荊（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由此可知畫壇南北宗之概梗也。

至於南北兩派畫風之區別如何？茲舉例如下，南宗山水不着色，北宗山水着色，此即所謂：「畫道之中，水墨爲上」之「水墨山水」；「金碧輝映，富麗堂皇」之「金碧山水」。此外，南宗山水用水墨渲染法，北宗山水用鈎斫法，南宗即重寫意文人畫，北宗即重精工的非文人畫。其實後代畫家多取南北之長而去其短，不過尙不難追尋其宗派之脉絡也。

擅長山水．筆畫淋漓

大千先生不僅擅長於山水，其他魚蟲、人物、花卉、飛禽走獸無不精絕。其作畫筆畫淋漓，氣勢磅礴。有人說大千先生的詩豪邁奔放，近乎李白，書法多圓，出於北碑，畫境有如秋月。惟大千先生書法受瘞鶴銘之影響至深，並致力於黃山谷法書。筆者藏有清汪退谷手跋精搨瘞鶴銘一冊，曾經大千先生寓目，贊不絕口，稱之爲「寶貝」，並云早年對此用功甚勤。昔年上海王春渠出版之「當代名人書林」，其中有大千先生所節臨瘞鶴銘一頁。

前曾說到大千先生早年致力於石濤、八大之臨摹仿古，除其自己獲得深厚功力外，亦使石濤、八大之聲譽受到國際之注目，以後之畫家無論在形式上或精神上，都受到至深的影響。這也正是奠定了大千先生在國際畫壇的地位。

「粵中專區」遷到佛山去了，而且改名爲「粵中行署」，即其統轄地區比以前更大，「粵中法院」當然也遷到佛山。

「粵中法院」的「院長」仍然是譚丕桓，「行政科長」仍然是劉展平，秘書仍然是陳海天。該院增設了兩個部門，一個是「刑事法庭」，「庭長」是盛芳彬；另一個是「民事法庭」，「庭長」初時是李恩選，後來則由曾任「中山人民法院」「秘書」及「代院長」的蔡慶權擔任。盛芳彬是一個老共幹，但字也不大認識，他怎能「研究案情」，更怎能公平判案？實在使人感到奇怪。中共的理論是：老幹部可以「掌握政策」，事實上是辦案的人掌握了盛芳彬，盛芳彬只會簽上「同意」兩字。

中共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司法機關往往要受公安部門的「領導」。有一次「粵中法院」把一件案送給公安部門處理，公安部門主張判刑八年，案件交回法院，盛芳彬批道：「同意公安處意見，判刑六年。」

當這件案交給我謄寫時，我發覺了矛盾，便問劉展平道：「盛庭長說同意公安處意見，而公安處說判八年，盛庭長則說判六年，究竟怎辦？」

「那就判八年好了。」

由此可知，中共的「法院」是什麼東西！

「妻憑夫貴」的現象，在陳海天和陳惠冰的關係中，已有初步的說明。在盛芳彬和他的妻子身上，是更明顯了。盛妻的名字，我已忘記了，但她在「法院」的唯一工作是「蓋印」。

她的文化程度低，那還是小問題，但她是從來不依照辦公時間工作的。誰要找她蓋印，都要走到她房中拍門，找到她時，她便睡眼惺忪地奶着孩子出來蓋印。

奇怪的是，她這種作風從來沒有人予以批評，而且她的級別比我們高，甚至她的父母也住到法院來，並且獲得「組織上」的補助。

剛才還提起李恩選，李恩選不願在「法院」工作，不久便由蔡慶權接任了。蔡慶權本是一個教師，大概在「解放」前便已參加中共的地下組織。大陸淪共之初，他是「中山人民法院」的「秘書」，後來成爲「代院長」，再後便調到「粵中法院」。在我離開「法院」時，他是該院「民事法庭」的「庭長」。聽說在中共展開「反胡風」運動時，他曾被指爲「反革命」，後來又被調出做教員，詳細情形，我不清楚，因爲我也因「胡風」問題而被囚禁鬬爭了差不多兩年。

在「粵中法院」還有一個「書記員」陳雲飄，他是最怕聽「報告」的，因爲中共常常組織人們去行署聽「報告」，聽完「報告」便要「進行討論」，「聯繫實際」。

由於聽「報告」時都集中在行署，而且單位多，所以陳雲飄便可以「偷雞」。陳雲飄本是「共青團員」，誰知他也怕聽那些又長又臭的「八股」？他喜歡和王永祥和我接近。

王永祥和陳雲飄都是知識分子，王永祥希望調出教書，陳雲飄喜歡新聞工作。王永祥常常對我說：「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我實在怕在法院。別人在法院犯了錯誤不打緊，倘若我犯了錯誤，實在不得了！」

王永祥和我都渴望離開法院，可說同病相憐，所以我們十分接近。由於陳雲飄是「團員」，所以我們始終不很接近他，雖然偶然會在聽「報告」時一同「偷雞」。我們在前往「行署」時，偷偷地溜去飲茶，雖然沒有什麼東西可喫，但起碼不必聽那一套「共產八股」。

最令人驚奇的是：我們「偷雞」多次，竟從未「失手」；若倘「失手被擒」，那就不得了！

更妙的是：到了開會討論「報告」的內容時，我們首先讓別人說，後來自己才說，別人也不知道我們根本沒有去聽「報告」。——其實不必聽，那些「八股」實在是千篇一律的！

在這枯寂的生活裏，我忍不住了，便寫信去「行署人事處」，要求調出「法院」。

我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在「司法改革」運動中，已證明我不適合於「司法」工作，爲了「國家」，調我返回教育崗位是較好的。

我向「人事處」發出的信，不久便收到答覆：「安心工作，聽候處理。」

可是「行署」始終不予處理。王永祥知道這事，他也向「人事處」提出調職的要求。

我們等了很久，始終不見處理，因此又不停地寄信去「人事處」。我幾乎每星期都寫一封信去，王永祥也寫，但他比我寫得少。

最後，我接到「人事處」的通知，調到佛山郊區的「粵中區黨委幹部文化補習學校」去教書。

本來我的希望是調到普通中學去，但這時已無法選擇了。我想：「只要離開法院，只要脫離陳海天的魔爪！——離開法院，我便可安心工作，也可以夫妻父子團圓了！」

王永祥也調到一間中學去教書，從此我和他便失去聯繫了。

陳雲飄呢，他也「離開」了「法院」，而成爲「人民律師」。

中共一向是沒有爲犯人辯護的制度的，我便因爲犯人辯護而被指斥爲「包庇放縱反革命」，何以突然又有「律師」出現；

原來有一次，有一位「貴賓」，他指出中共沒有爲「犯人」辯護的「律師」是不對的，於是中共便趕快設立「人民律師」了。

當然，中共的「人民律師」並不是爲「犯人」辯護的，而是參加控訴「犯人」的，要不然，便是「喪失階級立場」了。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父親曾說：

「本（民國三十八）年憂患艱危忍辱茹辛，在內奸外敵重重包圍夾擊之下，幾乎無倖存之理，而乃竟能出死入生堅忍不撼。」

倘非我父親堅貞不貳，以大無畏的精神，忍人之所不能忍，不屈不撓，力撐危局，又怎麼能夠在此緊急關頭，起死回生，轉危為安；使我國族得以繼續與世界自由民主的國家攜手並存，屹立不動，法統得以保持，正義得以伸張？這種頂天立地，大智、大仁、大勇之所為，若非具有獨立偉大的人格，高瞻遠矚的慧眼和自我犧牲的決心，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父親於是年六月十日，曾向麥克阿瑟將軍表示：

「台灣在短期內即將成為中國反共之新的政治希望。」

又於是年七月十一日，在菲律賓會談中，對季里諾總統說過：

「余可保證我國政府決不致被共黨消滅，如果政府當局降共或崩潰，則余必繼起領導反共到底。」

十年來事實與局勢發展，一切都證明了我父親之遠見、毅力和決心。

正當「和談」高唱入雲的時候，有許多妄人，公然指我父親為「和談的障礙」，乃至脅迫「下野」，勸告「出洋」。父親所遭受到各方面的要挾、反對、攻訐、污衊、中傷、譏諷、謾罵、侮辱，無所不用其極；但父親卻以自己最大的忍耐和緘默擋住了一切。惟此時一般久經苦難的善良的同胞，也為着渴望和平與休養生息，不知不覺中墮入了俄帝和共黨欺騙宣傳的圈套，盲目附和，任其愚弄；因此，形成了一股最黑暗的歷史逆流，是非莫辨；邪說橫行。父親為要澹泊明志，不得不毅然「引退」了。乃毛澤東得寸進尺，咄咄逼人，竟提出八項條件，脅迫中央政府作城下之盟；要求懲治「戰犯」，廢除憲法和中華民國法統，並須立即逮捕「戰犯」四十三名，交付審判，方可開始言和。毛澤東之公開叛國，毀法亂紀的罪行，固屬喪心病狂，令人髮指！而其囂張狂妄，輕佻兒戲的態度，今日思之，不但可恨，尤屬可笑。因為毛澤東足以自豪的掩耳盜鈴的詐術和假面具，不旋踵便自行揭穿了。毛澤東於軍事勝利之餘，得意忘形，冒天下之大不韙，認賊作父，傀儡登場，沐猴而冠，附庸自處。其公然「一面倒」的主張，已自使其漢奸、賣國賊的原形畢露。至其對全國人民普遍進行清算、鬪爭、坦白洗腦；並以「莫須有」之罪名，任意殺戮；致街、坊、里、巷、雞犬不寧，天怒人怨。朱毛更藉公私合營為名，侵佔私人產業，剝削自由勞動；用農業合作化手段，沒收農民土地，掠奪農民收益；設置勞動集中營，男女老幼受其奴役，生活自由被其奪剝；實施「人民公社」暴政，造成人類歷受了史無前例的侮辱、摧殘、迫害和屠殺；個人的人格和尊嚴備受蹂躪和踐踏。毛澤東的罪惡，實罄竹難書；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人性是毀滅不了的，毛澤東毀滅人性的倒行逆施，適足以激發大陸上億萬同胞之理性和良知，刷致廣泛的抗暴反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澎湃全國，已臨不可遏抑的境地。「多行不義必自斃」；「上帝要毀滅魔鬼，必先使魔鬼瘋狂」；以上種種事實，就是最好的見證。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今天淪入鐵幕的數億同胞業已逐漸覺醒；他們已從心靈深處喊出反抗的呼聲，並希望政府的反攻計劃早日實現。北平傀儡賣國政權之崩潰和沒落，可以拭日以待。興亡有責，我們一定要完成反共復國的神聖使命！

「危急存亡之秋」裏的各項資料，可說是對於我父親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內各種理論，提供了最確實的新證據。在這裏所紀述的許多事實和經過，不問其成敗得失，都足以供我全國軍民引為殷鑑，即在千百年以後，亦將仍有其歷史的價值。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蔣經國敬識於台北劍潭草廬

風雨中

激流勇退　忍讓為國

元旦

今天是中華民國誕生三十八年紀念日，又是元旦。我們住在首都南京，此龍盤虎踞之地，已臨着兵火的邊緣。

早起，晨光曦微，空庭猶寂，僅市區遠處傳來爆竹聲。我第一件事，向父親恭賀新年。十時，侍父至紫金山謁總理陵，復至基督凱歌堂默禱。

父親近曾愼密考慮引退問題，蓋以在內外交迫的形勢之下，必須放得下，提得起，拋棄腐朽，另起爐灶，排除萬難，爭取新生。

上年十一月末起，長春瀋陽相繼淪陷，徐蚌會戰失敗，黃伯韜將軍壯烈殉國，我軍全部撤離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長暨各政務委員，又因幣制改革失敗而總辭，全國阢隉不安。共黨除軍事威脅外，更擴大其心戰與統戰之攻勢。一般喪失鬪志的將領及寡廉鮮恥的官僚政客，或準備逃亡避禍，或準備靠攏投降，或傳播共黨「和談」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誤於共黨的欺騙宣傳，希望停戰言和，休養生息。「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一般人精神既已趨於崩潰，父親乃有引退圖新，重定革命基礎之考慮。

父親對其引退後可能發生之情勢，曾作如下之分析與判斷：

㈠共軍南下，渡江進攻京滬。

㈡共黨陳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組織聯合政府，受共操縱，並

④李當政後，撤換各地方軍政要員，或由共黨加以收買，使彼等屈服投降。

⑤對父親個人極端誣衊、詆毀、誹謗、侮辱，使無立足餘地，不復能爲反共救國革命領導中心。

⑥李爲共黨所逼，放棄南京，遷都廣州爲名，割據兩廣，希圖自保。

⑦美國對華政策，暫取靜觀態度，停止援助。

⑧俄帝積極援共，補充其軍費，建立其空軍，使我南方各省軍政，在威脅之下，完全崩潰，無法抵抗。

父親又對其個人之進退出處，作如下之分析：

㈠進之原因：甲、勉強支持危局，維繫統一局勢。

乙、等待國際形勢之轉變。

丙、靜觀共黨內部之變化。

㈡退之原因：甲、黨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澈底整頓與改造。

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

丙、另起爐灶，重定革命基礎。

父親作此對局勢與其進退之分析，一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前提，進固爲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鬬，退亦爲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鬬；其奮鬬方法雖不同，而奮鬬之目標則一。故此時考慮引退，並非欲在惡劣環境之下，脫卸革命的仔肩，逃避自己的責任，而是要「另起爐灶，重建革命基礎」也。

父親雖在原則上決定引退，但仍須考慮引退之技術、方式、以及時間問題。蓋引退必須出之主動，且不過於突然，否則將打擊士氣，震撼人心，更不利於國家及軍事矣。

上月二十四日，華中剿共總司令白崇禧電呈父親，主張「與共黨謀和」。李宗仁甘介侯輩隨即宣佈和平主張，提出五項要求：「㈠蔣總統下野，㈡釋放政治犯，㈢言論集會自由，㈣兩軍各自撤退三十里，㈤劃上海爲自由市，政府撤退駐軍；並任命各黨派人士組織上海市聯合政府；政府與共黨代表在上海舉行和談」。彼等並公開主張，「總統下野後，由李副總統繼承大任」。上月三十日，白再發通電主和；河南省主席張軫，亦同日要求「總統毅然下野」。在此種威迫脅持之下，以父親生平抱負、人格、及個性，無論如何，決不能接受，縱欲忍讓爲國，亦不能即時引退也。

父親因一面計劃答覆白崇禧等，一面發表文告，申述政府對和平的立場與具體的方法，並謂：

「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取決於國民之公意。」

蓋欲按既定計劃，主動引退，且暗示軍民作心理上之準備也。



蔣經國

父親本日電覆張、白，表示自己出處及對和平之態度，並望其齊一意志，鞏固基礎，以期可戰可和。致張軫電云：

「亥州電悉。中之意旨，已詳見元旦文告，如共黨確能悔禍謀和，國家生存，民族生命獲有保障，則固中寤寐以求；個人進退，自非所計。惟值此千鈞一髮之際，吾人如不能熟權利害，團結意志，而先自亂步趨，則適中共分化之詭謀，將陷於各個擊破之慘局；須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國族之存亡繫於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繫於是。中愛護袍澤，始終無間，尚望兄等深思熟察，共挽艱屯，只須吾人信心堅定，則一切困難可克服，光明之來必不遠也。」

致白崇禧電云：

「亥敬、亥全兩電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諒荷閱及，披肝瀝膽而出，自問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啓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翻然悔禍，保全國家之命脈，顧念生民之塗炭；對當前國是，能共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惟言和之難，卓見已詳；如何乃可化除共黨赤禍全國之野心，以達成保國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黨翻雲覆雨之陰謀，以免戰禍再起之害。想兄熟慮深籌，必已有所策劃，甚冀惠示其詳，俾資借鏡。今大計雖已昭明，而前途演變尚極微妙。望兄激勵華中軍民，持以寧靜；藉期齊一步趨，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而不爲共黨所算，則幸矣！」

我一再誦讀這兩篇電文及文告，深覺父親對國家絕對負責，對出處絕對光明，值此嚴重關頭，確是革命領袖之抱負與人格的最好考驗。

四日

自和平主張及父親準備引退消息傳佈之後，連日美國政府特別表示其支持我政府之政策，其態度之明顯，蓋爲近三年來所未有。美國政府此時，當已有一種感覺，一旦我父親引退，羣龍無首，則其在華政策，將趨失敗，故突然一反過去對共黨安撫之態度也。

八日

關於父親「引退」問題，父親除於二日親覆張軫和白崇禧電報外；本日復派張岳軍先生飛漢，對白轉達重要意旨：

「㈠余如果『引退』，對於和平，究竟有無確實把握。

㈡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動。」

【十五】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回延安之後，毛澤東滿懷興奮等待國民政府崩潰，日軍佔領重慶，如此毛澤東就可以在延安把「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招牌掛出來，又可過一過「元首」的癮了。誰知日軍不替毛澤東爭氣，攻陷柳州、桂林之後，再向前進已缺乏氣力，雖然勉強攻進貴州，已成弩末。中央又由中原地區空軍湯恩伯部隊至貴州截擊，終將日軍擊潰。

毛澤東在延安得到日軍戰敗的消息，十分難過，晚飯時不住長吁短嘆，連聲低哼：「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江青勸道：「潤之，你不要擔心，老蔣自有辦法，日本鬼子打不到重慶就完了。」

毛澤東問道：「你說什麼？」

江青說道：「我是說日本鬼子打不到重慶，就完了，中國一定能獲得最後勝利，老蔣的話不會錯的。」

毛澤東嘆口氣：「你都不知道我的心事，何況別人，我那是怕日本人打到重慶，我是怕日本人打不到重慶。」

江青愕然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日本人打下重慶，國民政府垮了，我們怎麼辦！」

毛澤東說道：「好辦的很，馬上我們就成立中華蘇維埃政府，我是元首，你就是第一夫人。」

江青搖頭道：「潤之，別作夢了，那會有這樣的事。你還是打起精神辦黨內的事吧！不要痴心妄想了。」

毛澤東想想江青的話，不由得笑起來。說道：「虧你提醒我，目前情況如你所料，日本皇軍敗退，不但重慶沒有事，貴州一些地區也收復了，我正爲這個事發愁，我本來以爲國民黨政府要崩潰，所以談判也停止了。現在國民黨軍隊打了勝仗，日軍這一敗恐怕沒有力量再發動攻勢了，我們怎麼辦呢？」

江青說道：「好辦的很，再派周恩來去談就是了。」

兩人正說着，劉少奇走進了，說道：「貴州戰況主席知道了。」

毛澤東說道：「我也剛剛得到消息，還好，如果重慶失了，國民政府崩潰，全國要陷入大混亂，可就麻煩了。」

江青怔怔看着毛澤東，一句話也說不出。

劉少奇說道：「許多同志也都是這個看法，如果全國大混亂對我們並不一定有利，因爲我們的力量還不夠。」

毛澤東問道：「少奇同志，你看我們同政府的談判，應不應當恢復。」

劉少奇說道：「自應當恢復，最好還是派周恩來同志去重慶，他比較熟悉。」

毛澤東笑道：「少奇同志，你是我的心腹，我的事不會瞞你。我實在覺得周恩來靠不住，怕他身在曹宮心在漢。派去重慶獻了地圖怎麼辦！」

劉少奇說道：「主席對他真不放心，最好是派他去重慶。」

毛澤東問道：「爲什麼？」

劉少奇說道：「周恩來離開延安愈遠，對黨內事知道的愈少，他就是去獻地圖，也獻不出重要的，如果留他在延安，開會不能不讓他參加，當然許多秘密就瞞不了他，他眞想獻地圖，仍有辦法傳去重慶。」

毛澤東點頭道：「有理，有理，少奇同志，你的思想比我周密，明天就派周恩來去重慶。」

劉少奇說道：「我來見主席，不是談周恩來的事，是關於召開七大問題，來向主席報告。」

毛澤東說道：「七大籌備委員會把王明、博古剔出去以後，完全由我們自己作主，一切事你看着處理就是了。」

劉少奇笑道：「組織方面，我同任弼時同志商量過，不必再設總書記，設主席爲全黨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笑道：「這個辦法很好，不過，主席的職位要弄清楚，是大會主席，還是中委主席，必須註明，否則怕將來有麻煩。」

劉少奇說道：「主席就是大會主席，也是中委會主席，還是政治局主席，更是書記處主席。」

毛澤東眉開眼笑說道：「還是軍委主席。」

劉少奇說道：「不錯，也要加進去。」

江青從房內走出來，笑着說道：「四五個主席名義你一個人佔完了，以後別人也不能再稱主席了

。」

毛澤東一拍大腿，說道：「對！幸虧江青同志提醒了我，少奇同志，我們其他機構負責人一律不能稱主席。」

劉少奇忍住笑說道：「這都容易，任何機構組織皆要由黨中央批准，領導人怎麼稱呼，黨中央可以決定，不必事先載於黨章。」

毛澤東問道：「關於七大的問題除去這些事，還有什麼事呢？」

劉少奇說道：「上一次主席同我談到國民黨黨綱列入三民主義，我們黨章裏也應當列入主義。」

毛澤東說道：「是呀！我想就列入毛澤東主義好了。」

江青嚇得啊呀一聲，問道：「潤之，你有什麼主義，這個風頭出不得。」

毛澤東說道：「我不是要出風頭，是爲了對抗三民主義。」

江青說道：「潤之，你眞是越說越離譜，你不過是三好主義，好抽烟、好飲酒、好女人，此外我眞看不出你還有什麼主義，如果載在黨章，就是天地間最大的笑話了。」

劉少奇忍住笑說道：「其實就把毛澤東主義列入黨章，也無不可，黨內不會有人反對的，怕只怕莫斯科方面多心，到今天蘇聯也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沒有史大林主義。」

毛澤東一聽到莫斯科，頓時軟下來，說道：「這個確實有點不妥，你看有沒有補救辦法。」

劉少奇說道：「我想不如用毛澤東思想，既不觸上邊之忌，又可靈活運用。」

毛澤東一連唸了兩遍毛澤東思想，說道：「很順口，只是怎麼解釋呢？」

劉少奇說道：「怎麼解釋都可以，需要作主義解釋，便是主義，本來主義發源於思想，有了思想才有主義，毛澤東思想有一天自然可以變作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這時眞高興了，又想起身打飛腳，勉強忍住未跳未叫，拍拍劉少奇說道：「少奇同志，你幫了我的忙，就是幫你自己的忙，咱哥兒兩個除去愛人不能共，其他什麼都不分，我的就是你的，我黨主席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是你。」

劉少奇連連擺手道：「主席不要這麼說，我只知道效忠主席，忠於黨，個人並無所求，再說我的資歷也差得遠，怎能出任本黨主席。」

毛澤東說道：「你弄錯了，我當了主席，自然有權提副主席，我提你也不會有人反對的，說到資歷你並不差，這些年對黨內貢獻，更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事，所以你只管放心，我說這樣辦就這樣辦，若是口不應心，或者將來變了卦，就叫我這世不得好死，下世不得人身。」

劉少奇說道：「主席言重了，我一定盡力爲主席辦事，其他問題將來再說。」接着又談了一些有關七大的事，劉少奇就告辭回去。

江青等劉少奇走後，問道：「潤之，你剛才同劉少奇講的話，是眞的還是假的？」

毛澤東說道：「怎麼會假。」

江青笑道：「我就不相信你活着一天，會把主席位子讓人，你剛才說只有老婆不能與劉少奇共，依我看，你的老婆倒可以同人共，就是權力不能與人共。」

毛澤東笑道：「胡說，萬里江山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把你讓給別人。」

兩人正在說笑，警衛進來報告，周恩來同志來見，毛澤東點點頭，不大時間周恩來就走進來。

江青看見周恩來進來，頗爲殷勤，起身讓坐倒茶。

周恩來陪笑道：「江青同志太客氣了，我又不是外人。」

江青嬌笑道：「副主席到我們家裏來，總是客人。」

毛澤東眼見江青一見到周恩來就眉目傳情，心裏大不高興，當時岔開兩人的話，問道：「恩來同志，有什麼事嗎？」

周恩來陪笑說道：「赫爾利來電報，催促我們去重慶談判，這事應當怎麼回復，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一聽到赫爾利又想摔茶杯，說道：「赫爾利這傢伙是我的對頭星，好似前世同我有仇似的，由他來斡旋，我們那有便宜佔。」

周恩來聽到斡旋，怔了一下，馬上又陪笑說道：「不過，赫爾利是美國駐華大使，我們現階段還不能得罪美國。」

毛澤東說道：「我不是要得罪美國，我只是要趕走赫爾利，這傢伙在，對我們不利。」

周恩來說道：「這是第二步了，我們一定要先能得到美國的好感，才可以趕走赫爾利。」

毛澤東說道：「這樣說你就去重慶同他們談了。」

周恩來問道：「我同他們談什麼呢？」

毛澤東說道：「無論談什麼，只有一個原則，就是不同國民黨解決問題，他們要談軍事，你就談政治，他們談政治，你就談軍事。」

周恩來站起來躬身說道：「主席有了指示，我就好辦了。」說過又向江青笑着點下頭，就起身辭出。

江青看見周恩來走遠了，說道：「你對周恩來的冷與對劉少奇的熱，有冬天與夏天之別。」

毛澤東說道：「他兩人對我的貢獻，也有冬夏之別，劉少奇從我認識他那一天起，二十多年來就是我的心腹，忠心耿耿替我辦事。周恩來未同我見面之前，就是我的仇人，一直想害死我，害不死了又向我陪笑臉說好話，他肚裏究竟揣的什麼壞主意，我也不知道。」

江青笑道：「我總覺得周恩來的樣子怪可憐的。」

毛澤東說道：「這是裝假的，遲早他又會變卦，所以我小心他不可。」

江青問道：「既然你把周恩來當成潛在敵人，早幾年爲什麼對他那麼客氣。」

毛澤東笑道：「那個時候我們只有一條活路，周恩來一線通天，少了他，那條路走不通，我要利用他，當然要說好話，陪笑臉，現在形勢不同了。若不是周恩來對國際統戰還有點用處，我就把他同王明、博古一鍋烹了。」

江青笑道：「這些話可別給周恩來知道，知道了他就向張國燾學習了。」

井岡山朱毛落草記（八）

史補之

這時孫連仲正已去了南京，所有總指揮的職務，交由參謀長趙博生代行，到了新年元旦這天，全體官兵團拜之後，便由趙博生以元旦聚餐爲名，邀請全軍團長以上軍官飲宴，參加宴會的人，除了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三人外，其餘全被蒙在鼓裏，誰也沒想到這是個「鴻門宴」，要將大家一同拖下水，做出那反叛的勾當來。趙博生因心懷鬼胎，特別殷勤勸酒，大家見參謀長如此高興，也就放開酒量，轟雷痛飲。正當大家飲到醉眼朦朧之際，董振堂與季振同便偷偷地溜出營去，集合他們一師一旅的全體官兵，監視着全軍部隊，隨卽由趙博生宣佈了一個爆炸式的命令，決定全體共同行動參加共軍，大家如有不願意的，無論官兵，看在多年袍澤分上，儘可放下武器，自由離去。這時那些高級軍官，旣已陷身圈套中，醉眼惺忪，六神無主，同時孫總指揮又不在營中，要想反抗更是凶多吉少，只得糊糊塗塗跟着大家行動，於是，全體官兵二萬餘人，經這一幕戲劇化的叛變，在共四軍接應之下，由宜黃防地開赴寧都，投向共軍去了。

共軍驟然得到這份意外的力量，不但壯大了共軍的聲勢，而且嚴重地打擊了國軍的士氣，爲之歡喜欲狂，一面亟亟加以整理和改編，並舉行歡迎大會；一面又發動蘇區勞軍運動，將這二萬餘人，改編爲第五軍團，下轄十三、十四兩軍，由季振同任總指揮，趙博生任參謀長兼第十三軍軍長，董振堂任十四軍軍長，此外，又派留俄的蕭勁光任該軍團政治委員，劉伯堅爲政治部主任，以確實控制這部隊，並澈底進行思想教育。後來在國軍第四、五次圍剿中，季振同於軟禁後而下落不明，趙博生則在國軍進攻寧都時戰死，事後中共爲了紀念他，曾將寧都改爲博生縣。至於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後來也在共軍突圍西竄途中，爲粵軍俘擄而被殺了，這是後話暫且擱住。

彭部攻贛州遭慘敗

再說彭德懷的共五軍進攻贛州之役，成爲共軍攻堅戰的第二次考驗，但考驗的結果，彭德懷幾乎全軍盡墨了。其時，正當「一二八」淞滬抗戰達到高潮，在贛的剿共軍隊，有的集中南昌待命，有的已調赴上海，贛州的守軍僅有滇軍馬昆一旅人，雖然武器配備並不強，但官兵間，以及駐軍與當地民間，情感非常融洽，彭德懷卻錯估了這匹「滇馬」的能耐，當他在討論攻掠贛州的軍事會議席上，曾經輕藐地誇下海口，說在一星期內攻下贛州。同時，在討論戰畧部署時，會議席上也曾發生過爭論，國際派與周恩來諸人，一致認爲日軍的侵華，造成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着兩條抉擇的道路：一條是革命的勝利的道路，尋取國軍攻擊；要不然便是失敗的殖民地道路。因此，在戰畧上反對毛澤東藏頭縮尾的運動戰、游擊戰，主張陣地戰、攻城戰，積極方面找敵人打，消極方面，要禦敵於門外。毛澤東則仍堅持過去一貫的主張，採取持久戰、游擊戰，避免陣地戰，不打無把握的仗。要打就要集中三倍至五倍以上的兵力，澈底消滅敵人等一類的老調。結果，還是決定進攻贛州，老毛的意見，被國際派所否決了。

彭德懷以第三軍團總指揮，率領着他所掌握的第五軍，和第七軍爲主力，直接進攻贛州縣城，由第四軍分出兩股兵力，一股進佔南康，截斷粵軍援贛的通路；另一股進佔贛州縣北，阻截由吉安南昌來援之敵。可是，贛州爲贛南的重鎮，位於贛江西岸，東西北三面臨水，城下有深廣的護城河，天然的形勢，易守難攻。同時，贛州城牆係由王陽明於平定宸濠亂後，駐守贛州多年，將城牆重加修築，厚約四十尺，堅固異常，共軍旣無攻堅武器，自難越雷池一步。駐城的守軍三個團，日夜守城牆，彭德懷用盡種種方法攻打了六七天，竟然毫不能撼動，急得無法，只好改用一套招降的政治攻勢，印刷許多小傳單，用弓箭射進城內去，一面組織宣傳隊，日夜在城邊高聲叫喊，希望守軍與共軍「合作抗日」，這些法寶都用盡了，城上依然是刁斗森嚴，毫不爲動。

後來一打聽，得知馬昆是雲南講武堂出身，和共軍第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爲同期同班的同學，而且還是雲南老鄉，羅炳輝在未叛離國軍以前，彼此情感很好，時相過從。於是，電請羅炳輝由福建長汀蘇區趕到贛州城下，親自寫了幾十封信，勸導馬昆，並約他到城頭談話，老彭雖然這樣千方百計，結果，仍歸無效。半個月的時間已過去了，可是駐在吉安一線的國軍陳誠部的十一師和羅卓英的十四師，這時已分路馳赴贛州增援，十四師由正面沿贛江而來，制壓共四軍在沙地的警戒部隊，十一師由遂川繞過沙地直抵贛州，於深夜架設浮橋進城，次日晚間，十四師已進抵城外，乃於是晚午夜後，陳誠指揮着兩個師，展開了裏應外各的猛烈攻擊，直至攻進紅軍營中，彭德懷才從睡夢中倉皇逃遁，結果，共五軍一敗塗地，在落荒中，彭德懷部的一個師長被俘了。這是紅軍在三次圍剿中，第一個師長的被俘，也算替國軍方面的師長張輝瓚報了仇。

變策略全面總動員

二十六路軍趙博生等的叛變，孫連仲卻受到連帶的革職留任，戴罪圖功的嚴厲處分，也阻延了國軍第四次的圍剿軍事進舉，直至是年五月與日本簽訂臨時協定後，才又積極準備第四次的圍剿計劃，但鑑於三次失敗的教訓，認爲必須改變政畧、戰畧

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本用政治，標用兜剿，實行全面總動員起來：

一、以往沒有民衆基層組織，和政治攻勢，致蘇區人民不爲我軍所用。於是雷厲風行，嚴密健全各縣的保甲組織，實行五戶聯保，一家爲共或通共，其餘四家連坐。

二、蘇區地帶多屬山區，交通梗阻，軍事行動及運輸補給均感困難。嚴令湘鄂贛浙閩粵皖豫八省，限期完成八大公路幹線，並隨軍事進展繼續延伸，以利軍事運輸。

三、實行碉堡羣戰畧，除沿公路線每五里建築一碉堡外，其餘各縣每十里建碉堡一座，至於蘇區或毗連地帶，則隨軍事進展逐步構築，築成之後，派少數兵力扼守，大軍再續前進，「步步爲營，節節推進」。

四、嚴密封鎖蘇區，斷絕共軍一切物資來源，作持久的困擾。

五、組織隨軍政治工作隊，發動各級黨務人員，隨進剿軍行動，負責宣傳、情報、策反，及撫導民衆、組織鄉村保甲等四大任務。

此外，軍事方面，重新組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督剿各省共軍，並劃定清剿區域：

一、以何應欽爲贛粵閩三省剿共總司令，劉峙、何成濬等分任總指揮。由東、北兩面進攻，一面鞏固福建的建寧、寧北、清流、連城各縣之線；一面鞏固江西的黎川、南城、宜黃、樂安、永豐、吉水、吉安、泰和、萬安各縣之線。

二、以廣東陳濟棠部第一軍余漢謀，第三軍李揚敬，由西南面進攻，鞏固贛縣、信豐、安遠、尋鄔、武平等縣之線，最後合圍於「赤都」瑞金。

三、決定先行肅清豫鄂皖三省蘇區共軍着手，派衛立煌爲豫鄂皖剿共總司令，以清剿豫鄂皖區徐向前、張國燾部。

四、派徐源泉爲洪湖區剿共總司令。

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委員長以最高統帥的身份，召集了湘贛豫鄂皖五省清剿會議於廬山牯嶺，並宣佈了上述各項決策和命令。會議閉幕後，再臨南

爲辦公廳主任，分掌政治、軍事。這時南昌又復冠蓋相望、將星雲集，畸形的繁榮熱鬧起來。同時，蔣委員長面臨這軍書旁午，羽檄宵馳，也特別繁劇起來。先是在廬山清剿會議時，曾因各省縣長不能盡忠職守，一聞共軍來攻消息，有的事前藉故請假，有的棄城潛逃，致使縣城無主，共軍未到已先自亂了，乃嚴令各省縣長，以守土有責，不得無故請假，擅離職守，應與城共存亡，否則，一律以軍法從事，決不姑寬。一時各地縣長懍懍戒懼，在職的固不敢輕於請假，想過百里侯癮的人，也就裹足不前了。

保甲制度的實行

前面說到第四次圍剿計劃的開始，即確定「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爲剿共設施的基本原則，實行黨務、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等全面動員，以對付中共蘇區種種赤化的組織手段。於是，健全保甲，組織民衆，遂成爲「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一切設施的始基。江西自朱毛紅軍盤據井岡山後，一直是赤化最久，受禍最深，而且成爲「赤都」所在地。同時，中國之有保甲制度，始自宋代王安石，王安石爲江西臨川人，於是，中央即以江西爲試辦保甲制度的實驗省份，江西省府則指定臨川爲保甲制度實驗縣，其寓意殆亦有繼武前徽，光大遺緒也。

中央一面通令江西等共區省份試辦保甲，一面又計議省以下劃分若干行政區，區設行政長官，有如清代的知府，其管轄地區與權責，亦畧與知府同，以代省府就近督察吏治，推行政令，中央爲了這一分區設長成爲切實可行的制度，特博採周諮，責成各縣研究試行，以徵實效。於是，熊式輝特於江西省府內設專門委員會，羅致地方碩彥，以及對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素有研究的學者，從而究其利弊，期付實行，如王友蘭、文羣、彭程萬、李××（李氏爲湖北人，通天人，曉權變，對於歷代政制得失，研究至爲精深，惜一時竟忘其名）等，皆在羅致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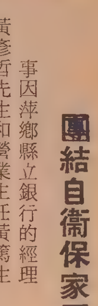
經多次研議結果，認爲計劃中的區行政長官，

剿共事機，爲使因時制宜、因地制宜，行政長官必須兼管地方保安防衛。於是，爲了名實相符，乃建議改「區行政長官」爲「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行政長官公署，亦改稱爲「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集行政、軍事於一人，其權力遠較清代知府爲大，旋且有「小諸侯」之稱矣（按地區田賦確實如此，今日之台灣，亦不過當年一個小行政區而已）。

上述兩項新地方行政制度的設施，實爲當時剿共之役比較著有實效的新猷，不僅有助於剿共工作，確也奠立了爾後地方自治制度的體系與基礎，即於後來八年長期抗戰，亦具有重大影響。這是值得究心民國地方政制者，加以研討而詳考的。

當國軍第四次圍剿計劃部署已定，各部隊大部份還沒有進入各指定地區，紅軍的情報已完全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認爲廣東的第一軍余漢謀部、第三軍李揚敬部，雖然由西南面的贛縣、尋鄔、信豐、安遠、武平之線進攻，但兩廣與中央並沒有眞正精誠合作，雖然已經出兵，也只是虛應故事，絕無積極進攻的意圖；至於東南方面福建的部隊，那更是兵力單薄，絲毫不足爲慮。就中主要的威脅力，還是北面的南城、臨川、宜黃、吉水、吉安之線的中央軍。於是便趁着中央軍還在途中，沒有展開攻擊以前，便決定以第一、第三、第五三個軍團爲主力，實行採取打擊主力的攻勢。先攻佔南城，然後再奪取臨川。

當共軍第三軍團的第四軍林彪部（那時林彪已升爲軍長）、第七軍龔楚部，和第五軍團的趙博生部（那時第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已被軟禁在赤都瑞金，由趙博生接替季的職務），進抵南城城郊時，國軍毛炳文、李雲杰、許克祥三個師，正由臨川南下，開往南城增防，不知如何，這個軍事行動的秘密，竟被共軍的情報人員獲悉。於是朱德一面指派林彪第四軍單獨負責攻打南城，一面卻親自率領大軍以極秘密的急行軍，趕赴臨南途中的李西趙地區以迎擊毛炳文等三個師，並準備將這三師兵力擊潰後，更進而攻佔滸灣，再撲臨川。



抗戰武術談

團結自衛保家園　同仇敵愾抗暴力

張仲仁

事因萍鄉縣立銀行的經理黃彥哲先生和營業主任黃篤生先生，兩位均係我同村的長輩，他們得知家鄉被國軍搶刼實情後，就派人送信給我，要我即去縣城一趟，信中並表示，如我需要現金週轉，他們儘可幫忙。我接獲此信後滿懷高興，覺得世間上的確存在着溫暖的人情，他們兩位長輩對我的情誼實在可貴！在這無路可走的情況下，給了我多大的鼓勵和希望，承他們的幫助，可以令我重整家園，再建事業！

第二天我即帶同工人去萍鄉縣城，兩位長輩眞可說是言而有信，立即借給一筆現欵，我就在縣城買了食鹽及日常用品等，一切問題就解決了，而我對兩位老人家的感激，當然不在話下，所謂錦上添花到處有，雪中送炭不易求。我一生也不會忘記他們的仁德。

兩位長輩不但幫了我一個大忙，並對籌組地方自衛軍非常關心，他們誠意的囑咐我，要我全心全力協助好此事，黃經理對我說：「組織自衛武力，費用開銷一定很大，但局面混亂，地方安全毫無保障，全村張、黃兩姓數千人口，在危難中一定要團結起來才能生存，我們以縣參議會名義，已將抗議書送給兩軍駐防部隊的軍長，要他們約束部屬不准再有擾民行為，並將此搶刼實情，除呈報省府主席及戰區司令部外，還會向中央政府控告，以後大搶刼是不會再發生，但要防前線潰退下來的軍隊騷擾等……」當時我答應盡力協助，請他放心可也。我又乘機以地方名義商借一筆現欵，專為籌組自衛軍的開辦費之用，

此欵的用途主要是購食鹽及槍械日用品等。他們兩位長輩一口答應了我的請求，講定借欵等我回家後，由族姓執事人携帶印章來縣銀行具借據領欵，將來歸還也由各族姓負責攤派還欵。

自我代自衛隊籌借到一筆可觀的現金後，很得一班鄉紳長輩的看重及倚畀，他們在鄉間雖然有地位，但從無向外辦理經濟通融的經驗，也未想到可向縣銀行借貸這回事，這次我代他們借到現金週轉，當然喜出望外，因此對我非常信任，這樣一來，我在游擊隊的工作，也就非常順利了。

那時在鄉間，組合百多名經常隊員，加上補助隊員有三四百人的大組織，其中多少枝枝節節問題，及上下兩代的不協調之處，都是在所難免的，那時在旁協助的還有中心小學前後兩任的校長，黃細正兄與我堂兄振鏞哥和筆者，三人均得人緣，專做藥劑裏面的甘草，調和各方人事感情的衝突，凡事盡力做到公正不苟且，經濟賬目公開，毫無私心，目標完全是為全村的利益，因此任何困難問題，均容易商量解決。

可是一個負責後勤補給的人，要應付這樣多的人員，根本無法滿足各人的需求，所謂順得哥情失嫂意，要做到人人滿意是難之又難，如無極大的忍耐力，是很難辦好此種團體工作的。有時遇到隊員有特殊困難情形，可是公家無此特別開支預算，為了解決隊員的困難，及免他對團體的不滿情緒，祇好自己掏腰包替他解決急需。因為我明白一個人在困厄中的苦惱，如得到朋友援助，這是畢生難忘的恩德！更何況濟人之急，本是為人應有的態度，當人在極端貧困中，有時甚至會做出生死之間的傻事，如突然得了救助，等於救了他的命！人生何處不相逢，所謂十年人事幾翻新，誰能料到自己以後要不要別人幫助呢！

游擊隊人數這樣多，採購食用品，每月必須要去縣城兩三次，幾位辦事人員商量決定將此採購任務要我負責，去縣城有五十華里路程，每次要帶兩

我雖主辦採購，但幫忙我的副手卻出了問題，因為所有的隊員都想得這份差事，他們不但不怕路上來往辛苦，並且很樂意的自願替我挑東西，跟我東跑西走，目的當然是想到城裏去玩玩，為着許多人爭着要做，連隊長也難決定派誰去好，他祇得來徵詢我的意見，我考慮後說：「不如由班長副班長陪我同去，平日工作最辛苦的是班長及副班長，隊上有三分隊六班，正副班長一共十二人，就將這十二人兩個月輪一次，跟我進城，每次我會帶他們去城裏各處走走，或在小舘子吃餐飯，作為平日的辛勤工作，我想也是應該的，這樣一來各隊員就不會再爭執這份差事了，你以為如何？」隊長十分同意我的建議，決定由班長副班長輪流負責挑東西回鄉工作。

雖然如今局勢緊張，城裏已不如平時熱鬧，但總比鄉村好得多。有時也買點吃食東西，集合各鄉紳長輩同聚一堂，恭叙暢談，大家吃得少講得多，藉此機會商討解決很多問題，各長輩們在高興歡樂的氣氛下，即使是困難的問題，也很樂意的接受意見，什麼都好商量。

在以前的鄉間，宗族長輩高於一切，青年晚輩根本無說話的地位，一切都得順從長輩的意思，而且絕對不能存有藐視尊長的態度，否則就要受責罰。青年人不但要遵守家規，還要遵守族規，這是我們鄉間，正當規矩青年必須要學習做到的事。

那天游擊隊長請我到他辦公室，他笑着說：「你玩的什麼魔術？一班鬍子老公公都對你貼貼服服，你提出任何要求，都支持你的意見，他們平時很難應付，獨對你特別好說話，是何道理？」我聽了他的話，一時覺得難回答，其實我不過盡了我的本份而已，因此我祇得和他說：「我有什麼魔術可玩呢！為着支持你這位勇敢的隊長，為保衛桑梓，我是應該出錢又出力的，你這樣熱心為大眾，我難道不可以効勞將補給事務辦好嗎！最要緊的是內外合作，那你在外面執行任務時，就無後顧之憂。」（未完待續）

中共誰尊孔　毛澤東是也

「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是毛澤東公開發表了的文章選輯，應該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組成部份了。在那四卷本（「文革」以來出了多種「合訂本」）中，既有一些「批孔」的文字，也有一些「尊孔」的文字，「毛澤東思想」究竟是「批孔」的還是「尊孔」的，這一點，恐怕連毛澤東本身也無法自圓其說。這也充份說明毛澤東這個人常常自打嘴巴、一貫出爾反爾，這也充份說明所謂「毛澤東思想」，只不過是亂七八糟的大雜燴。

「毛澤東選集」中的「批孔」文字，自從「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共報、共台經常都在引用，這裏就從畧不抄下去。而「尊孔」文字也不多抄，只選一則最典型的加以分析。以「文革」以後，林彪倒台以後，中共「中央」「官定」的「合訂本」為準，這就可以不被指為是「劉少奇、林彪一類政治騙子」攪的了，請看四百八十五頁至五百〇一頁的那篇長文章「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瞭解中共「黨史」的人們一定清楚，那是毛澤東的一篇重要著作，就在那篇長文的一節「學習」中，有一段典型的「尊孔」文字，請看四百九十頁，筆者一字不易地照抄如下：「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個在孔夫子面前，自稱「小學生」的毛澤東，當場作了承繼「珍貴遺產」的示範表演，請看五百頁「學習」這一節最後一段：「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眞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誰都知道，「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孔夫子的治學態度（毛澤東也給這八個字加上了引號」，被毛澤東當眾宣佈「應取」論。問，這一些文字，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如果是「香花」，那麼，毛澤東就是在公開「尊孔」，而今天的「批孔」也就成了炮打毛澤東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了；如果是「毒草」，那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不是什麼「一貫正確」、什麼「戰無不勝」「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了。而今，不知毛澤東「應取」何者？

記得前些日子，香港左報也「緊跟形勢」，一本正經地「批林批孔」，其中，就有人批判孔夫子的這一治學態度，即「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那毛徒有沒有讀完「毛澤東選集」，也不知是否借題發揮、炮打「紅太陽」？

「批林」，使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自取其辱；「批孔」，使孔夫子的學說在大陸重又被人民羣眾所掌握，中共攪什麼「批林批孔」，而對人民羣眾來說，是在「批毛批共」！

「文革」以後，特別是「批林批孔」開展以後，大陸廣大幹部和人民羣眾，思想極度混亂，本來就沒有什麼羣眾基礎的中共理論體系，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什麼「毛澤東思想」，由於無法解決「革命」和生產的種種實際問題，更由於它的詭辯性、欺騙性日益被人們所識破，所以眞成了「不齒於人類的臭屎堆」。近日，中共匆匆忙忙地拼湊起來的所謂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馬列主義理論隊伍」，正反映了上述危機的極其嚴重的情況，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無法解決理論和實踐的種種問題，那麼，由他們拼湊起來的什麼「理論隊伍」又有什麼作用呢？

目前大陸每個單位都有這種情況發生，即中共要組成一個什麼「理論小組」，那眞要費九牛二虎之力，因為沒有什麼人願意去參加，即使一些「紅人」也往往藉口「水平低」，畏而遠之。「批林批孔」又怎能「深入下去」呢？

「批林批孔」，對於中共，眞是玩火自焚，這也是無情的歷史「辯證法」！

老尼去職　應有此報

編輯先生：

今日為國際新聞最好的消息，傳到澳洲雪梨埠。美國新任第三十八任總統福特氏，八月十日早晨二點（雪梨時間）接任視事。可見世界上，還是有點天理。表現出民主眞理。我雖係抱病新痊，精神也為之舒暢。尼克

遜此人原是訟師，挾詐競選，蔑視眞理，欺騙民眾。當狀師的人，一貫不說眞話，惟利是圖。老尼瞞騙「美」人，倒還罷了，還到北平同毛澤東握手談歡，狂詐假詞，胡說能與老毛維持世界和平，以求自固總統地位。豈知天理昭彰，不旋踵，水門竊聽案暴發，使尼氏自行辭職，免受國法罷免之恥辱，此是世界民主的好榜樣。願中國大陸群眾聯合起來，不論共黨或非共黨，都要與論一致，推翻毛朝獨夫專政，實現眞理，民主政制。

二十幾年來，毛澤東專制獨裁，尼氏卻往平食北京塡鴨，不顧危害自由民主國家，及正義盟友。今日老尼去職，是所應報也。

雪梨讀者林哲齋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晚）

分期付款購買樓花
供廿五年仍非己有
置業者應特別留意愼防被騙

編輯先生：

香港因近年工商業發達，藍領勝於白領，而一般小康之家，設法自置樓宇，安居樂業，每個人都有此種希望。事實上，置業除了經濟外，問題亦極複雜，茲將所見、所聞、及個人十年工程經驗，願與各界研究，俾有所準備，或作爲將來自置樓宇參考。

本港若干置業公司，以「免首期」作號召，說「每月只供數百元」。事實上，公司絕對不會如此大清貨，六折出讓，以求脫手。例如供樓宇一層，訂明每月八百元，供期廿五年，勿以爲廿五年後，該樓宇便屬自己。據知：計算廿五年共供廿四萬，該筆欵項只是利息，而樓價仍未繳付；在廿五年內，必須連本帶利繳清，才可安居樂業。樓價可分多次繳付，每年交二三千元亦可，不作限制。如廿五年只付利息，而樓價仍欠交，則樓宇仍屬公司。因此，必須清楚明白，才可交易。如經濟許可，則繳付首期萬元，每月供若干，比較沒有麻煩。

樓宇面積計算，說明書敘明四百方尺，其實用面積三百方尺或二百五十方尺亦未可預料。往往入伙時，發覺貨不對辦。我曾往觀塘某大廈研究，說明書敘明某單位五百多尺，三房一廳，而實地量度，只有三百八十方尺，只能間二房一廳。

購樓花時候，不可相信說明書，最好親自往地盤寫字樓，借施工圖則閱查，則尺寸百分百準確，因該圖則乃工務局批準圖，不能私自更改。

購樓花時，應明白內部材料，是否貨不對辦。說明書極盡其美化其事，事實上，若干樓宇內部之差，使人吃驚，有一位友人，在下葵涌購樓花一層，最近入伙裝修，發覺不倫不類；鋼窗撑欠備，牆腳綫亦欠（如高中級樓宇，應設柚木腳綫，普通樓宇則應設黑膠或雜木腳綫，只有低級者，牆邊油四寸高黑油，假裝腳綫）。牆身灰水，亦粗工不已。牆身石屎牆彎曲相差多少，門框向外側約一寸，從外觀察，整幢樓宇非四正垂直，若干陽角上下相差——六寸，此種極度粗工樓宇，使購樓花者，啼笑皆非。

因此，購樓時，應先認明某置業公司所建樓宇，是否各方面皆有信譽。如事前作多方面查察，不作急事急辦，則可找到如意適合樓宇。

我的朋友之樓，說明書面積三百八十尺，而實地只有二百二十尺，一家五口一張床（因一房一廳合計一百餘尺，其餘廚房、厠所約佔六十尺）。

在此還得特別說明，當入伙時，應事前與該大廈管理員前往自置之樓宇，作取樓檢查，如一切滿意，才簽名收取鎖匙，如視察不週，遇有不如意時，遽行忽畧，遭至損失，普通視察範圍，計開如下，門鎖是否妥當？鋼窗有無毛病？最主要乃浴室內面盆、坐厠、浴缸等有無破裂？要仔細觀看，有等用白英泥將破裂地方塡塞，如偶一大意，便會走漏。

坐厠、面盆試水，確知是否會漏水？若干樓宇連廚房，浴室地台去水亦欠備？如要加設，往往非破財二、三百元不可，因收樓以後，一切需要自理的了。

購買樓宇時，亦應查明年期尚有若干，不可認爲便宜，便急於購入；本港若干樓宇，年期奇短，如購入後三、四年，補地價十萬、八萬元，那時眞後悔莫及。

最後談到裝修問題，如要詳細討論，非寫數千字不可；現簡點提出研究，最先考慮清楚如何裝修或改間隔，用何種材料？並計算多少方尺，詳細列明清楚，交裝修公司估價。我這

損謊是損阬開天殺價或貨不對辦，如拆除原有磚牆多少方尺，另磚間隔磚牆包括：批擋多少方尺，掃灰水或乳膠漆多少方尺等。價錢多少或是否開天殺價較易明白，並要注意批擋，除特別指明要用海沙外，普通用黃沙亦可，但吩咐切勿用黃坭，否則甚易龜裂。又據友人要裝設窗帘布，來人喊價一百五十元，我問連工包料多少錢？答曰：「每方尺四元」，計算該窗四尺乘四尺，正確價錢應該六十四元，來人啞口無言，無所施其技。此為對付開天殺價之最佳辦法。

又應注意裝修工人是否熟練，若干地盤雜工與管理員相通，一切裝修皆由雜工包辦，非驢非馬的工作，使你啼笑皆非！

以上所述，指少數敗類而已，請同業鑒諒！

周來生上

既然存有成見 何必讓他入境

大專觀光團部份不批准有理

人傑先生：

拜讀星島晚報八月二日觀光寶島佳作，對該讀友已經解答甚為詳盡。至於本年大專學校學生組織台灣觀光團原為十八個團，獲批准的只有七八個，大概有十個團還未獲批准。

先生覺得「台灣當局的政策非常不智」，本人對先生這種看法，未敢苟同。我們自由中國向來歡迎僑胞，尤其是青年學生回到自由祖國——台灣寶島觀光旅遊，使他們對自由祖國進步的情形有所認識。

總統曾昭示：「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絕不會拒人千里。關於未獲批准的團或有其他原因，去年曾有一批為數約數十人的大專學生，組團回大陸去觀光，旅遊返港，又再到自由祖國台灣去，一樣獲得批准。政府有關機構還加以適當安排，親切的招待，並安排他們與台灣大專學生代表舉行座談會，辯論台灣自由與大陸極權的比較。

可是這批學生部份有些政治偏見，他們看到整潔繁華的街道，一片歡樂的景象，他們便說這是少數地區，再看到違商建築時（即香港的木屋區），裏面的陳設，都有電視機、冰箱等，他們又有了懷疑是不是事前佈置好的，這些都是他們對自由祖國缺乏信心，存有懷疑。事實上自由祖國同胞的生活水準，確是如是，與大陸同胞比較，相去萬里。在街道上看不見有乞丐流浪漢，因為這些人政府已將他們收容，分別介紹工作，或安置於養老院，使到人人有飯吃。他們看到自由祖國的進步情形，反而有些不甚愉快，同時本港大專學生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既然如是，又何必歸去？一個團裏面有少數這樣份子，對整個團是有影响的，可能基於以上的原因，所以未獲批准。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是否如是，還請指正。

讀者彭竹敬上（八月三日）

温哥華電台 中文播音左到離譜

許多華僑聽到撞火

他們都希望國府注意海外宣傳

編輯先生：

弟是貴刊長期讀者，現有一事，放在心中多時，本想早些時候便借貴刊「萬人意見」發表，但因我中文實在水皮，所以遲至現在。

弟來温哥華居住已數年，近年因香港移民來加大增，尤喜歡定居温埠，所以前數年便有一中文播音節目，每晚二小時。此電台已換了「波士」，現由一姓黃、一姓劉所主持。其他節目不談，先說其每晚均有的所謂「新聞時事及天氣簡報」一節目，內容左到離譜。世界新聞全取材星島日報美西版，但其有關老毛消息，則偏不取星島的，因星島常有報導老毛內部不和，及其他不利毛共的。這類消息則偏取自本地兩間由毛共特務所主持的左報。老毛放屁也說香的，天天均有「周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等詞，聽到撞火。有關台灣新聞，好的不播，不好的全播出來；老毛消息則好的全播，不好的全不播。這兩個主持人，如非被毛幫收買，則是毛特，或可能因大廣告戶是所謂「國貨公司」，老版（廣告戶）說這樣，他倆祇好照做。

現我有一提議，希望國府多注意海外宣傳工作。美、加是言論自由的，府國也可以在此地開一個電台，便不會有現在這種情形出現。很多老華僑離家多時，對老毛宣傳，容易接受。我常見到台灣出品的貨品，祇在老番商店才能買到，而老毛「國貨」，在唐人街便可買到，這樣很多人便以為老毛很照顧他們。國府也可以在唐人街設立土產公司和毛共對抗。

温哥華讀者陳永年上

應讚得讚 應彈得彈

人傑先生：

先生「百彈教主」一文，敬悉先生為文因立場公正，議論恰當，當某方加賜「百彈教主」綽號，殊為尊崇。蓋語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今者先生為維繫社會正義，不惜口誅筆伐，難能可貴。且是者讚之，非者彈之，誰曰不宜？然別有居心者，固在不在此例。希先生力伸張正氣，消滅邪風，則社會幸甚。

鄧筆健謹上（八月五日）

大陸同胞過的日子

人人說假話 天天在練舞

萬人傑先生：

讀了星晚登載的中國「舞術」而非「武術」一文，我對萬兄看問題之準確，筆鋒尖銳，佩服萬分。為何那些左派走卒對萬兄小評要大喊大叫，非為別的，正中要害也。

誰不知，今日大陸同胞何止武術變為「舞術」，就是日常工作，學習，天天都在被迫演習舞台的藝術，如果你不演或演不好，輕者批評鬭爭，重者入勞改營。如果眞的要我推選當今世界最有能力的導演，我首推毛澤東，因為他可以用他的指揮棒，指揮八億人在同一時間，做同一動作。如接待番鬼佬，中共中央今年發了一個×號通知（傳達到個人，但地主等九類份子除外）規定：如外國人問你，你要按人民日報評論答覆。外國遊人都有大陸特工人員跟隨，誰敢亂說。反右鬭爭沉痛的教訓，誰不知曉。

上月我上廣州過河南碼頭對面一家百貨商店，我看到櫥窗擺設，似乎物資豐富，樣樣都有。我看上了一個大結他樂器，我問售貨員，售貨員說只有小的，沒有大的，我說要要買擺在外面那個大結他，他說這是非賣品，我想不通，既然不賣，擺出來做什麼？回去一問廣州親友，才知是給番鬼佬睇的，如果是紅毛可以立即買到。百貨商店櫥窗上變成舞台的佈景，可謂中共又一發明。

大陸報上常登「中國」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番鬼佬掉在旅館不要的廢物，旅館侍者也會給回原主。但親友小聲告訴我，如你深入內地，殺人放火，盜賊猖狂，令人髮指。我們出差遠地工作，領導都要告訴我們多加小心，避免錢包被盜，但你不要告訴別人呀！

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前，中共中央發了文件，將鄧的檢討書公之於眾，鄧最後表示對他過去的過錯永不翻案，毛批示：鄧小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在下一次中央選舉選為政治局委員。我的親友說大陸洗腦學習時間最多，政府機關人員更多，一個工人做夠八小時勞動，每天還有二小時學習，在學習時，大家都讚老毛仁慈不究既往，連犯過錯的人，今天都重用，這個決定萬分正確。

但散會後，親朋互相私語，毛不是教導我們黨是集體領導的嗎？不能個人說了算數，為什麼下一次的中央委員，毛可以個人決定。以上類似事例不勝枚舉。為此中共在組織勞動競賽時才會提出這樣一個口號，領導在場與不在場應該是一個樣，這就充分說明，現今大陸同胞領導在場唱讚美詩聖母頌，工作賣力，領導不在場，當右派，發表右派言論，工作拖拖拉拉，為什麼毛會責罵鋼鐵工業部是十年徘徊，原因就是人人說假話，天天在練舞。

過路人（八月十日）

政府獎券攪珠方式 大有漏洞

編輯先生：

關於「政府獎券」事，茲擬向有關當局質疑，祈予代為刊出是荷。

據報載，本年度第七期政府獎券經已上市，雖然每次開獎都是當眾抽獎，以示其中並無花假，本人因工作時間所限，只於月前在電視中第一次看到這種當眾開獎的場面。當時情形是這樣的：首先由藝員攪珠，跟着由兩位穿著特別服飾的男性西人，將所攪得的珠慎而重之的送去在場政府人員登記，如此這般地最後由登記員宣佈頭二三獎號碼。這種攪珠方式的確是在公開進行，但問題卻出在登記員，因沒有任何人知道所攪出的珠到底是什麼號碼？於此本人覺得，若我是登記員，而我本身所購之獎券號碼倘為一二三四五，這時就不理它所攪出的號碼是什麼，一於以自己獎券號碼為依歸，既是當眾抽獎，你們市民便死也死得眼閉，我只管袋袋平安。若說登記員為三人，那更好辦，三人聯合連頭二三獎完全包辦下來，然後均分好了。

自然，常常政府人員決不可能出此卑鄙手段，這是在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而已，可是，身為市民的我，既看到其中漏洞，就無法不懷疑此種所謂當眾攪珠的眞實性。希有關當局能釋我所疑。

一市民上

（七四年八月十二日）

再者：頭獎若為港幣七十萬，如將此獎券轉售，許多擁有大把來歷不明錢財的人會爭着來買，待價而沽，從二十萬變成一百四十萬亦非難事。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捐欵源源來

黃太太（紐西蘭） 二百八十元

關勳賢先生（加拿大） 一百元

梁、鄭兩先生（加拿大）五十元

張愚先生（美國） 二十五元

李小蓮小姐 二十元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

[illegible]先生 二十元

[illegible]）

小結四百九十五元

連前共六萬二千五百一十四元六角正

梁醒波聲明啟事

「仰各週知」不通

本月七日，梁醒波先生在香港時報刊登大啟事，大意說，他實未參與章士釗的喪禮，姓名也是別人代寫的。這類事，就我所知尚有珠海教員三人，先有一人也在時報刊登啟事，大意與梁先生相同。另兩人未登啟事，

生爲何不早聲明呢？大概是與影片入台放映發生了問題。聲明啟事稿，大概是別人代勞，不料最後一句話「仰各週知」，卻引起讀者紛紛議論，特推我向「萬人意見」欄提出抗議。若單就「仰」字研究，本不是壞字眼，仰者仰望也，如「高山仰止」。但在公文上用，這是下行文，即上級對下文，這個「仰」便不仰望，而是命令之意，所以引起讀者不快。本來我們對梁先生皆是非常擁護者，並無惡意。但忽然來一個「仰各週知」，未免使我們擁躉者太難堪了，故有此一「抗議」。

讀者華白代筆

（八月十二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設置辦法擬具草案

曾經捐款的朋友希望提供意見

老萬爲亡兄陳孝昌舉辦紀念助學基金，由於各方熱烈响應，到目前爲止，已籌集得六萬多元。雖然和十萬港元目標尚有一段距離，但這是一項長遠的計劃，只要繼續努力，眾擎易舉，集廣大讀者的力量，一定可以達到目標。

關於助學基金的發放計劃，老萬曾兩次到台灣，與有關當局洽商。台灣大專學校很多，大專學生更多，要老萬自己去辦，簡直無從入手。因此只委托一個能信任的團體，就近代勞辦理。

老萬知道「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可經辦此事，特拜訪該團李主任，告訴他選拔標準及原則。他對老萬的提議非常贊同，當即負責進行。

頃接李主任來函，已將辦法草案擬訂，設計週詳。特將辦法錄下，凡曾參加捐款的朋友，希望能提供意見，務使這一項具紀念性的助學基金辦得盡善盡美，將來還有機會予以擴大。

陳孝昌助學金設置辦法草案

一、設置宗旨：

陳子雋先生以其公子孝昌君英年早逝，爲紀念其好學不倦、奮發向上之精神，特設置助學金，以幫助家境困難、品學兼優之工科學生完成學業，服務社會。

二、名額分配及金額：

暫定十三名。分配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海洋學院、中原理工學院、逢甲學院、淡江文理學院、文化學院、大同工學院等十三所設有工科之大學院校每所一名，每名每年各發助學金新台幣八千元。

三、申請條件：

㈠在上列各大學院校工科就讀之學生。

㈡全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〇分以上，體育七〇分以上，操行列爲甲等者。

㈢家境困難，需要幫助始能完成學業者。

四、申請日期：

每年十月一日至十五日。

五、申請手續：

符合上列條件之學生，請於限期內向就讀學校團務指導委員會申請，繳送下列各項資料：

㈠申請書一份（向學校團委會索取）。

㈡最近一寸半身正面照片兩張。

㈢家庭狀況簡述（內容包括家長職業、家庭人口、經濟情況、個人求學經過等項）。

㈣全學年成績單一份。

六、審核工作：

由學校團委會就申請學生中慎選最需要幫助且品學兼優之學生一名，將其申請書等件於十月二十五日前寄送總團部彙辦。

七、贈予方式：

邀集獲得助學金同學，由陳子雋先生親自贈予，日期另行通知。

港人應大徹大悟 從此戒除「貪」字

一位佛教徒的牢騷語

萬人傑先生：

敝人是外江佬，僑居本港二十餘年了，環觀新聞界中，能說能言、敢說敢言者，除先生以外，似無他人。敝人是一個佛教徒，本應解絕「貪、瞋、癡」，不生瞋眼，更不能發牢騷。但「定相亦是實相」，在「有覺有悟」之下，應設法「救度眾生」。下來所覺所悟的事實眞相，如先生認爲有理由提醒僑居本港的大眾居民，請指正敝見，用妙筆公諸報刊，我想那也是功德無量的。

香港是殖民地，居住在「依人簷下」的居民，本先應自覺我們的命運是依賴性的、是被動性的、是靠客觀環境的允許，才給我們這班可憐蟲偷得好與不好，還要看殖民地的主子良心。敝人發覺我們的主子——大英帝國，原本是統治殖民地的老手且好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十多年的時間，使用他們的技術及槍花，對本港的居民，用法治手段處理內外，似乎頗使香港居民過得不算壞的日子。所以在一九六七年暴亂時，絕大多數香港居民擁護港英，終於攝住暴亂，重歸繁榮。可是近年，尤其是麥兒接任統治以來，情況一步一步地在變化，變得本港居民所過的日子越來越難過，殖民地主子的猙獰面目越來越顯現到表面化。麥兒似乎是一手呈交他們的女皇帝，一手暗地裏奉交毛伯伯，想盡種種辦法，把香港人的錢財刮到祖家去，一面盡量方便中南海的紅樓夢讀者，受苦受難的正是我們英倫的儲備金，寧願無明投資（對不起，「無明」兩字又變成佛教經本裏的慣用字眼）蝕本損失，不願提取若干返港，以應付現實的經濟蕭條環境。加稅、舉債都是香港居民的承擔，麥兒、夏兒根本不放在心上。在股市瘋狂時，縱使「過江龍」——一丘之貉，來港刮取香港居民數十年辛苦血汗積蓄下來的養命錢，刮騙去了，無須付稅，袋袋平安。在偏的一方面來說，本港各機關高級官員大部份都是主子派來的，甚至賽馬會的高級成員，也都是外籍包辦，這些人都是香港居民的吸血蟲，官官相護，吏吏相通，除了各都過着最享受的生活，腰間還纏着金銀財寶。可憐香港居民，被他們花招擋住，憑着「貪」字，一路昏迷無知，把自己辛苦搏來的錢，無休止地任憑搜刮無盡，從上、下、左、右，各途各徑，大大小小，整整碎碎，給殖民主子哄騙取去。一方面則以「善鄰」方式，大家各得其利，表面上似乎是政治安定，昇平世界，內底裏是千兇萬惡，魚肉港民，脂膏刮盡，面目全非，身爲港民之一，能不儘早警惕！以上是敝個人體覺所到之處，不知這是否是敝的主觀錯覺，抑或尊見唯然，至祈高明督照。如故見云是，敬希先生用最有效辦法，提醒港民大眾，警覺現實，儘量減滅「貪」字，不要上殖民者的當。雖然他們祖家弄得一場糊塗，「父債子還」，似乎也有一些理由。但港居人民絕大多數也是苦中浮萍，不應該替這不爭氣的主子，儘自己本身也負擔不了的責任，大眾覺悟提高，使可止支止出，渡過難關，功德無量。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董力行

余年弱冠，立志漫遊，萬里辭家，從征軍旅，客燕趙，走齊魯，抗日豫皖，剿共隴甘，少年裘馬，消磨於輪蹄徵逐之間，帶礪河山，遊玩於烽火刀兵之際，二十年中，幾至席不暇暖，曉風殘月，夜雨晨霜，軍人之辛苦備嚐，而事業功名，一無成就，所最引爲遺憾者。盛年去國。香港閑居，歲月侵尋，靑春老去，人生襟抱未伸，有負四方之志。年來。國憂身事。百感蒼茫。抑鬱無聊，著書自遣，此明日黃花之所作也。

中國與地之大，歷史文物之多，名勝山川，非人生歲月所能畢覽。文人志趣，皆喜書卷臥游。閱讀雖多，乃如盲人觀劇，但聞其聲，未見其形，實際之眞相如何，則茫然不曉。故司馬遷云：「游名山大川，文章方有奇氣」，蓋經歷必多，見聞始廣，下筆爲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否則尋章摘句，抄取陳篇，作蠹書齋，囿於聞見，雖白首窮經。而未增知識，乃迂腐文人之通病也。

查唐宋以來，名人筆記小說，廣博精賅，包羅萬有，宇宙事物，無所不言，明清以後，蔚然成其大觀，惟天文地理諸學。涉及朝廷忌諱，明哲之士，極少放言。今以學術觀點論之，是爲美中不足。更以小品散文，體裁類皆簡短，吉光片羽，全豹難窺，故余之爲文，另求新義，言一事，則正其本源，考一物，必窮其究竟，博引廣徵，不嫌繁瑣，零紈斷簡，集類成篇，雖然蕪雜紛紜，而可自成體系。

少年戎馬，無暇讀書，鋒鏑之餘，手不釋卷，非同學士文人，可以專心一志，勤學之苦，可勝言哉！又查先賢著作精神，大多樸實純正，故余之宗旨，不作無稽之談，不爲荒謬之論，邪風弊政，放膽直云，無個人恩怨之私，無政治偏廻之語，前人已有言者，絕當不再重述，避免抄襲之嫌，而符著作之旨，至於事物之忱。獻與國家民族，區區之意。在於此耳。

書中遊記諸篇，皆自身之所閱歷，生平游踪所至，凡歷史兵要之區，關河名勝之地，經畧之方，攻守之利，英雄王霸之由，江山得失之理，無不細心考察，默識不忘，以備國家之用，半生精力，盡瘁於斯，詎知垂老投荒，學無所用，人生際遇，每不出自作主張，遭逢若此。其命也夫！

本書第一集，董仲臥墓、八珍熊掌之實驗、劍器舞、舞蹈漫談、狩獵經驗、養馬之方。第二集，梁父吟、拐子馬、夜光杯、木牛流馬。本集，硃砂與符咒、中國天文學說、中原王氣之研究、彗星與政治之關係。均唐宋以來散文小品中所未見者，此皆數十年讀書存疑，窮搜考證，以及目覩身經之所得也，茲當三集付印，謹綴數言，意有未盡，繼之以詩、詩亦可作序觀耳？

閑寫黃花故國雄，題詩有恨賦焦桐，
登樓愧對窗前月，覽稿羞存腕下風。
十載著書愁悶裏，半生撫髀寂寥中，
此身自笑成魚蠹，憤擲毛錐入太空。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農曆十月十六日生辰之日，上午五時至八時，合肥董力行序於香港銅鑼灣。

名流贈詩

題明日黃花錄第三集賦呈力行將軍粲正

王覺初

博學奇文並世無，名山事業繼江都。
彌綸絕緒尊王統，俯仰千秋鬱霸圖。
絳灌不曾嫺楚賦，儒冠幾見擅兵符。
才人自古傷寥落，渭水烟波老釣徒。

題明日黃花錄贈力行先生

楊海天

餘生萬刼寫黃花，百戰歸來意尚賒。
心聲有淚驚奇語，史筆無情貶惡邪。
今古洛陽同紙貴，讚歌唱徹億千家。

題明日黃花錄贈力行詞長

陳楚鴻

筆挾風雷抗俗塵　學湛養正自含眞
隆中未耜耘天下　渭水絲綸吊苦貧
我亦南陬肘膽客　君爲北地豹熊身
廻環展誦黃花集　喚起黃魂殄暴秦

力行詞長見貽明日黃花錄賦呈郢正

余少飄

寸寸山河寸寸灰，一痕鴻雪一低徊。
心儀哲匠銓流馬，胸蘊韜鈐演背嵬。
養氣欲師胎息術，閑情愛說夜光杯。
無端更惹江南夢，把卷歔欷首重回。

題董力行先生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林立吾

征鞍北馬又南船，飽覽名山與大川。
張說從茲文益健，子長況是筆如椽。
何期刼換人間世，難遣身羈漲海年。
便借宣和遺事例，縹緗盈卷記從前。

敬題力行詞長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八閩　陳溢清

足跡闗山遍，詞雄筆吐芒。
雲琴閑鶴外，秋雨潤花黃。

題明日黃花錄，第三集，以正力行詞長

何雲安

叔世難能絕妙文，多君筆陣掃千軍。
山川人物情如繪，夢熟黃粱日未曛。

華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七 新60期）

「趕入窮巷！」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五七(新60)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七(新60)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八月廿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哀某些大學生們的愚蠢行為

每週評論

香港政府有弱點，香港社會也有弱點，但這裏是我們的家，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加上它給我們自由，給我們奮鬪上進的機會；所以，不管是批評政府還是揭發社會的黑暗面，都應該是本着與自己休戚相關出之於善意來進行，那才合理。千萬不要像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以及被別有用心者利用的一小撮愚昧分子那樣，專門在鷄蛋裏找骨頭，一味向香港當局和香港社會臉上抹黑，好像只有香港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才滿足，從而他們也就可以得到幸福。是不是如此呢？未必！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一部份香港大學生，在「關心社會」的烟幕下，搞了一個什麼「探訪社會」活動。這個活動的重點在於貧困居民區，據說，這是為這些學生們「走進社會去」來「瞭解這個社會的本質」的一項活動。如果出之於同情，關懷進而推動各方面力量去設法改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相信沒有人反對；但若出於之偏激的政治上的目的，抽掉自由這個中心，那就是胡來，那就是別有用心。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我們應當首先肯定這一點。中共竊據大陸後，在大陸建立了一個極權統治政權，不肯做牛馬，當奴隸，不肯在暴力統治下完全喪失自由的數百萬中國人，紛紛逃來香港，二十五、六年來一直沒有間斷。這就證明，香港有自由，在大陸卻完全沒有。這是值得香港自豪之處！只有別有用心的人和被別有用心者牽着鼻子走的一些小丑，才會歪曲和嘲笑香港自由開放的社會制度。

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裏，各個方面都是公開的，人們可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瞭解這個社會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一直被共產黨人攻訐的腐朽，黑暗與醜惡的一面。但在極權統治下的所謂「新社會」，人們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安排好的「樣板」，是「光明」的、「美麗」的一面。就是共黨作家寫小說，也只能寫「正確」、「偉大」和「幸福」的一面，事實本不存在，但卻要本着這個原則去「塑造」。不然就是「反黨作家」，儘管寫的醜惡的一面是鐵一般的事實，那也一定被扣上「反動」一類的罪名遭到整肅。

中共作家于黑丁主張「寫黑暗面」，邵荃麟主張「寫中間人物」，結果都被整肅就是例子。比較而言，開放的社會很吃虧，因為，它不懂得掩蓋壞的一面的事實，也就是說不以騙術作為統治手段的核心。但自由社會的強大生命力正在於此處，它努力建設不宣傳，壞的方面也不遮遮掩掩，這就表示它不斷向好的方面努力，和改善壞的方面的信心和力量，自由世界比極權統治可貴、可愛之處就在於此。

具體來說，某些大學生「深入社會」，不是為了改善這個社會，而是在破壞這個社會。他們的目的，不外是經過「調查研究」，把這個社會說得一無是處，進而妄圖推翻這個社會。顯然，這些「進步」學生，是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上了共產黨人的圈套，充當了共產黨的工具和馬前卒。不要忘記，你們如果居心為自由世界挖掘墳墓，也是在為你自己和你的親人挖掘墳墓。

如果，這些大學生眞的「熱愛祖國」，為什麼不回到大陸去過「幸福」的生活呢？不想又不敢回大陸去，那就應該規規矩矩地讀書，學着做些對自己對人類有益的事。什麼「探訪社會」玩意，最好把重點放在近年由大陸冒死逃來香港的同胞身上，然後就兩個社會的本質、政治的不同、自由的限度和人民物質生活等方面的情況作一比較。這樣做才有意義。

不難想像得到：香港社會如果不是崇尚人道精神，香港當局如果自認「英明」和什麼「偉大」，而違反民主作風，做出違反人身自由的事，那麼香港不用任何人搞顛覆，也必然垮台。所以，我們奉勸某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大學生們，還是多讀些書，多研究一點自由與極權的迥乎不同處，如果思想眞的搞通了，眞的反對自由民主，而偏愛極權暴政的話，還是回到大陸去，可能還「大有作為」，千萬不要蒙查查地上當受騙，專幹那些為人所不齒的「搞搞震」。

新聞以外

為了經濟利益容忍殖民地
假如葡萄牙實行棚尾拉箱

萬人傑

如果葡萄牙實行放棄所有殖民地，從澳門棚尾拉箱鬆人，最感頭痛的恐怕是中共了。蘇聯譏諷他為了經濟利益，不惜容忍殖民地在大門口存在，所以他們有機會拿到手也不肯要，不如繼續取得經濟利益。以澳門視香港，香港利益更大。除非香港經濟衰退，才是眞正危機的所在！

金蘋菓變成爛蘋菓

葡萄牙政變，新政府政策准許非洲殖民地獨立，這政策也可能適用於遠東殖民地——澳門。如果澳門一旦不再在葡萄牙殖民地統治之下，一再強調澳門是中國土地一部份的中共政府，當然要將之「收回」了。

蘇聯老大哥為了這事情，大大諷刺了中共一回。這麼一來，中共便會因福得禍。因為，中共會由此失去經濟上的利益，一個金蘋菓變成爛蘋菓。

蘇聯這麼說，雖是存心挖苦中共，不過，說起來也不是毫無理由。當一九六七年左仔意氣風發時，實際上中共馬仔已把這蘋菓拿下來。不過，他們拿到手時發覺金蘋菓很快就開始腐爛，會漸漸變質而成為爛蘋菓，他們才又自動放了手，好容易把蘋菓漸漸地又種回金色。

因此，如果葡萄牙政府決定退出殖民地統治，感到頭痛的不是西洋仔。

這是十分微妙的問題，其情形和香港差不多。統治者所得的利益，都比不上中共。雖然說，英國政府每一年從香港得到的利益，以及存在倫敦的儲備金，都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不過，比起中共所得到的，卻還是相差甚遠。

大陸是工場，香港是舖面。工場出貨，沒有舖面發售不成的，在舖面賣出，才有銀紙入袋。無論本銷及轉口，這舖面都有很大作用。而澳門則是一家較小的支店。

許多人這麼說過，香港未來問題不在中共什麼時候來拿，而是英國佬什麼時候棚尾拉箱。

英國佬會有一天放棄香港嗎？許多人都認為有。如果英國佬在香港再得不到利益的時候，如果香港成為他們的雞肋的時候，他們就會放棄。因此，有些人最躭心香港經濟衰退，英國佬在香港無利可圖的話，那管你四百萬中國人死活！

每年一改的教科書

本港教科書可能是全世界更改最多的。越多人選用的教科書，越更改得多。更改的原因，不是教科書內容發現有什麼不妥的地方，而是為了保證新版的教科書不致受舊書影响銷路。

雖然，用新聞紙印的教科書，念了半年，多數已殘缺不全。可是其中也有小部份學生，對教科書十分愛惜，念後如新。他們很生性，因為還有弟妹，如果沒把書本弄壞，弟妹們可使用他的，不必另買新書，節省家長大筆開銷。不過，作為書商，對這種情形最掉忌，如果大部分有弟妹可以留用的學生都學這一套，他們每年的銷路至少減一半，利潤預算當然大打折扣。

不過，如果認為教科書滯銷，只是書商頭痛，也不盡然。人所共知，有些教科書由學校代買，然後轉售給學生，有些索性不必經手，只要校長採用，書商便會把他應得的折扣利益，私下奉上。因此，學校當局的立場，也希望每年更改，全買新書，他們便可多得一點折扣回佣。

消費者委員會現已注意到這事，且提出報告，對教科書商作了十三項打擊性的建議，其中一項，是教科書內容，五年內不得改變。若違反這規定，他們會從推薦的名單中被刪除。如果眞有必須修改的地方，可以印成活頁，加插書上。

每年更改的教科書，已是社會人士抨擊十多年的老問題，不過抨擊者自抨擊，教科書出版商在有力者維護下，還是照改如儀。今回消費者委員會的建議，也許會被採納。不過，他們的利益不只一方面的人得到，很多方面都分潤了。他們也當然可利用這些人的權力，不得用舊課本。不修改，一樣要用新的，消費委員會吹得佢脹乎？

非聯邦醫生應用人唯才

香港這社會許多情形下，只講資格，不講實學。凡專業性工作，差不多都受到限制，最顯著的是醫生和教師。

沒有學位的教師與有牌教師，待遇相差甚遠。無牌醫生與掛牌醫生的收入，也是打邊爐共打屁股，有天淵之別。並不是私校教師一定不如學位教師，無牌醫生便技不如有牌醫生。

許多學位教師都由私校無牌教師教出來的，只因他們不是出身天子門生，他們的學生卻是三師人馬，幾年後自必青出於藍。

大陸逃港的許多醫務人員，其中有不少極有經驗，在內地醫學界大有成就，只因不是英聯邦畢業生，所學的一切，受到否定。在香港，無法展其所長，致有很多淪為工人。

論為工人，是他們個人的不幸。但香港一直在鬧醫生荒，因而有在中文大學設立醫學院，大量訓練人才，以期增加醫生數量之舉。

既然許多有技能的人失業，社會又急亟需要這種人才，為什麼不可以改變法例，給予他們考試機會？若他們確有技能，起用他們，和從新訓練人才，時間上固然節省許多，也鼓勵更多醫務人員到香港找尋出路。香港日益擴展的公共醫療計劃，可大量吸收這種人才，香港的執業醫生，不必擔心到會被他們搶飯碗。

僑港中國醫科畢業同學會和社團診所主診人聯合會這兩大醫療團體，籲請政府增訂「香港地區性註冊醫生法例」，使目前服務於註冊診所、醫療機構及在醫學院教學之非英聯邦畢業醫生能享有其他醫生同等地位及待遇。這一類「黑市」醫生共有三萬多人，這些人，都受到不平等待遇。因為政府太注重資格，歧視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受到種種限制，在升級及薪酬方面，也大受歧視的。

香港報紙怎樣跟美國比

港府教育電視台台長許瑜日前就尼克遜辭職事作出一個發人深省的暗示。他說：報界的團剿，可以使一個總統下台，香港是否需要一個有同樣力量的新聞系統來保衛人權，的確值得人們深思。自從華盛頓郵報揭發水門醜聞後，在新聞界圍攻下，尼克遜連職位也保不住了，這證明有健全的新聞事業，才能捍衛及鞏固民主制度。

他指出：顯然，像香港這樣的地方，也應該有一個強大的新聞系統來保衛人權了。

許瑜雖然是一位電視台的台長，對美國新聞界顯然還摸不清背景。也或者他發出這樣的論調，在討好香港新聞界。

其實，和香港不同，美國的報紙早已成為企業化，一個系統的報紙，在各地發行，他們的言論傾向，影響全國。獨立經營的報紙，多數支持不住，又給這些財團收買，因此美國有的是「報業大王」，手下擁有一百幾十種報紙是不足為奇的。因此，所謂輿論也者，如果一位政客勾結了一位報業大王，他就可以利用他的手下的一百幾十份報紙，捧奪的場，壓低你的政敵，這會產生很大的力量。

也因為報紙企業化，每一個大城市所出版的報紙，絕不似香港那麼林林總總，多到無法勝數。在美國，一個地方，平均只有三幾種報紙，本錢短小，單獨經營，都無法闖進這一行。

目前美國所有有地位的報紙、電視台，都握在民主黨手中，這些報紙又養了一班新左派份子，他們鍥而不捨的藉着水門事件向尼克遜窮追猛打，這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所以能把尼克遜打垮。

在香港，報紙有一百幾十種，每一份都是各說各話，連自己也統一不起來，如何產生「輿論力量」？新聞記者被毆被控是尋常事，關垮政府嘛，那有這麼大的膽子！

什麼是「更好的服務」？

市政局主席沙利士促請各議員採取主動，協助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他說：「我們要不斷尋求在職責範圍內可以為本港市民服務的新途徑，並予以實施。市政局對社會的服務必須時刻有所改進和革新，我們的目標為不斷前進。」沙利士主席的話說得十分動聽。一向以來，市民對議員們只會講不會做的作風頗為不滿，甚且成為嘲笑對象。不過，也許因為受到太多譏諷，不少議員，憤發的要做點工作看看。可惜，他們未能開始做，便感到困難重重。部份議員攻擊沙利士主席，市政局一切議程，都早已內定，除非依照他的意思照唸，否則被制止發言。譬如對取締包伙食一事，便是如此。有些議員原本要為民請命，極力反對。可是取締包伙食是市政局的「既定方針」，因此誰提出反對也不會有結果，硬要提出，只有自討沒趣。

因此，老萬對沙利士聲明中說的「提供更好的服務」頗感疑惑。什麼是「更好的服務」？大家都知道，議員不是行政官，不是幹實際政務工作的，他的「最好服務」就是用他的嘴巴，替市民說話。

要求暫緩或撤銷取締包伙食，該是反映大部分市民願望的話，要是他們能在市政局上力爭，達到目的，可以說得是為市民提供了頗佳的服務。可惜他們有心無力，受到「既定方針」阻撓，無法達成使命，不免有負市民之望。

沙利士一方面運用主席權力，不容議員侵犯到市政局「既定方針」，一方面又大說門面話，叫議員們主動協助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這看起來太矛盾。次一等的服務也沒有辦法達成，還叫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這太難為了我們的民選議員先生了！

警察太濫用權力了

新聞記者由於執行採訪任務時，經常和警察接觸，因此特別容易和警察發生不愉快事情。

可是，大家知道，投考「月薪千元」的警察，只要小學程度便合資格，一個只念到小學的警員，知識無論如何太低，因為知識水準低便特別容易和人家發生磨擦。

自機場事件後，警察與記者又行一次衝突，經過是這樣：一名奉派採訪懷疑有一些有勢力的人物向小巴收規消息的新聞記者，雖表露了身份，並出示記者證件，竟遭三名警員當街搜身，並用挪揄態度，蓄意刁難。三名警員還企圖用「阻差辦公」條例恐嚇他簽署證供。證供內容是：「我對警方的搜身行動感到滿意，並未失去身上財物。」

這是令人十分憤慨的事！為什麼三名警員要阻止記者採訪這項新聞？是不是小巴收規的事與他們有關？他們藉着自己的「權力」，阻止記者調查？如果是，這案子就不只妨礙採訪自由那麼簡單，廉政署的調查人員也應詳查內幕。法律界人士鄒偉雄律師對此事發表意見，認為政府給予警察的權力太大，使不肖的警員得以濫用權力，侵犯人身自由。

警察強迫記者簽署的供證，真是天大笑話。自己沒有犯法，無端端被人搜身，搜身後還要表示「滿意」，天下豈有這樣的儍子？個人對警察原無惡感，尤其在六七年香港發生暴亂期間，他們的表現很不錯，肯肝勤勞，確是為市民大眾拚命。可是近年警察犯罪新聞，無日無之，偶與警察接觸，發覺他們態度非常惡劣，老萬由此覺得，市民對警員沒好感，並非有何成見，是警察不可一世，自高自大造成的。

權力・種族・階級

緍山

人類社會發展史的主動力，是人類的本身（經濟力只佔一小部分），先爭取生存，次謀安全，防侵擊；再進一步，就是講究生活如何舒適。這就是說，人類已有了文化。

人類文化有兩方面，一是物質文化，向衣食住行方向發展；另一是精神文化，向理性方面發展，即謀求人與人如何和平共處之道。

西方文化側重前者，中國文化則側重後者，因治物比治人易，故中國文化落在西方文化之後，這是人類最大的不幸。

權力

人類社會，自古以來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人與人如何和平共處。研究這一門學問最精的，莫過於儒學，故自漢以來，歷代帝王皆尊重儒學，提倡讀經，原因即在此。然因人性不同，有善有惡有善惡渾，所以中國雖歷代皆提倡儒學，而叛亂仍然不時發生，主要關鍵，就在權力之爭。

中國文化在這方面所貢獻的，着重在個人，教人如何實行仁義及講禮，法只治的是外表，而禮則在治心，這是中國人的獨創，爲西方任何學說所見不到的。

然西方對這一問題，也頗有貢獻，他們着重在社會，一是實行民主選舉；權力的轉移，可以不必流血，便可和平轉移，另一是，實行權力分散，即三權分立，這就足以防止了個人獨裁。

人類如果遵循以上中西雙方的教導去發展，世界永久和平，本來可有希望獲得。不料，就在二十世紀中，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誕生出許多共產國家，這就太不幸了！因爲共產主義本質，是專門講求權力鬥爭的。

通常分人爲善人與惡人兩類，實則不如是簡單。人是可分許多類的，如聖人、賢人、君子、善人、小人、惡人、盜賊、兇手、惡魔、獨裁者，共有十等之多。從第五等起到第九等，他們禍害社會，還是有限度的；惟有第十等的獨裁者不同，他們不僅禍害一國，且至全人類。如希特勒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他要把荷蘭全國人民放逐到波蘭，男人須步行，婦孺則只許坐貨車；如果到達目的地，至少要死去三分之一，他要把居留在德的所有猶太人約三百萬人通統殺光，一個也不留。他要對盟軍報復，如盟軍快接近幾個俘虜營時，他就會下令把八十萬俘虜營中盟軍俘虜全部炸毀。幸而希姆萊當時正患痼疾，被一推拿醫生克斯滕說服，否則千萬以上的生靈，便會毀滅於頃刻之間。

中國人罵人最狠毒名詞，不外桀紂盜跖，像希特勒這樣的人，實在比桀紂盜跖還可惡得多。人類中爲什麼竟有這樣窮兇極惡的人呢？大概有三種原因：㈠是先天的，如張獻忠、伊凡四世，以殺人爲快樂，而且愈殘酷愈適意。㈡是後天的反動，如黃巢、洪秀全，他們仇恨既成政權、社會組織，馬克思也其中之一。假使黃洪馬求取功名一帆風順的話，也許會另換一種姿態出現。但希特勒對以上兩因素皆無關，他只是中了以下兩種毒：㈠是先受了尼采的超人思想遺毒，這可從以下三點去證明：①在希姆萊私人圖書館中，藏有大量宗教經典，他的至交問他，爲什麼藏有這麼多宗教經典呢？希姆萊說，這是因爲元首要想計劃編著一本新聖經，希特勒的野心，要想代替耶穌爲新教主，故非另編新聖經不可。如今而論，希特勒不是比馬克思、洪秀全野心更大了嗎。②是見於希特勒「我的奮鬪」，這本書正顯示出他征服世界的野心，要想以雅里安人種統治全世界。他所以要消滅猶太人，就在毀掉他野心的絆腳石。他認爲只有雅里安人種，才是世界最優秀的人，故可以統治全世界。③當墨索里尼生日時，希特勒選一本精裝羊皮面的「尼采選集」做禮物，贈給墨索里尼。以上足證他對尼采思想如何重視和熱烈。㈡是中了毒素，據希姆萊展示他至交的「最高機密紀錄」說：「希特勒在年輕時，曾染上梅毒。他在巴塞瓦爾克的一家醫院治療，出院時似已痊癒。但到一九三七年病徵又現，證明舊病仍在作祟。一九四二年初，種種證據都顯示他患了漸進性梅毒癱瘓。」人只患一種毒素，已經不得了，何況患了兩種，這不僅是希特勒個人的不幸，也是全世界人的不幸。

像希特勒這種人，古今中外可說數見不鮮。問題是，如何免除這種人對世界的禍害？我認爲也不是絕對沒辦法。第一、全世界應合心努力消滅染有毒素的思想，即法西斯、共產黨思想。但不幸，舉世昏昏，若干執政者及無數青年人，對以上毒素思想，卻趨之若鶩，如日本即是一顯明例證，除若干朝野上下竭力媚共外，且復提倡尼采的超人主義，處處要拔尖，高人一等。這實是大可憂慮的。第二辦法，就是厲行民主主義，使權力分散，從基本憲法做起，就要樹立下這一基礎，萬勿把權力集中在一人或少數人手中，若如是，就絕不會產生獨裁者了。分權即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互相牽制，誰也不能獨掌大權，實行獨裁。像今日美國，若非眞民主國家或基礎不固，尼克遜總統，很

可能以武力解散國會，如克林威爾、袁世凱的故事。若然，美國豈不是將會陷於分裂或內戰危機。故對於世界前進，也只有兩條路：一是復興中國文化，從基本上治人心，二是厲行民主主義，實行三權分立。

種族、民族

凡權力在本國發展到頂峯時，必定會向國外發展，這就造成種族或民族戰爭。種族與民族不同，例如中國與越南、日本統是黃種族，但是三個民族。又如英德荷同是條頓種族，也是分成三個民族。種族是以骨骼及其他膚色上、生理上的區別爲標誌。民族不然，它是以語言、文字、信仰、習俗及行政區域來劃分。簡言之，種族是由血統上區別，民族則是由社會生活上區別。自古以來，所有戰爭，不是種族戰爭，就是民族戰爭，只中世紀有宗教戰爭。這類戰爭甚多，舉其要者，上古在我國有春秋五霸，有戰國七雄的戰爭，在西方有希臘、斯巴達戰爭；有馬其頓征服中東（包括印度、埃及）戰爭，有希臘、羅馬戰爭，以後最大國際戰爭，西方有羅馬帝國征服歐洲及地中海沿岸戰爭，在東方有漢武帝北伐匈奴。匈奴西竄，竟遠至西歐，白種人對匈奴驚惶萬分，幾乎無法抵禦，故呼其爲「上帝之鞭」。到元代，蒙古又西征，佔領了俄羅斯，建立欽察汗國。到現代最大戰爭，卽第一第二世界大戰，也皆不外種族戰爭或民族戰爭。

所有國際戰爭，本來皆無必要，就因爲各國執政者爲了滿足個人的野心或佔領慾所使然。他們皆以佔領他國爲自己、國家光榮。那麼，人民何以要追隨那個獨裁者呢？一因由於權力的壓迫，不得不服從。二因種族愛、民族愛也是一主要原因。像納粹德國人民，他們何以那樣願受希特勒指揮？就因爲每多佔領一國，人民也同樣感到滿足。因爲大我的種族愛、民族愛，這也是人類的天性。凡容貌相似、語言相同的人，自然就容易接近，反之，如果是異族人，容貌既看不順眼，語言又不通，自然就難以合得攏，這是自然之事。甲村兒童與乙村童兒尚有敵意，不敢信賴，何況甲國與乙國呢？

階級

權力與種族、民族的鬭爭，其出發點皆來自自愛到大我愛。個人愛、大我愛，皆是固定不移的「實在」，但階級則不然，它是流動的、變化的，也就說，在個體與總體的關係上說是不實在的。不僅不實在，不能凝固成一體，而且時時在分化中，諺云：「同行是寃家」，正說明了此意義。通稱「文人相輕」，其實那一行不是如此。

階級觀念由來已久，無論東西方同是一樣，中國分士農工商，日本亦然，不過日本的士，是指的武士，雖然也讀書，但與中國士人性質卻全相反。印度階級更多，而且界限特嚴，如低級人不能入婆羅門教寺院，甚至連寺院門口也不准經過。爲此事，聖雄甘地特號召信徒以與婆羅門教徒，展開不流血鬭爭。結果，甘地派勝利，上述禁忌，也就從此廢除。在西方法國的階級制度最昭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其導火線卽因三級會議的失敗。法國社會組織分三階級，卽：㈠是統治階級，又分第一階級僧侶，第二階級貴族。㈡是被統治階級，又分第三階級，卽中產階級及第四階級（卽普羅階級）。三級會議，是第一二階級與第三階級會議，因前者不接受後者提案，因此發生破裂，革命以起。這是雙方各爲自己階級利益引起鬭爭第一次。然實際這與馬克思所謂的階級鬭爭，實毫不相關。左派人硬說，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把俄國「十月政變」說成是無產階級革命。實在說，皆是牽強附會，並不合事實；因前者革命，只是被壓迫者對暴政的一種反抗，後者則是布爾什維克對孟雪維克一種陰謀，也只是列寧向克倫斯基民主政府奪取領導權而已。事實上，當時俄國多數老百姓，無論中產階級、農民、工人本來皆是擁護克倫斯基政府的。依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說，只指的是工廠工人，因除本身勞動外，無資本，因在同等崗位勞動，自成一階級，故稱無產階級，並不包括所有全國貧窮人在內。所以俄國無論二月革命或十月政變，仍是普通政治革命，決談不上無產階級革命。

馬克思所謂階級，只指的是無產階級。從這一方面說，馬克思階級鬭爭思想，也不是獨創，而是皆有所本，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前的各大思想家：一是林牛氏，他認爲國家是以壓迫下層階級爲目的，而以財產多寡爲基礎的支配組織。二是堵哥氏（革命前曾任財長），他以爲從事各種工業勞動的人，可分爲二：①是擁有資本的企業家、工業家、工廠主，②是只有勞動，除工資外，別無他物可得的純粹勞動者。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解釋，卽依堵哥氏說。

至於馬克思的一般階級鬭爭理論，大體皆根據：①聖西門氏及②陸倫斯登氏，但以依據後者爲最多，然也非完全相同，因陸倫斯登的主張，只求社會改良，使無產階級也有獲得資本的可能，但馬克思不然，主張用暴力消滅資產階級，現代歐美高度工業國，所採取的政策幾乎皆與陸倫斯登主張相同，最顯明的現象，卽一是加重資本家的財產稅、所得稅、遺產稅；另一是提高工人工資，增加各種福利金，且另分配花紅，甚至股份。縱然如是，當然還是免不掉勞資糾紛的。那麼怎辦呢？最佳辦法，卽依布克曼提倡的道德重整，本雙方利益，坐下來商談。這辦法是十分有效的，例如美國的福特公司，荷蘭的飛利浦公司，就採此辦法，以致近二十年來，從未發生罷工風潮。各地共產黨，本來無時無刻不伺機搗亂的，但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無所施其技，故近十餘年來，各地罷工潮，大大減少。

對階級鬭爭說最大的反證，是二次大戰時，正常工人皆聽不入耳。大戰時，德法工人皆照常各爲其祖國而戰，打得你死我活。共產黨所謂「工人無祖國」、「工人們團結起來」，遂皆變成廢話。要之，權力、種族或民族鬭爭，原出自人性，階級鬭爭說則只是馬克思個人的一廂情願而已，全不合事實。

附啓：本刊三五四期拙稿「告新青年書」，其中有一空白，那是個「錦」字。孔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夫」誤刊爲「天」字。還有筆誤，孟子謂孔子：「可以仕則仕，……」但一時粗心，把孔子寫成「伊尹」了。謹此更正，並向讀者道歉！縉山。

為毛幫清算新老沙皇侵華一文補遺（二）

午後一時，我軍在札蘭諾爾車站者，復被敵騎包圍，團長林選青殉焉。公見情勢危急，一面遣人突圍，赴海拉爾槎岡乞援，一面命旅預備隊一營，前往助戰，公亦率騎兵連、衛隊連，親往救援，鏖戰多時，卒以傷亡過鉅，陣地動搖，第二營郭營長，率殘卒七十餘，向煤窰退卻，公亦左臂受傷，車站遂被敵佔領，三時左右，赤敵之坦克車、裝甲汽車，復由後側衝入，以機關槍射擊，騎兵步兵繼之，我煤窰又被包圍，電報電話，全被破壞，內外消息隔絕，我軍誓死血戰，短兵相接，屍骸枕藉，相持至日暮，敵知我軍之未易屈服，於是砲聲始暫沉，坦克車亦駛去，是日之惡戰，我陣地已被敵砲完全破壞，壕塹悉平，傷亡極眾，公猶元氣旺盛，指揮若定，連夜修補陣地，療養傷兵，並將第六團步兵一營，特兵連各一部，編為突擊隊，擬俟槎岡援軍到，即行反攻。

亂山無語，白雪鋪地，寒風刺骨，笳鼓不鳴，落日胭脂，照見邊塞之戍卒、死者、傷者、立者、行者，困處重圍，淒涼萬狀。然而主將振臂一呼，全軍皆元氣淋漓，猶指天誓作殊死戰。十八拂曉，敵之步兵，及坦克車、裝甲汽車，復向我軍衝擊，飛機及砲兵，則用溜散彈，向我市街射擊，並投炸彈，坦克車亦駛進街內，用機關槍掃射，市街火光冲天，烟塵蔽日，商民慘斃，廬舍為墟，而坦克車復轉入我陣地，用機關槍向我散兵壕內掃射，我連長湯海泉，以手榴彈擲該車，車堅無所損，湯連長復冒彈攀登車頂，以手槍向車孔射擊，卒中敵彈，落地而亡。公[illegible]，在前方督戰，腿部復受傷，猶奮戰如舊。團長張季英，見勢不可為，問以他策，公厲聲曰，誓與此土共存亡，即剩一兵一卒，不退卻。張德元亦以公已受傷，苦勸暫退，公曰，強敵在前，全軍將沒，寧忍以身先退乎。語未畢，而坦克車已駛上散兵壕，我手槍班被機關槍掃射殆盡，公腹部又受傷，倒地，猶手撫傷處，大呼殺敵而逝。張季英見公已歿，開槍自戕，張德元急欲取陣亡士卒之槍，向敵射擊，斃敵甚夥。迨彈藥既盡，敵兵始敢上前，張遂為敵眾所砍斃，將帥既盡，乏人指揮，於是殘兵突圍而逃，而札蘭諾爾遂陷。繼札蘭諾爾之後，滿洲里亦陷，我東北防軍五旅旅長梁忠將軍被俘殉職。

在這一次驚天動地的對外戰爭中，要算是中華民國建國十八年來第一次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與外敵作戰，凡是中國人誰不敵愾同仇。但自稱愛國的中國共產黨是何立場，說來真使每一個中國人蒙羞，中共當時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打倒國民政府」等荒謬絕倫的口號。劉伯承葉劍英等更在蘇俄每月三十萬金盧布的資助下，自莫斯科潛來東三省召集中國、日本、朝鮮共產黨員，並連絡鬍匪組織國際義勇隊（劉任隊長葉副之）參加蘇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與共黨策動的中東路地區的罷工擾亂協同配合以減削國軍作戰的力量；在俄軍侵佔我滿洲里等地區後，共黨總部給其「滿洲省委的信」指示「關於滿洲政治經濟的分析與黨的任務」文中說：

「我們要特別認識的是蘇聯的勝利與滿洲革命，第一是保衛蘇聯的軍事上的勝利……這勝利是應當宣傳的，如果機械的去了解蘇聯的和平政策，以為蘇聯只可以在其境內佈置防禦，而無所謂軍事勝利，這完全是不了解蘇聯保障和平政策的戰略……

「反帝運動，尤其是反日運動，是滿洲黨的第一個中心任務，只有在這個中心任務之下，才能動員廣大的工農勞苦羣眾……

「在反日運動中必須注意反對親美的傾向，必須防止落到美帝國主義的懷抱裏。

「在反帝綱領中必須提出聯合蘇聯，宣傳蘇聯不是帝國主義……」

蘇俄在中東路開火之後，我軍連失要地，不能再戰，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特派交涉員蔡運升至伯力，與蘇俄代表司曼諾夫斯基開會，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伯力簽署「中蘇伯力議定書」，共十款：㈠按照以往協定，恢復理事會之任務，蘇聯理事即應復職，恢復原有各處中蘇處長之分配，並恢復蘇聯正副處長之職權，七月十日以後，理事會及路局所發命令，如不得各法之理事會及路局之分別同意追認，認為無效；㈡中蘇雙方立即釋放被逮捕之對方人民及官兵；㈢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起，所有免職或辭職之東路蘇聯職工，立即復還原職，並領應得之款；㈣中國應對白黨解除武裝，驅逐出境；㈤中蘇國交未經會議解決以前，先恢復中國各蘇聯領館；㈥營業機關亦應恢復，通商全部問題，由中蘇會議解決；㈦切實保障協定之履行及雙方利益問題，亦應由中蘇會議解決；㈧中蘇會議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俄京舉行；㈨雙方撤兵，恢復和平狀態；㈩本議定書自簽字日即生效。

張學良擅與蘇俄簽署協定，中國政府拒絕承認，又派莫德惠去莫斯科重開談判，尚未得到結果，九一八事變發生。

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當時除日本外，世界無任何國家承認滿洲國，國際聯盟且作成決議。但日本佔領東北後，即開始壓迫蘇俄退出，先自中東路開始。

蘇俄眼見日本非得到中東路不可，乃自動提出將中東路售與僞滿洲國，消息傳出，中國朝野大譁，中國政府命令駐蘇大使顏惠慶向蘇俄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但蘇俄政府不理，仍然進行此項醜惡交易。答覆我國抗議說：「中國權利不及於東三省，今日之與滿洲國談判買賣中東路，與昔日之與張作霖簽訂奉俄協定情形相同。」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六月二十六日，蘇俄及僞滿買賣中東路談判，在東京召開，由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作中間人，「滿」方代表爲「駐日公使」丁士源，中東鐵路督辦李紹庚，理事沈瑞麟及日籍滿洲國次長大橋忠一。蘇俄代表爲駐日代表伏禮尼夫，東鐵副理事長庫茲淖佐夫。

開幕時，俄代表伏禮尼夫致詞說：「蘇聯政府徹底的行其不變之和平政策，及增進各國間友好關係之政策，故對於構成遠東及世界和平重大因素之日本友好關係，此後當益着重力謀增進！

「蘇聯政府根據以上政策，故由「九一八」事變勃發之初，即維持嚴守中立絕對不干涉之政策，考量日本之利益，嚴守相互條約上義務，爲互相尊重權利起見，遂與鄰國保持友好關係，蘇聯政府爲防止侵害北滿所有蘇聯權利，並可維持滿洲之治安，故與日本屢屢商談解決中東路紛爭之方法，最近該鐵路能爲蘇日「滿」間之紛爭禍根，並可爲反對和平各勢力所利用，以致蘇日、蘇「滿」間之關係趨於惡化，故蘇聯政府通告日本政府欲藉出售東路爲方法，以謀解決該路之根本問題並準備交涉。

「如上所述，蘇聯政府提議之本意，係增進日本之友好關係，及確保其永不改變之和平願望，此即表示蘇聯愛好和平之明證也。」

在七月五日第四次會議中，俄代表又公然發出「中東路是蘇聯各民族之勤勞資金建設」，是「屬於蘇聯之獨佔的所有物」，因此按當時建設費用及利息，售價減低至最少價格應爲二億一千萬金盧布，同時又將築路時期非法強佔我國並已經中俄奉俄協定歸還的鐵路沿線地畝林地亦作價四千萬金盧布一併出售。

「滿洲國」代表丁士源起而駁斥道：

「中東路及其所有財產屬於蘇俄所有之文句，即在於關於中東路任何條約文中亦未見到！

「且查一八九六年清國政府與道勝銀行所訂之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及與其關係之各文件，當時清國政府對於道勝銀行曾支付庫平銀五百萬兩，由此獲得股東之資本。

「又中東路建造時所用之官有土地，均係無償供給，建造所必須之材料均免徵關稅，並予以各種便利，中東鐵路督辦係清國人，中東公司之鈐記，亦由清國政府頒發，並供給鐵路造建上必要之流動資金，故蘇俄主張之單獨所有，斷難容忍！

「一九一七年蘇俄成立時，即廢棄一切密約（並包含以東路建設爲基礎與日本敵對之密約），並宣言放棄俄資本家地主及軍閥爲各自利益所締結之一切契約，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之加拉罕兩次宣言中，聲明中東路及沙皇政府所奪取之一切權利，無償的歸還中國，其第二次宣言中且聲明關於利用中東路之手續，同意締結特別條約……一九二四年中俄及奉俄協定係以加拉罕宣言爲基礎，只得謂爲中國方面以中東路共同經營權與之蘇俄而已……該協定中所謂中國買收中東路一節，係買收東路上蘇俄所有之權利，其意義頗爲明瞭，根據此點，可知中東路屬於蘇俄所有之主張，毫無理由！

「關於附屬地一節，奉俄協定已明白規定：除鐵路上必要之土地外，均須歸還於中國行政權之下，故非今日應討論之問題（按：奉俄協定第一條第一項規定：締結雙方政府彼此聲明除該路營業業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華民國國家及地方政府權利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本身必需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處置）。蘇俄覺書中列舉之各種財產，如哈爾濱電話局，松花江汽船，及八區碼頭等，均已由中國方面根據本國主權，用正當手續接受完畢，並已由「滿洲國」繼續作爲財產而運用之，此次財產目錄中，仍將其一切括入，殊無理由。

中國朝野對蘇俄荒謬行爲更一致反對，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博士在獨立評論五十八期撰文稱：

「蘇俄出售中東路，等於蘇俄放棄在北滿一切的權利，等於日本併吞東北四省的完成，和其大陸帝國的確立。無疑的，這一舉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打擊，無疑的，這一舉不能算是蘇俄對我們一種友誼的表示。提倡中俄復交的人，因此又加增了一次失望。何況中東路是中俄兩國共有共營的，兩國都不能各自單獨處置的，現蘇俄置我們抗議於不理，置我們的條約權利和政治希望於不顧，決然在東京交涉中東路的出售，這怎能算是『友誼』表示」？

在中國人一致反對下，只有中共態度不同，中共強調宣傳：「中東鐵路是由蘇聯民眾血汗造成的，中東路主權屬於蘇聯，如果蘇聯要出賣中東路，他有充分的權利，國民黨沒有反對的權利。中國民眾要享受中東路的利益，只有民眾自動武裝起來，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擁護蘇聯，不許侵犯蘇聯。」

這一項醜惡交易談判了一年多，蘇俄最初索價八千萬盧布，僞滿卻堅持不得多於三千萬日金（一盧布合日元一元二角），最後終以三千萬日元成交，扣除俄方所欠各款，蘇俄實際到手二千一百萬日元。

岳騫

認識中國

楊榮國可以休矣！

柳以青

終於讀到了「訪楊榮國談批林批孔」一文。那是繼訪吳文藻、謝冰心和費孝通之後的一篇訪問。刊於八月份的「七十年代」。

在中國大陸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最出風頭的學術界人士恐怕要算「中山大學」楊榮國教授了。這點，我曾在以前的文章提過；在讀到這篇刊出的訪問後，我更覺得該定的。因為趙浩生的筆下，他能當面與楊榮國談話，確引為既大的光榮呢！原因是「負責安排這次訪問的同志早已告訴我（趙浩生自稱），楊先生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因忙於寫作演講，絕少見客，這次願意跟我談談，十分難得。」

衝動、粗暴與武斷

首先，我想談談讀了這篇訪問後，我對「批林批孔老戰士，學術界前輩」楊榮國本人的印象。如果這個印象有錯的話，那是訪問者筆下給我的印象而已。責任不在我。在此，我得預先聲明。

我們先看這篇訪問中的幾段對楊榮國的形容。

「楊先生高大，禿頂，飽滿白皙的面孔上，架着一副粗黑框子的眼鏡，鏡片後的眼光明朗銳利，雖稍微不良於行，但精神雄勁，生氣勃勃，不像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這便開始了對楊榮國描述。接着，訪問者說：「他濃重的湖南口音最初聽來有些吃力，但他跳動的長眉和充滿感情的聲音幫助我很快的就習慣這個生動的方言。」

接着，楊榮國也不能「免俗」地，按照中共所提出的線索，自孔孟、董仲舒、朱熹、曾國藩、袁世凱、蔣介石等人，一一大加批判。這些，現在暫時不去管它。最使我有突出感覺的，卻是訪問者對楊榮國情態的描述，起碼有五個地方：

「談到這裏，他的感情漸趨激奮，調子也越來越高。這時窗外的天空濃雲密佈，隨時可來一陣狂風暴雨。」此其一。

「這時窗外一聲霹雷，跟着是一陣傾盆暴雨。但這狂風暴雨雷電交加的景象不但沒有打斷他的談話，反而使他的感情更加奔放。他加重了手勢，提高了聲音，像一位掌握着歷史鐵證如山的裁判者，盡情指控出孔子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歷朝歷代尊孔、反孔成為反動和革命分界線的史實。」此其二。

「當我們談到近代史，我問他對他的同鄉曾國藩的估價如何，他的反應使我感到這個問題像一剎刺目的閃電，引起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雷。他重重的在烟碟中拈息了未燼的香烟，以拳頭猛擊着茶几，用壓倒雷鳴的激奮聲音說：『曾國藩是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殺害洪秀全的漢奸、劊子手。看着他義憤填胸的表情，使我想起郭沫若先生所寫『屈原』一劇中的『雷電頌』場面。這位史學家正像他另一位同鄉愛國詩人屈原一樣，要將他滿腔歷史的義憤化作震撼人心的雷鳴。」此其三。

「這段談話充分的顯示出，當一位治史學者論及和他最接近的歷史和曾經身臨其境的史實時，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與激動。這陣感情的風暴過後，窗外還下着細雨，但室內的空氣已回復到暴風雨後的平靜。」此其四。

從這幾段訪問者筆下入骨的形容，不是很明顯地感受到這位「年近七十歲的學術界中人」竟是如此的衝動與粗暴呢！

我在想，學術上的是非，還得從學術的研討上來解決，情感的衝動與粗暴是無濟於事的。假如學術上的是非，可以用情感的衝動與態度上的粗暴來解決的話，那根本已經不是學術了。而事實上，大陸上所掀起的「批林批孔」，儘管出版了偌多資料和小冊子，但都是在情感的衝動和態度上的粗暴中來進行的，這又如何能夠寄之於解決學術上的問題呢！

從年近七十歲的楊榮國的這一段談話的態度，我想到了中共所強調的「鬭爭哲學」，這充分地表現在楊榮國的衝動與粗暴上。因此，也就困擾了楊老先生對哲學、歷史上的理性分析與研討。既然缺乏了理性，那麼任何的研討都是無法立足的武斷。

這裏，我想從楊榮國的談話中找幾個例子來談談，以了解目前大陸上所謂的學術界中人，是一種什麼樣的貨色。更恰切的說，大陸學人們所遭受的政治掛帥後的情形，已經到達扼殺學術的最嚴重的程度。而大陸上的學人們，有的勉為其難，有的竟與政治勾結而自告奮勇呢！相信楊榮國該是屬於後一類的人物。既是做成了政治利用的工具，工具的話當然不可能是正確的，更談不到那份學術良心的眞誠了。

「禮」？「理」？離了題呢？

楊榮國對學術上的武斷，任何一位讀者，在閱讀了楊文之後，就會昭然若

批的。現在我們不妨舉出幾點來談談。

「我小時候讀過孔孟的書，其中包括四書、五經……，對這些書的內容不甚理解，雖然先生也講了，但還是不完全懂，因爲孔子的思想都是抽象的東西，對小孩子，不如具體的事件易於了解。」

孔子的書「都是」抽象的東西嗎？楊榮國的「都是」根本是武斷。武斷得頗有「鬭爭」的意味。然而，卽使「鬭爭」的意味再重些，也無法使「都是」抽象的東西這句話能立足的。

這種「都是」全稱的武斷，還在下面的句子中出現。他說：「孔子在哲學上所宣揚的，都是唯心主義。」這「都是」兩字頗有「力量」，可惜的是無客觀的學理根據。

再看他說：「孔子的一套思想是什麼呢？就是壓迫與剝削。」這種「都是」也者，只有在大陸上政治絕對掛帥的情形下，才能出現。發表到海外的思想自由的地區，使人啼笑皆非。

就是由於這一政治絕對掛帥影響到學術，而像楊榮國這人又是自告奮勇，要投身入政治、學術結合中的人，於是，在淸淸楚楚、明明白白的學術文字與理論上，就不得不遷就政治，出賣學術了。

以前，我曾在「摘與不摘之間」論過楊榮國的誤解「文義」，特別指出他所徵用的毛澤東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關「四權」的了解。這次，毫無例外地，又提到了這「四權」。可見，大陸學人們的閱讀範圍，更好說閱讀後的徵引與憑籍是那麼的有限。這點，我不去再談它。然而，有一段我不能不爲讀者提出的是，大陸上的學人，如果硬依照馬列、毛思去解釋文字的話，那是他們「自由」，或許是他們的不得不爾，我還可能容忍。但是，如果在徵引前人的著作中，故意改動字句的話，那就似乎太那個了。

楊榮國說：「淸朝的戴東原所寫的『孟子旨意蒐珍』也是批判孟子，他曾沉痛的說：『人死於法，猶有人憐；死於禮，有誰憐？』所謂禮，就是『三綱五常』，不忠，不孝……致死，誰也不敢憐惜。這些事實證明，遠在漢、唐、明、淸，已經有不少人看到禮教的殘酷，爲勞動人民申寃，而批判孔子。」

根據我的記憶，淸戴東原的那句話「人死於法，猶有人憐；死於禮，有誰憐？」中的「禮」字，該是「理」字。不知楊榮國是否另有所本？竟把戴東原的「理」字改爲「禮」字。以配合目前大陸上的對「克己復禮」的「禮」大加批判呢！

假如楊榮國故意地把戴東原的「理」改爲「禮」的話，那眞是勾結政治，出賣學術的「鐵證如山」呢！不過，這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這樣任意胡爲的行動，早已是見怪不怪了。然而，我在想：楊榮國之所以把戴東原的「理」字改爲「禮」字，也卻有很大的苦衷。這苦衷卻是由於目前大陸上所實行的「死於理」的政策所致，因此，不敢用「理」字，怕引起中共的誤會，而遂改爲「禮」字。

君不見在大陸上，直不斷地在講「理」、說「理」和辯「理」上，使到一批批的人士們從「路線」的「正確與否」的「理」上敗陣下來。因此，舉凡從「路線正確與否」敗陣下來之後，使人們就覺得戴東原的那句話「死於理，有誰憐」的效用了。無人會覺得這是中共的殘酷統治的「法」，因爲「人死於法，猶有人憐」呢！但是，「死於理，有誰憐」呢！

也就是爲此，楊榮國雖然把「理」改爲「禮」字，但是，在接下來的文章中，就都以馬列、毛思所說的「理」，爲他行文談話的指標了。

也就因此，楊榮國在答覆趙浩生的問題「孔子的思想有沒有可取之處呢！」就抓住了毛澤東、中共的「理」來武斷地結論說：「孔子不但在他當時的政治立場反動，他整個的思想體系也反動，不可一分爲二的予以分離。孔子反動思想的中心是唯心論，子思、孟軻、董仲舒、朱熹……一脈相傳，都是以此爲統治階級服務，唯心論的思想，一無可取。」

眞正的「一無可取」嗎？假如沒有孔孟思想的話，相信楊榮國今天在大陸的地位，就不會「在目前這個全國性的運動中，他不但根據自己研究心得寫出一套深入淺出傳誦全國的基本讀物，更親自走遍全國作批林批孔的報告」了。

不過，對這位「近七十的老人」，我覺得就是在大陸上政治掛帥絕對化和中共控制最嚴密化的情況下，也可以「頤養天年」一下了。似乎不必使這位「不良於行」和「柱着手杖」的人東奔西跑呢！憑心而論，楊榮國所談的學術，以及批孔的話語，任何人都能照着那一套來「朗誦」和「宣佈」呢！何必煩勞楊老先生呢？

可是，後來我轉念一想，很可能是在老一輩的教授之中，很少人願意這樣地拋頭露面而肯爲純政治鬭爭而「犧牲」呢！否則的話，誠如前兩篇中，吳文藻、謝冰心和費孝通等，一談到孔孟之道，就率先聲明：他們對孔孟之書沒有讀過，或是讀過的也早已忘記了。那麼，既然楊榮國願意自告奮勇，那只有順水推舟加以利用了。

同時，我又在想：或許楊榮國在學術上沒有多大名氣——我不敢談他的成就，因爲我讀到楊榮國的著作並不多，在我的手上也只有兩本書而已。以及最近他所發表的幾篇文章。——所以，爲了加大他的「名氣」，便抓住了這次「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就努力不懈了。起碼，在目前楊榮國教授的名氣，卻是經過了大陸上的傳播媒介而聲名大噪呢？同時也噪及海外呢！

人類中，就有這類的人士們，這方面我見的不少，只要出名，不管是這出名的手段或方式是多麼卑鄙與不値。雖然，我不敢肯定楊榮國就該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人，但是，這種可能性我卻不便加以否定。爲此，也就在此寫了出來，供大家做參考。

最後，我得特別指出：趙浩生在這篇訪問的結尾，聲稱楊榮國反問了他一個問題，就是讓趙浩生回答「今天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與以前的幾個階段的中國情形，「哪個好？哪個壞？」趙浩生沒有在文章中答覆，只是寫下了這麼幾句話：「這個問題，正是一個使人心悅誠服，無詞以對，最具有說服性的回答。」回答什麼呢？趙浩生竟付之闕如。——這也是一篇訪問！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捲入漩渦的中共人民工會，今天又重新整修其門面，他們的活動已停了七年之久，也就是從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人民政府」分裂開始至一九七三年四月廿四日為止，共黨始又在各省區重組「人民工會」組織。

為了證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會機構已經消失，新的工會用它的新名稱「工人代表委員會」來從事他們的一切活動。新工會的組織和一九六六年九月舊工會並無兩樣，他們同樣地在基本政治要求下擔任他們的角色，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工人研究機構，他們的使命在於鬪爭中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最後目的在實行共產主義。一如中共「人民日報」在一篇報導中指出：上海、北平工會大會決議各階層工人無論在何處，都按着黨的指示，成為黨的前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屆大會曾選出黨政治局主席團，其中兩位委員，一是Che Tu他也是現時首都民兵隊隊長，另一位是上海的王洪文，同時他也是共黨五位副主席之一。

政治工具

事實上，對黨而言，工會是操縱控制廣大工人羣眾的理想工具，在中國共產黨社會裏，在職業生涯中的工作成果，只能在所謂「政治工作」陪伴之下，才能得到美滿。

政治和生產並肩而行，這是最基本的原則，或可以更確切地說在中共政權裏個人的享受及利益的觀念被禁止，工會的組織不是用來代表羣眾，而是用來教育羣眾。

因此，工會是將政府的意向轉達給工人的過程中擔任第一角色，換句話說就是轉達黨的方針，工會即是共產主義的研究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組織法前言裏冠冕堂皇地指出：在共產黨指揮下的中國工會是黨和羣眾間傳達媒介的軸心，在共黨「人民民主專政」的指使下，工會除是運用工人的機構外，也是行政、領導及共產主義研究機構。

在這種組織法下，毫無置疑地工會要尋求給予某些人最有利的地位，並做有限度的罷工行動，如果誰被認為是生產的怠工者，那無疑和擾亂經濟罪同樣受到鎮壓。

工會當局清楚的瞭解他們的責任，對法令作不同的解釋或會員入會資格的限制（會員入會已減少至最少程度）以及法令本身缺點的修改或加添等，

恰恰相反，中共工會是提倡個人權利，加強工作信條，提高效率及鼓勵競賽。

昂貴的會費

工會法中指出，會員的加入是志願性的——「志願」一詞在中共政權統治下是經常使用的，因此加入為會員是一種權利而不是強迫，工人有自由加入或不加入或退出之權，而這個「自由」甚至法律也保障它，其實非會員所遭受物質上的困境，比其「自由」一詞相差很遠。

例如社會保險法令（第八條及第十八條）規定為了識別會員與非會員，在某些情況下，非會員只能享受到會員一半的利益補助。

工會有其自己的經濟來源：會費（由會員將薪津百分之二直接繳入工會）文化藝術活動及運動會等收入，各公立機構之各種補助和社會保險機關的剩餘經費等（社會保險機構是由工會管理）。

用這些各種不同來源的會費，工會從事他們的獨佔事業，養老金、保健所、運動場等。

中共工

傀儡領導階層

中共工會的組織極其複雜，有工

性（地域性）工會約卅餘個，然後有中央統治下的六十個工業團體的聯合工會，最後有所謂全國總工會，受黨的指使，統率全國工會。

工會的基本條例眞令人難以置信：「工會組成的最基本單位成員」如此寫着：工會的基層組織是在工廠裏、礦廠裏、商店裏、農場裏、研究室裏、或學校裏，換句話說，是在所有的生產單位及行政單位裏，一個工會必須至少有二十五名成員才能組成。基層工會組成後，必須由地區工會自動向所謂全國總工會報備，一個基層工會，若未得到當地地區工會的許可，就不能成立，而且地區工會是直接受全國總工會的管制。

因此，在中共社會裏，工會只是在黨的庇護下及黨的權宜運用下所組成，所以工人不能志願組成一個有代表性團體，經黨塑造出來的工人統治階層，仍然是被統治者。

工人福利

在蘇聯工人經濟運動，曾要求當局給予更多的物質享受，減少工作時數，增加報酬等，並且極力攻擊列寧學說；中國工人對列寧教條卻是忠實的，毛澤東曾發表一篇被認為很好的演說中說：「如果一個經濟的方針，只是從事於跛足及近視眼工人的福利——這會是極左派政權的錯誤。」（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對共黨中央委員會演講詞。）

因此，工人在夢想要求他們的權益之前，首先應履行他們的義務，所以當局用各種理由不時地迫使工會執政者，執行對工人而言毫無意義的活動，這些所謂的理由是工會最高當局所制定工作規律。

對所有工人而言，這些凌勢逼人的規律，是被視作神聖的責任，廿四條法令中有刑事訴訟法，但不能上訴。在同志法庭的門前寫着：工人的集體組織是為了彼此間的相互教育，若有較嚴重的罪犯，則送人民法庭，它的宣判也是不能上訴的，此外，這些法令，對監察單位工會和一般工會有抵觸時，即成無效。換言之，監察工會是用來監督工作中的犯法者，甚至如果行政機構對一些犯輕罪者不予處

認的控告。

上述情形，使工作人員態度謹慎，並且每個人都提高警覺，注意隨時遭遇到的危險，當然這種警覺比起他們想要為工會成員謀福利之心更為強烈。

工作的動力

工會成了政治和生產的工具，中國人必須好好地生產，從今以後，中國人只能在他們工作的生產中生活，這就是為什麼一切能獲得利益的消遣活動，諸如賭博、馬票、獎券和麻將等都嚴格被禁止的原因。

中共政權知道如何塑造一種主動地，適合於他們法令的有思想有意願的人，如果必要的話在工會的指使下，在工人階層中造成一種社會主義形態下的行為工作，對從事者而言，是主動的，是有目標的。一如其他單元，工廠裏的薪俸高低相差無幾，廠長的薪津是工人的三到四倍（在此必須指出，軍人的薪俸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一九七四年頭三個月一名士兵每月廿元人民幣，中校軍官七十元，將級軍官是三百五十元，加特支費及公務車）。每月薪俸有一最低限制，每月平均薪俸是六十五元，每週工作六天，時數四十八小時，每年休假五日，並沒有生產獎金，也沒有計件工資。工作單位與另一工作單位之間經常提出工作競賽，在工廠裏一如在其他地方，工人被組成一個小單位，在黨委的領導下從事生產，並決定管理的方法及真正的方針。

中共領導階層並不着重刺激來促進經濟的快速成長，而以政治意識來達成效果。中國共產主義不保證「明天的歌唱」只允許嚴肅的生活及熱忱的工作，工作的動力及嚴肅的觀念在社會主義者的階層是如此的被尊崇。

一位超人的孕育

對中共領導階層而言，人類對事物的服從是種新的困擾，中國大陸人民都被迫參加在創造方面的基本活動，而不是在消費方面的活動。事實上，主政當局已經損害了個人權益，個人意願等，中國大陸人民已習慣於主政單位的遠期支票。總之，馬克

振旗鼓

方覺生

的錢包和個人利益為口號，來控制工會，促進生產，最後目的，來塑造成無產階級的完人。

毛澤東也做這馬克思夢（但毛澤東的夢不只是有馬克思主義性格）來建立一種文化，用它來造塑造一種有個性，有理想並與眾不同的人，在毛澤東的國度裏一個超人正在孕育中。

在正常情形下，有一點叫我們難以置信的，就是許多中國人對那些被提出來的議案所表現的忠誠和嚴謹地服從，惟一能解釋這種情形的理由是中國大陸太廣大，電訊交通不發達，以致他們不知道外界所發生的事。

突然來臨的「文化大革命」，證明了當時中國工人並沒有致力於政府工會的指示，來相互教育及在共黨方針下薰陶，相反地，共黨卻用明顯的手段利用心理上的恐懼，來防止（對工人而言）及來獲取所謂「自私的利益」。

經濟專家的迂迴

如果說文化革命時期的革命熱忱，沒有把鄉下的「反動」掃除乾淨，在城市也是同樣的情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自文化革命伸入工廠礦廠，我們發現城市裏的無產階級領導參加激烈的口頭鬬爭，有時被指使成為一個激進的革命單位，有時被組成有如軍隊的形式，亦即所謂「工業部隊」。

這些激進的革命工人和較溫和的工人形成強烈的對立，後者舉行部份怠工及停止各關口、鐵路的運輸。這些大規模行動的形成，是要來對付毛澤東，而這些運動是受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支持，他也是中國工會的創始人，階級鬬爭變成了危險的號誌，而幾乎要顛覆國家，使成為無政府狀態，當時軍隊立即迅速地干預，工人在工廠裏的一切活動很快的被禁止。工人代表委員會在此情況下織成，負起工會所留下的任務，昭示所有的工作單位說：文化大革命是要剷除那些想要在當今過舒適生活的人。在

面，浮現出明白的尺度和景況，他們將會比共黨的「長征」更艱苦，我們應知道在天安門上有毛澤東的像，那裏有上萬的青年男女，很安祥地覆述着這句難以叫人相信的誓言：「毛主席，我們永不改變」這就是所有教誨及警告的價值。一個新的，頑強的革命的一代崛起，他們將會使人民確保只有在塡滿腦子的政權下，才能塡滿飯碗裏的飯。

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

一如「共青團」和「婦女會」的再度組成，同樣的工會也重修了門面，很快地他們就走上了正規。當然，當省級工會組成時，一個全國性的工會大會即將召開，這將是第九屆大會，（第一次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二次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三次一九二六年以上都在廣州，第四次一九二七年六月在上海，第五次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第六次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第七次一九五三年五月在北平，第八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北平。）中共給予中國工會重組的權利，是要他們做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更確切地說即做為黨的工具，而不是為工人謀福利。各省級大會的佈告和電台廣播很清楚地說明了被建立的工會和共黨存在的關係，不必再說明工會的角色是被動的，就可明瞭新工會組織的功能在減輕黨委員許多負擔，例如：湖北省工會重組大會進行時黨委書記曾思玉說：「現在不允許，將來也不允許廢除黨的有力而嚴正的監督權，而且現在不允許，將來也不會被允許黨在這方面的權利有所減少。」

這種警告式的話是大眾所能忍受的，因此，新近在省級工會重組中所選出的主席團都是共黨中央委員一事，並不令人驚奇。因此，又要回到學校的教育時期，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一如過去的中國人一樣，被一些心理限制所束縛，不能應用他們的智慧，思想來反抗，這不能容忍及不可捉摸的事，同時他們也不能發展他們幾千年來所持有的天資才幹及戲劇性的秉賦，因此，許多的中國人將會對自己重複地說孔老夫子的話：「口是心非……。」

（譯自法國「東與西」半月刊七月號，作者：Jean-Pierre Brulé）

巴西共黨

最近承認北平政權的巴西，自一九六四年該國陸軍打垮左派政權而建立起保守的反共政府以來，現在又可能面臨一連串的恐怖主義和游擊戰的威脅了。由於中共支持下的巴西共黨游擊隊，近年來特別活躍。如所週知：數年前它們曾在巴西兩省地區，分別進行所謂「反革命」突襲的恐怖行動，並在巴西政府的三個軍事據點偷竊武器及其裝備，企圖大舉叛亂、儘管政府官員表示：「共黨游擊隊將不能在任何較大的沿海城市煽起動亂。」可是在近十年中，巴西的共黨勢力卻不但沒有消失，並且有增無減。

據美國參議院外交小組委員會較早時的報告稱：在這個面積甚大的國度裏，卻有西半球最大的共黨勢力，其黨員約六至九萬人左右，而該黨自稱有十三萬人以上；尤其是該國共黨特務分子，更早已滲入了國家的四大組織——陸軍、政府、勞工運動及報界。因此，巴西彷彿中國大陸未被中共赤化之前的情形，同時，國際共黨也曾經說巴西很像是「拉丁美洲的中國」。

事實上，巴西共黨與中共同樣是老資格。它不僅有一支訓練頗佳而且擁有許多現代武器的游擊隊，亦已佔有一大片的所謂「蘇維埃化」的土地，和一個「紅色的首都」，據說這一片土地是在一個大三角形的地區內，西起自與波斯維亞爲憐的馬托格羅省，東迄明納斯吉拉斯，沿舊金山河向北至帕南布柯省及巴希亞省交接——包含了巴西天然財富的大部份，且其底邊是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及工業中心蘇波洛之上，而其頂點則指戰時盟國在巴西基地的納托爾。在這一三角形地區內，滿佈着共黨的軍事據點，隨時可能發動叛亂。巴西共黨領袖普里斯特斯，便是一九三〇年發動革命而使在職的瓦加斯總統，成爲實際獨裁的數名尉官之一。一九三五年，他又曾經發動陸軍叛變而引起全國動亂，幸未成功；當時他雖被捕入獄，可是他的聲望仍然很高，所以，他獲得開釋出獄後，即被選爲巴西參議員。

一九四七年，巴西政府宣佈共黨爲非法組織後，普里斯特斯乃逃入該國內地，此後他即不斷地在準備另一次的叛亂。原來當時的巴西國防部長里爾，就是普里斯的老友記，而保護巴西石油委員會的主持人多滋將軍，也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因此，一九五二年巴西當局下令整肅陸軍時，里爾居然拒絕執行命令，結果被瓦加斯總統下令免職，但在陸軍中的許多親共幹部，卻仍未被肅清，以致巴西共黨的勢力猶逐漸在增強中。

同時，巴西石油委員會由多滋發動宣傳，叫出了以共黨所製訂「石油收歸國有」的一句口號，並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實行壓迫國會通過禁止外國開採巴西的石油資源，從而幕後建議瓦加斯總統，宣佈把美國加拿大公司收歸國有，美國便做了巴西政客的第一個替死鬼！而巴西與蘇俄的友誼則逐漸發展，巴西的貿易專家巴洛斯，接着訪問莫斯科，曾使雙方簽訂許多貿易協定，並引來了不少的蘇聯特務。一九五四年五月，瓦加斯總統特派遣古拉特（被逐的前巴西左傾總統），取代了反共的勞工部長。這一年便使古拉特成爲取代瓦加斯總統職位最有希望的一人，爲共黨鋪平了一條道路。

古拉特也希望藉通過最有動力的集團——共產黨——推動勞工運動，而於一九五五年被提名並曾當選爲總統。共黨在勞工間爲古拉特建立「羣眾基礎」，古拉特則答應以清除反共的勞工領袖爲報酬。古拉特這一計劃受了打擊，因爲陸軍領袖迫他辭職，一九五五年的總統自然也成了泡影，但他在巴西的政治方面，仍保存着一部勢力進而勾結共黨，利用巴西的通貨膨脹而經常地發動大罷工運動，直到一九六〇年，古拉特終於如願以償，不獨做了巴西的副總統，並於七個月後，更接替了桂德斯的總統寶座。

這位風度翩翩的青年總統，雖非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與巴西共黨的關係特別密切，在他就任總統之後的第一砲便仿照卡斯特羅的恐怖行動，宣佈沒收了美國在巴西的幾間大公司而未予以任何補償，曾一度令到南美的共產黨們，一致感到鼓舞。無如巴西經濟始終無法好轉，物價則日益高漲，於是古拉特在一九六二年三月擬定一項急進的「金融改革計劃」，以緊急信用貸欵，停發新幣，削減政府開支，使同年九億美元的預算，亦加以減少。一九六四年三月，古拉特又進一步地宣佈土地改革計劃，和通過一項收買該國剩餘獨立經營的石油公司法案，令到巴西大地主們的一致反對，認爲巴西局面的混亂、不安、流血……將無疑地成爲古巴第二，因而引起陸軍方面的鼓噪，並於一九六三年五月發動軍事革命，一舉推翻了古拉特的政權。

然而，巴西共黨的勢力，卻未因此而衰退，它們曾獲有許多宣傳工具的支援。這些宣傳工具——包括着幾個大城市內的五家日報，二十多種期刊，和一個發行所，其聲勢的浩大，是與鐵幕以外的法國，義大利等地共黨組織相匹敵；尤其擁有一支武裝游擊隊力量，遵照共產國際情報局一九五四年所印發的巴西共產黨新的「工作草案」，大膽主張進行武力的「全國解放革命運動」。當時全國人民都希望保守政府能夠徹底，施行削弱共黨的潛伏勢力，或進行清剿以消滅共黨游擊隊武力的。可是十年來，他們的希望都變成了失望；特別是竟然承認了中共政權，巴西對於防共不但永遠沒有了希望，更進一步加速其赤化的危險！

由於巴西是南美洲第一大國，也是拉丁美洲國家中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的國家。它不獨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產者；且其大豆、香蕉及篦麻子的產量，亦佔世界第一位。尤其是鐵礦的蘊藏量，更爲世界上最豐富的地區。前美國總統甘迺廸於一九六一年就任不久曾經說過：「請看看地圖吧，你便會知道巴西的重要性——它是南美洲的鎖鑰呢！」甘氏的意思，顯然是指這個龐大國家的戰畧地位，以及它那蘊藏甚豐而未開發的資源而言。

事實上，巴西人也時常歡喜這樣自負地說：「當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便給予巴西以每一種東西。」這就是說巴西幾乎什麼東西都有：黃金、白銀、寶石——每一種爲人類所知道的礦物質，肥沃的田野和廣大的處女森林。因此，中共曾經認定：只要赤化了巴西，則南美的資源便可取之不盡。

僑生活

胡羲之

可是巴西地廣人稀，各地總人口遠不到八千萬，所以，巴西當局曾經希望亞洲移民去協助開發。現在旅居巴西的華僑約在二千五百至三千人之間，大部份集中於巴西東南部的聖保羅市，已經有了六、七十年的歷史。遠在八十多年前，聖保羅還是一個荒涼的山埠，但到了八十多年後的今日，它卻擁有居民達二百五十萬人以上；並且觸目皆是新型的建築物，星羅棋佈的製造場所，巍然成為巴西首屈一指最大的工業區。該地的氣候相當於廣州或香港，屬亞熱帶地區，語言卻以葡萄牙語為最流行；市民多半嗜酒好賭，因之，酒吧和賭場林立。這裏的居民，以歐洲遺族為最多，其次是黑種人、混白種以及黃種人；而這些黃種人之中，又多數為華僑，他們都能刻苦耐勞，每週僅休息一天。

巴西華僑所經營的事業，以洗染業為主；其次是餐館、酒吧和辦庄。在抗戰期間，每家華僑的洗染店，平均每月可獲利六千至一萬元（巴幣與美鈔約十八比一）。但戰後二十多年間，因為鋪租、稅項、原料、工資等均倍增，一般來說，每月所獲比戰前約少三分之一。此外，餐館業、酒吧業，獲利也相當可觀。惟有辦庄業，則凌駕於上述各業之上，原因是在大陸未淪陷之前，華僑們由祖國各大城市辦去的各種名產國貨，往往為當地居民所歡迎；但自大陸陷共以後，不獨有許多名貴產品已停止生產，同時，從一九五〇年起，巴西政府當局亦已禁止一切非必需品入口，因而令到我華僑的辦庄業的黃金時代早已成為過去了。

華僑的各行商業門前，都不約而同地寫着美麗而大方的「中國商店」，或「中國××商業」等照牌大字，使到初臨斯土的中國人，一看見就感覺到非常的興奮！另一方面是由於旅巴華僑人數不多的緣故，因此，他們之間的聯絡很是靈活；只要有一個新來的中國同胞，一經踏入他的舖頭，包你不到一天的時光，便可傳遍整個聖保羅的華僑社會，簡直如入故鄉。同時，華僑商店或工場，對於僱用夥記，也多半願意請自己的同胞來幫忙，在不得已時才肯僱用「老番」。但僑胞工人每月所得的報酬，卻要高過「老番」兩倍至三倍不等，除供給一個小家庭的正常開支外，還多少有點盈餘。

最令人奇怪的是：巴西華僑對於社團組織似乎不大感到興趣。現存的名目只有不多不少的兩個：㈠是「國民黨支部」，但這一機構僅是一種形勢上的結構，從沒有什麼活動；今巴西政府宣佈承認了中共政權，這機構顯不復存在了。㈡是「中華會館」，而此社團也是「門雖設而常關」的；甚至連每年的雙十節國慶大典，也不怎樣的熱鬧。可是，他們對於共產黨人卻恨之入骨！反共的情緒也非常高張，在大陸未陷入中共魔掌之前，巴西華僑們的「戡亂捐欵」，還不到一個星期，便籌積了約達巴幣二萬五千元之數，這充分表示巴西華僑熱愛祖國的政經立場，絕不後人。

由於巴西華僑的人數較少，生活較為單調之故，因此，他們每於工餘之暇，則羣集於「聖保羅俱樂部」裏面，有的閱讀陳舊的報章雜誌，有的則大談生……紀；其中也有談論祖國大事或世界局勢；更有些是去碰一個「運氣」的。如果是已經結婚的華僑，那末，他們多半帶着嬌妻去看電影；而一般「王老五」青年僑胞，則大都和巴西的土著少女去拍拖。然則巴西的華僑人數為什麼始終不能增加呢？其主要原因如下：

㈠是有不少的老華僑滿載「旋唐」或轉移其他地區，由於巴西地方發展較為困難，他們稍有積蓄，便返回香港或轉到美國各地。

㈡是病故的很多，由於巴西各地時常發生疫症，死亡率甚高；同時來自祖國的華僑青年也為數極少，據統計：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十年當中，憑正當手續申請前往巴西而未滿十八歲的青年，只有一百三十三人罷了。

雖然旅居海外不少上了年紀的老華僑——包括巴西的華僑在內，他們於大陸陷入中共魔掌後，幾無不希自己的子侄們脫離苦海，逃到樂園去以便骨肉團聚；然而，一方面是鐵幕低垂，出口不易；另一方面，則是當地政府為了嚴防共諜——特別是嚴防中共的特務滲入，而不肯發給入口證，使到他們的計劃無法實現。因之，有許多已經逃出鐵幕的華僑家屬，只好以航海的海員身份進入巴西了。根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聖保羅時報」的報導說：「最近入境的華僑青年共十八人，彼輩未更換身份證以前，其居留權是相當危險的。」即以海員資格入境而言，所需手續費至少要美金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不等，相當於巴幣達二萬五千元以上，確實不是一般華僑小商人所能支付得起的，這也是構成了巴西華僑不能急劇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巴西少女為什麼會歡喜華僑青年呢？原來巴西是西半球的一個「病巨人」，它雖為南美最大的國家，但在七千八百餘萬巴西人口中，起碼有三分之一是捱餓、文盲及處境可憐的。他們每年的平均入息為每人僅二百五十美元，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沒有自耕田。在沙爾瓦多及里斯菲等城市的郊外，經常可以看到數以千計的巴西農民，終年以捉蟹為生。在內陸以外的地方，多數農民都支持實施卡斯特羅式的革命主張。在巴西的東北境，更有萬計的無業游民，為找尋工作和糧食而不斷的南移。而巴西華僑多數僱請自己的青年人為夥計，根本沒有失業的。因此，巴西少女，多數願意嫁給華僑；並且所生的混血兒相當漂亮，惟教育問題難解決。

巴西華僑對於文化教育似乎不大重視，俱樂部裏面，只有一份由三藩市寄去的華文報紙「少年中國報」，每次到達都已失去時間性，但仍為大多數華僑的精神糧食。至於華僑土生子女（包括混血兒）的教育問題，則相當嚴重，直到現在為止，聖保羅還沒有一所像樣的華僑學校。是故，適合學齡的華僑兒童，只好去讀葡萄牙文，而無法接受中國文化。現在巴西青年僑胞，對祖國的一切缺乏認識，國家觀念淺薄；今又為中共特務滲透操縱。儘管國府向巴西政府要求：根據國際習例給華僑以法律保障和平等對待，但野蠻的中共，怎知道國際習例呢？

人—生—意—義

·柴桑·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李白「將進酒」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三國時代的曹操曾感嘆人生如朝露之短暫，而人生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這是人生意義？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蹕跋黃塵下，然後別雌雄」。這又是人生另一境界。

西方哲學家羅素認爲人生是值得活的，如果有人賜予他再活一次的機會，他將欣然接受。

佛家則篤信人生卽苦，而苦皆由欲念產生，苟能摒棄私慾，煩惱將不復存在。

人生意義，見仁見智；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你能找出千百個哲人的人生意義，卻難以替自己的人生意義下個註腳，這是個充滿希望的世界，理應積極奮鬬，拼出生命的火花；但這也是個浮華、侈腐的時代，在人生巨輪的運轉下，你是願意苟延殘喘腳不停留的轉？或是悠閒徜徉於自然的懷抱，享受星河之燦爛，滄海之澎湃？難說：不是嗎？畢竟——不多不少，這是個誘惑的世界！

迯斯尼的卡通世界有個小故事——一對居住在樹洞中的貧窮老鼠夫婦，不忍見其獨生子跟着他們受凍挨餓，遂把兒子送到城裏有錢人家屋簷下，鑽洞謀幸福。三、四年後，老鼠夫婦思兒心切，於是整裝上城探望多年不見的兒子，這個時候，做兒子的已發達，招待爸爸媽媽吃點心，不料，剛舔了一口奶油，一把掃帚來勢洶洶，汽水尚未喝下肚，利爪已到眼前，嚇壞了老爸老媽，晚上雖然睡的是舒舒服服的海綿，卻惡夢接踵，緊張，不安寧的時刻比比皆是。老鼠夫婦受不了，只得辭別兒子回樹根老家去。這只是個卡通故事，卻頗耐人尋味，人生意義的分歧亦在此。

上下班時間，你只稍在天橋上停留片刻往下看，望着穿梭不絕的車輛行人，匆匆忙忙的，臉上一片死灰，趕着什麽呢？趨着找鑽營的機會，求上進，思進取，發揮鬬志、鞭策自己。你要問他，如此忙碌爲的是什麼嘛？「生活啊！」理直氣壯的，你能說他錯嗎？農夫們整天暴露在炙熱的陽光下，辛勤播種、插秧、收割，你同樣問他爲誰辛苦爲誰忙？「唉！兒女成羣哪！」好個一針見血，兒女成羣哪！無論是刮風下雨都冒着生命危險，出海作業的漁民們，你以爲他們是躭心時人沒魚吃，營養不良嗎？頂着旦夕禍福未定數的礦工們，不見天日使勁的挖煤，是爲着與日本爭鋼業之王嗎？幾十萬學子拼着命啃書擠窄門，到底有多少人眞正爲着充實自己。增進學識？說穿了，只是爲了生活罷了！爲了無止境的物質享受在舖路。大學畢了業，他人總會投以羨慕的眼光，「總算熬過頭了，找個工作也較容易多了」。這些不也是人生意義的追求？相當踏實的，不是嗎？

從盤古開天起，時代巨輪在運轉，一代逝去了，另一代又跟着而來，變的是人類的生活，變的是人類的進步，傍晚太陽下山了，明朝依舊爬上來，不變的是人類本生，不變的是人類不滿足之本生，也因爲這些才支撐着社會的進步，物質文明的再跨越。

記得林肯有個小故事——從路的一端走到路的盡端，林肯要小女孩找一顆最大的石頭，女孩拾了幾顆選了選，覺得它不夠大，再往前檢，走完一趟路程竟然不可得，原來大石頭都在半途上被她檢了又拋棄。人類這份不滿現狀的慾望，說明了時代進步之基因，科學的邁越，經濟的突飛，貧者想求富，富者想更富，縱使在求富的過程中如那女孩般的一無所得，或是落得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人的一生往往就在這種無饜的冲激下，悄悄的走來，又默默的走了過去。

可嘆的是，在這個世界，沒有物質就沒有精神，精神的孕育必須建立在物質上。人生意義，若要超越物質達於心靈境界，其必要條件就是物質，朝不保夕，又如何談美化人生？精神生活打從那兒冒出來？唐朝社會詩人元稹亦有「貧賤夫妻百事哀」之嘆！更何況物質如此進步的今天。三餐不繼，又如何吶喊得起精神苦悶？所謂「苦悶的象徵」，那一樣不是時代寵兒的無病呻吟？

生活無法追上遙遙領先的物質文明，其必然的現象就是「失落的一代」！你會傾聽農夫們納悶被時代遺棄嗎？但是，農家子弟們窮喊「孤寂的一羣」卻隨處可聞，這是人生意義？

不錯，精神的存在先決條件是物質，而物質是爲生活奠基，試問當年若沒有富貴人家的掌腰，貝多芬又怎能有那份雅緻散步山林間，找尋他的靈感？也許流落街頭擦皮鞋，偶而哼哼小調罷了。

釋迦牟尼尋求人間眞理，亦是以沿門托砵方式謀生。誠然，物質在人生旅逝中份量頗重，但人生不是苦，人的出生亦不是走向死亡的起步。人生之意義，不只只有油鹽柴米……人生亦不光只是義務，在「爲生活」之餘，也當有享受大自然之權利，海角天涯任你翱翔，繁星點點，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卽使是片片落葉亦有她的情趣，在人生的旅程中，絆腳石嶙峋，若一味的只注意它，可能路旁的小花你就要忽略了，全神貫注在拾獲些許什麽，這一趟旅程你可能要落空了，不是嗎？

兩大公司電影背後隱藏的玄機

林巽

看了羅維的「黃面老虎」，明知這是羅維赴美國拍外景的幾部出品之一，如果要談羅維的導演，「黃」片故事本身是沒有什麼特點可以談的。但我卻想藉這部電影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中國人去歐美拍外景，僱用外國演員一起拍攝，總覺得在電影中的中國演員與外國演員之間，欠缺了一種情感上的對稱。因為在戲院找不到「黃面老虎」的本事，於是便去購一本八月份的「嘉禾電影」，打算從報導材料上找些參考。誰知整整一大本「嘉禾電影」除了底頁一面「黃」片廣告之外，內文沒有一段文字或一張圖片介紹「黃面老虎」的。奇怪的是，「黃」片電影是寫明嘉禾出品，「嘉禾電影」當然是為了宣傳嘉禾公司的電影的，「黃面老虎」映期又是一個暑假期的「旺期」，究竟這裏面隱藏些什麼？

如果說，為了映期迫切，來不及將介紹資料編進去，那根本是不可能。因為一部作品，通常由籌拍到開拍、剪輯，經過幾個月，資料是很多的，就算是「七日鮮」作品，亦不難從NG底片剪出大量圖片資料作為宣傳之用，顯然地：這其中可能存在某些意態不明的「玄機」。那玄機雖然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但想像中可能與「利害衝突，人事問題」有關。也與當事人做事喜愛走極端的性格有關。

從「黃」電影看，男主角王道，女主角張愛嘉是新人，這片子是完全承接李小龍的「猛龍過江」風格。在李小龍的片子中，除了李小龍本身有真功夫外，另一位是李小龍的愛徒羅禮士。王道在觀眾印象中雖然陌生，但電影最後安排一場王道與羅禮士的決鬪，幾乎可與「猛龍過關」李小龍與羅禮士的最後一場大決鬪等量齊觀。由此看來，「黃」片的確是為捧起新人王道而拍的電影，可是嘉禾既然有意捧起王道，但卻在首映之一月，在「嘉禾電影」中卻沒有一張圖片、一段文字的介紹，的確奇怪。更有趣的是羅禮士在「黃」片中以三藩市黑社會大亨出現，有一場戲是羅禮士約王道到山上會晤時，說了兩句怪話：「我只喜歡兩種人，一種是朋友，一種是死人。」「死人」兩字用在對白中聽來很怪，於是再打開八月份的「嘉禾電影」發現原來還有兩大頁彩色照片與文字宣傳李小龍的。我們雖不能說電影對白可能為了影射什麼，但有時編導潛意識中有些不滿情緒潛伏，也會有意無意間在電影中衝出一兩句屬於「神來之筆」的對白倒是常有的事。

雖然，寫影評而變成寫「索隱」文字，看來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雖然如何將做事與做人分開，藝術家將藝術創造與做人風格分開。事實是分開不了的。公司主持人的做事風格，無論如何擺不脫出品的風格。藝術匠人的做人風格，亦擺不脫他作品中的藝術風格。從「黃」片看，可以看出當事人將利害問題看得很重，喜愛走極端。在利害問題之外沒有什麼友愛精神，所謂「雖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為」。這類製片人，我想要他們拿出一點奉獻精神，拍一二部對現實社會或對文化教育有貢獻價值的作品。看來恐怕是不容易的。這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問題。

在「嘉禾」來說，對於將一部像「黃面老虎」這類新人電影，卻將宣傳扣住，甘冒收入不理想的危險，這種決定過程，顯然是不十分愉快的。

除了嘉禾的「黃面老虎」之外，同期上映邵氏兄弟公司出品，李翰祥編導的「聲色犬馬」也隱隱流露一點「玄機」。「聲」片雖然有諷刺影評人的地方，但深信不會為影評人重視，這一點，因為有不少報章娛樂專欄談過，所以不必再談它。這裏所談的是「聲」片中有一段是寫一家專拍色情電影的公司，招牌是「鹽氏電影公司」，並且出現兩句宣傳標語「鹽氏出品，必屬鹹片」。如果「聲」片不是邵氏出品，可以將它看成是諷刺邵氏的舊宣傳標語「邵氏出品，必屬佳片」。但它的確是邵氏出品，看來倒像是李翰祥的自我幽默了。但，如果從心理分析角度看，這些自我幽默成份，應該又是由潛意識作風作怪的。

誰都知道，邵氏公司在張徹沒有當紅以前的一段時期，正是李翰祥的天下。「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八字真言，在李翰祥當紅時，應該是名符其實的。及李翰祥離開邵氏後，有一個時期，專拍占士邦片子，到張徹當紅時，專拍大洒番茄漿的暴力電影，那時候，「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八字真言，在觀眾眼中，彷彿成了一種現成的諷刺。但發展到暴力電影大走下坡之後，張徹離開了邵氏，搞自己的長弓公司，李翰祥再回舊巢，看來「邵氏出品，必屬佳片」這招牌，可能由李翰祥重新洗刷乾淨加上金粉了。可是不幸得很，李翰祥自從拍了「大軍閥」之後，的確走一條「必屬鹹片」之路。從「聲」片看，可以看到李翰祥拍這部片子時心中並不愉快，因為電影中所有人物，最後都走上無可救藥之路收場。

也許李翰祥拍這部片時，正與邵老板交涉拍「傾國傾城」、「瀛台泣血」兩部大片，那過程使他遭受到多少次患得患失的困惱。於是那困惱使化成「聲」片中的「玄機」。不過在「聲」片公映時，李翰祥正在拍其「傾國傾城」、「瀛台泣血」了。雖然作為李翰祥在「聲」片中諷刺影評人對像之一的筆者，在此仍熱望他真的使「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八字真言，有一天真的放出光芒來。本人這樣寫並不是關心邵氏這塊招牌名垂千古，只是為觀眾心理健康着想而已。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3　下鄉徵「公糧」和購「餘糧」

在這裏，我要談談在「粵中法院」時，被派下鄉的情形。我曾到過花縣、增城、肇慶和三水等地去「工作」。

所謂「下鄉工作」也者，不過是參加「徵糧」、「購糧」，或者「抗旱」、「防洪」之類。

「幹部」到了指定的「縣」以後，便歸該「縣」的「縣委書記」指揮，直至「完成任務」爲止。

下鄉「幹部」通常都被「縣委」再分發到「區」和「鄉」。可是，「縣委」常常在黃昏時來一個電話，通知要立即「召開會議」，於是便得趕往「縣府」去「開會」。到開完「會」以後，又得趕回「鄉」去。這樣一來一回，往往弄到深夜，事實上所謂「會議」也者，只是聽「縣委」的一篇又長又臭的「講話」，這些「講話」大都只等於一句話：「必須超額完成任務！」

我們「下鄉的幹部」，根本就不認識路，而且又沒有交通工具，要越嶺，要涉水，只好請「鄉長」或「農會會長」帶路。

有一次，筆者因爲沒有人帶路，

。後來因爲雷雨大作，他被迫回家，可是卻跌穿了頭，痴痴呆呆地躲在家中。寫到這裏，我不由得想起孔子的話：「苛政猛於虎也。」

中共是怎樣「徵購糧食」的呢？它的方法是：陰一套，陽一套。

陽的一套是：公開宣傳一定要留夠「口糧」給農民，大小老幼每月平均要留足三十斤穀。——這陽的一套，即使不夠，也相差不太遠，這便是所謂「政策」。可是，中共事實上，用陰的一套。何謂陰的一套？即是說：「中共中央」硬性規定各省的徵糧和購糧額，這個徵購額只許「超額完成」，絕不允許「不完成任務」。

凡「超額完成任務」的「領導」，便是所謂「好幹部」，便有獎，便升官。凡「不能完成任務」者，必被指爲「壞幹部」，被指爲「思想右傾」，甚至被指爲「破壞革命」！

在這情形下，誰敢「不完成任務」誰不爭取「超額完成任務？」

「任務」由「中央」分發到「各大行政區」，分發到「省」，分發到「縣」，分發到「區」、「鄉」和「村」。

各級「政府」爲了爭取「超額完成任務」，都在分配「徵購任務」時將「徵購」的數字提高。

結果是：「任務」必然「超額完成」，可是農民卻苦透了！怪不得那農民聽見「徵購」的消息，要逃匿入深山去！

任務」，自然令到農民餓肚皮！

有一次，「增城縣委」指示幹部「徵購」的辦法，這辦法「十分公平」，「十分民主」！

「縣委」要求「幹部」下放後，首先調查三塊「高產田」，然後召開「農民會議」。在「會議」中，「幹部」首先指出這三套「高產田」的產額，並問農民們是否事實。農民當然承認這是事實。跟着，「幹部」便宣佈「政策」，並講一大套「社會主義的遠景」，要求農民「爲社會主義奮鬬」。於是，「幹部」便根據「高產田」的「產額」來推算全鄉的「徵購任務」，或者略爲減低一點。

事實上，各田的產額，往往相差很遠。有些田，確可畝產千斤，有些則只有一百幾十斤。因此，必有農民反對「幹部」指定的「徵購額」。倘有提出反對者，「幹部」便指斥他是「二流子」，是「懶漢」，是「破壞徵購任務」。——這「法寶」確實有效，農民都怕負起「破壞徵購」的罪名，不敢作聲，因此，便「民主地」通過了「幹部」預早訂定的「徵購額」，並且「超額」！

「幹部」要求農民「每人少喫一頓午餐」，便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幹部自己卻常常到墟市中大喫大喝！

有一個「鄉長」告訴我，他帶頭交了「徵購的糧食」後，家中留下的「口糧」不足維持一個月生活。當然，他不會餓死的，但一般農民卻苦透了。爲了恐怕農民家中隱藏糧食，「幹部」還要搜屋，倘發現隱藏糧食的農民，便指爲「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予以「鬬爭」。

據說大陸淪共初期，農民是十分歡迎共幹下鄉的，更歡迎共幹和他們同食、同住、同勞動，謂「三同」。

可是，自從「統購統銷」開始以後，農民絕對不歡迎共幹到他們家中了。

在「統購統銷」時，「鄉長」也常常請求「幹部」說：「請區府批准我們宰一頭豬！」

豬是農民自己養的，但農民要宰一頭豬給自己喫，也要上級「批准」，世界上還有公理麼！

西窗隨筆

寒梅

八號分機

根據香港警方發表的報告，本港上半年的罪案數字，較去年下半年增加，而破案率卻相對的減少了。相信還會有許多「被刼」的當事人，抱着破財消災的心理，沒有投訴的案件，猶未列入警方的報告數字去。

至於社會版的刼案新聞，除非是有緊張刺激驚險過程，才能引人入勝外，讀者多是聞「刼」不驚，唔出奇呀！

在「花縣」時，曾發生了一件「童養媳通姦案」，鄉人因我是「法院幹部」，要求我處理。事實上我根本無權過問。我只有對男方說：

「不要說未結婚的童養媳，即使結了婚，根據『婚姻法』規定，通姦並不構成『罪行』，最多只予以『批評教育』而已。」

當時的「婚姻法」，完全是根據「蘇聯的先進經驗」編訂的。又有一次，當我們到達「增城縣」的一個鄉村時，有一個農民突然失蹤了。

他失踪了多天以後，突然又回家，原來他聽見「徵購糧食」的消息，嚇到失了魂，逃入深山中，不敢見人

是硬性規定的。所謂「購糧」，即農民交了規定的「徵糧」和扣除「口糧」以後多餘出來的「糧食」。這「多餘的糧食」也要出售給共黨，但只能按照規定的價格「出售」，而且一定要「出售」，只能「售出」，永不能「購回」。如果眞的是「餘糧」，賤格出售了也不成問題，事實上所謂「餘糧」也者，根本就是「口糧」。

問題的關鍵是：中共硬性規定的「徵購額」根本是幻想出來的，中共硬性規定「年年增產」，各級「幹部」爲了「領導有方」，爲了陞官，便濫報「增產」。中共「中央」根據這種虛假的「增產數字」來決定「徵購

被稱爲「罪惡剋星」的「八號分機」，是台灣警方刑事的指揮中心，任何犯罪案件發生，透過「八號分機」的指揮，十分鐘之內就可以爲涉嫌的罪犯，佈下插翼難飛的法網。

「八號分機」最大的功能，是指揮靈活，有充分的資料支援。一經研判找出了可能性的方向，就可以發揮組織的潛力，動員的能量，在疑犯可能甚至不可能的關係線索處，守株待兔，以逸待勞了。

台北市最近就有一個顯示破案效率的實例：一名逃犯走頭無路的時候，臨時想起有位分手十五年的老友住在鄉下，他以爲關係斷了十五年，不可能引起警方的注意，就在更深時分去叫門，一位少女開門了，很禮貌的自稱是屋主的女兒，請問來客貴姓大名之後，逃犯入門就被手扣鎖上了。當然是「八號分機」的安排。高度的破案效率，不但遏止了罪案的滋長，使有犯罪動機的人不敢犯罪，對警譽聲威的建立，台灣方面採取的治安措施，確有許多地方是値得借鏡的。

回到香港在刼盜橫行的威脅下，特別容易想起「八號分機」，更羨慕台灣可以「夜不閉戶」的安定！

毛江解放林彪死黨

周　琳

中共在「八一」建軍四十七週年裏，再度「解放」了十名曾經擔負重要職務的高級軍事幹部。他們是：前任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原空軍政委余立金、原總後勤部政委李聚奎、副部長唐天際、韓振紀、饒正錫、原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王尚榮、情報部部長彭明治、原砲兵司令員吳克華、原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等。他們都是在「文革」期間林彪事件前被整肅的；其中除王尚榮、韓振紀、饒正錫、黃新廷外，均爲紅一方面軍系統出身的幹部。

在最近被「解放」的高級軍事幹部中，以楊成武、余立金兩人最爲突出。這兩個人是林彪的親信幹部，又是衝擊「文革」、衝擊江青的主犯，曾成立專案小組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並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指揮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不經「中央文革」允許，率領兩部汽車滿載打手，衝到「中央文革」抓人，因此於同年三月廿四日遭整肅。他們在林彪事件後不到三年內獲得「解放」，這是很出人意之外的。

在被「解放」的共軍高級幹部中，除去新近解放的十人外，另有九人包括原任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原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原總後勤部副部長周純全、副政委李耀、李雪三，原國防部副部長兼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原鐵道兵司令員李壽軒，原共軍政治學院院長莫文驊，原總參謀部政治部主任朱良才等，他們早在一年以前即已恢復活動，但迄至現在都沒有擔負實際工作。

自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後，共軍中央領導機構長期陷入半癱瘓狀態。共黨「十大」以後，中共恢復了蘇振華（原海軍第一政委，去年解放時派爲副司令員）海軍第一政委職務；以馬寧遞補空軍司令員；以「解放」幹部張宗遜（原任副總參謀長，「解放」後降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擔任總後勤部部長；以張翼翔（原任鐵道兵司令員）擔任第二砲兵司令員；顯示共軍中央領導機構正在重建的過程之中。但是總參謀長一職，自黃永勝被整肅後，依舊虛懸。原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自去年十二月底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後，今年一月與該部副主任田維新均被鬬爭，總政治部同時宣告改組，半年來總政治，主任一職亦處於虛懸狀態，共軍三個總部中仍然有兩個主要負責人還找不到適任的人選。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採取這項行動，實具有下列幾種作用：

第一，毛澤東慣於「拉一派，打一派」的。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全力清除林彪餘黨，這對共軍的衝擊實在太大。因此毛澤東乃將不屬於林彪一派的共軍幹部大量「解放」，以和他的整肅行動相平衡。

第二，現在共黨所推行的「批林批孔」運動係以進一步清除林彪餘黨爲其中心內容，因此凡與林彪有關係的共軍幹部無不人人自危，不知自己何時會遭到被整肅的命運。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將以前係屬林彪心腹的楊成武、余立金「解放」，乃在向共軍林系幹部顯示，只要你們並未參與林彪的陰謀活動，即不在整肅之列，以使他們安於現職，不致對共軍產生過份不利的影響。

第三，毛澤東大量整肅林彪派系共軍幹部之後，共軍幹部缺乏問題日趨嚴重，毛澤東不得不以「解放」其他派系幹部的辦法以謀補救。但是受到毛澤東「解放」的共軍幹部，對毛澤東並不心服；毛澤東對他們亦不信任。如去年「解放」出來的一批幹部迄今仍有多人投閒置散，即其說明。

故鄉「風貌」

——勤務員——

「農民大翻身」、「打倒大地主」、「打倒富農」、「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當大陸陷共初期，這些口號，喊得响徹雲霄。中共的美麗謊言，騙得善良的中國農民，沾沾自喜，以爲救世主來了，以後不再被無良的地主剝削了。經過無數次的土改、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而至今的批林批孔運動，按理，農民的生活應該是美好而幸福的了。不錯，廿多年來，不知流了多少血汗，盡了多少義務，也該獲得應有的報酬了。僑居海外的中國人，當會爲中國的農民同胞高興，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現在海外的中國人，正爲廣大的中國同胞而悲哀，且看以下的一個故事。

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了北平之後，海外掀起了「中國熱」，僑居異域的學者、科學家，和岳騫先生筆下的「瘟子」、紛紛「回歸」。在香港出生的陳君，也趁熱鬧，在七三年的春節，興起了回鄉之念，探望一下素未謀面的叔叔及堂弟妹，由於陳君向來嚮往「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別的回鄉客是大挑小擔，陳君則輕裝便服，略携禦寒衣物，少許手信，便回鄉去也。

陳君踏進家門，屋內响起了一片聲音，走出三個年青人，兩男一女，歡迎這個由香港回來的堂兄，搶先的大牛，一邊接過陳君的手提包，一邊道：

「二牛，三妹，你們站着幹什麼？還不來幫忙。」

「幫忙，幫什麼忙？」二牛說。

「幫忙拿東西嘛！」

「東西你拿了，還拿什麼？」

「就是這麼多東西了。」陳君抱歉地說。

大牛的笑容不見了。這時候，屋子裏傳出聲音：「大牛呀！你哥哥來了，你還不歡迎他進來？」

「媽，來了。」

這時陳君心裏奇怪着，這些鄉下人的情緒變化得那麼快，初時歡天喜地，後來變得木無表情，可能是陌生的原故吧。

進入屋內，一個中年婦人從廚間出來：「你就是××侄兒，長得比照片還好，大伯、伯娘可好？還有你的弟妹，爲什麼不跟你一塊兒回來？」

「托福，托福，爸放不下他的生意，媽要照料家務，弟妹的年紀還小，所以只有我一個人回來，二嬸，你們都好？」

二叔從外面回來，手裏拿着一瓶酒，見到侄兒，高興得很。

陳君看清楚屋裏的環境，大堦上，放着很多鮮魚，還有生油、蔗糖等。這間屋子建設得很簡陋，全部用竹竿、茅草，和泥等造成。可能是知道陳君回來，或者因爲是春節，執拾得頗爲清潔。

「哥哥，」三妹雙手捧着一盆熱水：「先來洗洗臉，寬寬衣。我幫媽把菜弄好，就可以吃飯。」

「謝謝，三妹，你們的拖鞋放在那裏，我沒有帶回來。」

「啊！我和媽的你不合穿，大哥，二哥，四牛，他們都不穿鞋子的，只有爸爸才穿，但已經破了，你暫時穿穿。待會我到隔壁張老爹處借一對，他的孩子昨天也從香港回來，他每次回來，拖鞋最少也帶兩對。」

牛媽燒好了飯菜，一盤一盤的端出來，有魚有肉，還有火鍋。陳君暗想：他們鄉下人的食量一定大，那麼多的菜，七個人怎吃得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眞是幸福，有那麼豐富的飯菜，在香港沒有幾個像二叔這樣的普通人家，能吃到那麼多魚多肉呀。

二叔拿起剛才帶回來的那瓶酒：「××侄兒，你喝酒嗎？」

「不，我不懂得喝，二叔，你喝吧。」

「唉！三妹到那裏去了，小丫頭。」

「爸，我到隔壁張老爹處借鞋子嘛！」三妹拿着一雙拖鞋從外邊進來說：「哥哥，穿這個比較舒服。」

「謝謝三妹，來，我們吃飯吧。」

大牛，二牛他們也不客氣，狼吞虎嚥，好像羅通掃北，他們眞是食量驚人。吃過了飯，收拾好，陳二叔有點酒意：

「四牛，看看大門關好了沒有。」

「爸，關好了。」

「××侄兒，到這邊來，我有話跟你談談。」

「好的，二叔，你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大哥，大嫂，他們在香港都好嗎？」

「托福，托福，他們都很好。」

「算來我和大哥分手也差不多三十年了，兄弟倆走的是兩條路，現在看來，大哥是走對了路，我做弟弟的是走錯了。侄兒呀！大哥有沒有跟你談過我們兄弟的事？」

「沒有，他老人家生意忙，應酬多，我只知道二叔參加了革命，是共產黨員，我們又很少通信，雖然是親人，也很隔膜，所以，我這次回來，希望親近親近。」

「就因爲我是黨員，所以很少和你們通信，我跟大哥的事，說來話長。大牛，二牛，三妹，四牛，你們也來，一起來聽你們大伯和爸爸的事。」

他們六個人圍坐在一起，陳二叔壓低嗓子，說出以下的往事：

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天亮了。陳老大的父母都死於戰亂，和弟弟老二相依爲命，老大不甘受地主的剝削，跑到香港謀生。老二和老大思想不同，參加了共產黨，成爲黨員。大陸變色後，經過無數次的血腥運動，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貧下中農。從他的談話中，陳君可以說是上了寶貴的一課，也解答了陳君的疑團。

陳二叔雖然參加了共產黨，原意是希望中國富強。但由於中共倒行逆施，二叔也就急流勇退，不和人爭權奪利。天翻地覆的運動，二叔乃能安保無

恙。不過，卻染上了酒癖，三杯到肚，關起門便向妻兒發發牢騷。這天晚上，因和侄兒初會，整瓶酒也給他喝光，談鋒更健，好像要將多年積鬱，盡情傾訴：「想當年，我被宣傳蒙蔽，跟了共產黨，如果我和大哥一起到香港謀生，今天便不會連一雙像樣的鞋子也沒有了。」

「二叔，沒鞋子穿，你們不可以買嗎？我回來的時候，很多商店，什麼鞋子都有，明天，我和你們每人都買一雙好了。」

「唉，乖侄兒，一雙拖鞋要三塊多，六雙便要二十塊，去年我們的生產隊，分給我家的錢是一百一十六元七角三分，這是每年年終結算所得，我們全家六個人出勤，全年每人平均得不到六雙拖鞋，你說，我們是不是寧願赤腳，也不願穿鞋子，就是這個原因。」

可憐那位香港出生的大專學生陳君，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全年工作得到的報酬，不夠二十塊錢，眞是匪夷所思，但說這話的是身爲共產黨員的二叔，當然一點不假。於是好奇的追問下去，陳二叔言猶未盡，清清嗓子，繼續說出一些陳君聞所未聞的情況：

「我們沒鞋子穿的（農），供養穿鞋子的（工），穿鞋子的供養穿靴子的（兵），在農村，普遍的流傳着這些耳語，外來人是看不到的。我也有過年青的時代，年青人不錯是有一顆熱誠的心，熱愛自己的國家。但國家和政權不能混爲一談，統治國家的政府，爲民爲國，身爲國民的一分子，當然要愛她，爲她效命。如果政府不能爲廣大的老百姓設想，處處與民爲敵，我們是不是應該反對她呢？現在事實擺在眼前，大陸「解放」了廿多年，農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改善，有些還過着農奴一般的生活。」

陳君聽到農奴二字時，不禁驚呼：「什麼農奴？」

「噓！」二叔趕快制止：「輕聲點，你且聽我說下去；四牛出生的那年，大躍進剛開始，我們吃的是高產飯，孩子們還小，我憑着黨員的關係，走後門，總算渡過難關。但我們夫妻倆每年得到的工分，不夠一家六口的生活，欠下了生產隊很多錢。直到大牛足年齡出勤，二牛可以幫手拿自留地所種的蔬菜到市場上去賣，換一點錢，我的擔子才輕一點，但欠下生產隊的幾百塊錢，還沒有辦法清還，到三妹也出勤了，我們總算透過一口氣，沒有欠生產隊的錢，去年四牛也出勤了，才分到一百塊多點的錢，生產隊供給我們食米、鮮魚、食油、蔗糖等，錢在我們的工分裏扣除。我們可以養豬，前些時候，收購站收購豬隻，我們十九要虧本。因此養豬的越來越少，豬肉的供應出現困難，才改變政策，准許賣六留四，一百斤豬給回四十斤肉票，這些肉票可以賣「牌價」豬肉，而且可以暗中轉讓。於是養豬才漸漸多起來。除了食米有定量分配之外，食油、鮮魚和蔗糖都沒有定量。先說食油，在我們的生產隊裏，土地不適宜種植花生，不能出產生油，要靠其他地區供應，那就要用大豆或穀類去交換，如果歉收，沒有餘糧去換食油，我們便要吃豬油。至於鮮魚，魚塘的收獲豐，我們分配多些，收獲少，分配自然少。去年甘蔗豐收，分配的蔗糖應該很多，每人可分五十斤（全年）。但生產隊要儲備，恐怕今年歉收，所以今年所得到的分配，比較前年多些，每人獲得卅斤。你進來的時候，看到天堦的鮮魚、食油、蔗糖等，計鮮魚一百五十斤，食油廿四斤，蔗糖一百八十斤。這是我們多年來獲得分配最多的一年，我們的情況是，有時過飽，有時捱餓。剛才你看到堂兄弟們的饞相，就可知他們平日的營養了。食油和蔗糖可以留存，但鮮魚不能飼養，多起來的就要晒魚乾，或者可以變賣，但這個時候，有誰要，每戶人家都有分配。如果你不知道詳情，看到我們的魚、油、糖，以爲我們生活在幸福的世界裏。殊不知我們這些都是經過一年來的辛勞所換取得來的。那麼，我們平日吃些什麼呢？自留地的蔬菜如果收成好，足供自己吃之外，還有剩餘，便拿到市場去換點錢，轉賣一些高價食品。多年來，我和你們通信時，隻字也沒有提及，因爲我是黨員，書信的檢查很嚴。這次你回來，希望將我們的情況，告訴大哥知道。」說到這裏，二叔歎一歎，各人也就沉默了一回。大牛起身到外邊去，約五分鐘便轉回來。對二叔道：「爸，外邊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可放心說話。」

桌上的大水燈忽然熄滅。

「三妹，你去加點火水，今天清早，大牛三兄弟到生產隊去拿分配。三妹忙於收拾地方，清潔房間，便忘記加火水。現在的電力供應，雖然深入農村，除農業用電，和生產隊辦公的地方有電力外，住戶很少有能力安裝，何況農民大部份還住茅寮，要建造一間磚瓦的房子，沒有外滙，要靠自己的話，你就準備一輩子做農奴好了。但你一定要建造磚瓦的房子，錢不夠，生產隊可以借給你。由於木材難找，棟樑每市擔要一百二十元，就算你有錢，一間屋的材料，短期內也不可能全部買齊。遇着有人要拆舊屋，變賣舊料，你就有機會在短期間將新居建好，一間像樣的房子，得需「人民幣」五至六千塊錢。如果用相似手臂的杉做棟樑，馬馬虎虎，也要三千塊錢。試問我們現在全家六口都出勤，每年所得，要若干年後才能還清？這是不是一輩子要做農奴。況且大牛他們雖然有了房子，卻不可能有妻子了。」

這個時候，天氣十分寒冷，但陳君手心在冒汗，腦子裏亂成一片。微弱的燈光下，二叔的臉色凝重，好像要宣佈一件什麼大事：

「××侄兒，你現在已明白一切，你堂弟妹們的前途怎樣，不用多言，我不想他們像我一樣，所以有機會，他們一定要逃，將來逃出天生，大哥和你，一定要幫忙他們。」

「二叔，這個一定，你放心好了。」

陳二叔打了一個呵欠：「時間不早啦，你們去睡吧。」

陳君打算到外逛逛，看看「祖國」風貌，聽了二叔的一番說話，意態闌珊。住了三天，便和二叔告別，離去時，除登記了的東西外，全部留下。

轉眼是七四年的春節，在火車站上的回鄉旅客中，陳君赫然在內，他的身邊，行囊充實。他希望這次回去，所看到二叔全家一張張的笑臉，歡迎這個來自香港的親人吧！

西安事變的經驗十分深刻的印在我們的心中。當時父親身陷虎口，失卻一切自由，尙不爲張學良、楊虎城等威力所刼持，此時豈可爲一紙文書所屈服？

我政府照會美、英、法、蘇諸國，說明政府對剿共戰爭力主結束，與恢復和平之決心。希其從旁協助；但不要求其斡旋或調解，以免干涉我國內政。這就是在對內之後，復對外公開表示我政府和平之誠意。時蘇俄大使未曾參加。

中午，父親接見鄭介民次長，彼係由北平慰勞各軍將領而回京報告者。據云北方局勢已極嚴重，天津近郊業經發生戰鬪。父親乃決定將北平各軍，由空運撤至青島，以免無謂犧牲和損失。

九日

邱清泉司令官本日在戰地殉國。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黃伯韜將軍在徐蚌會戰中殉國後，我軍節節失利。杜聿明部日來情勢更爲危急。我存徐州的化學砲彈未能先期毀滅，竟以資共轉用之以摧毀我軍陣地，殘殺我軍官兵，殊堪痛恨！永宿間青龍集與陳官莊地區之杜部，已陷入不能反攻之困境。父親接杜、邱來電後，決定在戰局絕望之時，派機接運彼等來京，不料邱司令官竟於此時殉難。

杜聿明部隊被擊破後，父親在日記中寫下感想道：

「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滅，聞尙有三萬人自陳官莊西南突圍，未知能否安全出險，憂念無已。我前之所以不能爲他人強逼下野者，爲此杜部待援，我責未盡耳。每念不愧不怍，不憂不懼之箴語，則又天君泰然矣。」

黃紹竑由南京飛漢口，與白崇禧晤談後，即轉香港，續與共黨代表洽商和談步驟。並提出兩項具體意見：一、蔣總統下野後，一致對蔣，以防其再起。二、共黨與李代總統進行全面和平談判。

十日

今日父親派我赴上海訪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台灣，以策安全。

十一日

上午得空軍偵報，謂昨晚我軍突圍部隊，尙在包圍圈外三十里處，分路戰鬪，但本日則踪影杳然，不知下落。父親見此敗局，當即研討蚌埠部隊南移計劃與日期，決在蚌埠臨淮各留一個兵團，構成據點留守，掩護撤退，餘部皆絡續南撤。至北平部隊，

風雨中的

當此華北戰事節節敗退之時，在京民意代表竟於本日集會，通過所謂「呼籲和平宣言」，主張「立即放棄戰爭，就地停戰，謀取和平」。痛心之事，莫過於此！

十三日

白崇禧在漢口，強迫中央銀行將運往廣州之銀元中途截回。

北平部隊空運青島計劃，於本日開始實施，但城外共砲不斷向機場轟擊，阻礙甚大。正午，父親獨自研討津浦線以及長江北岸之佈防。此時平津投機分子李燭塵等爲共黨所誘惑，竟在平醞釀一種地方性的先期妥協。同日復有華北七省市參議長在平洽議，促進和平運動。

若干外國記者每日總有動搖政局之消息發出，不斷報導，父親下野及已離京之傳聞，此乃甘介侯等有計劃之造謠，欲透過外國記者作反宣傳，以達成其顚覆政府之陰謀也。

十四日

毛澤東於本日發表「時局聲明」，並於晚間公開廣播，提出所謂「八項條件」，作爲「和平談判」的基礎，其條件：

㈠懲治戰犯；
㈡廢除憲法；
㈢廢除中華民國法統；
㈣依「民主原則」改編政府軍隊；
㈤沒收「官僚資本」；
㈥改革土地制度；
㈦廢除「賣國條約」；
㈧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屬政府的一切權力。

毛澤東所提的這些條件，不但要壓迫我政府作城下之盟，無條件地向共黨投降；而且簡直是對於全體國民的愚弄和侮辱！

十五日

父親對於共黨所提出的「八項」狂妄條件，立即加以宣佈，蓋使我全體軍民及國際人士瞭然於共黨談和，絕非誠意，以判明戰爭責任之所在也。復於本日下午召集會議，討論毛澤東的「條件」，大家僉認共黨絕無謀和誠意；但政府爲求內部團結起見，決定暫不置答，同時並徵求各省黨政人員的意見。可是正在毛澤東傳播其和談條件之時，共軍已於今日早晨，突然攻佔天津，進

十六日

父親約見俞鴻鈞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滙處理要旨，蓋欲爲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

共黨已一面採用「和平」口號以摧毀我軍士氣，一面以軍事行動佔據我重要城市了。而我方的部份民意代表，本日還發表主張：「促請國共迅取和平，卽日停戰，開始商談」。同時，所謂「華北人民和平促進會」亦電籲雙方停戰爲之呼應。事之可悲，一至於此！

爲着「和談」問題，父親於當日晚間邀約民青兩黨代表及有關人員討論時局，並對毛澤東的廣播及政策交換意見。會中邵力子公然主張「無條件投降」，眞是寡廉鮮恥，喪心喪盡！

內外形勢至爲紛亂，而黨政人員乃至民意代表，大部已深中了共黨「和平」的幻想，不易覺悟；要使他們澈底瞭解共方種種統戰之陰謀，怕只有在大錯鑄成，接受殘酷事實的教訓之後了！

今天是星期日，父親在中山陵檢閱首都附近軍警三萬八千人後，照常禮拜，午謁總理陵默禱。

十七日

父親接見張岳軍先生商談川局。本日中央政治會議，討論毛澤東廣播，會中曾有人對父親大加誹謗。同時，立法委員之要求政府派員迅向共黨求和者，有五十餘人之多。

近日各部公務員要求行政院加發遣散費等，包圍機關，甚至毆擊主管官員；社會上各種惡象，亦層出不窮。共諜則乘機煽動，擴大事態，製造變亂，是打擊政府之威信。

十九日

行政院於本日舉行政務會議。就共黨所提八項和平條件，鄭重討論，歷五小時之久。決議：「派代表飛赴延安與中共談判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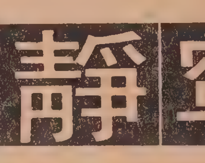
我外交部通知各國使節遷往廣州。

杜聿明部隊自本月十日徐蚌會戰敗退後，只餘三萬人，自陳官莊西南方面突圍，亦被共軍消滅。自此黃河以南地區，共我兵力懸殊，勢難挽轉。父親對於杜部待援，已盡最大心力，自信問心無愧，認爲於此時「引退」，可無遺憾。於是下最後之決心。

本日上午，約見李宗仁商談時局，表示「引退」之意。在李正以爲「實獲我心」，態度突然和善，並表示，一切以父親之意旨爲意旨，其接任期間，亦由父親自行決定。

二十日

我政府由外交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謂「四強已先後答覆我





寧靜

蔣經國

大本月八日所發出之照會。」咸稱：「甚願中國早日恢復和平；但在目前情況下，礙難出任媒介」。我政府對於「和談」問題，在外交上亦表示了最高度之誠意與最大的努力。」

二十一日

今天是父親「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又遭逢了一次厄運，幾乎斷送國脈的一天；而在我個人亦鑄下永世不能磨滅的深刻記憶的一天。父親今日凌晨卽起，擬定本日工作及各種準備程序。去京前，仍不忘北方局勢，曾親筆寫一長函，致傅作義，請徐次辰先生携飛北平，予以勸勉，並告以：

「余雖下野，政治情勢與中央並無甚變易，希勵各將領照常工作，勿變初衷。」

父親對人，可謂仁至義盡，對國家民族也盡了最後的責任。

午前，父親赴基督凱歌堂默禱告辭。

父親於正午約宴中樞五院院長，下午二時，在黃埔路官邸，又約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敍談，卽席報告決心「引退」，並出示同李副總統之聯名宣言，全文畧謂：

「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十五年由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衛民族，實行民主爲職志。」

「先後二十餘年，只有對日之戰，堅持到底；此外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爲國從事，斑斑世所共見。」

「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彌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

時在座同志莫不感情激動，甚至有聲淚俱下者。其中堅貞同志，對「引退」事力持異議，終爲父親婉言勸止。最後，對宣言畧加修正，卽宣告散會。亦有不少高級軍事幹部，聞訊痛哭失聲。父親個人的進退出處，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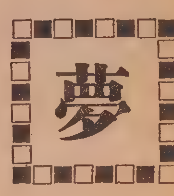
父親於下午四時零十分，乘機離開首都南京，飛往杭州，駐節筧橋空軍學校；晚間同我們在樓外樓吃飯。回校後，張岳軍先生由南京來電話，說李宗仁認爲宣言中，以中常會改正之點，未明出處，須加修正。並將父親手擬之「既不能貫澈戡亂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數語，亦一併删去。李宗仁等並謂：如不照此改正，則將不簽名聯合宣言，以此相脅；李之態度，轉眼判若兩人，其盛氣凌人，與缺乏政治風度，殊屬可笑。

夜宿空軍學校的天健北樓，我亦隨侍左右。入睡前，父親告訴我說：「這樣重的擔子放下來了，心中輕鬆得多了。」

我恭聆之下，無限感慨！

李宗仁於今日發表文告，宣佈就代總統職；同時，共黨對行政院所提和平意見，由其發言人表示拒絕，並主張「先談條件，然後停戰」。【十六】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於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再到重慶。隨即舉行多次會議，政府方面代表爲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杰，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中共代表爲周恩來，赫爾利被邀列席。王世杰首先宣稱：除已往提示三原則外，政府並準備實行三項辦法：

一、在行政院設置戰時內閣性之機構（其人數約爲七人至九人），俾爲行政院決定政策之機關，並將使中國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人士參加其組織。

二、關於中共軍隊之編制及軍械補給等，軍事委員會將指派中國軍官二人（其中一人爲現時中共軍隊之將領），美國軍官一人，隨時擬具辦法提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核定。

三、在對日作戰期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將指派本國軍官二人（其中一人爲現時中共軍隊將領）、暨美國將領一人，爲原屬中共軍隊之指揮官。並以美國將領爲總指揮官，中共將領二人副之，該總指揮官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直接負責，在其所屬戰地之軍令政令皆須統一於中央。

政府所提三項辦法，實爲一大讓步，等於承認了共軍特殊化地區，中共最初要求尚未到此地步。在政府當局及赫爾利，都以爲中共可以接受了。但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指示，決不解決問題，政府談軍事，中共便談政治。

周恩來當時說道：「我這次到重慶，不是爲了繼續上次會議，而是爲了召開黨派會議，討論共同綱領。」

宋子文說道：「這是怎麼回事，上次問題未解決，怎麼又出了新題目。」

張治中問道：「恩來兄，黨派會議是什麼內容，貴黨有未提出辦法。」

周恩來說道：「當然有的。共計四項。」

一、黨派會議應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會議由國民政府負責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

二、黨派會議有權討論和決定如何結束黨治，如何改組政府，使之成爲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起草共同施政綱領。

三、黨派會議的決定和施政綱領草案，應通過於將來國民政府召開的國事會議，方能成爲國家的法案。

四、黨派會議應公開進行，並保證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來往自由。

宋子文皺眉道：「周先生，你們隨時出花樣，變題目，怎麼談得下去。」

周恩來陪笑道：「院長明鑒，並非出花樣，實在敝黨派恩來到重慶，就是爲了談判黨派會議。」

宋子文說道：「我們並未準備開黨派會議，既然貴黨提出了新題目，我們也要重新考慮下。」說過就暫時休會。

隔了一日，重新開會，宋子文表示對周恩來所提四項辦法，政府不拒絕，僅略予修正，改稱爲「政治諮詢會議」。此項會議應研討：㈠結束訓政與實施憲政之步驟，㈡今後施政方針與軍事統一之辦法，㈢國民黨以外黨派參加政府之方法。

周恩來說道：「茲事體大，我要去電延安請示。」當即休會。隔了幾日，周恩來通知政府方面，不能接受政府提案，會議先決條件必須國民黨宣佈取消黨治。事情到此，連赫爾利也看出中共確無意解決問題了。二月十六日，周恩來飛回延安。

延安方面召開七全大會已經決定日期，在七大之前，四月十二日先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毛澤東發表了冗長的演說，題目是「學習和時局」，其中有一段說：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幹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幹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這些結論是：

㈠關於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問題。中共認爲應使幹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澈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鬬爭，這些鬬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

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爲鑑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着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愼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㈡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畧、軍事策畧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鬭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畧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卽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寧說，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㈢關於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討論。應該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爲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佈了十大綱領等，這些都是正確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有缺點，例如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極大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極大重要性，以及還有其他若干缺點或錯誤。但無論如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㈣關於一九三一年上海臨時中央及在其後由此臨時中央召開的五中全會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央認爲是合法的，但應指出其選舉手續不完備，並以此作爲歷史教訓。

㈤關於黨內歷史上的宗派問題。應該指出，我黨歷史上存在過並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經過遵義會議以來的幾次變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這次黨內兩條路線的學習，指出這種宗派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並起了不良作用，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爲經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和一九四三年冬季開始的對於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線鬭爭的學習，這樣許多次黨內鬭爭的變化之後，還有具備原來的錯誤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那種宗派存在，則是不對的。過去的宗派現在已經沒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形態的殘餘，我們繼續深入地進行整風學習，就可以將它們克服過來。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和幾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帶着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例如由於鬭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這一根據地和那一根據地的不同，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這一部分軍隊和那一部分軍隊的不同，這一種工作和那一種工作的不同）而產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團結的現象，看來好似平常，實則嚴重地妨礙着黨的統一和妨礙着黨的戰鬭力的增強。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指出這些原因，說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實現全黨大團結，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

以上所說的問題，如能在全黨獲得明確的理解，則不但可以保證這次黨內學習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將保證中國革命一定得到勝利。

中共七中全會又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中共歷史所有過失錯誤皆推給別人，人人皆有錯，只有毛澤東永遠正確，其中特別提到：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同志爲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時中央因爲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他們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貫澈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八月黨中央的寧都會議，雖然已經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汚衊過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據地的正確路線爲「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正確的黨領導和軍事領導；但是因爲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畧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澈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畧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他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於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澈。

實際福建事變反對援閩的是毛澤東，毛澤東且曾因此受到下放處分，此時也把責任推給秦邦憲。

決議又說：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的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九）

史補之

四次圍剿序幕戰

可是，南城這個城池，負山帶河，地勢相當險峻，利於守不利於攻，同時，城外的南西北三方面，已早由當地民工築有十幾座堅固的碉堡羣，互爲犄角，構成交叉火網；此外，又架有重重疊疊的鐵絲網、鐵蒺藜等障碍物，更顯得異常險要，南城的守軍雖只有周渾元師的一團人，但林彪對南城的進攻，卻絲毫無法施展。至於朱德率領的伏擊部隊，雖然與毛炳文等三個師展開了一場猛烈的截擊戰，但由於國軍機動戰鬬力強，裝備充足，警惕性高，雙方在李西趙山丘地帶激戰了一晝夜，國軍固然有相當傷亡，可是共軍也並沒有得到什麼甜頭，而且相反地，紅軍在這次伏擊戰中，還傷亡了指戰員一百四五十人，而共十九師師長李顯在戰鬬中陣亡。

由於李西趙的伏擊，沒有獲得預期的勝利，對於攻佔滸灣和臨川的計劃，也就因此而告吹。隨即退回黎川、南豐間的山區地帶去整補。國軍方面，也因途中遭受伏擊，重新調整進攻部署，第四次圍剿計劃，也就因此而延宕了一段時間，直至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間，國軍以李明、陳時驥等裝備最好的四個師，由宜黃向廣昌蘇區進攻，企圖橫截遮斷南豐與寧都間的紅軍聯絡，那知這一秘密計劃，又被紅軍偵悉去了，立即將南豐黎川間整補的兵力，全都轉移到南豐廣昌的黃陂、東陂等山地，秘密佈置着一個大兵團伏擊。

正當國軍向廣昌方面推進之際，突然又遭到了紅軍兩面的伏擊，於是，雙方又進行着一次激烈的遭遇戰，在戰鬬進行中，雙方都受到了嚴重的損失，國軍方面，師長李明陣亡，陳時驥，以及該師的一個旅長被俘。紅軍方面，原任廿六路孫連仲部參謀長趙博生，叛變後由共軍第十三軍軍長升任第五軍團總指揮，卽也在這次猛烈戰鬬中而重傷斃命，事後中共爲了紀念這位叛將軍，特將寧都縣改爲博生縣。

這時國軍在江西的圍剿，雖然遭到失敗，但對共鄂皖邊區的進剿，卻有極順利的進展，徐向前、張國燾的紅軍第一軍，在國軍圍攻下，被迫立足不住，只得改棄多年盤據的巢穴，西竄川北。同時，鄂西洪湖區的紅六軍段德昌部，和紅二軍賀龍部，也因受到國軍重大壓力，仍回竄湘西老巢穴鶴峯，依附他的妹妹賀三姑，重行回復他那打家刼舍的老生涯。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二月，最高當局爲了統一剿共軍事，調整前方部署，於是重行改組南昌行營，任命第十八軍軍長陳誠兼中路總指揮，陳誠乃由臨川進駐南城，正在重新部署中，而日軍又在喜峯口挑釁，雙方發生激戰，蔣先生便由南昌北上，所有江西剿共的軍政軍令，前者交由賀國光代行，後者則交由陳誠負責。至於豫鄂皖剿共總司令一職，便由劉峙代理，這一來，第四次圍剿工作，便無形中宣告停頓了。可是，善於蹈隙抵瑕的共軍，乘着國軍北上增援之際，便分五路向贛、閩各縣竄擾，而以其主力紅四軍、紅五軍沿贛而下，直撲南昌，於是沿江各縣吉安、吉水、新淦、峽江等又復陷落，南昌、臨川同時吃緊。蔣先生遂再飛返南昌，隨卽召集剿共區內各省治安會議，重申安內攘外決策，並重新任命陳濟棠爲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共軍南路總司令，白崇禧爲副總司令，何鍵爲西路總司令，劉峙爲北路總司令，蔡廷鍇爲南路總指揮，劉鎮華繼劉峙代理豫鄂皖剿共總司令。一面召集牯嶺會議，並邀請行政院長、立法院長、外交部長等參加，對於安內攘外決策和配合剿共事宜所有商榷。一面又下令川陝豫鄂湘贛粵閩八省全體動員，嚴密封鎖赤區，斷絕物資郵電往來。於是，久經停頓的剿共軍事行動，至此又再度緊急起來。

共軍施展緩兵之計

共軍對於國軍的第四次圍剿，雖然僥倖沒有被殲滅，但他們卻深深知道，這一圍剿策略如果長期持續下去，最後消滅的噩運，終有一天會不可避免。經過了數次秘密討論，認爲除了利用全國輿論來壓迫國府原定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轉變爲對日作戰外，別無更好的解救辦法。於是，一面加緊策動潛伏在國府統治下的秘密分子，鼓動學生，工人掀起抗日運動；一面又策動所有左派文人，推波助瀾，造成輿論上的抗日高潮。

就在這時，共產國際方面又來了一道命令，指示着：「中國反帝國主義侵畧的民族革命運動，已在全國各階層廣泛開展，中國共產黨必須把握這一有利時機，提出抗日的積極具體主張，爭取多數人民的同情與擁護，造成與國民黨的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同時共軍爲了要擔負這一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以及未來爭取領導權，必須建立優良的共軍二十萬，以爲進行革命戰爭的主力……。」中共基於這一指示與情勢，乃決定以政治攻勢來粉碎國軍第五次圍剿。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民支持共軍抗日，其中最能獲得國人同情的，便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口號。這在當時來說，對於剿共的民心士氣，確實鬆懈了不小。此外，中共對國民政府又提出下面的四項要求：

一、立卽停止進攻蘇區。
二、立卽承認中華蘇維埃政府。
三、立卽組織民眾，成立抗日義勇軍。

四、組織抗日聯合陣線，統一抗日指揮。

中共在提出上述的四項要求後，隨即密令潛伏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各級地下黨部，號召全體黨員，爲實現這一革命主張而奮鬬到底。

由於江西是個清剿區，國共雙方無論政治上、軍事上的決策，都以此爲中心，因此，無論是國軍方面、或者共軍方面有何新的措施，江西便是首當其衝。那時南昌市社會局長熊國華，便利用他的師父門第等關係，活躍於國民黨政治圈中，成爲一個風頭頗健的人物。而事實上，卻是中共打入國民黨中的重要分子，就在這一秘密號召中，由於傳達命令的手段太過笨拙，終於因事機不密而被捕，雖然經過幾次風潮的醞釀，最後還是繩諸以法而槍決。

一本三國演義起風波

熊國華原是南昌一個世家子弟，與江西學閥熊育錫有着同宗的關係，因此，便進入熊育錫創辦的私立心遠中學肄業，他在校中不但各科成績優異，而且極其活躍，任何學生運動，總離不了他一份兒。因此，熊國華不僅是熊育錫的得意門生，同時，也成爲南昌學生界中的風頭人物。那時心遠中學在熊育錫專心致力的從事下，就一般中學比較起來，確是數一數二的，培植了不少的人材，無論在江西甚至在中央各階層中，到處都有着心遠學生，於是，熊育錫也就成爲國內知名的教育家了。

說到這位教育家，論出身只是清末一位酸秀才，論儀表卻是一位侏儒，說起話來，期期艾艾滿口的南昌土音，乍看起來，簡直不足爲人師表。可是，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他思想很新，作事很有毅力，對於門下的學生，視同自己的子侄，凡是可以造就的人材，他必竭盡一切可能，資助他們升學，前後經他資助而成名的，如程天放、李中襄、熊國華等，都是由他一手培植的佼佼者。因之一般學生對於這位老校長，也就尊奉他如同家長。他以一個中學校長，而省黨部委員、省政府委員，而中央監察委員，便是由他一班得意門生捧出來的。但也有他的缺點，便是門戶之見太深，我們從江西黨、政、教育圈中，所謂「心遠系」而言，便可說明他在江西的「學閥」勢力，足以籠罩一切了。

由於當時南昌是剿共的政治、軍事重地，對於中共地下人員，以及電訊各方面，戒備偵察得特別嚴密，等閒也不容取得聯繫，中共在無法可想中，只好利用郵遞作爲秘密通郵方法。那時南昌已實施郵電檢查了，有一次，郵電檢查人員在放郵的堆件中，突然發現了一件耐人尋味的郵包——一本綉像的「三國演義」，看看收件人姓名，卻是現任社會局長熊國華，那郵檢員略一遲疑下，覺得既是堂堂政府官員的郵件，應該不會有什麼岔子，隨即將那原件一丟，算是「拍士」過去了。不想另一位郵檢員，卻提出懷疑的意見，他認爲如果是借的或者買來的書，應該是寄一整部，現在不三不四的寄上第一本，而且是半新半舊的，其中便不免有着蹊蹺了，故無論收件人是誰，我們且拆開來，仔細的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可疑的地方？

兩人商量已定，隨將郵包小心地拆開，前後倒順的翻閱，也絲毫尋不出什麼破綻，兩人面面相覷了一會，隨手將書擲在案上。忽然後一個郵檢員，又發現另一可疑之處了，他指着書本說：這本書原是半新半舊的，但裝訂的線卻是全新的，我們爲了交卸責任，不管如何還是簽提上去，讓上級去鑒別研究。於是，這本「三國演義」便被秘密送到專家手上檢驗去了。

專家們根據郵檢員簽註的意見，逐一研究後，認爲確有可疑，乃將全書拆開，經過縝密化驗後，最後幾頁裝訂空白的地方，赫然顯出淺藍色的字跡——中共中央的命令，這一來熊國華的身份，和秘密任務，由於證據確鑿，全部揭開了。

只是熊國華身爲社會局長，何以還要做共產黨呢？從他的地方關係言：他是「心遠系」熊育錫的門生，地方勢力相當大；從他的中央關係言：他是中央派來的人，而且與「CC系」方面很接近，這不但令人難以索解，即對於逮捕問題，也感到煞費躊躇了。其時，蔣先生不在南昌，便由楊永泰主持，星夜將熊國華逮捕了。熊育錫一聽到心愛的門生被捕消息，便以省政府委員的身份，同時，也自恃中央有人，竟倚老賣老的向省府和行營方面要人，堅定否認熊國華有叛黨嫌疑，並願以全家生命財產擔保他不是共產黨，行營方面置之不理，他便一面向省政府大吵大鬧，一面發動心遠學生罷課請願，搞到滿城風雨，直逼得熊天翼向中央辭職。後來還是蔣先生親回南昌主持，經審訊後，熊國華一一供認屬實，罪證確鑿，終於執行槍決。

倒戈將軍被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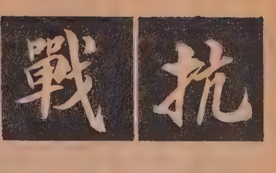
當年中共除了在各方面策動、號召左派文化人士，地下工作人員和各階層人民，造成熱烈的抗日情緒外，一方面竟又向那位倒戈將軍馮玉祥大打主意，企圖利用這些情勢，將剿共的箭頭，轉移到抗日方面去。中共這一策略，雖然沒有全部成功，卻也發生了部份效果，最低限度已將國軍第五次圍剿計劃阻延下來了。

那時馮玉祥在「倒戈反蔣」失敗後，蟄居在張家口，韜光養晦，守勢待時。當時中共對馮的估價，認爲馮的軍隊雖已全部投降了國軍，但西北軍是他一手創立的，對於舊部總還有其號召力，因此中共對馮的利用價值也還沒有消失。

如果能和中共合作，高舉抗日旗幟，不僅可以號召其舊部來歸，而且可以影響全國民心和輿論，其作用當不在小。

這麼一來，既可聲援共軍抗日的號召，壯大共軍的勢力；同時亦可予國軍以重大的威脅，逼使國軍停止圍剿蘇區，甚至造成新的妥協局面。

中共根據這一情勢的分析與估計，乃決定向這位「倒戈將軍」進行策動工作，一面由中共中央派遣得力幹部楊曉初、劉少文前往張家口與馮洽商，一面密令華北方面的負責人員共策進行，另一面又利用以往「馮俄暗中勾結」的關係，電請蘇俄從中協助，積極策動老馮成立抗日同盟軍與共軍聯合抗日。當時中共中央對於派遣楊曉初、劉少文這兩個特使前往張家口，雖然不失爲適當的人選外，但總覺得這兩人與馮毫無淵源，負擔這一重大使命，似乎還嫌不夠份量，必須物色一個與馮有過相當關係的人物同行，才易收效，在幾度詳細考慮後，竟被他們想起了一位慣於投降靠攏的吉鴻昌來。



抗戰武術談

同仇敵愾抗暴力　團結自衛保家園

我接着又說：「至於對長輩們，我是以誠實的心相對，抱尊敬的心相待，凡事先請教，並尊重他們的意見。至於各祠會的執事人員，你不要以為他們是大鄉里一個，每次我們需要錢糧時，祗要他用筆在一張小小的紙上隨便寫幾個字，簽個名，就可去各佃農家挑二十擔，五十擔稻穀回來，他們是地方上的權威人物，你能不信服他們嗎？我有時去各鄉紳家拜訪，聯絡感情，一方面聽取他們的建議。做人是不可以打完齋就不要和尚的，要糧食時找他們，過後就不理，會令人心冷，眞所謂，人敬你一尺，你就應該回敬人一丈，我進城採購物品，順便買點食物，請他們來一起同樂，雖所費無幾，可是大家聯絡一下感情，在談談笑笑中問題就容易解決了。其實這班老前輩，外表嚴肅，心地是慈祥和氣的，他們所要的，就是人們對他的尊重而已。」

隊長聽完我話後，笑着點頭說：「你說得不錯，一班青年人的確不明白老人家的心裏，同時沒有人生經驗，以為老年人太固執，不肯遷就相信他們的話，以至弄得兩代有隔膜，我原來擔心這班老先生很難攪，現在有你和他們相處融洽，敦睦鄉誼，我也就放心了，這眞是吾鄉之福也！」

回憶三十年前的往事，青年人做事的確是有點過火，有一件令人遺憾的事，至今使我耿耿於懷，尚有悔惶之意。那年七月間在吾鄉搶刼的部隊，幾天後就給我們查出是何軍何師。在桂柳失陷後，該部隊還是來來往往在邊南防線。那時，全部人馬會

積憤難消，心存報復，曾經舉行一次會議，當時老年人主張寬恕之道，認為過去了的事不可再引起風波，但多數人的意見是非報復不可。那時我年輕氣盛，心中牢牢記得所受的恥辱，並且認為有仇不報非君子！當然我站在激烈份子這一邊，結果會議少數服從多數，通過授權給游擊隊長，有機會就採取報復行動，決不放過這班軍人。

後來對許多過境的散兵游勇，有携帶槍枝的一概收繳，送給旅費遣送回家，有不願回家的可留在游擊隊工作。但對某軍某師的官兵，一被發現在吾鄉遊蕩或道經當地者，經查明不誤，捉住就秘密處決，將槍枝收歸公有。在那段時期，曾搶刼過吾鄉的軍隊，一經發現，無一可免！百姓們平日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如今因受害太深，創巨難塡，決心復仇滌恥！也就顧不得忠恕之道了。而該部隊時時發覺失踪官兵，還以為是官兵開小差逃走，但普通祗有士兵開小差，決無軍官逃走的理由，他們怎麼也想不到現今老百姓已武裝團結起來，對付有槍砲的軍隊了。

大家都是中國人，自己互相殘殺，這實在是不應該的事，寃寃相報何時了呢？可是那時候如不自衛，勢必家散人亡，既然有了武力，就要和仇家爭雄鬭強了。本來組織游擊隊是為了襲擊日寇的，因軍隊的阻凝，不能出動偷襲，轉而將目標放在自己軍隊身上，這實在是一種既愚且蠢的行為。如今追憶往事，至感痛心！雖然我本人不曾殺過一個人，然那時我曾贊同他們的意見，可見年輕人感情特別衝動，凡事剛愎自用，毫無修養，以至造成錯誤，愧悔莫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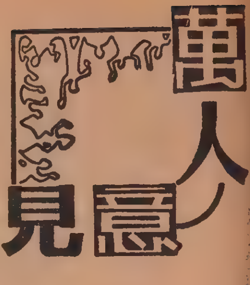
再說那時的軍隊也是毫無人心，如果他們知道軍愛民，民愛軍，大家携手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畧，也不會有這種慘事發生。

吾鄉素來明禮義，愛和平，並熱愛外鄉客來居住，本是寧靜和愛的農村，竟然在湘桂會戰時期，發生這種同室操戈，自相殘殺的事件，應該檢討始

游擊隊兩次襲擊日寇，所擄獲的槍枝，並在獸軍口袋裏搜出的金手飾、手錶、水筆等，集中為數不少，每個獸軍身上或多或少均藏有金手飾，這些金飾並非由日本帶來的，因上面均印有中國地名及金舖招牌，由此可證實是侵畧者搶掠來的。為這批戰利品的處置問題，曾召集會議商討解決辦法，在會議席上元老與少壯兩派，發生很劇烈的爭論，兩派各執一辭，元老派主張要歸公家，少壯派堅持犒賞隊員，雙方都有理由，互不讓步，爭論得非常激烈。隊長當時站立起身，拍拍手掌，要大家停止爭論，凡事慢慢商量，不可為利益而傷和氣，如今我請張某人發表意見。

事先我也曾和兩位校長交換意見，他兩位說：此事很難解決。我經過詳細的思考，認為應該說句公道話。然後站立起身，首先請示族長及各鄉紳，各長輩是否同意我提出折衷辦法？承他們看得起我，心平氣和的一致同意，聽我如何折衷辦法？我用緩慢和平的語氣說：「今天我是青年一輩，但我要站在各長輩的立場說幾句話，吾鄉自國軍撤退後，大家都知道已傷了很大的元氣，不論大戶和小戶人家都被搶得窮光了！現在全靠祠會發給口糧，才能維持生機，而游擊的經費，是由各祠會發給各家的丁口糧裏抽出來的。一部份大戶人家，自己還有點餘糧，當然不在乎此丁口糧，但很多小戶人家，還有少數的孤兒寡婦，是全靠丁口糧解決生活，因此祠會的負擔是相當重的。至於各隊員拚性命擄獲來的戰利品，當然是應該分得此利益，但是我覺得不可以在會議中爭論得和長輩們傷了和氣；青年人要自己創造前途，要憑自己的本領打開出路，對金錢最好是順其自然，不要為着利益而忽畧了彼此間的感情，最要緊的是，得來的金錢要安心，要自己高興，也要別人心願意順。現在我要提醒大家，我們向縣銀行借的開辦費，至今還無錢歸還，這是我們全鄉人的人格及信用問題，決不可令縣銀行兩位負責長輩為難，所以現今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利益，而是

張仲仁



海底隧道股票上市 五倍原値令人艷羨

時間短賺錢多恐怕沒有第二家

編輯先生：

海底隧道股票上市了，我從前是一個沒有資格扮蟹的人，現在當然更沒有資格去做一蟹不如一蟹的新股東。對股市既屬外行，對它的現勢、前途、分析、評論，則一竅不通。不過，我所感到驚奇的，是它以一元面額，伸五元多上市。它只是短短的兩年時間。不管有資格的人對它反應如何，這五倍的數字總是一件令人艷羨的事——恭喜發財！

我不是窮人眼紅，更不是共產黨人，想共別人的財產，對它加以自私性的抨擊；只是就這件事發表一點作爲市民一份子的心聲，我覺得它的利潤太高了。

以銀行的存欵利率複利計算；以過去兩年物價的上漲率來比較；再以一些人爲的缺市貨品價格來說，我雖沒有作精密的調查統計，但敢說，在香港像它這樣時間短，賺得多，賺得如此容易的企業，恐怕沒有第二家（假使有的話，歡迎提出，公諸大眾，好作爭取「合理」利潤之人的憑證）。他們既然把招股章程公佈，所伸的值當然不會不值其數；假使差得太遠，一定沒有人申請。這可以說是他們賺到大錢的明證，有資格的人上可以去分它一杯羹了。他們這種不自私的作風，還是可嘉呢！

做生意講本求利，加上技術和眼光，賺錢，是無可厚非的事。交通事業由民營也未嘗不可，並且也不一定以虧本爲原則，讓某機構專利經營，使他獲得保障，提供最高服務水準，一樣會得到市民的贊同。做生意是兩廂情願的交易，在自由貿易政策下，競爭激烈，顧客可以作最廉宜的揀選；而專利則完全不同，因爲除他以外，別無第二家，所以像天星小輪公司，停止了中環到紅磡的航綫以後，別人就不能接辦。所以專利如果單單顧到經營者的「合理」利潤的話，對靠他服務的市民來說，就有如坐收買路錢一般。並且他對政府所繳的專利稅，不應視爲獲得專利，或延續專利的保障；因爲羊毛出在羊身上，相信沒有經營的股東掏荷包納這項稅，而不從盈利裏拿出的，任何人都能繳得起——他們有錢賺，別人做當然不會賠。這也是九巴、中巴、渡船、電話等類，不得隨意起價的原因。

但是海底隧道在開始的時候——生活指數和物價皆比現在低得多——油蔴地小輪只收兩元一輛汽車渡海之費，他們就收到五元，據說也比得上世界好多收費昂貴的地區，連香港政府都勸其各部門，爲節省起見，儘量少用。（我不是有車階級，只間接的坐過巴士幫襯過他們），像這種情形居然能讓它存在，政府以受到合約所約束，無法干預；所以有人說，那預計是五年還本的期限可能縮短。這樣這條隧道的完成，並不是利便市民的交通，而是從市民身上徵收高代價的獨市營業。試問，如果電燈、巴士及其他專利經營的公用事業，群起效尤時，政府也應該緘默嗎？把爲市民服務所得，變成少數股東的利潤——並且是那麼高，在情理上怎能說得過去？如果這樣，將來地下鐵路的興建，其目的也可以賺錢爲第一，疏導交通在其次，承辦者一樣的會享有專利權。市民在陸上可以安步當車作抗議，在一哩左右的海上，則不容易換上泳衣游過去，何況並不是人人皆精於游泳呢？

政府本身的經費有限，對某些事業的經驗可能比不上少數專家，招商投標承辦一項重大工程，並不是不當，但是香港市民皆知道，香港有大筆欵項存在英國銀行「生息」，竟然不拿回本地動用，對財政司大人的那種解釋仍然令人費解。除此以外，能否發行公債，作爲公開招股的方式呢？我相信香港銀行有若干億的存欵，存欵人不要說百分之五百，就連兩年內百分之一百，也會有大批人士把存欵轉過來投資在這方面的。不知道是不是一般市民沒資格，必須等他們賺夠

了，吐出一點，才能吃桌子底下的碎渣兒？如果這樣，以後所有需要巨大欵項的公用事業，都只好仰賴於少數財團，置民生於他們的刀俎之下，變成富人更富，窮者更窮──很容易成為左派人士煽風點火的藉口，以財力享受專利權，並不是合理的事。

即使政府因為和市民的利益觀點不同，不願調回存在英倫的基金，來建設地方，也怕有發行公債來造海底隧道的困難，而把這一個貫通港九的通路，讓別人享有專利來辦，也不應當疎忽本身當負的督導責任，和保護市民少受剝削的義務。專利的利潤竟然是那樣的高，政府的不加干涉，無論是什麼原因，都不能對輿論作交代。再一方面，好多在盈利方面瞠乎其後的公用事業，和他們比較就顯得「極不合理」，他們要求加價，加到能賺得那麼多，也不應當受到不同的待遇。

商人的目的是賺錢，謀求專利是其手段的一種，服務社會，便利市民多數是響亮的口號，和達到他們目的之後的副產品。政府則不同，大小官員皆是人民的公僕；對商人與顧客應不分大小，一視同人，公平相待。商人納稅供給政府，社會卻不是單單由商人所組成，乃是包括各行、各業、各界；而更不是單單靠大商人拿幾個錢，就把他們捧作東主，對之百依百順。政府應以保護民生為第一要務，甚至和某些富商利益有衝突的時候，也不能顧惜，故作偏袒，而失去民心。對商業應將之納入注重道德，供應正常，以義為利，有助於社會安定的正軌。而不是保障少數（不管是有財力，或特權階級），以其特殊關係或原因，予取予攜的，刺激別人的貪慾；同樣不是讓某些人與風作浪的危害民生。據報載工商署長答覆黃篤修先生的指摘，為對其食米政策不變，也是繼續保障少數入口米商的一種手法──其他小資本的人，如果從泰國運點米入口，也會像運毒品一樣的違禁，相信這是所有的消費者所一致反對的事，現在米商或者會說，他們的專利，遠不及海底隧道兩年所賺，你為什麼不嫉妒他們呢？

處置得不夠公允的時候，得到的是金錢，失去的卻是金錢所買不到的人心！

（乙人）

「園丁之歌」歌頌教師 中共視為「文藝毒草」

湘劇「園丁之歌」，在一九七二年大陸的「專業文藝調演」上演之後，即被視為一株「毒草」，在各地不斷遭受批判。今年八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文革」派文藝打手湘暉的「評湘劇『園丁之歌』」，則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從這篇文章中，可以概括的體會出中共文化打手們那種盛氣凌人、蠻不講理的粗暴作風，和他們那種簡單化庸俗化的文藝批評標準。

「園丁之歌」是描寫兩個小學教師如何辛勤地教育下一代，幫助一個不好學、頑皮的學生轉變過來的故事。它本來已按照中共的文藝公式，去刻意製造矛盾衝突，描寫共產黨員教師俞英，如何幫助糾正另一個教師方覺對待頑皮學生採取簡單粗暴的方法，而採取啓發誘導，終於把頑皮好玩的學生陶利轉變過來，是作為歌頌「教育革命」的姿態出現，本該是可以使毛幫稱心滿意的。其所以仍逃不脫被作為毒草鋤掉的命運，這是有其先天性的原因，毛幫的文藝打手硬要扯上「資產階級教育路綫」，「智育第一」，「師道尊嚴」等問題，不過是吹毛求疵的說法，[illegible]，都免不了被鋤，因為寫什麼題材、歌頌誰，大陸的教師該擺在什麼地位，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教育工作者自稱為「園丁」，而不把自己稱為「一顆沒有靈魂的螺絲釘」，可以說是不卑不亢恰如其份的說法，比起以前所稱「為人師表」，或者比起新聞工作者之稱為「無冕皇帝」，總是謙虛實際得多了。在普通權貴者的眼中，「園丁」不過是花王，是園藝農夫，是奴僕下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最橫行霸道的惡霸、大天二、大地主、大資本家，也決不會因為有兩個花王面對他們自己辛勤勞動，用汗水培育起滿園花木而欣慰，就被認為大逆不道，也決不會因為花王自稱為「園丁」就認為做主子的會面目無光而嫉忌的。可是在大陸，毛幫的打手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黨的陽光雨露哺育青少年一代茁壯成長；是黨的辛勤耕耘，培育革命新苗欣欣向榮」。「園丁之歌」的主題歌──「百花園中花似錦，花紅要靠育花人，滴滴汗水花上澆，喜看來日滿園春」兩個教師把自己比作「園丁」有自豪，[illegible]

狹窄、好大喜功的中共，坐了主子位置還不滿足，連「園丁」的自慰自豪也以爲忤，「園丁」的汗水、榮譽也要侵吞，眞是前所未有的笑話。

「園丁之歌」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歌頌中共所最歧視的知識份子教師，不該肯定他們的勞動成果。因爲教師的地位最低賤，在「文化大革命」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教師這一行，雖然現在是採取「邊改造邊使用」的政策，但是仍不允作爲正面人物在作品中歌頌，所以「教書倒霉論」流行，他們抱着消極的態度，採取「你們帶頭我跟着走；你們發言我也開口；你們動筆，我也動手的態度去應付。」（「交通大學」教材革命時的教授所說。）

像湘劇中所描寫的教師愈英、方覺那種熱愛本身工作，豪情奔放的人，在大陸現實生活中不僅沒有，也不爲中共所容許。劇中主角愈英身爲共產黨員了，但中共不認賬，說他是掛牌的共產黨員，主要原因是他身爲下九流的教師身份，而不是工農兵。故作品中，只能容許歌頌那個不好學的頑皮學生陶利，因爲他的父親是工人，是火車司機，因爲他好玩火車模型不愛書本，說明他「重視實踐」，因爲他對教師不滿，「進行某些反抗」，具有「反潮流精神」。

這樣的「文藝批評」，這樣的「教育政策」，這樣的「階級等級制度」，結果將會使大陸更加一片荒蕪，大陸的「園丁」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還是下一代！（陳兵）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五二至三五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設置辦法擬具草案

曾經捐款的朋友希望提供意見

老萬爲亡兒陳孝昌舉辦紀念助學基金，由於各方熱烈響應，到目前爲止，已籌集得六萬多元。雖然和十萬港元目標尙有一段距離，但這是一項長遠的計劃，只要繼續努力，衆擎易舉，集廣大讀者的力量，一定可以達到目標。

關於助學基金的發放計劃，老萬會兩次到台灣，與有關當局洽商。台灣大專學校很多，大專學生更多，要老萬自己去辦，簡直無從入手。因此只委托一個能信任的團體，就近代勞辦理。

老萬知道「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可經辦此事，特拜訪該團李主任，告訴他選拔標準及原則。他對老萬的提議非常贊同，當即負責進行。頃接李主任來函，已將辦法草案擬訂，設計週詳。特將辦法錄下，凡曾參加捐欵的朋友，希望能提供意見，務使這一項具紀念性的助學基金辦得盡善盡美，將來還有機會予以擴大。

陳孝昌助學金設置辦法草案

一、設置宗旨：

陳子儁先生以其公子孝昌君英年早逝，爲紀念其好學不倦、奮發向上之精神，特設置助學金，以幫助家境困難、品學兼優之工科學生完成學業，服務社會。

二、名額分配及金額：

暫定十三名。分配台灣大學、淸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海洋學院、中原理工學院、逢甲學院、淡江文理學院、文化學院、大同工學院等十三所設有工科之大學院校每所一名，每名每年各發助學金新台幣八千元。

三、申請條件：

㈠在上列各大學院校工科就讀之學生。
㈡全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〇分以上，體育七〇分以上，操行列爲甲等者。
㈢家境困難，需要幫助始能完成學業者。

四、申請日期：

每年十月一日至十五日。

五、申請手續：

符合上列條件之學生，請於限期內向就讀學校團務指導委員會申請，繳送下列各項資料：

㈠申請書一份（向學校團委會索取）。
㈡最近一寸半身正面照片兩張。
㈢家庭狀況簡述（內容包括家長職業、家庭人口、經濟情況、個人求學經過等項）。
㈣全學年成績單一份。

六、審核工作：

由學校團委會就申請學生中愼選最需要幫助且品學兼優之學生一名，將其申請書等件於十月二十五日前寄送總團部彙辦。

七、贈予方式：

邀集獲得助學金同學，由陳子儁先生親自贈予，日期另行通知。

父親抱着重病的兒子含淚說：

讓兒子下放農村死去　倒不如死在自己懷裏

梁伯是廣州市西村水泥廠工人，夫妻倆獨生強仔一個，一九六三年強仔在廣州市廿二中學畢業後考不上高中，街坊組長幾次動員強仔上山下鄉，強仔初時只作阿聾送殯不聽其死人笛，後來難耐那街八（廣州人對那八卦婆的街坊組長的稱呼）日夜不停騷擾的麻煩，終於報名寫下志願書。

梁伯聞知強仔要去上山下鄉之時，除了對強仔一頓臭罵之外即到街道辦事處去，說強仔是獨子，以前抽壯丁也不抽獨子之類的氣憤話，目的在於請求免於下放。

誰知道「辦事處」共幹碌大對死人眼，指着梁伯的鼻尖說，你這個老頑固，兒子雖是你生的，但並不是你私有的，他是「黨與毛主席」培養大的，屬於國家人民的，黨與人民需要他到什麼地方去，他就要服從黨的需要。同時我們是要他去勞動去鍛鍊，並不是拉壯丁，就算黨要他上前綫，他也應絕對無條件的服從……若果你不是工人階級，那就把你當作破壞運動處理。

梁伯得到一頓臭罵，但這個老頑固的思想始終轉不過彎來，堅決不給強仔走，由於他成份較好所以沒有馬有一手，金箍還加上五指山。

一天梁伯正在開工的時候被叫到人保去，人保科長卻不像街道辦事處的共幹那樣兇惡，叫梁伯坐下之後很溫和地說了幾句話，可是那麼輕聲細語的幾句話，卻使梁伯當場腳軟，好像被判處死刑押赴刑場一樣。

「梁東，聽說你兒子不服從上山下鄉嗎？」

梁伯正想說理但卻被壓了下去，「你不用說我非常清楚一個人的思想並不可能一下就弄得通的，這樣吧，廠內放你三天假，你利用這三天時間好好地攪通思想，若果攪不通你以後就不用返工了。」

不用返工即是炒魷魚，炒魷魚在香港來說並不成問題，東家不打打西家，有勞力願意做牛還怕沒犂拉，甚至自己認爲工作不合理想也可以炒老板的魷魚，這是平常事。但是在共黨的極權社會中就不是那麼簡單了，因爲各行各業的組織控制，自己根本無從找工作的，即使自願接受殘酷的剝削也不行，在那極權制度中沒有職業即是失去了生存的條件。

梁伯雖然憎恨共黨狠毒的手段，但又無力反抗，只有忍氣吞聲把強仔下，在鑼鼓掩蓋飲泣聲中被光榮地送往海南島文昌縣去落戶生根做一輩子農奴。強仔在那裏捱了將近八年時間，由於長期缺乏營養而又過度的勞動，結果是得到了嚴重貧血與肝炎症，得症後又得不到好的療治與休息，病況日重一日，最後總算得到當地黨委的照顧批准他返回廣州家中休養。

強仔在這強迫與志願相結合情況

梁伯夫婦見到兒子返回到自己身邊當然無限高興，可是見到強仔變成又黃又瘦好像香港的白粉道人一樣又是悲痛不已。第二天梁伯帶着強仔到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去診治，經醫生檢驗後認爲需要留醫，但是那所謂人民醫院卻是爲人民幣服務，入院要先繳付四十元人民幣按金才得入院，否則你死你事，關人屁事。

一下拿出四十元人民幣，在大陸人民來說並不是那麼簡單，梁伯每月四十六元工薪也只可勉強維持生活，平時根本就沒有積蓄，一下子去那裏籌四十元呢？同時那只是入院按金以後房租、伙食、針藥、手術費等可能不只此數那又如何辦呢？不得已梁伯帶着強仔到街道辦事處請寫張證明給醫院要求減免收費，可是街道辦事處一於懶理，梁伯氣憤之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吵起來。

你們這班官僚主義，當初就說他不是我的私有財產，是黨養大的，他是國家人民的，現在他病了你們就什麼不理。梁伯氣憤得如瘋如狂的大聲地吵嚷着。

但街道辦事處的共幹這次卻採用軟皮蛇的手法，你發火他卻嬉皮笑臉地說，你別發火有事慢慢地談，人民政府一向是講道理的，要求減免住院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捐欵源源來

占美架老翁（牙買加）　一百一十元

胡眉（加拿大）　五十元

鄧女上（加拿大）　五十元

Mr. Chan Ming(日本)十七元

小結二百二十七元

連前共六萬二千七百四十一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費用那裏醫院的事，我們是不能隨便寫證明的，如果每個人都要求減免費醫病那醫院怎能辦下去，你既有生兒的權利就有治療兒子的義務。

梁伯幾經奔走哀求均無結果，後來他想到即使把他醫好了也得把強仔重新送回農村去接受無窮的折磨與搾取，他抱着重病的兒子含淚說：倒不如讓他死在自己的懷裏好得多，於是把心一橫再不給強仔看病了。強仔本來已經是半條人命，在精神上受此一沉重打擊病況急劇惡化，在強仔病情惡化之時，街八的組長才假好心的從街道辦事處拿了一張介紹強仔入院的證明送來，但已經遲了，強仔已有眼再看到殘酷而黑暗的社會了。

從強仔這個青年的死，可以淸楚地看到共黨對大陸廣大同胞迫害的手段是多麼的狠毒與卑鄙，掛着人民招牌的人民醫院又是如何對待人民的生命，人民政府所需要的是「人民甏，人民甏」。（知靑）

瞞住良心宣傳左片 無非為了幾個臭錢

報老板多數是只知「在商言商」

萬先生大鑒：

素仰貴報一向言論公正，故自創辦以來，深受讀者愛戴。我亦貴報一忠實讀者。

自毛共加入聯合國後，貴報的方針不但轉變作風亦轉向趨炎附勢，大替毛共宣傳，就如本月三日的副刊來說，竟然替大陸的某套影片大賣廣告，不理會讀者的影响與否為了大陸院商的數角臭錢，不惜將作風背道而馳，為了賺取院商的臭錢，不惜替毛共的貨品宣傳。既然為了賺毛共的錢，乾脆轉為共方刋物，套取毛滙，豈不更好？

貴報是在我國登記，應以我國的新聞為標準。弟是一中二學生，文中詞不達意，請萬先生代為修正。

忠實讀者鄭丹尼謹啓

（那不是報紙的「副刋」，而是左派影院的「廣告」，故意用此方式刋登，混淆讀者視聽。如果我是老板，當然不登，但有些人以為「在商言商」，所以全港報紙，除了官方或半官方的報紙外，多數貪這一筆「臭錢」，你年紀雖小，能明辨是非，的確難得，我與你正有同感。　萬人傑覆。）

既不是「武術」 也不是「舞術」 查實是「冇術」

萬先生：

一流技術，甚是了得。好一陣針鋒相對，把羣醜打得無招架之力。使軟體寄生者穴道全數封死，只能狂吠而已。筆桿子變成鋒利武器，把「武術」專家（毛記武館）如數打敗。惜先生太仁厚，未能將之趕盡殺絕，或打之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使之不能為害社會，實一失策。

本人非武術專家，亦不是什麼師傅，不過略曉一二的初哥。

未受訓前，師傅已經不斷說國術本質是強健身體之運動，久而久之則百病不侵。（當然不是萬能，乃指癬疥之病如風濕、腰酸或傷風等。）所以乃有國術延年益壽，強身健魄之稱。相信先生亦有所聞。

師傅並嚴厲禁止不許武鬬，並道國術乃一種運動，故不必向人炫耀，向人「演嘢」。若切磋則要互相應允，才可以交手。換句話說，國術是一種運動，並非是一表演項目。毛記武館此次演出，實違反武術意義。本人並非說武術不可演出，而是不可像愚弄觀眾式演出。君不見演出者往往有着眞材實料，才敢在電視或眾人面前演出。所謂沒有三分三，那敢上梁山？縱然有武之士想炫耀其武術，沒有什麼「料」子，亦應有三兩度散手令人點頭加許。

毛記武館今次作其不倫不類的演出，實令人捧腹。曰花拳綉腿，則電視之古典舞蹈好看多；曰雜技表演，則其自家瀋陽雜技團表演的漂亮得多；曰武術乎？平日在電視的××道或××拳精彩百倍；曰向人表演較量功力，則粵語片的黃鴻片集中石堅和關德興生猛得多；曰當看武打片欣賞，則唐山大兄李小龍比之燦爛；曰招式多，則不及大導演的××刀、××拳、××腿的千奇百怪名堂。曰舞術表演，乍看還似模似樣，實則不及粵語、國語片中的美妙舞姿，更不及醒獅舞蹈，簡直連功架戲（大戲）中的南北派都不如。萬先生稱之舞術，實則「冇術」，什麼都有，何術之有？

驅魔人上　八月十一日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黃綠醫生害人不淺 收費昂貴毫無功効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民族性特強的人。凡是國粹的東西，都希望它發揚光大。近年來，有關「針灸」的事，當我見到報載國際人士到台灣學習時，有莫名的高興。同時也使我痛心的，[illegible]國家用「針灸」醫壞人的消息。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有關針灸的。內容是：針灸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半桶水」的人是不能使用的。

打醫生無效。

友人說：針灸最好。我本怕「半桶水」，就找個有名氣的「××××院」；當我進門時，鐵閘內的姑娘問我幹什麼？我頓時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是來看病的」。她嫣然一笑開門。

我又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寫姓名、住址、職業、家鄉、年齡等。我想：「這是移民局」吧？掛號費五元。

入。我又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此人不算老，而且還是針灸醫師。怎麼連自己的行動乃有問題」？

我即刻想離去，但覺得不好意思。她看出我有懷疑，於是，向我說了一大堆「街邊江湖佬」的術語。這時，我更感不安。身為醫師，是有尊嚴的，怎會有「江湖佬」的態度？既然來了，只好一試，進入「手術室」，她說：「你的病很嚴重，假如不醫好，將來變成駝背。我一定醫好你，手術費一百元，一次過。」

我答：「假如能夠醫好病，一百元可以」！

左手刺三針，右手刺三針，左腳刺三針，右腳刺三針，胃部刺一針，腰骨部刺幾針，搭上電綫，腰部覺得數分鐘後，叫我起來，問我如何？我說：「完全沒有效」！

她嚴肅的說：「現在當然沒有感覺，但還要服藥，明天就好了，藥是特製的，需費八十五元。」

我想：「一百零五元，已經給她，八十五元何足惜？能夠醫好我的病，也無所謂」。

回家後，約下午十時許，服藥。到深夜五點時，肚子開始痛，不久，大瀉，連續絞痛痾瀉，有如患霍亂。立即服兩支止痛水，才好了些，迷迷濛濛到天明，再服兩支。下午三時回到她處，她見我回來，甚不愉快。我將昨晚的事全告訴她，並說腰骨痛沒有半點見效。

她搬出一塊牌子說：「這裏寫得很明白，每次針灸一百元，同時並不包醫。」

我說：「昨天你說一次過包醫，怎麼今天則說每次的手術費一百元，另掛號費五元，藥費八十五元，每次共一百九十元。還說不包醫？」

她說：「這裏是私家醫院，你沒有錢，怎會有資格來。」

又說：「像你這種人，我行醫三十年來見了很多，我不希望本地人生意，所希望的是外國人，外國人來看病，每次收美金五十元。」

我憤怒說：「你是掛牌的江湖佬，你沒有資格當醫生」。

她說：「你說什麼我都聽不見。」

我無可奈何，只嘆行衰運。今又見她大登廣告，使我「氣頂」。

希望先生無論如何，要將此文刊登。使廣大讀者警惕免上大當。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明日黃花錄第三集自序（續上期）

董力行

名流贈詩

題力行先生明日黃花錄

曾克耑

老去英雄追往夢
不應明日視黃花

題力行詞長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容劍斌

明日黃花蝶也愁，人生長樂水長流。
羨君一管如椽筆，塵世浮華寫不休。

題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力行先生郢正

何叔惠

㈠
山抹餘霞逐馬蹄　紅粘衰草繞天西
砧聲暮入孤村急　驛路風霜淚一携

㈡
卅年心篆爇寒灰　欄外東風挾雨來
一棹蒼茫烟水闊　楚江搖落笛聲哀

敬題
力行將軍明日黃花錄，並步第一集封面原玉

釋幻空

百城烟水捲單游　赤杖芒鞋志九州
塵影依稀還蝶夢　笑談空自解猿愁
開門山色添佳氣　入戶薰風上小樓
此日黃花盈手贈　淸香一瓣記心頭

題明日黃花錄贈
董力行先生

鍾英明

小刼滄桑容夢馳　滿懷風雪綰遊絲
長空一色舒淸句　斜照孤舟發古思
千里雲山誰作主　半竿秋水好裁詩
撐天彩筆驚牛斗　搖落星辰入硯池

題明日黃花錄贈
董力行先生

台灣　呂民魂

㈠
逸性豪情憶勝遊　長虹吐筆更無儔
黃花明日傳中外　況是珠璣佈壯猷

㈡
戎馬書生宇內聞　雲烟萬里夕朝勤
滿懷流水高山志　猿鶴眞堪張一軍

題明日黃花錄
力行先生粲正

甄文亮

明日黃花今日看　看來起伏似岡巒
騎驢踏雪霸橋畔　立馬臨風拜將壇
燕子樓中訪艷跡　武家坡下訪窰寒
華淸池裏添香露　浴得佳人氣若蘭

題力行詞長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黃志鴻

㈠
粲才卓犖夙神馳　一卷黃花世共知
自笑蹉跎生計拙　風箏銷盡獨耽詩

㈡
征蹄歷歷起邊沙　衣上胡塵塞上笳
懋跡笑輕麟閣像　留將心血鑄花花

㈢
黃鍾沉寂日將昏　下筆能醒帝裔魂
飽覽山川人物事　百年興廢此留痕

㈣
接席雄譚吸百川　英風猶見況當年
酒闌燈影閑追憶　記事堂堂十萬篇

題力行先生
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黃思濳

倚劍眞憐髀肉生　黃花消息故園情
浩然善養幽并氣　吞吐洪荒滌太淸

題力行詞長明日黃花錄

鍾振通

文名籍籍滿江鄉　巨帙黃花出董郎
睥睨神州三萬里　卻來南服論興亡

題力行鄉先生明日黃花錄第三集望海潮

皖肥　周懷文

韻酒歡，詞章藝藻，吞光才溢儒巾，拂袖過狂塵，任縱情玩世，吐氣凌雲，書劍相隨，藥師游俠似前身。生花妙趣何頻？訝連篇紙躍，若掃千軍，華嶽秘傳，關中勝跡，白頭記述猶新，海角幸逢君，獲追陪晤教，指點迷津，頓覺芝蘭繞室，四壁暖如春。

題力行先生近著
明日黃花錄第三集

易　凱

文章跨鳳閣　寶筏楫中流
碧海浮天濶　黃花伴客愁
人皆推李白　我獨羨莊周
怪底疑陽五　當前熱與儔

題贈力行先生明日黃花錄

陸文英

㈠
百戰潼關壯志酬　征鞍三月下梁州
黃花明日曾何礙　留得芳菲紀舊游

㈡
一卷才成一卷賡　董郎詞彩詠心聲
十年戎馬歸來日　辜負秦淮嚙臂盟

本集付印之時，文英先生，已作古人，廣陵遺韻，難遺此情，力行附語。

第三集現已印妥，尙有四集待印，每集所廢時間約三年，由起稿至付印，親手書寫百餘萬字，用功之苦，可勝言哉！

本書現保存於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德國漢堡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東京帝大，及早稻田，美加各大學，新嘉坡南洋大學，澳洲各大學，以供諸地漢學家之參考。今當亂世，其目的不在售書謀利，百年以後，文化復興時，自有博學通儒，翻印回國，此種辦法，最爲完善，即使始皇再世，無處可焚。最爲有趣者，只有外國洋人，來函極端稱許，指爲漢學名著。目前大陸不可入，台灣各大學覆函云：「大作收到了」因讀白話文。可能閱之不懂，可歎也哉！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八 新61期）

「這不算消費，所以不必調查？」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八期(新61)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九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中共「十大」召開一週年

中共的「十大」於去年八月下旬召開，現在已經是一週年。俗語說：「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但在中國大陸上，卻是時時刻刻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另一方面，十拿九準甚至公開刊載在「文件」上的計劃和決定，也可能只是說了算完，根本不去實施。譬如：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公開宣佈：「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最近」已經一年多了，中共的「四屆人大」還沒有召開，而作此宣佈的周恩來卻「病」在醫院裏，其未來的出處甚至是命運，都在等待毛澤東的安排。從這裏不難看出，在中國大陸上只要毛澤東不死，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會發生。如果毛澤東死亡以後呢？可以肯定地說：中共的變化將更大，更無法酌琢。只有一些矇查查的外國人，才會夢囈般地胡說：中共政權穩定了，且正在向「好」的方面發展。

中共「十大」的召開，標誌着林彪罪名的成立，和林彪事件的表面結束。但在實際上，中共的派系鬬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共「十大」為目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揭開了序幕，王洪文在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倡「反潮流」和鼓勵使用包括「大字報」在內的「四大武器」就是證明。王洪文在修改黨章報告中還說：「一九六六年，還在無產階級文化剛剛興起的時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階級鬬爭的現實已經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毛主席揭示的這個客觀規律」。

根據這個說法，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就是「二次文革」。而「二次文革」好像又不是毛澤東為了扶植以江青為首的左派才發動的，而是因為「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非搞一次運動進行反擊不可。

那麼「牛鬼蛇神」是誰呢？是孔夫子和林彪嗎？他們一個是古人，一個已經摔死。其實，中共搞的由批林批孔而儒法論戰等把戲都是烟幕，也可以說是「二次文革」的鑼鼓，戲肉則在於整肅以周恩來為首的右傾官僚集團和搞「封建割據」的部份紅色軍閥。毛澤東全力支持江青派，係因他不相信曾經多年和他「吃一個鍋裏飯」的「老同志」、「老戰友」在他死後仍能堅持「毛澤東思想」，甚至會像蘇聯赫魯曉夫一樣，鞭他的屍。更重要是，江青是他的「愛人」，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把以江青為首的左派扶植起來，在他死後掌權，起碼還能維持他的「路線」和「思想」。問題是這個生前加死後的打算能否如願以償呢？看來，恐怕是妄費心機。

過去的一年，中共高層內會發生嚴重的整肅和批鬬，最令人矚目的是周恩來的「病」，代之而起的是鄧小平。鄧小平的「解放」是毛澤東親自批准的，由恢復「國務院副總理」代行「總理」職權後，在黨內又升任了政治局委員，這些都表示在目前他是「准江派」。經過整頓的「國務院」，即或重要頭頭不是江青派，但江青已能控制「國務院」應該說是沒有疑問的。最難對付的當然還是共軍方面的一些高級幹部，但經過去年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大調動，對毛江的威脅已不如過去那樣大。中共「二次文革」發展到現階段，已把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作為重要內容之一。

要不難估計得到，在批判林彪破壞毛澤東對於遼瀋、平津兩戰役的戰略部署和決策，以及指林彪死黨捧林彪是「常勝將軍」、「天才軍事家」等謬論中，勢必牽涉到「四野」出身的高級幹部。如四川劉興元、廣東孔石泉、蘭州韓先楚和南京丁盛、杜平等人，這次恐怕都無法過關。毛江集團敢於向槍桿子人物動手，這說明中共左派在大陸上已把持強大的力量，是凡毛江不相信的高級幹部，非要幹掉不可。

中共「十大」和「九大」一樣，據說所執行的都是「團結勝利的路線」，然在事實上卻都是整肅運動的新的步驟。有人說：目前，中共的「二次文革」已由消沉而近於結束，事實上新的整肅高潮剛剛開始，好戲還在後頭。

新聞以外

利用左報詆譭台灣
香港醫學會居心何在？

萬人傑

香港醫學會的醫學常識解答最近一而再地詆譭台灣，認爲赴台檢查健康爲「無聊」。這些稿件發到左報，自然大大的利用了作爲反台宣傳。香港醫學會和左派報紙的「緊密合作」，居心何在？耐人尋味。本來，醫學無國界，何況大家是黃面黑髮的中國人？更何況，台灣近年在醫學上的成就，有目共覩，豈是香港的「聯邦醫生」所能比較。胡言詆譭，有何用處？香港醫學會可以休矣！

學術團體．不學無術

「香港醫學會」在「醫學常識解答」中，一而再的說赴台灣作「健康檢查」是「無聊」及「浪費金錢」之舉。他們這樣說，動機可能是維護香港醫務人員的利益，以免利權外溢。不過，這些稿件落到正宗及外圍左派報紙手上，就被利用爲政治宣傳資料，大字標題登出，使到「香港醫學會」這學術性的團體，不但表現了狹窄的排他性，還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

到台灣作「健康檢查」眞如香港醫學會說的那麼「無聊」和「浪費金錢」嗎？並不，如果說「健康檢查」是儍瓜，老萬也做過儍瓜。但老萬覺得這不但不是儍瓜，而且有很滿意收獲。

上了年紀的人會覺得這樣不妥，那樣不對。說是病了，又似非病；說他非病，卻又覺得渾身不適。因爲，有些器官功能衰退了，或許染上慢性疾病，非徹底檢查，查不出病源的。

如果看醫生，他會認爲你是心理作用，在心理上療治你，可能給你一些維他命丸，吃了維他命，你似病非病的情形依然存在，在這情形下，來一次全身檢查，極有需要。檢查結果，如果有病，可以對症下藥，或作適當的飲食調節，或在生活上改變一些習慣，可對你的病態有所補救。如果檢查證明一切正常，也在心理上解除威脅，使你今後的日子過得更心情開朗。健康檢查目的在此，作爲學術團體的「香港醫學會」居然唱反調太不夠風度！

老萬在台北榮民醫院作健康檢查，當時收費五千五百元新台幣，只值八百港元；現在漲到七千五百台幣，也不過一千港幣。兩天半接連不斷的檢查，豈能說是浪費金錢？在香港，進行一項檢查，費用可能已經超過這數目。榮民總醫院的醫生都是醫學界有地位的專才，他們的成就，不在香港「聯邦醫生」之下，榮民醫院的設備，也爲香港任何醫院所不及。醫療人員的服務態度，和香港的「黑面孔」更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英國議員．快快滾蛋

英國來了兩位議員——賴蒙及嘉達鍾士，舉行記者招待時，談到有關本港社會問題、房屋建設、社會福利等等，他們只是走馬看花的兜了個圈子，當然不會眞正了解香港的各項問題，來本港走過一趟，回到英國，在國會中又可大放厥詞了。

他們發表了最不中聽的兩段談話：一是認爲香港非加稅不可；二是不應恢復死刑。如果他的意見足以影响英國及香港政府，這當然不是香港人之福。在通貨日益膨脹下，香港市民實際上已受到變相的加稅。以入息稅而言，起徵額一直沒有改變，鈔票的數碼加大，以前不需繳納入息稅的，現在也有資格了，實際上他們收入雖然多了，生活反不如從前。香港經濟一向穩定，但世界性的通貨危機，對香港不無影响。本港要渡過這難關，並非除了加稅別無他途，只是當局避而不行罷了。

比方說，香港在英倫有龐大的儲備金，儲備金是用以應付緊急時之需。照說，現在也算得是緊急情形了，局部提用，應當合理的。不過，提到這筆錢，香港政府和英倫都洒手擰頭，一百個不可以，這實在使人莫名其妙。

這兩位工黨議員認爲香港應當加稅，當然也是不贊成動用儲備金，香港市民對他們的建議，不會有好反應，不過，加稅似乎是無可改變的政策了。

恢復死刑問題，對本港治安有很大關係，香港市民之力爭，也不過希望能在一個安定的社會中生活。死刑不恢復，縱大匪徒的膽子，今後他們的罪行會更加離譜。英國的經濟、政治日走下坡，這本是英國本身的事，香港四百萬市民沒有跟他衰埋一堆的義務，可是英國卻一味拖住本港，要香港跟他走，如果因此使香港演變成英國那樣子，香港人無異是無辜犧牲者。這些信口雌黃的英國議員，最好少來香港，閉上他的烏鴉咀巴！

公務人員．待遇懸殊

五千多名政府文員到港督府請願，他們提出要求：㈠調整薪金，㈡升職比率，㈢房屋津貼。

這些政府文員就是低薪公務員，助理文員薪金在全面加薪後由五〇五元加到六一五元，高級文員由二一八〇元增到二五三〇元，數字上雖然不少，實際取消了生活津貼，併入計算，他們所得無多。

至於升職制度，舊制是助理文員要服務五年後才可以參加升級試，現在服務三年便可了，同時助理文員升二級文員的面試制度也取消，他們希望政府能從目前的一比七漸次增加到一比三。增加升職比率，也即是增加薪金，升了級，收入自然多了，人望高處，水向低流，當然人人希望有機會爬上去，給他們更多升職機會，可以使他們更努力工作，實際上對政府是有益而無損。港府高級公務員，大都有房屋津貼，津貼的數目相當可觀，有些從英國來的官員，更長期住一流酒店，由香港政府睇數；而低級公務員，房屋津貼，分毫沒有，這是不公平的。高級公務員不但拿到巨額薪水，還有房屋及其他津貼，使高級公務員和低級公務員間的距離越拉越遠，有些替政府做事的人，過富豪般的生活，有些僅能維持起碼生活，難怪他們不滿。

生活在香港，負擔最重的是住屋問題，給予公務員房屋津貼原不是最理想的辦法，更合理的該有公務員宿舍，或協助公務人員自建房子。不過，港府既有房屋津貼制度，該一視同仁，不管其爲高級或低級公務員，都該獲得同等待遇。高級公務員有房屋津貼，低級的也應該有，或者由政府協助他們解決居住問題。政府文員請願提出的要求尙屬合理。在美國，一個掃街的公務員和一個小單位的主管，薪水相差有限，和香港情形，大不相同。

鈔票貶值．令人躭心

停車老虎機胃口大了，交通當局作有計劃的大幅度漲價，目的在對付擁有私家車的社會罪人。以前五角錢可以停兩小時或一小時，現在已漲了四倍，一角輔幣冇交易，要改用五角及一元硬幣。以前五角可以餵飽的半小時停車錶，現在改用一元大餅。加價的停車錶由中環、尖沙咀發展到灣仔，不久的將來，全港九收費錶便一律升格，政府的收入，每年超過一千萬。

凡是官府的收費，除非不加，一加就論倍的加，許多種牌照費加了幾倍，人們指責政府領導漲價，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公共事業見到政府大幅度加價，自然不甘後人。電話才加過價，現在又要再漲，而且照發言人表示，加的幅度不會少過百分之二十。這種漲風，會像原子分裂一樣，又帶來鈔票貶值的後果。老萬在日本旅遊時，常用一百日元的硬幣。小得像這兒的一角硬幣，心裏覺得可笑。爲什麼不把數字縮小。如果一百日元作爲一角用，一千元的鈔票是一塊錢，那麼，人們的觀感上會覺得東西很便宜。現在吃一頓飯，每位起碼兩三千，這數字大得可怕。

不久前有人慨嘆，五分錢硬幣除了在天星碼頭過海外，已沒有用處。現在，一角硬幣顯然也同樣命運，連餵老虎也用不着，它的價值無形中降低百分之八十，老萬不由暗暗躭心，有一天，港幣也和日元一樣，動不動論萬論億，吃一頓飯三五千，那恐怕是不久就會來臨的日子。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馬克幾乎成爲廢紙，買一枚鷄蛋也論萬，人們拿來作笑話。其實今天我們雖沒有面臨戰亂，也正一步一步朝向這條路走去。我們賺錢雖然不容易，但買起東西來，銀紙的確不値錢，這樣的日子，實在令人過一天躭心一天！

賺七千萬．猶未滿足

今年初，電話加了一次價，商用加百分之十七，住宅用加百分之十九。到現在，不過幾個月時間，電話公司又要再加，而且加的幅度比上次更大，要超過百分之二十。雖然，近來什麼都加價，市民已加到麻木，但電話公司加了不久，未免太過離譜，因此引起市民非議。好幾位議員也站起來說話，認爲電話公司加得太過份。

去年，電話公司溢利達六千九百五十萬，這是個不小的數目了，電話公司猶感不足，未免貪得無饜。電話是專利的公用事業，關係社會至大，絕不能要加就加，必須加得合理。投資者當然爲了賺利，不可能要電話公司做蝕本生意，但賺取暴利是絕對不應該的，七千萬還嫌不足，則不能說不是暴利了。消費者委員會對這事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將就電話公司建議加價事進行討論，革新會主席貝納祺也說，港府對此應認眞加以研究。電話公司不應當在此時加價的理由：一來剛在八個月前加過，現在又加，未滿一年，當然引起市民反感。二來，電話公司盈利六千九百五十萬元，應當滿足了。

電話公司可能列舉十大理由，認爲電話必須加價，否則便不能維持，但，他們賺錢多少，必須公開，六千九百多萬一年的純利，尙嫌不足，難以得人同情。電話公司是專利事業，他申請加價，須得到政府的批准。加成不加成，權操之港府手上。貝納祺要求政府認眞考慮，這是很對的。

電話公司要增加收入，較合理方法該是多設公用電話，到處都有，商號一律禁止借用電話，台灣如此，日本也如此，這一筆收入，好過加價。台灣公共電話多得很，隨時可使用，比較借電話方便得多，花一元台幣，可不必看伙記或店東的面色。

毒犯逃台．自尋死路

毒玫瑰神通廣大，從警署逃出，不久便到了台灣，在高雄登陸時，卻被棋高一着的台灣警方拘獲，他們事先已有情報，所以早在恭候她蓮駕光臨。

老萬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楊燕卿什麼地方不逃，卻逃到台灣，此舉十分不智。逃到台灣，不如留在香港，這幾十萬活動費花得太不値，因爲，如所週知，台灣對毒犯處罰甚嚴，如果罪名成立，便判處死刑。如果在香港，楊燕卿的罪狀，極其量是罰一筆巨欵，坐三五年牢子，事情就過去了。不花那筆活動費，五十萬也許已夠付罰欵，坐三五年牢子，總比判處死刑好得多。可是楊燕卿偏偏自找死路，想盡辦法逃到台灣。現在，事情一如所料，她在台被起訴，看來，很難逃過鬼門關，最後命運，難免一死。有幾位讀者曾寫信老萬，要求我向國民政府呼籲，千萬不要將毒犯引渡返港，如果台灣這樣做，太便宜他們了。

現在台灣法院已正式起訴，相信曾寫信給老萬的幾位讀友一定感到很高興。這不單是他們幾個人的意見，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感到人心大快。他們對毒犯的罪行，深惡痛絕，吸毒使香港社會陷於混亂，造成許許多多的罪惡，市民大眾都希望政府加重對毒犯的懲治，可惜政府對犯嚴重罪行的人總是從寬發落，殺人越貨尙且可貸一死，何況販毒？

中共四屆「人大」即將召開？

司馬千

有關中共籌開四屆「人大」的資料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周恩來「政治報告」中有謂：「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十大」閉幕後，大陸各地電台廣播，即頗多提出以「優異成績」或「實際行動」、「迎接四屆人大的召開，向國慶二十四週年獻禮」，因之，一般推測中共將於去（一九七三）年十月「國慶」時召開「人大」，結果並未實現。

「十・一」過後，各地方電台仍不斷傳出「迎接四屆人大的召開」之口號，尤其以十一月為甚。據有關單位十一月二十三日獲悉：「四屆人大傳來即將召開的喜訊，我們都在大做宣傳的輿論工作。諒你們不日也就可知道了……」同一時期另一消息：福建境內共黨組織正加緊學習討論四屆「人大」資料，包括「憲法」修正草案在內，限期完成討論。故當時判斷「人大」召開在即，結果亦未成為事實。

本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聯合社論「元旦獻詞」中謂：「我們要以各項工作的優異成績來迎接四屆『人大』的召開。」但元旦以後，並無若何動靜，地方廣播中，迄今亦未發現有關口號。

本年五月，日本都道府縣議會長訪問團訪問大陸時，鄧小平答復該團之詢問謂：「人大」之召開，正在籌備之中。

有關單位獲悉：本年五月，廖承志在北平接見某日人時，談及中共「人大」問題，廖稱：「當批林批孔運動獲得成果時，『人大』定會舉行。大多數人民希望在今年國慶節之前能夠召開，黨和政府將努力符合這個要求。」

有關單位獲悉：雲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定於本年八月一日至七日在昆明召開（按：應為第四屆）。另據昆明電台廣播：共黨雲南省委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發出「關於召開全省第二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的決定」，內稱：「省委決定於今年適當時間召開雲南省第二次貧下中農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雲南省第二屆貧下中農協會委員會。」前述雲南省「人大」是否即為「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之誤傳？正在查證中。不論屬誤傳或分別為兩事，均與召開四屆「人大」有關。

據本年八月五日倫敦每日電訊報：加拿大多倫多環球郵報及路透社駐北平記者發出報導，中共現正在內部傳達新的「憲法」修正草案，交幹部討論，觀察家認為此乃中共目前正在積極籌開拖延已久的「人大」的跡象。

據八月十一日法新社北平電稱：此間外交界人士引述中共官員談話表示，已完成「憲法」修改草案之審議。觀察家表示，完成審議並不就表示「人大」可能在最近召開。不過，十月一日是中共「國慶」二十五週年，相信會加速「人大」的召開。

四屆「人大」拖延召開的原因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之後，原擬不久即召開四屆「人大」；以毛、林兩人為首，製訂「憲法修改草案」，九月，共黨九屆二中全會雖予「基本通過」，但「人大」延期，毛澤東與林彪、陳伯達集團之間權力鬭爭在「批修整風」運動名義下開始表面化；一九七一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社論仍明白提出「迎接四屆人大」，是當常「政治任務」之一，但因林彪事件，未有實現；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論再提出「迎接四屆人大」，仍未成為事實。由此以迄去（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宣佈行將召開，但已逾一年，仍無確實動靜。

距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迄今已即將滿十年。按中共「憲法」規定，「人大」代表任期四年，每年應召開會議一次，迄今，代表任期已超逾兩任，每年例會已停開九次。故「人大」事實早已名存實亡。

自三屆「人大」閉幕以迄共黨「十大」，四屆「人大」之所以延期，乃由於政治的原因——權力鬭爭（鬭倒劉少奇事件與林彪事件）；「十大」以來至今延期，仍然由於政治的原因（批林批孔運動），而非籌備事務性原因。

中共對所謂「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及林彪事件之組織處理，雖已於去（一九七三）年「十大」前夕草草作出決定（請參閱共黨中央「中發（一九七三）三十四號」文件），但林彪集團的殘餘勢力必須肅清，林彪的偶像地位及其政治影響必須消除，尤其林彪當權時形成的權力矛盾必須解決，亦即由「槍指揮黨」恢復為「黨指揮槍」，地方實力軍人控制地方黨政大權的局面必須改變，此外，代表毛澤東意旨由共黨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憲法」修改草案須重新修訂並使全黨接受。為此，毛澤東必須完成如下五項措施：㈠調動軍區人事；㈡地方黨政權力結構由「軍、幹、羣三結合」改變為「老、中、青三結合」；㈢建立地方羣眾組織（共青團、總工會、婦聯會、貧下中農協會，及城市工人民兵），增長羣眾聲勢；㈣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倒批臭林、陳集團（即「反潮流」與「批林批孔」運動）；㈤學習並修訂憲章。

以上㈠至㈣項，一年來中共俱在積極進行，最後必須落實於第㈤項，「人大」始能召開。

根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通過之「憲法」修改草案，重點在變更現行「憲法」之政權體制，與重新安排政權重要人事上面，具體言之，概為：㈠「國家主席」制度之存廢與人民代表大會的權責和地位問題；㈡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

」的性質和地位問題；㈢「國務院」總理、副總理暨所屬各部、委員會人事的安排問題。以下試簡析之。

㈠關於「國家主席」問題。現行「憲法」「國家機構」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專節共八條，「主席」具有元首及統帥職權。在「憲法」修改草案中，已完全删去，而於「總綱」第二條中明定毛澤東是政權的「元首」和「統帥」，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部份原屬「國家主席」行使的事務性職權，如接受外國使節、派遣駐外代表，批准同外國締結的條約等，「憲法」修改草案列爲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來行使。「人大常務委員會」首腦現行「憲法」稱「委員長」、「副委員長」，而「憲法」修改草案改稱爲「主任」、「副主任」。由於「憲法」修改草案規定「人大」「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與現行「憲法」僅規定「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相比較，顯然未來「人大常委會主任」僅是毛澤東個人派出的事務性代表而已。

在中共有關林彪事件的文件中，均指出在一九七〇年擬定「憲法」修改草案過程及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陳伯達等堅持應設「國家主席」，謂「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則言不順」，毛澤東則曾多次指示「不設國家主席」。關於此點，大陸各地今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多列爲對林彪批判的重點之一（七月八日浙江電台廣播共黨浙江省委七月五日舉行批林批孔大會消息，亦謂會上發言之人如此批判）。

㈡關於「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問題。中共地方政權之性質、名稱與形式，現行「憲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即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而「憲法」修改草案除仍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外，將「人民委員會」改稱爲「革命委員會」，規定「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是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同時又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原「人民委員會」稱「省長、市長、區長、鄉長、鎮長」，自「文革」奪權後，改爲「革命委員會」，並一律改稱「主任、副主任」。

「文革」期中產生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是當時「奪權鬬爭」的產物，由「軍、幹、羣革命三結合」而成，「憲法」修改草案已將此「三結合」定入「總綱」之中。林彪事件以後，中共壓縮軍權，今後是否仍保持此一「軍、幹、羣三結合」原則？如原則變，又是否仍保持「革命委員會」名稱抑恢復使用原來之「人民委員會」？將是引起爭執之問題。

㈢關於「國務院」人事安排問題。包括部、會機構精簡調整、撤除「軍代表」、依據「十大」「老、中、青三結合」的幹部路線決定各部、委負責人、決定總理、副總理人選等複雜問題。周恩來是否引退或改調？宮廷派人員是否接掌「國務院」？「防務部長」懸缺如何解決？仍由共軍頭目擔任抑改由政治幹部接充？亦在整個安排考慮之內。

迄今爲止，中共對以上三項重大問題，似尚未能謂已獲致明確完整結論，四屆「人大」之一再拖延，原因或即在此。

中共四屆「人大」是否即將召開？

根據現有資料，尚難肯定召開四屆「人大」之條件業已成熟，尤其「批林批孔」運動雖然正往普及「深入、長期」化方向發展，距獲得具體成效告一段落尚遠，似不致在近期內舉行。

但基於毛澤東「急不及待、安排後事」的心情及去年匆匆召開「十大」的做法以觀，四屆「人大」的舉行，隨時均有可能。其理由主要有：

㈠爲所謂「建國二十五週年」湊熱鬧。㈡爲全黨全軍打氣，刺激幹部與黨員因「批林批孔」而產生之苦悶、消極、灰黯情緒。㈢將「文革」以來所形成之毛澤東獨裁及宮廷派篡權之政權體制，依據「憲法」修改草案予以確立，使之正常化、合法化。㈣周恩來年邁有病，需要早作安排。

附：中共「人大」歷次召開之經過

第一屆日期	重要決議	主要人事
第一次會議：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至廿八日	通過「憲法」	「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第二次會議：一九五五年七月五至三十日	通過第一次五年計劃 通過兵役法	
第三次會議：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至三十日	通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	
第四次會議：一九五七年六月廿六至七月十五	成立廣西僮族自治區及寧夏回族自治區	
第五次會議：一九五八年二月一至十一日	撤消卅七名「右派分子」代表資格	

第二屆日期	重要決議	主要人事
第一次會議：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至廿八日	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	「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宋慶齡、董必武「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第二次會議：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至四月十日	通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第三次會議：一九六二年三月廿七至四月十六	通過政府工作報告	
第四次會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至十二、十三日	通過一九六四年度「國民經濟計劃」	

第三屆日期	重要決議	主要人事
第一次會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一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	通過一九六五年度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	同第二屆

為毛幫清算新老沙皇侵華一文補遺（三）

蘇俄已把中東路出賣給偽滿洲國，勝利後，中國收復東北，中東路自與蘇俄無涉，但蘇俄卻又變花樣，在雅爾達會議時，索取對日參戰代價，攫取東北權益，不但要重佔中東路，更要把中東路與南滿鐵路合而為一，並攫取旅大，此事屬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範圍內，毛幫自不願提及。目前中央日報及香港時報所譯載「蔣總統秘錄」正敍述此事，讀者可參看，本文不再贅述。

二、劫奪東北財產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八日，蘇俄對日宣戰，其紅軍即分途蠭湧入我東北，因日軍已決定投降，故未經戰事即進據各大小城市；最初大吹大擂：「解救中國人民」！但不過三日，即開始公開的搶掠，洗刼中國人的家庭店舖和工廠，其後紅軍後續部隊到達瀋陽等地，比較其先鋒搶刼更加兇狠，甚至在長春、瀋陽、哈爾濱等大車站月台，亦公然向我國商民強索金銀飾物，否則輕則拒絕上車，重則槍殺。俄軍最高長官既不阻止官兵的搶掠，又甚至放縱他們的行為，認為這是「征服軍應有的很平常行為」！這樣搶刼擄掠了三四月，然後俄軍總司令才下令停止以武力搶掠私人的財物。但直至民國三十五年春，在東北各地，仍存在着恐懼搶掠的象徵，有許多商店不敢開門營業。

當時俄軍在東北的情況，誠如傅斯年教授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的「中國要與東北共存亡」論文中所指陳的：「這兩三個月的現狀，據接收折回的人說：正如報上所載莫德惠先生強調『治安問題』的話：農夫不能種田，工人不能做工，商人不能做生意，學生不能上課；我再加上一句：婦女不能在長春街市上、長春鐵路客車中、保全其貞節！」因此，不幸的東三省同胞，久處日本軍閥暴力之下的九死餘生，還未及一呼吸自由空氣，即又遭遇更兇狠更野蠻的斯拉夫人的大刼掠與大蹂躪！

除開這種公開搶刼之外，影響東北經濟最惡的另一因素，是蘇俄軍部發出毫無準備金的軍用票：一元的、五元的、十元的、百元的紙幣，發行額至少在一百億元；紙幣數量這樣的激增，幾達到東北原有紙幣額數的兩倍，通貨每天膨脹，物價每日劇漲的情勢遂隨之發生，東北一般人民生活因此遭受極重大的影響。並且隨軍前來的蘇俄商民，又用大量的軍用票，隨意購買日本私人的工廠、電影院、旅館和房屋，俄人認為這些物產，不是日本的「戰爭產物」，不應被沒收，例如以製造「吉林啤酒」著名的瀋陽一家最大的造酒廠就是在這種方式下落入俄人掌握——這許多事實，都是使東北人民遭受直接損害，同時並且影響全中國金融財政的。

俄軍在東北的暴行，最令世人憤慨痛恨的是其有計劃的刼掠及破壞日本在東北建立的各種輕重工業，戕害我東北及全國復員建設的生機。

原來自「九一八」以後，日本軍閥為加緊實行其大陸政策，曾以美金一百億元，先後投資於我東北，建立各種輕重工業，以便竭力壓搾我東北資源，供應其軍事需要；十餘年間完成發電設備能力至一八〇萬瓩（另有未完成的一百萬瓩），年產鋼鐵二百萬噸，煤炭二千五百萬噸，其他水泥、紡織、石油、車輛、飛機、坦克、軍火、化工等工業，亦均有最新設備，每年出品甚多；形成一完全軍事體系的工業系統，這些事業，可以說大部份是我東北三千五百萬同胞在日軍壓搾下的血汗累積，也是「七七」事變後日本軍閥用以侵略屠殺中國軍民的源泉；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這許多產業，顯然是應該作為抵償中國一部份損失的；因此，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即日本在東京灣正式簽署投降書之日，我國政府即以備忘錄分致美國及蘇俄駐華大使館表明我國決定沒收日本在中國的公私財產的立場：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因日本之侵略，遭受重大之損失；為抵償此種損失之一部份起見，中國政府決定沒收日方在華之公私財產，以及日方在華之一切事業；擬請貴國予以支持，並在中國政府接收之前，令飭貴國在中國收復區內之軍隊，對於日本公私財產以及日方所經營之商業、工廠、礦業、交通、通信事業及其他資產，暫為保護，以防日方之破壞隱藏或運往他處」。

同時，外交部王世杰部長於九月十一日，在倫敦參加四強外長會議第一次會議時，又特別向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及俄外長莫洛托夫鄭重提出這問題。

我國政府之所以特別注重這一問題，其原因之一顯然是鑒於俄軍不待波茨坦會議舉行，德國賠償原則尚未決定以前，即強將其佔領下的德國境內各種財產大規模的擅自刼掠回俄或予破壞的先例，深

恐俄軍又在我東北重演暴行——然而事實的發展：進入我東北的俄軍，竟完全演出與德國佔領區俄軍同樣的強盜行爲！

關於蘇俄軍隊進入我東北，即着手刼掠中國領土上一切有價值物件情形，著名的鮑萊（Pawley）「日本賠償調查團報告書」是有關這一問題的權威文件，是特別值得引述的。其要點有云：

「擁有東北工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南滿，實際上未經任何抵抗且無任何損失而爲蘇俄所佔領……

「蘇俄人員到達東北工業區時，即開始對糧食及其他儲存品作有系統的掠奪，從九月初開始並對工業機械作選擇的拆遷……

「他們集中力量掠取幾種物質、機器和設備，在掠取儲存品與某類全部工業設備之外，蘇俄人員還將大部份動力機器、發電與轉電的設備、電機、實驗廠、試驗室與醫院搬走，對於機械工具，他們只擇取最新式和最好的，而將舊式工具留下……

「東北工業系統之最大部份，於蘇軍佔領時期，遭受破壞，要皆由與蘇俄拆遷設備及不能維持秩序所致」。

由這一報告書，足以暴露俄寇在我東北肆行刼掠，將遠東工業中樞夷爲斷瓦頹垣暴行的實況；但鮑萊氏一行在東北調查時，多數地區因俄軍及共軍盤踞，足跡未能普遍。民國三十五年冬，我東北工業會及東北日僑聯絡處因又召集原在東北各地主持各種事業機構明瞭實際情形的高級日籍人員二十一人再度組織調查團，繼鮑萊之後，從事更爲詳盡的調查，並隨時儘可能的查閱日人工廠原始簿冊賬表，計算損失——經該團數月調查結果，其已證明確切的直接損失，共爲十二億三千六百萬美元（二次大戰前幣値）比較鮑萊報告書估計損失數爲八億九千五百萬元超出甚多，並且就該團報告，尙有未能調查及無法證實其確實損失的最少亦有已查明的損失額的百分之五十，故全部損失，當不在二十億美元（二次戰前幣値）之下，亘古浩刼，誠莫此爲甚！這一調查團的報告書中並且指陳：

「自俄軍摧毀後之工廠殘蹟觀之，不難證實彼等之行爲係出自預謀！彼取其所欲引爲己用者，而毁其餘，以防爲他人所用。拆遷工作均在蘇俄技術軍官監督之下，命令日本技師執行之。裝箱所需木材，均係就地徵用，拆去之物，分海陸運往蘇俄，其經陸路運往者，統集哈爾濱後北行，而大連及北韓之元山、淸津、羅津等港，則爲海運孔道」。

就俄軍在東北刼掠工業設備的具體情況說來：首先被破壞的即爲各地輸電線路，拆遷新式發電機器（原有一百八十萬瓩設備被拆遷刼去在一百萬瓩以上），遂使東亞最大電力網陷於支離破碎，東北一切工業的原動力，即因此處於癱瘓狀態。其次則澈底破壞各種工礦企業基礎的鋼鐵工業，例如鞍山鋼鐵廠，經日人多年經營，位居世界著名巨大鋼鐵廠之一，擁有九座規模宏大的煉鐵爐，而俄人竟將其中七座的主要機件全部刼去，其餘大小八十餘工廠主要機器亦均拆運破壞；至煤礦附屬工廠機器，亦全被拆卸刼去，加以電力系統的破損，以致位居我國第一的撫順煤礦本身，由年產四百八十萬噸降至僅有出產一百六十萬噸的可能；同時吉林、宮原、泉頭三大主要水泥廠，則被完全破壞變成一片瓦礫；飛機坦克製造廠主要機件及附屬設備，均蕩然無存，僅留空殼。日人十數年有計劃的系統經營，未毁於戰爭炮火，而竟遭野蠻斯夫拉人的故意破壞，眞是中國的極大不幸！

以上採自吳相湘教授「俄帝侵畧中國史」，最爲翔實可靠。及至毛幫建立政權後，史達林又以掠自東北殘破機器（好的留下）賣給毛幫，連同二次大戰剩餘軍火，供給毛軍入韓作戰，皆以高價出售，且收利息，此一來一往，剝削了中國人多少金錢，但到今日毛幫仍不敢提，鳴放時，龍雲畧畧提及，便被指爲右派分子，活活鬬死。這都是毛幫愛國的事實。

圍攻現代趙高

珠江客

中共極左派集團，自日前周恩來離開醫院再作公開活動後，又引起另一種新的恐懼，即恐毛澤東死於周恩來前，將遭受其嚴厲的報復，故即大力運用輿論，渲染趙高趁秦始皇病危發動「政變」，繼而趕盡殺絕「法家」餘孽的歷史。以圖煽惑黨徒們速謀自救之道，火速集中力量打倒黨內現代趙高。

八月六日，「人民日報」也加入圍剿現代趙高的叫囂，刋出「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鬬爭」專文，強論趙高是一個「宦官」，「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他曾因犯嚴重錯誤而幾被處死，秦始皇見他能說善道，又重新啓用了他。當秦皇出巡沙丘病危時，他立刻就大耍陰謀詭計，一面拉攏李斯，然後僞造詔令，逼死太子扶蘇，逮捕並殺害蒙恬、蒙毅，立胡亥爲二世，一場蓄謀已久的反革命政變終於得逞了。

八月七日「紅衞報」更誇張指出：趙高實行血腥的反革命階級報復，秦皇子女廿多人先後被殺，連各地方小官，也難逃「淸洗和屠殺」命運，後來又殺了秦二世，還公開主張封制。「紅衞報」警告謂：「當前黨內的現代趙高，他的賊相面日，已無一人對之陌生，我們還要處處提高警覺」。呼籲：「打着僞革命旗號，能說會道的現代趙高，就是未來要搞反革命政變的大陰謀家，大反叛，我們再也不能忽視」。

從中共批孔聲中看毛澤東有關孔子的言論

項楚



前言

一項值得注意的事項，就是從去年九月上旬開始批孔運動以來，毛澤東本人不曾發過一言，甚至不曾公開表示任何態度。這一情況顯示：

第一、毛澤東對批孔心存畏懼，不敢負擔此一違反民族歷史文化的罪責。

第二、便於必要時，正如將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歸之林彪一樣，將批孔的失敗責任推給他人。

第三、目前所推行的批孔運動，可能未必獲得毛澤東本人的完全支持，甚至於毛澤東是被動的被利用。

在這種情況之下，共黨連篇累牘的批孔文章中，只有引述毛澤東過去的語錄作爲論據。但於此又出現另一情況，即所引述之毛澤東過去言論，大多數是勉強攀引，很少是直接批判孔子的。而且從毛澤東過去著作中，還存在許多讚揚孔子的言論或引述孔子和諸儒家先哲論點以作爲毛澤東意見之論證。此諸情況，使得我們有對於毛澤東過去究竟對待孔子採取些什麼態度和有些什麼言論，有綜合加以觀察之必要。

毛澤東的反孔言論

一般而言，最近大陸批孔文章中雖然所引毛澤東直接批孔的言論並不多，但大致已將毛澤東選集中此類言論完全引用。這些言論包括以下各條：

㈠「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指半封建的文化）的代表。」這一段文字見於毛澤東一九四〇年一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第十一段小標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首節中。毛澤東當時認爲中國過去有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他說：「……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應該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鬭爭是生死鬭爭。」在同文另節中亦提到五四運動後，「國共兩黨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當然這句話現在未被引用。該文中還有另一段當然不會被引用的文字，即毛澤東在該文結論中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發展的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從這些引述，可以看出今日宮廷派批孔者對於毛澤東言論斷章取義至於面目全非之境。

㈡「現在的社會主義確是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這句話是毛著「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一篇文

章的按語，全段文字是：「孔夫子故鄉的人民，辦起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來了。經過了兩千多年仍然是那樣貧困的人民，辦了三年合作社，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開始改變了面貌。這就證明，現在的社會主義確是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有興趣去看孔廟孔林的人們，我勸他不妨順道進去看看這個合作社。」「紅旗」雜誌一九七四年第七期靳志柏的文章標題爲「批孔與路線鬬爭——學習毛主席關於批孔的論述」，引述此段文字認爲是毛澤東有意「深刻批判了劉少奇曾親自去曲阜朝聖的尊孔復古醜態」。而石侖在「論尊儒反法」一文中，認爲此段與前述尊孔讀經一段是「澈底揭露和批判了反動的孔學」。這些論斷實際上是曲解或過甚其辭。

㈢毛澤東一九四二年發表的「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說到五四運動時期的教育說，「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毛澤東原意是用此語來說明老八股、老教條的形成，以陪襯新八股、新教條或洋八股、黨八股之必須反對。而被前述「紅旗」雜誌「學習毛主席關於批孔的論述」一文，引述來作爲孔子思想被「反動統治階級強制推行」而成爲「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佐證。

㈣其他更爲牽強的數條：

1引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認爲是反對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所引述的這段話：「有沒有人性這東西？當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

2引用毛澤東下列數語指其爲反對孔子的「仁者愛人」和「行仁政」等等。引述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到共黨使用軍隊警察法庭「消滅階級」濫殺同胞，使全國同胞說「『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又引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段說：「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爲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眞正實行過，因爲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的。」

3引用毛澤東下述言論，認爲是「嚴厲批判了孔孟的恕道」。毛澤東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述說了伊索寓言「農夫與蛇」的故事之後：「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爲：凡是要着花腔，說什麼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因此「紅旗」雜誌一九七四年第六期一位署名「燕楓」的文章就提出了「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論調。

㈤此外尙有見於「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的毛澤東反孔言論，因屬內部學習文件尙未列入「選集」，故目前尙未見公開引用。這些言論包括：

1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說：「關於邦有道怎麼樣？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辯證法嘛！貧且賤焉貧，就是薪水不夠，賤就是沒有工作。他是用孔夫子來批評我們。所以孔夫子有時還有用處，孔夫子（笑）。」

2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說：「中國的儒家對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稱孔丘。」

3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說「封建主義又宣傳那一套要服從孔子，總覺得自己不行。鴉片戰爭以來，對外國人說來，我們不行，我們怕外國人。從前怕孔夫子。非聖即違法。對外國人說，我不成；對孔子說，我不成，這是什麼道理？」

4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大會上和外事會議上的講話」（大意）說：「有幾位同志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加以論證，材料是很多的。比如挑撥離間，比如講『自由、平等、博愛』，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這樣一些觀點，就完全不能說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5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說：「孔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受什麼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剝削者的一部份。不然爲什麼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糧，『君子固窮』，幾乎送了一條命，匡人要殺他。」

毛澤東的崇孔言論

毛澤東的崇孔言論，或說是非反孔言論，自然都未被目前批孔的文章所引用，但散見於已見之毛澤東著作中亦不在少數，蘇聯會經說孔子稱道過顏回的安貧樂道，孟子曾說過「民無二王」，正合乎毛澤東說人民貧窮是好事和醉心於個人崇拜，所以毛澤東不但不會批判孔孟，反而尊崇他們，尊崇他們的大道。這種說法，固不無道理，但實在說，正如批孔大會上的共幹所說：「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都有孔子的血液」，毛澤東不管如何乖戾，還是有這種血液的，何況他原就是唸「子曰」出身的。關於毛澤東崇孔言論，舉例於次：

㈠毛澤東曾再三詳細說明他讀孔子書的情形。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裏，毛澤東說：「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後來進資產階級學校七年，盡學資產階級那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讀了教育學。五年師範，兩年中學，上圖書館也算在內。」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在「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一文中也有類似的敘述。同年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以前誰想到搞馬克思主義？聽都沒有聽說過。聽過還看過的是孔夫子、拿破侖、華盛頓……等等。」

㈡毛澤東對於孔子生平有過詳細敘述，並曾加以頌揚。一九六四年二月十

三日毛澤東在「春節談話紀要」中談到學生要下放勞動時說：「孔夫子出身貧農，放過羊，也沒有進過中學、大學，是個吹鼓手，他什麼都幹過，人家死了，他給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過會計，會彈琴趕車，騎馬射箭，御就是駕車，就是當汽車司機。教出了顏回、曾子等七十二賢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羣眾中來，了解一些羣眾的疾苦。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官，也不太大。魯國有一百多萬人口，長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國時，人家罵他，這個人愛說老實話，說他吃不了苦，挨不了罵。後來子路做了孔子的侍從保鏢，他不准人家說孔夫子壞話，誰說了他就揍人家，從此不好的聲音不再入耳了，羣眾不敢接近。孔夫子的（勞動）傳統不要丟了。」這是根據「論語」中「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和「荷篠丈人」等節綜合說明之。「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也有類似的長篇敍述。

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裏告誡共產黨員說：「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眞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而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又「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裏亦曾稱頌孔子說：「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又在「春節談話紀要」中一再說：「孔子教學生的課程只有六門，禮、樂、射、御、書、數。就這樣教出了顏回、曾子……孟子等四大賢（按應爲聖字）人。」「孔夫子可不是這樣（指學生負擔太重），我們丟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門課，禮樂射御書數。」

㈢毛澤東對於孔孟之道及其著作也是「讚不絕口」。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澤東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此語顯然是背叛了馬恩「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共產主義革命，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澈底的決裂。」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說：「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按韓乃儒家嫡系）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又「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說：「大字報是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你看孔夫子的『論語』傳下來了，『五經』傳下來了，『二十四史』也傳下來了，大字報我看也要傳。」

毛澤東引用孔子和儒家的言論

今天宮廷派攻擊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對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五體投地，把它視爲信條，奉爲經典，貼在和藏在那些陰暗的角落裏。他的反革命言行中，浸透着孔孟反動思想。」其實林彪只不過書寫過「不成功，便成仁」和「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克己復禮」這兩句與孔子有關聯的話。毛澤東卻開口閉口引述孔子，則浸透着孔孟思想者應當是毛澤東。毛澤東在「斯

「家驢」

宮保全生於山東省海陽縣宮家莊，八九歲時，父母相繼去世，留下一間破草屋又五六畝地，孤零零一個毫無世故的小孩子，如何生活，實難想像。

經過鄰里商量，請其一位本家叔伯收留他，讓他幫手做些零星活計，又代其耕種幾畝田地，所出之糧也爲其積蓄起來。到他十八九歲時，又託人說媒，娶一位村中農家女爲妻。宮保全由此成家立業，農家女很是刻苦，養了一頭母牛，母豬每年亦生幾十頭豬仔。

宮保全耕種自有田地外，又另租耕十畝，兩夫婦夫唱婦隨，每年都有盈餘，買一畝或兩畝地，小家庭隨着時日興隆起來，十年後兒女亦都能陸續幫手，因此人財兩旺，騾馬成羣。所差的他本人未讀過書，兒女也全不讀書，村中人給以雅號，曰「驢」，全村的人都以「驢家」稱之而不名。

解放時經過無數次的鬪爭，點到宮保全時，無人響應和訴苦，土改幹部也無從藉口。於是暗中佈置，串同村中惡人所好者之流到時出場，充當苦主，聲言「宮保全的祖父借着他家兩只鷄蛋，五十多年來未有還過，現在請人民作主，主持公道」云。經過手腳的人，跟着起哄，「兩只鷄蛋五十多年不還，淸算他。」淸楚底細的人，多半存疑，宮保全向不借人的物品，他自己經過不少次鬪爭，明白這是無中生有，應承還兩百只鷄蛋給訴苦的人。

「那裏這麼容易呀！」共幹首先反對，縱容訴苦人拿出寫好之賬單，內云：「兩只鷄蛋出兩只鷄，每只鷄一年生三百只蛋，兩只鷄一年有六百只蛋，六百只蛋出六百只鷄仔，這數字可大了，六百只鷄一年生十八萬只蛋，十八萬蛋就是十八萬只鷄……。」

這樣子算法，一氣算到五十年，簡直成了天文數字，聽得宮保全懵然，要開口又被阻止，不承認打到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宮保全的妻子、兒女見此情形，不得不承認。承認之後，交出所有地契屋紙，掃地出門，男人拉去集中營，女的住在牛欄，討飯不准離開村頭村尾。幹部「大呼勝利」。

宮保全的家世是淸白無辜的，硬是生按白造，將其數十年來血汗經營之幾十畝田地，一家大小，掃地出門，世界上還有比這再無理的事嗎？無中生有，毀滅一家淸白無辜的人，以致家破人亡。

依此看來，香港靠做大陸生意吃飯的人，賺了共產黨錢的人，都是有憑有據，將來該如何算法？尤其香港無線電視台，吃

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文中引用了詩經中的「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用來在斯大林六十歲生日向其獻媚。在「爲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中，引用論語中「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禍」一句來威脅我中央政府。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引用孟子的「無敵於天下」來形容組織的效力。在「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中引用論語的「欲速則不達」一語來說明不可犯盲動主義。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一文中曾全文抄錄春秋左氏傳中「曹劌論戰」長篇敍述的全篇，來證明毛澤東「敵疲我打」作戰方針的正確。其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引孟子「鷄豚狗彘之富，無失其時」來證明他說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好比吃狗肉是占已有之。其一九五八年「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禹王惜寸陰」，「孔子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和「席不暇煖」來證明毛澤東主張急功近利是正確的。在一九六六年「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指示信」中，毛澤東引用論語中「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一句話作爲增產救荒的口號，要求共幹「持久地認眞的實行」。毛澤東還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全文生吞到他的「水調歌頭」的詞作中。

此外共黨今日批判朱熹，而毛澤東在其著作中曾一再引用「他稱爲宋朝的哲學家朱熹」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句。今日共黨批判董仲舒，而毛澤東亦一再引用董氏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話。今日共黨批判增廣昔時賢文，而毛澤東則一再引用其中的「逢人且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等句。今日共黨批判三字經，毛澤東亦曾引用過其中「馬牛羊，鷄犬豕」；「稻粱菽，麥黍稷」等句。

結語

孔子在生時，卽曾遭受長沮桀溺盤跖桓魋楊米墨翟之徒的謾罵攻訐，但絲毫無損於其爲萬世師表，如今百世之下，毛澤東之毀譽，又豈能增損其日月之光明，此正如論語所言：「多見其不知量也」。

今天中共的「反潮流」派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中，自己用「人以類聚，物以羣分」的方法，找出了他們的歷史根源。他們以盜跖爲始祖，然後經由秦始皇、陳涉、吳廣、黃巢、梁山泊、李自成、張獻忠到洪秀全自成一個世系。孔子之道之不能見容，乃是必然之事。

中共的「反潮流」派今日批林批孔，尤深感論據不足難以批深批透，但倘異日批毛批孔，則毛澤東之「推行反動統治思想」的材料，實俯拾卽是。

大陸共幹與羣眾今日在毛著中隨時可以看到上述毛澤東推崇孔子和引用孔子言論之事實，則所進行之批孔運動又何以能見信於人？況且毛澤東在批孔運動中尚未發一言，尚未表一態，此等奔走呼號的批孔之徒，實隨時有代毛澤東承受罪責之虞。

遲

魯侯

了多少蜂王精，喝了多少礦泉水、菊花精，乜乜都不算，只算天府花生一單，恐怕幾世也算不清。例如一粒花生有兩粒花生米。兩粒花生米埋在地裏，就是兩株花生苗。一株花生最少可結十粒花生，兩株花生，就是二十粒花生，也就是四十粒花生米。四十粒花生米，埋在土裏又是四十株花生，四十棵花生又變成四百粒花生，四百粒花生，是八百粒花生米。花生在寒帶地方每年一季，廣東等省多是熱帶，每年可出兩季，這樣子算到二十年，就等於四十年，花生這一單，就夠幾位會計師忙的啦！何況還有其他有憑有據的人民皮鞋，人民服裝等，共產黨是要錢又要命的。

這是實情話，絕不是危言聳聽——電視當局，不可不爲之審慎啊！你那張美國護照等文件，千萬要時時帶在身上，話唔定你身邊的人，床邊的人，卓邊的人，都已成爲監視你的人，不信嗎？等着瞧吧！

麗的電視公司，因見香港無線電視台及商業電台等，都撈得盤滿砵滿，「眼紅」起來。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照樣蜂王精，礦泉水，人民皮鞋等……大擦一輪，雖然撈一單，但條件是轉播共產黨的武術表演，是以麗的又被鐵鍊扣住了脖子，眼看着是禍坑，想不跳也不成啦，常言道，在數的就難逃了。

至於所謂武術表演，都是由平劇玩過的把戲中，摘取片段，但摘也並不完全，如平劇的鐵公鷄的武打場面，所用的武器，也多過這次麗的轉播武術表演所用的武器，鐵公鷄的武打都是眞刀眞槍，再冷的天氣，也都是赤膊上陣。不過，戲台上，一面打，一面還要唱和作，打得好，唱得好，得滿堂彩的也並非未有。不過武打往往被唱作掩蓋了是眞的。

番鬼佬多數未開過平劇眼界，不知平劇之武打更精彩，這次見中共整羣上台表演，蹦蹦跳跳，莫名其妙的鼓之以掌。去年香港無線電視台播映西洋馬戲團表演，他們的鼓掌更熱烈，更响亮，依此例彼，被鼓掌的人，會覺得不足以爲榮了。

據聞有多人被邀捧場七月二十一日的武術表演，若被邀請的人不鼓掌，怎對得起邀請人的人呢？其次是吃過由火車運來水坭渣和嗅過火水味的人，亦是必要鼓掌的一分子。實在說來，麗的轉播的武術，比實際練習房的武術，加了多少舞蹈步法，比平劇美妙的舞姿打法，尚差很遠。在美洲表演給番鬼看，是中共笑臉外交之一環。在香港是統戰之一環。開場白：「有慰問港澳同胞」一語，這暗中就表示港澳同胞要準備迎接這刀這槍，也就是要錢要命之預兆也。知乎？

認識中國

楊榮國反儒尊墨

柳以青

上篇我寫了「楊榮國可以休矣」之後，我總覺得像楊榮國這位近七十歲的人，頤養一下天年，倒是無所謂的，特別是在他兩腿已經不良於行之時。然而，事實上並不然。在批林批孔的運動伊始，他老人家竟「老當益壯」地赤膊上陣，遍走大江南北，參加批孔大會，那一個時期的大陸上的報紙，「楊榮國」的名字不脛而走，幾乎有與馮友蘭並駕齊驅之勢。關於馮友蘭我也曾寫過幾篇，這裏暫不涉及，但對楊榮國，我雖寫了兩篇，似乎意有未盡，這裏再次加以討論。

楊榮國何以會如此地「拋頭露面」大談「批林批孔」呢？難道眞是大陸上的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成功嗎？我在懷疑着。我的懷疑不是捕風捉影，而是另有根據的。現在公開出來與各位讀者談談。

楊榮國尊墨的鐵證

在前篇的「楊榮國可以休矣」的文章中，我就指出這位近七十歲的老人在談論批林批孔所牽涉到的歷史事件時，總是「氣憤塡胸」，「怒髮衝冠」的。這已經是一反常態的表現。然而，何以楊榮國會如此呢？我可以說這不是，決不是「朽株也要綠成蔭」的「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而是「朽株也要綠成蔭」的政治壓力所致的。

原來是在「反孔」、「批孔」上楊榮國是箇中「能手」，但對「尊法」、「揚秦」上，楊榮國卻是背道而馳的，因爲他是「尊墨」、「崇墨」的「專家」。這點，卻使他對於過去「尊墨」、「崇墨」的「歷史紀錄」與「思想傾向」，在目前大陸「反儒尊法」的運動浪潮中，遭受到有生以來再一次的衝擊。如果不能在這次的「思想鬬爭」中力爭上游的話，很可能在這次運動中，被打入「思想黑幫」的漩渦！中共對思想的控制就是如此！可怕！

記得楊榮國在民國三十五年，由生活書店出版了一本「孔墨的思想」，這薄薄的一百二十頁的小册子，大力批孔反孔，而極力崇墨、尊墨。這本小册子最近已在香港翻印出來。許多的書局都可以購買得到的。

這本小册子，楊榮國很重視，因此，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人民出版社爲他重印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序言中，就特別提到了「孔墨的思想」這本書，他說：「本書的寫作是繼『孔墨的思想』之後，開始於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那時我在桂林師範學院講授中國思想史，寫成於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後又曾進行若干修改。但是這是個人的見解，其中當有不少的毛病和缺點，希讀者切實予以批評和指正。」（一九五二年十月三日著者序），但在一九七三年「再版附記」中，只寫了寥寥的數語：「這次本書重版，對個別地方，作了些必要的修改和補充，謹誌。」

因此，我們就知道「孔墨的思想」這本書，一直到目前，還是楊榮國哲學思想一脈相承的中心思想。

在「孔墨的思想」中，有關「孔子的思想」篇中，我們可以不必去管它，因爲我們已經知道它是在批孔、反孔了。然而，在「孔墨的思想」中，有關「墨子的思想」篇，這正反映了楊榮國個人思想的取捨，這裏，我不妨拿來談談。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與大陸上中共的統治情形，相背相反的地方。

在「墨子的思想」篇中，他一共分了八節來討論，那就是：墨子的生平、墨子的世界觀、墨子的了解事物的三條方法；「偏愛」「全面愛」與「反侵畧」；反命運與宣傳上帝鬼神的用意；墨子的教育方針、墨子的經濟主張和墨子的政治主張。

在楊榮國所闡發的墨子了解事物的「三條方法」中，他指出：一、從前人所經歷的成果中了解事物，把前人經歷的成果是好的、對的、而爲今日我們所用得着的，就接受過來，如果是不好的，不對的，而爲今日我們所用不着的，當然就應當捨棄不要。二、不承認有先天，只承認有後天，只承認後天的大衆一般所感覺的實在才是可信託的實在。三、以是否符合國家利益、百官利益和一般人民大衆的利益爲建立社會制度的標準。

從楊榮國這一主張上，我們很淸楚的看到：目前大陸中共的「了解事物」的標準與方法，只是一個：就是以「馬列毛思」爲標準的方法，除了這一項的了解事物的方法外，其他的都反對。

而楊榮國在墨子的了解事物的三條方法中，曾經爲墨子說項稱：「就卽使他對孔老先生的思想，他雖然不遺餘力的攻擊和反對，但他也認爲並不是一概可以抹煞的。他曾對人這樣表示過：孔老先生當然也有値得稱述的地方，我那得不稱述呢？這是何等的一種求眞理的客觀態度。」（見該書第七八至七九頁）

而目前大陸中共對孔夫子全盤否定的態度，是否是「一種求眞理的客觀態度」呢？相信楊榮國是最了解的。

墨子的教育、經濟、政治理想

最引我入勝的可說是楊榮國所發揮的墨子的教育、經濟及政治的主張。

在墨子的教育主張中，楊榮國說：「墨子雖不承認人性有善惡，但他對於各人的差別的個性還是承認的，這也好像要染的絲一樣，絲的本身雖不具什麼青黃色，但這絲適宜於染青色還是黃色，它的屬性的差別還是有的。因之墨子的教育方針，第一就主張發展各人個性。……其次，墨子注重實踐的教育。」

教育是要實踐的，這已是古今中外的定規，並沒有什麼稀奇，教育該發展個性，也與儒家的教育思想沒有多大的分別。可是，楊榮國現在恐怕已經體會到中共的教育方針了吧！接受教育的人，卻是有了階級的分野的，同時，根本否定了「個性的發展」，這點，恐怕是楊榮國在反孔尊墨之後，並沒有預先可以知道的變化。

大陸上在批孔批林時，對於孔夫子的「上智與下愚不移」大加抨擊。但是，這句話眞正的意義是否就是中共所解釋的呢？有識者都知道其誤解、錯解的地方。但是，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卻是大公無私，平等共進的。只是中共有了身份、階級、出身的「政治壓迫」上的不同，也就故意亂解、瞎解了。

至於教育上的「個性發展」，爲中共來說，一提到「個性」，不啻是觸了雷一般的。他們只強調「共性」和「黨性」。然而，「個性」在大陸上的發展，固然受到許多阻撓和干擾，可是，要想泯滅個性，恐怕百倍、千倍於中共的淫威，也是無法得逞的。

楊榮國所發揮的墨子經濟主張有：第一，要使人民的生活過得下去，能達到『穿得暖吃得飽』的標準；第二，政府裏花費許多的錢，來舉辦一種事業，但必定是要對人民有利的；如果對於人民沒有利益的話，就不應舉辦。第三，只要自己肯勞作，就可以獲得人生幸福，除非自己不勞作。但勞作中還得分工。同時，財產是私有的。

中共政權建立了二十四年多了，人民的生活是如何的。這裏，我是指不爲旅行和觀光者所到達的地方——窮鄉僻壤。這點，中共恐怕是最清楚的。「穿得暖、吃得飽」已經不是對外宣傳的語句了，中共愈是用「一窮二白」來描述以前大陸的情形，就愈使人們覺得中共目前的進步緩慢得很，而以之爲解釋的推諉詞呢！中共愈是鼓吹目前大陸人民的生活是「人人有飯吃，有衣穿」的話，愈證明大陸的經濟情況，人民生活窮困呢！我們試分析一下：「有飯吃，有衣穿」與「吃得飽，穿得暖」的距離，相差何止千萬里呢？而「吃得飽，穿得暖」與「豐衣足食」又是相差幾千里呢？

不少的人士，曾經爲中共解釋說：大陸的八億人口，每人多吃一口或少吃一口就是八億口糧的消耗或節約，養八億人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首先，我覺得所謂「消耗」與「節約」不能抽象的來應用，一定應該切合實際。吃飯穿衣是人的日常必需品，在把人當人的原則下，這種「必需品」無所謂「消耗」，也無所謂「節約」的。

其次，從經濟的觀點來說：究竟是八億人民養中共呢？還是中共養八億人民呢？這是一個頗該特別重視的問題，也該是我們中國人要深入討論的問題。好在，我上面所引出的那段爲中共劈解的話，是出自上一代的人士，而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人士，相信是不輕易如此講的。原因是：否則我們所說的民主在什麼地方落實？

至於楊榮國所闡發墨子的政治主張，面對了大陸上的中共統治，更是值得我們尋味了。

除了「尙賢」之外，墨子主張「民主之路」。

楊榮國批評墨子「主張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應當向最高當局去取法」的主張說：「他的立意是好的，只是他的方式錯了。」他應當說：「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應該向人民取法，就是從人民羣眾中來教育自己，也就是他所說的『下比』。」

這「人民羣眾」的解釋，並不是目前大陸中共的解釋。因爲，這方面要受到三個條件的限制的，第一，所有行政官吏，不論是最高當局也好，僚屬也好，均應當由人民選舉或推舉出來；第二，如果行政官吏，不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那人民就會從那人的治理下面，逃的逃，躲的躲，那裏還會向他來取法呢？第三，做國君的雖多，但仁愛的很少，如果不仁愛的話，那又怎麼取法呢？

從這三個條件上來說，楊榮國面對的中共政權，卻會失望殆盡了。

中共幹部們一層層的統治人士，難道是由人民選出來的嗎？事實上，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還不能做到由全體中共黨員所提名和競選呢！無怪乎偌多中共治下的人民——「逃的逃，躲的躲」了。至於領導人的本色，姑無論他是以前國君或現在的主席之類，楊榮國的心目中他必該是「仁愛」的，唯其具有「仁愛」的色彩或本色，才能夠使人民「取法」。這「取法」與否的標準，是在「仁愛」。

然而，在批林批孔中，對孔子的仁愛大加否定後，墨子的仁愛當然更不能出爐了，那麼，楊榮國的政治主張卻是遭到了極大的壓力。這些，爲楊榮國來說，該是多麼的不知所措呢！

就楊榮國的「孔墨的思想」來說，批批儒家，崇崇墨家，都還是在學術討論的層次，談談倒也是頗有滋味的。實事上，墨子學說曾有一個時候卻是在中國的思想界頗爲流行呢！

但是，崇尙法家的人，的確不多。特別是崇尙法家的刻薄寡恩的一點上。楊榮國在這方面也不例外。這可以從他一九七三年六月再版的「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得到清晰的證據。楊榮國不但不崇法家，同時，在「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字裏行間，還不時地爲墨家大加辯護呢！

梁啓超曾對墨子評論說：「墨子的思想是——大馬克思，小基督——。」這一評論固然是由於梁啓超當時對馬克思與基督思想並不深入了解所致，但是，楊榮國之一味崇墨，如果也眞的以爲墨子的思想很接近馬克思的話，那麼，現在他本身該是最能嘗到絕對不是這一回事的滋味了。

也恐怕就是爲此，在批林批孔，反儒尊法的中共的「羊癇風式」的運動中，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地，來爲批孔而努力了，基本上他是在爲自己以前大加崇墨做洗脫工夫呢！唉，這年頭，高級知識分子的悲哀就在此！不是嗎？願楊榮國不要因「尊墨」、「崇墨」而被中共視爲思想有問題呢！我誠切崇祝禱着！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4 鄉中的生活

在下鄉生活中，最可怕的不是勞動，而是環境衛生。在貧窮的鄉村，不要說水厠，甚至像樣一點的厠所也沒有。所謂厠所也者，就是糞堆，連掩蓋糞便的草灰也沒有。

有些地區的農民，竟然連大便用的紙也沒有，而用些小竹片來「善後」。

在這樣情形下，自然到處是蒼蠅和蚊蟲。

中共對外雖然宣傳農村的「新貌」，事實上根本不重視環境衛生，只重視「生產」。要增加「生產」，便需要糞便、垃圾，便需要「積肥」。

中共只鼓勵不怕髒的「英雄」，卻痛恨所謂「資產階級」，因為知識分子大都知道一些衛生常識，決不肯像中共心目中的「英雄」似的，不但不怕髒，而且「為了社會主義而嘗尿」。據說，有些「積極分子」為了分辨「尿肥」的濃度而用口來品嘗。在中共心目中，這種嘗尿的「英雄」，實在是「毛澤東時代」的好兒女！

試問在喫飯的時候，一羣一羣的蒼蠅撲在飯桶上和餸菜中，怎能下咽？在這情形下，筆者寧願喫白飯，用開水把飯粒沖入肚中，因為剛煮熟的白飯，熱氣直冒，究竟有點驅蠅作用。當然，那些不怕死的蒼蠅，確也十分英雄，常會直撲在熱騰騰的飯桶內而死。

筆者下鄉時，雖然怕蒼蠅和蚊蟲，卻從不敢向人透露出來，否則便會被戴上大帽子：「沒有無產階級感情，充滿了反革命階級的意識！」

在中共心目中，怕髒便是「資產階級意識」，只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用口來品嘗糞便的才是「英雄」！如果馬列祖師復活，將何以解釋「無產階級」這幾個字？

由於鄉村的環境確實太污穢了，蒼蠅和蚊蟲確實太可怕了，筆者曾寫過一首有關蚊蠅的白話詩，這首詩的原文已記不清楚了。可是在「反胡風運動」期間，共黨在筆者家中搜出它來，並以它來作為鬬爭筆者的「材料」。

本來怕蒼蠅，確是值得批鬬的，因為「沒有無產階級感情」，「有反革命階級的意識」。

可是，共黨並不是這樣批鬬我，因為這樣批鬬，還不足以置我於死地。共黨竟然說我把「蒼蠅」作為「共產黨」，「蚊子」作為「共青」團！

筆者現在提起這件事，實在感到可笑，讀者看了，當有同感。可是在被鬬時的我，確實感到並不可笑，只覺得「又增多一條罪名」，只覺得恐怖！

筆者「下鄉」的工作，除了「宣傳合作化的好處」以外，便是徵糧和購糧，還有抗旱和防洪。

有關徵糧和購糧的情形，已經向讀者報告過了。至於抗旱和防洪的情形，也應有所交代。

首先，要報告的是「防洪」的實況。那天天雨，西水猛漲，於是要到西江去「防洪」。

我說「那年」，究竟是那一年呢，實在記不清楚了。因為在大陸，一方面由於沒空，不能寫日記，更主要的原因是怕共黨搜查。共黨往往會在人們的日記或筆記中查出「反革命」的證據的！

上舉的那首詩，竟然也由衛生問題變作「反革命罪證」，即是一例。

我們在「粵中專區」出發，到了西江，便「動員農民防洪」，可是由於天雨不息，於是西江的水位日高，實在是無法「防洪」的。要「防洪」麼，只有在平日把堤圍加高加厚加固，絕不是臨急抱佛腳可以濟事的。

在水位日高的情況下，我們「防洪的隊伍」雖然盡力「動員農民」！實在絕無作用。

可是，我們終於「勝利」了，我們「戰勝洪水」了！

理由很簡單：西江上游不再下雨了，水退了。

李翰祥

幾個人在聊天，甲君說：假使電影有一天進步到有味電影，想像中那味應該是用電子控制的，隨着畫面出現、消逝，就如配樂一樣。那麼李翰祥的近作「聲色犬馬」可以隨劇情配上不少氣味。大家紛紛發議論，某段該配香水味、濃茶味、雪茄味、燒乳鴿味等等。

但談到其中一段賣弄意淫動作之戲，一青年偷了鄰居洋台一條以為是脫衣舞孃的底褲，拿來又嗅又吻又放在口裏咀嚼，後來忽然聽到鄰人談話，知道那底褲是一個老婦的，那青年頻頻作嘔時，甲君主張那段電影最好宜配上鹹蝦醬味。乙君笑道：我最受不住鹹蝦醬那股氣味，假如真的要配上這怪氣味，本人只有戴防毒面具去欣賞好了。大家哈哈大笑。

對於有味電影這個古怪想像，本來近於漫畫式的。但當我在寫分析電影稿子時，發現笑談中自有深意，電影雖然沒有真實氣味，一如色情並不真的有色情人物從銀幕上跳下來一樣，但在觀眾心聲反應上，那氣味應該是存在的。我越想越為李翰祥可惜，他的確是「走火入魔」了！

在「聲」片中，李翰祥因發評影人的牢騷而自我幽默，說自己江郎才盡了。但從「聲」片看，他在電影中的藝術才氣並沒褪色。要是我們不用全盤否定的尺子來衡量它，「聲」片的藝術內涵仍是相當深刻的。那內涵，從銀幕上也許不容易發現，但只要你肯思想每段故事的背後隱含些什麼，那是不難有所發現的。

電影中的影評家傑美，一個時時看霸王電影，還要喝白蘭地，勒索主管人送紅包。要是文化界真的有這類怪物，那並不是影評人一廂情願可做到的，這個怪物的存在，只反應出電影界與影評家之間有怕[illegible]

天不再下雨，水退了，這是事實，我們這支「防洪隊伍」並無功勞，可是共產黨卻在報紙上，以頭條新聞報導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戰勝了特大洪水。」

現在，要說「抗旱」。

那年，天旱得厲害，田土龜裂，農民無法耕種，於是中共粵中區黨委便想堵塞西江，使江水回流，以利耕種。

這計劃本來是好的，但要堵塞西江，工程師們認爲必須建立永久性的堤壩，臨時工程是沒有用處的。

工程師的意見，當然沒有價值，因爲那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技術觀點」，是「反革命」的。

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資產階級的技術觀點必須要改造」，毛澤東指向東，中國人民便要走向東！

在「黨的領導下」，千千萬萬的農民被「動員」起來了，他們都要自備糧食，無償地去堵塞西江，使西江「回流」。

「資產階級工程師」認爲不可能成功的堵江工程，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差不多要「成功」了，「南方日報」以頭條新聞報導說：

「堵塞西江，引水回流工程，即將完成。」當然，「南方日報」更指出受益地區佔地的面積及將增產的數字。

是的，在工地上，已築起一條臨時性的堤壩了，只差中間的一個缺口，這缺口大概一兩天內便可以「合攏」了！

在這情形下，「黨委擊敗資產階級工程觀點」的宣傳，不絕於耳。

可是，正當堤壩「合攏」後，突然間，西水把全條臨時性的堤壩冲潰了。

在這情形下，我們這支「抗旱隊」只好悄悄地返回粵中專區去，除了參加築堤工程的人，誰也不知道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抗旱工程大敗而回。

「南方日報」自然不會提起這件事，人們都以爲抗旱工程已經「勝利完成」了。

色犬馬」藝術性

林巽

白的事實存在。電影說是揭發影評人的罪惡，毋寧說是揭發敗類電影公司的罪惡。

電影中有一間很有眞實感的蔴雀館，在人頭洶湧的大玩其雀戰中，有兩位美妙女賭客。這兩位妙女郎，當她贏了，就喜氣洋洋。輸了，若無其事的去見老板，找兩個嫖客來替她解決問題。普通賭徒，輸光了錢就狼狽不堪，但這兩個有姿色的女子卻不同，贏了是贏定了，輸了，可以憑她的色相本錢很快補充回輸去的籌碼。換句話說：只要她色相不衰，可以安安穩穩做一個永遠輸不完老本的妙人。這兩個妙女郎所以如此「得失不驚其神」，如此有能力「談笑用兵」，只因爲她們有一套奇妙的人生哲學。那就是當公平競爭輸掉了籌碼時，可不妨使出那些邪門手法，將老本贏回來。這套人生哲學，用在大拍其色情變態電影的藝術匠人所掌握的人生哲學卻同是一條數。不過做人如那兩位電影中的妙女郎，她們不是不用付出代價的。她們付出更可怕的代價，就是連做人的眞摯情感也因此在賭枱上同時輸掉了。

已故新星白小曼在電影中的確是美艷絕倫，電影中她給黑社會人物利用去引誘一富有醫生墜入「仙人跳」陷阱。這是在本港會經發生的眞人眞事改編，是一宗社會性悲劇。編導因爲將白小曼寫成一個完全受黑社會人物控制的女子，她只等於黑社會人物利用的工具。這一改編，反映到現實社會，亦相當有深意。在現實世界中，有不少人爲了生存，甘願獻身去做工具的人可不少，這包括合同明星與合同導演在內。走筆到此，我對於那些拍色情變態電影的藝術匠人，也不敢過責了，其實他與電影中的白小曼，同是一類型可憐蟲。

最後以「江郎」作劇中人名的電影，故事構思最成功，那故事，我想將它寫成一反映現實的長篇小說或拍一部長片亦不難拼湊足夠材料。故事中的江郎是一個水上人家小夥子，他給一個人客介紹到澳門去當一名酒店侍者，江郎人緣很好，工作勤力。老板除了經營酒店外還經營大賭場、跑狗場。編導構思一段神秘的鬼房故事，後來給江郎拆穿，原來是同行設計陷害的，假鬼給江郎捉到後，老板便看中他，派他到賭場去做巡場。用捉鬼的才幹到升做賭場巡場，含意頗深刻。不久江郎步步高升，由巡場升爲搖寶師爺，又升到賭場外圍經理。後來因與同事合夥貪污，私下吃掉外圍買家的錢，結果因買家爆出冷門，他只得一走了之。最後一個占怪的結果，由李翰祥親自現身說法，騙江郎去吃一頓霸王飯，然後藉故與江郎吵架，一走了之。再通過酒樓部長的口，點出「江郎才盡」這一題目。事實上電影中的江郎並不才盡，只是經不起金錢誘惑，才使自己走進絕境。這類遭遇，在現實社會上，是很富有啓示性的。回應到拍「合法小電影」做其百萬導演的藝術匠人，豈不是同一條數？

我想如果李翰祥在「聲」片中適當地除掉一些玩世不恭的格調，加點摯誠的悲劇氣氛，它可能拍出更高意境來，譬如「仙人跳」一段，加一段醫生回家向妻子懺悔，妻子爲了救丈夫，與丈夫離婚，無條件讓白小曼與醫生結婚，白小曼知道如與醫生結婚，自己擺不脫黑社會人物控制，害人更慘，竟自殺而死。然而她死後因相片與錄音仍落在黑社會人物中，黑社會人物仍放不過那個醫生，結局很悲慘，那麼故事的啓示性會更大。

江郎一段，如果給江郎開頭加一新婚妻子，及江郎失踪後，不敢回家，妻子到澳門找他，墜入火坑，最後夫妻重逢，抱頭痛哭，劇情會更感人。

「聲」片的最大缺點，就是所有劇中人都只爲自己活着。我們看到的現實社會，雖然有多少令人不愉快的事，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只爲自己而活着。連眞正「王八蛋」電影老板，也應說有他對父母、妻子的責任感，對不對？

台灣的經濟力量迅速發展

武藤貞一

由於美國的正式投資自由中國的經濟活動，進入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發展階段，不僅是美國，連西德、英國等金融機構，也注視到了台灣的有利條件，不用說，這都是旨在取代過去日本的地位。

因訂立日「中」（中共）航空協定而導致中華民國與日本航線中斷的結果，由日本前往的觀光客確實減少了一半，然而台灣不會為此退讓。他們已增加日本以外的航線班機及購置巨型機，作為適當的補救措置。

有一部份日本人士，天眞地認為只要經過一段時期，台灣方面會因感到困難而恢復通航，實際那時不可能的。他們的態度堅定得很，充分發揮了不屈不撓精神，以及堅靱不拔的毅力。

對一再被日本人出賣的憤慨，不論經過多長的時間，內心懷有一定要爭氣的決心，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僅就目前現象而言，看不到有意削減對日貿易；日本的投資，中小企業的進入等，也未予以限制；對日感情也一點沒有轉惡的跡象。

不過，就長期來說，不能不認為今後會慢慢的收緊，而終於採取對日疏遠的政策，最低限度，在日本的現政權沒有交替，外交路線未作重大改變以前，不能重回第二度的日華蜜月時代，這是我們的看法，而在此時期內，自由中國會有聲有色繼續發展。

現在再把觀點轉變一下來看，則

新加坡也就完了！

目前居住在東南亞各地華僑，泰國為三百八十萬人，馬來西亞三百四十萬人；印尼二百七十五萬人；新加坡一百四十萬人；菲律賓十一萬人。此等華人的祖先，都是赤手空拳，憑藉血和汗，克服了這些土地原先的貧瘠惡劣條件，才起了今天這種程度的繁榮。他們害怕他們千辛萬苦賺來的財富，由於共產暴亂等變亂而成空，只有自由經濟主義，才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石。

雖然馬來西亞現在已與中共勾搭上了，並不等於說中共勢力會像決堤之流向東南亞泛濫。泰國、印尼、新加坡、菲律賓，拒絕中共的反應，都相當強烈。處在其間的華人動態雖相當微妙，但不接受共產暴亂的立場則可確定無疑，台灣在東南亞的關係，今後也不會搖動。

總之，自由中國的經濟力量，正在快速、順利地伸展，這意味着台灣的地位，在這上面着着提高，日本人若不能更正確地認識台灣，粗心大意而蒙受損失，自貽伊戚！

（程家驊譯自日本「動向」雜誌）

加強對外宣

行政院新聞局為加強對外宣傳，多為海外僑胞服務，已採行下列兩項工作方針：一、在海外之宣傳對象，以華僑與外籍人士並重；二、對於廣大的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加強聯繫，使其成為國家對外宣傳的助力。

關於加強對外宣傳的重要性，凡有識之士，類能道之。迭據海外歸國華僑反應，對於政府多年來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長足進步，均有好評。惟皆認為對外宣傳做得實在不夠，即使做了一些，效果亦屬微乎其微。而且該







西窗隨筆

「廣東姑爺」

寒梅

共政權，侈談其所謂『祖國』的『回歸』，也在和這一破壞國家統一的禍首，喧嚷其所謂『統一』，和這一斯毀民族文化的血手，妄言其對民族文化的『認同』，這不只是緣木求魚，而且是與虎謀皮」。事實上環顧舉世，除「一小撮」分歧分子為虎作倀，供共黨利用之外，絕大多數的海外僑胞都是痛恨共黨，心向祖國的。共黨竊據大陸二十餘年，散佈全世界各地之一千八百萬僑胞，仍多堅持其反共立場，義不帝秦，不稍移易；雖在共黨竊據聯合國席位之後，亦復如是，即可作為明證。

但我們亦須認清，海外為我們與共黨從事政治戰、思想戰、心理戰的接戰地區，共黨本其「壞事做絕，好話說盡」之一貫伎倆，不惜拋擲販運毒品所賺取的大量利潤，並派遣第一流的「統戰」分子，分據海外要津，鼓其如簧之舌，混亂僑胞視聽，將人間地獄的大陸，說成賽過「天堂」，「謊話說上一百遍，連自己也信以為眞」，此為共黨老祖宗列寧之故智；共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手法獨到，無所不用其極，日積月累，接受不到自由祖國宣傳的海外僑胞，自將不免惑於共黨謊言，而對心焉嚮往的自由祖國，反有陌生之感。此尙係就海外僑胞而言，至於國際方面，特別是不求甚解的各國民間人民，自更易中共黨假貌偽善之宣傳詭計。我們倘不針對共黨陰謀，更進一步加強對外宣傳，則國際間淺見短識之士，其不為共黨「作笑」攻勢所愚弄者幾希。萬事莫如加強對外宣傳之急。我們願見在外交遭受頓挫之餘，致其全力於爭取宣傳戰的更大勝利！

灣重現。

　如果更進一步觀測，似乎也能看到美國把遠東外交的據點，自日本移往台灣的徵象。這可從美駐日本大使懸缺半年一無動靜，而卻派遣了有分量的駐華大使見之。

　在軍事上，日本似也有自美國的遠東防衛線中擠出的趨向。總之，美國的台灣重點政策，有予以相當注意的必要，徵象不止最近的二三事。

　自由中國也同樣受到石油危機的衝激。最近雖在國際收支上出現赤字，但這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他的勞動力以及旺盛的生產意志，由於引入美國及西方的資本，其生產事業及國際貿易，都能完成奇跡的發展，是可以預卜的。

　與此可以作爲對照而應該指出的，乃日本之由於高工資及公害問題，導致國際競爭力的低落衰退，在日本工商企業面臨焦頭爛額之際，被顯著地特寫報導的是台灣的產業、貿易。

　此時，也出現了乍看起來對台灣決不愉快的現象，此即六月間馬來西亞與中共建立「邦交」。即使不能否定中共之伸入馬來西亞，已在東南亞建立了一角基地，但是東南亞各國，已經習慣於「右」，不可能因此引起雪崩現象，這個理由說來也很簡單。

　全部東南亞國家都被受毛澤東指使的共黨游擊活動所困，和馬來西亞情形相同。但是，以此原因而與中共「建交」的，也只有馬來西亞，其他國家都不爲所動。

　脫離馬來西亞而單獨建國的新加坡，盡人皆知。其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爲中國人。可是不論如何轉變，新加坡決不會赤化；新加坡如果赤化，

辭費

宣傳，加以宣傳技巧亦成問題，以致國際間同情我們的人士，感覺無能爲力，缺乏足夠的資料，替我們主持公道。反之，對我們懷有偏見，或甘於爲共黨張目之徒，則純憑其主觀看法，歪曲事實，橫加汚衊。此當國際姑息逆流激盪未已，綏靖氣氛瀰漫一時，而共黨又蹈瑕抵隙，處心積慮，大肆展開其統戰攻勢之際，我們如果不竭盡一切努力，加強對外宣傳工作，藉以爭取國際人士及海外僑胞的瞭解與支持，則勢將難免束手縛足，自陷困境，無法在外交戰線之外，開闢新戰場，打開新出路。

　總統針對當前敵我形勢，曾經明白指出：「今天一小撮跟着國際姑息浮沉、自我迷失的人們，卻在藏頭露尾的和這一根本標榜『無祖國』的中

段歲月，是在廣州讀大學時，常因家中接濟失靈被迫「煮字充飢」，以「求生」筆名投稿，賣文爲生。由於他的日文基礎很好，經常翻譯一些日文著作，果然在當時的廣州文壇上，打開了「求生」的康莊大道，直到如今，雖貴爲一省的主席，他仍以賣文「求生」這一段奮鬪史，來勉勵自己，也勉勵他的屬僚，他強調一個人要有不怕困難的勇氣，才能面對困難，去征服困難。今天的台灣青年，蔚成一種苦學向上的良好風氣，謝主席的現身說法，是有深遠影響的。

　謝東閔是在艱苦的階段成爲「廣東姑爺」，今天飛黃騰達了，他不以粵人稱之「姑爺」爲不敬，他常常說：飲水思源，如果當年不結下這一段「緣」，那有今天呢？

　謝東閔嘗過貧苦的滋味，最了解貧窮的艱苦，他上持台灣省政之後，就以「防堵貧窮」、「消滅貧窮」列爲施政的重點。近年來，他經常輕車簡從，微服出巡每一個鄉村角落，去了解民間的疾苦，作爲省政不斷改進革新的參考，政績輝煌，深受省民的敬愛。

　謝東閔健談風趣，筆者旅台作客時，謝氏在交通車上講過一段「接吻」的趣事說：記不淸是什麼年代及地方了，有兩個古老的酋族戰爭連年，強的一族持勢凌人，使弱的一族受盡欺侮。有一次，強的一族又是來勢兇兇了，弱的一族正苦無對策時，婦女們就挺身而出，改用嘴吧代替刀槍，去咬對方的嘴吧，結果呢，四片嘴唇咬在一起，果然不戰而屈敵人之兵，於是乎，「接吻」也就成爲今日女人許多「絕招」之一了。樂觀、風趣，也許正是謝氏老當益壯養生之道哩！

三品　三脫　三門

　中共最近將大陸各地大專校院的「華僑畢業學生」，列爲「回歸可疑分子」的，集中下放於廣東潮汕區的「軍墾農場」，名爲「下鄉鍛鍊」，要把他（她）們「鍛鍊成爲完整的『華僑人』革命幹部」。三月來，「軍墾戰士」（僑生們自稱）們又被稱爲「三品幹部」，所謂「三品幹部」，是「教育革命的試驗品」、「文化革命的犧牲品」、「革命隊伍中的劣等品」。下放在「軍墾農場」裏的「華僑人」有二百廿餘人，除有管理的共軍十多人外，尚有武裝看管的駐軍卅多人，並未能眞正受到「工、農、兵的再教育」，而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據監管的共軍頭頭們對他們訓話說：「你們這些大學生幹部，不是『三脫』幹部，就是『三門』幹部。」所謂「三脫」就是「脫離羣眾、脫離實際、脫離勞動」。所謂「三門」，就是「走出家門、進入校門、畢業後就想進機關門」。「軍墾農場」首先要「淸理階級隊伍」，目前，每天風雨無阻，除了要進行十二小時以上的「挖地球」式「勞動鍛鍊」外，休息時就要進行「大搞三查」運動（查歷史、查表現、查問題）。對於「交代不淸」、「漏洞太多」的人，都要列爲「特嫌」被「掛起來」。

・周琳・

大陸農業經濟失敗成因（上）

胡蓑之

儘管中共不斷地自誇「經濟大有進展」，甚至年年豐收，但北平「新華社」八月廿二日引述中共代表黃樹則在布加勒斯特所發表的演說稱：「自中共建立政權的二十多年來，中共的人口已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由五億左右的人口增至接近八億人口。」並透露：「在同一時期內，中共穀物產量由一億一千萬噸增至二億五千萬噸；目前的耕地面積，僅佔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強而已。因此，當前大陸人民的生活標準仍是極低的。但每一個人的就業，糧食及衣服都獲得保障，人民生活希望不斷改善。」

一向誇大的中共代表，也說大陸人民的生活標準極低微，可知大陸的糧食仍很短缺。事實上，中共現時還仰給於外國的糧食。據美國農業部八月六日報告估計：本年中共收成距離其需求量太遠，仍要向外國購糧，購買額包括着向加拿大買入二千萬公噸小麥，於本年下半年輸入國內。買額的一半爲中共及加拿大的三年合約中的一部份，而另一半則爲額外購糧。並於今年六月，中共亦向美國購入六十萬公噸小麥，總計起來，中國在七四至七五年度內，共買入五百二十萬公噸小麥，若根據中共與加拿大、澳洲及阿根廷的糧食供應合約，在七四至七五年間，中共購麥估計額將在六百八十萬公噸至七百三十萬公噸間。

這估計購糧額中，包括五十萬噸美國小麥，原定在七四年六月前運入大陸，但目前積累於七五年的輸入額中。至於七三至七四年內，中共的購麥總額則確定爲五百九十萬公噸，而買入糧食總量則爲八百萬噸。但截至現時爲止，中共在七四至七五年購糧總額已達五百六十萬公噸，較去年同期爲多。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家，有許多地方都被稱爲魚米之鄉；況且中共二十多年來，每年都大吹法螺：「工業掛帥」、「全國經濟突飛猛進」、「一畝田收穫一萬斤穀」，並謊言：「大陸人民個個吃得飽，穿得暖」……簡直把一個大陸描寫成比天堂更加美麗，更爲繁榮；爲什麼會窮到這步田地，甚至每天每人連四両米都無力配給呢？這難道不是毛澤東自欺欺人的「德政」嗎？

不錯，中共向來所犯的毛病是：「謊話大話說盡，壞事惡事做絕！」但二十多年來對大陸上的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搞得一塌糊塗！爲着掩飾這些醜惡起見，所以，它們不得不向外吹吹牛皮。就一般的分析：中共之所以一貧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裏可以列舉許多事實，來證明中共經濟即將崩潰的種種

第一，在中共政權建立不久，其內部便告腐化了──別人說它腐化，也許有人以爲出於「惡意的中傷」，不一定可靠。然而，中共幹部的腐化，卻是它他們自己招認的。

早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前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就曾在一項反貪汚反浪費的動員大會中，坦白地這樣說：「……在我們黨內，在解放軍內，在人民團體內，已相當普遍地滋長了貪汚浪費的現象，有些人已完全墮落，變成了偸竊國家資財的盜賊。和損害人民經濟建設的叛徒了！因此，勞動人民很不滿意地說：『我們勞動了幾輩子，也不夠一個幹部的貪汚！』……尤其是有些專門造假賬，虛報開支『損大公肥小公』的幹部，沒有被認爲是犯罪，倒被認爲是『有能力』、『善於經營』；實際上，它們已經做了資產階級官僚主義的俘虜！」

中南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軍法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八日宣佈：「一九五二年中南部隊因貪汚而受黨紀處分的，約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受軍法處分的佔全部判決處分案中的百分之二十三。貪汚項目從日常經費到戰上的伙食費，貪汚手段從造假單據、吃空額到走私漏稅。鋪張浪費的現象，則更普遍，如請客、送禮，儼然成了一種風氣，制度不良，開支混亂，個別幹部甚至私自蓋房子，以求個人享受而浪費了國家的財力、物力。」

第二，中共竊據大陸以後，就一面對內推行如火如荼的「上改」，另一面則在史達林「爺爺」的驅使下，曾冒險進行侵韓戰爭。──前者本來是一種客觀的要求，並非什麼大壞事，但是中共主持所謂「土改」的人，事先根本沒有絲毫計劃，也沒依照任何法律；更未曾小心草擬條例，而是憑着一種意氣把一切罪名都加在地主身上，從而假公濟私，作威作福地草菅人命，亂殺一通，這不僅是土地分配上的不均，而且加強人類的鬬爭，製造深遠的仇恨！結果使分得田地的人也無力耕種，生產反而下降。

後者更決定中共敗亡的命運，因爲以一個曾經抗戰及內戰，先後幾十年之久的落後國家，正當百廢待舉的時候而又參加過三年韓戰，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認爲中國人口反正太多，犧牲幾百萬條生命算不得什麼；可是欠下蘇俄老大哥將近百億美元的戰費，卻是不能賴債的。蘇俄不獨要追還，並且不肯接受毛政權的所謂「人民幣」，而非以實物來抵押不可！這些實物，便是中國農民用血

戰債，需要多少農產品才能夠作其抵償呢？根據一九六二年五月那次大逃亡潮中逃來香港的幾名青年共幹所說：「他們親眼看見各縣人民政府奉令徵集農民的產品，分批用大車一車一卓地向北方輸送，據說這些大豆、花生是運往蘇俄還債的。而辛辛苦苦的農民則大部份餓至全身軟弱，使其耕作的情緒隨之低落，致令糧食連年減產，造成了全國普遍地大飢荒！

第三，是老毛組織「人民公社」與「土法煉鋼」，同時「大躍進」。毛澤東這一項致命的策略，便決定了中共完全失敗的命運。「華盛頓郵報」時評家羅伯滋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日撰文批評說「如果毛澤東是稍爲懂得一點中國歷史的話，他絕對不敢大膽地搞人民公社；假定毛澤東和他底下的人稍爲具有科學頭腦及經濟常識，也不致進行其土法煉鋼的。……」

由於五十年前就已建立了共產政權的蘇俄，對於所謂「人民公社」的組織還不敢冒險嘗試，正當東歐許多共黨附庸國取銷其集體農場之際，而中共竟敢冒險進行。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東在「全國代表特別會議」中，決定採取史達林式的兇狠手段？對內政推行「大躍運」運動，把全國農民騙入所謂「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同年八月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人民公社計劃於五、六年之內可以完成，從而使國家進入共產時代。因此，引起了蘇共的注意，赫魯曉夫親到北平勸毛愼重進行，認爲「人民公社」是烏托邦極權主義制度，比蘇俄現在所實施的任何辦法更爲前進，而斷定其前途絕對不樂觀。毛澤東則認爲老赫是有意嫉妒，置之不理；而導致老赫與老毛之間開始磨擦。

到了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則通過一份長達一萬五千字的議案說：「人民公社制度，作爲社會組織，雖然始終適用，可惜黨內若干位過於積極的人物，推行稍嫌急躁。他們企圖踰越社會主義發展的時期，遽爾一步而踏上烏托邦。……」毛澤東便在這一決議案下受到懲戒而黯然下台；同時帶有奴役經濟的「人民公社」迄到現在雖然還未解散，卻已名存實亡，而在數億農民的反對和怨憤之下，所謂「人民公社」生產「大躍進」的積極運動下，反而破壞了整個中國的農村經濟。

當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變了黑旗，而「大躍進」政策澈底失敗之後，美國的「中國通」梭氏即在「記者什誌」上發表論文指出：「中共的人民公社，一般人預料它會失敗的。因爲中國人心理是聽天由命，無爲而治，擺脫一切違逆自然的人造法律，老子和孔子的教訓，顯然要比馬克思、列寧的教條更深入人心。中國社會像一條河流，有急、有緩、有寬、有窄，沒有絕對或是勉強的，法律越是苛刻，越引起麻煩。所以，中國的法律，一向不外乎人情。在信仰上或道德上，中國人的觀念也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好比：臣對君的關係，不是看什麼教條的規定，而是看君對臣民的態度作決定。孟老夫子說得好：『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換句話說，中國過去官民之間的關係，不是法治而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和協狀態。如果統治者濫用職權，擾亂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末，人就會起來革命。中共挾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企圖來推翻這個古老國家的悠久歷史及其傳統文化，將不僅達不到目的，並且已經騎上了將來會吃掉自己的老虎背上，顯而易見的是：死守教條的共產主義，絕不能長久地跨在沒有教條觀念的中國人頭上的，何況十多年來它們所施行的一切方法，委實沒有一項成功和令人滿意呢？

第四，大陸人口激增而耕地面積卻未大量增加，保守的倫敦「泰晤士報」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四日的評論說：「若干年來，中共農業生產的增加率，始終趕不上人口的增加率。」因之，西方人士認爲人口問題，成爲大陸糧荒主因。

事實上，大陸人口的激增，對於中共來說，確是一項沉重的負擔。雖然中國的總面積約達四百萬方英里，比歐洲全部面積（三百八十萬方英里）還大；但是耕地面積卻不及歐美各國之多，而好戰成性，特務多如牛毛的中共政權所有開支，統統包括在這些價值極廉的土產身上，又怎不束緊腰帶挨餓呢？所以，我們有理由斷定中共政權的垮台，將來也[illegible]在農民身上。現在試翻閱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便可清楚地看出歷朝的變亂最主要的因素，多半由於土地問題無法解決，人民活不下去而紛起暴動。例如秦時的人口僅一千五百萬，而陳勝等人揭竿而起，劉邦乘機斬蛇起義。西漢末葉的人口約五千九百萬左右，而王匡、王鳳率領新市兵，劉縯、劉秀等率領平林兵，王郎崛起於北方，樊崇則領赤眉軍奮起於東方。東漢末期的人口僅五千六百上下，而張角率領黃巾軍作亂。唐末的人口不過五千七百萬而已，而王仙芝、黃巢等卻率農民起義暴亂。元末的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劉福通等並起，以及明末的李自誠、張獻忠等人造反；清末的洪秀全、楊秀清等作亂。這一連串的變亂，都是以農民暴動爲其導火線，而歷朝的統治者亦因此逐個垮台！況且現時中國人口更不知若干倍！

依據中共當局歷年的人口調查報告：一九四九年爲五億四千八百七十七萬人；一九五三年爲六億零一百九十三萬八千人；一九五七年則增至六億五千六百六十三萬人。先後八年間便增加了七千八百六十八萬人，共計增長百分之十九點九，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如此計算，那末，目前便不止八萬人口而至少達九億五千萬人以上。這是最保守的估計，因爲據人口學上指出：中國大陸的出生率爲百分之二點五，高過印度、印尼、韓國，而次於日本（百分之三）、香港（百分之三點四）、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等地（百分之四點弱）。然則中共在近八年來的人口增長率爲什麼會低過百分之二呢？根據黃樹則在世界人口會議中所透露的事實是：「中共早已廣泛地實施生育控制，提倡晚婚和推行家庭計劃。」實際上，中共於一九五八年清算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事件之後，曾一度大力鼓吹節育、墮胎、避孕、遲婚等等。其後更硬性規定：男子年滿三十歲，女子二十五歲才能批准結婚。這辦法曾經收到些微效果，然其經濟不獨未能發展，行且大開倒車，故依然鬧着糧荒。



二十二日

悠然渡過了那多年來未曾有過的寧靜的一夜。上午十時，全家隨侍父親乘機離杭，於十時三十五分抵達櫟社機場，回到家鄉的奉化溪口，突然又體味到十分溫暖的鄉情；而且盡量享受了天倫的樂趣。這是父親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簡單經過。

父親於「引退」後，對於這回革命失敗的原因，曾在「日記」中作如下的檢討：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是無異失去靈魂，焉得不爲之失敗。」

父親對於本黨改造方案，特加研討。自謂：

「當政二十年，對其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爲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爲晚。」

同時，認爲：

「黨應爲政治之神經中樞與軍隊之靈魂，但過去對於軍政幹部無思想領導，馴至幹部本身無思想，而在形式上，黨政軍三種幹部互相衝突，黨與軍政分立，使黨立於軍政之外，乃至黨的幹部自相分化。幹部無政治教育，不能使全黨黨員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對於幹部亦未能集體的、配合的、系統的領導與運用。於是，領導之方向不明，而無力貫澈政策之執行；使每一個幹部只感覺受其拘束，無權力；於是心存怨望，且諉卸責任。要改正上述缺點，應擬定具體綱要實施才行。」

並應：

「一切以組織爲主，紀律爲輔。故組織應在紀律之先。組織的對象：第一爲人，第二爲事與物（包括經費在內）。至於幹部訓練與重建之方針：必須淘冶舊幹部，訓練新幹部。其基本原則：㊀以思想爲結合；㊁以工作爲訓練；㊂以成績爲黜陟。」

這是失敗基因的深刻檢討，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確南針；我們必需隨時隨地，至誠至謹，加以領略，服膺與力行。

今日北平方面傳來不利的消息：「傅作義與共黨已成立休戰條件，准在城內與共黨成立聯合辦事處，所有我方軍隊，除極少數之維持秩序者外，皆開出郊外整編。」傅作義的變節，如此突兀，殊出意料之外。

傅投降後，僞裝民主黨派的李濟琛等五十五人，即發表時局



李宗仁亦於本日，電邀李濟琛、章伯鈞、張東蓀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另由行政院會議決定：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等爲代表，並指定邵力子爲首席，等候共黨代表，於雙方同意之地點，進行「和談」。

駐在石家莊之毛澤東對黃紹竑所提的意見答覆如下：「蔣已下野，第一點無須再商；白崇禧將軍如願和平，可與劉伯承將軍直接談判」。

二十三日

上午，天氣晴明，侍父親遊藏山公園，山水幽麗，心曠神怡。復至樂亭舊址，佇立武嶺潭畔，白鷺不驚，深得忘機之樂。下午遊巾巖，順道往顯靈廟，則已成兵柵矣。傍晚回家，余助家人製年糕，父親頗爲欣賞，食芋頭亦津津有味，每含笑視孫兒；蓋父親一生最喜過平淡的生活也。

二十四日

敵人正逐步施展各種詐術，而李宗仁卻興高采烈，於本日中央紀念週會上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又令飭孫科行政院長，辦理其所謂：「七大和平措施」，取消全國戒嚴令，此敞開「和平」之門歟？抑爲共黨敞開其陰謀活動和乘機滲透之門歟？但此「七大和平措施」，仍未能饜足共黨的願望，其發言人表示：「㊀與南京政府談判，並非承認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軍隊。㊁談判地點俟北平『解放』後，在北平舉行。㊂反對彭昭賢爲南京政府代表。㊃戰犯必須懲治，李宗仁亦不能免」。此時共方正在石家莊舉行所謂「新政協會議」。我軍卻從蘇北各據點主動撤退。

父親以北平國軍形勢危急萬分，傅作義被共脅制，如非彼本人企圖出賣國軍，則彼亦必爲其左右所出賣，故思由空軍警告共黨，必須遵約，任國軍空運南撤，勿再阻撓。

二十五日

父親建議派機飛平，散發傳單，警告共黨；並希顧墨三將軍電令李文，指揮北平中央各軍，積極準備戰鬪。

二十六日

父親認爲北平國軍將領李文等，既爲傅逆所賣，應思補救之策。亦明知傅已變節，但仍盡其在我，責以大義，予以最後機會，冀收萬一之效。爰提出以下處理之意見：

南撤，而將全部士兵與武器交傳編配。

（丁）爲實行(丙)項之方鍼，其意卽寧可全軍交傳，而不願由共整編，以保留國軍革命之人格，此爲對傅最低限度之要求。

（戊）如（丁）項亦不可能，則要求其將師長以上各高級將領，空運南歸。」

美國國務卿艾契遜本日發表聲明，謂「美國對華政策不變」。

二十七日

共黨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雙管齊下，向我政府步步進逼和勒索；李宗仁不但未能採取對共黨決絕的態度，反而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政府業已承認，以共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爲和談的基礎」。

午携兒孝武，隨父攀登武嶺山巔。極目遠眺，羣山環拱，武嶺儼然其中心也。父親俯仰徘徊，不忍遽去；蓋以此次下野，得返溪口故鄉，重享家園天倫之樂，足爲平生快事；而在戰塵瀰漫之中，更覺難得。

二十八日

李宗仁自代理總統職權以來，對共黨已極盡獻媚之能事；但共方所得到的，並不是「和平」，而是共方的冷嘲熱諷。共方在接到李氏昨日去電之後，本日由新華社廣播一個中共發言人的長篇聲明：

「南京的先生們要求和平談判，那樣緊張熱烈，殷勤迫切，而感到中共方面接受你們的願望，則是那樣不緊張、不殷勤、不迫切，若不停止戰爭行動，便是拖延時間，『延長戰禍』。我們老實告訴南京先生們，你們是戰爭罪犯，你們是要受審判的人們。你們口中所謂『和平』，『停戰』，我們是不相信的！……你們必須動手繼續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聲明中所提的四十三個『戰犯』。你們務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則，以縱匪論，絕不姑寬。」

共黨在此廣播聲明中，不但把他們自己所發動的「和平」攻勢推得一乾二淨，反而譏諷本黨及政府向他們「迫切求和」；不但不承認我們的中央政府，而稱之爲「南京的先生們」，並且要「迅速」「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那些在父親引退之初，躊躇滿意的妄人，以爲只要共黨所稱爲「第一號戰犯」「下野」卽可換取「和平」，且可以彈冠相慶；不料毛澤東決不留情，竟直從李氏頭上澆了一大盆冷水，連他們自己及其親信左右，都要「迅速逮捕，勿使逃匿」，這倒是給那些幻想「和平」，熱中「和談」的人士，上了最有教訓意義的一課！




此良辰佳節，得慶團圓之樂，殊爲難得！

同來溪口度歲者，有張岳軍、陳立夫、鄭彥棻三先生。

二十九日

農曆元旦，黎明卽起，在溪岸四望山景。念一年又過，來年如何，實難想像；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憂愁中，度此年節。目前整個社會，充滿了血和淚，我縱欲新年言吉語，但事實如此，又如之何！

清晨同全家妻兒上山，向父親拜年。下午在各祖堂祭祖，並遊武嶺公園。父親上午往寧波城內金紫廟（卽宋代蔣祖基「金紫園」），祭祖後，回溪口，親赴宗祠及大、二、三、四各房祖堂祭祖。下午在慈菴讀書散步，未見賓客。溪口五十里內鄉人，紛紛組織燈會，鑼鼓徹天，龍燈漫舞，向父親致敬祝福。風俗純樸而有充分的人情味者，其唯農村乎！

父親接見黃少谷先生，決將中央黨部先行遷粵，就現況加以整頓，再圖根本改革。

父親認爲：

本黨非澈底再造，斷不能從事復興革命工作。

下午突接報告，謂「陳儀與共方勾結，準備叛變，而且證據確鑿」，此人反覆無常，又企圖於時局嚴重關頭，出賣國家了！

三十一日

北平將領李文、石覺等，直至本日，始得離開北平，到達青島。傅逆總部亦遷西郊，共軍已入北平城內，並與傅部成立十三項協定；傅本人則飛返綏遠，而其覆父親之信，則尚稱「爲大局打算」也。前擬空運部隊離平計劃，至此已成泡影。

北平既失，父親認爲青島形勢，孤懸北方；補給困難，防守不易；主張依原定計劃，迅速放棄。

今日下午，隨父親遊覽涵齋，復登江口塔山寺和小靈峯，僧人慇懃接待。丁茲亂世，人心潰決，而方外人猶存古道，眞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薄暮下山，侍父晚餐於豐鎬房。

今日與少谷先生促膝長談，並在舊宅攝影留念。少谷先生語重心長，甚受感動。

林蔚文先生自南京來溪口。

父親認爲此次引退，心安理得，無論黨國與個人，均爲從新奮鬬之關鍵，得此良果，實出於理想之上也。

【十七】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所謂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志，主要是指周恩來，毛澤東因為利用周恩來去重慶搞統戰，所以未把他的名字點出來。

決議又提到：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羣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可是到了文革時，瞿秋白又變放了罪人，墓也被掘了。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即告閉幕。三日後，七全大會便告開鑼，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作政治報告，題目「論聯合政府」，完全推翻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自己宣佈的「共赴國難宣言」第二項：「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

毛澤東更用盡了尖酸刻薄的語句，任何人聽到都覺得組織聯合政府也是空話。

四月二十五日由朱德作軍事報告，誇張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的武力擴張政策。

兩次報告之後，中共出席代表開始分組研究，大家都知道重頭戲是劉少奇的修改黨章報告及中央委員選舉，毛澤東、劉少奇也指定重要頭目分組領導出席代表「學習」毛朱報告，主要先灌輸劉少奇「修改黨章報告」的內容，免得劉少奇一報告出來，會引起大譁，這段時間共拖延了將近二十天，毛澤東認為一切安排就緒，五月十四日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因全文有六萬六千字，共報告了兩天，開始先報告「黨的指導思想」.

黨章的總綱上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與經驗主義的偏向。對於中國的與外國的歷史遺產，我們既不是籠統的一概反對，也不是籠統的一概接收，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批判的接受其優良的與適用的東西，反對其錯誤的與不適用東西。這些都非常清楚。

黨章的總綱上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條文又規定努力地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這是我們這次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歷史特點。我想：我們的大會以至全黨是會熱烈擁護這種確定的。

百餘年來，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鬪爭，積有無數豐富的經驗，這些實際鬪爭及其經驗，不可免的要形成自己的偉大理論，使中國這個民族，不但是能夠戰鬪的民族，而且是一個有近代科學的革命理論的民族。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及其與人民聯繫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們的代表者，縱也能提出一種革命的綱領和一定的民主思想（這些好東西已由我們當成一種遺產接受下來），卻不能形成一種有系統的革命理論，更說不上能形成關於整個中國歷史與中國革命的全部有系統的科學理論，這種理論只能由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人創造出來，而其中最傑出最偉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澤東同志。

我們的大會應該熱烈慶祝：在中國共產黨產生以來，產生了、發展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這個理論，已經指導我們黨與我國人民得到了極大的勝利，並將繼續指導我們黨與我國人民得到最後的，徹底的勝利和解放。這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在長期奮鬪

至遙遠的後代。這個理論，就是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歷史、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它是從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長期革命鬬爭中，在中國偉大的三次革命戰爭——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現在的抗日戰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它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它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與社會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即在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這個民族的特點，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鬬爭的極端豐富的經驗，經過科學的縝密的分析，而建設起來的。它是站在無產階級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體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概括中國歷史、社會及全部革命鬬爭經驗而創造出來，用以解放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理論與政策。它是無產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

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不只是在和國內國外各種敵人進行革命鬬爭中，同時又是在和黨內各種錯誤的機會主義思想——和陳獨秀主義，李立三路線，以及後來的「左」傾路線、投降路線、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進行原則鬬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它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唯一正確的總線路。

毛澤東思想的生長，發展與成熟，已經有了二十四年的長期歷史，在無數次的千百萬人民的劇烈鬬爭中反覆考驗過來了，證明它是客觀的眞理，是唯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與政策。過去有無數歷史事實證明，當着是在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着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後退

[illegible]的實踐及俄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曾經產生了俄國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列寧——史太林主義；而列寧——史太林主義，不但曾經指導俄國人民獲得了澈底的解放，而且指導了與正在指導着世界人民去獲得解放。作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太林的學生，毛澤東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便產生了中國的共產黨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也指導了與正在指導着中國人民去獲得澈底的解放，並將對各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特別是東方民族的解放事業，作重大的有益的貢獻。

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是發展着與完善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些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各種的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這些理論與政策，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標準。

由於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重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國的科學還不發達等條件，要使馬克思主義系統的中國化，要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爲中國形式，就是說，要使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與方法來解決現代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問題，——其中有許多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面前從來沒有提出過與解決過的問題，在這裏是以農民爲主要羣眾（而不是以工人爲主要羣眾），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中世紀殘餘（而不是反對本國資本），——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難的事業。這決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將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加以熟讀，背誦和摘引，就可成功的。這必須有高度的科學精神與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結合。這不但需要豐富的歷史知識、社會

[illegible]主義的方法，對社會、歷史的客觀情勢及其發展作精確的科學分析，而且對於無產階級的事業、人民的事業要具有百折不撓、移山塡海的無限忠心，信任羣眾的力量，信任羣眾的創造和羣眾的將來，善於把羣眾的經驗、意志、思想集中起來，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艱巨的事業。

我們黨和許多黨員，曾經因爲理論上的準備不夠，而吃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頭，走了不少不必要的彎路。但現在已經由毛澤東同志的艱巨工作和天才創造，爲我們黨和中國人民在理論上作了充分準備，這就要極大地增強我們黨和中國人民的信心和戰鬬力量，極大地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因此，現在的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黨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爲實際的不可抗禦的力量。爲此目的，一切黨校和訓練班，必須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作爲基本教材；一切幹部必須系統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一切黨報，必須系統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爲了適應一般黨員的水準，黨的宣傳部門，應將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編爲通俗讀物。

在閉塞頭腦的黨內教條主義被克服之後，繼續努力把一切去克服經驗主義的阻礙，並在黨內發動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那我們就可以預期：黨內將會有一個很大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高漲。這就從思想上準備着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次被修改了的黨章及其總綱的基礎。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進行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

劉少奇報告之後，通過的新黨章總綱，列入：「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或經濟主義的偏向」。

至此算是大功告成，劉少奇一手把毛澤東捧上了第一把交椅。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十）

史補之

吉鴻昌原是馮玉祥的老部屬，當他隨同西北軍投降國軍後，便被任國軍師長，後來在一九三一年奉命進剿鄂豫皖區共軍，因作戰不力而撤職，嗣於廿六路孫連仲部投共後，他便也師承他的老長官「倒戈將軍」的故智，再度投靠共軍去了。但他在共軍中，是一個不被信任而受到歧視的人物，正自抑悒、苦悶和無聊，現在突然奉到這個新的重大使命，自然滿懷高興，一口應承，而且表示對於這個任務必能完滿的達成，於是便和楊曉初、劉少文三人，隨着中共的交通人員，間道由香港轉赴張家口。臨行時，携帶了毛澤東致馮玉祥的親筆書信和組織抗日同盟軍的全部計劃，其大要如下：

一、馮玉祥立即號召舊日部屬，於察哈爾就近成立抗日同盟軍，以馮玉祥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與共軍聯合抗日。

二、所有抗日同盟軍的軍火、軍用物資，以及經濟等，由蘇聯援助。

三、所有華北、西北、及察、熱、綏各地區，中共所領導的軍事力量，統編入抗日同盟軍，歸馮玉祥領導指揮。

等到吉鴻昌、楊曉初、劉少文一行三人抵達張家口時，蘇俄所派的楊子康（中共派去的留俄學生）和中共在華北方面的重要幹部張慕陶，早已先後到了。馮玉祥在他們多方面的策動煽惑下，一方面由於久蟄思動，一方面由於他和蘇俄原已有過勾結，即使中共不可靠，也還有蘇俄做後台，於是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便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正式宣佈成立，馮玉祥也就做起傀儡式的民族英雄來了。

由於這些秘密勾當，遠非局外人所能知道，一般人民在日本軍隊侵凌之下，基於民族大義和救國意識，以爲這位「基督將軍」端的是民族英雄，一時，察哈爾鄰近各地的雜牌軍隊和地方的零星武裝，部份份投奔前來，竟糾集了五六萬人，參加的雜然如此踴躍，可是老馮的舊部，卻始終是敷衍觀望，無人響應，這給予老馮心理上的打擊相當重大，但這時既已騎上虎背，不幹也不行。同時，也希望藉此能獲得蘇俄眞正給予械彈和經濟的援助，乃決志向察東日軍佔領下的各縣進軍，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出乎日軍意料之外，同盟軍在一鼓作氣下，居然被他們克復了察東的好幾個縣。

馮玉祥雖然旗開得勝，但所急切企望的蘇俄軍用物資和經濟的援助，卻始終遲遲不來，使這位「民族英雄」無法支持下去，至此，他才發覺上了蘇俄和中共的大當。這時，國民政府除調集大兵進駐河北一帶外，一面又派人勸導馮玉祥懸崖勒馬，應以國家民族爲重，勿以抗日爲兒戲，一切抗日大計，應候中樞通盤籌劃決定，希望馮能與中央合作。老馮既感於現實處境的困難，又憾中共蘇俄不守信用，乃即退同張家口，並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宣佈將察哈爾軍政大權交還中央，自己再度下野。

中共和蘇俄派往參加抗日同盟軍的楊曉初、劉少文、張慕陶、楊子康和吉鴻昌等人，眼見這位「倒戈將軍」又變了，於是便來一個緊急處置，一面將可能爭取和領導的軍隊，集中起來，以免被國軍接收過去；一面請蘇俄與中共，決定仍沿用抗日同盟軍的名號，藉抗日名義作掩護，暗中卻積極準備與國軍展開軍事鬪爭，以配合蘇區共軍行動，牽制國軍。又推出息影已久的方振武繼馮玉祥爲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吉鴻昌爲總指揮，率領殘遺部眾四萬餘人，直向北軍挺進，聲勢仍相當浩大，可是這些軍隊，雖是臨時糾集的烏合之眾，但他們的目的是爲抗日而來，一旦要他們掉轉槍頭來向國軍作戰，這樣違背初衷的舉動，誰也不太願意，再加上軍費無着，生活困難，於是沿途逃跑，等到行抵古北口時，國軍突然加以堵截，結果，俘的俘，逃的逃，全軍便被消滅了。吉鴻昌等於潰敗時，秘密逃至天津[illegible]於被國民黨偵緝人員捕獲，旋即解往北平槍決了。

左傾人士串演雙簧

這一戲劇化抗日把戲，結果雖然沒有演好，但中共方面卻延緩了國軍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在馮玉祥方面，卻也因此與國民政府謀得妥協，因而出任了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席位。

至於策動一班左派文人，製造輿論，鼓勵學生、工人掀起抗日運動，來響應中共「名爲抗日，實乃自救」的號召，其中主要分子而爲眾所週知的，當以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史良、王造時、羅隆基等人爲最，他們這批人中（除了史良是女性），有的具有學術地位，有的具有社會地位，對於知識青年，確具有相當的號召或影响力，因自號爲進步人士，社會賢達。中共便利用他們這些條件，暗中加以勾結收買，在政治上做中共的外圍，在宣傳上做中共的應聲蟲。

當「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地的學生和工商界，都組有「抗日救國會」，或「抗敵後援會」，這些組織最初的性質，純屬一般青年學生和各界的一種救國行動，後來漸漸變質，成爲中共鼓動利用的對象，這些心地純潔，頭腦簡單的青年，只知憑着一腔熱血來愛國，那裏知道有什麼政治陰謀，他們只是希望痛快地將日本軍隊逐出國境以外去。但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兩種不同的口號，政府方面是「攘外必先安內」，而所謂前進人士方面，卻是大聲疾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又特別動聽，這一來，一些善良青年，便無形中墮入圈套，跟着後者的論調走了，這便是中共利用那批左傾文化人串演雙簧的成效。他們眼見這一論調特別收效，於是大唱特唱起來，尤其是鄒韜奮的「生活週刊」等更成爲他們的宣傳喉舌，過了不久，他們更進一步的組織了「救國會」，作爲中共的統一陣線，實行對政

與摧毀。在「救國會」中最主要的分子，有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等七人。那時政府方面既迫於外患的侵凌，又懔於內亂的叠起，正是忍辱負重的時候，對於民心士氣與輿論等行動，不但不能遏制，還要加以培養，雖然面對着這些別具用心的論調，也只能從中因勢利導，使它不要橫決而漸漸趨於正軌。後來日本方面到處尋找侵畧的藉口，對於救國會特別提出抗議，強迫政府加以取締。於是，便將救國會主腦人物沈鈞儒等七人先後逮捕入獄，是即當時轟動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救國會」的這批人，明明是中共的外圍分子，但因他們的愛國論調，卻贏得一般人的共鳴，尤其成爲一般頭腦簡單的青年的崇拜偶像，他們在這次拘捕中，居然成爲「愛國的君子」，文人的沽名釣譽，看來太容易了。後來到了「七七」抗戰，他（她）們這七人也釋放出來，而且被羅致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在這所謂「七君子」中，給予筆者印象最深的，便是那位女大律師史良，和那位博士王造時。在抗戰勝利後，大家復員都回到了京滬，那時王造時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居於上海。民國三十六年筆者因事過滬，一次在宴會上碰上了他，看他身軀魁梧，高視濶步，眞是目空一切之概。友人介紹是這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博士，一番客套之後，大家各自入席，酒過兩巡，王造時便高談雄辯的談起大選來，從開席到酒闌人倦，也就一直漫罵下去，旁若無人。散席後，筆者望着友人搖搖頭，對於這位王博士的態度，實在覺得可厭。友人慨歎的說道：「這就是古人說的山膏如豚，厥性好罵，可是他這個名便是由於罵政府得來的呢？……」

其次是對於史良，筆者在重慶，一天偕友人在街上閒逛，無意遇上了她，她便拖着我的朋友大談起參政會的事情來，也不管是在熙來攘往的大街上，說到激昂時，便手舞足蹈的大叫大嚷，朋友皺着眉、苦着臉，忍耐地站着聽下去，足足有半個鐘頭才分手。我問朋友這位蓬頭粗服的女人是誰？朋友伸出大拇指反問道：「大名鼎鼎的史良你還不認識嗎？」我搖搖頭說：「像這樣蠻橫粗野的七君子，員也不堪領教！」朋友說：「你還不知道呢？她以前在上海當律師，還要蠻橫不講理，有時帶着兒女在大馬路上，她可以一面和你高談雄辯，一面解開衣襟大而方之餵奶給小孩吃哩！……」我只有笑着說：「這不愧是名符其實的解放婦女！」

五次圍剿步步緊迫

「閩變」平定後，福建省政府改組，以陳儀爲主席，第十九路軍亦改編爲「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共軍第七路軍，由毛維壽擔任總指揮，乃復進行第五次圍剿計劃，以赤都瑞金爲大軍進剿之中心，這時國軍的部署如下：

一、蔣鼎文以進剿軍東路總指揮兼代東路總司令。二、陳濟棠任南路總司令。三、何鍵爲西路總司令。四、顧祝同爲北路總司令。

各路大軍於部署定後，隨即通令各地舉行剿共宣傳週，將中共在蘇區所進行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鬬爭、清算」種種殘酷事實，於各界化裝遊行，一一表演反映出來。一面下令四路總司令於三月十一日（民國二十三年）實行總攻。不久，贛江東岸及贛西的國軍，即先後收復永豐、吉水，和永新等縣，尤其是永新——老毛的岳家，在共軍盤據了七年之久，所遺留下來的殘破農村，已是十室九空，只有老弱婦孺了。

那時南昌行營方面爲使這些收復縣區的農村，能夠迅速恢復生產，面令由「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貸放借款，幫助農民重行購買耕牛、農具、種籽、肥料等，一面由別働隊人員，協助組織「利用社」，使丁壯缺乏之下的農村，實行合夥耕作。此外，對於新收復縣份的土地問題，亦針對實際情形，制訂「收復區土地處理辦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點，便是赤區農民所分受的土地，概不究問，換言之，也就是承認既成的事實，維持原狀，不再去翻覆了。

再說國軍方面在總攻擊令下達後，雖然南路的粵軍，和西路的湘軍，只是採取一種戰畧上的抵距守勢，沒有積極攻擊，但北路方面的主力，亦即南昌行營所部署的正面攻擊的主力，卻是傾全力節節猛攻，藉着碉堡爲掩護節節向南推進，包圍圈漸漸縮小。至此共軍在對抗第五次圍剿中，已處於內線作戰形勢，由於這一形勢的不利，迫使共軍不得不改變戰畧，乃採取以碉堡對抗國軍的堡碉，爲了改變戰畧，當時共軍總部高級人員，集中研究了三數晚，決定了戰畧原則和部署，其大要如下：

一、派閩浙贛邊區的方志敏，爲共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總司令，即率其所部共十軍沿閩浙邊贛區向北突圍，另派共七軍擔任支援並掩護，在突圍成功後，即進入浙江、皖南地區活動，以分散圍攻蘇區的國軍兵力。

二、在圍攻蘇區北面國軍尚未越過廣昌、博生（寧都）、勝利（龍岡）之線時，仍採用各個擊破的戰畧，並以廣昌、博生、勝利之線，爲最後決戰地帶。

三、戰術應採取梯次集團衝鋒（即後來的所謂「人海戰術」），強攻敵軍碉堡，捕捉國軍短距離前進的機會，以短促突擊來消滅運動中的國軍。

四、如廣昌、博生、勝利之線決戰失敗，各路國軍越過該線南進時，則其合圍之勢已成，共軍主力應亟向西南突破南康、大庾、信豐之粵軍防線，轉出國軍對蘇區包圍圈之外，造成外線作戰形勢，以粉碎國軍向蘇區圍攻之整個計劃。

五、加緊動員所有蘇區內的壯丁參軍，以充實共軍兵源，並避免資敵（國軍）。

共軍這一戰畧原則改變後，在實施初期，對於短促突擊一着，還能發生相當作用，國軍也曾因此受到若干挫折，但茅山道上的符咒，是無法長久靈驗的，因爲國軍方面遭到這些挫折後，亦即改採愼重的進攻，每次推進前，必經過地面的搜索和空中飛機的偵察，同時，又將推進的距離縮短，每次推進五華里至十華里，立即停止構築碉堡和陣地，待到碉堡或工事完成後，再又逐步推進。這種步步爲營、穩打穩紮的戰術，使到共軍改用的戰畧，絲毫不能發生作用，這一來，國軍的推進雖然迂緩，但包圍圈日漸緊縮，北面的國軍主力已逐漸逼近廣昌、南豐之線，給予共軍以莫大的威脅。

抗戰武術談

同仇敵愾抗暴力　團結自衛保家園

張仲仁

我接着又說：既然現在有了機會，我主張金飾應歸公家，變賣後先將借欵還清，剩餘之數補充本隊經費，這樣就可減輕各祠會的負擔；槍械以半價由公家收買，價欵分作各隊員獎勵金，手錶、水筆帶去縣城拍賣，所得價欵給隊員們額外加菜，少數幾隻掛錶可分送給族長和年高的長輩們留作紀念。我這樣安排，各位認爲如何？如果大家同意，就此決定！我們以後還得好好團結一致，保衛地方安全。」沒有想到當我的話才講完，全會場响起了鼓掌聲，這當然是表示一致通過，我當時覺得很是欣慰，能解決這場爭執。

隊長對我很是感激，幾位年高的長輩，每人得到一隻掛錶做紀念，都喜歡得眉開眼笑，因鄉下人是很少用錶的，因此對掛錶特別喜愛，他們那得不因此而對我另眼相看呢！

兩次襲擊日寇的行動中，在獸軍身上搜出許多金手飾，有一個身上最多的竟有五隻金手鐲，還有幾隻戒指，合計約八九両重。第二次襲擊也在獸軍身上搜出七八両重的金飾，其中有一把金鎖就佔四両多重，其他獸軍身上搜出的戒指等等，集合起來就成爲一筆大數目，那時候一両黃金可買三十幾擔稻穀。我們得到這批戰利品，在經濟方面得到很大的幫助，對游擊隊的壯大已不成問題。

日寇雖搶掠我同胞的財物，但我們照樣在他們身上拿回來，鬼子行兇作惡，所得的不過是一場空，他們的報應也可算是天理循環了。

湘贛邊區不打仗的部隊，還不止以上所說的那兩軍，有一隊盧鵬皋的挺進第×大隊，原本駐紥在湘省醴陵一帶，醴陵緊靠萍鄉，該處居民常時來往兩縣之間，述說該部隊情況。據說也是無心抗敵，有意擾民！雖名義上是挺進大隊，他們從未離開過駐地，不會有一點上前線襲擊敵人的行動及意圖，他們不但當了軍人不打仗，還專在後方威脅老百姓，對老百姓的糧食財物，予取予奪，毫無顧忌。軍人的天職是衛國保民，但他們的行爲恰好相反，怎不使當地人民齒冷呢！不但如此，還有更甚於此者。該部隊於八月底分兩路移防，一部退到萍鄉北區的上栗市鎮附近，另一部份翻過分水嶺來到離我家十五華里的石溪村周氏大屋，還有向我們村莊推進的趨勢。初時料不到挺進隊此次移防行動，是一項十分惡毒的陰謀，原來他們準備向邊區找尋目標，目的是向各富戶人家敲搾，以籌軍餉爲名，綁票勒索爲實。

當挺進隊移到石溪村時，即派人來我村莊找一位失意軍人黃×炤，邀請他參加該隊工作，委任他的官銜是「教育副官」，此職位名銜十分古怪，是從未聽到過的，但黃某人欣然自得，走馬上任，以爲鴻鵠將至；他每日來去匆匆，且顯露出鬼鬼祟祟的樣子。當時看在游擊隊長的眼內，頓時引起了懷疑；他認爲挺進隊沒理由聘請一個在鄉下毫無作爲的人參加他們工作的，難道內裏另有文章？他立即採取行動，派人跟踪監視黃×炤的行動；一方面請同村老於世故的婦女設法接近他的妻室，並施以小惠，在食飯飲酒中，旁敲側擊的探聽消息，鄉村婦女頭腦單純，在酒後難免暢叙心腹，將他丈夫的一切完全吐露，因此游擊隊明白了對方的全盤計劃。

游擊隊長既已知道他們的陰謀鬼計，即召集會議，商討應付方法。在會議中，黃姓鄉紳提出意見，應先由他們以族規警告黃×炤，如他再不覺悟，做內奸危害本鄉，族長會對他決不容情的驅逐他出族，並着令離境，永不准回鄉居住！然後向挺進隊警告，反對該部來吾鄉駐紥！派黃×炤去石溪村轉達警告書；一面緊急召集輔助隊員全體動員，準備以武力抵抗危險軍隊強行入境。

此時吾鄉又一次面臨強敵進犯的威脅，在逼不得已之下，祗好準備拚命以爭取生存，此際全鄉進入備戰狀態；各處均劃定警戒線，如挺進隊不顧警告，一越過警戒線，即實行開火射擊。隨後經過幾次的交涉，挺進隊仍停留在石溪村，並未作進一步的行動。挺進隊擁有人數一、二千人，雖然人數不算太多，但在鄉間橫行，已經是一隊勢力強大的部隊了！他們也許不會將我們數百人的游擊隊放在眼中，但該部還有所顧忌，因萍鄉境內還有兩個軍駐防部隊；而現在所駐之地，並非是挺進隊的防區，如讓兩個軍知道，衝突起來，當然不是兩軍的對手；再說眞和我們游擊隊打起上來，駐防軍很可能會出面干涉，那時等於公佈陰謀，故此挺進隊還不敢過於囂張，而我鄉有武力、有組織，不比其他地區域的人民，可以任其宰割。在吾鄉堅強對付之下，挺進隊終於不能實現他們的惡毒鬼計，這是我們游擊隊又一次的成功。戰亂時期老百姓的生命財產，不但毀於敵人的魔掌，更可恨的是還要受自己軍隊的欺壓，寧不令人跌足三嘆！

這次能順利揭破並阻止挺進隊的勒索陰謀，完全是我們游擊隊長的功勞，因他的機警果敢，免去全鄉的禍患，獲得吾鄉人士的讚揚及愛戴！

挺進隊雖答應不來吾鄉駐紥，但提出一項要求，要將一部份軍用物資運來暫時寄存。以免移防搬運麻煩，該部隊轉用溫和語氣，游擊隊長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由該「教育副官」安排，在我村莊的南面，有一座高山名叫天台山，山腰濃密的森林中有座天台寺，借給他們作爲倉庫。該部份兩次由挑伕運來物資，計有七八十擔之多；但這些物資根本不是軍用品，全部是民間的貴重物品，及商店貨物，其中以布疋佔大部份，還有顏料等等物品。這些東西當然是從湘省各處搶刼得來，吾鄉竟被該部利用做了他的賊贓收藏地，弄得大家有苦難言。在抗戰後期的軍隊中，竟有此敗類，眞乃國家之不幸也！

（未完待續）

萬人意見

市議員舌戰頭頭 不能取締包伙食

編輯先生：

最近看市政局議員舌戰，好過看唐三藏取西經。

香港革新會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在灣仔洛克道新爵酒樓舉行「民眾大會」，討論午膳包伙食問題。本人曾到聆聽，次天本港各報章均已刊載，茲就本人記憶所及，浪費一些篇幅，補充報紙未有詳載議員談話。

貝納祺議員云：八月十三日市政局會議，他反駁一九六六年市政局訂定取締包伙食政策，受到市政局主席沙利士吹哨子制止講話，沙利士話貝納祺越位。關於邊個越邊個位，我地市民唔係幾識，市民只知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係代表市民講話，既然民選議員代表市民關於包伙食提意見，市政局應該列入議程討論。市政局主席沙利士憑乜理由制止議員發言，制止民選議員發言就是制止市民發言。嘩，得了！何其霸道，是否沙利士拜了毛伯伯做師父。香港是民主地方，市民唔需要這樣獨裁的市政局頭頭，請其下台可也。

楊勵賢議員話：她的動議：叫市政局設立簡單法例給包伙食商遵守，守約的，發牌他。政策良好，漫漫納入正軌。簡單法例如消防、衛生等。她爲了動議附帶有消防法例，曾去函消防處長胡禮，請求協助。消防處長打其官腔云：是市政局嘅事，「唔關我事」，你去問你市政局啦？拒收楊議員函件，當楊議員是皮球，把這個波交回市政局。

氣得楊氏七竅生烟，楊議員？無需嬲，嬲壞了，市民唔着數。消防處長看不起你，等於看不起市民，既然看不起市民，市民又如何看得起他。俗語云：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市民有權要番舊賬。君可記得否？當時盛傳董浩雲這隻海上學府，寧願讓它燒沉青衣海底，也不願給若干開喉費。還有屍骨未寒屈臣大廈火海亡魂，這場火，市民眼見燒了大半小時才有人灌救，談判中消防處堅持要四十五萬開喉費，當時星島晚報「短評」，謂這四五十萬開喉費事，要有關當局澄清，自今未見有關當局澄清，是否默認。若然，又要勞動廉政專員多做點事。筆者認爲若有受過的話，最好把這四十五萬燒給地府火海冤魂，否則他日鬼魂索命，冇情講。上項事，唔知消防大官員夠唔夠胆講句「唔關我事」。

衛生組冼祖昭主席，一九六六年釐訂取締包伙食政策，直至今天才執行，八年長都能讓他生存，爲什麼不能讓他繼續生存下去，到底包伙食對社會有什麼害處？非取締不可。比喻八年前患上癌症，留待八年後來醫，相信一早就魂歸天國。沙冼兩位，面子不能挽回過時政策，正視現實吧？

當晚會上有葉錫恩和鄧偉雄議員書面發表談話，及胡鴻烈議員和各界發表談話，全會一致支持楊氏動議。

小市民話：比我地覓兩飡啦，我地當你市政局、消防局、衛生幫，係菩薩咁拜，最多我地朝晚上番一炷香，身爲父母官一於話唔得，極力打爛市民之飯碗，趕絕人，如果此事掉番轉頭，問你市政局怎辦？

港府一方面致力構通官民鴻溝，另一邊有人填塞官民鴻溝；政府若不斷把不滿種籽播植在市民心坎，是政府一項極危險的信號！當局值得三思。市民又話：當局堅決取締包伙食，最好首先取銷制訂和執行一九六六年不合時宜政策的人的資格。當晚會上有人提出下屆選舉，凡與市民爲敵話要取締包伙食之人，杯葛他、轟他下台，會上又有人提出，不得已時發動百萬請願團，操去港督府請願。

看來此事欲罷不能，這樣的市政局，註定是失敗的！

異鄉客（七四年八月廿二日）

廣州下放青年對抗毛江集團

中共稱爲「南方大門」的廣州市，現正掀起聲勢激盪的「反下放」浪潮。

連日來，穗共「出口商品陳列館」「廣州客運總站」、「南方戲院」、「新華戲院」，穗共「總工會」和「中山紀念堂」各繁盛地區，均貼出「誓死反下放」的大字報，傳單和反毛標語。

據中共廣深聯運機構押運員透露

：這些大字報和標語，均署有「全國青年反下放聯合指揮部」名稱。

由廣州市至三水的「廣三鐵路」，在七月卅一日至八月五日的期間，這條鐵路的石圍塘車站和北站，曾連續發生知識青年因跳車逃走、遭火車輾傷和死亡慘劇，有些車卡、則被下放青年縱火焚燬。

這次慘劇的發生，係因有些潛返穗市的下放知識青年被粵共所提「在廣東各地安插工作」的欺騙而前往登記，詎於分批乘「廣三鐵路」火車後，又迫令各青年改乘「粵漢鐵路」火車北上赴邊疆各地，各青年不值中共所為，紛紛跳車逃走。重返穗市的下放青年，數量相當多，其中有不少人，已與林彪派系結合，組織反毛集團，將是毛江心腹大患。

八十五歲半盲婦人以本身的慘痛遭遇勗勉老萬奮發忘憂

萬先生：

蒙贈「永不死亡的愛」一冊，謝謝。讀先生大文，使余感慨萬端，其不動心者，眞不知具何心肝也。兒女出遊遲歸，倚閭而望，遠行信息稀少，掛念安危，天下父母心皆無稍異，何況永別之慘況哉！想此烙痕必不容易在短短時間中平復。人生在世，煩惱多於愉快，大約是天然定例。然對先生之逆意事，各界諸君子，皆以至誠同情，佳章勉慰，諒能強抑悲懷，不負諸君子雅意。余不幸生在女子無才便是德時代，故無求學機緣，僅讀過三卷紅皮書，半部中庸。先生文章流利，敘事詳明，立場正義，深入民間，使僅識之無的民眾，也能領畧，誠上乘才調，猶謙稱半桶水，如余胸中無一滴墨汁，眞不知應以何名目自稱，原不敢以文字與先生相見，不過因讀大文，觸及八十餘年所經之悲慘過程回憶，情不能已，乃不揣冒昧，約畧一述，願先生將人比己，豁達自寬耳。余上有三兄，下無一妹，兄長皆立志創世有為之青年，年僅弱冠，便從商業發展，營業順利，各皆成家立室，家庭中樂也融融，余不知世間有悲事，祇恨失學作了文盲。想古人負薪掛角，尚可成名，乃埋頭苦習自修，日夕手不釋卷，終達到粗淺應用文字，引以為樂。兄長生意鼎盛，丁財兩旺，父母親老懷彌慰。詎知興盡悲來，三哥婚後多年始為人父，疊得兩兒，突患洩瀉，醫藥無效，三日間夭殤去了。吾兄悲痛到暈倒，灰心頹意，決意脫出紅塵，削髮出家，父母及親友勸慰，總不回心。余含淚長跪膝前，哽咽陳詞，勉以念白頭父母，閨中少婦的大義，應以大局為重，懇求打消此念，如不接納所求，余永跪不起。蒙吾兄賞面俯允所求，吾兄悟到庸醫誤人，醫術之可貴，乃化悲哀作濟世想，立誓名醫學習醫理，有志竟成，學成內外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救活瀕於危亡的生命無算，與先生發起助學子膏火之宏願，異途同歸。不數月父親逝世，又抱風樹之悲，翌年余年十九，母親患一奇症，六脈調和，祇是頭欲裂，百醫不效，已到絕望關頭。

忽一非業醫之友到探，說此症是「耳底蛇」，非藥物可治，要取生人鮮血滴入才癒。在六十五年前，鄉間無醫院，自無從購買血漿，余在徬徨中，咬破指頭，將血滴入耳內，蒙上帝恩佑，母親未幾恢復健康，舉家稱幸。翌年未足一年，兩兄皆以心臟病去世。母親悲痛，不言可喻。更睹寡嫂孤姪一群，余心碎矣。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三哥一人，難兼顧數處店務，至店中銀物不翼而飛，已呈敗象，乃自動結束。余見家運如此，願効北宮嬰兒了角終老，助家庭一份責任，便賦於歸。

外子尚在國專肄業，家翁係美國歸僑，未一年去世。舊社會沒有請律師預立遺囑手續，巨大遺產，遂為伯氏吞沒淨盡，外子未得分文。但深知爭產爭訟，係官吏及訟師理想世界，又何苦兄弟鬩墻？但茫茫前路，拍手無塵，余奮起大無畏精神，覓到一份家庭教師，晚間向「勝家」衣車針孔挖錢，不聲不歇，機聲不輟，一工一讀，頗見貧而樂，並不貧賤夫妻百事哀。

余想到伯氏之不仁，殆欠道德教育，故以忠孝仁義為授課宗旨，常於授課時，講到先賢懿德處，聲淚俱下。如此生活一年，外子畢業國專，任教於中學，三年後，我倆厄運又來，連殤兩兒，後復得兩男兩女，外子以土生子身份，挈眷返美，我倆創辦日校夜校，以培育僑童，認識祖國文化，庶不數典忘祖，校務猛進，有三百餘名生徒。我倆致力不懈，雖勞亦樂。

不幸三哥噩耗又到，吾兄仁孝忠誠，慈祥純厚，梓里中貧者到診，不惟不受診金，且贈藥及米錢。兄妹間手足情，尤以三哥與我友愛更深。迄今四十餘年矣，每憧及手足之情，尚心酸垂涕焉。至一九三九年，因日寇侵華，焚殺刦掠，姪輩財產蕩然，逃亡港澳共二十人，以殘老婦孺居多，無覓食能力，嗷嗷待哺，余獨力負起全部責任。

一九四一年冬，香港陷落，姪輩老少四散逃亡，余分頭接濟。一姪患上癌症，滙兌不通，乃滙美金五百元去重慶，託某部長轉滙患者，並無回

絕望乃自殺。至四十五年由吳一婦來[illegible]信說及，余接此噩音，心摧膽裂，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刺激過度，乃染上心臟病。

至抗戰勝利，各人返，余助資本經營商業，頗獲厚利，不足三年，又遭紅禍，劃到寸草不留，親友中十餘人爲共黨迫害到投海服毒自縊，他們在此環境，余不能袖手不理，何忍父母後人淪爲乞丐？但津貼外親是婦人之大忌，乃立定主意，不取公家一文，日間料理家務之餘，便埋頭日以繼夜，向針孔挖錢，最少每日工作十八小時。如此苦幹，自然對外子寒暖疎於照料，余誠缺德，亦知自疚，故引起外子不滿，日有繁言。余若爲求一己之安，放棄接濟，在這一堆飢寒者中，必有幾個成爲餓殍。抱定主意，寧犧牲一小我，以爲大群。

其時人口已增多，更有鰥寡孤獨無靠的遠親，也需贍養，每月最少美金二百五十元，始足開支。捱到齊天大聖一般，金睛火眼，精神肉體，而受折磨，其慘處非筆墨所能描述。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渡了兩姪全家十四人到港，他們無一技之長，難尋工作，祇枯坐株守。

更不幸大姪患到肝癌，余盡力助醫費及一家生活，用去港幣約二萬元，百醫不效，卒至不治，遺下母妹寡婦孤兒七人，余按月供足家用。次姪一家七口，亦坐以待哺。小女夫婦憐我捱得太苦，歷助一臂，於一九六二年，吾婿出面，申請次姪享受故總統甘迺迪遺下凡額滿見遺的難民，得優先入美之法案，得於六三年全到檀，自給自足。

余減輕一半擔負，可惜余命註憂[illegible]。小女係教育科碩士，品格嫻靜，儉樸無華；吾婿係醫學博士，習醫八年，從未名列第二，醫術湛深，醫德極好，品行高潔，祇知服務，不爲金錢，貧者贈醫。就因如此，病者求醫絡繹不絕，弄到寢食不遑，勞忙過度，於八年前，一日正在服務中，突然腦冲血，搶救不及，一小時撒手塵寰，年僅四十二，哀哉痛哉！設使臥病三幾月，醫去二三萬，盡過人事，不收功效，也減遺恨，若此殊覺不甘。既痛其壽不永，復痛愛女猝遭浩刦，至日夕淚洒衣衿，哭泣流淚過多，遂至雙目失明，多方醫治，救回一隻左眼，得幾成視力，粗可潦草模糊寫作。人間世不如意者固不乏人，如余由少至老常吃苦味，恐不多見。

余不該冒昧作此無聊之字，陳述在先生不如意之際，祇因欲作泥佛勸土佛之愚想耳，伏望先生伉儷，知人間世苦人甚多，將人比己，勉爲自珍，化哀感以爲國，爲受苦同胞着想，達到毛共消滅目的，藉化一切愁思。

小女一向獻身教育，現仍在中學執教，已有四個兒女畢業大學，兒子[illegible]不起時代的青年，內卜居其七八，皆長髮蓄鬚者也，故皆未結婚。處此劣社會中，若兒女太活潑交友，便憂她遇人不淑；如固守自處，又憂虛度韶[illegible]，余與先生未有一面之緣，談不到交淺言深，今竟冒冒然暢陳身世，幸恕愚人謬妄。

八十五歲半盲人張愚頓首

看了浮生小品 紐約讀者有感

萬先生：

讀貴刊三二六期，有感閣下之「浮生小品」，精彩實甚。如一九六七年間，左口魚們追打便衣，追打記者，高舉毛語錄，包圍警署，燒林彬，隨處放菠蘿，左口魚還說炸得好，炸得妙。但當他們的兒女往街上走時，他又會大叫快回之聲不絕，皆是令人髮指。原諒他們吧，他們是被命令跟踪而又恐嚇的一張嘴而已，況且那是二分六，上頭命令呢。

不保護你，就連那二分六都失掉，更有被調同祖家公審可能，然後上山下放，那可悲的遭遇，他比你更明白。良心的煎熬受得夠。至於你說不會執笠，當然啦，這本週刊就是人民喉舌，我直至現在才讀到，引以爲憾。像我般飽受日本鬼子侵華八載之飢餓，抵受和平後又遭紅朝氾濫的心境，我第一個支持加價。

三元一本都不貴，希望大家多做點公益事，喚醒左仔。

其實他們有些人在感謝你，在想擺脫左陣，他們是可憐的，叫他們睜開雙眼，毛里求斯地皮，誰買的多。他們的後台說是爲紅色中國服務，到處玩女人，一流享受，毛夾雞，毛夾腎又怎樣失寵？國貨公司並不是全部左仔開的，很多都是被醜化的所謂大天二開的。更有所謂中國名酒，在香港黑布街賣的呢。他們都發大財，給點可憐的待遇，左仔祇不過替死鬼，問他們能比周恩來嗎？

林彪、劉少奇或陳毅如何？不死的都在準備上斷頭台，新時代的大悲劇「花旦三氣周郎」不日公映，夢想做武則天，這個不貞不淨的壞女人，做他們的所謂國母，眞蠢家！或者他們想一親花旦腳布也未可料，左口魚們，太天眞了。

不過，你們放心，在我們靑天白日滿地紅旗下，會在復員後，多設孤兒院收容左口魚子女，也設養老院爲他們的雙親，俾終晚年。因爲我們以德報怨，對日本鬼子尚且如此，況你們是同胞？我們是炎黃子孫，孔夫子門徒，有恕人之道。

李諾宗於紐約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捐款源源來

李文浩先生（美國）一百五十元

楊潘寶儀女士 五十元

劉炳先生（美國） 二十五元

小結二百二十五元

連前共六萬二千七百三十九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未計算在內）

中共對張貼大字報高級共幹意見分歧

「金猴」大字報使北平頭頭喪膽

關於大陸貼「大字報」的問題，中共頭目之間已發生歧見，一派主張「大字報」應該鼓勵；另一派則採取審愼的態度，反對把「大字報」貼在街頭，毛澤東是贊成前者，現在似乎已在地方頭目的壓力下屈服，但是問題並未了結。

今年四月間周恩來對「批林批孔」運動提出了十八個字的「總結指示」：「不准串連，不准武鬥，地方找證據『中央』作決定。」毛澤東卻在後面加了兩句話：「鼓勵貼大字報，不阻撓貼大字報。」

到了五月初，毛澤東又發出一項「指示」說：「大字報貼在馬路上，我看沒有什麼不好，外國人要看，中國人更要看，群眾有氣就要讓他們出出氣，大不了以後洗一洗。」

事實上問題並不如毛澤東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在毛澤東的這項「指示」發生之前，「大字報」是否准許貼在馬路上的問題，共黨「中央」會發動地方上各級頭目廣泛的討論，經過討論的結果，共黨「中央」挑選兩項典型的意見，發給各地作爲參考，其中一項是「新疆葉城縣委的建議」，另一項是所謂「山東烟台市委的經驗」，這兩意見的內容大致相同，除了依照毛澤東的「意旨」准許群眾提出意見，改正共黨的錯誤之外，一般認爲爲了防止所謂「敵人的破壞」，不應將「大字報」貼在路上，群眾只能用「小字報」的方式，向各級頭目提出批評。

此後不久，共黨又發出一項補充說明，要求共黨組織對於即使提出錯誤意見的人，也要耐心的解釋，並提出嚴重警告：「嚴防一小撮階級敵人與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中的不同意見，挑起派系鬭爭。」同時又重複的說：「在負有接待任務的城市大字報只可在本單位貼出。」

在共黨的這些原則「指示」下達的時候，大陸混亂的情況已非常嚴重，「大字報」在各地滿天飛，各級中共頭目皆受到攻訐，頗有「文革」動亂重演的態勢，共黨「中央」不得不用電話傳達上述命令，防止「大字報」的進一步氾濫而導致局勢的更加惡化。在北平發生的情況，所以反映整個大陸新的鬭爭運動的醞釀過程。「大字報」雖然自去年已在各機構內張貼，但是第一張貼在北平街頭的「大字報」，是今年六月十三日由署名爲「金猴」的工人，在「北京革委會」的對面牆上貼出，抨擊了「北京市革委會」頭頭。

這一倡導激起了強烈的响應，不僅當地的人，而且來自江西、湖南各地的工人，也紛紛在同一地方貼出了「大字報」，攻訐地方「黨委」壓制群眾運動，不准他們在當地貼「大字報」，使他們有冤無處申。

「大字報」在北平氾濫了約一個月的時間，由「革委會」所在地的「革命路」，延伸到王府井大街、東長安街等地，供外人住宿的「國際俱樂部」及「北京新飯店」的牆壁上，也貼滿了。

當時由於中共沒有禁貼「大字報」的命令，中共頭目對此情況難以處理，除以影响國際觀瞻爲理由，加以勸導之外，並發動清潔工人不斷用水頭冲洗，因此冲洗工人也經常與張貼與發生衝突而打鬭。

七月四日共黨「北京市委」發出一項新的「指示」，嚴禁外地份子到北平張貼「大字報」，而當地的「大字報」也只能在本單位貼出。

這項「指示」要求各級共黨組織必須「絕對掌握」當前「批林批孔」運動的領導權，嚴防「階級敵人」的挑撥破壞，並要求：「抓緊培養無產階級隊伍的工作，加強理論小組，輔導員在運動中的核心作用，培養在運動中的先進份子。」

據悉，首先在北平貼出「大字報」的人已被中共拘捕，中共查出這個署名「金猴」的工人是二十六歲的陳金厚，在「文革」時曾爲「紅衛兵」組織的頭目，「文革」後被中共「公安」機構拘留、迫害，因此心懷不滿，現在中共指他是「出身大財主的資產階級份子反反革命份子。」

「金猴」的被捕，不過是中共「批林批孔」運動的許多鬧劇之一，事實上「大字報」究竟是反映群眾的意見或是所謂「階級敵人的破壞」，是難以嚴格區分的。

自從今年初共黨頒發「中央八條」的「批林批孔」的文件以來，中共對於這項新的政治鬭爭運動仍在保持戒懼的態度，儘管爾後中共的許多文件有枝節上的不同解釋，但是約畧可以看出這項運動是分爲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意識形態的爭論，後一階段才是眞正的權力鬭爭。

回憶到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前，中共內部也醞釀一段長時期的思想爭論，最近可追溯到「三面紅旗」暴政與彭德懷事件，那次爭論的主題是「批修」，這次是「批孔」，但是眞正的關鍵還是毛澤東爲他的政策錯誤進行的一種迂迴的辯護。

因此，對於中共內部情勢的注意，千萬不能爲那些表面的說法所迷惑，因爲毛澤東經常用「思想路綫」的爭辯來掩蓋權力鬭爭的本質。

這次的「批林批孔」似乎已愈扯愈遠，毛澤東把林彪與孔子牽涉在一起，比較把劉少奇與赫魯曉夫放在一起更爲荒謬，决不能使中共內部的言

服。但是，也不能輕估毛澤東發起這項運動的作用，在中共內部始終有一股潛伏的力量，他們是想藉鬬爭運動而「平步青雲」，因此儘管毛澤東提出不合理口號，總是有一批人附和吶喊，這並不是表示他們同情毛澤東，而是有他們私自的政治目的。毛澤東也利用鬬爭運動，來考驗幹部對他的所謂「忠誠」。

目前中共的幹部是由三種力量的拼湊，一種是「文革」鬬爭中殘留的舊幹部，主要是軍人，一種是「文革」中崛起的新幹部，一種是「文革」後復職的舊幹部，這些幹部之間雖然互有磨擦，但是他們大多數不願再來一次鬬爭的風暴。

這種情況也正如「文革」初期的情形一樣，形成「兩頭熱，中間冷」的狀態，毛澤東和江青都想把這次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基層幹部和群眾也發動起來了，可是中階層的共幹卻顯得非常冷漠。他們表面上不得不敷衍毛澤東，可是卻把這項運動限制在一個有限的軌道中進行，這與「批林批孔」運動之初，毛江「文革派」控制宣傳機器叫嚷的：各級共黨的頭目都要把「批林批孔」當作「頭等大事」，各級幹部都要投身於這場鬬爭中接受考試，情況當然不符。

從前面所談到的毛澤東對「批林批孔」的許多「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於這項運動的不死不活的狀態已感到不耐，因此，這項運動毛江兩人決不會就此收手。

而問題的眞正關鍵，不是鬬爭的風暴能不能掀起來，而是如何收拾暴亂後的殘局，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已往失去了軍事力量的憑藉，這是毛澤東暫時對地方勢力屈服的原因。

（方銀城）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設置辦法擬具草案

曾經捐欵的朋友希望提供意見

老萬爲亡兒陳孝昌舉辦紀念助學基金，由於各方熱烈响應，到目前爲止，已籌集得六萬多元。雖然和十萬港元目標尙有一段距離，但這是一項長遠的計劃，只要繼續努力，眾擎易舉，集廣大讀者的力量，一定可以達到目標。

關於助學基金的發放計劃，老萬曾兩次到台灣，與有關當局洽商。台灣大專學校很多，大專學生更多，要老萬自己去辦，簡直無從入手。因此只委托一個能信任的團體，就近代勞辦理。

老萬知道「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可經辦此事，特拜訪該團李主任，告訴他選拔標準及原則。他對老萬的提議非常贊同，當即負責進行。

頃接李主任來函，已將辦法草案擬訂，設計週詳。特將辦法錄下，凡曾參加捐欵的朋友，希望能提供意見，務使這一項具紀念性的助學基金辦得盡善盡美，將來還有機會予以擴大。

陳孝昌助學金設置辦法草案

一、設置宗旨：

陳子儁先生以其公子孝昌君英年早逝，爲紀念其好學不倦、奮發向上之精神，特設置助學金，以幫助家境困難、品學兼優之工科學生完成學業，服務社會。

二、名額分配及金額：

暫定十三名。分配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海洋學院、中原理工學院、逢甲學院、淡江文理學院、文化學院、大同工學院等十三所設有工科之大學院校每所一名，每名每年各發助學金新台幣八千元。

三、申請條件：

㈠在上列各大學院校工科就讀之學生。

㈡全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〇分以上，體育七〇分以上，操行列爲甲等者。

㈢家境困難，需要幫助始能完成學業者。

四、申請日期：

每年十月一日至十五日。

五、申請手續：

符合上列條件之學生，請於限期內向就讀學校團務指導委員會申請，繳送下列各項資料：

㈠申請書一份（向學校團委會索取）。

㈡最近一寸半身正面照片兩張。

㈢家庭狀況簡述（內容包括家長職業、家庭人口、經濟情況、個人求學經過等項）。

㈣全學年成績單一份。

六、審核工作：

由學校團委會就申請學生中愼選最需要幫助且品學兼優之學生一名，將其申請書等件於十月二十五日前寄送總團部彙辦。

七、贈予方式：

邀集獲得助學金同學，由陳子儁先生親自贈予，日期另行通知。

霹靂火汚衊大陸逃港難胞 讀者看不過眼爲文予駁斥

萬人傑先生：

八月二十五日中報那篇「逃亡份子累死香港」一文，實在係對我們難胞最嚴重的汚衊。常言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身爲專欄作家，對此顯淺常識不能一無所知，對個別犯了法的難胞，一竹篙打死一船人，未免太無道理。更何況盲目亂吠，屬在同胞，難以緘默。茲舉數端，予以駁斥：

㈠話「加以香港人身上種種痛苦，就是這一批逃亡者。一[illegible]是出言狂妄！假如該文作者有兒女的話，不幸發生亂倫，這樣一種痛苦難道可以上埋難胞條數嗎？例如章士釗來港就醫，而令本港居民殷德貞女士不幸成爲未亡人。此種痛苦，指話係難胞所加與，點得呢？

㈡話難胞「一經成爲合法居民，就無惡不作。」此言可以說是信口雌黃，查近年逃來本港難胞，年中估計約四、五千人，試問有幾多犯法？而這些人真的無[illegible]該文作者所言，只有老毛作爲統治人民之法寶，特別對壓迫農民起無限作用。農民不論逃亡或流入城市居住，想成爲合法居民，一千個唔得，一萬個唔得。誠恐「一經成爲合法居民，就無惡不作。」實則要大陸農民世代爲奴，每日只得幾毫子，過其牛馬生活。香港乃自由世界，請該文作者唔好想錯隔離也。

㈢話「十年以來，香港社會起混亂，主要原因係由大陸逃亡者湧到的結果。」大家都記得，一九六七年香港最混亂，菠蘿隨處，害得居民無安無樂，係人都知此乃左仔所爲。雖然對上幾年發生過逃亡難胞湧到，畢竟與菠蘿造成的混亂完全無關，夾硬賴諸難胞，實在係含血噴人！

[illegible]各方面都發生問題」，又抱怨港府姑息逃亡難胞，給予收容，係自食其果，這都是一面之詞。本港今年經濟不景是事實，但此乃受世界性之不良因素所影响。在這方面，老毛不應視爲有可乘之機，對糧食每每帶頭搶先起價，忍心對同胞落井下石，咁冇陰功之事都做得出，所謂照顧同胞，原來係李林甫把聲而已。至於香港近十年之情況，繁榮抑或衰落，居民生活水平，比鄰近地區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不用多說。單對港府來說，就年年賺大錢，若非失匙夾萬，現在多過美國煤油大王。自食其果云云，頗食得過也。當然本港還存有問題多多，須知從古到今，沒有一個能夠一勞永逸之政府呢。

對於逃港難胞問題，我們應從正本清源理解，大陸爲何咁多難胞到來，而且越來越多，這就是老毛奴役同胞，壓迫同胞，使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結果。不但老毛如此，凡共產黨統治下之地區都是如此，不過有老毛咁犀利吧了。基於人道立場，故聯合國亦有救濟難民組織之設，因此港府二十多年以來，直到今天，對於逃港難民，樂予收容，給其定居謀生，站在同胞立場，應該更表歡迎，若只知從個人利益打算，一味說出自私自利之言，爲達目的，不惜喪心病狂，向人汚衊，未免太黑心了。尤有甚者，老毛壓迫同胞有辦法，整低功臣有辦法，獨對逃港難胞一籌莫展，若別有用心，想藉此借題發揮，爲老毛幫助點力，果眞如此，我們應義不容辭，一定鳴鼓而攻之者也。

讀者祁巇鮮敬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偶感　[illegible]

大江東去看推遷，虎擲龍拏記往年。
萬種繁華歸舊夢，無邊恩怨散輕烟。
鴟夷忍泛憐嬌棹，馬首猶停討賊鞭。
眞欲藏韜閒海上，悲鳴怕聽古龍泉。

一覽樓主以偶感見示賦此和之

曹文錫

荏苒光陰歲序遷，不堪回首憶華年。
蒙頭似覺闌姍夢，舉目惟看嫋娜烟。
攬轡誰懷孟博志，登樓難著祖生鞭。
一枝禿管存孤憤，好作鋤奸效老泉。

偶感和一覽樓主原韻

吳貴先

風雲變幻幾翻遷，徒喚反攻年復年。
薄海鵑啼空有淚，中原灶冷已無烟。
何堪美女擅歌舞，太息遺民獻策鞭。
爭奈西湖薰欲醉，阿里山上洗溫泉。

輓莫儉溥學長

高韾賜

一葉搖魂落早秋，卅年儒服障橫流；
塵寰絕學歸青史，沙漠遺文化綠洲；
翰墨獨揮開篋淚，江山誰共倚欄愁？
香濃茗椀論詩地，惆悵重登舊日樓！

附輓聯（莫君粵之番禺人，畢業遷川中央大學近以突發心臟病逝世。）

㈠
誕珠江，讀嘉陵江，而逝香江，萬古江流不廢；
擅教學，精注疏學，尤工詩學，一生學問長存。

㈡
感道重平生，君眞重道；
驚心傷遽逝，我更傷心！

儉溥先生，詩學高深，昔年文酒之會，曾有一面之雅，歲月推遷，哲人萎共，老成寥落，悼惜同深，壇主。

過洞庭湖

莊銓（舊作）

湖水涵虛混太清，黃陵廟口晚霞明；
遠山好景多堪賞！風送輕舟到岳城。

岳陽[illegible]小喬墓

前人

東風有意護釵裙，唔助周郎破魏軍；
孟德銅台空作賦，小喬國色倍斯文！
當年江左爭憐爾，今日沙邱執吊君！
寂寞湖邊遺舊跡，洞庭烟雨濕荒墳。

曲阜謁孔廟

前人

昔讀夫子書，今登夫子堂；
高山空仰止，大廟何輝煌！
岱嶽天同邈，洙流地共長！
我來朝至聖，今古感茫茫！

莊先生曾游名山大川，孔廟之詩，是爲佳作，兩千五百年來，上自帝王，下至販夫走卒，對孔子學說，無不衷心傾服，奉爲「至聖先師」，民國迄今，國家不幸，政治有妖孽，文化亦有文妖，對孔子非惟不尊，且加侮辱，竟有稱爲「老二」者，最近大陸，正在進行批鬭中。

查侮辱孔子之事，並不始於中共，當年國民黨中，有若干左派分子，其言論行爲，同於共黨，張口革命，閉口打倒，反封建、反倫理、反禮教、反傳統文化。北伐之初，無紳不劣，無土不豪，忠孝二字，未見提倡，尙有離經叛道之徒，混入大學，身允祭酒，且作高官，正式向人宣稱其爲「楊」「墨」主義者。該等文妖，掌教育之大權，著書邪說，擅自改訂教材課本，提倡新詩新文，製造低淺文人，今日大學畢業生，對國家傳統詩文，幾至不能閱讀，所寫文章，嗎呀底地，別字連篇。數千年傳統文化，因之脫節。該等受害青年，對外國主義，馬列邪言，大多不能鑑別好壞，且易受其欺騙。洋博士大學教授，多數未讀孔孟之書，頭腦簡單，坐擁皐比，更以政府崇洋，將教育重任，全部付之。文妖得勢，胡言謬論，青年思想紛亂，大多欠缺純正。由是人心日險。統治困難。江山不保矣。

蓋共黨洋主義，如同瘟疫，孔孟諸書，是爲防疫注射，所謂孔家店者，即是注射站也，凡曾讀過五經四書之人，絕不信仰共黨主義，[illegible]便知。時至今日，政府不知其弊，中國政治情況，好有一比，國民黨修公路，老毛開汽車，五四運動者，即是築路工人，若無此路，雖有汽車不易暢行無阻也。

當年洪秀全造反，利用「上帝教」，自稱是耶穌弟弟，也是用洋主義。汽車雖有，無法通行。因無公路也。又有曾國藩等擴建孔家店，橫阻路中，無法拆除，所以洪秀全造反難成矣。

目前救國之道，唯一辦法，恢復傳統文化。對抗毛妖，是爲最佳武器。

今總統蔣公，對文化復興，早有指示，諸官奉行不力耳。老人之眞知灼見，至堪敬佩，最好方法，從小學中學課本着手，凡事因時制宜。洋博士早已落伍，不合時代所需。教育部長，應改用詩人漢學家，恢復忠孝節義，三綱五常，國家方始有救。

鄙人昔年，原爲國民黨員，歸隊未早，致被除名。雖置身化外，然終有餘情，不關己事，每喜操心，指證得失，開罪多人，文妖切齒，博士生嗔，所說之話，價値千金。認爲狂妄，且當神經，此身在野，無足重輕，披肝瀝膽，壇主云云。

自嘆

泰國　龍軌

苦雨秋風陣陣寒，隣家舉酒我愁殘；
千瘡草舍廬穿漏，百結鶉衣囊洗乾；
月灑籬邊蟲對怨，燈殘茶裏水含酸；
紅塵隔斷憑誰訴，樂把詩書一再看。

讀高韾賜先生（三四九期詩壇）偶作（詩謎每句射本壇壇友名）有感：

泰國　龍軌

高才雅士本無孤，藹上人間世所須；
賜氏皆因賢德起，清和自是禮仁濡；
流民去國吞珠淚，妙玉他山仰宿儒；
筆劍書刀摧魍魎，生靈社稷早匡扶。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五九期 新62）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五九期(新62)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九月十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從周恩來「病情惡化」談起

在這篇「每週評論」執筆時，正是由北平經過華盛頓傳來周恩來「病情惡化」的時候。上期以「中共十大召開一週年」爲題的「每週評論」中談到中共的「四屆人大」遲遲不能召開後指出：「而作出宣佈（周在十大政治報告中宣佈「四屆人大」「最近」召開）的周恩來卻『病』在醫院裏，其未來的出處甚至是命運，都在等待毛澤東的安排」。七十六歲的周恩來病了不稀奇，死也不奇怪；然此次周恩來的「病」卻有很多值得懷疑之處。北平「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和上海出版的「學習與批判」等報刊，在五月初周恩來「病」前，對他連續進行的影射性的攻擊，爲數之多和用語之淩厲，實到了劍拔弩張非要把周恩來搞死的地步不可；可是，周恩來患「病」的消息傳出，減少活動後，江青手下的「打手」馬上由減少而停止了對他的攻擊。從這些事實看，周恩來的「病」政治上的原因實多於生理上的。

可能，這一期「每週評論」與讀者見面時，周恩來的死亡消息已經傳聞於世界。周的「病」值得懷疑，如果「死」那也是「人工」的成份高。因爲，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二次文革」運動，目的在於扶植以他的「愛人」江青爲首的中共左派，所以，一開始就遭到以周恩來爲首的右傾官僚集團和部份軍方高中級幹部們明的或暗的反抗。雖然，周恩來急流勇退，臥在醫院裏表示向毛江集團低頭認罪，然反對毛澤東「立黨爲私」的浪潮並未稍見減退，近且有越來越不利於毛江之勢，周恩來「病情惡化」可能與此有關。

最近，大陸青年不斷冒死偷渡逃來香港，到達香港後他們講出許許多多有關大陸各方面情況，其中有的是身居海外人士所無法知道。如：

一、自「二次文革」開始後，中共中央連續下達「文件」，而這些「文件」有不少是互相矛盾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曾以廣東是「祖國南大門，階級鬭爭尖銳復雜」爲理由，指定廣州市四個公園爲張貼「大字報」場所，然三天後，北平下達一份「文件」，容許「大字報」上街。

諸如此類矛盾非常之多，致使中共幹部無所適從，人人消極，由「幹革命」而改變爲「混革命」，無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情，對人對事敷敷衍衍，得過且過。

二、一個青年由廣州安抵香港，與他在廣州的父母取得連絡後，由他母親到派出所去註消戶口。當時，對「民警同志」表示兒子的逃往香港十分抱歉，而「民警同志」卻說：「到了香港不就好了？還有什麼難過的」！公安派出所是中共的「專門機關」，他們的責任就是「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民警」卻對一個逃亡分子的家長說這樣的話，可見，毛澤東政權實已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

三、某青年兄弟二人逃抵香港找到職業，把接濟親人的「人民幣」寄回後，廣州市他們的居民小組長竟到他們的家向其親人「道喜」！居民小組是城市的基層組織，凡任小組長者即或不是黨員，也必是「成份好」的「工人階級出身」。竟然能放棄「階級立場」，去向逃亡者家屬去「道喜」，可見，中共政權已從基礎上動搖。更可看出，經過長期批判的「人性論」，根本無法從人們的腦海裏清除出去。

因爲毛澤東蠻幹到底，已失盡人心。幹部們由於對他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失去信心，對「革命」自然也完全喪失興趣。幹部們放棄責任，對人對事眼睜眼閉，老百姓當然更加散漫，什麼「爲革命作工」、「爲革命種田」等等口號，還不是「他的娘」！

中共各級幹部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無不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所以「二次文革」呈現了沉悶的狀態，這對毛江來說，簡直是挑戰！而出現這種畸型現象的原因，根子是在周恩來身上。周恩來這個右傾分子的總頭頭不倒，毛、江的算盤就很難打得順利。所以，周恩來的「病」以至於「死」，雖然無法否定這是事實，然對待中共上層那個成天鬼打鬼的小圈子裏發生的問題，多數事情還是要從多方面去研究，才能得出較爲正確的結論的。



新聞以外

殖民地有失面子·經濟收益捨不得

澳門問題使中共大感尷尬

萬人傑

葡萄牙已實行放棄所有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將一一獨立，當然沒有獨留澳門的道理。但葡萄牙尚未提到澳門，中共也未作表示。顯然不是葡國戀棧，而是未得到中共同意，不敢作出決定。要歸還殖民地的人着急，收回的人反而遲疑未決，世事之奇，未有過於此者。為什麼？請讀下文。

香港澳門·維持現狀

葡萄牙外交部長梭勒斯說：「葡國正極力消除殖民地政策，在非洲葡屬殖民地將會先後獨立。」又說：「葡國將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把這兩樁事聯在一起，便使人想到澳門問題。但，奇怪得很，葡國外長沒提到她，中共也沒提到她。

一旦葡國與中共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同時又「極力消除殖民地政策」，澳門將如何？照道理是「交還給中共」。

葡萄牙只是一個第九等小國，而中共今天在國際上是扮演一個「大阿哥」的角色。九等小國在大阿哥的大門口擁有一個「殖民地」，這是十分反常的情形，難怪蘇聯常常拿來作笑柄，嘲笑中共，但中共一於借了聾耳陳隻耳朵，當作沒有聽到。甚至在一九六七年，澳門的左仔奪權，其實已把整個澳門控制了，澳門政府名存實亡，一切要聽命於左派人士。但中共卻「約束」了左仔，維持澳門的「現狀」，這種情形，使許多人感到奇怪。

其實，中共的政策十分現實，因為，澳門在葡國手裏，做他們的殖民地，比中共收回得到更多利益，因此，他寧願受蘇聯的嘲笑，仍然維持這個殖民地在大門口。

殖民地了，難道澳門卻單獨例外？在葡國統治的澳門同胞，還不如非洲的土著？

只要中共肯說一聲，葡國當然肯讓居留在澳門的中國同胞獲得解放，問題是中共願意不願意把澳門解放罷了。這個問題，看來不是單獨為了澳門，澳門只是一個小地方，在經濟上的價值也有限。

但中共當然明白，澳門解放了，就直接影響到香港，如果香港也解放，中共的損失便大了。中共之不願解放澳門，關鍵不在澳門，而是在香港，明眼人自然明白。

因此，澳門將仍然維持原來的地位，保持現狀。雖然中共不認為它是殖民地，但在葡國卻是早已視之為殖民地了。

大家合作·共渡難關

香港股票跌到新低點，長期以來，地產不振，賣樓的人多，滿報紙是房屋廣告；買樓的人卻少。棉紡業一個星期開工四五天，許多工人陷於半失業

這一切情形，使人不禁為香港經濟前途耽心。香港是個沒有資源的地方，從糧食到工業原料，都靠外地輸入，因此，比其他地方更嚴重。

目前經濟風暴是世界性的，香港是世界一個環節，當然也免不了受影響。當前情形誠然惡劣，不過，比起若干地方，程度上還不算太嚴重，因此我們也沒有過份悲觀的必要。

誰都知道，香港的命脈在工業，只要香港工業站得住，不萎縮，香港還不會倒下來。

要使香港的工業仍能在艱苦中站穩，看來只有官方、商人和工人的通力合作，才是渡過難關最有效的辦法。

官方不但要給予商人出口的一切便利，並要在廣闊市場上給予有力的協助。商人盡力維持工廠正常生產，不致於相繼倒閉，一來避免造成恐怖心理，二來也使工人不致因此失業。工人應顧到目前實際困難情況，不要攪工潮，物價漲了，收入減少，只有勒緊褲帶，共渡難關。

富強如美國，經濟的死結，也傷透福特的腦筋，比較起來，香港的問題小得多。在困難中，我們不必太悲觀，一定要有信心，相信一切困難都有解決方法，也盡力去尋求解決。但不能盲目樂觀，以為自然就可以渡過難關，要知天助自助者，自己的

無可否認，香港正面臨空前艱困時期，這艱困不是一小撮人可以應付，也不單是政府可以應付，全港四百萬市民都有責任，要每個人盡自己的力，盡自己的責任，才可以渡過難關，世界經濟情況好轉，我們的情況也會跟着好轉。

台灣香港・處罪不同

台灣有個李雅芳，香港有個沈芝華，她們有同樣的遭遇，可是因爲事情發生在台灣和香港不同，因而犯法的人所得到的懲罰也大大不同。

五名男女被告因挾持台灣歌星李雅芳拍裸照，向之勒索鉅款，被抓後，其中一名判死刑，兩名判無期徒刑，另二人分判三年及兩年徒刑。

香港沈芝華的事情，過程差不多，她跟一位男友在喜來登酒店房間內時，突然闖進匪徒，除把她男友的一枚巨型鑽戒及現款掠去外，還迫沈芝華拍了裸照才逃。

但這事並不如李雅芳的嚴重，老萬沒認眞注意報章，似乎直到現在還沒有下文，即使警方出盡八寶，終於把幾名刦匪拿獲，連拍的裸照也起出，但老萬可擔保，他們性命一定沒問題，固然不會因拍裸照而判處死刑，即使爲了更大的罪而判了死刑，也肯定不會執行，連威脅李雅芳的從犯所受到的無期徒刑也不會有，挺多是感化一年半載而已。

有人批評台灣對這案的判決小題大做，認爲李雅芳不過是個歌女，又不是冰清玉潔的千金小姐，拍張裸照有什麼大不了？如果不是出於挾持，只消多花個三五萬台幣，對方一定樂意充當你的模特兒，你可任拍唔嬲，絕對不會因這些裸照而送掉寶貴的生命。因此，這些人很爲被判死刑的被告林自強不值。

在他們眼中，可能不把歌女當什麼回事，不過，他們忽視了人的自尊，即使她擔任的工作並不高尙，但她仍然是擁有自由與自尊的一個人，在她不同意下，任何人都不可以迫她拍裸照，更不能拿她的裸照威脅她。

誠然，台灣這樣的判處不會在香港發生；同樣的，毒玫瑰如罪名成立，也可能處死，在香港同樣不會發生。

但因爲台灣有嚴刑，所以罪案少，販毒的更少。這麼說來，嚴刑也顯現出它的好處了。

取悅中共・日本放水

今年，中共已滲入亞運。中共獲得參加亞運，大家都知是由於日本活動，四出疏通，目的在討好中共。自日本和中共建交後，對中共奉承，十分賣力，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日本遭遇能源危機後，幸得中共幫忙，供應原油，更加感恩圖報，不但替中共活動，混入亞運，還要使中共在亞運中捧幾個金牌，好使毛伯伯樂一樂。

一向，日本是亞運盟主，在亞運的許多項目中，他們都拿穩金牌，猶如美蘇在奧運會中一樣。而日本在亞運會中，更加少了個強力對手。

不過，今年日本對亞洲運動會顯得非常冷淡，老萬在日本時，特別注意日本報紙報導，許多項目的選手，連名單也未曾發表，和以往的積極及熱烈情形，迥然不同。

表面上，日本因遭遇到經濟上困擾，對亞運不感興趣。其實，日本對各種體育運動一向非常注重，在白天，所有電視差不多都有體育節目。一個是專播高爾夫的、一個專播棒球、一個專播排球。校際女子排球賽也坐滿觀眾，棒球更不必說。

日本人這樣熱中體育，沒理由對七屆亞運漠不關心。據老萬打聽到的消息，日本所以對亞運冷淡，是準備讓中共威番陣。即如初期的亞洲影展，日本曾囊括許多大獎，但在近期的亞洲影展中，日本往往榜上無名。並不是日本沒有佳作，而是沒有把好片拿出來，只用一些二三流影片參加，讓其他的片子出出風頭。

今回的亞運，日本也採同樣政策，有若干項比賽項目，日本原可穩拿金牌，但這次比賽中，日本並沒派出能手，只派二三流人物——體壇新血參加，目的是給予中共機會，讓他在亞洲運動會中出出風頭，博取中共好感。老萬聽來的消息是否對，大家看看比賽結果，自當明白。

月入七千・無力養車

快將調職的運輸署長惠柳新，曾預言數年後月入七千元以下的人，再沒法擁有一部私家車。照目前情勢看，老惠非作驚人之論，這是大有可能的。

數年前，月入數百元便有資格擁有一部私家車，而月入二千五百元的家庭，半數擁有私家車；但今天一個月入二千五百元的家庭，要維持一部私家車確相當困難。

第一個難題是：沒有私人車位，休想養車。停車老虎機不再吃一角輔幣，改吃五角一元，使香港政府收入增加到一千萬。即是一般車主增加了負擔。更要命的是汽車牌費大幅度增加，其他保險費、電油費、修理費，都不斷提高，七十三項罰則，動不動要破財。目前養一部私家車，連折舊最低限度超過一千元，月入二千五百元的家庭，養了汽車，難道吃西北風？

有了私家車，生活上添了一些樂趣是事實，在擧家到郊外遊樂，是快樂的事。但平日這部車子給你的麻煩、困擾，多過所得樂趣。因此，許多人漸漸迫得放棄私家車。

其實，惠柳新的預言，今天已實現，能維持一部私家車的人，即使沒有七千元入息，也要接近七千元，如果食指浩繁，即使有七千元入息，未必能維持一部私家車的開銷。

惠柳新不是預言家，他要「預言」成爲事實很容易，只消他的政策方針是「消滅私家車」，私家車主就無法抵受他的壓力。加牌費、加停車費、訂立苛例，都是老惠的「德政」。如果你仍不放棄私家車，他還可訂幾條新例，使到你最後非放棄不可。

如果惠柳新預言，入息不超過一萬，不能擁有私家車，也可輕易達到。只要他把牌費再加十倍，自然沒有人買車。很可惜，老惠要調職，他的「預言」雖可成爲事實，卻不是在他任內，他可能感到非常遺憾。

奴隸·農奴·「人民」

緒山

奴隸

「人本來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由於先天或後天的不同，所以便產生出一種惡人。古代社會，若是善人執政，社會自然和平幸福；反之，若是惡人得勢，自然天下大亂，強凌弱、眾暴寡。

惡人得勢，必定尙強取，主侵畧，於是戰爭以起。結局，戰敗者便成戰勝者的俘虜，變成奴隸，這是古代各地一般情況。

現代戰俘，在國際公法保障下，是有戰俘地位的，決不可加以虐待。但古代不然，文化未開，只要成爲俘虜，就降爲奴隸，當牲畜一樣看待，任由勝利者宰割處置，或出賣，或做奴婢。奴隸有公開市場，和買賣牛馬一樣。

這段時間很長，後來有先知先覺者出，覺得這種辦法太不人道了，於是著書立說，大聲疾呼，乃要求廢除這種奴隸制度。因爲凡是正常人，總是具有人性、理性的，所以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奮鬪，這種不人道的制度，終於逐漸被凍結下來。

農奴

這是封建制度下的產物。封建時期各國時代並不劃一。在中國是始於周，其後漢、明也皆實行過。日本是在幕府時代，時間頗長。至於歐洲，是始於八世紀，而盛行於十至十三世紀之前。

封建政府組織東西雖不盡一致，但也差不多。依西方說，㈠政治性佃戶，概稱其君爲領主，而自己爲臣屬，一個臣屬可同時認領幾個領主，故無國家觀念之可言。㈡領主有武力與法律保護臣屬的責任，同時臣屬對領主自然也有服役、捐獻的義務。

封建社會：㈠教士可以爲帝、王、大主教的臣屬。㈡貴族中之公、侯、大主教，可以自做領主、男爵、武士可獲分巨產。㈢商人、貧民與鄉村自由人，稱爲平民。

農村組織：㈠鄉村大都以爵主的莊園做活動中心及歡樂之所。㈡自由人租爵主的直轄田，但不服勞役，並可自由退租。㈢農奴分種公田者，必須服勞役，獻土產，且無遷徙改業的自由，也即農奴是附着土地的一部份，土地如被轉移時，農奴也必須隨之轉移。其處境，實際上與奴隸無大分別。

對於農奴的不人道，可以舉俄國農奴與美國的黑奴爲例。依一八六〇年統計，俄國全國耕地，十分之八九全在貴族手中，人民大半皆是農奴。一八五九年前，農奴總數，達五千二百萬以上。暴虐的地主，不僅不顧法律，也不近人情，他們除掠奪農奴勞力外，還佔有全部農奴的身體，可以買賣、典當，或加以放逐，全部農奴已變成地主的流動資本。農奴已非有人格的人類，而視爲「會受洗禮的財產」。

俄國農奴處此悲慘境地，故當尼古拉一世時，農奴反叛便有數次之多。至亞力山大二世時，農奴又迭起反叛，一八六一年，乃下令解放全國四千餘萬農奴。一九〇六年俄皇再下令農奴可以離開原住村莊，到他地別謀生活，並許其自有農田。俄國農奴制度至地此始得廢除。俄國農奴是由俄國制度自已造出來的，美國黑奴（農奴）不然，則是外來的。遠在十六世紀初，美洲被發現後，西班牙、葡萄牙便往美洲殖民，其時已有人在做販賣黑奴行業，至北美十三州獨立後，南部地區多從事農業，但缺乏無知識的勞動力，於是阿拉伯人，乃從非洲將黑人販賣於美國，以黑奴代替牛馬。

黑奴在美國的待遇，各地並不一致，有好有壞。據一位參觀過密西西比州一處上等的棉花種植園說，園中有巨厦一幢，土地近一千四百英畝，遍植棉花、玉蜀黍，及其他農作物。還有豬二百頭，黑奴一百三十五名。黑奴中約有七十名在田間工作，另有技工三名，還有屋中僕役及管理牛欄、馬廐的九名。他們從黎明做到日暮，禮拜日休息，有時禮拜六也可以休息。在田間工作的黑奴，在盛夏每日須工作十六小時，只有中午可以稍歇。黑奴每名每週，可領得玉蜀黍九公斤、豬肉四磅。另外黑奴還有自已種植的蔬菜，與畜養的家禽、鷄蛋，充作副食品。每年耶誕節尙有糖、蜜、咖啡、烟草、印花布等的配給。黑人往往在小木屋中自樹林取柴，並可在林中覓取木料出售，得欵可以隨意買應用物自用。黑奴操作時，有一黑人工頭來往監督，揮舞皮鞭，有時會打落在黑奴肩頭。據白人監工說，黑奴紀律甚佳，有一黑奴想刺殺他，已將他賣掉了。又說，黑奴私逃時，並不多見，因如逃走，立刻就派狼狗去追，一定可抓回來。

一八五〇年美國人口，已超過二千三百萬，黑奴總數就有二百二十萬。

由於文化進步，早就有人對這種不人道的制度不滿，於是到十九世紀，有先知先覺者出，遂興起人道主義運動，著書立說講演，大聲疾呼，要求政府解放黑奴。著名的「黑奴籲天錄」，即在此時出版。

林肯即醉心此運動者之一。故一八六〇年林肯當選共和黨總統後，便下解放黑奴令，嗣經過一場南北戰爭，北方獲勝，美國黑奴遂終於獲得自由。

『人民』

凡共產國家，皆一律稱統治下的百姓叫「人民」，而且處處喜把「人民」當做頭銜，如「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人民領袖」、以及「人民

……」等，無一不冠以「人民」字樣。「人民」就是「黎民百姓」一向是被統治的階級，但共產黨在名義上，特把他提高做銜頭，看來像是提高了。但在共產國家說，卻是一極不祥名詞。世界誰也知道，凡是信奉馬列主義統治下的「人民」，其所受的待遇與處境，可以說完全與以上的奴隸、農奴所差無幾，甚至有的地方還不如。有人說要「觀毛於反」，擴而大之，應該是「觀共於反」，故名稱「人民」，而實際上則爲不折不扣的「奴隸」。

依達林（David Dallin）證述，蘇聯社會金字塔的底層，是一個人數衆多的階級——在秘密警察槍桿下爲奴役勞動的階級，在最末一個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代，其奴役勞動的階級人數並不太多，一九一三年在沙皇統治下，有囚犯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七人，其中尙有政治犯五千名。但到了一九四〇年蘇聯時代，「根據最權威的估計，在秘密警察下的奴隸，至少有一千萬人在做強迫的勞役」。

蘇維埃金字塔建基於較低級的社會基點上，它的最低階級即強迫勞動者階級，「是生活在比舊秩序中最沒保障的分子更低的水平之下」。蘇維埃金字塔的上層階級，在人數上，遠多於帝俄時代一切各階級較高的統計數倍。蘇聯政府雇員，多於帝俄的貴族、資本家、國家雇員及知識工人的總數。

但從國民收入來看，蘇聯各社會階級又頗相同。最高階級，佔百分之十二至十四的人口收入，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國民收入，是指分配的生產物，而非指保留給國家用途部份）。工人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大約和最高階級一樣，但是事實上，他們的人數差不多佔人口四分之一。農民佔一半人口以上，收入卻少於雇員階級所得。最沒保障的，當然是強迫勞動者階級（即奴隸），他們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是最不足輕重的，雖然他們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極關重要。因共產國家所最關心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對軍隊、特工是極捨得花錢，至於「人民」如何困苦，則非其所置意。也就是說，蘇維埃政府並不比沙皇政府爲進步，甚至還更壞些，所以一蘇聯老農民，對馬列主義革命說：「我們上當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這句話眞是一針見血。在蘇聯社會中，固然沒有奴隸所有主、工業鉅頭、封建地主。但是國家就是「自由工人」的雇主，同樣，也是新奴隸（「人民」）所有主與封建領主。而掌握「國家」這一機構大權的，便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

其次該說到中共，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一文中，所希望的遠景，既非孔子的「世界大同」，也非柏拉圖的「共和國」，卻是上述蘇聯的新奴隸制。據一九五〇年，中共中央「財政部長」薄一波報告，有一千八百萬人，需要直接供給，也就是說，中共須養活這麼多人，作其統治工具。這比國府時代的公務人員人數，要大得多了。國府時代直接供給的人數，雖尙無正確統計，但可從中央、省市機構公務員及兵額比較得之。無論從任何方面，中共皆比國府用人多一倍、或數倍。過去只一副總統，而中共則有數「副主席」、數「政務院副院長」、數「副市長」。依此類推，不必一一枚舉。

照蘇聯統治辦法，是平均每十個「人民」，養一個統治者計算，中共統治集團可能發展到四千萬人。在中共打游擊時代，毛澤東曾經指示各地區武裝發展，可按各該地人口百分之五去擴充。中共「武裝部長」張經武，在報告「民兵」組訓時，也說民兵的數目，在三年內要發展到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如再加上行政、軍事、財經、文化、教育、特工等組織龐大的工作人員幹部，中共統治集團，可能發展到四千多萬人。也就是說，每十個「人民」須供養一個中共統治者。寫至此，不禁回憶起元朝，每十戶漢人養一韃子往事，中共學蘇聯，蘇聯則學蒙古人，而今中共又回頭了。以上是述金字塔式的反動統治，「人民」所遭受的壓迫概況，以下再就「人民」衣食住行悲慘狀況簡畧言之。

衣——按季配給粗質藍白布疋，以尺計算，每人僅勉強能護體。有人到穗探親，帶去數件底褲。其親人見了白襯底褲，乃鑽進蚊帳換之，把破爛舊底褲丟掉，不禁老淚涔涔，慨嘆「人活得連一條不破的底褲也如此艱難，還須待海外親人送來，眞是生不如死了！」

食——米是粗米，上等白米是絕對見不到的，因爲多送出外國，或他們「新階級」自用。每月按二三十斤配給，上等豬肉，除新階級自用外，配給「人民」的，只剩下下等貨，每日須排長龍按兩配給，遇到何等貨，全看運氣，決不能挑選。

住——中共佔大陸後，到了各大都市，猶如日寇投降後，國府敗類接收大員的刧收敵僞的產品一樣，凡華屋皆歸共幹享用。原來住戶，多被迫遷擠在一大雜院內，他們把非共字號「人民」皆視爲「敵僞」了。上海大公報總編輯許君遠，原住小西門報館宿舍，因打入右派，也迫他遷入陋巷中的陋室中。

衣食配給須有證，有錢無證也不能領物。住屋當然也一樣，須有居住證。如無居住證，就是非法居民，隨時有被拘捕可能。據「廣州市頒發居民證暫行辦法」說：「凡本市居民，年滿十五歲以上有正式戶口者，不分性別民族，均應去當地公安機關請領居民證。居民證之有效期間，限爲三年」（第一條）。「凡在本市住宿之流動性人口，年滿十五歲者，不分性別民族，均應向當地公安機關請領臨時居民證，有效期間則爲三個月」（第三條）。遷移住址或變更職業，應於三日內，向當地公安機關辦理更改手續，經在證上註明蓋章後方爲有效」（第八條二項）。以上這只是廣州市一地區的暫行辦法，今則已不知又增加多少條項。其他全國各地，大概也相差無幾。

旅行——除韃子、日寇統治外，百姓旅行，一向皆非常自由的，但在中共統治下則大大不然。一、「須先向當地公安機關申請，批准後始頒發旅行證」。二、「凡經過城市，皆須向有關機關報到，到目的地更須立即報戶口，報告旅行理由」。

古代奴隸生活怎樣，文獻不足徵，但農奴或黑奴生活，已如上述皆知之。共產黨一向宣傳，他們統治下的社會「人民」生活如何「幸福」猶如「天堂」。果眞如是，爲何大陸青年每日冒死出逃？這就是一最有力的反證，深願海外僑胞深思之！

爲毛幫淸算新老沙皇侵華一文補遺（四）

以上所說皆在東北方面，現在再說西北方面，蘇俄在新疆武力侵畧（經濟、政治侵畧不談）經過，孫福坤著「蘇聯掠奪新疆紀實」有詳細敍述，茲擇要舉出。

一、阿山事變

阿爾泰地方，在兩漢時爲匈奴所居，三國時屬鮮卑西境。北魏先屬高車，後蠕蠕殺其王盡有其地，國勢益強。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百家奔茹茹（即蠕蠕），世居金山工鐵作。唐景雲中，葛羅祿三姓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宋爲乃蠻所據。元滅乃蠻，遂爲太宗之孫昔里吉（憲宗之子）、脫忽（滅里大王之子）、海都（合失之子）三王封地。明爲喀爾喀與喀爾滿克互爭雄長之處。清初，厄魯特蒙古準噶爾之綽羅斯居之，康熙、雍正兩朝兩次出師西征，皆以阿爾泰爲駐兵之所。乾隆平定準部，綽羅斯徙牧青海，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烏梁海及哈薩克之柯勒依分牧其地，轄於科布多參贊大臣。後俄羅斯乘隙蠶食，失去半壁。經同治三年（一八四六）塔城界約，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伊犂條約，劃歸中國之哈薩克，因生殖日繁，牧地日蹙，遂借牧於阿爾泰。嗣經科布多一再催還，終以無法安插，懸而未決。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伊犂將軍長庚奏准於阿爾泰設專官管理蒙哈，直轄中央，藉資守土。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理藩部奏准科布多阿爾泰實行分治，設辦事大臣於承化寺。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中央政府核准阿爾泰歸併新疆省，取銷特別區，改設阿山道。

阿山道有東西二山之分，東山指布倫托海、柯克托海（可可托海）、青河、布爾根，一縣三設治局。西山指承化、布爾津、吉木乃、哈巴河四縣。西山文化較高，東山文化較低。在盛世才統治新疆時代，依仗蘇聯勢力，以恐怖手段與鎮壓政策，鞏固其主宰地位。因此蘇聯之勢力日益擴張，而各族人民之心理，均惴惴不安。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後，中央宣佈全面抗戰，盛氏利用中央無力西顧之機，逮捕異己分子，下獄七千餘人。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阿山區行政長公署秘書長滿開，因其頭腦清楚，首陷囹圄。滿開爲哈薩克族之柯勒依氏族，頗得該氏族人民之信仰，故滿開之被捕，刺激哈民甚大，阿山事變，原以此爲起因。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盛氏招開蒙、哈、阿代表大會，阿山牧民首領頭目七十餘人，均集會於廸化，會後一律交獄管押，對外宣傳，則日受訓，以安人心。但人民之耳目聰明，早已洞悉其奸。於是阿山哈族頭目烏思滿等嘯聚哈族羣衆，要求釋放。盛氏因恐哈民暴動，於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一月成立清槍委員會，派張白淨赴阿山收繳民槍。同時又令阿山區公安局逮捕柯克托海哈族宗教首長阿和特阿吉，並焚其可蘭經。二月間，烏思滿等以時機已至，率衆舉事，反對盛氏苛政，殺柯克托海設治局局長，佔據青河、富蘊等縣，聲勢浩大。六月間，盛氏派其岳丈邱宗濬及其親信李溥霖等前往議和，將押於廸化監獄中之哈族代表哈代貝子放出，委以阿山行政長之職，使其返回阿山宣傳政府德意，並發給糖、茶、布匹等物品，以賑濟柯克托海哈民，又允許釋放其餘被押之代表回阿，因此暴動事件暫告平息。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地質調查所派專家數人前往阿山區考察礦產，由承化至青河各地，東山牧民認爲阿山赤禍已迫眉睫，並因盛氏對於其餘被押之哈民未予釋放，乃再以柯克托海爲中心，於六月間舉行第二次暴動。

盛氏派其連襟汪鴻藻爲總指揮，帶同蘇聯顧問督師剿辦，東山形勢險要，森林茂密，省軍自七月至十一月數次進剿，均未獲勝，且士兵犧牲頗多，直至山雪大降，牧民始被迫投降。時柯克托海已改爲富蘊縣，布倫托海已改爲福海縣，省府爲控制上之便利，於富蘊屬之二台（沙爾托海）析置烏河設治局。牧民投降後，布哈代行政長及暴民首領均被解往廸化監獄管押，頭目烏思滿則逃於新蒙邊界，收拾殘部，歸者甚衆。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三月，盛世才疑其四弟世麒（機械化兵旅旅長）之被刺，與蘇聯顧問有關，乃刑殺其弟婦，解聘其顧問，叛黨反蘇，投誠中央。中央命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由甘肅派軍入新，協助防守，中央機關亦逐漸成立。時烏思滿正潛伏於青河庫爾吐地方整軍經武，蘇聯地質考查團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間，邀烏思滿至

團汽車來往，並送烏思滿許多禮物。六月間，蘇聯利用海力里作亂，省軍派隊進剿。九月間，在蘇聯指使下外蒙官員迭木布等派員赴烏都，請烏思滿派員至蒙卡會談，贈與匣槍二枝，望遠鏡二枝。九月十三日，烏思滿以馬一百八十匹，砂金五兩，毯子十八條，自外蒙易來三八式槍三十八枝，匣槍六枝，彈藥六箱，白洋布六十匹。十月間，省軍剿匪部隊最前哨抵達大布遜，外蒙駐布爾根邊卡（民國二十二年所侵佔者）隊長警告曰：「戡亂部隊倘越界線，外蒙決採取斷然行動」等語。十二月間，外蒙將官馬吉克奉派前往烏部協助組織「阿爾泰哈薩克復興委員會」，並徵兵四百名，成立司令部，以蘇魯巴依爲司令。旋又易來連珠槍三百五十枝，機槍三十挺，手提式七十挺，開始向烏河進犯。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烏思滿部雜以外蒙軍隊，在蘇聯飛機掩護之下，攻青河南部及烏河設治局，連日偵察，轟炸、掃射省軍陣地，省軍犧牲慘重。

雖經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吳澤湘提向蘇聯領事抗議，終無效果。四月三日，塔斯社聲明：「中國在外蒙邊界有軍事行動，蘇聯根據與外蒙締有攻守同盟之關係，有援助外蒙之義務」云云。十一月七日，伊寧事件暴發，省軍無力東顧，烏思滿部西竄承化寺，南擾廸化區。吉木乃地方亦有蘇聯哈薩克札楞熱馬占者，在蘇聯協助之下進攻吉木乃縣城。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省軍放棄吉木乃、夏初、富蘊、福海兩縣亦不守。時東山暴民領袖已改由達力汗台吉任擔，達力汗原牧於科布多境，幼年由外蒙刑場逃出，移居承化，爲當局所收容。及長潛回外蒙，聯絡牧眾，又被外蒙捕獲，在遞解途中，憑其膽量與臂力將解差丟入布爾根河，再度逃承化。渠素來反對共產主義，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忽然在承化失踪，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竟在布爾根地方出現。所部武裝精良，配有大批輕重機槍，小鋼砲、迫擊砲，併入烏部，作爲烏思滿之助

化，俘虜阿山專員高白玉等，解交伊寧管押，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和平條欵簽字後，七月一日省政府改組，任命達力汗爲省府委員兼衞生處處長，任命烏思滿爲阿山區行政專員兼區保安司令。達力汗迄未到任，仍充阿山副專員之職。

方烏部之攻入承化也，大權操於達力汗之手中，烏思滿鑒於大權被奪，心懷不滿。七月間，會赴承化一次，八月間，即被迫返回富蘊，旋與達力汗發生衝突。烏思滿投誠中央，並率眾下山，經二台，越青河，部屬突增至千人。九月八日抵富蘊，十一日與賴衣木江及阿爾尖別克統率之伊寧第三團激戰三日，伊軍反正者五百餘人，潰散者二百餘人，餘被殲滅。十三日驅軍進至距承化五十公里之薩爾（即布拉克），擊潰史達林科夫（歸化族）所部騎兵五百人，投降者八十人。此時承化告急，人民極感興奮。十五日副專員達力汗召集軍事會議，無結果而散。十六日晨，達力汗帶同隨員七十人棄城逃走。時烏部與伊方援軍激戰於距城二十公里之薩爾喀木（山名），消滅伊軍二百七十人。十七日烏專員於人民歡迎聲中進入承化。阿山區七縣，均告克復。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二月初，伊寧方面遣伊斯哈克江率精銳部隊五千人進攻承化，烏部敗退，撤至溫都爾哈拉。三月廿七日，復放棄溫都爾哈拉，五月間，退至北塔山。省府派騎兵第七旅連長馬希珍在北塔山收容安插。

二、伊寧事變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九月間，有法哈提者，係蘇聯之塔塔爾族，受蘇聯之指使，經由霍爾果斯竄入鞏哈縣西部烏拉斯台，嘯聚暴民，發給槍枝，脅迫牧民騷動。十月八日，法哈提率暴民千餘人由烏拉斯台進攻鞏哈，佔據縣城。十日伊寧市區發現印製精良之俄文傳單及標語甚多，有「打倒…，建立工人政權」等語句；同時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亦散佈謠言，張匪聲勢。十一月七日（即蘇聯革命節）清晨，在蘇聯領事策動下，由鞏哈之暴民與潛伏伊寧之暴民聯合發動伊寧事變，圍攻警察局及專員公署等據點。暴民武器有蘇聯式之連珠槍，捷克式之衝鋒槍，並有大砲及重機關槍等，守軍被迫退至空軍教導隊，全市遂告淪陷。

旋僞「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出現，僞主席爲蘇聯籍之烏孜別克族艾力汗土烈，不久空軍教導隊亦被攻破，軍民死傷殆盡，殘餘者悉被俘虜。繼而伊寧九城均告失守。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三月，暴民圍攻精河，並有蘇聯飛機助戰，守軍不支撤退，至此伊犂全區均被暴民佔據。

三、塔城區之淪陷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七月間，額敏與蘇聯交界處之烏什水地方，出現白俄股匪約數百人，槍枝齊全，由蘇聯資助軍火，與阿山暴民領袖達力汗部會攻額敏、裕民、和豐等縣。並有蘇聯紅軍第八團（盛世才時代駐紮哈密者）騎兵三千人混入匪股助戰。和豐城爭奪戰最爲激烈，城垣半爲砲毀，守軍突圍退出，和豐被敵佔領。七月卅一日，塔城專員平戎率軍民一千餘人棄城退至蘇境（和平條欵簽訂後，交涉遣還，甫入塔城界，即被匪徒擊斃七十餘人），塔城失守。九月三日，烏蘇被圍，敵軍中有蘇聯紅軍二千餘人，在蘇聯顧問波里諾夫及紅軍師長列斯肯指揮下，於四日晚猛攻城垣，守軍抗戰甚力，敵軍不能得勢。五日晨八時半，有蘇聯飛機兩架，投彈八枚，十時又來兩架，轟炸、掃射，城內起火，守軍撤退，烏蘇放棄。至此塔城全區陷落敵手，經外交部提向蘇使抗議後，遂有「和平條欵」之簽訂。

認識中國

一本「反動」的「大毒草」

柳以青

幾個月前，讀到來自羅馬的電訊，那是引述天主教羅馬觀察報的一篇文章，對一九七三年中共重新印行了霍爾巴赫所著「袖珍神學」一書，指爲中共再一次地在大陸上來破壞和攻擊天主教教義，作風頗不友好。

「袖珍神學」這本書，由署名「單志澄等譯」，一九七二年四月初版，到一九七三年二月第二次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再由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同時也於一九七三年中運到香港發行。

按「袖珍神學」作者乃法人霍爾巴赫（一七二三至一七八九）的作品，實質上是一本對基督教各名詞的一種譏笑謾罵的註解。由於他是一個無神論者，因此，對十八世紀的基督教的一切，都是給予攻擊、曲解和誤解的。

天主教羅馬的半官方報紙，大概看到了這一本十八世紀無神論者霍爾巴赫的著作，突然被中共翻譯出來，而且公開發行，於是便發動天主教的輿論力量，在羅馬遙遙地與中共對抗。以爲這是中共當權者不友好的行爲，特別是在羅馬教廷中，從事外交和解關係的努力者來說，不啻是碰了一個軟軟的釘子。或許是在「老羞成怒」之餘，便不分青紅皂白地，來批判中共了。這只囿於他們不了解中共所致。

在我看來，如果羅馬教廷主管外交的部門，以前眞的曾動過與中共打交道，以便到中國大陸傳教的話，那恐怕還得請教一下對中共有研究的眞正專家們才行，否則的話，吃虧的恐怕還得是教廷，結果一定是「偸鷄不着反折了一把米」呢！但是，羅馬教廷的半官方報紙，爲中共出版了「袖珍神學」來興師問罪的話，教廷的傳播機構固然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然而，我卻以之爲太過「敏感」了些，並沒有了解中共何以會出版這本「反教」的「袖珍神學」。

「袖珍神學」爲什麼在七二年出版？

假如我是中共，爲了反對和攻擊天主教和她的教義的話，這本十八世紀的「袖珍神學」該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就翻譯出來，而大量流傳，使所有信奉天主教教友們，早日從這本「袖珍神學」中，發現教會及教義的不通和錯誤之處，然後放棄他們對宗教的信仰。果如此，那麼著名迫害天主教的「三自運動」策略，就不會那麼的費時失事，所得無幾了。再不然，這本十八世紀的「袖珍神學」又可以配合了「三自運動」而出爐，起碼，爲信仰宗教的人士們，也可以有機會看一看，以圖改變他們對所信奉宗教的概念，那末，在文化大革命時，就不需要出動紅衞兵來搗毀和霸占所有的天主教堂了。

然而，中共既沒有掌握上述的幾個時機，而竟在一九七二年才出版發行，這一類特別關於宗教教義與神學的書籍，相信這不是那麼簡單呢！

中共對這位法國哲學家霍爾巴赫是相當重視的，因爲他還有其他的作品，像「自然的體系」、「健全的思想」、「自然政治」等，不但是爲蘇共的理論家們所借重，同時，中共既是在理論上「唯蘇是瞻」，因此，也就重視起來。就像這本「袖珍神學」，就在該書扉頁上註明「據一九五九年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俄譯本轉譯」的。

在蘇聯，可以說有翻譯霍氏「袖珍神學」這書的必要，由於蘇聯社會的底子是屬於基督教的東方正教派的。而對中共來說，根本無此必要。首先，這一基督教神學名詞的解釋，不是通俗性的，其次，所論各點並不能適應一九七三年的社會需要，最後，這一本十八世紀的東西，比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天主教的發展，幾乎成了牛頭不對馬嘴的過時貨。然而，那麼中共何以要在這本書上，下偌多工夫，出偌多金錢來翻譯、印行和流傳呢？是否就以爲這是對今天的基督教會而給予批判呢？

我的了解是：這是中共高級知識分子們，在借用了中共當權派所看重的「霍爾巴赫」，於是就把他的「袖珍神學」在一九七三年印行出版，其眞正目的不是針對天主教，因爲是一九七二年的中國大陸上，眞正信仰的人一定信仰的堅定異常，信仰不堅定的人們，早已在一次次地反宗教運動中，開始「順潮流」地走向了「無神」。這本書的出版，是以反天主教神學、教義爲名，而反中共的意識形態和作風爲實的「轉彎抹角」的對中共的抗議與揭發。否則的話，何以霍爾巴赫所著的「自然的體系」兩大卷，中共已於一九六四年翻譯出版，而這部小書竟會延遲了幾乎十年呢？

我們不妨從這本書中的「代序」中，先找一些線索。這篇序是署名「桑則」寫的：

「霍爾巴赫揭露許多事實得出結論：宗教是道德墮落的根源。宗教爲了麻痺在痛苦中呻吟的人民，編造了許多謊言，使人們看不見自己受苦的眞實原因。僧侶教人們把眼光注視天國，說地上生活只是去彼岸世界的過渡。僧侶要人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要想贖罪，死後進天堂，就應該祈禱懺悔。可是，僧侶們自己卻過着豪華浪費、荒淫無恥的生活。他們盡是些殘酷凶狠、腐化墮落，無惡不作的僞善之徒。他們的職業就是製造糾紛，煽動仇恨，使人民陷於血泊深海之中。」（該書頁七）

如果我們把「宗教」換成「共產主義」，把「僧侶」換「共產黨員」，把「天國」換成「共產主義社會」一句話，我們就會看到，這篇「代序」一書正

麼的了。至於序中所用的「祈禱」，那是指念「毛語錄」，「懺悔」是指一學[illegible]改」，那麼，這一切，不正是大陸共產統治的寫照嗎？特別是說共產黨員是「製造糾紛，煽動仇恨，使人民陷於血泊深海之中」呢！

條條皆是聲東擊西的「陽謀」

從把「教會」換成「共產主義」，把「僧侶」換成「共產黨員」，把「教會中的作爲」換成「共產主義的作爲」的這一觀點，我們再看這一「袖珍神學」中所有對天主教名辭的解釋，就清楚這本書旨在要說什麼，談什麼和表達什麼了。爲了肯定我的這一觀點的正確，一定要從這本「袖珍神學」中找出證據來。由於證據可以說是汗牛充棟，這裏只就幾個名辭及其解釋來舉例。

一、「暴君」（見該書第二十二頁）——「用普通人的語言來說，這是壓迫社會而不是治理社會的國王。用宗教（記住，把它換成共產主義）的語言來說，這是不按照僧侶（記住，把它換成共產黨員）的指示思考，不滿足他們的一切要求，大膽抗拒與國家福利相矛盾的神聖意旨的國王，僧侶們的神聖權利高於國家的利益。」

二、「佈道者」（見該書第二十三頁）——「是神聖的演說家。人民付錢來酬勞他們的無休止的和各種腔調的說教。他們反覆向人民申述絲毫不能理解的，但人民卻希望通過經常的重覆而理解的事物。佈道是非常有益的事，對此不可有任何懷疑。大家知道，上帝本人曾向亞當和夏娃佈道，不過他們還未聽完，就作了蠢事。」想想共產黨徒們的宣傳，看看中共報章雜誌的文章，就清楚這段的含意了。

三、「不記恨」（見該書第二十四頁）——「是福音書傳給俗人的一種非常值得贊揚的行爲。對教士（記住，換成共產黨員）來說，不記恨是絕對不應該的：他們決不能饒人，因爲受辱的不是他們，而是上帝（這裏，也了解成「路線」）。如果人們饒恕了侮辱上帝的人，特別是僧侶，仁慈的上帝是決不會饒恕他們的。上帝眷愛僧侶，認爲反對僧侶的罪就是褻瀆聖靈的罪，是此世和彼世都不會饒恕的罪。但是僧侶可以恕寬已經被他們消滅的人而不見罪於神，只要被消滅的人身後沒有留下兒女、親人或朋友，據『聖經』法典，對這些人可以更殘忍。」我們可以在此想想大陸上共產黨所掀起一次次的鬬爭，殘暴的鬬爭。

四、「財富」（見該書第二十六頁）——「是得救的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礙。富人通常有一個過於肥大的肚子，進不得天堂的窄門。如果他要向這方面努力，他就應該吃齋，或者把自己交給教士；教士善於取掉他的脂肪，使他瘦削，從而擠進得救的小窗戶。」這不啻是大陸上的財富共產及人民配給的維育維妙的寫照。

五、「大腦」（見該書第三十頁）——「要成爲一個好的基督徒（記住，換成共產黨徒，或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最重要的就是完全沒有大腦，不然就是有個發育不良的大腦。在聽取懺悔神甫（記住，換成共黨幹部）、教師或修道院（記住，可解釋成五、七幹校等類機構）的[illegible]的發育。」

六、「悼詞」（見該書第三十三頁）——「是在世界偉人墓前的演說。大家知道，這些偉人以非凡的品德而爲人所稱道，特別是在死後。凡致悼詞的人都不可能撒謊，因爲眞理也是通過他那虔誠的嘴巴說出的。」我們可以想想大陸上在八寶山所舉行過的追悼大會的悼辭。

七、「軀」（見該書第三十五頁）——「主的軀是舒服的，主的擔子是輕鬆的。如果要更迅速地負主的軀，只須有強健的肩和彎曲的背，而自己的錢袋須要交給駕御你們的御者。」想想大陸上的勞動人民生產的情形及結果，就不言而喻了。

八、「告密」（見該書第四〇頁）——「大家知道，基督教是社會的基石和道德的支柱。所以，尤其在建立了神聖的宗教裁判的國度裏，教會擁有一羣密探，迫使父母、朋友和奴僕從事告密，這會使社會制度異常鞏固，風俗高尚，使公民日常生活極其愉快。」想想大陸的「隔牆有耳」的特務監視行動。

「和平」（見該書第四三頁）——「基督教的上帝有時被叫做和平之神，有時被叫做戰爭之神。這不過是表面上的矛盾。上帝非常熱愛和平，但是，對他的妻子卻非如此。所以上帝爲了使她滿意，不得不鋌而走險。家庭的和平是以對外戰爭的代價買來的。教會的安寧就是能夠爲所欲爲或不受阻礙地破壞別人的安寧。」想想江青和她的造反集團。

十、「寬容」（見該書第五七頁）——「是一種有罪的，與僧侶意願相反的思想方式。熱心不夠的基督徒才可能具有這種思想方式。他們背叛教會的利益，認爲可以讓每個人自由地想像大家反正不懂的事物。教會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它從不表示眞正的寬容。各教派永遠和到處都是相互仇恨、迫害和殘殺；我們可以相信：這種情況將繼續到世界末日，如果教會存在到那時的話。」這裏可以想想毛澤東所主張的「不斷革命」，不斷鬬爭的理論。

十一、「人民」（見該書第七十三頁）——「是教會的支柱，是教會勞績的慰問者，教會權力的擁護者。大家知道，人民是深謀遠慮的神學家。教會制定了自己的教條不是爲別人正是爲了人民；凡博得人民賞識的人，不可能是壞人。人民的聲音是上帝的聲音。的確，上帝經常批准人民的強烈要求；不過，人民的強烈要求，只是僧侶命令他們提出的。」想想大陸上中共所稱道的「人民」！

這裏囿於篇幅，只舉了十一個，事實上在四百七十一個名詞的解釋上，大多都可以做成了目前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情況的。原因是：目前的天主教與十八世紀時的天主教，早已不知改變和進步多少了。

我所引以爲怪的是：羅馬教廷主管外交部門的中共情報研究者們，怎麼沒有發現這一方面的大陸的統治事實？而借「袖珍神學」來發洩呢！我在懷疑着，如果不是教廷主管外交部門對中共的檔案研究的人員們低能，就是情感大於理智的混淆眞相了。盼望他們再仔細研究研究！

不景氣中香港酒樓

香港二三十年來，由於人口不斷增加，出口工商業亦隨之極度發達。最能表現都市的繁榮，莫過於娛樂事業與酒樓飲食業的蓬勃，這裏按下娛樂事業不談。我們放眼市區、新區、和郊區的茶樓、酒樓、咖啡室和小食店，眞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各展招徠，各善勝場，入夜霓虹燦爛，燈光通明，而光顧的客人，也是川流不息，很多還是座無虛位。

從前我們常說「食在廣州」，現在可說食在香港。不過要談巧手與專精，現在香港還是有所不及。戰前廣州茶樓，不做酒席，專門講究茶靚，星期美點。那時酒樓一般不做茶市，只營飲讌酒席。戰後茶樓仍不做酒席，惟酒樓則多兼營茶市，大概時代趨向，亦如現在香港一般。

酒樓在飲食行業中，算是大阿哥，不特規模大，營業額大，裝修設備也極盡富麗堂皇。其他茶樓、咖啡室、小食店，雖然也是飲食行業，但與酒樓相比則相差甚遠。惟從市民的關係與需要而言，則後者比前者更切，因爲酒樓的飲讌，究非市民日常的必需。由於此間地狹人擠，居處一般絕不寬廣，人們更視茶樓、咖啡室爲會友敍談之所，其中不少亦以之解決兩餐。普羅大眾本身有此迫切需要，故對其設備、出品、招呼（服務）等要求，自亦不會太高。

但酒樓則不同了，它既是交遊飲讌，婚姻喜慶的熱鬧場所，人們不但講究面子排場，裝璜設備，更要講究作風、菜式、與招呼（服務）。如果上述幾個問題能盡如人意，擔保它的生意，一定客似雲來。

可是目前香港酒樓的情況怎樣呢？一般說來都不大恭維，裝璜設備，大都做到了，但作風、菜式與招呼（服務），實在有斟酌的必要。我們有機會參加一次飲讌，則雖在熱鬧與歡樂場中，仍會覺得有極不理想的感受。

第一，菜式千篇一律，四季不變，冬天炸子鷄；夏天也炸子鷄。從沒有注意氣候與人們的胃口。從前廣州四大酒家，是講究「四時食制」的。食制非要講究四時不可，寒暑濕燥與乎節令時鮮，對飲食胃納是極有影響的。那能經年不變，而且各家也無所謂巧手出品。如果一連參加幾次讌會，包你興味索然。

第二，筵席開始，上菜快慢不一，有時一道菜之後，相隔二三十分鐘，有時則來個不停，直把客人變成塡鴨。不待你是否食完，侍應強行分配，口味如何，食與不食，一概不理。客人偶或提示，經常會碰到一鼻子灰。如此高興場合，很易釀成意氣爭持之局，試問這結果有何興味。再如該酒樓有夜總會設置的，員工爲着爭取時間，客人飲食之道，自更不堪聞問。

第三，酒樓作風與職工態度也不如理想。酒樓這行業，與普通買賣商業不同，它與旅遊業，旅館業同是服務性商業。投身於服務性商業的人，態度一定

斥謝善

兆華

香港「中華月報」刊出了謝善元的「初作主人」一文後，筆者曾在「中國評論」予以駁斥，雷健、岳騫、思明、馮輝麟、岳中石諸君子都在中華月報加以批評，在八月號的中華月報，謝善元又發表了一篇「疏辯」，這篇「疏辯」洋洋灑灑，簡直就是一篇「哲學論文」，使一般沒有「哲學修養」如鄙人者，如墜五里霧中，崇拜得五體投地，幾乎認爲謝善元便是「哲學」，便是「眞理」，便是「反對黨的領袖」，便是「無主義」的首領。

我說「幾乎」，那是向謝善元學習的「辯證法」。請看「疏辯」的原文：

「這一解釋就『似乎』比孫中山的了解要深一層。」

「他（孫中山）心目中，道德『似乎』有相當的穩定性，因此適用於古代的觀念，也適用於現代；必要時，最多增加一些便得了。」

我們必須注意：「初作主人」一文，對中華民國的攻擊是十分肯定的，謝善元認爲中華民國拒絕共黨的所謂「和談」「不僅是愚蠢，而且是下流。他要求「蔣中正辭去總統職。」他要求「國民黨從革命政黨還原爲普通政黨。」他要「立監委及國大代表統統還政爲民。」他竟然引述共黨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開給中華民國政府的「八條欵」，似乎中華民國已經不能不向共黨投降，似乎中華民國的領袖是「戰爭罪犯」，似乎「中華民國的憲法應予廢除」了。

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一篇負責任的論文，必須切實地針對問題來研究。倘若閃閃縮縮的「似乎」「似乎」個不休，實在太不成話了。

在「初作主人」一文中，謝善元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攻擊既然十分肯定，何以在「疏辯」中卻閃閃縮縮地引出莊子、王安石、密勒等的話來解釋「眞理」和「是非」呢？

謝善元這樣做，似乎是自知理屈，似乎恐怕愛國的鬬士揭穿他的底牌，所以預留解嘲的地步。謝善元認爲「眾人紛紛何足競」，「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如果辯不過人，謝善元仍然可以說：「加利畧不顧眾人反對，堅持地球繞日的說法，多數人可能會錯，社會本身成爲一個暴君。」

謝善元滿口「眞理」，滿口「人權、自由、民主」，究竟什麼是「眞理」呢？倘若在辯不過人時，便來一個「似乎」，一個「我果非也邪」，一個「多數人可能會錯」。那麼，何必「疏辯」啊？這那裏是「主人」的態度！

必須知道：人權、自由和民主的眞諦是尊重個人，同時要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謝善元及共產黨要求「廢除中華民國的憲法」，要求蔣總統「辭職」，但飽受共禍摧殘

[illegible]多），其實職業無貴賤，投身於任何崗位，都應該做其本位工作。易地如果你去參加飲讌，而遇到不友善的招呼，你會好感受嗎？如果你確實覺得不好感受，你還會經常光顧嗎？

基此種種原因，酒樓行業踏入本年以來，固然隨工商不景而鬧不景，但本身之內的缺陷亦有以導致。再說該行業最鼎盛時期，是前年（七二）下半年至去年上半年（七三）三四月間，是人爲騙局股市陡漲所產生，亦由這個時期而種下惡果。上面曾說過作風問題，當時很多表現太「意氣風發」了。記得那時有所謂「滿漢全筵」「滿漢新筵」嗎？全筵價錢要訂購，新筵則千八二千，但菜式還不過是兩熱葷、六大菜、丙飯、甜品、美點、生菓，其中有「靈芝燉仙鶴」一味，眞是名堂響而利路深。試問一隻夜遊鶴，加幾粒元貝與淮山，値得配落二千元的菜嗎？較大的酒樓，三百元以下的菜不接，四五個人中餐一度食百多二百元，「貼上」一二十認爲「濕濕碎」。全堂都是留座牌，偶然入去必無坐位，大牌侍應也懶得招呼。

可是好景不常，股市騙局完了，一年光景，酒樓捱淡，不能支持的相繼結束，勉強支持的也很吃力。要扭轉乾坤，於是飲茶送贈券啦！酒席送茶券啦！大酒樓推出特價春茗。亦有排出甲乙丙三欵街坊酒席，印咭派送，以廣招徠。可謂綽頭盡出，多采多姿了。無奈一般市情不好，但「意氣風發」時勞資雙方給人的印象亦不佳，結果生意依然一落千丈。

最要命的是目前社會人士心理的轉變，大概不少是受着上述種種的影響吧！很多人對於兒女婚娶的擺酒，都認爲可有可無，絕無已往的固執。經濟環境稍差的，自然免去（筆者幾個同事結婚就沒有擺酒）。卽使有錢人的家長，也寧願撥一二萬元給結婚的子女遊埠算數。據一名流說出其子結婚如擺酒，起碼要忙幾天，尤其當日欵接貴客，如以五十桌爲例（很多有逹百桌的），則客人就有六百，來去每人握一次手，便要一千二百次，這樣站立不倦也手痛了。何況請客也要人使錢封賀禮，相方打攪徒得痲煩，於是他亦不請酒，而使子女旅行結婚去。

其次說到接到請貼的人，也實在不好過，送禮固然要幾十元，所飲的酒席也是千篇一律，所獲酒樓的待遇也一如前言，很多於是「禮到人不到」。上家如果乾收禮也感覺沒意思，由是也興起不請酒之念，如此相因下去，酒樓業生意怎會好？

現在挽救之道，固然有望於各行工商業的好轉，但酒樓業勞資相方對於過往的缺憾，也非要大力改善不可。在資方而言，如營業作風、設備、價錢、物料、出品等等，必要實事求是，不要高利政策，不要趕完酒席又開夜總會的太現實政策（夜總會應另地，客人飲食不能趨促）。勞方對招呼客人的規矩態度，一定要做好，而且要經常保持。人們到酒樓飲食是享受，總希望乘興而來，高興而返，如果對客人而抱敵對的心理，總是要不得的。質之酒樓行業的老細和從業員們，有考慮的必要嗎？

[illegible]論

公秀

[illegible]作者，卽以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許冠三等先生在各刊物上對中共各種政策的評論，便知道海外華人二十多年來對中共也是一直在嚴厲指責的。楊振寧、王浩等等在參觀大陸以後所作的談話，只代表他們個人，並不能代表所有海外華人。如果雷健責備他們不敢批評中共暴政，他們何嘗不可以反過來指責雷健不敢批評台灣暴政？」

在謝善元這一段話中，有兩項陰謀。第一項是，企圖挑撥雷健與「所有海外華人」的關係；第二項是，公然詆毀中華民國施行「暴政」。

筆者曾查閱中華月報五月號雷健的原文，雷健只是這樣說：「一些海外中國人以親共爲『進步』，他們爲了撈取政治資本，不得不以捧捧中共、罵罵台灣表示自己之『進步』。」

雷健指摘「一些海外中國人」，謝善元卻拉出「所有海外華人」來，那是歪曲，是詭辯，是挑撥離間，還是「眞理」？

謝善元在「初作主人」一文中，曾指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僵化了的政治結構」，筆者並非「哲學博士」，不懂得莊子、王安石或者約翰·密勒，所以寫不出洋洋灑灑的「哲學理論」出來，但忝爲中華民國公民之一，所以密切注視着中華民國是否已經「僵化」。

謝善元說：「雖然雷健是國民黨在香港機關報的主筆，我仍寧願相信他所表現的是他自己的態度，而不是代表國民黨的態度。雷健說他自己『曾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許多年，曾親自參加過許多政治活動』。」

謝善元又說：「中共會在逃港難民中安插一些間諜，以激烈反共姿態滲透到國民黨在海內外的機構，表面上高呼『擁護國民黨、打倒共產黨』，實際則伺機破壞中華民國政府與海外華人的關係。現在雷健對『初』文的抨擊，正好起了這種作用。」

究竟雷健是否「國民黨在香港機關報的主筆」？筆者不願評論，倘若確實如此，筆者則認爲那實在是好事，那證明了國民黨並未「僵化」，證明了國民黨充滿了民主氣氛，證明國民黨充滿了勝利的信心，證明國民黨戰勝中共暴政的正確途徑：倚賴八億反共的中國人民。

如果批評「初」文的人可能是「共諜」，可能「伺機破壞中華民國政府與海外華人的關係」，那麼，是誰挑撥「所有海外華人」與反共鬭士雷健的關係呢？

「眞理」也者，竟然是歪曲，是詭辯，是「似乎」，是「摸不着」，是「抓不住」的麼？

既然這樣，何必「詭辯」呢？難道這便是所謂「哲學家」麼！

黃杰

提筆想寫黃杰事略之前，不期然而然的想到現代湖南兩位舉世知名的歷史巨人，其一爲清代湘鄉的曾國藩；其一爲民國茶陵的譚延闓。曾氏出身是一名進士，但他能編練湘軍，馭將統兵，蕩平太平天國，成爲功業赫赫，出將入相的一代偉人；譚氏是翰苑高才，文章詩詞及書法爲其所長，自不必說，最令人敬佩的，他能統領師干，安內攘外，更富政治經畧，安省治國——數歷湖南督軍、湘軍總戎、行政院長，國府主席等要職。——黃杰上將也是湘省長沙人，其文武兼資，頗類曾譚，惟時代與環境，各不相同而已，這就是我想寫黃杰而聯想到曾譚二人的原因。

黃杰與筆者是黃埔軍校的同學，不過，他是第一期的老大哥，我卻是第五期的小弟弟；從另一方面來講：他是我的「老師」，我是他門生，因爲他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時，我就是團中學員之一，受過他耳提面命的訓誨。不過，我接近他較多的時候，是在民國三十二、三年間，那時我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服務，他則擔任軍校桂林第六分校主任。那麼，我們何以得常見面呢？原因是我家眷寓皇城內伏和街五號，而正對面則是鐵道運輸公司蔣鋤歐的大公館，桂林有些將領常出入其間，黃主任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與他常相邂逅而隨意交談。到了勝利還都他任中訓團教育長，而我則入團受訓時，相見時彼此態度就不似以前那麼隨便了。

說他文武兼資，有類曾譚，並非信口雌黃，信筆誇張，是有事實說明的。

第一，黃杰出身黃埔軍校第一期，從少尉排長做起，而連、營、團長，身經百戰，出生入死，亦負傷多次，以功逐級遞升師長、軍長、兵團司令，集團軍總司令，乃至全國陸軍總司令，官階亦升至一級上將，且多次獲國家頒發各種勳章，藉以酬其功勳。

第二，他對於教育學生，訓練部隊，特具才能，且卓著成效，計任成都軍校教育處長一年又九個月，任桂林第六分校主任三年，由他訓練成材的學生，數以萬計；就是民四十年春至四十二年五月在越南富國島顛沛流離中，亦將其部屬三萬二千餘人

第三，他任台灣省主席六年有半，政通人和，興革諸政，甚洽輿情，又兼任台灣防衛總司令三年，亦能確保全境安靖。接着任數年國防部長，亦有不少建樹。

第四，他革命不忘讀書，故博覽羣書，腹笥充實；他臨陣與從政，都不停吟詠，其詩其詞，大有李杜風華，而書法亦不讓譚畏公專美以前。我相信凡讀過黃著「海外羈情」一書及誦過「濟園隨興」詩詞集的人，自知予言之不謬的。

黃杰字達雲，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日（即清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榔黎鄉一個普通的耕讀人家，祖父名國尊乃鄉中德高望重的儒士，父名德甫，亦習儒術而又兼擅岐黃，且曾挾其醫術，隨軍遊歷邊遠地方，爲鄉人稱道。

一九二〇年（即民國九年）正是黃杰二九年華，畢業於長沙省立中學。出校後，他雖有凌雲壯志，可是四顧茫茫，請纓無路；後聞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開辦黃埔軍官學校，招收各省有志革命的青年，黃杰聞訊，即偕數位同學聯袂赴粵投考，卒獲取錄，得取革命的軍事教育。這是一九二四年（民十三年）的事。

一九二五年（民十四）一月，蔣校長（介公）率黃埔學生軍出師東征陳烱明，黃杰派於教導第一團偵探隊，爲少尉排長，後在揭陽棉湖戰役立了功，獲升級中尉。迨東征軍回師廣州，驅逐叛軍楊希閔劉震寰，黃又以功升爲上尉連長。

一九二六（民十五）年秋，黃杰入東路軍參加北伐，在梅縣松口奮勇指揮部隊作戰，因而負傷，被送後方療醫，後奉上令嘉獎，升爲少校營長。

一九二七（民十六）年打潰孫傳芳逆軍的龍潭戰役，及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即民十七、八）年的鳳陽、蚌埠、徐州、滕縣乃至西征，討逆，打馮、閻各戰役，黃杰無役不與。民十九年三月，且負了一

獲痊癒。

一九三二（民廿一）年三月參加豫、鄂、皖剿共，時任胡宗南第一師副師長，旋以戰功升任第二師師長，部隊駐河南省境。

一九三三（民廿二）年一月因日本寇軍侵略我山海關及熱河，平津各地亦受威脅，我政府乃調中央直屬精銳部隊北上，以增國防力量；先奉派的爲二十五師關麟徵部，二月廿六日黃杰又奉到命令，將第二師集中洛陽，以火車北運通州候命，迨二月廿六日，黃的部隊全部到達指定地點。

時熱河省會承德已失陷，二十五師在長城古北口外與日軍激戰。十二日，廿五師轉移陣地至南天門一帶，戰況非常劇烈，倘南天門爲敵攻下，密雲亦將難保，時黃杰奉令率部趕往密雲，集中石匣。十三日晨三時，黃杰所屬第四旅接替廿五師南天門防務，與日軍對峙。我砲兵營交通兵團雷電中隊，亦到達增援。四月二日，日軍以猛烈砲火向我南天門及左翼八道樓子一帶陣地轟擊，敵騎三四百名則向西北急進。黃杰督師沉着應戰，日軍不得逞；黃又編組別動大隊，乘機擾亂敵軍後方。十日，日軍在飛機掩護下步砲兵協同，再向南天門進犯，但總不得逞。十一日，日軍猛攻冷口等地。十二日，黃杰以別動隊四出擾亂牽制。十六日起，日軍機飛臨石匣黃師部駐地上空轟炸，又以重砲十數門猛攻我陣地。揚言要於一星期內攻佔南天門。黃杰指揮若定，並「不在乎」他，還贈了一首詩云：

南天今夜寂無聲，疾走啣枚襲敵營，
勇士可能收古北，莫教殘寇渡長城。

八道樓子，山勢高峻，瞰制古北口及南天門，亦我軍南天門陣地左翼的重點。自廿一日拂曉，日軍步砲協同，飛機掩護猛攻，我軍仍扼守八道樓子西端碉樓。廿二日，日軍再度猛攻，是午，我軍撤守至界牌上堡子東北端高地一帶固守。黃杰及其部屬，決心反攻收復失地。嗣奉北平軍委會何代委員長應欽電示：「以努力保持現陣地爲宜。又即局部反攻，須向被佔領地之側背行之，若正面進攻，敵自動火器甚多，且有防禦工事，不易奏效也。」廿三日，日軍又施猛攻，黃督部出擊，攻克龍潭溝西

長羅奇將師迎擊，日軍無法得逞。廿五日，黃奉令將南天門一帶防務交給第八十三師，第二師則後移整理補充。

五月十九日，復奉令移駐北平郊外頤和園海甸一帶整備待命。

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戰協定」簽字，長城戰役便告結束了。

一九三五（民廿四）年，黃率部駐保定，奉命召平津地區大專學生於保定實施暑期軍事訓練，曉以救亡圖存大義，授以殺敵禦侮技能，日人竟爲此提出抗議，不僅限期解散暑期訓練營，且無理要求黃之第二師及關麟徵之第廿五師必須南調，不能駐紮華北，我政府爲爭取抗日準備時間，只得採取容忍態度。

是年六月中，暑期訓練營被迫解散，黃與諸生分離時，諸生多涕泣不能仰視，是國恨私情，雙重的反映，此一情景，令黃深印腦中，永不能忘，其「澹園隨興」中有追憶詩云：

一紙空文萬馬旋，當時孤憤記猶鮮，
念四年前含淚事，常共燕雲到眼前！

其後，黃奉命率師南下，駐防徐州、海州一帶，並保衛津浦、隴海兩鐵路之安全。

一九三六（民廿五）年三月，黃杰奉派兼任財政部稅警總團中將總團長。

一九三七（民廿六）年「七七」事變起，黃杰其時在廬山暑期軍官訓練團擔任隊長，八月十六日奉派爲第八軍軍長，仍兼轄稅警總團，隸第三戰區戰鬬序列，參加淞滬戰場，佐胡宗南督師。日軍集中主力於蘊藻濱、大場，胡黃適當其衝，苦戰數月，傷亡慘重。

十一月十三日，胡、黃奉命率部守禦惠山、西山、顧山一帶永久國防線，十一月廿三日，再轉至溧陽，十二月一日，黃率稅警總團據守南京郊外，再又轉進後方整理改編補充。

一九三八（民廿七）年夏，日軍土肥原部，企圖溝通南北戰場，將攻略徐州，黃率第八軍，隸第一戰區第二兵團戰鬬序列，集結商邱附近地區，五月廿一日，蘭封會戰揭幕，黃擔負堵擊商邱方面日商邱之日軍約步兵一旅團，砲兵一聯隊，機械化兵一營，工兵、通信、汽卓各一中隊，黃督部隊協同第七軍桂永清部，迎擊堵截，結果無法達成任務，後來，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薛岳，追究責任，桂永清逃避鄭州，黃則坦然聽由上峯處分，結果解除兵

廖淑倫

權，調任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長，此乃二十七年九月的事。一九四〇（民廿九）年五月，奉調桂林，任軍校第六分校主任，故成都本校第十四、十五、十六各期學生，及桂林分校第十七、十八、十九各期學生，數以萬計的優秀軍幹，皆受黃將軍春風化雨栽培出來的。

一九四三（民三十二）年四月，中央復擢用此大將才，派爲第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六軍軍長，進駐滇西，準備驅逐滇緬邊區日軍，打通滇緬公路，與我駐印軍會師。

第十一集團軍隸遠征軍戰鬬序列，初由宋希濂任總司令，黃杰副之，迨民三十三年九月十八日，黃升任代總司令，至三十四年一月一日眞除，那時在「保山道上」，逸興遄飛，黃有詩一首云：

微風吹麥浪，烈日照征衣，
銜命邊關去，揚鞭馬若飛！

一九四五（民卅四）年三月，中美聯邦積極準備總反攻，成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轄四個方面軍，擔任攻擊任務；黃杰奉派爲第一方面軍副司令官，兼中印公路東段警備司令，又兼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一集訓處處長。

是年九月，日皇宣佈向盟軍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終於獲得輝煌勝利，復員工作最重要的，莫如國軍整編；黃杰奉令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綜理編訓復員軍官計劃，責任最爲繁重。

一九四七（民卅六）年四月，黃復兼任軍官訓練團教育長，主持現役軍官團長以上之訓練，其任

一九四八（民卅七）年七月，戡亂軍事緊張，黃亟思效法鄉先賢曾（國藩）胡（林翼）諸公集團練保鄉邦的前規，乃請辭中央訓練團職務，改任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三陸軍訓練處處長。

一九四九（民卅八）年一月，黃調任國防部次長兼陸軍第五編練司令官——駐衡陽，因徐淮前線剿共情勢不利，乃加緊編練新軍。是年夏，中央政府南遷，情勢迫人，黃只得往廣州依隨中央政府，專任國防部次長。

八月一日奉中央命由廣州赴長沙迎程潛回中央就任考試院長，程避不見，旋且與陳明仁宣佈歸附共黨，黃廢然而返。

是月八日，黃杰奉令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綏靖總司令及第一兵團司令官。即日飛芷江就省主席職，旋往邵陽指揮第一兵團各部隊。

八月十五日晚上開始，黃指揮部隊於界嶺青樹坪一帶圍殲林彪部的一四五師，一四七師，並生俘共軍官兵千餘人，鹵獲步槍千餘枝，機槍五十餘挺，其他武器甚多。可惜後來共軍大量湧集，而我友軍又不能協調配合作戰，情勢逆轉，至十月七日，黃不得不率部由衡邵地區轉進，十七日到達廣西全縣。十一月五日，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在桂林召集會議，討論今後行動計劃：㈠向南移動，至欽州轉運海南島。㈡向西移動，轉移至黔滇邊境入雲南。白最後裁定採用第一案。可惜，白統率的三個兵團在南下欽州途中，即大部份被敵各個擊破。黃率第一兵團餘眾，孤軍西進，十二月九日得雲南變亂的消息，知不能向該方走了，十二日乃率三萬二千餘眾，向越南進發，原欲假道海防轉運台灣的；事前並曾派代表與法國駐浮山邊防軍參謀長會商，簽訂「假道海防轉運台灣」協定，不料法國因北平廣播恐嚇而不履行協定，將黃部眾解除武裝後，集中軟禁於越北蒙陽及來姆法郎兩地；其地面積狹窄，一片荒烟荊棘，潮濕又無可棲止的房屋或岩洞；至衣、食、住、行，亦樣樣困難，甚至食水都是鹹澀不堪的，其苦慘情形，一言難盡，惟黃杰所著的「海外羈情」一書，則有詳細的記述的。後王向法政府交涉，部隊移駐富國島，一九五三年才全部撤台。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5　連淑英的悲劇

在「珠江法院」時期，該院的會計職務由鄒博夫負責；在「司法改革」以後，鄒博夫稱心如意地調出教書了。老鄒走後，一直沒有消息，因爲在大陸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人與人間要盡量避免私人接觸，要不然，很容易被指爲「組織小集團」，甚至被指爲「反革命」。

我說老鄒「稱心如意」，那只是指老鄒得償所願的離開恐怖的「法院」而已，可是老鄒在教育崗位上的遭遇如何，卻不敢保險呢。理由是：中共對大陸的控制越來越恐怖，其魔爪越伸越長，例如在「文革」時期，所有教師，那一個不遭遇到送入「牛欄」的折磨？筆者的老同學×××君，便幾乎受折磨而死。他至今仍在大陸，過着膽戰心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非人生活，雖然名義上他已獲得「解放」。

筆者在九江中學時的教務主任是林文石，當筆者被調返「珠江專區」時，他簡直以爲筆者是罪犯，採取「避鬼」的態度。照理，他應該沒有問題了吧？然而不然！後來他也遭殃了，因爲「他曾在國民黨政府中工作」！

其實曾在國民政府中工作的人，豈只林文石？毛澤東、周恩來都曾經做過國民政府的「官」，毛、周當然無罪，反而有「功」。而林文石等一般公務員，卻沒有一個不遭殃的！

一位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的朋友告訴我：在「三反」時，有一位老教授因爲被鬬得太厲害了，便用刀剖出自己的心臟，並用血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圈。這教授的名字，我現在忘記了。這教授爲什麼這樣做呢，這個血圈代表什麼呢？他是控訴毛澤東共產黨，還是以血圈代表「血幕」呢？

由於提起鄒博夫，於是想起一連串的往事，現在，應該回到我在這一節中要寫的主題來了。

代替鄒博夫擔任會計工作的是連淑英。連淑英是一個樸素而沉靜的女孩子，她對工作相當負責，眼睛大而美。

她是由軍隊轉業到「粵中法院」工作的，她有一個「愛人」，那「愛人」仍留在「解放軍」中。

有一次，連淑英眼紅紅地走入辦公廳裏，她爲什麼會哭呢？我初時不知道。

原來她受到了「組織」上的批評！原來共產黨干涉她戀愛的自由！

在宣傳上，在所謂「婚姻法」上，中共都強調戀愛自由的，可是事實上卻剛剛相反！

在大陸，根本就不容許人們有戀愛的自由。無論一般幹部，無論老百姓，凡戀愛和結婚都要受到「組織上」的干涉。——當然，毛澤東等高幹例外。要不然，賀子珍怎會被送往蘇聯精神病院，江青怎會成爲「娘娘」呢？

陳海天以「工作」爲名，叫陳惠冰入房中「開夜工」，結果奉兒子之命結婚。

這件事，後來由「組織上批准」了，但陳海天和陳惠冰都要作「書面檢討」。他們之能夠結合，固然是「奉兒子之命」，也獲得「組織上批准」。何以「組織上」會批准他們呢？因爲一個是共產黨員，一個是共青團員——後來也成爲共產黨員了。

如所週知，「生死鴛鴦」潘宛莊女士偕同其「愛人」老炳燊逃港的原因之一，便是爭取婚姻自由，可惜他們的志願未能達成，老炳燊竟凍死在無情大海。這震驚世界的新聞，便是中共摧殘青年的鐵證！

中共一方面要控制未婚男女的婚姻，一方面要拆散已婚夫婦的愛情。

在各種「運動」中，中共不停地強迫人們棄妻或改嫁，而美其曰：「堅決斬斷反動關係，站穩階級立場。」

家屬，這種事件是層出不窮，永無休止的。因此，當被囚禁鬬爭的幹部被「解放」出來時，有些老婆已經另嫁，有些已經死亡，這種事例是不勝枚舉。

最常見的現象是：中共最喜歡製造牛郎織女。中共常常把夫妻調到不同的省份或縣份去，使人妻離子散，永難團圓。——牛郎織女一年尚能見面一次，大陸的夫婦，一年不能見一次面的事實，卻很不少！

筆者在大陸八年，大概有六年是過着「牽牛織女遙相望」生活的，甚至「一年一度一相逢」的機會也沒有！

中共最喜歡說「革命」，只要一句「爲了革命」，人們便不能不乖乖地夫離妻散了！「革命」，「革命」的目的究竟爲了什麼？如果在非常時期，人民是可以，而且也應該爲「革命」而犧牲的。

可是，中共役奴大陸已經二十五年，這二十五年來，仍是不停地鬧「革命」，仍然殘酷地拆散人民的家庭，使人民妻離子散，其目的究竟是什麼？

那些滿口「回歸」的大學生啊，請冷靜地想一想：你能夠適應毛澤東共產黨的要求麼？你願意任由毛澤東共產黨支配你的感情麼？你忍心拋棄自己的愛人麼？你願意被迫和自己不喜歡的人結婚麼？

請看連淑英！

當我在「粵中法院」時，「組織上」批評連淑英，認爲她不應該和她的「愛人」相戀，雖然她的「愛人」是一個「解放軍」。

照理，連淑英是「法院幹部」，對方是「解放軍」，他們彼此相愛，「組織上」不應該拆散他們的。可是，共黨卻禁止連淑英和那位「解放軍」接近，於是連淑英哭了。她不喜歡說話，大概是苦悶的緣故。

在「反胡風運動」期間，我曾無端的被共黨囚禁鬬爭了差不多兩年。

當我「光榮地恢復了工作」以後，在路上遇見連淑英，她痛苦而憔悴的臉容，她高挺的肚子，使我幾乎不認識她了。

完全沒有文化的，又醜又鈍的共幹梁羅生！——共產黨認為這才是「美滿的婚姻」呢！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青年會問：她可以不嫁麼？

在自由世界，甚至在封建社會，這是否[illegible]的事情。然而，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誰可以反抗「組織」呢？「組織」可以決定任何一個人的生死。劉少奇、林彪等中共頭領且無法抵抗「組織上」的壓力，何況要[illegible]台和粉身碎骨，何況可憐的女孩子連淑英呢！

談菲立比布洛加與馮淬帆兩部電影

同一天連趕看兩場電影，一是法導演菲立比布洛加的「瘋狂特務女殺手」，一是馮淬帆導演的國片「香港屋簷下」。兩部電影風格不同，故事亦不同。不過從戲味方面，可以發掘一點相對的構思觀念：那是「瘋」片的構思是用幻想世界來反映現實的枯燥苦悶。「香」片是利用現實材料，塑造一班概念化的幽靈人物。「瘋」片的結構，小說味很濃厚。「香」片的結構卻充滿話劇色彩。更有一點有趣的發現是「瘋」片中的尚保羅貝蒙多與「香」片中的馮淬帆所飾演的角色有點相似的氣質。那就是情感不太露面，但習慣從生活動作上表現。而且有滿腦子不成熟的機心。觀眾雖然少為他發笑，但在感受上是有一定深度的。

「瘋」故事是由現實故事與幻想故事組成的平行式蒙太奇電影。在現實世界中尚保羅貝蒙多飾演的梅林是一名色情暴力流行小說家，他寫過四十二部小說，擁有百多萬讀者。一個人住在一層古舊的樓房。電影用不少日常生活中的小困惱來不斷轟炸梅林，如他在寫作時打字機壞了，傻大姐型鐘點女傭打破杯子，水喉匠與電器匠互相推委不先修理浴室，在馬路上他的汽車被擠在兩輛車中間，進退不能，只得讓警察抄牌等等。電影彷彿為色情暴力電影辯護說：色情暴力電影的出現及受歡迎，只是因為現代人覺得自己的生活平凡而無望，所以才藉幻想故事來渲洩胸臆中的不平衡情緒。但作者似乎忽略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那些暴力色情故事，也給現代青少年人提供用實際行動來渲洩苦悶的構思及知識材料時，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幻想與現實雖然不同，但當幻想的感染作用能造成現實的借鏡，造成眞假不分，它當然不會這麼好玩了。

無疑地菲立比布洛加是一位出色的喜劇導演，「瘋」片也像他的舊作「烏龍王鬧香港」的風格一樣，喜愛在沒有緊張的生活小節上故作緊張，臨到眞正緊張的場面，反而用悠閒的敍情方式去處理。這種捉迷藏節奏，的確在觀眾印象中產生不少感到有趣的效果。

「香港屋簷下」也如黃霑的「天堂」一樣，分開敍述香港的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對於下層社會一段處理，編導有他的好心腸，一直環繞着生活在苦難中窮人一種互相關懷的精神來發揮，它比「天堂」較弱的是一個眞字，那是「天堂」的下層社會的人，並不是在精神上強調「生在一起，死在一堆，有福同享」的意念，而是每一個故事中人物，都從殘酷的現實中磨煉出自己的一套獨立生存的本領。「香」片最失眞的卻是寫上層社會一段。上層社會並不是一個那麼單純的世界，那裏有靠販毒起家的暴發戶，也有不少白手興家的人，那裏有利用慈善作自我宣傳的人，也有為了尋求生存的意義，將財富作有益社會教育的人。電影臨到從一個社會階層取材時，你塑造幾個典型人物，在觀眾印象中，應該是具有代表性的。黃霑的「天堂」也像「香」片一樣有上流社會人物走私販毒，貪污行賄的一套，但黃霑這傢伙最聰明的是抓着一個上流社會人在商戰上不擇手段競爭，互相弊害，搶人才，竊盜商業秘密的手段上。第二是在各大巨頭競爭的夾縫中，通過一個冷眼旁觀的律師與女廣告設計員一對摯情的理性觀點，與觀眾起情感上的共鳴。因此使人看來有相當眞實感。

「香」片中的反面人物孟康，及孟太太廖承仙這種人物，我們可以說這種人物在現實社會中是存在的，但這種人物的底子是不容易暴露的，大抵地位越高的人，應該越注意掩飾自已。大紳士與大紳士夫人，內心雖如何醜惡，但他們絕對不會對別人說出自己心中一套混世哲學，他的太太也不容易在畫展出醜，說不定她還苦學一兩筆梅蘭菊竹之類畫法，來一番即席揮毫，以及收買一些可以收買的作家來捧場，這樣表現不但眞實而戲劇效果還強烈。電影中通過孟康一段對白：「人生就好像演戲，要有高潮，有好人，也有壞人，壞人理應給好人打倒，但有時壞人也會佔上風，這過程要演得像眞一樣……」當觀眾聽過這段夫子自道式對白之後，孟康這角色的神秘感便完全消失了，他以後每次出現，就好像一個水晶球。但眞實社會的大壞人，並沒有這麼概念化的，甚至他的壞處不容易給人看到。但觀眾可以去發現他，不必讓編導先行將他的心靈展示出來。

記得「不再有春天」，劉芳剛處理秦漢帶關南施回家見他富有的媽媽的一場戲。那場戲只是三個人吃飯，一個傭人侍候着，地下蹲着一隻小狗，電影只透過關南施夾起一塊肉餵狗被富太太輕輕聲阻止，然後富太太舉杯與關敬酒，關一飲而盡，富太太只輕輕飲少許，她望望關，來一個輕微的詫異反應，就只這簡單的幾筆，觀眾已發現了很多東西。在電影藝術技巧上，這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一個藝術匠人運用鏡頭，應盡可能讓觀眾自己發現劇中人心中打什麼主意，最好不必用表現方法通過露骨對白告訴觀眾，劇中人在打什麼主意。

雖然我得承認馮淬帆拍「香」片的態度是相當嚴肅的，編導沒有藉它大大賣弄變態色情暴力，像近期的「人口販子」那麼賤格。這是值得尊敬的。最後我要說的是馮淬帆的演員氣質很特異，倘能演上配合他那種特異氣質的角色劇本，他在演員上的成功可能比編導的成功更快而且更出色。

至於編導方面，個人以為他受話劇影響太深了，這是他做電影編導時使電影成為話劇化的原因，這實在是他的不幸。

林巽

歷史學家看「蔣總統秘錄」

沈靜

歷史是一面說明事實的明鏡，一切歪曲、偏頗、巧飾的爭論，都在事實的眞理下低頭。

日本產經新聞以眞實的歷史爲依據，連載「蔣總統秘錄——日、中關係八十年的證言」，不但在日本引起轟動與關注，中華民國的史學界也至感欣慰。

他們以歷史學家的觀點，給予這篇報導極高的評價，並寄望產經新聞以公正、忠實的態度，作最正確、翔實的報導。

他們同時深信，這篇報導發表後，將更有助於中日關係的增進及歷史淵源的瞭解，並在日本民間產生深厚的影響力量，尤其對日本左傾分子及青年，可能發生警惕作用，矯正原有錯誤、偏頗的觀念。

七十多歲的史學權威沈剛伯教授指出：自甲午戰爭八十年來，中國的禍福與日本有太密切的關係，小自牽動兩國命運，大而影響亞洲及世界和平。

他認爲：中日雖是近鄰，但互相間的了解，合作卻不夠深入，如果兩國相互合作、幫助，也許二次世界大戰不致於發生。

的社會需要歷史家，不需要教訓家，只有以歷史家的態度來論斷，才是最客觀、公平的。

他說：就日前產經新聞的寫作態度看來，完全是根據史實的客觀報導，在日本、產經新聞屬於中立、自由派，相信由它連載，將更能得人信賴與樹立權威性。

這位六十多歲的教授表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不論日本或美國的研究家，大都指責日本軍閥的侵略、暴虐，主張追究其責任，但後來有些日本人認爲戰爭的原因，是出於求生存，是不得已的，美國也有些研究家，認爲這次戰爭是可避免的，甚至說是造成不可避免的責任，是在當時的美國當局。

楊雲萍教授指責這種論調，等於說強盜的搶殺行爲，是沒有責任的。

產經新聞今後在一年多時間內，如能一直客觀、公正、翔實的報導，他相信，這是對上述各種讕言的迎頭痛擊，同時讓輿論作公平的裁判。

這兩位歷史學者，今天一致認爲，產經新聞追敍和剖析中日八十年來的關係，就歷史觀點言，實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他們深覺慚愧的表示，

享受，不顧國家利益與世界革命，因爲結婚就破壞生產，還影響女方也同樣曠工不上班」、「年紀輕輕的，正是上進的時候，怎能整天盡想些個人小家庭的事情打自己的小算盤，毛主席在號召我們要提倡晚婚，你不但沒有擁護，也沒有對她（指女友）進行幫助，反而與她同流合汚」、「我代表組織勸告你不聽？你要造反？爲了一個女人蛻化變質，走資產階級個人享樂主義，這還了得！不好好上班，整天鬧個人享受，純粹是反革命」等等哄嚇手段阻撓。

目前青年男女要想「合法」結婚，只有共同申請「上山下鄉」一途，城市青年男女對「上山下鄉」莫不視爲畏途，爲了結婚，悲劇日有所聞。

大陸笑話

牛虻

「拉馬」「拉丁」「拉夫」

數年前，兩位穿唐裝的老太婆過馬路，正值羣眾遊行示威，人頭洶湧，紅旗滿佈，口號此起此伏，只聽到：「反對美帝侵略危地馬拉！」「堅決反對美帝侵略巴拿馬！侵略拉丁美洲！」還有共幹作演講，口沫橫飛。甲婆見狀，驚恐萬分，忙問乙：「怎麼啦？又要打仗了嗎？」乙慌忙聽口號與講演，然後極其嚴肅回答：「是呀，形勢很緊張！他們說美國正在拉馬了！又拉丁了！南斯在拉伕了！」

「黎巴嫩」「巴黎嫩」「嫩巴黎」

共幹驅使無數農民上街遊行示威，高呼：「反對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其中許多農民分不出黎巴嫩與巴黎。喊呀喊，喊得口乾舌躁，喊累了，竟然有人喊出：「堅決反對侵略巴黎嫩！」共幹大怒，要大伙好好喊，誰知喊呀喊，又喊出：「堅決反對侵略嫩巴黎！」








西窗隨筆

寒梅



「雪中送炭」

在台灣地區，自行政院長蔣經國以至最基層的行政人員，以「愛心去結合羣眾」的作風，已在政壇上蔚成風氣！

筆者旅台期間，接觸過不少服務地方的行政人員，他們在行政院蔣完

，不但是他本人的經歷，也可說是一部活的中日近代史。

產經新聞的報導，將引用許多將總統個人的經驗及忠實紀錄。無疑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使日本人得知八十年來的眞實情形。「八十年來，日本對中國誤解太多，否則不會走上侵略的死巷，同時，中國也不了解日本人，會有一度時期盲目崇日，甲午戰爭前，我們太低估了日本，甲午戰爭後又過份高估他們」。

他認爲：這篇報導將增進中日的瞭解，並能矯正目前日本人的過份見利忘義的短視眼光，及一般左傾青年的錯誤觀念，「也許更足以挽回日人誤入歧途的命運！」

對於今後中日關係的發展，沈剛伯教授強調日人必須先將共產主義踢出，才能談到進一步發展，他對日本目前的社會現象憂心忡忡，這位老教授指出：近幾十年來日本人武士道的俠義精神，已被圖利和短視的「野人」根性取代，「這是危險的警鐘！」

他說：「日本人一直幻想以經濟力量左右世界，不惜與中共勾結，青年人更狂傲自負，潛意識中希望以核子武力，消除二次大戰的恥辱，更奢望與中共合作，其實中共不可能讓日人如其所願？中日斷航後，日本與大陸間並未通航，就是最好的明證。」

在台大擔任明史、台灣史及日人對中國史學的研究等課程的楊雲萍教授，今天引用德國哲學家哥德的話說：「一個處在進步的時代，是客觀的，處在退步的時代，是主觀的。」

台灣省籍的楊雲萍教授認爲：產經新聞的報導以第一手資料揭發史實，極具權威性，且能產生效果。

他說：歷史家最尊重事實，現在

有情人難成眷屬

婚」的審查「愈苛愈好」，並以「男三十女二十五」爲勸導口號，目前最難對付的就是工廠工人。

中共認爲，只有青年工人才敢大膽要求，每一工人申請結婚，如非同等成分階級，申請一年都無下文，如係同成分同階級，仍以：「你先上班，我們研究一下，研究好了再通知你」「對方的黨支不肯寫介紹信（事實上是他們串連着辦的）我沒法了解」、「這樣年青，不好好工作，一味想結婚，只爲個人

爲之。

將院長有一次問她的祖母說：「端茶供水的事，讓年青的一輩來幫忙不好嗎？爲什麼一定要親力親爲呢？」

他的祖母回答說：「親手替農人端上一杯茶水，這杯茶水還蘊藏有我的一顆愛心！」

另外還有一則故事，也是每一個行政人員深深感受的：院長少年時，見到一位親戚家探親，那位親戚送了一件新的棉衣給他，在回家途中，見到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在寒風中冷得發顫，惻隱之心油然而生，就將那一件新的棉衣相贈。回家後，想到棉衣是親戚送的禮品，未向家人稟明，就擅作主張送人了，擔心會因失禮而被責備。想不到他的祖母問明原委後，就立刻加以稱讚他，慰勉他說：「你做對了。因爲那個窮苦人家的孩子，比你更需要那一件棉衣！」

這兩則故事，使每一位行政人員都深切領晤到，作爲一個爲民服務的「公僕」，一定要腳踏實地，任勞任怨，以愛心去結合羣眾，這是每個公務人員的良心責任。有關施政措施，也應該掌握原則，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多照顧那些更需要照顧的人。

生活在台灣地區的老百姓，在一個「勤政愛民」的政府照顧下，是値得自豪的！

林琴南軼事

向晚

讀中學時，即深慕林琴南其人。因當時陳獨秀、胡適在北大正盛倡白話文，林琴南深惡之，故特致函校長蔡元培，力斥其不可。我的國文教師是陳胡高足，當然是主張白話文的，因將林蔡雙方正反函件印出，讓我們閱讀。閱後，就我個人說，仍以林說爲是。

林琴南原名羣玉，字琴南，號畏廬，自署冷紅生，後改羣玉爲紓，閩侯人，生於咸豐二年，中光緒壬午舉人。後入京師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吳汝綸見其文，頗加激賞，聲名由是日隆。不久任北大國文教授，値喪妻抑鬱寡歡，適其同鄉友王壽昌（字景岐，駐法比公使）自巴黎歸，謂林氏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坐耶？」遂與王壽岐同譯法國大仲馬「茶花女遺事」行世，大受讀者歡迎。後繼續爲商務印書館譯西方著名小說，十九年間譯成一百二十三種，共一千二百萬言。

林氏自言「家貧而貌寢」，此乃古人嘗自謙之語，觀其遺像，固亦豐姿學者。過去青年，因受禮教拘束，遇女色多躲避，林氏即其中之一。他自云：「少時見婦人，輒踧踖匿偶。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懷恨之！」稍長，讀書於蒼霞洲上，即今稱之南台，洲左右皆妓館，有莊氏色技絕一時，總想會晤林氏，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待林氏離塾館，乃暗送珍貴食品，館僮盡食之，林氏則一點也不知。一日大家飲於江樓，坐客皆謝妓熟客，謝以爲林氏接受她的送禮了，或當有情，邀之相見，而林氏則倉皇逃去。羣客皆駭笑，以爲林氏怪僻不近人情。林氏聞而嘆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偏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忘，人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冷紅生自傳）由此足證，林氏絕非貌寢，且是一美少年，多情種子也。

中西文化不同，男女愛情也大異。賈寶玉愛林黛玉，口從未說過愛字，手也未必接觸過。但羅密歐一見到茱麗葉，便動慾念，恨不得即刻得而甘心。林氏非不好色，如其云只怕一經接觸不能自拔了，故不如早加預防。林氏誠不愧爲篤實君子。

大陸農業經濟失敗成因（下）

胡蓑之

無論如何，現在中國大陸上人口的激增，對中共總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儘管中共施行殘暴的極權政治，使用槍桿刺刀來鎮壓老百姓，但終有一天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將會不顧生死而暴動起來從而推翻這個殘暴政權。究竟二十多年來中共到底憑什麼來鎮壓民眾的暴亂行動呢？除了槍桿刺刀的嚴密控制外，還有一個最大原因是，中國人一向「樂天安命」，加以中共的甜言蜜語，向頭腦簡單的人民開出了空頭支票：「新中國將有美麗的遠景！」人民便默默地忍受等待着。一九五四年的穀物產量，實際上一度從回升中而再度下降，其後五、六年的產量一蹶不振的原因，中共則把責任歸之於自然的災禍所使然，令到人民無話可說。

一九五七——五八年間，華北連年遭受蟲災，收成已經銳減；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六月間，華南地區落下一場豪雨，造成了嚴重的水災。在同一時期內，更在華中和華東各地區連下暴雨及冰災，由華東的山東、河南以至華中的武漢、湖南及華南的福建、廣東均嚴重地遭受到洪水爲患。這些地帶都是中國產米之區，而中共在這些地區的水利工程，大小達六千多宗被洪水冲毀或全部破壞，旱稻、豆苗及高粱、蕃薯類農產作物，有百分之五十五被洪水所淹，致使那年的收成差不多降低至百分之五十。因此，把中共一九五八年的所謂「大躍進」計劃，幾全部破壞無遺！

此外，我們又根據北平「經濟研究」雙月刊一九五九年二月透露：農業是今日大陸經濟生產的基礎，中共數千萬官兵的給養，以及發展工業所需的資金，都要依靠着農業生產。可是由於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結果，無形中已摧毀了農民的生產熱忱；實行人民公社後，影響更壞，再加上了工具和肥料的缺乏，農業生產的質量都不能達到計劃的水平。一九五八年的油料，苧蔴等農作物方面生產情形最劣，糧食和棉花的產量雖畧有增加，但距豐衣足食的程度仍甚遙遠，所謂「一九五八年農業的躍進是史無前例」的宣傳，實有過於誇大之嫌。由於播種面積擴大，農業技術改革的若干成就，以爲可使棉花、薯類穀麥等糧產有相當程度的增加，預料可能提高糧食總產量。然而結果又是一場空歡喜。原因之一是由於華北方面普遍遭受蟲災；原因之二是普遍實行密植後，使用種量太多，細糧使用廣泛，除去工業加工用糧，儲備糧，出口和牲畜用糧外，餘下的已不多，分配到農民身上的更微乎其微了。

中共製造飢荒政策，目的在迫使民眾屈服其暴政統治，參加其奴役下的集體農場——生產大隊，永爲農奴。所以，對於糧食控制異常嚴格，不獨各地糧商，早被清算消滅，不復存在，就是城市鄉村，所謂收購糧食，也都由貿易公司、糧食公司及合作社專利經營。而對農民徵糧，則向來以高率奇重方法，壓榨搜刮。

按過去中共總收農業稅一共分爲二十級，每人糧食收穫一百五十斤以下的可以免徵，以上的則遞加累進徵及到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二不等，現在各城市面上雖已減少糧食的買賣，可是價值奇昂，人民已無購買力。由於中共以強徵暴歛的手段搜刮農民糧食，而又以高價售給飢餓的農民；因此，農民們表面上敢怒而不敢言，骨子裏卻已恨到極點！所以，過去時常發生飢民搶糧的事件，而後來共幹們則巧妙的集中糧食方法，避免搶糧的行動。

一九六〇年起，中共與蘇共正式鬧翻了，斷絕了任何外援；同時遭遇到極端嚴重的農業困難，卻又不能向美國求助；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向加拿大、澳洲、法國等地洽購小麥。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來自倫敦的消息指出：北平作了新的諾言，將向西方購買共值五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除了和加拿大達成一項協議：即在未來的三年之間加國將以最少值三億三千萬美元的小麥售給中共之外，中共並且有權把這項買賣增至五億五千萬美元以上；同時北平還可以向澳洲及德國等地購買小麥。

假定毛共不十分缺糧，則不會向外大量購糧。由於中共的外滙儲備非常枯竭，顯然缺乏向外國輸入大量穀物的能力，而北平卻硬着頭皮付出大量美元去購買小麥，更表示了大陸上糧荒的嚴重性！過去中共曾以糧食援助古巴和阿爾巴尼亞，六六年因無能爲力而與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瀕於破裂邊緣！令到中共政權在共產集團中陷於孤立。

至一九六三年後，大陸上因連年乾旱而普遍影響到各地每一年的收成。前中共「農墾部長」王震於一九六六年一月間在「國務院」一次會議報中指出：「一九六五年的旱災是過去一百年中所僅見的。」直到一九六六年仍有一種繼續性的旱災，差不多橫蓋了整個華北；而不少地區則以冰雹爲災，他如華東的福建省就曾遭受一百年來最大的颱風，廣西和雲南各省亦遭受到十年來最大的洪水，河北興太縣一帶於一九六六年三月間的大地震，一度導致北方十九個縣市共有近四百萬人受害！

綜合大陸各地的報紙報導，其中受災最嚴重的地區計有：內蒙古地方，幾

乎十個月以上的時間都在繼續的旱災中，由於六六年三月間，中共「國務院」會派出約一百人的抗旱隊前往該地區，指導抗旱各項工作，卻收效甚微。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都曾普遍地遭受暴風雪和旱災所困擾，而東北三省則因嚴重的乾燥天氣，致使秋收時田野間成熟禾稻，多半爲蝗災侵蝕，損失重大。

至於內地各省的旱災，曾持續二至三百天之久的現象，也非常普遍。就拿中共「首都」所在的河北省而言，在一九六五年七月至六六年的六月整個一年裏面，從未有獲得適當的雨水；但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後，卻又有許多地區遭受冰雹、蝗蟲以及不斷下雨的打擊。跟河北省相連的河南及山西等省，也有同樣的現象，前者自一九六五年十月至六六年八月的二百七十天內，整個省區都受旱災。後者則自一九六五年五月延至六六年七月的四百多天中，都沒有足夠的雨水，到收割時期卻發生了大洪水、大風以及冰雹爲害！山東的小麥、高粱、荒薯等農作物，在一九六五年間長期乾旱下，收成不及往年的十分之六。甘肅省從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十個月裏頭，完全缺雨；陝西省的楡樹地區，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以前，未曾下一滴雨，直到同年八月以後則發生洪水爲災！

中共的報紙曾描述蝗蟲在大陸北方所造成的災難，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它所經常爲害的地區包括着東北、華北、西北各省；寧夏的庫元特別區，在一九六五和六六年除了二百四十天未曾下雨而陷於嚴重的旱災之後，接着而來的便是蝗蟲與冰雹的交相侵襲。青海省區的一種旱災，也曾持續達三百天之久；特別是蟲災的廣泛發生更爲嚴重。

在揚子江以南地區如安徽、湖南、江西、浙江甚至華南方面的廣東、廣西、四川、貴州等省，由於春雨綿綿，在三、四月間季候風帶來了豪雨，令到秧穀的播種成爲重大問題：但到了夏季以後，則許多地區又爲久旱所苦。這種現象，首先發生於江蘇的淮陰特別區和揚州特別區；而整個江西省境內，在六六年四月間都瀰漫着低氣壓和陰雨氣候，田中秧苗受到極大的影響。同年七月以後，農業生產又以旱災與蟲害爲患。湖南、湖北及四川等省，都被稱爲魚米之鄉；可是因爲那幾年間的水災和旱災，造成了長江中游洪水暴漲，洞庭湖的水位之高爲三十年來所僅見，令到湘、鄂兩省沿湖的數十個縣份的稻田，遭受淹沒或被沖毀，收成銳減；而湘西方面的棉花樹，亦因乾燥的影響而遭致蟲蝕以至枯萎。

由於地域的關係，與湖南、江西相毗鄰的廣東北部，在一九六六年的三四月間，也曾遭受不尋常的陰雨和寒冷天氣所侵襲，而同年六月以後至七月杪，又有猛烈的洪水，影響了早稻的收割。至同年八月到十月間，一種厲熱的天氣釀成秋旱而遍及全省。廣西省的土地本來不很肥沃，當一九六七年春季下耕的時候曾遭到乾旱，接着又發生蟲災，而在六、七月間更有嚴重的洪水與長期的陰雨，在在影響到收成。尤其是四川省更遭受到十年來最壞的一年，自一九六七年冬至六八年七月，大約有一百個縣份均爲旱災所破壞，主要的食米收成區，當秋季收割時，又遭到繼續不斷的陰雨而使稻穀霉腐生秧。

儘管中共對外大事宣傳說：「這一年允屬豐收之年」，他們並且強調「豐收顯然係大陸各地的穀物與棉花兩方面的。」同時，也把這種好的收成歸功於他們的「積極研究與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結果。但從上述各項人禍與天災的交相侵襲之下，表示大陸上的農業前途絕不樂觀。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曾自動承認：「這一年由於播種時郎受到陰雨爲患，夏秋兩季又碰上旱災和蟲害，致使收成銳減。」雖然在一九六三年以前，中共便宣傳對這個國家的農業發展已有下列的條件，如改良種子，使用化學肥料，促進農業機械化，加強其農業資本的建設以及興修水利等等。可是由於人謀之不臧，加上自然的災害，故其收成不但沒有增加，實際上，有些盛產稻米的省份如湖南、廣東、江西、四川等省，且曾一再地下降。據估計：中共一九六六年的夏季穀物產量已減少約八億市斤，秋季收成約減少二億斤；整個的產量約在三百六十億至三百六十五億斤。

這數字與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收成紀錄，仍保持不變。而在過去的十年間大陸人口卻已增加將近一億，對這「僧多粥少」的情況的發展，令到中共無法應付時，便一再地削減人民口糧的配給量。一九六六年度本是中共「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的第一年，但也是毛澤東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凶年！由於一九六七年春耕時，反毛派實行破壞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和破壞春耕等陰謀行動，企圖造成全國鬧饑荒而使毛派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種趨勢可以從毛派控制下的中共「中央」理論什誌「紅旗」的文章看出。它說：「有些農村幹部存在着不正確的思想。他們對於文化大革命懷有一個怨字，看到「大字報」批評他們就非常光火，因爲他們害怕對自己批評，於是放鬆了對生產的領導，放任自由躺下來不管了。

有些農村幹部則以經濟福利爲餌，誘惑羣眾反對毛澤東於節約糧食的指示，煽動羣眾離開生產崗位，破壞農業生產，濫發各種補助糧；更有些幹部在毛澤東叫出「節約革命」的口號後，則以「節約開支」爲名，對破壞了的農具不加修理，水利機械損壞了的也不配套，作爲消極抵抗；尤其普遍的嚴重情形是：從華東、華南，到西南以及西北等主要交通線的幹部，更會慫恿農民把集體組織的儲備糧、種籽及銀行貸欵都實行吃光分光；後又策動農民砍伐森林，宰殺耕牛和其他牲畜拿來充飢，主要目的在澈底破壞農業。

爲了挽救其經濟和饑荒的危機，毛派曾一度要求大陸農民及有關部門幹部，全力爭取春耕生產。另方面則在各大都市逮捕投機的倒把分子，以遏止物價波動和搶購風潮。但這些行動無濟於事，而使農民的不滿情緒更爲嚴重。就自中共「文化大革命」以後，進一步地危害了大陸上的經濟發展，數以億計的農民因受騷擾，而未能安心從事耕作，加以共幹們的破壞行動，致令春耕的種籽也多被食光！

因此，近年來中共的農業經濟始終一蹶不振，而其人口則不斷地在增加；若干下放到邊疆人口稀少的地區的農民，因爲水土不合而陸續分別逃返內地各大城市，所以令到中共大傷腦筋！

徜徉於山林泉石之間

二月一日

本黨中央黨部遷往廣州辦公。

共黨對李宗仁提出的和談意見，態度冷淡；但李宗仁仍於今日決派所謂「人民代表」顏惠慶等前往北平求和。顏惠慶雖經接受而尚未成行，共方即已表示拒絕「南京的和平代表團」前往。李宗仁雖欲求和，卻不得其門而入。

天氣陰霾不開，侍父親遊雪竇寺，四明勝景也。寺建於唐會昌元年，咸通八年重修，賜名「瀑布觀音院」，光啓中爲賊裘甫所燬。常通僧來自宣城，領衆開山。宋眞宗咸平二年，改稱「雪竇資聖寺」。仁宗嘗夢至名山，詔圖天下山川以進；披覽及於雪竇，恍與夢合，特敕賚其寺僧。淳祐四年，理宗御書「應夢名山」四大字賜之。人傑地靈，雪竇遂見稱於世。寺宇幾經喪亂，無復舊觀，今所存者，亦覺簡陋；而其所以爲遊人嚮往者，蓋以其爲盛唐古蹟及天然景物之奇麗也。玆錄唐名士方干「遊雪竇寺」詩，可見一般。

「登寺尋盤道，人烟遠更微。石窗秋見海，山霧暮侵衣。衆木隨僧老，高泉盡日飛。誰能厭軒冕，來此便忘機。」

「絕頂空王宅，香風滿薜蘿。地高春色曉，天近日光多；流水隨寒玉，遙岑擁翠波。前山有丹鳳，雲外一聲過。」

午共方丈素食，復同登妙高台。飛閣凌空，一望無際；台後有屋數椽，父親還鄉時常駐宿於此；東有梅園，綠萼正盛開，父親往年所手植也。

循崖下，直至仰止橋，觀千丈巖瀑布。自雪竇山麓至巔，高可十里，四山環合，中有平田數百畝；至者忘其爲山。左右各出一水，至西南山缺口處，合流而爲瀑布，絕壁千仞，故名「千丈巖」。水至半壁，阻於突石，飛灑若雪花；復聚瀉爲瀑布，雄偉奇麗，日光輝映成五采。到此心神怡逸，幾已不覺此身之處於亂世也。王安石觀瀑詩云「拔地萬重清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機絲挂，映日還成五色文」。情景交融，妙筆生花矣。因憶前共遊此之表弟竺培風，已於前年墜機殉難，父親深爲悼念。觀瀑畢，下山，乘竹筏回豐鎬房，已萬家燈火矣。

二日

天陰。在涵齋午餐畢，即經過水渡下直達日嶺。挈兒孝文，隨父親同登嶺頂，遊覽攝影，此爲父親生平第二次來遊也。旋赴奉化縣城，經孔廟，轉救濟院，至奉化中學。奉中即鳳麓舊址，

風雨中的

三日

共黨拒絕李宗仁所派出的和平代表團後，正在討價勒索。

下午隨父親到法昌寺後之北嶺坑下。過培風表弟新墳，復入寺，謁姑母竺夫人墓。我昨日得好友俞季虞全家罹難之消息；念培風死於空中，季虞今又葬身魚腹，親朋零落，悲從中來。而季虞爲人忠厚，奔波一生，歷盡苦難，如此下場，更覺悽惻。

五日

行政院遷廣州正式開始辦公，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組織李氏之私人代表團，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凌憲揚、歐元懷、侯德榜六人爲代表，準備赴平，試探和談。惟共黨廣播：「不承認李所代表之南京政府」，益覺李之所爲，愚而可笑。

天晴日朗。上午十時，携孝文侍父親遊育王寺，十二時，在承恩堂前午餐。下午一時起程，經小白天童街，到天童寺，已過三時，在御書亭進茶點，這是父親壯年時候常到的地方。從前兩寺大殿，全部焚燬，現均修復，比前更爲高大。他如鐘樓、藏經樓、東禪堂、養老堂等，亦皆煥然一新，無復舊物矣。歸途中，特至八指頭陀之冷香塔苑遊覽，回程時已四時半。天童民衆聞我父親蒞臨，夾道歡呼，放爆竹，捧香爐，萬人空巷，爭瞻豐采；鄉人如此熱情，何日能忘。傍晚六時半始由育王寺回寓。

晚間，父親對軍隊改革提示中心意見：關於軍隊制度之加強辦法，着重於㈠政治組織、㈡民衆組訓、㈢統一機構。

同時，研究黨務制度及幹部人選之甄拔。

六日

行政院長孫科本日在廣州招待中外記者，強調貫澈和平主張，政府遷地辦公，決非放棄和平。

天晴。携文兒等隨父親遊石倉。上午十時半由慈菴出發，經玄壇殿、大松頭、直上龍亭，畧作小憩；再登數百級，即到石倉。下有兩小潭，相距數尺，其中水清淺漣漪而飲之甘美者，即龍潭也。岩石周方約二丈，高亦如之，適在中峯之下，離中峯不及數十丈。父親於民國十年曾由葛竹北溪訪「石窗」，其地在北溪之上，爲四明山中心，號華蓋山，與此「石倉」不同，不知者嘗以二地音近遂訛而爲一耳。倉前遊觀後，經桃樹坪之隱岩下山，轉大松頭，在徐姓宅吃烤番薯，深覺家鄉風味，古本留什也。

上午十時許，攜文、章兩兒，隨父親往遊法華庵竹山，即在舊廠基午餐。復往東首原屬山視察。旋自上西岡頭下山，經新建登溪南山而返。

下午，李彌將軍來寓，父親約彼餐敍。李將軍報告陳官莊突圍經過及其歸途情形，不勝唏噓，父親勉其不必灰心，務必從頭做起。

八日

李宗仁私人代表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原定今日飛往北平，臨行突又為共黨所阻。

九日

共黨一面公開拒絕李宗仁的要求，一面又在東南各省繼續不斷的強姦民意，製造和平空氣。本日所謂湘、桂、贛、皖、豫、閩、鄂、漢等八省市「人民和平促進聯合會」，在漢口開始為期三日的會議。只放「和平」空氣，卻不讓對方商談和平，這真是共黨打垮本黨和政府的錦囊妙計。

李宗仁一籌莫展；和戰失據之餘，自稱「共黨壓迫我完全脫離美國，為唯一條件」。李氏此言亦可信；蓋共黨受命俄帝，非迫美國撤銷其在華關係不止也。惟李之所以挺身而出，主張「和談」者，無非欲以「和平」為餌，爭取美國對彼個人的支持，以鞏固其政治的地位；而不料共黨所為，竟出其意想之外。他如果脫離了美國支持，則他葫蘆中的「和平」草藥，更賣不出什麼代價了。事與願違，良苦良苦！

十日

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於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了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佈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份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共，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

十二日

上午，奉父命電告顧總長墨三：建議其通知劉安祺將軍，「在未奉命令之前，暫勿撤離青島」。

先是不久以前，美國陸軍部長羅耀與魏德邁等經東京，往青島參加軍事會議，研究西太平洋防務。改變其駐青島美國海軍撤退之計劃，要求我國軍固守青島。但我方早已決定撤退青島，增防長江。




寧靜

蔣經國

戴季陶先生於上午十時逝世，父親聞耗悲痛，[illegible]夜唏噓。

十三日

上海和平代表團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一行飛赴北平，準備與共黨談判；這真是與虎謀皮的勾當。

鎮日冷風侵骨，下午攜兒輩，侍父親往桃坑山、橫路埂祭掃祖墳，後回慈庵。夜間月光皎潔，父親獨步龜山，聽泉賞月，一塵不染，玄覽澄懷，優遊自得。倘使國家昇平，父親早應享此高蹈之清福；而乃於共氛鴟張之時，始暫卸政務仔肩，偶然樂此逸境，豈天意亦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乎！

十七日

閻百川先生到溪口，我奉命接他上妙高台過夜。他同父親談其今後黨、政、軍等改造的意見；認為當前迫切需要：「應整飭紀綱；實行檢查。惟效用人，惟效繩人；以提高行政效率」。父親亦有同感。

閻先生又向父親表示：中央政治委員會代委員長，應在國府與政院之外另選一人擔任，使能調劑府院，不生衝突，父親當時的主張：

立法院地點仍設廣州，行政院重要部會主官應駐南京，但其機構仍在廣州。李宗仁既有意調換孫院長哲生，與其另找人選，協調府院，倒不如釜底抽薪，由李宗仁自行決定其行政院院長的人選；使彼能完全肩負責任。

此時李宗仁對於行政院院長的新人選，已屬意於何敬之先生。

張道藩谷正綱兩先生來溪口。

十九日

上午，父親約見劉為章，談半小時。直告其：李宗仁以毛之八條件為和談基礎，直等於「投降」；何能言整飭紀律，振作人心。並囑轉告白崇禧：現在係李當政，彼為李之切近左右，更應擁護中央，遵守法令，作為倡導；以鞏固中央組織，建立總統威信為要；否則上行下效，何以為人長上。

雖劉之言動鬼祟，父親仍以左右部屬待之，深信不疑，故直言而無所隱諱也。

侍衛人員多因其父母之事，與妻室之累，生活感受壓迫。乃於今日向銀行借欵，希望給他們解決部份生活問題。但以利息太高，洽借未成。

【十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劉少奇作過政治報告之後，任弼時、朱德、周恩來、林伯渠接着發言，都對毛澤東盡力吹捧，活曹操發言之後，竟然振臂高呼：「高舉毛澤東同志的旗幟勝利地前進。」台上台下許多人看見他那一撮五色小鬍子顫巍巍幌動，再看他那付損像，覺得比曹操還像曹操。

毛澤東從來也未受過麼多人的恭維，尤其是曾經領導過自己的周恩來，一貫朱毛並稱騎在自己頭上的朱德，此時都用盡氣力拍自己馬屁，毛澤東覺得渾身輕鬆，飄飄欲仙，又覺得渾身發癢，坐立不安，不住抓耳搔腮。

陳紹禹與秦邦憲均被禁止發言，但看到毛澤東那付形狀，卻又忍不住想笑。

會議最後一天要選舉中央委員，毛澤東把活曹操請到棗園窰洞商量中委人選。

活曹操進了窰洞，問道：「主席找我什麼事呢？」

毛澤東笑道：「林老，你是有名的軍師，可以猜一猜。」

活曹操摸着小鬍子說道：「主席又打主意整誰？」

江青抿嘴笑道：「林老，你怎麼知道潤之一找你就是整人，你們兩人是不是專找到一起害人。」

活曹操說道：「江青同志，你又說錯了，整人是爲了救人。」

江青說道：「這就奇哩，許多人被你們整得不死不活，那個王明聽說打了一千多針，差點病死了，怎麼又叫作救人。」

活曹操說道：「確實是救人，當每一個人被整之後，澈底改造自己，接受了毛澤東思想，從此就會得救。」

江青抿嘴笑道：「林老，你怎麼把在會場上呼的口號，拿到這裏來說，潤之一直把你當心腹，我看林老你太假了。」

活曹操連連擺手道：「江青同志，你誤會了，我說的都是出自肺腑的話，因爲我日日如此想，當然張口就說出了。」

毛澤東說道：「林老，別打岔了，咱們談正經吧！」

江青披嘴道：「我眞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正經好談，好吧！你們談正經吧！我不打岔了。不過，你們是吃了飯談，還是談完了再吃飯，告訴我，我叫廚房準備。」



未等毛澤東開口，活曹操連忙說道：「我看還是邊吃邊談比較好些。」

毛澤東點頭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就是邊吃邊談吧！」

江青傳達下去，不大時間炊事員就整出幾味精美小菜，警衛員捧上來擺好，開了一瓶白蘭地，三人坐下吃飯。

毛澤東喝了一杯酒，說道：「林老，我請你來，是商量下屆中委人選的問題，這件事關係特別重大，不能大意。」

活曹操說道：「當然，這是黨的根本，非安排妥當不可。」

毛澤東說道：「這事要一件一件的談，你看這一屆中委應當有多少。」

活曹操想了一下，說道：「正式中委四十四名。」

毛澤東問道：「這個數字是根據什麼標準訂的。」

活曹操說道：「沒有什麼標準，只是圖其吉利，從今以後，主席就事事如意。」

江青愕然道：「這算什麼話？」

毛澤東卻大爲高興，捧起酒杯乾了一大杯白蘭地，說道：「林老，你眞知我。」

活曹操呷了半杯酒，慢條斯理說道：「候補中委定爲三十三了。」

江青嬌笑道：「這大概又是吉利了。」

活曹操點頭道：「一點不錯，三三見九，是象徵主席的地位永久穩固。」

毛澤東高興得眞想起身打飛腳，當時夾了一隻鷄腿放在活曹操面前，說道：「林老，聊表敬意，中委人數就四十四，三十三好了。人選呢？還要研究。」

活曹操說道：「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先說兩個原則，第一，要盡量選湖南人。」

毛澤東說道：「對得很，我也是這個意思。」

活曹操說道：「第二，盡量把重要帶兵的都選進中委會。」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林老，你的意見自是不錯，不過，聯共中委很少職業軍人。」

活曹操說道：「主席最了解彼此情況，我黨與聯共不同，蘇聯革命成功是靠黨員領導，工人暴動，軍人所佔的比例不高，我們不然，我們全靠槍桿子打天下，不是由槍桿子決定一切，主席今天也不能成爲全黨領袖，所以我黨必要重用職業軍人。」

毛澤東說道：「林老，還是你想的周到，這一項原則也決定了。不過，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不能同樣對待。」

活曹操說道：「這何待言，紅四方面軍自不能與其他各部份相比。」

毛澤東說道：「好了，再進一步研究一下名單吧！」

活曹操說道：「要不要拿六屆中委名單作爲根據。」

六屆中委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全大會選出的六全大會要算是中共最混亂的一次大會，最重要的一項行動是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決議說：

這次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聯合進攻蘇聯。中央在此緊迫時期依據國際與中國黨的六次大會決義，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與「擁護蘇聯」的口號，動員全黨同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農民與廣大勞苦羣衆一致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軍閥。陳獨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決定之下一致工作，並且離開中央路線，提議以「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他在分析中東路問題之前途上，更認定「一是帝國主義在援助中國名義之下共同向蘇聯進攻，一是蘇聯若取退讓政策，帝國主義必然互相爭奪中東路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見解的結論，除掉落後的羣衆會主張蘇聯退讓外，便只會得出如獨秀致中央信中所說「無論那一種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把中國做成塞爾維亞」。於是我們只要反對戰爭的禍害好了，不必去問戰爭的內容是帝國主義國民黨在進攻蘇聯，還是帝國主義自己互打，所以「誤國政策」的根本觀點，即是產生於此。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精神，與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觀點和階級觀點絕對不相容的，必然會在羣衆中間散佈起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幻想，必須要落入資產階級左派的泥坑。他這種見解完全表現他仍然固執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路線，一點也沒有接受六次大會的決議與精神。中央對於他的兩次來信，曾在理論與實際的各方面，指出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之危險，並告訴他在這樣革命鬪爭緊張的時期，必須放棄這種錯誤思想，回到黨的路線之下一致行動。

陳獨秀對於中央這樣的指示，完全拒絕，且更進一步提出與國際及中國黨的六次大會根本不同的路線，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他認爲過去大革命時代的機會主義錯誤，乃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的錯誤的觀察和加入國民黨」，乃是「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根本政策之錯誤」，而不是當時他所領導的機會主義中央不執行國際正確策畧的錯誤。他認爲現在中國革命失敗了，「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封建殘餘……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也沒有了」，由此便得出「現在統治階級不是走向崩潰，革命鬪爭不是開始復興而是更加衰落」之取消主義的結論。於是他完全站在反對六次大會的觀點上，認定「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國黨第六次大會，不僅對於將來的革命性質仍舊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並且對於目前的革命形勢也估量不正確」，因之他同彭述之便認定「工農蘇維埃在目前只是宣傳口號」而沒有實際意義，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爲目前的「總的政治口號」，來代替「打倒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在策畧上更攻擊中央所領導的五卅與八一在上海的示威是玩弄、是盲動，而主張應採用「合法的方式」。這表示他已經從機會主義深入到取消主義，已經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墮落到資產階級左派的立場去歌頌豪紳買辦資產階級之「穩定」（？）的統治。這與托洛斯基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取消思想，完全是一致的。這樣極端右傾的思想，這樣反國際反黨的路線，如果在黨內存在，毫無疑問地是破壞黨，以至背叛階級幫助敵人。

六全大會本身既然鬧得一塌糊塗，選出的中委也亂七八糟，計有：

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張國燾、瞿秋白、蔡和森、陳郁、賀昌、惲代英、毛澤東、羅綺園、關向應、徐錫根、羅章龍、彭湃、夏曦、楊匏安、張坤弟、余飛、史文彬、王克全、張金保、顧順章、蘇兆徵。大會所選出的七個政治局委員則爲：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

以後有的反正，有的被捕處死，又經過許多次補選，此時尙存中委：毛澤東、陳紹禹、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康生、鄧發、何凱豐、陳雲、林祖涵、董必武、吳玉章、陳潭秋、王稼祥、任弼時、李富春，候補羅邁（李維漢）。

井崗山朱毛落草記（十一）

史補之

無法立足突圍西竄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中旬，共軍眼見形勢日蹙，乃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勢，將大部份主力向南豐楊梅寨猛撲，與陳誠部第十八軍，經過四晝夜的激烈戰鬬，終於不支而退。接着南豐也被國軍攻下。共軍原來利用廣昌、博生構築的碉堡工事，準備死守的形勢日漸不利。到了八月中旬，共軍又召集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決定準備向西南突圍，並開始採取流竄戰術，蔣先生以委員長名義，發佈「告紅軍頭目及士兵書」，表示這是殲滅前最後一次自新的機會。

十月中旬，國共雙方經過了一次慘烈的戰鬬，共軍的最後防線廣昌、博生兩縣相繼失守，至是，共軍在形勢上已到了非突圍不可的階段了，爲便於主力突圍起見，一面遣派在贛西北的蕭克師，沿贛湘邊區經湘南，再轉向湘黔邊區西進，以備在湘西創立新的根據地，預爲紅軍主力突圍後，集中作戰的退步，並將蕭克師改爲第六軍團，以任弼時爲政治委員。此外，又將準備突圍的主力軍、守備軍從新加以編組，其突圍與留守的作戰部署如下：

一、共軍主力改編爲野戰軍，由贛縣以南，向大庾、信豐之線突圍西進，轉至湘西地區後，即向湖南國軍之外圍，採反攻勢作戰。

二、以共軍之一部及地方獨立師、團的大部，編爲中央蘇區守備軍，留於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以牽制國軍，掩護紅軍主力突圍。

三、共軍第一、三、五軍團，及共八軍、共九軍編爲野戰軍，中共中央及蘇維埃中央政府各機關，均隨同野戰軍行動（總計人數約十萬人）。

四、以共軍第二十四師、二十七師、共軍野戰炮兵團、江西獨立師、福建獨立師、共軍幹部學校、軍事委員會特務團，編爲中央軍區守備軍（總計人數約三萬五千人）。

五、閩浙贛邊區方志敏部，因此向突圍不成，仍歸中央軍區指揮。

六、所有共軍高級人員調整如下：

「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兼）

「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

野戰軍總司令朱德

參謀長葉劍英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央軍區」司令員項英

政治委員項英（兼）

參謀長龔楚

政治部主任陳毅

「國家政治保衛局」分局長譚震林

野戰軍總司令部分設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戰，第二局主管情報，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後勤，第五局主管通訊，第六局主管游擊作戰。

十月下旬，共軍在國軍節節進逼包圍下，其主力（野戰軍）乃向贛南的大庾、信豐間山區突圍西竄，沿湘粵桂邊區轉向湘黔邊區竄擾。國軍一面跟踪追擊，一面派何鍵爲追剿總司令，就近攔截與追擊，一面又重行調整繼續進攻中央蘇區的部署。

紅軍突圍的主力，沿途在國軍分頭堵截、追擊下，損傷相當慘重，眞是「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不但無法按照預定的作戰計劃，會合蕭克的第六軍團在湘西繼續作戰（事實上，蕭克在湘西亦因國軍的進剿和各地方團隊的反抗而竄往貴州沿河縣一帶），便連停留喘息的機會也談不到了。於是，共軍主力不能不放棄原定計劃，繼續向貴州、四川北逃竄，這便是中共自我誇耀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這時毛澤東雖然仍是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但因他還在「留黨察看」的處分期中，最後突圍的中央會議，他根本就無資格參加，只有携着妻子賀子珍、毛岸英雜在中共中央政府機關的人羣中，默默地隨同奔逃，其環境的險惡，與心情的悽愴，是不難想像的了。但毛澤東畢竟是個陰謀老練善於利用機會的人，他決心利用這次共軍主力西竄失敗的責任，和許多幹部對於這次不滿的情緒，隨時準備報復，和奪取中共中央領導權的資本。

當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下旬，共軍渡過了湘桂邊區的瀟水，薛岳和周渾元的追擊部隊，也趕到了廣西邊境，那時廣西的李、白，既不願併力截擊，對於國軍的行動又懷疑有它企圖，便於廣西東北角上讓出一條走廊，共軍才在這網開一面的寬大下，安然渡過廣西，通過湘江，進入貴州。到了次年一月中旬，共軍乘虛進佔貴州的遵義，在這兒算是喘息了十一天。在遵義逗留的期間，毛澤東眼見機會已來臨了，便召集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利用着一般幹部的怨憤情緒，和他與共軍老幹部長期的歷史關係，來「檢討」突圍的責任，對中央留俄派的秦邦憲諸人，展開了無情的鬬爭，而面對失敗事實的留俄派諸人，已無法以空言來抵擋攻擊，結果，這個會議雖僅撤換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的職，由張聞天繼任，但毛澤東數年來鬱結在心頭的憤恨，不但獲得痛快地發洩，而且恢復了他在黨中央的重要性，從而又取得了實際的領導權。

毛澤東在江西這六七年，可說是身經千磨百折的艱險鬬爭，對黨外方面，經過了五次的圍剿，對黨內方面，經過了三次鬬爭（第一次對陳獨秀，第二次對李立三，第三次對秦邦憲），而最後的「遵義會議」，又居然被他勝利了，而且奠定了他以後成功的基礎，推究這主要原因，不外兩項，第一是：湖南同鄉的支持，如彭德懷、任弼時、滕代遠、劉少奇等人。其次是：這批井崗山的老夥伴的支持，如朱德、葉劍英、林彪、鄧發等人。這一幕鬬爭，便是中共大書特書的所謂「遵義會議」。也是毛澤東生命史上最驚險、最否塞的奇蹟。

共軍的主力突圍西竄了，遺下來的蘇區，便由中共中央軍區繼續鬬爭和發展，他們當時對付國軍的圍剿，決定兩個作戰原則：

一、如果國軍仍以大兵圍向蘇區圍剿時，紅軍卽依據贛閩邊區的武夷山脈轉移戰場，與國軍進行游擊戰，以求保全實力，待機再繼續鬬爭。

二、如國軍進攻蘇區的兵力不大，共軍有將其擊潰的把握時，卽集中力量，轉為攻勢決戰，各個擊破敵人，以保有蘇區的領土。

這兩個作戰方針決定了，但國軍對於紅軍的突圍，除了抽調一部份預備隊的國軍，啣尾追擊，以及命令何鍵部的湘軍，陳濟棠部的粵軍，李白的桂系部隊進行攔截追擊外，其戰場正面的國軍，依舊是向前節節推進，並沒有絲毫放鬆。中共中央軍區對龐大的壓力，不用說在兵力上無法抗拒，便是人力、財力、物力種種作戰資源，也都無法負荷，於是，也只好步着共軍的後塵，突圍逃竄了。

這時，所謂「中共中央蘇區」佔據的地區，僅有江西的瑞金、雩都、會昌、石城等五縣，和福建的長汀縣。這些縣份，雖然是山多田少的地區，在共軍未竄據以前，人民總是安居樂業的。這一地區，位於贛粵閩三省的邊區，有武夷山脈連接九連山脈的廣大山區，在地理環境上是一個絕好的游擊根據地，較之以前的井崗山，只有軍事上的優越地形，而沒有軍事上的戰爭資源，不知要好上若干倍。因為這個地區雖然是山岳地帶，但農村的經濟，是足以自給自足的。它的大宗農產品如稻穀、木材、紙張以及副產品的豬、牛、雞、鴨，每年經由會昌的筠門嶺（那時還沒有公路），廣東的平遠，而運銷於潮州、梅縣；和由福建的上杭而進散於大埔韓江一帶，以換取他們所需的布疋、食物以及生活日用必需品。

自從「朱毛紅軍」進佔這一毘連地區後，便積極展開所謂「蘇維埃運動」，打土豪、分田地，擴充共軍，成為廣大的新蘇區。但這地區，究竟還是個落後的農村，要它負擔這筆浩大的軍費、給養等等，是無法勝任的。何況在初期紅軍只有約四萬人，而共四軍、共三軍還經常向江西的吉安、永新，和湖南的郴縣、宜章等縣打游擊，藉游擊的打家刼舍來養軍隊。可是自從民國二十年國軍開始對共軍圍剿後，共軍不能不全部集中於蘇區，以對抗國軍的圍攻，於是，軍費的支出也跟着浩大了。中共為了應付事實上的需要，乃以農產品實物作為準備金，開始發行「蘇幣」，中共以「蘇幣」向農村低價收購物資，人民以「蘇幣」代替實物繳納各種捐稅，發行初一年，在中共的高壓控制下，還能夠維持這幣制的信用。到了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由於各級機關的新成立和紅軍的繼續擴充，政費、軍費的支出，也隨之增加。同時，由於國軍對蘇區的封鎖加強，蘇區原與外間的物資秘密交流活動，幾乎全部窒息了。尤其是必需向白區（國軍轄地）套取的食鹽、布疋、火柴等，更感到困難了。

但戰事仍在不斷地進行，支出只有增加，於是，只有向蘇區的人民身上打主意。然而農村的生產，由於壯丁大量的參軍，或調充赤衞隊、少先隊、運輸隊，日夜分佈在山上和路口，擔任放哨、盤查或運輸工作，一般農民幾乎沒有時間從事耕作，又只好強迫那些婦女、小童和早已脫離生產的老年農民來擔任。這樣一來，耕耘既然不力，肥料更加缺之，在這種種情況下，生產便大大的萎縮了。到了共軍突圍時，中共更加緊的統制糧食，在秋收後，每人只許存留稻穀一百觔，其餘的全部由中共照低價收購。

無辜災黎一場浩劫

中共突圍時，除帶走了十萬共軍外，還抽調了五萬多壯丁擔任運輸工作，這時的蘇區，支持了紅軍五年零九個月的戰爭，再也找不到一個五十歲以下的男丁，卽十歲以上的兒童亦不易多見了，殘留在蘇區的只是一些鳩形鵠面，臉黃肌瘦的婦女，和垂死待盡的老人。這些經過了五六年的鬬爭、屠殺、和擔任着「超負荷」、「無代價」的奴役人們，在國軍來時，要「空室清野」，在共軍回來時，又要歡迎慰勞，以至於買公債、獻金買子彈、慰勞傷兵、慰勞紅軍家屬……在一次又一次的壓搾下，人民的存糧金錢，全搾乾了，在一切貢獻於革命戰爭的口號下，連蕃薯、青菜也得向紅軍捐獻，不得自由享受。本來人民每日三餐飯是足以溫飽的，後來，三餐變為兩餐，兩餐又變為一粥一飯，有的只吃雜糧，甚至挖草根來維持生活。到了紅軍突圍時，每個農民的家中，所剩下的還不足二三十天糧食，農村經濟，固然澈底崩潰了，卽人力財力物力，也全部精光了。

蘇區的一般婦女們更是痛苦，在十萬紅軍十萬雙鞋的口號下，全部分派由她們義務縫製，白天下田代替男子們耕作，晚間又要趕工替紅軍縫布鞋，捱更熬夜還是小事，最苦的是無錢買鞋料，甚至有錢也買不到，不少婦女因此將僅有的糧食賣掉，來購買布鞋，忍饑捱餓來慰勞紅軍。

中共對於蘇區的統治，強化極了，人民由甲村到乙村探訪親友，也要蘇維埃政府主席批准，發給「路條」，否則不能通行。彼此也不敢多談話，因為偶一不留神，便要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在共幹捐錢派糧時，絕不敢違抗，如果稍一表示不滿，那便是「不革命」，照辯證法的邏輯來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試問誰還敢去冒殺頭的危險？

中共自民國二十二年，實行消滅地主的土地政策後，農村的階級鬬爭愈趨嚴重，清算一次又一次，殺了一批又一批，有時連共軍幹部的家屬，也逃不了這個浩刼，像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是瑞金武陽人，雖然參加共軍成為師級幹部，但結果卻是家破人亡，他的父母伯叔都遭到清算而被處決，房屋財物全被沒收。楊遇春在憤恨交加下，冒險逃出了蘇區，向國軍投降。後來參加戴笠的「軍統」工作，抗戰中期，擔任過緝私處長，現在台灣任台灣全省保安司令部警衞團團長。

此外，如無產階級出身的共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中共的殘酷的清算鬬爭，在共軍尚未突圍前，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了。至於紅軍的中下級幹部，逃亡投降的更多，有的投向國軍，有的走到地方政府去自首。因為，中共對農村中的清算鬬爭，實在太殘酷了，對於所謂地主階級，在未殺之前，使用各種嚴刑拷打，來勒索金銀財物，等到敲搾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階級的家屬，連在襁褓的嬰孩也不免一死，這便是中共的「黨性」與「人性」了。（全文完）

（下期刊載「滇緬邊區游擊風雲」敬希讀者留意）

抗戰武術談

欺暗室色魔遭毒手　試新招勞燕各分飛

張仲仁

吾鄉繼「五里還陽」的武功後，又有「五百錢」及「霸王接客」兩手厲害軟功夫，這幾手功夫確曾轟動一時。「霸王接客」這手功夫看似平凡，但受害者如不及時覺察醫治，很可能會廢掉一隻手臂，成爲終身殘廢，無藥可治，這是有事實證明的。

在抗戰期間，我鄰鄉有位土霸，名叫「李友善」，然而他平時待人接物，一點也不友善，並且正好與他的名字「友善」兩字相反，又惡又狠。他祖宗有很多產業遺留給他，因此養成他逸樂的性格，讀書過不慣學校的嚴格校規，中學未畢業就輟學回家做少爺；練武術不但無恒心，也不想淸晨便起身辛苦鍛鍊。平日倚仗有財有勢，結交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成群結黨，橫行鄉里，其中一件最傷風敗德的事，是白晝姦淫別人的妻室。此種無耻的行爲，使得鄉里深痛惡極！但因畏懼他的惡勢力，敢怒而不敢反抗，由此使得李友善更加獷悍邪惡，成爲當地一霸！

且說離李友善家兩華里處有一小村莊，地名叫婆官冲，該處是由外鄉遷來寄居的客籍人氏，姓巫的小族人家，一族人口祇有百數十人左右；他們自祖宗遷居本鄉，一代一代遺傳下來，均能安份守己，奉公守法，遵重一切鄉規，敦厚和善。

而吾鄉各大族也是傳統的善待異鄉客族居留。不想這次因李家出了這種不肖子「友善」，因而打破了兩族和愛相處的美德，而不肖子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慘下場。

中國的宗族主義，在鄉村間，族姓不論大小，人口不論多寡，均有祠堂家廟的設立，家有家主，族有族長，每一族姓都有家法族規管束子弟。婆官冲的巫家雖是外鄉人，但也不例外，族長是一位七十多歲高齡的長者，他家有一子兩孫，第二孫媳生得容貌出眾，遠近皆知，誰知迎娶入門才半年，已被李友善這個色狼打主意了！他用盡千方百計，強哄軟騙，再加銀彈攻勢，這女人居然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成爲他的情婦。如果他們暗中往來，生怕別人知道，也就罷了！但他並不是偸偸摸摸的陳倉暗渡，而是一種恃強凌弱的強霸態度，一點不把巫家放在眼中，毫無羞耻，竟然白天也去人家家裏，明目張膽的和媳婦做醜事。這種不顧別人體面的醜惡行爲，眞如豺狼入室，被人欺侮到顏面無存，這家人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因此決定要使惡人得到報應，使出秘策對付他。

原來這位巫氏族長壯年時，是在外經營商務的老江湖，見識廣，閱歷深，他們雖寄居外鄉客籍，表面是普通農民，但練就有一種極深的防身技能，不但有一身強硬武功，而且練成了奧秘的點穴功夫！數十年來他一直隱藏不露，家鄉人士誰也不知道他是會武術的老師傅。

雖然吾鄉在戰時練武風氣興盛，但他始終不聞不問，裝成外行，言談間從不表露半點痕跡。直到後來才知道他巫氏子孫，個個練會一身上好的武功，在族長的教導下，晚間分兩批練武，一批在一三五日，一批二四六日，輪流傳授武功，地點在一間避靜靠山邊的大房屋，專做練武房，除他們巫氏子侄外，誰也不能進去，白天上鎖，晚上做武場，一切保密習練，因此外人無從得知。

受汚辱決心懲色魔

那年冬季家家劏豬過年，（農村劏年豬是一份盛事）巫家父子決定除害雪耻！他們商定乘劏年豬請客機會，特別邀請李友善來吃飯，由他兩代長輩出面，爲敬他而請吃飯。那天當李友善洋洋得意的到達巫家時，他們祖孫三代早已在廳堂等候，迎接這位欲啖其肉，寢其皮，恨之入骨的客人！然表面還是殷勤相待，此不知羞耻的李友善，還以爲別人怕他，誰不知從今天起他要行倒霉運矣！

當時邀請客人坐席，巫氏族長兩父子相請客人就坐，好像表示親熱的樣子，族長拖住李友善的右手，兒子就拉實左手，兩人一面拉他入座，口中講着客氣話，在不知不覺間卻將手指掐住穴道，運用一種不輕不重的指力，在一送一揺間，李友善的左右手同時被點了穴道。兩父子約定配合，手法非常正確，在雙方哈哈歡笑聲中，十分禮貌的拉請客人坐下位，這是請客很平常的事，李友善當時並不曾發覺自己被人下了暗算，連一點懷疑也沒有。這是他太過自傲自狂的緣故，以爲別人不敢惹他，因此毫不防備，誰不知天理難容他缺德敗行的害人行爲，應有此報。

這手「霸王接客」的穴道，是在手腕關節附近部位，下手點穴時，要雙方表示親熱拉手時才能點此穴位，否則很難達到目的，非要在握住對方手腕的時候，在對方毫無防備的場合時，用拇指掐住穴道，然後向外一送，是叫「送客」；拇指向裏一揺，是叫「接客」；一接一送，分兩下同時並點，是傷害人的最高手法，當時人雖受了暗算，卻並無感覺。這是在一百〇八穴中一手最特別的穴道功夫，不由得人不驚懼此無形的點穴手法。

李友善自從吃過這餐年豬飯後，雙手漸覺無力，初時還不大注意，經過半個月後，開始覺得麻痺，由手腕至手臂日見加重，驚惶起來，即延請醫生醫治，中醫以去風濕通筋絡爲治法，轉了幾次藥方毫無功効。李家有親戚在醴陵縣的湘雅醫院工作，既然中醫藥無効，不如轉請西醫治療，等不及過年，即送去湘雅醫院醫治。但這種穴道封閉，氣血阻塞，血液循確不通的毛病，西醫憑驗血，照X光檢查，根本查不出病情根源，現代科學昌明，西醫藥一切現代化設備齊全，但是他不知道醫治此中國數千年遺傳的點穴道閉塞氣血的病症。

萬人意見

千辛萬苦逃出鐵幕 復再加入紅色工會

可憐又可悲的蠢豬！

記得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在一個森林裏，有一對老山豬帶着小山豬找尋食物，突然碰到一群兇惡殘忍的狼，一下子就把兩隻老山豬咬死，連皮帶骨地吃掉，但卻放過了那隻小山豬。這並不是狼的慈悲，而是那隻小山豬實在小得可憐，食之無味罷了。小山豬看着父母給狼活活地吞食掉而感到無限地恐懼，爲了自身的安全，牠終於想出了一條自認絕對聰明的死橋來，牠披上了狼皮混進了狼群中，認爲如此必然被狼認爲同類就可以擺脫死亡的威脅，同時還可以得到一點狼群吃剩的殘羹。

但狼終是狼，豬卽是豬，各類體質上的氣味始終不同，憑着嗅覺就可聞出。因豬太小，狼並不急於揭開牠的僞裝，把牠吃掉，仍然讓牠作爲同類看待，可是，當小豬慢慢長大並且沾沾自喜之時，卻給狼一口吞掉了。

這則故事雖說明狼的兇惡與狡猾，但更說明豬的愚蠢。在人們的印象裏，豬是一種不用腦子的畜牲，所以廣東人駡一些不動腦筋的人「人頭豬腦」，比喻他的愚蠢。但人是萬物之靈，總不會像豬那樣愚昧吧？可是事實上在現實的社會中，卻眞眞正正地存在着一些比豬還不如的人。

有位仁兄過去是小學教師，算是進步知識分子，但家庭成份是地主，在肅反運動時給清洗出來，調去勞改，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後來終於幸運地逃出了鐵幕，跑到香港[illegible]一到了香港就去加入紅色工會。由一個被劃爲敵對階級要被鬥爭消滅的份子，卻搖身一變竟成了親密的同志，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有些人對他眞是百思不得其解。其實理由不是很簡單嗎，他不就像那隻小山豬一樣，披上狼皮，與狼爲伍，希圖達到自保的想法一樣。但是中共那隻狼，何會不聞到異味呢？

由於毛狼目前正需要這些假狼來壯大其聲威，去嚇唬其它的膽小鬼，因其還有一點值得利用的價值而不會馬上把牠吃掉，像這種自欺欺人的死橋不正是自取滅亡嗎？可是在香港類似這樣可憐復可悲的蠢豬，卻多得見怪不怪了。

（尖鋒）

兒童也要批孔

中共進行的「批林批孔」，已墮落到了無聊的地步。

現動員大陸少年兒童和「紅小兵」組織編寫的「黨」演唱由各地小學「黨」組織編寫的所謂「革命兒童」，來推動陷於停滯狀態的批林批孔運動。

據中共「光明日報」八月廿四、廿五等日說：這種歌曲僅北平市西城區「西四北小學黨支部」，就編出了上千首，該市宣武區「北綫閣小學黨支部」，也編了四百多首，正驅策「紅小兵」和小學生日以繼夜排演唱中。從大陸報紙發表的部份項目，所謂「革命兒歌」，除了攻擊林、孔和歌頌毛澤東外，其餘多數都是煽動少年兒童好勇鬬狠，作爲鬬爭工具；灌輸奴化思想，以便於將來下放農村做一輩子農奴；攻擊「人性論」誘騙少[illegible]梟獍，以供其驅策利用。如歌中所說「我們快快長，長大了也到農村把根扎」。「紅小兵，心最紅，批林批孔打前鋒」。「我們不講『性本善』，要講階級和路綫」，就是很好例證。

神童詩遭批判

我國古時兒童課本「神童詩」，文遭中共批判。

中共「人民日報」在九月二日指這本讀物是「反動統治階級用孔孟之道毒害勞動人民的一副麻醉劑」，認爲內容主要宣揚的是「讀經、做官、往上爬，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該報又指出：「神童詩」開頭第一首「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和「三字經」宣揚的「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一樣，那是孔孟之道的教子經。並肯定說：「神童詩，在舊社會流傳很廣，至今仍有影響，必須加以批判、肅淸」。

投機傢伙的醜惡嘴臉
用圖片宣揚共黨抗日
歌頌林彪戰功實行打着紅旗反紅旗

編輯先生：

看五十一期「南北極」圖文有感。第一幅，一位共軍在吹號，對着五星旗。名曰「吹起抗日戰爭號角」。我非軍旅出身，中日戰爭歷史有待當年老將來談好了。

第二幅名曰「紅軍戰士」。幾排共軍立操舉起一隻左手，地上一排架起四挺機槍。這些紅軍戰士正是當年林彪四野部隊的前身。自從批林批孔以來，最近毛澤東又話要改寫共軍歷史，無非是推翻林彪從前一切戰功，完全歸毛伯伯領導。如今南北極重刊第二幅照片，無異表揚當年林彪的功勞。好在南北極主持人在香港，如在大陸，批林不批到他頭上才怪！

第三幅是「周恩來在陝北」。周恩來騎了一隻馬立正在中央。看這幅照片使我想起了毛伯伯贈彭德懷一首名詩。詩曰：「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馬奔馳，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這幅圖片重犯忌。莫說今天彭大將軍去了那裏。說周相國吧，君不見大陸政權毛周江鬭得那麼劇烈。重表周恩來功勞。王老兄？你犯了江娘娘的天條啦。

第四幅「紅軍以敵人武器裝備自己」。一群共軍架起一口古老式大炮。這句還是漏洞多多，應該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戰勝敵人擄獲敵人武器用來裝備自己才合。王老兄？唔怕你大學生。共黨術語你應從頭學起。

第五幅，「北京市人民飯堂一角」。圖片是一群工人在用膳。人民公社大鑊飯早已失敗取銷，如今重刊簡直是抽毛澤東後腳。

王老兄？「毛主席是沒有錯的」，五十一期南北極七十七頁刊了五幅圖片有四幅犯了天條。雖然這舊照片是史諾當年在中共拍攝，但共產黨清算你時唔同你咁講。你知否？上了統戰份子的當。以過來人身份向你進一言，我們年青時比你還積極，如今壯志安在！

最近接親友幾封來信，短期內決定冒着鯊魚撲噬險惡，一於拚死游來！寫到這裏正擔心親友安危而悵望！

流淚漢（八月卅一日）

山歌

棄左

㈠
日出東邊一點紅，
中國有個毛澤東，
賣國殘民最能手，
親密戰友視敵人。

㈡
共產黨人似豺狼，
陰毒兇狠得人驚，
親如父母都要鬬，
難怪同胞當蟻殘。

㈢
毛共吹牛臉不紅，
廿五年年說豐收，
揭穿畫皮「仙」不值，
逃亡難胞作證人。

㈣
四九年前我在家，
到處見人着新衫，
進城闖市無須「證」，
買賣自由任開聲。

㈤
四九年後至今天，
我的家鄉不如前，
同胞有勞無衣食，
買物行動要「證明」。

㈥
提起毛共我心傷，
害我家散人又亡，
迫我有家歸不得，
夜半夢囈喊淒涼。

㈦
寄語國府在台灣，
反攻復土要實行，
毛共滅亡旦在夕，
千載難逢此一時。

× × ×

辛勞餐無飽，廿載至今朝。
秦皇坑儒止，不比毛殘暴。
飢餓難抵受，惟有香港逃。
越關遭共捉，槍撻狼犬咬。
昏迷三四次，傷痕遍身繞。
「帶花」鐵窗受，地板充臥床。
牢房四百尺，難友四百人。
餐配四両米，五臟軋軋跳。
一日如三載，怒火在心燒。
恨吃毛王肉，何時把願還。

中國武術內行者言 內家外家各有所宗

萬人傑先生：

閣下前者所說的武術團一節，日來可能是已告一段落。現在把我所知道的謹述於下，以供日後作爲參考。

在過去的北京，是以道家所傳的武術爲內家。少林門雖然是達摩所傳，也稱作外家，所不同的地方，是外家練功必須用力；內家練功不能用力。外家注重拳腳，內家不然。在楊露禪說：我打人只用肩、肘、腕、胯、膝，是不用拳的。董海川所傳的直名八卦掌，而不叫卦拳。楊露禪能在水上行走，雙腳入水約有一尺。他說：當年張三丰能在水面上行走，我與他相差的，就是這一尺的功夫。董海川說：他的師父是一位道士，但沒說出來是何許人也。他已練到能通五遁，而且是永遠坐着睡覺。最奇怪的是在人民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年，他的墳墓被盜，發現他的棺材中是空空如也，連一根小布條全沒有，眞是使人莫名其妙。

內家拳是不宜於表演的。武術團所表演的太極、八卦，因爲太極拳在一般人中全有印象，又用團體式加以美化表演，使一般外行的觀眾，還能看的過眼去。在八卦是每個人走自己的小圈子，不能用團體性，各式的穿掌也算從美化，只能一掃而過，聊具一格而已。

內家拳門派很多，可是他們全不肯說出門派師承，又不收門徒，所以知道的人少之又少了。民國以後，在北方的王顯齋，南省的柳森嚴，全是內家工夫。柳森嚴也能通五遁，他隨身總是有一把雨傘，那就是爲使遁法所用的。說到王顯齋，他已練到了三術的程度，可以算登峯造極了。當年的萬籟聲，自稱是他的門徒，在他所著的「武術滙宗」上，也有王顯齋的畫像。但是沒聽他說過是那一門派，也沒看見他表演過他所傳的工夫。至於王顯齋因爲什麼連一張照像全不肯給他，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楊董兩家所傳的內家拳，經過三傳以後，因爲潮流的關係，大部份各立了門派，這一種情形，其中當然是有原因的了。

凡是講武術不同論文學，最容易發生誤會，招惹是非，那就只好說到此處爲止了。

春明啓（九月一日）

新疆爲「死亡谷」 六年死四十萬人

大陸西北邊陲的新疆，已被下放知識青年尤其是上海的青年，視爲「死亡谷」。

不論男女青年一聽到下放新疆，均不寒而慄，甚至被中共塑造成爲「積極份子」的青年，也心驚肉跳，認爲有去無回。

據可靠消息說，自中共實施「下放政策」後，在六年中，死在新疆的男女知識青年共達四十二萬餘人，僅塔里木盆地一個墾區，就死亡了不下五萬人。

消息中指出：六年來被中共從上海流徙到這個墾區的知識青年，原爲十一萬人，因不堪過度奴役和艱苦生活的摧殘兼因難以忍受空前惡劣氣候的侵襲，目前只剩下不足六萬人，其中並有不少人正在患病。

據悉：上海知識青年爲了逃避下放新疆，紛紛設法逃亡，寧願過流浪生活，有的因憤激，加入了流氓集團和反毛組織，這種反抗做法，在青年羣中稱爲「逼上梁山」。

生活在美 心懷香港

萬人傑老師：

大名久仰，惜未瞻韓，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我平時最好看先生的大作，有一日看「大人物與小人物」魚腩潘竹戰有五隻白版出現，令我心曠神怡。我先時老師莫先生亦好看先生大作，手不釋卷。今友人講莫先生已回港戚處，因此特將其所作文章寄上，請貴刊登載，以供眾覽。如果莫先生在港見到此文，定必到貴刊訪問。貴刊新舊文士咸集，握港中文字牛耳，我到美國未久，對英文英語不懂，來往不便，且離華埠很遠，最怕搭地底車，不知去向，左轉右彎，迂迴曲折，上下電梯凡幾次之多，因此很少去華埠。近來因治安不好，搶刼殺人，時有所聞。我今做洗盤碟工作，每星期約有百多元，但係租樓高昂，百物又貴，亦是依然故我。

鄭爵壽啓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海外讀者熱烈支持

譚氏家人（加拿大）二百五十元

張蘭女士（哥斯達尼加）二百五十元

王克光先生 二十五元

李潔玲小姐（加拿大） 十五元

小結：五百四十元

連前共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九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香港西醫是特權份子 非我族類便一律排斥

萬人傑先生：

閣下不愧為拿着刺刀衝鋒陷陣的戰士。對社會上不合理現象，作無情的抨擊。

我之所以肯花三毫子買張「星島晚報」，主要是為了閱讀你的專欄。讀了你九月二日「商業手法」一文，使我觸發了以下感想。

我並非醫界人士，但我發覺擬辦中的所謂「非聯邦畢業醫生甄別考試」，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的，其目的只不過緩和一下社會各界的壓力，絕不會是眞的給這些非聯邦醫生一次服務機會。

本港的西醫是特權份子，是極之自私自利的一個階層，不但壟斷醫務，而且在社會上也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在立法、行政上的袞袞諸公當中，也不乏左右的力量。什麼議員之輩，就有不少是西醫。從過去的社會不合理現象中，這些人不會放棄他們的固有利益，只不過近年來，受到社會人士，特別是輿論方面的壓力，於是為了緩和一下這種指責，準備來一個所謂「甄別考試」。經考試之後，大概會取錄若干個別非聯邦畢業醫生，相信絕大多數應考非聯邦人士，會因「不合水準」而落選。如此一來，就可振振有詞曰：並非我們不給機會這些而不給非聯邦人士為大眾服務的機會」，只因他們不夠水準。如此一來，則社會人士無言以對矣。

不必拭目以待，從「醫學常識問答」當中和該會長強調什麼水準問題的談話當中，已經得出此次甄別試的目的和結果。

可惜的是，社會上還有不少人被這種手法所蒙蔽。這些特權份子的極其自私自利行為，已經被社會人士指為可恥，而現在又來一次「甄別」的把戲，玩弄手法，矇混社會人士則更為可鄙。希望閣下揭而擊之，則社會幸甚，市民幸甚！

讀者劉一民（九月三日）

再者：所謂「醫學常識問答」，其實是標榜着向市民灌輸「常識」，實在的目的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㈠它全盤地否定中醫的醫學價值，什麼都是必須看西醫，好像如果即使是患了傷風感冒，不看西醫而看中醫的話，也必死無疑。

其實不論小如感冒，大至癌瘤，中醫固然沒有獨步單方，可以特效，但西醫又何嘗不是呢？既然如此，何必死口否定中醫？

中醫比西醫無疑是有些「落後」，但中華民族能發展到近八億人口，偉大貢獻吧，自有其醫學價值吧？

㈡它也否定「聯邦」以外的一切醫學水平，例如它強烈抨擊人們到台灣去作身體檢查，就是明顯一例。灌輸「常識」是假的，壟斷行醫，刮更多的龍是眞的。我非醫界人士，但我對這種可鄙近似不擇手段的特權份子感到厭惡。

趁雙十遊台灣 順作健康檢查

萬先生：

弟為「牛馬集」長期讀者，對萬先生之敢作敢言，由痛罵左仔，揭露白米入口商之從中取暴利，及最近駁斥「香港醫學會」。數篇文章，文筆措詞鋒利，實本港作家所少有。

弟現有一難題，敬請萬先生幫忙。弟之未婚妻因患有罕見婦科病，遍找名醫，甚至香港大學之醫科教授，亦未能查其根源，心灰之餘，見萬先生「榮總身體檢查」一文，像有一綫希望。

弟亦曾聽聞榮民總醫院規模大，未能如願去信詢問。現因利成便，概弟已安排雙十期間，到台灣一行，希望能藉此機會替未婚妻檢查，將病治好。

但此一切皆有賴於萬先生幫忙，將先生所知之寶貴資料，及所需手續見告，弟則不勝感激。

弟陳輝上

（現將「健康檢查在榮總」一書，留在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社楊先生處，請即往取，閱後自然明白一切。此書只得一本，閱後望擲還。）

共黨欺騙熱血青年 利用完後一脚踢開

編輯先生：

流光似箭，日月如梭，大陸變色，轉眼又是二十五個年頭了！回顧解放初期，我們這班熱血青年，受了中共瞞騙，殷殷勤勤，忘我勞動，幫助共產黨攪工作，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鎭反運動、三反五反、新婚姻法、到公私合營，我們這班年青人由這一系列運動，早已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和偽善嘴臉。

我所識這批青年人早已給共產黨關、管、批、鬪、殺、犧牲了一大部份，最僥倖我們一小部份人，冒了生

這枝筆。本來抱着做日和尙敲日鐘態度做人，心早已痲木。爲在此地冷眼傍觀，見一些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這等人在此地有一切自由民主享受，腦裏思想向着紅太陽。好像我們當年同共產黨攪工作一樣。當年我們受騙沒有榜樣。今天食在民主地方，思想向着共產黨，這些人是老八統戰傢伙，只有BB班思想的人才會上當。稍有頭腦的人都會分辨好歹。

日前有兩批同胞游過大鵬灣時，有人給鯊魚咬着，結果一死一傷，這些死難同胞正向着全世界人民控訴共產黨罪惡！任你中共宣傳機器怎樣加速，任你統戰份子怎麼花樣，你能辯得過死難同胞控訴嗎？

讀者田二尹敬上

（八月三十一日）

下放知青倒流城市 紛紛落草破壞治安

知識青年問題，已成爲大陸的嚴重社會危機，上山下鄉政策，已遭到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的反抗，諸如消極怠工、倒流返城、紛紛落草爲寇、直接威脅城市治安。例如一直被中共嚴密封鎖消息的上海知識青年搗亂事件，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份，廿三位倒流返滬的知識青年，將一位過路少女剝光衣服，抬着她在黃埔灘頭遊行示威，但立卽遭到鎭壓，拘押不到一個星期，便統統被中共槍決。

去年冬季，五百多名男女知識青年聚集於南昌市區，手持木棍利器，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結果也遭到慘酷鎭壓。

倒流返北平的知識青年糾眾毆打分配他們上山下鄉的共幹，然後一哄而散，呼嘯離去。

倒流回城市的知識青年，除不滿現實外，尙有當眾呼喊「打倒共產黨！」「打倒毛澤東！」等口號。

知識青年若想離開飢餓的窮鄉僻壤，如循「合法」途徑，必須對主管共幹實行「進貢」，包括金錢、日用品、副食品、手錶、鋼筆、衣料及各種票證，依據禮物的薄厚，知識青年可能獲准調返原城市，或者派往「社辦」、「縣辦」廠礦。這是男知識青年脫離農村必經之路。女「知青」若想擺脫農奴命運，必須陪幹部睡覺，至共幹心滿意足，方給予調離，這還是碰到講信用的共幹，有些無恥的共幹，往往一覺醒來就翻臉不賬，使到女知識青年羞憤交加，迫於投水自殺。凡此種種遭遇，無不促使知識青年對中共的仇恨激增，逼得走上反毛反共的道路。

知識青年的家長，也無不因兒女不幸遭遇而對中共心懷痛恨，例如最近福建埔田縣知識青年家長李某等五人，公開寫信給毛澤，信中用語十分激烈，指出上山下鄉政策的嚴重後果，該函件比起一九五七的所謂「右派言論」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五人本來準備等待中共的迫害，誰知他們反被毛澤東利用了。因爲毛澤東見信立卽差人送去人民幣三百元，並附上箇語：「茲寄去三百元，聊補無米之急，如此情形各地皆有，將可逐步解決」。並立卽把他們封爲「反潮流」的「樣板」，揚言要吸收他們加入共黨，請他們到處演講，並以他們當槍子，作爲整肅各級的新的打手，以達到轉移視綫的目的。

毛澤東再次將廣大知識青年及其家長當阿斗，怎知大家已經不買他的賬了，因爲誰都淸楚「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道理！

中共政權厲害過鯊魚 小純讀者要回頭猛省

萬老兄：

今天經過報攤，發現一部紅皮書，封面極爲奪目，紅底白字——「南北極」。

久未閱此書，順手翻翻，裏外的確名符其實。此雜誌到今天的確一片紅。是八月十六日出版第五十一期，中共發出這三千萬發糖衣炮彈，在此文化沙漠週圍發射，有等財迷心竅的傢伙，開始上當了。

在此談談本期「南北極」一位署名「小純」讀者的文字，本人不想斷章取義，但又不想做文抄公，我與「小純」「萬人傑」俱無積怨，照這篇文字主要意見是：萬某是文化打手，你也承認萬某發表食米問題是正義呼聲，你以爲萬某死了個仔，就要從新做人。你的意思係叫萬人傑不好反共，學王敬義的爲人附共，是嗎？關於萬某揭發商業電台向左轉的恩恩怨怨，自有讀者評價，無需再贅。你又認爲「南北極」誠意要求星島改組，讓的左腦學生潛入星系報業，慢慢左右星系，待發展到一片紅，接收星島報業，革除了這班老臣，是嗎？小純，你的署名像小學生，你之文字用意，是共產黨統戰格。小純，請你想想：最近兩位難胞，游泳大鵬灣海時給鯊魚噬到一死一傷，中共政權甚於鯊魚，希望他回頭猛省，不至誤入歧途。

不記名讀者（八月卅一日）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代郵

許之遠兄：

拜讀大作，得悉吾兄兩次返港，均承下訪，適因弟外出，未能領益，憾甚！下次返港，請電知，以便找晤暢談。

弟曾憲光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協會中秋遊船河迎月晚會

㈠時間：九月二十八日（農曆八月十三）（星期六）下午七時至十二時。

㈡集合地點：九龍尖沙咀公眾碼頭（火車總站側）下午六時五十分集合，準七時登船並即時啓航。

㈢節目：①乘坐豪華遊艇，漫遊香港島欣賞東方之珠夜景，並迎賞中秋明月。
②在遊艇中進用豐富「迎月餐」（由紅寶石餐廳供應）並有汽水供應。
③歌唱助慶，有「紫和平」合唱團演出。獨唱等節目由本會康樂部負責安排。
④「談天說地」節目，由會長萬人傑主持。
⑤幸運抽獎，獎品豐富。

㈣參加辦法：凡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皆可參加，並歡迎攜眷。

㈤費用：每人收費港幣二十元。請先購券，屆時憑券登船。

㈥購券地點：㈠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㈦售券日期：即日開始售券，額滿即止，（由於名額有限，請及早購券，以免見遺。）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新疆少數民族
不親蘇反毛

新疆內部隱伏的危機日趨發展，使中共最感頭痛的問題，是少數民族仍在繼續搞民族分裂活動，有不少民眾滋長「變天思想」，傾向於蘇共。地方上反毛的勢力，不但雄厚而且活動熾烈。共幹腐化變質，以及農民反抗集體生產等情況，亦相當嚴重。以上這些現象，中共「新疆日報」在最近報導中，曾有明顯揭露。以下是該報部份原文：

一、有一些反動富農，為了實現他們變天的妄想，總是把復辟希望寄托在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的顛覆和侵略上。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暗中串連，造謠惑眾，挑撥民族關係，分裂各族人民的團結，準備反攻倒算。

二、「有些反動富農對文化大革命極端仇視，他們同林彪反黨集團遙相呼應，散佈『今不如昔』的論調，咒罵破四舊的革命行動，甚至惡毒攻擊我們的黨。」

三、「有些壞份子，經常散佈『世道還會變』，他們（指貧下中農）的好日子不長等反動言論。並且拉攏腐蝕幹部，進行階級報復。」

四、「階級敵人要變天，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的甚至和富農分子拉拉扯扯，吃吃喝喝。」

五、「有些生產隊為了搾錢，軍馬飼料任務沒有完成，卻把苜蓿拿到自由市場上賣高價，有的甚至不留足本隊的飼草，把苜蓿賣光，造成冬春季節牲畜飼料缺乏，影响生產。一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舊七夕吟

歲歲星橋帶恨看　秋深人覺枕衾寒
天庭織女思偸渡　塵世牛郎待揭竿
銀漢有橋跨步易　梧桐無路越攀難
可憐困涸淒淸婦　夜夜悲啼淚已乾

新七夕吟

前　人

破舊征衣血尙存　江流難洗日毛寃
時移未墮忠臣節　勢易誰招烈士魂
儘任遺民悲夜月　忍敎殘寇弄乾坤
他朝國土重光後　可向蘆溝認彈痕

袁先生最佳之句：「天庭織女思偸渡，塵世牛郎待揭竿」，五六兩句也好，銀漢卽是天河，有鵲橋而易渡，梧桐山爲中港交界之山，越攀難矣，用七夕故事，描寫逃亡人民，是爲佳作，壇主評。

咏「荔枝」兼示紅朝

雁　聲

小菓朱丹托綠蔭：蒲風梅雨且沉吟。
農夫鋤罷倚陰醉；工賈茶餘側餘欣！
未料殷紅毛亮盡，淚沾葉綠楊妃襟。
寄言蜂蝶毋妄想，唯候三秋桂子臨？

吳先生來詩，筆名用「雁聲」，查筆名之使用，爲五四運動以後若干新聖人所發明。中國各朝文人，發表詩文，皆是眞名實姓。故本壇詩友，極少使用筆名或化名者。

蓋發表詩文。原是公諸大雅。應該堂堂正正，風格自存。糾正偏斜。不隨流俗，作品方有價値。至如近人所謂「作家」「學人」之類，不知從何根據，均有筆名。筆名者，化名也，果爲正當詩文，化名究有何用？

緣民國八九年，一羣離經叛道，邪僻之徒，著書胡說，怕人咒罵，不得已而用化名。時稱筆名，例如周某化名姓魯，某某化名某某。指不勝屈。昔年中共諸人，全部均有化名，易姓更名，逃避法律胡言之罪耳。吾人立身處世。正大光明。値此亂世。以詩文代表誅伐。對目前邪風弊政，指實直言，不必畏懼，表現讀書人特種風格，人人如此，國家方始有救。況慮？果因詩文而獲罪，雖死亦有榮焉。

吳先生之詩，立意頗佳，文學不淺。詩中有兩個「綠」字，應注意避免，「楊」字在第五字，雖是平聲，不算變格，依然可用，所謂一三五字不論也。

惟第七句「毋妄想」，「妄」字爲仄聲，不能用。且又在第六字，與第八句「子」字，同爲仄聲，所謂二四六要分明，分明者，指平仄不可相同也。最好將「妄」字換去，改用平聲之字，方爲符合音律。

愚意，將妄字改爲空字，「空」爲平聲，「寄言蜂蝶毋空想，唯候三秋桂子臨」，如此則音節非常響亮，而且意義又未曾更改也，壇主評。

贈永金叔癸丑自港南遊並柬旅港朝朗叔及各昆仲姊妹

越南　黃偉民

卅年去國此棲遲　贏得而今兩鬢絲
習靜何妨居室陋　相逢正是落楓時
筵前昆仲家常事　燈下杯盤肺腑辭
四海承平如有日　西窗剪燭豈無思

其二

辭根恰似九秋蓬　日向西流水向東
萍聚翻疑瀕夢境　幽尋難得盡遊踪
小春炎徼偏愁雨　此處高原正遇風
毛若有情腰脚健　後園同數荔枝紅

偉民先生詩。平仄音韻均好，無三十年功力，不能寫出此詩，最佳之句：「筵前昆仲家常事，燈下杯盤肺腑辭」，比於唐宋名家，絕無遜色。對仗既工，抒情又好，壇主評。

奉和偉民族兄原玉

黃朝朗

紅潮泛濫走天涯　不礙斑斑兩鬢絲
耀武揚威當有日　潛修養氣此其時
周禮章章悲毀盡　毛朝苛政苦難辭
中華子弟齊奮起　台島蛟龍不沉思
名山誓了峯如駱　楚地獨夫刼遠東
荔圃倉廩成陳跡　蘭泮米樓概失踪
時移境易緣狂雨　工仕商農遇妖風
青天白日光輝景　武穆重書滿江紅

朝朗先生所和，第一首前四句頗好。後四句平仄倒亂，第二首，詩意雖佳，平仄未妥，有詩才，而不常做，所以音韻生疎，雖然如此，比新詩好過千倍。黃先生附書有云：「喜看戲，而不會做戲，大膽向壇主寫出」，語多謙遜，學養均深。蓋做詩必須大膽，愈做愈好，愈研愈深，任何詩家，在初做詩時。平仄均有困難，多讀多寫，多作唱和。日久自成名家。壇主致意。

贈興漢又侄赴加國求學（嵌子）

黃同化

興弘孔孟傳家署　漢族維新百粵璜
加書宜納勤作讀　國粹蕃香賴新秧
求長修紬爲卓見　學富五車獻文章
致尋日標圖良步　賀汝前程萬頃洋
深懷壯志今朝至　勉念椿萱及棣棠
月行佳札乾坤樂　浩浩然欣父母腸
題材不限承林客　贈慰親人效老萊
甲寅料料雄肖虎　啓碇還鄉醉高郎

註：林客：號稱幽默大師林語堂。

嵌字之詩，頗不易寫，造句又要自然，而且更須天衣無縫，同化先生之詩，是爲高手。如不嵌字，當更好過於此，壇主云、

七七憶舊

榮　莊

卅年前刼獸蹄侵，一炮蘆溝夜月沉！
夷禍掀天連海陸！狼烟捲地震山林！
健兒衛國埋忠骨，北上殲仇抱赤心，
民氣怒濠充八表；黃童白叟獻誠忱。

七七感懷

前　人

百年恨積似淵深，釁起蘆溝日已沉，
嶺表正當還我服？山河再破又他林，
誅夷早具堅貞志，勦共寧無敵愾心，
不是倭奴掀大刼，毛朝醜類盡成禽。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〇期 新63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〇期(新62)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〇期(新62)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九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寄回調換

每週評論

由周恩來談到江青

目前，大陸的政治形勢有了新的變化。最顯著的有兩點：一是周恩來不僅垮定了，也可以說死定了，只是時間問題。用中共的話說：只要是「革命的需要」，周隨時都會「人工翹辮子」。二是在上次「文革」中被中共文化打手捧為「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的「敬愛的江青同志」已在「二次文革」中取得了初步勝利。周恩來由「病」躲進醫院，進而「病況惡化」，日前且有人傳出消息說他將「歸隊」到「元老班」去享福，這些都是證明。

在國際上，特別是對中共「相思腸寸斷」的美國，對他們的「情郎」周恩來的病，簡直似晴天霹雷，一旦周恩來若死亡的話，當然必是如喪考妣。

在香港也有一些灰色分子，馨香禱告生怕他們的衣食父母老周瓜直。不過，政治是無情的，特別是共黨極權統治上層小集團中的政治，從根本上說就是懷疑、猜嫉、爭權、奪勢、迫害、排擠和殘酷地屠殺。有利用價值時，就是「親密戰友」，失去利用價值後，馬上就會變成「叛徒」、「內奸」、「賣國賊」。對有「不倒翁」之稱的周恩來來說，他之可悲下場倒眞是中國人的一句俗話：「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在上次「文革」中，他雖然以「和事佬」的姿態出現，實際上他是站在毛林的一邊，對劉少奇一派進行了無情的打擊。他那副沒有原則，誰有權勢誰就是老豆的卑鄙咀臉，實已到了令人齒冷的地步。迨中共「九大」召開，林彪公開規定爲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後，他活躍於毛林之間，好像是從此天下太平，他的「相國」寶座也好像滿可穩坐下去。

孰料毛林之間裂痕擴大，終至不可收拾。接着，周恩來又協助毛江搞垮了「林彪反黨集團」。林彪垮台周恩來可能「有功」，但他卻被擠上了危險的二把交椅。如果毛澤東一旦死亡，周恩來接班實爲順理成章的事。

他若接了老毛的班，路線來個「向右轉」，江青、王洪文等孤兒寡婦必爲老毛殉葬。這是周恩來成爲「二次文革」整肅對象，他必須垮台的基本原因。

周恩來這個投機分子實質上已經垮台後，雖然由鄧小平和李先念二人分別接管了他的權力，然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實際上在幕後操縱他們的是「上海幫」頭頭張春橋，也就是說：今日的中共國務院已控制於江青的手中。

「現代呂后」江青，倒可算是「澈底革命者」，於控制中共的國務院後，進一步且在肅清周恩來在國際間的影響。最近，不許周恩來出來「接客」，並調換大批駐外「大使」就是證明。

江青並不以把持了國務院爲滿足，自八月中下旬開始，在大陸上於「評法批儒」的同時，復全面發動清算林彪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具體地說，也就是江青一派已有足夠的力量，在共軍中清洗異己分子。

回顧自「二次文革」以來，江青手下控制的特務集團，整肅了共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副主任田維新，公安部部長李震（傳說遭暗殺）、副部長于桑等人也先後「失踪」，八個大軍區司令員予以調動，這些都可以看出：毛澤東爲他的「愛人」江青上台做了不少的手腳。

在現階段的全面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中，若蘭州韓先楚、成都劉興元和南京部隊政委杜平等人均將遭到淸算。更重要的是，江青必「以我劃線」，凡是支持以江青爲首的中共左派的路線的黨政軍頭頭，當可過關，且可暫安於位，否則必是「打擊一大片」，爲江青上台掃淸道路。

問題是：毛澤東已年屆八一高齡，儘管是「好人不長壽，壞蛋活百年」，但看老毛那個癡肥懵懂的樣子，大概也不久於人世了。到那個時候，江青一伙必成爲中共內部衆矢之的，羣起而反對她。所以，可以估計得到：毛澤東死後，中共必繼天下大亂之後，整個政權澈底完蛋。

新聞以外

記者不求特權‧只望獲平等待遇

十一名闖入機場禁區的新聞記者上訴駁回，維持原判，即是仍然要留案底。法官大人說新聞記者不應有特權，十分對，我們所求的不是特權，而是平等待遇。爲什麼「親屬」和「記者」犯罪一樣，判處不同？這是公平嗎？香港並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許多事情要得到新聞記者合作。港府的鬬氣態度，將來若有「大事」發生，必然自食其果！

法律不應歧視記者

十一名新聞記者因闖入機場禁區被判罰欵留案底上訴案，在高等法院由正按察司貝理士爵士審理，結果宣判上訴駁回。

他在宣判後指出：「記者乃深具知識者，應知自己之行爲是否正確，而在公平法律之下，任何人皆屬平等，記者亦非例外。原判法官判以留案底，以收阻嚇之效，實屬正確。」

對貝理士這番話，老萬認爲十分正確，如果拿這樣公正的態度處理案件，我們新聞記者當然沒話好說。十一位同業上訴，也不過希望得到公平待遇而已。

新聞記者在這次闖入機場禁區事件中，並不要成爲特權階級，別人不能入，新聞記者可以入——雖然他們只是爲了工作上的理由，不是故意犯法。

怎樣才算「公平」與「平等」呢？如果有二十個人闖入禁區，這二十個人在理論上是犯了同等罪行，他們所受的處罰，應該相同，不該因爲他們的身份而有所不同。

比方說，這二十名闖入禁區的犯人中，十一名是新聞記者，九名是其他身份的人，二十個人同時被拘，如果罰欵，同樣被罰；如果坐牢，大家坐牢；要留案底，人人留案底，這樣，才算得公平，如果這樣處理，新聞記者當然無話可說。

但，事實並不如此，除十一名記者外，其他闖入禁區的人只判簽保不留案底，新聞記者則另作不

撇開對其他人的判處不談，單獨說新聞記者這「無冕皇帝」是假的，並非眞命天子，受罪是理所當然一筆，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何況新聞記者這「無冕皇帝」；但罪加一等，便似乎違反了「公平」「平等」原則。

法律可以作多方面解釋，只問站在那個角度罷了。

港府領導凌厲加價

「電話公司去年獲利達六千九百四十八萬七千元，實在不應再加價了！」這是本港消費者協會主席洪萬邦對記者說的話。

洪先生的話說得對，在世界性經濟浪潮打擊中，香港市民受到高物價的壓力，已喘不過氣來，電話是公共事業，人們生活上所不能缺，不能純以牟利爲目的，還有服務的責任，才會給予專利權。

如果是專利發財，當然違反當局原意。一年有近七千萬的利益，無論如何應該滿足，可是電話公司還決定作大幅度加價，實在太過份，難怪電話公司宣佈了有此意向後，反對之聲不絕於耳，政府及電話公司會不會重視輿情是另一回事，但這足以顯示市民不會甘心任由宰割。雖然近一年來，加價已把市民加倒痲木，

港府鬭氣

老萬曾說過，一切加價，政府有很大責任。倒不是說政府沒有好好控制，不讓他們加得太離譜，照顧商人利益的同時，也必須顧民生。香港政府的最大毛病是不但不控制其他方面不合理的加價，本身還領導加價，故

費除非不加，要加的話，往往論倍的加。官府加價，蟻民沒有置喙餘地，只好逆來順受，加多少就給多少，任何反對都是無用，政府一意孤行，充耳不聞。在一片反對加價聲中，政府卻宣佈了停車場加價，加的幅度，十分驚人，月票五百。固然，政府在這方面收入會大爲增加，但所得利益遠不及人們損失的，可以預見的事實是：由於政府停車場的領導加價，其他商營停車場會向政府看齊，不用說也照辦煑碗。雖然，這只是一部分人受影响，但香港有十二萬部私家車，相信其中不少要加重負擔，政府處理「加價」的事情如此態度，如何限制不讓別人瘋狂加價？看來，不論輿情如何反對，電話加價將是無可改變的了。

終於難逃制水厄運

香港人過了六年多水頭充足的日子，想不到天不造美，雖有足夠水塘、水庫，卻因天旱，又嘗到制水滋味。

制水確是十分不好受，尤其天氣酷熱中，對水需要更大的時候，供水受限制，使人們生活上受到很多不便。香港很多人聞制水而皺眉，但雨量不足。巧婦難爲無米炊，制水之舉，迫不得已。現在，唯一希望是：在執行第三級制水前，沛然大雨，水塘滿溢，便可解了香港人此厄。

遠的只可當故事聽，但四日供水的滋味，香港許多人都嘗試過，因爲那不過是十年前的事，不算太久。四天才供水一次，那情況眞難以想像。

但，近十年來香港人，一直沒有爲水的問題耽過心，這與當局致力於儲水的建設有關。淡水湖存

解決四百萬市民食水所能發生的作用極爲有限，所以第二座海水化淡廠計劃也告擱置了。

另一條水源是東江之水，有人問：既然香港不夠水用，爲什麼不多來一些東江水？

這也和設備有關，以目前設備的輸水管，即使二十四小時不停，也不過是這數目，不會有所增加，除非加設輸水管，才可增加供水量，這方法不但花費大，也解決不了緊急的需要。

開源既不可，制水就是節流的唯一辦法。

制水雖使很多人不便，但爲了共渡難關，大家只有抵受一些不便，捱到明年雨季，大概總不會有問題。最慘是幾年不制水，大家浪用慣了，今天要節省，便倍感困難。

如果上天造美，大降甘霖，便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日本放水威番一陣

老萬在本欄曾提供一項有關亞運的內幕新聞，日本爲取悅中共，故意在第七屆亞運放水，讓中共多拿幾面金牌，威番一陣。在毛澤東「龍顏大悅」之下，自然會在其他方面得到好處。

現在，這內幕消息已獲證實，日本在選拔亞運選手時，將第一至五名保留，第六名以下才派出參加亞運，無論體操、田徑、游泳等都如此。據解釋，日本這項政策是要將一流好手集中應付奧運，在世界上爭霸。

其實，這並不是眞正原因，更大理由是老萬以前說的，討好中共。雖然如此，日本所拿到的金牌仍然遙遙領先，中共居於第三位。

那面五星旗在德黑蘭亞運會中，也頻頻有機會升起，讓他們威番陣的目的，總算達到。至於毛澤東是否因此「龍顏大悅」則不得而知。因爲毛澤東素來是一哥，樣樣認第一，今回只得第三，仍然在日本之下，他未必大悅，如果因此不悅，則日本仔便枉費心機。

不過，說良心話，中國人限於體力，在運動會中一向吃虧，從來就沒有威過。最威還是靑棒、靑少棒、少棒，天下無敵，年年得第一。這班後生仔

關人不過，這完全是體力關係。

今回在亞運中的表現也算不錯，中共對這班選手的訓練，費了不少苦心，不是玩玩銀球那麼簡單。今後，如果中國人獲得較好訓練，在許多並不單靠體力而可憑技術補救的運動中，或可取得勝利，

殊不爲智

運容納了中共，致運動染上政治色彩，中共選手一而再拒與以色列比賽，這是違背體育精神的，此例一開，以後國際性的運動難免爲政治所影响，在體育立場而言，這是十分要不得！

澳門獨立絕無可能

香港股票一度低瀉是因爲「澳門獨立」的謠傳。爲了炒股票，造謠是炒友的拿手把戲。譬如，毛澤東在股票市場上已死過很多次。爲了葡萄牙宣佈非洲殖民地獨立，說澳門也將會獨立，這謠言是順理成章，也當然有很多懵佬相信。

澳門會不會獨立？老萬已說過，中共收回澳門暫時沒可能，讓澳門獨立更不會是事實。

因爲，在理論上澳門是中國的一部分，到機時「成熟」時，中國（不論是大陸或台灣）會將之收回，因此，它沒有成爲獨立國或獨立地區的可能。如果里斯本和北平取得協議，極其量由中共收回統治，澳門獨立，根本不具備條件。

那麼，中共可能收回嗎？老萬也作過分析，在目前，中共不會收回澳門統治權，理由是不願影响香港。到目前，中共還要依賴香港的經濟利益，暫無殺鷄取卵的打算。香港要維持現狀，葡萄牙即使不願再要這鷄肋，中共也不至讓他放棄，除非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是時機成熟？中共不必再利用香港賺取外滙，不須再利用香港作海外宣傳，作滲透的跳板，不須作對外科技的吸收，即是說，香港已再無利用價值時，他才會打主意。

有人認爲，葡萄牙不但允許殖民地獨立，同時還打算和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因此人們認爲，在葡國與中共建交後，彼此既有邦交，豈可保持這果葡萄牙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當然也不會立刻收回澳門，因此，葡國與中共建立邦交與否，對澳門的現在地位應無影响，不過是炒友故播謠傳，不值識者一哂！

毛先死抑或周先亡

周恩來健康問題，又成爲報上頭條新聞，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在健康情況良好情形下，也隨時倒下來。何況周恩來體弱多病，事務紛繁，更要勾心鬪角，應付不斷的權力鬪爭，一病不起，並非意想不到的事情。

人們對周恩來病情的關心，不在乎他的生死，而是因爲他的生死將使大陸的權力有極大變化。

稍爲注意大陸情況的人都知道，大陸權力鬪爭兩大派系，一是以江靑爲首的極左派，一是以周恩來爲主的溫和派。目前大陸推行的政策，對西方國家展開笑臉，似乎周恩來派佔上風，但江靑在老毛撐腰下，也隨時可能把周恩來打下十八層地獄。

當然，如果周恩來健康情況惡化，由此一病不起，江靑派當然得其所哉。儘管周恩來還有許多馬仔未死，但蛇無頭不行，林彪勢力也不小，他摔死後不也都給收拾得一乾二淨麼？

因此，周恩來若在此時瓜得，大陸難免發生劇變，他病情之使人關心，原因在此。有人認爲，目前大陸是毛澤東與周恩來鬪長命之局，如果毛澤東長命過周恩來，江靑派將來勢必控制大陸；如果周恩來長命過毛澤東，他的溫和政策便會繼續推行。

據電訊說：中共官員明白表示，不管周恩來病況如何，與美國的連繫，亦將保持不變。但老萬認爲這個「中共官員」不管是什麼地位，都沒有資格說這句話。中共政策隨時改變，主要是看那一個人抓到實權。即使周恩來未死，如果大權旁落，給江靑一派抓到，他的政策便沒可能「保持不變」。

目前，周恩來病況仍是個謎，危與不危雖然不知道，但決不會精神爽利，這是江靑一個機會，她手下一派不會放過，顯然分分鐘在等待着他「報喪」。

萬人傑

羅馬皇帝迫害基督徒

在耶穌死後不滿三十年，地中海東部與北部沿岸一帶重要城市中，便已皆有基督徒的團體。再過三十年後，福音已在羅馬的東部、南部、西部的各重要城市傳遍。因此基督教與希臘羅馬人的衝突，遂無可避免。因爲：

㊀希臘羅馬人，以國家爲至高無上的權威，宗教是隸屬於國家之內。羅馬人認爲國家服務，是國家最高目的。但基督徒則認爲自己不屬於任何國人民，而認爲有一種比國家更高的力量統治他們，如果國家的律法與神的律法有衝突時，就順從神，而不順從人。因此，當基督徒向羅馬人傳福音時，羅馬人便認爲基督徒是反國家、反政府了。所以羅馬人就控告基督徒以叛國之罪。

㊁希臘羅馬人看基督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新宗教。羅馬反對新宗教的主要原因，無論何人，凡介紹不知其傾向與特性的新宗教，以擾亂人心者，若屬上流階級，即被放逐；若屬下等階級，即處以死刑。

㊂基督徒反對追隨羅馬人所暢行的娛樂，也不願與異教人結婚，不願接受異教人的官職。因此基督徒被指爲：憎恨人類一切偉大和優美事務的族類。

㊃基督徒所崇拜的，是看不見的神，羅馬人因此斷定基督徒，是無神論者，在當時無神論者，是犯罪的。

㊄基督徒拒絕敬拜皇帝，因其含有不認主的意義。在政府方面卻認爲這是叛國行爲。

㊅當時羅馬是實行的奴隸制度，故有階級的存在。但基督教卻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律平等，這種觀念，對當時社會是一大反叛。

㊆當時家庭生活，是極腐敗的，不貞與離婚，是常有的事，且又流行殺害嬰兒的事。然基督教卻宣稱婚姻與家庭生活，是神聖的，並斷定殺害嬰兒，是屬於謀殺行爲。

㊇羅馬人敬拜多神，而基督教卻排斥其他宗教，而只承認上帝爲獨一的眞神。羅馬人認宗教應附屬於政府，而基督徒則認爲政府與宗教應該分離。

㊈羅馬人認基督徒醫病、趕鬼，懷疑在行法術，其實是淫言。當時有天災飢荒發生，無知者以爲是由於諸神報復，不該容忍基督徒存在。又基督徒領聖餐時，是不許異教徒參加的，而教徒稱「餅」爲「耶穌的身體」，「葡萄汁」是「耶穌的血」，因此就造謠說，基督徒在「吃人肉，喝人血」。加上當時有許多靠異教而謀生的人，更認爲基督徒妨害了他們的收入。

因爲以上種種因素，基督徒遂深爲羅馬皇帝所憎惡。首次羅馬皇帝迫害基督徒，是在耶穌死後六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羅馬城發生大火，皇帝尼祿，爲轉移人民猜疑他放火，一方面用以滿足他的殘忍心理，一方面又爲取悅於民眾，遂把放火事嫁禍於基督徒，控告基督徒放火，然後尼祿便用種種殘忍手段，迫害基督徒，如用火燒死，綁上十字架釘死，或縫在獸皮內棄於野外，放瘋狗將其撕碎。當時殉道者人數甚多，如著名的保羅、彼得也即死於尼祿之手。

鑑往

丁皇帝，不但不再迫害基督徒，而且他自己竟也受洗入了基督教，成爲第一個基督教羅馬皇帝。他這一改變，對歐洲，甚至全世界影響太大了。

第一，「耶教中上帝創造世界之觀念，對近代科學之發生，實有影響」（馮友蘭人生哲學第七章），也即產生了笛卡兒、培根、菲希特進步派的哲學。

第二，「在上帝面前，人一律平等」。因之，產生自由民主觀念，人生而自由平等。

第三，「神愛世人」，「把福音傳佈到全世界去」，因此博愛觀念，到處可聞。法國大革命時，且把自由、平等、博愛，列爲革命目標的口號。

北美十三州獨立

今日美國通稱世界超級大國，成爲自由民主國的代理人，無一不想與它拉關係。其實，美國的建國，預先並無有什麼計劃，只是由幾個機會拼湊而成，當時不知從何而來的幾股力量，居然一一成功。

北美十三州的英國移民，並非英國政府有計劃的移民，而是被壓迫、追求自由者，如今日從中國大陸逃出的難民然。因當時北美十三州，並非任何主權國所管轄，英國難民到後，便開闢成自己的家園，先由大西洋東岸兩處登陸，然後逐漸向西、南部推進，遂發展成爲十三州。

十三州的英人，既由被迫而來，後來也全靠自力更生，英政府並無什麼幫助，只因英與法殖民地戰爭打窮了，經濟沒辦法，所以才想到向北美十三州英民打主意，徵稅並苛索，故而激起十三州英人叛變，獨立戰爭因此爆發。

當時英國是一強國，剛把法國打敗，而十三州英人卻尙未成立國家，且無統一的政治組織，與英國對抗，豈非等於以卵對石。故十三州英人遂分裂爲兩大派，一是反戰派，一是主戰派，最後主戰派勝利，遂卒與英軍開火。他們實在毫無把握，只靠一股熱力去拚，做了再說。

這明明是一種冒險，但誰也未料到，這種冒險，卻居然打敗了強大的英國。叩其原因，當然甚多。在英國方面說，英國經濟困難，派兵遠征，實在難以久拖，況內部既有愛爾蘭叛變問題，而政府大臣意見也極不一致。

次就十三州說，他們是就地迎戰，與勞師遠征者自然不同，他們有獨立自由崇高目標，而英國則是侵略戰，英國在歐洲樹敵太多，而十三州則有法、西、荷援助，而青年法人拉法夷脫幫助尤大，故至今華盛頓墓場大廈內尙有此人的臥床遺物陳列。

這次獨立戰爭，足足打了八七年，類似我們的八年抗戰。一七八一年十月，英軍終於向十三州統帥華盛頓投降。

因十三州獨立，才有今日美國，有了美國，才能使世界均勢，保住了自由民主主義。第一次大戰，最初同盟德奧意節節勝利，但到最後美國參戰，遂使戰局大變，協約國勝利了。二次大戰，形勢也一樣，最初軸心國德意日大勝，後因美國參戰，德意軍遂不支，不久日軍也投降。

當獨立戰爭時，英人對華盛頓恨之入骨，罵他爲「英奸」、「叛國

孤立，「核子傘」、「安定勢力」也就變成空話。

三軸心隨風而逝

民主的長處，是權力分散，避免獨裁，然也有所短，即行政效率遲緩。第一次大戰後，共產黨在歐洲鬧得烏烟瘴氣，而尤以意德爲甚。意國民主政府無法應付，於是墨索里尼出，組織法西斯黨，可謂以毒攻毒，居然生效。法西斯卒收拾了共產黨，墨索里尼接收意國政權，出兵侵畧阿比西尼亞（今之比索伊亞），墨索里尼成功，凱旋而歸，大受羅馬羣眾歡迎，自此自高自大，不可一世，成爲大獨裁者。

德國情形也一樣，希特勒仿效法西斯，成立納粹黨，敉平共產黨的暴亂，成爲德國元首、大獨裁者。兩大獨裁者臭味相投，於是羅馬、柏林乃先納成軸心。

不久，日本東條英機執政，發動太平洋戰爭，篤信軍國主義，正與法西斯同類，且同仇英美法民主國，因先後也與羅馬、柏林結爲同盟，通稱德意日三軸心。

這個軸心與一般國際同盟大大不同，但野心則極與蘇聯相等。蘇聯是想以馬列主義赤化世界，而三軸心則是企圖以法西斯主義征服世界。這並非一時衝動、發狂，而實各有淵源，因希特勒信奉尼采超人主義，欲以雅里安一族統治世界。墨索里尼心目中則仰慕統一意大利的三傑而嚮往古羅馬的雄風。日本明治維新後，先後戰勝中國、俄羅斯，野心日益擴大，久欲併吞中國，侵畧東南亞，連印度、緬甸也在它征服目標之內。

三軸心野心既相同，遂計劃聯合起來，想重分世界，他們瓜分計劃，大致由德國佔領歐洲東部、北部、西南部及中東，意國佔領歐洲南部一小部分，及非洲北部。日本則佔領亞洲、澳洲。

三軸心說，現在的世界，完全是英美法俄的勢力，他們皆是富有的國家，而德意日則是貧窮國家，現在富有國家已經沒落，故應該由德意日貧窮國家再重分世界。

當時屬於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固不止於三軸心，全世界共有三十七國之多，如希臘、土耳其、伊朗、西班牙、葡萄牙古老國家也皆屬之。其勢力之盛，遠非今日馬列主義所能望其背項。就才智與功業說，史大林比不上墨索里尼，而毛也比不上希特勒。照當時情形分析，三軸心重分世界，也不是夢話，幾乎成功。然就在這時，不知爲何，三軸心一一隨之瓦解了。

先是墨索里尼被游擊隊拘捕槍斃，把他屍體先吊起來，過後又放下，任人向他面部小便。第二個輪到希特勒，盟軍開闢第二戰場，德軍開始潰退，最後希特勒自殺。但在東方日軍尚猶與盟軍對抗，直至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日全國驚恐，遂急無條件投降。罪首東條英機，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近衛文磨畏罪首先自殺，不日，東條則被絞死。三軸心瓦解，所謂法西斯主義，自然也就不存在。

來

緡山

，俄國是一強國，領土廣大，除正式建立帝國前，被蒙古人所征服外，雖歷經兩次強國侵畧，皆未被征服。一次是拿破崙，法軍已進入莫斯科了，結果仍然退出，沙皇並未投降。另一次是希特勒進軍，結果也遭失敗而返。前次是，受天氣影響，後次一因美國的援助，二因德軍對蘇聯人太殘忍，當德軍初入蘇境時，人民本來是歡迎德軍的，以爲是來解放他們，後來才反悔德軍是來侵畧的，才加以抵抗。

那麼，沙皇政權是怎樣崩潰的呢？那是在第一次大戰時，俄國是協約國之一，在東線對德作戰，牽制德軍。這時，俄共頭目列寧正流亡在瑞士，生活困苦，原欲投靠美國，不料美領事不納，乃轉而投敵對的德國，當時且與德國私下簽訂賣國條欵若干條。德國便用貨車把列寧送回莫斯科，列寧就利用俄軍對德長期作戰，未得喘息之際，趁機發動革命，提倡和平、麵包、土地口號以爭取軍民歡心。尼古拉二世政權遂告不支。這最末一代沙皇一家，死得很慘，先由莫斯科逃到烏拉爾山下一農村，卒被革命黨人拘捕，全家大小七人皆被殺死。

照俄國史來說，可稱不征服國，沙皇自然會永遠高高在上，騎在人民頭上。誰知道，結局竟慘死於自己人民手下，人人皆想爭權，以爲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殊不知，沙皇尚有被推翻之日，何況普通建立在沙堆上的僞政權。

逆流抵不過順流

從上述史實以觀，不免感到有許多事，令人莫名其妙。㈠羅馬帝皇，歷來皆迫害基督徒，爲何到了君士坦丁，他不僅不迫害基督徒，反而加入了基督教呢？在基督教史上，解說甚多，有的可信也有不可信。簡言之，不外兩點：⑴是外在的，他感到迫害無效，倒不如扶持之，對羅馬有利。⑵是他心理的改變，一定認爲信基督教比不信爲安適。

㈡北美十三州獨立成功，從外表看來，很像是一種奇蹟，不知從何而來的那麼多的力量。由是各種力量聚積起來，於是便集成一種「大能」，遂居然以弱者打倒了強者。

㈢三軸心的勢力，遠比今日世界共產黨爲強，重分世界工作，已完成三分之二。孰料正在此時，不知從何處吹來一股力量，三個法西斯國，便一一倒下，法西斯細菌遂隨之風流雲散。

㈣沙皇的勢力，比秦始皇尤強，何以忽然間竟被軍民推翻？過去屢次革命皆失敗，到尼古拉二世時卻成功了，原來海陸軍先後叛變，農工也繼之。海陸軍何以會叛變？因素甚多，但點火發難卻是偶然的事，總有人先動叛心。

要之，這一切一切，必定在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引導、支持着。什麼力量呢？從基督教說，是「神的大能」。從儒家說，是「天地有正氣」。從科學自然界說，無論海洋、氣流，皆有順逆，逆流總是暫時的，總抵不過順流（即正流）。過去歷史如是，世界的將來也決不會違反此邏輯（歷史法則）。

爲毛幫清算新老沙皇侵華一文補遺（五）

四、南疆各地之役

㊀英吉沙之役：民國三十四年秋間，伊寧僞政權會遣匪軍數百人竄入南疆，在蘇聯軍官指揮下進攻英吉沙。並有高射砲一門，戰事激烈。賴守軍力戰，終將匪軍擊潰，鹵獲戰利品甚多，內有蘇聯指揮官所遺之俄文指揮日記一冊。

㊁蒲犂之役：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廿二日，匪軍騎兵二百餘人，由蘇聯境內越帕米爾進攻蒲犂，携有機關槍及輕迫擊砲二門，並有蘇聯飛機三架助戰，經蒲犂守軍激烈抵抗後，匪軍不支，狼狽奔逃。

㊂依格孜牙之役：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竄往南疆作亂之伊寧匪軍與省軍在依格孜牙地方接觸，戰事激烈。省軍除俘虜匪軍廿七名外，並擊斃蘇聯籍上校團長比爾札革夫。中校副團長唯拉聶夫、迫擊砲目哈西木莫夫、瞄準手哈得諾、彈藥手蘇來維諾夫等十五名。又鹵獲匪團命令一紙，團旂一面，蘇聯版蒲犂地圖一幅（配有進攻我境計劃之兵力分配符號），蘇聯印製之宣傳大綱，砲兵射擊圖及蘇聯各將領畫報五本。三十日，省軍奮勇進剿，將依格孜牙之匪軍擊潰。俘虜匪軍十二名，內有蘇聯籍之軍官亞尼丁一名。擊斃匪軍百餘名，內有蘇聯之高級指揮官一名。擊斃戰馬百餘匹。並鹵獲輕迫擊砲一門，二公分口徑高射砲二門，輕機關槍二挺，波浪寧重機關二挺，捷克式步槍百餘枝，砲彈三箱，戰馬二十匹及俄文日記本等件。

伊寧事變始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是時伊寧、塔城、阿山三區之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等民族，因受蘇聯煽動，由野心領袖率領，正式發動叛變，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邦。舉星月標幟爲國旗，以盡殺漢人爲口號，由維吾爾人艾禮漢任主席，在蘇聯接濟之下，進攻駐防該區之國軍，計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開始，至次年一月三十日伊寧失守，七月塔城全區淪陷，九月三日不明國籍飛機，轟炸烏蘇、精河，並以坦克、重砲、燃燒彈、照明彈，不分晝夜集中攻擊，精河守軍一師悉數覆沒，烏蘇守軍新二軍受意外飛機、重砲、燃燒彈等遠東戰場從未遭遇之重大火力襲擊，飛機指示的重型排砲猛轟，至九月五日烏蘇全城盡成焦土，兩萬守軍無一生還。是時爲日人在東京密蘇里艦簽降後之第二日，岡村寧次於南京簽降之前四日。舉國上下方歡欣鼓舞以爲將永慶昇平，寧知數萬健兒埋骨邊荒，而新的侵畧事件又正開始耶？

此次事件中，所有武器，均係蘇聯供給，當伊寧航空隊被圍，中央飛機載運糧食，準備投擲圍守軍時，曾被高射砲擊傷，更係蘇聯所接濟之有力證明，當伊寧事變時，有海關職員某君，親身歷難終於逃出虎口，爲伊寧事變中唯一生還者。曾在南京救國日報上發表一篇：「伊寧事變親歷紀實」，茲將其中一段，摘錄如下：

蘇聯主動事變之證明：㊀供給武器，新疆土人本無新式武器，事變之前，由蘇聯不斷運輸至邊區山中，一九四四年七月間，大西溝曾由警局截獲數件，旋被匪徒搶走，逃回蘇聯，警局人員追至邊界，蘇守軍向我方警察開槍，遂任匪人安然過界，未能緝獲，又於十月間伊寧之巴顏岱派出所，亦曾從哈族人麵粉袋中搜出槍枝子彈，至事變前夕（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槍聲起後，山中哈族結隊赴伊寧蘇領事館領槍，其時槍枝尙少，僅爲首之數人持有衝鋒機槍。待至攻佔霍城後，邊卡通行無阻，軍火大量輸入，異族男子隨時可至匪司令部內領取槍枝藏匿。余之烏孜別克族友人雅禮先生因時勢所迫，亦至司令部領槍，回家後即云：大量軍火自蘇源源運到。觀其所領回之步槍爲蘇聯造，手槍爲德國製，至攻我空軍教導隊時，入夜即見大隊汽車燈火閃耀，自西方開來，旋即槍聲砲聲大作，澈夜不絕，天明砲聲漸稀，未幾即聞汽車向西開去，雅禮先生回家報告余等謂：每至夜間蘇聯友軍即來助攻，天明即去，彼每夜赴總部任招待友軍之職，直至伊寧全被匪人佔據。我機場飛機已掃數被我機場工作人員破壞，而伊寧上空竟不時發現有塗有星月記之飛機，飛於市空，並參加轟炸精河烏蘇等處國軍。㊁軍隊參戰：除雅禮先生外，余尙認識一回族青年，被迫服務叛軍傷兵醫院，彼僅見有多數蘇聯紅軍，着叛軍服裝，參加對我軍作戰。余被捕入獄後，余之妻亦見雅禮先生彼鄰工商會中駐有正式紅軍。㊂政治指導員：各機關派有蘇籍顧問，指導一切，余在惠遠被押時，最末一次受審，其問官即一蘇聯人，因彼曾告余日本投降消息，並云：不要忘了我們蘇聯是中國的朋友。被捕漢人有押赴蘇聯受審者

，余在伊寧被押時，有一同監漢人，曾在伊寧警察局服務，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解往蘇聯受審訊，詢彼爲何監視伊寧蘇領事館，以及新疆之特務工作情形及組織，翌年四月間方由蘇聯送回伊寧，與余同監至同年六月間某一深夜，彼即被提出砍死。

④停戰後伊寧所抽壯丁及糧草運往蘇聯：余最後之房東，係一回族領袖，彼有一子被徵任叛軍排長，消息極爲靈通，彼云：於本年三四月間，伊寧所徵壯丁及所存糧草，因已與廸化停戰，遂掃數運往蘇聯，測其用意有二：一爲充實人力物力，二爲將壯丁運至蘇聯，加以訓練以圖後舉。此事頗堪注意。

⑤和平條件簽字後，暴動區首領逃往蘇聯：「東土耳其斯坦」主席艾禮漢及一部份特務人員，突於去年七月十八日夜間，離開伊寧逃往蘇聯，暫時隱避以圖再來。

由於以上資料證明，伊寧事件之主謀，純係蘇聯，毫無疑問，國人不知者率以新疆糾紛歸咎於民族複雜，非確論也，外蒙古民族並不複雜，何以數十年來從無寧日，無他，強鄰之煽惑所以致也。新省遠處邊陲，物產富豐，蘇人久已視若囊中物，而以地形言，蘇人亦勢在必得，蓋新疆與中亞同爲亞洲大陸之核心，位置極爲重要，中亞方面，帝俄時代即已完成三大鐵路建設，蘇聯新築路線尚不在內。其中土西鐵路自中亞直達西伯利亞，環繞我北疆邊境，距國界不出二百公里，各重要車站，均有公路伸入我邊境，如阿爾阿塔至伊寧線，塞米巴拉丁斯克至阿山線，寨樹堡至塔城線，均朝發夕至，便捷非常，而我內地與新省交通，僅有甘新公路一線相連，主客之勢異，自易爲敵所乘。

新疆之要害本在伊犁，孫子九地篇有云：「先至而得天下者爲衢地。」而「伊犁河谷地處亞陸上游，據全州之脊，當東西孔道，表裏山河，民殷國富，據其地者往往控制全部中亞。」（以上見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南京中央日報載倪志書論伊犁的位置一文。）故欲據有全疆，必先有伊犁，此蘇聯之發難，所以必先在伊犁也。自光緒季年伊犁條約以來，伊犁區即無寧日，尋又波及塔城、阿山、兩區。此中伊寧事變之所由起也。

中國政府因八年抗戰之後，元氣大損，不欲妄動干戈，且新疆問題複雜萬狀，亦難一戰而定，故力求和平解決。特派張治中爲新省主席，飛廸化全權處理，以不用武力爲原則，而蘇聯亦因新締中蘇條約，所得利益百倍於伊犁，而且在中蘇條約載明不干涉中國內政，爲執行列寧「進兩步退一步」之策畧，亦促使伊寧方面就範。張治中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飛廸化，派水建彤、鍾棣華代表政府與伊寧方面代表阿合買提江（實爲俄人，屬烏孜共和國，俄名卡西莫夫。）賴希木江、海依爾吐烈，會於瑪納斯河畔，同車至廸化，與張治中開始談判，經數月時間，始簽訂和平條款十一條，叛軍仍得保有軍隊，條文所加於伊、塔、阿三區者，迄未履行，依然作有計劃之佈置，故伊寧事件尚未告一段落，不久而北塔山事件又起。

北塔山事件

北塔山位於甘新公路奇台東北之五百華里，屬新疆省阿山區，自民國元年帝俄煽動外蒙進犯科布多，並進佔布爾根河，新省援科援阿的軍隊，便從奇台出發，經其西端的元湖，進駐察罕通古，民國二年十二月，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與駐承化的俄國領事庫由科，簽訂：「中蒙臨時停戰軍隊駐紮界線條約」時。便很明白的規定：「中國軍隊與喀爾喀軍隊，自從條約有效期內，均以阿爾泰最高分水界，自聖彼得堡條約第八條內載之奎屯上起，東至江噶什順布爾根河，至濟爾噶朗河口，再東南經察罕通古之西北陶甘第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爲界，彼此不得越過界線。」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正式取銷阿爾泰辦事長官公署，劃入新疆省，後又改設「阿山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伊寧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央即任命阿山區之哈薩克英雄烏斯滿爲行政督察專員。自從一九四五年二月間即受外蒙軍隊之越境壓迫，新省府爲避免事態擴大，命烏斯滿後撤，迨撤至北塔山時，已爲阿山區所轄之最後據點。事實已不能再撤，而外蒙軍之進迫仍有加無已，六月六日午間，外蒙騎兵一營，配合軍用汽車多輛，攜帶輕重武器，向我北塔山駐軍進攻，當時並有蘇聯標幟飛機五架，臨空掩護，投彈掃射。我軍民頗有死傷，至七日已侵入我國境六百華里，以後復連續攻擊，而且每次均有蘇聯飛機掩護，我外交部當局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蘇聯未作正面答覆，莫斯科廣播電台，卻於是月十三日，廣播塔斯社消息，否認有任何塗上蘇聯標幟之飛機。參加此次新疆邊界衝突事件，並謂我外部之聲明與事實不符，且含有挑撥性質云。

莫斯科電台復於十五日廣播「外蒙政府」聲明：竟謬稱北塔山係外蒙領土，因我軍襲擊外蒙邊境哨兵，「蒙軍被迫執行任務。」乃由若干架飛機掩護，力迫來侵部隊退出，蒙軍並未越過邊境，「外蒙政府」已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云。莫斯科此次廣播，顯在顚倒是非，煞抹事實，企圖諉卸責任，我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爲闢斥外蒙當局之歪曲宣傳，特於十八日代表中國政府聲明如下：「北塔山區之在中國境內，爲中國領土，實毫無疑問，無論在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之簽訂前後。北塔山向由新疆省設防，該地向有新疆省府所設之警察局，及駐防之軍隊。對於莫斯科廣播中所稱，中國軍隊曾越過新疆邊界進入外蒙一事，本人必須嚴正否認莫斯科廣播之外蒙外長聲明，實屬絕對無稽之談。」實際北塔山距離外蒙邊界六百華里以上，我軍何由越境，按我國輿圖及若干文獻所載新疆邊界，均係設於察罕通古，察罕通古之西爲布爾根，布爾根之西南始爲北塔山，即使蘇聯新出版亞洲地圖，亦未將布爾根劃入蒙古，況北塔山位於布爾根西南，相距尚有一百二十里之遙，其爲捏造事實可知。

溯自一九四五年秋，阿山區爲伊寧暴動軍侵入，我軍始退至北塔山，蒙軍經出察罕通古侵入布爾根，故北塔山事件，仍由伊寧事變起，遠在伊寧事變時，阿山哈薩克族領袖烏斯滿，亦爲主動分子之一，然烏斯滿之所以暴動，純係激於民族性感，反抗盛世才之暴政。與伊寧方面受蘇聯嗾使，脫離祖國不同，故當伊寧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邦」時，烏斯滿即表反對，從此分道揚鑣。

岳騫

范著「中國通史簡編」已是禁書？

柳以青

最近，一間左派書店在中環開幕。爲了招徠顧客，在左派的報章上大登廣告，並列舉出許多從大陸運出來的書籍，雜誌和報刊。但是，使我注意的是，范文瀾所著的「中國通史簡編」，不但沒有刊在廣告裏，同時，在這間書店裏也找不到。所有的只是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册而已。不久後，另一間左派書店在九龍擴充營業，櫃櫥裏也沒有范著「中國通史簡編」。

我並無愛於范文瀾和他的「中國通史簡編」，然而，記得在一九七二年時，由於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運到本港時，這間書店曾經大事宣傳，然而，今天這間書店新址的開幕後，竟不見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甚至連一本也沒有了，這不能不使我懷疑到，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在大陸再次成了禁書。本來，一位作家，一位學者的著作，在銷完了之後，如果不再版的話，那是絕版，並沒有什麼稀奇，可是，當一位作家或一位學者的作品，經由政治、政府的力量加以重印而推廣的話，突然之間銷聲歛跡了，那麼，一定是發生了一些問題。如果不是由於這一作家或學者的作品已經達到了政治工具利用的目的，或是已經失落了政治利用的價値，那便是這位作家與學者的著作中，有的地方是犯了政治方面的禁忌。

在大陸，一切的學者、作家的出版物，都是被中共一手嚴密地控制操縱的，那麼，我就有理由相信，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前二年在大陸上大張旗鼓地宣傳，而現在卻「片甲不留」的消聲歛跡呢！那一定是范著「中國通史簡編」的內容中，出現了問題，而宣佈爲禁書呢！大陸上政治迫害學術之暴行，又多了一件證據。

中國人民必須珍重這一份遺產

當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開始再一次的出版和銷到海外時，人們都覺得中共漸漸地從思想學術的壓迫中，放鬆和自由化起來，同時，對學術界人士們的創作，也逐漸給予自由了。起碼，大家都覺得：在可怕、可恨、可憎的血腥文化大革命中，逐漸地，中共恢復了一些人性，同時，那種以「馬列毛」爲主的思想鎮壓修正了，而以「黨性」爲主的「一切通吃」的蠻幹作風也收歛了，那時，很多在「文革」前已經排好版和印就的書籍，再次面世了。起碼，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根據該書，版權頁所載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第十二次版」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才公開流通。可惜的是，「好景不常」，現在這部「中國通史簡編」，再次被禁止流行了。

在我推斷這「中國通史簡編」之所以不能再次在光天化日下流通，完全是受了這次「批林批孔」和「批孔揚秦」運動的影響。

因爲對秦始皇以及秦朝滅亡，范文瀾都有清晰的說明。這可說是直接對「批孔揚秦」運動有關係，同時，更對「反儒尊法」的運動有關係。

首先，我們看看中共的史學家范文瀾，他如何地在寫着孔子，在肯定着孔子，也就是爲此，他的這本著作，面對目前的「批林批孔」和「反儒尊法」的政治浪潮，也只好再次地被鎮壓了。范文瀾說：「東周時期產生許多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在思想家、政治家中首推孔子和墨子。……特別是孔子，當他活着的時候，就有人尊奉他爲聖人。孔子學說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隨時變化，總是處於顯學獨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學派或宗教推倒它。孔子確是封建社會集大成的聖人，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偉大代表人。」（見第一編，二百至二百零一頁）

范文瀾對孔子「仁」的解釋，也是現在大陸上着了「政治迷」的人士們所不敢贊同的和不直所釋的。他說：「仁者人也（禮記中庸篇），仁就是做人的道德，也就是愛或同情心。」「孔子雖然講了很多條的仁，一般是講士的修身法。孔子講仁的眞正要義在孝。」（見二〇四至二〇五頁）

范文瀾在肯定孔子的地位說：「中國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當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過去了，但孔子對古代文化的偉大貢獻和他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並未失去。因爲他纂訂六經、保存了三代舊典，因爲他創造儒學，形成了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學說的某些部分，表現了漢民族在文化特點上的某些精神形態（如論語衞靈公篇所說「有教無類」）；他的學說，也影響了中國境內外非漢族的各族，在漢族與各族間起着精神聯繫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個大教育家，他一生學習、在思想、在溫故知新，在誨人不倦。他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特別是教育和行爲方面的經驗。比較原始可信的論語書中，記錄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他給中國人民留下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國

人民必須珍重這一份遺產。」（見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固然，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中，並非對孔夫子沒有批評，但是，對該肯定的就肯定，該否定的就否定，還不失爲其有某些學術上的獨立和尊嚴。這方面，爲我個人來說，范文瀾雖然是中共的歷史學家，但他總還能在他的這本著作中，並沒有使他的「黨性」一元化了一切。特別是在「一九五四年寫成，一九六三年修改」的「緒言」中，所表達的某些意見。可幸的是，他沒有機會經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的衝擊，否則的話，那將是另一次的「活生生的歷史考驗」呢！

秦政治殘暴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在我看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之所以做成「禁書」，恐怕是來自他對秦朝滅亡的論述。在目前大陸上「批孔揚秦」、「反儒尊法」的「政治風暴」中，他的論述不啻是「反動」與「反革命」的。我們不妨在這裏回味一下中共史學家范文瀾的話：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國，此後秦政治是法家學說指導下的政治，國王極端專制，刑罰極端殘酷，山東六國稱秦爲虎狼之國，是名符其實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韓非學說，商鞅加韓非，秦政治殘暴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時，曾起着富國強兵摧毀領主勢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時，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強盛的學說轉成爲促秦滅亡的學說了。李斯勸秦二世行督責書，正是法家學說的自然的產物。李斯說：『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於默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這種陰慘刻毒的民賊獨夫思想，與孔孟正統派的仁義學說恰恰處於對立的地位。……胡亥厲行督責，昏暴無比，是完全的獨夫，秦崩潰的條件全部成熟了。」（見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一八至二〇頁）

很明顯的，范文瀾在論秦的滅亡中，強調地指出：秦之亡亡於韓非的「陰慘刻毒的民賊獨夫」思想，原因是「與孔孟正統的仁義學說恰恰處於對立的地位」。像這樣的一段肯定，如何能不被列爲「禁書」呢？

范文瀾特別在這一章「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漢族統一國家成立時期——秦」所做的「簡短的結論」中稱：「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怎樣才得安定？孟子答：統一才能安定，不喜歡殺人的人才能統一。荀子也主張天下爲郡縣，四海成一家。儒家的政治理想，反映出戰國時期人民厭惡戰爭，要求統一的願望。」這是強調了秦之統一是來自儒家的政治理想。接着說：「秦始皇過度使用民力，雖然很多措施有利於統一，但人民也確實疲憊不堪了。秦二世昏暴無比，徵發到閭左，農民被迫大起義，迅速地推倒了秦朝的統治。最後，范文瀾總結說：「秦朝是短促的朝代，但又是極重要的朝代。秦始皇是暴虐的皇帝，但又是對歷史有巨大貢獻的皇帝。秦是文化的摧殘者，但在某些方面又是先進者。」（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三〇至三一頁）

在歷史的範圍內研討歷史，秦始皇的是非功過，是可以給我們多方面的了解的。然而，如果一定把政治滲入歷史研討內，同時，又要以唯政治觀點來解釋歷史的話，歷史的本來面目不被割裂得面目全非的話，可說是很少見的。如果再以「唯政治觀點」中，只能照官方的觀點與解釋爲固定解釋的話，那已經不是研討歷史了。雖然，所牽涉的資料是來自歷史上的人物與事件。

如果我們稍爲留心一下，大陸上目前所刊出的揚秦文章，大多是爲毛澤東的專制獨裁來開解呢！這可以說是中共的政治壓力的特重所致，也可以說是不學無術的人士們的登場，假借了學術、思想性的問題討論，而做爲向政治現實和統治者賣弄、投靠的條件和本錢呢！然而，我對生活在大陸中國人士們，總有一份同情心，特別是在學術界中的人士，如果他們仍有學術誠意與良心，暫時由於中共的暴政，不能言所欲言的話，這些爲我這海外之人，也都能充分的了解呢！

至於范文瀾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上册，沒有被列爲禁書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他一九五四年所寫的「說明」內，可以獲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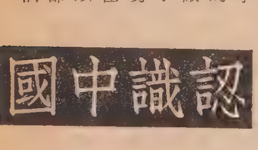
首先是由於他根據了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日期所致。所以他說：「現在因爲近代史與現代史已有明確的分期，故將此書改稱爲中國近代史上册」。

實則，在五十年代，大陸的中國歷史學家們，就曾爲了近代史的分期大加討論，這方面所出的集子不少，而范文瀾就是採取了毛氏的分期的。這在大陸以毛個人爲崇拜的中共，無論毛本人是專家，總是要以毛的主意爲一切衡量的標準的。因此，范著的「中國近代史上册」就不會在批孔批林運動中，被做成禁書。此其一。

再次，他是用了馬列觀點來講近代史的，同時又經過了不少人士的「修改」，幾乎是來自中共的集體創作。

最後，是因爲這本近代史中，有一篇爲中共最欣賞的文字「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這可以代表范文瀾在史學家的立場上，純粹地維護了中共政權統治的證據。同時，又可以做爲文革以來研討中國近代史課題的學生們的「樣板」課題呢！

一位中共的史學家，在其生前固然是畏首畏尾，不敢輕易落筆，就是在其死後，同樣的一位史學家的著作中，也還會在中共政局的不穩中而有所浮沉呢！著作的浮沉，固然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政權的實質和其面目，如果著作者浮沉的話，我們卻覺得那位學者的命運與生活的悲慘呢！好在范文瀾其人得幸仙遊，至於其著作嗎？也只有浮沉由它了。



中共在人口上的欺騙與圖謀

司馬千

今（一九七四）年為聯合國「世界人口年」。繼三月四日——十五日的「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第三次特別會議」之後，八月十九日，「聯合國世界人口會議」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開幕。八月廿一日，中共代表團團長黃樹則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以「第三世界」「盟主」自居，把人口問題產生的根源歸罪於「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侵畧、掠奪和剝削」，乘機煽動亞、非、拉各國起而「反霸」、「反帝」、「反殖」；同時，又百般掩飾大陸的人口壓力和中共強制人民節育的罪惡，自我吹噓。茲以黃樹則發言為主，結合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及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第三次特別會議」上中共代表的言論，將共黨在人口問題上的騙術與圖謀簡析如下：

攻擊美蘇等國「故意製造『人口爆炸』論」

中共代表黃樹則首以「第三世界」的「盟主」自居，指美、蘇「兩霸」「一個公開宣揚亞非拉『人口爆炸』；另一個叫嚷『迅速的人口增長是套在發展中國家脖子的磨盤』，竭力把第三世界人口的增長說成是一件大壞事」。中共重彈舊調謂：「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說「第三世界」擁有近三十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且人口仍在繼續快速增長，「這根本不是壞事，而是一件大好事」。中共慫恿在開發中國家說：許多國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獨立以後，「依然被殖民地主義、帝國主義控制着國家的經濟命脈……，特別是兩個超級大國，變本加厲地對這些國家進行壓迫和剝削，使巨大的人力資源不能充分利用，失業和貧困現象仍然存在」，故必須「不斷地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畧、干涉、顛覆和掠奪。」

慫恿「第三世界」「反帝反霸」以解決人口問題

中共把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面臨人口壓力的關切，說成是「故意製造恐怖氣氛」，繼將開發中國家的失業和貧困現象歸罪於別國的「侵畧、干涉、顛覆和掠奪」，唆使「第三世界」用「反帝、反霸」的方法，去解決日益嚴重的人口問題。

中共所揭櫫關於人口問題產生的「根源」和解決的「途徑」是這樣的：

中共代表在今年三月和八月的兩次人口會議上均宣稱，當前世界上許多國家所以存在着失業、貧困等現象，不是由於人口過多，而是由於「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侵畧、掠奪和剝削」。它指美、蘇兩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也是「造成世界上失業、貧困的罪魁禍首」。因此，中共提出其解決人口問題的「首要途徑」為：「反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侵畧和掠奪；打破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中共並鼓動亞、非、拉各國，要它們算一算「超級大國」從它們那裏「掠奪了多少自然資源，搜括了多少社會財富，搾取了多少超額利潤」。中共甚至公開鼓噪說：「不反帝反霸，不改變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係，所謂『先進國家幫助落後國家』發展經濟也只能是一個騙局。」

自我吹噓已「解決」人口問題但反對國際調查統計

在八月廿一日黃樹則發言中透露：目前大陸人口已增加到「近八億」，較二十多年前的五億，增長了近百分之六十。黃樹則繼續稱：在同一時期，「糧食生產從一億一千萬噸增加到二億五千萬噸以上，增長一倍多，布匹和其他工業品增長許多倍……我國巨大的人力資源正在被有計劃地運用起來」。但是，中共卻堅持反對聯合國等一切國際組織對各國進行人口普查，甚至反對它協助各國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計劃指標。中共代表徐禮章早在今年三月召開的「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第三次特別會議」上即曾說：「我們還要着重說明：人口政策和人口計劃指標的制定，人口普查和統計資料的公佈，屬於各國的內政和主權，應當由各國政府按本國人民的意願來處理。由聯合國世界人口會議作出統一規定，是不適宜的，也是行不通的」。

八月廿一日中共代表黃樹則又重覆聲明：「人口政策和人口計劃指標的制定和執行，人口普查的進行和統計資料的公佈，完全屬於各國的內政和主權，只能由各國政府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堅決……反對某些國際組織以限制受援國人口的增長作為援助的附加條件，損害別國的主權」。中共以「內政」和「主權」為擋箭牌，堅持拒絕國際調查，反證其「已解決人口問題」云云，全係謊言。

掩蓋強迫大陸人民節育絕育

儘管中共對外叫囂「人多是好事」，「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但對內卻不得不強迫人民節制生育和絕育，以圖解決其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其強制手段之殘酷令人不忍聞問。如限制男女最低的結婚年齡為男三十歲或（二十八歲）女二十五歲，低於此標準者不准結婚。四十歲以下婦女，已有子女二人者，強迫實行絕育。對於不顧共黨限制生育命令的夫婦，除減少口糧配給外，並強行調離丈夫（或妻子）至遠方工作，實行硬性隔離。規定凡子女已超過三人的家庭，即停發新生嬰兒的各種購物票證。對已有四個孩子的夫婦，責令其絕育；若有懷胎者，強迫接受人工流產，絕不放過，即使已懷胎四、五月者，亦不例外。此類惡行雖被鐵幕緊密封鎖住，但亦有萬一洩漏於外，故中共代表在各次國際會議上竭力掩蓋，妄圖抵賴。如胡說什麼：「我們實行計劃生育，在人口稠密地區，在羣眾自覺自願的基礎上，推行晚婚和節制生育……這種有計劃增長人口的政策，有利於婦女的澈底解放和後代的教養」。眞是欲蓋彌彰，恬不知耻！

利用「人口問題」煽動「第三世界」反蘇反美

本次「聯合國世界人口會議」是一九七〇年九月聯合國全體會議一致決定召開的，為此類會議的第三次。第一次世界人口會議一九五四年在羅馬召開；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在南斯拉夫召開；本次會議經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二月聯合國全體會員一致決定，並規定一九七四年為「世界人口年」，用意是希望世界各國對人口問題有個共同認識。其主要議題有五：一為世界人口的動向和未來，二為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的關係；三為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係；四為人口對家庭、福利的影響；五為制訂世界人口行動計劃。但中共卻撇開上述主要議題於不顧，除破口大罵美、蘇等國「故意製造人口爆炸論」外，又慫恿「第三世界」用「「反帝、反霸」的方法，去解決面臨的人口問題，更號召各開發中國家打破現存國際經濟關係，將之作為解決人口問題「首先途徑」。中共這次叫喊，再次證明其參與聯合國的各種會議，莫不將之作為反對美、蘇，反對西方各國，爭取「第三世界」的場所，而毫無謀求眞正解決國際問題的誠意。引中共入會的始作俑者，如蘇聯、英、法等，已淺嘗惡果！

毛澤東所謂「人多好辦事」、「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等謬論，已為共黨自己二十多年的實際統治經濟所否定。「國務院」在衛生部之外，特別成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強制人民實施節育，其手段之卑劣、殘忍，為古今中外所罕見。故共黨一有機會即發言以謀掩飾。但就在中共代表大放厥詞之後，更有外電報導說：「中共在會議上所提的主張與它實際所做的恰恰相反」、「事實上中國大陸在實行控制生育政策」（見中央社馬德里八月廿四日專電，印度「ABC日報」）。足證欺騙宣傳並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

援助？滲透！

王文清

坦尚鐵路預定於今年十月完工，中共現正忙着設法於鐵路完工後仍能長久維持它在坦尚尼亞的勢力。

儘管坦尚尼亞總統尼瑞一再保證，一旦坦尚鐵路完工後，中共的一萬七千名鐵路工人將離開坦尚尼亞和尚比亞，但是，在最近的幕後交涉中，中共表示願意提供更多的精力與費用，以確保中共為數龐大的工作人員之繼續留在坦尚尼亞若干年。

中共達成此一目的的方法是，提供坦尚尼亞因鐵路的存在而可能進行的其他發展計劃。

因此，中共在國際間爭取開發坦尚尼亞南部礦物資源一事上，乃搶到了先機。

儘管中共在建築貫穿坦尚尼亞的鐵路線時，曾勘查過沿線的礦床，中共並沒有發表有關勘查的任何報告。

但是去年，十五名帶着妻子、住在豪華帳蓬、喝着伏特加酒、吃着魚子醬和燻鮭的蘇聯勘查員，已全部移往坦尚尼亞的南部和西南部工作。

部份出於蘇聯勘查員和一羅馬尼亞小組的勘查，一般相信，目前坦尚尼亞已可利用木柏雅和伊林加兩地蘊藏極豐的低級煤和鐵，來建立大規模的鋼鐵工業。

西德和瑞典財團，已向坦尚尼亞政府提出合作開採煤鐵的計劃。

但是，當西德財團表示，它們可以投資五百多萬美元以開始煤礦作業時，中共立刻表示願撥付九千萬美元的無息貸款。

這筆款項不僅要用來採礦，而且要建造一條一百五十五英里長的鐵路支線，從春雅的坦尚鐵路延伸至杜庫猶的礦產地中心。

中共的新貸款協議規定，這筆貸款將用來「協助坦尚尼亞完成整個計劃，提供技術合作、提供設備，並供應一般日用品以應付地方的消費」。

這意謂着，這筆貸款亦將作為中共輸出品打開坦尚尼亞市場推動力。

這筆為數九千萬美元的貸款，將以「坦尚尼亞出口物或可兌換的貨幣」。從一九八四年起，分十年攤還。

中共在坦尚尼亞的活動不止於此。

在坦尚尼亞政府的邀請下，中共的數百名技術人員，已開始沿着坦尚鐵路進行大規模的土地灌溉和農業計劃。

今年四月，當周恩來在北平以「國」宴款待尼瑞總統時曾表示，中共和坦尚尼亞的人民，世世代代都將維持團結和友誼。

坦尚尼亞的觀察家認為，中共最近的態度，無疑是針對坦尚尼亞在坦尚鐵路接近完工之際態度的轉硬。

（譯自柯普萊社特稿）

閒話香港青年男女

兆華

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卻是崇尚自由的社會。人們的思想行為，生活習慣，如果不抵觸法律，儘可我行我素，互不相干。由於此間華洋雜處，每個人的服飾表現，往往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中國人是黑髮黃皮膚，自有我們獨特的生活習慣，和優良的倫理傳統。如果我們能從各色各樣的外來人中，學他們好的、進步的一面，摒棄自己腐敗的、古舊的一面，無論立身行事，都是最好不過的。

可惜這裏的青年男女，很多卻反其道而行。人家好的學不到，頹敗的就過之；自己好的拋去九霄雲外，腐敗的則依然保存。

如此下來，毛病和弊端反比其他外來人為多，茲就日常接觸所見，閒話如次：

思想與行為

香港一般青年男女的思想行為，是隨殖民地本質和崇尚自由而發展的。他們似乎沒有什麼中心思想，有之只是求生活與生存。怎樣生存下去，使生活過得更好，恐怕是他們唯一的理想與希望。但他們通過自由氣息，發展下去，是好是壞，是很值得研究的。

部份刻苦奮發，學以致用，腳踏實地，創造環境的青年，自然會在生存中使生活過得更好。但如果一味只求生活更好，而不擇手段的亂幹，結果社會一定蒙受其害。目前香港環境風氣的敗壞，青年男女思想沒有中心，行為得不到正當的約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青年男女生存與生活過得更好，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無人可反對的。不過一定要把思想行為納入正軌，從正當途徑去發展人生。任何不擇手段的旁門左道，也許能使你平步青雲，獲得短暫的美好生活，但其勢必不能長久。因為你所走的不是康莊大道，社會人士的眼睛是雪亮的，怎會容許你胡作胡

沒有靈魂的，生存下去亦只是「行屍走肉」，有意義嗎？

這裏的青年男女，要他們建立起為國為民，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恐怕是不容易（其實是應該的）。但作為社會一個行為良好的公民，這是應該的吧！縱使沒有能力造福社會，最低限度也不要遺害社會。

儀容與服飾

作為通商口岸華洋雜處的自由香港，青年男女的思想行為是開放的。從四方八面帶來的怪模異樣，這裏也是來者不拒，尤其好奇與衝動模仿性強的青年男女，更是有樣學樣。其實很多是不問美與醜，亦不問環境與身型是否適宜，一於照樣模仿。飛型男女喇，稀癖士喇，長毛怪喇。女性方面尤佔風氣之先，一時密實裝長裙拖地，一時又露臍低胸，迷你裙僅裹臀，長筒靴過膝頭，千層糕的鞋屐不分，竟有高達五寸。其他衣服濶窄不求適體，顏色亦絕不配合天時，總之奇形怪狀，男女不分，華夷難辨。亦有披髮蓄鬚，蓬頭垢面如深山大野人者，凡此多是標奇立異，部份亦受服裝商人之所貽，其實都是自騙或被騙的一羣而已。

就以飛型和稀癖士的打扮來看，究竟有何可取之處？亞熱帶氣候的香港而長髮垂肩，不為衣領骯髒着想，也應顧及自己的感受。徒予人以怪異的形像，增人厭惡而已。這又豈是正視人生的青年人所應為！

再說女性的拖地長裙，可供掃地不切實際，天雨泥濘，水污染透，要搖曳生姿嗎？實尷尬而異樣。露胸露臍說是涼爽，其實是肉誘的成份居多。常見少女穿迷你裙，平時行路唯恐其不短，坐下又覺其不夠長，於是以手苦拉，手袋掩護，偶或搭車登樓，則人人有「舉頭望明月」之感，是又所為何由？至於千層糕之靴屐，雖說矮小的可畧增高，但過份即變成怪異行動，一步一拐，有似高蹺，路稍不平，即會跌倒，這眞是「愛靚唔愛命」之類了。

綜觀此間青年男女的怪異儀容與服飾，其為實際需要合乎科學原理者少，其為標奇立異盲目模仿者多。殊不知來自世界各地的鬼佬鬼妹，其衣飾有本乎原來地之風上，亦有切合原來地的天時，我們如果依樣胡來，豈不變了效顰東施。其中一部份職業女性（如吧女），為要爭取國際顧客，因之服飾也隨而投其所好，這是為賺錢而為的。但作為正當的青年男女，怎可以毫無原則而自作「陸榮廷」呢（唔衰攞來衰）。

要知衣着服飾之為物，我們最初的先民，是以之保護身體的，冬天獸皮，夏天樹葉，是切合季候而取其冬溫夏涼。後來不斷進化，棉麻絲布相繼發明了，人類穿着方面更日感舒服，而其為保護身體的功用則一。跟着絨布雜以顏色花草，增其艷麗，是符合人類愛美的天性。但那有像今天的不求實際，與自然發展開倒車，與人身感受作抗衡，不科學

大陸共

最近外電紛紛報導周恩來病重，中共國務院事情由鄧小平代理。一些國際人士對周恩來個人命運作出種種推測，有的認為周恩來在中共內部權力正在逐漸削減中，有的則認為周恩來地位穩固，其減少公開活動是基於健康理由，因而他們祈禱周恩來早日恢復健康，以便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其實，周恩來在中共的地位如何？大陸共幹對其看法是：

廣東五華共幹透露：周恩來現患膽固醇症，正遵醫囑盡量減少處理公務。據悉：周恩來的病係因食用脂肪性食物過多所

會多不參加。

廣州共幹透露：周恩來由於健康情況欠佳，有意在四屆「人大」召開時辭卸國務院總理職務，遺職將由鄧小平接任。

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人員最近透露：江青現正受毛澤東指使，以極左的激進姿態批判周恩來所領導的國務院，指周恩來

，不衛生，強行束縛作妖形怪狀，形成社會一種病態的衣飾呢！非愚昧行爲，又是什麼？

戀愛與結婚

青年男女到了合法或適當的年齡，談戀愛找對象是合理的。經過互相認識，相互了解，彼此志同道合，雙方在不妨碍求學與事業前途，得到家長同意而進行結婚，更是極其正常的事。

遺憾是近來此地很多青年男女，到了相當年齡，即使在求學時期，每每藉「派對」舞會的機會，亂搞男女關係。由於存在着不正當的戀愛觀，因之不理對方是生張熟魏，到處抛情，不問對方是否可作戀愛對象，更不問對方將來是否適合作終身伴侶，有機可乘就希望佔點便宜。有的抱着玩弄態度，使對方神魂顚倒；有的則弄假成眞，結果貌合神離。原因是彼此認識不淸，性情不合，文化水平有差距，家庭環境懸殊。這樣莫說跌落愛河，就是正式結婚也沒有幸福。一些由愛而妒，由妒而恨，很容易打殺隨之，意志薄弱的就心灰意冷，失去上進心，更甚的由此而患上神經病，終於走上自殺一途。青年人亂搞男女關係，弄至不湯不水，糟塌前程，莫此爲甚矣。

筆者覺得青年男女，應該具有正確的戀愛觀，而正確的戀愛觀，仍應以我們中國的倫理觀念爲中心。盲婚時代，結婚是戀愛的開始，當然太古舊不必談。現在要談的是自由戀愛，戀愛第一步是選擇對象，選擇對象首先要有自知之明，自己係怎樣一個人（包括性情、愛好、文化水平、家庭和經濟），就去找怎樣一個對象。所謂戀愛最偉大的、一見鍾情的、超階級的、超現實的，都不過是美麗的名詞，結合起來就不是這樣動聽。任何高扳、僭越，不同類型的戀愛與結婚，恐怕很難得到美滿的結果。勉強而行嗎？只有苦了將來，所以青年男女一定要愼於始，然後可以幸福於終。

再說戀愛的最後，自然是結婚。我們中國人與外國人的觀念，也微有差異。中國人認爲結婚是終身大事，要「白頭諧老」、「從一而終」，這是和我們的倫理傳統觀念分不開的。所以在找戀愛對象時，一定要理智而且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要將自己的個性掩飾，好讓對方充份了解。外國人只重外表，往往出於盲動、苟合、閃電結婚。他們視婚姻如購物，用久了就得放棄，另找新品（相處太久，另覓新歡）。所以他們只是結合而不是成家，十年內竟有離合三四次的，這與住公寓找包月女郎何異？對於離婚所生子女的歸屬，也不大關心，甚至放棄了爲人父母的責任，這與我們中國的倫理傳統哲學，大相違背的。

其實一對戀人，既經戀愛成熟而結婚，就應該相愛以誠，互助合作，爲新家庭與新的一代而致力。我們不重人前的拖手摟腰，而重彼此內心的眞愛和責任感。唯有雙方能永恆的保持夫妻責任感，才不至容易鬧意見，鬧仳離。否則不但苦了自己，還使下一代無所依歸，最低限度也失去父愛或母愛。我們中國的倫理傳統，是絕不希望見到這些的。

周恩來的看法

珠江客

[illegible]

廣東汕頭共幹透露：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刻已大致完成，將俟「批林批孔」運動告一段落後召開。屆時周恩來可能出任「國家主席」，江青或王洪文出任「國務院」總理，而由具有多年行政經驗的李先念與鄧小平分別主管內政與外交工作。周恩來爲保晚節自願告退，而由江青等取而代之。目前汕頭人民多對江青不滿，認爲江青不過一名戲子，依仗毛澤東勢力過問政治實不應該。王洪文係屬紗廠工人出身，既無政治鬭爭經驗，學識亦嫌不足，以之主持國務院並不適宜，而以周恩來續任爲佳。

上海共幹最近透露：上海各階層人民[illegible]青尤其痛恨，認爲她是毛澤東的伴宿者，目前正在政治舞台上翻雲覆雨，一旦完成接班部署後，即將鬭爭矛盾指向周恩來。惟對周恩來對外推行「革命外交」，對內實行溫和措施頗有好評，認爲中共在國際間能有今日地位悉由周恩來所造成，故多希望周恩來能在四屆「人大」召開期間當選「國家主席」。

廣東增城、寶安等地均曾出現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指責周恩來爲當代孔子，「文革」期間極力鎭壓「革命派」，並庇護「右派」及反對人民崇拜毛澤東等。他會反對毛澤東「上海公社」的稱號，祝福林彪身體健康，大字報揚言要「打倒假冒爲善的兩面派孔老二」，「把他拉下馬來，不准他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繼續搞風摘雨」。由此可知，周恩來在共黨的權力結構中的份量，是將逐漸減縮的。

正確的人生觀

人生的意義何在？應該怎樣走完一生的路程？要了解正確的人生觀，就先要了解上面的兩個問題。由於香港是個殖民地，加上極端商業化的社會，經濟地位高於一切，一般青年男女對人生的意義，是會很模糊的。有的以爲拚命賺錢解決生活，就是人生；有的甚至以爲在生活中加上多姿多采，也就是美滿的人生。其實兩者都是非常淺見而狹義的，是純個人觀點看問題。這只是「獨善其身」而且帶有危險性，在生活生存中不爲他人着想，恐怕對社會是利小而害多。有人說「人生是與不是取」，更有人說「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有人說：人生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這些都是至理名言，也可見人生意義，是包含甚廣的。西諺所謂「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也和我們前兩句意義很脗合。至於比喩人生是光是熱，要人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更是竭盡所能，全心全意服務社會的道理。

由此可見人生的意義，應從廣義着想，首先要抱着服務大眾，而不斤斤計較個人生活享受。人與人間尤應互助合作，而不應爾虞我詐，巧取豪奪。在合情合理的生存條件下，承擔上一代的責任，展開下一代的使命，由少而壯，由壯而老，每一時期都行其本份，達成其應做的任務。如果你眞是抱有經天緯地濟世長才的，人們也絕不會忘記你，放棄你的，否則無愧無怍，得失榮枯不必過份重視。

以上多是老生常談，也是筆者的閑話，不過鑑於此間青年男女風氣日壞，而又不是從新、從科學、從合理化去看問題，有時很多簡直是開倒車。我們年青一代何處去？閒話實在不能已於言之意矣。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6 抗旱模範

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左右，我離開「粵中法院」的希望達到了。我懷抱着興奮的心情到達佛山郊區的弼塘村，那兒掛着一個大招牌：「粵中區黨委幹部文化補習學校」。這學校的校長是誰？我始終不清楚，但負責校務的是教務主任何濤和他的妻子鄭侶靜。這兩人都是知識分子，表面上沒有濃厚的黨棍味。

這學校的「學員」都是文化程度較低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地位是「縣委級」幹部，最低級的也是「區委」。

我到「幹校」任教之初，何濤明確地說：「在這兒學習的幹部，將丟開一切工作，專心學文化。黨要在兩年內，使他們獲得相當於初中畢業的文化程度。他們都有着充足的政治水平，不過文化程度較差罷了。」

弼塘村離開佛山市區不很遠，中共撥了不少經費給「幹校」蓋新房子，那兒的環境相當幽靜。不過，教員宿舍尚未建成，所以教員大都住在村中的舊屋中。

自從「三反」結束後，我和妻帶着孩子到九江中學去教書，不足一月，即獨自調回石岐，轉上廣州參加「司法改革」運動。「司改」以後，我即隨着「法院」遷到江門。在江門時，我去函九江叫妻遷到江門，租了一間房子安置她和孩子。我這樣做，曾被「法院」批評為「無組織無紀律」。在這情形下，我和妻兒曾有一兩個月的「團圓」。跟着，我被調到白沙鄉去「等候分配工作」，妻便帶着孩子和身孕返回石岐月山里。後來我又被調回「法院」，而且遷到佛山。

在這悠長的時間裏，一直妻離子散，甚至第二個孩子出生也不能一見！

離開了「法院」，我立即在佛山市區租了一間房子，飛函接妻兒來團圓。

我入「幹校」後，「黨委」曾舉行「時事測驗」，我獲得一百分，何濤和鄭侶靜似乎有點詫異。其實所謂「時事測驗」也者，不過是共黨八股罷了；倘若在香港舉行「時事測驗」，我未必及格！

「幹校」有一個圖書館，藏有不少文學名著。自從「回歸」大陸以後，實在很少機會看書。我入「幹校」後，便盡量利用時間閱讀。

當然，一方面要教書，一方面要「集體備課」，還要「學習」，所以能夠自由閱讀的時間並不很多，只能在晚上遲些睡覺，幸而同房的教師也喜歡在床上看書。

在大陸教書，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集體備課」。所謂「集體備課」者，便是同一小組的教師要一同討論教材，然後寫成詳細的教案，並且要由「組長」檢查，核准。上課時只許照教案進行。因此，寫教案和「集體備課」的時間很多。

教員宿舍的地下很濕，晚上睡覺時，被褥都是潮濕的。由於人體的熱力，被褥在早上便較乾爽，可是一到晚上，它又回潮了！

「學員」們的「級別」，全都比老師高。（何濤、鄭侶靜等除外）可是，他們對老師並沒有什麼「架子」，可以說，比目前香港的中小學生還「尊師重道」。理由是：共產黨的組織性相當強，黨員不敢不遵守「組織上」的紀律。

每當星期六下午，我便回到佛山市區去。這時長子三歲，次子不足兩歲。對着這兩個天真活潑的孩子，我感到滿足了。我想，我將可利用空閒的時間完成自己的願望，我可以抽空寫作。

然而，事實是無情的，何濤雖然曾經強調「幹校不參加工作，專心學文化。」可是，「區黨委」卻要調我們下鄉去。

那是一九五五年初的事了，我們被調下鄉去「抗旱搶插」。

「勾魂艷鬼」

沒有看「勾魂艷鬼」前，心中以為是該製片家因為「驅魔人」收得而拍的同一類應時電影。「勾」片的導演華山，出身攝影師，據說是日本攝影師賀蘭山的門徒。不可否認華山攝影的片子，營造氣氛不錯，要是有一個好劇本讓他拍鬼故事，肯定他在氣氛佈置上會收到恐怖的效果。可是看了「勾」片，覺得全然不是那麼回事，它竟是一部有哲學內涵小說改編的電影。

記得曾經讀過一部日本小說：（作者名字及小說名字忘記）據說作家名氣很大，在日本是當紅小說作家之一，可是讀過了那小說發現它的構思是從十八世紀德國大文豪歌德的「浮士德」套過來的，故事人物情節全改了，故事中的魔鬼套成艷鬼，「浮」故事中天使與魔鬼的惡鬪，也化成主人翁自己良心發現而反叛魔鬼。雖然套得不倫不類，但我想在香港及海外上映，加上一張根據德國大文豪「浮士德」改編字幕，看來會吸引多些學生觀眾，而且由於這一解說，比較容易使知識分子觀眾容易理解這故事的內涵。不過不知「勾」片是否有日本人投資，是否能在日本全國發行，如果有的話，加上「浮士德」這一張字幕，可能產生揭底牌反作用，使日本文學界大失面子。

事實在日本文學作品中，用巧妙方法，將人名地名換過，風俗習慣換過，將西方文學作品寫成日本文學作品的例子多得很。要揭底牌的話，由大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三島由紀夫，都可以找到底牌可揭。當然也有絕對走正道的，如老作家川端康成及志賀直哉等，卻是真正誠實而具有日本民族風格的儒者。川端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確是名符其實的。

「勾魂艷鬼」的發展，除了人物身份

任學校，我們是老師，可是下鄉時，「學員」們是「領導」。

我們到了鄉中，農民都不願招待幹部到他們家中住。據說「土改」時，農民們都歡迎幹部同住、同食、同勞動。

可是，中共對農民的壓迫日甚一日，於是農民便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對付共幹了。

在這情形下，我們便住在「鄉政府」中，和「鄉長」一同生活。

我被派到一條小村去，負責「領導」該村的「抗旱搶插」工作。在大旱的威脅下，全村的田土都龜裂了，有什麼辦法？

共產黨「號召」農民打井，事實上那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試想一想：要多少人力物力才可打成一口井？即使打好一口井，在大旱天時，能灌溉多少禾田？然而，誰敢違背「黨」的「號召」呢？誰敢不「積極」抗旱呢？

我當然也如此，我告訴農民說：「人定勝天。」事實上，我根本不相信這鬼話。在龜裂的泥土上，撥下去的水，一轉眼間便被泥土吸去，而泥土龜裂如故！

乾旱繼續着，農民苦悶而焦躁，我也苦悶而焦躁。在苦悶中，有一天突然下大雨！

雨剛停，農民們便自動自覺的把秧插好，根本不需要誰去「領導」他們。理由很簡單：收成的好壞，直接影響他們自己的！

由於我「領導」的一條村田少牛多，所以很快便把秧插好，而且「超額完成任務」。所謂「超額完成任務」，即是說有些往年不插秧的地方也插了秧。

老實說，對於「抗旱搶插」，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功勞。可是在返回「幹校」時，我的學生「于志文」等向「組織上」滙報時，竟把我列爲「抗旱搶插的模範」。

在「法院」，我無緣無故地成爲「舊人員」，無緣無故地被大字報和「司改特刊」指爲「包庇放縱反革命的罪犯」。

現在，我卻無端端被表揚，被捧爲「模範」，其實我對農民並沒有半點功勞！

淡淡的藝術味

林巽

昆是一個倒霉的棺材匠，一天遭遇到一連串倒霉事情，然後艷鬼才出現。艷鬼是地獄魔鬼的使者，是專做收賣靈魂生意的。她先是對李昆說謊言，說他可以活到七十二歲，然後與他訂立魔鬼協定，使李昆搖身一變成爲一個名醫，名成利就，又得與艷鬼共渡春宵。後來李昆忽然發現被艷鬼差他去救活的人，每個人被救活後，都成爲嗜殺狂，他才知道自己實在是被魔鬼利用去做傷天害理者的工具。最後因爲他反叛了魔鬼，拒絕救活一個黑社會頭子，黑社會頭子死了，李昆亦被黑社會頭子的馬仔殺死。

「勾」片最後與「浮士德」不同，但意境不錯，「浮士德」的最後是魔鬼想將他抓進地獄，但給天使半途搶救，將他接到天堂去。「勾」片的最後是李昆被魔鬼引進了生命之門，偷偷地將自己的生命殘燭，拿來重新安放在新生嬰兒的燭上，於是他獲到再一次投胎做人的機會。

背負死屍客房體去進某主持銷賣棺材、這種題材只有日本獨有。對死人的畏懼與尊敬是全世界多數民族的習慣，日本民族可能例外。開死人玩笑的電影雖有，但用眞死屍來開玩笑是很少有的。李翰祥的「騙術」電影中也拍過開死人玩笑的故事，但最後都揭開給觀眾看，電影中的死屍不過是活人扮來嚇人的。

電影散場時，偶然行在一對靑年情侶的身後，只聽得那位小姐對她的男朋友說：「有生以來，從沒看過有如此古怪的電影。」於是我想，一部有藝術內涵的作品，往往被觀眾看成「古怪電影」，主要原因是：一、宣傳文章不去好好解釋電影的內涵。二、編導構思故事，塑造人物，不從「人之常情」作爲出發點。這兩大毛病。不但「勾」片如此，不少西方藝術片亦如此。

個人最欣賞既有藝術內涵，又能從「人之常情」基點發展的同類故事，應首推波蘭斯基的「魔鬼怪嬰」，該片從本港觀眾欣賞上看，雖不及「驅魔人」，但票房紀錄仍是不錯的。

「勾」片除了演員配制不理想外，故事最大的敗筆，就是李昆開首經營棺材店一段。這一段幾乎與「勾」故事的內涵無關，其次電影中的潑妻與藝術內涵無關。如果從比較平實的生活素材構思，李昆不必先開棺材店，就寫他是一個精通醫術而倒運的醫生，中醫或西醫都好，因爲有一次醫死了一個有地位的人，他本來沒有錯，但仍給死者家族控告坐牢，從此沒病人敢再光顧他。他家中不妨有賢妻子及兒子，在生活極端窮困時，魔鬼出現，用謊言誘他訂立魔鬼合約，不久醫業大振，每天門庭如市，有些重要病症，魔鬼從耳邊教他從何處下針，用什麼藥，他開始有點擔心，但不久果然藥到病除，以爲自己從魔鬼學到救人醫術。後來才發現魔鬼叫他下的針藥都是使病人失掉本性成爲殺人者的針藥，乃反叛魔鬼，魔鬼以他的妻兒生命做要脅，爲了良知，他最後與魔鬼展開生死搏鬬，與魔鬼同歸於盡，深信用平實手法處理，至少會如「魔鬼怪嬰」容易爲觀眾接受。

現代的觀眾，對於鬼物作祟，不論電影特技如何出神入化，氣氛如何嚇人，觀眾都沒法產生眞實感。因此拍鬼故事，除非有一個明顯的涵意，那是電影中的鬼必須是一種象徵，象徵現實世界某些確實存在的黑暗勢力。當人們看這種電影，對電影中的主人翁陷入一種很可怕的困境，感到無能爲力，那個魔鬼，在觀眾聯想中應該是在現實社會中活生生的樣本。這一點「驅魔人」、「魔鬼怪嬰」、「勾魂艷鬼」應是共通的。而「勾魂艷鬼」的失敗，就是不從現實生活中提煉材料。不檢定那一大堆材料什麼是可有可無的；亦不檢定一大堆材料中，什麼是與故事內涵無關的。沒有與生活貼切的生活材料，也沒法使劇中人與觀眾之間有情感共鳴，良好戲劇效果，亦更不容易取到了。

中共新聞間諜——新華社

江楓

新聞間諜

紐西蘭總理寇克，不相信派駐於靈惠頓的一名外國特派員是中共的諜報人員。紐西蘭政府所擁有的證據，未能支持「星期時報」那篇報導所作的指控。「星期時報」在報導中所指的人，是中共「新華社」特派員李義成（譯音）。

寇克說：「我們無任何證據證明李義成是情報人員，目前本人所能獲得的證據，亦不能支持該項報導的正確性。」

但是，寇克由其收集到的情報中，承認李義成涉及衣索匹亞一項學生示威行動。

「星期時報」引述「東南亞高級外交人員」談話稱，李義成係於兩年前因間諜罪名自衣索比亞被逐出。

據「眞理週報」的調查顯示，李義成是被驅逐出境，但被驅逐的原因，未能獲得證實。

寇克說，李義成到紐西蘭是爲了採訪新聞及宣傳。寇克的話給人帶來一種印象，即李義成千眞萬確的是一名記者。

因此，他可能無疑地認爲，「新華社」駐惠靈頓記者李義成，不過是普通的一名外國特派員而已。

而李義成在紐西蘭的作爲，可能也不過是作一名記者而已。

但是，李義成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派員，他是以「中國大使館」爲基地而工作。同時，「新華社」亦不是

報紙及期刊均停止發行，而不願讓其作爲毛澤東對手的發言筒。但「新華社」迄未停止其業務。

惟「新華社」亦曾遭到整肅，目前仍可察覺那次整肅的影響力。

在中共「元首」劉少奇被控對於「客觀、眞實、公正的消息」具有偏見且主張將「新華社免除國有化」之後，該社人員乃不得不被施以「再教育」。

中共對軍備交易的掩飾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率領中共先頭人員至紐約成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頭目，迅即被認出一度是「新華社」的間諜。

高梁十二餘年來，一直是成功地往返全球各地的諜報人員。他就是以「記者」之名爲其掩護。

一九六一年，他被任命爲「新華社」駐非洲首席特派員，使他有正當的理由，廣泛地旅行非洲各地。

據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星期前鋒報」報導，他在非洲住最好的旅館，經常具有大量金錢，一度還在旅館的登記簿上自行簽寫爲「中國大使」。

一九六四年的尙適巴親中共政變，咸信他是幕後的主要人物。「星期前鋒報」自紐約發出的報導引述官方人士的話說，高梁會對叛軍散發金錢及武器。

新聞特派員——

處而無中共外交代表機構的國家，甚至具有領事館的功用。

在與中共有正式關係的國家，「新華社」的人員持有外交護照，享有外交豁免權及特權之待遇。

其他外國特派員，則會受到新聞採訪上固有的各種困難。

「新華社」人員可調任政府其他部門之職，特別是中共外交部及對外貿易部。

因而，「新華社」一名分社主任或特派員可成爲領事人員或代表中共出席商務談判。

中共與古巴的建交談判，即是由「新華社」駐哈瓦那分社主任曾濤所進行。後來他被任命爲駐阿爾及利亞「大使」，一九七三年五月，他被改派至巴黎擔任「大使」。

「新華社」的「特派員」，通常是情報官，而不是記者。他們經由各種掩護進行工作。他們要在國際輿論方面，製造出對中共有利的映像，散播宣傳及顚覆理論，並將他們以宣傳及顚覆活動所造成的有利情勢，不斷報告北平。（譯自紐西蘭眞理週報）

李石曾先生的師友淵源

李石曾先生出身名門，父爲咸同光三朝宰輔，亦爲三帝師傅。然爲其家塾所聘業師，即是一位維新派有名人物，名滿國內的進士齊令辰先生。齊號禊亭（近世知名之國劇家齊如山，即其次子。長子齊竺山，曾任巴黎豆腐公司經理。三子齊壽山，與蔡孑民先生同時留學德國。民元蔡任教育總長時，挽壽山任秘書。余與三山昆季皆至熟，得聞其父之軼事甚多）。以倡言維新，爲拳匪所害。齊竺山數十年後，爲余述其父被害慘史，尤雙淚漣漣。李先生在家塾所受即新式教育。塾師所授，經史之外，兼及輿地及國際形勢。塾中懸地圖，齊夫子行走指講，一如今之課堂。這在當時禮節師坐生立的傳統，已大不相同。李先生思想嶄新，半由天賦。秉資英敏，半由師承。「家學」淵源。李先生

說李先生的師友淵源，不能不一提他與國父的關係。在李先生敬仰國父，事之如師。在國父謙光盛德，不以部屬視李先生，而視之如友好，亦明稱之爲朋友。如孫文學說書中第一章以飲食爲證，稱「吾友李君石曾」是也。國父之意，在師友之間也乎？

李先生的中國朋友，首當推吳稚老及張靜江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朋友，當首推蔡孑民及顧孟餘兩先生。在黨中原推汪精衛，自汪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後，私交漸疏。及李先生赴東北，促成張學良通電主和平，率師入關，擴大會議垮台，李汪關係，便成水火。自此更無私交可言。李汪在黨中原爲兩個青年俊秀，彼此私交亦至厚。汪先見新世紀月刊而對李先生神往之人，汪致書於李，且時呼眞兄。（因李先生在新世紀月刊筆名眞兄

佈顛覆性理論，並將宣傳效果及可資利用的情勢，報告北平。

中共宣傳分子，爲了繼續確保他們在非洲的利益，使用各種方式包括展覽、影片、集郵、中華文化中心、商業公司及週年慶典等大搞宣傳。「新華社」很多特派員，均被驅逐出境。

他們被逐出蒲隆地及肯亞，其被指控的罪名是「干預國家內政」。遭驅逐的人包括：

高梁——他是一九六一年在三蘭港以「新華社」爲掩飾的一名上校。一九六四年被逐出模里西斯，一九六五年被逐出蒲隆地，隨後被派至剛果布拉薩市，擔任DJOUE思想學院的講師，而且是負責對卡賓達（安哥拉）及加彭進行顛覆的特警隊顧問。

王玉昌（譯音）——「新華社」駐茅利塔尼亞的特派員，一九六六年被逐出達卡。

李義成（譯音）——目前是「新華社」駐惠靈頓特派員，曾在衣索匹亞被驅逐出境，眞理週報對其被逐原因尙無法確定。

曾清源——也是一名「新華社」記者，被派至馬利之巴馬科，接着至達卡，負責「非洲獨立黨」事務，該黨前秘書長流亡巴馬科。

在拉丁美洲，「新華社」人員也被控進行非新聞記者的活動。

該社設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分社，已遭阿根廷政府關閉。巴西政府以間諜罪及顛覆罪判刑的九名華人中，有兩名卽爲「新華社」人員。

新華社曾遭整肅

「文革」期間，中共寧使大部分

將海外及地方新聞供給民眾。

在海外，「新華社」是個研究機構，也是情報運用單位。其工作目標可移至任何方面，特別是在沒有外交或商務關係的國家。

它也是中共領導人正式發言者。換句話說，它是散佈「毛澤東思想」的機構。

「新華社」在某些已設有該社分







西窗隨筆

不怕管閒事

寒梅

台灣公務機關便民服務的「績效」，是非常重視的，聽說是列爲年終考核主要項目之一。

公務機關都有「服務中心」設置，由一些受過專業訓練的「公關」人才，負責便民服務的工作。他們的工作信條是：不要使市民多跑一次路，不要使市民多浪費一分錢，不要使市民多躭誤一分鐘，不要使市民有一句怨言。如果服務人員違背了工作信條，市民可以撥電話向主管投訴。

除了公務機關的服務中心之外，執政的國民黨，也在各區設有民眾服務處，以協調方式，作爲政府與民間的橋樑，以增進上令下行，下情上達的功能，使便民服務的工作，更事半功倍。

市民受到重大的委屈，或有人濫用職權涉及貪污事情，可以檢同證據，直接寫信投寄司法行政部的調查局，一羣負責廉政的無名英雄，就會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當事人在法律的保障下，也都唔使驚！

現任的調查局長沈之岳，是一個鐵面無私，鐵腕無畏的硬漢，以除暴安良見稱於政壇，在民間享有當世包龍圖的盛譽，只要是爲民服務的工作，他是一個最不怕管閒事的好官。



過去民間俗語有句話：「衙門八字開，無錢莫進來。」但在台灣的公務機關，已難見到當年衙門的官架了，「無錢莫進來」這句話，也改爲「有錢莫進來」了，爲什麼呢？除了應繳的稅欵規費外，帶有錢進來容易涉及「瓜熟性」之嫌，還是食少得覺瞓，非法之錢，咪攪我！因此，「有錢莫進來」，已在公務機關蔚成風氣了。

洋，明年一月，行抵巴黎。任孫之隨員者，尙有浙江絲商巨子江蘇候補道熱血青年張靜江先生。故李張兩公，訂交最早，終其身交誼亦至篤（在黨中自國父以次，人皆知之。如民初，于右任先生欲認識李先生，卽請張先生力爲介紹。李先生入黨，原由張先生代辦手續，並在孫李之間，代達意見。）

李先生在中外的朋友不可勝數，如今且說他的法國師友：

李先生的法國老師，本不是上課的老師，但影響李先生一生的思想行動，大過他的任何師友。這是一位地理學大家，名叫邵可侶。

邵翁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將蒲魯東的社會和平革命論……介紹於李先生，遂構成李先生世界主義自由思想的基礎。（李先生時喜爲人題互助兩字，卽爲推崇克翁學說之象徵。）李先生於二次大戰前夕，在巴黎還出資重印克翁互助論的法文譯本。

李先生法國朋友中最老而最親者爲穆岱先生。穆民初識李先生時，不過二十餘歲，隸社會黨。李先生見其思想前進，忠實善良，但貧窮力薄，李先生密助之資助之當選爲眾議員。（李先生說資助之事，惟李與穆兩人知之，因恐敵人藉資攻擊也。）自此穆氏直至爲上議員壽高九十餘歲，前十年左右才逝世。終其身遇事力助中國，且曾救助國父。其他如組織華法教育會，如退還法國庚欵，如設立里昂中法大學，如助我抗日。終其身五六次爲殖民部長，遇事助華，法人皆目之爲親華派。

穆岱而外，李先生的法國朋友，要數赫禮歐了。此公大名鼎鼎，國人亦多聞其名。他是社會急進黨的黨魁，任內閣總理多次。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有事聯法。總統蔣公會有親筆函致赫，託李先生面交聯絡。抗日時，赫亦助我。（我曾四次晤赫，容另述。）李先生籌設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赫亦列名發起創辦人之一。

蕭瑜

大陸文藝工作者的遭遇（上）

胡養之

提起大陸上的文藝工作者的遭遇，非但令人不寒而慄，並且愈來愈加悲慘，到現時已沒有剩下一個舊時的文藝工作者了！其實，遠在二十年前，自胡風及孫瑜的所謂「武訓事件」之後，大陸上的赤色作家遭受毛澤東分子清算鬭爭的已不勝枚舉！由歐陽山的「三家巷」、「苦鬭」，以至陽翰笙的「李秀成」，吳晗的「海瑞罷官」及田漢的「謝瑤環」等等；尤其是自一九六六年展開其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文藝陣線中的主要人物，如周揚、田漢、吳晗、歐陽予倩、陽翰笙等首當其衝。現在這些從事文藝和戲劇工作者，差不多全被消滅，而周揚、田漢、陽翰笙、歐陽山等人死得最慘，這說明大陸文壇的空前刼運！

中共爲什麼要將這些曾經替它出力賣命，搖旗吶喊打過天下的文藝工作者，一個一個地分別清算、鬭爭鬭垮鬭臭甚至於公審決處呢？說穿了，便是毛澤東在未竊得大陸之前，全靠這批可憐蟲背着喇叭筒，到處亂吹，流汗流血去欺騙人民，好不辛苦；到了中共竊據大陸之後，對於這些附屬工具的殘餘價值已被利用殆盡，再也用不着了。爲求文藝界靑一色化，以配合中共毛政權的政治宣傳。因此，它的步驟是：㊀建立起純一的指揮自如的文藝秩序——包括着共黨同路人的文藝工作者。㊁以大量的赤色文藝作品泛濫於舊有的文化市場。㊂進一步地控制着整個文化市場——包括着沒收屬於民營的文化機構，而以「國營」的郵電機構，作爲文化出品推銷的機構，達成其眞正的「經濟文化」。

中共對以上這三個步驟完成之後，便進一步地直接排除異己，於是乃有文藝界的大整肅，和進行全國學人的思想「淸潔」運動。就過去的例子來看，如茅盾的「三部曲」：「幻想」、「動搖」、「追求」及「子夜」等等，都是代表中共欺騙靑年們的作品。到了中共竊得大陸以後，如賀敬之的「白毛女」，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等，就顯然已經達到最高峯而走下坡！特別是在「史達林文藝獎金」於一九五二年四月頒發後，更造成了紅色作家羣中的羨、妬的情緒；加以「武訓」被抨擊爲「小資產階級思想」後，令到大陸的文藝工作陷於混亂的狀態中而瀕於破產！許多明哲保身的紅色作家們，只好宣告「封筆大吉」！記得在一九五三年間，中共第三號文藝報告的「新語錄」一欄，曾經指出：「有些人滿腹委屈，寫出的東西總不免要受批評。有些人把幾種情緒結合一起，認爲批評眞討厭，把一點銳氣全給弄垮了！我不寫，總該行了吧！」

另一方面，中共也爲着便於操縱所有的紅色作家羣，故意使他們分成好幾個的壁壘，而幕後慫恿他們互相鬭爭，彼此歧視，永不合作。這樣中共的文藝指揮者，便可限制作家的題材，使紅色作家們簡直沒有自由馳騁思想的餘地。誰能描寫「史達林爺爺」的英明領導，蘇聯「老大哥」的大力提携，及毛澤東的「偉大」；誰就可以得到中共的信任。所以，後起的胡耀邦，一躍而成爲中共「靑年團中央」的代表者。而所謂「壁壘」之分，大概是以地域背景爲中心的。

根據較早時的大陸資料顯示，對於紅色作家羣所形成的壁壘加以分析：茅盾統領的所謂「中央系」，其勢力範圍甚廣，實際上曾伸入了西北、內蒙，及北平政權所轄的直屬機構——包括周揚等人。「東北系」則包括曹孟君、于黑丁等人，這一系沒有固定的領導者，而因地域關係使形成了一條陣線，然其勢力範圍則不能括有整個東北。只有「華東系」較爲健全，這一系的領導者爲夏衍（沈端先），其主要分子曾包括着柯仲平、田漢之流。其餘屬於游離而缺之領導系統的，則爲華南方面的紅色作家羣，歐陽山雖然算是華南方面的文藝界紅人，他一度成爲一方之霸，但他卻非南方文藝系的領導人。（以上文壇派系中過去的紅人，在文化革命中就已一個一個被清算鬭爭而倒下來了）

且說過去，原來歐陽山是搞戲劇起家的，但他的地位只限於南方，在茅盾、夏衍這批人看來，認爲他不是正統文藝作家出身，非但沒有把他放在眼裏，而且批評歐陽山對戲劇的思想領域，絕對超越不過歐陽予倩、田漢之流。於是，中南無人，吃虧的事情就接踵而來。例如：北平中共政權先後召開的所謂「文藝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名單中，從沒有一個中南區的代表名字。又如一九五一年的紅色作家下鄉、下廠及上前線等運動中，丁玲首先搶得了「下鄉」的一份；老舍則佔着了「下廠」的一份；剩下的是「抗美援朝」那條死路！則落在沒有組織的華南作家的頭上。歐陽山之輩固然不肯就道，而曾經在香港以寫「蝦球傳」出名的谷柳（廣東湛江人），卻乖乖地肩起行囊，跟一些三、四流角色抬着「抗美援期」的大旗，去朝鮮充砲灰。

歐陽山雖然逃過了上前線那一關，卻逃不過中共給予他的冷落、批判和鬭爭。一九五四年當韓戰停火以後，胡耀邦曾在中共「靑年團」發表談話：「現在抗美援朝的戰鬭時期過去了，我們今後應該更有力描寫我們的黨和領袖的偉大英明領導，必須竭力矯正那些游離分子的作品。」同時，周揚也說：「文藝創造，必須反對概念化、公式化的傾向。」進而要求改組「全國文化工作聯合會」和各個協會及各地方的文聯組織，運用政治力量來提高創作，質與量的水

平。於是「全國文學工作者聯合會」改組成「中國作家協會」；自此歐陽山在南方的所謂「文運」工作，便無形中就被取銷了。

本來前「南方日報」社長饒彰風失勢之後，歐陽山對於這個位置是很有希望而且是很適當的，但是，由於派系的鬪爭，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結果卻被「新華社」華南分社社長曾彥修輕輕地拿走了。不過，歐陽山也知道「明哲保身」，不打算在文化圈子裏與中共直系人物爭一日之短長。因此，他便消聲匿跡，躲在南方，從那時起就很少從事寫作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九六二年間，茅盾、胡耀邦等直系人物又會分別公開指摘說：「爲了克服創造的缺點，使文學創造者無愧於時代的使命，應該要求我們的作家，把創造人物性格的問題——特別是創造正面人物藝術形象的問題，提高到創造的首要地位上去。」這無疑是向歐陽山的「三家巷」和「苦鬪」兩書開砲，正與一九四六年九月間，中共「中國青年」雜誌對歐陽山的批評，指責他的「三家巷」和「苦鬪」兩本書裏面，有不少篇幅是寫男女戀愛的。因此，中共認爲這種內容是「瀰漫着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臭味！」並把「三家巷」的主角周炳形容爲「二十世紀的賈寶玉」，所以認爲歐陽山存有「修正主義」和「親蘇思想」。

陽翰笙是中共過去非常稱讚的文藝作家，戲劇作家，與田漢、歐陽予倩及歐陽山之流並稱。但首次遭到批判的時間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杪，當時中共囑使一羣大陸的「史學家」對陽翰笙所寫的「李秀成」、「北國江南」兩個劇本，曾一度加以猛烈抨擊。特別是在哲學界——即在唯物辯證法方面，中共更把陽翰笙的「李秀成」與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理論連在一起。雖然那次中共所要鬪的最大目標，無疑是中共「中央委員會高級黨務學校」的校長楊獻珍，可是撰寫「李秀成」劇本的陽翰笙，也不能辭其咎。由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廿九及八月三十一日的三天中，北平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和理論雜誌「紅旗」分別以整版發表的文章，一致批評了李秀成於淸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七月被俘後的態度不夠強硬，在其自述中洩漏了太平天國的軍事、政治等內部情況；並且會以「老中堂」和「中丞大人」的崇高稱呼，來恭維淸朝的曾國藩、曾國荃兄弟，顯然是對敵人「搖尾乞憐」，接着李秀成又向淸廷提出一項招降的建議，無形中便瓦解了當日太平軍的殘餘力量，成爲一個背叛農民革命的變節者。

因此，中共在「紅旗」上的另一篇文章中，便把李秀成所犯的罪名加在楊獻珍的頭上；並指責他對中共所製訂的方針路線政策，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因爲楊獻珍是中共老黨員，在井岡山時代便加入了共黨組織；到了延安後，又做過毛澤東的秘書，而專門研究馬列主義的。他曾經擔任過中共「宣傳部」的理論教育處長」，也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一九五八年已經補爲正式「中委」，並曾出任中共「中央委員會高級黨務學校」校長等要職。以這樣一個人物對中共的關係來說，自然要比李秀成與太平天國的關係更爲密切。可是楊獻珍後來提出了「合二而一」的理論，無疑是對當時中共的思想路線提出了異議，而與[illegible]「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修正主義理論予以同情。換句話說：這與毛澤東所強調的「一分爲二」的觀點發生了衝突。是故，一紅旗」什誌宣佈楊獻珍的罪名是：「有目的、有計劃地用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從而幫助了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合作的理論（指爲劉少奇等人的理論）。……」

其實，中共假「李秀成」來鬪爭楊獻珍，以及抨擊劇本作者陽翰笙，可以說是一大心理的矛盾。據熟悉中共歷史的日本作家在「讀賣新聞」上指出：在太平天國自楊秀清與韋昌輝發生內鬨，石達開出走之後，李秀成便成爲洪秀全的軍事支柱。他由一名士卒被升至獨當一面的大將，開闢東南戰場以捍衛南京，維持太平天國的末期政權。當他於同治三年被俘處死時，年僅四十一歲。由於他的才能和太平天國的末期政權，在反淸運動上的意義，不獨近代史學家對他的遭遇多半予以同情；尤其重視歷史上農民暴動的中共更爲欣賞。因此，中共竊據大陸後，卽發動中共「史學會」先後出版過好幾種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如「太平天國資料叢刊」（後改爲「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等等。

這些資料由胡小石、羅爾綱、鄧之誠、朱楔等一羣史學家所主編，對於材料的取捨態度還算客觀，但在若干註評方面則難免要牽強附會到中共當局的觀點，因而對太平天國諸王加以歌頌。其中對忠王李秀成的評價更高，追贈他以「革命英雄」和「農民領袖」的頭銜，而大罵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兄弟、左宗棠、李鴻章等淸末官員爲漢奸，或地主階級的反動分子！所以，中共統治下的一班文藝戲劇從業者，也就不遺餘力紛紛搜集有關歷史人物的資料，分別寫成劇本或編演話劇如吳晗的「海瑞罷官」、田漢的「謝瑤環」、陽翰笙的「李秀成」等。不過，在陽翰笙那部「李秀成的劇本尙未完成之前，中共早已編演了好幾幕有關李秀成的話劇，對他竭力支持太平天國的歷史，不僅盡量加以改編或歪曲；而且極盡美化歌頌之能事；並進一步地以極爲壯烈的場面，把李秀成之死描寫成爲「慷慨就義」和「光榮的犧牲」。究竟李秀成能不能値得中共如此歌頌呢？在那部「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中，對李秀成曾乞憐於淸廷的事實，早已揭露無遺！因爲，那一部史料的內容，除了李秀成外，多半都是同治三年六月至七月，亦卽李秀成被俘後在南京被殺之前所作供詞的原文。

這些文件又是湘鄉曾國藩家裏所藏的原本影印抄錄而得來的眞實史料，由羅爾綱加以箋證，鄧之誠、謝興堯等作註評的。照常理推測：由中共對李秀成的上述資料當時應有發覺，爲什麼等到「文革」前後才對李秀成進行翻案呢？根據中共以往所發表的言論紀錄看來，對於[illegible]，及反政府的草莽英雄如張獻忠、洪秀全之輩，都分別加以讚揚，但這種[illegible]違反的言行，後來卻逐漸影響到它們自己內部的思想發生了動搖！在這種情形之下，故中共不惜推翻它們過去對李秀成的高度評價，而要借這個十九世紀中葉的歷史人物爲題目，作爲「氣節」和「忠奸」問題的討論，從而進行其對楊獻珍這一批「[illegible]反[illegible]」的高級黨員，戴上一頂「不忠」的帽子並加以思想整肅和對其有關的人，一併予以鬪爭罷了。

二十日

李宗仁突於本日飛往廣州。中午，劉安祺將軍來溪口，向父親報告青島近狀：謂「美國海軍人員對青島問題，態度已變，表示不願放棄；但我本身實無把握固守」。父親個人仍主張照原定計劃迅速放棄；以免徒勞無功。

下午，侍父親遊千丈岩及雪竇寺，沿途談及今後對幹部的教育計劃、思想訓練、和制度政策等等。

二十一日

李宗仁本日復飛桂林，陳儀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彼因通共有據，到滬後即被看管。

天朗氣清，正午，携孝文、孝武、孝章、及侄女等，隨父親至妙高台午餐。旋經仰止橋，至岩下村；父親親自指導我們拍攝電影，千丈岩、妙高台、獅子山附近風景，盡入鏡頭，精神愉快。復由岩下村至溪坑，尋訪此地龍潭，經時不得，但仍鼓起勇氣，邁步前行。既而崗巒崎嶇，了無蹊徑，頗有「行路難」之苦。最後，卒在陡壁沙岩下覓得此潭，形狀與第二隱潭相似，瀑布丈餘，高懸岩壁。父謂：「此可稱爲『第四隱潭』」，徘徊良久，始再往第三隱潭。山翠潭光，互相輝映，其樂何極？回至岩下，適附近有單姓鄉人舉行婚禮，父親帶我們順便參加，單氏舉族熱烈歡迎。乃送彼山羊一隻、老酒一擔、花燭一對；並畧用茶點而回。

二十二日

顏惠慶等飛石家莊晤毛周，對「和平」及通航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父親昨日問起楊鳳藻侍衛官，何以久不値勤，經報告因患胃病吐血。父說：

「要他靜養」

今晨又說：

「應送牛奶給他，對病人須格外照顧。」

汪副官頭部撞傷流血，父親亦囑熊醫官予以醫治，並要汪副官下山好好休養。我聽了這兩件事，極爲感動。

今日天氣陰雨，上午十時，由妙高台出發，經亭下、大小晦嶺、馬家灘、斑竹園、柱嶺下、金竹、到葛竹掃墓。父親沿途爲我等講解古蹟名勝；相傳黃巢曾引亂兵過此，先至一峯，天色將暝，謂之「小晦」；又至一峯，天已深黑，謂之「大晦」；遂安

風雨中

色明麗，再來暝晦莫辨，因以名之」。

二十三日

行政院政務會議通過財政經濟改革草案。

晨起，陰霾四佈。早餐後，即携兒女隨父展謁外太祖母及賢甲舅公墓。禮畢，巡視賢裕舅公所籌建之「正橋」，橋已建築十有五年，而橋之兩端道路尙未開通，橋亦大部圮毁，深嘆建設與創業之不易也。過溪，復視察廟基。廟南向，後多山石，無法開拓。九時半，由廟歸。途經斑竹園、金井亭時，有王姓者爲導遊茶溪龍潭。步行約五里至龍潭。亦名金井洞，峭壁飛泉風景幽美不亞於雪竇之隱潭。父首登潭嶺，土名爲「頭潭」，距正潭約三丈許，削壁危岩，望之凜然生畏。午前，由金井洞回金井亭；即在亭前大樹下打尖，鄉人以烤蕃薯煨芋設席，眞「菜根香」也。十二時，到馬家灘，乘竹筏，經白壁、環潭、馬村至亭下廟前登陸。此水道約有二十里，即「晦溪」。雙峯夾溪矗立，山青水秀，草木葱蘢，父謂：

如能置一小屋在此久居，亦人生之大樂也。

父親以環潭與白壁間，可築水閘發電，故携我等前往視察，初不料其色如此幽美。沿途民眾夾道歡呼，情緒熱烈，至爲感激，但未知何日得致斯民於衽席耳。父親曾擬在武嶺學校內，置每村免費生若干名，以增進窮鄉僻壤之文化。

自亭下乘車返抵溪口，已日落西山矣。

二十五日

邵力子、顏惠慶等本日已由石家莊見過毛澤東回平，同機者有傳作義，傳之藉詞環境困難而投共，誠可恥也。

李宗仁亦於本日回抵南京，立即準備調換行政院長，強何敬之先生繼任。但居覺生先生此時卻以黨國元老的資格提出反對。彼提案稱：「行政院長人選，應由中常會推荐。如李代總統不依照此程序，擅自向立法院提名，在粵同仁自有異議，且啓分裂之端」云云。因此內閣改組問題又生了波折。

二十七日

邵力子等於本日飛南京。宣稱：「和談會議可望下月在北平舉行」。

今日天氣陰晴不定，晨携兒輩侍父自武嶺學校出遊。經石鰭岙、狀元岙、至鷓鴣嶺腳。其地有小溪，坑右有小岩如廳，可容二三人。時逢微雨，我們即在此岩中吃炒年糕打尖，並攝影紀念

，經張家、廊廠、魯王張武子廟，偃鎮亭而至金陵，遂折而南行。一路山明水秀，土沃民阜，甚爲欣羨。途過上下青修嶺，下青修者，我先世士修公由此以遷武嶺之故處也。現只有兩三椽茅屋，一庵已傾圮，信非發祥之地，士修公之不願久居於此明矣。再從下青修上坡，登對嶺岙，山路崎嶇，直至岙腳。五時後，回慈庵，計程行五十里。

二十八日

立法院第一屆第三期第一次會議，本日在南京舉行。

晨起，侍父徒步出遊，經上白岩、竹林庵、至名山坑龍潭。潭距龍樹庵數百步，崎嶇難行。兩潭相連，水清見底，惟其瀑布不大；潭形亦不如隱潭與茶溪之奇偉耳。半小時後，上名山坑巔，路陡不易行。約十里許，至龍樹庵，庵址狹小，但幽靜可居，且瀑布亦甚壯觀，可培修之區也。復前進，經名山缺口至中峯村。時已午後一時，卽在中峯打尖。父親與村中老幼攀談，老人競言溪口玉泰故事，津津有味，洵足樂也。後由中峯至向陽崗，在舊廠基午餐，經柴狗岩下，循東岙，回至妙高台。

傍晚約行圓兄散步於飛雪亭，閑談抗戰期間留川之往事，感慨殊深。

堅百忍以圖成

三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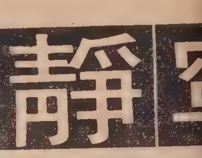
天氣寒冷。上午九時，經入山亭，上妙高台，沿途與沙堤老百姓談話，又深知了一些民間隱情。下午，隨父遊覽西坑廟下之瀑布，白寺右循溪前行至瀑布處約三里許，幽逸無比。四時後到仰止橋觀瀑，今日水大，更爲壯麗也。

二日

天晴。上午十時半，携兒輩隨父重遊徐凫岩。先到三十六彎，視察苗圃，再經南坑橫田塍，直下瀑布岩腳，止於董村農場，並在瀑布下側橋上野餐。瀑布如銀瀉地，飛雪織絲，其雄偉奇麗，蓋千丈岩瀑布所不及，惟遠遜於千丈岩之高度耳（此岩之高度約在六十餘公尺，僅千丈岩三分之一）。宋王時會詩云：「絕險攙空雲與平，橫飛寒瀑萬年聲，杖藜平過人間險，獨向千山頂上行。」此詩可爲父親此時此地遊觀之寫照。

三日

上午十時到櫟社機場接張治中，彼携李宗仁來函，商承父親對「和平[illegible]」



蔣經國

本日李宗仁並指定：吳鐵城先生、邵力子等十人，研討與共黨和談案。

吳禮卿先生來溪口。

四日

父親在妙高台與禮卿先生長談，認爲：經濟是政治之中心，而共區社會經濟極端破壞，共黨必將自食其果。

下午陪同客人至仰止橋觀瀑，復經隱雪橋到第三隱潭遊覽。

本日吳鐵城先生派李惟果來溪，轉告其望父出洋之意。

五日

父親與禮卿先生繼續檢討外交之經過，禮卿先生認爲我國之失敗，俄共之勝利，卽爲美國之根本失敗，而今日美國猶未覺悟也。下午，父親研究共黨擴大新政協組織聯合政府之陰謀。

七日

上午，父親與禮卿先生往遊徐凫岩。此間山水美麗清奇，世罕其匹。聞康有爲在其七十國遊記中，認世界上山川之美，黃山第一，美國黃石公園第二，可惜康有爲未遊雪竇與徐凫也。父親曾說：

「凡事不可臆斷，世界事物之繁盛，實不能以一得而自足。」信哉此言！

父親由徐凫岩南下經姚家董村時，村民皆鳴爆歡迎，此眞民意也。

九日

父親派我赴滬訪胡適先生，並勸吳國楨不辭市長職，下午父與禮卿先生等往遊岳林寺及下塔院。

袁守謙主任帶白崇禧求見父親之函件來溪口。

十日

上午，父親送禮卿先生赴杭州後回武嶺，巡視武山廟與學校。晚課後與袁主任守謙聚餐敍談。父親對黨務改革方案之進行，分：㈠整理㈡改造㈢新生三個階段。此蓋謂整理現狀，改造過渡，籌備新生也。今日復手定改造過渡的辦法：

決先組織一個非常委員會，人數以二十至三十人爲限。 【十九】



雜劇之祖與竇娥寃

林宗霖

畢生獻身戲曲・成就輝煌

關漢卿是一位偉大的戲劇家。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着輝煌的一頁，在中國戲曲史上是個前無古人的了不起的人物。

關漢卿，字已齋；有以說他以字行，原名一齋，因古代「一」「乙」兩字相通，而「乙」與「己」形相近，故訛為「己齋」或「己齋叟」。「一齋」「漢卿」均有念念不忘「我是一個漢人」含義。

漢卿生於河北安國伍仁村，此地在元屬中書省（中央直轄）後來寄居大都，因此被稱為大都人。他到過汴梁（今開封）和杭州。大都、汴梁和杭州，都是當時戲劇活動的中心。據胡適考證，他的生平當在西元一二二〇到一二三〇年左右；金亡時，他大約只有十三四歲，死時當在一三七〇年左右。

中國戲曲，始於元代的雜劇。這種雜劇，是由前代各種舞曲歌詞漸漸演化而成的。完成元劇的體裁者，前人多歸功於關漢卿。錄思簿列關氏於雜劇之首。太和正音譜，推他為「雜劇之祖」。

據近人考查，現存的雜劇，時代最早者，當推王實甫的「四丞相高會麗春堂」，而王作完成於金亡之前，那時，漢卿只十三四歲，故說漢卿決不是元劇的創始者。自然，雜劇亦非王實甫所創始。我們以五言詩、宋詞起於民間的公例，說雜劇也是起於民間，這種論斷，諒不會錯誤。因此，我們說雜劇的產生，不是一時成功的，也不是一人成功的。雜劇的產生，係由當代許多劇團經理，各種演員樂工，以及無名編劇者共同合作的成績。

最早的雜劇，都是些無名的作品，那些作品是很幼稚的，所以都不得流傳，等到文人出來為教坊行院寫劇時，才展開了戲劇史上的黃金時代。因此，我們說雜劇創立於金末，而其黃金時期，則開始於元朝滅金以後。

我們既不承認關漢卿是雜劇的創始人，而仍稱他為「雜劇之祖」，這與後人之尊稱司馬遷為「史學之祖」是一樣的道理。

關氏是劇壇的通人。他能演、能導、能編。他的寫作題材，非常廣泛，有壯烈的英雄，有浪漫的戀愛，有社會家庭的實事。同時在形式上，不全採用那大團圓的公例，有的是喜劇，有的是悲劇。喜劇中多充滿幽默滑稽的風趣，悲劇中則揭露社會環境的罪惡和黑暗。他畢生獻身戲曲，其成就是多方面而且非常偉大的！

喚庸愚警懦頑・昭然若揭

有人說：漢卿是一個澈底的風流浪子，浪漫才人。在「一枝花」裏，他說他自己玩梁園月、飲東京酒、賞洛陽花、扳章臺柳，會吟詩篆籀、會彈絲品竹、會唱歌跳舞、會打圍蹴踘，你就打斷了他的腿，他還是要向「烟花路」兒上走。由此可知他是一個日夜在妓院劇場中度生活的人，同他來往最密的，想來都是妓女和戲子一類的藝人。

元曲選卷首說他「躬踐排場，面敷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於此又可知他不僅能寫劇本還自己參加演出。於此，我們要問：漢卿為什說他縱使牙齒打落，手腳打斷，也絕不放棄「烟花路」，與妓女、藝人等接近？絕不放棄曲事業？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認為：

㈠由於時代環境使然。中國自盛唐以後，隨着商業經濟的發達，人口集中的城市，相繼形成，並且日益增加和擴大。受市民相當歡迎的民間說唱，也伴隨着日趨活潑和繁榮。在宋代，說唱不僅成了市民所喜歡的娛樂形式之一，而且風靡全國深入農村。到了十三世紀中葉，蒙古人先後吞滅宋統一中國，並舉兵西向侵入歐洲，元代的中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以前賴以刺激國內商業繁榮的對外貿易，只靠海運，而今更加上幾條通向西方的陸上交通，商業的繁榮，城市人口越發集中，妓館戲場以及各種娛樂場所，也都興隆起來。

顧客多生意好，經營戲場的人可以得利，對於演員與劇本的報酬也可以增加，舞臺設備的改進，與劇本的精求，自是必然之事。於是那些困於元代政治制度下的窮苦文人，迫於衣食，只好和說書的、說唱的，演戲的倡優合作，替他們寫歌曲、編話本、撰劇本為生了。這就是許多元代作家投身到戲

曲活動中去及一種新的文學體裁——雜劇萌芽、滋長的原因；也是關漢卿之所以走上戲曲生涯的時代環境使然的原因了。

㈢在於他個人的志趣。當蒙古人入主中國以後，異族歧視達於極點，漢人遭受極痛苦的壓制。所有蒙古人甚至色目人（元代稱外族諸姓）都有生殺予奪之權，豪權勢要、貪官污吏橫行霸道，任意搾取固然不論，就是那些勾結官場的敗類和那些稍有錢財的土豪劣紳，也成了蛇虎，極盡欺凌、敲搾、盤剝的能事。

稍有民族意識、有正義感的人，都懷着一腔不平之氣，無從發洩。而編製戲曲，正可借古人的嬉笑怒駡以抒鬱牢愁。關漢卿雖日與妓女藝人為伍，但並非墮落到苟且圖生之流，「不伏老」曲中有一段自白，他說：「他是蒸不爛、煮不熟、搥不扁、炒不爆，響噹噹的一粒銅扁豆。」在他創作的戲曲汪洋大海裏，喚庸愚警懦頑之心，昭然若揭。這就是關漢卿選擇以戲曲為終身職業，堅定不移的從事戲曲活動的另一主要原因。

能導能演能寫・領袖羣倫

他的作品原有六十多種，在產量上，元代作家，沒有人比得上他。現在保存的，只有十多種，大致可分為歷史的、男女愛情的、以及社會、家庭的。此外還寫了不少散曲，[illegible]的形式，歌頌男女間的戀愛；形式和內容的[illegible]清新，在元朝的二百多位散曲作家中，佔着首要的地位，其成就因素：

㈠他很有天才，無論什麼玩意兒，都玩得很到家。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雜藝，如吟詩、篆籀、彈絲、品竹、唱鷓鴣、舞垂手、打圍、蹴踘、圍棋、雙陸等等，無一不通。這是構成他作為一位傑出的雜劇作家的重要條件之一。

㈡他在生活上和下層社會被欺侮、被損害的人物很接近，思想感情上瞭解他們，政治態度上同情他們，因之，他的大部分作品裏，作者和筆下的人物同笑哭、共憂樂，並為這些人物抒憤和鳴寃。

㈢他取材於現實社會，或傳統中民族熟知的故事和人物，使觀眾有遇到親知、朋友之感；一切離合悲歡，都使人覺得特別親切，具有強大感染力。

㈣他通曉音律，擅長歌唱，對舞臺技術非常重視，不但時時親自導演，指點「梨園子弟」；還經常「躬踐排場，面敷粉墨」，參加演出，注意舞臺效果，體察觀眾心理，自會成績斐然了。

他有了豐富的生活基礎，而又重視舞臺實踐，既是作者，又是導演兼演員，所以他的雜劇，無論故事情節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個性感情的刻劃、行動語言的描寫環境景色的渲染，都達到幾乎無懈可擊的地步，藝術上臻於爐火純青的境地。

當時替藝人寫曲詞、編話本、作劇曲的，通稱「才人」。才人經常聚集一起共同研究技藝、編寫話本、劇本。漢卿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員，漸而所有的才人都認為他是領袖人才。賈仲明為他作輓詞，稱他是「梨園領袖、編修師首、雜劇班頭」，便是最好的證明。

竇娥評價最高・影響深遠

關漢卿的雜劇，今仝存的，尚有「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杜蘂娘智賞金線池」、「包待制三勘蝴蝶夢」、「感天動地竇娥寃」、「望江亭中秋切鱠旦」、「溫太眞玉鏡臺」、「閨怨佳人拜月亭」、「詐妮子調風月」、「關大王單刀會」、「劉夫人慶賞五侯宴」、「關張雙赴西蜀夢」、「鄧夫人苦痛哭存孝」、「山神廟裴度還帶」、「狀天堂陳母教子」、「錢大尹智勘緋衣夢」十六種。以及春衫記、哭香囊殘本二種。

竇娥寃是關漢卿的代表作，這是一個家庭悲劇。劇中敍述窮秀才竇天章借寡婦蔡婆二十兩銀子，因為高利貸，一年之後，就翻倍變為四十兩，無法償還，逼得將身前喪母的七歲孤女竇娥抵給蔡婆為童媳。竇娥長大成親，不到兩年丈夫又死了。姑媳兩人，相依為命。

某日，蔡婆到盧醫生家去討錢，盧付不出，引她到郊外，想用繩勒死她，剛要動手，恰好惡漢張驢兒父子走來，救了她的命，但張驢兒父子便因此威脅她，老張要娶蔡婆為妻，小張要娶竇娥為妻，同時佔住在蔡婆家裏，要等着成親。

蔡婆[illegible]，竇娥則無論如何不答應。小張知道竇娥從中作梗，在羊湯裏放下毒藥，想把蔡婆毒死，歸罪於竇娥，藉此吞沒她家的財產。

不料羊湯反而毒死了自己的父親。小張告到官裏，誣竇娥毒死公公。官吏昏庸枉法，將竇娥屈打成招，判成死罪。

作者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用深摯的、同情的、沉痛的筆調，通過竇娥的寃死，揭露社會的陰暗慘狀，同時刻劃出竇娥至死不屈的堅強性格。竇娥臨刑前向她的婆婆唱出一段充滿生離死別的哀怨曲子：

「念竇娥服侍婆婆這幾年，遇時節將碗涼漿奠！你去那受刑法屍骸上烈（燒）些紙錢，只當把你亡化的孩兒薦！」

再看她一字一淚聲訴那官府嚴刑逼供的兇狠：

「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打得我血都飛，血淋漓！」

在臨刑前痛斥那山陽縣的監斬官：

「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願，說什麼三年不見甘露降，也只為東海曾經老婦寃。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們）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作者在這劇裏，一面盡力描寫社會的黑暗，和那些謀財害命欺凌弱寡的惡漢的兇惡行為，同時又攻擊政治的腐敗，不能給善良人民絲毫的保障。於是善良的民眾，成了孤苦的無援者，永遠在惡霸與貪官的爪牙下，度着非人的生活，稍有違反，便會含寃而死。

這一大悲劇，被譽為世界最偉大的悲劇之一，在漢卿的全部作品中，這是一齣評價最高、影響最深遠的結構。

他不僅是「雜劇之祖」，同時也是元曲的大作家。因為他在「烟花路」裏混得很久，對於那一個圈子裏的男男女女的生活性格及其語態，體會得非常眞切；在女人情態與心理上的描寫，尤為深[illegible]。所以明人韓奇把他比作文章中的司馬遷；近人王國維把他比作詩歌中的白樂天。

（[illegible]君夢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滇緬邊區烽火風雲（一）

封侯

共產黨席捲我國大陸，一批不甘臣服的炎黃子孫們如潮水般湧入緬甸，滙合了撤退滇緬邊區國軍，共同創造出一番新局面。

二十多年來，反攻大陸，曾進佔滇邊境四縣的輝煌戰役，有擊潰緬軍進犯的勝利紀錄，發揚了孤臣孽子，義不帝秦，慷慨悲歌的中華民族節操。

曾幾何時，而邊區黃金三角地帶，卻創造出不少領導階層的崇高地位和財富，其間勾心鬬角，曲折離奇的事實經過，耐人尋味！

如欲瞭解此中來龍去脈，勢將有從雲南省主席盧漢叛變說起，以及國軍和忠貞志士被迫退入緬甸，影響所及，而後言及其他。

一 獻慇懃張羣受騙　萌叛念盧漢變節

一九四七（民三十六）年除夕過去了，翌年臨歲序又開始，一股由多種因素所形成的巨大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國民黨大陸政權，加速了無情的冲擊！

緊接着東北華北及華中失陷，當時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眼見時機來臨，終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叛棄國民政府！在南部和平口號下，正式向共產黨輸誠投靠。

盧漢背叛中共並不是一件意外的事，遠在他接替雲南王龍雲的寶座以後，就開始對中共屬意的土共領袖朱家璧予以羽翼。朱家璧是盧漢在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任內的警衛團團長，也是中共延安抗大學生，憑着盧主席曲意廻護，所以能在省內拾着共產黨招牌，順利作流竄式發展。其後盧漢又授意其親信龍澤滙向中共暗中聯絡，曲意承歡，對共黨在雲南境內一切秘密及公開活動，視若無睹，甚且暗中資助。由此種種跡象顯示，盧漢蓄意投共，已是昭然若揭了。

對於盧漢的巨細舉措，早經中央政府派駐雲南特務人員詳細紀錄和報告，然而，這些報告到達代總統李宗仁手上，李宗仁就提出一位滇籍將領，魯道源準備取代盧漢的主席職務。可是下野的蔣先生，正負着中國國民黨總裁責任，怎能容忍一個曾經聯名通電迫促他下野，而又與桂系力量相結合的統兵將領回據雲南從容部署！盧漢看清楚此中矛盾，便對蔣先生僞裝出千依百順姿態，何況居中，又得着一向作他奧援的張羣先生爲他進言，所以就把撤替案擱置，仍然以攏絡方式來繼續羈縻盧漢，另方面又着令駐節雲南國軍第二十六軍及第八軍予以加意防範。

當時行政院長閻錫山，對於盧漢的動搖難免不安，他知道，除了時局好轉可以穩定盧漢外，唯一希望能以大義開導，以稍堅其心。於行政院遷府廣州時，便專電邀請盧面商要政，盧知道這是鴻門宴式的約會，自己不敢親赴險地，僅派省政府秘書長朱麗東代表前往廣州，向閻報告盧因病不能應召的苦衷。閻聽了臉色肅重的對朱說：「這次我特意邀請盧主席親來面談國事，並不是要他派代表前來，請你回去告訴盧主席，說我在山西執政三十多年，中央政策正確時，我就竭誠擁護，如果中央政策有錯誤，我就明白反對，希望他也能和我一樣，把態度放明白些，大家好辦事。」

朱麗東回昆明後，把這席話原原本本的報告盧漢，盧漢聽了以後，半晌才說：「哦！閻老西眞夠厲害！」

閻院長這番話，可謂對盧漢極端失望後的沉痛發洩，盧自會知其眞義的，既然紙包不住火，惟有迫着攤牌，可是眼看臥榻之旁，尙有二十六軍及第八軍虎視眈眈，弄得不好而兵戎相見，自己新近組成的十八個保安團，又遠非其敵，如果就這樣因循拖下去，中央會不來個先下手爲強，想來想去，仍舊只有求助於張羣先生。經過幾番信使往還，確信張先生有保護他過關的把握時，才硬着頭皮飛往重慶面覲總裁先生。蔣總裁在此時此地，是樂意看到這一位舉足輕重的封疆大員，能夠多作歸心表現的，所以除諄諄勉勵之外，又要他回任後速即籌理三件要務：一是摧毀共黨組織活動，二是鎮壓暴亂分子，三是整肅反政府言論。所以還交給他一份有關這三方面的名單和資料，要他照單行事。

盧漢回到昆明後，首先派人暗中通知列在黑名單上的重要人物迅即躲避，接着召集中央派往昆明特務人員，會同他手下憲警，於當天夜裏分頭與關

搜捕工作，表面上確實拘捕幾十名嫌疑分子，雖然也有幾名共幹和同路人，不過都是一些次要角色，還有一些只是平日空言論政，在生活壓力下愛發牢騷的失意人！

人們看到盧漢態度在一夜之間果然轉變了，共產黨宣傳及公開扭秧歌等也歛了跡。沉靜幾天之後，中央銀行昆明分行裏，突然發生擠兌風潮，湊熱鬧的人們越擠越多，一時秩序大亂，等到大批憲警趕來，立刻把銀行鐵門關上，封鎖現場。盧漢聽到如此消息後，如響斯應，馬上帶着一批衛士驅車趕到銀行，立刻在銀行裏擺起臨時公案，當起審判官來。可憐這一批一百多個爭看熱鬧的老百姓，被憲警如抓鷄樣地，一個個給抓到盧漢的座前，三言兩語一問，不分青紅皂白，舉手一揮，就給拉到銀行後面一塊空地上立予槍斃。不到一個鐘頭，空地上擺滿三十多具屍首。

當時省會治安的首長，聽到盧主席親自出馬鎮暴，亦即匆忙趕到現場聽候差遣，一見如此情形，個個嚇得目瞪口呆，此刻衛士們看到盧漢有些累了，正把一杯熱茶送到盧案前時，站在一傍侍候的保安司令部參謀長馬瑛，便趁機上前諛笑說：「主席也太累了，請休息一會再審罷！」

盧抬眼瞧了瞧馬瑛，遂順水推舟站起身，離開臨時公案，向銀行樓上走去。當盧走到樓梯中間時，突然轉身對緊隨身後的馬瑛，輕聲細語指示一番之後，便又折下樓梯，順着走出銀行大門。於是，隨從副官和馬弁等，即簇擁着盧上車，後面，由西輛護衛汽車緊隨着，一溜烟打道回府。

馬瑛恭送盧漢上後，掏出手帕揩了揩，由於緊張過度，額頭擠出冷汗，隨即把站立在現場稍遠，被嚇得呆若木鷄的警察局長叫過來，吩咐他把剩下來的七八十人帶回警局，問明後予以交保釋放。如此，這批看熱鬧的老百姓，才能由死亡的邊緣檢回了自己的生命！

事後，官方發佈新聞，描述盧主席親臨暴亂現場鎮壓，當機立斷，處決共黨城市工作暴動幹部，平息一場有計劃行動。

這一則新聞報導，只能算是說對一部份、其實共黨有計劃作暴亂風潮，則確有其事，當共幹們指導點起銀行擠提暴亂的火焰後，見目的已達，便立刻個別迅速溜之大吉，離開現場，立於遠處作隔岸觀火，並無一人給捕獲或槍斃。然而，可憐無知的老百姓，卻給蒙在鼓裏，因路過湊興而前去觀看熱鬧，不知所爲何事，便如此這般的給盧漢草菅人命，糊裏糊塗被槍斃！死個冤哉枉也！

共黨其所以要造成這場暴亂，其目的在解除國府對盧漢日益加深的疑慮，好讓盧漢對上級有所交代。只要盧漢的主席能存在一天，共黨就可以藉盧漢的口去阻止省外行將同雲南[illegible]前來的國軍，因爲當時謠傳白崇禧華中部隊以及胡宗南部份部隊，將要撤退到雲南來佈防的緣故。

這場戲由共黨編導，盧漢主演，演來頗有聲有色，令人叫絕。儘管有看穿這[illegible]其中眞諦的人士，而也無能爲力。因爲當時大局所趨，共黨招降八條件咄咄逼人，使國民政府處於十分嚴重劣勢，加上內部意見分歧，政令少能貫徹，疆吏相繼變節，將士離心，經濟失軌，人心渙散。因此，國府已失去懾服盧漢的餘威了，這正是他蛻變的時機，所以在三十八年十二月初，盧漢遂分別召見幾個重要幹部，透露出他投共決心。

雲南保安司令部轄下十八個保安團，此時已呈准中央編成兩個暫編軍，一個軍由龍澤滙任軍長，此龍是盧漢的內弟，經盧漢一手栽培，一向推心置腹。另一個軍長余建勛，也是盧所器重，特別提拔的人，倒底隔着一層肚皮，對投共意圖，從來沒有正式對他說過，所以不得不在此時加以說明，也藉此聽聽他的意見。因此，盧單獨召見余建勛時便說：「國民黨現在的命運已經註定完蛋了，最近共黨派來的人，一再催促，要我仿效傅作義和程潛的榜樣，實現局部和平運動、所以我要你來，是要聽聽你對這件事的意見。」

余建勛聽後，頗感錯愕，如此重大問題，一時很難作具體答覆，沉默了一會，終於鼓起勇氣說：「報告主席，共產黨矛盾對立，不斷鬭爭的理論，我們聽得太多了，他們製造仇恨，在清算鬭爭中所表現的殘酷不仁，我們也親眼看過，共產黨沒有到過的地方，大家受了他們虛僞的宣傳，不滿現狀的人，都想換換空氣，可是共產黨統治過的地區，人們全都恨透了共產黨。現在國民黨雖然一再失敗，只要能夠保住西南幾省，說不定人心轉變，或另出現奇蹟，又會使國民黨扭轉頹勢也很難說。以主席在現階段領導雲南對國家的貢獻，只要國民黨能重整旗鼓，主席在國家的功勞，是無人可比的，如果主席還沒有具體答認他們的話，部下的意思，以爲還有多加考慮的必要，最少在時間上是不能操之過急。」

盧漢聽完余建勛的話，未經考慮卽說：「我爲了雲南一千三百萬同胞，同時也爲了這麼多幹部追隨我多年，不得不爲他們找出路，所以才決定這樣做。如再延遲，共產黨對我們懷疑固是問題，最擔心的，是那些敗兵之將，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勢必要擠進雲南來。像這次我們要想把劉伯龍第二軍由滇東趕出省境，你看，費了多大氣力，並且還發動省參議會出動訴願，要不是谷正倫把劉伯龍殺了，要想這傢伙乖乖地把隊伍帶出境，恐怕還不容易吧。如果白崇禧的部隊撤退進來，一定叫魯道源走在先頭，大家都是雲南人，幹部間盡是些親朋故舊，那時候打也不好，忍也不是，所以我想，還是及早表明態度，讓他們死了這條心。只是李彌和余程萬這兩個軍還是個問題，如果弄得不好，鬧起火來，共軍又一時接應不上，那時候就要看你和澤滙這兩個軍硬撐下去了。因此，我只是想問你，如果眞是到了硬來的時候，你有多大把握？」

余建勛聽完這篇話，已經揣測到盧漢投共心意已決，假如再不趁風轉舵，說不定馬上會丟掉軍長職位，甚至有遭受監禁可能。因此他也裝出一付誠懇和激動的態度說：「報告主席，部下生長在這個穿青衣，抱黑柱的思想時代裏，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蒙主席一手栽培，就是上刀山下油鍋，亦唯主席之命是聽。至於說到部隊的作戰能力，其中有三四團，因爲人數和訓練時間不夠，另外六個團，倒是已經完成新兵教育，好在各級幹部，都是曾在東北有過作戰經驗的，對作戰和指揮方面，可以放心多了。」

抗戰武術談

欺暗室色魔遭報應　試新招勞燕各分飛

李友善在醴陵住了個多月，方法用盡也查不出病源所在，當然是藥不對症，因此越醫越嚴重，到此時候雙手已軟痺得不能抓筷子，他知道醫院不能醫好他的雙手，祇好回家另覓良醫。然因時間的一拖再延，已錯過了醫療期。

後來雖請到一位軟功穴道師傅檢查，可是因時間已久，縱然明白原理，也是回天無術了！師傅明白病情後，同時也清楚他平日的爲人，因此感慨滿懷，祗用一種惋惜的口氣對他說：「這是好色過度，後受風寒濕氣所致，平時不約束自己，行爲放蕩太故，房事後未作適當休息，不管寒冷暑熱就在外行走，日久積集隱藏在關節的病症，病發時又醫不得法，就擱了治療期，我也無能爲力了！」當即辭謝而去。

鄉下人頗迷信，醫生醫不好，轉而求神拜佛，希望菩薩能顯靈，賜他一服靈丹，挽救他這雙作惡多端的手，結果當然一切成泡影。後來右手完全失去作用，左手雖強可抓住湯匙挑飯吃，但也不能控制自然，抓住湯匙手就發抖，飯未到口已被抖掉了，最後成了雙手沒有作用的廢人，一日三餐由他妻室餵飯吃。

一個身強力健的壯年男子漢，因毫無私德的放蕩形骸，任性胡爲，以至弄得如此可悲結果。他身子及雙腳如常健康，祇有雙手軟綿綿失掉了作用，還有什麼樂趣可言，而鄉下人還賜給他一個渾名，稱他「線吊手」而不呼名字，在外面走動時，被人冷嘲熱諷，還當面罵他是報應！有時不愼滑腳跌倒，因雙手無撐持力量，他是爬不起來的，必定要求人將他扶住，才能企立起來，因此在吾鄉祇要見到了「線吊手」，就可聽到有人說「報應」兩字。

一個惡人必定會有惡報，這是必然的，否則世上已無人行善了！李友善的殘廢，雖然來得突然，但他不能證實是巫家父子所爲，因爲四鄉鄰居均不知道巫家的人會武功，他也不相信是被點了穴道，因此在起初兩三個月，不循此路線去醫治，就無法找出病源。他右手特別嚴重，是因族長的點穴的功力濃深；左手是兒子出手點的穴道，雖然功力沒有老父夠火候，但一樣可以使到他殘廢的地步，不過時間上慢一點，兩相比較功力的深淺就可以分出高低，這是時間的磨練，年齡愈高，功力愈深。因此要練好武術，非一朝一夕之功，不經過數十年的磨練，決難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

再說此色情狂李友善，爲貪一時之好色，強佔人家的妻室，以至弄得如此悽慘下場，成爲雙手不能動彈的廢人，昔日的七霸威風，而今安在？雖然已變成一個可憐人，但既無人憐惜，更無人同情，相反祇得到「報應」兩字。到後來他的家人索性將他長期關在屋裏，不讓他出外行走現世，以後就好少再見到此「線吊手」了。

過了一段時期，那位辭謝不醫的軟功師傅，在閒談中露出口風，他說：「李某人是惡人惡報，咎由自取，不能怪責對方手段毒辣。」此事一經人口說出，再難保守秘密，所謂罐口可封住，人口是絕對封不住。當時一傳十，十傳百，傳來傳去遠近皆知，李友善的殘廢是爲巫家所害，而所施的功夫，就是可怕的「霸王接客」絕招。此時一班公開招學徒的點穴師傅，正好乘機宣揚，用他們的粲舌蓮花，講得口沫橫飛，並配合動作表演；如何拉客人就坐，如何點「霸王接客」穴道。聽得一班青年子弟個個目瞪口呆，好像入了迷魂陣，如果自己也有此本領，該有多美！假如你說這些穴道師傅是車大炮，但「線吊手」的活報應擺在眼前，不由得你有所懷疑。

因此在那段時期，吾鄉確曾爲此「霸王接客」而鬧得滿鄉風雨。人們心中時刻警惕，外出走動時與人接觸，不免疑神疑鬼，深恐遭人暗算，以至弄到朋友見面，也不敢拍肩膊及握手；有功夫的人要避免嫌疑，未學功夫的人唯恐給人家做試驗品，爲此不論親戚朋友見面，大家均改用抱拳打恭作揖式，好似新年拜年一樣，說起來也眞好笑，但那時期是非常認眞的。

現在說一個青年學穴道功的眞實故事。在我家鄉村有位楊姓青年，他十分喜愛練武術，在那時也一窩蜂的學會了一招穴道功夫，但他因找不到對象試驗他的得意功夫，竟然異想天開的想在他新婚妻子的身上試一試。

他想到師傅傳授這手「霸王接客」功夫，化了許多的金錢和精神，到底是否有這樣大的効力？眞的一下就能使人手臂出毛病嗎？青年人好奇又胡塗，止不住自己要證實的心理；這天回家後就捉住的新婚妻子吻她的面珠，一面暗暗的抓住她的左手，將師傅所教他的指法，施用在他年輕妻子的手腕上；不料他第一次出手，就有靈驗，竟然一試就發生了功効；到第三天他的妻子就感覺左手有點酸軟無力，她還以爲偶然有風濕，並未怎樣注意，誰知第五天竟有麻痺感覺，她才驚惶起來，後家翁家姑知道，即追問病源，結果青年祗好將試驗情形和盤托出，承認自己不知道厲害，好玩試了一下，竟然有此後果，如今後悔莫及。

他妻子聽說是點了穴道，立即想起「線吊手」的殘廢情形，嚇得她大哭大叫，罵丈夫沒良心，想不到你這樣無夫妻情義，竟來害我變殘廢，如此狠心下毒手點穴害我，還講什麼夫妻恩愛！弄到一哭一鬧，做父母的也罵兒子太過荒唐，催他快去請師傅來醫治。誰料這師傅也是一知半解，好在他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不能醫好此麻痺手，即囑咐徒弟趕快去請某某老師傅，可是老師傅要很高的診金才肯醫治，但保證醫好。處此危急情況下，損失金錢其次，醫好病人第一，祗得忍痛爲媳婦求好手疾。

（未完）

張仲仁

萬人意見

「酸葡萄甜檸檬」的說法
肯定健康檢查無用 香港醫學會太武斷

編輯先生：

最近不知怎的「香港醫學會」一一再藉「醫學常識解答信箱」攻擊「健康檢查」，謬指赴台灣作全身健康檢查「無用」，左派尾巴報章即捧着鷄毛作令箭，借此大事宣傳統戰。

本人細讀「香港醫學會」之「解答」，深感其否定「健康檢查」之「解答」殊缺理由，有「酸葡萄甜檸檬」之意味（指別人葡萄酸自己檸檬甜）。茲引例如下：某人問：「本人與外子本年曾往台灣之醫院作全身檢查，其報告提出本人之肺功能有輕度阻塞症狀，而外子則有慢性十二指腸潰瘍，請問所謂肺功能阻塞是什麼病症？十二指腸潰瘍有何病徵？」該「香港醫學會」答：「本會亦接獲不少投訴，根本如身體健康，絕不會有肺功能受阻塞者，所以應該置諸不理，切勿盲目到處求醫。至於十二指腸潰瘍之象徵就是胃痛、消瘦、食慾不振等。如根本沒有腸痛，則十二指腸究竟是否有潰瘍頗值得懷疑，所以最好在本港找西醫診視，並再用X光照胃，才可清楚是否有病。」

「香港醫學會」上述「解答」武斷、主觀而缺乏根據。因一，問者本身並未證明「身體健康」，亦未經「香港醫學會」自稱「正式」之西醫檢查過驗明「身體健康」。本人請問「香港醫學會」之「專家」，據何理由向該問者指出她「絕不會有肺功能受阻塞者」？又據何理由亂指該問者「應該置諸不理」？是否「香港醫學會」的超人「專家」有「看字斷症」之能，倘若[illegible]」？有此「超技術」，無怪乎本港許多醫生診病以「迅速快捷」著稱內外矣。第二，該問者並無陳述其丈夫「無胃痛」，只詢問十二指腸潰瘍之病徵。該會的「專家」據何否定該人之檢驗報告「值得懷疑」？據悉：在台灣醫院對胃部之檢查乃X光鋇餐造影。該會之「解答」謂要「在港找西醫診視，並再用X光照胃（按：未指出用鋇餐造影，以本人三十餘年經常患病看醫生之經驗，頗懷疑輕度十二指腸潰瘍用普通之X光照胃是可否看出，還請該會「專家」指教），才可清楚是否有病」云。這又是一項「甜檸檬」式武斷的說法。本人請問該會「專家」，據何理由否定此人在台檢查之診斷「不確」，該會「專家」既未看過此人之胃部鋇餐造影X光片，據何謂此人十二指腸「並無輕度潰瘍」？本人請該會公開答覆。

台灣醫學水準不會低於香港

正如美醫學水準不會低於英國

本人自幼體弱多病，三十多年來有極多往醫院看醫生經驗，亦經常閱讀醫學書籍，對醫學常識略識皮毛，故而從不盲目相信任何一類人士自吹自擂之說。查英國及歐洲大陸國家如德、法等國醫學界似無「全身醫學檢查」之習慣，此或有其理由存在，但英國及歐洲大陸醫學界似未有公開否定美國、加拿大等地醫學界盛行之「健康檢查」。本港之「醫學會」，則公開對此種「健康檢查」加以攻擊，卻提不出學理上的論據，未免使人齒冷。如果本港的醫學水準高於一切，仍可以「目空一切」解釋之。事實卻不然，本人不敏，請教「香港醫學會」，香港在世界醫學界之學術地位如何

?近來有何國際性的醫學學術機構會議邀請過本港的醫生提出過何種學術報告?本人留意所及，有如下有趣事實：在一九四十年代，本港並無胸外科醫生，在四十年代末期，本港的肺病患者仍須前赴國內及海外施肺切除術，至五十年代初年本港才有幾位胸外科專家，若干乃由北平來港，是未有註冊資格的「無牌醫生」，但他們的優秀學養卻被延聘爲醫學院講師，教出夠資格的「有牌醫生」。

又以眼科的「換角膜」爲例：本港在五十年代後期才有，即在國內施行此手術十多年矣！再如心臟外科手術，在台灣及國內亦早已施行多年，但本港則在六十年代後期才有，而且是派一隊人員赴美受訓年餘，並由美國請了一位在港「無資格註冊」的專家到港主持若干個月後才施行。以上這些外科手術，香港都比台灣落後若干年。

本人引述上述例子，並非指責本港醫學水準，而是指出在這些實例下，本港的醫學並非在隣近的區域特別高出許多。以上述所陳，在學術水準而言，台灣的醫學水準不會比香港低，正如美國醫學水準不會比英國低一樣。每一個國家的醫生都有其診斷方式與習慣，本港的醫生及英國的醫生雖無作「全身健康檢查」的習慣，亦不應指責台灣及美國的醫學界「健康檢查」爲「無用」！美國福特總統上台數天，即由醫生作全身檢查，提出報告，並定出下次檢查日期公佈，全球均知悉。請問「香港醫學會」，福特總統的檢查健康是否亦屬「多餘」?「無聊」?

語云：「有麝自然香」，本港的醫學界如果多在研究學術上做工夫，多在國際醫學會議提出學術論文，則聲譽自然高，不必自吹自擂，同時說別人如何「水皮」。但本港的醫學界似乎對學術研究並無多大興趣，自多年前史篤克教授發表過一篇外科論文後，最「威水」者乃去年某神經科醫生之「針刺戒毒」論文。可惜，「針刺」亦非「香港醫學會」「認可」的醫術。以如此學術研究風氣表現，而妄自尊大，一再攻訐詆譭別一地區的醫學檢驗「無用」，是否足以使人信服?

有許多疾病，在初起時並無顯著病癥，患者亦無「病」的感覺，因而不會去看醫生。但這些初起的病，卻可在儀器檢驗之下發現。雖然檢驗對疾病不能有助，但發現後可以立即就醫，不致使病情加甚。這就是「健康檢查」的益處。據本人所知；台灣並無吹捧「健康檢查」了得，乃本港的的人自己找門路過去受檢，當地的醫學家亦無批評本港的醫學水準，而「香港醫學會」，在未有事實根據支持之前，一而再借「投訴」爲詞，對其肆意攻擊，又如何使人信服?是否過於狹隘小器?

寄語「香港醫學會」，爲免港人出外求取醫學幫助，何不經常鼓勵屬下會員在診症問病檢驗時更細心從事，而收費更加普及化，則港人自然會多多幫襯，不會捨近求遠了。社會高明亦以爲然否?

病家敬上

上一代的日本人不忘蔣總統仁德

編輯先生：

我離開香港後，從日本新瀉港上船至富山港，夜晚上岸，在酒吧偕同事孫鈞飲酒消遣，不料無意中交了一個日本朋友，事情的經過如下：當我同孫鈞正在談天說地，興高采烈的時候，未免聲音高了點，竟然驚動了隔座一個五十上下的日人。他舉着酒杯向我們走來，到我們所坐的桌前，他居然開口用流利的國語說道：「我敬你們兩位一杯。」我同孫君見此情形，雖覺突然，但很禮貌的站起來，舉杯稱謝，然後三個人都乾了杯。雙方讓坐後，孫君首先開口說：「你的中國話這樣通順，相信你在中國一定住過很多年吧?」他打着哈哈說：「好說，多謝你的誇獎，我確實是在中國北方長大的。」我就請問他貴姓大名，那個日本人拉着我的手說：「我姓田，因爲我在中國居留時人們都以田姓稱，咱們可以說是遇到同鄉一樣，至於我的日本名字就不便說了，請問你二位貴姓呀?」

我同孫君報完姓名後，便暢談起來，在詳談之下，始知此日本人乃吾國抗戰時期，從小就跟隨父母到山東開洋行，直至戰爭結束，全家被遣回日本的北海道，現在繼承父親遺志仍做商賈。

我們聽他在酒後所敍述的實話，有感他的知識相當豐富，對整個世界的現況，有相當的見解。他說：東亞的民族，中日應該兄弟國，即同文又同種，日本已鑄過一次大錯，八年戰爭帶來了今日世界的一切變化及不安定。他以站在老百姓的立場，感覺到最初中國結束了戰爭，一定會強大起來，而有知識的日本人，經過蔣總統以寬大仁政待我之民族，相信以後中日一定會携手共爲世界和平而努力。但是中國內戰下，結果整個的大陸變了，由中共政權來統治。

這位戰時領袖蔣公，退守臺灣之後，日本人的處境是左右爲難；首先最現實的英國人承認了中共政權，西方國家也逐步的犯了恐共之病，明知中共是極權制度，但以美國爲主，提倡自由民主，想來對付極權者，總以爲中共是過渡一時的極權，以後安定了就會民富國強，或許能與世界和平共處。誰知中共的鬬爭，永無止境，聽得到的消息，近三十年來，大陸遍地都是死傷，飢餓和殘殺，在暴政之下，老百姓毫無自由可言。所以五十以上的日本人，早就失了對中共的信念。但是事到如今，這個世界把日本逼得跟國際形勢而走，他最後的結論，始終對蔣總統的偉大，念念不忘。

當他說完了這一篇大論，時已午夜了，我們因急於返回船上，我即伸手拉着此位有良知的日本田先生，用尊敬的態度說：「田先生，我今晚得認識您，很是榮幸與興奮，因爲我有生以來接近的貴國朋友也不少，但只有你是我最佩服的一位，你的思想言論，有世界大同的深意，乃一偉大的

和平者，今後希望我們能常通信，做一個永久朋友，現在太晚了，我們要返回船上，祝你晚安！」

臨別的酒賬，田先生示意小東早已付過了。出了「富山港」名金宵酒吧的門，在路上，我與孫鈞異口同聲的讚此日本人，覺得日本人也不是個個不好，其中有良知有良心的人，也不在少數啊！

黃漢臣寄於日本北海道

中共展開反逃亡運動 恣意勒索逃港者家屬

編輯先生：

當閣下收到我這封信時，你會不予置信。如果沒有受過共黨兇殘壓迫過的讀友，也是認爲疑問的！但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情。由兩位港客剛從中國大陸「探親」回港，由於她的姪兒（另一位是外姪）所受不同的命運，而遭到不同的折磨，天下有此不人道之事，而甚於大陸嗎？

今天兩位親友自東莞回港，他們的親屬都是有子姪逃亡的家長，亦屬於有幸有不幸，亦可以說困身大陸，凡人都是不幸了！

原因是中共殘民以逞，凡有血氣之人，均對中共唾棄。尤其是童年時節，掛過「紅領巾」被稱爲「毛澤東的好孩子」，又被認爲「政治歷史清白」的今日大陸青年。一有機會，即冒死逃亡。

他（她）們爬過高山，越過原野，歷盡風雨日曝，捱飢忍渴，避過共幹兇殘，與怒海搏鬪，與鯊魚搏鬪，痛別父母兄姊，甘心做一個零仃孤苦，舉目無親的異地客人，亦不願過中共自稱的「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中共箝制下的人民是怎樣的慘狀了！

中共爲了遏止大陸青年逃亡，出盡殘暴手段，用盡非刑暴虐，加在大陸同胞的身上，仍然無力阻止年青一輩冒死逃亡。

因此，最近東莞全縣，又展開「反逃亡運動」。其他地區有無同樣「運動」，不得而知，惟在東莞石龍鎮之「反逃亡」，手段非常殘忍。

對於逃亡失敗而被捕之男女青年，首先集中樟木頭監獄裏加以毒打。然後押回石龍，在「大會」上「鬪爭」。尤其是必須強迫被鬪者的父母、兄嫂及兄弟姊妹，去參加「主動」地「鬪爭」。人道何存，倫理斷喪，莫此爲甚！

「鬪爭」完畢，再押去「勞改」營羈囚半年。每日僅供三両粗米，試問在非人生活的半年期間，在被迫強力勞動及被「批判」、「鬪爭」還要自我「檢討」的惡劣環境中，將何食物以供給他（她）們生理機能所需熱量呢？

假如家庭「成分不好」，或經多次逃亡失敗的人，就不止半年，他們被迫「勞改」的期限，就要看共幹的決定了！

另一位友人的姪兒，又是在這十天之內逃亡的，但他僥倖成功了！逃亡成功，卽是由地獄逃出生天，本是幸事。殊不知又是一個「慘」字。

任何一個家庭，在九月份內，如有兒女一人逃亡抵港，該家庭卽在一年內不發米票，還要罰款人民幣六百元，[illegible]就要被拉一人往「勞改」半年，以抵銷他的兒女逃亡之「罪」，眞是豈有此理！

共黨殘殺同胞，本是司空見慣的事，毒辣手段層出不窮，本來不值得稱爲新聞。

本人只是將此千眞萬確的實情，公諸世上，給那些至今尙爲中共塗脂抹粉之輩看看，想想：假使他們自己置身其間，蒙此慘遇，作何感想。

思華敬上

大陸笑話

止血止痛最好毛語錄

尖鋒

一個下放青年不小心給鋤頭砍傷了腳趾，坐在田基上包紮，生產隊長走過來惡恨恨地說：

「怎麼，你又偷懶啦。」

「我足傷了。」下放青年伸出了流着血的腳趾分辯說。

「你們知識分子就是吃不了苦，經不起考驗，一點痛就受不了，唸毛主席語錄，不就馬上可以止血止痛了嗎，我老婆生孩子還不是唸語錄止痛的。」

生產隊長說完轉身走去，誰知走不了幾步唉呀一聲跌倒地下，抱着一隻腳咿咿呀呀聲，原來腳底板給一塊玻璃插了進去。

「隊長，止痛止血，最好唸毛語錄。」下放青年報復地說。

「唸你媽的。」生產隊長忍着淚水無可奈何地爬起來，一搖一拐地離開工地。

托庇殖民地·高聲叫回歸
政治小爬蟲·何不帶頭走

編輯先生：

日前友人給我一本南北極，是八月份五十一期。此書初出版幾期，立論較爲中肯，這一二年態度已轉變。無可否認，此刊物目前是配合共產讀物，君若不信，在本期舉出王敬義「擁有四個博士銜的大學校長」黃麗松一文中幾句已夠，無須再贅。「中共建國之後，曾對高等教育大事改革，以配合國策。但那是由國家推行，不可與一般改革相提並論。」意思話中共改革大學教育，是配合走共產主義國策，當然不可以與一般自由民主國家大學教育改革相提並論。持此論調，唔係擁共又是什麼？他又話本刊二十九期和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學苑雙週刊曾發表文章，對新人行新政，表示了一些希望。南北極和學苑希望什麼？希望香港大學大幅度修改課程，最好編入毛澤東選集、毛語錄，配合回歸，協助有心回歸大陸的大學生返去爲祖國服務。這些身在帝國主義地區，享受了一切自由，卻不斷慫恿別人返大陸服務，我認爲：王敬義和學苑之流，應起帶頭作用，以身作則，先返大陸服務三五年，然後回港叫人返去不遲。

他又話香港大學有一堵政制石牆，學苑唔能撞得破它。本人不是大學生，大學教育當然唔識，相信金字塔教育會有，連香港大學行政制度想推倒，你話這班人胃口幾大？

如果給言不由衷的這班政治小丑推翻了香港大學行政制度，相信要在英國佬執包袱同香港拜拜的時候。你們這班人目的想過社會主義幸福生活，何不趁早同歸爲祖國服務？

他話學苑有權提出改善香港大學政制，等如黃麗松可以夢想發揮他的抱負一樣。這些話無形中寒隻死貓給黃麗松食。大學生和市民看到這班搞屎棍，以這樣強姦態度對待黃麗松，很不值得他們之低級統戰行爲。香港政府雖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但此處能給我們極大之自由，就是一種極大好處。大陸中共政權能嗎？

中共憲法九十條和八十七條明文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言論、集會一切自由，他能實施於人民嗎？小丑們，答覆我們，共黨把大陸八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壓得同胞透不過氣來，迫得人們離鄉別井，抛妻別子，冒死逃來，他們目的又爲了什麼？本港四百萬同胞大多數爲了避秦而來，人們在此有一落腳喘息機會，過着辛勤而平淡生活，只有托米字旗下的庇護。可是在此偏偏有人想搗亂這種生活，[illegible]講，你的主子若要回這隻生金蛋母鷄，無需勞動你們這班小丑。中共在大陸要的是無償勞動，在這裏要的是外滙。奉勸你們這班小丑，收吓把口，莫响處瘍搞震，再煽動人們回大陸做事的話，你們這班政治小丑首先自己要先行。

讀過「永不死亡的愛」
一讀者向老萬宣揚基督道理

異鄉客（九月九日）

萬人傑先生：

今天無意中看到一本「永不死亡的愛」，我給這幾個字抓住，留意細看之下，知道是萬人傑先生寫的，封面有四只飛鳥，三只在空中食翔，一只好像將沉水中。我好奇的翻開看看，首先看到的是一個英俊青年的照片，相片下有幾個小字，孝昌遺照。我知道這青年人已經去世，再看下去，知道是萬人傑陳先生的愛子。

[illegible]的傷痛，我覺得遺憾，以前未曾識他，不然，我定要爲他作二件事：㈠爲他祈禱，求全能的上帝賜他壽命；㈡試用中藥（因我業中醫）。但現在什麼都遲了。在這黑暗罪惡的時代中，最痛心的是很多青年人被這罪惡拖了去。但他是中流砥柱，在罪惡社會中保持自我。當然，這和父母的善導，能走上人生的正途，你對他的影響也有很大關係。但陳先生，我也可惜你未有明白救恩。你沒有信耶穌，所以你就寫了下面那幾句話。在序文中：「如果上天肯慷慨的給他多活一段時期」，上天是代表什麼？不會是赤松子黃大仙吧？上天是代表至高的主宰上帝，祂是靈，祂創造萬物而掌萬物，你未有爲他而求過掌管天地的上帝，只有二位老人家求過赤松子。在新的聖經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取去你兒子生命的不是上天，在那本「永不死亡的愛」的序文最後一句，你不是說「昌兒泉下有知」？是魔鬼把他拉了去「泉下」的。天不在泉下，泉下是魔鬼的居所。因爲你的兒子是良善的好孩子，不與魔鬼同流，若有機會，他很容易會歸信上帝，信耶穌的，因他悟性深。但魔鬼妒忌了，使他早死，沒有機會接受福音。他若信耶穌之後而死了，那就是「天」取了他，若「天」取了他，那便不用怕。但，他像封面上的那只水面上的鳥兒，終於沉下去。唉！我心難過。

你兒子有一雙愛他的父母，他就感動的說，爲這愛而生存，可見你們對他的愛是何等深。但可惜他只領受過父母的愛，沒有領受過至高神的愛[illegible]

也無法替他死。耶穌在十字架上替了我的「永死」，使我得到「永生」，祂爲我死了三日之後，永遠的活着。全世界各宗教的教主都有屍骨在墓中，唯有耶穌的墳是空了的，因祂已復活，所以有復活節，這是全世界的各宗教所無的。我們信，是因祂是活的，祂會再來，這是必然的。

陳先生，佛教看這天地四大皆空，但基督不空，乃實實在在的，有前面的盼望，就不會落了。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蔣總統、宋美齡夫人……數不盡的很多同胞，看着吧，神會看顧我們國家的。雖然全世界有很多國家都輕看我們，但神必聽我們中國教會的祈禱，我們必有復興的日子。

爲響應「陳孝昌助學基金」，寄上三十港幣，這是一點小數，算我對陳孝昌這孩子的愛及一切用功努力的青年的愛，願至高的上帝賜福給你！

翟淑婉敬上

（九月五日）

聞義勇軍進行曲興感

正唱出大陸同胞心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編輯先生：

最近在螢光幕上看德黑蘭亞運會，有很多精彩鏡頭，香港市民眼福不淺。至於金牌、銀牌誰國攞得多，無須計較。不論世運會好、亞運會好，公平比賽，技高者得。

當亞運會每一節比賽完畢頒獎時，例必奏起該隊國歌。聽到中共隊國歌時，心裏泛起一種意念。當今之中共國歌，是當年抗戰時代的義勇軍進行曲。中共黨堂八億人口國家，人才濟濟，連一首國歌也無人能寫，究竟爲何？

抗日戰爭時聽到此曲，確令人起了一種抗敵雄心，此曲用銅鼓樂奏起，激昂雄壯，振奮人心。

八年抗戰，最後勝利。當年日本侵華，田中聽到此曲，令他喪膽，若非蔣公「以德報怨」，相信他不會當上首相。今天他的態度是什麼？「以怨報德」，中共日本航協是也。童年此曲深嵌我民族心坎，今天重聽，勾起日軍侵華時欠我們的一筆血債！另方面又想起大陸苦難同胞！

今天大陸同胞受中共壓制，過的是什麼生活？大家有眼共見。大陸同胞受中共欺騙，人們都希望變天，下放青年時刻想辦法逃亡，義勇軍進行曲正代表了大陸同胞心聲，希望中共在電台多點播送。

此曲作者令我們崇敬，可惜英年早逝！拿此曲做中共國歌，也令人擔心。雖然二十多年來未有事發生，中共之殘酷鬪爭，不知將來會否降臨他們頭上。拿義勇軍做中共國歌，含有深意，用心良苦。

流浪漢（九月十一日）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續收到各方捐款

捐款者	金額
李令儀、李令德小妹妹	二百元
一讀者	二百元
葉金生先生	一百元
蔣緒彬先生（美國）	七十五元
陳達科先生	五十元
翟淑婉女士	三十元

小結：六百五十五元

連前共六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元六角正。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萬人協會」簡訊（六三）

本會於本（九）月十二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假座灣仔渣菲道梅江飯店二樓召開執行委員暨各區代表會議。

萬會長因日前撞車受傷在醫院留醫了數天，但今晚仍精神奕奕地趕來參加，會議由會務主任洪益林主持報告議程後，由曾憲光副會長報告本會爲申請改作有限公司事，已委托本會義務顧問鄒偉雄大律師進行辦理，但須選出七名簽名申請註冊人，因此會議決定以不具名的民主投票方式選舉，結果選出的爲萬人傑、張仲仁、曾憲光、洪益林、梁伯中、孫薦、岑嘯雷等七人爲改建行限公司註冊人。

第二是雙十國慶節，本會今年除組織了二個團六十人返國參加隆重慶典外，本會也要隆重地慶祝，因而選出陳達科、陳澤棠、鄭秀堂、譚昇、江灝川、馬大、梁冠中、岑嘯雷、賴先鈿等九位負責雙十國慶．切籌備工作，主任委員由陳達科負責。另外萬會長當場宣佈捐助國慶聚餐費一千二百大元，婦女部執委何錦庭小姐也捐助五百大元。三、本會第八期會刊決定在雙十國慶日出版並定於本月二十日截稿希各熱心會員踴躍投稿，稿件內容是對雙十國慶的感想爲主題。四、對有些會員久未與會聯繫或久未繳交會費的，由會派員前往探訪，了解各有關會員目前工作、生活上是否存在困難，有本會能力許可下也盡力給予幫助解決。負責參加探訪的，深水埗區由丘陵、譚昇、鄭秀堂負責。尖沙咀區由何錦庭、周朗、陳澤棠負責。旺角區由梁伯中、吳少雄負責。黃大仙區由梁冠中、孫一專、蔡瑛負責。另本會康樂部舉辦之中秋遊船迎月晚會現已開始售票，名額無多，以免見遺，請早購票。另丘陵執委捐本會郵票十元。

（秘書處供稿）

萬人協會中秋遊船河迎月晚會

㈠時　間：九月二十八日（農曆八月十三）（星期六）下午七時至十二時。

㈡集合地點：九龍尖沙咀公眾碼頭（火車總站側）下午六時五十分集合，準七時登船並即時啓航。

㈢節　目：①乘坐豪華遊艇，漫遊香港島欣賞東方之珠夜景，並迎賞中秋明月。

②在遊艇中進用豐富「迎月餐」（由紅寶石餐廳供應）並有汽水供應。

③歌唱助慶，有「紫和平」合唱團演出。獨唱等節目由本會康樂部負責安排。

④「談天說地」節目，由會長萬人傑主持。

⑤幸運抽獎，獎品豐富。

㈣參加辦法：凡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皆可參加，並歡迎携眷。

㈤費　用：每人收費港幣二十元。請先購券，屆時憑券登船。

㈥購券地點：㈠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㈡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㈦售券日期：即日開始售券，額滿即止，（由於名額有限，請及早購券，以免見遺。）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共幹財迷心竅 人人貪污受賄

現在紅磡某塑膠廠的張君，是剛於一星期前才由中共批准離開大陸，以下是廠裏工友在工餘時對這位新來的朋友詢及有關申請「出國」獲准的實情點滴：

問：有勢力的青壯年，爲什麼也能被批准出來呢？

答：有錢使得鬼推磨，只要是華僑有銀紙，便會令中共垂涎三尺，誰願意把金抛，誰便會被批准「出國」的，管你勢力不勢力。

問：那麼你亦不例外吧？是否也向中共幹部行賄才獲得批准出來的？

答：這還用說，銀紙向共幹口袋裏塞，莫說批准，而且還批得很快呢！三個月便可出籠，離開那非人生活的「社會主義祖國」。

問：大陸的批鬬那麼緊張，還會有人膽敢貪污嗎？

答：雖然年年有運動，月月有批鬬，打打殺殺，鬬個不停，但是人們已見慣不怪了，運動並不是新鮮的玩意兒，人們只有隨波逐流，個個都學乖了，懂得適應形勢而跟着玩花樣。至於大小共幹，一向就是財迷心竅，無不懂得要銀紙，人人貪污受賄，從來就肆無忌憚。我如果不是使用銀彈對準村裏的大隊長轟，那會被批准的？而且這次我對共幹行賄，不單大隊長一人，另外還有很多人，因爲我每次要見大隊長時，無從找到他，縱然找到了，他也借故不接見。原來其過程必須先去找那班所「聯絡隊」，這班人馬，能起橋樑作用，他們游手好閒，在大陸農村社會裏，橫行不法，稱王稱霸，神憎鬼厭，知道底細的，務須先找到「聯絡隊」，憑他們帶你去見大隊長，議價條件，也由「聯絡隊」轉達。「聯絡隊」者，實質上是集體貪污的無形組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印尼椰加達謝仙先生。致書寄人，略云：「久仰壇主大名，時深嚮往，弟爲貴刊長期讀者，對先生詩壇評語，感覺句句如珠，由此乃知，中國文學，是有平仄之運用，高明指點，領悟頗多，茲有懇者，敝姓謝家宗祠，擬做堂聯一對。印尼缺乏精通人才，茲將拙作錄呈，乞爲斧正。日後懸掛敝祠，先生之生花妙筆，存揚海外，或爲另作一聯，使後世相傳，永垂不朽，」云云。

謝氏宗祠堂聯

謝仙

宗族萬年芳。合力同心。奠定椰京爲祖廟。
祠堂百世美。承先啓後。祥開寶樹蔚孫枝。

宗禩萬年芳。合力同心。恭敬椰京開祖廟。
祠成百世美。承先啓後。祥符寶樹蔚孫枝。

謝仙先生以上二聯，大同小異，堪稱佳作，既承下問，禮無不答，茲將管見，據實直呈，所作雖是好聯，但人人祠堂可用，與謝家無關也，詩詞楹聯之目的，必須言中有物，切合身份，尤其祠堂對聯，等於祖宗家訓，昭告子孫，除「合力同心」之外，更須示意不忘祖上光榮，繼接家聲，是爲最要。

查謝氏爲中原大族，三代至今，五千年代有名人，夏禹王時，即居「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鄙人當年，駐軍該縣，結交謝姓頗多。東晉之初，五胡亂華，中原仕宦閥閱之家，不願異族統治，隨政府東遷，仕居南京朱雀橋。烏衣巷。南京時稱「江東」，同時渡江東遷者，尚有王家，歷史所稱「江東王謝」。東晉之所以不亡，賴有王謝二家扶持，王導，王羲之，謝家則更光輝，謝安主管朝政，官拜太傅，皇帝敬如老師。謝玄、謝石，兄弟二人，大破「苻堅」於淝水，是爲漢家眞正民族英雄，詩人史家無不崇拜，昔人詩云：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足證當年謝家，並非尋常百姓，而是有特殊地位，有功於國之巨族也。當時隨同政府播遷者，不已逃難，而已渡江。史稱「渡江」包括中原知名之士。以後任職南荒，居官閩廣，子孫繁衍，無法還鄉，時稱「客家」，大多在梅縣五華興寧等地，千餘年矣。故客家人，能做大官，又擅打仗，自古如此。客家名詞，含義是「雖然落籍，仍是作客」，表示其不忘中原故土也。今日所有客家人，均是當年貴族，所謂書香閥閱世家，不可小看，今日客家人之言語風俗習慣衣著飲食，如中土。是其證明。根據以上歷史，該聯保存謝先生原意，代爲修改如下。

陽夏家聲。權寄椰京開祖廟。
江東世澤。祥符寶樹蔚孫枝。

如此寫法，平仄義意均好。且是爲謝家專用之聯，別人不能使用。學者文人，一讀便知爲謝氏祠堂，而可傳諸百世，使後世子孫，讀該聯亦可不忘祖德也，壇主敬覆。

喜重逢

甘泉

小兒月前由鄉，冒險逃港，相見悲歡，恍如隔世，鄙人家庭，是被列入五類，平時管制甚嚴，今脫魔掌，實邀天幸，詩以誌之。

㈠ 關河咫尺別陰陽　念載相思枉斷腸
驀地欣逢同洒淚　親情流露不尋常

㈡ 雙年繞膝正髫齡　喜見今朝既長成
是幻是眞還是夢　人生離合信前因

㈢ 頻年飄泊倍傷神　雨雨風風隱近親
天幸獲邀圓骨肉　忘懷憂戚慰零仃

㈣ 決心下定別鄉關　不怕犧牲不畏難
活讀寶書還活用　學由越流捲波瀾

天主保佑，令郎得以安全抵港，讀來詩，心中代爲喜慰、資本社會，祇要苦幹，令郎定能發達，大陸所謂「爲人民服務」者，即是出盡勞力而無報酬，欺騙之語也。「人民」二字，是代表「共黨」，爲共黨服務耳，人民並非指廣大羣眾，大陸國民，在共黨反動領導落伍份子恐怖政權統治之下，受盡壓迫和剝削之痛苦，青年下放之農奴制度，人人皆想逃亡，農民工

來必須再行階級鬥爭，劃分立場，始能打倒反動落伍的專制共黨封建新王朝，實現民主。如今在共產黨反動王朝舊知識落伍份子毛某領導中，和一羣剝削階級新地主共幹壓迫之下，或民祇有逃亡。壇主語錄。

次韻謝酒二絕

沙爲上

㈠ 直搗黃龍憤敵人，鄂王忠烈事君親；
嚮承贈飲黃龍酒(註)，七百年前史冊新。

註：元朗上酒黃龍十二蒸，聞名一時，現已停業。

㈡ 風蕭異響傷南浦，斑馬逶遲躑躅聲；
兩度手持金盞贈，夏簞書永故人情

謝衣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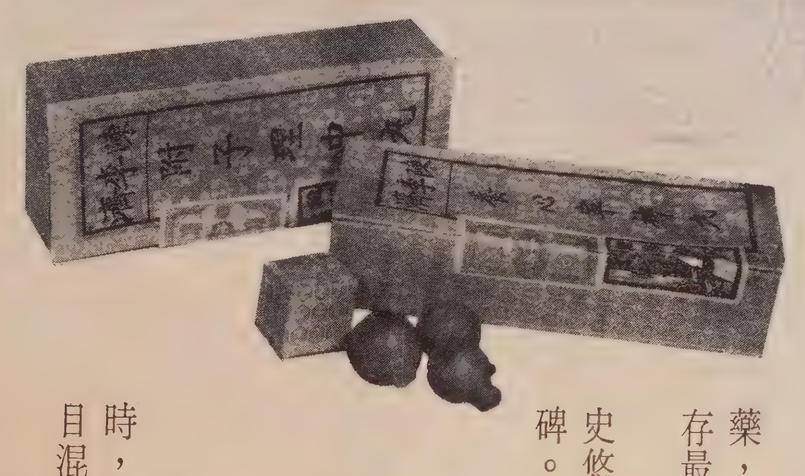
心懸別緒騁離魂，志仰飛仙臥帝門，
日注「渡頭餘落日」，口吟「春夢了無痕」；
東都車馬惟聲歇，北市風雲義氣喧，
承贈衣裳遮淚眼，聊藏箕劍到吾垣。

次韻寄懷一律

寂寂杯中十四年，蒼蒼髮改半佛仙；
性耽獺祭學商隱，苦讀岷遊憶青蓮；
蘇尊李吞詩有聖，金聲玉振古無前；
華年未獲相如筆，欲賦上林顧影憐。

沙先生初次來詩，是爲新友。詩題之下，二絕一律字樣，是爲多餘，下次可以除去。次韻者，是「和詩」用別人之韻也，次何人之韻，應當指出，否則用「謝酒」「謝衣」「寄懷」即可。諸詩造句頗好，對仗亦佳，用字修辭，略具功力。祇是「寄懷」之詩，有兩個字平仄不妥，應加更換，「十四年」（四）是仄音，半佛仙，（佛）又是仄音，均在第六字，所以佛字不能用，如改用平聲（神）字，平仄符合矣，又「商隱對青蓮」，「商」「青」二字，皆在第六。均爲平聲，（青）字不能用，必須更換之，平仄方妥，如有較好之字，下次告知，以便推敲，壇主評。

香港 **陳李濟** 藥廠



陳李濟藥廠獨家首創各種丸藥，均藏於蜜蠟之內，故藥力保存最久，深獲一般家庭信賴。

陳李濟藥廠，字號甚老，歷史悠久，早已蜚聲中外，有口皆碑。



購買陳李濟藥廠所製之丸藥時，請認明杏和堂商標，庶免魚目混珠。

陳李濟藥廠，古方正藥王。

門市部：香港皇后大道中二〇六號　電話：五一四三九三三五
五一四三六三〇一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六一期 新64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六一(新64)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六一(新64)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九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墮落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共

最近，多哥總統埃亞德馬、奈及利亞元首戈翁、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分別率領代表團訪問北平，本來，接待這類外國來訪的頭頭，過去向來是由周恩來包辦。但自周恩來「病況惡化」後，負責接待重要外賓的責任落到了鄧小平和李先念頭上，最妙的是鄧李二人輪流出馬，鄧接張三，李則接李四，決不二人一齊出現。這大概是中共向外表示兩個「副總理」滿可頂一個「總理」，一旦「總理」周恩來冬瓜豆腐的話，外交方面的活動不會受影響。更似在告訴以「晚節」爲重的周恩來，接他班的不止一個人，而且有兩個人，周恩來如果死亡也不必以「國事」爲重放心不下，大可以安安靜靜的閉上眼睛。

過去，江青並不一定亮相會見外國來訪的貴賓，但自周恩來「病情惡化」後，卻完全改變了「習慣」，如前述多哥、奈及利亞和毛里塔尼亞三國元首訪北平，都是江青以「我國領導人」的名義率領一批嘍囉如紀登奎、吳德等人先予會見，然後才是毛澤東接見。江青從不和毛澤東一起接見外賓，大概這是表示她並不是妻以夫貴，而是自己闖出的局面。本來，江青公開的職務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然現在「人民日報」上刊發會見外賓照片時，卻說她是「我國領導人」，這可能是爲了未來把周恩來擠垮或壓死後爲她接掌「國家」重要職務所製造的「革命與論」。

照目前情況看，毛澤東只是高高在上的「神」，什麼「集體領導」和「黨的一元化領導」，都與老毛無關，因爲不管領導形式怎樣改變，都必須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實行的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至於下邊的人，不難看出：鄧小平、李先念和葉劍英等軍政方面的領導人，都屬於過渡性質，決不能維持較久的時間。因爲，這些人都是以江青爲首的左派在「反潮流」中所要反的對象，再說，以他們在中共黨內政府內和軍隊方面混的資歷看，有毛澤東在他們還可以敷衍江青，否則，他們那裏會在堅持「論資排輩」情況下，資格最老而排個孫子輩呢？所以，可以想像得到：周恩來死後，中共中央軍委和國務院必徹底改組，不論在實質上和名義上，江青派均將出任要職掌握大權。

江青的親信馬仔王洪文將負責中央軍委方面的工作，張春橋將把持國務院，江青自己則是中共政權的「事頭婆」。雖然他們都不夠資格，又缺乏實際經驗，但基本條件是他們「忠」於毛澤東，又可以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江集團又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不然又何必提倡「反潮流」和反對「論資排輩」呢？

奈及利亞元首戈翁，訪大陸經港返國，九月十六日在文華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據戈翁稱：周恩來患了心臟病，最近且施行一次手術，現仍在醫院留醫。其實，是眞病還是政治病，到今天誰也沒有看見。中共有意放出空氣由「病情惡化」而「動手術」，看來是「康復無望」，即成毛江投鼠忌器，在目前的情況下還不允許他們對周恩來的病況予以「加工」促其加速死亡，但往好說，周恩來也只能是「帶病延年」，以後無非是掛個「總理」頭銜，對外打打賀電或唁電等騙騙外國人，在中共內部則可以斷言不會讓他再摸到權力的邊兒。

對周恩來頻頻傳出準備上八寶山的「輿論」，而毛澤東卻連續在北戴河接見外賓，當然，這是表示毛氏「身體非常非常健康」，這對正在中共內部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派系鬪爭是可以起到鎮懾異己份子的作用。

據外電傳出消息說：今年「十、一」慶祝，北平準備放烟花。若是老毛上天安門的話，勢必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人這個左派班底也拉上去擺一擺亮一亮。毛澤東站中間，左是江青右是王洪文，既是「夫妻檔」又像「父子班」，十足的「無產階級家天下」。

在今天，普天之下，毛澤東只有兩個「同志」，一個是已死阿根廷總統貝隆，一個是菲律賓總統馬可斯。「馬太」訪北平待以「國賓」之禮，這除了政治上的拉攏外，在另一方面他們之間還有另外一種「同志」的感情。

資本主義國家墮落，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又有什麼例外？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馬可斯派出老婆兜搭毛頭
在亞洲播下了災難的種子

萬人傑

繼馬來西亞後，菲律賓又打算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世界姑息逆流已湧到亞洲，預料接踵而來的還有泰國，情況已很明顯。馬可斯派他老婆跑到北平兜搭老毛，目的爲建交鋪路。中共要孤立台灣，自然倒屣歡迎；建交問題，一拍卽合。不過，正如行政院長蔣經國所說，他們此舉，已在亞洲播下災難的種子……。

國內反共．國外媚共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秋季會議中發表講話，重申中華民國不與中共談判妥協的立場。他指出亞洲國家與中共建交，是在亞洲播下了災難的種子，眞是一針見血。尤其正當菲律賓總統馬可斯派了他的夫人跑到大陸去活動的時候，蔣院長的話，不啻當頭棒喝。

蔣院長說：「這些國家已跳進安撫的逆流中，並已犯了一面在國內反共，一面又在國外支持共黨的矛盾想法。」

許多亞洲國家都犯了這大錯，馬來西亞一方面在國內對抗馬共，一方面和中共拉相好，建立外交關係；泰國也曾作過這種努力；菲律賓不甘後人。這種做法實在非常愚蠢，不論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在國內都正受馬共、泰共、菲共困擾，他們是擁有武裝的戰鬪部隊，經常進行恐怖活動。

他們的武器那兒來的？誰是他們的後台老板？馬、泰、菲當局都應該清楚，把他們武裝起來的正是中共，源源供給武器的也是中共，中共實際上是他們的後台老板，馬共、泰共、菲共是中共馬仔。

如果以爲和他們的後台老板打好關係，國內共黨分子就會銷聲匿跡，不再進行顚覆活動，這想法太天眞。他們的「鬬爭」絕不會因而停息，還會變本加厲。馬來西亞甫承認中共，警察總監就爲馬共狙擊身亡，可知對中共妥協，絕不能使國內共黨分子斂跡，還會透過外交關係，中共對共黨分子的支援更加方便。讓中共外交人員在國內活動，無異引狼入室，自找麻煩。

蔣院長的話確有卓見，可惜這些亞洲國家缺乏遠大眼光，以爲妥協可以解決問題。但共產黨的所謂「和解」，只是一種僞裝和平的手段，實際卻在爭取戰爭的勝利。因此蔣院長也讚揚美國總統福特上月在國會中的演講，他說：「保持實力，才能達成和解，脆弱只能招致戰爭。」蔣院長認爲這話極具遠見。

中共幹部．參與逃亡

九月份最初十三天內，從大陸逃亡來港的「難民」共有一千八百六十名，這數字是十二年來的最高紀錄。他們大都經由陸路逃來，其中四百多名被拘。

不過，從大陸逃亡來港，被拘與不被拘都差不多，因爲他們大部分可獲准在港居留，只有少數情形特殊才被拒。

據說，逃亡來港的大陸難民，平均年齡二十歲到三十五歲，都是年青力壯的，老弱婦孺不多。不是因爲老弱婦孺不想逃，而是從大陸逃亡來港，必須通過共軍警戒綫，還要走一段遙長崎嶇的長途，老弱婦孺無法吃得消，因此跑來香港的，能順利過關，只有年青力壯的人，其餘只好留在大陸繼續過「幸福生活」了。

值得注意的是「難民」多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共產黨統治大陸已二十幾年，這些人不但在中共統治下出生，而且由中共一手教育出來。但他們寧願放棄在祖國過幸福生活的權利。爲什麼呢？從難民們口中固可知道；不聽他們說，大家也心知肚明。

更値得注意的，從化五七幹校的中共幹部，在逃亡者中，也有不少。大家知道，能作爲五七幹校的成員，並不簡單，不但要成份合乎中共要求，還要中共對他有信心，認爲不會反叛才成。

身爲五七幹校幹部，也參加逃亡，這些人，顯然不是中共及回歸分子所說的「大陸垃圾」，他們都是毛澤東的資本，但他們也要逃亡，也希望做殖民地的居民，就有點使人想不通了。如所週知，共幹是大陸特權分子，他們過的生活，比一般人民不知「幸福」多少倍，他們也熬不住而逃亡，則其他人民過的是什麼日子，可想而知。

香港有許多高唱回歸青年，他們在發表謬論之前，最好找他們談談，多了解大陸實況。他們在那裏生活了二十幾年，無論如何比香港青年回去打個圈子更了解眞實情形。

理應囊括・游泳金牌

有位朋友對老萬說：在亞運會中，所有游泳金牌，應該全歸中共選手。他們卻鬭不過日本選手，眞是出人意料之外。老萬莫名其妙的道：你有沒有攪錯？歷屆亞運，游泳項目一向大部分錦標爲日本所囊括，今回他們雖只派出次等選手，仍能保持相當水準，怎會認爲中共選手應獲得全勝呢？朋友說：因爲我肯定中共選手練習必勤於日本，所以應獲得優勝。

那位朋友進一步解釋道：自毛澤東橫渡長江後，中共拿着拼圖式的照片，大大宣傳一番後，大陸人民對游泳激起熱潮，大家向毛澤東學習，拚命研究、練習，因此，當然人才輩出，不少是游泳一流好手。

另一個使大陸同胞對游泳特別感到興趣的原因是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嚮往。因爲，他們都想游到香港的后海灣。

原來這位朋友說的是「怪論」，老萬不由捧腹。大陸同胞雖多對游泳有興趣，但他們目的不在乎比賽，而是「健身」，和達到尋求自由目的。因此在第七屆亞運會游泳比賽項目中，雖然人才濟濟，也鬭不過日本選手。

朋友笑道：不要以爲大陸同胞游泳沒有比賽對象，事實上，他們的比賽對手比任何國際選手能力還強。因爲，如果游不過它，就會沒命。

老萬想了想，笑說：我知道你指的對手是什麼，那一定是在港海上橫行的鯊魚。

「對了！」那位朋友說：「每一年，從大陸泅水逃亡香港的同胞，不少人死於鯊魚的襲擊，有些人幸得不死，也給噬去一條腿或受其創傷，因此，逃亡的同胞下到水裏，準備逃亡時就得和這強敵競賽，除非游得比鯊還快，不然會送命。中共選手若把其他選手視爲鯊魚，一定是可以游出最好成績。」這是笑中有淚的笑，說是怪論，其實並不太怪。

短程交通・何需厠所

九十六輛新火車卡從日本運到香港加入服務，這些新訂造的火車客卡，一律沒有厠所之設，因此引起乘客和鐵路當局爭論。

九廣鐵路局長高嘉禮認爲：火車卡裏沒有厠所，可提高衞生水準。乘客們則認爲：火車上不設厠所不方便，尤其對小孩子爲然。大人可以忍，小孩就不能忍，難道叫他們在車廂內拉矢撒尿，或以飛彈方式，抛出車外？

這眞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理長的問題。香港面積很小，九廣鐵路的路程，由九龍坐到上水羅湖，也不過一個多小時，比之東京市區內的地面或地底火車還要短得多，因此，九廣火車，不能與外國走長途，日以繼夜不斷奔馳的長途火車相提並論。

遠程的火車，絕對不能沒有厠所，但短程火車，東京的地面地底火車都沒有厠所，所有地底火車也沒有厠所，猶之巴士、電車沒有厠所一樣。

因此，向日本訂造的新火車卡，也不設厠所，是把香港九龍新界視爲一個整體，在這上面的交通工具，全屬於短程，沒有設厠所的必要。

如果認爲不便，那麼，搭新界的巴士，也該要求他們加設厠所了。

舊的車卡是有厠所的，因爲從前的九廣鐵路是名符其實，從英界開出的火車，直達廣州大沙頭終站，這麼長的路綫，沒有厠所當然不成。舊的車卡，是以前用到今天的，以後或添購了一部分，也一仍舊貫。今回在日本訂購，必然參考了日本短程火車的內容，照樣設計。

乘客的反對當然也有理由，有些人習慣在床下放一隻尿壺，如果你把他的尿壺拿走，他要屙夜尿時，便會手足無措，說不定還會忍不住在床上撒一泡尿。因爲他們有了這習慣，一時改不了，突然火車卡取消厠所，自然抗議、反對了。

我們並非・野蠻殘忍

據一些報紙刊登法國消息，說自李小龍式電影法語拷貝運到法國放映後，使到許多法國人對中國人誤解，以爲中國人都很野蠻，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而且打的方法非常兇狠，每一出手，都是攞命絕招。

法國人有此誤解很難怪，事實上這類電影不論運到那裏，外國人看過，都會產生同樣的誤解。實際上，中國人既不好勇鬭狠，也不殘忍，只是在共產黨統治下，有了不少改變，卻是事實。

大部分中國人是和平、善良的，但因爲共產黨策動的彼此批判、鬭爭，使他們間存着猜忌，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不過一言不合便訴之武力的情形，還是沒有。

充滿血腥味的武打電影，其實不但不能表現中國人的眞正民族性，而和中國民族性剛好相反。

因此，在武打電影正大行其道的時候，已有不少人提出意見，認爲武打片誇張暴力，只有使社會風氣更趨惡化。

武打片強化仇恨，誇張暴力，睚眦必報。但眞實的中國人並不如此，他們充滿了寬恕的好意，在這些影片中是沒有的，他們只會手刃仇敵，大快人心。

這種電影不但使外國人產生誤解，對我們本身也有非常不良影響。香港治安的不佳，有人認爲暴力電影的影響是原因之一，雖然大導演們曾大力自辯，可是事實歸事實，造成這結果，他們不能不擔負部分責任的。

今天，武打電影已漸爲觀眾揚棄，因爲千篇一律的內容，特技鏡頭也熟口熟面，根本再引不起刺激。因此，武打電影已接近尾聲，電影老板最現實，已沒有人再敢拍這類電影了，這是個好現象。

不過，電影界本來投機，如果某類影片收得，一窩蜂去拍。武打電影走下坡，興起色情電影，如果這些拷貝運到外國，外國人一定以爲中國淫風甚盛，甚於北歐，那更糟了！

我所看到眞正的中共

——大多數的「訪後感」都是美麗的謊言——

日本筑波大學副校長 福田信之

原文按語：

福田先生於回國（日本）後的四月十九日，曾經假東京明治神宮外苑的日本青年館舉行講演。本刊承先生之同意拜借了當時講演的錄音帶。雖然有一部份內容，已經在報刊發表過，但本刊仍決定將全部內容刊載出來。

先生將其在大陸所見所聞，率直敍述，相信對各位讀者有莫大的參考價值。

最後，本篇係錄自錄音帶的演講詞，倘有不夠正確處，其責任完全在編輯部，尚祈見諒。

（「動向」編輯部）

兄弟從上個月（三月）二十六日至本（四月）九日，去過中國大陸，這一次是應兩個星期的招待旅行而去的。今天因時間的關係不能做很詳細的報告，僅就各位比較關心的問題，報告幾點，供各位參考。

和兄弟同行的一共六位，都是各大學理工科的教授們，每一位教授的立場既不媚共也不反共，因此以學者的眼光，很客觀地透過大學以及研究所等機構，見到中共的橫斷的一面。

首先，兄弟願意指出，一般日本人對中國問題所犯的嚴重錯誤：

第一點就是，凡是訪問中共的日本人，將日本的現狀做誇大而錯誤的宣傳，譬如說：當你看到富士山時說：「啊！富士山是何等地美麗呀！可惜她整個被美國佔領着。」「整個富士山被美國佔領」，這一句話出自日本人自己的口，對方自然會相信。

其次，中共和日本共產黨完全不同，他們常常毫不顧忌而直截了當地說：「勞動階級獨裁」，「沒有言論自由」等等的話，但是，訪問過中共回來的日本人，一向都不這麼說，而以比較順耳的文學言語表達感想。

我在訪問途中，很不客氣的向他們說：「我知道你們中共的優點，也瞭解你們的缺點。所以，當我回到日本後，我會照實講給日本人聽」。有一位中共的幹部雖然回答我說：「很好」。但是，同行的一位教授聽到我們的對話後告訴我說：「那位幹部一定知道無法封住你的嘴，或改變你的態度，所以不得不說好」。這就是存於日本和中共之間的大問題。

國情互異的日本與中共

容我先說出一項結論，就是說，日本與中共之間彼此的體制完全不同，關於這一點我願舉出一項在日本的情形做爲例子，就是說，如果用同一張底片，重覆照出德川時代和現代的相，洗出一張模糊不清的照片，然後拿來再和現代的日本比較，如此做，到底有什麼意義。通常國與國之間的交際需要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日本和美國之間，日本和其他國家之間總是多少具有共通的地方，唯獨與中共之差異特別遠。要讓體質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互爲交流，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欲使德川時代和現代進行交流，除非有什麼特殊的方法，否則是很不尋常的。

兄弟所以舉出這一點的理由，是希望大家認淸與中共之間的交際，不是高喊「日中（共）友好」就可以達成的。

兄弟並不反對「日中（共）友好」，不論如何彼此都是鄰居，因此兄弟這一次訪問中共的最大理由，就是探求雙方能夠做到子子孫孫和好相處的眞正途徑。絕無想做點生意而向中共拍馬屁的意思。訪問中共之後想拍一拍他們的馬屁，好請他們做一點生意賺點錢，事實上大家一向都是如此。然後回到國內之後，用些日本人聽起來比較順耳的詞句，替中共講話。這種現象完全違反了中

共的意思。例如，他們對兄弟不就是希望把他們的眞正面目轉達的嗎？（譯者按：這是反語，原文帶有諷刺之意）

兄弟也告訴過他們，我絕對不會爲了想做生意而向日本人說中共的好話。因此剛才也說過，我們必須認淸日本與中共之間的不同的體質，進而探尋兩國間能夠永遠和好相處，絕無戰爭的眞正途徑，老實說，關於這一點兄弟尙未能找到解答。

最近日本與中共之間的航空協定正成爲雙方較爲熱門的問題。關於這一點，他們屢次問我們，尤其對日本的青嵐會說，那是一個反中國（中共）的可惡的團體。

我聽到這一句話，非常生氣，立即回答他們說：「你們說你們這句話不是豈有此理嗎！日本是自由的國土，和你們的國家完全不一樣。對某一項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最後都交到國會去作出決定。和你們『中國』建交也基於這個方式做決定的，有什麼不可以，請你們不要多管閒事，這不是干涉內政是什麼」。同樣的應對發生過幾次，但後來就比較客氣了。

國內航線空無一人

這次是從南方的廣州進去的，乘搭蘇聯的伊留申型飛機——一種類似DC—8，和巨無霸的大型飛機——轉到上海，在上海逗留三天，參觀大學和研究所。然後再到北平，在那裏停留六天。之後，再同到廣州。

各位，上海是人口一千萬的大都市，和東京大致同樣大。他們倒以爲是比東京大，還有北平是他們的心臟部。可是兩地之間的班機，每天恐怕只有一班或者兩班。我們就是搭上其中的一班，可是機上的乘客除了我們六人和來自淸華大學的三位歡迎我們的副教授——這一點可以證明，他們是何等地欵待我們，自始到終有一位副校長級的人帶着一位翻譯人員隨身服務——之外只有一位外國人。就是說，可容納二百人的飛機上，只有乘客十人而已。本來以爲我們搭的是專機，經過一問，才知道是普通的班機。因此，兄弟暗中連想到，將來日航班機的生意一定大成問題。大概是，政治上具有某種意義，否則的話，不論是日機也好，或其他的什麼航空公司也好，那條航源在經濟上是絕對沒有好處的。

日本國內不知道是否瞭解這個事實，這不是亂說的，因爲兄弟親自坐過，所以絕不會錯。（場內引起笑聲）

這一點，也是日本對中共不夠瞭解的地方。

到了中國大陸，兄弟所感到興趣的一點，就是龐大的七億的人口被統一在一個政府的掌握之下。兄弟這一次去，只等於是摸了一下大象的尾巴而已。但是就參觀了北平、上海以及廣州或其近郊的人民公社而言，他們的政府掌握着人民，至少已做到和一般國家相同的程度，這一點是沒有錯的。

我想看的就是，中共的「國家權力」的行使情形以及Power System究竟如何？還有科學技術方面的政策和實施情形，換句話說，就是在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情形如何？這一點不論是中共也好，是日本也好，爲了國家的繁榮均是不能或缺的。

總之，以上各點就是兄弟此行，所希望瞭解的地方。

未經黨方允許電話就打不通

兄弟想把所看到的有關結果公開發表出來，今天尙是首次。私下談論固然有過，在公眾面前發表談話這還是第一次。同時下面兄弟要說的一切，都可以請同行的另外五位先生證實的。每一位先生對事情的看法以及評價可能有所出入，但是對於事實的存在，則是一致認定無誤。

我們所接觸過的人都是瞭解中共中央政策的所謂知識分子，例如職位相當於次長級的淸華大學校長，中共黨員或身份幾近黨員的人，因此兄弟個人已獲得瞭解的是，中共目前擁有黨員約二千萬人，它們的組織與日本共產黨大致相同。就是說，權力完全操在中央，然後是省——廿九個省——上海、天津與北平是特別市（直轄市），各有其最高的協議會，其屬下的機構，例如大學的話，就有大學內的協議會。人民公社是相當於日本的郡，其次，在每個工場內也有黨組織。一旦，中央的命令就依着這個順序下達。完全是一個絕對中央集權的方式。

想打個電話到私人家裏是不可能的。如果未經黨方的同意就打不通。有一位以前住在日本，和日本女性結婚，而最近回去的中國人，我曾經嘗試與他打電話聯絡，結果沒有成功。想和一位原子爐研究所的副所長聯絡，除非透過黨方同樣地也是不可以的。總而言之，他們的消息情報來源及內容必須是相同的，他們的情報完全被組織化。然而如此做的結果還是控制不了。蘇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組織秘密結社，五十多年來不斷地處刑如蘇辛尼津等人，被害者達數千萬人。結果還是失敗，除非如此做，他們是沒有其他的辦法的。

史大林並無過失

兄弟在那邊的時候，曾經就蘇辛尼津問題向某位大學教授提出，並問他們的意見，回答是說：「蘇某這個人的事，聽是聽過，可是，那是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統治下發生的，在史大林時代絕不會有這種事」。

「沒有這回事？赫魯曉夫之後反而緩和多了。大概還有一百萬人在監獄裏，他們大部份是在史大林時代被逮捕的呀」，兄弟雖力爭不讓，但仍然無法使他們相信。

在大陸，到處都可看見一邊掛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四個人的像，另一邊則掛着毛像的情形。他們如此崇拜史大林，所以把事實反倒過來報導，歸罪於赫魯曉夫，因爲兄弟想和他們談論，根本就是對牛彈琴。

在戰時的日本國內曾經也有過類似的情形，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正確的情報是無法傳播開來的。

除此之外，諸如劉少奇，林彪等頭號人物都相繼被整肅，當時自然會有一

番大混亂，其結果就是所謂的革命委員會的掌權。

在大學，在工廠都有革委會的組織，正如日本公司組織中的董事會之類，一切得由革委會控制，也就是說大學的管理自然在政治的壓制之下。這個事實是中共的人自己說的，兄弟只是把事實說出來。可笑的是中共並不像日共。對講事實的人，加諸誹謗的罪名。（笑聲）

兄弟無意斷言中共是個封建的體制，然而他們那澈底的「分割統治」，正如日本德川時代的藩閥政治，每一個「生產組織單位」並列而各不相干。

令人想起藩閥時代

每一個單位裏的革委會尙有二重三重的上下組織，如果你是生活在大學裏的人，而你是在物理學系的話，那麼就是聽命於「物理系革委會」。每一個人的生活範圍非常狹小，一個人民公社也只不過二萬人左右，中共使他的人民生活在各自的小單位裏與外界隔離。大概如此做可以防止混亂。

「如果要是批評毛澤東的話，會怎樣？」他們的回答是說「這種人將受到羣眾的公審」，那就是日人所說的「吊問」（笑）。

一人對付二百人或五百人絕不會有贏的機會呀！總之中共的統治體制，似乎較比蘇聯的情形畧勝一籌。

一個人，本來在那種小體制裏生存已經不容易了，稍一不小心，就要受到羣眾的公審，根本無法活下去。因爲公審的意思就是置人於死地。所以中共既不必抓人也無須槍斃人了。生殺之大權完全在各自的單位。兄弟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說，中共在澈底的中央集權之中，也有其澈底的藩閥組織，每一個生產單位，各自爲政，自己幹活完全與外界隔絕。這就是中共的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的秘訣所在。

更巧妙的是，直接統治者是革委會，而革委的半數是黨員，並不是純由工人組成。因此共黨就形成暗中操縱。如此有什麼不妥的事件發生時其責任在革委會，而錯不在黨。也就是說，實權在黨，但黨本身並不露面。這個辦法已伸展在大陸各地。

今天在會場聽講的人，大學生比較多，因此兄弟打算也談談中共的學校的情形。

中共的大學自從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毛指示下的文化革命之時，卽被一般的勞動者，毛思想的宣傳者，以及解放軍所佔據，完全被置於政治支配之下。這個事實是中共的人自己常常誇言的。

毛之一言：大學改爲三年制

當時毛澤東認爲「學習必須與實踐與生產相聯結」、「五年制的大學時間長，應縮短爲三年！」這個毛指示一下達，整個大陸的所有大學卽被控制。

中共的小學還是六年，是義務教育。中學是四年，在鄉村雖不一定，但大致也是義務的。毛澤東認爲十年義務教育之後再受五年大學教育未免太長，所以在中學畢業之後，必須先做兩年的勞動、做工人、農人、或去當兵。兩年勞務之後，如果是工人的話就得由工場的革委會推薦，依上級革委會核可才有機會上大學。

入大學的審查標準，仍以有無遵循毛思想爲首要條件，學科的好壞並不重要。這也是他們的人自己明說的事。

在大學的三年，生活由於做了兩年的勞動之後，學科方面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因此不得不先補習半年。同時政治教育必須澈底，所以，我們不難想像，中共的大學絕不是日本或者歐美的那類形態。

在日本通常是說專攻物理學或數學，但，他們是說專攻雷達了，以及專攻微波了，學問的範疇分的非常狹，同時在校三年期間，幾有一半的時間是在農村耕田或到工廠做工，等於戰時的義務勞動，學科不能不分爲狹小。學校當局爲此一定在那裏頭痛。所謂的大學只不過等於是專科學校的程度。相信中共有其內在的苦衷，不能和今日的日本相提並論。

赤貧如洗

在中共大陸相當熟練的工人，以及學校老師的收入，每月大約在日幣七千元到一萬元之間。

吃、住都很便宜。一般住宅除了北平市較像樣之外，其他城鎮的房屋都是破舊不堪。要解決七億人口的住的問題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計房子的好壞，便宜是很便宜的，每月房租大約在日幣五百元至一千元。吃的也只要一兩千元左右。所以每月收入七千元，給夫婦兩人生活，是夠用的了。

然而，如果你想到外面買些什麼的話，這就不簡單了。一部腳踏車需要二萬元。等於是日本人想買汽車一般，很不容易，但大部份的人，都拚命存錢買腳踏車，人民公社裏的人，看來腳踏車是他們的一大財產。

以日本人的標準看，這個生活根本就是赤貧如洗。嬰孩穿的毛線衣要二千元，熱水瓶品質較差的也要一千到一千五百元。人們在最低水準的生活中控制自己的欲望。談到欲望，在清一色大家穿着人民裝的環境下，卽使你有一件好看一點的，穿起來也怪難爲情的，誰也不好意思穿它。如此有錢也沒有用。好像任何人的欲望都已經完全消失一般（笑聲），各位雖然覺得好笑，事實上站在某一立場說，也有値得日本學習的地方（笑聲）。（譯者按：諷刺日本社會之過份奢華。）

總而言之，在中共大陸的人民過的是，只可吃，但不可奢侈的生活。

我們參觀過大學的學生宿舍，在兄弟任教的筑波大學，是平均每位學生五・五張塌塌米，而清華大學的學生宿舍是六個塌塌米大的房間住五個人。工廠也看過了，實在又雜亂又髒。他們所引以爲榮的鐵管工廠，雖然是製造軍用基礎材料的重要工廠，但是屋簷傾斜，厠所汚物已滿，髒得不能忍受。環境設備如此差的工廠，在日本絕不會得到批准，卽使批准設置之後，也一定會受到國會的指責。廠裏約有八百名員工，實在連走動都覺得痛苦。如何養活那龐大的

人口，實在是中共的一大問題。在那種生活環境之下絕不可能誕生類似蘇聯的蘇辛尼津之流的人物（笑聲）。在中共黨的指導下，人人都在那裏拚命工作，我們絕不輕視他們那熱誠的工作態度；但從日本的眼光看，中共實在是個很窮的國家。其貧窮的程度相信他們的共產黨員本身也無法忍受。然而值得佩服的是，他們並不隱瞞事實，我們說：實在很髒，他們就回答說：是的，很髒。他們不像日本共產黨不承認事實。

北平確實很漂亮，植樹方面也做得很多。那都是義務勞動的成果，學校的老師也常常被徵用去做義務勞動，自然街市會漂亮些。可是，其他的城市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洗腦不成，覺得遺憾

這次同行的訪問團團員，都是不服從毛思想的，「令人頭痛」的分子，尤其是兄弟個人，在出發前，就被他們調查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們還是不放鬆，仍然企圖洗我們的腦，而曾經歸來數位學者之流，甚至於同乘一部車，而百般說教，結果都被我們一一反駁。「你們口口聲聲說毛主席如何如何，那是你們的事，我們沒有義務服從你們的毛主席。我們是以客人的身份來的。什麼毛主席指示我們，這都是多餘的。請別再提了」。（笑聲）就因為我們老說此類的話，到了最後他們也顯得沒精打采了。

洗腦這句話在日本人心目中，聽起來好像並不順耳，但是他們並不以為然。他們說：「臉髒就得洗，衣服髒也得洗，所以心髒時就得要洗一洗。這就叫洗腦」。所以他們也就說：「像閣下的人，經過洗腦之後也可以變成革命黨員」（笑聲）。我們不甘示弱說：「你們的國家，就因為曾經淪為次殖民地，不得不劃出租界給別的國家。同時為了地主的做惡，才發動了革命。然而在我們日本，你們所主張的我們都全部付諸實現了」。但他們似乎並不瞭解。「日本一定對美國帝國主義非常憤怒吧」。他們如此說時，我們就答以「一點也不恨美國」。此外我們還回答他們不少事情。諸如，「今日的日本農民因為有錢，已經傲驕得不得了」（笑聲）。「女權獲得提高之後，男人回家之後，在太太面前總是抬不起頭來」（笑聲）。「老師到了學校還得恭維學生一番」（大笑聲）。「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確保男權」。「因為在日本已經找不到革命路線，所以日共不得不走向修正主義」（大笑聲）。當他們聽到我們這一連串的話後只有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

這次我們所受的完全是國賓的待遇，每到一處都有革委會的主任出面接待我們。沿途上一般市民如果稍為擁上前來，就被推回去，有人還因此被推倒。我們真是受寵若驚（笑聲）。

他們對職位的高低非常注意，革委會主任以外的人都不准和我們講話。當我們離開上海欲前往北平時，曾經被指出說：「你們的代表團沒有職位高低之分，這是不可以的。必須有團長，副團長以及秘書長之分。當抵達北平下機時，一定要遵照職位的高低去做」。我們為了日本過份「批林批孔」的不良結果向他們道歉。

批孔怎麼也注重職位序列

我們日本的孔孟教義也經消滅殆盡了（笑聲），然而我們瞭解在中共大陸則仍然需要它（大笑聲）。我們這麼諷刺他們，結果他們要求說：「客人應該聽從主人」的話，於是我們只有順從。例如乘車時的順序是，團長第一部、第二部副團長、第三部由兄弟本人及另一位秘書長乘坐。

上海雖然是一千萬人口的大都市，但是車輛很少，我們的車在街上快速奔馳，旁若無人，幾乎要出車禍。到了十字路口，人工控制的信號燈立刻變為藍色，兄弟未曾經驗過此類特權的待遇。

以上就是兄弟訪問中共的經過。兄弟願意再報告各位一件事，日本共產黨目前和中共以及蘇聯都鬧翻了。可是，當在史大林的時代並沒有吵過架，甚至於把蘇辛尼津所控訴的史大林的蘇聯當做祖國。去年日本曾經為了它的建黨五十週年而顯得很了不起的樣子，然而它們的老師就是史大林時代的蘇聯。中共也是如此，不知他們的革命意識是否發生了變化，而指今日的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事實上他們所受到的壓力可能很大，目前在中國大陸的防空洞約有十萬公里長。他們說蘇聯是隻狼，北方領土被佔據的日本，隨時有被攻擊的可能，為何不掘防空洞？

「社會黨和共產黨一定會反對。談到防衛，社、共兩黨就會不高興呀！」聽到這些話，他們都會表示驚訝（笑聲）。中共黨以及「人民解放軍」的幹部都說：「日本共產黨是一個為人民着想的政黨，當赤色帝國主義者，隨時都有侵佔日本的可能之時，它們不可能不替人民着想」。

相處必須瞭解彼此本質不同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共在毛澤東指示下，開始全面掘防空洞。我們參觀過北平的，是從市中心直接可通往山裏的。他們好像很自傲，建議日本也應該做。總之，雙方的本質根本不相同，彼此的需要並不一定一致。

然而，我們常常聽到某些日本人說，中共的東西都是好的，拿回到日本也有用，值得日本效法等等的話。這不但是天大的謊言，同時也違背了中共的期待。他們現在的窮困的生活，是日本人所想像不到的，甚至於他們自己都已覺察不出來了。兄弟並非看不起貧窮，要圓滿地供給七億人口的衣食住，是件極不容易的事。然而，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他們有沒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兄弟並不知道。問題是，拿它來和日本的情形比較，甚至當它是天堂，這絕對是騙人的。共產主義雖有數種不同的型態，然而那裏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大學自治，一切受到軍隊與政治掌握。他們不瞭解什麼叫言論自由。這是兄弟親眼看到的鐵的事實。

相信，各位已經瞭解了，日本的新聞，有關中共的報導，是多麼與事實不符。

（譯自日本一九七四年七月號「動向」雜誌）

事實俱在看僵化

柳以青

「批林批孔」運動在大陸上「樣板」式的宣傳很多。這本來已經是失了靈魂，只餘肉軀的「行尸走肉」的宣傳而已。也許有人在相信着：舉凡一件事情，說得多了之後，就會變成眞理一樣。這想法，固然有其道理，同時也有一些驗證。不過，如果翻來覆去不停地製造這一類的謊言當眞理的話，逐漸地人們就會看穿了，再也不會發生什麼效力——這種效力，我是指認知的效率，說服的效率，並不指由於具體環境中的重重阻隔，言不由衷的胡亂說辭。

在大陸二十多年來，中共統治下的人民，似乎總是強調了一個原則，就是對任何事情，總是在「昔不如今」的框框，加在一切的說辭上。這方面，在某一意義上，卻是能反映其敢於面對現實性，然而，泛「昔不如今」論，本身已經以思想，精神的虐待與箝制了。然而，大陸的人民沒有發覺，甚至連海外也沒有人士發覺。

我不反對大陸的人民說中共的統治，在某方面是好的，但是，我卻不贊成把中共的一切都說成好的，而以前的一切都是壞的。如果以目前的中共的一切都是好的的話，這種言論的眞實性，已經該是大打折扣了。然而，中共卻是在不斷地推行着「昔不如今」的說辭呢！這不啻是中共官僚化、特權化、獨裁化的具體表現。

「當今好」、「以前壞」

這種只准說目前是好，以前不好的政策，本身是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只可惜中共的當權派沒有發覺，也無法發覺，有的更是不願發覺。

我這裏試舉幾個例子。

最近，香港出版、再版或翻版了不少五十年代的大陸上中國學術界人士的各方面著作，在讀了幾本之後，再與目前大陸上所出版而運出的著作相比較的話，任何一位有學術良心的人士都會覺得，目前中共的學術著作太貧乏和太單調了。無論是在範圍大小上，或是在問題研討上，以前還是多采多姿，五花八門的，現在卻是淸一色調與零落乏味的。

如果就以學術方面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來做比較，或是以文化大革命前後情況來做比較的話，很明顯的是目前太壞，以前還是過得去，特別是在文史哲方面。

因此，就我自己的了解，眞正的知識和文化水平的共產黨員們，都會覺得目前在學術方面的水準低落了。可是，以奪權、作官爲職志的搞控制方面的中共幹部們，所怕的這是大陸上學術水準的提高與多樣化，以爲目前學術界中的七零八落才是「一片光明」呢？

無怪乎「燕山夜話」的作者，於一九六三年，已經發見了中共這一問題，就公開地在「北京晚報」上以「歡迎雜家」爲題，提出了警告。這裏我不妨抄上一段：

「無論做什麼樣的領導工作或科學研究工作，旣要有專門的學問，又要有廣博的知識，前者應以後者爲基礎。這道理十分顯淺。」然後，該文作者爲了加強他的論點，就以大陸所崇拜的馬克思爲例證，說：「馬克思在許多專門學問上的偉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廣博知識爲基礎的。這不是非常明顯的例證嗎？」因此，該文作者就很巧妙地指出：「殊不知，眞正具有廣博知識的『雜家』，卻是難能可貴的。如果這就叫做『雜家』，那末，我們倒應該對這樣的『雜家』表示熱烈的歡迎。」最後，該文作者結論說：「現在我們如果不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於各種領導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

這段話已經是十一年前的話了。然而，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後，以及最近的批林批孔運動裏，都是強調了馬列毛思的「學術」著作，不但沒有使人走上廣博知識的「雜家」，反而把人們的思想收縮到「一家」了，這必該是中國大陸「廣博知識」的大大的損失呢！

再以劉少奇時代與目前的毛澤東時代來比較，雖然中共一直地在批劉批修，打倒「劉鄧派」，但是，在實質上，爲一個中國老百姓來說，人們都在回憶着、思想着劉少奇時代的經濟政策，而反對目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很明顯地，爲同樣的一個老百姓，同時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時代，在實質的比較下，他們覺得劉少奇時代是較毛澤東時代爲好呢！這種好壞的感覺，並不是中共在文字宣傳上可以「靑一色」的控制宣傳的「批判」、「詆毀」可以奏效的。其中有一個很顯明的例證是：文化革命時代所打倒的「劉鄧派」之一的鄧小平，就得在目前重新抬頭而出掌大權了。固然，對這事實，很多專家有着很寶貴的分析和解釋，可是，有一點是不能否定的事實是：劉少奇時代的「劉鄧派」作爲的「好處」，是比較毛澤東時代爲好的證據，否則，鄧小平能「復出」嗎？這一情形，恐怕大陸的老百姓們最淸楚。

最近的電訊指出：毛澤東選集的某些有關儒家的文章和字句，在重新編輯中除去了。

據電訊所講的原因是：以前毛選集所選的文章是由陳伯達任意選的，不是毛澤東的意思，因此要重新編選。這是一個頗令人注目的電訊，又可以解釋為以前的毛選集是不好的，目前或將重新編選的才是好的。

一位專研究中共的居住在外國的學者曾經告訴我：毛選集從出版以來，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了。在日本就有一個專門研究的機構，把歷來毛選集的修改分析得萬分清楚，字句的改動，一版一版的不同，固然他們註錄了出來，就是選集中的標點符號的變動，也有詳細的紀錄呢！

從這一事實看，中共所謂以前不好，目前好的說辭，眞不知從何說起呢？說穿了只是現時當權派認為「有利可圖」、「有私可謀」任意雌黃罷了。也可以這麼說，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壓迫、思想控制、獨裁低能、政策僵化的必然產物呢！只許對「當今」說好還不算，還得把以前說成一文不值的壞。

在現象上來看，似乎大陸上中共所策動的都是「以前壞，當今好」，然而，本質上呢，大陸上所有的老百姓心裏是有數的；有知識水準的共黨幹部是有數的！甚至，連從事製造「以前壞、當今好」的輿論的人，私底下也是清晰有數的。

一本狠批的謊言書

這裏，我不妨再舉出本年五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為大陸上「工農知識青年自學」的「讀物」，七月中才運到香港來發售的「狠批『克己復禮』」。編輯者註明是「北京人民印刷廠工人理論組」。其中有一部份內容是「舊社會工人苦難史批判林彪復禮的政治綱領」。

在這幾篇中，有的是對着宗教加以批判的。像「老工人，廠工會常委」徐其光，以「決不許林彪舉逸民」，是批判牧師的。其中有一段話稱：「我是一個老工人，在舊社會飽嘗過林彪心目中的『逸民』們的欺凌和壓搾。我小時候，父親在鐵路上作工，母親給一家外國牧師當老媽子。記得我母親生下小弟弟剛三天，狠心腸的外國牧師就來催上工。為了生活，母親只好拖着虛弱的身體，又去從事難以支持的繁重勞動。這時小弟弟正需要餵奶，可是母親從來沒有吃過一頓飽飯，那裏有奶給小弟弟吃呢？左思右想沒有辦法，只得忍痛把小弟弟賣給人家。一個孩子僅僅換回了三十斤玉米麵。賣了小弟弟，仍然生活不下去，我們全家歷盡艱苦到了張家口。沒過幾天，父親連餓帶病死去了。母親也有了病，生活的重擔就落到我的肩上。」

另有一篇由「保育員」賀新所寫的「堅決反復辟，永遠鬧革命」，其中有一段是批判佛教的。聲稱：

「……就又把我賣到宣化的海潮庵。一年後又被轉賣到北京紫竹尼姑庵。就這樣，我還不到八歲，就被賣了三次。天下烏鴉一般黑，什麼『大慈大悲』的尼姑庵，也是地主、資本家的天下。我出了一個狼窩，又進了一個虎口……。列寧同志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老當家的用來對付我的，首先就是精神上的奴役和毒害，用的是孔老二那把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她們裝出一副慈悲的樣子，說什麼：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說我天生受苦，爹娘也是給我『妨』死的。還說我天生就該受苦受罪，要想免罪，就得修行，超脫塵世，胡說什麼不修今世修來世，叫我吃齋、念佛。……」

另一篇由「女工」王滿玉所寫的「不是愛人是吃人」是在批判天主教的。她說：「天主教的仁愛修女會。它有一塊堂皇的招牌叫仁慈堂，實際上是殺人堂。院長是個外國人，據說她為了尊重中國的文化，起了一個中國名叫雷樹芬。我在孤兒院受苦整七年，飽嘗了中外反動派雙重『仁愛』的滋味。我每天嘗到和看到的就是苦役、鞭打、懲罰、飢餓、疾病和死亡。……據不完全統計，這個孤兒院辦了八十九年，共收了中國兒童二萬五千多名，慘死在那裏的就有二萬三千多人。僅雷樹芬統治的二十八年裏，被殺害的中國兒童就有五千五百多人。」

假如我們細讀這些文章，首先我們會看到：中共所倡導的「當今好，從前壞」的政策，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人們只能在這「框框」中來述說和寫作。為了反映「當今好」，一定要盡力把「從前壞」說得有聲有色，甚至是大加虛構。反正中共的政策只求達到目的，並不問什麼手段。

這種虛構的過去，固然無人能來對證，但是，這種虛構的話語裏，必然該是有某些部份是反映對中共的「當今」不滿的。

這裏我們舉出一兩個例子。

在批判外國牧師的文字中，產後三天就被迫上班的情形，根本是不可思議的。恐怕最好的反映中共對婦女們生育中的政策是如何了。

在批判佛教女尼的說辭中，像吃齋、念經等，更可以反映大陸目前油類、肉類的不足，以及每晚的政治學習有關。

在批判天主教的仁愛堂的事蹟，特別是在數目字上的統計，更是荒唐，然而，如果我們能從這殺人的數目字上，了解到中共在一次次的鬪爭、整風中所殺死的數目字，就可以會意了。

為此，中共的當權派，早就應該知道：政治口號、政治宣傳、政治學習在大陸上，早已失掉效用了。善良的大多數的老百姓，已經不再聽中共當權派們以及行政系統上的幹部們在說什麼、喊什麼、談什麼、論什麼。他們卻很清楚的要看到中共在做什麼，為老百姓幸福做了什麼、服務了什麼、增進了什麼。

一向以宣傳能手起家的中共，在目前的大陸上八億人民中，空空的宣傳已經是無能為力了。然而，中共當權派們，仍是秉承的僵化思想，在不停地宣傳，這眞是可笑呢！

放棄宣傳的時間、金錢和人力，而把人力、金錢與時間該用在眞眞正正促進大陸上每一位人民的福利上而努力，官僚化、僵化、極權化的中共當權派們，能夠這樣做嗎？我眞在懷疑着！

大陸糧食生產及分配

項楚

最近幾年來，中共基於政治需要，不時對國際間提出些經濟生產數字。尤其是有關糧食部份，故意誇大「增產」與「豐收」。

宣傳畢竟離不開事實，大陸所發生的糧荒情況，如人民口糧供應的一再壓縮，進口糧食的直線上升，就不能不使人懷疑其增產的眞實性。至於自然災害的長期侵襲，每年都在「抗災奪豐收」。旣災害又豐收的矛盾如何統一？也無法令人相信是眞的事實。

因此，有關大陸的糧食生產、分配及其他若干問題，必須作出概括的敍述，揭穿中共無恥的虛僞宣傳。

大陸歷年來的糧食生產概況

㈠糧食種類及播種計劃

農業生產可分爲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兩大類。糧食作物包括稻穀、小麥、雜糧（大麥、蕎麥、燕麥、高粱、玉米、小米）薯類四種。一九六六年中共把薯類改稱「旱糧」（仍以四斤折大米一斤），用意是在分配糧食時，給人民以薯類充作「主糧」。大豆已列爲經濟作物的油料作物。其他經濟作物品類繁多，從畧。

耕地面積旣屬有限，爲着增產，就只有提高複種指數爲唯一出路。據中共透露：一九五二年的播種面積爲二十一億一千八百八十四萬畝。到一九五六年已超過二十三億畝。複種指數有的高達百分之一百四十二點三（如廣東省），這就是在各地區盲目推行的「改變耕作制度」將一年一熟地區改爲一年兩熟或兩年三熟，一年兩熟的改爲一年三熟或兩年五熟。目前的播種面積又已達到飽和狀態。

最近中共宣傳畝產量提高，每畝達到一千斤以上到兩千斤左右。實際上是一年兩造或三造產量的總和，並沒有顧及到經濟利益，反而使土地肥力過份消耗。

大陸農業生產每年都有播種計劃，在計劃中以糧食爲優先。糧食作物約佔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八十，經濟作物約佔百分之二十。糧食作物中，水稻約佔百分之二十，小麥約佔百分之廿三，雜糧約佔百分之四十二，薯類約佔百分之八。各年度雖不盡相同，大致相差不遠。

㈡歷年糧食生產數字

中共對糧食生產的絕對數字公開報導或透露，報多或報少，都有一定的政治陰謀而爲政治服務。

最主要的是對外宣傳其所謂「集體化制度的優越性」，宣傳大陸人民的「豐衣足食」。因此，報導糧食只是直線上升，到「大躍進時期」，糧食總產量，高達七千五百億斤之多。毛澤東得意忘形的，吹噓什麼「社會主義是天堂」，什麼「擴大肚皮吃飯，每個人有千斤以上的口糧」，什麼「以後只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種糧食，三分之一的土地種經濟作物，三分之一的土地輪休」等等。滿以爲在短時間內就可以解決人民生活問題。

當時糧食生產雖然稍有增加，原因也很複雜，主要是由於在「集體化」以前，人民對糧食生產的數字不正確，慣用以多報少。中共據大陸後採取了「擠黑田、査餘糧」的強迫手段，人民對糧食無可隱瞞；再就是強迫「增產」，在「十邊地」上見縫插針，廣種作物，糧食也就增加了不少；再其次，就是人民對糧食的觀念不同，以往是「米」和「麥」才算糧食，雜糧和蕃薯等都看作「飼料」，並不納入糧食之內，中共改變這種觀念，那糧食就自然的多起來了。

還有就是以往把糧食以多報少，後來由於共幹們邀功，以少報多。更有的是不從實際數字報導，而是用「計劃指標」預測預報。

由上述各種因素，大陸糧食增多的實際情況，就可想而知。如是大吹大擂糧食產量高達七千五百億斤的虛僞數字，不攻自破；中共隨即減爲五千億斤，即使核減三分之一仍然不算眞實。

總之，中共佔據大陸的二十多年來，糧食總產

中共規定定量供應標準如左表

分配等別	以大米爲主食地區的供應量		以麥粉雜糧爲主食地區的供應量（單位：市斤）	
	供應量	最高平均供應	供應量	最高平均供應
特殊重體力勞動者	四五—五五	五〇	五〇—六〇	五五
重體力勞動者	三五—四四	四〇	四〇—四九	四四
輕體力勞動者	二六—三四	三二	二九—三九	三五
機關團體工作人員店員及其他腦力勞動者	二四—二九	二八	二七—三二	三一
大中學生	二六—三三	三二	二九—三六	三五
一般居民和十週歲以上兒童	二二—二六	二五	二四—三八	二七・五
六週歲以上不滿十週歲兒童	一六—二一	二〇	一八—二三	二二
三週歲以上不滿六週歲兒童	一一—一五	一三	一二—一七	一四
不滿三週歲兒童	五—一〇	七	六—一一	八

量雖然不是完全沒有增加，而增加的幅度絕不會那末大。

中共食糧分配問題

中共的分配制度，是根據所謂「按勞分配」的理論而來，糧食分配就有所謂「不勞者不得食」的規定。

目前對糧食分配有所謂「三兼顧原則」，即先「國家」、後集體、而後個人，情形非常複雜。茲就城鄉人民口糧及其他用糧實際辦法，畧予說明。

㈠城市人民口糧供應標準

共黨自一九五三年施行所謂「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後，即實行城鎮人民糧食配給而「計口、定量供應」，曾在全大陸各地頒行「統一標準」，並發行各種「糧票」，憑票購糧。

上表所列數字對個人食量而言，尙稱寬裕而足夠一飽，可是由於供應量不足，各地區不得不減低成數供應。一直到現在，並沒有按照標準實行。

㈡農村人民口糧供應辦法

農村人民大部份是參加農業生產。在農業生產的互助組、合作社階段，所得口糧是以斤爲單位，還比較充裕。每人每年有六百斤左右的口糧。

自「人民公社」成立到現在，是以「勞動工分」折換口糧，就是用「基本勞動日」與「基本口糧」掛鈎。有四項規定：

「第一是基本口糧與基本勞動日掛鈎。完成基本勞動日，基本口糧發足。完不成基本勞動日者所差成數，扣發基本口糧所佔成數。

第二是基本口糧與肥料掛鈎，大隊按戶給社員交肥任務，完成所定指標，基本口糧發足，完不成差額所佔成數，扣除基本口糧所佔成數。

第三是工分糧與勞動工分掛鈎，根據農業忙閒季節進行增減，按月計算。

第四是增產糧與勞動總工分分配掛鈎，分季結算發給。」

這些辦法是爲了加強控制，各地普徧採用了簡便的方法，分夏、秋兩季分糧，用勞動工分核給糧食。

徵購及糧食運用

中共征糧是根據前期的「農業稅」而來的。農業稅是從生產總數征收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五爲「中央稅」。按比例征百分之二〇到百分之二五爲「地方附加稅」。例如畝產稻穀一百斤，「中央」的收二十到廿五斤，地方再征四斤到五斤。這畝田征稅就是二十四斤到四十斤。

以後中共頒佈所謂「農業稅條例」，正式規定「征糧標準」。其規定爲「農業稅一般爲百分之十五點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平均稅率，由國務院根據全國平均稅率，結合各地區經濟情況，分別規定一般不少於全年總產量的百分之二五」。這是結合「中央」和地方附加的總數稍爲減輕。條文規定不少於百分之二五的話，就是留有隨時增加的餘地。其次是購糧，漫無標準。表面上是「有餘才購，多餘多購」的原則，實際上是有餘的固然要征購，沒有餘糧的也得從口糧中滿足計劃。

多年來中共在征、購兩項，每年至少要達到百分之四十。因此，中共政權掌握了總產百分之四十的糧食，作如下開支：

第一是供應軍公教人員、工人、及城市居民口糧。第二是供應經濟作物區的口糧。第三是回銷荒歉區口糧「又稱返銷糧」。第四是工商業用糧。如熟食製品、釀造業、工業或手工業。第五是飼料糧。如國營牧場的馬、騾、驢、駱駝、奶牛等飼料。第六是商品糧和儲備糧。

據估計用於食用的約佔百分之七十，用於工商業的約佔百分之十，用於飼料的約佔百分之五，用於儲備的約佔百分之十五。

糧食儲備及進口情形

㈠大陸儲備糧的消長情況

中共的儲備糧有縣社儲備，大隊儲備以及「國家」儲備糧等名稱。一九五七年即「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據各方面估計大約有六百億斤。這後因「大躍進」失敗，農田失收，糧食供應緊張。據外間估推，這時候儲備糧急劇下降，可能僅在三百億斤以下。

在所謂「文化大革命」發動以後，紅衛兵造反，到處串連。劉少奇一派又用所謂「經濟主義」對抗。農民乘機以「三光政策」奪取糧食、物質。所有集體公共積累，集體儲備糧，部份地區都分光吃盡。到一九六七年底止，儲備糧可能是剩存無幾。

一九七〇年，周恩來和美記者史諾的談話中透露：是年的儲備糧約八百億斤。數字仍有誇大。據一九七三年大陸消息透露：中共坦承糧食、棉花都出現了「窟窿」。儲備糧數字，可能在八百億斤以下。最近中共強調毛澤東「備戰、備荒爲人民」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更足以反證其倉儲空虛。再由於農民因食糧不足，經常向社隊借貸而無法清還，即有儲備亦多爲賬面數字。

㈡歷年糧食進口比較

中共糧食出口是從一九五四年開始爲六十五億斤，一九五五年爲三十五億斤。（見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陳雲在人代會報告）平均每年輸出大豆約二十億斤。以後每年均有白米輸出，數量均在幾十億斤左右。輸出地南爲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香港、錫蘭、巴基斯坦等地，除用作政治上的示惠行爲外，就是謀取米、麥間差價的商業行爲。

進口糧食從一九六〇年開始大量輸入。輸入地區以阿根廷、加拿大、澳洲爲最多。近年也從美國、法國、緬甸等國輸入。以小麥爲最多。還有玉米、高粱、黃豆等。

進出口比較，出口數量每年增減不多，進口數量就逐年增多。據大陸消息：中共原擬糧食達到自足，停止進口，但迄今仍繼續不斷大量輸入。尤其以一九七二年輸入量激增，較一八六一年增加了二點七倍。七三年一到十月份，超出一千萬噸大關。

今年來又計劃進口一千二百五十一萬噸小麥，分別來自加拿大（四九〇萬噸—六一〇萬噸小麥）、阿根廷（三〇〇萬噸）、澳洲（四七〇萬噸小麥）。雖說是向外購糧作爲儲備，也足以反證大陸糧食並未豐收。

李石曾先生與中法教育

李石曾先生少年時，原想留學美國，以家庭環境關係，不能自由單獨出遊。後以孫寶琦出任駐法欽差大臣，因孫爲李文正公門生，文正公乃以其子相託，率同往法，卒成中法教育界主腦人物。這也是「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麼？

李先生欲作中法教育運動之初，除出版一本「法蘭西教育」（詳述法國大中小學學制者）一本「旅歐教育運動」（詳述在法之教育工作者）外，又因實際工作需要，組織了一個巴黎華法教育會。

巴黎華法教育會領導人員，華法各一，華方會長蔡元培，副會長汪精衛（時汪與李爲同盟會兩俊秀，正密切合作。）李先生自居書記。（第二次大戰後，一次，在巴黎法方會長親華老政治家穆岱寓所開會，李先生被推爲會長，筆者被推爲副會長）

儉學會發起目的，欲以留日官費儉省用之以留法，有實行者，得如所願，李先生因而鼓吹，擴大推廣。民元，便有大批儉學生多至百人者赴法留學。如徐廷瑚、李書華、李麟玉、李宗侗、宗侃、彭濟羣、汪申……其佼佼者，有陳子英者（陳璧君之姪），余亦識其人而記其事。彼隨隊在舊京出發，實行其儉用，主張在瀋陽，用大洋一元買了一簍雞蛋，謂又便宜，又營養，沿西北利亞鐵道大吃實心雞蛋以西進，未到巴黎，早已身腫如瓜。

汪精衛爲儉學會寫了一付對聯：儉故能廣（老子），學以愈愚（荀子）。此聯殊妙，不能以人廢言也。

勤工儉學會之發起，與參戰華工無關，而與巴黎豆腐公司工人有關。中國對德宣戰後，法國戰時需要工人，梁士詒等組織之惠民公司，曾用販賣豬仔式辦法，運去華工二三十萬人。李先生只在原則上加以反對，及在法爲組織工會，編印贈送華工雜誌（余亦主編一年），會請蔡子民先生編著華工學校講義，在華工眾多處隨時設班教課，並無華工專校。蔡先生之華工學校講義，則極精彩，如「精細與多疑」，如「魯猛與勇敢」。……每篇將兩個性格似是而非者，將占人故事排比說明。在翰林公以爲淺近，在識字無多之華工，極少通曉領悟之人。余細讀之下，受益匪淺。此書由商務印書館改印出版，人見華工兩字，鮮過問者。倘標題「蔡子民先生之德育論」則裨益人生修養，必有深遠之影響。余會以此言於李石曾先生，李先生甚以爲然。且謂惜當年將華工學校講義原書交與商務館，未及說明此點，商務館因信義及禮貌問題，不欲擅改名稱，編審者亦未多注意及此，未來信與蔡李商洽；但此書仍爲今日大中學生之言修養者一最佳參考書，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宜注意之，余故貢獻愚見於此。

前言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與巴黎豆腐公司工人有關，乃史實也。李先生在巴黎大學巴斯德學院研究生物化學。既出版自著大豆論一書，遂決志將中國物產之豆腐（主要素食品），及副產物豆漿（代牛奶）、豆餅、豆角（假象牙）等介紹於世，竟在巴黎西北郊自建豆腐公司製造工廠，聘任齊竺山爲總經理（齊竺山爲李先生家塾業師，維新派名進士齊令辰號禊亭之子老大，老二爲齊如山，老三爲齊壽山，與蔡先生同時留學德國。民元，蔡先生長教育部，任壽山爲秘書，齊令辰以主張維新故，爲拳匪所戕，數十年後，竺山爲余言之，猶潸潸淚下。）並在保定高陽蠡縣故鄉招用工人四十來名（後亦加用工廠附近法國工人，女工尤多）。李先生見工人中有三少年，即勸其半工半讀（所讀者爲法文初步），此三少年受寵若驚，自知勤奮，成績頗佳。此即勤工儉學之嚆矢。李先生思欲推廣之及於中國全國青年，及於法國全國工廠，遂正式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亦以工也，學也，勤也，儉也，爲社會人生必要之四德，與李先生所持最高思想原理有關，故李先生尤樂於倡導之。但此一留法勤工儉學會除豆腐公司實行者三位工友，又經蔡先生寫了一篇堂皇冠冕的發起詞外，約計十年（在歐戰前後期間）並無若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開始於民國七年下半年，在舊京與一羣湖南騾子之接洽。

在敍述民七開始留法勤工儉學成一巨大運動之前，先要交代一下在豆腐公司倡行勤工儉學的三位工友，他們名叫張秀波、齊致、李廣安。張早病故，齊號雲青，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李先生正在法國，政府正欲聯法，因任李先生爲駐法公使（其時駐歐美各國外交官都派公使，無大使），李先生一本生平不作官之主張，當然不就。在巴黎之鄭毓秀、魏道明博士電南京張靜江先生，建議任李先生隨行秘書齊致爲駐法大使館秘書兼代館務。張先生轉達政府，政府從之，齊致並會以中國駐法公使館代辦名義出席日內瓦國際聯盟常年大會。不數月，李先生歸國，舉高魯爲駐法公使，齊即歸國，後「官至」上海農工銀行總經理。再說李廣安，初由李先生介紹至張家口西北督辦公署爲馮玉祥督辦接見法國記者，任法文翻譯。後馮派何其鞏任北平市長，李隨之來，「官至」北平市政府工務局局長。（私人汽車號碼，都由他發給，市長車一號，市府各局長二至X號，我們一班留法朋友，都問他要一個簡明易記的號碼，他給了我的私家車號碼爲一〇五，李先生的車去登記太晚了，他給了三二一號，因倒數爲一二三也。）擴大會議失敗後，北平市長由東北人接允，李先生將李廣安薦至廣西李白處，以爲廣西與安南鄰近，須用法語也。抗戰初期我見他在上海，似乎是廣西駐滬辦事處的主任。大陸淪陷後，不知消息。

齊總經理則率其留學法瑞之子在巴西一城經營雜貨店以爲生，亦可見前此經手銀錢之廉潔可敬矣！此爲留法勤工儉學兩位元始天尊之生平大略也。

現在再述民七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風起水湧之由來，實爲湖南騾子所發動，世人鮮有知其眞相者。民七春，我們的新民學會在長沙有過幾次秘密集會（新民學會是不公開的團體，所有會議都是秘密的），討論如何實現學會宗旨中兩句話：「功力修養，充實自己」。結論是各自設法，趁早出洋，留學外國，有自認留學日本的三人，想赴美國的一人，想赴法國的約十人，大家會讀盧梭孟德斯鳩著作的

譯本。對法國標榜「博愛、自由、平等」三大原則，甚爲嚮往。我是在法國幫的，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也都同幫。我們各幫各開小組會議，研究如何克服困難達到目的的辦法。法國幫有人在圖書室看見一本「旅歐教育運動」，書中說到華法教育會，中國會長是蔡元培。而且說到留法儉學與留法勤工儉學兩個組織。在七月間，我寫了一封信給剛去北京就聘北大教授而向器重我們且知道並鼓舞新民學會秘密組織的楊老師懷中先生，請他問問北大蔡校長留法勤工儉學會是否確實有此組織，及蔡校長是否兼任巴黎教育會長而且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的眞實性。幾天後，就接得楊先生的回信，說他已面詢蔡校長，凡我所問，一切是實。我將此信，立即傳觀法國幫會友，並集會討論，大家歡欣之餘，都覺得有很多具體的問題，不是函詢所能明白，更非楊先生轉達所能爲力，必有人親去北京向蔡先生詳細面詢，才知究竟。此時只我在楚怡學校當主任教員，有由湘赴京的車費，到京後，又可投宿楊師寓所，學校又開始放暑假了，我立即買車北上，到京，逕赴後門外，豆腐池胡同路北十一號楊寓，經楊師特別介紹，拜見了一向欽仰的蔡先生。蔡先生接談，親切多禮，我能毫無拘束地暢所欲言。但問到法國許多細微情形，他不能詳確答覆，他說要問李石曾先生，他爲我鄭重介紹李先生。陰曆八月十八日下午六點，我到了東城遂安伯胡同四號，拜見了李先生。那時李先生年未四十，在謙撝盛德中，英光銳氣，撲人眉宇。他拿了蔡先生的信給我看，蔡先生信說：「茲有楊教授懷中先生得意高足蕭君〇〇，爲詳細調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事，由湘專程來京，與弟已晤談頗久，有弟所不能細告者，特請其訪問尊處，請延晤面洽爲幸。蕭君言談，深刻實在，或足爲此運動大謀發展也……我手中持了一紙，，上列近二十個問題，李先生逐一詳答。最重要者，爲戰後法國，百廢待興，半工半讀，絕對可行，但須有勤勞的身體與精神。這一點是湘人性格的特長，他（李先生）素佩服，最好先來北京，華法教育會即爲組織預備班，先學些法文及金工木工繪圖等技藝。歐戰即會停火，決與法國船公司交涉，特別優待赴法的勤工學生的船票減收只一百元，這是預料必能做到的。我將李先生切實負責的具體答覆，一一詳細函告長沙新民學會負責人即召集人毛澤東，會中法國幫的會友在一個月內先後都到了北京。我們在馬神廟大學夾道三眼井胡同租了一所小房子，一間睡房，房中只一大坑，七人同坑橫眠。因北方臥坑甚寬，七人橫臥，還有餘地。寢前，大家燒水洗腳，大家有同住的規律，只毛澤東一人無此清潔習慣，我們羣起攻之，如不洗腳，不許上坑，他也立即服從。其實雖然同坑，並不同被。天氣漸冷，只我一人當過教員，有一件冬大衣，自己服用外，並供同幫借用。在北風呼呼之日，只有一人可能出門。七位「英雄好漢」中（當時同住同幫自豪自勉的話），如有一人出門，其餘六人即在寓圍爐自修。華法教育會果爲我們組織預備班，借北京大學教室上課學習法文。法文教員也很好，一日，我召集他們六人開會，認爲李石曾先生，和我長談的話，有實際性。既是志士留法的一條出路，應函告長沙新民會友，將此佳音，向長沙學生會廣爲宣佈，共享其利。那時，我不時往見蔡李兩先生。我問我如能邀二三百同志赴法，華法教育會不嫌太多麼？李先生答：二千三千也不嫌其多。長沙學生來京者愈來愈多，到民七年底，北京預備班已增至三處共二百餘人。還有欲來者，即分送至保定陽高布里村。因某地原有金工木工實習場之組織，加聘一法文教員，即成一預備班，（如蔡和森沈宜甲北來較晚者，均分送在布里村。）其時長沙盛傳第一師範學生鼓吹組織留法勤工儉學，不知眞正發動組織者，乃不公開之新民學會也。是年十一月中，蔡先生召我至他的校長室談話頗久，語多獎飾。他說他認識湖南朋友甚多，而我很有「湖南人精神」。即遠大堅強，我當時聽了，雖爲湖南人自豪，但自命不凡的我，並無受寵若驚之感。在一番恭維之後，蔡先生才言歸正傳。他說昨聽李先生說，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在北京進行，發展甚快，歐戰停了，此後工作重心，全在巴黎。巴黎華法教育會將設立學生事務處，聘我先去法國，在事務處工作，詳情由李先生面告，要我去見李先生，可先向李寓通一電話約定時間。我此至才知道蔡先生是用會長名義，聘任職員，自然他先與李先生商量好了的。第二天，我就見了李先生，李先生用蔡先生名義轉達我許多具體條件，如工作待遇，啓程時間，並問我能否同船赴法。我問他何時啓行，他說他將乘戰後由上海至馬賽通航的第一隻船。他交我一張向法國輪船公司買票付欵的保證信，但法國船公司第一隻赴法的船已無艙位，於是李先生於十二月中乘第一船先行，我乘第二船後行。到巴黎後，李先生在西北近郊，租了一所房子，臨時居住。租房除客廳飯廳外，睡房三間，兩大一小，他自住小間，大間一給我住，一給李璜、周無（號太玄）同住。三個月後，寓房退租，李周送入一法國中學補習法文，我寄住豆腐公司附近，並學法文。李先生在公司附近購買一房，作爲華僑協社（原稱旅法華僑協社，時汪精衛在巴，一日來社行開幕禮。他說旅僑兩字頗嫌重複，主張改稱法國華僑協社），這協社房屋一樓一底，樓下飯廳客廳，樓上三間臥室，兩大一小，學生事務處就設立在此，所辦事務爲接待由國內來法之勤工儉學學生。爲向工廠尋覓工作，爲待工學生送至各中學暫住補習法文，國內則風氣大開。於是毫無預備者，只籌船費大洋一百元，即赴上海等船赴法。上海又有寰球學生會（總幹事朱少屛）自動的熱心照料。故聞風興起者，愈來愈多。後來總計，湖南居第一位，約五百人，四川第二位約四百人，廣東第三位約三百人。其他江浙冀晉各省都有數十或百餘人共計三千餘人。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周恩來、陳毅、蔡暢、李富春等都在其內。有因體弱、工作艱苦、言語不通，思家心切而發怨言者，所在難免。國內報紙，亦時有記載。故王正廷與記者談話說勤工儉學生流落在法國，吳稚老立予反擊說，即算是流落，總比他王先生流落在官場裏好得多多。何況只要耐勞刻苦一點，有工可勤，有學可儉，何得謂之流落？平心論之，此一運動，自有不如理想之處。主因在各方預備工作，不夠充分，人力物力體力毅力，都不充分（人力物力就當局言，體力毅力就學生言）。關於此事，欲言者多，且俟異日。

蕭瑜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37 集中學習

筆者自從大呼「廣州天亮了」，返回大陸以後，一直在苦難中。初時還以爲一切不如意的事，只是執行政策者的「偏差」，後來漸漸感到「並不如此」。自從陳碧玲被非禮事件發生後，筆者在精神上更爲苦悶，因爲迫害已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了。

在「回歸」之初，筆者自以爲是「進步的民主人士」，誰知在「司法改革運動」中，竟然淪爲「舊人員」，幾乎成爲「專政的對象」；加以妻兒分散，前路茫茫，這滋味實在很不好受。

當共軍侵入華南以前，筆者常常和表弟陳輝岳在澳門松山漫步，我們都憧憬着「新中國」的建立，幻想着「社會主義的天堂」。誰不擁護那沒有人剝削人，那沒有失業，沒有人捱飢抵餓的社會呢？誰不幻想生活在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沒有人壓迫人，大家都可以自由發展的天國呢？在美麗的幻夢中，共軍剛踏入廣州，筆者便跑回石岐！

當筆者返回石岐以後，表弟陳輝岳也離開了澳門華僑報，「回歸」到「共產天堂」。

現在，筆者已離開大陸足足十七年了，但表弟陳輝岳仍然留在大陸。前幾年，他曾偷渡來港，可是失手被擒。他的近況怎樣？我不知道。

補習學校」以後，筆者已接妻兒到佛山居住，每週能返家一次，實在已經相當滿足了。

更出乎意料之外，在「司改」時被打作「舊人員」的我，竟然無端端成爲「抗旱模範」！

這時候，筆者雖然並不欣喜若狂，但以爲崎嶇的曲徑已經走完，將可安居樂業。筆者還希望在課餘之暇，可以寫一些文學作品。

當成爲「抗旱模範」之後不久，「幹校」放暑假了！這個假期，大約有十多天。自從「回歸」以後，實在不知道什麼是「假期」，因爲中共規定的「假期」，根本十分少，而且往往被「學習」所侵佔；甚至星期日，也常常要「學習」！

在這十多日的假期裏，我與奮地在家中和兩個孩子共享天倫之樂。這個「家」雖然只得一間小房子，但對於當時的我，簡直就是天堂；

在家中，我常常做「孺子牛」，孩子們都喜歡騎在我的肩膊上，這兩個小東西簡直使我樂以忘憂。

很快的，十多天的假期結束了，我便在開課的前夕返回弼塘村。

當我在返回弼塘村時，路上遇見「幹校」的「同志」陳衍昌。陳衍昌也是幹校的教員，他和我談起「反胡風運動」，他似乎有點怕。

西的，胡風問題決不會牽到我身上。

誰知一進入「幹校」，情形便顯得十分恐怖了！「領導上」宣佈：全體教職員要立即將在村中宿舍的用品搬回「幹校」，而且任何人都不准單獨行動，更不准離開「幹校」。

在「幹校」的大門前，竟然有人把守着，非經「領導」批准，誰也不得出入。

一切教學工作都停頓了，大家要在一起「學習文件」。在「學習文件

「瘋狂尋寶」

意大利與蘇聯合作的「瘋狂尋寶」以及由胡楓導演的粵語片「瘋狂電視迷」，在以賣弄滑稽取勝方面；兩部電影同樣取到使觀眾歡笑的效果。電影中如有一種純粹爲了娛樂觀眾而拍的電影。所謂「白開水電影」，這兩部「瘋」片，大約可以當之無愧了。

「瘋狂尋寶」雖然是一個相當庸俗的故事，一個在沙王時代流亡在意大利的俄國貴族老婦人，臨死時告訴她的孫女說她有價値一千二百萬元的珠寶放在列寧格勒某處，因爲這垂死老婦只有資格住公立平民醫院，所以她臨死的說話，便被醫生，男護士，病人聽到，各人心懷鬼胎，不約而同都去俄國旅行。大家在航機上相遇，深怕分薄了實物，互相殘害，有的偷了別人的護照，害人成了遊飛機河的人球。俄國方面，也派出秘探扮成嚮導，以探測眞情，並串演合作奪寶的一分子。電影由此搞出一大堆意大利式喜劇。

「瘋狂尋寶」雖然劇情那麼庸俗，但筆者仍覺得它的背後隱含了一個大突破。據所知共產國家是生活相當嚴肅的國家，人民沒有幽默感。想像中史太林的笑臉，仍是使人望而生畏的。過去某些俄式滑稽戲劇情節，在俄國電影中出現，比日本滑稽戲還淺薄，成爲非驢非馬使人莫名其妙的一類。意大利與蘇聯是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彼此合作拍一部這樣庸俗的電影，意大利政府方面，對製片家是無權干涉的，但在蘇聯方面，恐怕沒有得到蘇聯政府當局全面支持是不可以拍的。由答應到正式拍攝，相信蘇聯當局一定再三研究劇本內容，有沒有隱含挖苦他們的含義在其中。但從電影看，對蘇聯的挖苦仍是存在的，拍滑稽電影如沒有諷刺現實的作用，那是匪夷所思的。譬如繪漫畫，我深信世界上沒有所謂「白開水漫畫」這回事。

蘇聯既然明知沒法避免自己被刺諷，爲什麼要做這種合作。筆者相信主要作用是做給東歐幾個衞星國看的。當東歐共產國家與西歐民主國家有較多密切的商業、文化、宗教上的來往時，蘇聯亦不得不找點小事情與西歐合作一番，好爭回一些不被孤立的形勢。在蘇聯方面，完全是爲了平衡政治心理而做的。說句風涼話，可稱爲「政治苦肉計」好了。

在意大利方面，開首大大誇張公立醫院內烏龍百出，毀

則是組員。

在「學習」的第一個星期，只是閱讀「文件「。所謂「文件」，只是一本一百多頁的小冊子，看了這「文件」，我覺得胡風提出的意見很對，反而使我一向不大喜歡胡風的心情改變了。

我想：胡風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而且率直地對他提出意見，竟然被打作「反革命」，那實在太沒有道理了！何況胡風還是「人民代表」呢！

根據中共的「憲法」，人民在未經司法機關判罪前，是不能隨意監禁的。何況「人民代表」呢！爲什麼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剛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一九五五年初就因一封信而扣留了胡風？

當然，我雖然這樣想，可是卻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經過共黨多年的「教育」，即使再愚蠢一點的人，也不會對共黨講眞話了。

人們發呆地對着那本薄薄的小冊子「鑽研」，我雖然也看，可是很快便看完了。看完以後，我卻閱讀俄國的文學作品，是從「幹校」圖書館借來的。

在「閱讀」的後期，照例又要「聯繫實際了」，卽是每一個人都要「檢查自己」，「交代問題」。

我的「學習組長」是黨員陳紹赤。有一天，他突然找我作「個別談話」，問我是否有「顧慮」，是否不敢「大膽交代問題」。

我有什麼問題呢？由童年時代起，我卽嚮往於「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也從沒有加入過國民黨或三青團，反之，一向同情共產黨，自以爲是「民主人士」。

「有人說你在學習時，假裝鎮定看俄國的小說？」

天啊！看俄國的小說，竟然也成爲罪嫌麼？由小學時代起，我便養成看書的習慣。直到今天，筆者從不打牌，不看戲，不抽烟，不作沒有意義的應酬。我唯一的嗜好便是閱讀！

「你應該老老實實的考慮一下了，黨的政策永遠都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你應該爲自己，爲妻兒想一想。如果能夠坦白，黨保證你是有前途的，否則的話……」

我毫不考慮地回答道：「我完全沒有問題！」是的，我完全沒有問題，由童年時代起，我便傾向共產黨。遠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我便在廣州嶺南分校的校刊中寫左傾的文章，現在還記得兩首小詩：

㈠ 雨在落，
電在閃，
雷在響。
幸福的有家之人喲，
可曾念及無家者？

㈡ 不公道！不公道！
爲什麼我們一生下來，
就永遠飢餓貧困？
爲什麼他們一生下來，
就永遠富有歡欣？
窮人需要大翻身！

一九四四年，我在中山縣鴉崗鄉教書時，曾經幫助過一個受傷的共軍逃生。

在越南中國日報和在澳門華僑日報工作時，我都寫對共產黨有利的新聞。可是，共產黨卻要我「交代問題」了！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當時我的憤悶是可笑的。彭德懷、劉少奇和林彪尚且成爲「叛徒」，何況區區的古某人？

瘋狂電視迷」

林巽

都不可能，因爲政府沒權爲了遷就拍電影而這樣做。不過那頭蘇聯獅子的行動，其諷刺是異常深刻的，它彷彿說：在共產國家連動物園的野獸，也被訓練成特工了。至於電影最後寫那貴族王孫愛上蘇聯密探的一段，那可能只是爲了外版而拍的，在蘇聯國內，恐怕不會在銀幕出現了。

胡楓導演的「瘋狂電視迷」，可以看出胡楓對電影並沒有馮淬帆與黃霑那麼有反映現實的抱負，他目的只想想拍一部賺錢電影，但如拿某些財雄勢大的公司，大名氣導演，近年來亦爲了兩個臭錢，降格去拍「合法小電影」比較時，筆者看了「瘋狂電視迷」仍覺得胡楓是有藝術良心的。電影一貫本着粵片的保守傳統，並不依靠賣弄色情鏡頭來吸引「好此道者」觀眾。這是值得尊敬。

「瘋狂電視迷」整齣電影，除開由呂奇、伍秀芳、鄭少秋等演出一段電視中的戲中戲予人以不倫不類的感覺外，大部份情節，都能環繞一班因爲喜愛電視至廢枕忘餐，千方百計找機會在電視上亮相的人的尷尬情形誇張而成的。雖然編導用諷刺的筆鋒去對待這班小市民，看來有點過份，但筆者反覺得他們實在是可愛的。在多數生活空虛，心靈苦悶的香港人，其中有一部份這樣的有趣的電視迷，他們當然比那些生活在苦悶中的人充實得多。因此可以這些說，編導對他們的諷刺，實在變成了對他們的祝福。有時我們看見這班可愛的小市民在電視中亮相，或者在難題轟炸之下尷尬，給多少觀眾帶來歡笑。作爲欣賞免費娛樂的觀眾，應該感激他們才對。要是將來有人也拍一部「瘋狂狗馬迷」的話，屆時我們再回頭對照一下「瘋狂電視迷」，就會相信「電視迷」比「狗馬迷」應該可愛得多了。

胡楓會經在粵片圈中紅了很久，演過不少喜劇，這部他執導的電影，從觀眾反應上看，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取到喜劇效果。我想如果他也如黃霑、馮淬帆那樣有點反映現實的抱負，電影中幾個典型的電視迷，最好能加一些閒筆，通過劇中人的職業工作，反映出香港人心靈中自覺苦悶與無望，於是便無形中向某一種「迷」中鑽進去認同，必定會拍出更反映此時此地的人們精神生活的空虛一面。它會成爲一部令人深思的電影。

總之兩部「瘋」片，都是庸俗的商業電影，「瘋狂電視迷」的庸俗，只是由於藝術匠人缺乏藝術上的抱負。「瘋狂尋寶」的庸俗，可能有過不得已的原因在其中。不過筆者認爲「瘋狂尋寶」這部電影，如能在蘇聯公映，那應是意大利電影家對蘇聯投了一枚小小的政治核彈那樣力量。譬如蘇聯觀眾只要思想，何以一家平民醫院的醫生、看護、病人，這麼容易到外國旅行。僅僅這一小段，已足使蘇聯觀眾對自由民主國家的社會羨慕了。至於因失掉護照變成人球一段，卻是「白開水」中的一點小小的骨頭。雖然只這一點點，它卻是我們這時代的悲劇。它象徵證件的價值，比人的尊嚴更重要。因爲我們正生存在一個只認白紙黑字不認人的時代！

青年報國的大擔當

蔣經國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一年一度的暑期自強活動，已經按照預定計劃，在高潮中圓滿結束了。

今年參加活動的青年朋友，多達六十萬人，創下二十多年來的最高紀錄，不僅說明自強活動的多采多姿，波瀾壯闊，更顯示自強活動爲青年朋友們所喜愛所需要。在這段期間，大家走向了高山，走向了海洋，走向了軍營戰地，走向了農村工廠，走向了復興基地的各個角落，走向了建設和服務的壯大行列。大家看到的是欣欣向榮、復興發展的氣象；大家體認到的是戰鬪、建設、克難、創造的精神；大家學習到的是身與心的均衡，學與用的印證，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個性與羣體的調和。所以自強活動有着踴躍歡騰的康樂的一面，更有着莊敬自強的教育的一面。

我想大家對於這一年一度的自強活動，參加以前一定有着無限的嚮往，現在回到學校、回到工作崗位，又有着無限的回味和懷念。因此我希望明年有比今年更多的青年朋友參加，也希望明年有比今年更有價值、更有收穫的活動展開。

青年朋友們，大家都知道，大陸共黨「一向是以青年爲手段，以青年爲工具」，而我們政府則是「以青年爲目的，以青年爲本位」的，因此政府特別重視對青年的教育、培植和獎勵。凡是有益於青年的事，無不盡全力以赴，務使青年們能夠自由的、正常的、充分的發展身心創造前途。同時，政府也希望青年們深切了解，政府在做些什麽，那些事做得很好，那些事做得不夠，那些事還要改進，大家都可以提供積極的意見，如此集思益廣，羣策羣力，必定可以更爲增強我們政府的功能和力量。

今天大陸青年眞可說是民族苦難的一代，我們復興基地的青年卻是自由幸福的一代，但是只要是現代中國青年，就是我們民族復興希望之所託的一代。因之，披髮纓冠搶救大陸青年於共黨的箝制、奴役、鬪爭、迫害之中，使他們了解自由的眞諦，呼吸自由的空氣，進而使海內海外青年、敵前敵後青年，得以共同努力於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的大業，就是我們復興基地青年早已肩負而無可旁貸的責任。事實上，今天我們海內海外青年，在學術研究，在農工建設，在國際體壇，在國防事業，在社會服務……各方面，都有其卓越的成就和重要的貢獻，在在體現了中國青年的這一代，是不可侮、是大有爲、是最有志事的一代。

今天世局動亂，阢隉不安，關心世道的人們，多憂急於世界青年們普遍有着「自由浮動的焦慮感」，但是我們復興基地青年，在這世變國難至急之時，充分的表現了堅忍、均衡、樂觀、奮鬪的氣概，和明禮義、守秩序、愛國家的精神，這更證明青年朋友們都深切認識國家的前途，就是青年們自己的前途；也只有我們國家的堅強存在和綿延再盛，青年們才有自由的生活，青年們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是青年朋友們更明白，今天我們國家民族有着更多的憂患艱難，我們能克服這種憂患艱難，則爲勝利、爲成功、爲國家民族永生之光榮；否則爲失敗、爲沉淪、爲國家民族玷污之大恥。所以在今年青年節，總統提示全國青年，「目前這關鍵的時刻，自時間上而言，實無異就是歷史的全部，從空間上看，更無異就是七億人民生命的整體。」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們青年朋友，更要進一步來體認，總統的昭示，「撑起剛毅的脊樑，擔當這五千年歷史文化、七億同胞生命長流的絕續之責任。」在自由幸福之中，認識國家的處境，而承擔責任；在國家艱難之中，發揚勞動勤勞儉樸的美德，而淬勵奮發。不以一時的稍有成就，而姝姝自滿；也不因一時的稍有挫折，而悒悒自餒。人人急國家之急，憂民族之憂，而化爲以行動報國，以知識報國，以戰鬪報國的大擔當。經得起磨練，經得起考驗。我們要把「自己的壯懷眼界，放寬到一千餘萬方公里民族生存之領域，大陸光復，重整河山之上」，那才是我們自立自強的主要的最後目標。

大家的體認已經很深切，大家的奮鬪也已有了新起點。讓我們一齊來擴大自強活動的精神，創造青年自己也就是國家民族輝煌的前途！

敬祝

健康、成功！

日暮途

大陸共黨內訌鬪爭有增無已，大陸的紊亂日甚一日，許多地區交通斷絕，「武鬪」頻仍，這是共黨敗亡的訊號。

中共是一個暴亂集團，毛澤東與其徒

活日趨改善，生產工具的主有權也漸分散，階級鬪爭已被文明人類目爲愚行，國家民族的觀念依然普遍深入人心，這與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資本集中」、「階級鬪爭」和「國家萎謝」的謬論，完全背道而馳，因此，共產主義是一種過時、落伍的邪說，只能給人類帶來痛苦和災害。三民

權威人士的看法，代表我們正確的觀點。我們對外發言立論，根據這一觀點加以闡揚，即足以說明我們的正確立場。

運動員爲己爭光

珠江客

中共的所謂「國家運動員」，自「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一批成員，

份以後，他（她）們就好像已捧上了金飯碗，有人爲未來的「獎學金」爭

黨高階層鬬爭，勢將永無休止，註定了共黨必將在不斷的內訌殘殺中走向敗亡的途徑。

實現的可能，共黨內部只是分崩離析，其覆亡已是指日可待，我們必須站穩腳跟，加倍努力，以加速共黨的滅亡，迎接勝利的來臨。

技術好」、「政治好」的「四好」並重規定。他（她）們多已忘記為誰爭光，以目前來說，大多數的運動員，只要爭取到「國家運動員」的光榮身

席爭光」。「指示」要求：今後要加強「四好」考核，「國家運動員不是國家鍍金員」，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一律清除」，否則，各級領導班子都要負被嚴重追究的責任！

周琳

毛澤東和周恩來日暮途窮，國際間有許多人因而猜測共黨的「第二代」和「接班人」，這是他們不瞭解共黨本質，更不瞭解中國人的意願所致。中國大陸同胞，絕不願長期忍受「洗腦」的迫害，絕不甘於被迫過着奴役的生活，更絕不願拋棄人性的尊嚴。共黨的暴政縱然逞兇於一時，但必將於短期間內被打倒推翻，何來所謂「接班人」，何來所謂「第二代」。

國府在復興基地以三民主義為藍圖，從事建設，使工商繁榮，教育普及，人人豐衣足食，人人安詳和樂。三民主義的思想和制度，今日實行於台澎金馬，已證驗其優越性與合理性，明日必將可全面見之於整個中國，進而成為世界的思想主流。

蘇共專政已逾半個世紀，其他附庸國家的共黨竊取政權亦已逾廿五年，但他們在經濟上否定私有財產制度，在政治上否定個人自由，結果卻使人民既得不到麵包，又喪失了自由。我們實行三民主義，保障私有財產，尊重人民自由，卻能使經濟快速成長，達到社會財富為全體國人所共享的目的，這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三民主義優於馬克思主義的必然結果。

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擷取歐洲片斷的病態現象，撰寫「資本論」，雖一時蠱惑了世人的思想，但百餘年來的史實，已徹底粉碎了馬克思的錯誤判斷，自由民主國家內，工人的生









西窗隨筆

仁者無數

寒梅

中華青年棒球隊，美和青少年棒球隊，立德少年棒球隊等三支勁旅，以橫掃天下無敵的雄風，揚威海外，勇奪今年世界大賽的冠亞，眞是舉國歡騰，尤其是在螢光幕上，見到現場轉播的實況情景，在壯麗國旗的旗海輝映下，千萬僑胞歡欣若狂，喜極而泣的鏡頭，更予人有一種情不自己的感受！

球場比賽，勝敗是兵家常事，何以三棒「冠軍」的捷報傳來，使得整個寶島為之歡騰呢？

筆者正為旅遊寶島，有幸恭逢其盛，曾擠在人山人海歡迎小將凱旋的行列中，聽到異口同聲的讚美和歌頌，歸納起來，「三冠」榮譽顯示了三點不凡的意義：

一、證明我們年輕的一代是優秀的，卓越的，具有奮發有為的無畏精神。

二、證明政府推行九年國民教育德、智、體、羣四育平衡發展成功。

三、為「莊敬自強」提出了有力的印證，抬起頭來，沒有什麼可怕。台灣先由少年棒球問鼎世界棒壇，先聲奪人，打開了勝利之路，發展到青少年以至青年棒球隊進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國人歸功於總統蔣公指示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德政，以及「莊敬自強」的精神感召，是有充分理由的。

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到九年，對政府來說，是一筆龐大的負擔，不但要興建更多的校舍，增添更多的設備，培養更多的師資，還要顧及學生的出路，可是政府為了百年大計，為了下一代，不惜排除萬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使德、智、體、羣四育均衡的發展，厚植下中興復國的潛力，年青的一代朝氣蓬勃，「棒」打天下無敵，只是顯示出台灣教育成功的一環，也足使海外的愛國僑胞，更堅定信心。

最近，由於中共的滲透亞運變質，亞運會變成政治鬬爭的戰場了，當初勾引中共的應聲蟲，想必悔之已晚。而仁義之師的台灣「三冠」鐵棒，對一些媚共的揖客來說，不正是當頭一棒麼？

女為悅己者容？

春聲

話題語出豫讓傳裏頭有「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兩句，而「用」或改為「死」，大抵始於袁子才尺牘所云：「士為知己者死，固其所也！」「女為悅己者容」的「容」，照理應作容納解，但普通一般人多作容貌的「容」，雖然差強，因為我國舊社會觀念絕對沒有女權的，孔子是倡導平民教育第一人，「武王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想那婦人革命思想，當可與鑑湖秋瑾專美於後啊！更有所謂什麼「三從」，特別「四德」內包涵婦容，又更有所謂「女子以貌為才」，那麼，「容」也者，容納容貌可相關的。

女人忍受男人抑制，還說為容納，很不平等。自從「三八」婦女節成立，逐漸解放，不過話雖如此，德國大獨裁者也主張女人要到廚房去，二次世界戰結束前，日本婦女不但沒大權，丈夫出門得跪送，丈夫返家得跪接，吃喝時得侍奉，打妻是聞名世界的。今日男女平等高調高唱，唯有「女為悅己者容」說法，不但男人為然，女人亦自以為然，「卻嫌脂粉污顏色」，似乎不合愛美天性，但卻打扮得花枝招展，非取悅異性嗎？至於穿著迷你裙加上「提襟見肘」，還套上乳罩，好使玉峯突屹，引人犯罪?!

大陸文藝工作者的遭遇（下）

胡蓑之

「北國江南」與「三人行」

所謂有關的人，自然首推「李秀成」作者陽翰笙，雖然那次中共的清算鬪爭的主要對象爲楊獻珍，而讓陽翰笙輕輕地逃過了一關；可是，陽翰笙卻逃不過後來所推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難關了。中共北平的「人民日報」及「紅旗」什誌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都以整版的文字報導來揭發陽翰笙的罪行，指他是周揚實際上的組織部長，多年來把持着文藝陣地，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勾當」，而與周揚一系的人物走着黑線！並指出陽翰笙的「北國江南」、「李秀成」、「三人行」等作品，都是文學藝術和美學思想中不折不扣的毒草！

尤其對陽翰笙的「三人行」，認爲比吳晗、廖沫沙、鄧拓等人的「三家村札記」（亦卽「三家村扎記」）的罪惡，更爲深重。這與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陳伯達在「紅旗」上攻擊周揚的文字相彷彿，他指責「掩護育成反動藝術，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文學的反黨分子。」同年中旬又在「紅旗」上，以「周揚顚倒歷史的一枝暗箭」爲題的論文中說：「以周揚爲代表的三十年代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在政治上是顯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在思想上則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世界的表現。……」

周揚，吳晗、廖沫沙、鄧拓等人與北平市委會有關係，而北平市共黨委員會所主辦的刋物「前鋒雜誌」，又有他們經常發表言論的專欄，「三家村扎記」和「燕山夜話」，均被視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罪有應得；但陽翰笙所寫的「李秀成」，卻爲中共二十年前公開頌揚過的歷史人物；而且他們根據中共史學家歪曲的資料所寫成的劇本，也不僅被中共推翻，並把陽翰笙和周揚等人的罪名聯在一起。其實，就中共文藝工作者的陣營中而言，陽翰笙和矛盾、夏衍一批人的關係還比較接近。因爲他與柯仲平、田漢等原屬華東系，後來當周揚接辦「紅旗」時，他才爲該雜誌寫些雜文而已，怎能算是同走「文藝路線」呢？

陳伯達怎樣鬪倒周揚

談到陳伯達怎樣鬪倒周揚？說來也很有趣。由於「紅旗」雜誌原爲周揚負責主辦，他無論在延安及後來在北平都出盡風頭，他以「文化部」副部長的名義，一直壓倒陳伯達；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不久，陳伯達再奪得「紅旗」的主編地位，利用這家理論刋物去攻擊甚至打倒周揚及中共「中央宣傳部」兼「文化部」部長的陸定一，前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前全國文藝協會秘書長陽翰笙及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等。同時陳伯達與陶鑄兩人，分長「文化部」與「宣傳部」，領導「文革」組織對文藝從業員採取報復的行動，曾一度令到一百多名文化工作者遭殃！

原來「紅旗」什誌和「解放軍報」，確確實實成了當時毛澤東、江靑等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時，兩把鋒利的刀斧！換句話說：在陳伯達主持下的「紅旗」，代表毛澤東兩公婆發號施令；林彪握着「解放軍報」，則鼓勵陸軍以槍捍刺刀來協助「文革」，橫掃那些牛鬼蛇神。

陳伯達不僅以「紅旗」什誌作爲攻擊中共文藝工作者的武器，並藉着毛澤東的舊作來攻擊周揚。儘管該什麼於一九六六年第九期的社論表示：「這次的整肅運動，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之下，黨中央和上海市黨部委員會影響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明白指出：「毛澤東不止是支持這次整肅；而且實際上正積極進行這種工作。」但顯而易見的是江靑、陳伯達等人借毛澤東的那塊招牌，作權力鬪爭的武器而已。

藉毛舊作攻擊周揚

在「紅旗」什誌第十期裏面，由阮若英所寫的那篇題爲「周揚顚倒歷史的一枝暗箭」的文字，據說就是陳伯達以「阮若英」筆名寫出來的。這篇文章指出：「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魯迅全集』第六卷第六百十四頁裏面，關於魯迅答徐懋庸對於『抗日統一陣線』的註釋，便是周揚一手製造出來的。他公然和毛澤東同志對三十年代文藝蓬勃的歷史總結唱反調；並且是攻擊左翼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把一條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說成爲馬列主義的文藝路線。其目的是在公開打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旗幟，從而反黨和反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

為了推動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展開，「紅旗」雜誌會重新發表了二十四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毛澤東這部舊作，是具有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的世界和文藝理論，爲一部劃時代的重要文件。而

在這二十四年中的鬬爭事實證明，擁護或反對毛澤東的文藝路線，是馬列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的分野，也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線。以周揚爲代表的「三十年代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在政治上是顯明地右傾的投降主義；在思想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更是爲了個人和小集團利益的宗派主義者。

陳周二人的宿怨

陳伯達所主編的「紅旗」什誌爲什麼如此竭力攻擊周揚呢？陳伯達的主要目的無非在鬬倒這個領導中共文藝的角色，而於他自己取代之。因爲，周揚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的十一名副部長之一，也是中共「文化部」中的第一副部長，又是中共「文藝協會」的副主席。他雖然都是居於副車地位，但中共的文化部裏面的權力，卻以周揚爲最大。所以，陳伯達認爲：如不大力鬬倒周揚、夏衍、吳晗、廖沫沙、田漢、陽翰笙這批人，則難取得「文化部」。

同時，生性內向、怕羞、說話口吃的陳伯達，與周揚是有一段爲人所不知的宿怨的。由於十多年前，陳伯達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之一。無論在交際才能和演說天才方面，都不及周揚出風頭；他的名字陳伯達三個字，也往往被周揚的大名所掩蓋，許多事情都被周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加以陳伯達的生活嚴肅、傲慢，說話結結巴巴的緣故，便終日落落寡歡。但他卻長於爲文，故於一九五八年起卽任「紅旗」主編。在「文革」初期，人們相信「人民日報」的社論，大多都出自陳伯達的手筆。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爲紀念中共成立四十五週年的一篇社論，分別刋於「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上，便是陳伯達寫的。裏面有一段攻擊周揚，公開指責他「掩護育成反動藝術，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及封建主義的反黨分子，曾策動反黨反毛澤東在美術學與文學上的路線。……」

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很早的時候便做過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的許多作品，都是由陳伯達捉刀的。他在中共文人中算得上一枝筆，由於他早年畢業集美學校後，考入了上海大學，參加了共黨組織；並一度前往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深造，抗戰前，陳伯達已經返國，在上海及南京等地工作，被捕下獄。其後被釋放後，又一度前往莫斯科。抗戰期間，返抵延安，初時擔任中共黨校講師，及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一九三九年改任爲毛的私人秘書，專門爲毛澤東的「著作」解釋、宣傳，以及黨的策略加以辯護。他在延安時期的著作計有：「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論毛澤東思想」、及「毛澤東論」等，這些「作品」不獨在中共統治大陸初期，多半被列爲共高級黨員幹部學習參考之一；尤其是「論毛澤東思想」一書，經過陳伯達的鼓吹，更成爲「文化大革命」期間，人人被強迫學習的讀物。

關於陳伯達仇恨周揚的心理是發生於五〇年代，據「鐵幕人物」指出：一九四八年中共在其佔領區辦了一間所謂「馬列學院」，陳伯達與康生便是該學院的主要籌備者。

這間學院起初在加木斯，一九四九年遷至北平。當時陳伯達已改任中共「文化宣傳部」副部長，因爲他說話時有些口訥，不及另一副部長周揚的口才而往往處於下風。

如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一日，陳伯達在東北一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演講「關於學習」時，據說他的口才太差，甚至訥訥不能成語而遭到譏笑；周揚輩幸災樂禍，使陳伯達懷恨在心！但他對毛澤東大捧特捧而得到毛的歡心，如一九五八年他在「紅旗」中發表一篇題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文章，洋洋萬餘言，純粹爲維護毛澤東的教條主義而辯護的。同年七月一日，爲慶祝中共成立三十七週年紀念，陳伯達也寫過一篇以「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爲題的文章，使老毛看了非常感動。

毛江又鬬倒陳伯達

一九五九年當中共掀起一場「反右傾」運動時，陳伯達在「紅旗」中著文，聲勢洶洶地對所謂「右傾分子」進行猛烈攻擊：「這次全黨正在進行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鬬爭，是一次意義重大的鬬爭；它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也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命運，因此，必須認眞進行。……」

一九六六年四月，當毛澤東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夕，分別在「文滙報」、「紅旗」及「解放軍報」上發表的那篇題爲「高舉毛澤東紅旗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論文，也出自陳伯達的手筆。因而到了同年七月，陳伯達便出任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除了逮捕前北平「市長」彭眞，前中共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及前中共「中央文化宣傳部長」陸定一之外，同時鬬倒了他的仇人周揚，文藝工作從業者吳晗、陽翰笙、田漢、廖沫沙、鄧拓、夏衍、歐陽山等人。這時在中共文壇上比較著名的人都被鬬倒在陳伯達手上，對陳伯達個人來說，顯然已感到躊躇滿志，大仇已報。

可是毛澤東夫婦更毒，他們利用陳伯達來鬬倒鬬死這些老一輩的文藝作家羣之後，則把陳伯達也幹掉，這才是眞正的所謂「狡兔死，走狗烹」！誠如蘇聯「文學報」的文章所說：「中共主席毛澤東，正在自已的同僚中，找尋對於文化革命期間所犯錯誤的代罪者——陳伯達爲最適當。……」據說此案係由江青、康生進行清除「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戚本禹及關鋒三人所引起，卽指陳包庇了上述三個黑分子與叛黨罪行連在一起。

此外尚有姚文元清算鄧拓的文章中，指鄧拓會應用「解凍」字眼，定了一罪。而陳伯達毋常用「解凍」句子而犯了大錯，從此，文藝工作者全部走上厄運！



十一日

孫內閣已於八日宣佈總辭職，何敬之先生本日受命組閣。何先生就職後，第一重要措施，卽派駐俄大使傅秉常先生爲外交部長。

何內閣當時面臨重大的困難：㈠對共黨的「和談」問題，無法得到結果；㈡行政院各部人選問題，與李宗仁之間亦有距離；㈢運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動用。尤其是對共黨的「和」、「戰」問題，關係國脈民命，何先生恐亦無法自主。而李宗仁之邀何先生組閣，亦無非採「過渡」辦法，因彼尙未能提出適當人選也。

上午七時，乘江靜輪由上海回到溪口。昨夜月色中，望見江亞輪殘骸，露出海面，頓增無限感想。

十二日

本日陰晴。早餐後，隨父乘車到寧波，參觀天一閣圖書。閣爲鄞人范欽所建。欽字堯卿，明嘉靖進士，官兵部右侍郎。喜購書，羅致海內外善本，孤本，分列四部，建天一閣以庋藏之。其收藏之書，多從城西豐氏萬卷樓購得，部分與黃宗羲互鈔；內以鈔本爲多。洪楊亂後，書多散失。民元以來，又兩度失竊，善本已損失過半。現存全部藏書，不及萬冊。閣後有碑林，閣雖不甚宏敞，惟幽靜雅逸，誠爲讀書佳地。父心儀該閣久矣，終未獲一至；今得償宿願，亦一樂事也。

參觀天一閣後，甚感世變滄桑，而念及古人「創業艱難，守成不易」之語，尤凜然者久之！

李宗仁指使南京救國日報以蔣不出國則救國無望等之標題，對父親連日攻擊，同時特告美國合眾社記者，謂禮卿先生之來溪口，係勸父出國，且暗示禮卿先生爲勸父下野最有力之人；以歪曲父親之引退，爲被動而非主動，其用心之險可知矣。

十三日

長江共軍正發動其強大的攻勢，悉之憂心忡忡！今日天氣陰晴不定，隨父遊青蓮寺，車過方門、越鳴岩、黃家嶺、孫家塔、沙墩頭而達青蓮寺。殿宇破落不堪，僧人愚俗無比；青蓮本與雪竇齊名，不料其隘陋如此，虛有此行矣。

兪鴻鈞先生來溪口。

十五日

晚八時，隨父出豐鎬房衙口，沿溪漫步，清風明月，山光潭

風雨中

恍入仙境。復在涵齋右前方平台上遊憩片刻，回寓。

十六日

第五軍軍長熊笑三昨來溪口，今日與其詳談。渠細述邱清泉司令官自殺成仁經過時，曾痛哭流涕。如此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聞之不勝痛悼，但亦爲我戰史上增加光榮之一頁也。

上午赴機場迎接孫院長哲生。

十九日

湯恩伯總司令來溪口。

上午，父親約見萬耀煌先生，商討中央訓練機構的地點和辦法。父親認爲：

黨的中心組織應分：總務、財務、監察、人事、情報、行動、宣傳、通信、設計研究、訓練各組。

並準備召開黨的中央全會。我的「組織意見書」亦於下午奉父親批示，應該注意下列各點：

㈠應謹嚴而不狹小，應切實而不求速效。
㈡組織應以幹部自動發起，不能由領袖命令行事。
㈢青年運動之起點，在組訓流亡學生。

我卽又草擬「重整革命之初步組織的意見書」，呈送父親參考。父親認爲可以採用；但以各部主管人選不易物色爲慮。

二十一日

陰雨。晚間父親談修家譜及整理天一閣圖書事；並稱：

「吾鄉以『禽孝』名者；以昔有飼燕之女，死後，燕乃死殉其塚，因以命名。」

小鳥猶能報德，何以人而不如鳥乎？

二十二日

父親與族人商談編訂直系宗譜計劃，並揭示宗支世系云：

「江南本姓同出函亭，武嶺宗派上接龜山。」

李宗仁發動部份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厦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且以之資共以爲快也，可痛！

二十四日

何敬之先生就行政院院長職，舉行首次政務會議，派定政府

派人由美國帶來消息，謂「美國對華政策有轉變之趨向」。

陳修辭先生自台灣來溪口。

二十五日

共軍今砲轟安慶，而李宗仁卻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等為和談代表，正式成立代表團；並指定邵力子為首席代表。

關於政府派出代表團進行「和談」問題，父親在日記中說：

「可決定共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黨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問題。李宗仁和談方案，其中心條件，無異於協同共黨消滅國軍之基礎耳。」

二十六日

共方本日廣播稱：「關於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舉行和平談判事宜，中共中央決定：㈠談判定四月一日開始；㈡談判地點在北平；㈢中共中央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等為代表，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方面所派代表團，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對時局的聲明，以及所提八項條件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㈣上述各項，將經由新華社廣播電台即日通知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按上述時間、地點，派遣代表團携帶以毛澤東八項條件為基礎的必要材料，以便舉行談判。」

共黨要我政府「和談」，還要汚辱我政府加以「反動」二字的標記；並指定我政府代表團按共方所指定的日期，向共方所指定的地點報到。如此和談，再可恥沒有了。

今日汪副官拿了兩件父親所穿的舊襯衫和幾隻襪子，到家裏來織補。見後，感慨不已。

二十八日

桂軍自動撤出安慶，集中九江，窺伺南昌；安慶國軍獨力撑持，甚為危急。

父親約見俞大維先生，商談組織與技術問題。

二十九日

張治中以共即將赴平，特於昨日電呈父親，要前來溪口，當面報告政府所定的和談腹案。父親說：

「他來不來無所謂。」

今天他竟然來到溪口了。父親對他的態度非常冷淡，只邀他遊覽溪口

靜

蔣經國

張治中的準備投降，我們是老早預料到的。他前在南京曾託人向父親轉陳建議：希望父親早日「出洋」。他的理由是：㈠可避免攻訐目標。㈡卸去和戰失敗的責任。㈢一般將領減少依賴心。㈣可以增長見聞。張之此種建議，好像是為共黨借箸代籌，不但是毛澤東所樂意的，同時也是李宗仁及其左右所樂意的。像這樣的人，到北平後，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跡呢！

三十日

張治中到溪口來，得不到好的結果和反應，今天就悄悄地走了。

李宗仁更與共黨疏通，增派劉斐參加和談。劉曾擔任三個年頭的剿共作戰參謀，而李必欲其充當代表，簡直不惜以我方的全部軍事秘密計劃與內容，貢獻共黨，以表示其投誠之眞意。這種舉措，是再荒謬不過的！

父親本日檢討外交失敗之原因說：

「北大西洋同盟公約組織，東西集團壁壘分明。中國共黨且明白宣佈，追隨俄國，反對西方美國集團；而美國對華政策，仍堅持過去作風，坐視共黨長大擴張，對其盟邦共同患難之政府，不願予以援手，實不智之極。」

午後，與宏濤兄自慈庵步行至素廬；沿途閒談家常，得以稍解心中苦悶之情。

四月一日

前進　莫退　莫退　前進

和談代表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由京飛平。

父親為使個人精力智慧能以高度發揮起見，擬組織一個「設計機構」，以備對國家重要問題和政策之咨詢；同時並準備發動「民主救國」和「自由中國」兩個運動，擬定領導與宣傳計劃。

二日

和談代表團抵平後，尚未開正式談判，即已受共黨之愚弄與侮辱。彼等向周恩來建議：「和談之前雙方軍隊固守原防」。共方不允，反要我「江南憲警必須全部撤退，而政府則可暫維現狀；並着李、白、何、顧、于、居等皆去北平」。

午餐後，奉父命對中央黨部轉達補充指示：

「㈠和談必須先訂停戰協定，㈡共黨何日渡江，則和談何日停止；其破壞責任應由共方負之。」

【二〇】

斥何佐芝之分贓式建議

萬人傑

今年年初，香港米價狂漲一倍有多，市民叫苦，但不知米價暴升原因何在。老萬花了一個多月工夫，迴諮博訪，尋求眞相，發表了有關本港食米入口專利得失的文章，一般市民恍然而悟。香港米價何以比外圍地區都貴？最大原因是受三十八家專利入口米商操縱，尤其在泰米進口減少，大陸食米成爲主要來源後，米價由中共控制，話漲就漲，香港當局亦要低頭。

鑒於癥結所在，老萬力主取銷入口米商專利權，實行開放，廣闢來源，自由競爭，米價自然降落。

一些社團首長、民眾領袖、議員紳士，讀過老萬文章，如大夢初覺，才知十九年來，三十八條蛀米大蟲，已吃得腦滿腸肥，於是社會嘩然，各階層對此，都有熱烈反應。老萬只是一介文匠，人微言輕，文章發表後，除了麥理覺先生一封申辯的來信，當局似無大反應。不過，這事既然受到大人先生們注意，他們雖然資料根據老萬的，說話卻比老萬有力。老萬所望非奢，在這框框不厭求詳地提供資料，不過希望引起大人先生們注意，廣爲響應，把流弊多端，絕不合理的專利制度推翻，四百萬市民不再遭受剝削，吃到和其他地區同等價錢的食米，則老萬寫這大堆文章，目的總算達到了。不過，老萬非常躭心，很早已看到一種趨勢，老萬的揭發與抨擊，極容易被人利用。老萬一向認爲，愈有錢的人，對賺錢的門路愈敏感，食米入口專利既然可以撈到盤滿砵滿，手上擁有大量資金的人，自必見獵心喜，很可能從中分一杯羹。

直到最近，老萬發覺自己並非神經過敏，可說有先見之明，事情的發展，果如所料，有力者日標指向食米入口專利，不過他們期望的並不如老萬。老萬認爲最合理爲限額自由入口，入口者亦有儲糧責任，一如凍肉商的情形。但有力者提出在三十八家入口米商中，淘汰一部分，增加一部分。如果這提議被採納，試問和原來被詬病的制度有何不同。所不同者是增加了若干特權階級，讓他們分享一部分利益。不消說，能入圍的人，決非老萬或各位無權無勢的小市民，一切講背景、講地位、講人事，這些，我和你都沒有。在報上看到這則新聞，老萬非常自疚，現在才發覺自己太愚蠢，被人利用，開埋井人家喝水。

消費委員會食米小組主席何佐芝在記者招待會指出：「本港的三十八家食米入口商十多年來一直沒有增加，而三十八家入口商之中，有部分只有配額七至八個單位，亦有高達十四個單位。消費者委員會認爲有將本港食米入口商數字增加必要。食米小組經過調查後，認爲應該將本港的食米入口商數目增加十間。但在同一時間，則將只有七、八個單位配額入口商牌照收回，實際上，食米入口商數目只增加兩間。委員會建議將收回執照的配額，平均分與新成立的入口商，至於配額超過二十個單位者，將會把其總數的百分之十五抽出，撥與、新入口商，使每家食米入口商平均獲得十六個單位的配額。」

各位讀者讀完何主席的談話，覺得消費者委商會食米小組的這個建議與你和我有什麼關係？雖然你和我都是消費者，都是吃飯而不是吃牛扒或麵包的。他長篇大論，都不過說如何把控制食米入口專利集團改組，如何分配利益，根本與我們食米消費人無關。在我和你眼中，不過是一班汪洋大盜在爭論分贓而已。

老萬說的話並沒過火，如所週知，香港食米制度的毛病，不在入口商三十八家或四十家；也不是一些入口商有超過二十個單位，一些只有七八個單位的問題；而是根本不應有「專利權」存在。等如肉類、麵粉、蔬菜入口也沒有專利，不會受一小撮人操縱。

但消費者委員會食米小組並不建議開放專利權，只要求加入一些「新血」。所謂新血者，「多一些新人吸血」之謂也。很明顯的，有許多人垂涎食米入口生意，但許久以來沒有辦法入圍；現在乘着被人「攻擊」的機會，工商署不能不賣帳。十個有力者，自然可以在「合法」手續下獲得入圍。至於我們「消費者」，所得到的「利益」是什麼？老萬找不到答案，還得請問何主席。

據何主席說：「食米入口商獲得新血加入，當然引致較劇烈的競爭，而使本港食米零售價格下跌。」

老萬不敏，對何主席的話實難瞭解。如果多些新血加入是好事，何主席不應建議只增至兩家：由三十八家增到三百八十家，甚或無限制增加，競爭豈不更大，米價豈不跌得更多，對市民更加有利？

再說，入口商增加，是入口商的競爭，對零售價起落，不會有何影響；除非所有店舖，一律要賣米，街頭有得擺街尾有得賣，大家頂爛市，那才會米價大落，盡了消費者委員會食米小組的責任。在何主席的建議中，有一點老萬最不明白。何以要將七八間配額最少的入口米商牌照收回，而不將入口配額特多的入口商牌照收回？是不是何主席認爲操縱米價是小規模入口米商造成？

如果何主席有這想法，似不大合乎邏輯。只有大量入口的米商才有操縱力量，七八單位起不了作用。何主席表示：雖然八間最小的食米入口商要交出牌照，但若證明他們過去沒有暴利活動，又希望在該行業繼續經營，他們可以向當局申請，其申請書可獲優先考慮。

照這說法，顯然指他們有「暴利行爲」；至少也有暴利行爲的「嫌疑」。但，何以配額多的入口米商不須證明他們沒有暴利？其實，如果食米入口可以獲得暴利，誰也希望獲得更多配額，他們之所以只得七八個單位，是因人事關係不夠、背景不夠，否則，他們自必爭取更多配額，獲取更大暴利。

譬如要你在三十八個入口米商中殺掉幾個，你會揀那些下手？不用說是揀弱小的。配額少，表示他們威極有限，把他們開了刀，也不會有什麼不良後果。於是，這七八間弱小入口商便成了犧牲品。不過，殺了這七八家，新血們所

得配額有限，依然沒有肉食，因此何主席的建議，跟着有「平均分配」一項。小規模的除掉，大規模的割小一點，新血加入，便大有可為。

如果消費者委員會食米小組的建議終為政府採納，老萬應向三十八家入口米商老板說聲「疏尼」，若知結果如此，老萬決不枉作小人，害了三十八位大老細，沒有益到四百萬市民，只給十個新老細造成發財機會。多個香爐多隻鬼，入口米商當難再如從前光景，這都拜老萬口多多之賜。

老萬是直腸直肚之人，一向不會扭計，更不懂利用機會鑽門路，所以係個樣說個樣，以[illegible]

何主席的建議發表多時，香港報刊對此似乎尚無隻字評論。老萬直覺到有言責的主筆先生們都已默許了何主席的大計。這事由老萬而起，自疚之餘，覺得應當寫幾篇文章，表明心中感受。否則，將來擴大了的專利集團，仍肆意操縱四百萬市民口糧，人們於吃貴米之餘，罵罵聲，入埋老萬之帳，認為老萬是始作俑者，那眞有寃無路訴了！

各位讀者朋友，請接受老萬的歉意！

為毛幫清算新老沙皇侵華一文補遺（六）

伊寧方面乃勾引哈薩克族另一領袖達列里汗，為虎作倀，引導蘇伊蒙聯軍進攻阿山區，烏斯滿所部被擊潰，及至伊寧事變解決後，中央任命烏斯滿為阿山區專員，達列里汗為省衛生處長，若無外力挑撥，當可和平相處，而伊寧方面雖從表面接受和平，實際仍陰謀獨立，故必去烏斯滿。

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間，蘇方又向烏斯滿提出開採阿山區礦產之計劃，為烏斯滿所拒絕，故一九四七年二月間即開始向承化進迫，烏斯滿向哈薩克一領袖哈德萬女士（時任廸化區專員），發出呼籲信文如下：

「親愛的全國同胞暨各族伊斯蘭教胞們！新疆自和平條欵實現，施政綱領公佈以後，民族間已經獲得平等自由；政治上已經獲得民主和平。新疆的問題，應該不是民族和政治問題，而是如何根據施政綱領努力建設富強康樂新疆的問題了。但是新疆的局面，並不因此好轉，迅速的走上和平建設的大道，卻相反的在民主和自由的掩護下加速惡北起來，這說明了新疆是受了一種看不見的勢力支配着走上危險的毀滅的道路。我們哈薩克的同胞，深切認為今後的新疆問題，是如何保障國家領土的完整，與鞏固伊斯蘭宗教的永生，希望大家徹底瞭解文化的嚴重性，我們哈薩克同胞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與和平，首先舉起革命的旗幟。我烏斯滿在八年前就領導着哈薩克族的優秀青年，與盛世才暴虐黑暗的政治奮鬪到現在，我們認為和平條欵簽字，民主的新疆政府已經成立。我們的革命就算成功了一半；其餘應該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實施各項建設。豈知我們的革命就在此時變了質，為革命而犧牲奮鬪的哈薩克同胞，反成了清算的對象，現在已經有不知來歷，沒有番號的強大武力，自二月一日開始，向我們阿山區進攻，我烏斯滿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為阿山區專員，我是國家的官吏有守土之責，為了執行和平條欵，為了奉行施政綱領，保障國家領土，擁護張兼主席建設新疆的政治主張，我們阿山區的哈薩克同胞，決予一切破壞國家統一，摧毀宗教的惡勢力以嚴重打擊。我們準備犧牲一切，為了國家保最後一寸土，流最後的一滴血，但是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敵人的力量是無法估計的，希望全國同胞，尤其是伊斯蘭教同胞，不論在物質精神給我們哈薩克同胞以最大的援助，阿山專員烏斯滿。」

這篇呼籲發出去以後，並未生效，同時國內報紙恐刺激了蘇聯，均未登出，以故國人絕少知者，阿山派往新疆省政府的請願代表，張治中亦不予接見，率由阿合買提江代表，阿合買提江即俄人卡西莫夫，為伊寧事變主角，時任副主席，其無結果可知，烏斯滿一再敗退，終於退至北塔山。按張治中當時用意，不妨犧牲烏斯滿以換取蘇聯「友誼」，不知對方得寸進尺，最後又進迫北塔山，我駐軍騎七旅韓雲卿部連長馬希珍聯合哈薩克族奮起應戰，以一連之眾，抵抗數倍於我兵力之敵人，後因陣地慘遭破壞，乃轉移至北塔山上，此次抵抗純係部隊自發，事前未得命令，事後亦未獲援助，然終因我軍奮勇一擊，始將侵略狂潮遏住，此後即成對峙狀態。直至大陸陷共。

現在再說唐努烏梁海，自民國十年，俄寇強將這地方（這一地區面積十七萬方公里，大於台灣省總面積，僅略少於奧地利、匈牙利兩國的總和）自外蒙割裂，另行製訂一「唐努烏梁共和國」後，俄寇即以另一眼光相看。（瘟君夢續稿未到）

岳騫

滇緬邊區風雲（二）

封侯

盧漢對余建勛的回答，似乎感到相當滿意，而後說：「其實，這也是從好處着想，從壞處打算，因爲大勢所趨，他們也未必會蠻幹下去。」稍歇，接着說：「你可以明天動身回保山去，儘快將部隊集中在楚雄保山兩地待命，在走之前，去看看澤滙，你們應該隨時保持聯繫才好。」

余建勛連連稱是，隨後起身告退。

余建勛回到家裏以後，將剛才和盧漢所談的一席話，重新回憶分析一遍以後，便吩咐副官撥電話到龍澤滙公館，問明龍軍長正在家中，即驅車前往龍公館。

在龍澤滙公館客廳裏，余建勛首先對龍說：「今天主席召見我，要我明天返防，所以特來向你辭行。」

龍澤滙聽余建勛說要返防，即說：「那正好，就請在這裏便飯，算是爲你餞行。」

余建勛見龍澤滙沒有探詢自己給盧漢召見的談話內容，反而將此事問龍澤滙：「主席要我返防後，把兵力儘速集中，不知道你的部隊，是不是也要調整防地？」

龍澤滙回答說：「我的部隊早已集中在昆明附近了，前兩天第八軍爭着要來接防昆明，保安司令部正在和他們折衝中，我就要龐生文那個師把部隊開進昆明佈防了。」

余建勛聽後，嘆了一口氣說：「這樣看來，眞好像是劍拔弩張了，然而，我始終覺得，沒有如此緊張的必要！」

龍澤滙則說：「我也是這樣想的，若要接防何不到東北或山東去接，偏偏要來找我們的麻煩！不過李彌倒很圓滑，知道我們已經部防了，便將部隊向嵩明方面調走！」

兩人談着，一席豐盛的酒肴，已經擺好在公館後座，龍澤滙便邀余建勛前往入席。

然而，這一席名爲餞行宴，只得賓主三人。除龍、余兩人外，另一位是余建勛從未見過面的，龍澤滙立刻忙着爲他們倆介紹。

先向余建勛說：「這位是周先生，周善初老先生。」

復又向姓周的說：「這位是余軍長，余建勛先生。」

此時，被介紹的那位周先生，連忙堆起了笑臉搶着說：「久仰了，余軍長，鄙人周體仁，周體仁。」

余建勛聽說周體仁三字，很訝異地連忙說：「老前輩，周老前輩，久仰了，幸會，幸會。」

原來周體仁是老三軍（北伐時期的雲南第三軍）的幹員，曾萬鍾長第三軍時代的參謀長，以後旋在胡宗南系下的一個兵團司令部裏任過參謀長，最後被推荐出任北平警備總司令。傅作義於北平靠攏後，周流落北平，等到朱德到了石家莊，周便跑去見朱德。朱和周皆出身雲南講武堂，第三軍在江西時代，又是地位相差不多的同事，相隔多年的老同學老朋友見面，自然份外親熱。在當時的情形下，共產黨看準周的身份和歷史關係，尚有利用價值，因此加意勸說，要他擔任策反盧漢的專使。於是，周啣了共黨之命潛返雲南，會見盧漢以後，說明來意，如此這般，盧漢就要龍澤滙優予接待，所以一直住在龍公館裏，深居簡出，雖然來了多月，外間卻很少知道他的使命。

對於周體仁過去的經歷，余建勛早已耳熟能詳，只是從未謀面，彼此不無生疏之感。因此，周體仁在席間，也只談些個人的往事，漸漸才把話題引到他和朱德見面時的情形，頗以爲朱德請他抽兩口鴉片烟，感到興奮而得意的說：「我在中條山和西北這許多年來，始終沒有抽過大烟，這次到石家莊見了朱玉階（朱德字玉階），他卻堅持要我陪他玩兩口。」

余建勛對於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裏，也有吸食鴉片烟的事，頗覺訝異，接着興趣地問：「共產黨裏怎麼可以抽大烟，不可能吧？」

周體仁尤感興緻的說：「首先我也覺得奇怪，爲什麼共產黨也許可抽大烟！後來，朱玉階給解釋：說是黨的最高組織，知道他以前有過這種嗜好，現在年紀大了，組織對他應有特殊照顧，所以仍由他照抽如故。而他自己卻也謹慎，從不用來招待外人，這次他招待我，在他說來算是破例，在我算是破戒。」

在周體仁未潛回昆明以前，中共與盧漢接觸是屬間接性，因爲居中無足夠份量的人與盧漢談問題。自周體仁到達後，中共與盧漢的直接熱線，就由周接通了，同時成爲盧漢投共的催生婆。

三人直談到席終，龍澤滙絲毫未向余建勛透露周體仁的來意，所以余建勛始終認爲周是衣錦榮歸的滇軍界老前輩，不疑其他，遂行告辭。第二天便返回保山防地。

二　挾脅歸附囚虎將　虛與委蛇走蛟龍

時序進入一九四九（民三十八）年冬初，局勢

急轉直下，胡宗南部隊部份已由川西向西康進發中。政府的軍事計劃，是希望這批武力與在雲南的李彌部隊滙合後，能在西康與滇西的廣大地面上立定腳跟，然後重新佈署。因此，李彌在這一段時間裏，會經飛往西昌與那裏的首長賀國光會商，回來後，正着手把他轄下第八軍向滇西調動。另一方面由武漢及湖南撤退的國軍，也多集結在廣西和貴州兩省之間，一跨腳就可以進入滇東地區。這時的盧漢，惟恐國軍佈署完成，將成東西受鉗之勢，周體仁也擔心，盧漢一旦受制，而無所施爲時，則對中共將無法交差。而中共方面，則認爲時機已到緊要關頭，若盧漢能於此時舉攜，將會縮短戰爭時間，使國民政府加速崩潰。

於是，在一次盧漢與周體仁談話時，盧憂鬱地對周說：「中共急着催我起義，不知起義以後，他們對我個人的出處怎樣？這事他們可曾對善初兄表示過？」

周體仁像甚有把握，強調說：「這件事，在我未來以前，朱玉階代表共方對我說過了，他說：一切以程頌雲（程潛字頌雲）爲例，仍請永衡兄（盧漢字永衡）以雲南家長身份繼續領導雲南人民。」

盧漢滿懷心事，仍感疑慮說：「我們都不是共產黨人，看來以後的命運，很難逆料了！」

周體仁一聽此語，不覺一怔，惟恐中途有變，連忙安慰說：「永衡兄能爲國家保存元氣，對中共說來，是起義功臣，不管從那裏說，這項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盧漢處此緊要、也是最後關頭，勢成騎虎，當時嘆了一口氣說：「唉！由形勢看來，這條路非走不可了！」

盧漢的話，一面是對投共後果的感慨，一面是對投共作了決定，使周體仁在憂慮中吃上定心丸，不便再多開口，惟恐出言不愼，惹起盧漢一時反悔，將會前功盡棄，因此默不作聲。

盧漢既在感慨萬分中，毅然作了投共決定，雖則仍是心事重重，也不再言語，於是，形成兩相默然，作爲這一次談話的結束。

自從龍澤滙轄下的隴生文師，在昆明佈置城防後，昆明市通往外間的街道和路口，全用沙包堆成臨時碉堡，路旁橫陳着鐵刺拒馬，武裝士兵們來往匆忙，據守通衢要道，驟然成了一幅戰時景象，老百姓看在眼裏，卻弄不清是什麼一回事。

十二月七日，張羣先生啣總裁之命，專機飛來昆明撫慰盧漢，盧對張羣先生向極優禮相待，所以特別招待在盧公館下榻。

在張羣來昆明之前約一月，總裁已曾親臨昆明，即在巫家壩飛機場召見盧漢，當面再予勗勉，並面允再由財政部撥出大批黃金及銀圓，作爲盧漢的補助經費。事隔不久，張羣又啣命而來，正意味着情勢的嚴重性。

張羣對盧漢的優厚，事緣於抗戰勝利後，盧漢率第一方面軍到達安南河內接降時，即夾其接收的龐厚財勢，攀附於政學系旗下。繼又出主雲南，復據有後方重鎮大塊地盤，竟成了政學系新起的黑馬，深爲張羣所器重，其能搖而不墜，不無因緣。

張羣蒞臨昆明後，盧漢卻藉詞連同邀請第六編練司令李彌以及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於次（八）日出席軍事會議，並設宴爲張羣洗塵，地點爲盧漢的公館。由這藉詞和地點上看來，使兩位久經戰陣的將軍，把應有的疑慮，頓然消釋。

翌日下午四時，李彌與余程萬分別到達盧公館，龍澤滙將李彌迎到客廳坐定後，含笑對李彌和余程萬兩位將軍說：「主席剛由省府來電話，請兩位寬坐一會，他處理幾件重要公事後立刻回來。」說完，稍坐片刻，便借故抽身離去。

李彌與余程萬兩人，一時枯坐無聊，便相繼站起身來，正想參觀客廳四壁的字畫和名貴擺設時，突然發現客廳兩端門外，各站上一名武裝衛兵，與剛來時的情形相反，這才令他們明白事態有變。然而，李彌卻僞裝若無其事模樣，信步走近客廳門口，以探虛實，微笑對衛兵說：「請告訴我，厠所在那裏？」

「報告長官，我不知道。」衛兵嚴肅禮貌說。

「哦！你不知道！」李彌這時已明瞭事情進入嚴重階段，思計脫身，所以，仍然很輕鬆地，僞裝着便要跨步出門，隨說：「那麼，我只好自己去找好了。」

衛兵急忙橫身閃前阻攔，且很難爲地說：「報告長官，請原諒，請等等，我去報告我們的長官，好不？」

當此僵持的一刹那，一名中校官階的副官，匆忙走過來，向兩人行了軍禮，然後恭敬的說：「報告司令官，這是上面的命令，請兩位委屈一點吧！在下等只是奉命行事，還請原諒則個。」

事已至此，強行無益，李彌心知肚明，隨即謙和的對副官說：「既然如此，請你去將龍軍長請來，我們要問問他，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龍軍長已經到省府去了，」副官仍然維恭維敬地說。

余程萬這時像忍耐不住，從旁插口說：「那末，就請你替我們接電話到省府去，我們要和盧主席講話。」

副官笑臉迎人的說：「眞對不起，龍軍長吩咐過，請兩位不必打電話去，等一會，主席會回來和兩位見面的。」

兩人在無可奈何下，李彌刹時像觸覺到什麼希望似地，立刻轉過話題說：「你知道張岳軍（張羣字岳軍）公還住在公館裏嗎？」

「在的，就住在樓上，」副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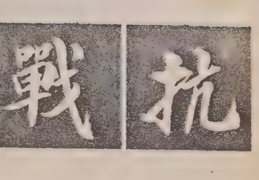
李彌似是抓到了一線希望，接着說：「你可不可以讓我們去見張岳軍公？」

「這要得到主席的指示才可以。」副官無可奈何的說。

就在此刻，李彌與余程萬感到一切失望的同時，盧漢遂從廣播電台播出他的所謂起義文告：其大意是，爲拯救雲南同胞免受戰禍蹂躪，從現在起，宣佈正式脫離國民政府，希望雲南同胞各安生業，各級政府公務人員，以及各縣區自衛武裝部隊，必須嚴守崗位，保存公物檔案，勿受國特煽動或破壞，接着還說了一些有功受獎，有罪必罰的威脅利誘等語。

如此，平地一聲雷，使李彌和余程萬兩人落入了陷阱，更令整個雲南省，從此進入了天翻地覆的動亂中！

抗戰武術談



巫暗室色魔遭報應　試新招勞燕各分飛

後來痲痺是醫好了，夫妻的感情卻起了變化，原本是一對恩愛的小夫妻，如今變成了怨偶。做妻子的回到娘家長住，不肯再回夫家，任由丈夫如何解釋及認錯，又請親友勸說講情，但也挽回不了妻子的心，她堅決拒絕再回夫家。她說：「這種男人是不可靠的，每當我想起『線吊手』的殘廢樣子，就會心驚肉跳，寢食不安！夫妻間怎能避免接近，我難道整日整夜防備他？我不能過這種日子，所以也不能再和他做夫妻。」

最後祇好邀請兩族姓長輩，及全鄉紳評理，談判離婚手續。在都市裏離婚，祇須去婚姻樓雙方同意簽名就可，但以前的鄉村，鬧到離婚是不簡單的事，鄉間迷信的傳說：如在這間房子裏寫過離婚書，那這間房子裏的人永遠不會發達；如在某處空地上寫過離婚書，該處就永不會生長青草。這話當然是毫無根據的迷信笑話，但是由此可見鄉中對離婚是絕不同情的。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夫妻離異。

此次這對年輕夫婦，本是一雙好姻緣，然因男人做出了傷害對方的行動，女方是有理由要求離婚的；他倆就此勞燕分飛，各自東西，留下來的是男方永遠的悔恨！

故事是吾鄉眞實事跡，所以學武術並非玩兒事，第一要緊的是性格的培養，要修性、謙虛、隱藏、忍耐，如能做到這幾點，他已是一位非常的人物了，至於武功的高低還是在於其次呢！那時在吾鄉爲着「五百錢」及「霸王接客」兩手功夫，接連的發生幾件驚人動魄的不利事件，使得學武之士大爲警惕，如因學會武功，反而害人誤己，倒不如不學好過學。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但看你的爲人造詣修養如何耳！

吾鄉對巫氏族長父子會有高深的穴道功夫，都存着懷疑的態度，因爲誰也不能證實此事。偏巧我有一個好機會，無意中被我知道了他們的隱秘。因我有一位堂嬸娘是巫氏族長的姪女；平日巫家和我們流江張、黃兩族，相處得很友善，加上有此姻親關係，彼此更能互相照顧。有一天堂嬸娘和我談話間，無意中將懲罰色狼一事，洩露了口風，這件久存疑問的懸案，一旦給我發現底細，好奇心的驅使，一於纏着嬸娘，打破沙鍋問到底，非要問出眞相不可，嬸娘到此時，也祇有怪她自己露出口風，祇好把一切實情告訴我了。

在抗戰期中至勝利後兩年這段時期，正是我對武術愛好如命的時期，一聽到關於武術之事，每每鍥而不捨的尋根問底；我有不畏艱苦的精神來學習，並且不停的鍛鍊；如給我探聽到有位隱居的武林前輩，就不理路途如何遙遠，我會登山涉水上門拜訪，恭聆教益。如今給我發現原來巫氏族長，是一位具有湛深軟硬武功的老師傅，眞使我喜出望外，當然不會放過此難得的機會。

當我上門拜訪他老人家時，就談到武術方面的問題，巫族長居然還是一口否認不會武功。我以晚輩對長輩的尊重恭敬態度，加上親戚關係，一再的向巫族長請求，同時保證決不向外洩漏半句，在我不達目的不干休的請教追問下，所謂精誠所致，金石爲開！老前輩總於在我面前公開了他的隱秘武功。族長的功夫分硬功、輕功、軟功、器械。四種武功均有精深的造詣，器械即槍、刀、棍子、耙等等，現將以上武功的精義演出分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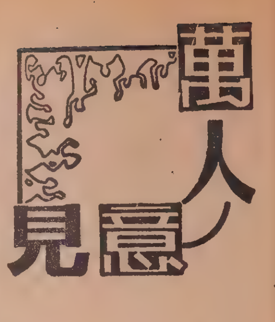
先談硬功，巫族長後園靠山的菓林裏有幾株兩尺多直徑粗的栗子樹，栗子長成後，外壳長滿尖刺，經太陽曝曬後，外壳由青色轉黃色，就自動裂口，經風一吹樹枝搖動時，成熟了的栗子就會跌落地面，這才是成熟了的上品栗子，每粒栗子是深棗紅色，好似經過油漆磨光了的，既好看又好吃；如再將栗子用簍子盛裝，掛在簷下吹幾天，叫做風乾栗子，那就吃起來更甜更香。現今每年大陸運來本港的栗子，都是未經樹上成熟的，不等爆壳裂口就用長竹篙打落來，然後堆在房間裏，用熱水淋在栗球堆上面，祇要隔三幾天，長滿刺的外壳就會軟化腐爛，祇須用木鎚擂一擂，或用腳踩一踩，外壳就分開，裏面的栗子就很容易的滑了出來。但此種栗子因不是在樹上成熟，運來香港時間一久，就容易爛，還有霉味。有時雖買到較新鮮的，但味道跟在家鄉吃的差得遠了。吾鄉出產多的地方，每年有幾千斤栗子運去湖南長沙出售；這筆貿易收入也不在少數，如今當然是一概歸於毛王朝的公社統運出口換外滙，人民是無權享受此又香又甜的栗子了！本草記載，栗子肉有補中益氣之功。

話說回頭，巫氏族長的硬功已到何種程度，可以從栗子樹邊看出他的功夫來，我只見他站在栗子樹旁邊，先坐樁用右手朝向栗子樹一掌劈去，立刻震動得樹上的栗子紛紛的跌落地來；他接着又用腳向栗子樹一腳踢去，踢得樹上的栗子如篩米一般跌得更多。當時我眞是大開眼界，喝采不絕！由衷的敬佩羨慕他的好硬武功。

菓園裏還有兩顆並排長着，約有兩丈多高的痲梨子樹，痲梨子比普通梨子成熟較遲。吾鄉俗語：五李、六桃、七梨、八栗、九苦珠、十月圓珠。苦珠、圓珠是手指尖大的圓粒果實，香港是沒有見過的。至於痲梨子，要在八月間和栗子同一時期成熟才好吃，此種痲梨子，表皮佈滿一點點的痘皮，故此叫做痲梨子，大的有飯碗那樣大，熟透時香甜爽口，人人愛吃。族長當年已是七十高齡的老年人，但他的身體還是很健壯，他帶我走到梨子樹旁，問我想吃梨子嗎？

看見此成熟的梨子，我已忍不住流口水，還有不想吃的道理。

張仲仁



「特殊階級」嚴密控制下 大陸人民生活怎樣過？

婦女穿花衣視為新潮・窮人賣掉布票買糧食

在中國大陸，玩撲克牌輸了，會眞的感到痛苦，而且是很羞恥的事。

一個最近從廣州逃出來的難民說：「我們根本沒有錢去賭博。晚上，人們聚在街頭玩撲克。有誰輸了的話，就在耳朵上夾上一個衣夾，輸得愈多，耳朵上的衣夾便愈多。」

大陸是一個以衣夾代替金錢作賭注的地方；衣著保守，放眼處盡是穿「解放裝」的人，高跟鞋及尖頭鞋難得一見；無產階級的社會裏有一班特殊階級——這就是一幅由那些合法或非法地離開它的人所描述的大陸人民生活寫照。

那個年輕的玩撲克牌難民，是香港政府在本年一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內登記的三千三百七十八名，由大陸偸渡——大多數靠游泳最少四哩逃出來的——非法入境者之一。

非官方的估計爲數更多，大約有一萬至一萬一千人。

偸渡者沒有被遣回大陸，但有很多人仍然拒絕在本港登記。

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指出：在同一期間，有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四人從大陸合法進入本港。

兩名年輕婦人——一個是合法入境的，另一個則是偸渡者——指出西式服裝已漸漸被人接受，尤其是在與歐美人士接觸機會較多的城市裏，例如廣州。不過，欵式方面，仍然很保守。

一個年輕男子說：「如果一個超過三十歲的婦人穿著裙子的話，她會被認爲是低賤的。」

一個合法離開大陸的三十二歲婦人謂：大多數女人仍然穿著衫褲，通常是藍色及棕色。但她在星加坡的親戚則寄了一些洋服給她。

她說：「有很多我不敢穿著，雖然對你來說很普通，甚至是不合潮流。但在大陸，任何色彩鮮艷或有花邊的衣服都算新潮。」

沒有人穿高跟鞋。夏天，婦女穿涼鞋。叫做「春秋鞋」的一種膠底布鞋長年流行。

很多難民說：大部分男人，都穿北京藍、灰藍或深藍色的企領或反領的「解放裝」。男人的褲管亦不能太濶或太窄。

一個以前住在福州的男子說：「一來，你會覺得很突兀；二來，當局會認爲你是一個急進分子。」

他說：他是穿黑鞋去做工，但是「鞋頭不能太尖」。

大多數都同意：穿著相當實用的服裝，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廣州地區，布料太少亦太貴。普通一個成年人每年需要十四尺布，每尺要美金二角五分。

很多時，人們需要從衣著光鮮和飽餐一頓二者之中，作一個選擇。一名不顧父母反對而逃出的盧姓男子說：「很多窮苦的家庭，將他們的布票賣掉，用來購買食糧。」

然而，在一些入境者來看，大陸上的生活並不算糟透，一個三十一歲的電器技師，合法的進入香港探望他的父親。在其逗留的兩個月內，他體驗到昂貴的租値、學費及其他開支。他隨後返回大陸，到內蒙古去。

另一個難民是女醫生。她和丈夫想申請往星加坡，但不獲星加坡政府批准。她說她在大陸有醫院供給的宿舍，又不用繳付女兒的學費，因此有足夠錢僱用一名褓姆。不過，這是不合法的，因此只得將女傭冒充是親戚。

她說她的工作有點季節性。農曆新年期間，在不同地方工作的夫妻，會團聚在一起兩個星期。結果，在二月底或三月時，醫院的主要工作是涉及墮胎；而在五月及六月則治理小產（因在此期間，婦女下田的工作太辛苦）；在九月時，則爲接生。

在人口控制方面，節育用具可以向公家申請。在城市裏，配額只給予頭兩個孩子。其餘的甚至不能註册登記領出生證明書或配給品。在鄉村則通常容許有三個孩子。

這位女醫生說：在一些工廠、辦公室、醫院或其他機構裏，婦女甚至擬定一個時間表，輪流生育。

「譬如，如果政府要人口增長率爲每年百份之二時，則在一百人中，只許有兩個嬰兒。換言之，在一定數目內可生兒育女的婦女當中，只能夠生下兩個嬰兒。」

「那些還未有兩個孩子的女人，會用抽籤方法，決定來年誰可以做媽媽。」

由於封建傳統上認爲女兒是賠錢，很多家庭都在女兒出嫁時，要求男家一些東西作爲養大女兒的補償。雖然共產黨不贊成此事，但一些鄉村地區，仍然存有這個習俗。

一個來自廣州以南一條鄉村的男子說：在他的鄉間，一個十六至十八歲的少女，可以被父母賣得人民幣六百元（三百〇六美元）。

「相睇」說媒在一些鄉村很盛行；但自由戀愛更佔優勢。傳統式浪費

的大排宴席，現已被簡單的旅行結婚所代替——到廣州或其他城市。正如其他社會所發現，當朋友或鄰居問起：「你為什麼不請我喝喜酒？」，這是一個最簡單而又化算的答案。

共產主義統治下的「無階級」大陸，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著階級的意識。不同的就是，階級被翻倒過來——以前富有的地主、商人及中等階級農民現在的社會地位最低，而以前那些貧農則轉居社會上層。在共產黨內找尋職位，上大學或在軍中服務，這個倒過來的階級制度更成為現代的成功踏腳石。

有很多難民的父母，由於大陸赤化前是富有人家，因而失去了很多機會。此點亦是他們逃來香港的原因之一。

上述那位姓盧的難民說：「入大學是非常困難的事。如果你成功的話，就好像平步青雲一般。你的背景很重要，例如是一個官員的兒子。」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盧氏高中畢業，被下放到田裏工作。他說：「高中時，我有很多夢想，例如要成為一個醫生。但當我下放到田裏工作時，我則希望成為一個公務員。但是我的機會被一個軍兵取去了，只因為我的背景不及他的好。因此，我放棄了在大陸成就事業的希望而計劃離開。」

很多難民都提及文化大革命在他們生活中所引起的改變及不滿。

一個二十七歲的男子說：他喜歡學校生活。不過，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而不是在其後。他說道：「以前我們要很用功讀書，否則便會追不上。現在，很多教師關心政治教育比專門教育科目還甚。」

另一個二十八歲的偷渡者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所喜歡的一個老師，是教授詩詞的。「詩詞可說是一門非常令人沉悶的科目，但他教得很生動，而他本身也是一個詩人。但在一九六六年『文革』時，他被批判。因為他所教的科目被視為沒有用處。他的頭髮被剃光了，並送去勞改，我最後一次見到時是在一九七一年，那時他仍在勞改中。」

一個難民說：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時候，他認識的一個教員因被批判，而懸樑自盡。但沒有一個難民知道在他們的鄉村或鄰近地區，有嚴重的罪案如謀殺事件發生。

很多難民謂偷竊或襲擊事件，在村中或公社裏都有發生。一個裁縫師說：在他那個地區，假如有人因偷竊而被抓著的話，會被監禁。他的家人還要替他繳付獄中住宿費及帶食物給他，直至到刑期滿了為止。刑罰不單只使到罪犯失去自由，更令到他的家人多一重供養不生產的負擔。

年輕的偷渡者都不斷抱怨大陸上沒有娛樂。電台廣播和報紙只報導不同的公社的禾稻進展情形，敦促工人努力工作，及列出訪問北平的外國要人姓名。

一個二十四歲的農人謂：「所有這些事都與我無關。」

不過，另一個二十八歲從廣州來的難民說：「一本香港的電影雜誌（非法寄入的）無論有多舊，物主都可以將它出租每天一元（折合美金零點五一仙），而且還會有很多人排除租借。」

從大陸到香港的最大條「地下」路綫，是大約四英里長的水路，它可能是往自由及新生之路，醒悟之途，或者是墳墓。

從大陸偷渡到英國殖民地香港，是非常危險的事。邊界有守衛軍，德國牧羊犬、砲艇，水下面有噬人的鯊魚，雖然如此，每年還是有數以千計的人努力嘗試。

他們早有周詳的計劃：偷取地圖，自製羅盤，研究潮汐漲退時間，聆聽公社廣播的天氣報告，最後就是游泳本身的挑戰——從大陸游過后海灣或大鵬灣，穿過鯊魚出沒的海域，在人口稀少的新界岸邊登陸。

一個從廣州來的二十七歲男子的成功，他說全靠「自由泳士」的幫助。他們到達香港後寫信給他，告訴他如何追隨「天堂之路」。其他人，像他的兩個朋友，則沒有成功。當守衛軍攔截他們時，三人便分頭逃命。「自此我再沒有見過我們朋友。我是單獨游泳來港的。」

仍然有其他人偷渡成功，不過卻付出了代價。一名廿二歲的少女被鯊魚咬去了右腿。和她一起的四個人則喪失了生命，根據報告，歷年來最少有一百一十一人在游泳來港途中遭鯊魚吞噬喪命。

當偷渡者——多數是廿四至卅五歲的男性，決定逃走時，他們會從家鄉乘搭公共汽車、火車或單車，去到不被人懷疑且又最接近香港的地點。

偷渡者說：當他們第一次被擒獲時，通常要接受盤問或被監禁約兩個星期，然後再送回鄉。假如他們再試又再抓到時則要坐牢一個至六個月。

一個偷渡者說：「當被逮捕時，你會被人拳打腳踢，然後鎖在一個又黑又不衛生的囚室裏。這簡直是精神虐待。」

至於合法出境的中國難民，路途不會很困難，但絕不簡單。

一個七十歲的老翁和他六十七歲的妻子獲准離開，因爲他們年事已高，而在大陸上又沒有子女——他們都在馬來西亞。申請後六個月，便獲得了出境證。

老翁露出寥寥無幾的牙齒，笑着說：「我們老了，沒有氣力，不能賺到足夠的食糧，因此我們要去投靠我的兒子。」

這個滿頭白髮的駝背老翁說他們坐了一天半的公共汽車去廣州，然後再坐一天的火車，才到達香港邊界。旅程對他沒有影响，「但我的妻子則不舒服又嘔吐。整個旅途上，她都沒有進食。」

大部分的難民都沒有親戚在香港，或者不清楚他們親戚的住址。因此，兩間沒有派別的國際機構，想盡辦法去幫忙他們。

在歐洲、美國、孟加拉及南越都有組織的「國際救援會」，於一九六○年在香港開設了兩間可以收容六十人的宿舍，供給膳食、住宿及其他服務，幫助難民找尋工作與申請移民往其他國家。

據「國際救援會」香港總幹事亨利．艾倫稱：該會是在一九三三年由美國商人創辦的，去幫助當時在德國境內的猶太難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的財政由美國國務院接管；籌欵運動則由「國際救援會」的紐約總部主持。艾倫說：國務院每年給予香港的宿舍大約一萬五千美元，而紐約總部則供給其他需要物品。

「國際救援會」的宿舍主任楊先生謂：在機構內是沒有政治存在的。「我們經常保持中立，就像紅十字會一般」，他本身曾爲紅十字會工作過十五年之久。

與「國際救援會」並肩協助大陸難民機構，是「國際社會服務社」，其總部設在日內瓦。「國際社會服務社」的香港總幹事柏德茜亞．耐小姐說：機構的本地服務，主要是由香港政府及「公益金」作經濟上的支持。

非法入境難民抵達香港後，首先會送去靠近大陸邊界的新界警署，去接受有關他們背景的盤訊。「國際社會服務社」然後幫助他們找尋在港親友及職業，辦理各項入境手續，申請身份證，甚至供給他們牙刷及衣服。

（黃葆芬譯）

檢驗血液報告不同
香港化驗所太草率

萬人傑先生：

弟爲星島晚報長期讀者，關於最近香港醫學會評論「到外地作全身檢查實是浪費金錢，而對健康無補助的無聊舉動」，並提議由本港醫生檢查方爲合理，已曾細讀。

弟亦認爲該文提供，並非十分合理。茲將弟上月在港檢驗血液之情況，借貴欄刊登，俾讀者有所認識。弟近由醫師囑咐到港某某檢驗所檢查紅白血球及血色素，血分類三種情況，該報告結果謂紅血球有五百萬單位，白血球有九千二百單位，血色素百分之一百。弟閱該報告後，深感詫異。因弟近來覺因少吃營養品，而健康方面及體重稍有欠佳。旋往九龍醫師處診治，並由其介紹到別一化驗所檢查同樣三種血液情況，其報告竟與上述一所有不同之處甚爲明顯。因後者鑑定我的紅血球僅得四百萬，白血球八千，而血色素只獲百份之七十八。由此可知，本港化驗之程度，參差不齊，其爲病人檢查，大意若此，莫怪乎有心人士之謂管制私人化驗所也。

據弟所知，由該行業之人員無意間透露，由醫生通知各病者到指定化驗所光顧，可獲回佣高達百分之四十，此亦難怪，但不應馬虎敷衍了事，因此乃關係病人之健康也。弟將此情形告知，並無其他惡意，惟望各化驗所執事者應以醫德爲重，毋將檢驗病者病情之重要職務，視爲閒事，是所厚望。

弟羅錦添上（九月三日）

大陸七省市
旱災又水災

大陸華東、中南和華南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上海、湖北及廣東等省市，在遭受長期乾旱之後，於六、七、八等月中又發生空前嚴重的洪水災害。

據中共十五日廣播說：珠江的西江，長江的荆江，淮河的沂沭河，海河的徒駭河、馬頰河，因降落暴雨，於六、七、八等月中下旬，相繼出現特大的洪水，其中荆江從湖北省沙市到鹽利一帶，洪水普遍超過警界水位。

廣播指出：特別是八月十五日在

浙江省象山縣登陸的颶風，與大海潮相遇，造成江蘇省南部到浙江北部沿海綫，淚高四、五米，從長江口到錢塘江口潮水猛漲到警戒綫以上，江蘇的呂泗、浙江澉浦和上海的黃埔公園等「海洋」站和「水文站」出現的洪水大潮，爲廿五年來最大的一次。

中共在廣播中並未透露各地洪水所造成的災情，只說湖北省荊州、宜昌等地區，在八月中旬荊江發生大水時，各級領導共幹均上長江大堤，指揮十萬名羣眾抗洪。在江蘇、山東兩省的沂沭河和駱馬湖等堤上抗洪的也有一百萬人。並供認：「在發生洪水的許多地方均洪水滔滔」。

電話公司想食人隻車 年賺七千萬還要加價

專利事業關係民生豈容胡來

編輯先生：

香港電話公司是專利事業，有什麼生意好做過專利事業？㈠封了蝕本門；㈡冇人同他爭生意；㈢有合理利潤。專利事業不知羨煞多少人！

去年電話公司加價百分十七至十九，至今不到一年，又提出再加價。理由增加資本和開支大，即係要用戶供多點資本他做有賺冇蝕的生意。聞電話公司有的是大官員做後台，他之提出加價，大多數會批准。如批准的話，唔批加百分之二十，批加百分十或之五，電話公司已得米。因爲香港政府是幫有錢人唔幫窮鬼，看此次政府如何處理。

最近數月，棉紡、電子、塑膠各業已打响失業鐘，大概當局嘗到高地價和壞治安的食雞蝦政策後果。目前看到局勢不妙，因此新區加租案尚且放慢，際此百物騰貴，人多失業，不景氣籠罩下，政府如批准電話公司再加價，無異增多一條熱綫——導火綫。

電話公司去年賺七千多萬純利還未心足，眞是想食人隻車。日前有位讀者投函西報，話電話公司若再加價，他講半山區會有幾千電話交回。相信住半山區是有錢人多，人地再加價自己剪綫，似是一種唔服氣說話，這亦有可能，人爭一啖氣，佛爭一爐香。建議政府立例管制專利事業之利潤，不能超過百分之六，保障專利公司和市民以之合理。

看星島晚報第六版之漫畫版「影响之下」、「加完又加」兩幅圖文十分有趣，圖是一個背負一只大電話，壓得彎了腰，兩傍大班經理之類，各人舉出一隻手，拿了一個牌仔，右邊寫着「加價」，左邊寫到「合理利潤」，兩邊公仔打起士卜味，是大佬細格。文內意思是：從前的人唔多喜歡借電話給人用，如電話公司再加價，人們觀念會完全改變，横掂打多打少唔收費，何不大方點，任借唔嬲？不止任打唔嬲，還樂意借用。文中提到電話機旁有免費沙發供應，殷勤招待，請閣下多多幫襯等，眞是引人發笑。

圖畫是諷刺電話公司加了又加，貪得無饜，文中意思就不同，絃外之音，與投函西報讀者同一論調，不過投函讀者是直白，星晚文中是旁敲側擊，暗示人們剪了綫去借電話打，高手圖文，妙處在此。

看此圖文，馬上泛起實際感覺。早幾年市面百業興旺，工人唔愁找份工，一個家庭有二三個成員出來工作，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因此新區市民大多數裝有電話。今時唔同往，電話不是食米，不是每個市民每天都需要，環境好裝個方便，生活困難，最多有要事拿三角錢去公眾電話亭解決，或去鋪頭借個方便。就算電話公司唔提加價，本港經濟環境繼續惡劣下去，相信明年新區有不少電話交回；如堅持再加價，電話公司不久要起多間貨倉，準備收回新區電話。

異鄉客

（九月十五日）

野戰醫院院長 魂斷勞改場

張健平醫生是前國軍野戰醫院院長，官階中校。抗戰勝利後回鄉行醫濟世，沒參加打「內戰」。大陸赤化後被列爲戰犯，經過無數次鬬爭清算，終於逃不過共黨陰謀暗算。送去高鶴縣西安勞改場，一去不回，魂斷獄中。

張醫生是順德縣龍江人，在勒流鎮行醫，醫術高明，擅長外科手術，且醫藥收費便宜，加上窮苦大眾的救星，加上人品隨和，聲譽之高，遠近婦孺皆知，是一位濟世行醫的好醫生。

在中共的「土改」「鎭反」「三反」「五反」「反右」等等大運中，張醫生都要向共產黨「坦迫交待」過去的歷史。

張醫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事情看法當然與眾不同，輕易不會向人講心中話，共黨是無奈何他的，屢次運動，雖火燒到他身上，但他畢竟是守法醫生，沒有什麼痛脚被找到。

共黨眼看屢次運動皆整不倒張醫生，但又認爲一個過去是國民黨的軍醫，沒理由讓他安然做醫生，應要送去勞改場。於是就向他調查，連到過他診所看病的人都要調查。實行小事變大事，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痛脚找到。而事實上張醫生沒有犯罪。

共黨不放過他，又到張醫生從前

擔任過院長的地方去調查。過去前敵野戰醫院是臨時性的，一般居民對於抗戰民軍是不大留意的，共黨又白走一趟。

「醫者父母心」這句話是歌頌醫生的美德，病人到來看病，醫生悉心治理，藥到病除，病人爲了感謝醫生，多願意做醫生的朋友。共黨根據這點就想出了陷害他的計劃。

一天，一位婦女來看病，這婦女是共黨的同謀者，她向醫生大賣風騷，從此就與張醫生成爲朋友，日子久了，什麼都談到，可是張醫生絕口不談政治，得不到半點資料，眼看又害不到他。

剩下可以害他的，就只說張醫生亂攪男女關係。（在大陸攪男女關係是要坐牢的。）共黨無所施其技，不理三七二十一，拘捕張醫生，控以「亂攪男女關係。」其罪狀爲「強姦、國民黨潛伏特務，國民黨軍官，歷史有問題，屢教不改，不肯坦白交代，存心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等等罪名」。判十年徒刑，解到高鶴西安農場勞動改造。

十年刑期滿了，張醫生接到通知是「刑滿可以回家，可以留場工作」。兩條路由刑滿者選擇一條，有家室的人，當然選擇回家工作。可是共幹對張醫生說：「你回家，工作是很難找到的，休想再入衛生局工作，非到農村去不可，還是在我這裏好，照樣有工資給你和假期。」

張醫生堅持回家，回家後拿着證明書報戶口和領取糧食；要求安排工作。但所得回答：「回家休息，等上級安排。」

一月過去，兩個月過去，工作還未派下來，難道坐以待斃？於是就到縣衛生局要求工作，又是得到「等上級安排。」又再過了幾個月，再度到縣衛生局要求。

共幹卻說：「你是國民黨員，過去對我們共產黨人不住，又不肯交代歷史，犯了強姦罪，回來的證明書沒有寫上你是職業醫生，又無要求工作，只是回家，我們黨安排你什麼？」

張醫生氣得面青青。回到家裏，好不容易才托朋友介紹在偏僻的百丈大隊臨時醫療站工作，這是大隊辦的，收入全歸大隊。他只支四十元薪金一個月。緊夠養活自己，勒流衛生局總算給他一條生路，准他暫時在這裏工作。

地雖偏僻一點，但到來求醫者可多，每天要超過八十人以上，配藥和掛號用了三個人幫手。

好景不常，大難又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他又再次判徒刑七年。

張醫生有兩個助手，廖珍和何麗琼，平時對待病人很不好，態度傲慢。但張醫生有空時教她們醫術，配藥等。然而她們學得一年半載，便目中無人，連張醫生也教訓起來。「你的資產階級思想太濃厚，沒有好好地學習毛著，不分階級敵我，要知道我們是爲了毛主席而服務，不是來接受你的醫學……」

張醫生一肚子氣，索性不理會她們，自己做好自己工作。再加上村裏婦女和青年，背地裏說她倆不能擔任這份工作，她們內心又怕別人奪去這份輕鬆的工作。於是就到大隊總書記葉啓的面前告狀。說：「張醫生欺負貧下中農兒女，離開貧下中農的團結。」造成謠言滿天飛，立即召開黨小組會議，決定由「保衛科告到公安局去。」公安局據告，又把張醫生拘捕了，控以「打擊貧下中農，侮辱婦女。」又判了七年徒刑。送到舊地方「高鶴縣西安勞改場勞改。」

這次一去不回了，張醫生在勞改場跌了一跤，「腦冲血」一命歸西。（張文）

中國名史學家錢穆
分析東西文化異同
孔子理想亦是東方人理想

中國名歷史家錢穆先生在第三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及文化交流研討會中發表「人類文化與東方西方」的專題演說，研討會由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古川哲史爲召集人。

錢穆在詳細分析了東西方文化的精神與同異之所在，認爲東方人學習西方，不應放棄根本。

他說：東方西方，同是人類，不會無相通合一處，但仍還有其相異各別處。

他說：孔子是東方唯一大聖人，乃可使人人皆學孔子，故其所達亦大。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不在人中立小異，而成爲人中之大聖，此則立大異，乃可達於大同，使人人皆得爲聖人，此則世界人類亦達於大同，亦即此世界達於聖世。此乃孔子理想，亦即東方人理想。

他說：東方人主要在立人、立德，不是要在立人立業，西方人勝過東方，似乎是在其立業上，在東方人眼光看，則其立業亦必有德，所異只在德之大小。如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獲成功發展，亦必有一種德，但其所達則不能大、不能久，因其乃是小德。東方人理想則要治國平天下，求其業能之大能久。

他說：兩百年來東方人學西方，未嘗沒有成就。要立業、創新、東西雙方不妨有同，但東方人自有其成東方人之處，自有一條舊路。因此東方人似應該從異求同，破己之異，求人之同。故孔子之道，似乎東方人該著意尋求，努力奉行才是。所謂「斷然」，是指立場、認識、觀點的一致而言。桑原壽二並對中華民國的堅定不移，表示敬意。

參加此次研討會的中國學者專家有五十位，日本三十位，同時並有八位美國貴賓，會中提出四十二篇論文，中、日雙方各二十一篇，另有兩篇專題報告：中央研究院士錢穆的「人類文化與東方西方」，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亞細亞大學教授古川哲史的「捨身無我——日本倫理的根本及其方的背景」。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大陸抽小郵包稅欵 形同打刼駭人聽聞

萬人週刊社：

本人九月六日收到大陸來信，原因我一個親戚月前來信，要我為他買寄兩條西褲，一條熱天穿的，一條冷天穿的。我這位晚親當了共幹，除開二十年前，年紀尚小，有過來信外，簡直是沒有信來了。照理他當共幹，生活比一般農奴好一點，但這次居然搭信了來，要為他買兩條西褲，我素重親情的，有所要求，應償所望，乃在一處攤檔買了兩條比較薄的淺灰色西褲，作為是熱天穿的，每條時價十三元，共為二十六元。可是後來拿回一秤，兩條不到十四両重，寄小包裹還差十両多，乃在九龍城一處攤檔再買淡黃色斜布西褲一條，就作為寒天穿的。兩條同樣薄西褲，可分一條給另外一位親輩，恰好作為一寒一熱的就給我那位來信的共幹親戚要。三條再加上白布郵包袋，適為兩磅重。寄了出去，貼上郵票二元九角，那條斜布西褲六元買的，現時九龍城攤檔上天天有得賣，是平價貨。這樣計算起來，三條西褲，共付價欵港幣三十二元，今次我那位共幹親戚到縣城寄來一信，他說：×××：我的意見，今後不要再寄東西了，因稅欵十分重，三條西褲去稅人民幣三十一元六角五分，上次給舅母的北京藍布一小包，去稅十二元，這樣算起來，比我們當地購買都要貴得多，而且你們又去了港幣買來的，兩方計算起來，確實比我這裏買還要貴上一兩倍！

好像記得大陸中共通知港澳郵局，每一小郵包不能超過價值人民幣廿元，今我買寄新西褲三條，共去港幣三十二元，是不超過「人民幣」二十元吧，郵包沒有退，寄到收件人手，但何來什麼鬼稅欵，竟達「人民幣」三十一元六角五分之多！這共產黨治理了中國大陸二十五年，還迫着人民透不過氣，到今時今日，當了共幹的，也還不夠褲子穿，一般農奴全勞働力的，一年到尾，工分合算，拿不到工分欵人民幣兩百元，我們自由地區的人，那怕是五六十歲的老人，為人看更看守大厦或地盤十二個鐘或八個鐘，一個月工資計算，也不止值「人民幣」兩百元。共產黨這樣統治中國大陸，壓迫人民，剝削在港僑民、難民，共黨暴政不滅，豈有天理！

讀者：陳振民

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各方捐欵源源來

陳春明、李正道、梁學聲、毛禮哲各位先生（南美）二百五十元

張仲仁先生　一百元

鄭國鋒先生（巴拿馬）　一百元

陳百達先生（美國）　二十五元

小結：四百七十元

（連前共六萬四千四百〇四元六角）。

（出售「永不死亡的愛」簽名本收入未計算在內）。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香港旅[illegible]

慢轉潛移視野新，高樓聳立出囂塵，
縱觀香島千重厦，遠望獅山萬象春，
翡翠堂前迎舊友，杜鵑時節會家人，
不忘一飯思韓信，況復佳肴滿桌陳。

蔣應岐

沙田畫舫謝讌

背山臨水讌樓船，蝦躍魚游海上鮮，
對酌主人情誼厚，春回歡樂在沙田。

蔣應岐

春遊即事

春郊風日暖　乘興踏青來
山鳥飛還聚　林花落更開
別情攀翠柳　行跡印蒼苔
萬物饒生意　詩成更盡杯

蔣應岐

戲贈篤修兄

有妻莫笑林和靖　有友當稱黃篤修
早作詩人偏富貴　老來名士尚風流
漫遊處處留鴻爪　行隱篇篇集案頭
三十三年滄海事　西窗話罷月如鈎

蔣應岐

蔣先生爲名西醫，現在懸壺澳洲，其詩音節之美，對仗之工，較諸唐宋名家，允不多讓，例如：「山鳥飛還聚，林花落更開」，讀來，有優美之感，又如：「別情攀翠柳，行跡印蒼苔」對仗之工，歎爲觀止。

前次駕回香港，黃篤修先生，宴於陶化大同，余於座右識荊，暢談甚歡，除醫學高深之外，文學尤所擅長，其戲贈篤修兄詩，行雲流水，一氣呵成，該詩最好者，是爲對仗，「漫遊對行隱」「鴻爪對案頭」，既擅典雅，復具巧思，「行隱」者，指黃先生所著「行隱集」也，該書是爲傑作，各書店有售，蔣先生有詩集，名「會心集」，其中佳作，美不勝收，西醫而兼詩人余所佩服者，計有劉祖霞、許菊初、高劍陽、蔣應岐，四位先生耳，餘不多見也，壇主云。

黨禍

馮萬里

(一)

東林復社明傾覆，君子小人宋下坡，
不幸當年牛李黠，何堪是日蔡童苛。
情知派系無長久，受罪羔羊可奈何。

(二)

學得異端具辯才，旁門左道禍成胎，
倡行邪說兵常見，結黨比周事可哀，
國到安危應自覺，功臨成敗復誰猜，
當師堯舜民爲本，數典從來是倒霉。

(三)

主義濫觴博士誇，競鈔西說禍中華，
玄虛故弄稱民意，善惡無分是黨邪。
苦殺黎元充器械，殘苛衆庶作蟲沙，
妖氛四塞無人掃，功罪將來史可查。

萬里馮

政治

歷朝政治奉唐堯，利用厚生正德昭，
制度公田租調法。行商納稅賦徵條，
何須主義倡朋比，只要精誠貫目標，
爲此元元求幸福，功名事業著庭燎。

註：書經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有釋者曰，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爲人民日常生活所需，亦科學元素，必須予以修進和發明，絕不能守舊，至於正人民德行，利人民器用，厚人民生活，此三事，亦須同時并進，使收效和洽，無所偏差，古人對政治，道之既詳且盡，乃民國之士，滑口讀過，甚有目堯舜爲迷信，以書經爲神話，怪矣哉；使大道不明，異端蠭起，而仁義之路塞，此國家之所以亂也夫！

萬里先生所詠黨禍之詩，是爲名言。昔年孫中山先生革皇帝之命，可以用黨。政權到手，如果再行以黨治國，是爲大錯。所謂黨者，即是少數人結爲團體，壟斷把持，遂其自私，黨外之人，雖賢者亦難免於排斥，製造政治界限，與人事糾紛。中國政治名言：「普天之下，皆爲王土。率土之濱，皆爲王臣。」以國政治人物。完全不懂。天下遂致紛紛。古人有黨禍之稱，例如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黨籍，明 [illegible] 亡與紛亂。昔人云：「君子不黨，小人結黨」，均是從經驗中得來教訓。各代聖主明君，懸爲厲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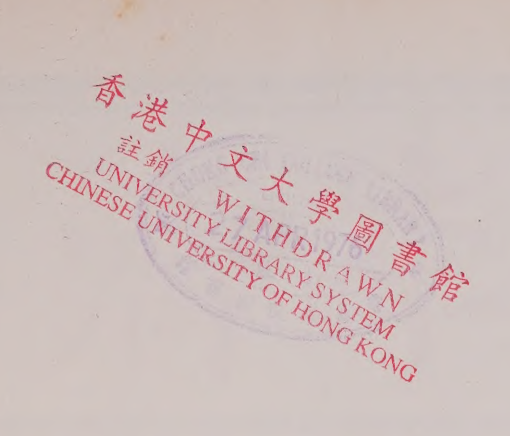
歐洲於十八世紀，政治經濟發現弊端，馬克思乃有共黨理論之邪說。二百年來，各國政治家針對弊端，早經改善。今日世界，並無農奴地上以及虐待情事。資本與勞動，雙方通力合作，各盡其力，各取所需，互相依賴，亦無剝削制度。老板不好，工人可以罷工，所謂勞工法案，稅捐制度，種種立法精神，其用意即爲保護農工，而不使財富集中，目的在於平衡。今日共黨，所持一切理論，落伍二百年。譬如人身有病，病已不存，藥方早已失其作用，中共對馬列之落伍主義，仍視爲法寶天書，等於無病施診，亂抄毒藥方劑，牛頭不對馬嘴，藥物與疾病根本不相符合，愈治愈壞，必遭死亡而後已。

至於中國孔孟之道，和外國耶穌精神，二者道理相同，均是以仁愛爲宗旨。共黨則不然，一切思想以仇恨爲目標，以鬭爭報復殺人爲手段，剝削、殘酷、壓搾、欺騙，種種不合人道之行爲，施諸於二十世紀文明之社會，混淆黑白，顚倒是非。什麼偉大萬歲，無聊之封建諛詞，製成光管，到處可見。飄飄然自我陶醉，簡直是厚顏無恥也。最可笑者，將俄國大鼻馬、恩、列、史諸人，奉爲祖宗，凡是黃帝子孫，無不切齒痛恨。北平天安門，高懸俄虜之相，即是認賊作父，見之令人欲嘔。

民國六十年中，妖魔鬼怪，無奇不有，民族敗類，妖孽橫行，什麼外來主義、思想、政黨、政綱，均是惡劣萬端，一無是處。

政府所設宣傳部，無非虛言欺騙，老生常譚，臭不可聞。當年蔣總統教導我們，對國要忠，居家要孝，愛國家、愛民族，恢復四維八德，重視傳統文化。老人之言，是爲金科玉律。今日雖居草野，當自奉行不衰，此爲做人做事之根本也。壇主云。








3 1761 08422633 1